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二一六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615-5



9 787533 306151 >

EB46/02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二一六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毫米 16開本 56.125印張

1997年7月第1版 1997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數1—100

ISBN 7-5333-0615-5

Z·60 集部定價：127800圓

集部第二一六冊目次

集部·別集類

潛滄集五卷

〔清〕余一元撰
北京圖書館藏清刻本（卷一卷二配鈔本）

一

退菴詩集十二卷文集九卷

〔清〕李敬撰
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

八六

西山集九卷

〔清〕張能鱗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刻本

三三六

馮氏小集三卷鈍吟集三卷別集一卷餘集一卷遊仙詩一卷集外詩一卷文稿一卷

〔清〕馮班撰
天津圖書館藏清初毛氏汲古閣清康熙陸貽典等刻鈍吟全集本

四九八

李文襄公別錄六卷

〔清〕李之芳撰
遼寧省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

五六八

擬故宮詞一卷

〔清〕唐宇昭撰
南京圖書館藏清鈔本

七五一

杞思堂文集八卷詩集不分卷

〔清〕劉子壯撰
湖南圖書館南京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

七五七

潛滄集五卷

〔清〕余一元撰

北京圖書館藏清刻本（卷一卷二配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潛滄集七

卷》提要

潛滄集卷之一

四書解

榆關余一元占一著

四子之書傳註大全詮釋既備間有大義未盡處不妨詳贊一二以備稽參余病免以來時與二三友生論文講藝偶有所得輒筆諸冊其說多出於陳幾亭先生而附以管見者夫幾亭先生明末大儒也著書垂世發明前聖之蘊以示來學厥心甚盛厥功實偉余曾遊其門聞其說不覺形於闕述凡欲推行其義以表章之耳世有知者由余言而溯吾師說其於前

潛滄集

卷一

賢精意不無所補翼云

格物致知解

大學格物致知之說先儒詮訓不一竊疑既為始教何不立傳如以其有傳而止之則誠意特立單傳上不連正心下不連致知是大學所重在誠意而立傳之自此始也明矣學問先知而後行何獨於此而故遺之雖其間曰慎獨曰絜矩未必非致知之義然舍而未耀隱而靡彰何以悚學人之聽觀而一其志慮也哉及嘗讀小學而後知格致之義不外乎此也古者十五入大學八歲先入小學舉凡灑掃應對之節名物象數之文以逮

夫事親敬長應事接物之曲折纖委莫不於是焉取之蓋自十五以前其究心於此道者固已久矣一入大學向之條條井井者夫固舉而措之耳故致知曰先而格物直曰在猶曰此之所謂致知者即在彼也又何以傳為耶然則格致既在小學顧列其目於誠意之先者何居夫知微始終者也經云知止云知先後傳云知本云知其惡知其美無非知也是固難以偏遺也乃朱子已輯小學而又為格致補傳何不自檢其複也聖賢之明民也惟患夫人之不明既告戒之復叮嚀之不憚吾說之繁要期乎人之所共喻豈希吾之徑省而貽誤於人潛滄集 卷一 二

其說曰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固已承小學之旨至於表裏粗全體天用精又豈直作格致解也獨陽明子以格致為誠意之功彼固厭詞章之誕必欲合知行而一之意原有在則大學之序反覺不明善學者師其意則可

此言有志大學必先習小學朱子所輯小學一書不可不亟究心焉

為人孝弟解

魯論首言學初未指學為何事也繼之以其為人也孝弟蓋曰學為人子學為人弟也云爾夫天下大矣天下之事亦繁矣僅一為人子弟而遂足以畢天下事哉有子言之矣務本本立本立道生而要歸於孝弟為仁之本外此復何事焉嘗觀天下之亂其幾每萌於犯上而卒乃馴至於作亂天下之治惟在相率而為仁有如天下盡仁人也則聖人可以無事矣故孟子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又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夫人苟能為孝子為弟弟即可不愧為學人天下苟相率而

潛滄集 卷一

三

為孝子為弟弟即可謂大學之明明德於天下不然則雖行誼滿天壞文章耀先後以語乎本則末也安在其為學人也哉或曰學而三節終之以君子學特學為君子耳乃君子務本者也本不外孝弟也從來有不孝不弟之君子否耶抑倫有五而獨舉孝弟者何居嘗聞父子兄弟天合者也君臣朋友人合者也夫婦天人半者也未有篤於天合而猶致虧於人合者也夫子之明弟子職也首曰入孝出弟而終之以學文然則為學之輕重緩急夫亦宜知所置力也已

舉直錯諸枉解

哀公問民服之由孔子對以舉直錯諸枉則民服朱傳訓諸眾也竊嘗疑之夫諸枉稱眾可也舉枉錯諸直直何得稱眾也皋陶伊尹可接踵觀乎矧四子之書用諸字不一如聞斯行諸吾得而食諸其猶病諸以及不識有諸毀諸已乎作乎字解告諸往而知來加諸我加諸人譬諸草木作之字解有諸已無諸已求諸已求諸人本諸徵諸建諸考諸質諸作於字解其諸異乎人之求之作殆字解惟諸侯諸夏方可作眾字解耳豈可樂之諸枉諸直耶及詳味舉直化枉之言始信其解為不可

潛齋集

卷一

四

易也夫必如皋陶伊尹方可謂直其餘則諸直也枉直必如共驩葛伯方可謂枉其餘則諸枉也要皆可使直可使枉者也上有舜湯之君下有皋伊之佐開誠布公正百官以及萬民凡君子之未純乎君子者固皆勉奮成其為君子即小人之不甘於小人者豈可墮廢安其為小人是君舉一二直而相以下各舉諸直其所捨置之諸枉亦漸化為諸直矣若共驩葛伯之輩不加放流不施征討而反予以政柄陟諸端揆將枉者進直者退諸枉偕進諸直保無間化為枉者哉是舉錯之權服民在斯化民亦在斯不可不慎也此諸之義所以訓眾也

然則豈無據而訓之乎即據選於眾眾字以訓之也所謂眾者蓋中人也夫子他日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因以上以下分可語不可語非徒以質言也以用也猶云用之於上則可語用之於下則不可語可上可下即可直可枉之機云耳故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直上知也枉下愚也諸直諸枉中人以上以下者也但言諸直直在其中矣言諸枉枉在其中矣舉不勝舉錯則俱錯矣舉之錯之所以化之而猶視平昔之教之學之鳴乎舉錯方有待尚亟從事於教與學哉

潛齋集

卷一

五

誠明解

中庸言道原乎性而歸乎教乃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不幾歧而二之耶繼之曰誠則明矣明則誠矣不又合而一之耶彼其言知固有生有學有困言行固有安有利有勉未嘗不歧也及其知之一成功一又未嘗不合也而總之曰不明乎善不誠乎身大率為學利以下者言之而生安以上有無容言者矣乃世之人語以不明則怫然怒語以不誠則悍然甘之甚且曰人何必誠誠則愚之別名也噫亦異矣天下有不誠而明者哉抑天下有誠而不明者哉果其誠矣以誠遇誠則

潛滄集

卷一

六

必合以誠遇不誠則必覺斷未有昏昧顛倒而可以語誠者也故曰至誠如神若夫明則有不得不誠不敢不誠者如謂明者而猶作偽猶行詐必不然之理也是以人患不明不患不誠大凡自欺欺人皆謂不誠其實皆由不明明則必誠豈可曰明則必愚耶今夫自矜其明而不出於誠是其所謂大愚也何也彼謂吾明於孝矣而不實用力於事親其究卒歸於不孝夫不孝果明耶否耶彼謂吾明於弟矣而不實用力於敬長其究卒歸於不弟夫不弟果明耶否耶彼其意以為吾襲孝與弟之名而不必居孝與弟之實既吝其力復冒其功何巧

如之以視實用力於孝與弟者則不啻拙矣即不啻愚矣不知不實用力於孝與弟而卒歸於不孝與不弟所謂不誠無物也而巧何在耶可不謂大愚耶子與氏之言曰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夫誠患不至耳未聞誠之足以累人也謂誠足累人則甘居於不誠甘居於不誠則甘居於無物甘於不動物則冥然焉耳頑然焉耳冥然頑然之終歸於大愚無疑也而又何明之足云

潛滄集

卷一

七

三以天下讓解

古人之用心也。隱聖人之論世也。微要皆有為而發。殊非漫無所指也。夷齊之讓國也。以為求仁以為得仁。為衛事發也。泰伯之讓天下也。以為至德以為無稱。為吳事發也。何言乎為吳事發也。吳泰伯之後也。壽夢有子四人。長諸樊。次餘祭。次夷昧。札其季也。壽夢賢季。札欲立為嗣。札不可。然後立諸樊。諸樊既除喪。致國季子。辭而去之。樊乃舍其子立弟。約以次傳。必及季子。故諸樊卒。餘祭立。餘祭卒。夷昧立。夷昧卒。季子又辭位。以逃於是。夷昧之子僚乃立。諸樊之子光使專諸刺僚。復致國。

潛滄集 卷一

八

季子季子不受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說者曰。季子辭國。以生亂春秋。因其來聘。以示販焉。竊以為是。不然也。季子之事。不幸不遇泰伯耳。泰伯為季歷生。昌而有聖德。於是率仲雍而逃。季歷欲不受國。不可得矣。今諸樊既知季子賢。父又屬意季子。苟能率餘祭夷昧以逃。以效泰伯之所為。季子又焉所避位耶。計不出此。父死乃致位於季子。三兄適在。季子為得而受之。迨諸樊卒於門。巢餘祭卒於闕。弒皆未久。於其位夷昧又卒於昭公之十五年。而後致位季子。季子既不受於昔焉。得受於今。假如諸樊輩壽考。季子不幸夭亡。向之所讓者安

在也。況僚光之流耽耽。覬覦於其間。季子固已晰其隱。至光之殺僚而致國。季子益不可受矣。是亂之生也。乃生於諸樊貽謀之不善。而奈何為季子咎也。或者曰。季子之辭。在諸樊致國之時。猶可也。夷昧而逃。以召僚光之爭。不已過乎。況餘祭夷昧皆安於兄終弟及之義。何必孤其意而重形其陋也。此又未深原季子之心也。三兄皆卒。度季子亦將老矣。一旦不諱。立子乎僚。其鑒也立光乎。何如就其刺僚而即聽其自取也。楚子之封僚二弟也。子西諫曰。吳光新得國而親其民。將用之也。吳今始大。光又甚文。不知天將以為虐乎。使剪喪吳國。

潛滄集 卷一

九

而封大異姓乎。其抑將以祚吳乎。其終不遠矣。光將辟伐楚。問於伍員曰。初而言伐楚。余知其可也。而恐其使余往也。又惡人之有余之功也。今余將自有之矣。觀此則光之欲有吳國。非一日矣。特僚之愚不及察耳。豈以季子之賢而見不及此。如以為辭國。生亂脫不解。又安知從此之不為亂階也。且春秋之書札聘。特不賢之耳。何貶乎。然則夫子何為而不賢之也。殆因夫差之亡國而不賢之也。攷吳之亡。在春秋後。季子何由前知而即預為之所也。當日泰伯之讓讓國耳。未必知其後之遂有天下也。武王末受命。夫子以讓天下之德歸之季子。

雖不知亡國而國由以亡夫子又焉得畧亡國之咎而猶賢之也且僚刺光立國因以定不過如門巢閹弑而猶未至於大亂其後光傳位夫差國因以亡秦伯之祀以珍是則重可憫也然札之聘也夷昧初立僚光之蒙未起沼吳之禍季子先任其咎耶春秋之作也絕筆獲麟越滅吳雖在哀公二十二年於十三年已再書於越入吳矣當時于西景伯子齊輩莫不決吳之將亡夫子亦通前後而統論其世也但在季子之時夷昧卒王僚弑光已長夫差已生其勢漸且極重而難返不若諸樊蚤致秦伯之讓為能渾然無跡耳或又曰諸樊輩皆凡

潛滄集

卷一

十

品夫子遽以秦伯期之何其於不賢者責備也抑夫子亦非遽以秦伯望諸樊輩也但秦伯之祀由是以珍深憫秦伯之不祀不得不追念秦伯之讓為不可及也不然秦伯之讓不為不久矣何為至此特取而並稱之哉摠之均一讓耳諸樊之讓不成其讓者也季子之讓無益於讓者也惟秦伯之讓斯其為讓之極則也歟

禮讓解

春秋之世魯秉禮之國也孔子秉禮之儒也故其言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為國如禮何他日言志又曰為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傳者以讓為禮之實信知言哉今夫學士大夫之家於婚喪賓祭之大間能取古禮一二行之人遂翕然以知禮稱爰攷其實往往儀數之末乾餼之愆或至動色以相爭猶嘖嘖曰吾以爭禮也若是乎禮幾為誨爭之具乎孔子之於鄉黨也恂恂如似不能言及其至邦聞政大率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讓固讓也溫良恭儉皆其近於讓者也

潛滄集

卷一

十一

若是乎聖人一生秉禮其得力於讓居多故能垂教千萬世之久善學者自得之耳嘗觀唐虞之廷禹拜稽首讓於稷契暨皋陶垂讓於艾析伯與益讓於朱虎熊羆伯夷讓於夔龍其書曰誰敢不讓又曰厚后德讓文王之時虞萬爭田相與朝周入其境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朝士讓為大夫大夫讓為卿二國之君感而相讓以其所爭田為閒田而退故曰太和在唐虞成周宇宙間乃知聖人禮讓為國之言信不誣也或者曰當仁不讓於師非聖人之言乎抑知仁者先難而後獲大凡為仁往往從難處力為之斯以明其任之重也夫以一身

當艱鉅繁苦之局而居其師於優游閒適之地不讓乃所以讓也惟是多欲好勝之流遇事輒爭一值危險則斂手而退以謙遜文其委靡其用讓也亦太左矣他日孔子以短喪而斥宰予以夷俟而叩原壤故人高弟毫無假借疑與讓德若有未偕夫聖人方以禮讓垂訓一遇違於禮而拂於讓者特為之惡力致警焉所以云救也夫禮讓又豈徒依違唯諾云爾哉

潛滄集

卷一

十一

人異禽獸解

子與氏謂人異禽獸者幾希極之庶民去君子存歷邇古聖以為證其為人羣應至詳切矣竊謂民之去幾希也豈必如盜賊之暴操斧之奸李林甫秦檜之忍心害理而後相與淪於異類哉平居昏昧昧臨事泛泛悠悠進無所成退無所據已不覺失其立命之原而馳於飛走之域也悲夫不有君子何以正其為人耶世之所謂人者耳目人也形骸人也衣冠動靜皆人也則從而人之矣至其所以為人以為不可得而見不可得而聞則姑冒竊之清濁之抑知大有不然者也凡命為人即

潛滄集

卷一

十一

有人之倫惟念念從人倫起見而事事從人倫著手志務堅而行必力而後儼然自號為人無恥也苟稍淪於此偷安自便任意踰閑品日卑行日喪十日十手共指共視神明許之清議怒之乎彼其初未嘗不均之為人迨至昧其識復詘其力久之自顧不可以為人而漸且與為人者相矛盾是又所謂安人真與禽獸無擇矣悲夫天既與其為人而甘自暴棄乃爾謂之何哉浮屠家有輪迴之說謂人死陰曹錄其善惡惡者陷諸地獄化為禽獸供人鞭策聽人宰割愚人往往惑之不思改行於前而妄冀釋幸於後必不得之數也人苟生前已墮

於異物死後化生適從其類理或然耳乃人於見前不可易之禽獸固已安之於將來不可知之禽獸時或惕之彼直待披毛戴角而始斷其為禽獸不知當耳目形骸衣冠動靜時則已不可以為人久矣嗚乎浮屠氏之說似確實幻似密猶疎豈若子與之論凡無志於君子者率岌岌乎有異類之恐也嗚乎果欲為人尚亟加意於人倫也哉

潛齋集

卷一

古

學稼學國貨殖解

樊遲請學稼學國而夫子小之予貢貨殖夫子以為不受命乃先儒許魯齊有言曰學者治生最為先務士君子以務農為生商賈雖逐末亦有可為者宜與聖人之論不合而後儒譏之愚竊以為未可輕議也聖人一生雖不得位大抵行之日多藏之日少當時邦君猶知隆賢之禮可以無須稼國為不然周流無資跬步不可豈待陳蔡而後絕糧哉若設稼國一學恐人競趨於沮溺丈人之所為而誰與共治故他日曰耕也餒在其中學也祿在其中無非欲併吾儒於大學一路而不使其各

潛齋集

卷一

五

為身謀也浸淫至戰國游說風熾功利繁興世主益崇禮夫士而莫知所從雖寡欲若孟子猶有後車數十從者數百之盛而又何須稼國為秦火之餘養士典廢士習漸偷士途亦漸濫其流至於鮮廉寡恥而無所不為猶覲然以好遊稱豈若稼國之猶為近道乎古者農之子可為士舜耕歷山尹耕有莘烏在稼國之不可為也若貨殖則亦生計之所存周禮為國醴醢必悉日用所需既不能廢以粟易則以金幣佐穀蔬又焉可不講也且魯齊已言之矣果處之不失義理或以姑濟一時亦無不可斯固未始不妨其弊而豈倡之以放利耶蓋寧

澹之夫稼圃貨殖皆不礙道獵逐之子居官設科儘可
為非必欲如原憲之貧于桑之困反足為巧營環尅者
之所借口何以息妄取砥頽風也彼遲固賢者端木氏
尤聖門高弟其見豈遽出近今之士之下至如世之求
田問舍與夫一切登龍斷之徒欲傳會於魯齋之說以
文其貪斯又魯齋之所深鄙也

潛滄集

卷一

六

為天下得人解

許行倡為神農之言孟子以堯舜聞之蓋亦刪書斷自
唐虞之意乎以為天下至堯舜大治則大人小人之事
始釐然而不可越爰敘其臣曰益曰禹曰稷曰契各稱
厥職而下及皋陶乃總之曰堯以不得舜為己憂舜以
不得禹皋陶為己憂抑獨何歟是殆就與天下言之也
故其說曰為天下得人者謂之仁繼之曰以天下與人
易為天下得人難若曰得其人與之天下可也不得其
人以與之天下是害天下並害其人也烏在其仁天下
哉嘗稽之大禹謨矣舜之命禹總朕師也禹曰朕德罔

潛滄集

卷一

七

克民不依皋陶邁種德德乃降黎民懷之帝念哉想當
日有臣五人禹之外惟皋陶可以與天下斯並稱焉他
日語道統亦曰若禹皋陶則見而知之不及其他然則
以不得禹皋陶為己憂也信乎就與天下言之也聖人
之欲與天下而必重得人固如此哉雖然唐虞官天下
夏商家天下後世人君不與賢而與子不得其人將何
以與天下乎此儲教之不可不講也賈誼有言曰天下
之命懸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左右又曰
太子迺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
也夫習與正人居不言毋正洵知言哉自古上知不世

出下愚亦不常有大抵皆中人耳導之善斯善導之不
善斯不善矣天下大器與天下大事也豈可聽其可與
與不可與而不為之所此仁天下端在得人而得人則
可以與天下也歟

潛齋集

卷一

十六

慎獨解

大學立傳曰誠意始所以明大學之別乎小學也經言
誠意必先致知所以明大學之通乎小學也大學別乎
小學故曰王道本乎誠意大學通乎小學故又曰王道
在慎獨獨者何所謂人所不知己所獨知也借如人不
知親之當孝長之當弟抑不知親之何以孝長之何以
弟即不孝不弟亦可恬然居之而不疑而所為獨知者
安在乎惟既知親之當孝既知長之當弟而顧隱然有
不果孝不果弟之萌或似孝而究無益於親似弟而究
無益於長或孝矣而未曲盡其孝弟矣而未曲盡其弟

潛齋集

卷一

十九

皆人所不知己所獨知也知之則必有戚戚然不自安
之意聽其不安則為欺不聽其不安而務求其安則為
慊慊則無不安之意即無不安之心由是而心廣由是
而體胖則德潤身矣此所以身修而齊而治而平端必
由之也豈非王道在慎獨哉不然者舍此不務而徒致
飾於耳目之前所謂閉居為不善也為不善則勢且無
所不至矣其一段戚戚不自安之意人不知己必知之
己知之又恐人知之為厭然為掩著而終不能勝其一
段不自安之意故肺肝之見手目之嚴確乎難遁竭心
盡力亦究自墮於小人之歸而於君子無與也悲夫與

其虛支於後何若實致於前與其沮喪於既敗之餘何若耽摯於未渾之始秉正路而就荒榛置坦途而沾藤葛抑獨何歟或猶自矜其慧自詡其能施施然曰吾能欺人也而不知祇自欺也是何異防民之口而曰吾能弭謗其卒至於四決而不可救哉此大學傳誠意而誦言慎獨所以為斯人計至深切矣中庸明道而亦揭慎獨以為宗良以是夫

潛齋集

卷一

子

執兩端解

中庸明道之書也始乎天命終乎天載實與大易相表裏子思子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乎其論舜之大知也有曰執兩用中此何說也凡事一則專二則雜哀公問政篇再曰所以行之者一也言天地之道亦曰其為物不貳夫兩獨非貳之謂乎獨非不一之謂乎豈聖人亦特模稜兩可其於道直脂膏云爾哉非也天下事原未可執一以為之也當夫問察之後隱揚之餘已無復不善之足訂者矣願善者尤有至善者存儻知其一端而不知其又有一端也烏在此端之即為至善耶今夫權

潛齋集

卷一

三

之為物也輕重固絜乎其間當夫持衡之際猶必且前且却錙銖畢稱而後乃協乎輕重之宜苟或貿焉以置之匪失則輕即失則重耳不然亦微畸於重微畸於輕耳聖人之於天下事也奚不然縱知其善猶不敢必之為至善故必視止行避而審量其所允當然後確確乎用之而迄無弊也夫子他日有曰我叩其兩端而竭焉乃知聖人處己與應物俱未嘗一往冥決之是之謂無適無莫而義之與比彼夫子莫之執中是執一也是無權也烏足語夫明善誠身之學也哉或曰舜之授禹也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當時何不曰兩直曰一何不曰

執兩直曰執中豈必于莫之執中為執一而舜之執中遂為執兩用中也曰聖人之辭或不同而立意同故曰無以辭害意夫執兩即惟精之謂也用中即惟一之謂也允執厥中援堯語以括之耳然則舜之精一與執一其允執厥中之與執中可以無辨已

潛齋集

卷一

五

繼志述事解

聖人論武周之違孝而歸之善繼善述此即前篇子述之義也但繼述而稱善庶幾允協於中庸焉爾說者乃謂文王未必有此志未必有此事而繼述乃稱善焉若然則武周一悖謬之于安揣之夫惡在其為孝也此蓋拘於天子諸侯之分而曲為當日諱實開後人以敢於逆祖父之端可不為孟辨耶文王當日雖未有取天下之志而實有安天下之志雖未有取天下之事而實有安天下之事但在文王之時安天下不必取天下所以全聖人之大誼在武周之時不取天下終不足以安天

潛齋集

卷一

五

下所以行聖人之大權文王之時虞芮質成服之以德寡崇見伐服之以威江漢歸心汝墳遵化天下蓋三分有二焉此其志何日不在天下而其事何一不從天下起見哉迨夫一戎衣而天下大定追王上祀制禮作樂然後安天下之志以慰而安天下之事以成此所以謂善繼善述也如謂文王必有此志事創而舉之祇可謂行己之志盡己之事耳安得云繼人之志述人之事耶說者又謂文王服事紂武王伐紂藉令武周之時文王尚在弔伐之舉文王遂躬行之乎此亦未可執一而論也大約聖人為必不避一己之嫌而貽天下之禍億文

王遇八百諸侯之會勢亦不能違天命以庇一夫但或處之盡善不致來義士之諫啟頑民之梗耳古之人有以作之其必有以成之所以賴有後人也父子師弟往往皆然孔子作春秋以尊王為大旨及孟子說齊梁之君而勸之以行王道遂置周天王於不問孟子願學孔子者也而何其不相蒙也其時為之歟觀此則武周之於文王其所謂善繼善述者何莫非此道耶

潛齋集

卷一

孟

仁管仲解

孔子仁管仲之功置召忽之死至等諸匹夫匹婦之諒而莫之知其若殺身成仁之義疑若相悖由是導人臣以貳何以垂訓後世哉他日彼子西人管仲然後知聖人直以大忠予仲非徒姑許其功而畧其節也春秋之作也繫王於天當時天下大君周天下一人耳吳楚皆聖賢之裔以其僭王也而外之外其君並外其臣雖有小忠蔑足詡已管仲得桓而相之赫然興江漢之師責包茅之貢以啓普天率土之思東遷而後王室不振各君其君而不復知有大君因而各私其土蠶食鯨吞日

潛齋集

卷一

孟

相循而未有已也仲出天下始帖然於天威咫尺之下誰復有逆命雄行以顯于天憲者乎是仲不忠於桓不忠於糾而實忠於周天王者也當其佐糾以奔也幾欲得君以事為一匡地矣射桓中鈞不暇為桓計也無何糾死矣鮑叔薦矣桓用矣夫糾未成君仲未成臣黎輕重而量之桓猶可事一匡之業猶可成也卒之一匡之業以成忠在王室仁在天下矣使非有功於王徒覲顏於桓以苟祿曾不如召忽之死猶為匹夫之志之不可奪而又何仁之足云或者曰武王伐其君而王管仲不殉其主而霸召忽之死一夷齊之餓也孔子仁夷齊而

置召忽於不錄也何居夫紂雖不道居然天子也武王順天應人而伐之不有首陽之節幾不知君臣之義矣齊一侯國耳子糾未立尚無關於社稷召忽烏得與夷齊同日語哉或者曰管仲之功大矣而孟子卑之抑何說也此亦因時立論以仁天下耳孔子之世王猶足王故尊王以正天下春秋之大旨也孟子之世諸侯各霸其國而王不足王故黜霸以安天下禪代之變局也且霸者假仁而功不可施於久至戰國而澤已涸相習之謬反足禍世殃民而有餘不得不咎其所自矣然則孔大其功孟卑其烈仲之為仲不較然哉

潛滄集

卷一

主

仁義與利解

戰國功利之世孟子獨以仁義進宜其所如之未有合也乃七雄爭利卒併於秦秦好利無已不旋踵亡至漢寬厚相循循利輩出人心以固國祚以綿然後知聖賢之言果垂之萬世而無弊也夫子罕言利亦嘗曰小人喻於利又曰放於利而行多怨夫固明晰利之為害思有以杜其源矣大學終篇再致意於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其謀人冢國不啻加詳焉奈何人之沈溺而不知返也浸淫至於戰國言利之習中人膏盲孟子雖力以口舌爭其誰能信之他日有言曰雞鳴而起孳孳為善

潛滄集

卷一

主

者舜之徒也雞鳴而起孳孳為利者蹠之徒也善原與惡對乃變惡言利利原與仁義對乃變仁義言善者何哉夫為善莫大於仁義為梁王言仁義者切言之也人君徒善不足以為政是必仁育而義正之則性善之功始著若夫凡民日用念慮間但意主於濟人利物者皆善也所不憚孳孳以為之也天下之惡大抵多從好利起以利言惡亦切言之也通乎上下者也故曰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蓋上之人縱不言利錐刀之末不能禁小民之不爭苟更有以倡之抑將安所底止哉

故仁義之為利令人不忍遺君父利之為害令人不知有君父不知有君父其害有不可勝言者矣此孟子首以仁義杜言利之弊其所以為萬世慮者至深遠矣且夫難鳴之時為善未必顯為惡未必鉅而舜蹠從此分焉繼之曰欲知舜與蹠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不已危乎嘗譬之取路矣均之自北而南也而微岐於東足微岐於東則行而之東矣面微岐於西足微岐於西則微而之西矣其初僅跬步間耳漸行漸遠遂至於相失而不相顧也雖極而至於不相顧則其分止在跬步之間乃舜之與蹠不啻霄壤矣指人曰爾舜之徒未有不

潛滄集

卷一

禿

欣然喜者也指人曰爾蹠之徒未有不拂然怒者也乃心蹠之心行蹠之行即欲避之名其可得歟

知天事天解

大學不言天所謂明德即天德也故曰顧諟天之明命中庸始終言天然未嘗言事天也人生有不事君之時有不事父之時無不事天之時念及於無時不事天而猶敢有怠睢自肆者乎然不知天何以言事天則天何由知之此盡心知命之說所以示人知天者至明切也夫心在人者也性則近乎天矣乃中庸言盡性孟子言盡心者何哉盡性言其理盡心則言其量也言盡性通諸人物可以樂心言盡心專屬一也已未足以見性故又原之曰知其性也性即心所具之理知性然後能盡

潛滄集

卷一

禿

心猶曰物格而後知至知止厯定靜安慮而後能得也天不可知洞晰吾性之理則知天在是矣斯可以言事天矣然變盡言存變知言養則又何也夫知與盡達其理也存與養致其功也操而不舍順而不害則實有諸己矣所謂奉養服膺而弗失之矣所謂戒慎恐懼而不須臾離之矣極之不動而敬不言而信不賞而勸不怒而威以至篤恭而天下平亦不過全此存養之功耳故曰所以事天也然人君斯可言事天凡人言事天不已僭乎夫天即人而具也天命之性殊非擇人而畀之也則亦誰無事天之責而猶得自諉也哉人之生也猶天

潛滄集卷之二

榆關余一元占一著

序

賀正部素公白寅翁遷居序

之初命以為人也及其死也猶人之還而復其命也人往往為生死所動故知之不真而存之養之也不固苟其夭壽不貳知之既真修身以俟存養已固斯果有以立天之命而確乎不能事天矣此孟子之言先儒以為與大學中庸相表裏所以接曾思之傳者與然則聖人何不言事天而聖人固言之矣其言曰知我者其天乎設非平日常察天功察其必天之知我矣且其於見南子則矢以天厭於門人為臣則懼其欺天蓋岌岌乎惟恐一時一事之弗克當天心也觀其自信則曰止之待久臨難則曰天生德於予天未喪斯文益有以見聖人

潛滄集

卷一

三

之事天與夫天之知聖人矣特其性與天道不可得聞故曾論所記猶或未詳若夫予欲無言繼之曰天何言哉聖人儼然以天自處矣故曰堯孔一天也

天日在人心性中心性功疎則違天逆命有不得以為人者矣知天事天信是曾思孟的傳尤須以聖人為宗

潛滄集卷之一終

潛滄集

卷二

一

大抵古之君子其於身心家國之間往往以遷而獲吉今諸公以遷居為白公賀豈無所取而漫為從事者耶方今

聖天子定鼎燕都向嘗由建州遷遼由遼遷燕凡再遷而成大一統之業一時熊羆之彥以逮虎賁縉衣之傳罔不攀鱗附翼雲集景從於

京師白公以英齡為從

龍舊臣領袖諸司優游粉署平反之餘樂多曲宥所謂能活萬人者侯斯其人歟斯其人歟昔於公治獄有陰德令大其門閭可容駟馬高車逆知後世之必與今公隆

其德而厚其麻身膺美報由是而特選

天寵慶流來襁駟馬高車之門在新第固宜大啓爾宇焉
遷而協吉無踰此者余且繼遷喬之什而再賡斯千之
頌云

禮記庭訓序

今天下正

天子議禮之時也立國規模首崇禮教和樂由此開兵刑
由此戢蓋禁重哉余初筮仕秋曹繼而調秩儀部愧疇
昔學禮功疎深懼弗克負荷竊讀庭訓一書而有感焉
庭訓者余叔岳劉松喬先生之所著也先生夙賦穎異
博極羣書下筆數千言立就負吾鄉儒林鼎望然因於
棘闈幾售輒蹶者屢矣晚年以明經振鐸畿南授子
一經取生平所習戴記刪繁祛蕪挈其切要而標柱之
蓋積數十年攻苦闢途已經不欲後人之迷於津梁也

潛滄集

卷二

三

其羽翼前聖開示來學可不謂厥功懋著哉方今

開國之初又值善教七年之候有心者尋繹於是編上
自郊廟明堂下逮婚祀賓宴周旋拜跪之節瞭
然若指諸掌其有裨於治平甚鉅以眎叔孫氏之綿蕞
小大竟何如也先生之子海若氏負材警敏繼先生之
業足以成先生之志遂手是編以付其從兄澤宇攜赴
江省署中將授諸梓以廣其傳余以為孔門趨庭數語
他日之雅言不外是焉是可以郵播海內矣

潛滄集

卷二

二

社約序

在昔聖門設教首文而次行及其述弟子職也則又先行而後文要非重文而輕行也文正為行地耳後世操觚之家遂遂以文章相矜尚而行事或畧焉甚至因狎此而開邪徑藉羣牧而構端端德行不彰交游皆妄況平日懇謹弗修生心害事以之運筆則浮汎踈淺之輩龐雜梗滯之疵駢至沓陳安所得洋洋灑灑以成黃鍾大呂之奏哉吾鄉曩有青雲社前後凡二十有一人大約皆彬彬博雅之彥其間已領鄉薦者二人以經明行修獲接踵登仕籍者又不下十餘人余亦由此叨春榜

潛滄集

卷二

四

蒞儀曹迄今一追念之未敢忘諸君子疇昔觀厚刀也嗣是則敬一社其始無過六七八人耳介公于宗相繼捷秋闈余年友賓日氏遂聯翩去矣迨余守官都門五載以病免歸社中諸子蓋濟濟焉復相率以律文請余謝曰僕病未能也既而少間乃進諸士而告之曰今

功令方以結社為禁爾諸士各慙爾學泮爾業時而聚首一堂斷金攻玉以祈克底於麗澤之績敦其實又奚必驚其名耶諸士唯唯未幾而合益社金鉉社友數人相與去其標目一以工文力行為務既融角立之隙更社苟徇之私於敦華揆藻之中寓翊善匡過之意孜孜

乞互相勸勉又復推廣此義轉而自薰被其親識不以社中社外而生歧視也猗歟都哉由是而禮讓絃誦協氣濡蒸於以篤天良淳風化且將於一隅見皇初矣異日者正色立朝有光文治集思廣益

宗社生靈實嘉賴焉豈徒拖紫紱青芥拾科第云爾哉時諸子以人數有加深慮始勤終惰重訂社約若干款以為經久砥礪之資爰求余言用弁簡端余以友可不社也社可不約也曾子云以文會友以友輔仁誠輔仁也夫安可無社也顏子云博我以文約我以禮信以禮也夫安可無約也諸子勗諸

潛滄集

卷二

五

贈樂亭韓儼公父母治蹟序

涇陽韓公以南宮名魁知樂亭縣事兩年來循良之聲蓋洋溢遐邇云樂亭隸永平郡僻處海隅夙稱蕃富開國來土地固給民多流遺兼之水溢頻仍征賦罔息井閭蕭然非復曩時景象矣公永彫弊之餘欲舉瘡痍之氓而委以繁重之役則不忍欲隱殘疲之狀而飾以豐腴之觀則又不能於是悉災傷之情與逃亡之故數數為上請命俾得稔樂邑之困視諸州縣加劇而舒其勒策焉吾民其少瘳乎昔李文靖為相每以四方水旱入奏鄭監門流民一圖里巷艱苦募繪曲至自古仁人

潛滄集

卷二

六

君子留心民瘼不以中外大小有問公以親民之司痛切於親民之務視古仁人君子之用心寧有讓焉例三年一編審舉閭閻戶丁而清核之大率以增為能以減為諱即不然亦不欲過損原額也因蒙成案因累成毆往往以數人而責其戶一戶傾矣以數戶而責其村一村蕩矣民之為歎駭散也天耶人耶誰為之長而聽其爾爾耶公心惻其故毅然任之一旦蠲丁徭萬有奇閭閻之民舉手加額曰斯真父母也即鄰壤之民間之亦莫不舉手加額曰斯真父母也於是遠近諸紳士相與謀所以贈公用誌履蹟余友辛君為邑庠博士語余曰

韓公德政未易更僕數也士誦作人也民歌樂只也犴狴無冤也荏苒無警也錙銖弗染也狐鼠畢除也救荒則豆區之復饑粥之治水則疏濬之復隄防之鑿設險守國而繕垣焉慮傷財害民而節用焉怵藏亡匿死之日驅於阱而中嚴保甲焉公之德政不獨一編審足概也余曰固也嘗聞稱人之善者舉其大而小者不能踰焉吾於公此舉特服其識之高而力之鉅為人所不敢為洵足仰副

朝廷民社之寄而俯慰斯人怙恃之依也天下事嚴之不能者姑寬之急之不能者姑緩之人知其寬之緩之不

潛滄集

卷二

七

知乃所以嚴之急之也今日樂邑之民已不堪命矣若再嚴急勢必丘墟斯土矣公行寬政而故緩其期民情以達民氣以蘇民心以固德者起通者歸安在異日之寡異日不加多今日之貧異日不加富哉公之為一邑計者匪僅苟且旦夕之謀公之為國家計者誠億萬載無疆之休田是知枳棘之必不久棲鸞鳳也辛君曰諒哉諸紳士之佩公素矣請即以是言為公贈聊以抒其積悃云

賀孫文陞潞澤泰戎序

今上龍飛十三年以山海城守游擊將軍孫公為潞澤營
參戎 命下其文武僚友暨紳衿相與製錦作帳為賀
而徵文於余余不獲諉特為濡毫以敘焉公初以金吾
胄子補蒞憲中權爾時推將畧者已首屈指於公矣未
幾代視道營當事者有聞雞搏虎之譽及擢潞澤都關
時大同有變煽亂全晉流毒中州公提師恢復涉邑進
兵黎陽黃茂村一戰大挫逆氛生擒偽帥功在一時諸
將之右由是西北一隅復獲寧宇者公之力居多焉

天子嘉其績錄勲幕府再逾年則有山海之命山海者畿

潛滄集

卷二

八

左巖關重地也 國初置鎮後改鎮為協以公為左翼
當事廉其材值協將缺即以公攝協事見其游刃有餘
也其疏於 朝請改協營為城守而專任公俾展厥蘊
公感知遇凡所以為桑土綢繆計者殆不遺餘力云嗣
是路將遷秩去復以公兼路務譏察關門維時灤樂昌
撫間有寇警漸及山石界公隨宜設備又時出奇兵以
扼其勢寇卒不得逞旋就殄滅且嚴海防星羅碁布俾
廟堂無東顧憂凡所以上抒

主慮下衛民生者斯其大端也今日潞澤之役慎此以
往吾知其勝任而愉快矣夫為將之道與其貪功倖事

固不若以靜制動以逸待勞公平時投壺雅歌綽有儒
將風而臨機決策靈變錯出有非尋常所得逆測者方
以儲他年大將之選豈直潞澤之區獨當一面為哉公
性孝事母至白母隆極色養佳歲膺
誥封大典尊奉慈帏光被泉壤義方訓子長君暨年報
洋藻頭角嶢然預占國器其所以繼前啓後又如此因
備述之竊附於聞善樂揚之義云

潛滄集

卷二

九

賀福裔舅生子序

驪城南廿餘里趙村孫氏蓋余之母家云福裔乃余之從堂母舅也年逾五十而生子親族以晚得為異索文以賀余以母黨之戚不得辭且以舅氏之純樸足式不忍辭也此村強半皆孫姓獨舅一門生平退敏有邁於人者兄弟三人舅居長循古人風皆三十壯而後有室躬耕百畝豐年不奢絀年不餒無求於人無競於物余每至村罕覩其足跡出戶庭私心竊敬慕之今方得子豈天心慎擇其足以為善人子者而予之而不輕以予之耶語曰仁者壽昔人有言曰仁者必有後夫木訥近

潛滄集

卷二

十

仁者也方今求仁者未可遽得安在近仁者之非即仁者哉吾固知舅之必昌厥後也今有後矣因可預卜其壽矣夫壽而生子雖遲弗晚也距今至七旬其子長矣進至八旬可以生孫而亦成立矣果其能良能顯舅猶及享子若孫之隆奉而綽有餘榮也又何遲暮之足歎歟但孫氏之居此村也舊矣大抵秀者讀朴者耕然多負氣悍下人凌厲之習往往見諸宗黨間余忝親誼每以為戒德薄語輕未喻也今以舅之素醇謹未聞疾聲怒色之加諸人因生子特出之以式一旋以式一鄉言雖不文不為無當已

祝雷太翁榮壽序

撫寧邑侯雷公有治聲是月念八日為其尊人雷太翁覽揆之辰邑之耆民相與裁錦乞文以為壽余於是見父母斯民者民愛之如父母而併愛及其父母也夫天地為萬物父母大君為天下父母邑侯者體天地之心奉大君之命以父母此一方民果其好惡與同教養兼盡俄而樂只歌矣俄而孔邇頌矣否則碩鼠鳴鴻適郊號野惡在其為民父母耶雷公勤士恤民之政久著此方民之戴之已非一日其躋堂稱觥之忱願效於父母而更願效於父之父母夫是以踴躍而來奔趨恐後誠

潛滄集

卷二

十一

有不容自已者在耳然則太翁之致此豈曰無自哉翁生平篤謹積善於家八子二婿現今四孫家庭間選選諭以學道愛人之訓長公遵訓宰是邑而劇邑以理次壻楊公司李蘇郡政績復嘖嘖淮楊間一門美盛望重闕西子壻循良齊芳南北翁之以德獲福蓋彰彰矣過此以往殆方來而未艾也夫翁有其德以福一家長公奉翁之德以福一邑民之食福於公皆其食福於翁也天之錫福於翁因而錫福於公也翁之福不可量翁之壽又安可量哉大凡父之愛子遺之以厚產豐貲不若遺之以深仁大澤子之養親奉之以鮮衣美饌不若

奉之以令緒榮名翁有義方而遂得賢子則一邑十七屯社之民無非其子之所于此日扶老攜幼相率拜祝於大父母之前公之子道於是乎益茂而翁之父道於是乎益隆斯足風已余應諸耆民之請聊為此以侑翁觴併以告天下之為父母者之在此不在彼也

潛滄集

卷二

十一

賀李丹陽長君遊洋序

李丹陽者余姨兄之從兄弟也以屬推之於余亦兄弟也為人質樸而直愿鄉之人以長者目之有子四人長業孺窮年孱仵不問生計然誦於童子試者數矣或勸徙業佛然曰我何以徙業為哉譬諸農焉於耜播種以耕以耘拒極糜芑終焉允獲譬諸漁焉修梁持罾罩罩汕汕鯨鱗鯉鯉薄言掇之我何以徙業為哉無何得日肯療之者曰甘淡茹素庶幾有瘳謹從之經年粥蔬醃鮮固進凡以為歡習地也客冬姜玉璫先生督學京畿而長君乃獲售焉由是知世之小喜輒驚小挫輒沮

潛滄集

卷二

十三

者大率皆無志傳也惟小挫以沮而小喜斯驚苟其挫之不為動則將來大受從可並也堅臥薪嘗胆之標鼓破釜沈舟之銳率斯志也以往往以登公車以捷南宮有為者類然孰從而禦之且人庸愚自得則庸愚而已矣聖賢自期則聖賢而已矣志如是卒如是未遽如是可也如是焉可以如是則如是矣董韓周邵何代無之奚有於科第已哉語曰士希賢賢希聖聖希天此物此志也余賀李兄因為長君勵並以勵天下之有志斯道者

祝李太翁榮壽序

詩書稱壽不一其辭大約有致壽之原與夫享壽之本而壽斯稱焉夫眾人之壽秉賦而定者也賢人之壽積累而永者也東賦而定可量者也積累而永不可量者也賢人者有為善之具天復假以為善之資善彌茂壽彌崇又誰得而量之哉美翁李公以從

龍舊臣 開國後奉

命守榆關蓋十餘年於茲矣推誠布公飲人以醇開門無

小大咸愛戴之客歲求致政願以其職授其家君

上俞其請公猶諄諄訓誡期其家君之所以守關門者一

潛滄集 卷二

高

如公家君英敏有幹才克承公志而大其猷而公惟恐違凡所以曲成而婉導之者蓋有不啻三致意云關門滿漢共處初難驟洽公悉力調劑其間久之而情聯意孚既融主客之迹又泯斯舊之嫌公之有功於關門者堪不朽而望家君以竟其業者自不得不惓惓也退居後偶染一疾人頗危之識者曰無妨也公生平德隆而熟著茲方優游林麓正其膺福食報之時夫且由是而登耄耋夫且由是而躋期頤而何小恙之足慮耶未幾果愈矍鑠如初然後知公致壽之原與夫享壽之本夫固有不誣者矣今歲七月有六九月二日為絳麟之辰

一方戴公者相率糾臂製錦乞文於余以為壽余謂由

前而觀公之壽秉賦而可定由後而觀公之壽積累而

益永公之積累不自今日始公之由積累而致永者殆

方來而未有已也家君遵公訓加惠於民異日者

天子嘉其績推其所自所以為公壽者宜其微哉余因壽

公而願人之慕公者各思所以致壽之原與夫享壽之

本勿徒曰松柏尚陵以進羨於五福之冠云爾

潛滄集

卷二

十五

賀許君錫晉秩序

皇清開創之功平西王稱首王之首功尤在榆關一戰云
燕京定鼎遷王於陝扼川廣之衝以王世子留都門凡王
所賜第暨大王祠宇猶在關門也說者謂關門不可無
人以承王命而布其澤蓋憂乎難之會曰惟許君能
王於是從衆論用許君駐關門十有餘載矣君慷慨知
大義於王疇昔共事之人每加意勿少懈至賓客往來
關門不惜餘力以廣王德意且能輯旗人下諸人不隨不
亢以此人咸感悅而不襲賢聲漸達王世子以達於王
王益信向之稱能者果無負也錄績於 朝俾以守戎

潛滄集

卷二

七

秩仍駐關門殆所謂懋官懋賞厥典允協者歟未幾以
覃恩晉都閫三品階徽崇其進克副乃績謀所以為賀
余以王昔提義旅保關拒寇順天命以集大勲關門之
人當改革之際不惟改革之厄王之功在社稷德在生
民實與關門同不朽焉君能推王德意為善於關門之
人與君交游不儼然王澤在命耶君之有功於王大矣
王之左右戰雲謀兩陷陣推鋒之侶踵相繼也而首功
之地惟君之績為最著其所以仰成王德而益彰其功
寧有既哉是舉也不獨為君賀且為王賀更進而為
聖天子賀得人其屬望於君者當非淺鮮云

贈司李劉公攝篆樂亭序

潛江劉公司李北平報稱明允樂宰缺當事以公代篆
數月士服其教民頌其廉余竊異之昔人云久道化成
又云所過者化蓋至人教治歷久暫咸著其功若夫賢
人君子乘時濟世在一方奏一方之勳在一時表一時
之效正不必拘拘三年報政期也公之攝樂也下車即
糾諸弟子員手課之判其等第曲加勸勉貧不能存者
贍給之下逮庶姓之傷終寔嗟莫顧者悉心賑恤焉其
作士育民檢厥先務矣更於溢需浮費樂示蠲除前據
署日用米薪歲時交際派之里甲例也公以為無害於

潛滄集

卷二

七

民例可拘有官於民雖例那拘也
朝廷設官理民耳徇例乎膠於上盡剔之勒諸貞珉由是
樂邑之民其胥蘇矣近之為宰者往往一行作吏輒攜
眷屬親識坐食滋耗且繻黃珍錯日新月盛媚事上官
者慮無不至亦曰取之於民耳果其無取於民一出於
己安得不琴鶴自隨筐篚務節乎公一時之行貽一方
無窮之利斯豈久暫之所得圖哉事竣公歸郡邑之紳
衿感公而謀所以贈聊據輿論以述其畧如此其在郡
聲績會當別有所識云

呂氏族譜序

榆關呂氏吾鄉望族也初以軍功起家萬戶侯由遼歷京而後乃家山海焉以爵傳前此未有譜也革命停爵太呂翁恐其代久而漸無稽也爰作家譜以示後索余言一弁簡端余與呂氏在姻友之間竊見其起家以武繼世以文武有司衛篆登副戎晉遊府者文則或秩部僚或擢監司或佐郡宰邑且繩繩未有艾也倚輿都哉譜之作其容已耶昔蘇老泉序譜有曰觀吾譜者孝弟之心可油然而生矣夫人無孝弟之心不可以作譜呂氏興民敦讓以孝弟傳家為之後者誠能世守而光大

潛滄集 卷二

六

之安在一家之法不可以教一國一國之法不可以教天下哉予與氏有言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夫人人親親者家家孝也人人長長者家家弟也家家孝弟天下皆孝弟矣天下皆孝弟天下又奚足平耶大清定鼎燕都混一海宇迄今將二十年乃人情未盡萬民風未盡淳由於孝弟之義猶未盡晰也欲晰斯義持表一家以為式然此一家中尤須人人喻作譜者之意與夫序譜者之心各親乃親各長乃長慎勿泛驚於天下而自昧一家苛求於一家而自寬一己也其庶幾乎是為序

賀韓康侯遷秩西平副尹序

榆厚韓先生擢西平貳尹其行也關之紳若士相與裁錦製帳徵文於余以為贈余見向之學博往往守俸侍遷鮮加意於學宮者間或薄示拂飾斯稱賢已若夫竭誠殫慮一舉廟貌而事新之此固從前罕觀者矣山海自建學以來重修無慮數十家有捐貲數百潛實私索者有補葺一二旋滋罅漏者在昔物力豐饒猶難遽臻實效矧當東措西移銖積寸累之日願乃一懷稍悉具成謀一瓦礫絕無浪用頓令大殿之淋墜者立覩崇竑泮池之傾仄者再瞻鞏固兩廡兩門以逮名宦鄉賢諸

潛滄集

卷二

九

祠宇莫不凝璀璨之光挺巍巍之象誠木朝二十年來一大創舉也先生之初為斯舉也甫得數金即為儒學繕久缺之扉峻已隳之堵刻斯告成爰是謀諸紳若士力舉是役人咸疑其功浩費艱先生毅然任之不兩月而事克集信乎天下事亦在乎為之而已矣先生始任定州黉舍增隆繼推清苑于珍戴德跡之所履聲績卓然由此而蒞范縣佐琴堂中州之民羣食其福枳棘豈久稽鸞鳳耶聞其尊人秉鐸渤海迄今誦教澤不哀家學淵源洵有自也冢君食餼膠庠斐英莛苑異日光昭世業宜有既哉闔門自革命後人文視

昔寢盛得此而成德者益修厥德達材者彌勵其材聖教大興儒風丕振先生之功庶與宮壁同不朽矣詳勩貞珉適方有待特先敘此以佐祖餞之觴云

潛滄集

卷二

二十

壽趙母閭孺人序

母德之關於家國也蓋綦重哉欲視其母之賢當於其子之奉命率教觀之則什得八九矣趙君瑞徵氏吾鄉杰士也為人個儻有俠氣不拘拘於尋行數墨之儒少失怙奉母儀唯謹母閭孺人能代父責而督戒不遺餘力以此若克自立而家聲丕振焉生五子長遊泮餘皆力學無佚曠其前代有以世爵登聞師者至是絃誦相傳忽易為詩禮之門雍雍穆穆主持得宜子安為子婦安為婦孫安為孫凡皆母之教有以貽之也昔申國夫人杜嚴有法教子事事循蹈規矩其子呂榮公甫十歲

潛滄集

卷二

三

祈寒暑雨侍立終日不命之坐不敢坐故德器成就大異眾人後世之為母者往往鍾禽犢之愛婦子嘻嘻漫無所憚甚且曲為子護養成其驕雖外傳無所用其力安所得賢子若孫而相與有成哉孺人性慈茹素然教子持家不事姑息斯稱賢已壽九袞康寧無恙吾知趙氏之澤將來必弘且永也趙君時為榆庠諸生由此升成均登賢書能奉家法必能遵國憲行且為當世所用云

賀城守章京李公生子序

山海城守泰領李公年近七旬舉一子關門滿漢文武諸公暨紳衿輩羨其高年叶麟趾之慶相與製錦徵文以為賀余謂古人以富壽多男致祝而多男要非倖致也公以從

龍舊勲 開創初奉

命守闕厚德弘材覆被斯民者二十餘載矣民之戴公者深祝公者至承祧襲蔭業已有人而今復兆瑞熊羆也豈偶然哉子出庶幾人未知之也夫人語人曰我翁古稀歲猶能子吾幸也我將撫而有之勿令有失養之虞

潛滄集

卷二

主

以此人皆知公得子而且共頌夫人之賢也使非夫人之賢而膝不得進膝不得進而子何由生縱生子方媚嫉不暇奚暇稱幸而撫育不啻已出耶是由公之生子見夫人之賢由夫人之賢而公正家之法愈不可磨也近世嫡多不能容庶致嗣續不蕃公與夫人可以風已諸公之為是舉也彰公之德併表夫人之賢且以風世而俾各昌厥後也勿僅視為尋常慶賀之常可乎是為序

賀王玉寰八旬壽序

王寰王君朔方人傑也嘗從舊司篆郭公聞其為人梗概云君個儻好義為鄉評所推游庠有文名赴棘闈十一科不遇以明經起家隱居不仕

國初求賢甚亟有司勸駕起授棲霞令未幾辭歸其素志高尚蓋如此昔年有兵警傾家貲攜士為守禦計或詰之應曰時事如此尚安取此長物為鎮帥赴援經其地兵踐傷禾稌約諸生不晉謁帥廉知中夜督兵去夫鎮帥聞言知愧亦可謂賢將軍矣向非君德望夙孚何能動人屈服一至於此耶郭公初以武甲楊授衛守戎

潛滄集

卷二

主

司篆吾鄉有善政民為樹去思碑感誦不置歷歷南顏營將暫閒候補適來闕門語及王君歲八旬於其月日值其綬麟之辰屬余為文賀且祝余杜門久不漫賦否於人以郭公為官之良因知其稱王君者應自不誣也由此登期頤膺遐福誰曰不宜且君子若孫皆讀書學古蜚聲黌序他日榮昌洵未可量余之所以賀之祝之者豈徒溢美乎哉語曰有譽必試余之譽王君即於郭公試之矣是為序

陳幾亭先生全書序

明嘉善陳幾亭先生吾師也先生理學經濟得孔孟真傳為一代大儒惜未究厥用著書垂後余昔受而卒業迄今三十年來雖仰企未克至而尊行未敢怠也先生之書大約以生生為宗以人倫為重以誠為本以躬行實踐為功夫至於用世大意蓋為民而事君也余少有志科名已卯領鄉薦獲售於先生之門一見輒喜教之以言行必期盡善勿不善因授是書俯而讀仰而思始知仕進非徒榮身凡以安民也遂殷然以利濟為己任身遭世變性命苟全功名念冷值

潛滄集

卷二

孟

潛滄集

卷二

孟

盛世開科取士欲以又安百姓通觸素願丁亥再試受知於山右陰秦峯先生與幾亭先生同門友也由是筮仕秋曹調秩儀部遵幾亭先生之遺意而推行之遑遑離舍相聞久且力不從心事不慊意而病生焉得請放歸田里又十餘年每於師友講求鄉邦措施之際靡不奉吾師之言以為依歸不覺允愜余衷也海內之大同志者固自有人取吾師之書率而尋之以廣其傳進可治民退可治身吾師雖不能大用於當時尚可大行於後世庶幾與程朱比烈矣先生之書大抵宗高忠憲即王文成猶微有同異而大致相取行之確有實效求之妙

有深旨藉非詳味而堅承之恐未許遽窺其蘊耳世兄輩重訂全書郵示於余因附陳管見如此世有知者諒當不以余言為謬也謹序

文昌宮籤簿序

常讀文昌化書知 帝君之靈自周室已然矣其為人沈毅而剛大故其為神正直而聰明然一段彰善癉惡激濁揚清之盛懷歷數千年如一日也故吾儒奉之釋道亦奉之在 帝君惟善是依豈過分別哉竊惟神之有籤亦古來卜筮遺意歟余少不敢輕試恐冒褻瀆咎歲已知同社諸友將赴秋闈相率共祈一籤以占中式有無出自同社否降于二十三籤後二句云青雲終有路休惜苦勞心爾時社號青雲咸喜有人又喜在社中余果於是科獲售已欽神語不誣即指社名示之矣至

潛滄集

卷二

三

甲申錄平昔王共事功授余莒州守時方丁母艱在籍不意一秋自 中朝題授將赴京辭敬祈神籤以卜從違降末十四籤末二句云禮懷慈道力香火更留心捧玩香火留心之語知先守制司家堂香火但第三句不知所指行至撫寧遇永平道李公來山海叩以故具陳頗未教之曰 今朝丁艱未定制况無保勘安知不疑規避乎查起府文中道轉撫而後達部庶為有據耳於是即遵公命果得部批允終制始知所謂憑道力者憑司道力也神哉何併官名示之耶未幾以仕籍乏人連催直省舉人一舉赴部謁選時母制將終春闈可待誠

恐不容遷延復惴惴往祈焉乃降酉十八籤首二句云土木著朱衣相逢意自隨私竊謂凡見任官皆朱衣客相逢意隨不重拂吾意也又思神籤屢驗土木定有所指由是食寢不釋者累日忽憶撫軍宋公諱權姓下一木字諱荀一木字又兼橫豎相連四土字此時催促事由撫道必原我初意而置之嗣是果不復催以為既獲靈應矣不意丁亥會試宋公以內院大學士充考試官余卷呈堂蒙特拔冠本房至是朱衣二字與相逢意隨乃始更獲奇驗也凡神籤之靈亦祇示以吉凶俾知趨避耳示社名示官名復示人名即使父兄師長相對面

潛滄集

卷二

三

命亦未必指畫如是曲盡也神哉神哉是豈可以褻視之而瑣瀆之者哉從此非事關切要不輕祈有所必應未可枚舉此籤及簿原係張君恒毓氏自都門錄至日久就敬適馮君觀海氏重錄籤簿聊附數言以表神明顯赫非積誠敬未可輕試云

賀撫憲季平王父母壽序

今之邑令古之諸侯也單父之琴河陽之花飛鳧馴雅治蹟爛然在今日有難言者矣惟科日迫撫字無靈拜徑相仍詩書周事求所以留心疾苦加意好修教養盡以勸課士民為本務不亦空谷足音哉季平王公之治撫宣也夫固有足多者已公江南之上元人少遊膠庠繼襲祖爵蓋文事兼武備者也在前朝曾贊畫鹽餉有智畧改革後隨定南將軍平浙湖署寶慶道聲蹟茂著尋以母病告歸視膳嘗藥衣不解帶子職殆無缺焉病愈遵母命從征黔滇平昔王重公題授江川宰江川

賢倉集

卷二

元

數經兵火民多流亡公為葺屋授田給牛種民始有業大兵養馬迄取稻禾公與主帥約晝巡夜稽獲即送軍前治之兵知有法邑無學宮公捐俸創建士始知有學豆聲容輸餉無匱而民不勞供應如額而兵不怨咎公撫馭有方調劑合宜故民與兵相安而士亦得雍容絃誦於其間也山有塘可溉田若干頃歲久荒圯公為疏引復舊民享其利號王公渠立祠其上尸祝之及間母訃遵制還里邑人遮留泣送祀公名宦其治江川善政固有如足之美備者矣起復補撫宣夫撫宣

畿左巖邑也當兩京孔道民素孱疲公下車即出示蠲

雜費近千金頌聲播四境每視學勉諸生以進德修業士遵約風習為之一變謀創書院以課文業設小學田立社學擇士之端謹者主之優其廩糈以訓寒生實坑塹以補來龍新城樓以壯起色拓西關廟居民復業以完蔽凡有益於士與民者靡不殫心竭力為之理詞俾自拘到即質曲直遣去無纖罰吏胥奉法畏若神君蒞政未匝歲令行禁止城市改觀近今邑令若公者宣堪多觀乎哉是月念七日為公覽揆之辰邑博士弟子員相率走幣徵余言以佐公觴余以邑令代

天子以父母斯民者也必養民教士克稱厥職斯於父母

潛滄集

卷二

元

之責無愧焉顧文法糾牽絆足掣肘治將安施公清操見諒於上而長材無滯於下昔之治江川如彼今之治撫宣如此夫何畏途頽俗得以撓之乎闕門距撫宣僅百里廬井田舍半隸撫宣孔邇之載與眾共之余舊籍如皋又與公有維桑之誼異日入晉清華出東節鉞士民之沐澤無盡余之竊光亦與之俱無盡也詩南山有臺之三章曰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樂只君子德奇不已聊引以為我公贈其二章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樂只君子眉壽無疆更進以為我公贈至於崗陵松柏之諛詞無容漫贅云

賀衛主龍浦王公推都閫序

山海衛守戎王公推西陽河堡都閫曩以武階親民事嗣是始預兵政云嘗讀禹貢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文以治內武以治外總取於乂安之義山海衛創自明初

本朝復以撫寧衛歸併山海設關於衛當兩京之衝滿漢雜居地稱繁劇公起家武甲楊能以敦樸之性兼果毅之才處之裕如也催科不煩擾緝捕無株連葺學宮飭牌甲平訟獄懲頑佑良善蹟未易枚舉大要立心惟求無偽舉事但欲便民以此民服而懷之七年於茲矣

潛滄集

卷二

三

先是司篆登州衛有惠政及奉裁而來補是職也蓋駕輕車履熟途耳不特此也公先君子為涉縣尉愛民如子當改革際百姓依依不忍舍保留二載例當改選方解任兄以乙酉孝廉為永年令績最一時公少負材勇優壯畧然先隨父任後隨兄任其明習吏治有素矣是以一親民事若理家務也今喬遷將就道矣閭門薦紳子衿輩沐公德政無可誌感製錦作帳以申祖饒之悃余以朝廷設兵原以衛民也將者統兵以衛民者也必知朝廷設兵之義始可以為將此義未請必將玩盜以殘民甚且縱兵而釀害豈設兵衛民之初意哉公

家學明習吏治及治衛練達民事以此治兵必能肅平伍嚴號令靜則壁壘一新動則秋毫無犯而奸宄有不潛消士民有不安堵者吾不信也夫西陽河堡居宣鎮一區此猶牛刀之小試耳由是晉專閫登壇秉鉞造福蒼黔夫豈有既矧今

聖天子用人不循例以公才兼文武民事兵機皆其所長出可將入可相衛霍之勲安在不奏伊呂之業乎公陝右朝邑人近藉永年余不敏行且瞻棠蔭而竊梓誼之光矣是為序

潛滄集

卷二

三

賀關廳陳培生公祖壽序

今天下蓋亟需吏治哉寰宇蕩平民生宜謐所恃以綿蕩平之業固宜謹之基者繫惟吏治是賴山海為畿東重鎮兩京孔道中通一綫有治滿兵者有典漢軍者有統營路司衛篆者至於握士民之樞維農商之要關門別駕一署攸係實鉅焉自非優懷愷悌擅績循良鮮克勝其任而愉快也永嘉陳公以英年雋質分符關門下車以來士服其訓民佩其惠農商各守其規畫四載於茲矣二月念八日為其覽揆之辰吾鄉紳衿輩製錦為祝而屬文於余余以松腴石髓詞近於迂瀛島瑤潛滄集 卷二 三

池語鄰於誕惟即公治關實蹟以掄揚其盛可乎公之治關也蓋因關以治關而不滋繁擾不墮玩愒者也稽逃防盜申嚴保甲而疆境以宣給芻供糧應機出納而賓旅以裕理學工則宮牆煥奕芹藻生馨矣試生儒則選取公明棧樸興頌矣賑孤貧以蘇依禡之困飭郵務以濟皇華之遣招商賈賈財集撫流寓則課稅充寬刑獄則耕斂遂私鹽之務詰也城垣之畢葺也中衢樓榭之聿新也凡皆因關治關而不滋繁擾不墮玩愒也哉公之加惠關門可謂厚矣方將下壽民上壽圖以此祝公夫豈迂詞誕語之所能擬耶公先世以武階起家

專聞權樞大燾兩代殊榮今其諸父且以督秩忡膺總帥矣厥弟見任登郡別駕主臨清倉稅循聲繼蹟殆與公相頡頏焉望族重以厚德公之遐福宜可臆測獨是在關言關公為郡分署壘黃杜召何以逾茲從此光薦章勤

內召隆股肱耳目之寄想鹽梅舟楫之勲俾九有弘開壽域者當必以關門吏治為之權輿云

潛滄集

卷二

三

賀汾守劉扶字舅壽序

嘗聞祝人之福者首曰壽然壽亦未可樂言也

天子萬年以天下為壽者也其下為藩臬者壽一方為守牧者壽一郡為令長者壽一邑視責之小大為壽之廣狹壽亦何可樂言哉扶字劉君余之內弟也優吏治材歷遷得汾陽守夫汾陽古西河地卜子夏教授之區其民儉朴有古風為之守者必得循良君子斯足以稱職而無忝焉君昔佐平度判東甌收六莖貳潞郡隨在聲績卓然去後歌思不衰今以治汾興學惠民輕刑薄賦徽績未易更僕數且能厲冰檠聲聽斷如神訟獄者咸

潛滄集 卷二

壽

歸之大為當事所重上其治於

朝增三品秩邇且汰監司裁司李併其權於守而君游刃有餘不厭煩劇所謂盤根錯節利器斯別耳君之蒞汾十年於茲矣在昔吏治惟漢稱最而明初猶為近古大抵久任超遷而已非久任無以展其蘊非超遷無以酬其勲吾知君之治汾必有以厚償之也乃兄澤宇氏嘗為馬邑令有善政祠名宦君優擢內轉後汾之人常尸祝之外躋藩臬率守令以壽一方內登宰樞輔

天子以壽天下壽域弘開宜有紀極君復施德於鄉由親黨暨知交周其匱乏助其婚喪成其進取食德飲醇者

比比皆是矣前屢被

覃恩疊膺

勅誥贈余外父如君官所以光顯前人者有然但年近耳順猶艱於嗣在君有以處之天必有以相之也余叨至戚潤別二十餘年遠隔二千餘里良晤無期徒勞夢寐今於晚揆之辰聊為祝詞以佐君觴既郵致之將壽諸梓以為他年之左券云

潛滄集

卷二

壽

族譜序

嘗謂譜者一家之史也其義昉於太史公之作世家而盛於唐宋諸儒之筆各具體製要之以歐蘇為最歐譜曰世之來也遠宜斷自可見之世為譜蘇譜曰世久不勝其繁宜以遠近親疎之別為譜二公之意蓋以譜取其實而不可泛立譜取其確而有可據而不可誣也山海之有秦氏自如皋來也如皋舊譜云余氏之始實出黃帝之後世居徽歙分徙大通其遷此舉邑者由始祖福一公遷之焉是宋理宗時事也歷宋元而明洪武間始以支遷山海及余六世逮見在諸孫輩八世矣

潛滄集

卷二

五

大清定鼎百度為新余前此守官都門曾通問於原籍族人得其舊譜而失其宗派是亦未可強合耳因畧載其源本之所自而斷自吾始祖諱富者以為之譜其大概倣舊譜遺式而參以鄙見附陳法戒以示子孫知所從後之人神而明之勿替引之庶幾無負此作譜之意云爾

徐遠公冊籍序

癸卯之夏表弟孫裔蕃氏簡余曰撫宣有徐遠公先生長山人也弘才博學尤精堪輿慕兄義欲進訪命弟介紹於前余復曰徐先生愚願見者但家貧地僻慮不足屈高賢之駕容誦吉期以迎是後連月大雨山水暴漲久不克踐前約比霽則期以秋冬之交矣菊月念二日忽投刺以臨一見輒合歡若素交時余已媳兩棺葬非地識者知其然未有能易之者先是占以數一示寅吉再示泰卦心知其地東而尚無確據先生至次日登先塋審龍訖不顧余祖父數塚竟持羅經東行數丈許曰

潛滄集

卷二

五

穴在是也奈何偏而西耶憶余幼時曾聞之先人云祖兆原在塋東後遷之西遷時塋中煖氣蒸人今故址猶在也先生之論券諸先人之言及所占之數實脗合焉遂於黃鐘月念日改扞止媳兩棺於今地云由是諸親友聞之扳留歷冬春多所指授報心咸悅此後連歲往來山海石門間暇時與談道義則純正談經術則博洽談康濟則切中情事以暨丹書內典罔不究極其妙因知先生非堪輿中人也則堪輿其寄焉耳逮披其冊籍所載詩文圖記皆足追踪古人要於沈鬱悲壯中有曲至而暢之致其闡道論德固可法傳下至一宮室一果

疏無不悉其原委詳其顛末或於人一行之善一言之當亦所不遺推而廣之用禮之繁山海經之怪要皆聖賢精意之所存則先生信有心人哉故曰先生非堪輿中人也則堪輿其寄焉耳是為序

潛滄集

卷二

三

潛滄集卷三

記

修建三清觀記

榆關余一元占一著

自太極分陰陽而道之名昉之已黃帝以前其說近幻至周道德五千言遂奉為其門鼻祖而夢蝶莊生御風列子皆裔派焉羽衣者流隆稱其號曰太清與玉清上清並列為三而以四帝配之固自有說世或疑之竊嘗援儒者之書有以證其非誣也語云師臣者帝賓臣者王周官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當時有是官天子所改容敬憚不敢以臣禮加之者

潛滄集

卷三

三

也其人同處天人精窺奧理殊非庶職百執事之所可測其淺深故其時三光明羣生遂鳳儀獸舞重譯來朝惟世實有其人為之上者知而舉之尊道誼不衡勢分為能相得益章也後世杜漸防微尊卑界嚴古人去天未遠卑躬問道然則上帝師三清宜有其理在帝不以為褻在三清不以為僭斯誠足解世人之惑而斷其說之非誣矣山海舊無道觀明末有陰陽李真成者發願募資百歲翁曹繡實首其事創建於城西北隅維時正殿兩廡門垣畧具而規模猶未大備嗣是全真張守正自都門至止其間增抱厦兩廊二十餘楹繼起鐘鼓二

榭門坊一座於是修為日盛鐘磬之音四時不較一方祈禳有舉必以是為會歸焉間嘗因是而進求之三清以道家祖為上帝師福世利民亘古罔墮當茲大清正統中外一家所恃以廓清其疆域而肅清其紀綱俾四海普享昇平之慶者屬之人乎抑屬之神乎古大臣告成事往往歸其麻於神誠以人力或有所不及不敢貪天功以為己利也是不能不敬祈夫神功

朝陽洞記

山海關者面海而背山城北一帶皆山也最高而秀曰角山迤西則曰朝陽洞云山名狼窩洞居山之半以南向因以朝陽名其深廣可坐十許人內石泉一旱不涸潦不溢常足供一人竟日之用昔有王道人者奉菩薩像焚修其間歲久化去嗣是有南僧俗姓徐而忘其名募建大士殿三楹首事則余業師馮賡廷先生也先生諱祥聘時食餼衛庠後以績歷仕長沙亞守嘗夢有人持簿化緣而僧適至遂肩其事擴基構宇頗費斧鑿工堅者鍊以火缺者砌以石石艱至乃選王劉二將軍遊潛滄集 卷三

山進其從兵近百人飲食之自麓達洞魚貫列傳石不終日而用畢裕如人眾水遠炊沃雖難遇老嫗指以靈狗石下果得水凡若有神助焉由是知地之廢興人之離合允各有數無容強也余弱冠隨師友遊斯地兵擾運革繼以宦間隔幾三十稔矣病歸再遊向之與偕者殆寥寥焉頓不勝昔之感也茲石工井某等夙願捐畝求余文一記其勝余記僅耳目所聞見耳若夫弗經見聞以前與夫未及見聞以後烏從而記之余不能記山靈當自憶其必哂我見聞之固也顧見聞有不可秘者用以勉應石工之請是為記

宜遠慈隱庵記

慈隱庵不一其在宜遠北關廟者創於順治丙戌歲維時平西王方自秦隴還遼居錦州宜遠乃其曩昔駐兵處也改革以來景物蕭條人烟寥曠有僧曰悟真道戒夙成適值王居士顯德慕其堅志懇留焚修於中始不過禪室數椽耳其祐友曰師寶幼齡出世能以寂靜苦行感眾相與訂締造之舉不藉持募人爭助之未幾悟真化去師寶獨肩其事閱數年而事克竣構正殿三間奉西方聖暨諸羅漢果東西兩廊六間前有常馱殿二門山門繚以垣牆居然一佛境矣

潛滄集

卷三

聖

今上改元滇南大定海內一統平昔王功高當代旗下守戎許君乃其輯舊隸留山海者平日布施此庵爰進僧於余求記余謂以僧創庵以庵奉佛宜然乃以慈隱名從佛起見乎從僧起見乎夫隨人具慈隱性隨地具慈隱固但安常處順之人襲豐履盛之地往往慈隱之性不萌慈隱之因不著惟艱辛慘痛之後厥機易動厥事易集此地固嘗聯雲揮雨摩肩擊轂矣迨舉眾入關已委之於寒烟荒草間復施整頓洵匪易也今之地猶然昔之地今之人半非昔之人從二十年後邇二十年前風氣迥不相侔自此相培相育漸振漸興安知不由

雅而壯由頽而隆耶惟願大眾常提此慈隱一心長民者愛人恤物居家者積善存誠在儉嗇之時亟加警惕處亨嘉之會勿輟憂惶庶不負此庵創建之本意則僧與佛一體俗與僧一致矣余記其蹟併附此論以應許君之請由此推之將平昔王駐宜入關歸遼還陝牧黔定滇厯萬里之遠經百戰之餘以贊成今天下大一統之業何在不足啟人慈隱之心乎是為記

潛滄集

卷三

聖

老君頂記

石門之北有山曰老君頂上有丹爐二相傳為老君煉丹之所未知然否山腰有殿林木蒼蔥荒廢已久昔人往往見神異踪山巔構三教堂僧某住持其間道士陳其合眾每歲進香於其地云夫山以老君名道家祖也厥流進香宜矣僧適居之此三教堂所由構也嘗見三教堂位置大抵老左孔右佛居中或疑之竊以佛由西域客中華老與孔同時年加長佛居中序賓也老居左尚齒也吾夫子秉禮為儒人宗於此正見盛德冲懷究何損於大聖人之尊哉畧因記山而並及之

潛滄集

卷三

蜀

修建文殊庵記

山海石河西有禪院曰文殊庵蓋僧明玉堅志苦行之所構也其初茅茨數椽不蔽風雨未幾易瓦舍未幾成殿宇由是增兩廊增抱厦增耳房增常馱殿暨山門寒暑晝夜梵語鐘聲遂巍然一叢林云改革之際故宮古刹或涉榛莽或淪邱墟獨此屹立西郊具瞻不墮固神明實式憑哉抑亦人之精誠有以維之也竊嘗因是而有感焉我清朝定鼎燕京救民水火入關一戰肇造鴻基爾時石河以西三十里僂屍數萬庵之內外前後橫罹鋒鏑者數十百人此地之不為兵燹殘燬者危

潛滄集

卷三

蜀

僅一綫今日之佛境當年之戰場也夫佛生西域西方主殺佛日以生人為事斯稱聖焉昔人有言善人為邦勝殘去殺宣尼躋之誠以一念之善福利羣生一人之善覆被天下協氣蒸濡湛恩霑洽器凌之氣漸化慈祥理固有斷斷其不誣者且菩薩以文殊為號詎無謂耶天道烈風雷雨不終朝偃武修文帝王之盛節也在昔苗民逆命舞干羽於兩階墜殷頑民惟周公克慎厥始惟君陳克和厥中惟畢公克成厥終夫當唐虞成周之盛豈不能秣馬殲兵滅此朝食哉顧出於潛移默轉不憚迂闊以行之者誠以文德之入人深非若武功之可

暫陳而不可以久恃也知此則佛菩薩救世之旨原與
吾黨無異夫固有彰明較著者矣庵基址及庵前地若
干畝皆余先伯父雲川公所施以共本庵香火迄今幾
四十年尚未一勒貞珉用記願末僧老矣於是求余為
文併錫諸捐施姓氏以示來者邇來滇黔大定海內一
家東西南朔盡歸版圖回視國初氣象固已迥不相
侔惟願後之人念疇昔締造之艱為久安長治之計俾
禮樂聿興干戈永戢將天下享昇平之福一才蒙樂利
庶則此庵亦與常延不朽云爾

首山二郎廟鐘架記

清江長

卷三

吳

原缺前半葉

首山二郎廟鄉人十
大海北覽羣萃遊觀者稱勝地云鐘榘歲久就圯委鐘
於地某等捐貲造石架懸鐘未期不墮因許生爾元求
記于余余以首山者榆關以北衆山首也山不高藉神
以靈黃昏將曉鐘聲一振近山村舍知晨知暮且將
斯發深省焉皆神之靈有以提斷而警覺之也爰與上
鐘記廟因廟記山取捐施姓名勒諸貞珉以為好善
勸戒不可以無記云

原缺

山海石河西義塚記

嘗讀月令孟春之月掩骼埋胔王政也夫王政行於上
澤及枯骨其利溥矣或有行之於下以仰贊王政之所
不及在上好仁在下好義殆並行而不相悖者歟山海
關有義塚數處大抵湫隘傾仄歲久丘墓稠疊幾無餘
地適有紳士商民輩囊金作會施棺濟乏積穀備荒酌
量多寡為便民事未已也爰就西郊文殊庵右用價購
撫寧縣下地十五畝益以本庵香火地五畝擴為一大
義塚區建坊塋碑奠垂永久因憶昔甲申

王師入關與流寇戰此地以西二三十里間凡殺數萬餘

人暴骨盈野三年收之未盡也值旱約貧民拾骨一搭

給錢數十文骨盡竊取已塋之骸以繼之覺而遂止彼

時但就坑塹或掘地作坎以合掩之耳然所殺間多脅

從及近鄉驅迫供芻糗之民非盡寇盜也故瘞埋之舉

上所不禁況此繁榮者非編旅之寇則貧窶不能辦塋

地之觀孰非並生並育之傳安忍聽其暴露拋棄而不
亟為之所哉蓋普天之下皆王土也率土之濱皆王民
也以王上葬王民即王政也下之好義要本於上之好
仁方今

聖人在上為之下者相與培淳風敦厚道以為祈天永

之助故為斯舉者事出衆情而命稟當事慎勿視為愚
賤之私惠則庶幾進於道矣惟是在會諸姓名為不可
泯悉鐫碑陰俾後來者有其攷據知所觀感焉是為記

泮公集卷三

重修來公祠記

山海一關創自明初至宣德年特命職方郎東莞翁專
議察因而得預民事於是關門乃多名宦云來公者關
門名宦也居官端重嚴整時稅瑞高淮煽虐厚幣餽遺
公竟卻之迎送宴集不與同事至有害於民則力為解
釋淮世公清鯁不敢縱惡任未久卒於官淮遂倚任爪
牙股削傾利無所不至越數載軍民不堪其毒以激變
去百姓追思公德為建專祠於西郊奉祀蓋有年矣改
革後典守乏人漸就圯敝無知之屬徒餘材置他所而
委木像於龍王廟墻下風日中適衛司篆王君遷秩行
余同諸鄉先生輩祖餞其地見之衆相憫惻請諸當事
共謀捐貲鳩工重修正廳三間於龍王殿後以奉遺像
蓋取本廟住持香火之便不致歲久復成虛曠也夫淮
肆虐於民年雖遠而猶有餘憾公施德於民代已隔而
尚有餘慕茲斯土者尚當戒其餘憾而法其餘慕可乎
公諱儼然陝西三原人由進士萬曆癸卯以兵部主事
司關務至於捐修姓氏另列于石以俾將來之考據焉
謹記

重修朝陽寺記

佛生西域漢明帝時入中國其教寔感深山窮谷中靡
不崇奉尊事之夫深山窮谷以之陳俎豆設禮容人皆
駭而避之矣以之演梵音談內典人皆習而安之矣故
舜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此時深山之野人
他日明堂之聖人也當其在山舉植者峙者角者喙者
相與淳淳悶悶枉狂獠獠焉耳意佛之宜於山也亦若
是乎蓋山主靜佛之修曰靜修悟曰靜悟人心靜不至
於昏世道靜不至於亂凡天地間靜境即佛境也石門
寨東北近一片石地為猪熊峪有寺名朝陽相傳唐末
以來古刹也歲久就圯順治庚子僧性廣見而憫之因
募關內關外諸檀越重修正殿五間配殿六間韋馱殿
山門各一間中奉毘羅佛一尊配以文殊普賢兩大士
氣勢巍巍規模闡整居然深山中一禪林也叅領朱公
索余言一記其勝嘗論佛稱聖西方亦自修自悟耳何
與於人而奉之者衆惟其能福人也抑知佛之福人由
於自福其自福也曰靜而已矣易曰吉凶悔吝生乎動
人生日用何能廢動要惟動本諸靜而動斯吉焉佛能
錫人以福豈能假人以靜耶苟人能師佛之靜福已隨
之是即佛之福之矣諸葛武侯有言曰學須靜也才須

學也惟淡泊足以明志惟寧靜足以致遠不然履襍實
憾感於中膠擾糾紛縈於外欲以幾佛之福不亦難乎
是人之奉佛佛之依山惟其靜也靜之一言以之誌山
以之誼佛併以告天下之悉心佞佛者是為記

重修關帝廟碑記

嘗謂關聖之生於漢猶孔聖之生於周也周尚文於其
季也生孔夫子焉以斯文為萬世祖東漢尚節義於其
季也生關夫子焉以節義為百代宗或疑孔子生民未
有之聖也健以關聖果其倫乎夫孔子嘗言之矣知庶
勇藝而文之以禮樂可以為成人人之成於文者也見
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為成人
人之不必成於文者也清可聖任可聖和可聖安在節
義之不可聖哉故曰關聖之生於漢猶孔聖之生於周
也當其桃園盟後始終與昭烈桓侯相周旋其間明燭
連旦懸印封金種種心事如青天白日磊落光明卓越
一時照耀千古歷唐宋元明以來人無智愚咸瞻仰之
大節所在即大義所在故其為神也殄暴鋤兇拯災恤
困威靈所攝扶維名教於不墜不獨武夫健將導之為
宗主即文人墨士莫不奉之為儀型也山海舊為用武
區關城內外立祠奉祀者殆十餘所惟西羅城白橋西
一祠創建已久香火特盛昔嘗從吾鄉親友有公事聚
議其中及登仕版迨謝病歸以其地近市足跡遂罕至
馬廐庫生某某舖戶某某等相與糾眾捐貲舉舊宇而
葺新之事將竣求記于余凡祠內殿垣亭榭門廡樓坊

顏者整壞者葺剝落者潤飾無煩一一詳贅特為未開
聖之節義彪炳人寰者直足接尼山之派為後世文武
士臣之楷模請於孟書稱聖清任和之例借擬一語曰
闕夫子聖之節義者也遊於斯者祿其說庶幾不以余
言為謬乎是為記

重修山海衛城隍廟正殿碑記

夫城隍之神因城而設者也有城固有神所以顯壯金
湯而陰司保障者于是為在其所係顧不鉅哉山海一
城古稱臨渝又稱榆關其後寢廢至明徐中山王創衛
立關始名山海蓋因元遷民鎮而建此城也自茲以後
遂為

畿東重地薊遼咽喉借此一綫以通之

本朝盛京在東燕京在西兩都孔道允繫於斯視昔尤為
要區矣城郭三百有餘年屢經兵警從無攻克之虞革
命時

據關拒寇接戰石河之西相持竟日夜

王師適至直抵西郊一舉而殄滅之此城居然無恙也雖
云天命有在事會適然安知非城隍之有以潛扶而
默佑之也哉然神曰城隍府州縣在在有之前代多加
以公侯之號明初一切除去但以本號相稱

昭代因之不欲以人世爵秩褻誣神明耳廟久毀宇就圯
信官白尚信等糾眾捐貲為聿新計重修正殿三間抱
厦三間巍哉璀璨較曩規倍增壯麗藉以妥神即資以
福民洵盛舉也工竣求余一記其蹟余謂凡民有不畏
名教猶知畏

功令者抑或有不畏

功令猶知畏神明者神所以綱維名教而輔翼

功令者也知畏神明

功令名教尚得由此以推致之聖人神道設教豈無謂耶況城隍之神至切且近一方冥庇實式憑之非埒於高遠幽微之不可知者固知共成斯舉者之不容已也或疑山海籍屬衛城隍之神宜屬衛權固有尊於衛者神之靈不虞有制乎不知神不貴尊而貴專夫惟

上帝有專責而神自具有靈爽蒞斯土者果能推誠布公盡人事以感神明立見神功之昭應矣余為是說以記之載取捐脩姓氏勒諸碑陰以為向善者之勸云

清江集

卷三

七

引

癸巳冬勸米糞粥引

連年水溢百姓流離榆關一隅饑民四集閱歷白公奉上文行賑憫然深念捐俸易米若干糞粥以濟又慮弗繼爰合紳衿父老而進商之其仁民至意見諸勅也相告中我輩誠聖賢書稔聞萬物一體之訓當此凍餒滿目嗟號置焉猶退然為一身一家謀亦近於不仁矣況人安我安一方不安止國一已安豈惟不仁抑復不智我輩究相約殫力各捐若干以為士庶倡匪徒成人美實以愜己心也但關門愧無巨力鄉紳又鮮素封富戶恐米少人衆終非久計實着敬遵白公之意通告吾鄉遠近親友暨善士良民同推此心各輸已力自一斗至數石以及數十百石每米一斗加乾柴二束隨願廣施多者給匾旌表最多者中即

題

叙又或有心餘力歟雖升合亦見肫誠所謂聚少成多衆擎易舉耳竊聞放龜隨獲善應渡蟻立登顯榮人於萬物最靈最貴救物命猶有報況人命救一命猶有報况多命乎每見修寺建塔塑像粧金縑泥羽衣一呼群應豈知聖賢佛菩薩之心皆願救民乎殷自奉曲意神未必遂福留心濟物神且默祐之可勿易哉謹告

興文彙書引

不肖某備員春秋兩曹凡五載幸荷

溫

給准以原官致仕養疾於家又三年矣一日榆庠領袖

士某某叩門造榻而前請焉六生者皆余弱冠以來憲

社友也其言曰予知今日學宮之狀乎由櫺星門達聖

殿兩廡以暨各宮祠亭閣漸就缺缺而奎樓為甚見者

怡然于昔游吾庠與我輩共筆硯朝夕習禮肄業於斯

一旦先我而升太學登賢書且冠南宮也此發軔地也

今若此豈于獨無意乎余蹴然而起曰吾愧矣將竭貲

以濟焉傷哉貧也將竭力以趨焉僕病未能也吾愧矣

清江集

卷五

十一

六生曰非是之謂也別駕楊公樂只君子也愛民好士

雅意作人目茲檄楠願然欲捐俸以為首倡方慮工浩

而資不副也我輩稟命學博徐先生將謀為廣募之策

上自宦僚之有事於茲土者以及紳衿而逮於農商

工賈凡慕義之人協力贊成之借予一言以弁簡端余

又愀然曰聖人之道炳如日星吾儒之學道者彬彬焉

濟濟焉奈何效緇流羽衣輩作沿門持鉢態也既而思

之復翻然曰無傷也夫庠序以明倫也為之列宮墻陳

俎豆鍾鼓以宣之師儒以董之以彰教也夫與二三子

以之何如與數十百人明之合吾黨之士彰之何如合

各家衆流之士彰之乎今有位勿限文武無位不擇士
民同在五倫之內均屬聖人之徒俾其各凜聖人之尊
共仰聖道之大規緇流羽衣輩不啻霄壤矣六生曰懿
哉此言可奉此復徐先生以達我楊公用徧告夫諸有
意於興文之義者

清江集

卷五

十一

重修廣嗣庵正殿引

白衣大士在佛門司廣嗣之福佛以無欲稱尊而為人

司廣嗣之福何也所以廣為善之路也假令善人乏嗣

何貴為善令求嗣者不敦善行以先之佛亦豈肯福之

哉故曰廣嗣所以廣為善之路也山海西關廟白衣庵

建自明神宗初歲久頽圯僧某有意為聿新計跋涉萬

里未遂厥願茲欲先將正殿補葺完固以俟因緣之所

會而漸底乃續焉倘有意出貲贊成盛舉者請注尊衛

名于冊

重脩三清觀九天殿引

癸卯秋道官張守正告余曰本觀九天殿遭被雨頽諸書說引為重脩計余訝曰九天尊神雷雨素所稟命一豈敢頽其殿不亦異乎正曰此非雷雨之愆也殿久未脩因雷雨以敗之耳余慨然曰天下事之貴脩也有如是哉夫脩事不如脩意脩文不如脩德脩之至頑梗可化厥魚可格一不脩敝此舟中矣然則殿為神設脩之在人意者神脩猶有未盡耶蓋神之自脩審矣人之脩此殿也凡以為教人地耳神往來於兩間二氣中香不可則為此殿以崇奉之然後人知有神以共神其教於

清江集

卷三

王

是乎風雨雷霜神宇而加凜焉脩則神一不脩雖有神弗知畏戒此重脩之舉之不容已也但功非卒就事須象成是在有心者之加意於斯矣是為引

增脩地藏庵十王殿兩司疏引

夫十王地獄之說起於佛教入中國後近又有見報速報二司其說不一總之勸人為善以警人之為不善耳嘗攷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周官三百六十世蓋下事益繁官益多陽官如此陰曹可知然則十王兩司之說未可槩疑其誣也但神以不見聞為盛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敷思蓋可見聞者易飾不見聞者難防故人有逢大寶起敬對廣衆加虔至暗室屋漏鮮不生怠而恣侮惕之以神能毋悚乎雖然此猶為智者言也下此者見像作福無所見聞告之以神而惘然其心曰世之稱神者妄耳誰見所謂神者何在乎為之崇其殿宇盛其儀容且列其威靈顯赫狀未有不目覩情怵躬承意動者矣山海西羅城舊有地藏庵正殿中奉大士左右列十王拱立像議者謂非所以安神明肅瞻仰也謀建配殿十間塑十王訊獄像又建見報速報司二間並塑神像導十王兩司益以導也誠也著陰曹地獄之靈即以助陽官也是舉也若人士某某等首其事主僧某某命其徒抱簿從之有能悉心喜於樂成其事者布書導銜名於左

重脩文廟西廡疏引

竊惟聖人之道賴先賢以傳之聖賢之傳賴先儒以明之是先賢先儒皆聖道之羽翼而聖門之功臣也所以春秋祀事得與至聖先師並享血食夫豈誣哉山海文廟創之蓋已有年而脩葺亦幾更者矣近西廡忽就傾圮椽櫨毀折磚瓦覆地管關別駕陳公見而傷之亟欲整頓又慮費不敷用遂捐俸若干以為首倡欲與見任文武諸公以及紳衿商民同心合力共成盛舉不獨一方文治攸關所借崇聖賢之道培儒先之風以明人倫以敦教化於是乎在其所裨益豈淺鮮哉是為引

清溪集

卷三

二十

重脩文昌閣併鐘鼓二樹引

山海鐘鼓樓居鎮城中奉

文昌帝君像共來舊矣久缺脩葺几案損虧臺榭傾圮廟貌不飭因而鐘鼓為之不明非所以妥神明併非所以悚觀聽也於是闔城士民具陳官府糾眾捐貲為聿新計由是仰藉神庥文風丕振至於晨昏閉肅然確有所遵示焉其裨益一方匪淺鮮矣望高明同志者共留意云

說

李五兄字說

李五兄者余姨母子也世居戴家河年近五旬未以字行親識來問於余嘗攷周禮夏官司燹掌行火之政令四時變國火以救時疾鄒子曰春取榆柳之火蓋古人順時改火以達其氣誠調燮陰陽之一大機也吾兄名榆其字之以春明可乎夫五行之令木生火當春木盛而又值生育之時吾兄高堂二親壽而康兄弟五人交相友愛固已椿萱並茂棠棣聯輝矣由是而桂子著生蘭孫繼秀通榮通衍瓜瓞綿綿此余以春明字吾兄之至願也哉抑有說焉火以離明為用尚溫和而戒燥烈取其有烹飪之功不貴其有燎原之焰果其恂恂自好卑躬愛物隨其力之所至行利濟之事則行與名稱矣倘其悻悻自負高已凌人恣其氣之所騁起閭里之讎則行與名稱悖矣吾兄慷慨有俠士風然敦厚周慎承之以謙凡親識率敬而慕之吾知其名行之有以相副也聊為是說以贈之

清溪集

卷三

二十

許子文字說

端木氏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紫陽訓威儀文辭
宣尼贊堯曰煥乎其有文章紫陽訓禮樂法度文章因
上下有異乎迺孔曰斯文言文不言章蓋曰成章言章
不言文要之文則未有不章章則未有不本乎文者也
許君名弘章余字之曰子文夫文豈易言耶貴彖有之
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之道
大矣哉在天為日月星辰在地為山川草木在上禮樂
法度在下威儀文辭無在非文則亦無在非章耳子思
子之作中庸也曰不見而章又曰闇然而日章若是乎
文之貴內歟不貴外炫也則文非浮華郁乎彬彬乎
經天緯地於焉賴之許君勉乎哉

詹子光子明字說

吾鄉詹氏多達人尚書公之孫為太守公太守公之孫
有曰星曰景者求字於余嘗攷字訓星日光也其字以
子光可乎積厚流光然而光大前人之義在其中矣又
攷景通也明也舒也通犯祖諱字之以舒不若字之以
明也學問由明而入惟明斯誠善惡之衡邪正之界非
賢實可與從事吾願子明從其所明勿從其所暗也詩
曰學有緝熙於光明子光乎子明乎可或無念爾祖乎

趙鼎公華公字說

關門趙氏望族也先代世胄舊家邇來敦厲詩書雍容
禮樂蜚英贊序者凡八九人咸磨礪有志於科名幼而
紫儒者尚絕絕也其曰三元曰三祝者從吾遊而問所
以字之夫三元取解會狀為三榜首三鼎象也且狀元
稱鼎元一甲三名為鼎甲故其首稱鼎元即字之以鼎
公可乎然調和鼎鼐三公任也必平生志不在溫飽斯
於鼎元無惡焉字之以鼎吾猶望其自愛厥鼎矣三祝
者華封人遺事也富壽多男之慶聖人猶不敢當要在
有以處之有以處之則富壽與華峯增高多男與華歆
此重矣字曰華公非獨取其美是福更取其所以享是
福者耳至於異日膺華廕之榮與清華之選率由斯自
致之鼎公華公尚其顧名思義圖所以自勗也哉余因
字為之說諸親友即取之以為贈

觀奕說

余曩由秋署調春曹值

國初政簡局閒同舍郎往往以奕為戲儀部張坤庵在縉紳中號國手與祠部郭翔南奕張讓郭八子余不能奕粗諳其路旁觀見郭貪殺輒止因其域勝負共之當局者不覺也余告郭以其故此後兩人奕遞藏讓至二子相敵矣夫以不能奕之余豈顧識勝於郭哉惟當局則易眩旁觀得失弗係於心故易晰也郭之材遜於張貪取則愈疎張因得反襲之守其所讓彈思竭慮自為結構結構密則所據之地已裕矣從而稍益則勝矣即

清江集

卷二

二十六

不然亦不致大虧矣此所以初輒北而卒至相敵耳由是知貪之為害大矣哉夫貪不思固其所應有而奢望於外卒之在外者不可得並應有者而失之當其望外之時則其心已不固矣此所以愈貪愈不足愈不足而終不悟也凡持身之道貴知足而居室之道尤貴知足以為足則不足亦足矣以為不足則有餘猶見不足也彼不足者之視人之自以為足而以為真其餘也甚且羨其有餘幾垂涎焉不亦異乎雖然此特通其常耳方余之觀奕也時或有事姑去之此還則其局已不倖矣勝者倏負負者倏勝勝負未定者已定勝負將定者又

或變而莫定焉乃知天下事亦若是而已矣由前而觀守其在我者也由後而觀聽其在天者也今人不思守其在我者而妄冀其在天者在天者究不可必而徒攢眉蹙額欲幾片刻之歡不可得卒至於大耋而不知返可勝悲乎

清江集

卷三

二十七

張顯吾旌匾說

張顯吾善士也名自明為人謹厚淳朴久居關門貿易往來

兩京間人咸愛重之時觀

三官廟鐘鼓樓領地獨捐已資脩建一新所以昭

神威而竦觀聽者於是焉在詩曰赫赫厥聲濯濯厥靈

彰

神明之聲靈即以壯

國家之聲靈也諸親友共嘉斯舉特作義助聲靈四字以贈之而併為之說

傳

王太孺人傳併贊

王太孺人者撫寧王公調元之母也年十五歸王太公諱克相恪執婦道佐君子蜚聲蜚序間無何太公以疾卒太孺人甫念二齡耳一子僅週歲即王公也于是日夜伏總悽哭不絕聲矢以身殉親戚止之不已父母止之不已其舅諭之曰婦從夫是已如此呱呱者何與其死節曷若存孤倘撫此稚穉兒得成立俾大吾宗不尤愈徒相從於地下乎由是始進七箸事鞠育矣舅尋卒家遂落一切泝泮井臼之事拮据不遺餘力及析爨獨

潘公集

卷三

三

與姑陳相依姑病痿飲食起居間視扶掖率以為常鄉族稱其孝固間言子就塾習句讀生業蕭條茹貧食淡艱苦萬狀每兩夜頽壁寒燈母織子誦形影相弔而節愈堅行愈勵躬親操作無倦容迨子應童子試督學拔置前茅名譽噪鄉閭太孺人始稍慰曰兒能讀父書矣勉之宜究其所未竟也王公遵母訓彌自奮每試輒若高等戊午領鄉薦歸拜庭下太孺人為一開顏曰余可見而父於九泉矣喜繼以悲母子俱泣數行下嗣是直指劉公思誨以節聞允建坊表里門云歲庚午撫寧有兵警王公日夜預行間警防禦策一切安將犒軍糗糒

捍衛之具太孺人督諸僕婢辦於家不給則捐簪珥以助之其處事見大類如此及令胸迎養至署每教以廉

慈撫衆忠報國三事王公令胸而得循聲太孺人育以養之也未幾調騰而太孺人歸公尋以慙直忤當事抵牾伏謁太孺人慰之曰兒以一週孤致有今日諸孫羅列孫女若而人甥若而人天之鑒厥苦而中爾錫不可謂不厚也官休矣宦海風波藉是得息又何快快為歷一歲太孺人終享壽七十八潛滄子曰王太孺人撫週歲遺孤勵節五十七年杓進庠繼鄉薦繼宰邑而諸孫濟濟福澤未艾焉當其始乳乳孀孤危懸一綫豈計其終成就乃爾耶母貞子孝壽久獲通彼蒼報施昭然靡爽在人亦惟有是人事耳人事盡天道因之人顧憚勤苦而希捷效或慕繁盛而寡弱是忽誤矣吾于王太孺人而天之不負苦節不負善人由茲益信也夫由茲益信也夫

潘公集

卷三

三

曹捷音傳

曹捷音者余友也遷安人世居山海名時敏捷音其表字也其先人諱大成為邑庠名士蚤逝曹君方成童祖撫之廷師劉敷五先生以寬授以春秋性聰穎資力過人然尚氣少許可志每欲居同儕上人以此憚之遊庠冠多士遂舍饒文名重一時余少君六歲居相近且其師為吾師馮康庭先生甥兩塾相望相親君乃捨其窓友與余訂交因皆以同窓稱數數往來每相見談輒竟日或論時藝或說史或窮經或衡人品剖底事娓娓不倦不覺其言之長也嘗自言志幼曾見父謁縣侯禮

清海集

卷三

三十

遇殷厚體統尊優他日仕必自縣侯始時東郡科目家寥君又不欲以明經起家問于余余曰爵無論隆卑要當由甲榜以進于是相視而笑嗣是有呂冷之名燥如者結社曰青雲招同入社一時過試冠軍前茅大抵皆青雲社友云君評文精于藻鑑甲戌歲試過閣諸友作決余文壓卷既而果然辛巳決同社友程我生名觀願卷為首卒亦不出所料諸友推服洵非偶然明季多事糾鄉勇措餉饒在在與余同事明智善斷借益良多焉甲申遭寇變舉義關門相與誓師揮血畫資

鴛戰士出關迎王駕於歡喜嶺事平錄功君以諸生授

鄉寧令未仕辭以疾無何也為寇陷人差先見了有餘倖叨一第君亦起補靈璧靈璧素衝疲君蒞任材足濟時威能服衆民賴以安聽斷英決綽有神君之譽應過往滿洲官役事勢匆卒咄嗟立辦咸稱曰能招商益課監引日增邑民便之居五載以忤上官解任歸時余適以病免比抵家先後僅隔念餘日耳由是復往來如未仕時花朝月夕杯酒相循眺海登山携榼與共如是者又十餘年君染病經年告終享壽六十有三四子一後君月餘卒大要君之為人也蚤失怙事母以孝聞祖諱繡曾為河南司獄壽近百齡奉養祭壻悉如禮待人應

清海集

卷三

三十

物有意氣饒推畧不甘為人所欺惜未竟厥用晚年辭爵不得意形諸煩躁余諍之屢見從生平無多所與惟於余始終全交誼特為作傳以表之以彰友道于勿替云

贊

幻居上人繪像贊 有序

余昔已卯叨鄉薦寓貢院側地藏庵與幻居上人相與
善庚辰公車至仍其寓接遇益洽別來屈指十三年矣
時代滄桑每入都尋訪舊基無從問識近余守官郎署
五歲於茲上人儼然造焉蓋居城西之松林相距僅十
里許而音未之知余之漏也林縣尹李君纂上人義為
作繪像余為之贊贊曰

其貌古其心醇稚齡出世於今八旬詮証菩提之路
悟通般若之真當年面壁於斯衍其薪

潛滄集

卷三

三十二

隆憲周憲兄繪像贊

君之貌望之儼然君之儀瞻之偉然少啟儒業長預戎
權登登乎嫻七經之豹畧桓桓乎仗三尺之龍泉顧欽
堯鑒之色而習雅令之周旋燕服握筮逸致翩翩歟
寫君之像兮厥神載焉以供傳

呼化字像贊

圖君之形寫君之神君籍汾水榆關來賓賦性敬謹飲
人以醇居近吾室芝蘭可親世情尚偽君葆其真

治字劉內兄遺像贊

少勤詩書譽茂膠庠長游清苑既膺高第又膺
聲載揚溫懿敦謹賦質維良誕有雙桂槐秀借芳
迭奏奕葉重光馳封有待肅考不忘拜瞻遺像
徂徠

澤字劉內兄遺像贊

起家儒風功在社稷

王師東臨迎

駕

開國蒞仕馬邑政和民息既升忽沉幕藩服職繼宰東

流章銅綬墨一朝解組寄跡江域有子可教有田可植

潛滄集

卷三

三十三

爰歸故鄉遺容是識

北樓劉內兄遺像贊

生平醇謹翼翼小心勤勞服賈慮遠思深注神三畏留
意四歲家無長物囊鮮遺金于前耿耿孫枝森森丰容
如在瞻佇儼臨

潛滄集卷之三終

潛齋集卷之四

榆關余一元占一著

墓誌銘

清順德府學教授劉松喬先生暨配王孺人合墓

墓誌銘

嗚呼余竟從而誌翁耶翁余外父族弟也余弱冠時翁見余文而奇之爾時適以大業相期固姻戚而師友之矣距今三十年余竟從而誌翁耶翁先世河南儀封人明初以醫從戎山海遼家焉藝聞於朝俾世其業傳四世生鑑為翁魯大父應衛明經授鴻臚寺序班鑑生汝

潛齋集

卷四

續翁大父也亦以明經授廬州府照磨後以子貴贈奉政大夫工部虞衡清吏司郎中續子四人長復禮以明嘉靖壬子領鄉薦官至太僕寺少卿次復初次復言次復道復言生翁生而穎敏罔卿公愛而教之嘗語人曰續子鉢者此子也翁年赴試輒見重於有司未幾游序又未幾會饒學試優等文名最一時每科與棘闈之選不見售而名益著為古文詞數見賞於當道求代稿終弗以私干當道益重之幼時父與伯兄析爨贊之謙以成父德所謂文行兼隆者乎以歲記授弟子及門成材者四十餘人榆關近年科第多出其裔派焉伯父同師

潛齋集

卷四

二

公歷任宦蹟最盛善政縷縷載家乘及附誌中以來宮牆之祀翁念之克副厥志夫表章前烈繼述之恒情其與情允乎鄉評協暢積久而論彌定見翁之成於公議非逐私悰也至廣應試之額增入泮之數翁為諸生固嘗以名教為己任矣需次貢春官司訓任丘位多事濇以秘謀贊軍機歲試舉優遺劣以培厚道是足多已逾數年遷霸州學正當亂後學宮傾圮翁極力脩葺之前此學印未給翁陳於部如其請生平殫精曲臺在廟時輯庭訓一編授其子蕙廣其傳其有功後進抑何偉歟嗣是陞順德府教授隨在誨迪勤勤不為苟祿若翁者庶不愧人師矣翁性梗介不妄求雖膺獎薦而自律以嚴量移嶧縣至未抵任以老疾致政歸歸而課子訓孫暇時惟手一編自娛而已翁諱延齡字景仁別號松喬先生生於明萬曆壬午十一月初十日卒於清順治丁酉二月初三日蓋壽七十有六云玉孺人者撫寧王給諫公從姪女也幼適翁事舅及繼姑以孝聞相翁能以諄相成始素好善儉持家慈撫下實與翁有同德焉生卒皆同翁歲以十月二十九日先翁十日生三月二十日後翁四十七日卒自昔稱偕老若翁與孺人亦奇矣哉生一子名允元衛學生員有材名克紹翁志女一

適鄭印孫二長男鉉次男俱業儒孫女一適譚從恕
乃舉人訥之孫坊之曾孫皆翁先世所親厚而教誨之
者也將於某月某日合塋於先塋之側是為銘銘曰
活人醫壽治人宦猷載振斯鐸襄化薪煥於赫前烈
俎豆千秋傳經啓後郵播方州存沒與偕爰得其遠
佳城鬱鬱永綿厥庥

清故前一品夫人朱太母諸氏墓誌銘

昔太保海峯朱公鎮山海厥嗣鄧林公以職方典關陞
郡司臬孫明長君膏為山海路副帥功德在人三世矣
余自儀曹致政歸時鄧林公僑寓石門相去四十里每
春暮秋杪共遊西北一帶山水間志相孚也今公將舉
其母諸太夫人柩合塋太保公墓命弟手行狀造余廬
請誌焉按狀太夫人諸公諱康侯之女也生而貞靜端
嚴謙謹素不妄言啖年十四歸太保公公自從戎歷
登大帥行蹟嘗在戎馬間家政一惟太夫人董之且理
征衣備饌不憚勞瘁居恒進規謂大將專生殺常以
陰陽為念祈禱部下勿殺降無戕回鄉百姓切以殺良
冒功為厲禁誅愾數四壬戌廣寧失守遼民西徙亡匿
錦義山中動以萬計太保公偵知下令末將張翰王守
志等統兵率風款蒙古朗素貴英輩接濟難民賈得勝
等男婦萬二千五百餘名口安撫前屯棄城內歡聲震
地未幾成重鎮復諭所款貴英刁兒計諸部護歸被難
劉世功等男婦四百七十五名口更援覺華島難民邢
化連等七百餘名口歸安鄉土且從撫賞市口節次贖
回難民每以千百計凡此全活衆命固太保公仁勇所
為實由太夫人疇昔警粥有以啓之也生平自奉耳淡

素冠帔公服外不御統帛即布練數浣不遂棄拮据家
務無懈時舅嬖蚤喪處如輩克盡婦道伯仲捐館撫甥
姪儼同母儀一切婚嫁生業棲舍類殫慮經營罕遺漏
姻卹底黨疎遠罔聞其於父母先塋露零霜隕不廢祭
埽念之則泣以女代子職耳諸子若孫生長翩翩裘馬
中值公純驅王事庭訓久疎執非太夫人鞠育教誨母
兼父責併兼師責率俾安耕讀志忠孝入仕不苟臨難
不奪也哉季子庶母丘出失怙後蚤沾慈惠丘沒太夫
人恤之篤哭之慟嗔執事備松觀含淚檢筒出重賞購
柏易之撫其子不啻已出養教肫摯愈久弗替人世賢
婦母不妬足矣安有周旋曲至若此者耶甲申春值冠
變仲子方迎養北平公署聞變撥子臣分勢難兼盡太
夫人勵以忠義曰汝為人臣當盡節勿以我故萌二心
我宜先汝死國難不汝累也仲子伏地流涕悚惕不敢
言諸親族進慰之曰陵母雖賢不可為訓絕裾事豈人
子所忍出乎於是仲子決意祝髮被緇居海上以安母
心繼率家衆駐先壠伺隙會寇兵襲關別隊由一片石
出猝至遇仲子轉戰抵關門入東羅城見母白所以母
諭之曰報仇雪憤汝志也寇氛相迫誓不俱生今
對壘城西盍往助之乃悉糾弟姪親丁合營相持竟

日夜適

王師來援一朝掃蕩無容置力矣仲子仍奉母歸山救水
承歡者十有七載如一日母春秋雖高體常健髮烏顏
赭全不戀瞻昔繁華反若安今日依侍適愜天倫也嗟
乎母勉子忠子奉母孝不居功不慕榮融融洩洩知命
樂天孰有賢於太夫人者哉自太保公卒稱未亡人垂
二十五年中遺表伯子天叔免殞長孫冢婦長女相繼
淪沒哭幾表明至是疾發不起遺言曰免輩清慎立身
溫和睦後無墮爾父家聲言訖逝矣初同太保公受封
一品夫人再封如之後以子貴進階一品太夫人再進

三進俱如之

卷四

六

三進俱如之男四女一女適山海衛庠生馬一駿第三
子應泰男伯國柱襲廕而屯衛指揮僉事歷任副總兵
官領鐵騎中協援宣大死忠贈都督僉事賜祭塋有子
運亨即明長君以應襲中興西武舉歷任副總兵都督
僉事以母喪號哭二月滅性終生子二長文胤襲廕蚤
世有子崇惇為高祖母承重次文徽廕監有子崇惺仲
國梓即鄧林公由文階歷任永平兵備道山居終養生
子運新蚤卒餘俱幼殤女四一字山海衛庠生劉允元
第三子餘俱未字叔國損廕襲錦衣衛指揮使給假塋
父廕墓死孝女一適陝西苑馬寺卿蔣三捷長子之榮

男一運芳補遼庫廩生有子二長文質次福德季國標
庶出補遼庫廩生子一瑚璉中塲女四俱未字太夫人
生於明萬曆乙亥十一月三十日寅時卒於

清順治庚子正月二十八日巳時享年八十六於太保
公卒之第五年己卯正月二十四日午時欽賜造塋於
中前所西北萬松山之陽茲太夫人卜於

今上乙巳年八月十二日酉時合塋其壙銘曰

母慈兼嚴閨闈丈夫克相夫子全活通倖貴無驕態
勞贊軍需并淡惜福鞠育動劬孤孤濟困歷久靡殊
一門忠孝閭里咸孚子遵母訓大節不渝歡安菽水

景慰桑榆遺言諄篤貽謀遠圖同穴太保芳踪永敦

清穆母劉太安人墓誌銘

嗟乎余於是誌穆母太安人矣太翁之卒也余叔岳劉
松喬先生誌之也越三十三年母告祖塋嗣漢冲漸磐
二君手行狀泣請誌於余余於漢冲兄天池弟漸磐昔
同社漢冲子介公又與吾兒同社迨賓日會試共年譜
余於穆氏蓋世交燕年誼者也夫穆氏世積德為閨門
詩禮舊家按狀太安人乃處士劉公諱惜女公即松喬
先生族兄也母生而淑慧嫻家訓知大義于歸後相敬
相承善事舅姑務得其歡虞娣姒以和御下寅教子嚴
生子四人佐先君子純以義方俾各有所成厥舅中庵
公承先世遺業以其子伯仲總家政典積貯叔與太翁
協心下惟母以勤儉佐翁讀不間寒暑勵志過銳構一
疾幾不救母為左右調護久而獲痊及長君天池售秋
闈翁仍攻苦弗輟母勸其少休節勞於是以前經就獻
庫傳逾二載聞母計來奔衣毀跋涉行至豐潤疾發卒
是時長君仲君皆家居相從者兩少子耳棺柩含殮悉
母拮据無缺事扶輿歸遵翁治命以庶膝高氏還於其
父云夫始護其疾繼治其喪卒成其命是以妻道兼子
職諸孤成者半未成者半又以母責代父任矣季子最
幼携同居及食指漸繁力不能給始移就仲君所仲君

子介公舉孝廉屢因公車母以家貧年暮命之仕遂違命就博滑庠先是仲君已蒙

恩擢選元矣至是謁選銓曹得同知廬之無為州母就養叔子所仲君抵任未浹歲值海寇變無為失守守臣誣報即禍仲君倒懸家口於京師母及子若孫輩近二十口倉促就逮闔城親識驚駭泣送母惟安命順受無戚容無怨言以先人積善當得還轅為辭嗣是介公自滑賣

表至京以無為家報而呈太母具陳誣枉狀且告以事將白母喟然曰禍福誠不可必所患者身名俱殞耳

卷四

九

九

如此夫復何憾既而得昭雪歸夫以老年嫗遭變意外頻危履險間關千里而不計禍福衡名義不亦偉丈夫之所難哉獨是穆氏世德重以太安人之賢而忽罹此變也雖經昭雪所遭亦大為不幸矣但彼時闔家被逮獨留一孫猶履任滑庠以接濟南北二所賴此獲全天之曲祐善人又不可謂不周矣與其曲祐之何若竟免之蓋善人之不免傾危者天氣無如何也乃善人之究膺遐福者天意終有在也觀此善人為善不可不堅乃心決乃志慎勿以偶蹶而輒生退轉也哉仲君事平流自南寓家口於滑省母於家母見而太息曰與

禍者多矣獨爾得白獲免非先人積善不至此爾其勉之仲君涕泣伏受教母於是仍養叔子所仲君為最昏定省母亦安焉久之呼仲子命迎其婦歸仲奉命如滑措什裝輿轉為母辦井旨資未如願忽聞母病置輿遽還母見而喜病稍瘳逾年病遂不起疾革無他語但以季子所遺子女未成立為慮言訖瞑目終於正寢母生以前明萬曆四年三月初三日卒於

大清康熙四年正月三十日享年八十有八生子四長鵬鵬即天池庚午舉人娶尚寶司卿敬庵程公女次爾鵲即翰冲恩選原任江南無為州同知娶南昌府通判

卷四

十

十

鎮華郭公女三爾洪原名鴻即漸磐歲貢娶生員慶南譚公女為舉人知中部縣南松公孫女四爾驚生員娶鄭氏繼娶劉氏驚與長子鵬俱先太母卒女一適衛輝府學訓導宏衢張公子生員德教孫男十二維乾即介公乙酉舉人見任大寧都司學教授娶生員李君機女維親生員後太母五日卒娶何氏為曲周學諭先乾公孫女維屏生員娶鄒氏維晉娶倪氏維履娶生員趙君雲翔女維升未聘維臨生員娶高郵州判呂君焯如女為贈太常寺卿九三公孫女維賁生員娶侯氏維萃維順維節維璽俱未聘屏骨鵬出乾親履臨鵬出賁順節

洪出升華出孫女五一適生員郭君重燾子生
開第一適生員董君正笏子近宸暢出一適安陸府同
知郭君仲金子生員天選鴻出一適恩運沈君所元子
生員文鐸洪出一適生員郭君重炳子翼鸞出魯孫男
三宗韓乾出娶濮州知州杜君名世女宗邵屏出宗魯
臨出為親後俱未聘魯孫女八三為乾出長適恩州府
經歷李君棲鳳子執餘幼未字二為親出長字守備常
君懷忠子維貞次幼未字一為屏出一為履出一為臨
出俱幼未字今卜康熙五年八月初一日奉太安人極
合莖於先太翁之兆是宜銘銘曰

卷四

十一

母賢教子慰厥考心教子及孫世澤猶深忽罹變故
天命難謀母援先德安心自託嘉言懿行式懋徽音
開壤附塋瘞玉埋金芳軌不朽歷稷同欽

清湖廣長沙府同知賡庭馮先生墓誌銘

吾師馮賡庭先生告殞厥嗣鳳儀屬來二君求誌于元
相對而泣元不敏何足以誌吾師元雖不敏又不敏不
誌吾師師先世山西汾州董寺里人大父崑源公諱琦
以貿易來山海因家焉有隱德人號善士生三子長元
吉蚤卒次時泰由進士歷官遼東廣寧兵備叅議以直
致忤被譴士論寃之次諱時盛即吾師父也配李氏生
子四人長偉聘次純聘次諱連聘遊榆庠元髫齡師之
不幸蚤世次吾師諱祥聘別號賡庭性穎異能文工書
未弱冠蜚聲譽序間然賦資豪邁雖諸生而得藝藝餘
結納英雄時方用武君祖大將軍 皆其少
交歡往來以意氣相許者也棘闈屢躋志切請纓膏喟
然曰長劍大戟文事武備豈必拘拘效吟嘯絕甕間耶
竟日賓友滿筵絲竹不廢或有以曠業箴者弗恤也置
身行陣輒經旬月績幾就而復應乃復事鉛槧勤苦刻
厲夜寐夙興寒暑罔輟年既艾矣當事訓練鄉勇推師
為問巷長運逢改革 舉義關門以師 委督
模構兼預謀議

卷四

十一

大清兵至遂聯轡出迎

王駕戮力殄寇錄功以食餼生授山東齊河宰此其生

平出處之大概也師至孝因蚤失怙事孀母備極色養
惜其肯搜時物冬夏服飾務鮮潔猶時貯青蚨千百置
臥榻側或問母衣食充饒將焉用此輒斥之曰汝何知
母或偶有所需豈得以分文瑣瑣向子婦索取耶二兄
分爨師專任子職若不知有伯仲然母安其養亦若不
知有伯仲也二兄賴其贍助各成產併及姪輩久而弗
替族人咸藉周庇焉蓋天性固然非假學力以成之者
且為人慷慨果敢臨事若卒無所辦及徐採人言旁資
衆力少頃胸有成算遂一往直前無所回護以此終身
無挫衄之虞其在齊河墾荒田備驛馬招逋亡緝賊

清江集

卷四

三

清訟免耗課士勸農種種善政未易縷述海宇初定土
寇不時竊發師躬督家一捕役倭擒渠魁寇積憤一旦
糾合數萬衆併力攻城勢危累卵師櫻城固守以死自
誓令人潛出告急適值禁旅方他出聞警旋旆相救內
外夾擊一舉而盡殲之由此濟青大盜無復有竊窺齊
河四境者矣事雖平鄉里愚民素懷反側者蓄疑首鼠
致廢耕獲師愛之卑騎率數人過歷廬井間召其子於
父老相與飲談笑撫慰曲至戶給印紙俾安作息由
是士民歡欣如親慈父歲致豐稔人歌樂土矣遷秩長
沙郡丞邑人建祠尸祝之俎牲載酒歲久而愛戴尤堅

夫豈倖致者哉長沙古熊湘地師至詰戎撫民安其
治代邑纂有惠政未幾以前任失歡上官假漕米欠發
得解任師還飄然歸里時處城北綿花莊上犂田數頃
村酒社肉以娛親賓延師課子青燈黃卷期紹書香鳳
儀鳳來二君相繼擬泮藻而諸孫濟濟亦嶢然露頭角
云師幼艱于嗣五旬後得異方連生三子成樂授人多
所生育且能已病歲時施濟全活甚衆今其方具在按
方合藥弗臻厥效師殆有仙緣者歟黃白之術堪與之
理向嘗究心久無所得輒棄去優游林下十有七年晚
歲卧病年餘不復親世務矣大約師之為人也大節克

清江集

卷四

十

敦不飭纖曲人毀之而不損其名入侮之而不墮其業
人或謂之訕之而德彌邵福彌茂大度汪洋不啻舊愆
不介夙怨雖有偶相齟齬之事久之不覺咸歸其宇內
也原厥所自得之天授者若多哉沒之日嗚呼人喪事
悉遵儒禮勿用浮屠洵足法已師生于明萬曆庚寅年
二月初三日午時卒于清康熙丁未年六月十一日戌
時享年七十有八配趙氏繼配劉氏側室陳氏三子長
九韶即鳳儀君衛庠生娶汪氏次九蕭即鳳來君衛庠
生娶郝氏係盧龍縣庠生郝希孔女次九徵娶石氏繼
妻解氏先師卒九蕭九徵劉出九韶陳出二女俱劉出

長適劉允濟後師卒次適武庠生傳綿忠乃江南齊魯
營副總兵官傳公尚謙子也既嫁卒孫五人應興應隆
俱業儒應昌應茂應亨尚幼應興應茂九韶出應隆應
亨九蕭出應昌九微出孫女一人未字師將於己酉年
四月念七日巳時葬於石門寨之大峪口李氏太母墓
側元為之銘銘曰

惟山語高峻極于天惟海語濶天水相連篤生哲人
行蹟偉然宦業卓鑠德厚承先佳城靜靜石門之巔
榮庇後裔師模永傳

潛齋集

卷四

十五

墓表

前文林郎知山東兗州府滕縣事和陽王公墓表
余於和陽王公姻戚之特厚者也公卒窀穸蜀期仲子
貞一君奉其冢君之命持行狀來闕門向余泣曰先嚴
墓石敗以相累余亦泣曰文詞非余長然與爾先人結
契有年誼弗克諉按狀公諱調元字燮甫號和陽生週
歲而厥考蓋唐公見背母王孺人含痛撫育之稍長性
穎異讀書能知大意家貧甚母以勤績課讀公即知自
奮十二能文十七應童子試振洋芹蜚聲黌序間邑侯
重之優禮特異而弗干以私菽水承顏得毋歡心族有
饒者不作忤求想房址田畔不與隣人較以此見重鄉
邦有日矣既壯領鄉薦以母苦節狀白直指聞于朝下
詔表閭復為祿養計署蒿庠諭成達有方擢臨朐宰迎
母就養巨細事咸稟命焉治胸如治家凡興學勸農清
徑息訟靡不殫竭心力生儒受指示者督學試皆前茅
一時雅負知人之譽至聽斷剖抉如流賸賸不入民歌
慈父吏胥仰神明矣時流氛煽虐奉檄繕城隍内外民
居稠密有碍濬築請于上不允公堅守初議且云職縱
不計閭邑生靈有母在署寧不惜閭家性命耶但流寇
之害在異日築城之害在目前民心既失誰與為守上

官未信為然及親歷見節屋如梯城雖上而雄堞完固
梁有丁臺有縵鄉勇往來游緝始為霖頹于是有實心
實政之薦治胸二載以繁調滕滕故疫邑務冗撙躬役
頑旅衆公下車拮据旬月諸廢俱舉鄉曲城市為之改
觀當事廉公能復以鄒嶧二篆見愛公固辭云滕散已
極夙夜竭蹶尚恐不濟若恭攝則于二邑無補于滕實
大憊矣當事雖面俞而重拂其意公素不曲媚其左右
因以慙直論罷歸先是赴滕母已以思歸旋里拜母階
前泣數行下曰兒今日始得專盡子職前履畏途未卜
何時得奉色笑也越二載母沒哀毀如禮始終純孝鄉
邦無間言家居三十餘年簡編時在手課耕間織外不
營末務崇儉約重然諾其恬退忍橫逆邦大夫經年不
一面與鄉人接從無遽色情容坊甲差徭必遣僮僕應
之未嘗以薦紳自異也為孝廉時與潔孝廉張君啓源
相友善張君以季女許聯世好未幾其父母相繼蚤世
女遭兵燹失所公多方訪得養成與其仲子完花燭禮
不以存亡二心尤人所難季子外父唐君世烈為禹州
倅卒于官匱乏無子旅櫬不能返里公為厝資斧迎歸
葬於其祖塋之側且命季子迎養外母蕭孺人俾其母
女得相團聚云大抵公為人事母以孝稱生平敦謹周

慎言動不苟守正不阿自服官以迄林下未嘗有侈靡
矯媚之行蓋其天性固然而又篤以問學之功者享壽
八旬有五病革之日囑其子以兄友弟恭讀書繼述教
語弗他及也配趙孺人繼配祝孺人五子七女孫及孫
女若而人姻親幾二十門而與余尤相愛重余少公二
十八年而獲締世好方將奉為典型一旦舍我而逝也
可勝悼哉為校浹表諸貞石曰是故滕侯王公墓至生
卒年月世代子孫名系已具石少宰誌中不備載

祭文

祭朱總戎文

吁嗟我公德懋勲隆巖疆失怙悲溢群衷維公初年起
家文事東粵靈班驥足未試壯心方熾飭我六韜羽林
虎賁大建干旄轉轉者車驛驛者馬屬爾戎行居然都
雅

三清淨運批韜登壇掄闕秉鉞兆姓又安不震不驚按節
教治壁壘無譁室家攸暨伐奸戢不怒而威中孚克
允小大莫遠軍政既優時親內典和藥濟人技神佗病
駐節四年將卒豫附狐鼠潛踪駿伐五樹胡天不弔奄
隕厥身師虧長子貞誥夫人貽厥孫謀絕其祖武佐乃
中丞奏功南土聞訃馳至上書

形庭

綸音異數百禩維馨懿德永昭令聞不泯山峙海澄方來
斯引某等不肖夙奉道儀爰戒牲醴新整哀私維功伊
濯維靈斯赫鑒茲素悰歸然來格

祭涇年伯母文 陰泰峯先生率同門公祭

維皇眷德愛篤坤貞式敦閭範用誕邦楨載邇厥先高
風偉抱理擅儒宗名騰諫草淵源有自內則維端縉砧
見背勵志熊九令嗣三人膠庠濟美長公奮翮先登肇
起甫招秋桂旋捷南宮鴻聲駿樹課最司空佇望遷喬
每懷色養訓迪惟勤優榮宜享新詩盈篋將佐壽觴計
音忽至遐邇增傷某於賢即叨長一日凡諸同門金蘭
訂密誼關世好悲逾尋常敬陳薄獻瞻格洋洋

公祭丁太孺人文

嗚呼胡天不弔摧茲閭儀親識咸悼遐邇通含悲維昔孺
人楊公之女升雋成均宦聲馳舉閨訓既嫻曰嬪哲人
撥芹首善待聘席珍惜老百年中道奄逝撫爾諸孤朝
夕隕涕敦崇儉素加厲勸勉貞慈蕪濟初終罔渝母代
父責裁以義方四男一女並懋溫良長嗣白眉蜚英駿
起北面人師八旗弟子司教驪城攝篆榆庠瑩帟色養
慶舉來章文顯武騰門楣耀彩冉冉孫枝含飴樂愷佇
膺

紫結榮享無疆何為厥世跨鶴長翔杳杳雲鄉維母所往
淑範莫留情懸悵惘某等不佞締結賢郎或叨知愛或
忝門牆風仰令德傷切中心疏筵布獻伏冀君歆

祭齊岍伯文

嗚呼自人生之易逝也往往虞中道之忽虧豈運數之適厄耶胡為乎嘉俊之先萎論文講藝夙擅英奇金駘玉潤粹品清姿榜榜乎庭幃之色咲雅雅乎友愛之無私爰持同人誨忘追隨允德業之是勸而過失之相規原始逮終歷久如斯求人材於今之世亦庶幾無間而無疑方期備王賓之選隆國器之資何年未訖乎強仕遽爾遺斯世以選馳嗚呼斯人也而有斯遇也能不令人傷悼而涕洟方仲弟前春告殞已切令質未永之悲而茲又復然彌深感慟於親知雖然修短固自有數耳

清書集

卷四

五

尤幸兩弟可以事二人賢嗣足以振宗支生平無愧優游地下猶將見重於冥司但我輩之終不忘情者道義中損一良友即夢寐猶疑夫令儀載陳疏獻申之以詞

公祭楊安人文

自昔業成之助率由內德之貞若閭閻之奄逝能不切感悼之情惟靈誕坤維之粹鍾妹土之英克相夫子藐允蜚聲蘇門振藻天府策名別駕少展夫驥足載贊初臨於北平榆關分治秋水澄清魚軒至止冠帔膺榮聯連令嗣頭角嶙嶙長君國器蚤奮邑黌他年升雋瑞鳳雙鳴閨中二秀玉潤珠明門楣增彩待聘叶亨念生平琴瑟之諧順則百年偕老之尋盟胡遂不偶淑質忽傾馳雲車於瓊島泛仙駕於蓬瀛嗟微音之不再傷幼雅之惻惻某等心仰懿範敬展愚誠牲醴既備醴酒斯呈

清書集

卷四

五

靈其鑒之昭格几楹

祭楊太宜人文 賀日母

閨德聿茂玉聲弘基發祥早厚端敷宗支維茲榜門吾鄉望族自母適翁載膺多福喬齡翼序繼振鐸聲毫邑佐治解組辭榮熊熙入占桂蘭葉慶家嗣克家南宮標盛辭洲琴理績最循良標赤靖冠駸駸赫彰

宸命褒封晉秩蘭省陽春慶隆受祐宜永藥砧方健宦業

蔚興母胡服世鸞馭避昇年詎攸閨臨極滋悼教價蕓建竭用告令儀既逝懿範斯欽鑒乎積悃陟降肩歆

公祭宋太翁文

嗚呼老成告殞維衆之悲盛德忽傾傷動群黎惟翁從龍舊臣著績東陞入閩以後勅造鴻基

命守閩門百為允宜同寅既協滿漢交綏嗟人以和小大熙熙沉靜寡言厚重自持入服其誠下戴其慈久駐山城感頌同詞厥德既隆厥後斯奇蒙君紹美斐疊令儀銓曹昭業冬官敷施勲猷丕茂彪炳當時次公英特襲翁行司恪遵庭訓勿亢勿隨嚴閑秉鑰率謹無欺難兄難弟並擴家規翁福方熾翁壽莫哀如何一疾哲人其萎易簣之際纖委悉知生平無愧于斯見之某等風切

潛齋集

卷四

主市

契好誼荷不遺悼翁奄逝音容則追中懷蘊結曷罄懷私聊陳菲獻几筵在茲惟翁降格鑒我哀思

閩門監旗文

巖巖雄關燕薊鎖鑰禁暴詰奸重門擊柝

大清受祐路達兩京車騎雲聚來往山城

帝命丕宣整茲遼土招集流遺分邑置府事既從新物宜

除舊牙牙干旗奕然改構我體既具我牲孔將擇吉肇

樹大信允張

公祭閩廳劉公文

凡有功施於民者民食其德而不能忘矧憂勞民事而致殞厥身尤宜勒令緒於無疆惟公誕粹中州鍾靈洛陽先公名高慈榜奏績計部以稱良選公成均擢尚追前烈而資休光筮仕北平之別駕分守榆關之鄙鄉地值滿漢之雜處人通中外之攸行憲司既經久滋衛權獲爾相當事欲行今趙趙意欲止今傍徨公以清白起家懸水鑑而勵冰霜澤流愷悌性秉慈祥疇宜興而宜華必進父老以相商歲遭亢旱步禱各方允矣引天災為已咎誠哉撫民瘼如已傷時實艱令力畢殫才未竟

潛齋集

卷四

主市

今命忽戕吁嗟乎民何不幸兮公蚤逝吁嗟乎公胡不幸兮惟斯殃某等心知公之清苦而歎不能助目觀公之憔悴而愧不能襄痛公長往丰儀渺茫聊陳薄獻少展悲腸嗚呼公之靈歸故土兮重遺愛於東郡留餘燭於北邙

公祭韓太翁文

嗚呼膺顯懿之德者宜食厚報於當時負徽隆之望者
方貽豐享於來茲矧以世德而兼峻望其生也起人之
慕而沒也動人之悲惟我太翁夙東英安家學醇茂賦
質恢奇性生孝胞篤不移因嚴親之抱恙祈委身而
代之迨宣帟之染疾衣不解帶以相持三年讀禮哀毀
涕洟索棟雍睦讓產推賢鄉評增重月旦無疵解紛排
難赴義如飴弘材既優夫文業壯畧何妨以武施湛孫
吳之策諸黃石之規臚傳丹陛沂衛宣慈來表中正仁
明之頌去有攀轅則轍之遺義方勤其正訓燕翼子而
裕孫枝令嗣綸魁忘榜攀登翰苑以聲馳暫秉榆庠之
鐸旋燃鳳閣之藜鶴髮

紫詰榮壽無期胡為乎厭塵凡之紆綬奄登仙路以追隨
在翁生順沒寧仰無忤而俯無訾乃欽翁之範而景翁
之儀者能無切淑哲之痛塵耆碩之思敬陳芹獻將以
俚詞

公祭呂太夫人暨賢郎冷之兄文

維皇鍾粹誕育坤貞厥德允茂家室攸成昔相夫子藝
苑發英青錢中選天府策名許昌佐治肇奮鴻聲宣猷
開闢司計沾榮秉憲隴右令止禁行勲伐彪炳內助實
宏高堂階老有壽協亨胡天不恤一疾告傾令嗣濟美
材裕邦楨菁華斐亶意氣崢嶸出宰陂邑治頌神明持
蘊未竟遽殞厥生概來江右還滯期程子姜異域毋沒
山城翁年垂暮何以為情幸有賢孫堪繼宗枋先昭祖
烈世業苟旬母樞就子漸近先塋輝煌輔翼巍煥靈旌
恭陳芹獻聊展哀誠統惟鑒格滴淚盈盈

公祭王太夫人文

天鍾閭範世景坤儀淑良長逝遐邇增悲於惟太母夙
秉醇安于歸夫子家室攸宜誕育四男誼茂壙荒鴈行
婉美才擅英奇諸孫森列小大追隨蘭芬蕙質郁離
離曾孫毓秀共羨麟兒教子和熊弄孫含飴德隆福厚
太母所遺先君蚤背咸稟懿軌公族貴盛慶衍宗支登
壇仗鉞伉儷 姬處貴不驕獲盛無欺享茲純嘏綿算
期順胡天不弔一朝告虧珠沉月缺電掣雲馳忽聞仙
訃群切傷咨某等不佞素仰尊慈交遊賢胤叨附親
情深感悼牲醴寅持伏惟鑒格披淚陳詞

祭神驅虎文

生民野獸之各安其處也從古已然閩門北山南海前此若人樵採山谷間併無野獸之擾邇來頻遭毒害今歲尤甚當此天下一統

新

上御極百靈效順之時豈可容此殘暴之畜教數成人

乃爾耶竊聞獸得食稟命於神似此慘惡於神不知何以為神知之而故縱之神之所職果何在也況此皆

天

子百姓也豈供野獸俎上之肉也糾衆合詞特具牲醴

仰叩 明神懇祈彰神之靈鼓神之威疾驅害民之獸

於遠方以安我生人俾後此不復罹其毒或非神所轄

齊魯集

卷四

五

之地亦當轉告互驅務致各安其所永佩神庥於不朽

閩帝廟祭文

浩然之氣乾坤所鍾赫赫大勇萬古攸宗節著當年先

明峻偉威鎮來茲權尊神鬼由侯嶸王隆封稱帝歷代

儼承駿奔罔替英靈丕顯經久彌彰屏邪祐正瞻仰傍

徨

祭內院大學士胡菊潭堂翁文

天之篤生元老也將為國綿其祚耶抑為民集其庥耶

雖享於生前者有限而垂於沒世者無涯於惟我翁德

懋減嘉少登慈榜奮吐奇葩優游翰苑彩筆生花分間

主試識拔瓊瑰以無差又歷南宮崇躋宗伯褒大典而

蔚國華辭不亢而氣不激要期尊秩叙以杜紛拏接同

堂暨僚佐一之於敦摯以謝浮誇于是群衆仰之若欽

瑞霽而景朝霞晉階秘閣翊贊

天家補衮職今黼黻沛霖雨今桑麻一旦拂衣而辭

帝

里爰稅駕於汾水之舩閒適綠野為時幾何遽爾厭塵

齊魯集

卷四

二十九

世而返雲車望西蜀兮路杳瞻峨嶺兮途賒翁之神無

往而不在翁之儀邈矣其彌遐榆關舊吏久伏餘訝遙

聞仙計感痛悲嗟特崇人以布奠不禁涕泣之交加

祭內姪女徐門劉氏文

嗚呼我之見汝於昔也汝方稚也何若乎爾之遽逝也
汝父攜汝之官十有七年矣聞汝孀焉而喜聞汝生男
生女焉而喜聞汝接親眷以和撫僮婢以寬而益喜何
居乎爾之遽逝也而適足重予悲也嗚呼我今逾五望
六而尚未生孫時厯予慮汝父少我四歲而尚未得子
僅汝一女而又不為久存汝父暨母何以為情耶予忝
爾門近親聞汝少亡異鄉以為父母戚而不禁涕泗之
交下也嗚呼汝有子有女以為門甥猶可慰汝於地
下蓋慰汝父母於堂上也汝若有靈能佑汝父母令生
子以看待汝子若女於異日不更足慰耶汝果能耶否
耶我今遠隔二千里之外不獲躬臨爾柩以伸一慟聊
馳芹鐸布意特之以詞爾果有靈惟其鑒諸

清江集

卷四

三

祭馮業師文

嗚呼天挺英賢間出不偶大倫克敦才包衆有惟我夫
子家學相承伯考肇烈慈榜巍登著績冬官東憲遠左
吾師繼之徽音載播能文工書蚤游黌序屢試前茅棘
闈弗棄術期學劍志切請纓雄風俠骨電掣雷轟失怙
幼齡登梓杏行愉色婉容特稱養志飲食務豐衣服致
潔時供錢帛酬應罔缺順意承顏親心以悅兩兄分爨
仍復相資爰及子侄咸被恩施天性孝友大節無虧生
平瀟灑臨事敢先衆正輔之見善能遷結納豪傑周卹
地運和樂活人疾危獲痊傳方普濟累百盈千功深德

清江集

卷四

三

厚登籙宜仙天運逢屯 舉義借贊軍機恭預謀議
出迎 王師入辦委積錄勲授職齊邑蒙庇固疆殄寇
勞心撫字卑騎往誦反側以安咸服稼穡互免摧殘
荒稅熟賦役從寬建祠尸祝歷久勿刊摧扶熊湘命佐
名郡詰戎肅伍育黎解愠仕路實艱抽簪引分歸賦遂
初不墮厥問優游林下十有七年殫心庭訓翼紹家傳
箕裘弓冶勉奮遺編泮宮櫛藻連袂翩翩諸孫玉立吐
秀增妍門楣綢繆璧合珠聯情娛山水詎薄雲天維余
小子門牆忝列童稚傳經弱冠立雪叨情一第徒慚迂
拙血誠無補綿力莫竭泰山其頽寸腸欲裂 扶淚陳詞
鑒茲菲設

岳父母 黃祭文

善人裕後厥家乃昌大孝尊親為國之光維我外父賦性淳良蓄財利物積善於鄉及我外母一德偕臧樂施弘濟動儉相將篤生四子各授義方子子世世三茂膠庠伯領家政仲晉官常馬邑名宦家流子子世世三種成均見長佐州輔郡聲烈源彰既擢州牧復躋黃堂由路歷汾仁愛增芳

龍章巍煥

天語輝煌重膺

勅誥克遂顯揚諸孫濟濟群繼書香或榮五馬或用賓王

潛滄集

卷內

三

某也不肖叨坦東牀幸博一第早謝嚴廊際茲盛典聊布筵觴伏惟俯鑒降格翺翔

來公祠祭文

山抱海環關門稱固典守誕膺惠澤攸布於惟我公昔臨雄關奮猷禦暴勵節格頑摧貴弗徇餽貽不染蒼赤休凝豺狼跡欲專祠崇祀俎豆有年模楸額敝遺像推遷爰就平壤聿新廟貌牲醴載陳永茲則微

公祭孫路主文

惟天家之須將畧乃壯烈之鎮巖驪一旦失維材于中道能不深人悅悼之勝惟公胸羅秘畧執鞭穿楊巍登金榜名震堂皇肇啓津門之儒業弘敷瓊越之威張巨鯨飲跡海波不揚山城資其保障遼瀋固其維防滄瀾增重鬱嶂生光守閩禦暴戢旅通商允屬盛時之頗牧堪躋

當代之召方忽染沉疴思迂維桑欲攬雲山之綵綽將循碧永以彷彿歸田願遂畫錦叶戒嗟逢無祿哲人云亡堪故土兮寥遠望家園兮杳茫內助既失於往歲暮

潛滄集

卷內

三

砧復喪於珠鄉室餘未宇之閨秀悵存垂老之萱堂所可恃者花萼芳佳猶堪接步武而繼書香公之靈或可自慰乎其等又忝交誼不禁中情之愴傷陳牲致奠酌醴稱觴伏冀我公之鑒悃仰囑如在之洋洋拜總惟而隕涕奉誄詞以相將以妥以侑來茲米糗

潛滄集卷之四終

潛齋集卷之五

書

抒情布悃論理陳言惟憑筆札然有直書未及脫稿者有雖脫稿一時失記者茲所載特卜分之一二耳原非以此而分去存之見也

謝堂翁書 癸巳

某不肖夙脩屬員之末叨邀青顧得以奉命承教開導惜思病廢以來復蒙多方庇佑俾遂首丘之願此後餘年皆堂翁所曲成而再造者也二月抵家時以道途困憊病勢增劇又遭子婦之變喪事倥傯久稽候謝寸忱鬱積通雖少間終覺痰氣不清耳鳴力怯不任勞擾惟喜閉關靜坐時或偃卧安息不出門不面客并心自棄以終老田間為幸耳惟憶履載厚德夙夜祗念無刻去懷教覓鴻便恭候近禧無布謝悃疎節空函統惟鑒宥臨啓不禁瞻依馳慕之至

上陰恭奉先生書 癸巳

某不才向蒙首披附驥獲顯謝病歸來全藉賜致於淑堂翁得達鄙懷是某進退皆師恩也別時遣子瑜代叩蒙諭肫懃悉體曲至更錫隆貺用誌弗諼盛德罔極名言難罄中途遇移生已托共代送師駕抵家後即聞老師得請榮旋矣天倫聚首松徑優閒福履綏之勿藥當有喜也某邇賴洪庇病體少瘳然猶耳鳴力怯不任勞劇惟耽靜坐時或偃息不出門不面客間與二三友朋談文講藝借以自遣私心自矢惟以終老田間為願耳屬遭子婦之喪已經殮殯竣事關門米價騰踊斗值千錢近稍就平雨賜不憊方幾俸有秋之望未知向後若敬覓得入京之便聊賁小楮於王念蓼先生所煩共轉致老師臺下恭候鴻禧附以近況上陳統惟俯鑒關河遠越徒切瞻依

復宋道尊書 戊戌

前逢老公祖緩麟之辰歎未能咏堂稱觥致不腆尚
煩齒茶耶郡誌久缺賴老公祖飭此盛舉用垂不朽闢
境幸甚敬關近事向韓廣文詢及曾列所知送衛嗣刻
開縣自府旋聞主筆者猶懸考據數日前手輯續畧一
冊照山石舊例函付撫寧王生轉寄通棒翰諭亟詰衛
掾以為已達王郡丞矣便札再促料此時想俱陳華階
也茲將續畧未備又補贅一二附呈鈞覽學識寡陋忝
錯猥瑣不堪玷大方之目聊備老公祖葑菲之采耳至
治某家世寒賤罕足勒述舊誌隱德中載先祖諱某一

清江集

卷五

三

既去存刪潤統望台酌啣佩上後不盡瞻切

誌修未竟遇陞將校携去嗣彭太守覓得續成版存

郡署中尚缺宦蹟一卷

致宋道尊書

已亥○同穆賓日公致時有歲衛學
議又有衛學減數之說因致此書

老公祖教化弘敷仁風遐暢闕郡士子沐浴時雨而成
德達材者比比矣茲值督學按臨之期正諸生殿最之
際敬闢僻廡一隅人文蔚落然士風在近今猶稱醇謹
且地方滿漢雜居丁糧稀少既無吟詠之榮併之優免
之利所恃以綿詩書之狀而維持儒業於不墜者僅此
秀才二字之虛名耳伏乞老公祖格外開恩賜致學臺
公祖懇將入學人數稍稍從寬末等人數稍稍從減至
於首次貢生員歷年既深前途將濟尤望俯賜曲成凡
此皆法中之仁一以培邊鄙之文風一以獎謹朴之士
習造就洪慈與覆載同不朽矣恃愛冒干統祈鑒注臨
穎瞻切不一

清江集

卷五

四

書至道尊轉致學臺遂將山海入學進十五名各縣
入學止進八名前此撫寧縣衛兩籍共為一學後撫
寧衛雖併入山海生考試仍隨撫寧至是因山海
有十五名之額撫寧衛童生始隨山海考試矣

與宋道尊賀壽併贖書 巳亥

老公祖屏翰東陞履庇敝郡凡三逢華誕矣治某病軀
踈節不能躋堂稱兕一教子民之誼茲當榮發在即適
值版緯屆期慶忤既殷瞻依彌切敬希代叩崇堦聊
具一芹恭伸祝悃附將微贖統希鑒茹近聞新公祖遠
阻江干下車未卜何日畿左重地恐當事未即聽老公
祖南征惟是照臨一日猶慰一日之戀慕耳臨楫神注
不盡願言

清澹集 卷五

侯陳堂翁書 庚子

向者盛使入關捧接手教如承面誨不勝馳感嗣張公
子來備悉老堂翁道履亨嘉殊慰下懷目今

朝廷漸興求舊之思東方遺老已有生還者老堂翁夙荷
聖明殷眷指日當有旆旋之舉惟望加餐自玉以需
溫詔優頒耳若某迂拙性成潛伏鄉野才分宜照敦辱老
堂翁隆譽耶蒙鈞諭不敢以林下舊街唐突典記從實
書之不知是否臨啓瞻依悵注不一

答李吉津少詹書 庚子

老先生忠可回天孝堪風世諸舍親輩敬仰德履久矣
一旦獲瞻芝宇深慰素懷歎不能投轄攀教杯酒望洋
難伸積渴尚辱齒芬耶貴鄉親至捧接手諭得聞近祉
燕荷注存拜登仙貺不啻百朋之錫也目今

新

上御極老成是需惟望節哀自玉指日服闋定當借壯
猷以膏雨蒼生豈容東山久卧乎不肖如某但邀庇得
猷畝終身足矣覓得海上允詩一首附但言一律係爾
時所作未及錄正奉上聊博一哂臨楫不禁依依

清澹集 卷五

復朱山輝書 辛丑

潤別十載每問仕籍知老世翁屏翰天家歷遊腹中州
旋擬 內召作

帝股肱不意讀禮忽負栝樵之痛也途遙之使奠弔缺然
可勝悚歎茲伏讀先師行實追慕曠昔恩誨不禁隕涕
及捧誦諸詩稿暨嘉言又神服老世翁文章行誼居然
媲美古人矣不肖弟追履休卑年來貧病相仍毫無善
狀堪為知己道過蒙垂注遠錫瑤函感愧當昌既耶來
人索復頗急匆匆布忱語不罄懷外附拙刻呈正統惟
鑒削臨穎依依

荅王炤千書 壬寅

昔年孫舍親托老年翁字下曾寄一函上候過蒙推分始終照拂迄今銘感未已祝老久在關門詢知為老年翁之親止知年翁此時亦致政家居弟甚異之迂拙如弟不諧時宜枯守故園分固應爾老年翁高材偉抱方期大用當世奈何亦猶弟之所為耶弟曩原以病歸歸後病體漸愈耕田教子異倖一日餘閒近年以來未免有人情不調風俗日偷之慮迄不能脫然無累老年翁所謂性命之學可以明示其肯一洗弟之俗牽乎祝老為人個儻自當以年翁之親親之念及於老友無多令

卷五

卷五

七

依

新正候陳堂翁書 壬寅

年前太母入關接老堂翁台翰如聆面教爾時人口行李俱無阻滯因前奉令弟老先生命托脩太翁祠宇此時幸亦就緒太母見之色喜無非仰體老堂翁仁孝至情也太母返里尊懷漸慰從此邀

恩全釋想亦指顧間事耳四世兄到關又回京師遣人出關附此恭候新禧諸望珍重為蒼生自玉臨啓不勝遙祝之至

卷五

卷五

八

慰石仲生少宰書 癸卯

初秋張學博旋灤曾有小函上候諒已久達鈞覽矣近聞貴州有寇警潭府亦與受驚路遠傳聞失真且久不出門無從確質中心懸切無已特遣僉奉訪的息無慰台懷昔塞上翁失馬轉以為福王泰元失火反以為賀惟望老親堂以寬心任運處之耳外有貴門人諸震坤自遼釋運動問近履且欲過灤奉謁不知果克遂願否併此附及臨楮悵注神往不一

致張道尊書癸卯

老公祖照臨此方三載以來下民幸無事之福某雖林下陳人叨邀帡幪食德忘報惟有違祝純嘏耳茲有啓者關門給引一事原係從來舊例前此因奉行未善遂致暫停嗣是奉部文遠方行引者一季一報關門行引者一年一報因此自去年九月內守關各官撤去舊引候換新引以便稽查申報但本衛未奉明示不敢擅給文引坐此有撤無給將本城居民一關之隔遂致斷絕往來羅羅難採一切梗滯深為不便目前已將一載守關者亦無憑報部矣不得已本衛會廳請詳老公祖案

卷五

卷五

九

下伏乞開恩俞允速賜給發一面轉申上聞以為生民長便之計況給引確係舊例奉行之際存乎其人似不可因噎而遂至廢食也且此舊滿漢士民已各相約遵法自愛俟臨行重以老公祖之命再加一番申飭料不至復蹈前轍矣某杜門避慶久不妄干時事目此日久急迫遷延已踰時歲不得不代達下情萬惟垂鑒俯原臨啓惶云待命不一

書達未蒙批給本衛權以門牌行未幾遂移關於東

羅城東門

與王長安書乙巳

昨駕抵關門適值尊冗匆劇未獲從容聆教反過擾柳厨渥承腆賜感佩高誼名言莫罄矣別時面托小兒同楊堪與一看尊鑒蓋房廩所次日小兒同楊生併諸親友到塾西詳審確議止宜蓋一亭堂不便起造大厦恐於本塾有碍小兒歸具述其狀即欲致札再請台教又恐言之未悉遞難輕達次蚤躬詣貴塾諸楊生與三令叔細細循行一再面見佳城周圍包裹重疊靈秀畢萃但右手輝翼下半段微覺欠昂照楊圖中所畫離墳向西南二十二丈外長十二丈闊十丈宜脩亭堂三間高

卷五

卷五

六

一丈三尺八寸左右廂房六間高一丈二尺大門一座儀門一座以此作一印星助起輝翼則周圍完備矣若起大厦虎首太強形象不稱且陽基貴動陰宅貴靜於陰宅側一作陽基恐朝夕車馬喧闐人烟湊聚或不宜於妥侑神明也此據楊生詳細指陳如此迺敢具函上陳伏祈老親臺留神裁酌更與三令叔確議示行臨啓
倦注不一

後彭太守書乙巳

三載悵懷疎節超觀今春枉駕倉卒藁簡未罄積既茲辱齒乃不益增悚愧耶承論郡乘一事具覘老公祖留神裁紀有裨垂示實闡郡紳於氓庶之厚幸既蒙下詢敢不竭愚以報但治某學陋識闇疇昔寡所著藏勉應台命容依類考葺敝闢名宦人物等四卷之畧嗣期馳奉華增聊備採筆刪正先此布復伏惟鼎鑒臨臧翹企不一

潘滄集 卷五

與彭太守書乙巳

前老公祖為郡乘一事下詢勑堯爾時肅械藉來使預復諒蚤登典記矣嗣此隨取山石舊誌芟其繁蕪續其缺漏併叅以親朋之採訪附以一得之見聞草具誌畧四卷上呈台覽伏望老公祖鴻裁碩鑒俯賜刪潤附各州縣之後俾闕門僻壤不致淪沒簡端老公祖鈞陶立與碧海蒼山共垂不朽矣至各屬事實彼處自有文牒足徵治某無憑越俎不揣固陋冒昧應命統候郵削歸池拱瞻

後誌修所具多未詳載

復陳世兄 謹撰書 丙午

兩接手翰示我以道誼之隆勉我以民生之重捧讀再三四如聆面教實感且愧適台命序先師全書止道肝膈朴實教語弗敢溢及蒙老世翁不棄錄附集中俾後世知不肖如弟得叨列大賢門牆之下允屬厚幸安敢望見聞知之末耶上帝好生民我同胞等語弟夙佩服先師之訓分重以老世翁之開導非不有意推演發揮但真能領會承當者實難其人亦不因難其人而還吝於陳告也邇來盛京頗開絃誦之風亦斯文興起一機又恐僅作文字觀耳老世翁讀書課孫之餘更留心於書

潘滄集 卷五

五

世真足繼述先師家學倘有著作猶希郵示以啓茅塞弟又欲覽忠憲高子遺書恨無從覓承惠節要二冊得識先師學詣淵源奚啻百朋之錫若他日得觀之快愈愜生平所願但老世翁屢以道要真詮下示而弟一無仰吞負歎又當何如耶年來不揣愚陋積有詩數卷無力繕梓弗獲請政未審頃之何年耳令弟淑子世翁初夏來關得接談咲喜出意外奈不久即旋都門未得畢聆聲咳一盡東道主人之誼迄今增悵茲附便藉恭候近祉積忱莫悉臨臧依依

致陳世兄諱揆書丁未

客秋曾具一函奉候近履兼復前教諒久登台覽矣承惠高忠憲節要捧讀之餘見其闡性命之微明節義之重真足接程朱的派然猶有拘於當時之見處似未若先師之書融粹圓暢直可行之萬世而無弊豈未觀其全耶抑讀其書者又不得不論其世也令弟淑子世翁向至敬關性質溫純大有學者氣象但功名之心未免太熱弟以數語相規頗能翻然俯從聞場後即返梓里是其勇於改過洵有大過乎人者矣兄弟之間固貴怡怡亦不妨從天性而談理道當必有真見定守避世用

清齋集

卷五

十四

世皆其所宜不知老世翁以為然否錦縣陳父母以丁內艱還浙附便草此聊布積悰至弟之迂拙如昨殊無善狀可為老世翁道者臨楮依依不禁神往

與浙督趙君隣書丙午

老先生大孝純忠海內共仰為尊塋一節屢承台委敢不竭愚以報但學識淺陋慮不足以副大命每深悚歎有長山人徐生者原名之選今名處閣字遠公此人乃道學名流非尋常行得者比癸卯歲曾來闕門同到尊塋因覽凡蓋房栽樹之所皆與相商伊以為此角山一丈之末落僅此一穴餘似當別苗矣今春獲晤盧令親言及附葬一事慮先太翁一塚年久棺壞不便塔攢且地窄墳襍無可展厝之處彼時已聞徐生有復來之息猶未可必不意令親行後十餘日徐生即至撫寧矣折簡邀來共商此事因覓老先生請葬一疏與徐生共覽見其情文肫懇語意痛切相對不覺泣下徐生云趙公之發雖云此地之靈今已發過似當改卜況此地傾仄難以脩坊建碑不協大臣之體恐非所以安先靈也但此事重大未奉老先生之命不敢擅專近聞已得俞旨有准假歸葬之說或旦暮可到道儀容聆面款奏此生於四月終旬將返故里恐不能待便請台教俯賜指示如用此人不妨至期端人招之臨臧依依不盡瞻切

清齋集

卷五

十五

復趙總督書丁未

久叨老先生知愛之下鄙情屢瑣縶蒙注神曷勝銘佩
先太母靈柩權厝江寧亦可慰老先生目前孝思至先
太翁塚上栽植稍稍成林週圍培植尚須徐圖可耳老
先生當此軍國重任而刻刻留意先隴誠堪敬仰但愧
才識闇陋未足上副台委每切悚惶冬冬有撫寧王令
致祭尊塋倉卒至闕即刻行禮未及趨陪隨致札恕謝
矣近聞永道錢僉憲又將來闕設祭俟臨時陪侍另容
報命也疊承映惠肅緘鳴謝附候鴻禧統惟鑒存臨楮
瞻切不盡

致趙總督書

丁未

前此一札托余官之子賁送復謝想已上呈台覽矣茲

於孟夏望三日永道錢僉憲果因遘工公務率其子全
詣尊塋致祭且指授以培植之方當有陳閣廳在享堂
搭棚催卓椅家事俾共得聊備薄筵一款錢喬梓併其
從役淹留竟日少以仰副台委也祭品禮單已付曹李
二家子弟收頒報命訖特此奉達伏乞便中奉謝又聞
老先生為國焦思形體憔悴深厯愚慮尤望節勞自玉
以為蒼生托庇之地至尊塋諸事俟秋間共來使商確
補闕萬勿過費尊神臨穎懇切瞻慕不盡

復趙總督書丁未

春夏之交便附小札二次想已俱登典記矣茲接來札
言及沈家園一事此園久屬官地見在關廳掌管即向
陳別駕商之隨取沈貢生一呈批照准還原主訖當有
撫寧王縣令躬詣闕門來商此事遂委役同衆立約給
價銀二十兩以成之此銀某同李將官厝付而王縣令
堅意代出且園地入官已久而陳別駕慨然歸還若論
時值可需多金而沈貢生輩情願送上因不便管業止
留此數凡皆老先生盛德深厚所感故人皆喜輸而樂
效之也向者所修享堂切近尊塋此地享堂之南中
隔一路兩旁間有人家丘墓或合或分仍須詳議但舊
享堂原係崇興寺香火地彼時雖量給布施猶許別求
一地補還迄今已數載矣伏乞台裁以何處地照分數
補之以實前言可也前承平錢僉憲致祭貴先慈後近
又有石門路文將官永協右營溫將官相繼致祭皆率
將官治席款待召某相陪統此附聞餘容嗣應隨時神
馳不既

致錢處臺書 已酉

向者老公祖台駕臨闕過承枉顧無邀門愛郡忱未申迄今耿耿今學臺公祖按試此方 治某 風附年誼之末一時避嫌未敢通候奈山海入學十五名乃某同敵年友穆賓日北首任宋道導轉致前仁熊學臺所定之數又以撫寧衛銀併山海因而遂為定額已歷三案此番考取止十二名尚缺三名恐後援此為例復之誠為不易懇祈老公祖代達學臺公祖乘此考案初發倘蒙開恩復其原數世世沾被不朽矣冒昧具瀆伏冀留神諄諄不既

致督學蔣緩庵書 已酉

闊別老公祖年臺十有八年矣 治某 病廢林泉日滋衰朽老祖臺翊贊 皇猷陶鑄多士指日巍登秘閣霖雨寰區視不肖某真不啻雲泥之隔也向來文宗專司衡文今老祖臺提命攜示諄切懇至儼如父師之誨諸生何幸際此奇緣耶遙望台旌駐莊敵郡愧殘軀弗克遠涉一觀清輝值此事竣將歸席份代 叩華階恭申候朝伏惟垂鑒外有小刻奉祈即制倘蒙不吝琬琰一錫弁言庶鄙俚之音附椽筆後得邀大方之一噓耳恃愛冒瀆望望注神臨楮瞻依馳慕不一 改訂詩稿 二百餘字

復趙總督公子書 已酉

令先君老先生功高德厚烜赫當代方特為朝廷倚重何期一旦長遊洵足為寰海蒼生慟豈僅為卿邦親友戚耶傷哉痛哉

天何不少留我哲人哉然生順沒寧騎箕尾以歸

上蒼亦足為賢昆玉慰也伏願節哀自愛勉為繼述顯揚地望切望切客冬捧來諭滿擬掃榻以俟先臨不意台旌遽返徒懸耿注李將官到奉令先君命造神道碑一通前畔坊一座與石工井天祐王明亮等講明工價銀一百四十兩支過八十兩下欠六十兩拉價八十兩

潘潘集 卷五

關上付三十兩都中又給五十兩此價聞已交完今將碑併座俱拉至文殊庵右牌坊拉至尊塋但未細製耳某前收王副戎脩墳銀一百兩又存園租銀十兩俱付李將官轉給工人訖彼時曾具小札即托李將官以達令先君未知至否茲奉總憲白老公祖差官抵關重以二位老親翁之命隨同關廳陳公面喚石工至舍問明顛末特此具復伏希賜照差官到時適往石門西山上為敝業師送塋來人久待速旋勿勿弗及詳布叩莫之私尚容續中綿顛不勝悲感慙依之至

啓

公侯楊閣廳送新生入學啓

伏以泮水藻芹芳多士仰泰山北斗宮牆桃李茂群材
矜繡虎雕龍瀚海騰祥角峯獻瑞恭惟老公祖台臺
深康濟舉重循良妹土誕賢蚤鍾靈於萬嶽榮津分守
特峙鎮於榆闕蒼黔頌愷悌弘聲於佩沐鈞陶雅化過
當慈父下車之後正值諸生發軔之初闢庠門而亮采
未滿一八開唐館以登瀛更增三士某等傳經寡術啓
後紉謀猥叨樂育之懷勉衍書香於子姓共荷栽培之
德廣敷文教於膠庠謹詹某日肅庠儀尊抵迎鶴駕其
旂旄其聲震震欣承色咲於一堂其馬騰騰共音昭
昭會慶風雲於萬里惟祈枉顧曷禁翹瞻

楊濟集

卷五

五

再候楊閣廳送新生入學啓

伏以景運弘開學校係明倫首務風猷肇起文章為華
國先資培育多方英賢競奮恭惟老公祖台臺仁慈使
衆寬裕作人傳經養遠於蘇門詩書奏效從政化孚於
榆塞雖大獲寧修整黌宮棟楠與苑芹生色振揚賓飲
紳衿惜几杖承蔭薪標繼興舉髦再見謹詹某日敬飭
鐔鑕之役肅瞻燕咲之光教思無窮容保無疆此日樂
和風甘雨成人有德小子有造他年卜威鳳祥麟

楊濟集

卷五

五

候劉廳尊送新生入學啓

伏以鐘鼓振橋門萬里風雲開景運衣冠集泮水九天
雨露兆禎祥衿佩增榮蒼黔生色恭惟老公祖台臺文
章華國勲業匡時科名荷先世崢嶸經傳伊維聲望
中州碩俊烈聲平際榆闕首藉徽猷蘭署行行偉譽茲
當諸士奮興之始實賴多方教養之餘小大共被鈞陶
文武同登化域謹詹某日恭迓台旌爰邀燕咲之光
篤栽培之慶成其德達其材此日仰泰山北斗君手仁
由手義他年備舟楫並梅伏冀賁臨曷勝欣忭

賀王郡丞陞太原太守啓

喬樞由滌水蒼黎承紫廕之輝澤流晉晉陽草木洽雨
膏之潤恭惟老公祖循良福衆經濟匡時佐治歷五年
遐邇孚深仁厚德崇階躋一旦謳吟切遺愛去思兩岐
獻瑞業呈孤竹之墟五袴興誼竹過陶唐之城太原古
治某弘宇夙叨慶生惟惆微芹尚布情展賀私朱旆皂
蓋方資保障於雄都鳳閣鸞臺行借謀猷於
上國伏惟鑒納不禁瞻馳

清江集

卷五

七

候趙閣廳送文武新生入學啓

伏以山城欽樂育群材矜虎豹之文海國仰壺培多士
沐真龍之化人懷燕喜家慶鴻麻恭惟老公祖台臺壯
畧匡時大猷協衆世業簪纓靈秀夙鍾於西郡弘仁愷
悌恩膏覃被於東陲賢聲久著榆闕令譽行騰
楓陛復循禮樂干戈之訓爰造菁莪模範之規或干城
或好仇或腹心盡升揖蓋梅之具曰疏附曰奔奏曰禦
侮皆熊羆螭虎之倫敬詹翌日吉辰特候鶴軒枉顧伏
願星言信駕駕俾小大共觀輝光尤析風動芹宮將才德
同承色咲謹啓

賀彭太守陞肅州兵憲啓

伏以孤竹景清風惠政覃敷遺愛遠三秦邀化雨微猷
弘被湛恩深閭郡歌思遐方慶戴恭惟老公祖台臺循
良造福康濟垂蔭蒞南郡以躋平滌五袴兩岐騰閭里
晉西陲以專屏翰揆文奮武懋著然權時秉憲歷封疆
佇見握樞遊 殿閣治某悵懷已久惟忭尤深茲藉
鴻毛爰伸燕賀伏希崇鑒野人之鄙悃俯賜兩存更望
曲原林下之疎儀併從汪宥臨楮不勝瞻溯馳神之至

清江集

卷五

七

賀海防營寧都闔啓

恭惟老親翁台臺雄威振世弘畧匡時奮師中之武壁
壘皆新彰海外之靈鯨觀俱道介馬揚旌已著專征之
績建旄東鉞旋登大將之壇聆軍政而神馳望轅門而
色喜特申菲獻少展賀私伏願原桑梓之情俯垂睠注
鑒野芹之悃曲示茹涵謹啓

賀宋道尊陞寧紹大叅啓

駿烈遷喬萬姓仰屏藩之績鴻聲播遠四方期助弼之
猷恭惟老公祖年臺熙朝碩輔盛代通儒嘉謀夙著司
農維各繼抒西鄙平營被化碣石高而灤水澄清教養
單心士風淳而蒸黎徧德茲值晉階之喜會當浙省之
行戩具芹儀恭仰賀悃悃攀借之無從徒溢瞻慕羨熱
伐之有赫重荷欣榮伏冀筦存曷勝翹佇

賀路太尊壽啓

萬寶告成瑞映交梨火棗一輪布彩光澄瑤島蓬洲泰
惟老公祖鶴算綿祥松齡集慶第祿與豐年併兆聲華
將秋月階新某等躬荷幬幬情深欣忭聊備一片之獻
恭伸三祝之忱重久大之謨化孚珍佩贊
靈長之祚澤被蒼黔伏冀鑒存曷勝瞻企

賀錢道臺啓

伏以惠澤普灑江千里仰屏藩之績鴻聲播遠四方期助弼之
猷恭惟老公祖年臺熙朝碩輔盛代通儒嘉謀夙著司
農維各繼抒西鄙平營被化碣石高而灤水澄清教養
單心士風淳而蒸黎徧德茲值晉階之喜會當浙省之
行戩具芹儀恭仰賀悃悃攀借之無從徒溢瞻慕羨熱
伐之有赫重荷欣榮伏冀筦存曷勝翹佇

賀王縣公壽小啓

伏以瑞氣遍花封百里河山開壽域祥光分榆塞一方
黎獻樂春臺稱觥拜祝神君介祉歡呼慈父野人之悃
聊資芹曝以相將仁者之年願擬升恒於有永伏惟鑒
納不盡瞻馳

代許君錫答李副戎聘啓

伏以佳彥賁寒廬玉筍班中諧伉儷名門連下里金蘭譜內結綵蘿喜獲人龍協占屏雀恭惟老親翁大人台臺畧禮孫吳功高頗牧弘材藝以碩德盧龍作六蓼先聲緯武重以經文丹鳳服一經至教賢即家珍久席業已茂於成均弱息姆訓方承儀未嫻於閨閣乃荷蘋蘩之寄實為葑菲之求幸詹尹之馳吉庚甲相宜紹王謝以借芳門閑有慶捧誦華絨克敦永好恭承重幣仰答徽音寶牖覓英才此際佳期偶鸞鳳東牀欣快婿他年祥夢兆熊羆伏冀鑒原曷勝馳慕謹啓

代許子文答李副戎啓

恭惟老伯翁大人盛世金湯熙朝台鼎雄風開八面已列熊羆虎之班霖雨遍九域行躋丹楫鹽梅之任朝廷倚重撐持半壁封疆寰海具瞻適濟群黎保障晚某迂疎末品卑瑣平流粗承親訓之勤幸托龍門之潤不遺標標謬附萬籬俾合妹協配賢即將不肖叨稱猶子華函炳蔚頓令蓬華呈輝厚幣煒煌立使門闌生色將相原有種箕裘永紹於千秋福慶廣無疆瓜瓞常綿於百世欣蒙餘蔭喜沐殊榮謹啓

公侯陳廳尊送文武新生入學啓

伏以璧水景鴻猷勲業肇山城海國類宮欣駿烈巽倫表地義天經動變方新薰陶有漸恭惟老公祖台臺南省名賢東甌碩彥慈祥福衆巖閣騰愷悌之聲樂育作人閭即懋循良之舉功高專閫前徽久已著龍城秩重分符別駕誰能仲驥足殫心傍樓榭文星借鍾鼓以揚輝雅意緒宮牆魁宿映藻芹而生色由是羽箭戈威並奮因而詩書射御同登讀孔孟遺書名掎虞廷之牧肄孫吳妙畧數浮屠館之英撫茲諸士之裁成端賴大賢之攝治謹啓某日肅理芹鐸抵瞻色咲璚堂稱觥聊盡野人之悃奉命承教重叨尊者之光脩文德繼武功共願瓊葉叶伯仲燦春華欽秋實尤期龍虎會風雲謹啓

呈

乞存衛學呈代闕學

呈為衛分各地不同學校歸併未便懇祈轉詳仍舊以慰寒士以勵儒風事切照山海一學自明初與衛並設應試生童俱係本衛九所之人從無冒籍之弊已三百

年於茲矣今奉

旨

通查衛學應否歸併附近州縣伏念山海之視他衛事

實有萬萬不同者山海自立學以來士風頗淳科名寔

盛在東鄙號人文之區見今如余穆二禮部新科程進

士皆關門由來土著之家此外舉貢知名之士尚有

人併無一籍貫不明濫竽充試者閭學生員近三百人

每考進學二十餘人定為中學相沿已久其不可歸併

明矣且關門土瘠民貧士恒懷北門終宴之嘆附近州

縣遠則二百餘里近亦在百里外萬一歸併欲射讀法

勢難遙涉恐人才不免淪落之虞非所以獎進後學敦

勵儒風也況我

大清定鼎榆關首歸在

本朝托為興基在天下倚為重鎮形擅山國海國四塞

之勝地介順天奉天兩京之間豈可不留學宮片地以

收育羣材而令鞠為茂草耶伏乞熟按事情俯採末議

將山海衛仍前自立一學既省紛更之擾復弘作舉之

門造就栽培匪淺鮮矣為此理合具呈須至呈者

具呈廳府道轉申仍舊此後併撫寧衛共為一學

張

卷五

公舉鄉賢呈代閩學

呈為公舉崇祀大典以表令模以鼓感化事切照人倫以孝友為大風俗以篤謹為先至若有德而無有為立身而能立品誠足徂豆廟庭半為輿論者也如前朝辭大夫尚寶司卿從四品服係程繼賢心存忠厚誼茂溫恭性全其秉之良身任倫常之重事父不諉昆仲曲盡養生送死之禮建坊表百歲榮封愛兄勿替終身備殫撫孤恤寡之情完產竭千金復業捐杉木犒兵丁特著急公之義却夜金周旅匱不忘久要之言抗論去催頭閩衛小民戴德交游不挾長同鄉後進傾心平生訓其

長男今進士觀順云存好心說好話行好事近好人雖古哲授受之詞前賢義方之誨不是過也晚年守官京師不臣服於逆氛幾遭擄死去位僑居津衛不屈節於土寇遂至捨生此尤其烈烈生前凜凜後者矣衆論咸推允宜廟祀伏乞俯採輿情玉彰令德特賜轉中崇祀鄉賢祠春秋祭享庶名哲不泯久湮而人心知所激勸風化攸關匪淺鮮矣為此合詞具呈須至呈者

聯

儒學大門

面海背山天地精華鍾勝域濟濟瞻瞻美一代人文誕秀

左遼右薊古今經籍衍薪傳彬彬郁郁慶萬年邦國凝庥

儒學二門

義路禮門遊於範圍之中彌收欽彌觀作用民胞物與通乎宇宙之大愈發皇愈見精微

文昌祠堂

號化人間十七世網維名教

握樞天上億萬年悠佑斯文

賓興堂前

大海鼓長風龍躍蛟騰呈變化

高山蟠仙桂鵬飛鳳舞煥文章

堂上

上國重英材東堂西園喜多士共登雲路

盛朝開文選華秋實樂羣賢同奮瀛洲

儀門

魚躍禹門欣見桂芬揚秋月

鹿鳴周宴佇看桃浪振春雷

天橋

上彩雲飛彩鳳

月中仙桂屬仙郎

蟠桃寺山門

瞻東嶺白雲疊嶂崔嵬伏虎豹

挹西山爽氣清流浩淼隱龍蛇

來公祠

碧海永傳却餽節

青山長表愛民心

關帝廟戲樓

梨園子弟聲歌報
寰宇節義清世人民香火闡揚漢世威靈

潛滄集七卷

直隸總督
採進本

國朝余一元撰一元字占一號潛滄山海衛人順治
丁亥進士官至禮部郎中是集卷一爲四書解卷
二至卷六爲雜文卷七爲詩其次韻答張築夫詩
有良知自是姚江旨躬秉幾亭夫子傳句附載張
贈詩有姚江絕學重開闢直續良知兩字傳句蓋
其學出於陳龍正集中所謂幾亭師者龍正別號
也故其四書解中以小學爲格物而深譏朱子補
傳爲非猶宗王守仁之說而小變之者也是集其
所自編卷端有凡例六條述所以編次之意甚詳
然詩文皆不入格觀其自編而自發凡例或自譽
或自怨儼如刪纂他人之集者是於古來著述體
裁皆未及考則所作可畧見矣

退菴詩集十二卷文集九卷

〔清〕李敬撰

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退菴集二

十一卷》提要

序

丙申夏李子退菴謂余曰我與若退食之暇追下
春矣其餘光之在几席者曷所用之余未有以應
也徵諸李子李子曰我與若數年來所作之詩未
有次也蓋手編之第其卷帙以無忘歲時之勤可
乎余以爲然迄冬而兩人之詩俱告成帙交相質
也且謀付梓人又交相序也於是徵輿遂序李子
詩曰江湖之下其言多質質則宜昭之以文魏闕
之下其言多文文則宜返之以質夫江湖之下所
寄集 序
見者草木所對者虫鳥敘其風雨懷其土膏唱其
野人勞其紅女質摠之而已足矣然所草木有芳
華虫鳥有鳴躍風雨有燥濕土膏有墳衍野人有
良耜紅女有懿篋又何其斐然也夫魏闕之下所
明者禮樂所富者百官於是乎藻火以相見琴瑟
以相語牢醴以相食歌詠以相送出乎稽祐而進
乎旌夏以爲文也然而合之以鬼神紀之以功業
視之以昭明嘉之以和樂聚之以學問雖之以手
事有未本有顯有微然後文而質也爾之彬彬

嗟乎我不敢謂江湖之下無所謂文然者而不能
察以影形者學我學主未幾今獲我李翁而後喜
可知也夫李子之詩大言中金石小言中絲竹奏
之明堂闕宮旋相生而旋相應鏘鏘墜墜在韶夏
間矣然而精微根乎德產事未係乎人倫求乎上
之所以化下之所以風如所謂達於事變而懷其
轍俗者槩無不有焉夫然故有文有質可以爲學
士大夫之詩也被江湖之人多餘日而魏闕之人
無餘日如是則彼將日勝乎請無以日競而以心

詩集

序

二

競則亦在乎勉之而已在記有之建邦能命龜田
能施命作器能銘使能造命升高能賦師旅能誓
山川能說喪紀能誅祭祀能語君子能此九者可
謂有德音可以爲大夫然則詩也者學士大夫之
職也夫李子者期不失其職者也執鞭而從其後
可也雲間朱徵與拜掇

序

詩何爲而作也天無聲以風雷聲之地無聲以水
聲之若嬰兒之呱泣鳥獸之鳴號殆於自然者矣
聖人觀之而作樂因其聲求其志因其志求其辭
則詩生焉貴得中聲而已故四聲和氣者也五音
應節者也六義賦形者也先志後辭辭之成也取
比而去奸而詩道傳焉蘇李十九首以下至杜甫
元結之流皆通其解矣才如李白不免凌雜况他
人乎非深知元氣流行使心口之間律呂相合以

詩集

序

一

適乎喜怒哀樂之正則惡能興於斯哉

集目錄

卷之一

曉行

閨人寄遠

雨

病隱

泊瓜步曉發江上

感農

春遊

踏陽春

海濱

溪上

送林青仲之和州

宮怨

雉飛曲

僧隱

詩集

目錄

小徑

地盤圖

仙人山

渡江

琴歎

和余墓生前輩

雜詩

大雨一日夜小

憶陳二友師

甥蟹

蟋蟀

乘馬

古意

舟行六合小港

有所見

山居雜詩

雨

讀淮南子

雨後

山中玉童

客南七歌

簷花

初月

雞鳴寺下千梅碑

以六合予黃鎮得功

元旦十日雪

飲雲龍閣王氏園

讀拾遺記

遊館感之而作

句山憶二親

牡丹行

紅雲

山居

秋霽

紅葉

陳御史畫素紙山

詩集

目錄

歌

鳳亭王叟樸易有文

病起移居詩以幸之

宿泗州觀音寺

千曙樓

望淮

過野人舊宅

行六合道中

寓宇

卷之二

少小

拜楊椒山先生墓

望太行山

公無渡河

關山

京師報國寺古松

秋色

行藏

盤谷

宿句山普濟菴

宿舅氏館

再贈王叟

秋郊散步同似玉兄

過準提菴用退之韻

雨

雲麓園移冬菊

答陳御史畫竹扇山水歌

天長縣

天長道中

汭澗大覺寺

懷人

步冷泉欄

霜木

目錄

目錄

三

遊烏石寺

戲題惜花春起早

愛月夜眠遲

掬水月在手

弄花香滿衣

四時閨情

春雨

春夜喜雨同之本之

賞

飲季氏梅園

清明海瓜步阻雨

是月雨雪

三月見雁

曉發丹陽河口次宛

玉

竹堂寺

桂葉有感

竹堂漫興

小鳥

題嚴六如處士書像

訪朱老

湖上嘗雪

靈源寺僧述松

歸六合書別湖上諸

子

泊無錫因念慈山

新豐鎮

丹陽舟中悔負太湖

西山之棹志續前遊即景

發鎮江

天寧洲至六合

石帆

長蘆

玉樹

乳鴉

目錄

四

卷之三

贈戒公

出鳳臺門至麻田十

里

牛首

金牛洞

宿石虎禪林

抑園新夏

喜雨

秋蘭

夜飲卽事戲呈江紫

二丈

奉和葵菴山伍氏山

林詩

中秋日同兼山僧示

之本之寶

行役寄興

贈座中客	題溶溶醉後戲呈似
玉兒	雙流春漲
冷泉流觴	西溪秋雨
龍泉避暑	獨山帆影
龍山秋興	七佛雲林
盤峰積雪	前題
六合道中	伯兄邀遊不果作此
誚訊兼呈在社諸公	無題十首
和韻梅花詩十首	草堂初成友人適至
詩集 目錄	五
喜書四絕	山居漫興
臘梅	紅梅
大寒	立春前二日雪
卷之四	
早春	官定後
宿州道	儀封縣
三月見梅	三聖廟雙槐
簡宋轅文年兄	久客
五刻泉	隣官小飲

壽張達元司空	季夏進涼
蚤市	孤館
立秋日漫興	七月朔大雨竟日述
呈伯衡	詠蟬
望西山	贈曹木欣庶嘗
七夕雨	理謁
櫨果	驅馬東北遊
佳人	漁樵二首
西山	秋怨
詩集 目錄	六
塞下曲	四別
旅中承張達元高岱輿兩先生分俸作此謝	
之	雨
壽蔣楚珍先生爲虎臣作	
睡起	勞生
隣砧	行矣乎送常寧宇
詠懷詩	十月三日苦寒
贈蕭郎中思親之作	送張長白之歷下
吏隱	聞鐘

鄭合間彈三少者歌 車子

關山月 飲馬長

讀陳子昂詩集有懷趙二庶人

欲雪 初雪

幽州女 華客情

詩因正拙作雷就筆麻 少

苦有贈 望月

剪絲紅梅 再遊靈隱寺同四弟

路 長安除夕

卷之五

長安十五夜

上元即景 草堂梅

奉陪成伍嵐 餘雪四首

過董易農新居 剪花

春分 種楊柳

無題 折楊柳

長椿寺 放生池

聽百舌鳥 宮燕

鐘雁 攜手

寒食郊行 梨花

黑猿 嬌妃曲

登毘盧閣同轅文胥庭

憫忠寺 送于縻梅備兵蘭州

送檢討辰玉假還 送高捷侯之任高郵

春日早朝 南洲

觀舞 美人照鏡二首

姜萊叛翼令關中何君拒賊全城其弟某城

从邑人祠之同寅王念謬爲予壯其功烈有

作 寄鄧元昭

讀陶 初夏

長安懷古五首 散暑

憶江干竹閣 雨

夜雨 幽人

微雨 雨後

山中望人 蘿月

臥風 襄陽山記

塘上行

淇縣

朱仙鎮

濟陽集道中

蘭子祠

雪晴望九華山

琴溪

漁父

後州府

葉口之昭侯文宇山

南陽題署

銅雀臺

董氏園亭

首夏

雷農曲

感遇

念之六

目錄

九

蒲圻道中

岳陽樓二首

二喬墓

考察自過雲示官更

二首

湘潭道中

四方詩題長沙公館

嶽路

勝業寺

集賢書院

謁嶽

絡絲潭

登嶽

觀音巖

五峰

望日亭

三吾行

三吾行

朝陽洞

輓羅總督抑華

苦旱行

秋雨

涉洞庭

過洞庭

洞庭秋怨

桂磴

洞庭秋泛戲爲新體

秋夜

秋夜怨

秋興

谷山寺

爲客

九日

陽邏驛

過武昌

休官

目錄

十

臨湘遇雪

雪

雪後山中看雲

元日過洞庭

龍陽舟中

武溪深曲

洞庭望月

吳王試劍石

謝江夏父老二首

小孤山

雨坐小齋

鶯燕並來軒中

抑園初夏四首

題周清熙手卷爲其

尊人雲石先生壽

送華亭沈探花歸省

小樓落成

董玉凡後居五首

壽劉太母三十頌

卷之七

元正早朝即事

別諸友

舟中

歲舟

天津

楊柳青

春陰

武城遇雨

老君堂

贈張司空

臨清閣

客過

東昌閣

上

南池

舟中偶題

南河堂

揚州府

慈竹

松

天泉

坐郭除菴水閣

遊胡靖賢園

天界寺

朝天宮

螢火

中秋日述大兒之本自試隨處烟文高雲旗

席令愛出拜喜而有賦

遊盤石寺

盤石晚歸

後松

題烏石寺

同葉庭碩晚步

題阜元之登閣

哀周集賢

憶家山

送李夫子約

小園即事二首

雞鳴行

貧家

題射獵圖

相思

端祖濱溪公墓

題校書圖

題蘭亭

東山行

塞下曲

憶余集賢前輩

再送子約

江南雜詩

月中竹影

大雪前六日病小却

行藥至後園

齋成

寒後

雲驤惠瓶梅

卷之八

蚤春試筆

入春

眠起

遊長蘆寺同子約

飲子遷雲在堂同子約

梁塘道中

浦口

江南

高館

四月九日雨

昨日雨行

漫興

五月九日

行役雜詩

哭吳言徵書記

西山

送單拙菴

曲晏

贈李鏡月

送許翁谿按察江南

登徐望仁西嚮閣水

閣

壽蘇太母孺人

餞鄧元昭金魚池卽事

詩集

目錄

三

送元昭

今晨

送余中台令永年

送杜子濂

白紵辭

花下勸酒

芳樹

聞鳩

遊牛氏山林同孔博韓文敏公胥庭

簡董玉虬

梁家園

送張鞠存吏部南歸

送何恭菴守贛州

積雨

大暑簡郭臥侯給諫

立秋

送程幼洪

侵星

送沈繹堂

送黃蘭巖

壽王胥庭

陸郎吳歌

秋海棠

蓼花

感遇

卷之九

蚤春

孤松

幽蘭

風日

新亭

偶成

初晴

雨中

詩集

目錄

一

雨霽

萬壽宮

金魚池

野水

采蓮曲

微霜

送徐道長歸江寧省觀

深秋

秋夜

雪

題畫

春月漫興

病起

贈華鍊師

憶雙溪

孤梅

蘭

春夜宴

春晚

供客

讀水經注思洞庭有

連

讀周副使伯衡詩鈔

咏懷

送陸什凡南歸

贈卓元之

曉望

偶題

送張探花分防登萊

送陳翰林分守武昌

送朱宗卿直方南歸

採藥

晚涼

幽築

送王工部分巡常德

集

目錄

五

飲魏環溪可亭

再次前韻

望西山

過廬卽席有賦

中秋月

江上吟

聞鴈

蛸蟹

送李翰林分守河北

壽胡太母夫人

壽汪丈

壽葉丈

哀雁吟卷題辭

登毘廬閣

卷之十

蚤春漫興

寄似玉兄併弟素宏

道

堤柳

小起

送周立五

送朱澹子

美人捲簾曲

秋千

壽王斌父先生

奉和朱三秋崖通法寺寄懷之作兼憶令兄

澹子

馮易齋黃次展任海

眉章紫儀集飲小齋有述

尋春

春夜偶成

夢遊詩

四十自嘲

集

目錄

六

閒居

寄李布政燦宇

寄朱少宰嵩若

短歌贈朱左叅

黃金臺

洗粧樓

承乏通政聞滇南之捷與秋崖志喜

青溪曲

西湖

師還喜雨

從軍行

送魏光祿環溪終養

七夕

七夕篇

雨

秋柳

庭樹

憶小園

金魚池

大園

殘暑

園菊

陌菊

老父示烏石紀遊

悔負

同秋崖坐保安寺

題畫

姜漚思招飲卽席贈謝生

和秋崖移居二首

寄懷王新城

卷之十一

元日

祈穀

詩集

目錄

七

孟春

元夜

天壇

地壇

洗象行

天壇道居

夜坐偶成

陸子薪徵作畫貽之

磊落生趣從予友之順德忽聞其歿矣

送恤刑諸長官

早朝有述

法堂四松

塞下曲

簡董易農

雨

九日

送周伯衡

晦日

贈劉叟

東園歌送錢子璧

紅輪歌

城東篇

古有所思行

春寒

見燕

三月三十日作

送之本歸竹墩

寄別諸友

良鄉望西山

申詠前句

次涿州

高柳

河間府

故城

過東昌

詩集

目錄

大

月下聞笛憶張二輪之

張秋水濶風緊岸石

夜泊

張秋水濶風緊岸石

差裝始覺有行役之意

望月

濟寧蔣辰生小飲

望月

蜀山湖

赤山

渡黃河

寶應舟中別朱潛子

高郵湖

泊蘇州

小艇

泊長橋

吳江

太湖

石門人

杭州府

錢塘

恭祭 南鎮

卷之十二

河上逢蔣虎臣

虎丘

發舟

儀真舟中

抵家

秋郊漫興

晚齋讀書

茅舍初成值江漲有

述

之本還山中

省庄山房

從郝釋之覓桂栽行

詩集

目錄

九

十月見梅

冬日述懷五首

屏軀

枕上聞磬聲兼示之

本

遊烏石寺同翼若公

遠

臘八日

立春二首

郊行偶成

連雨

移樹

雲驤園移桃李栽

春興

磐谷山人

睡起二首

少年行

碧桃軒中

烏石山寺

方山

儀真

揚州府

雨宿孫孝則湖園

朱澹子席間有贈

桃源道中

邳州道中

徐州

歌風臺

南陽

淮北

南池

汶上

過汶河

東平道中

詩集

目錄

二十

望山

東阿館

在平

景州

趙北口

水邊亭子

滹沱河

簡子星易農

贈周伯衡

問賣藥者

坐新亭

詩餘

順德道中

瀟湘

仁人

到月

黃鶴樓

齊安

赤壁

目錄

目錄

主

詩集

曉行

江寧李敬



清霜互天地萬里氣浩浩獨有羈旅人騎馬長征
早曉月隨寒山荒塗橫斷草悽然百感生俛首視
懷抱

閨人寄遠

居延萬里程都護未休兵遙寄金閨夢相將玉塞
情風涼雲影薄月苦霜痕清何處吹羌笛征人掩

詩集

卷十

十

淚行

雨

江國多陰雨風清過竹林
蔭纖侵木鼎漸歷上松
琴新漲鳴蛙滿長烟去鳥深
巴山如得句話舊感
歸心

病隱

病隱堪全道跌居古竹樓
林丘深近晚衣履淨宜
秋愛月知消長看雲歎去
畱鷗機與蟬翳天地本
悠悠

泊瓜步曉發江上

十年易作東南客，孤枕疎蓬當此夕。
短髮蕭蕭霜氣微，長江浩浩星光白。
篙櫓交持鏡先發，人犬驚呼暗相譯。
起望更愁雲，鄉風雪浪如花向身拍。

感農

涼月未墮地，蚤起田上耕。
飯牛出檐屋，燎火淒以明。
高天下肅殺，霜氣與身平。
叱撥動空谷，時恐虎豹驚。
龜手忍鞭勒，勞趾捐蕪荆。
豈不惜殫瘁，衣食憂吾生。
命遠榮華子，終然稼穡情。

詩集

卷一

二

春遊

金陵女兒惜桃李，一隊風烟動羅綺。
羞痕試鏡未經憐，繞扇搖搖向花蘼。
南途細馬逐雕輪，遲迴前却費香塵。
春態春思自倚徙，莫言奈何愁路人。

陸陽春

誰家有美酒，不賣城東門。
誰家好兒女，不去踏陽春。

海棠

桃借風流杏借魂，名花西蜀遠移根。
恨初紫點點春

星爛忽暈，翩翩綵鳳翻。宜舞宜歌，爭白日井雲非。

雨笑黃昏，開逢寒食。山烟冷，新火枝頭照石門。

溪上

溪上春來水拍空，一竿明月一簑風。
扁舟何處尋仙洞，搖入碧桃千樹中。

送林青仲之和州

送別秦淮古渡頭，桃花風盪木蘭舟。
長江三月天連水，蘆葉青青起客愁。

宮怨

詩集

卷一

三

六朝烟雨夕啼鴉，獨望昭陽輦路斜。
有恨不堪生細草，無情却自對新花。
東風紅袖年年濕，明月香羅夜夜遮。
羞道白頭長薄命，春來猶護守宮砂。

雉飛曲

雉飛羽且斑，提筐採葉去西灣。
筐中羹飯耕者餐，耕者飽無蚤歸蠶之饑。
妾念之。

贈隱

青溪青復深，石路入遙岑。
天地悠然處，人間高隱心。
長松下疎月，獨鶴舞鳴琴。
却少桃源客，閒來論

古今

小徑

錦石成幽徑千山向一門細容猿飲澗高見鳥過
村花密風光透松疎月影翻求羊相訪處屐齒滿
苔痕

過教場岡

古時征戰地今見棟花開客子騎孤馬心悲獨往
來山風吹曠野鬼火上高臺遲暮空行役長吟管
樂才

詩集

卷一

四

仙人山

寂歷蒼山境盤迴空遠心孤村藏側壁小寺出高
岑石古晴多氣泉寒雨自音松喬如可即瓢笠蚤
相尋

渡江

浩浩此江水悠悠何代流乾坤容逐客風雨上孤
舟深汎魚龍變高空鴻鵠遊往來頻擊楫常憶古
人愁

琴數

美人素襟江上理清琴風吹白日晚獨對青松
林一潭湘雲起再彈湘水深三彈百愛聚杳然生
靈陰冠鳥搖金翠巖壑雨蕭森元聲虛衆聽至道
閉南尋絃絕不復鼓寂寥收人心揮手起長歎今
古誰知音

和余集生前輩探鈎雜詩

竹節松鬚老慣看梅花誘我出春寒不憎桃李渾
多事更逐東風鬧盡闌

詩集

卷一

五

戒殺新看結子掛青窠

山深松老存吾道水靜蓮香覺此因閒把兩言題
屋柱潭邊吟遍賞心人讀書烏龍潭唐宜之時過
之見山深松老水靜蓮香

題往遂賞
異定交

孤鶴起巢知露下流螢過樹亂星輝山人高臥清
如水先許秋光到翠微
溪山向晚書齊寂風雨驚枝宿鳥鳴何寺斷鐘先
到夢一龕殘火獨成吟

大雨一日夜小霽

地氣盤天何處同俄頃沛雨西至東此外祇容雷
電走其中若有蛟龍攻蒲青過澗上新水柳白翻
堤迴倒風感興江湖極烟景船行雲腳日邊通

憶陳二友師

月入中秋好師從孟夏離杯酒不相及疎疎木葉
垂安得萬里意送此長風吹秋蟲墜易歇喬松高
無枝山川遠復遠人生何可期昔有大道人樓樓
字仲尼翱翔七十國窮老無相知築築一僕夫腰
背屈如鰭未入商王夢寧能免役廝英雄消歲月

詩集

卷一

六

螭蟹

相蟹如觀馬昂昂自不群甲堅沾石髓爪動畫沙
紋困縛萍藉噴縱橫勢欲分海濱傳聞虎曾食故
將軍

蟋蟀

嗟爾本微族爲心似不平雙勇氣先敵一音商自
鳴生成變物態居處順天行何事離憂客因之動

遠情

乘馬

客行依僕馬物久與人同委曲避寒雪脚踏望朔
風皮毛應不賤凍餒失奇功我亦憐乘爾其如道
路中

古意

湖水淪淪過小橋垂楊影裏畫樓遙樓中愁殺盧
家女時對春風弄玉簫

舟行六合小港

詩集

卷一

七

地滿東南水風乘早晚湖岸蘆花過溪樹隱飛
橋白鳥烟中宿黃魚日下漂身經湖海客帆底坐
吹簫

有所見

高雲託威風駿羽安可掄吁嗟先達者苦爲賤士
頻朝垂百結衣暮求不春殮乘馬長安來喧傳使
君軒光輝驚人目那許相引援欲與敘故游嚙嚙
不達言亦能通一言躑躅少寒暄謂當從此絕豈
復加愛恩責我有才智微軀難自存歸問衙門坐

虛腸車輪翻所懷應登異遭時限昭昏焉羅施松
栢窮年守故根

山居雜詩

幽蘭生空谷歲華吐奇芳宛彼遇鳴鳥啾啾舞其
傍豈不若梧桐託根在高岡鳳凰亦難見君子慎
所將

笋生五寸強其節挺然直樗木十尺強纍纍多惡
實悠悠觀化理萬族各有職爲善及風成春言君
子德

詩集

卷一

八

蟬吟亦有子其物感聲化而既爲人師弟子在止
下迅哉西駛光薄餘兼讀罷先聖警吾憂安詳

驚駕

去秋蟹食稻收歲風傷麥苟不懷農憂素飽懷情
澤今幸及人工入望秧盈尺努力荷天皇儉勤俱
賦役

雨

微雨暑意歇庭前花藥幽當窻無野馬繞逕有蝸
牛短畦堪澄慮長吟可愈愁青青幾枝竹掩映上

西樓

讀淮南子

漆有用而割膏以明自煎蘭摧與桂折時運使之
然世若無膠漆器用何繇全世若無膏火何以破
闇焉樗櫟不才物未嘗克我前乃知古哲士勞身
爲物先

雨後

雨後澄鮮景雲天生蔚藍樹修新月淨竹細暝烟
含撥刺魚衝荷翬飛鶴呢龕蒲流高幾尺循壑試

詩集

卷一

九

幽探

山中玉童子

山中玉童子手捧紫霞鍾楚髮覆額角如削青芙
蓉導以朱頂鶴聯以雙飛龍云隨西王母萬里凌
僊蹤路逢金光草采采無春冬濯足滄海流慰景
蓬萊峯方瞳鍊日月真極願靜恭穆滿御八駿時
物滴和雍秦皇與漢武負屐駐塵容僊凡理已隔
揮手莫相從

客南七歌

有客有客南山幽鬚蒼眉秀港相聞時時長嘯諸
峯頭烏啼花落成春秋往來天地不盡意極目江
漢空悠悠噫噫一歌兮歌行休浮雲露霜紛生愁
昔年綠髮曾相見不謂徒逢君子面歲寒欲識松
柏心古道飄零盛霜霰長鑱空谷竟何如忠信誰
能刷世變噫噫二歌兮歌眷眷請君不看白屋看
金殿

父母四十始生吾昔喜見子今生鬚子路員米百
里去毛義捧檄府中趨人生事親貴親意承歡豈

詩集

卷十

十

必分賢愚噫噫三歌兮歌孔訐春風絲袖雙孫俱
有姊有姊雙鳳毛父母乳哺嘗劬勞一結珠璣立
君子一掩明鏡悲黃蒿在昔縫紉弟衣履中夜唧
唧鳴剪刀噫噫四歌兮心忉忉老大隔越思兒曹
有妻有妻厭糟糠富貴相依不下堂我今及爾俱
貧賤時賣鍼絳供文章雞鳴汲甕復灑掃展拜舅
姑佩容芳噫噫五歌兮歌莫忘君非秋胡妾孟光
有子有子已勝無陶氏求智蘇求愚我子自哲眉
目殊讀書作字循規模小者骨壯心氣肅隱隱可

挽雙雕弧噫噫六歌兮歌且愉智愚何有兼擅蘇
子美三年飢走心忉忉我今懷抱千古同丈夫足
躡崑崙山矯首便見滄海東大道行藏有際會所
嗟躁急違時中噫噫七歌兮歌已終山海爲我生
迴風

糖花

茶蘼始見花滿把載香車縱入朱門賞猶霑野露
斜雕闌新種玉小牖舊籠紗寂寂春山裏東風長
蕨芽

詩集

卷一

十

初月

片月出雲際輕隨晚吹流何須竟良夜遲此詩高
秋素質分金鑑清輝上玉鉤詩情期共滿滅燭掃
山樓

雞鳴寺下十廟碑亭

與質古碑陰芳草藉石長父老不記年流水激湍
決我言高心委曲向所昉歷代賜金題府縣排
銀榜綠虬盤棟簷琅玕裝屋礫大尺小寸材簡棄
如土壤甫得治此碑神靈妥歆饗偉矣霸下形肩

鳳交麟額太史講奇文典刑在弘敞方其脫稿時
珠玉恣賞卽有雄藻人韜管徒景仰鍾王妙結
構片字酬千鎰真象各渾靈光氣相摩盪所以與
工作垂法非虛囑功德在斯民衣食被生養不則
正直神爲民驅漆曉不則忠義士身亾睽英爽帝
曰蒞南土春秋應盼蠻如何百世後石泐虛存像
垣衣牽敗瓦四面延蛛網野人負朽木斲削爲屋
仗陰風啼荒狐白晝走山魃尚餘此碑存唐宋亦
迷惘細書阮靈囓巨筆淪如掌恍惚聞神嘯空精

不可想摹讀難久持歸途情更往蕭蕭晚鴉飛斜
日下墟莽豈無黍離篇咏之託嘯襲

以六合予黃鎮得功

邦畿百里近左計却分符赤縣抽丁稅蒼頭帶甲
呼通滁達戶改過鳳棘門疎渺渺終童志何時更
棄繻

元旦十日雪

江南逢瑞雪十日孟陬中到地皆波液瞻天獨化
工紛形三極麗協氣萬家同栢酒歡難醉高歌託

歲豐

飲雲龍岡王氏園

春遊寂寂古城堙風滿平疇綠樹新酒度落花依
小妓殘明月近歸人石梁隱見龍鼉駕寶閣斜
通鷄鶩隣吳地兒童秦地樂相逢綺席一沾巾

讀拾遺記漢靈帝祿遊館感之而作

憶昔初平初盛時西園宮館連參差綠苔被階水
引砌妙舞清歌克塞之玉色宮人立渠澳桂楫蘭
舟繞華屋青荷夜吐散芬芳涼風曲度空絲竹帝

詩集

卷一

三

臨丹驥停飛銀大官點簪供匪頒千秋萬歲樂何
極金錢錦繡高于山美人顏色曾無亞二七有餘
二八下靚粧娥娥肢體輕宵遊妙姊來相研流香
渠畔水濺濺寶閣深團欲曙天雞鳴未散周盧士
投炬如星響座前自從董卓京師破燭光入地驚
神過後人改作餘光祠粉花香草金輿臥治亂興
亡是耶非漁樵一話淚沾衣江山今古常如此冷
落日圓歸未歸

句山憶二親

客途驚歲月春晚倍凄然細草浮朝雨飛花恨晚
烟計程唯僕共識病有身憐遙羨家園燕雙歸舞
寄筵

牡丹行

江南穀雨節牡丹吐奇芳曾聞先達記天地開殿
九十之風光菲菲復慢慢猩紅間粉瓢其中二種
爲最貴魏家宗並姚家黃瑤臺窈窕護不足金谷
客幾樂未央長干少年兒女意無端十日皆奔忙
咄嗟乎繡領官中傳片紙八縣追呼駭驛使雲衣

詩集

卷一

古

花貌盡雕輿朝酣夜染空文綺獨悲洛下盡風沙
欲覓名株向誰是君不見天寶馬嵬終復然肉載
大車酒行船太平志氣銷管絃我看花花可憐
高歌一曲在花前祇恐沉香羯鼓聲易滿城落

生黃烟

紅雲

紅雲叢玉殿白日照珠樓鳳管時時奏羊車處處
留鈴聲常近雨扇影易驚秋不見江南婦能歌清
夜遊

山居

閒閒十畝詩靜者獨棲遲落日山林氣清風湖海
思樵人澗澗酒漁子鱸鮮鱸不意常逢醉浮生安
有期

秋霽

新雨中峯過蕭蕭秋氣分孤松寒曠野衆壑起晴
雲浴日魚爭隊迴風雁度群悠然見籬菊莫惜酒
盃勤

紅葉

詩集

卷一

五

層層簇簇帶人家背郭連村幾樹斜秋日微照秋
水白不知何處剪殘霞
天欲淨時頻點染霜能清處獨編爛絕憐藜杖穿
幽徑遮却前溪一段山

陳御史畫素紙山水歌

高山矗然稱秀絕參差却似鍾陵峯瀑布天中捲
長漢懸流噴攪舒蒼龍烟霞杳冥薄迴嶺七十二
代何年封金泥玉簡挺奇表紫宮瓊陛交紋璫日
蒸月變嵐氣滿倏忽壁立青芙蓉周臨湖萬頃

水木聲激石鏗鐘鏞其源上與瀑布接直繞赤峽
穿雲松澹蕩元氣渺涯岸凌澌雨雪無春冬生此
者誰太古農陰巖結屋依從龍木鼎丹厨列左右
釀花煮藥橫水春中產奇竹幾千百歲深霜節何
瓏璫吁嗟此景誠難逢採芝之人旣已遠見爾猶
凌綺皓蹤滋江作畫盡真隱劃開雲海摩心胸歸
兮歸兮洞庭山水遲秋卿吾里土阜民和雍請公
染筆爲吳淞十年之後當相從

詩集

一
十
六

竹里風烟四季春松軒日月六朝人新詩入韻堪
娛老雜藥候方易度貧病健未疎籬菊興殘忘
吟有野鳥鄰何當共步南山麓秋滿楓林曙景
勻

古寺松杉黯虛窓燈火青秋風吹細雨聲向碧梧
墜暮色平澄鳴磬諸天止誦經禪關常謾謾不覺夜
蟲惺

千賭樓

重陽忽減登臨興祇爲江行悲遠心况近陵園秋

秋色時聞濠泗暮潮音地兼山水多風雨話到漁
樵失古今閒倚高樓看旅雁僧鐘日夕動疎林

長淮深草楚天來。雨。何人上釣臺。吳客歎深鷺。
木落。楚天風急。見帆開。菊逢北地枝。偏瘦雁過南。
影。易哀。外。白雲祠。大禹楓林曉。火隔青樓。

過野人舊宅

連城烽火候人疎此地溪山護索居風雨自彈中
散調雲霄空著茂陵書庭前柳葉寒蟬盡江上蘆

詩集

卷十

七

花旅雁初知子杜門應有意經過幾度見樵漁

行六合題中

丹楓匝地白雲天馬上秋光獨爽然半隴風霜農
具畢一村烟火酒旗懸賽豐食鳥依神屋舉燎荒
狐起暮田人影夕陽山近遠愁看歸雁玉川前

寓字

寓宇本幽尚觀時且適閒尋花通曲徑看鳥過前
山村落秋風裏漁樵夕照間君行何處醉脫帽浩
歌還

退菴詩集卷之一

歌還

退菴詩集卷之五

詩集

李敬

詩集

少小

少小學遊宦非祇慕微祿家貧不擇仕聊慰親所
祝鉛刀折太牢器小憂覆餗徬徨中夜思萬物各
有幅何不守田廬終然耕與讀漢季有毛義捧檄
趨郡牧方其色喜時朋儕鄙衙齋及當徵辟至清
高矢松竹皎皎大賢心群愚斯歎服

拜楊椒山先生墓

詩集

卷二

一

日月懸華表鋤奸已犯顏故人封草墓行路說椒
山近關戶能諫餘生賜不還蒼茫誦遺疏青史更
誰攀

忠愍乃在此英魂灰不虛逢人情鬱結牽馬立脚
關碧血飛金檻丹心照玉書仇嚴狐鼠穴煙草近
何如

市馬猶延評元兇誤國多掃除希震電辛苦為山
河一窟恩何厚重來事不磨長安埋骨處遊子莫
輕過

望太行山

中條地軸接天樞黛色芝形五帝庭時吐陰雲界
日月每多洞壑棲神靈東來海氣千尋紫西去秦
烟幾片青何日秋風攜拄杖直將絕頂松濤聽

公無渡河

公無渡河今渡河公渡河今妾奈何河水蕩蕩揚
洪波有舟與楫輕莫過黃河之來今千里而一折
林木沮洳人民魚鼈天子沉璧浮馬群臣抱薪負
土公獨何為一歲兩涉自愁苦公無渡河請君莫

詩集

卷二

二

歌行路難如此河上行人多

關山

絕壁松杉倒石根凌空軒閣敞雲門青來大野千
村合白上層霄一嶺尊溪路草烟迷鹿友洞天花
雨起龍孫十年便作還山夢斷碣殘碑好細捫

京師報國寺古松歌

寺松二株盤數十年與
殿角相為靈勢年代遠

遠幹枝壯屈而道結如蓋如片如雲如龍
遊婉蟠而鬚鬣怒張遊人迫視不可殫形
退而思之惘惘自失蓋余春觀焉秋歸江
北每論奇蹤輒復贊歎於茲有作

太行屏西蒼海衛中建天都擴幽蘭靈宮寶閣闢

佛踪妙麗莊嚴迥難逮乾坤靈氣茁混濛爲產雙
松竟連綴松若非秦定是漢隸首較數迷年歲跡
踞前殿羅巍森偃伏後庭據雄勢高下下蔭石
欄百萬清陰捲蘿薜或騰地底初起龍綠繞雷風
鱗甲鏡或如張列千軍幕片片青烟靄邊際或過
脫縛兇象獅膚烈骨勇偈難制或儼深山得道人
鬚虬眉結披青袍轟然風雨互爭馳江濤冀馬聲
何厲每時雪月瀉光輝拏攫神霄絕塵曠散朗各
立非有情糾吞連蹇群相睨我驚見此俗客閑宛
詩集
卷二
三
見大寶承天祭春天澹盪靈液滋綠光射地勾沙
毳老幹直上賜吻間旁枝紛披久而鬚細葉如針
不盈寸繡澁重重搖密縹蒼質不受苔蘚封寒色
知緣琥珀泥危爽正宜群猿掛夢歷能畱孤鶴唳
若論玲瓏覆澱蓋應揖群仙朝五帝我愛此松兩
來慰訪問僧人究詳細寺自先朝鼎建來松杉兩
露春秋詣磚墻木檻盡周遭玉榜金顏曾護蔽養
成無數棟梁委白晝空山鎖雲翳後有市兒頻得
過賣酒烹茶陳雜藝

秋色

秋色到柴關翛然獨往間興隨飛鳥遶身等片雲
開新雨水邊水夕陽山外山村膠沾不盡取次看
楓還

行藏

行藏 小草踪跡近當歸時愛霞邊雁頻開竹下
屏蕉青過牧路水碧上漁磯倚徙淒風色前山送
落輝

盤谷

詩集

卷二

四

杜甫詩名在王維宦迹沉飄零能李白遭遇及陳
琳世事消春雪微名澹曉雲終須到盤谷猶自未
幽深

宿句山普濟菴

寒杉苦竹間禪樓徑入蒼山寺隔溪鶴護香闌雲
影寂蛩吟石案月光低疎星照野皆朝北落葉驚
秋不向西獨有孤懷無定準半宵幽夢付荒鷄

宿舅氏館

懋館藤床角枕支旅情怯寐想秋詩青蛩自咽風

高後白露微團月淡時街鼓響和砧杵切井桐陰與海棠宜起來搔首吟成處悵望空天虛玉墀

再贈王叟

竹墩之居凌丹丘賦詩興發橫高秋天空蒲服松石好日下披覽雲鴻遊無事飲酒近城市有時賣藥輕公侯臨風老景正瀟灑傳語來登百尺樓

秋郊散步同似玉兄

北隴風光暮西園步履同小橋連斷岸高寺隔遙空水過蘆花白霞兼樹復紅歸對燈下酒秋色滿

詩集

卷二十一

五

齊中

過準提巷用退之韻

檜栢秋陰石路微荒園草長殘蝶飛老僧學佛兼學圃莖花雨漬莖葉肥我未踏穿獅子窟繩床塵滿坐者希所領月米纔半鉢黃菜撲面飭朝饑去年屋破雪堆席今日墻欹風打扉睡漢世法且不貫縱施廣舌何霏霏龕前大士漫千手門外枯松徑十圍隨便趺坐即起去休畱棘刺橫牽衣快哉白雲如奔馬兀突那復爲人羈

退之山石詩山石羈縛行徑微黃昏

到寺蠅蠅飛升堂坐階新雨足芭蕉葉大支子肥僧言古壁佛畫好以火來照所見希鋪床拂席置羹飯疎糲亦足飽我饑夜深靜臥百蟲絕清月出嶺光入扉天明獨去無道路出入高下窮烟霏山紅樹碧紛紛變時見松懸崖十圍當流赤足窮澗石水聲激激風吹衣人生如此自可樂豈必局束爲人職此詩敘遊如畫如記悠然澹然在古劍篇諸作之上予嘗以雨夜入山寺良久月出深憶公詩之妙其嗟哉吾黨二句後人添入非公筆也馮天池先生雨航雜錄

雨

寒雨零書閣微雲觸畫檐色疎桐葉盡聲密竹枝兼晏坐還抽帙長吟獨捲簾南征何處雁沙荻久相淹

詩集

卷二十二

六

雲麓園移冬菊

黃菊仍秋思移栽自朱園暖催遲蒞放寒禁晚香存架竹從新插餅泉子細噴辯榮珍養本好貯隔年根

十月移殘菊枝枝弱自斜藥寒疎放瓣根滿密抽芽先雪除紛蝶經霜滌細漚只添三徑秀風味已陶家

答陳御史畫竹扇山水歌

湘筠霜色老剗刮如青玉長簽一十六金釘使柄

束欄揮紈與素展疊任所欲皎皎若明月搖搖來
清風問余何致之寄自遠道中孟冬草堂日氣淑
有客到門傳尺牘云是御史陳涉江蓋此吳興秋
一幅山形畫翠却通路樹色蕭疎半懸屋老人高
步斷巖間舉杖恰俯烟中谷憶昔江南我共君
鞋踏破雨花雲今年江北楓客好迴首長干只夕
照君畫山林真曠絕石痕水勢生肖裂毫揮真宰
漫淋漓手隨圖書淨冰雪贈來佳扇足懷袖把玩
不與江南別噫嘻涉江之畫仰家扇人生二妙真

詩集

卷二

七

堪戀裁製既稱熟染珠明珠尺璧從輕賤我今拂
拭無冬春冲融奇雅仁風親五明六角雖然好祇
恐當時難比倫

天長縣

遠水明山郭寒蘆漫野村稻餘猶飽雁樹煖自眠
健無識江南景發從近縣論琴堂風必古知不重
盤餐

天長道中

楓葉千鴉落蘋花一雁飛平湖通野水曲路駐斜

暉問牧村沽遠尋僧旅伴稀寒帷聊四望詩景莫
輕違

漢潤大覺寺

村古細分路橋危側渡河行邊紅葉盡住處白雲
多暉響交鐘磬牆陰捲薜蘿橫山天外影吾欲問
維摩

懷人

一水盈盈漾粉牆嚴城月落夜增霜美人相望知
何處自解珠璫隔玉房

詩集

卷二

八

步冷泉欄

危板無聲滑野坳一枝春信出梅稍定緣僻地難
通岐祇是高人許結茅潭水清時龍聽法松枝靜
處鶴成巢臘客凍徹山門意不放東風取次敲
坐生
波聲客吟野鶴巢邊松最老毒龍潛處水俯清之
句云能復下轉語否故予詩及之

霜水

霜木秋巖迥風泉夜壑深娛真堪對酒賦隱更張
琴鶴性知高逝猿愁本獨吟君來逢歲晏爲慙采
芝心

遊烏石寺

松聲瑟瑟水淙淙古寺迎曦關小牕梅遇晝和開
自五雉交春色起皆雙村茶漫賸供僧會客酒頻
傾泥佛缸幽漾東風山路軟慣遊知不吠仙尤

戲題惜花春起早

紗綠玉窻圍淺曙百鳥驕鶯春語絮風光流轉爲
花愁莫須開到茶縈去小東湘裙倚翠闌愛將濃
豔露中看揀取纖枝待梳掠柳稍斜月不知寒

愛月夜眠遲

詩集

卷二

九

庭院月明人影淨露華星彩秋相映弦時宛轉學
娥眉望日依稀擬鸞鏡麗譙鼓角已頻催不是徵
歌那促回十二玉樓齊滅燭清光羞道夜珠來

陶水月在手

蓮盤細濯秋蟾影中天寥歷星河耿敲斷還連玉
作鉤盪開忽合金爲餅珊瑚纖指夜涼無宛是鮫
綃捧赤珠今夕素娥何皎潔廣寒香閣不同凡

弄花香滿衣

東皇細把韶光演百卉芳園正堪撚祇恐奴客却

妬花笑入花叢看不辨合德由來體自香何勞蜂
蝶撲衣裳爲愛梅稍折歸去倩郎先點壽陽粧

四時閨情

輕暖雲鬢橫銀玉青風紅雨傷心曲平原一樣到
天涯芳草那能春不綠惆悵仙郎歸未歸幾迴搓
損蜀羅衣忽見巢梁雙燕子今年依舊對孤幃
夫君遠戍知何處燕山五月纔飛絮想君誤作絮
飛時參差錯過前期去晝漏長時水閣涼佇看荷
畔浴鴛鴦綠絲桐懶操棋枰靜燒燼金瓶一炷香

詩集

卷二

十

圍桐颯颯西風起遙憶佳人隔湘水剪刀初歇夜
寒深月明砧韻關山裏青燈照菊夢還俱白雁橫
霜影自孤楚客悲秋空作賦清思千種一言無
憶昔攀轅共君別西山晴插一峯雪此日淒其似
北風寒鴉疎柳增愁絕翠袖輕彈寶髻斜脩娥雙
欵向意紗幮情香魂誰得似玉壺和月浸梅花

春雨

春城含雨色萬柳重晨烟忽作空階響知添客思
綿潤生芳杜後寒勒海棠前江水今方長安流却

買船

春夜喜雨同之本之實

聽雨梅花屋簷然世外心清光連夜久餘響入春
琴收聲盡遊湖為妓鳥宿深來朝尋霽色香偏幾
園林

飲季氏梅園

出郭平沙軟臨谿芳草生呼童探梅信即事飲芳
楹香布風何滿晴舒雪更明悠然翻翠羽輕片點
銀筵

詩集

卷十一

十一

清明泊瓜步阻雨是月雨雪

愁思如芳草春程不斷生停雲增野色過雨接江
聲瓜步平津漲清明遠客行從人作吳語歸計
未暇

蕩水沙蒲茸過風市柳搖孤舟空海澈獨立當雲
霄漁父行相問村姑背自調禁烟仍感俗泊飲意
寥寥

春風搖岸柳江色上吳船雨雪初晴日鶯花欲暮
天近家餘別酒乞火赴新烟莫復愁途澗金山樹

影邊

三月見雁

三月歸飛雁春雲隔幾群衡梅開失伴塞柳宿逢
君日煖聲相和風輕羽自紛江樓遷客思曲裏不
堪聞

曉發丹陽河口次完玉

蠶豆今將結鶯花半不支紅橋穿鵲處碧水起雲
時睡短愁山過吟長較機遲暮春遊興逼風雨亦
無期

詩集

卷十二

十二

竹堂寺

閒過竹堂寺春池映栢林水翻聞躍鯉風落見鳴
禽雙塔青霄影層堦碧蘚陰唐寅畱畫蹟設賞有
同心

桂葉有感

新綠映芳輝春風暗已吹飄然辭舊葉茂是昨年
枝

竹堂漫興

寺靜花能笑山虛鳥亦禪雲林移曉日風壑瀉春

天徑竹挑桃竹榆錢送酒錢晝長拋卷後只索醉
堪眠

竹墩居士寄竹堂停杯悵然思遠鄉恰聞曙牖啼
幽鳥更對春池媚晚芳荒院瞿曇雲水靜踏花姑
婦艷陽忙宦遊不減楊雄癖翠滿寒筠閉小廊

小鳥

小鳥頭俱白飛翹翅尾長開花身曳翠啄盡嘴分
黃立俯危欄竹吟傳隔牖鴈何須聞杜宇春院已
蒼涼

詩集

卷二

七

題嚴六如處士畫像

嚴子神骨澹鬚秀雙瞳方撫手坐臯比寥歷盡八
荒新詩妙畫名山藏醉時獨賞臨滄浪若添花石
卽好友更無苓朮真空囊王生寫生能寫意髣髴
嘯聲繞繩床高寒恰與蘇門當噫嘻洞庭之松松
上霜

訪朱老

行到慎家潭言尋朱老宅微雨曉來過山泉界林
陌信步隨好風雙柳弄遙碧柴門向柳開升堂見

文籍主人意真率扶杖延嘉客峒芥泛清漣松枝
煮白石小童解客嗜枇杷競鮮摘更出泉聖圖紙
墨蔬肅藏巖巖動雷電黯黯觸魂魄衣冠遁古開
辭是孟頫畫佳山一事幽悔負十年役

湖上寄尊

余愛張李鷹尊羨寄高嗜東峯太洞口此物亦易
致其生叢許塔味不松江次其出同鰲魚點注差
鹽政嘗新快一噉千觴故難醉醉晚滑豈冰骨甘寒
信雲膩四月南薰時苻藻夾蒼翠采采夏日長勿

詩集

卷二

七

待秋風至

靈源寺僧述松

老僧忘歲月閒指數株松影密春來雨身參湖上
峯初移高一鶴今夜戰群龍聲落寒濤外蕭蕭隱
斷鐘

歸六合留別湖上諸子

寒山買棹時雲歸千里湖光歷翠微風好只思青
竹簾窗隔窗愛綠簑衣浙西何處無海潮落平爭
傳有陸機泛宅重遊烟水濶莫教鳬渡冷秋暉

名渡

泊無錫因登惠山

青蒲碧水引吳舲九節龍峯敞玉屏
雪立遠沙排雨鷺星流空谷淨
風螢惠泉自向雲山品
鄒樹堪携挽
瞻聽明日毘陵追好景
片帆烟霧酒初醒

新豐鎮

却着登山屐剛逢舊酒壚
謝公原不宦司馬半爲奴
青鳥銜朱杏紅簾隱碧裾
微風新雨後醉况復何如

詩集

卷二

五

丹陽舟中悔負太湖西山之棹志續前遊即

景有述

城上樓陰遠似霞
岸邊帘影密如麻
雨生空翠搖桑葉
雲散輕涼落柳花
雁塔迢迢隨嶺沒
漁舂箇箇受風斜
斜欹道林屋
春前屐謔理山陰
雪後槎

雲鎮江

清江泡嶺轉城隅
京口風烟一望紆
到岸畫樓浮似舫
隔洲芳樹短如蘆
潮迴鐵甕連海山
劃金鷄半入吳慚
愧長房能訪道
却疑身在水晶壺

天寧洲至六合

織織蘆上月歷歷船中曉
風鳥共一輕江天相與
香雲歸三楚秀山點六峯
小滁水迴護游靈景發
新眺

石帆

石笋我當江眼生
安瀾一點似帆輕
中分吳楚流非細
下敵金焦勢可衡
烏鳥戀橋時暫至
豚魚吹浪不須驚
遠晴常伴群鷗浴
近霧還疑隻鷺橫
萬里奔騰勞日月
一區芳樹劃蓬瀛
環滁瀉雪通名

詩集

卷二

五

邑山渚連雲拱舊京
壁草亂垂蘆共色
峯泉欲漲雨同聲
滌洞漫繞龍鱗疊
澎湃從分燕尾行
捉月倒闌天泛泛
攀蘿下指水盈盈
雄巒誰續千秋興
今古風流鮑照情

長蘆寺

蘆航初祖錫遂卓此山
幽香霧窗中落晴江
檻外流有僧同石瘦
無相向雲稠鐵像空
沙岸蕭梁定幾秋

玉樹

玉樹歌殘掩舞衣寒蟄切切和金徽風吹天樂知
何處自剪宮燈待月歸

乳鴉

乳鴉啼散瑞烟空水殿歌鐘靜午風祇有玉樓山
杏樹亂開猶映碧紗紅

詩集

卷二

七

退庵詩集卷之二

詩集

贈戒公

李敬著

杖錫巖前老飄然下竹溪跣趺筋力健接引領毛
低蘿草留蟲戶栽松待鶴棲一龕親佛火誰欲試
金鉤

出鳳臺門至麻田十里

曉風涼麥氣歷歷檐帷清楊柳村邊歇櫻桃園下
行野薇送芳露候鳥變幽聲隔嶺呼樵子尋山更
詩集

卷三

一

幾程

牛首

雙峯盡相向翠色掃晴空拾磴趨山鬼開軒落海
頭題名東晉古問法癩融逢坐久拂衣去吾慚惜
下桐

金牛洞

埋金跡已往化獸事多疑落日恐行客空山却
規松枯何代寺草蔓六朝碑悵矣前途去長歌發
五噫

宿石虎潭林

月出林際白遙然晚寺鐘且休北山屐雙渡東溪
宿人烟亂竹佛火射深松半世行吟休聊將慰
我蹤

抑同新夏

旭日晴風轉載陽好添溪漲引江光隴連秀麥油
滿綠樹入啼鶯燥燥黃葉几湘簾依冷石焚香潑
茗坐開房幽棲不礙身多病七發遲君肘後方
紫雲交鎖小匡廬物色須經一雨宜香燕出簾風

詩集

卷三

二

欵欵茗椀歛枕日遲遲樹高曲巷藏鳴鳥草密開
階隱戲蝶頓放嬾人深谷裏谷深更有老僧知
南風拂檻綠陰深永日閒居倚素琴葉底一花紅
似火枝頭雙鳥色如金夏來松竹偏幽勝老去詩
篇可滯淫露頂解衣容野鹿何人不美隱山心
舒長嘉候近天中醉國眠鄉幾日同花局連連過
設雨歇忤漸漸喜松風遮園邨落山當戶浸灌田
塍水拍空漫道仙源須作記扁舟今已繫漁翁

喜雨

甘雨渾生五月涼樹陰深入浣花堂門前芝嶺雲
千疊屋畔東溪水一方野望思乘白鷺艇閒情欲
製綠荷裳隣人喜道年光好小霽邨邨競插秧

秋蘭

綠葉紫莖花密黃沙盆雪石種成行風傳遠谷埭
叢秀雨散空林沈國香惟德能鄰君子庸相居如
入古賢堂援琴獨譜倚蘭曲采佩由來晚未傷

夜飲卽事戲呈汪葉二丈

潑暑林園過雨新高樓燒燭坐嘉賓蟻浮玉盞濃

詩集

卷三

三

於珀觴下水盤雪似銀躡屐半乘山水興呼盧並
取柳梅春杜陵老去耽黃四踏月長歌倒角巾

奉和葉兼山伍氏山林詩

池開明月鏡戶啟白雲封泉味過來淡山情着處
濃禽飛思野鶴高臥擬人龍須信龐公隱荊州士
所宗

高柳捎風淨開花泛水涼藤牽牆絡索雲生石衣
裳蝸殼猶堪住鷗機信可忘莊周與蝴蝶栩栩近
飛揚

蘭靜蜂聲聚庭虛鳥跡過雲光清竹簾雨色潤桐
柯秋日山中好春風座上和閒來思擊壤節奏發
長歌

近水知魚樂看山狎鳥情花枝催秫酒薑蕪點蓴
羹詩卷老何事耕耘足此生滄浪隨地是不尚隱
爲名

中秋日同兼山併示之本之實

中秋令節晴方好野蔌村醪儉不勞白露濯來天
宇淨絳雲叢處月輪高人逢勝已成三益子見添

詩集

卷三

四

丁愧二毛共醉溪橋漁火細滄波落木正蕭騷

行役寄興

天淡雲黃秋草沒老楓如人醉霜月寒烟濛濛古
道滑嶺尾侵沙雁聲發旅行匹馬孤村欲愁絕丹
心生白髮迴憶故園松竹廬飯時燎火觀牛斲

贈座中客

白髮青袍

江南爭看李龜年不知大曆風

零後得似開元供奉前

羯鼓聲催花盡開天公雨露在陽臺翠華西幸衆

園散三弄東風餞落梅

一曲清歌迥入雲杜陵遠客最先聞可憐妃子聞
顏日辜負春光逐柳粉

天寶昇平十五春官中行樂屬親臣上皇口自教
歌舞傳與江湖泣路人

題洛洛醉後戲呈似玉兄

美人如月復如水錫子佳名得其理五陵年少裘
馬春半聞姓字走風塵數響銀箏閒歌作爲脫金
魚換酒頻座中愁殺江州賓老客猥奉棠花新吾

詩集

卷三

五

兄吾兄何眷眷未飲先贈五明扇故滅華燭迴高
宴途岐攪走如奔電噫嘻人生得此開心苗莫愁
湖畔波痕細燕子樓前風色搖賤士耳食來相驕
既亦耳食來相驕何不喚作董嬌饒

雙流春漲

寶樹玲瓏夾岸開銀河奔瀉到溪迴悠然放鵲雲
邊去恰爾逢鷗海上來

冷泉流觴

活水源通碧海湄暮春脩稊引新詩定因清冷留

賢達絕勝溫泉賜浴池

西溪秋雨

拔秧纔罷雨溟濛栽插將來趙婦工
齊插玫瑰花壓簷風吹着水關鮮紅

龍泉避暑

蘭若風交枕簟新泉清竹細宛秋旻
不知今日紅塵外更有馳驅喝暑人

獨山帆影

流水斜陽一葉舟山光長映布帆秋
風波盡日催詩集

卷三

六

行客誰解攜樽石上遊

龍山秋興

石局輕敲松子零葛巾細漉菊漿馨
醉披短髮僊床臥忽送前溪風雨聽

七佛雲林

輕雲細水泛藤花竹影交門石徑斜
月下僧歸村犬吠半林驚起欲棲鴉

盤峯積雪

雲埋山幻雪封門蒼素流輝間幾村
爲問前途探

梅者漫尋驢踏板橋痕

前題

溪流漱澗帶西東曲抱雙橋春雨中
遠草波瀾淺碧飛花夾岸漲深紅
乘槎星宿雲霞近放艇桃源水石同
吏隱偶從鷗鳥後自銜杯酒數歸蓬
雲莽風泉太古來一泓十穴鑑光開
映將翡翠隨垂柳漾出珠璣迸落梅
老我未疎濠上趣懷人共泛右軍杯
娟娟月色潄潄聽絕勝松琴操幾迴
雨餘扶杖過平川小溢菰塘上遠田
野色青連山

詩集

卷三

七

外寺烟光白廢水中天和來歷亂鶯
雙弄點破空濛鷺一拳愛就耕夫問
佳話傷邨擊鼓散秧錢竹曲開門車
馬稀清流界道碧山圖吟蟲靜逐風
香入浴鷺遙依水勢飛閣上素磁傳
永晝庭前脩栢霽深暉紅塵自閉雲
林路却到招提愧滌衣獨山片石砥
迴瀾點點歸帆夕照殘旅舶對橋傾
白墮漁燈隔寺掛青竿楚天霜落千
林迥足澤風多一葦寒遙憶郊滂畱
咏後懸巖草色更誰看孟嘉當日有
高蹤接武名區是伏龍古寺烟消空

橘柚停雲天末自芙蓉東流二水通銀漢北倚三
山並玉峯黃菊不殊風景在年年某佩記深松
支遁買山山自幽喜看竹密復泉流雲隨拄杖僧
歸寺月浸梧桐秋滿樓瓦雀慣巢穿紺幕石髓薰
策隱青霽若聽霜後鐘初動縱是勞人亦解休
盤石空山野寺深雪山紛滿果幽尋縷冰繪水爲
高質灑石兼泉作遠音梅冷伴蟾珠綴圃松深迷
鶴王同林不緣老衲煎茶供誰掃青光出小岑

六合道中

詩集

卷三

八

曉起觸霜花虛烟隱數家折蔬輕護葉條麥細抽
芽岸冷初彫柳山暄未斷蛇秋成今納稼濁酒可
頻賒

伯兄邀遊不果作此請訊兼呈在社諸公

擬乘十日春前興卻探三山雪裏梅莫使桃源虛
自說翻令鶴子劇相猜狂歌白纓隨風去醉倚青
驢踏月迴竹葉况濃須漫把荆花無恙玉追陪

無題十首

楚水秦山隔鳳城杜鵑花外子規聲寄來魚素一

詩集

卷三

九

江遠撥盡鵬絃纖月明新有夢時紅豆發舊曾遊
處碧苔生莫愁何事愁徧劇獨對春風空復情
小立松窗媚艷陽閒停繡帖向花牆燕窠實蠅泥
留紫峰飲銅盤並褪黃雪藕微分纖指色燒蘭欲
並弱肌香晚來却倚湘筠笑百子池頭淺淡粧
不語垂簾淡飲睂呼兒一問翠鈿宜堦前細雨生
芳草閣外輕風度子規年少浪傳神女賦江南半
唱大堤辭遙憐帝女千春淚散入蒼梧綠竹時
生香真色獨何依冉冉名花出翠微雅性愛琴還
自操輕身學燕已能飛王孫芳草曾迴駕織女銀
河欲下機寂寞苧蘿紅粉盡蘇臺歌舞送斜暉
背郎宛轉向郎羞結束香襦自挿頭曉夢報殘鸚
鵡架春聲吹徹鳳凰樓梨花雨後掠雲賦柳葉風
邊畫月愁目斷楚天芳樹遠雙鬟爲捲玉簾鉤
迢迢寶樹泛青霞隱隱珠樓護絳紗草綠天涯飛
蛺蝶月明江上弄琵琶遠山漫蹙當時黛油壁虛
逢舊日車騁望佳期烟水濶武陵溪路半桃花
不是江深鯉尺難翻裁錦字見疑端蜀琴節促知

心苦并剪聲輕覺腕寒妾貌如花晞曉露君恩若
葉泛春端重門靜掩梅窓月待繡金仙學女冠
搖落江皋夢未真年華寵替豈因身終珠不散高
樓怨青塚空留絕塞春車馬風烟思帝子關河水
雪想佳人何須兩夜聽鄰笛獨掩深閨淚滿巾
新鶯初囀柳絲長惆悵鄰姝理嫁裳良夜玉窗彈
絲綺青春金屋搗霜雲迷隴客梅花暖月伴湘
娥夢草涼劉阮一從塵路去天台烟樹更茫茫
才高咏絮大家憐閨閣風流邁古賢每訓靜能全

詩集

卷三

十

初禮女貞矜合待芳年愛同苦竹依腰瘦慵紀妖
花插髻偏嫁得伯鸞名姓改東歸一葉五湖烟
和韻梅花詩十首

搖盡群芳歲序同冰花鐵幹太虛中蛟龍偃立夜
仍雪驚鶴紛飛春更風何遜一株愁落漠袁豐幾
樹景空濛纖枝早占三陽泰大地終迴六律窮
崇巖絕壑挺瑤枝愛就松筠結歲期飽坐風霜
盡早凍蜂疑雪到花遲春融清影月無色寒勒幽
香風有時次第石湖標格冷灞橋驢背獨吟詩

新梅幾點領餘寒五出知非雪片乾霄月撲窓連
影好霜風滿院作花難開逢斷隴愁堪折臥向空
山夢亦安中夜玉粧渾欲墮何人吹笛倚幽關
落莫寒林與細沙清懷月滿更風斜百年化石水
蛟幹淡日如錢玉蝶花脈脈夕陽當古徑輝輝春
水出人家揚州一樹南枝早莫待重看祇自嗟
參差吹斷駐春難破萼開樽惜未殘冀北雪飛驚
是客江南花滿不移官香中自帶烟光煖盡外方
知酒思寒安得杜陵呼健步千林移向一園看

詩集

卷三

十一

翠葉霜彫風不吟空山啼鳥伴幽尋青陽着樹雪
何豔白月橫枝烟轉深地與始和蘇勁骨天分餘
冷護香心鐵牛墩畔家家酒莫悔騎驢返舊林
敬去六合東門二里
有古梅宋元開植

秀隱柴荆歲事新不須鉛粉汗風塵爭寒半影猶
銜雪向暖一花如報春屋角枝新先自媚江頭香
滿豈無神弄珠的的輝晴色應笑羅浮借夢人
漠漠春烟影半黃無聲香度竹樽涼莫須夢入孤
芳外如有人來獨嘯傷近水凌冰知吐韻迎曉流

霰欲生光愁思爛熳臨東閣不是江南樹著霜
玉樹玲瓏對夕曛孤根春與臘平分愁深嶺驛埋
青瘴夢盡江天起白雲香輦傷來應絕世瑤臺裁
去更空群霽微稍妬東風靜開落無聲欲自問
哦梅細繹野人書烟月冰霜字總除獨秀若然應
讓子幽心難料獨逢子林干有雪陰陽潤歲杪無
花天地虛結實早知調鼎衆煩若裁取進皇居

草堂初成友人適至喜書四絕

幾間茅屋揀疎籬野水閒雲事事宜好友若來相

詩集

卷三

主

問訊垂楊黃勝蚤春時

樹頭苦不放山光剪拂偏宜夜有霜怪道簾前秋

影淨磐峰高處鬱蒼蒼

寒暖雙停小雪天短簷風日倍暄妍衰荷殘菊卻

開徧趣取梅花到眼前

堦下山茶花正開鵲聲占喜故人來思君恰似東

溪月一歲陰晴望幾迴

山居漫興

脩簞古栢盡成叢寒雀爭喧半畝宮饑寒不烟爐

不火滿天風雪閉門中

樹色漠然霜色濃東溪深曲駐吟舫遙知雪後人

乘興來聽寒山夜半鐘

拂石蒼松連遠嶼盤雲水鶴對前窓正襟俯坐千

層雪磴道平吞一線江

栗里風光滿四時何曾一日不花枝梅前菊後無

消息天竹懸丹照短籬

烟霞古徑本來微况是中冬木葉稀隱隱茅菴見

燈火白雲千頃一僧歸

詩集

卷三

主

六十平分上半梯乘閒卜築浣花溪給租卽種千

頭橘消渴唯須大谷梨

折竹聲傳夜檻虛凍禽鳴噪五更餘小窓欹枕渾

無寐呵手拈髭好著書

誰似愚公谷更愚年來養拙信殘軀家家圖畫花

千樹日日春風酒一壺

小寒風日愈清佳荳果兼逢蜡日齋良辰須來

問疾長眉掃地骨如柴

轉輻寒雲掃不開漫天朔雪挾風來青松翻作蛟

龍吼凍倒山中萬壑雷

谷口躬耕鄭子真家餘千卷未稱貧謗將花鳥供

閒史時復衣冠對古人

隔逕深篁語不聞獨携焦尾待夫君時時夢到檀

欒國錯應人呼野鹿群

瀟瀟細雨打衡門燈火東風影半昏祇有梅花和

我老暗香生處欲銷魂

蒼山寂寂琪枝晚澗水深深瑤草寒驢背橫欲灞

橋客盡中人向景中看

詩集 卷三

來往春風十里間幅巾乘興杖藜閒碧曉西澗通

東澗青愛巴山接練山

凍合峻嶒石罅泉將流且止韻鏗然五更風月醒

殘夢譜山山中沒字步

雲歸石壁渾如繡水泮銀塘半作潮描出風光生

柳眼支殘雪色折梅腰

人日晴雲滿近郊無邊景物接書巢門倚葛簪春

多少半着梅條半柳稍

堯夫天挺信人豪到處行吟付濁醪終覺諸賢分

蜀洛風情不似小車高

溫公望康節詩林同高問望已久花外小車猶未來

乞得金貂掛翠蘿林泉隨處觴行窩春來一曲春

光好喚醒人間春夢婆

短簷遲日曝梅花河柳迎風軟復斜最是意動小齋春

意動石泉流乳漸香茶

春工強半為花忙醞得東風陣陣香聞道司空西

第好園林舊喚午橋莊

裴晉公午橋莊為張司空所得

階下流泉經雪細窓前幽草帶春生焚香獨坐無

人處時有山禽窺翠桁

詩集 卷三

采草交催蘭葉青小開南牖養仙靈繁霜苦雪知

多少不到春風一草亭

雪射花光月射燈小谿文石幾層層書於更在雲

深處一綫春痕染絳綰

條風不離柳稍頭澹蕩春光烟外樓半郭杏花梢

粉蝶一湖芳草隱通溝

細撥冰苔觀弱鯉斜支藤杖數寒禽晚來一抹烟

光淡正落巴山紫竹林

滄浪即是百花潭垂老歸休七不堪最愛江南正

月雨平湖柳色半氍毹

祇許幽禽度竹簾再將花樹補茅簷住山約法除

生客竟得稠兒午夢甜

風情落落復巉巉百尺樓高百尺品不作矮行題

鳳字何人解道老夫凡

臘梅

梅隱花胎菊透黃却疑凝蠟點生香暗將野趣和

烟月拘入冬風度曉光翠羽錯分庚嶺夢蜂鬚勻

點漢宮妝孤山處士不相識爲報先春到玉堂

詩集

卷三

七

紅梅

物外一枝秀天然種最殊香中微帶酒色裏欲含

朱遙借杏花映近宜芳草鋪隔簾清影動璧月照

珊瑚

大寒

高坐復高眠茅茨得靜便何殊小有洞不覺大寒

天霜氣藏冰整臘光淨野田入春知遠近倚杖早

梅邊

立春前二日雪

十載山中辜雪景一朝圖畫皎然開設愁貧士孤

雲滅

陶詩孤雲獨無依

祇恐高人草屋埋臘尾梅花遲凍

出春頭蛺蝶早飛來醉懷策蕩滄溟裏倒吸青天

當玉杯

詩集

卷三

七

退菴詩集卷之三

詩集

早春

風雪解窮律郊居見早春
葭灰初應暖盤味欲含
辛柳彈鶯隨馬衣香蜂趁人大堤芳草色一望一回新

官定後

會非勾漏就丹砂河水空乘漢使槎
三十年中悲
小草二千里外別梅花
骨令書寄人安慰鳥鳥情

卷四

私夢賸餘莫向風霜問容鬢春光一倍惜天涯

宿州道

騎蹇朝天駐宿州郊原綠淨雨痕收
微官苦被青山笑長道爭隨白日流
有竹人家堪問酒無花寒食更登樓
同君坐待江南月明夜他鄉別是愁

儀封縣

勞人之所經夫子昔行道四顧何蒼茫
青青自春草天下已無邦
康衢置周寶不有儀封人誰傷夫子抱狂隱歌鳳態幾得獲麟早日暮臨東臯和風

事幽討

三月見梅

官梅燕邸逢吟客驚是江南梅落時
入曉正開珠箔留春偏弄玉參差
梨花共月應窺樹柳絮如霜欲滿枝
爲報東風催結子調羹未許晚香遲

三聖廟雙槐

門隱雙槐樹交陰覆玉墀閒聽高士法清引老夫
詩雀舞風吟葉龍蟠霧宿枝何期塵市裏寥歷賞幽姿

詩集

卷四

二

簡宋轅文年兄

嘗怪杜陵子囊空無一錢今朝通酒債
永夕抱書眠官逸貧非病詩工老必傳
銷愁仗西部能和白雲篇

久客

久客疎家報孤身藉友生識途爲老馬
感遇及遷鶯故里雲連海終旬雨壓城
高臺有芳樹春晚任縱橫

五列泉

吁嗟寧晉泮宮之井兮清且寒白虹赤電憑其餘
山空月冷天樂下時聞環珮聲珊珊行人過此駐
馬問豐碑大字雕琅玕云是張氏五烈婦時乖義
殺賊不濡泮宮之松何丸丸上有女蘿施其端狂
風驟飄雨驟注妾心如井澄波瀾憶昔兵臨官吏
散姑老婦幼同危難婦孝姑慈願全活先後推挽
摧心肝老姑引義炳秋日謂遭無禮豈殄殲刀箭
滿眼巷哭惡安能事逼生飛翰婦適緩以姑故
姑儻不灰心終安婦子相攜入井後吞聲流血行

詩集

卷四

三

相看從容一躍委沙石杳如孤鳳從群鸞皇天慘
動化魂魄至今水味爲芝蘭君不見城頭烏起更
漏幾文姬抱瑟眠金鞍吹笳一聲拔營去濃雲覆
井天漫漫

隣官小飲

細月玩初弦幽人酒似泉螢疎懷水國樞密照山
筵歷歷天垂漢紛紛市落烟徐歸清夢續不改小
窓前

壽張蓬 司空

幾樹榴花照翠屏炎天水部最清冷身將紫氣調
金鼎天與青藜補石經滄海一生同有道嶓棧五
嶽駐真形相親客舍年光轉欲借長風愧管寧

季夏進涼

炎天夜轉清涼蟻沉虞池華星歷歷布候忽羅天
垂河漢當屋掛大火行西馳哀蟬候初露飛蚊散
餘吹幽人愛沐浴洞灑澹無爲長嘯破孤懣短步
舒中疲俯念故園陰昆季懽追隨綠醕四五進窮
窵陳新辭遠道久離別臚仕更何期朱夏改清秋

詩集

卷四

四

髮生素纈

蚤市

朝嗽起平林零露淨廣陌商賈競晨光持籌候簷
曉纖小工營削貴重綠珠珀隔面若雲障交聲類
雪格此地無繁霜一晌頭鬢白乃有游宦子重綈
冒炎赫逝已不得顧塵絕飛輶迹名利令人哀終
年自煎迫

孤館

孤館多雨色青苔被堦堦秋風行半道 蟬催高

枝竹立裁錦字信美將誰思空廊易流響非復墮
叙時盛年不自得良觀難重期安得隨陽鳥絨書
寄瑤池

立秋日漫興

梅花發後望親闈梧葉飄零尚未歸莫信秋風能
待客只吹征雁向南飛

七月朔大雨竟日述呈伯衡

炎暑蘊空庭積雨亦已灌苔竹凌青色蕭蕭映
葉巷街行潦深居然蓬海觀氣隨溟滓集勢與

詩集

卷四

五

纖散豈當七夕期牛女愁泛瀾不須烏鵲橋湏洞
瀉天漢乃悟桑田變相思詎終判茲理誕難信久
浸增懊惋齋無阮孚屐業類稽康鍛墻堵奈浮沉
故畝終流漫自非滄洲人誰起濯纓歎

詠蟬

蟬生首夏及聽近初秋物變南林態鳴紆北館
愁枝高孤影抱風遠靜音流斷續開商律飛棲託
羽儔有綏能自飾用翼亦何尤沆瀣資生潔炎歊
閑化悠委形如朽木黏翳避叢樛曳韻投深樹潛

卿未可求

望西山

翠律西山枕帝京馬頭終日白雲生夕陽低掩樓
臺色曉籟微聞松栢聲獨石烽烟寒戍壘三秋樵
牧散邊城時清誰辨食芝術道遠虛傳放鶴情

贈曹木欣庶嘗

冰雪論詩興頗狂孤吟晚識孟襄陽舟行楚水青
蘋雨馬過燕山綠鬢霜四壁酒酣看擊筑一天秋
寂話連床相憐莫厭頻相訪應有文星照草堂

詩集

卷四

木

七夕雨

甲子今秋雨天孫此夜河誰爲照丹臆獨坐想青
蛾鵲翅翻雲葉蛛絲織露難故人江上遠穩著釣
魚簑

理褐

秋豈清明節行厨早斷烟問交疎錦字理褐當青
錢門掩三時雨心歸萬里船兒童生杜曲幾識鄭
公賢

櫨果

李子竟何嗜，懶婆實可憐。并刀輕削雪，皓齒淨含
綿。萍實甘終似，枇杷色欲然。空揜陸績袖，難奉橘
如拳。

驅馬東北遊

驅馬東北遊，巍然黃金臺。郭隗既已去，荆軻終復
來。游俠空人國，所寶非周才。月明燕市語，酒徒安
在哉。秦王挺雄劍，虎視浮雲開。兵歸易水上，秋樹
使人哀。

佳人

詩集

卷四

七

歲月悲素秋，萬象奔已駛。金風彫衆芳，白露戀寒
藥。佳人掩羅袂，清商中夜起。遐情寄松柏，義調感
君耳。我欲往從之，迢迢隔湘水。湘水豈在深，寒裳
傷玉趾。

漁樵二首

蓼花風起夜秋色，滿青簑月共長流。靜人將小艇
過游魚，拋玉尺直釣老滄波。出浦寒烟合，空聞欸
乃歌。

衣結脛空短，柯寒手自知。路穿殘雨後，影亂夕陽

時入市因貰酒逢仙，莫看棋柴門歸未。曉虎嘯亦
何爲。

西山

西山秋色早，雲起畫成陰。獨有山中客，不知雲外
深。茫茫塵界裏，一片碧松林。忽聽天門嘯，風吹何
處尋。

秋怨

雕梁社日燕歸飛，深苑無人謝紫薇。妾命不離長
信草，秋風歲歲卷羅衣。

詩集

卷四

八

塞下曲

霜嚴草短獸潛逃，獵騎千群渡野壕。日暮高原齊
獻獲，看誰先賜綠葡萄。

中軍隱隱見旌旄，帳下黃鬚大食刀。邏騎歸來人
語靜，涼雲不動碧天高。

四別

江淹賦別宋玉悲秋交其斷音以有斯

風吹棠梨花，雨濕滄浪路。春水浩漫漫，征人向烟
霧。孤帆去何疾，江天杳難泝。天際望鄉關，思君更
反顧。反顧中心悲，微茫恨烟樹。不愁道里長，夙夜

愁江露躑躅洲芷青坐見芳春暮

炎天鳥獸絕萬里更離群仗劍衣重鎧奉義溢汶
焚火山沙似電燎海水如雲勿言樽酒薄聊用解
勞斯行者既已昧居者哀其勤會見飛鳶貼終歎
少游云願奏清風曲隨身長侍君

廣陌指京華離亭枕山麓白日起悲風蕭蕭動休
榭蕩子輕遠遊臨樽促馬僕僕望墟里烟馬啣故
鄉救分手還再拜相思儻頻顧驚砂銷客顏寒水
刺馬腹星中守關度日落投村宿

詩集

卷四

九

君去邯鄲道送之涉長河 水驕短景白水寢層
波驚風揚塵至萬里捲蓬科遊子足無帶越語成
燕歌拔劍對樽酒惆悵所失多寒鳥拍地飛虞者
施其羅長鳴歸密樹哺子待春和

旅中承張蓬 高岱與兩先生分俸作此謝
之

別親無以慰敢道不如初禮法拘卑宦飢寒近索
居幸分仁者賜未益豈儒蔬併與三冬祿開春好
寄書

雨

天地秋徧雨聲中落葉分隔谿通決酒當戶積寒
雲雁濕飛難見蟲棲響不聞故園滋菊處花發惜
離群

壽蔣楚珍先生爲虎臣作

江南烟水錦爲舟君歸已是青雲遊崇文門外柳
堪折口唱吳趨送君別歸時省觀茅山東滿地寒
莎覆晚菰竹曰無非桑落注石門祇許梅花通堂
上先生紫袖好木公西母常難老洞天劃然華陽

詩集

卷四

十

開中有芝草休徘徊諫垣今重社稷器徵車懸在
黃金臺流傳家慶何人筆醉臥松風寄清逸聞時
好作涓濱圖手捲絲綸捧朝日

睡起

假寐令人靜焚香令人清清靜俱我思密尋元古
情道在嵩山下得之貴其生芝草堯時雨春風發
英曠哉谷口路歲晏少經行

勞生

黃華不知春丹丹不知秋勞生不知樂達士不知

愁劫灰應復火塵海忽已流安能學陳子十載凋
編裘欲覓終南老爲具竹葉舟注目得歸路江南
雲霧浮山中富松雪把酒一清謳

隣砧

東隣搗衣處高下落寒廊我覺秋光近君如古塞
長聲疎憐腕素風細想容粧遠戍同明月悲心亦
未央

行矣乎送常鞏宇

行矣乎秦山之高秦水清長途風起孤馬鳴一封

詩集

卷四

十一

朝奏夕就道重子顏色如平生臨行袖中出片紙
云代先子傳幽貞先生古道在史記典銓十載聲
便經常衣組袍不掩脰蓬蒿爲屋藜爲羹事業方
將挽門戶溫飽豈獨羞科名所以令子知大義討
賊空嗟志未成高光意在安反側蟻視么小存寬
宏行矣乎思波浩浩容歸耕慎守禮法爲編氓此
官皆出

朝廷賜職盡言在身亦輕悲來餞子以杯酒諒有千

秋萬古情

詠懷詩

人生亦有初旣長辨其職所以異禽言豈不在名
德六經旣未墜禮樂待修飭俯前愚蒙驟仰瞻聖
者軾靜然蔡蕪中覺有太古色始喟洪荒流匪聖
將何極巢由與楊墨千載遠茲域放廢而逍遙無
爲竊天食

民非后何又代后者惟臣以此上哲士勞身濟斯
人曰余閑洪亂離潛蹤通津在朝忝清列鳴玉紆
華紳中情竊愧耻行步每逡巡常恐歲月流滄海

詩集

卷四

十一

樂和芳辰知此一室意還爲千古春
樂和芳辰知此一室意還爲千古春

仙人在赤霄有故謫廊廡已乏凌雲姿而心甚推
粵清辰奈海龍 夜調驅虎日日出灌園負鋤遂
過午因之絕嗜慾澹然御靈府燕童年二八趙女
珠及翠羽又許盛年時一言契明主緩步登三台
隨心擇萬戶視此非分物了了如糞土問君何能
然中情無所取

三載潛情好晏然坐匡牀清晨間異香聖賢在我
房春至知蜚振冬來見虹藏逝將燭所辱所榮何
足妨乃知入世事雪裏抽簪寄語南山友無爲
守一方

十月三日苦寒

遠客常悲秋秋風亦難住吹來吹去剪黃雲一朝
霜滿長安樹漁陽古地多雁聲叫斷秋風最薄情
空憶家書至東北雁飛已是西南行寒來童僕無
顏色舊日征袍半穿肋臥時苦冷起苦飢日上三

詩集

卷四

七

竿脚無力養兒休道爲官賢十月不奉甘旨錢不
如賣書買黃犢歸到山中種薄田

贈蕭郎中思親之作

十月燕山望夕暉緋袍空換舊縫衣南來今少朝
正使縱有梅花當雪飛

送張長白之歷下

並是遠遊客君歸我自憐驚駘依短棧鴻雁度秋
天去謝花虛錦前途柳作鞭濟南名士問囊有杜
陵篇

史隱

史隱浮名字身閒道亦閒伴書斜置枕客月甕開
關梅柳思今雪漁樵待昔山餘生同老衲杖錫幾
時還

聞鐘

晨鐘一何靜自我百憂尋此夜霜兼月殘燈病復
寒知山鬼歎清切老僧心空有家山夢隨風度
遠林

鄰舍聞彈三少者歌

詩集

卷四

古

隔窓理曲復調絲小立聽愁夢見遲紅燭照客嬌
眉有冰彩落指怯先知江東司馬愁中淚塞外歸
鴻別後思何事芳音伴搖落曉風吹起月涼時

車子

仲冬日色薄長河結層冰飢至寒不切鑿冰爲我
生驅車何連連指直無輪聲之子北風盛策馬揚
朱纓揮鞭不出手狐白輕且盈推車上河去馬逸
冰車傾天命自古來車子歌莫哀

關山月

關山月何離離出霧昇員鏡橫雲隱半規關山月
何皓皓不照古輪臺偏照江南道江南結綺有高
樓思婦含飛對月愁一歲清光十二度一度相思
十二秋君情如既望夜夜光應短妾意若初弦夜
夜愁還滿風吹螢火入疎簾露下梧桐淒別館敲
砧在隣巷吹笛向關山不知今夜霜天雁幾處雙
飛幾處單願流綺席傳閨怨莫使秋風損玉顏

飲馬長城窟

飲馬長城窟水寒傷馬骨邊關有男兒生計何刺

詩集

卷四

五

卒卒刺氣難平秋風下古營一馬仰天叫衆馬悲
哀鳴悲鳴不相見生處經征戰朝趨上谷符夕刻
靈州箭久臥鐵衣單長戍金羈斷羈斷還自連衣
單還自穿山頭望孤月既缺還復圓古時不見封
侯貴惟見白骨埋荒田欲歸難歸心煩煎

讀陳子昂詩集有懷趙二庶先

故人高隱去相憶在天涯日月惟三雅風雲定五
車射洪君入室彭澤我無家淚滴臺城草春來幾
放花

飲雪

幽州寒欲雪先雪作長風風雲互爭勢風止雲亦
同霏霏如木盛纚纚漸何終靜者高其素開關望
不窮

初雪

夜分疑聽雪雪霽見朝暎心目生靈境山川改革
門臥梅藏鮮色起雁決沙痕忽憶江南景寒先近
北邙

幽州女

詩集

卷四

六

幽州女如雪立雪朱簾下爐頭火熱酒正香誰把
玉鞭鞭客馬

楚客雷雲象投我以詩因正拙作雷就筆床

十首而去感其深苦有贈

知君亦苦吟聲裏表予心阿來成章草春風滿竹
林不嫌貧下榻應有約攜琴何日梅花夢相期續
論深

望月

北風吹夕月光滿碧雲端已謂別離苦其如開寒

寒有愁傳畫角無語倚雕闌多恐山中客相思不忍看

剪綵紅梅

麗景佳人報祥芳競獨工窓前裁夜綺枝上覺春風色染冰心勝香分玉指同落梅歌轉唱不逐曉雲空

再遊報國寺同楊訥銘

寶地追遊勝冬春煖不分苔荒疑積雪松密宛垂雲古畫龍蛇動天音鳥雀聞歸懷如有喜緩轡話

詩集

卷四

七

殘照

長安除夕

萬斛春風到草廬何須三上退之書經年奉職悲無狀此夜思歸賦遂初索莫孤燈窺壁鼠闌珊雙淚夢江魚椒花不散霜催鬢羞對梅枝雪影疎

退菴詩集卷之四

詩集

早朝

李敬著

更永聽玉漏絳燭照霜行漸近金扉日春風滿鳳城

長安十五夜

春夜春燈豔早梅烟光幕壁上陽開繁香不逐雕輿去好月爭隨細馬來共羨九枝連帝里翻驚百

詩集

卷五

一

上元即景

紅白不教春意鎖一番寒雪枝頭坐花香雪影兩迷離無端試燕元宵火新燈照雪復照花濛濛月向窓前墮凍蛟吐珠光欲高素鶴拂雲翎半躡此時想出畫中詩山翁手滑騷壇杓起來潑墨題雪堂應笑東坡不見我

草堂梅

草堂梅不得歸照水開新曆當風豔舊幃不愁春至花先覺定怨春還花故飛

奉陪武正風

雪消風軟九衢平
小吏追遊信馬行
魚散御河逢乍暖
鶯啼官柳報新晴
雲山盡向金臺麗
歌管遙從玉殿生
一曲春嬌人盡醉
諸公此樂勝登瀛

餘雪四首

餘雪被青山
游塵扇芳路
葳蕤林影交
綿蠻鳥聲互
陸離高臺延
目非一趣
良辰殊未央
嘉遊從此驚

嘉遊夫如何
迢迢步清泉
梅發早蜂動
苔浮紫綫鮮

詩集卷五

二十

鮮和風還作
雨日氣乍生
烟百齡嗟
瞬息一酌豈

徒然

一酌散千憂
體輕愈愁疾
漸於卿相疎
轉與松喬密
運甕果何爲
秉燭亮無失
婚宦既不營
翻使吾

困車

畢願匪在廣
養拙向幽蓬
側身塵世外
結耦前山中
讀書銷暇日
彈琴咏薰風
安知千載下
不有蘇門翁

過董易農新居

夫君抱玉琴
結構小山陰
瑤草春風淺
梅花夜雪深
鷓鴣棲無定
跡鶴舉有清音
不是巢居子
安知出世心

剪花

老幹寒支露
繁條煖蔽風
錯刀開霽色
纖手入春工
鳥訝金鈴爛
蜂歸膽注紅
小童偷醉帽
倒壓笑山翁

春分

寂寂燕山裏
春分未見花
金窻垂柳色
婀娜向風斜

詩集

卷五

三

斜閨人應獨
歎蕩子未還家
向晚窺窓戶
蛛絲網碧紗

種楊柳

青青柳移來
種在阿誰家
東風搖動萬千葉
直待清明解作花
紫驢嘶嘶紅塵裏
愁殺章臺啼晚鴉

無題

慵達引繡至
夢驚驚闌早
坐歎綠窓深
爲愁紅粉老
鳥啄櫻桃花
蝶戀宜男草
當是蠶繅時
新絲動盈抱

折楊柳

楊柳無情樹春光幾葉開含青低瀾水怨絲去章
臺應向眉邊妬能令舞處猜攀條君莫惜况比玉
顏推

長椿寺

聞道虛無有化城浮生今見白雲情食臺鳥下翻
瑤草香圓僧問禮梵聲歷歷靈椿千劫去悠悠花
雨一燈明黃塵門外容聽法五嶽何勞向子平

放生池

問僧池水有限衆生安派僧答言仗我佛力衆生自化于法界彼法中語

詩集

卷五

四

然知道者也

茫茫扶輿內諸生託其上晝夜既不停塵沙果無
量有生必有化兩儀窮哲匠若非化者機生者卽
爲障生化理如然誰能別真妄所以盤古來虛空
相簾蕩離彼不住法足以觀殊相嗒然一老僧不
取亦不放

聽百舌鳥

芳菲竹門淑氣偏春思搖曳鳥先傳藏身柳浪飛
還見斷響梅風巧更遶殘雨歇時驚午夢驢陽深

處維水紋南園載酒傷前聽爲憶雙柑倍惘然

宮燕

青陽遲日曉微微無心天外歸隔院數聲穿
翠竹入簾雙剪傍羅衣玉人何處梨花落金屋初
成映蝶飛太液池邊泥漸煖銜來應惜舊巢稀

歸雁

追飛春暖路漫漫又別瀟湘到鬱單小婦題箋知
有寄歸人挾瑟未成彈聲隨楊柳風初軟翅帶梅
花雪尚寒南過諸峰愁歷歷幾行迴向碧天看

詩集

卷五

五

攜手

與歡攜手來言遊淇水上淇水瀾瀾流春風飄且
漾君妾朱霞光妾歡青雲狀寶馬與雕輪由來不
相讓

寒食郊行

青門古道草萋萋無數垂楊鶯亂啼何處園陵尋
野老幾番風雨隔前谿梨花別業無烟火玉樹前
歌盡故聲七貴香車味勒馬尋芳又過鳳城西

梨花

皓皓長林色春光何太遲含烟迷蝶夢漾雪使鷺
旋蹊下輪奐李年來潤阻饑方知嘉樹意不在作
花時

微

致此山中物應知廊廟深將軍求渭獵天子顧虞
幾月落虛尋影烟生未失音沐冠思浩蕩逐伴躡
花林

嬌妃曲

羅袂新圍不忍看春愁沉重試珠鞍關前欲問南
詩集

卷五

六

來雁多帶東風破早寒

未識君恩別漢宮琵琶幽怨信難通黃沙有夢爲
行雨不到芙蓉寢殿中

登昆廬閣同韓文胥庭

春色蒼茫捲地來層樓登眺倚天開五雲宮闕千
花滿三月風烟萬柳催直下翠微寒玉鳥橫空仙
樂送金輿西京楊馬同豪達美爾登高作賦才

獨忠寺

勝界兩花新風烟接暮春池流分冷煖樹影辨金

銀髮繁天龍繞清閒輪錫馴時逢開士說能度宰
官身

送于歷海備兵蘭州

出師男子話封侯位浪爲郎青白頭但壓水梨堆
佐酒離會土豹莫成裘花開論谷青春曉風色與
河王帳秋好去諸羌待方略思君休沐更登樓
送檢討辰玉假還

卑官春晚在天涯隸夢分輝學士家不謂驪駒輕
折柳邊留海燕伴飛花雲橫古路征鞍濕風起離

卷五

七

人已轉斜一別相思盡杯酒爲君親起撥琵琶

送高徒侯之任高郵

維揚楊柳別離心君去春風滿舊林濁酒一杯還
贈策青山六代各分襟啼鶯首路花枝轉乳雉迎
車麥秀深南望香塵飛皎日遙知澤國少重陰

春日早朝

旭日起環瀛春風滿禁城鶯啼三殿曉花發五雲
明持節班仍後焚香吏獨清小臣無獻替未敢引
陳情

南洲

南洲何日到
悵望入春心
好鳥催三月
遲花更一林
烟生村路細
水繞石門深
祇有忘憂客
能來撫玉琴

觀舞

茶蘼朝日處
楊柳東風時
歷歷雙鵲轉
紅羅舞柘枝
翻爲繁帶勢
故作墮釵疑
流盼春光滿
寧知有所思

美人照鏡二首

詩集

卷五

八

粧成還自照
青蛾幾許滯
却憐秋水裏
何處得春山

君心愛何似
還將青鏡同
妾言嬌不盡
得照曉光中

姜瓖叛翼令關中何君拒賊全城其弟某戰

灰邑人祠之同寅王念蓼爲予壯其功烈

有作

山賊朝乘勝
孤城晚閉門
三旬推妙略
九地得飛騰
尹鐸功常赫
劉琨燭不喧
桑麻春社裏
廟貌祇

今存

揮戈遲落日
發馬踐驕雲
百雉憑君壯
重圍看敵分
雕鞍空貫箭
錦袖竟朱殷
故老思英烈
弦歌痛不聞

寄鄧元昭

萬竹園南學隱仙
風流不讓稚川賢
身經古洞春藏雪
手種青松曉帶烟
木客漫當清晝嘯
茶童時抱落花眠
閒來偶夢瀛洲好
咫尺橫分小有天

讀陶

詩集

卷五

九

吾愛淵明作其源
出楚辭情深聯自放
言遠若將遺陶唐
雖不返典型猶在茲
羃羃桃源路千春誰可期

初夏

一水帶南庄
幽居愛日長
餘花紅藹藹
高樹綠蒼蒼
鶯下樽常度
鷗邊艇不妨
看君到愚谷
相與話蒼皇

義皇

長安懷古五首

幽燕形勝幾橫戈
自建車書王氣多
塞北秋陰低

玉殿海南春水接黃河青衫舊濕葡萄酒白髮新
聽爾汝歌不見琵琶能寫怨流傳何處見雙蛾
玉泉山下水無情不到宮牆曉夜行亂竹空階秋
噪舞垂楊大略曉鶯聲千金市駿君何重一七投
秦上所輕張望青門人去後東風芳樹五雲平
元帝雄圖靜刻丘天魔舞散倩誰收銅壺刻箭虛
宮漏錦帳穿花冷御舟好鳥自啼西苑樹佳人猶
憶沈沈樓參差流水斜陽在一夜西風草盡秋
建文歸國堊西山遙隔長陵荒草間兩帝龍爭千

詩集

卷五

十

古恨六時鴉噪一僧閒雲閒樹色連金闕天入河
流上玉關猿臂徒兒朝牧馬彎弓此地不知還
水滿平沙花滿林烟光自古帝城深張華博物悲
彈劍盧植清流愧賞音雲起居庸春似雪風吹固
節盡成陰此生何似爲郎者五畝蕭蕭起越吟
散暑
散暑步空庭舒襟愧有形風邊依好月雲裏弄華
星水潤蟲光裊山空槿氣榮清宵千慮息相憶在
中令

憶江干竹閣

飛泉貫竹林因而起崇構六月來長風冷冷萬雪
走階除位疎花白石倚其右踞坐放清言終然盡
白晝山蔬麥飯畢爲歡在親舊何美南山翁凌
采三秀

雨

朝光曠已散夕暝雲復集當暑雨何清入耳聲
霄鳥跡露苔漫蛛網雲蘿濕漏巷及頽垣電勉事
支戢偏側琴書廢左右瓶罍立坐愁骨與電轉見

詩集

卷五

十一

蛟龍惡悵然思寒江何人整烟笠

夜雨

秋雨滴閒階蕭然止百慮但聞山寺鐘遠度寒雲
去

幽人

幽人愛白雲攜琴度林莽松風吹其絃蕭疎遂成
響拂石將一彈忽罷興遙想太始本難名自然不
可象

微雨

微雨西山來蕭然淨炎埃久之餘暉霽定覺秋容
開美人在何所高興白雲隈此意與誰說清陰生
綠苔

雨後

細雨濕枯蘂疎樞似白波鳥聲喧枕畔蟲思困簷
阿潤澤爭開菊推殘欲折荷閒中觀道念祇覺暮
秋多

山中望人

遲君度清夜高興曠殘霞白露沉沉下山中濕桂
詩集 卷五 士

花前村仍吠犬獨樹未驚鴉豈是昨宵月留琴在
別家

蘿月

蘿月墮前溪松風拂庭石夜靜亦無聞隣家讀周
易

秋風

秋風漾晴雲吹落我庭際庭際一何佳歷歷松與
桂我心與之然機清事靡憑彈琴多希聲讀書少
契如彼寒露蟬飄飄自遺蛻緬思千古人擾攘

勞智慧蓋優哉游哉聊以卒吾歲

峩眉山記 菊潭胡世安纂

昔夢峩眉山今遇峩眉客手持峩眉篇勸入峩眉
宅八十四盤上去天不盈尺古雪四時寒秋雲千
里白誰登光相巖笑把星辰摘擲與騎羊人化為
蔥嶺石悲看歲月流轉見風塵積願託莎蘿花空
香駐魂魄

塘上行

宛彼青青蒲託根在華池蒲生一何盛池水一何
詩集 卷五 士

滋其葉何翩翩光風爲之披歲暮多天霜念君
別離文鴛結愁思澤冷體自知對之不能歎愴悵
傷中脾

淇縣

行行至淇縣萊竹懷君子不見昔時人白雲空在
水

朱仙鎮

仰止精靈愧此身河濱遺廟見飛塵中有地生
荆棘故老無家薦藻蘋黃菊丹楓他日淚金戈鐵

馬一時人閒來高詠憑欄句暮雨瀟瀟倍愴神

濟陽集道中

百室炊烟隱抱關鳥飛何礙吏人閒翻因車馬悲
周道漫識漁樵似故山古寺半銜荒菊裏長堤猶
枕亂楓間側身西笑天涯客題柱如君幾個還

謁閔子祠

乘傳南行四馬駢白雲親舍轉相違誰從孝子祠
前過空使蘆花點客衣

雪晴望九華山

詩集

卷五

古

望華亭上望華峰雪後天清蛻玉龍恰似秋霜凍
湖水當中蘊出九芙蓉

琴溪

山行歷嶽岑溪行盡瀟瀟不謂溪山勝剛奇當廣
陌奔虹駕巨梁稜稜鬼工擘佇望森靈境一脈平
生癖其山立絕巘直上幾千尺風烈土彌堅膠木
甚蕭槭草髮脫落盡片片見奇石誰摹大士壁吳
顧選標格雨雪承積雷痕若新濯帛其溪清徹底
沙汭亂空碧霞飛光忽紅雲過氣能白中涵太虛

秀岸通洞府脉菱芡助民饑灌溉補天液矧乃魚
鰾細童穉隨所擇地幽異人至上真爲窟宅修鍊
資高深蟬蛻始無迹赤鯉每騰出似受東皇冊儵
因風雨至猛麟生羽翮空遺煉丹鑪藥屑化野鯽
土人名其魚猶堪療瘵厄琴溪自茲傳溪流聲可
拍日暮深林朔時時遇仙客

漁父

峰前日出湖水明湖上冉冉寒烟生長流不動陽
來去何必投綸在魚處安知漁父釣何心朝朝日

詩集

卷五

五

暖烟光深

徽州府

嶺嶺基開梓漆繁紅山道竿薜蘿昏七星化石當
城闕六水流花到府門近園遠田春正作女居男
出俗猶存越公英蹟村烟裏歎息頻經駐使轅

葉中之招飲敬亭山

梅花幾枝春風開春風吹送酒徒來出城路接青
蘿上開軒身在白雲隈敬亭山樓宛溪客隔竹街
杯踞盤石招手相邀小素歌典寬不奈歌喉窄入

春今日始知春醉去翻更飲百愁多情更有陵陽
月解撥松陰來照人

南陵題署

松陰竹氣度星輶
題慰高齋寂寥寥
落萬山堪對酒清風兩袖好
歸朝兒童蠻語時
相近鄉里關情更不遙
欲爲數行將意緒
綠天誰解種芭蕉

銅雀臺

芳草寒烟碧未休
雄圖銷歇幾春秋
高臺複棧連雙闕
上臺對時細履繁香共一丘
人似太行雲聚

詩集

卷五

七

散事傳漳浦水風流
山陽已去陳留續
空有時禽訴旅愁

董氏園亭

五年通籍君仍隱
闌草城隈斗大園
活水自春階下藥
短牆不礙樹前村
慵從驛使聞車馬
喜向隣家教子孫
我到襄陽訪耆舊
龍公棲處憶衡門

首夏

首夏近清秋
虛堂坐月鉤
柳陰當席住
花氣入樽流
簪盞他鄉慶
等鳴此夜愁
盡沽非嗜醉
取夢賸

歸舟

留懷曲

西方誰把臙脂草
被之使人顏色好
誰作鎖鐵旋螺花
男兒仗劍羞還家
鉛華雖美劍雖利
百方駐君誤君意誤君
意君奈何樽前宛轉
不惜別別後相思多
復多

感遇

朱門一何深
璇堦一何遠
隱隱雲車過
媚媚風燈偃
寧知道路寒
霄壤隔重楫
憶昔京雒遊
勝氣凌

詩集

卷五

七

稽阮挾瑟倡家樓
走馬城東坂
願爲連理樹
花葉同根本
願爲雙飛龍
卷舒共華袞
中途忍棄捐
命實異榮蹇
兄爲雲中鴻
弟爲屋下蠅
獨立心彌憂
風吹裋褐晚
青蘼間黃梁
夜深不能飯
吾宗有長吉
蓬戶停旌幘
入座賦高軒
搥筆散珠琬
妙譽馳諸侯
英華滿文苑
韓公緩轡還
節達禮亦建
往者不可追
來今方自付

退菴詩集卷之五

詩集

江寧李故

蒲圻道中

使者驅車破曉遲蒼烟十里上鬚眉
酒多寒月草逾瘦山有古風松倒垂
小澗注泉驚虎去空村覓食聽雞啼
傷心寄語田間客春雨休教放短犁

岳陽樓二首

峇峴飛閣倚城阿十二青峰對白波
風景從前經意淺江山到此覺情多
蕭蕭木葉雲中下裊裊征

詩集

卷六

一

雁雁外過鐵笛一聲秋色晚空教塵紋愧漁蓑
寒來風流不可尋淒涼名勝此披襟空慙酒媼歸
田紉欲話漁翁隔世心雲起蜀黔千嶺動雨連荆
岳九江深蕭蕭杖屨無餘事日暮憑高學楚吟

二喬墓

將軍定霸美人嬌兒女英雄竟寂寥
赤壁東風雷野燒黃陵暮雨咽江潮
珠襦拾盡漁樵散神師來時檜栢遙
悵望不知埋玉地遺香空怨草蕭蕭

考察日遇雪示官吏二首

冬熱好傳南楚舊忽然風雪滿湖山
鏡中六吏光

堪照畫外群峰意欲問挾纘任教侵
虎旅沾衣偏

欲近鷓鴣斑烟波祇有漁人醉亂舞
蘆花不肯還

簷前片雪輝淑氣忽依微朔正天王
臘寒生御史

威飄零思野鶴清白上朝衣欲問梅
花發春風嘆不歸

湘潭道中

鳥道入天關幽深不可攀草沿青巖
水松覆翠雲山景識中湘異人思下
澤還何當訂麋鹿卜築待

詩集

卷六

二

歸閒

四方詩題長沙公館

西望瀟湘隱落暉長沙南去客帆稀
孤身不及衡陽雁却背東風向北飛

嶽路

微風喧好鳥薄霧灑幽花春喜逢晴
日人間問佛家山腰開巷陌屋角樹
茶麻更有巖居叟能來近使車

勝業寺

諸峰攜竹杖何處覓真源草淺知樵徑松深得寺
門客懷幽欲住僧法老逾尊落日青苔上相看無
一言

集賢書院

深院隱殘陽松陰路轉長鳥迎今客語花發古賢
香山處規模備山川祖豆光翻憐仙釋跡烟草已
微茫

謁嶽

維嶽起未陵於天作股肱丹巖留帝碣寶月代神

詩集

卷六

三

燈七澤泉中落群峰象外升相如能獻賦封禪已
羞稱

絳絲潭

拂石當漁磯泉聲聽欲希百源奔瀑布六月冷修
衣復怯攀雲渡龍疑挾雨飛流將今古去搔首對
斜暉

登嶽

尋山有仙骨出沒御天風歷歷游觀處蒼蒼烟霧
中靈芝光可遇福地脉俱通日落子心息還期鐵

脚翁

觀音巖

鳥道出朱藤幽期策杖登巖留三伏雪庵住六朝
僧祿著隨泉潑黃精向火蒸譚經忘夜永窓下日
還升

五峰

五峰五嶽形高下散遙青樹可連雲看泉應挾雨
聽幽齊藏註疏絕磴引僊靈見說迴風雪飛花入

洞庭

詩集

卷六

四

望日亭

祝融峰萬丈春曉更蒼然試望紅輪發方知碧海
連乾坤光不定烟霧氣無邊蕩漾扶桑景飛來問
石船

祝融峰

南紀瞻雲處中峰捧日心層嵐摩禹碣萬嶺起虞
琴地絕興遐想天低怯朗吟自憐身太小回首淚
沾襟

三吾行

次山元結隱居名山為岵山溪為浯
溪亭為廬亭後人置三吾驛永州府

祁陽縣

崕山石插天南屏下走江流冉冉青涪溪觸石入
江水連橋跨嶺開磨亭磨亭三絕懸高壁石鏡搖
光動虛寂次山作頌魯公書近紀上元遠大曆吁
嗟乎二公已生天寶後萬事糾紛亦何有名山勝
水表丹心瘴雨蠻烟迴白首此地兵興更幾年漫
郎宅舍今茫然骸骨堆山血流海征夫枕戈不得
眠湖南御史惜且憐招撫流散蠲俸錢鷄棲盡伐
祁園竹犢走直入衡山烟功成却向何方去二公

詩集

卷六

五

容我溪中住信是前身有情性不覺微吟繞芳樹
拂衣好道心所期中歲無成驚已誤四顧江山感
舊遊酌酒臨崖得奇遇須記三吾路不迷詩囊藥
裏正堪攜春雨桐花何浩浩夕陽芳草空萋萋月
明思起滿湘柁笑看月向溪中墮一曲扁舟望此
山人人高擁寒雲坐

朝陽洞

四月植新晴日永微風遶美以群才聚兼之諸事
了政簡歲時悠興發山川小頗開朝陽洞佳氣涼

昏曉鹿鹿駕行車翩翩展飛旒淅水沿綠苔捫壁
入青篠果獲最幽奇絕巘凌浩漭相其土石脉元
自混沌肇靈境久必通一線天光敷側身轉形勢
巨斧闢窈窕開豁見平除南盡粵峰渺更有萬古
泉飛鳴 杳深疑龍性伏靜習雷聲矯豈知逝
者機終非語言紹嗟余好道晚未敢負登眺來情
約閒懷往志託歸鳥山空待月出孤嘯振林杪茲
巖卽吾廬瀟湘在池沼將與元先生超然八荒表
輓羅總督抑華

詩集

卷六

六

萬點憂時淚臨風寄此心難追安石屐易斷伯牙
琴星落岷江曙雲橫楚塞深寒花搖幕府空對峴
山陰

苦旱行

燭龍啣火吹炎埃陽烏拊翼凌中垓涓滴不釋生
民哀山川枯焦后土裂四野之氣如焚萊
南風煽煽淨天宇返照赭赤更亭午北斗灼爍初
月吐農人奔走抱犁鋤十旬不得一日雨
羨藜錯雜滿中田嘉穀隕穽心煩煎無年奚特聽

者天吾將上下索真宰兩師何處能安眠

秋雨

秋後得甘雨寧能欣及時秔稻漫蒼翠豈蕎長新
枝農人荷鋤去破涕還爲嘻皇天動哀眷百穀未
垂發年豐不辭餘儉歲資藿藜所憂白露降菜畦
亟可治旱氣蘇息盡餘熱物性宜且聽山下泉流
澆注清池

涉洞庭

涉洞庭兮浮瀟湘樓雲居兮宿水房雲蒼蒼兮水

詩集

卷六

七

茫茫白露下今天雨霜蟲哀吟兮雁南翔望佳人
今在河梁鞠盈把兮揚馨香鍼綉妙兮佩以囊緣
珍玉兮錯明璫欲貽誰兮思未央獨伊鬱兮坐中
堂涕淚雪兮沾衣裳惟萬物兮亦有常憂之來兮
誠無方

過洞庭

湖水連雲秋色清西風况是客中行不堪搖落君
山樹飛入湘江作雨聲

洞庭秋怨

洞庭霜落白于蘋泛月孤舟不見人誰把紫蕭吹
徹夜一時遷客淚沾巾

桂登

金風剪葉似雲稠古桂香生石磴幽莫道秋光無
伴侶曉人明月下西樓

洞庭秋泛戲爲新體

洞庭秋色好水與白雲間漸起雲間月流光水上
山扁舟乘月靜飛鶴過山閒夜久清霜至舟停鶴
亦還

詩集

卷六

八

秋夜

秋雨和秋蛩風聲亦何極獨爲越鄉人時起西堂
憶性聞長歎聲與之俱不息

秋夜怨

桂影離離白露滋步隨明月下瑤墀相思莫美齊
純扇何處秋風向晚吹

秋興

無數斜陽古樹頭哀蟬聲向野風稠可憐爛熳開
全筆着意描秋不似秋

谷山寺

邈矣何年寺悠然最上峰山香因有桂雲暗不開
松到此予多悔將期智者逢平生觀永夜息念待
晨鐘

爲客

爲客楚最悲况值歲時晏所念在鄉關無端事游
宦以此百年身中途嬰世患攬鏡髮成絲登堂淚
時潸高樓臨遠浦天際見來雁采采欲貽誰黃菊
秋已綻九江烟霧深操舟頗能慣長計得旋歸勇

詩集

卷六

九

還決浮漫攜酒上丘隴樂生老榮澗始追先聖言
往者不可諫

九日 用高逵夫韻

南山不改鬢先華繞徑空開元亮花送酒吏還來
宅畔折腰人尚在天涯空江雨細青楓落遠塞風
催白雁斜悵望楚宮荒堞裏黃昏啼遍未棲鴉

陽邏驛

南浦秋深水接天中流疎樹碧無烟遙知楚客思
鄉處盡在孤舟漾日邊

過武昌

四時常不極一棹况無涯擊汰天堦路停棹水是
家危洲行處直遠郭望中斜沙勢銜山影波光蕩
日華蘆明空岸雪葉亂晚陂霞稍辨武昌樹初飛
夢澤鴉客愁增湍駛楚色滿蒹葭欲訪河干叟林
端見古槎

休官

亦知禡散合休官悔到於今返自寬一載兩霜絲
鬢改三冬獨夜布衾寒書違故國腸頻斷圖就流

詩集

卷六

十

民淚暗彈誰信洞庭風浪險歸舟空老釣魚竿

臨湘遇雪

楚山無處無白雲白雲雨雪尤紛紛雪暗雲低天
色暮高下迷離辨松樹樹杪雲端起雪山玉龍聳
背擎天開行行風雪三湘裏落落乾坤萬里間

雪

雪積神俱素高樓靜者知鵲巢成漫喜梅信報還
遲昔憶蒼梧景今歌黃竹詩何須較鹽絮頭白更
相欺

雪後山中看雲

寒氣閉林麓洩雲何處生初穿層石透欲繞亂松
行積雪光逾淡孤烟共色清無由觀起滅閱盡佳
山情

元日過洞庭

開帆如就日沂水似乘空岸柳迎春翠離顏駐酒
紅道從新歲長詩入洞庭工鄉思誰相解琴棋與
鶴同

龍陽舟中

詩集

卷六

十一

湖水增波接五溪扁舟直上楚雲西春風不管愁
人聽吹得黃鸝兩岸啼

武溪深曲

春暮桃花飛滿林仙源一去杳難尋何人吹蘼青
溪上空使相思似水深

洞庭望月

好月臨湖水清光不可分有天涵萬象無地點微
雲鄰遠聲相應仙舟影絕群如何風外雁偏向夜
深聞

吳王試劍石

武昌縣西山

誰把純鉤揮鵬鷁來從青嶂削芙蓉天聲過樹潛
山魑電影連江起孽龍霸業已隨荒草盡神功元
仗碧苔封於今亂石堆雲處特立西山第一峰

謝江夏父老二首

雙旌遙發武昌城堤上爭傳御史行竹杖漫勞諸
父老布袍何戀一書生香飄鶴觀連雲色步蹴蛇
山隱浪聲顛倒不知衣袖濕攀車猶自說餘情

炬照江城夜色開鳩形野老送烏臺一時扶杖觀

詩集

卷六

十二

風去百里牽裾泥露迴忽轉臘陰洲上草難忘春
信遂中梅思君莫漫登黃鶴目斷寒流盡鷁催

小孤山

南紀積波濤絡會九江郡湖口何瀾洪中流一峰
奮氣當楚蜀遙勢敵金焦近丹巖白閣懸綠樹青
雲隱上方雞犬鳴下界魚龍運延眺情已慄迴觀
靈瀾蘊始啣匪茲山孰辨水天分

雨坐小齋

一番涼雨送春歸曉起支窓綠蔭肥杜宇響林山

館靜幽微遮徑杖藜稀清磨南燭青精飯陶隱居作清精
德銀江東之俗以檢點芸香白葛衣稍待熟梅天
四月八日出相續
氣爽乘流還拂舊漁磯

鶯燕金來軒中

鶯燕金來相訪與會居然絕世無點點飛迴臨
卷聲聲嬌妙換笙等修篁密樹常攜手短帙深
林坐熱鬚四月小軒渾綠雨可能時刻離雙珠

柳園初夏四首

幾春微雨過滄浪窓外參差起綠光野鳥響林深

詩集

卷六

七

不見山僧摘茗遠相將日長愛入遲遲夢地竿時
冉冉香久病逢人商出世料應無處覓清涼
清和淑氣暗中催無數光陰晚霽開漸望食新登
麥可能消渴碎青梅好花何事連春發時鳥多
立夏來最愛溪流作秧水波紋一片繞亭臺
江南花果自成蹊剛遇閒人浴日齊三十乞骸金
緩萬千回首白雲迷心如蜂蠅貪茅屋身付鶯
魚伴柳堤是筆公緣不斷一番新景一番題
落喜晴光曬網蛛又添雨色淨屠蘇詩情霧散閒

來去世事浮瀾變有無小徑沒高深斷客輕舟浮
葉曲通沽白魚青筍村村喚童叟將携入畫圖

題周清熙手卷爲其尊人雲石先生壽

非仕亦非農離濱獨種松能交貧賤友常見少年
容詩卷如孤鶴兒孫過八龍悠哉結廬處雲石寄
高峰

送華亭沈探花歸省

青鳥奏瑤卮驕驕轉玉墀人傳忠作孝君慰母兼
師蘿月秋榮永梧風畫錦宜行看公紀去猶是橘

詩集

卷六

古

黃時

小樓落成

絕頂軒窓四面看公餘不減考槃寬人間花鳥恣
賞天外山河列大觀殘局亂敲星斗落揮毫潑
出水雲寒尤憐甲第頻移主賸得清風一枕安

董玉虬移居五首

小屋疎籬外柴扉金我開應憐漢司馬隨意典琴
臺舊麓唯攜草新粧欲問梅狂夫有雙屐頻許破
蒼苔

移來幾架書已稱子雲居相伴唯疲馬難離是靈
魚雪光盈戶隙山色補牆虛荷含雙帝影寒沽似
戀子

斗酒亦情親俱爲薄宦人昔同文人設今與德成
隣吟苦悶聽夜花香暗度春滿階明月在此物最
宜貧

具鄉親北星晚宦盡交情似我真疎嬾如君有至
誠米鹽無論價僕婢共呼名喪亂經過久還將託
此生

詩集

卷六

五

無勞歌偈側各住保安東傳泛過亭月琴移度牖
風生涯同老衲容鬢轉衰翁每夜霜鐘動蕭條話
未終

壽劉太母三十韻 令子官都諫

嘉運從歸妹清操起栢舟誰能扶大節還以似微
韻太母令辰貴芳懿自古求施衿原闕閣卜嫁得
公侯和氣鶴鳴野離思鳥在洲云胡鸞鏡破遂有
真似愁漸漸繡床雨蕭蕭總帳秋關心收失稿蘭
足聞掛樓櫺舉知吾後伊唔敢易脩三遷常接孟

一書已驚改賣耳延師友繙書自校轉學成瑩寶

設器重識天球重策丁年射劉經丙夜撈聲華須

薦賜保障也鳴騶遷擢光青瑣徘徊念紫微封章

關下草屣緣膝前酬身際風雲未名高日月不直

吉慈色喜盛譽叔腹夏房杜期攀附姬姜邁等流

巷珂瞻族之來芳被恩優吉月逢山壽嶺星應海

壽觀虞秀定封帝派靈霜壽榮堂皇天報生來列

女儔以貞能久視謂善可貽謀將相趨臺上文儒

偏席陬乾坤三島別圖畫百年畱值幼同嬰白維

詩集

卷六

五

賦屬健耕頗開冰雪駐意拾歲時悠梅葉青將圻

似花綠已浮公門多獻頌磊落間清謳

退菴詩集卷之六

詩集

江寧李敬著

元旦早朝仰事

春報條風動九關
殘星連雪照鵷班
御香僊樂當空下
羽衛鑾輿出禱還
行慶遙分天酒潤
太平應美侍臣間
獨緣賜食攀恩重
緩控花驄看曉山

別諸友

遙遙望鄉客
靡靡出畿甸
張樂華館清
良知中祖
餞握手未成
歡零淚已如
霰悲從二陸
遊哲繼兩

詩集

卷七

一

疏先獲屈匪求申
鴻冥亦已善崇文
柳色青廣路
直如箭筈前
征馬嘶樽外
流鶯轉嶺聽
車音塵中那復見

舟中

春風漠漠雨漫漫
河水添流泛木蘭
兩岸垂楊花似雪
閒人今得倚闌看

艤舟

艤舟當落日倚杖復天風
春色孤邨裏河聲斷岸
中身備扶酒綠鬢短倩花紅
驛路何時畢吾生歡

轉蓬

詠史詩

誰牽東門犬誰聽華亭鶴
求榮苦多怨順道信無
作宛彼桃李花一旦成飛
蓬攬鏡照朱顏今日不
如昨虫虫楊子雲解嘲
終投閣何如赤松子凌虛
尋大藥

天津

雄城臨海嶠俯瞰大湖陰
帝德詎在險天意存高
深華曉建霞標飛鷁集
如林湖流會南北去來移

詩集

卷七

二

古今逾發川上歎况兼漁父吟
誰能遵此路濯水淨塵襟

春陰

春陰風不絕高浪阻空冥
鳥過衝雲濕龍翻挾水
腥路難頭早白望遠草還青
飄泊花無緒隨人到驛亭

楊柳青

首路雖未遠到來楊柳青
舊是傷心地垂絲帶小
亭畫鵲烟中宿丹樓雲外
經割鮮招網倚沽酒醉

林垌海氣夜藏雨湖光朝見星遙思移棹去艤影
在沙汀

老君堂

前旌迴綵鵲策杖訪青牛映月庭如晝懸風樹似
秋苔荒燒藥井一乳講經樓仙李吾家果淹留或
可求

武城遇雨

千峰晨送雨萬壑夜添潮檻色重重樹蓬聲葉葉
蕉蕉齊雲下接淮海水中遙漫想東園步蒲菰過
詩集

卷七

七

小橋

臨清閣

臨清閣水天下隘騰勢流聲疎地脉障過功推祇
柱雄飛翻險失瞿唐窄桑田多會時變遷司空尚
置官居積柱標歐冶手中銅防築崑崙山頂石傳
自元人鑿會通吳鹽楚米行山東屈注津門建瓴
起倒連濟汶衆壑同傾覆常存天地戒奔峭欲接
神鬼工滔滔一線穿宇宙滾滾萬仞開鴻濛大舟
小舟不可動嘗費千人百人送魚貫疾呼人如蟻

牛挽組牽舟若甕昔聞玉馬盡來歸今見珠龜新
入貢壯哉利害管河渠千古上游須早控

贈張司空

沙路入名園清池映德門座尊無極老杖領孝基
孫蓮蕊經時發槐陰幾樹存晏歸忘在客月轉竹
西軒

東昌道中

歸舸窓外日初晴百丈徐牽泛影清夾岸樓臺屏
上立當筵人物鏡中行野花隨燕颺羅幌侍女驕
詩集

卷七

四

鸞闕錦箏不是黑頭休潯早那能無事學身輕

客遊

雨爲肥梅細風因秀麥涼雉鳴過斷隴雀乳到空
廊公子林中彈佳人陌上桑客遊淒景物信美亦
他鄉

南池

任城清曠地杜老昔畱題亭榭交河濟風烟變魯
齊花籠客袖發柳向妓眉低憑弔菱蒲跡洽桑望
轉迷

舟中偶題

舟行無常期愛就南溪曲梅雨夜來聞推窓縱新
蟻幽然萬樹深齊放泰天綠村烟亦有情清蕩寒
初旭此時山中人義皇夢方續戶開雞犬散泉導
田疇沃道遙物外游懷哉以相勗

南河望月

暮暮風生岸鱗鱗月照河蕭蕭捐張錦樹滉漾動金
波爽氣思高立勞生發浩歌美人當此際天外抱

雲和

青集

卷七

五

揚州府

禹貢開南服繁華號錦窩水當滄海盡山隔潤州
多不見司花女空聞玉樹歌興亡如可問江上一
漁叢

慈竹

慈竹分來足兩枝於今叢綠出疎籬不聽永晝風
聲滿定看中宵月影移

松

一樹高松祖澤存亭亭偃蓋倚雲根夜分影露中

庭月紫翠如烟不可捫

天泉

甘泉天湧作清池肇錫嘉名母氏爲風雨時聞神
鯉由慚予純孝少姜詩

坐郭餘菴水閣

羨君池上閣當暑坐來清鳥跡留沙篆蛙鳴作水
笙近令紅友足高見白雲行何必滄洲趣能兼吏
隱名

遊胡嶺贊園

詩集

卷七

木

花幕輝高燭泉壑亂細語忽然風雨夜頓覺菱荷
秋潦倒能餘興蕭疎欲禁愁可憐唯小妓無語抱
筵後

天界寺

炎歊盡處愛山行灌木森森一鳥鳴人貌忽從青
嶂換僧衣常帶白雲迎山房永晝花頻落石佛何
年靜自生若得跣趺容我老便從初地解塵纓

朝天宮

萬歲殿前秋藿飛冷城山裏夕烟微黃冠香火何

年事白叟樵蘇盡日歸漠漠寒蟄吟風紛紛法
象走伊威舊傳三表嵩呼地隔代相沿拱帝畿

螢火

大火流西宇疎螢到白屏漫能當月見時可繞花
飛光定露方濕影斜風更微宵行空熠耀終古此
清輝

暗飛依短砌巧入映疎簾秋月偏分照宵風不受
炎松蘿虛點綴雨露奈濡霑白髮輪工部飄零共
汝潛

詩集

卷七

七

小物乘時出羈人向晚看尋常臨卷快容易感齊
紈意帶雲林古光兼木月寒高飛終不定愁絕露
漫漫

腐草金行變微生自鬱蒸輝凝五明扇燼落九枝
燈永巷閒銅漏長空耿玉繩撲喧兒女意秋色總
難勝

中秋日送大兒之本省試隨赴姻丈高雲旗

席令愛出拜喜而有賦

未老乞身還所念在親串兼爲子孫憂破產置干

舊見麟一角煎膠奇已見解賦扶桑辭少年穿

鐵硯有時六七作迅掃如奔電森森江左才人負

金園彥環秋秋聲高群傑來酣戰承家祇三矢舊

蘇穿楊擅弱毫與油素項刻殊最殿望門思昔遊

何傷子講銜鼓角頗悲動撥遣赴高晏弱息昧之

無豈任東西眷甫叶桑蓬吉乃中雀屏選喜氣溢

賓筵幾日飭厨傳襁褓道輟委婉轉弄金釧不見

咏絮才天然過百鍊迢迢冰玉論風爲士林美詎

意臨老時佳話彌可戀義之八兒女婚娶那不倦

詩集

卷七

八

子平五嶽遊足跡何時徧是日秋雨霽月掩雲一
線且醉金屈卮桂花滿庭院

遊盤石寺

撥雲尋古剎秋色正蕭蕭曲徑分山面飛泉出樹
腰門深紅葉雨碑斷赤烏朝僧老無拘束隨人過

石橋

盤石晚歸

尋山竟日飽山容雲外穿雲更幾重秋色漸紅千
樹欄月光初白半林松前村出沒見漁火古寺迴

環隱暮鐘彷彿當年衡嶽路驅車何意勝支筇

移松

何年化石更棲雲老宿相傳種出群竿地新移苦
色淺空天擬掃月光分已教滴翠軒窓見忽遺幽
聲風雨聞百尺龍鱗須護惜杜陵霜草意殷殷

題烏石寺

朝駕巾車上碧山暮隨明月下山還回頭却望山
中寺半在寒烟古木間

石作屏風松作籬縱無烟雨到來迷山僧指點門

詩集

卷七

九

前路野鶴閒雲知不知

同葉庭碩晚步

心閒隨緩步一話到西溪掃徑逢花落開軒與樹
齊烟寒歸鳥濕月皎去人低况近陳遵宅清醅不
用攜

同卓元之登閣

邀人登竹閣延望亦悠哉木落遠山出天清好月
來豪歌亂杯爭醉步滑莓苔小童司四韻執板更
頻催

哀周巢軒

鳳翔紹興府山陰縣人

嶽嶽臥龍秀可以表南海神公今則以清流竟誰
淮巢軒金閨客早歲洽荃宰躋履躋中秘文翰驚
魁出山領陽城官冲識甄元凱舊京佳麗地人豪
更藉藉予適居第一童時愧始隗折卷面未謀四
顧想風采及予長揖時君才美十倍書抽寶笈授
閣啟含香待嗣是每角藝珍重過百琲同輩忌才
甚公信目不悔士論依山斗皇情思鼎鼐忽下遷
羅詔服命禮無怠賦詩聊贈行一艇烟欸乃三歲

詩集

卷七

十

潤尺素天步日危殆公處翰林官每飯心必悔豺
狼寔澤脂將帥乏屬鎧禮當薦舍桃九廟祠已改
火焚齊化門矢及正陽樑宮嬪倉皇出乘輿果安
在公引從容義晒無爲賊詒未幾大行逼雲輶悲
雲舒徐理雉經從君如不逮鬚眉猶平生飄飄
映冕綬寢區失巨棟宛委埋芳蒞空餘門下士微
軀以爲况

憶葉兼山

亂離消息生難問舊僕流傳灰更真阮籍途窮非

厭世蔡邕書散少傳人一身經學迂兼拙滿眼知
交老又貧白骨九原何處寄憑將杯酒酌情親

送李夫子約

江秋水正深之子遠何涉席上罷離樽津頭紛落
葉風波雖渺然音問時堪接懷君三歲書猶擬開
笥篋

小園卽事二首

年光取次開荒菊接新梅草木有代謝園林自往
來暖蜂依白屋寒鳥下蒼苔幽意無人管閒傾鴨

詩集

卷七

七

綠隴

野人就寤臥冬日烘斜照翳翳松竹間清風生窈
窕啼鳥兩三聲絃管失其妙心閒若有悟顧影忽
而笑籬邊聞剝啄幽事頗能料鄰叟偶歸來約我
前溪釣新讀摩詰詩欲領無生要種菰方未鋤聊
以詩嘉召

雞鳴行

雞鳴喔喔天雨霜良人征戍發漁陽起視空庭夜
未光衆星歷歷森成行皎皎明月照我床寒雞一

三
四
帝長河欲沒月漸低僕夫作飢極馬嘶弓
力掛體百具齊相送下堂風淒淒群雞亂啼出門
去古路茫茫天已曙君心向路妾在家明日知君
宿何處

貧家

貧家薄酒尚從容興發爲君飲數鍾煖氣偏饒南
向屋雪光猶掛半林松共懽亂後田廬在難遇花
時兄弟逢相送柴門休厭晚一鉤新月起盤峰

題射獵圖

詩集

卷七

七

鳴鑿校獵大城東萬隊爭開鵠血弓綠野風前調
障馬青山雪後起飛鴻齊驅技展迴身裏鬪捷奇
驚轉眼中聞道太平思猛士甘泉今已薄揚雄

相思

東折空庭梅樹枝天涯何許寄相思川流白霧生
風後山起黃雲欲雪時帝子鼎湖懸故劍佳人盤
谷採江籬青鞵布襪渾無賴漫學長愁杜拾遺

婦祖濱溪公墓

雲荒馬鬣十年餘今日歸山見婦除近得佳城占

爲起初傳居士號龍舒行松蒼老堪擊翬細草青
蔥欲映裾更有邦人瞻舊德千秋伏臘意何如

題棧雪圖

驢蹄得得踏層冰亂石深松路似絕不信半天風
雪後山中閒殺擁爐僧

題蘭亭

會稽清絕地羲之瀟灑人群賢詩就日三月水流
春啼鳥當歌變飛花拂綺新蘭亭傳墨妙俛仰契
天真

詩集

卷七

三

東山行

南北擾攘天狼奔阿堅提旅開凶門八十萬人悉
東下投鞭江表風雲昏臣安受詔兒出威弧一
張氣何疾八公草木盡聲靈淝水波濤空蕩瀟提
音馳奏堽光宮太傅挾伎東山東攝書對客若無
物與若局上分雌雄

塞下曲

復臂將軍東度遠驛弓在臂箭橫腰馬頭直出三
千騎燈裏翻身落皂鵠

夕烽傳處陣雲紅颯颯高旗戰海風壯士銜枚齊
疾走雪天一夜立奇功

憶余集生前輩

未老肯抽簪棲遲古竹林有形同鶴瘦無語示人
深摩詰詩中盡陵迦法外音流傳多剩義何處識
公心

再送子約

楚雨寒千里扁舟去此時君過揚子驛定憶石頭
詩天入蒹葭遠江流鴈鷺遲黃山子有約爲報早

詩集

卷七

古

梅知

江南雜詩

誌公遺像儼如生寂寞禪燈永晝明春鳥空啼春
草發六朝風景舊臺城
龍沉井底事堪嗟小帖傳宣覓麗華却怪老成高
相國自揮寶劍斬梨花
嬌女新名喚莫愁傷臨湖水起朱樓行人莫上樓
頭望楓葉蘆花不奈秋
拘相公來住半山落花芳草總相關不知新法流

傳日歌哭春風幾處聞

妙舞春光十門樓雲長高喜幾時休於今寂寞青
溪女解發鴈弦寫舊愁

月中竹影

此夜夜寒天似水月光一道空中起迷離雷氣出
深巖石鏤松陰何瀾瀾老猿石上辨松子騰擲兒
孫恣狂喜欬聲忽醒山間夢倒曳筇枝闌羅祀數
畝琅玕孤月明半拂青天霜色平山人大叫稱奇
絕闔龍委甲紛縱橫陰森忽入漢武庫量沙聚米

詩集

卷七

七

皆成形又如高山大川內亂雲聚藻迴環生工部
昔味龍門句月林清影傳佳趣那能萬个復千竿
光芒亂向枝稍吐不因雨入渭南川定思烟滿瀟
湘路山中夜夜月照人幾人伴竹山中住

大寒前六日病小却行藥至後園

梅花百株中草堂南向軒檻透日光短竹弄枝遮
小徑長松落子響空廊主人灌園不肯出客子載
酒來相望片紙輞川已難見欲知較此誰低昂

齋成

茅齋淺築稱棲遲劇似華陽隱几時良宵半影鵲
鵲顙栢頭齊發麝香枝喜迎長至占新夢坐對短
山裁舊詩更待前窓梅葉綻玉缸春酒浸玻璃

寒後

撚指春光十日遙東風釀暖入盤椒花分綠勝全
欺樹木汁金塘半作潮脂藥幾平窗望澤香燈無
事度村寮太平兒女輕時序笑指顙毛雪未消

雲驤惠瓶梅

乞得一枝春嬌黃色更新香浮真蠟遠意借膳瓶

詩集

卷七

七

親卜柳爲隣並將梅作告身果然鉛粉外別有弄
珠人

退菴詩集卷之七

詩集

春試筆

芳信憑誰報草亭垂楊故弄幾條青風前好鳥啼
金管雪後閒山點翠屏可是人幽增地僻漫將愁
少縱春醒忘情不比無情客自放狂歌祇自聽

入春

入春纔幾日百卉變東風松似佛頭綠花如人面
紅乾坤新酒盞元白舊詩筒高興隨時發何須數

詩集

卷八

轉蓬

眠起

一枕新眠起春光滿牖紗深堦千點露小徑幾重
花倩犬傳情話憑蜂報早衙塵囂多少事無法到

山家

遊長蘆寺同子約

蕭梁遺寺枕江濱兄弟登臨趁晚春荒礎自閒脩
竹徑禪關時見掃花人摩尼雲作風旛現揚子潮
催法鼓頻蘆葉何年天際遠空爾鷗鳥伴閒身

飲子遷雲在堂同子約

水流雲在隱芳菲酒熟深堂漏漸稀南園青蛾歌
宛轉西軒明月上薔薇芳春欲暮終愁暮遊子思
歸未得歸賴有主人投轄意莫教零露濕僊衣

梁塘道中

辭家殊未倦春興引途長近水通瓜步遙峰下歷
陽帶雲叢木秀過雨落花香村店依林靜停驂酒
味涼

浦口

詩集

卷八

二

山徑通前渡揚帆風色含潮平連浦口樹遠見江
南景憶梅花水僧來燕子龕經過雖百遍不厭是
晴風

江南

春晚江南路經行興不孤落花隨地有微雨入山
無官漫辭彭澤人今在鑑湖遙聞仙梵發雲外一
精廬

高館

閒後高館坐桐葉茂成陰枕茗邀黃鳥隨香磬白

蟬機隨童子淺言與道人深不覺和風至微聲動玉琴

四月九日雨

瑟瑟東風雨連宵鼓白波奔流沒牛馬高岸起龍
龜綠見村邊樹青歸隴上簑麥秋零已盡猶問落
花何

昨日雨行

昨日雨二麥缺今日雨桑枝折漠漠風寒蠶女愁
荒村布穀空啼血一夜水長上漁磯得食艱難魚

詩集

卷八

亦稀荇葉芹芽無覓處盤山湖外鷺鷥飛

漫興

中年聞道悔昨非解印還山占釣磯世事盡消花
一發人情難比燕雙歸官階豈敢輕驄馬名籍其
如落少微秋水閒將蒙叟注不勞妻子記牛衣

五月九日

安車再四到雲扁驚破寒山夢裏青偕隱妻兒羞
出郭汗游梅鶴悔克庭勒銘想像移徵士待詔虛
無老歲星計日乞骸應未失長鏡何事負參苓

養魚種樹本無情又逐蓬萍事遠征烟裏沒過瓜
步水月中初辨潤州城那因遷謫青衫濕幾叩津
梁白髮生江國近時悲轉戰暮笳蕭索起邊聲

行役雜詩

鯨鯢阻南海匿影伺戎行將軍鑿凶門六月揚烏
章鎗甲生蟣虱人馬渴水漿疲民餉戍卒公私各
傷徬徨東行上昭丘誰不望故鄉風雲泱泱去歎息

傷中腸

詩集

卷八

四

群雄方奮迹茲地張韓遊授書與帶劍浩氣橫九
州老人亦何恩二士亦何讐磨鍊英雄骨炯炯寒
雙眸高才羸項棄異寶赤帝收躡履際風雲彈見
登公侯當其未遇時庸見有此否聲名同淮泗一
去不西流

荆山有璞玉奇光燭上京神物難終閔得之自十
生匹夫愚獲罪獻以表貞誠楚王不見察朋足斷
其行當時信茫昧盈廷莫敢爭泣盡繼流血而無
怨悔情若非三刑苦異寶誰可明

豐沛固龍騰下相亦驚振鴻門用亞夫何處置三

傑割蜀封劉季張麾繫秦孽玩弄二天人居然作
用別力盡氣不平楚聲猶鳴咽空留戰塲草化爲
美人血

夏村迥南望寇歌風臺漢祖既已貴乘輿此中
回酒酣發沛兒歌動大風來豈無千秋志新莽揚
炎灰父老終已矣韓彭安在哉大運有代謝智慧
莫能裁英雄掃陳迹但令過者哀

大國若滄海賢者爲蛟龍指麾孽嶽瀆水經在其
胸獨斷成一是群疑亾足從不見朱尚書泐河表

詩集 卷八

五

奇蹤

南旺交衆水連綿環雙湖若非面面山莫辨天四
隅渾如螺子黛亂向玻璃鋪紅荷間碧蓼映此青
青蘆明月有日有好風無時無誰言千驪貴不美
一漁夫

任城有高楼岑甍可侵星誰能擅此哉太白昔曾
經知章呼謫僊脫帽沉醪醺窓外招齊烟茫茫九
點青其人竟何逝精爽延空廳譬如東海中飄然
沈一萍賢愚併趨盡胡爲笑獨醒

出門曾幾時候忽更弦望星月江上輝歷歷移所
向玉衡方南指西顙吐沆碣 蟬發餘聲飛螢散
初亮延脰望遠人路難何所徬歲月苦不居他鄉
又流浪詎信勞者情試聽僕夫唱

魯連天下士逸氣凌群英憫此縱橫願救以超世
情片言罷秦帝一矢無聊城歸來東海上洪波洗
其名鴻飛旣不慕鹿逐何足爭

早秋泛清光白雲隨我槳獨有林端蟬乘風送餘
音披襟挹新涼相對一何爽兩月蘊炎蒸昇軀迷

詩集

卷八

太

所往徒揣赤舄水漫披 鶴擎天意存溫肅歲時
遞消長飛光不相待騁駕如俯仰微名自煎驅十
年半壘坎不知臘屐人能着屐幾緇
有曾來五臺卓錫遶窩驛承上翁山光庭中映脩
栢酌我醴蘭泉坐我清涼席示我先輩文 宰及
友石香燈方丈地頓使紅塵隔群鴉噪食臺燠然
日將夕

魯酒味實美齊竿工在門名倡被袂服羅列風塵
昏闔鷄溢厘市走馬過林園白刃暮復響黃金朝

報恩人生貴適意慷慨何飛翮孟嘗三千士故鄉
誰復論

泛舟圓月上好風掛帆布青山望不畱倏忽過前
渡中宵萬端失始覺心神素蘆葦寒泚泚作聲似
秋暮鳴波有跳魚搏沙有宿鷺主人起大息誰能
解其故

鴻溝既東決水勢如奔馬直齧汴京來復會張秋
下濊濫離膏流支川潞大野寧菱沉美玉不能救
傾瀉林竹與柳薪千里盡鞭赭役夫數十萬其能

詩集

卷八

七

震屋瓦強弱隨魚蝦誰是生還者河伯欲寤人非
無道可假司命與之爭哀哀淚盈把

流火燮山澤穹隆澹織雲忽然膚寸合灑此萬方
焚延矚滿原野生意悉飢餓與之不尸德受之忘
其欣頃刻雷雨解太虛何所聞大哉造化工舒卷
亮無分

去家日趨遠况逢秋序哀爰息行役勞攬衣登高
臺風爲我悲吟雲爲我徘徊白楊千里色蕭森見
黃埃古人旣已去後人殊未來聊作梁父吟暫使

心顏開

世人惑不解藏金送魂魄石槨照魚燈千載孤鬼
穴芸芸有形者已如逆旅客泯然泉壤間耕牧化
沙殞身後旣沉冥生前復何益

中路秋尚淺潞河秋漸深秋色何深淺感在遊子
心荒黍被高原敗葉飛長林邊雁過河上照影長
哀吟勿復江南望惟見浮雲陰

哭吳言徵書記

詩集

卷八

八

去春曹僕臨清道先尋螻蟻恨枯槁汝今辭世更
悲酸曹墳不覺生秋草泉臺相識轉相親生歟難
分假共真仰天大笑百年內幾度曾埋荷鍾人

西山

霜林一夜儘搖風全透西山落盡中對爾青濛常
似舊憐子蒼老漸成翁香爐作勢縈朝霧雁翅橫
空侶暮鴻谷口紫芝新樹長招尋應有倅伶逢

送單拙菴

我昔扁舟還竹里先生省覲先行矣我今策杖登
燕臺先生早賦歸去來誰人袖中無疏草未能寫

就陳情稿誰人堂上無雙親未必中年能乞身先
生東國奇男子肯許他人步後塵

曲晏

曲晏深房酒半酣幾重簾護雪純純賢王自袒襜
綸錦小妓斜挑火鳳簪好客新能推孺子清歌老
欲認何戡尤矜凝洹盆梅色遠使春光勝洛南

贈李鏡月

秀傑吾宗最君能繼大風家惟丞相重才卽射鰲
同逸氣千上人上浮名萬感中復讐身不灰孝義興

詩集

卷八

九

次通

送許菊谿按察江南

南國春風裏知君重此行銀臺傳帝簡竹馬驗民
情訟息鉅簡撤時清屈軼生何當踐台斗還迂使
車輕

登徐望仁西響閣水閣

春豫多曠日群公跨馬來新詩畱逸興舊國枉雄
才閣上楊雲老江頭杜甫哀無心惟水鳥振羽果
悠哉

倚榭清兼遠閒身狎白鳥乾坤壺內隱花柳鏡中
浮爽接西山霽涼生六月秋垂綸君已矣予意亦
行休

壽蘇太母孺人

母氏能傳教眉山重雁行豹文曾隱霧鷄舌早含
香庭列千春果家稱百歲觴喜聞簪筆信時刻近
明光

餞鄧元昭金魚池卽事

十年京國憶招遊賓從飄零歎聚漚况聽陽關三

詩集

卷八

十

下淚更當時日一登樓花連御苑風香遠松隱天
壇雨色稠坐美平津池館盛朝朝絃管不曾愁

送元昭

最是傷離處長安彰義門馬嘶風更起落日照青
樽余欲爲吳吟哀絲慘不喧出關南雁少執手欸
情言

今晨

今晨憺無豫遠念林中人應卽一杯酒高會梨花
春陶然謂李白猶霑京洛塵不知池上月光影爲

誰新

送余中台令永年

常行新安江流清石齒齒吾子胸懷開披寫亦如
此十載擅文名甲第艱尺咫四十始作令猶爲督
郵使紫山一峰高合沓見百里壤沃宜稻梁木滋
山飭鯉況子尚書裔家學優方仕此人得此邦政
成應足紀自丁兵亂後吏治盡瘡痍空村一兩家
徵輸到骨髓時聞賣丁男僅索克官紙誅求上官
悅符節徒爲爾仕宦多反覆窮達有定理慎勿差
書集 卷八 十一

鄉人循良子則喜

送杜子漳

楊花高復低送客石橋西故人新有命東遊入會
稽上馬揮鞭疾如矢越國征韓震江水備兵使者
青瑣賢屹若長城今信矣海濱蜃闕不足嗟上美
風淳舊永嘉危紙便堪賣刀劍空村立可繁蠶麻
括蒼一萬六千丈瑤樹 芝日應長雁宕之雁雲
中呼七十七峰奇有無主人雅負幽巖好布襪青
鞵老能操池畔陵臨康樂詩鵝群顧步山陰道挽

君長鬚酒滿卮青門莫忘鶯飛時明春再驗相思
苦先寄官梅第一枝

白紵辭

揚舂詭發趙舞當筵有女年十五初吟白紵爲君
此輕軀裊裊烟一縷春雲媚宵月在空華燈低輝
花光漾君無辭醉顏始紅

花下勸酒

春風忽歸來紅我桃上花三朝復三暮委作池上
沙花落無還枝人老無壯期浩歌滄浪曲且醉金
詩集 卷八 十二

屈厄孔墨勞車轍韓彭殉功業未若對春花山中

弄雲月

芳樹

曉日宜芳樹瞳矓光愈新瑣窓初一照知有試妝
人

聞鳩

憶居竹林日午睡聞鳴鳩起行茅屋後杏花亦已
稠村童笑支手謂翁解此否晴呼雨逐婦雙飛過
平晴三月野色鮮桑麥何油油披襟好風來一櫺

掛杖頭自從逐塵網茲意渺難求欣聞四五聲似
入山居幽寥然作高咏庶以當唱酬

遊牛氏山林同孔博轅文敏公胥庭

相對十年人相歡白髮新幾將金谷酒共賞玉樓
春柳驕因風起花重着雨勻半酣催謝妓安石莫
愁頻

風聲出雲端遊人各醉眠落花飄翠袖啼鳥換鵬
賓思青山外悲歌明月前安知竹林後千載見

詩集

卷八

三

簡董玉虬

丁香花發雪成林更有仙禽弄好音美酒青春兩
值君但能來撫玉琴

梁家園

到此卽悠然泠泠勝輞川樹深黃鳥坐溪靜白鷗
眠僧影欲移月樵聲始出烟山中忘去住長日總
如年

送張鞠存吏部南歸

淮南新漲外老向一漁竿但使人寬罰何妨獨去

官風生山桂遠月上海亭寒廊廟江湖意君須咏
素餐

送何蓉菴守贛州

地交江嶺險控扼賴名城况簡循良吏尤賢士
兵農桑傳相業寢食念王程章貢過湓口人傳水
至清

積雨

積雨十日五日長屋上衆草青茫茫主人屢空顧
亦足有香一爐琴一張彈琴焚香起復坐電影閃

詩集

卷八

四

窓窓紙破怪來耳畔更蕭森出葉芭蕉添幾箇須
臾雲收好月來美人何處空徘徊祇有堦前蟲語
解予意如歌似曲憐蒼苔

大暑簡郭臥侯給諫

梧掖陰陰晝漏長侍臣深念坐焚香洞門積雪能
驅暑諫草生風早動涼水旱憂分天上切江湖情
在夢中悵淡雲疎雨青谿客何處攜家刺釣航

立秋

高梧歲歲報新秋積雨絲絲入舊愁心上幾關天

下事眼前翻作少年遊長弘血負延陵劍傳說星
孤范蠡舟垂老漸悲悲漸老不堪蹤跡更淹留

送程幼洪

廣文先生郡齊涼况復鳴鞭辭玉堂雙塔寺前秋
食好三生石上與難忘著書須似茂陵渴縱酒不
讓季真狂憑取藥欄龍腦味怪來解醒通詩腸

侵星

蘿戶侵星起蟲吟尚悄然雲從幽處入秋向靜中
行重翠搖高樹輕紅墮小蓮日生還有事春穀汲

詩集

卷八

五

送沈繹堂

丹地何如憲府清玉津秋色動離情遙知賦就游

梁日應使君王問馬卿

送黃蘭巖

為任文水司寇督學

之子官廷尉能為出位言青山理舟楫白劉岸丘
園再被徵書起須酬魏闕恩長軀冠華列偉辨勳
諸藩秋部嗟星隕司空視草繁芳坊開地力土石
擁雲根給諫曾彈劾輔軒復討論膽張二南客嘲

解九京魂 壤勞持檄黃花醉里門何期震索索
猶見鬼爰爰淮水多鴻雁山堂有樹萱春風池草
綠延佇憶王孫

壽王胥庭

數年詞賦追陪後君致青雲我白鷗柱下重瞻丹
幄講樽前常憶曲江遊歲時婚嫁能趨老月樹玲
瓏正喜秋縱是三台門地迴也知東閣許淹留

陸郎吳歌

詩集

卷八

六

芳筵寂聽音細生陸郎歌曲傳人情按絃轉韻漢
復婉一聲欲罷參斗橫葡萄架後風颼颼坐令歡
賞迴群英碧天高起中庭月皓齒朱唇再三發不
數纖山長嘯奇炎蒸頓向清商歇

秋海棠

憶昔竹墩書架前手種幽花三十年根擁盤山赤
脂土葉灑玉澗陰流泉雪石沙盆何次第明珠翠
羽相新鮮秋光客舍重逢汝愁折一枝衰鬢妍

蓼花

蓼花離立出簷長傲殺半天青女霜開對疎簾如

畫舫絕勝秋色度瀟湘

感遇

枯株與桃李俱能艷芳春
醜女更何事乃與西施鄰
眉目本天生所貴全吾真
縱有傾城色奈何效其羣
不見尹媿好羞視邢夫人

詩集

卷八

七

退庵詩集卷之八

詩集

江寧李敬者

蚤春

風雨低迷門巷春
杏花消息在今旬
小窓昵語傳湖蕪
素紙閑情寫洛神
舊事尋來渾是夢
新懽誰出未成眞
愁生却憶禁愁法
一飲須傾酒一均

孤松

孤松生層巔
矯然異凡樹
根蟠百丈泉
葉灑九天露
常恐委青冥
零落歲將暮
何當克棟梁
匡石峙

詩集

卷九

一顧

幽蘭

幽蘭生空山
纚纚異凡草
雨過色何清
風來香自好
常恐秋節至
荏苒歲華老
何當約佩環
取義在蘋藻

風日

風日嬾妍野色新
杖錢徐步覓閒人
雖無南國梅
花信
頗有長安竹葉春
亂後池臺悲汝在
醉來天地喜吾鄰
官卑事少知中隱
願向金門更乞身

新亭

惆悵草堂久不歸，新亭景色轉霏微。
山風欲動花枝舞，溪雨時晴燕子飛。
旅况題詩多遣興，宦情垂老亦忘機。
他年若話京華事，便覺前賢吏隱稀。

偶成

春雨飛絲晴漾空，淺紅深綠映房櫳。
草頭戲蝶分畦過，花底游蜂覓路通。
永晝困人真似歲，微名驅我漸成翁。
閒來漫讀歸田賦，也當西谿剡碧翁。

初晴

詩集

卷九

二

庭交午漏迥無塵，槐影初晴綠似筠。
風掃遊絲通戲蝶，雨添新溜起潛鱗。
高眠屢失黃梁熟，健老何妨玉液貧。
閒日閒身無住著，人間機事等垂綸。

雨中

兼旬雨勢水橫潮，小屋飄搖似野船。
紅玉暈時垂菡萏，綠雲寒處濕芭蕉。
書因乞米殷勤檢，香爲驅蟬仔細燒。
向晚西園開夕照，風林竹韻更蕭蕭。

雨霽

清晨雨霽花慵起，不辨花光與雨光。
堦面草芽滋

舊綠牆頭鶯羽曬，新黃百年自覺春。
多病萬事還消酒，後任信步悠然成嘯詠。
石爐風動轉餘香。

萬壽宮

山市見平陸，倏忽湧奇觀。
朱闕出天表，鉢閣窮雲端。
琳宮森紺宇，紫松油油布塔蘭。
有臺亦翼然，云是禮斗壇。
先代法王子，於此施井幹。
半夜動笙鶴，太清養神丹。
兩廡列享室，嗟哉似仙官。
武侯與信國，瞻者心顏寒。
漢宋運將季，隻手詎能安。
五原動秋風，崖山倒狂瀾。
鞠躬殉白帝，淚曉映黃冠。
誰知百世後，遺像輝琅玕。
天子紫虬蹕，中官白玉盤。
何時追舊典，回首夕陽殘。

詩集

卷九

三

金魚池

江鄉別已久，蘆葦邨復暗。
常思漁村山，夕陽變烟雨。
臨流開茅茨，家掛網罟新。
蒲共雜花周，圍映其戶柳。
下二三入坐，飲喜天宇此。
意逸難求索，向畫中取金魚。
有名池春風花柳塢，雖饒臺閣安不礙。
清曠土天壇，萬株松翠色盡可俯。
白水浸寒烟，初月亦已吐。
錦鱗狎人聲，時出聽蕭鼓。
醉來騎馬

遊眼花認江許

野水

野水連天去輕舸汗漫遊作雷炎日障帶雨片雲
流動槳開荷芰迴繞起鷺鷥片時清吹發直似耶
溪秋

采蓮曲

秋風十丈水增波桂殿分舟下芰荷逐隊紅粧同
笑語不知何處得蓮多

微霜

詩集

卷九

四

風送微霜過紫林秋生城闕起層陰連朝封事傳
金鑰五夜焚香倚玉琴參井烏蠻遙自阻江湖蟹
氣近猶深虛名謬屬西臺長瘵負徒傷食祿心

送徐道長歸江寧省觀

同學同遊別話長何時拜母更登堂雖然下第古
仍在況是歸耕遲未荒一點青山邗上酒兩行紅
樹薊門霜計程珍重題書去爲報平安過辟疆

深秋

薊門殘暑似深秋况復秋深獨倚樓景物高涼多

王氣風情綿邈見鄉愁南征白雁雲同色北拱丹
楓雨共稠極目片帆歸路遠渾河一派接天流

秋夜

涼雨虛窓深夜秋支檠晏坐自悠悠芙蓉幾朵隔
霜吹蟋蟀一聲當月愁故國風烟非栗里迷仙詞
賦是登樓池魚籠鳥湖山思垂首孤吟老未休

雪

凍色垂雲暗水涯陽回一夜曉風斜兒童拍手庭
前笑吹落玉樹千樹花

詩集

卷九

五

題畫

萬竹冠崇岑千花夾流水佳遊靜且閑冥契絲桐
理隔林知有人茶烟畫方起

春月漫興

曉曉夕陽樓外影鞦韆探九公子金無賽倦繡佳
人玉可憐獨有楊雲元尚白白頭猶草太元篇

病起

病起幽閑散步中韶光今昨不同同品啼恰欲驕

春雨花健偏能鬪曉風北苑盡開千嶂綠香醪顏
駐百年紅兒童笑語關清課閒覓詩題試老翁

贈華鍊師

巖居一道界清泉無數松杉覆古烟幽事不離茅
屋裏機心難到野人前花開花落丹應熟雲去雲
來鹿自眠信是洞天塵境有何須地底透山川

憶雙溪

數聲柔櫓渡雙溪書卷茶壺問解攜岸柳舞枝折
入舫湖鶯弄舌又鳴堤雪消花逐晴波泛雲散天

詩集

卷九

六

隨綠野低最是清明與重九暮年情景不堪題

孤梅

孤梅對幽窓香氣細如髮增我竹房清似入山水
宿韻淺不受風神寒常得月冥坐竟思穠芳坐
消歌

蘭

蓬蒿人不見揚糝上君堂露後觀垂勢空中聞獨
香如何幽谷裏得似隱居傍采采湘纍意臨風誦
九章

春夜宴

清夜復芳晨餘暉惜上春玉壺傾美酒還待有情
人朧朧月依幕菲菲花拂茵遊絲冒戲蝶弱芹影
纖鱗齊卜雖足戒杜舉未辭頻嘉客稱既醉主意
難具陳

春晚

春晚草萋萋流鶯不住啼酒醒亭午後人憶秣陵
西愁緒散還結風花高復低減情書札在珍重更
封題

詩集

卷九

七

供客

貧家希供客綠笋與朱櫻露釀中山酒風鳴少女
箏况開花塢坐閒伴野雲生二仲期方至畱君莫
便行

讀水經注思洞庭有述

坐倚巴丘俯洞庭君山一十二峰青不聞修竹來
仙吹祇有孤鴻送客舸欲辨唯北斗若當風
雨卽南溟昔遊浩渺如春夢元看酈元注水經
讀周副使伯衡詩鈔

杜老髮垂素方能工一詩如何并州客脫口成新
辭太白有佳處往往神似之牛渚烟深後黃昏月
上時劃然開嘯咏千里更相思

咏懷

灼灼黃蘗華溥溥白露滋揚糲方未久霜露忽見
欺嚴霜日漸多萎棄將如何孤榮守故叢託體南
山阿誰爲桃李顏從風散流波庶比青松貞歲寒
無變柯

白日忽西逝蘭膏代其光少壯悲蹉跎老大當何
詩集 卷九 八

望嵒嵒嵒溪叟夢寐感周王伏生授尚書重使聖
道昌短晷復不營去日亦以長沒命歸黃墟徒爲
雍門傷

送陸什凡南歸

多病題詩慰故人垂楊流水稱家貧江南幾日舟
航到屋裏半床書盡親使酒耐翻波上月吹簫踏
徧市頭塵獨憐去住俱爲客纔得傷春又送春

贈卓之

曉看雲山幾萬重縮來紙上寫雙峰誤添高士渾

如鶴怪擘長松不似龍

曉望

深山清曉望雲木自蒼然不盡夜來月難分天半
烟定僧開鹿苑宿鳥起芝田城市聲方動心知靜
者便

偶題

長安火力勝春光烘出梅花共海棠可似灞橋風
雪裏天然處處點幽香

山繞孤村水繞蘆花迎藜杖草迎裾尋春不覺歸
詩集 卷九 九

來晚閒聽兒孫正讀書

家在僊源久未通無端好事引漁翁山和雲水一
般碧樹雜桑麻別樣紅

青松根下白石臺醉時獨許我徘徊一聲野鶴憂
烟外恰似高人乘興來

濯足滄江萬里流隔林雲起似丹丘天風颯颯當
胸灑喚作人間六月秋

無數秋容盡在山朝雲飛去暮雲還不知道者心
何事手把黃庭獨閉關

老至能安身與心彈琴偏遇沒絃琴君看出谷遷
喬鳥日暮翻飛思舊林

一椽茅屋五松東冬足朝曦夏足風溪響何曾離
枕上山光只似在窓中

送張探花分防登萊

丹地高名領二東新膺旄節五雲中賓朋北海邀
明月仕宦南岡接大風驄御行時朝氣紫鯨氛息
處暮潮紅平陽舊業君須繼床下還能禮蓋公

送陳翰林分守武昌

詩集

卷九

十

玉堂仙客擁高旌楊柳依依遠送行聞道秋霖今
望歲况兼南服未銷兵主知獨簡屏藩急官况應
同漢沔清舊學有時勞顧問宜麻還慰故人情

送宋宗卿直方南歸

宗卿清貴近諸王玉轡金貂九陌香一自高人移
疾去東門祖帳更輝光

三柳烟波接具區秋風况復美尊鱸君王若念還
山意賜與先生作鑑湖

採藥

採藥迢遙向玉京中峰斷處白雲生仙人挾我何
方去半是松聲半水聲

晚涼

新涼生雨後物色盡皆秋獨樹向人澹疎螢共火
流年光雙白眼生計一扁舟却笑賓鴻至猶爲梁
稻謀

楚竹靜可愛窓中亂夕熏忘情方對鶴涼影欲歸
雲人事乘閒謝秋聲入夜聞思君詠君作清絕共
誰論

詩集

卷九

十一

幽築

褊性營幽築蕭疎似野村月閒常近案雲嬾欲封
門弄影皆松竹聞聲想鶴猿微塵此中失况復論
迷喧

送王工部分巡常德

皎皎洞庭月淡淡五溪風之子扁舟去一路猿啼
中旌旆悠悠帶雲起道左溪蠻負雙矢兒童亦耳
我公名三載水衡清似水武陵城頭是德山善卷
棲息於其間迤南更有桃源洞避秦仙人相往還

君不見今人仕宦薄不喜名山喜負郭以茲慷慨
公壯遊比于分陝爲諸侯佛頭之柑崔婆酒嘯月
吟風何所求

飲魏環溪可亭

微官同未去步履訪雲棲曲徑麈先覺垂蘿鳥欲
迷一瓢堪寄傲十癩竟畱題忽過秋庭雨山田憶
舊犁

弟兄多難後雙鬢各蕭森幾對黃花發能開白社
對高言折鹿角明月可亭心不覺寒鴉過淒然暮

詩集

卷九

主

色侵

再次前韻

下簾塵境隔君意欲幽棲余夢花源好願來路不
迷交深貧後味詩積病中題何美林居于班荆坐
短犁

到門穿竹樹秋氣越陰森松火林中暗山泉雲外
斟片言眞實義十載友朋心聞道嗟何晚霜華鬢
已侵

望西山

西山青不斷雲放欲黏天况是秋容澹能令老眼
鮮一峰當夕照雙鳥拍長烟始信樓居者閒來迥
是仙

過廬卽席有賦

秋天惜景倍芳辰秋夜邀賓不厭貧醉裏忽呼常
頂月愁中更慰左遷人海棠弄色嬌疑動蟋蟀微
吟聲轉親酒散更闌歸馬逸朗然風露楚江濱

中秋月

金風碾就玉爲輪碧海青天絕點塵景麗樓臺千

詩集

卷九

主

尺現光清鷺鶴半空聞幾年征戍思家室何處漁
樵狎隱淪幸際重暉能普照萬方簫鼓動芳辰

江上吟

秋陰難作雨天氣慘人心木葉蕭蕭下君爲江上
吟斷猿號急矢哀雁雜清砧萬里烟波意行踪何
處尋

聞鴈

深秋木葉常含雨小苑花枝半怯風祇有多情雲
裏鴈聲聲相喚寂寥中

螃蟹

八月稻花香沿溪水族藏持螯爭始墨覓甲辨中
黃用罔全因躁趨明易失防空餘芒在腹輸與海
神嘗

送李翰林分守河北

門外紅塵何塊塊有酒有姬莫惆悵有客自稱高
漸離擊筑悲歌皆絕唱我去楚江遊君向楚江發
滔滔漢水濯吾纓大別山頭望明月揭來燕市重
披襟愁多莫吟東武吟風塵如舊姬人老酒徒不
詩集 卷九 五
見愁人心楚國男子李過廬五十不貴將何如腰
懸金印如斗大誰道翰林空讀書

壽胡太母夫人

會稽有高松龍化躍天門遺蹤在后土慘淡盤孤
根雖負棟梁用祇見生意存靈芽忽再發纚纚枝
葉蕃祥風拂蒼翠霞彩曜朝暾鳳兮復來巢中產
五色鵲和鳴叶簫韶高高徹九關不覩孤松盛安
知后土恩人事關造化物理可比論胡門張節母
鶴髮乘魚軒初撫遺腹兒乃見尚書孫請歌高松

篇以循瑤池尊

壽汪丈

憶歌羊鹿醉翁家我始顏紅翁髮華今作老大堂
下屏蟠桃一樹笑開花

壽葉丈

看我爲兒騎竹馬幾年雙鬢漸蒼然金魚莫美公
卿貴解與先生當酒錢

哀雁吟卷題辭

哀雁吟三復吟之感君心不在瀟湘遠淮水深乃
詩集 卷九 五

是比隣汪伯子思其弟託鳴禽天多重九霜地有
楓樹林望彼美而不見淚愴恨而沾襟一鳥叫雲
天沉沉江空月黑何所尋悲哉獨居念儔侶遂令
萬籟生商音予聞田氏紫荊謝家草姜肱兄弟同
枕衾不俗那解連枝義斗粟尺布相凌侵君試聽
哀雁吟

登毘盧閣

閣俯群松雪後開小春疑是絮鋪苔步緣危檻知
高下身等閒雲自往來山海風光朝北極簷楹星

氣落中台鄉思望遍天南樹肥酒頻經玉板催

詩集

卷九

去

選菴詩集卷之九

詩集

蚤春漫興已亥

江寧李敏

詩集

萬年枝上轉春光百舌聲中知曉陽身繫井平風
肆好典餘吟詠日俱長檢筒赤帶存周命時議裁
入署未提閫上方牢落壯心騏驥代君行天路更
騰驤

寄似玉兄并弟素宏道

平安頻報鄭公鄉就曝鈔吟喜欲狂歲到東風移

詩集

卷十

一

北陸人從江表過滁陽山川候暖催殘雪花鳥含
暉向小堂兵火漸銷耕鑿介春酒定千觴

堤柳

錦堤春暖千絲輕金蒲玉蟻無數生若領風光偏
有恨不關離別亦多情月明梁苑向人舞花落隋
舟空鳥鳴好是長條綰遊騎青青遙接鳳凰城

小起

小起扶携盡閣東春眠半破烏聲中亞梅轉見盈
盈雪欲卿初輕欬欬風處幾處樓閣管細何人承

秋聲香濃傷心年少尋芳日十丈紅塵驕玉聰

送周立五

東門祖張駐光輝千里鶯花送客歸白髮常陪丹
幄講青山先報綠蘿肥震川舊業名齊擅廷尉新
章醉顚揮遙向鳳凰池上望朝班應惜故人稀

送朱澹子

一曲陽關酒一杯雪晴騎馬度燕臺他鄉容鬢吾
俱老故里風烟君獨回親戚半從游宦盡寒暄數
憶簡書催淮南淮北饒春色好寄多情隴上梅

詩集

卷十

二

美人捲簾曲

杏花雨來乾鵲寒啞啞下啄金井欄美人簾捲珍
珠薄低頭無聲垂落素鬢上小紅畏風吹風吹欲
捲不捲時雙鬟笑進青絲阮秋波微停楚天遠東
君消息問棠梨飛飛燕子黏香泥油壁相逢何處
醉芳草橫橋二十四窺春惜春復愁春腰肢妬殺
越羅中放簾壓衾思短臥鏡裏嬉成兩箇夢去
依稀覺後啼痕意月轉杏花西

秋千

春寒初試羅衣薄佳人戲把秋千學嬌似桃花帶
雨飛輕如燕子隨風落縈烟冒霧綠楊前一院容
光照遠天不是石榴裙帶結空愁縹緲作飛僊

壽王斌父先生

令子以部郎改監察御史

絲髮老人下丹丘來往時乘小釣舟桃花初紅鯪
魚紫新雨過門溪水流老人垂釣非無意滿腹絲
綸何處寄少年上策叫天門不肯低眉事權吏嫻
娜門前五柳春信宿漁郎來問津甲子常題大撓
唇桑麻猶是秦時人薄田歲收均族友彌縫漸令

詩集

卷十

三

風俗厚坐同鷗鳥忘機心起向山妻開笑口大兒
繡衣爲大夫諸孫作賦雄三都汝曹自有凌雲氣
且結茅齋看泖湖

奉和朱三秋崖通法寺寄懷之作兼憶令兄

澹子

幾樹繁花種古墳前朝荒寺倚殘照庭空有客應
難到野哭逢春不忍聞飛絮黏天還似雪輕鷗泛
水欲吹雲蕭條景物鄉思動况對東風惜雁群

馮易齋黃次辰任海翁章紫儀集飲小齋有

述

曲江春事已多年剪燭追遊意惘然莫向青雲稱
父行且看紅葉照樽前輕陰淺築山同暝微雨高
林月清則迢遞官橋畱去騎幾人相識更相憐

尋春

緩步爲尋春欹危病後身晴光初著樹雲影欲吹
人細馬驕還駛羅衣薄更新樓遲緣底事衰髩滿
風塵

春夜偶成

寺集

卷十

四

十分春信到香奩花亞高枝月滿簾昨夜學人新
出拜風吹羅袂影纖纖

夢遊詩

蹀躞龍駒過內家春風幾放碧桃花侍兒不肯通
名姓却被鸚哥喚點茶

四十自嘲

年華四十半他鄉枉憶兒童歲月長秋浦興來還
自遣杜陵老去漸堪傷官中覓食慚烏哺客裏營
巢笑燕忙落落此生前後事扁舟一曲在滄浪

閒居

閒居愛灑掃素手檢繁書闢牖占群動焚香聞太
初傳經劉向拙從政許衡疎爲憶墻東老茂葉只
自鋤

寄李布政燦宇

一樽重話武昌時鼙鼓連宵戰哭悲奈有遺民依
馬足難將血淚寫烏私君能告老休官早我敢歸
山愛日遲惆悵昔今分手地鄧雲燕樹倍相思

寄朱少宰嵩若

詩集

卷十

五

曹州張司空作相頭尚黑晉國太夫人八十嬰兒
色一家慈孝動天子召見宮中稱燕喜彤管題詩
勝惠風金盤賜饌如流水聊城先輩紹芳蹤拜表
陳情上九重聞將建典經邦手堂上親扶綠玉筇
恒歌贈朱左參

我心欲訪武夷君九曲亭亭那可得有客知從武
夷來衣上猶染松霞色僊人千年去不返見子仙
才未應遠名山九曲徒幽深見子能諧山水心官
舍蕭蕭栽楚竹痛飲祇把離騷讀三伏炎天嬾出

門大笑高軒如隔谷同條終日侍君有紙符敬氣
司封章時時顧向李生說舉世無人知我狂

黃金臺

燕王昔好士高築黃金臺愛馬良馬得好龍負龍
來黃金不多士不至至今灑盡英雄淚况復賤士
重黃金手提百錢買騏驎噫嘻郭隗之後有荆軻
金兮金兮奈國何

洗粧樓

遠蕭后舊址

高臺倚皇州傳是洗粧樓臺高尚如此樓高可知

詩集

卷十

六

矣堂有基兮殿有紀雲霄突兀徒爲耳邦幾千里
民所瞻那堪婦姑爲天子君不見望仙結綺與臨
春樓中去作井中人

承乏通政聞滇南之捷與秋崖志喜

皓月登樓向北窓暑風高枕卽南江人關鄉思語
歸雁客到花陰吠小龙啟事遲迴青瑣闥捷音頻
送碧油幢太平致主身將老雪鬢何須謝玉鉉

青溪曲

十里青溪半藕花亭臺相向夕陽斜小姑不解傷

心事夜夜月明來浣紗

西湖

鳳舸何年去不還湖光常是繞西山白頭宮女猶
承寵昨日新除供奉班

師還喜雨

天向蔚藍抱雲從蒼梧來蒼茫倒銀漢倏忽連金
臺聞自昨宵後 冥上斗魁封豕渡河去石燕拂
江回時因六月旱大澤生飛埃民病在燠咳物腐
成風炎先農懼遷徙屢起疑朱甍

詩集

卷十

七

帝曰六師歸出舍招搖開南薰依寶扇甘澍隨龍跡
潛虬射煦泳神獸爭喧呶砰砰起夜壑隱隱藏冰
雷沾澍猶堪滋淋漓漸若杯徐行一氣接轉合百
靈催嘉禾報大有廣殿傳雲囂老臣在京國薄植
承栽培欣此霈澤施布地成踞塊所願芻蕘賤或
釋生民哀披襟唱高言皇仁何穆哉

從軍行

笳築城頭吹黃雲片片落軍書大出征家家曉行
幕健兒誇身強猛虎生手搏鉤帶一丈槍迴身試

繁弱蠢爾日南軍舳艫徒作惡豈知橫海鯨鱗甲
有時鑿戎首膏斧所餘子煩縈縛管張萬鈞弩發
彼副翺雀

居人送行騎長驅蓋溝橋鑿弧耀日光鳴鏑各在
腰溝水鳴咽流征塵亦飄飄丈夫慘離顏耻爲見
女嬌上馬勸樽酒徒侶忽見邀分手隔重泉寸土
那可澆生者長富貴死爲雄驍不見衛霍勲平
步登雲霄

征余何悠悠旗旄向空指虎帳森成列龍驤儼齊

詩集

卷十

八

耳大師克在和超乘者誰子元戎先啟行隊伍如
流水緩急赴前旌馭衆視軍紀鳴鉦整我營還騎
壓賊壘令嚴無人聲馬嘶知夜起男兒止一身終
當爲國死

長波鼓江海隱隱賊艘秋天風力迅樓櫓如鴻
毛揚帆辨敵過截艇知我豪鉤戟拉船舷一躍身
已高便旋轉精甲擊刺挺霜刀主客勢已變入室
彼何逃貨財積如山蠻童垂兩髦日暮中軍令先
登賜錦袍

全國爲上謀殺人固其次哀哀弄兵兒潢池恣內
鬩幾年費天誅反覆成顛躓微側與孫恩何能成
一事郡邑遭焚戮男女廢耕織窮奇造物厭易暴
古所忌大哉廟堂謀千羽敷文治森森武庫兵化
之作農器

凱旋望京闕釋甲向都亭九霄降尺一龍呼動雷
霆公卿出郊迎車馬不暫停光祿開廣晏太常舉
旗旌饒歌唱朱鷺勝引彈白翎光靈各騰沸屬耳
不及聽拜爵跪形墀桓桓貌虎形腰閒橫寶劍猶

詩集

卷十

九

帝血痕腥

送魏光祿環溪終養

兩疏陳情都下聞離亭車馬正紛紛最憐鴻雁同
遊子漫唱驪駒遠送君十嶺齋頭虛竹樹九宮山
裏待耕耘太原垂老功名薄何意孤飛望白雲

七夕

桐葉傳秋下井幹袷衣頻御陟生寒穿針未解老
人拙獻果頻逢少女歡一雁叫雲驚節換亂螢沉
火覺星殘明河來去知何意擬向青鸞頂上看

七夕篇俗傳織女嫁牽牛戲爲太倉體以辨其謬

天帝當年產龍女，幼織冰綃弄機杼。五章文錦片
時成，常把鍼工教儔侶。璇閨深鎖秋復春，秋月春
花事事新。果然黃絹堪媒嫁，衆自點紅粧不見人。但
解塵凡多匹配，豈知上界結婚姻。祇因天帝憐嬌
小，結綰珍重傳青鳥。欲憑媒妁世難尋，若論門戶
相當少。河東有子號牽牛，朝朝飲牛河上頭。男耕
隴畝，何曾住女織。繚絲未肯休，牽牛雖是農家子。
綽約姿容才信美，服箱間左本貧窶。選入深宮能

詩集

卷十

十

稱旨共言勤儉本，天生不料歡娛從此始。日照流
蘇七寶床，風吹百和瑞麟香。鏡裏雙雙飛翡翠，庭
前隊隊舞鴛鴦。鴛鴦誇比翼，龍樓問寢無消息。
侍衣日晏未開扉，女史傳呼難進勅。風流歡愛
總愆期，年少心情百事宜。洞房挾瑟排金鴈，南陌
穿花縱玉羈。願比青松千載盛，寧論芳槿一朝萎。
韶光瞬息俱非故，思多回首翻成誤。織女終虛舊
日機，牽牛不踏田間路。宛轉還持兒女嬌，執法往
逢天帝怒。參差鸞影各分飛，步輦香車下紫闥。淚

滴鏡臺生蘚，色粉銷羅幌。失芳非既令，膝下輕摧

折。又復眼前恩愛絕，無端喬木綰絲蘿。轉盼秋蘭
妬鳴鳩，地老天荒會有時。白榆歷歷紛如雪，牽牛
居西織女東。容刁僅許銀河通，來日音容方杳杳。
去時車馬徒匆匆，一年一度幾相見。七月七日還
相逢，相逢相見河之浦。靈伯駕車馮夷舞，風高浪
惡雨冥冥。誰人不道別離苦，將行聊復縫郎衣。下
界空遺織金縷，細縷飄飄碧玉盤。蛛絲錦盒猶團
團，不知牛女會何處。家家遙望綵雲端，眉霄時復

詩集

卷十

十一

翠華見龍旗，明滅疑飛電。良夜佳期烏鵲橋，情人
私語長生殿。須臾難唱紅扶桑，依然塵海兩茫茫。
可憐裙帶占蟬子，謾說簫聲駐鳳凰。乾坤有恨霜
華重，星斗無聲露氣涼。霜華露氣今何夕，一水盈
盈愁脉脉。銜石難明精衛心，成梁詎假鼉鼉額。長
安風俗競穿針，鳴環曳屐百花陰。自言乞巧知多
少，那管相思深不深。遠陽少婦鄴城戍，皓首飄零
不知數。絡緯啼殘漏水沉，征鴻影裏關山度。年年
秋節持寒衣，仰看明河淚如雨。今日流傳七夕期

語關風化亦堪思周王夢想瑤池駕漢帝降神空
爾爲世間若慕神仙樂天上應無耕織時

雨

梧桐葉正飛秋雨鳴孤館驚起不眠人又被風吹
斷

秋柳

纔得春風初變綠又逢秋景半拖黃可憐河畔無
情柳恰似京東見女粧

庭樹

詩集

卷十

主

亂木樛枝夜雨深西風是處作秋音不知蕭槭綠
何事爲爾偏傷遊子心

憶小園

寒鴉落葉亂孤村返照無多夕易昏臥病秋風人
事絕黃花滿地不開門

金魚池

秋空既明迥秋水復蕩漾偶愛池中亭高出飛鳥
上會心不在多宛是晴江舫隔樹望西山清霜秀
疊嶂對岸俯郊壇萬松在盆盎水邊人數騎沙除

車幾兩不遠塵市喧彌令神宇曠何當登高來還
見葦花放

大開

晾鷹臺上北風高萬騎鱗鱗渡野濠黃鉞一麾鵝
鴨出雕弓三發鬼神號卽看叩焚收乘障又報天
吳偃怒濤千羽太平知有象老臣應慰起居勞

殘暑

殘暑新秋併小齋雨餘風日亦清佳間叅禪偈同
枯木散檢顙書想折釵徑外蓬蒿無剝啄庭前花

詩集

卷十

主

藥少安排臨池鶴子鮮翎長漫笑山翁貌似柴

園菊

一籬風雨送秋光每憶溪邊采異香竹里好懷追
栗里艷陽佳氣入重陽綠萸紫蟹黃花節白眼青
天碧玉鵬自向折腰虛勝事兼葭霜露日蒼蒼

陌菊

春花看過看秋花滿把開時暮景賒香冷偏能當
徑發枝疎不肯傷籬斜授衣節換驚窮旅落帽風
吹感物華遙憶揚州金芍藥紛紛移到野人家

老父示烏石紀遊

漸過秋風病欲蘇
小春梅柳憶江湖
兒陳俎豆看
嬉感客到門庭起
步趨款段舊乘輿
肉改接離新
換鬢毛枯謝公不減
登山興雲石今須竹
杖扶

悔負

悔負廬山一杖遊
至今風雨憶丹丘
關山月照東
林月不是閒人不自
由

同秋崖坐保安寺

松葉幽幽蔽石門
燈火堂前古佛尊
凍雀噪檐機

詩集

卷十

古

風喧孤磬一聲清
我魂我來拜佛佛不語
佛身我身在何許
山僧日落抱薪歸
問客且把黃梁煮

題畫

長江萬里相連接
烟波浩浩浸吳天
中有退叟之小船
楓葉蘆花在眼前
秋光甚美不歸去
閒殺白鷗一對眠

姜滙思招飲卽席贈謝生

西風刮樹揚塵沙
來訪城西御史家
前置樽酒泛流霞
坐中美人嬌勝花
有美一人白練裙
華燈照

聊何續紛流光若
月影如雲口吐妙
曲清夜聞遲容授
技矜莫知爲趙女
耶爲吳兒上客且
莫相嘲嘻百歲不
辨烏雄雌

和秋崖移居二首

難兄舊鄰金斗酒
卽開襟况有婚姻
約能忘舍館心白
眉君更勝晏我相
尋池上多寒草春
風夢淺深

才高人不顧三十
少吹噓客久難投
筆貧深爲買

書幾篇嘉樹傳半
榻灑西居付汝閒
吟賞秋光入

詩集

卷十

主

歲除

寄懷王新城

贈上

歲云暮矣君何事
况對揚州東閣梅
室遠每吟棠棣好
江寒難上鯉魚來
平山浮白催春醉
峭句題紅帶雪裁
我欲乘流相問訊
東風懷抱幾時開
提

贈上閣名

退菴詩集卷之十

詩集

元日

演漾晴光動太虛紛綸瑞色滿皇居九衢車馬朝
元日四海風煙一統初白簡無功調玉燭黑頭何
意佩金魚嘉謨出納知多少數向天門問上書

祈穀

元日和風拂紫清蒼龍法駕戴星行三階玉殿朝
天近萬闕金燈匝地明壇上燔柴佳氣統宮中種

詩集

卷十一

稔瑞華生祈年風重君臣契勞酒頻霑愧月卿

孟春

首春霜露動

宸思九廟精禋孝享時暨合笙歌虞帝樂典追文武
鎬京儀青雲降格棲龍輦紅日揚輝照鳳旗配食
兩廡咸一德從容仰止出還遲

推宗丞

宗卿位在六宮前就列慚猶疆仕年玉牒慶成元
旦禮寶華時照萬年筵典兵議政親王重納誨陳

堯天

規國相賢無事端居清切地欣霑湛露詠

天壇

圜丘祀事秩冬渙汗春王禮再逢六變韶音飛
綵鳳五雲香霭護真龍迎神盡屬典朝曲責已遙
追古后容傳語侍臣休獻頌岱宗今日薄乾封

地壇

重展坤維斷六鰲北郊登陟徒勞殷殷閣道傳
鐘鼓隱隱雲麾建羽旄酒氣兼靈露潤明鐙光

詩集

卷十一

十一

比列星高汾陰后土何年事髣髴神光護赭袍

洗象行

西南產鉅獸周公曾放之歷代作儀衛羈縻來赤
墀長安炎蒸向三伏象奴洗象御河澳似戟森嚴
挺白牙如山碗礪垂肉縱使蛟龍不敢吞鼉鼉
之駕皆崩奔盤渦噴雨飛沙岸聚息聞雷動石根
兩河士女爭呼呌象奴猶誇筋力峭洗罷重牽綵
仗旁始覺天顏開色笑滿身嬰珞流黃金錦鞬照
耀當庭心浮屠寶頂肯不動日支品俸恩何深此

時南方驅象戰丞相專征審機便得象須教馳驛
行一物能令侍臣美吾聞四方之守在賢人鳳凰
鳳麟何足珍會看海甸昇平日應有飛熊入夢頻

天壇道居

石壇松對白雲邊中有高人號玉川養鶴不鋤當
逕艸燃薪時長隔林烟看來世事唯名飲檢盡方
書只愛眠我亦金門樗散客何時解組聽流泉

夜坐偶成

解榻郊壇露氣清雙松偃仰更移情閒中始覺一

詩集

卷十一

三

官緊靜裏方知百病輕野鶴飛來山月落秋蟬噪

處海風生何須世外尋真訣日坐都忘玉京

陸子薪微作畫貽予磊落生趣從予友之順

德忽聞其死矣

野處流落在江湖綠筆新從豹軾驅未覺障屏生
氣象却教索米老侏儒三春花鳥渾如在五嶽雲
烟近卻無典至展圖尋舊好炎天携我對冰壺

送恤刑諸長官

金雞應候唱扶桑木鳳卿書出建章祇爲戴盆繁

獻吏何時肺石迢迢方雍容乘傳天朝使縹緲含
香漢署郎此去案塵須盡掃臨行欲贈上書囊

早朝有述

天高重霄玉除寒劍佩逶迤領六官漫許爽鳩飛
日下能令神霄舞雲端參差殿影臨河直杳靄鐘
聲拂曙殘袖有萬言書欲上三章約法本從寬

法堂四松

四松高且直垂蔭法堂陰旣賴乾坤力猶存梁棟
心月臨增瘦影風度起悲吟寒木春暉少徘徊一

詩集

卷十一

四

念深

塞下曲

萬里桑乾水歸心日夜流月搖邊地曙風入戰場
秋香悲傳刁斗報雞壯荆綬誰憐李飛將頭白未
封侯

簡董易農

還山未可期種松聊寄興便覺秋風生清聲滿人
聽鄰樹影自疎野鳥棲還定吾友何時來可不踐
斯逕

南

幾夢三更雨。蕭然透紙屏。羈樓頭漸白。燈火影還青。
露華非鄉土。桐陰似驛亭。不知愁絕處。曾得幾人聽。

九日

前門秋老暮。天空有客登。臨落照中。身世端倪歸野馬。
古今人物數飛鴻。愁心遠注桑乾水。令節先歸廣莫風。
過眼榮華成往事。尊鱸空復思無窮。

送周伯簡

詩集

卷十一

五

城頭烈烈冬風起。中夜備舉送行子。傷人借問送者誰。
云是江南周副使。副使治南江。天下實無雙。再遷嶺北道。
溪女出浣山。賊降嶺人。屢作歌永錫。我輩那堪哉。一肯遂落殺貴遊。
不念虔州幾年來。還向江干客。耆舊幾家堪。泛宅相逢。猶作故人看。
自古南方想。謫謫憶君中。楊曹京師過。從權然董。與施同時意。
氣真難得不。獨神妙工。爲詩董生緒。承青雲上。施子歸山更何往。
獨有秋官老侍郎。送君再作藩臺長。弟兄落落參與辰。揮杯相勸復相

親擇朝雨。露如陽春。有時雷動。西江鱗會看十載。作公輔。白髮知名。舊諫臣。

晦日

唐年傳令節。上壽億茲時。賜宴辛盤出。陪遊綠仗移。
金僊空濕露。寶鏡忽緘悲。寂寂瀛臺樹。青雲自遠迤。

贈劉叟

宛陵劉叟。鐫字彌絕倫。布衣七十走風塵。一朝挾策千人主。巧藝能使天顏春。吁嗟石鼓太學存。史

詩集

卷十一

六

籍大家光橋門丞相中。郎遞祖述波委雲屬相。崩奔鍾王。楷書去已久。柳骨顏筋無不有。歐陽以下何足論。點畫居然便倍手。況於摹肖轉失真。東木痴肥同敝帚。雙鉤飛白逞纖奇。盛事那能傳不朽。先帝憑几乾清宮。灑翰遠邁前賢風。龍鸞鳳翥詎易識。鐵畫銀鈎誰可同。山澤之煙一老翁。持刀奮臂誇國工。肖形會意追窈冥。雕鏤蟲鳥開鴻濛。搜羅御覽還繙刻。期會十年行可得。

帝曰布衣。彈前能弘文學士。親承勅有時。增秩復賜

錠雞皮鴨髮生顏色何期反覆晏宮車是日供事
流臺側淚灑昭陵土一坏蘭亭秘本安在哉唐太宗從
後入昭陵御書高樓飛鸛雀藏經石室封塵埃
晚向佳兒索片紙徒令達者生悲哀君不見燕昭
到今幾千載浮雲繚繞黃金臺

東園歌送錢子璧

東園一夜東風起吹出枝枝桃與李桃傷柳色弄
新晴上有黃鳥間關鳴玉壺置酒清且美盧家少
婦彈銀箏爲君彈作昇天行酒酣卻憶鼎湖事勸
詩集 卷十一 七
君醉歟不願醒醒來陵谷都遷改萬歲千秋復誰
在祇見英雄送北邙那有神仙出瀛海百歲傷心
事極多少年俠骨空消磨梁生仰面出關去悲來
時寄五憶歌

紅輪歌

陽烏陽烏出自東扶桑須臾弭節復西藏少年連
髮青絲髮老來蕭颯如秋霜東海有仙人自名爲
安期手持如瓜棗笑我來何遲海水三見清淺流
茫茫塵霧生瀛州六鰲之骨已枯朽不灰藥爛仙

人慈青鳥使者無消息茂陵夕照多秋色空有長
安承露盤烟景凄迷收不得葡萄美酒蘭門東勸
君日日醉東風不見瓊樓千萬樹今年花發爲誰
紅

城東曲

君騎青絲驄妾騎白鼻騮舉鞭相示意已得各言
去看城東花陽春花發河水流王雎雖離鳴中洲
可憐陌上羅敷女空有容華動客愁

古有所思行

詩集

卷十一

八

畫壁晴暉動網絲美人膏沐起來遲海棠昨夜嬌
新雨百尺風光照酒卮手把酒卮心茫然征夫迢
迢隔遠天玉腕紫騮歸未得誰家畱下黃金鞭折
取海棠比顏色安能却寄龍庭前

春寒

老至身多病貧深路更難年華流水過世事夢花
看戎馬知何極家園未擬安杖藜頻欲放總爲怯
春寒

見燕

江燕小堂前江村若箇邊桃花雲裏笑柳葉日邊
眠去郭人情好登樓酒味兼雙溪新漲發幾動子
微船

三月三十日作

春風吹來復吹去春去那知春去處南園楊柳正
青青轉眼簾前黏落絮美酒不肯紅衰顙新粧不
肯憐暮年我笑東山謝太傅蛾眉零散如秋烟長
生木飄爲君引一引須教百壺盡不然二十四番
花信風朝來雨過春光空

詩集

卷十一

九

送之本歸竹墩

家本洞庭水汎舟來竹墩對山結茅茨背郭開衡
門伊予被塵網杳如迷桃源喜爾罷秋試歸去臥
丘樊爾祖好登涉同遊諸弟昆烏峰石巖採盤洞
綠蘿捫東村繞長河濯月如金盆賞眺矧多假生
計還討論薄疇新可耕桑柘舊且繁繡覽古今書
酒掃東西軒閉門應少事謁客無多言顧我蒲柳
委終望爾飛鸞遠離輒作惡矧乃屬天倫爾歸我
復住欲別已吞

寄別諸友

恭命部務室際出災方維

皇紹禹運牲帛古所疆代告遵典訓封禪戒毋荒伊
余寡昧質選列信匪臧明發承玉音移晷飭輪鞅
蕭蕭班馬鳴悠悠旌旆揚之子敦義問送我上河
梁吹笙進美酒賓朋儼成行執手前致辭各言適
相望吏夫奉國事詎爲離別傷

良鄉望西山

西山枕皇畿蒼然淨如洗松檜相接連白雲自舒
詩集

卷十一

十

卷景因逸者超境爲勞人緬山容旣來粵余懷亦
已藏霧消峰始出霞映嶺忽轉自嘆區中緣誰識
山深淺

申詠前句

霧消峰漸出遙迤青林端翠色各異狀宛若千琅
玕披襟挹秋爽駐馬還據鞍廣野黍稷秀塞北風
始寒羨彼負薪人時詠考槃寬何當化黃鵠絕頂
舉飛翰

次涿州

萬里困役發良深尤艱辛不念二東詩謂彼冠蓋
人帝京實孔途往來如櫛鱗驛卒化為鬼官樹摧
為薪居民逃復來豈暇言困貧我行念茲苦茲苦
不及申安得減郵符一使賦役均虞廷垂衣裳天
下無少事

高柳

高柳沐晨烟枝枝淨如拭復受午來風葉葉齊如
織上有雙鳴禽翩翩能拊翼靜者結吾廬倦棲時
偃息喟然征塗人驅車不遑食

詩集

卷十一

士

河間府

瀛海風烟渺登臨意惘然九河迷禹甸三輔近堯
天庚癸呼顛懸魚鹽計亦偏勞勞役車者耕鑿是
何年

故城

驛吏迎前渡村烟半有無行舟停落照寒鳥下平
蕪黍稷風何急津樓興不孤土人嘗酒味頻倩與
提壺

過夷昌

深溪細雨送行舟千里蘋花接素秋人道東昌好
風景參差却似剡溪遊

月下聞笛憶張二幹之

大司空蓬玄孫舉於鄉而沒

雙笛龍吟楚水西望中寒月更凄凄南征舊識人
何處遮莫梁溪似武溪

夜泊

阿城秋葉亂紛紛冷月寒霜濕練裙水調菱歌清
夜發江南孤客不堪聞

張秋水濶風緊岸石蹉峨始覺有行役之意

詩集

卷十一

士

仲秋露始降晨發凌洪河亂石阻津梁風急水增
波隔岸芙蓉花采采更秋暮欲去誠可珍欲前不
得渡伊人在湘沚遺我瑤華音十年何契濶欽欽
勞寸心

濟寧蔣辰生小飲

今夕何夕金僊舟况有南池憶舊遊酒到醉深翻
作醒蘋花楓葉不勝秋

望月

秋水深且廣蕩漾明月月光何皎潔客子心傷

徂徠風來遠浦暗識荷菱香下有一雙魚上有兩
鴛鴦魚游非無偶鴛鴦必成行牽牛與織女終古
遙相望

蜀山湖

千頃波光動太虛孤舟野泊意何如茫茫塵想都
應盡明月窺人夜欲除

赤山

亂山還向暮雲稠遠客歸心逐水流借得風帆三
日便竹西吹夢過揚州

詩集

卷十一

三

渡黃河

塵沙滾滾水湯湯九折洪流氣渺茫人世風波已
如此不須海上問滄桑

萬里河源接杳冥晚風噴箭直揚舲渾疑銀漢來
天上獨倚孤蓬看客星

寶應舟中別朱澹子

東渡清淮楚水分安宜城畔起寒雲可憐落葉秋
風裏共逐行舟遠送君

高郵湖

日落南河遠水明秋風五兩片帆輕漁家晚火堪
投宿借問客回何事行

泊蘇州

錦帆何處暗銷魂楊柳風低水氣昏祇有漁歌隔
江浦夜潮猶自上胥門

小艇

蜻蜓舟點碧波晴打槳渾如兩翅輕乍從綠篠深
中見更逐白鷗遠處行客勝不知天地闊放懷時
助水雲清雙柑斗酒堪乘興載去山橋聽蚤鶯

詩集

卷十一

十四

泊長橋

倚棹吳溪第幾重清霜滿地月華濃寒山遠在白
雲外今夜客聞何寺鐘

吳江

半郭寒烟接太湖繁華過眼是姑蘇西風更送荻
溪棹却望松陵入畫圖

太湖

垂虹西望更悠悠日落雙峰水上浮少伯扁舟何
處去幾人辜負五湖秋

石門人家

四壁垂蘿暗水房深深無逕覓求牟緣何知有高
人住風起時聞橘柚香

杭州府

輕舟駕長風倏忽投禹甸雄長領朱方規模盡赤
縣清江繞林麓沿洄幾萬轉我城名城雲光如
匹練人持計然術士美金閨彥陸產儲稻菰山材
饒竹箭既欣蠶穀豐復詔漁鹽賤田來偏霸疆艱
辛歷闕戰龍爭未云帖蠟聚抑何便大哉節度功

詩集

卷十一

主

慎旃州郡選哀此子遺民誅求事征繕

錢塘

滔滔何代流高浪如銀屋上建宜欽既下翻海門
軸聲撼怒蛟闔沫濺萬鷺蹴餘波嚙城郭追駭憂
林麓昔人昇海功英風傳武肅建堤截水勢垂虹
飲江復神威未肯降踏弩射潮蹙千夫奮臂呼天
聲振陵谷盡見龍鼉徙夜間素靈哭巨浸化廻瀾
疆界斷四隅斯邪信偏安茲人不可復永激壯士
肝泥沙謫是銀

卷十一 南鎮

寶祚綿周曆神功紹禹年山靈歷代重巡狩百王
延地引滄流古星從婺女聯沃饒多竹箭險寒負
雲烟作鎮雄南服爲屏拱上王公會置爵哀見
亦尊先大統臨函夏謳歌果應天河清朗已集日
角幼須傳考據職方氏披揚顧命篇改元金匱紀
祭告玉音宣五土分牲帛三江下使船巡邏辭魏
門益屈政層鎮翠栢浮佳氣朱霞信蔚然庶垣雙
洪峙樓栢六龍纏穆穆除齋室行行飭豆籩甲庚

詩集

卷十一

二

時不爽內外禮無愆元老前稽首群公實比肩
終慈熊品碩膺有牲饗備翟工師拜節詔法器懸
祝趙祠部裏香蕪御爐邊奏知咸一寅恭或過
焉和風繞華燭湛露拂重筵濯瘞欣終事燔柴肅
告虔驟直道髮髯翠葆尚翩翺群仰靈祈格攸
祀典專冊文藏洞府喬嶽主名川大有類書歲
棲屢賁賢昭融關動植巖壑景澄鮮漢時徒遊幸
泰虛僅望僊吾

皇端拱日萬載泰階平

退菴詩集卷之十一

詩集

江寧李敬著

河上逢蔣虎臣

風驅雨注荒郊裏漁火星星照燈底老鯨出沒濕
雲腥不教鐮笛吟河水西水驛下笑蓉開好懷空
對鸕鶿杯清晨有客向帆立知從昨夜渡江來

虎丘

竹細泉清樹欲秋從人展席到林丘樽前半折遊
吳屐門外常停入越舟佛語未逢虛問訊霸圖雖

詩集

卷十二

盡亦風流暝鐘敲罷下山去野鳥嚶嚶喚客愁

發舟

平生江湖意高臥愛舟楫烟波萬頃中放此蕭一
葉雨細風復便篙師矜手捷俄發姑蘇棹已脫毘
陵堞岸蟲鳴欲譙水鳥飛如貼我何行役勞長歌
付彈鋏馮謨歌長
欽歸來乎

儀真舟中

收潦水始淨舟行儼在空烟樹盡遙岸極望豈知
終裝輕瓦簪帶况爾乘便風解息儼可造千里何

冥濛弱齡志圖方強半勞車艘作客已如家遇便
息微躬今擬返鄉園轉與行役同近遠理徒然且
復論杯中

抵家

車馬喧門前遊子十年至上堂拜雙親親手執兒
臂慙來無今日老眼笑復淚命婦飭中厨屬行無
座次小兒未識人牽承屏後伺兒晚前致辭定省
切深愧一官慕榮祿及今始作使母喜前慰兒
拜緣何事徒旅且安聞萬慮一朝遂歡歡父母心

詩集

卷十二

遠易三公位

秋郊漫興

半里竹谿烟臨風意惘然歸人流水外秋樹夕陽
前歲儉希農事村荒廢墓田忘憂唯牧豎吹向晚
涼天

晚齋讀書

積雨晚來霽遙山三兩青時有習習風吹開池上
萍空天寫松竹淥水明園亭鳥語更淹媚花光何
品炎客從觀蓋山貽我金字經訪義了無象誦文

皆可聽對此忽然忽如寐暫得醒始知摩詰悟半

領欄川形

茅舍初成值江漲有述

疎竹幽窗午夢醒娟娟啼鳥最堪聽題殘舊事供

花史賦就閒情倚畫屏八月溪樓潮早白幾家松

桂氣新青扶筇何處尋山去滿地秋光護草亭

之本還山中

島嶼起孤州人家半水邊香聞盧橘樹秋滿洞庭

船哥飯吳便偏茶湘竹然一椽如可問吾意欲

詩集

卷十二

三

歸隱

省庄山房

白日尋幽晚青松引興長到門雲水住入座正衡

香海燕侵衣桁山蜂架蜜房相過頻不厭窓外月

初涼

從郝釋之覓桂栽行

樹中有花花最香羣木獨讓金粟黃梧桐之枝女

貞葉梅稱傲雪桂傲霜巖壑幽幽喜蔽藏一旦升

之白玉堂山寒歲晚爾蔚茂松柏不敢生輝光烏

石占逕孤種烏石山有古柯大於斗根虎蹲年

深故老誰記憶辨秋花事傳竹啟忽然化作天香

去婆娑月窟難招魂青女夜向西風泣酒徒不聞

來叩門喜得君家有千樹移我數枝種 圃芥劇

尉陀城外雲擔挑靈隱寺前露飽年若許盤靈林

烏石仙都買金鑄草堂計日待君開秋月圓時桂

花吐

十月見梅

憶昔荆南梅葉綻江竹此日喜相看巡簷自領小

詩集

卷十二

四

春景伴影渾清大雪寒驟鶴仙人乘月下弄珠游

玄賸冰還一年花信君先占何事來風勸倚欄

冬日述懷五首

至日風詠問闔闔透迤劍佩擁平臺靜鞭欲動爐

烟發綵仗徐交扇影來二紀昇平傳盛事一時喜

起見羣才少年愧棘承恩地迴首林泉雪鬢催

湘南金鼓振樓船行史新除下日邊自捧鹽書詢

疾苦肯令蠻貊弄戈鋌道謀未審章連上野哭猶

聞賦屢獨楚國騷人偏感激獨留圖像向荒烟

揚波妖蜮漫侵尋討罪曾勞

宸極心闢外折衝推召虎軍中草檄用陳琳自天點
處恩光重動地呼來勇氣深寰宇銷兵唯一怒祇
今江漢變謳吟

卜世祥開祀典齊遐方新降紫封泥山橫海嶠連
秦望水入江流繞越溪古殿時遊千歲鹿齋房夜
聽日南雞名香赤帛擎來遠衰朽能攀白玉梯

聞道前賢廢蓼莪周書顧命豈重哦嘖然海甸謳
歌盛信是雲臺禮數多玉食傳呼分鳳茗宮袍獨

詩集

卷十二

五

疊賜龍梭側身當局慚無補荏苒風塵已爛柯

屏軀

屏軀多病後小雨閉門中擁絮驅兒子燒丹鑄老
翁悠悠難可問落落竟誰同夜半聞山磬塵心許
發蒙

枕上聞磬聲兼示之本

山磬隔松火琤然殘漏時梵聲仍繞寺客夢正披
帷已了一心幾從教萬籟吹曉霜枯木裏寒色最
相宜

蓮烏石寺同翼若公遠

長松幾株古寺寒客子久坐衣裳單畫壁虛無白
日映金容磊落青苔殘荒榛綠苔生磧底饑鼠嘯
樹窺簷端門對江雲過江去更思高頂還憑闌

臘八日

荳粥藜羹果寸腸小寒遲日漏春陽何當世出閒
開士來訪江南老侍郎桶子鑪中渾是大梅花枝
上却非香年來年去嘉平節何與天然選佛場

立春二首

詩集

卷十二

六

東君昨夜來相訪窓外新開綠萼梅山水須安樵
子脚冰霜不上野人頰遣除世法誠衰矣消受風
光且快哉却笑燕鶯綠底事又排歌舞點春臺
青山不老復何趣祇是頑仙住世中喜向蓬廬多
作主便於朋輩早稱翁鬚欺春雪消還白顏比寒
花醉始紅乞得金貂掛蘿薜草堂佳話領東風

郊行偶成

亂峰攢黛擁孤村一水如油映草門不爲東山折
展齒寧知綠野護雲根尋花出早春無迹帶酒歸

遲月有痕但人長安佳麗地莫將幽意向人論

連雨

春光暗向雨中催萬事乘除酒一杯候鳥自迎朝
霽轉新梅漫拂曉風開年華老矣致朋好生計蕭
然近草萊怪得癡離渾正著嘲君不醉習池迴

移樹

學圃幽情足爲園樂事關移來雲外樹種在屋邊
山野老通游讌時禽共往還剛逢太平日乞得此
身閒

詩集

卷十二

七

雲驤園移桃李菽

胡生贈我如臂之樹三五株白條綠萼青春俱野
曠風和香色遠舉目頓覺仙凡殊蟠桃解結千年
果玉李韋綃輕作朶更有花紅花最紅玫瑰火齊
看欲墮予聞十年樹木百年人紛紛桃李何足珍
來秋待子花生筆始信移根向北辰

春興

瀨東瀨西春興長上簷下簷春酒香好景平分風
日緩遊人全爲燕鶯忙參差粉堞梢紅杏倚旂青

山影綠楊玉夜金縷年少事漫將華髮惱蕭娘

磐谷山人

磐谷山人下紫峰一閣簪笠一枝筇尋來竹葉村
居僻看到杏花春事濃戀景興移如戲蝶曉吟聲
細似遊蜂吾生已覺諸緣淡樓窗猶思南嶽鐘

睡起二首

幽禽百轉不知名送盡山龍永日聲好夢每經花
底得新辭忽憶枕邊成濛濛是雨非烟候脉脉如
愁似醉情莫遣風光暗相失杖藜頻喚小溪行

詩集

卷十二

八

藤榻拋書引夢長起來憑檻復斜陽軟風宜下青
絲帳積雨渾添百合香美酒清調追令節落花芳
草度橫塘綠陰漸滿南薰至輪與黃鸝一段涼

少年行

一鞭驕馬踏花行紫鳳羅衫太瘦生怪道官奴尋
不見自拈金彈打流鶯

碧桃軒中

花開如錦落如茵寂寂香光度淺春別館獨兒頻
吠主小窓燕午早依人間來短睡山中事捻盡殘

書物外貧慙恨源郎相問訊武陵今已渡迷津

晚晴

水邊林下獨躋攀
檐荷風光最是閒
一段晚晴薰草木
無端春雨洗溪山
鳴鳩祇喜層陰茂
倦鶴時乘好月還
翠掃綠峰天外出
娟娟當戶弄烟鬟

訪溪西園亭

春在江南第幾峰
元亭繚繞步從容
漁村晚隔林端火
野寺暝傳烟際鐘
掃逕一彎紅雨過
開門百尺翠微封
消磨酒醒知多少
愛汝亭亭露頂松

詩集

卷十二

九

烏石山寺

金剛像最奇古

龍朝上刹半頽廊
象教幽森護道場
春雨欲來雙樹重
晚風初動七燈涼
中峰有地開茶圃
絕澗無梯度竹房
何事攜筇問天竺
白雲深處是吾鄉

方山

蕭灑方山路行行
似竹溪風前梅半落
雨後麥初齊
朝女出新汲
晚人歸舊畦
吾廬雲近遠祇在六峰西

饒真

江路迢孤城城高江復清
騎鞍如繖度旌動銀電
行擊析雖休館傳烽尚列
營笑人輕作宦頭白更長征

揚州府

如夢繁華江上波
層城依舊枕巖阿
果然別館離宮地
最是斜陽芳草多
夜靜深村聞戰哭
月明前渡起漁歌
行人莫挽隋堤柳
管領春風入汴河

高郵道中

春雨淮南郡川途
不分重重護堤柳
片片過湖

詩集

卷十二

十

雲官舍通林際
漁方緊水濱
停車蒼翠裏
天外落殘燠

雨宿孫孝則湖園

片雨下南湖
夕照在村北
休駕入衡門
見子好顏色
篋川深可釣
平林茂堪弋
遊衍方未終
爲我作嘉食
令子捧壺觴
終夜侍我側
既窺荷篠賢
終念漂母德
明發驅車去
清光在胸臆
伊人庶可尋
白雲邈難識

寶應道中

淮南春色已換愁心况是東風客路深夜雨山嵐還
隱見朝光湖水平晴陰梅因落粉頻霑幌柳爲驕
黃故出林羸馬不知村郭近撚鬚空度短長吟

朱澹子席間有贈

剪髮奚童傲雪兒使君傾座燭生施隣子白下知
音早羨汝朱千度曲遲人在淮揚行樂地酒當桃
杏欲花時樓頭發鼓天將曙寸意含嚔知不知

先生築

桃源

路繞大江風沙曠莽岸傍林木之氣如
在巨浸中四憶太白水引寒烟沒江樹

詩集

卷十二

士

真僊才也

泝決窮十里春濃生野烟離離沒村樹渺渺度江
天征鳥去何疾孤蓬若箇邊藍輿沙岸曲祇似釣
魚船

邳州道中

淮陰渡河平原千里下邳迤西則
亂峰墨障吞吐洪流彭城將近決

決大風哉

黃河常繞萬重山幾代枌榆向此間不爲天心勞
轉軸誰令地險負重關波濤晚帶軍聲惡草木時
藏戰血殷可足空村小兒女春風猶自戲刀鐮

徐州

山高水清伯仲滁陽而更環過之

佳麗春光勝上蘭重瞳擬作小長安交衢曲曲開
朱戶傑閣輝輝隱畫欄木勢遠從天外入山形近
向越中看幾年聖澤留清晏叱馭何妨問釣竿

歌風臺

戲馬臺南山色蒼歌風臺北野烟黃英雄底事如
流水滿路桃花咲客忙

南陽

楊柳東風高復低去年二月蚤鶯啼迢迢湖上青

詩集

卷十二

士

山色一路催人到濟西

淮北

淮南花事近三分淮北寒沙雜暮雲莫道別離春
夢杳風光也是不隨人

南池

霽霽柳風際漾漾花雨時客行恣遠近遂造古南
池池上清且閒名賢迹在茲不聞高詠發但見豐
碑垂野鶴響長廊白雲洩疎籬策杖數來往日
山鐘遲

汶上

汶陽春雨緩三程古驛衝泥信馬行幾縷寒烟杏
花外客中常是遇清明

過汶河

駕言涉川途乃至汶河水有客方北征河水亦東
止汶河瀾瀾流行子無時休下有雙鯉魚蹠蹠向
東遊附書與鯉魚何時到南州

東平道中

清晨入深峪日落亂峰間蔓草須句國浮雲大野

詩集

卷十三

七

山石蹲疑虎伏樹古似龍頑不作樵夫去天梯詎

易攀

望山

昨夕微雨凌晨忽霽山雲萬態予謂如
美人淺粧坐水綃霧縠中即之則秀色
減矣

山色向我來新霽喜天宇如披青鏡中烟鬟翠可
數迢迢峰萬重裊裊雲一縷豪客恣夢遊何須問
天姥

東阿館

遊人輕仕宦仕固不妨遊頗窮登涉趣兼寬車馬

憂來愁東阿館虛閣何颺颺緣堦漬苔草當戶披
松楸聲危鶴鶴聚夢遠猿狖儔山郭逼空翠未夕
光已收終羨前林鳥蒼茫知所投

荏平

樹色西連驛路斜在山高下幾人家春風半拂征
鞍去吹落梨花又柳花

景州

畿南第一州也

恭命趨南服乘春始薄還停驂問風俗走馬看江
山汝觀欣承哀予愧舞斑周爰臣職重封事近

詩集

卷十二

十四

天關

趙北口

野濺風吹水氣涼著人如雨透衣裳淒迷宦興吟
芳草歷亂鄉心付白楊四望愁多天欲曠孤征春
盡路偏長逢人題罷平安字爲報新年鬢忽蒼

水邊亭子

百舍譏南景色開單車趙北絕塵埃晚山映日如
雲起野水吹風似雨來宰地柳枝遮古寺接天蓮
葉映高臺何時卻遂扁舟興呼取漁翁共酒杯

滹沱河

少年不向中門轉那識滹沱水深淺老來行役多
苦辛十年九渡滹沱津郵亭舊識知誰在白髮經
過感路人水聲鳴咽流何急平沙斷岸包原隔春
風無數野棠開枯槎唯有殘鴉立須臾過河馬首
東滹沱一望烟濛濛

簡子星易農

半載浮雲作越遊歸來花柳滿皇州墜前相見還
相慰底事春風雪滿頭

詩集

卷十二

五

贈周伯衡

江湖幾度去悠悠宦迹飄然似野鷗解道故人詩
與劇匡廬山色滿西樓

問賣漿者

少年獻策金閨客來往看花穿九陌輕裘駿馬遶
雲烟聚觀不覺行人窄蹉跎八座鬢如絲賓朋迎
迓青門時長安風景皆依舊祇有衰顏照酒卮幾
家第宅臨官道須臾蝴蝶飛秋草思量其故不可
知去門慈恩賣漿老

坐新亭

滴滴濃陰覆我壚幽幽午夢響齋鐘燕子營巢鶯
欲喚柳花鋪地草方茸碧侵衣桁半池水青對書
床數遠峰指點風光思古德餘年休暇許過從

詩集

卷十二

六

退菴詩集卷之十二

詩餘

順德道中 如夢令

雨後遙天碧沈沈
月斷雲荒壘馬上趁晨風夏腹
涼如秋尾烟水烟水人在米家圖裏

瀟湘 長相思

湘江流瀟水流流到蒼梧天盡頭雲山一色秋
娥皇愁女英愁愁淚斑斑竹影浮何年帝子遊

懷人 南鄉子

無語抱琴篴篴漏下
銅壺第幾籌記得玉人前夜夢

詩集

詩餘

孤舟尚在瀟湘天
頭哀雁過南樓欲寄鸞箋

何處投月照瑣窓梧影亂悲秋唯有寒蛩伴我愁

齊安 臨江仙

好景莫教容易放閒尋
酒債詩題齊安古路草萋
萋誰能攜綠蟻同去聽黃鸝
門外長江何處盡
東流不肯還西花紅髮白判如泥春風應有意吹
我過寒溪

對月 清江句

雨過長林雲擁起一輪明月問天翁那得四時都

如秋已身浸金波光似水影分玉兔毫如雪向小

窓欹枕菱荷風爽秋涼南樓興何時隔簷峰景

今宵別經幾度陰晴幾番圓缺白髮久康沉白墮

丹心猶自懸丹闕看倦人跨鶴舞霓裳真奇絕

赤壁 馬道客

本昔風流江濤鳴咽赤壁空自鏖義西山檻外祇
有白雲多不改當頭明月行樂處拍手高歌兒童
笑使君醉矣遮莫老東坡無何暗評論孫曹底

事一擲如梭想年小周郎氣壓洪波試問江山許

詩集

詩餘

大分鼎足夢裏南和空迴首斜陽酒醒開理釣魚

簑

黃鶴樓 念奴嬌

浪花飛處建雄服高擁名樓千尺氣概摩空爭道
是黃鶴仙人舊跡鶴影翩跹仙踪縹緲兩岸蘋如
雪旗亭何地再來風景難識惟有雀瀨題詩白
雲芳草句令人愁絕吐納江山今古裏推倒吾家
豪客誰是誰非無心都付與一樓明月波光和酒
寸腸還論寬窄

昔人謂虞卿非窮愁不著書自見於世以予
於直指李退菴先生湖南諸篇豈其然乎居
官者至衣繡持斧按部吏所至赫赫有聲雖痛
自檢飭度未有如逐客狂士羈人之困苦離
傷有以發其憤懣跌宕之氣於篇章著作之間以
自雄者乃先生能工其文辭如此而猶日著書必
窮愁吾不信也然竊聞鍾伯敬先生言昔人所謂
窮愁者意有所欲為

生之巡南楚也求作

刻待而一時水旱盜賊驕兵悍將墨吏姦胥蠹
深固又不可以旦夕得志先生一心一手潛移默
奪其間人人以為行事中機宜乃其志常若有所
欲為而不得為者而已厲行無苞苴偵賄之
私與夫開告訐操網羅搜鷺擊者之紛紛足以
泯其神明雜其歌詠一日生道德仁義之言洋
溢焉擊不知其然而然其文誠古所稱其言遠
辭文者而攻苦如斯則無以別於窮愁之士矣

予人之言又安見其妄乎雖然先生之道憂樂一
致者也

今天子求太平甚聞先生行將一歲九遷必不復
以窮愁之地勞先生生以斯文為己任雖贊
廟堂出政今心日以適日以休而其銳志於聖
賢之學立言設教勤勤惓惓必有不異於間關南
楚時者夫然後知窮愁著書之說終不足以量先
生也已漢陽熊伯龍拜撰

文集

序

序

唐有陸宣公贊宋有歐陽文忠公修其文繁而悉
婉而明簡而該切而生八質而有章五者言乎諫
議之事則備矣

國家密勿之地俱用滿書九州萬國臣庶章奏宣
付史館照滿漢字番譯進呈批斷紅本亦滿漢字
兼寫故求其言之成理譯之無滯當以宣公忠公
爲法斯奏疏之善者也予備員御史臺六年除省
觀實四年百啓事而皆

文集 奏疏 序

上肯蒙恩內遷卿寺因簡

篇若係密本併衙門公疏列名六科錄書可攷茲
不盡載

文集目錄

卷之一

脩實政疏

請湖南舉人曾試疏

參規避道臣疏

參飭驛遞疏

請定銀糧解例

參徇庇道臣疏

請囚糧疏

請缺員疏

陳衛所情形疏

請折黃絹疏

卷之二

開荒勸農疏

文集

論蠲免疏

議興屯疏

議生財強兵疏

論用人疏

論理財疏

卷之三

請止題補委署

以疏

畫一降處品級

核浮泛開送疏

定察處職銜疏

分別 恩赦疏

復操練疏

豫積儲疏

重河防疏

自陳疏

周啓明審錄	侯成方審錄
強元春審錄	張節還審錄
吳相震審錄	王祥林等審錄
阮良斗審錄	
卷之四	
開荒實政議	經畧湖南議
考成議	竹塹水利議
治道 <small>會試</small>	文體 <small>會試</small>
吏治 <small>會試</small>	
文集	
弭盜 <small>會試</small>	
扁鵲論	蘇武論
諸葛亮論	宦者傳論
卷之五	
湖南觀風錄序	春秋傳序
族譜序	高張三秀才文稿序
張司空大中序	自訂稿序
杜子美望嶽詩後序	朱默菴先生七十壽序
	章龍門先生六十壽序

序	吳禹石先生七十壽序
序	郝釋之六十壽序
卷之六	
送魏環溪終養序	送王貽上推官序
高進士文稿序	魏石生詩序
王貽上詩集序	玉山集序
岳陽樓記	衡州府城南門玄帝
碑記	洞庭雪後記
法堂四松記	
文集	
四友堂記	
退菴記	天止齋記
卷之七	
李氏宗祠記	義圃記
重脩六合縣學記	東園記
盤石山記	重修盤石寺記
巴山記	烏石山記
練山記	破山口記
隱仙山記	陶子山記

冷泉記

與某論文書

移松書

移芙蓉書

移桂書

答王貽上書

索四憂書

送嫁書

卷之八

王孝子傳

王弘傳

葉位思傳

張慎初傳

蒜山師傳

盛氏三烈婦傳

前定數說

文集

目錄

題周茂叔愛蓮說

宸樽銘

德州書事

書昭烈敗當陽後

書高士傳後

書列子

卷之九

少保大學士高公

表

蔣太安人墓表

恭人鄭氏墓誌銘

刑部左侍郎濱溪公行狀

葉太淑人行狀

曹太淑人行狀

祭劉師母太夫人文

祭董年伯文

祭金吏部文

澹巖賦

汎河賦

蛟賦

文集

目錄

文

江寧李敬

脩實政疏

尚襲虛文請

旨嚴飾以杜弊端事竊惟

尚浮華即

按諸臣不實心體訪而

疏剿襲陋規堆砌贊美

刻為民除害尚宜開列款單薦舉為國得人豈可

因循欺飾使其人果賢便當明著其長其政果善
便當確指其事

皇上試觀數年薦疏其切指陳實事者有幾或此薦
而彼棄或初薦而終棄一有拜疏之時轉轉營求
紛紛情面撫按司道相率為混朦部院科道無憑
以稽考此皆為浮辭套語所誤務虛文而不脩實
事之弊也臣請自今以後凡薦舉有司必覈實跡

同治
一

如開荒若干畝積穀若干石城垣如何脩葺流移
如何招撫以至徵無加耗獄少冤民之類人所共
見共聞實舉一二最大者列之薦款倘涉虛辭同
官得而覺察後官得而覈在撫按一薦不可輕
假必實選循良難託濫游之語則有司知一薦不
可濫邀必真脩政治不趨奔競之門上官下官各
以真心做實事每人而積之裨益地方必多矣伏

天語

申飭按臣於入境之時

文集

開列有司賢否必刊刻文

俟巡歷所至另行密訪有無虛偽情弊按冊考覈
以特據實人告不至臨薦支吾則有司絕欺誑之
端巡方扼舉劾之要併考滿計典俱歸畫一游移
洗補何自而生人心正而公道明鼓舞吏治非涉
小矣至於綜核將領尤以敵愾為重必實叙
破敵剿賊鈴東兵丁保障地方功次更不須舞弄
文墨者也臣知此言一出真偽較著甚不便於
清託之徒然臣新荷

聖恩拔置言路已奉差遣陛辭在即敢不直陳弊竇

仰祈

聖鑒如果臣言可採伏乞勅下嚴飭施行

文集

奏疏

卷一

請湖南舉人會試疏

題爲特額湖南舉人會試之恩以暢皇風以鼓士氣事照得地方歸順安集先收士心湖南綿延千餘里屢經兵火結誦家多臣審觀大勢士者諸民之倡也而湖南之士尤廣貴諸士之倡也若湖南之士舟車雲集望闕承流則僻處廣貴者必延頸舉踵傾心內向未必非鼓舞英雄招來荒服之機也臣據布政司科場申文查得楚額中式舉人一百零六名上科戊子因湖

文集

奏疏

卷一

止中六十三名今科湖南

湖廣大省復多中一十五名是戊子科湖南之士未盡與賓興而減額也夫本省之士應本省之科尚不能屈勉從事况已丑會試赴京四千餘里安能於道路梗塞盜賊擾攘之中單身獨前乎卽新舊舉人尚在逃竄饑寒主親不保日食難周有長安而趨赴恐後者又以新定地方武府州縣印結多遲或布政司起送無據或禮部以歷科未訖復致駁回而諸士盤費艱難進退維谷不知

朝廷取士原以地方歸附難與江浙內地一例而論
照開復年月則上科減額可據當以全定之後爲
始

清朝弘恩浩蕩新舊舉人一體會試久奉遵行又

恩赦屢頒官員降革猶望開復盜賊投戈亦與錄用
兇士子身無服官之累心有向化之誠

皇上文教弘敷必不絕其進取則天下英才皆思自
効而兩廣雲貴聞之必有脂車秣馬仰副作人之
盛者矣除一面具題外其

文集奏疏卷一

丁憂事故等項一面行布

聖特恩伏乞

皇上聖斷施行

奏飭驛遞疏

題爲驛遞奇慘駭聞官吏積弊久銅縣案發仰
祈

睿鑒立斷以活殘黎事臣屢捧讀

聖傳徧觀在廷諸臣之疏未嘗不念恤驛深至也但

欲救弊必窮弊源欲杜害必拔害本處今日而譚

出舍官吏那移乾沒而誰問乎未聞冤慘蔽天

民不遺生靈剝肉判骨磨累無已如臨湘縣雲長

兩驛之甚者也臣巡歷臨

奏疏卷一

面之民三人共持一竹兜

一人代馬問其何以有此人曰臨湘十里百排每

排出銀三兩六錢支應一月每月每排不可勝窮

乎親役半僱募數年於茲矣臣聞之不覺此心如

割今書役徒步前行至縣百姓遮道而泣又問之

各官云臨湘驛站例有存留協濟銀兩臣思既有

存留協濟則不應勞困百姓既十里百排每月應

送則有留協濟之銀銷於何項乎且馬經官養立

法甚苛母論臨湘藐玩不遵而竟以官銀入彀使

兵火殘黎肩挑擔負崎嶇疲死於山險之中春
既廢農桑秋冬又苦風雪馬尚可憫况人乎人爲
夫不贍又以人爲馬乎逃亡比屋恐將來之十里
百排亦有難爲

皇上生聚者矣除存留協濟倉口額載全書無容臣
贅外其臨湘知縣朱挾鐸已被撫臣甄參據其沒
銀實多勢難緩縱守上荆南道王璉錢糧專責法
當併問前已經臣特料同知黃運泰接署縣事未
久屢以病辭平江縣知縣

文集

奏疏

卷一

噬其一切經管之官經承

臣檄行武岳兩廳官覈實銷算節年侵沒拖欠歸
着情形一併揭報另疏入告益微臣耳目所限廢
弛何止臨湘不如是則楚驛不立楚驛不立則楚
民不安而臣亦仰負

皇上任使矣抑臣更有請焉臨湘以人代馬百姓且
夕莫支計目前難復舊額賦入官胥庫藏掃地亟
行追比未必奏泊一時懇勅府縣正餉內動支銀
一千五百兩部覆議價買馬暫蘇喘息俟來歲開

徵於積欠內扣補或於賦銀內追還則又
皇上浩蕩洪恩而微臣所切爲呼籲者也伏乞勅下
該部議覆施行

文集

奏疏

卷一

請定銀糧解例疏

題爲湖南第一苦累仰祈

聖恩立定銀糧解例以平兵民以轉彫敝事臣聞爲臣有隱不言與言之不當或言之可聽而不切地方情形施之轍紛更悖謬不敢以賣

宸聰臣入境未幾蓋始肅官方繼振士氣既陳兵困民隱也臣摯其要領言之夫民以養兵古有定制運糧接草郡縣之職也但朝廷軍興之際權濟一時自經久之計言之實有

文集卷一

營取給湖南就近言餉免

飽騰之勢計至當法至善也日久不察諸弊叢生臣舉其大者二端一在通省糧餉例管鑰於藩司謂之方伯今藩司欲卸脫接濟之擔槩委府州縣自徵自解府州縣苦其難支加派軟糧無不至焉若王公兩營缺乏必下府州縣提解既專力用兵又分心督餉勢難兼理况以兵當民催科撫字兩不相習而有司借兵漁民蠲免無實惠收解無的數供億無定名用一取二其何以堪臣以爲府州

文集卷一

長江鴻河也

皇上洞鑒淮安總漕運至通津其間耗米水腳口糧運桅諸費不貲楚民但言轉餉並無額設不識能鬼輸神運否乎臣言及此淚枯血盡矣總之楚民醉懦如疲馬負重身受其痛口不能言臣恐民力既竭雖罷臣以謝不言之罪而臣有餘辜也伏乞皇上敕部通議輓運經費若干定道理遠近難易責之藩司糧道清移楚省舊時漕費暫給酌歸官運以求不擾於民則民獲更生安心歸業此二者皆

議或以糧屬偶措累民無妨臣屈指計之兵興以來已數載矣臣見百姓體無完衣面無腴色臣出武昌率扶老攜幼流涕遮臣百里不絕此在省臣庶所共見也臣受命巡楚楚民安臣亦安毋負皇上驅使效犬馬之報臣愚與楚民跂望聖恩激切待命之至

文集奏疏卷一

參狗庇道臣疏

竊諸臣揭報紛爭據實直參狗庇以肅風紀事臣本都察院勘劄科臣魏象樞題前事部覆奉

聖旨是以後不肖有司道府廳有仍前狗庇不行據實開報者該督撫按仰指名糾參着通行申飭欽此欽遵仰見

皇上聰明睿知洞徹微源微臣入境惟有除貪去暴求副

皇上察吏安民至意一履武

文集奏疏卷一

食婪縱竄民怨沸騰而府屬才幹之民亦不

新旨痛革積習即前有庇護而今遵直道也而上江防道臣樓晟堅執往揭題護把持遷怒於推官臣劉元琬言其不應揭報具列前後揭帖到臣挾臣立參夫樓晟高珏同鄉曲庇誰不知之劉元琬凜守功令據揭又無賊款臣憑何枉參以快其心乎況事有已未發覺若執一揭便定生平是凡官苟經薦贖不必再掛彈章而督撫按之糾訪互見皆

成罪案矣乃未幾而布政司臣林德馨揭至未幾而按察司臣李中梧揭至藩臬兩司

朝廷

二三品官通省賢否所出若非勘覈真確其肯

阿附推官乎藩臬府廳之見與道臣一人之見是

非曲直原不兩立澄清大典事有異同况原揭一

一投臣而臣官居風憲職掌糾叅豈敢緘默取罪

及臣到岳境平心推訪詢之輿論知其由來矣督

臣羅繡錦委樓晨查勘巴陵臨湘平江三縣驛遞

務期清復晨隱飾勒虧馬費不足改吏氣下

文集奏疏卷一

盡行驗收倒斃迄今一載野史云以平江

縣申文証此其一也又奉查巴陵臨湘平江墾糧

富者賣放貧者裁報遂開三縣糧一萬餘石巴陵

荒多獨開五千六百餘石二縣熟多總開五千餘

石迄今百姓包賠飲憾此其一也是其私密往來

原非一日總之挾制咆哮無人觸其凶鋒敢於計

發臣又安可顧恤有負

皇上特遣之重乎然事更有類推者去歲賊犯澧州

分守道臣王璠棄城私逃致賊長驅蹂躪樓晨

在兵防關切地方私相庇護不一揭報於督臣撫

臣延置既久事成赦前及臣到岳始經查覈在案

夫逃城大事軍機重情竟可隱匿以欺誑

皇上而况臣乎然臣不謂赫赫嚴綸而徇庇藐玩一

至於此所當劾都照例議處者也

文集奏疏卷一

疏

睿鑒以必好生之恩事臣思御史一官職司風憲定
罪無賊辨寃理枉恒必由之臣自入境以來不忽
細微不避疆禦與按察理刑等官虛公理解有子
母夫妻和好如初有心服辭窮涕泣願息楚民維
艮何嘗不可化也臣乃檢閱前案究問新規數年
以來因陋就簡臣不敢不爲

皇上陳之如司府縣監犯囚米合盾重囚不致復死

卷一

三因楚省缺餉將此項裁扣
一、名入外庫
二、徵待命臣咨詢之下何禁淨零夫現米支給尚
志獄卒侵欺况重監固禁囚徒無食何以苟延頃
刻貪殘官吏因而斷絕供送置人於死莫可勝窮
所以荊州推官劉祖生未擬招而就斃以致特陞
上傳貫索春生洞見萬里除臣檄行該司府縣那支
積穀暫給外前議賦役全書力主應留但俟此書
成就開復已歷經年接閱招詳實多暴死近復天
寒歲暮雨雪飄零黑獄沉沉杳無烟火臣亦何心

安然民上繕疏入告誠難刻緩而臣尤有請焉湖
南新定地方官民無知犯法曩者亂離草率兵火
谷皇尤多附會深文鍛鍊成獄或署官武弁推問
失真或株累干連重案未結容臣與按察守巡理
刑等官勿縱勿枉援敕上陳而

恩詔適至臣踴躍歡呼惟

皇上鑒湖南之獄未得其情湖南之囚久瀕於死立
勅開復囚糧以解倒懸仍乞嚴勅問刑官員原情定
罪於肆赦之中解一面之網以天下幸甚

東集奏疏卷一

請缺員疏

題爲彙報缺員懇請勅部急選以定危疆事
缺官請補前經督臣羅繡錦特疏具題然督臣全楚起見而湖南湯火情形臣敢不洞悉於

皇上之前夫湖南片土遠處天末每一缺員據
始得請

一部望一部還不啻饑渴又兵火之後伏莽震

官斯土者望風規避無濟實用宵小乘機謀

入膏血於斯盡矣臣極力驅除奈地方遠者

文集奏疏 卷一

里緩則慮其叢奸急則苦於空署城守錢

所寄今司道府州縣於臣未入境之先督撫

分別澄汰叅劾已不下十餘員經臣廣諮密訪

入告雖貪婪之局稍清而料理之人則乏且

南道臣尤巖疆急缺刻不可緩其瓊者首領佐

等官落落晨星什難得一下僚職掌偏與百姓

近相關委署饕餮之蜂蠶之尾其螫更毒臣

方察吏曷禁痛心况

朝廷設官有緩有急有腹有邊腹在所緩邊在所急

南多事之秋措餉徵兵臣子受

君之厚恩正當分猷宣力

皇上垂念封疆首重吏治伏乞勅下吏部將湖南新
死地方大小官員通盤打算刻期選授勒限戒途
庶地有正官民有固志而臣亦得集思廣益以仰

皇上矣臣因地需人仰祈

睿鑒不勝激切之至

文集奏疏 卷一

陳衛所情形疏

題爲特陳湖南衛所情形懇請勅部急爲具以
稟屯政事竊照臣於順治八年九月二十六日受
事本年屯糧開徵之期將過撥解之餉頻呼各
所經徵錢糧臣惟檄催冊報支解完欠亟行督催
而已至屯政奉有

專勅臣敢不悉心圖維殫力料理惟是湖南數年兵
火滿目荒殘現在情形臣不得不據實於

皇上之前也夫湖南屯地除地方平定次第經徵者

文集奏疏

卷一

五

不開外其岳衛永辰常寶六府諸衛所多坐落邊
境者山谿遠絕徭苗雜處與四川廣東廣西貴州
土司接壤前朝設之以捍禦反側節制要荒承平
之時猶煩控禦兵興以來廢弛因循相沿成習臣
查據都司冊報如九谿衛之添平麻寮二所衛州
之廣安寧溪二所寧遠衛之桃川枇杷江華錦田
寧遠五所辰州衛之鎮溪所沅州平溪清浪偏橋
鎮遠五衛靖州衛之天柱汶溪二所五開銅鼓中
湖黎平平屯新屯新化隆里平茶各衛所八年以

來有並未開徵者有從無官守者合而計之衛所

雖多而徵解額數實不當一縣之賦補於軍需亦

無幾何是寬之數年而國用未嘗不足若急之一

旦而窮軍必致難輸逃竄饑荒按籍而呼虛名無

實總之湖南蹂躪日久節年賊去兵來觀風問俗

之臣從未親履其地道府委如傳舍諸弁視爲畏

途舉屯地之荒蕪屯丁之逃亡屯餉之有無徵解

未經澈切上聞以致曠缺久未補官逃軍漸忘故

土城守之責徵餉之任寄之何人而臣奉任以前

文集奏疏

卷一

五

委署者職守莫稽踪跡靡定臣是以鯁鯁慮之必
詳必慎亟爲

皇上告也今催據都司造報湖南合屬衛所員缺清

冊二本呈送都察院咨送兵部外伏乞

皇上俯念屯政要務勅下該部酌地議官照缺速補

勒限前來庶幾疆圉整頓有緒而臣亦少資指臂之

效得以仰報

皇恩於萬一矣

請折黃絹疏

題爲再陳楚省本色黃絹之艱仰請

聖恩全折以蘇民困事臣看得楚省兵荒交至僅存
子遺前本色黃絹一項已經湖北按臣聶玠題請
改折部覆減織深沐

臣惟是本色絹二千九百疋目今蜀道未通絲無
出辦兵火之後匠役淪亡絹疋數目雖多寡不同
而零星分派各縣買絲募匠之艱難則一况楚省
自開闢以來節年俱徵折色杆軸久停無論織造

文集

卷一

七

多不合式而長途解運之煩領解領織里甲僉點
之擾誠有不可勝訴者至湖南所屬武昌旱災獨
慘長沙開復方新岳常等處賊警剝膚撫綏不暇
臣伏覩

皇上愛民如子何敢以事屬上供而不亟爲請命耶
查黃絹楚省僅二千九百疋在內部記之爲數無
多而關係民瘼至爲痛切伏乞

皇上俯念時艱將八九兩年零絹暫允改折仍俟地
方大定始行織造庶兵荒殘黎咸啻

聖恩於無既矣

文集

卷一

七

退卷文集卷之一

文集

開荒勸農疏

江寧李公

題爲開荒漸有成效勸農宜請特恩先

聖鑒事臣思務農重穀減賦蠲租乃古帝之芳規人臣之美節伏覩

皇上念切愛民各省督撫按諸臣田畝報荒報災報勘錢糧議減議折議留章疏紛紛悉奉

文奏

卷二

俞旨微臣備員於極殘壞極衝疲之地數年以來軍

需孔亟民運維艱其賠累拖欠徵比逃亡之狀誠

耳目所不忍見聞者尚未乞特恩而蘇民瘼何也

臣以國家生財止有此數民賦既訕軍餉必虧餉

缺兵饑民難安堵今日有餘而議減必他日不足

而議增况楚省兵餉經年壓欠者乎若輕言勘丈

果否不擾鄉愚幸邀減免果否盡沾實惠臣愚以

爲與其拋荒而徒煩內告不如開墾而漸致太平

臣是以叱馭巡行必先荒遠之處由岳州及衡州

永州道路俱生荆棘土田半長蓬蒿骸骨遍野見

者寒心虎狼負隅行者裹足或人丁故絕或牛種

艱難每歲至四五月米價騰貴忍饑受餓者不知

凡幾臣商之道府諸臣解其煩苛與其休息行令

數月江漢之民漸歸臣刊刻條示令百姓各認原

業豎牌於田無人認業者許流移之民計畝承種

令其各具結狀赴府報名指給牛種仍以老荒新

墾已經湖北按臣聶玠題請三年免科臣行田間

冊告之曰

文奏

卷二

二

朝廷知湖南苦倍湖北必邀

聖恩於是百姓歡呼扶犁而耕荷鋤而耨童叟之隨

彼南畝往來陌上者臣詢得其荒田故址共一爲

老荒之田丁戶絕無人承種者是也其

荒之田道府縣奉行而一槩裁報奸胥需

肯開除迄今田畝雖荒糧石仍舊欠數

平民者是也抑臣於是不能無慨焉他臣

求減於額賦之中臣之請命但不求

外九年以前百姓屢次所開者已經道府

入冊現在炤田納賦但其中官吏受賄勘報不真雖敲朴頻加而無補額數所以督臣羅繡錦於殘邑亟宜調劑一疏內有暫緩辰州府屬九年實徵之語撫臣遲日益於備陳湖南經過情形一疏有熟田之賦尚不能納復責包荒之語蓋皆洞悉情弊大槩了然前日所報之熟即今日所開之荒也而開荒即議重徵民正賦難納誰能復墾荒田乎臣除他府未經親躬不敢遽度外今岳州衡州永州軍民田地臣請將開過荒蕪於成熟收穫籽

文集奏疏

卷二

五

粒後秋冬之間令各府縣衛所查所開田畝若干造冊存案武二年或三年方行起科惟仰乞

皇上浩蕩洪恩而非臣所敢擅議也夫

皇上獎農桑之功微臣竭招徠之力雖目前稍後其徵自三年之外計之定爲實額如節年將未盡田糧陸續開墾歷年既久必無未開之荒而緩賦救民倍於減免勘丈所謂王道無近功者此也臣若不先行題明實恐謂民開荒不開賦不知農夫經年勤動始獲顆粒尚有半菽未飽而追呼之令取

盈目前招集之民必更逃竄又安能已於呼籲哉懇祈

皇上勅部將九年初墾之荒酌定何年炤畝定則徵糧庶官有遵守民亦樂生而湖南新定地方安心耕鑿從此庶而富富而教衣食足而禮樂興矣

文集奏疏

卷二

四

請覈楚餉疏

題爲直陳楚省兵餉缺乏情形仰請

聖斷嚴覈撥濟以專戰守事竊惟湖南川貴兩廣

衝孫逆曹逆姚逆紅頭等賊久逋天討跳梁狂

在在須防今日緊急情形已經臣塘報另疏

旨惟是行間將卒窮年荷戈月餉之外他無生計

禾塢面饑饉不堪夫以

皇上洪恩知湖南正在用兵特賜浙省撥餉百有

萬而濡滯不至久虛

文集奏疏

卷二

五

聖恩是浙省之不肯急公非內部之尚無成議也臣

隨移會督臣羅繡錦移取浙省銀兩欠數題催

後准督臣移覆內開除解到鹽課額賦等銀兩外

尚有未解餉銀一百零三萬三千四百兩稱言大

聲疾呼杳無解息夫王公顯惟督臣屢告官困催

科民苦解運湖南彈丸之土衙門星羅官兵雲集

有公臣有督臣有省撫臣有偏撫臣有提督臣有

中左右路三鎮臣有辰常鎮臣各標員標兵數目

多寡不等其餘駐防協剿之副總兵等官及節年

投誠之官丁不與焉一杯之水一米之薪何一不
在湖南是苦者湖南之民饑者湖南之兵兵非飽
騰賊轉倡獮而浙省藩臣屢奉

嚴旨竟將百餘萬協餉漠然不顧在浙安寢在楚剝

膚外有強寇內有饑兵爲憂最大臣雖至愚亦知

其不可也抑臣於此不能無痛切言之者臣據辰

州府塘報內稱據署黔陽縣事知縣張一乾報稱

順治九年四月二十一日下午有賊欽天資夥賊

黨帶領多人撐駕船隻順江而來係沅州來賊進

文集奏疏

卷二

六

城逢人殺打卑職獨守孤城保看辰州解運已收

倉米三百石因手下人勢不敵只得闔北門而逃

在山此賊將在倉收米除兵馬食用外其餘盡

劫去等語此誰非殘民脂膏儘供公旅一旦泥

棄之不以鼓戰氣而以齎盜糧臣不能無切陳

一也臣又於本年六月二十日據協守黃州副

兵楊廷機塘報稱據郭子勝蕭五等報稱領丘

中軍田見龍把總鄧克剛同駐防五通口把總

江龍於本月十八日在陽邏犒兵聲言糧餉壓

一年枵腹難以援剿汝等願往湖南者卽往湖南
願回營者卽回本營小的回言情願回營就將楊
節等數人殺死鼓譟小的乘船順流飛報等情同
日又據三江口守備劉自奇塘報本月十九日亥
時據團風巡檢田浚報稱本日未時有黃州府兵
馬從上叛下將鎮上人民殺傷資物盡拾一空驛
馬盡行趕去卑職一家盡被擄掠可憐母啼子號
人民逃散乞恩發兵救濟生命等情臣查此兵卽
係提臣調取黃州之兵未見一賊中途譁變是誠
衛心臣不能無切陳者二也且賊勢猖獗諸臣各
疏上請一旦天兵南下米豆草料所費不貲當出
之何處湖南以異嘗之苦楚值亢旱之災傷流離
小民能一呼百應乎藩司星夜熟籌尚恐難給悠
忽從事必至不支此臣之切陳者三也臣明知糧
餉一節職掌部議非臣所司然臣若不言則錢糧
不敷戰守無濟同處艱危後將何及伏乞

皇上洞鑒楚餉情形勅部將遲悞協餉緣由稟遵屢
旨確議速覆刻期立解併嚴勅籌兵措餉之臣勉力

文集奏疏

卷二

七

綢繆亟亟恢剿庶可以救危疆於萬一也臣曷勝
引領待命之至

文集奏疏

卷二

人

論蠲免疏

題爲災傷必議蠲免蠲免貴在實沾預陳酌濟之方以杜侵冒之弊事伏見

皇上勵精求治愛民如子但臣等德薄才庸致干和氣大旱奇荒遂當楚省除布政司見今應查受災分數確勘請恩外臣復接閱邸報各省災荒水旱屢屢上陳茲值軍興浩繁司農告匱不蠲則民力難支多蠲則國用不給策無兼善法在兩難臣愚以爲已過而蠲多不如未來而蠲少事後則官吏

文集

卷二

九

遂其侵欺事先則百姓受其實惠臣試陳其利弊唯

皇上垂聽而採擇焉今之災傷在順治九年也題勘往返已順治十年矣及乎十年議定而蠲九年之賦是九年催徵之期已竣矣愚民正額之數已納矣卽有拖欠在官而不在民所蠲者在官耳非在民也而官吏之因緣奸者有六焉在有司唯論考成正供一日未蠲則一日開徵不能停徵以待蠲一也官吏聞蠲將應徵正項侵扣不解藉口民

欠便爲已有是撫按告災之疏甫上而額賦已縮拖欠已多二也奸吏猾胥串通糧里將收過花戶銀米延捱不報三也藩司糧道收解銀米難定實數及蒙蠲免援例造冊達部在

朝廷只論災傷減縮額賦不知其中實多隱射且司府州縣吏胥勾通改易冊籍撫按安能一一覓窮民而問之况錢糧之數原以積少成多百姓豈肯因兩錢之銀石斗之米獨出而與本官作證乎四也蠲免之日府州縣將前之已完人現在未完而

文集

卷二

十

改掣批迴巧抵銷算五也內有奸里頑甲逃竄他境拖糧不納累及良善其應得蠲免奸頑得志良善包賠必然偏枯又在官已徵之物誰能清楚扣抵還民官扣雖清而經承之役包收之里必然侵沒六也此六者天下之通弊也卽以湖南論之如武昌旱荒獨憐王師南征其米豆草束牛隻取之該屬者追呼孔亟九年正賦豈能緩至十年而待蠲小民忍死旦夕以望恩綸而蠲無可蠲何以仰承德意武昌一府如此他府可知湖廣一省如此

天下可知則臣所陳六者之弊皆在所不免矣臣以爲同是

朝廷之賦九年減縮定議撥濟是以十年之賦而補九年之災其爲減額一也同是百姓應徵之數九年完者聽其全納十年照荒量加蠲恤是亦以十年之賦而補九年之災而百姓之實實受惠則大有不同者矣在內部九年十年止減此數而一轉移之間弊竇悉除亦何憚而不爲乎臣愚仰乞

皇上勅部行撫按臣將九年災荒確察輕重分數於

奏稿

卷二

十一

撫按冊送之日分別蠲數若干三月前布告該地方預行遵守免徵俾愚民咸知德意毫釐皆得實沾而於撫按未冊送以前開徵過期者其額賦照舊如數輸納以杜官吏混淆之弊如是則法令歸於畫一餉額不致那移無蠲免之虛名有救荒之實着上普

皇仁下甦民命所關天下之大計非淺鮮矣如果臣言可採伏乞永著爲令施行

恭陳先賢疏

題爲恭陳理學先賢始末併察歷代往例伏乞採擇舉行以光

聖治事臣惟

皇上親政以來法駕臨雍開億萬年文明之運又崇獎節孝卹錄幽忠延訪人才購求遺書所以培養主德弘開太平者無不悉舉然事有大於此數者臣不敢不奏取進止臣伏按有宋大賢周敦頤永之道州人也學本立誠功深主靜上傳孔孟下衍

奏稿

卷二

十二

程朱著有太極通書至精至醇極高極大論其造詣比於顏子詳其仕止甚合中庸諸儒之所依歸列后之所仰止宋嘉定十三年從魏了翁之請減格之議賜謚元公嘉祐元年追封汝南伯從祀孔子廟庭寶祐五年勅賜道源書院額景定四年再賜御書元延祐六年追封道國公明正統元年褒脩祠墓優卹後裔景泰六年傳旨周濂溪他有功於世教有禮部取他嫡長子孫一人來京禮部具題奉旨照例着做世襲五經博士正德中欽賜九

江表紀事卷二十三 年禮部覆湖廣撫按會題以
父周輔成崇祀奉旨是周輔成准崇祀啓聖祠蓋
先賢之學如此歷代之例如此備載濂溪志可考
惟我

皇上開基立極重道崇儒而俎豆未新松楸如故豈
間巷之節孝重於濂洛之名賢勝國之幽忠超於
論定之廟享薦舉之人才齊於古今之正學良由
地方初定表章無人臣少述斯文長官茲土其於
先賢故里義備灑掃之役幸值

文集奏疏卷二

三

皇上臨雍大典聖脉重光所有敦願諸書宜付史館
較訂頒布學官譬如日月照幽江河潤物關切世
教豈可名言臣前於順治九年三月巡歷永州恭
行該道府州查取前朝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周
汝忠所生嫡男周連甘結存案以備收錄仍飭該
屬官員照全書以禮致祭外即欲繕疏具題因賊
隔暫止今王師南征永道開復臣雖處干戈擾攘
之中而師法闡明未敢少懈據實亟請伏乞勅下
該部察例議覆施行

議興屯疏

題爲歲序秋收已過興屯奏報無期請敕督撫酌
議甄別以維良法事臣觀周以徹田而興宋以青
苗而敗是賦役乃國家根本之所繫民生休戚之
所從出也故創制立法古人恒慎言之我

皇上首重農功特命各省督撫薦舉興屯道廳墾荒
益賦計至善也但有其名必盡其實爲其事必舉
其功臣所謂敕督撫酌議者

朝廷立法內議外行各處人情土俗必官其地始知

文集奏疏卷二

四

同一屯田而地有肥磽荒熟之不同人有勤惰繁
簡之各別如屯田即係民間荒絕之民田而州縣
正額地畝既改官屯則畝數必減何以使里甲一
切原額差徭無偏累民田之弊如屯丁即係民間
逃散之民丁而州縣正額人丁既改屯丁則丁數
必減何以使田畝一切夫差里役無偏累里甲之
弊如同一查荒給墾而奸民猾佃豈無占藉屯田
希圖影射致累善民幫苦如同一查熟外之業而
貪官蠹役豈無藉端踏勘就中取利反使平民不

安如屯本何以使領給不致模糊若種遇水旱牛有倒斃作何通融補給如籽粒何以使收放不致短捐若杜絕加耗及設法催徵作何調停釐剔此類難以悉舉必得件件詳盡始稱無累於民乃臣聞邸報見山東撫臣夏玉始有條議屯田之疏陝西總督孟喬芳尚有拖欠屯本之請夫屯田今日條議以前作何舉行屯本今日請明以前作何給發由此推之各該地方果有切實利弊不宜緘默誤事請勅下督撫相時度力一應行止事宜勒限

自效而實心任事者多矣抑臣更有請焉大凡農功最苦墾荒最難古稱一歲曰菑田三歲曰畊田乍闢之上剪荆棘而除草萊瘠薄可知欲以優恤農民似宜薄其稅斂再有屯本一項計司農所發不過四十餘萬其中猶有待撥待徵如陝督所請者不少估計實數若取法三代大約十分取一王春秋用田賦十分取二民遂難堪今四十餘萬之屯本所收籽粒果否有合古制又計各屯道廳衙門設立既多其官吏俸薪衙役經費所糜國家俸祿所煩民間供億於屯本所益之賦曾否功足相當應勅下該部一併覈議者也臣奉明綸責言官以切實條陳而與屯一事雖經題奏會議今已歲終未見奏報恐無以副

皇上愛養之心以定國家長久之制故不揣蕝莛作

聖斷如果臣言可採伏乞勅部速覆施行

議生財強兵疏

題為詳議生財強兵以裕國儲以佐軍興事臣思我國家創業垂統仁義為本富強為用今日小醜未靖正在勤兵布帛粟米一一請之天庾鞍馬器械一一需之內府戶部通長算計軍需缺額至四百餘萬加以四方旱潦蝗蝻屢厯

宸衷因時制宜孰為善策則屯牧諸法準古酌今所當亟講臣竊惟軍興之大者一曰屯屯政經內三院題請會議准行後以各督撫疏稱不便復行歸

文集

奏疏

卷二

七

併臣謂督撫稱不便者腹裏之地是也臣仍稱應屯者沿邊之地是也腹裏軍民雜處荒熟參差故見其害不見其利若邊方連年兵火土地荒蕪人民逃絕我兵駐劄處所何不就膏田沃壤軍中除健壯騎射訓練老弱餘丁漸教種植籽粒均分水草自便借此以安插歸附招集流民恩信聯絡賞罰分明必成勁旅昔趙充國攻西羌議者爭欲出擊克國深思勝策至違詔罷兵專治屯田田於極邊以游兵而防鈔寇其後卒平羌患又考之歷代

用兵必先營田之法豈獨於今扞格難行乎是當亟假便宜責令各督撫悉心經理克臻成效者也一曰牧臣思威敵以兵兵行仗馬今營伍給發現馬陣傷倒斃日見其損不見其益不知督撫料敵制勝若當年諸葛治蜀杜預破吳軍仗器具何一不綜理精強蓄積既久所向無敵况朋替小建銀兩與節省裁汰諸費稍稍題畱搜括於廣開水草地方置立馬場廣蓄牝字如古種馬之法收其駒息軍士或領字馬或有贏餘願就畜牧該管官不得分其利攘其有俾人自為備如滿州披甲製弓馬之法昔衛文公復國元年有馬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驥足成羣騰驤有賴亦在人籌畫耳一曰財用凡土產鐵錫骨角藥材顏料之類半出遠方地隔人稀盜賊擾害出產之物棄於地而不知取上供物件及直省地方官民需用百貨未通價值湧貴商賈稱艱今我兵已遍敵境設險分防山澤之利正宜弛禁通途聽人採取各督撫軍前尤宜設有廉幹詣官預發現銀不拘軍民採取物件給

文集

奏疏

卷二

七

價平買將買過物件均輸內地平賣轉轉不窮
終題報核銷蓋召買有定處則彼地軍民不苦
零星遞運之難物產既流通則內境商販亦可
缺貨遠行之累較古度支常平之法變通其意
爲裨益不但器械精堅百材俱備所獲利息無
多寡而軍需少資缺乏矣然求其至妥亟當一
不能無說處此智者舉事思患豫防苟行之內
擾民一分卽民受一分之害行之邊方奪敵尺
卽我有尺寸之利擇地而施在湖廣四川廣東
西各督撫之詳察確議也又有治人無治法用
其人則事治民安利歸國家用非其人則生事
民利歸一已又在朝廷審擇而善任之耳臣愚
不諳經濟因從國家財賦兵馬起見妄抒末議
係創始是否切實可行統候

皇上睿裁勅覆施行

文集奏議

卷二

充

論用人疏

題爲敬陳用人要務仰祈

睿斷舉行以收實效事竊惟帝王開國首重人才
人則事治民安綱紀畢舉但人才代有惟在任
合宜鼓舞有法則奔競朋黨之弊塞而師濟協
之道開今日講求品級尤需考訂敢以臣學識
陋而不以芻蕘一得爲

皇上陳之一定久任人臣才識原少兼長雖難

世舉夔稷契各有專官誠以諸練既久思慮必

文集奏議

卷二

三

迨選法混淆朝命夕改祇便私謀無關國計臣
部院京堂由上而下人有一歲而歷數官者官
一歲而換數人者到任之後卽欲循資望陞
實心任事國家大政所關職掌要領所在延推
委欲其振刷何可得乎臣以爲卿貳各司其事
有大故更換擇資望相應者會推一人頂補卽
級不對不妨帶銜管事試之有效始行實授不
陞一人而數人俱陞動一缺而全缺皆動自今
院大臣務於本等衙門職業果有脩舉積弊

釐剔期月三年克臻成效則賢者爲策勵之計不肖者絕微倖之思亦關切政治之大綱也一廣人前朝舊制凡翰林官及吏部四司必直省兼用戶刑二部則設江南浙江等司都察院則設河南山東等道因地名官用防壅蔽

皇清

太祖

太宗收服他國之人多蒙拔置左右故能料敵制勝展土開疆我

文集奏疏

卷二

王

皇上續承大業中外一統但山海餘氛猶然不靖滇黔之境未入版圖正宜搜羅英賢樹之風聲使其向化諸如湖南南川閩兩廣等處屢次開科甲第有人備員京師者實少

皇上何以諮詢其山川險易兵馬虛實財賦厚薄官吏貪廉部院間有應行事宜聞見亦多未集今宜於每科傳臚選授之初計復舊制參用四方卽吏部等衙門行取各官考授司屬尤當公溥並用毋俾偏枯不但招攜懷遠成一統無外之模亦可兼

聽金觀破黨同伐異之習於古人設官之深意有合矣一拔勞績按臣子任事不分內外而安常處順爲易衝鋒禦敵爲難今陞轉京堂多由近缺湖南川廣用兵等處寥寥乏人豈果天末遠臣盡無學識誠以地近承平則循資論俸而聲華易見官居隔遠則勤勞清苦而成績無聞昔韓昭侯畱敝衿以待有功宋太祖解貂裘以賜邊帥今宜畧倣此意於危疆中功深勞著者取其夫節畧其小疵量才優轉以資鼓勵一酌陞補竊惟布按二司及守巡各道關係錢糧刑名職掌或有水旱盜賊機密重大事情或控制邊界逼逐外寇彈壓撲剿尤于守土之大吏是賴數年以東鄉用翰林部屬科道等官精勤歷練者雖多老練疎愚者亦有千里之吏治民生寧易勝任乎迨歷任未久卽掛彈章貽誤地方愈曠官守則繁簡邊腹吏部必需確議人地相宜督撫早當奏請若朦蔽徇容察明處治又如貢監出身多由年老家貧半塗入仕今有候選領憑之久誰無日用薪米之艱道路已多借貸

文集奏疏

卷二

三

廉吏豈復可爲又如甲科同出恩賜而部屬推官經年未補中行評傳數載稽遲旣無選授之定期難鼓清華之朝氣則酌量員缺疎通選法守候者挽遲爲速揆缺者亟議變通務俾畫一經久可行庶公道昭而奔競息也以上數款皆銓政急着因時制宜考古有據仰佐

皇上求賢圖治之心故不揣冒昧字稍逾格如果臣言可採伏乞勅部速覆施行

文長奏疏

卷二

三

論理財疏

題爲敬陳理財要務以足國便民事竊惟平天下之道不外理財蓋度支有虧則病國賦役繁重又病民法在兩難策無兼善若非關切緊要實可施行何敢輕進御覽臣謹約畧大端爲

皇上陳之一責實清查凡財賦舊欠經年累月案牘難稽不在官則在吏決無全屬民欠之理如直省民賦正雜錢糧起運漕白等糧節年壓欠何止萬億向來雖有查欠之名並無清欠之法以致含糊影射積弊多端今當大計各省布政司齊集京師政清理錢糧之日宜將每年正額開除赦前赦後務須簡明直捷要見現年實欠若干每年帶徵若干到今實欠若干仍乞

皇上而賜曉諭各布政司官見已完項下解部者曾否解到存留者曾否開銷未完項下作何設法釐剔催徵俾令人盡其言言當其實況今日布政等官卽異日會推巡撫京堂等官

皇上就此試其年力才猷果否實堪展布庶人思鼓

勵不敢以督催虛文塞責一嚴課考成臣按考成之法原不少寬而錢糧拖欠日多者蓋正賦有限有司亦思拮据完公奈正項雖少外派滋多如軍興之草豆河工之夫柳折色之損解本色之鋪墊等項毫釐未完總屬掛欠司道府往往借支款項臥單批迴未上國儲先飽蠹腹遂爾上下朦侵相率而為不肖甚有帶徵前官逋欠移作後任考成陞者倖陞欠者積欠皆非法也今後宜將應徵錢糧各問經手官員如府州縣不完督撫按不得竟列薦剡吏部不得竟與陞轉布政司所屬欠多不得混列會推督撫不當年開列完欠奏銷該部題請降罰自下而上人有考成各思盡職而錢糧無朦混那移之弊一速覆開復近例錢糧十分全完應開薦者開薦應考滿者考滿不完者分別罰俸降級革職俟其完日開復但儘有同一催科而或蒙優異或苦向隅或咨部在先或轉文在後有司權小力微必由府道藩司而達之督撫又由督撫而達之內部又由內部往返查覆而始竟於考功

之法經歷衙門既多其中耽延時日需索使費精神疲於承應俛仰寄於吏胥是上賞未足鼓勞吏之心而薄罰祇以灰任事之氣經徵叢脞皆因於此今宜於督撫歲終之時凡合屬全完應薦與續完應復者即與明白開坐職名題請下部議覆毋許過限稽延致滋弊竇人知完欠勸懲昭然不爽而勤敏趨事者益多矣一通查撥解凡解部錢糧關係考成地方官尤有怠玩不應者若此省錢糧濟別省軍餉一任提催竟成虛數如臣昔年疏叅楚餉欠額竟至一百餘萬恐各處類此正復不少豈知師行糧從壓欠既多何以鼓衆儻文移往返歲月悠延但顧鄰封之情面而不惜士馬之饑寒兵單盜起未必不繇於此也今凡撥解錢糧俱宜立限前去文到之日毋許過限起解恣意延遲解完之日仍將實數題報覈銷如有掛欠分數不等俱照考成之法一體處治嚴速舉行豈但正項不致混淆亦使危疆有可展布以上皆理財要務正其款項則稽覈不勞去其蠹弊則催徵有法於以足

國便民未必無小補矣如果臣言可採伏乞勅部
覆施行

退菴文集卷之二

文集

江寧李敬



請止題補委署將領疏

題爲請止題補委署將領以肅樞政以遏亂萌事
臣惟封疆之事一予一奪出自朝廷未有爵賞大
政可容專擅者我

皇上文武原無異視則吏兵二部事例相同今吏部
上自督撫下逮雜職無不由部推選請

旨定奪在外雖州縣末吏該督撫鎮不敢私行委用

文集 奏疏

卷三

一

肅官方而重部體蓋所關誠大也至於將領代題
委署有實係權宜從事而漸不可長者臣每見奏
章如副將叅遊有缺則間請勅該督撫就近題咨
查補如中軍營將有缺則該督撫鎮自行題請補
用如千把總以下則聽該督撫鎮自行委用夫兵
權乃有國之大柄選將乃統兵之要領其中若姜
瓖李成棟金聲桓海時行之輩首惡一呼反側肆
應豈其麾下獨無忠誠骨鯁不從叛逆者哉良由
平日專恣威福部署官僚營伍化爲腹心爵賞

其所命積習既久行止自如使其參遊守把等官盡由部選則指臂不順調度無人卽一人作逆必有聲罪致討者必有逗息首告者必有誓死不從者矣是以題補委用一出朝廷則皆公選一出外鎮必係私人利害是非班班可見且臣稽之史冊漢之刺史唐之藩鎮其初不過官於一方特以兵權由已遂成極重難返之勢終貽潰決不治之憂今將領若從外請則履歷無可稽查功過難於遙度以本人而官本地易起咆哮以舊弁而管舊兵竟成黨類在他日深謀遠慮長此安窮而今日克軍剝民從茲而起除湖南川廣等處見在用兵外其附近大定地方從前題定委定各官止應令督撫鎮備造清冊報部不得更議以滋紛擾自今以後當畧做舊制督撫總兵官原由廷推其有勲勞懋著地方平定者次第優陞內召至於參遊等官兵部選用該管官不得題敘所屬用樹私交既有人地相宜才幹可用者止於歲終及不時題薦兵部若爲國擇人自然留心器使下至千把總併職

文集

奏疏

卷三

二

部推兵部於過堂之日擇其年力方剛技謀出衆者一一親遴務堪任使如該督撫鎮地方果有豪傑之士試之輟効應行錄用者彙名題咨聽部當堂考試推選千把總等官以羅人才如此則主將無專制之偏裨偏裨無專制之士卒

朝廷得用人之體樞部有公選之權將帥無冒請之嫌師中鼓報效之氣非但屏抑恩倖肅清軍旅於以防微杜漸遏專擅而消亂階其於國家之功令未必無小補矣如果臣言可採伏乞勅部議覆施行

文集

奏疏

卷三

三

畫一降處品級疏

題爲畫一降處品級以絕弊端事臣聞創有久而當因亦有弊而當革如京察除革職休致外有應降處者以其情輕過小或不諳於初而俟其熟練於後或稍怠於始而勉其策厲於終但事情輕重至所降有一二級至四五級不等不知同一

朝廷之官同任

朝廷之事若有心作弊或執法貪賊卽不應復列官方指爲敗類若止於降處而輕重懸殊則部院之

文集

卷三

四

權法可以低昂而

朝廷之體統返非畫一故人於堂官開送考語之後猶思出脫重條姑從寬典趨營苟且自此始也臣以爲考功之法不宜紛撓倘其事情相等考語相同應降一級者卽槩降一級應降多級者卽槩降多級不得移輕作重減多成少庶人知功令昭然而部院諸臣從此改正舊套一歸明晰亦可確守於勿替矣

核浮泛開送疏

題爲嚴核浮泛開送以課實效事臣惟人才黜陟之關功過分明之際莫過於考察一事而明季陋習專一罔上行私分別意見門戶以致賢否倒置毀譽無憑此皆臣子自私自利之謀非國家大公至正之心也臣以爲論人者必期指人指事核真者必得其才真品須嚴責堂上官開送之時毋許隱漏勿徇勿苛必期論如其人人得其實而部院諸臣尤須一一詳核以開送之當否定堂官之優

文集

卷三

五

劣卽京堂三品自陳亦必將生平服官履歷開寫明確有無行過政蹟果否曾被糾彈降罰恭聽皇上親裁不得涸列引咎之辭套具罷斥之疏以苟且塞責如此則循名責實在部院確有一成之案在察處者必無爭辯之端所開政體不小矣

定察處職銜疏

題爲早定察處職銜以息奔競事臣查節年見行事例有甄別外用官員以各部郎中員外主事等官竟陞參議僉事者有翰林科道等官或對品調外或竟陞副使參議僉事或降級補用者位置雖有不同升沉懸殊太甚卽各部司官必差滿望優積勞算俸多至五六年少至三四年尚且道府兼用間陞方面亦止於僉事歷俸未幾驟至參議則俸返減而陞返超矣近部書外用如朱廷璽等屢

文集

卷三

六

經科臣臺臣奏此番京察係

皇上親政以來大典清仕路而汰庸流關係何等重大凡京察舊例稱職者復職不稱者察處原與年例甄別陞用者不同先當以畫一成規奏請定奪至處分之官必按考功法除革職不敘外或調用或調閑散衙門用或調外用其降處等項尤宜詳稽品級慎重名器將各衙門官應得職銜隨疏開註明白上請絕揀擇那移之弊開公平正大之途於以表率有位震聳人心胥有賴矣

分別

恩赦疏

題爲分別

恩赦前後以遵詔旨事臣伏睹我

皇上數年來恩詔屢頒官民嘉與維新大信布於中外久矣但察吏者通論察前原非指一年一事而言是以順治十三年外計各省督撫按拘執成規凡丁憂去任之官事在赦前猶行開送而該部據冊處分無敢援赦開豁者如貪賊壞法事關重大

文集

卷三

七

自有不赦之條其浮躁不及等款過止降罰卽當時發覺奏當引應革應降應罰遇赦免議者不知凡幾今乃重理赦前之事是

朝廷詔旨爲泣罪解網之仁而考察造冊爲苛論求之地於理有不合矣臣以爲果有指實不妨計生平但須分別恩赦前後恭候

上裁庶精明敦大益行而不悖矣

復操練疏

題爲復操練以飭武備事竊惟成周享國長久夏官司馬之法獨詳漢唐宋明軍制代更武備不廢晉武帝鑒漢末刺史專兵之禍遂去郡縣之兵亂萌隨興不可遏止此歷代之鑒也我國家疆宇日廣山海遐方必賴督鎮分猷官兵控險查從來俱有操練兵馬舊法大要點驗盛甲演習器械比較騎射申明賞罰操有常期閱有定所行之既久猶恐廢弛今見各督撫奏請未脩明古法講習軍制營伍如何克實士馬如何訓練至於協防分駐兵丁經年累歲稽察無人怠惰旣已不堪糧餉誠爲虛糜無怪乎大盜之劫城殺官往往見告江海之孰戰孰守碌碌無能此誠封疆之先圖捍禦之急者臣愚以爲我

皇上畱心武備大閱典禮已於明歲舉行則各督撫按鎮亦當查照往例復閱操之制副將參遊以及守把宜令淹貫韜鈴精熟騎射無得仍前養尊處世驕情職業士卒務求精強馬匹務求膘健庶督

撫彈壓地方旣可爲戰守之計而隊伍無託空文卽巡方綜覈將領尤藉以申舉劾之法而激揚皆有實效久安長治建威銷萌未必不出於此也伏

乞

皇上勅部議覆施行

文集奏疏

卷三

九

豫積儲疏

題爲豫積儲以資軍興事竊惟閩廣湖南等處所
在勤兵每見大兵一出必需糧料經過喂馬之地
駐劄月餘戶部雖先期咨會該督撫但爲日無幾
該督撫又未嘗設法料理以致臨期催徵或借徵
錢糧或索取富戶或遣府臨鄉催辦雞犬不寧或
鄰郡水陸輓輸點金無術以致刀槽草豆押解追
呼供億既已浩繁苦累誠所不免臣愚以爲大兵
若明歲應有征進駐防地方戶部卽應豫定往日

文集 奏疏 卷三

十

喂馬處所責令該督撫先期置辦如截留本地某
項錢糧如搜括某項錢糧如取派他省協濟務宜
多方釐剔使倉廩盈溢士馬飽騰况乘今歲年景
豐收穀價甚賤本處源源招買自然商賈流通草
穀易得民力寬舒開銷該部正項錢糧亦且價省
事集卽他處協解軍需更得乘農隙之時緩期遞
運不苦鞭驅不廢耕種雖勞民之中猶寓愛民之
意若該督撫能調兵借民勤輪節用上可利國下
不病民當以軍功論賞若臨事張皇轉委屬望

皇上勅部議覆施行

軍需爲可緩謂民力爲不足惜飛差溢票騷動地
方許部院科道指實叅處則蓄積裕而百姓安二
代之師若時雨未必非克敵之先聲也伏乞

文集 奏疏 卷三

十一

重河防疏

通爲重河防以杜後患事竊惟漕運自萬壽命歲運是我國家根本重務前自張秋河決竭數省數年之力以治之河南尤爲苦累夫柳加派民不聊生節經科道諸臣披瀝控陳蒙

皇上命重臣相視督催決口始塞臣查歷代之河或數十年百年偶決而河患獨見於今日者非盡天時亦屬人事也前代治河最爲嚴密其開設官分轄逐歲巡修載在冊書可考今治河設有專督不

文集 奏疏 卷三

主

苦旁撓不惑浮議可以力任其成但決口既塞又復視爲緩圖善後事宜未聞條奏修舉如防決須堤護堤須柳潰決之新口雖塞曾否加築運道之舊河既復果否安流天妃閘而南有無淤淺並口而北作何疏濬庶幾往日已誤今日必不再誤而窮數省數年之力以治之者必不驅數省數年之力以徇之矣臣愚以爲宜速勅總河嚴加體勘更宜兼勅河南山東淮安各督撫按查照境內該管地方時爲按視勿得偷安又宜將沿河官員分司

勸懲明立功罪使知謹凜務使明春水發不致疎虞爲便臣觀古國家治亂民生休戚最重河防誠以河性迅直其飄沒浸灌之害有不可勝言者語云千金之堤潰於蟻穴非蟻穴之能潰隄而日積月累不講求修治之故也此誠國家元氣所關數省民力所係伏乞

天語嚴勅施行則河防永固運道通流矣

文集 奏疏 卷三

主

自陳疏

奏為遵諭自陳事臣捧讀

上諭諭吏部國家政務委任庶官分理必大小臣工各稱其職乃可收得人之效近見在京部院各衙門官員有稱職者有不稱職者宜速加甄別以示勸懲內三院滿漢大學士學士各部院尚書侍郎等官俱着自行陳奏其滿郎中向來亦係自陳今同漢郎中以下至筆帖式等俱著部院各該衙門堂官實心詳加考核稱職與否應去應留開送爾文集奏疏卷三

文集奏疏

卷三

四

部再嚴加考核具奏如將不稱職者草率徇情姑畱後事發覺將當日考核之官即以徇庇治罪不饒以後舊例京察考滿滿郎中不許自陳照此例考核爾部即遵諭行特諭欽此仰見我

皇上激勵大小臣工務收用人實效至意臣敬側應自陳伏念臣由順治肆年丁亥科進士任行人司行人捌年考授御史於拾叁年恭逢京察蒙

恩畱用自拾肆年叁月內奉

旨掌河南道事本月奉

旨內陞拾伍年補太僕寺少卿裁缺拾陸年補原官

協理督捕事務陞通政使司右通政轉左通政拾柒年陞宗人府府丞貳月內甄別奉

旨畱用陞刑部右侍郎轉左侍郎拾捌年正月內為題明遺漏事因遺漏朱世德壹案具題未檢舉認罪宗人府議覆罰俸陸箇月奉

旨寬免陸月內為請

旨事因阿兒納土里察其父兄陣亡虛實輒議免死等因回奏本應治罪奉

文集奏疏

卷三

五

旨寬免各欽遵在案竊臣一介草茅重荷

國恩致位卿貳常思殫心竭力以圖報効但臣才本庸常識更愚昧欲懲虛浮之積習而立身行己未能自進於忠純既掌刑名之重任而聽訟理冤未能一歸於允協皆由臣職掌未勤佐理有關以致愆尤之疊出荷蒙恩宥之再加臣清夜捫心過實難追况久居祿位何以自容伏乞

皇上睿裁特賜罷斥處分以為不職之戒庶臣心臣職得以少安而明刑勅法不致貽悞於將來矣臣

奉差祭告在途緣奉有速加甄別以示勸懲之
諭旨若俟差回陳奏恐滋遲玩之愆查例在差在籍
諸臣許齋本赴通政司封進臣謹望關叩頭其案
理合一併奏明仰祈

聖鑒施行

文集 奏疏 卷三

序

嘗讀歐文忠公瀧岡阡表述公文爲吏夜燭治官
書屢廢而歎其母問之則曰此死獄也我求其生
不得爾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
我皆無恨也矧求而有得耶以其有得則知不求
而死者有恨也夫常求其生猶失之死而世常求
其死也仁哉斯言可爲治獄之法矣今巡按御史
一官關人生死出入于每斷死囚案牘必焚香再
三閱之以朱墨點記其處或重疊如漬屬吏請其
文集 審錄 序

故曰盡予心焉爾亦所以感汝輩也壬辰歲數月
不雨予於武昌審錄審次例有公晏不覺引滿杯
酒因撤席罷審且謂按察使李中梧曰飲酒心不
誠下吏謂予勅於聽記事屬辭不能盡又酒後決
囚生死雖允不能服也中梧歎其言審錄畢次日
卽甘澍大降至寧鄉縣死囚羅孝兩爲兵賊劫去
自請歸獄焉按舊例重囚必經前官批固監詳決
者迭審覆按其當具題請旨再審不當應駁分別
減釋凡經予手批倒案按察司俟後官覆審茲第

將送審駁案記之以示治獄者題案具在奏疏中

周啓明審錄

據武昌府造送問擬係知情故縱者律絞罪周啓明審錄招冊到院本院會審得周啓明因舅胡先嘯聚多兇殺死巡檢陳義謨搶印擄妻藏於啓明之家後經官兵圍拏何物啓明攜船遞送擬絞不在但供稱啓明遞送者捕快季美田倪也見啓明遞送者生員陳孟明并詞稱通鄉共見也夫通鄉見賊而不敢捉勢亦赫矣啓明一人能抗乎又稱寅夜攜船蘆蓆蓋送似乎鼠竊之爲則通鄉何難立執兩供何不符也且遞送果真當時現獲啓明季美等宜協同追捕及事過人逃美等無法拘獲安知不妥爲裁卸以搪抵比較乎生員陳孟明亦在跟尋之內安知不嫁禍啓明以寬己責乎初供陳巡檢妻女藏於其家是明明活口而婦女又贅物也乃鄉保四隣住址共壹拾陸戶未經供據况啓明僅有茅屋何地深藏恐先不能畱婦女而使之無言後不能脫婦女而遁於無迹也再查律例藏匿送避罪人其正犯未到者自有應得之罪且

胡先未獲而遞送情節有無未經質審先以啓明擬辟合行駁勘爲此仰按察司經歷抄牌呈堂照牌事理卽將周啓明一案再加嚴勘明白按律確擬妥招詳院施行

侯成方審錄

據武昌府造送問擬依圖毆殺人不問手足他物金刃者律絞罪侯成方審錄招冊到院本院會審得侯成方隨呂應翔巡緝乘應翔需索鄉約周啓應常例因而成方斂尤未遂某愆假名取船克毆啓應次午斃命傷真情確據抵允宜獨可恨者據原檢啓應遍體全傷本非一人能毆其屬應翔之多兵無疑矣人命以行財爲實若先時無入手之賊當場無腳踢之事則銀壹百貳拾兩之朋賄而應翔又將銀拾伍兩衣袖等件求息何爲乎王佐徐大用亦係應翔兵丁不能爲翽隱飾足矣豈有讐攀之理耶蓋成方自知不免進死於律退死於本官故毅然承當以市恩於助毆之兵丁倡虐之應翔卽所以全縱將之防道則成方轉無死法殆網漏而術工矣事關具題各擬恐未協律合行駁審爲此仰按察司經歷抄牌呈堂照牌事理卽將侯成方案內有名人犯嚴提覆審明白確招詳院施行毋得枉縱未便

強元春審錄

據武昌府造送問擬依謀殺人因而得財者不分首從律斬罪強元春羣兒審錄招冊到院本院會審得強元春與僕羣兒據供原屬克徒見常存德同僕李三攜帶銀貨於湘潭搭船回省行至昭山夜深時乘存德李三睡熟各執棍板立斃貳命丟水銀貨盡爲已有按律駢斬夫復何辭但查元春等謀殺之情出自李應奎之私語轉爲孝兒之口供應奎與孝兒先後在逃萬良等又經省釋而常

文集 審錄 卷三

三

存德之死身屍未獲萬一稍有未確則一堂之供稱能定異日之情節乎況長江黑夜必有隣船制挺擊人亦難立斃須得存德等永沉泉壤之確見與邦續實據行兇之甘結并根究屍親之告何故在後邦續之首何故在前其中有無別情仍行查湘潭經紀密察元春存德果否同行歷按供稱月日將經紀置買各貨帳簿密吊挨查實係誰人姓號船係何人保寫裝載一一確訊方爲鐵案合行駁審爲此仰按察司經歷抄牌呈堂烙印事理卽

將強元春一案有名人犯嚴提覆審明白按律確擬招報施行

文集 審錄 卷三

三

張節還審錄

江夏縣造送問擬依強盜已行而但得財者不分首從律斬張節還審錄招冊到院本院會審張節還夥聚匪類水陸劫殺按以強盜得財之律擬斬似不爲枉但聞招稱屢劫商艘不惟無一失主出告卽所劫之賊毫無一獲又稱傳以亨等家務頗厚劫擄一空各盜已獲未獲何無珍重之物止云未獲銀兩紬布衣服寥寥一二件已爾且節還見獲銀壹兩玖錢叁分傳以亨僅認肆錢餘銀壹兩伍錢叁分布衣肆件係劫誰之物些須之銀舊布之衣誰人無之以此作賊可乎安知非以亨被劫認銀肆錢以爲雪恨定罪之計耶原經具告者失主叁人而傳以貞張自昇被盜情狀所失何賊其必非乾龍船破鼓鑼之類明矣原緝高維仰與以貞同類之人此挈彼證情或有之况維仰因夏三等年幼唱歌討米平挈解審強盜行迹詭秘卽妻孥不告實情肯令行踪姓名落於童穉之口肯令童穉單行而不疑乎卽夏三被審將彼父夏明楚

文集

審錄

卷三

三

注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供吐在案夫禽獸無知猶愛父母嚴刑之下又何有於同類之張節還耶李祖言年已老矣若事實則必積窩也而招云賊聚得多纔分世間有此賊情乎起賊僅破衣佛器所供米伍拾石賣銀伍拾兩歸何項乎據供夏三張肆年幼會唱事畢借名省釋爲人挾之而去夫供盜供劫傳以亨皆出於其口貳人不在官可定案乎夫強盜之證亦可挾逃則楚獄之無法紀也久矣總之張節還被獲時賊仗無據而操弓挾矢尤難問之敲鑼乞唱之人也鷄鳴狗盜容或有之李祖言古廟殘僧爲其教歌駐足壽頓錢米之地耳夏三等同夥唱乞記其姓名各被擒訊而夏三以幼童獲免節還以匪質服刑難乎免矣或強或竊屢駁愈留疑實合行駁審爲此仰抄牌呈堂照牌事理卽將張節還案內有名入犯嚴提覆審明白按律確擬招報施行毋枉毋縱未便

文集

審錄

卷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吳相寰審錄

江夏縣造送間擬依強盜已行而但得財者不分首從律斬吳相寰唐四審錄招冊到院本院會審得吳相寰唐四夥賊頭何脩宇等擄舟河港行劫商艘擬以已行得財之律駢斬不枉但據招稱將客船鹽貨盡盤四船又擄空船八隻仍往盤劫又稱賊物金上盜器械俱裝別船先遁及經該司覆駁而廳審克器或爲散逃之船載去或爲下水之賊失落是賊伏無存而僅以相寰等解審矣但據

文集 審錄 卷三

供盜船八隻非寥寥塘兵之所能擒而船供擊碎恐塘兵非盪舟之勇也招敘既有打仗之事一時對敵情形當覆問之王友志等矣督同地方客船追趕水泊之中一時難覓地方客船各自營生安肯協追逃賊則當質之張明吾等矣原獲與見護之人並無在官而僅以單辭成獄况器械俱裝入船徒手憑何盤劫無怪乎相寰等曉曉以塘兵索酒食漁船橫被擒擄爲辯也自非覆訊確據成鐵案合行駁審爲此仰抄牌去堂昭示事

吳相寰等一案嚴提地方張明吾等兵丁王友志等到官細審果否打仗碎船逐一詳慎務得其情按律確招報院施行

文集 審錄 卷三

五

王祥林等審錄

江夏縣造送問擬依強盜已行而但得財者律不分首從斬罪貳名王祥林王仲秀審錄招冊到院本院會審得王祥林王仲秀積年慣盜也夥劫多家殺人得財賊真情確駢斬允宜惟王欽臣窩藏袁二王仲秀於家久住粧兵橫肆鄉民受害馬洪宇指賣飯爲名爲羣盜盤聚起落之所此知情積窩也與暫時居停者不同况祥林等屢次行劫欽臣洪宇耳而目之久矣若謂不造意不同行不分

文集 審錄 卷三

三

賊而甘心窩盜有是理哉僅擬一配果否蔽辜合行駁審爲此仰抄牌呈堂照牌事理卽將王祥林等一案嚴提王欽臣馬洪宇到官覆審明白按律確招報院施行

阮良斗審錄

興國州造送問擬依謀殺人從而加功者律絞罪阮良斗審錄招冊到院本院會審得阮良斗因弟阮良軫與聶大正構訟宿讐遂同阮良恭依從良軫截擒大正立斃其命檢審情真斬絞抵命但招稱良斗仍執木棍從中助惡檢驗雖有棍傷而加功惡狀亦未明悉故初讞者以不加功擬徒矣况首惡擬斬脫逃次犯擬絞斃獄若再以良斗擬絞是將盡阮氏兄弟而誅之也壹命叁抵天理人情

文集 審錄 卷三

三

果否允協查律云共毆下手擬絞人犯果於未結之前遇原謀助毆重傷之人監斃在獄准其抵命良斗於例是否可援合行駁審爲此仰抄牌呈堂照牌事理卽便嚴拏阮良軫同阮良斗等一千犯證到官再加覆審按律究擬確招詳院施行

文集

江寧李疏



開荒實政議

一府州縣衛所除熟田開總數外若任內復有新荒是居官不肯盡職以致田荒民散也今宜只照原勘荒熟數目確查實田並不准聽信戶將積蠹下鄉踏勘亦不許漏熟為荒指荒徵熟開明分數將荒田分為拾分州縣論地畝衛所論田糧如荒地萬畝以千畝為壹分荒地千畝以百畝為壹分

文集

卷四

荒糧千石以百石為壹分荒糧百石以拾石為壹分實按開墾數目總報有誤法牛種招募流移荒者本院另疏題薦通不報數或僅報或登荒疏題泰該總管官任所屬拋荒不理合算分數加勸戒其報數須自下而上取其開墾花戶里甲不致扶同甘結如有邀買美名紙上栽報派包賠貽累熟糧重里排者經各院察訪或交代之時後官以虛糧不肯收受或受害百姓小賄告發本官嚴加參處一民則論舊戶新戶軍民

丁新丁准州縣衛所一體安插獎勵新者收舊者為復業准到本管官員處諸色人等下把持阻攔該管官員徑與印帖貳紙稟院掛號紙付本人壹紙存案如有叛逆盜賊及家壓不明者除

赦

前事不坐事發只以原罪罪之並不累及開荒之官與鄉保四隣無干一楚民流亡易與為非本院實與更始而爾民不悟拋失本業逋欠官糧離鄉背井惹禍擔憂父母不見墳墓無存妻子難給生

文集

卷四

為絕食之人死作流亡之鬼本院念之亦為涕下况爾民身歷其苦豈可形容今湖南幸皇上洪恩底定數年兵火漸銷太平復見本院此來只有勸民耕讀經商守其本分飽食煖衣各無擾害凡百姓有前經逃竄亟宜來歸有遠方之人望風投止矜其獨立無依倍加體惜夫差不出鷄犬晏然自本院出示之後有主田土拋荒節年丁糧不納今經三月並不來認佃及無主老荒任憑他人開墾執業有本院給府州縣印照永不許他人

復起爭端一開荒非難所難者曠野寒郊民無棲止之處本院巡行所至見有廢屋上無片瓦墻垣猶存者見有無主荒山不納錢糧儘多樹木又有茅草只用土坯可以覆蓋者皆聽民便或二三家或四五姓便當團聚於此其田方圓認佃或做井田之法通力合作計畝均分或各種各田相依爲命此數家便當親如手足結爲婚姻何等安樂更有沿路庵堂旣無僧人又無香火今凡有一僧住一庵者併歸大寺或數庵併歸一庵將佛像亦入

彙集議

卷四

三

大寺將此地改爲民房聽從居住如有災咎宜加本院之身事不勞而可行併給印烙永絕爭端一田爲民命牛爲田本宰殺耕牛奉

肯嚴禁存畱已多誠恐本省行之過嚴養牛之家希圖重利轉販江南地方本院見潛山太湖一帶船裝陸走拾百成羣問其來歷則湖廣之牛也私販之害猶夫宰殺况湖南寧畜無幾合宜嚴禁今凡湖南之牛欲轉買者只許賣與左右隣近地方賣牛說合之人每月呈遞並無盜販甘給本境民

不許客畱販客關津隘口不許販客隻牛行走盤驗得實將二牛給賞仍將賣牛地方該管官紀遇一次本人治罪一鄉愚糧里狡積屯老只知目前不計久遠不知本里本屯田土盡開終久當差得力每見一行開墾官雖不問而糧里屯老騷擾不休告幫告贊索詐攤派民怨異鄉必然轉徙依舊田生茂草戶有寒烟思其愚頑深可痛恨今本院招過開荒之民有敢私行開派雜差索騙告擾者先行重責參拾板府州縣烙印例通行一荒田有係

彙集議

卷四

四

鄉宦生員衙役等家欲開無力欲捨不能以佃占而姑息以慣欠爲老謀糧里不敢問鄉民不敢開以致愈欠愈荒職此之故因激而徵有主之荒荒賦難徵畱之非子孫長久之圖棄之有積年逋欠之數爾宜熟審深思或有人承認當官吐退或招來佃客設法耕耘或分種石與人計田償其牛力皆屬可行如仍舊模糊致累里甲本院行令三月定指報花戶姓名嚴催豈許容蠹畱情殃民病國各宜早醒勿致後函一帖式新收復業軍民某原

係某處人今聞湖南開荒情愿領到軍民田壹處
計畝若干種若干坐落某地方其田四至某處眼
見人等勘實老冊全荒用工開墾其田自種
一俟昭北院題請三年為滿一側起界若有逃匿
原主或係支族永不許借端爭競本人若係叛逆
盜賊來歷不明之人除

被刑事不坐事發坐其原罪不得干逢開荒官員及
鄉保四隣給帖執昭此數者本院苦心參酌覈實
可行仍恐一年半載本院若得罪地方貽害百姓

文集

卷四

五

或意外事故不得在湖南與爾民竣事或年半報
命而後院又將本院所行之事自出意見必有更
張又或府州縣衛所等官只以本院單行未會督
撫司道妄意開荒實政可以倖薦倖免今本院知
會督撫衙門及通省司道如款內窒礙難行立賜
駁回如僉以為可將開荒實政各用印押樹立木
牌共轉彫敝之風期見熙雍之盛行之永久益成
沃壤及於百世永享太平須議

經畧湖南議

一請內外好官以為道府者道府賢然後生聚訓
練供給軍需俱就條理將內外廉幹之官列名上
請安排陞代地方得人何憂反側一通商賈以足
財用者湖南土產鐵錫桐油白蠟竹木藥材之類
向稱陸海營伍強占商賈不行必沿江設斥墩驅
盜賊沿途設店鋪除虎狼以保商人貲本性命然
後嚴禁採買選擇經紀得法得情商賈必來商賈
既來湖南必富湖南既富軍需何憂一興兵民之

文集

卷四

六

屯以足食者民屯三千家者歲可得見粟十五萬
石故屯者養兵之大利今宜設法牛種專心屯牧
恩信既著即可因屯民而為兵其兵屯查民間荒
絕之地包賠糧石者悉與蠲免如諸葛雜耕渭濱
之法紀律嚴明種植不擾又因山設堡因溪挖塹
保聚牛穀兵以為屯即以為戰守矣一拔地方賢
俊以從民望者荆襄鄂岳之間尚有募伏龍鳳雛
之風者且各知其地形利害人情向背官府貪廉
不妨每處諮詢特拔一二置之帷幄各出所見計

定後舉古者國有謀臣軍有謀主克敵
人也一歸併州縣以圖長便者湖南州縣
如澧州一州去常德僅百餘里不隔湖
僅去岳州數百里又隔大湖而屬岳州如
岳州僅七里而設二府斬州與國僅六十里
道之類其中統轄煩難則土究竊發關提
運令稍遲水陸轉餉則解運銷算不便衛
供億瑣碎百姓受害不問可知今宜覆閱
商形勢宜歸併者歸併宜更改者更改附

奏稿

七

一方始爲一勞永逸一摺稱隘土司等官據縣
者湖南地險今爲賊用若因險設防人心樂
爲守則險不在彼而在我矣官隘官壘司官
可以德服難以力征懸賞格蠲荒賦明恩信以固
人心而益陽反間誘墮術中此用兵之權也一汰
兵以爲勁旅者制兵原多缺額亦有逃故
中便可裁其虛糜節其月餉另募朴實用命之
偏裨日日教練或戰或守或屯無施不可

一民壯殺手以保縣城者州縣小警即便
不縣官無才之過今將縣馬俱赴道點驗馬
各各騎射民壯五十人各要器械鎗銃近邊各
縣前勒設有殺手工食者各要團練縣官係滿洲
用親丁以爲甲兵係漢官協巡捕而爲隴關時
打虎除獸忙時出野禦敵湖山小盜失伍逃兵豈
不竊發如此則既固封疆亦省調發一申賞罰以
激有南事壞於賞罰不明軍威不立今將見
有功小官立加獎賞倡勸懲法各從軍政嚴
雖不肖股栗入楚之要者也一兼練漢兵以圖
者湖南地險天暑綠山越嶺須用漢兵今乘
之請我得一面屯牧一面教練須馬兵
步兵一萬四千人火藥五千人極其精強
險內小寇漸次勦滅以壯舊藩而勵吾氣日
多日銳圖揚靈貴始可言也一立經制
以專兵力者湖南界連四省賊藪出沒不
常之九邊兵寡而備多不可爲也一營汛各
不等賊來甚衆必至不支望救他營各

奏稿

八

行分以又下肯動故相率而敗耳名為星羅棋置
實則包山林險阻而為軍者也今兵力貴合貴專
偵探貴嚴貴密聯絡墩堡廣設傳烽有警必赴功
成大擊賊其敢輕窺乎一精器械以窮敵技若用
兵之道因時制宜今賊用交鎗麻扎刀重被綿甲
以禦我馬騎弓矢宜橫砍而不宜仰視此與倭相
近昔戚少保繼光以駕齋甲陣破之湖南山林險
阻正合此法須以教練步兵又有馬兵翼之而進
所有烏鎗長鎗短刀滾牌憑高設伏遇險出奇運
用既熟賊技可窮一戰可勝一廣間諜以疑賊心
者賊雖強勁實亦多疑我若捐金懸賞曠日持久
彼必上下猜嫌自相攻殺有間可乘此其變化轉
換全在猜官上司流兵難民須是因時制宜乃為
全着平定西南計不外此右具末議伏惟閣下留
思採擇狂愚幸甚

文集議

卷四

九

考成議

伏見部議府州縣錢糧款項各作十分考成每覆
疏參革官數十員時愚以候補未與今應補議如
後竊惟滿漢新舊各官蒙

皇上教養多年服官蒞政分猷宜力是人才後進不
如前進之練達而新任又不如久任之有功大槩
然也近見吏部覆奏參革之法有一本內多至數
拾員或拾數員槩行降革者總以事關錢糧不能
寬察積年拖欠法重考成是以不論所欠之多寡

文集議

卷四

十

止論所欠之分數耳但大府州縣則掛欠至盈千
盈萬而分數未滿猶得藉口督催若偏州小縣或
數兩數拾兩而該部按冊定例竟擬革職所以人
視參罰重卽性命亦輕而有司之自縊自盡者屢
見章奏推此情景安望其能展舒才學奏績民社
耶勢必至奸貪之徒以骫法肆志良懦之輩以懼
罪蒙辜州縣之有司數易則吏民之巧偽益滋藩
司之案牘既繁則守令之催科日逼愚以為凡關
係錢糧者雖宜論所欠分數尤當論所欠多寡若

拖欠那借以數兩革罰更以何罪治欠數之盈千
盈萬與數萬者乎况錢糧經手多有去任陞任之
官未經面質只據後官開造則離任之日果係誰
爲之交代也是錢糧重務宜立法嚴懲而參處之
法應各有差等或註誤十百者不得與千萬同科
或那借存留者不必與起解並論亦照該部所定
督催罰俸降級調用革職之法分別情罪處治庶
人才獲全而吏治得展但賦役毫釐爲重恐開下
吏倖免之門其現在曾經參革者仍照例處分無
致窒礙謹議

文集

卷四

七

竹鎮水利議

水勢有九治之如一險者使平洩者使停滯者使
深散者使聚障者使濬流者使均塞者使開浸者
使疏濶者使清九者治之大要也下不苦潦高不
苦旱溉田疇者不廢轉輸鍾厰惡者不妨汲澇是
治術之可以一言畢者也竹鎮二水交匯東北河
出烏龍港縣均濟橋百餘里繞鎮入大河西河出
冷泉壩丁家衝縣青龍澗十餘里繞鎮合東河之
流河東有刁家壩導烏石山之水入于河再東有
凌泉合練山巴山盤石山沈家湖之水出板橋河
西有戴泉導僊人山祠山白羊山之水入於河再
西南有青龍泉繞龍山及祠山出蜀山之下環平
三德橋之間合椒滁水徑洋洋乎通大江矣非有
浩瀚澎湃如江湖之廣非有潏澤斥鹵伴鹽魚之
利然而天旱桔槔遠方糴糶胥賴之焉詩不云乎
泉之竭矣不云自中言王澤流而泉盛地運竭而
泉衰也禹貢紀揚州之域厥土塗泥塗泥者淪水
任土以滋種植也木之利其可不盡乎是故水或

文集

卷四

七

源于山或駛于川秋冬設陂塘溝洫之屬障之入
田以備春夏之旱則歲餘一稔矣是險當平洩當
停也本有源泉而土石橫截田塋壅蔽僅供鄉民
綆汲瓶飲而止宜宣啓其脉以象支川助河之流
河身愈敞則歲餘再稔矣是洿當深障當濬塞當
闢也水行地中而貧者歎于力愚者私其利豪疆
者旱則遏雨則潰損衆而益己若設法決排裁抑
其利斯溥則歲餘三稔矣是散當聚流當均也田
之高者無術激水使上田之下者無術導水使行

文集

卷四

七

多爲淤泥冷沙寒流菱草反傷麥苗若作池以豬
其中爲溝以通其外水恒平田恒露則歲餘四稔
矣是浸當疏濶當清也况水之所匯田必肥美水
之所經桑美菱茨腊其魚鼈足以供乾豆穫其蔭
葦足以爲薪刈其田湖田較之山地獲常倍鐘
又於故老討其風車小車脚車手車之制或圓之
爲輪以挽之方之爲櫃以逆之有巧思者水不勞
人力而足也今之急務在乎裕人工庀物材築堰
開鎮北十里爲上開鎮爲中開鎮南十里爲下開

三開既具環鎮之田皆沃土矣此百世之利也

卷四

四

治道

嘗學易觀華道矣四時之有代謝也陵谷之有變遷也萬物之有榮瘁終始也數也理即寓其中理之應極者不極則必斃積於無用之地而天下之聚不疏器用不達年穀不茂財質不成故曰此乎命應乎天而順乎人惟應而順是之謂正而國運之建因之自輟彙以降必至從于盛邪及以降必至繁幣飾主人心至此亦多不能二者乃若改土之廢廟世初定以千史征討逐民其民生其時懲創艱苦無所控告昧昧思治而暗而望職隙古聖人體持而善用之所由歟質文之後史載瑤臺覆室糟丘肉林及夫秦喜想已之妖炮烙新腊之慘一時淫醢腥聞德茲下土及其天眷有歸不替朝而清寧者皆聖德敷交會而成氣運而三正五運以明循環五德生剋以候終始曾不外華道之大用已矣我皇上建中和之極思與天下更始推原夫前朝以文敗而

熙朝以質興持衡至此百姓孰不獨心滌慮樂得象指者雖然民之趨文也久矣見意而表異見欲而離象智不可長也周公之制禮樂也反覆詰誅而一書委曲嚴重有以昭喻其耳目而服習其于民之從之也寬漢之興也高祖以鴻寶璽文聽於陸賈而善新語聽於叔孫通而制禮樂治未央宮稍麗則怒相國其後漢文至惜露臺百金費民家給戶饒不見繁華故民之從之也簡此一代享國之教也雖今論治亦有窺簡而思矣克故安故可靜而慘刻刑名之說屏勿進簡故也故可久而繁難文法之說禁勿行使民去其然泰然之心而有優游厭厭之意然後其封疆樹之官舉其表旗而教之制令名以命之勿以紀之懸象以約之司掌以守之三物四學以振德之五體六樂以範成之爰彰帝王身教之隆又何文盛不速華而滿與漢之不同風也哉固將原堯典舜典之句緝清廟生民之詩用黼藻大化之成也

文體 會試

文者道之枝葉而理之輦輓也不得其道理之所
在其爲文也相率於藻耀雕繪而不可爲典常
所主則孟氏知言養氣合於一源而羽翼經傳振
起衰敝端在乎此故文者士人立言垂世也立言
必崇旨必尊經書以紀法詩以道志禮以尊體樂
以養和春秋以敘名分辭言之祖也然古聖人豈
嘗有意爲如此之文哉足於其理而動於其辭適
乎其所安而不自知其無以加也六經以後可輔

文集

卷四

七

春秋者惟左可續詩者惟騷蓋皆有紀載忠敬之
心焉忠敬又文之本也言之得而詠歌聞之得而
感歎故稱至耳若理則不足而求勝於辭其心沒
於利祿而忘本統發之篇章矜奇闢捷致執事鯁
愚焉以文體爲憂而盱衡機要引古規今愚敢無
辭以對乎西京去古未遠先王遺教猶存則雅茂
而敦潔不若東京之漸參偶體也六朝國祚旣促
江左趨尚浮華則靡絕而衰歇有賴昌黎之障百
川迴狂瀾也原道諸篇已開開闢濂溪之始而宋

賢紹緒聖教中天則直辭以闡理非繕理以脩
也

國家仍明之制義以取士其要在抑靡還醇則盍以
三代之法治之而已矣後世之文出於篋篋三代
之文出於庠序燕居雖裨衿必脩也潔其體也時
爲干羽戚施以形之也比其容也有琴瑟以和之
也協其音也登高能賦遇物能銘而無擇言也發
其思也則亦何時何地獨非文哉韓子云道德之
歸也有日矣况其外之文乎若乃外哀英華而內

文集

卷四

七

傳和順凝儼若之思而發安定之辭以正風俗成
敦龐純固之休以施政事奏輯懌洽民之舉易曰
脩辭立誠詩曰出言有章皆先王之所訓也安見
枝葉輦輓不歸於一道者哉

吏治 曾試

觀堂嚴之遠也有不相及者矣精鑒之別也有不相能者矣故上甚恩莫與播也下甚病莫與咨也若或介紹而承宣之者乎則良有司是也有司於民最親專典一方利既親知害亦躬見以匡佑民也非以爲牟而食之爲漁而浸之爲苛政之虎而貪殘之也仰惟周禮建官之意以六弊計羣吏大要與虞庭黜陟相表裏而漢之盛世則又曰居官者爲姓氏爲吏者長子孫噫久矣今日之長吏

文集

卷四

九

其封境民庶在周可比小國諸侯責任至重不可假也螾騰既去嘉種乃蕃鷹鷂既逐物生乃茂念之哉古人雷爪投犀諸大節炳耀冊書其在官方真引繩削矩而曾不足動墨吏之一省也則有爵以諱之之法漢時一縣之長卓異有聲輒復入爲三公用酬治績而卓茂尤以循良遂爵關內不僅如資格約束躡一階晉半秩者也若是者吏勸則有刑以驅之之法漢唐酷吏初雖橫鷺後之免於下理者十不得一明初州縣貪至上聞者遂處以

極刑寔之座側俾後人觸於目而警於心若是者吏懲則有刑賞以鼓舞之之法吏以多術廢下民而以一官得上官得其意則端邪莫爲不易得而察此最大之患也齊王烹阿封即墨而四境皆治則議吏有不與人同操柄者問一行之若是者吏悚息於不自知而又卧汲黯於滎陽借寇君于輔郡則久任之之說也而又單車赴則賊盜潛踪鉤距行則豪右斂手則因望以官之之說也而又故人二天而不庇暮夜四知而無斷則立名以勸之

文集

卷四

二

之說也宋臣王曾云平生之志不在溫飽未有不廉可言吏者漢諸葛武侯云臣不使廩有餘粟庫有餘帑以負陛下則大臣法小臣亦未有不廉者得而列位相觀而化且主之以銓衡之澄汰轉之以溫按之糾繩何至貽

皇上珍愛黎民之慮哉苞苴之行成湯戒之矣故君子持身如韞玉庶無爲鄭介夫所刺云

漕運會試

爲國未有不急財賦者也至有民輸之備勞上謀之備策江浙歲漕寄命河道治河與漕固不重哉上古建都冀州三面距河雖東至島夷西至黑水流沙南至朱垠皆可以其職來貢而不聞騷然繁漕之利以河便故耳是皆順河自然而不假人力通於天塹禹世之長利也元都距河已偏伯顏創爲海運則爲之說曰利大而害亦大順風揚舠千百金進可無銜尾之憂占星望候尅日可指金少濡久之變且船巨載重人糧歸併又無夫役抵耗之累然而一失則害有甚焉可言者明初亦經河海兩行非嘗之原黎民懼焉卒出於會通一道此宋禮經久之計民漕兩便之圖也但非自然而不假人加淤洩有時閘堤歲易究也始漕治河費相萬也

聖天子龍興之初定鼎燕京山效貢而川納珍豈不安瀾萬里乎雖然治河之道固亦易於有明也明時陵寢逼近淮泗不得不歲糜金錢防其突決今

汴河固決矣治水之法不與水爭地而予水以地不予水爭力而養民之力此策之易見者至於江南輓漕四百萬全盛之舊額也近日湯火初甦瘼未復飛輓參差勢或然也總之以分治全河之力專治會通以治全河所省之餘兼蘇漕困固一舉而兼全也至於海運非可易言船隻夫工定需閘廣成山天險取道麻灣而山河梗塞鑿石無五丁也深惟長策其能廣爲之工使通直沽等蛟魚焦石颶風黑霧固長年之所歎也而乘汎風駛利亦多有若河運十八而海運十二卽以近海諸漕之漕實之斯經權之得計者矣

文集

卷四

圭

弭盜會試

弭盜有法乎子產曰火烈人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柔人狎而玩之故多死焉又晉命士會爲太傅而盜逃者是也起盜有由乎鼂錯曰饑寒迫身不顧廉耻又魯納首牟夷之叛而季孫憂之是也民各有心無不願爲良不願爲奸願安其室家保聚之常不願爲飄盪離居之計况

聖王當陽百靈受命而畿南山左不率教化何也昔

虞之方有德也彭蠡逆命益時則昌言誕敷文德

文集

卷四

書

而有苗格周之誥頑民也訓爾多士定爾多方而風雨之飄搖者克奠德威交集用力如此之難也廟堂勝算遐制大化殷流其宜痛心於有司衙臺紳邪教凡所以叢盜而數奸者莫不纖悉畢釐但兵至則兎竄兵還則烏合緩之則懼以蔓圖生猾智急之又懼以株連盡良民奈何在漢光武之自將征隗囂也潁川諸盜動搖數叛其後以一寇恂治狀人情悅服至於遮道以畱蓋萬乘之威有時布令於良臣者此類是也他如虞詡之治朝歌

龔遂之治渤海良法美意具在史冊獨不得賢守

今取而師之耳夫賊衆實繁有徒然本皆凶命野

陷殊死匿不能出非有憑城恃險之心若整軍經

武塞其要官使郡縣鄉村完壁入保野無所掠退

無所食而又諭以禍福勒令來歸陰陽反間使彼

內亂必有可乘之機矣然後殲其渠魁脅從罔治

賣刀買犢何適不然不則求之愈迫彼趨愈急散

而歸里與良善無辨起而揭竿斬木者比比皆是

也噫御之以嚴則民之盜行止養之以寬則民之

文集

卷四

書

盜心革又設爲保甲稽慝之法守望成城之勢

貸饑民以無張賊黨厚募州邑之死士以廉知賊

情懸首賊之重賞與通賊之重法以尅成功於以

振德化而緩又之禮記之記陽春之月也鷹且化

爲鳩鳥有儼然人而不可化者乎

三對之失論

古之君子其事君也誠其薦賢也勇君之所可非真可者不敢謂之可君之所否非真否者不敢謂之否其事君也不亦誠乎見一賢焉必使其君尊之見一能焉必使其君用之恐已之所見未真而或至於僨事而改節也必考之以言試之以事投之以所喜以觀其守責之以所難以觀其應嘗之以猝然以觀其所不驚習之以常然以觀其所不變既見其賢且才矣不以植黨為嫌也不以擅權

文集

卷四

三

為逼也不以市恩為名也不以後日舉主為累也故君子有平日審求之勤斯有倉卒薦引之決其於賢也不以已知有君而已矣知濟國家利社稷而已矣可不謂勇乎齊桓公之用管仲也舉齊國之大而聽之尊之曰仲父仲將死公問羣臣誰可相者仲曰知臣莫若君公曰易牙何如對曰殺子以適君非人情不可曰開方何如曰倍親以適君非人情難近曰豎刀何如曰自宮以適君非人情難親管仲既知三人之不可矣豈齊國之大臣民

之衆而委之知臣莫若君乎仲於此乃隱而不言

而徒言三人之不可則其所謂可者果安在耶公

之不用仲而近用三人非盡公之失也鮑子轡

桓反而鮑仲於桓車而薦之使居上卒以霸齊

公之任仲過於鮑子仲之知人不如轡車由是言

之仲其在鮑子之後乎非但此也宋張浚議統淮

西軍問於岳飛曰王德何如飛曰德與鄧瓊不相

下一旦握之在上則必爭自張俊楊沂中何如曰

張宣撫飛之舊帥其人暴而寡謀沂中視德等耳

文集

卷四

三

意此師此軍哉浚然曰固知非太尉不可以飛

銳意恢復浚不可與言則宜弗言可與言則當陳

其處置方畧不但言三人不可也趙克國馬援皆

請曰將皆飛苟知三人不可度已之可又何以局

外視浚而果於任恢復不果於將一軍哉明太祖

欲以湯憲為丞相劉基曰憲有相才無相器曰汪

廣洋何如曰此其人漏洩曰洪惟庸何如曰此小

獷將債軼而破犂突太祖曰吾之相無踰於先生

曰臣非不自知但臣嫉惡太深又耐煩劇為之

且孤大恩後目言曰使我當國掃除俗弊一二
年後寬政可復也由是太祖薄基峻隆竟相惟庸
惟庸賦之而竟不得其死夫三子皆賢者也三
對之大相同或曰裕於其君武略微於其友豈非
事君為貴之聞其誠其勇有受之未盡者哉周
公之留召公曰君其監於民受命無疆惟休
小人誰敢害君乃猷裕不以後人遂諸葛亮疾病
漢帝使尚書僕射李福諮大計曰君之病危矣
又請其次曰費禕可嗚呼大臣事君之道其用心
文集論 卷四 孝
於求賢為國者如此其真且篤也故知其所以得
則知其所以失矣可不慎哉

扁鵲論

醫所以生死而療病人心甚良業其美扁鵲華陀
之屬猶往往以術自殺何哉挾其能以自重沾沾
炫鬻於世而未聞道也是故醫雖一藝通於神靈
史傳其人皆康孫思邈其術不在扁鵲之下然隱
於方技治病者無倦色人去之無吝容所施不較
富貴貧賤所受不計多寡堅臥一屨之內其主公
大人遊泊如也後世或傳其僞者焉可不謂之知
道者邪扁鵲不然過趙則載其子若過魏則要其
太子過齊則射田侯之疾而矜已者其子則
為帶下醫過離陽則為耳目痺醫過邯鄲則為小
兒醫是皆怪變難以疑於神也其子則不知
避也是以禁方千人踵及於宮門齟齬於中庶子
而忘其耻也是逆人疾病以為非我莫能治也是
屢遷其地以求售也且鵲過矣天下豈有不死之
人哉數者有一於此則生者嫌其死者怨望皆足
以殺其軀况終日由之而不悔者耶司馬遷以長
桑君識扁鵲非常人因盡授其懷中藥予謂鵲一

庸安男子耳長桑君為不知人疾必由扁鵲之術
無他扁鵲之行雖生死而療病人尚不免於自設
若夫宰予之於儒韓非之於說商鞅之於法韓信
之於兵霍光之於史皆才有餘而道不足以濟之
其術彌工其死彌速况乎習險難傾危之術而駕
禍趨利有什而於扁鵲者予又不知其所終也人
不務勝於道為汲汲哉

文集論

卷四

蘇武論

蘇子卿功名之士也於漢為忠臣於李陵不得為
良友也武以單車之使仗節而入單于之庭單于
欲有以屈之也而不得威福之不得患難消鋒
之不得節旌之不得此心不移可以為難矣然武之
處此其不當降者有二焉一為家有老母古之為
子者以孝為大父母耳武若降漢必戮母一降而忠
孝兩失何以為人武賢者不降武即中人計亦出
不降以觀其後中人之所不為而謂武為之乎一
為單于之使武牧羊太宰中曰叛乳則放歸其無
殺武之心顯矣方武之為使也有盛名一介來賓
左右謹勳單于而常人也則已單于之非常人也
必憐愛之挫折之未必遽殺之也當是時也漢方
盛疆使於單于僅屬國之禮非如南宋之辱也屏
宋猶有洪皓之臣况漢乎觀單于給漢以武已死
然後幽之海上其必不任拘殺使臣之名絕兩國
之歡而啓甲兵之釁也又顯矣及漢使來言曰天
子游上林苑弋鴈獲帛書武尚在單于隨備禮道

歸則單于之畏漢而重殺武曾武之賢而不辨此
耶故曰子卿忠漢功名之士也司馬遷之救李陵
也漢軍新破陵始出降天子爲之臨朝變色而遷
乃以疎賤之臣亟爲之說曰陵事親孝臨財廉與
士信其本所以降欲得富而歸報漢耳是言也出
撓國法而違衆議庇私交而變叛臣人以為必無
遷矣而武帝下遷腐刑在法腐刑當贖而遷之親
戚交遊莫救故遷卽於法而自傷也漢法人臣誹
謗妖言猶坐以死武帝不加遷以死帝之罪而現

文集論

卷四

七

正可贖之科則其心雖遷言而終憐隱有於不殺
遷見之也使遷有力能自直或友朋出資助之或
得貴重親幸者居間理陵先人之功而徐爲遷說
遷俱可以不腐是故人之救陵非若言屍於上而
甌割於軀者比也今武與陵周旋漢中不爲不久
時杯酒通慇懃不爲不歡見之賦詩贈答不爲不
相許及武奉使十九年皓首歸漢母死妻去天子
公卿計無不重武而傾聽武者豈憂一言涉私哉
使武能以出使事情慷慨道陵如郭子儀以

贖李白之罪魯朱家游說以釋李布之誅則此時
之爲陵者吾知繼武而功罪暴白於天下矣然後
辭典屬國之封道還歸第君臣朋友之間詎不干
載一時哉虞卿解相印立脫魏齊貫高受極刑白
王不反况武以老臣歸國居得爲之時出無害之
語與司馬遷之冒死救陵不同矣武曰陵負罪
大武出使久有嫌於引手者子何論之深乎夫君
子之於友也知其不可與之交則告絕焉武漢臣
也陵既降則義在越國苟來見辭之可也武在單

文集論

卷四

七

于之庭既無芥羽之援其不死而終歸也非陵以
國情輸武或武藉其衣食智計以陰用單于則必
當告絕其不絕陵朋友之分猶在也與之交而棄
之不義用人之力而忘之不仁乎日飲酒賦詩往
來而臨事不發一言不勇武之於陵其猶在腐遷
之後乎而世人猶稱蘇李故曰子卿功名之士非
良友也

諸葛亮論

世儒言諸葛未出草廬遂定天下三分有諸曰有之是非諸葛之志也方昭烈窮蹙諮計於亮其時曹操孫權試雖爭鋒及赤壁破曹勝有荆益處生游險塞之地兵勝饒廣左顧而右盼不由荆襄漢沔刺武昌而趨建業安所取之既取孫權江東畧定然後舉討賊之義旗復配天之舊物曹丕雖梟尺莖可下也是故昭烈之自將伐吳亮贊之也昭烈嘗遊吳吳將士無不響其威名又老於軍事亮文集論卷四

自將不能下吳高帝之擊彭越亦自將也然則亮何為不輔行曰亮出則曹丕必搗其虛而躡其後是人差之所以敗於越也故留亮以禦丕丕不敢動然後取吳之事成矣昭烈在軍軍書常達亮所是其計也昭烈自將而陸遜敗之此天也及昭烈敗殞亮乃以伐吳一舉歸之前人痛陳其失而脩好江東以北拒曹魏他人不之知也而執吳可與為援而不可圖併法孝直若在必能制主上東行之語即蘇氏軾轍長於論事亦以自將攻人為昭

烈嘗而不知首亮所設以欺吳也然則亮何以忘吳讐曰勢不能也兵氣大敗十年不復其望魏為京觀久矣不如唱天下大義討漢賊而出所由之亮也伐魏益力則與吳益親吳之不疑於是故爭天下猶奕爭道也不勝則負蜀不以吳魏吳魏必以蜀少須時日耳昭烈頭白舉事又得亮為謀主不乘時一決更復何待觀其施為次會周倫亦曰劉備寄寓有似養虎兩賢智數相琦文集論卷四

意可見矣惟亮之陰謀秘計世莫得聞遂謂長主賢臣將踴足伏翼以終老蜀土嗚呼昭烈與亮其能為人下者耶

宦者傳論

李子讀歐陽子五代史宦者傳而嘆曰其言痛哉於人主之用宦者與宦者之終始固結人主所以爲害何其深切著明也歐陽子當治朝賢君未嘗身與宦者之既而言論悲切曰此兄子生乎光熹之際歷於亂亡實見其事言雖然乎以歐陽子之說猶有所未盡也夫歐陽子之以女色比宦者不知宦者之既管因人主近女而起也女色伏於房帷之間宦者出於使令之際其勢固

文集

卷四

宦

已親而宦者苟不淫聲靡色以導其目則憂其氣定而耳目一彼奚自而入焉其所以淺矣是以宦者必因女色然後外結強藩內傾無賴陽排陷天下之士大夫其端發於近女而所爲流毒極弊亦非女色之所能及者矣且歐陽子謂女色之惑不幸而不悟則既斯及矣使其一悟粹而去之可也宦者之爲既雖欲悔悟而勢有不得而去也嗚呼豈其然哉宦者始僞爲柔順忠信以動人主其後必干權犯法而竊柄者比比也故人主

久而厭之再久則思所以圖謀珍艾之矣其不幸而不悟者十無一也若夫女色彼人主方將寢興俱而嘖笑狎也以爲女子之身其安能爲不則謂彼與我如一身耳故倒其意旨而授之以至於顛祖法害忠良而滅亡者不可勝數也○宦者之既正人君子可以發憤而爭之○宦者之既固有其端指之又無其迹其爲人主之諱言而厭聽而正人君子尤難於口說每至於灰心短氣以爲無可如何者也故曰宦者有驅除之日女色無覺悟之時使後之人主不幸而見歐陽子深於女既之說以女色爲可近且去就唯吾志而無所於患則是歐陽子持論之疎也况歐陽子所稱粹而去之者不過尋常佳美之容耳若夫姐已褒姒呂雉武嬰之流其警智雄才牢籠宇內人主雖終世不能覺悟卽幸而或悟而當其身思所以粹而去之豈不難哉豈不難哉

文集

卷四

宦

三菴文集卷之四

文集

湖南觀風錄序

我

皇上御極九稷文教洊於四陲歲辛卯秋命臣敬

巡茲南土敬愈益愈虔朔駕乎武昌既乎岳畧洞

庭之限歷於長沙致禋於衡山次衡州喟然而歎

曰雄哉楚風其地負險阻多瀦澤而衡江九天下

嶽瀆之會也敬聞高山鉅川人文所生舜祀禹碑

文集序

卷五

一

屈騷杜律漸而摩之者至矣周道州之理學劉華
容之功名啓其裏而標其采也久矣毋寧不獲瑰
奇尤傑者逢春秋之典則以薦於陞抑數世後何
賴焉夫御史之官以震耀疏剔爲能譬之疾霆嚴
霜飄風燄火之屬其孰與靈雨膏露使萬物達材
者乎用是造郡縣選士試之取其文審而砥之得
其齒之老稚遇之榮枯材之堅脆矣又得其聲之
純雜氣之剛靡習之貞淫又進而得其萌焉動焉
比焉關焉翕焉息焉若發之應施之中皆楚之魂

奇尤傑也採而用之則

皇上之敦願大夏也維時僚屬謂先生之於文也其

非術之能亦有可教諸否乎敬唯而進之曰子知

楚風之雄乎覽其山川斯有開鬱淳洩矣問其謠

俗斯有淳澆緩疾矣數其古今之人物斯有忠佞

仁鄙矣文何間焉是故採風者文也衡文者心也

心正則文正心邪則文邪作者含毫而追景闔者

執矩而定蹤其於日晷燈光深微靜止睠然相遇

則惟

文集序

卷五

二

皇上文教威靈默啓掖之震疊之且皇皇焉以不克
恭命是懼而豈敬所能及也夫

春秋傳序

春秋者魯史之舊名也昔者韓宣子聘於魯見
象與春秋曰周禮盡在魯春秋記事之書曷與
象並乎曰是周公之志也其擬於經久矣孔子曰
而脩之斷自隱公者何孟軻氏之言曰王迹息
詩以詩公然後春秋作周自平王東遷寢以微
至於王猛子朝爭立之際而詩公矣孔子假魯
奉天子之道為誅賞惻其既自東遷始也隱元年
實平王四十八年蓋周轍不復西矣於是春秋作
文集序 卷五 三
焉其謂之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何也天下之無
王久矣父子聚麀人倫之大耻也弑父與君五刑
之大惡也春秋君臣恬然無復以為怪狘勞濁亂
過於洪水猛獸者被害在世運此害在人心也其
心曰予蒙大耻大惡而天王尚以為諸侯諸侯尚
以為大夫強力之是毗貨賂之是求得以肆予志
焉以踰防蕩檢為快以并兼攻伐相高則曰予為
之而予享之不予毒焉夫何憚至孔子舉其是非
書之於冊身可得而倖全名不可得而改

東之一一刑書殆有甚焉夫人倫之大耻與
刑之大惡豈可以一身為之而千世萬世以為
實乎此志也周公之志也周公以典章制度
周禮而以褒貶予奪託之春秋使後世子
官司守焉然則春秋曷不名於周公也曰
也公生於文武成王聖君賢臣相望公
懲誠之辭以著於書而譏之無可譏也
刺也况於削奪乎於是公之志乃一見
文集序 卷五 四
以為易名之典名著有生之前謚施已
得以議其君子得以議其父卑幼得以議其
非臣子卑幼可以君父尊長之死而
周公曰天下之自命為奸雄豪猾者
宮室車馬之惟人矣含斂賵祔之惟
是又於已死者之平生行事聚族
厲孝子慈孫有閔其親之心者不能
亦可懼矣夫然亂臣賊子之心如
用之勢尺土隄之可矣及其滿洪

陵莫能支也如燎火焉方其熒熒之形杯水實之足矣及其燄熒熒烈非巨浸霖雨莫能救也春秋之亂臣賊子其心猶狂瀾燎火也而已枯之骨一字之益庸足以防而救之哉孔子於是因其事屬其辭錄累之寸較之莫之或遺如衡之於輕重如鏡之於妍媸如化工之賦物如大鈞之育形使人為之於暗室屋漏之中而昭然如揭日月倡之於勢地烜赫之際而凜然如履冰霜工之於塗飾彌縫之後而判然如質爰書行之於芬淪擾攘之時

文集序

卷五

五

而凄然如處清夜參之周公之謚法亦當世之高岸豐陵巨浸澍雨也雖然事著於此而防立於彼例發於前而鑒垂於後是故觀鄭伯克段於鄆之文則知後世必有建成元吉之既觀公觀魚觀社之文則知後世必有秦始隋煬巡幸游盤之既觀考宮獻羽之文則知後世必有定陶之既觀公薨不地及公薨於正寢之文則知後世必有燭影斧聲之既觀鄭伯突入於櫟公伐齊納糾之文則知五代骨肉相殘之既觀晉侯殺其世子申生之文

後世必有至蠱之既觀杞伯姬來歸之文則知後世必有呂武之既觀天王出居于郊之文則知後世必有幸蜀南遷之既觀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頤之文則知後世必有楊堅朱溫之既觀晉趙盾弑其君夷臯晉弑其君州蒲則知後世必有司馬昭賈克成濟之既觀初稅畝作丘甲之文則知後世必有新法之既觀楚子伐陸渾之戎之文則知後世必有劉石之既觀從王伐鄭及王師敗績于茅戎之文則知後世必有榆木川土木之

文集序

卷五

六

既觀叔孫僑如出奔齊之文則知後世必有嫪毐審食其之既觀會於沙隨之文則知後世必有黨錮之既觀宋公殺其世子痤之文則知後世必有十常侍田令孜之既觀晉人滅鄩之文則知後世必有呂不韋黃歇牛金之既觀三叛人之文則知後世必有王莽曹操之既觀晉趙鞅入於晉陽以叛之文則知後世必有藩鎮之既故曰為人君父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

人臣子者不可以不知春秋處經事而不知其宜
遭變事而不知其權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
斷例也是故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弑君三十六人
國七十二淫烝篡奪猶不與焉而人倫之大耻與
五刑之大惡交臂而立接踵而行及春秋成而天
地爲之一清人類爲之一變篡弑淫烝之慘史記
或數年數十年數百年一見見者莫不指爲窮奇
異類相與寒寒匿影而避之者然後君有定臣父
有定子夫有定妻故曰天不生仲尼則萬古長夜

文集序

卷五

七

非卑周公之功也周公之志得孔子而後大明也
顧其法顯其旨隱其事核其文微孔子之褒貶進
退者皆當世君卿大夫雖假魯史記之名初未敢
憚然有輕天下之心而騰其口說故春秋有案而
無斷使後之人以意逆志是爲得之丘明左氏恐
其世遠言湮習之久而不察也於是通一經所書
之事次而爲之傳或先經以起義或後經而終事
或依經以辨理或錯經以合異隨義而發其例之
所重蓋杜氏論之詳矣而又覈之於紀載潤之以

之辭離之以證諺昧之以妖鬼讀者指爲記事之
書而忘其褒貶之實油然與之偕而不覺焉孔
子曰左丘明耻者丘亦耻之是矣非聖人包周身
之防既作之後而隱諱以解患之說也傳者傳也
傳經而不失其實者也問封建田賦郊廟百官之
制於是焉徵問朝聘燕饗策命賚予之數於是焉
定問疆域城郭溝塗墓隧之守於是焉問曆數
災祥卜筮識諱之術於是焉信問宮室喪馬干羽
旗旂之表營陣車徒戈鋌鉦鼓之節於是焉識蓋

文集序

卷五

八

周禮之後獨左氏爲典章法度之書總其大旨皆
所以備王法正人倫獎忠順而斥奸邪崇謙恭而
紓驕情守身長世莫善於春秋春秋之經以經而
兼乎傳左氏之傳以傳而翼乎經經匪傳不傳傳
匪經不該左氏之有功於孔子猶孔子之有功於
周公也其終與易象並何也曰天垂象見凶吉聖
作訓紀成敗伏羲一書而重之爲八卦又重之爲
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吉凶見焉凡進退存亡
得喪之間必有合也故易以天道治人事魯元年

而考之於二百四十二年隱一公而考之於周之
十四王列國之君卿大夫成敗紀焉凡父子君臣
夫婦兄弟朋友之間必有合也故春秋以人事盡
天道苟能深心觀省以著於日用常行之間而推
之於天下國家之大宣子所稱周禮在魯豈不信
夫若郭公夏五之類乃秦灰漢篆偶然遺亡斷非
聖人筆削而仍魯魚亥豕以存疑似武以爲感麟
而作春秋或以爲文成而麟至先儒爭之有同聚
訟要之春秋左氏之列於經傳不繫乎麟之出不
文集序
卷五
九
出也學者昧其大旨而重問其細敬無取焉

族譜序

人惟一祖厥後乃繁風移世遠淳樸不存仁暴殊
尚貴賤異門兄弟急難亦莫我援猗彼高樹葉隕
自根匪族曷依匪譜奚敦作族譜人曷生生於親
人曷成成於君如豺祭獸而獺祭魚者報本之勤
耕而鑿伊惟庶民忠而蓋伊惟薦紳煌煌天章貽
爾後人恩綸第一百姓不親乎尊卑疎戚不
入其庭循循乎登其廟振振乎法之遵風之淳乎
世系第二翹翹立於朝彬彬秀於鄉文武作輔孝
弟維良斯宗祊之光職官第三必乎若芝蘭之揚
芳噫兮若鮑魚之薦於房曷不希是聖而由是狂
士須定論蓋棺則止貌有妍媸鑑無彼此大傳第
四琴瑟既調鷄鳴載警令德令儀古訓式秉惟婦
與傲家之肯內傳第五六籍紛綸代有傳者不朽
在人好脩無假錯我圭璋映彼風雅名山之藏千
秋之下著述第六對桑梓而知敬過墟墓而思哀
翳子孫之所守實祖宗之所培彼輕棄鄉土而廢
蒸嘗者其母乃非人哉宅墓第七娶婦欲得如

齊姜嫁女欲得如孟光失齊之耦鄭忽以亾得驚
之賢德曜彌章罔貪勢利而比匪狂內外允臧外
傳第八

文集序

卷五

十一

高張三秀才文稿序

古之文章篤實光輝虛已而受人其季也辯急浮
靡足乎已而距乎人審非文之異所以爲文之心
則離然遠矣宋人有閉門織屨者志之所營手之
所工傲而得全屨之乎市前引決指後引決踵猶
執買屨者謾之曰此屨也終其身亾一屨之用然
則文章之道坐而度中乎規矩音中乎呂律又必
有法矣高子勵昌平子張子君爽符其心契其文
思以學古人之法於余余不啻抑之六閎月而業
半執之以請再抑之三子之言曰異乎子之教且
以至乎文人止耶飾辭而取名者吾弗爲焉將幾
乎古之有道者昌黎眉山之文讀而有所取焉其
於當時之執政四方之豪傑友朋之贈答方外之
辯說手書與之者十之半繕寫而流傳之者十之
全非所謂篤實光輝者耶古之人若昌黎眉山其
亦賢矣其必不出于飾辭而取名足乎已而距乎
人者亦審矣猶且僕僕然不憚勞苦者虛已而受
人也云爾若夫弟子之文則異是標而請諸世之

文集序

卷五

十一

先生是非得失直者吾受之於言婉者吾受之於色出乎直與婉者吾因而俟其後焉以警吾心而子固抑之將毋不得造于昌黎眉山之法而退與織屨者同病余聞而然之雖然記有之裘之褐也見美也服之襲也克美也美則見矣而求或克三子者又徒以其文乎哉

文集序

卷五

三

張司空大中序

或問敬曰大中奚爲而作也敬應之曰是非他書可以偏辭概也蓋先生憫聖學絕而教不傳有明姚江諸先輩倡說宗旨然理徑單微譬如挂一杖於千仞之峯把孤柁於迅流之壑片言不慎失足安窮先生直指一中闢邪燭闇爲功偉矣其書謂天地民物皆從中生而河圖雒書內極性命外衍象數咸在乎是堯夫所稱一中分造化信矣圖書也者太極也太極也者中也無極而太極也者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也豈惟喜怒哀樂有未發即天命亦有未發時矣苟能從喜怒哀樂未發時體驗生靜而上是故其性純其心正其身體莊敬其事業弘毅質之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有大小耳無同異也故歷指八聖人所爲執中用中建中者反覆言之三致意焉乃先生所自任尤在闢不發以紹無極之旨黜慈湖龍谿以立似是之防嚴有無虛實之陽儒而陰二氏者不翅朱紫苗莠蓋惟知之真則其辨之也早護之至則其辨之也

文集序

卷五

古

力而其終歸於學人自得以庶幾優游涵濡之美
使讀者吟風弄月不覺怡然如有所觸油然而有
所解杜征南所指窮理盡性之書此耶敬常論之
學有知之者行之者兼焉虞夏商周迄於有宋聖
賢也漢唐之儒力勝識其所行非元明能逮而原
本未窺精微或隔元明之儒好爲高論考其功行
實踐彪炳天壤寥焉甚寡則亦識勝力之過也射
者鏃不至的而詡命中可乎夫惟先生八十著書
志壹體泰於作止語默出處進退之際知而不失
文集序
卷五
五

爲中也夫

其正故能全身遠悔超然高舉嗚呼此先生所以

自訂稿序

時文以後學代先聖之言辨人心之邪正學術之
醇疵三百年習而不變所稱名公鉅卿含是卽以
繇進窮天下之聰明才智俯首於此若行者之須
關涉者之須舟釣者之須緝而匠者之須器也予
十五六歲能爲之至二十八登仕籍中間十餘年
蒐覽六經子史王唐歸茅大家之文嘗深思苦吟
於寒暑風雨花木禽魚皆愔愔若有所悟又生長
金陵爲歷代都會之地有鍾山之嵯峨長江之浩

文集序

卷五

六

森以壯其胸懷宮闕官僚具美一時先生長者若
周巢軒張二無劉須彌章格菴余集生金得親見
其人以與之上下其議論中更多故凡金戈鐵馬
攻圍戰鬪之景忠臣義士絕脰陷胸之槩玉樹懽
娛黍離悲感此皆文心之所結聚也迴首情生何
能遺釋是以擇其言尤中正典雅雄奇幽澹不詭
於聖賢而可傳於後世者列著於左以俟能文者
論定云

杜子美望嶽詩後序

敬見書傳富貴人少山水之好其好山水者窮
寂寞之人而已湖南山水最奇又數與窮愁寂寞
之人遇蓋地處卑濕易生疾病而鬻蠻雜居弄刀
弩嗜剽掠爲患不啻冠蓋文物之所不及歷朝但
以安置逐臣遷客羈人放士人人亦自寫其窮愁
寂寞發爲文章苟其地不至幽昧險絕人迹罕到
者未嘗不搜羅曲悉而山水之奇尤出若夫屈平
宋玉之騷杜甫元結之詩韓愈柳宗元之文皆能

文集序

卷五

七

以湖南奇者於是人各以其山水自適視冠蓋文
物廢然去之唯恐不遠且速然或轉相稍讓謂山
水之間好者無不至不至者不好耳予恐挾其好
山水之心以入山水而輒與山水相失是尤窮愁
寂寞者之過也杜子美老於湖南天下之窮無過
之者以爲南嶽湖南之名區也作望嶽詩一章以
見其志方子美以大曆初由夔州至江陵徙居公
安而下岳陽將過南嶽入洞庭於潭川作望嶽詩
既自潭之衡州長熱復回潭以藏玠之亂遂入

在衡山縣題耒文宣王廟距南嶽至近矣去之未
陽困頓以死誠紆迴往復而登嶽之詩無聞焉豈
夫人之得遊奇山水與山水之逢異人信有命不
可强者耶不然何其未至而望望而不至者屢也
惜哉子美海內詩人而窮愁寂寞爲最自棄官下
三川如錦水身到之地題咏幾徧處湖南久不能
一踐南嶽之麓不可謂非命也悲夫子讀望嶽詩
有所云紫蓋獨不朝爭長嶧相望歎失南嶽之實
且知子美之未入嶽也嶽峰祝融最高五峰以次

文集序

卷五

八

相讓未見紫蓋所爲爭長也予壬辰南巡入衡郡
考諸故典於嶽神致裡焉遂造乎祝融之峰作詩
十首信宿而返其糧茶栗其具杖履嶽之美無不
足焉因以此誚讓子美之不登嶽也夫子於山水
信知其有命而愛惜舞蹈以從之者故生平所歷
不虛獨惟窮愁寂寞今士多有求其好山水者何
又不數見也幸而有能好山水之士慎勿畱以俟
諸異人異日而復貽子美之悔庶幾予之破富貴
之畫而補貧賤之疎哉

朱默菴先生七十壽序

歲在丁酉年友朱澹子巡按入閩事竣便道歸里
值其尊人默菴先生懸弧之辰捧觴上壽不宿而
北復

命予爲賦四牡之三章重王事也且前而請曰得當
世之能文者一言不遑何害予於澹子有姻好知
其世德最詳惟是不腆玉帛酒醴之未將者而先
之以里巷之辭曰先生世業尚書古未有以得壽
爲賀者洪範始以壽繁五福顧不大哉不順五行

文集序

卷五

元

不可以養生不共五事不可以育德不勤入政不
可以長世不序五紀不可以若時不遵皇極不可
以修身不協三德不可以理性不慎稽疑不考庶
徵不可以定吉凶先生既七十居然上壽矣請毋
以年競而以年年者競其亦有由乎先生以茂才
高等築室射陽兼水陸之勝春秋行游每遇佳樹
美草觴詠悠然時時課耕田間或乘小釣舟視魚
菱子弟衆各司其事僮僕少各執其役雖薄治生
產封君世家莫能過也於鄉諸從游者以孝悌告

文集序

卷五

子

之有豪強治宥不習於義者從容諷諭之田宅
姻之詬諍至公庭者先生平其狀解其桎而後出
其間以釋之邑大夫之藉訟獄期會保甲夫役河
工驛遞以漁獵民者義形于色以爭之非是則邑
大夫數造廬請奉顏色爲懽竟不可得故邑中貴
人及少年文學皆推嚴事先生及澹子既貴先生
則益循循如不克勝自戒飭子弟童僕外無一事
實應爲淮揚孔道年子姪或盛從者車馬過其門
先生布袍謁客設飯菜酌酒道故舊而已語終不
及私於是人益服先生長者方澹子之爲閩行也
予送之河干勉以堂上人爲祝及覆其報政諸書
而知爲閩人衣食教誨也猶先生之耕讀於家也
閩之城郭修而甲兵繕賦役清也猶先生之以茨
以垣以困以廩也閩之賢良進而盜賊除也猶先
生之鄉賢者勸不肖者化也乃八閩之人益以壽
澹子者壽先生所謂壽考康寧好德於先生乃備
乃符節合云語未竟有讎而起於列者曰爵非公
之壽國之壽也朱氏自八三公徙寶應累世貴顯

六高才能文章不第者楚琦公及先生二人而已
楚琦公以修史被璽書徵不就琴鶴自娛一傳而
有江陵公再傳三傳而有凌谿射陂公古文詩詞
與李空同夢陽于鱗攀龍顧東橋璘王元美世貞
出頤顏光輝照耀幾二百年今先生豐其美裔其
報視昔加矣吳郡蔡羽題琴鶴遺音卷有云誰知
百歲後重見鳳毛奇今當其歲矣先生之子澹子
果高第佩巡按御史印諸孫接武未艾識者謂堂
挺生凌谿射陂以楨我

文集序

卷五

主

皇朝國運家運結爲大年庶幾先生之壽於洪範之
壽不既信而有徵也耶予于是歛衽而謝再拜而
賀曰小子弁陋未之能及也

章龍門先生六十壽序

世之高爵令望怡神騁步以取榮於石渠金馬之
間志在仕宦焉爾矣豪傑之士乃始甘貧樂道盤
桓乎天游而逍遙乎山棲則又疑疎身匿影其失
已固是故生於華胄承珥貂襲笏之貴託於仕隱
有持囊簪筆之意卜其宅第兼南榮東序之美教
其子孫見經術孝謹之盛樂我歲年瞻龐眉黃耆
之采肅我賓客分賜金禮粟之惠則錄前所稱猶
覽崑崙天地而笑夫丘垤清淺者也宛平章龍門

文集序

卷五

主

先生兼是數者之福丁酉九月下浣值六十之期
氣益愉容益鮮居然養於國杖於鄉矣揆之柱下
之史絳縣之人猶自視若嬰兒也余固適然怪竊
然疑之又考其家世而知先生實生于萬曆昇平
之時京師風氣恬熙世族之家歲時鳴鐘會飲又
章氏先從駕北遷永樂中以軍功世職錦衣千戶
職於上十二衛最親貴自詔獄之與其從子弟多
學爲鉅刺鉗擊之行橫帶連騎馳閭巷自豪先生
而益棄置不屑道去學舉子業以孝養北泉公會

夫學岐黃家爲養生之言所居以丹木
怡樂未幾而侍藥上方授官加級有差先生
世祿且饒祖父生產中更多故屢厥屢振如陶
朱公三致千金者然性好施與於伯叔昆弟同居
室其貲財無靳凡諸侄之婚嫁內外戚之患難皆
爲義府古撫孤焚券一二事籍籍爲美談矣先
行之無劾未幾而

族入關京師改玉向之勲貴游一時氣談
日鏤金皆化爲冷風寒露矣先生伏處下僚幾一
集 卷五

公煮糜宿火朝夕呿唔不輟乃檢討

之初取上第躋中秘如拾芥迄今從先生
講詩奉觴上壽極歡以彼較此亦當世得
也然吾終謂先生有隱德抑如素越人倉
之屬何後世之無貴顯者耶先生不宦以新而

公爲廷尉論活人多高其門以特車馬
公日子孫必有興者先生

不稱志以貽其子然則先生之壽考
之名位殆有不可勝算者而福祥之應
之說吾知其不足以量先生也已

吳禹石先生七十壽序

三楚爲天下上游而漢陽尤一都會也漢上有道君子曰禹石先生姓吳氏猶漢時襄陽之有龐德公也予昔巡按湖南驅車武昌一時三司百執事及秀才耆老無不稱禹石先生賢予詢其實僉曰先生孝於親雖壯有嬰兒色撫弟孤如已之自出樂善勸賢賙貧恤困其天性然也每討論古今輒慕陳仲弓范希文之居鄉是以里人有小曲直得先生片言卽立解冠婚賓祭之典無不脩宗族之文集序

卷五

五

寢者無不贍也時先生家居而令子虞菴以翰林編脩省覲在籍予固已心折之隨過漢陽訪所爲禹石先生父子者式其廬則委巷蓬戶童僕數人皆衣苧布衫趨走應對有節賓見無面恭無耳語拱揖肅然予之私懷欲有以物色先生者皆已惘恍自失矣夫美玉在璞而山爲之輝者溢於寶也太羹寡和而莫能名其味者返于淳也至人蓄德而人無以測其至者敦於素也其先生之謂矣先是楚風善激昂諷刺而漢上賈人競魚鹽爲利一

二貴家多目咲先生曰迂拙莫若先生及

國家以名教束搢紳謂侵尅細民莫茲爲甚于是下令撤其閭閻旗章之浮濫者均其墨市陂池之侵奪者尤簡其逋賦稅者何人竄田籍者何人子弟爲豪俠奴子通姦猾者何人將抵於法向之目咲先生者皆羣然駭愕爭歸先生老成遠見而先生固遜謝以爲不及也今先生年七十矣雖華髮紺瞳哉每旁及養生家言能披抉奧旨便欲採藥朱陵過洞庭問龍女之秘又先生世爲新安里人譚文集序

卷五

五

黃山白嶽之勝輒思携杖往遊而予終爲先生邊引一觴曰今海內喁喁思治無他道惟是上務慈惠以致其下下竭忠利以奉其上則天下可幾而理也吳先生家法具在願爲鄉里存矩矱爲士大夫養廉耻爲

朝廷愛名節庶復睹三老之盛事嘉賓之德音矣乎抑吾聞之拔宅飛昇是爲天僊曠功駐世是爲地僊長生久視是爲人僊先生宜何居焉而益信予之不足以及物色先生也已時賡菴與予同官刑部

侍郎故以是爲壽而書以遺之

文集序

卷五

毛

郝釋之六十壽序

古者憲老乞言而今以言爲壽其義一也非重與
人不在此位焉然易得者功名而難得者廉靜奔
走功名者以功名奔走之已耳廉靜之士數椽之
室可居也數畝之田可食也我無求於世而世且
得以利祿求我哉故漢高帝不能屈四皓宋太祖
不能致陳搏光武之於嚴光元宗之於賀監一時
皆改容殊禮以養一代之人心風俗使天下儼然
知廉靜之足重而無復急功尚力之心則中和復
興而禮樂可作也以予所交郝君釋之庶幾乎古
之廉靜者耶釋之生於貴族少能文章中歲卽棄
去諸生灌園於來安之鄆野所居不欲與人通輒
環水自衛種竹數萬竿蒔花藥數千本春稻麥以
爲糧釀黍秫以爲酒魴鯉躍於陂塘雞豚環於戶
下皤然以老於天下之物殆無足以易之而釋之
亦時時自謂其能脫然於世俗之累也噫人心風
俗之攘攘久矣樂仕宦而入廷其親慕富貴而輕
去其鄉使吾見一黃金橫帶挾持權勢之人又豈

文集序

卷五

三

一布衣蔬食龐眉古貌之老則亦不卜筮而知其
去就也已然釋之匿影而影我隨避世而世我追
且儼然屈爲鄉大賓聽古樂陳法器奉飲學宮使
園橋之衆望其鬚眉衣冠皆擬爲三老五更毋亦
茲縣之長令識治體知所先務而欲以廉靜化民
成俗耶抑其學士大夫能舉陳仲弓郭有道之流
以補徵辟之所不及而灼然有世道人心之慮耶
吾聞之君子之壽人者將以引其年益其學也今
之隱者多矣嗟嗟龔生非吾徒也釋之其鴻飛而

文集

卷五

元

愈冥蟄潛而愈深毋屑屑焉於功名廉靜之間較
輕重則百歲之鵬吾將訪子於三茅九子之巔豈
復識所爲頓丘園叟者耶

退庵文集卷之五

文集

送魏環溪終養序

史稱秦皇帝好神仙蓬萊方丈瀛洲在渤海中去
人不遠患且至則船風引而去蓋嘗有至者諸仙
人及不死之藥在焉始皇使人齋童男女求之不
得皆以風爲解甚矣神仙之惑也世儒爭啗笑之
然更有惑于此者小貴之外有大貴小富之外有
大富竊當時之柄而希後世之名又欲長壽考以
遺子孫窮天下之聰明勇力相走死于難得不可
知之數富貴之于神仙不尤惑歟明理之儒于神
仙則能斷之于富貴不能斷是可哀也吾友魏環
溪誠不惑而能斷之以理者其初由翰林爲都給
事於國家大是非尤利害嘗侃侃陳之矣會失糾
時相落其級然

皇上終念給諫不置猶得遷光祿丞貳于卿寺亦榮
矣乃堅以母老乞歸歸來久吏部屢趨之赴補補
後再乞歸較道之日賢者嘆息不置予獨謂

環溪有宜去者五焉官之清者翰林要者給事環溪兼之宜去一也家有老母宜去二也事君忠事親孝人方彊仕而吾樂致政焉宜去三也入處思出久出思處環溪一去再去節不渝矣宜去四也同堂滿官挽其疏畱其行信義孚于朋友既去而人見忠宜去五也環溪以五宜去之身而挾明理不惑之識其去也不亦快歟世之君子或有與環溪居同學出同事篤行以相高成言以相許而低徊顧惜不能決然一去非富貴之惑而然歟昔衛文集序

卷六

二

公子荆善居室仲尼曰始有苟合矣少有苟完矣富有苟美矣漢疏廣疏受去官歸曰知足不辱知耻不殆人聞之皆曰賢哉二大夫居室去官人所勉而及之者也環溪能詩文有埋學今既歸業將益就然吾不期其遠且大者而盛稱去就之節何歟蓋凡事視之若中材可能而賢者遂至于濡忍而難及此荆廣所以絕迹于世也若環溪于者亦賢矣

送王鼎上推官序

晉書王湛遇天官得揚州司理行其友汪子若文者子昂量董子玉虬朱子秋崖儼之予子之堂李子五執壺右奉觴飲王于王于子昂子能服官政承諸君子之朝訓夕誨以有此官也揚郡劇宰官繁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諸君子不翅實予之口腹而有以飫予心者請祇受命于是汪子前而前曰吾子積於學工於詩詩之教上以風化下下以風應上厚許子以風人而薄疑子以廉吏無有哉王于退然曰唯予知學矣未知政也有頃程子真而前曰司理之官以考郡國官吏賢否擊問左豪彊稽庶政平獄訟厥職下巡按御史一等子先有大司馬亦越有大司農其書庸在史官服謝由簡子其試哉王于復退然曰子知學唯聖知政唯祖予聞之不服不知楊襲不緩不知琴瑟不官不知政治維揚之爲郡領州三縣七濱在江海其民與俗之淳頗貞僊將於鄉先生是詢焉三君子乃同辭于是董子揖而前曰揚在江表

文集序

卷六

三

之一今廢爲郡其風土輕揚好爲冠蓋治官室
聽絲竹其俗誕謔佻動射魚鹽爲利晉鄭之倡早
戶而居今

皇上念江都要地改子六官之曹爲李官于州縣切
近士大夫抵間隙而好論議者漸以密子賤治單
父訓之小人滋爲奸僞新以仲子由治蒲訓之非
是則抵以法敬老尊賢明功尚寔何患不賢司理
哉朱子年最少其言從董子王子固請朱子曰子
兄弟世與王子交習之久惟是敝邑無事王子毋
文集序 卷六 四
式我開郡無事子亦毋過王子庭請以報政期以
勵有位以風吾揚之世家大姓可乎王子頓首曰
予知學知政既而知揚之俗與其所以爲治而要
吾以成也諸君子尚有裒言其盡之李子曰諸君
子之言醴酒也其適于用有實也黍稷異醴同于
旨犬豕異割同于甘王子其毋視觴不舉視籩不
御吾儕細民也願飲之食之而已語終王子曰不
可不次以貽子遂授管而記之

高子文

幾輔東南文學世家首稱靜海高氏云高氏父子
兄弟有談遷彪固之目文端公始以廷對及第海
內所傳高先生是也先生出吾鄉徐勿齋先生
之門勿齋爲片其隔行世初岱輿與子遇京邸酒
次輒遠想累晷以爲知人哉知言哉勿齋也旣而
命其子勵昌從子遊子教之爲文之法所以芟繁
蕪趨繩尺進於六經之堂輿而出入王唐歸胡諸
大家者高子雖壯丈夫乎俛首聽余言終夕不勸
文集序 卷六 五
時岱輿家宰矣不知爲家宰子也端揆矣不知爲
端揆子也聲色玩好一無所動于中卽當世賢公
子競尚交游名譽慨然以爲不足道而惟自切劘
砥礪然當世賢公子或交游名譽赫赫度越高子
至與高子提硯握管較是非離合于聖賢之言亦
未有能遠過之者岱輿每喜予批訂謂可比勿齋
高子成一藝輒太息不逮勿齋見之也先是勿齋
盡節居數年岱輿又逝高子伏處苦塊時時手一
編客或喙之以爲學日殖者產日落高子顧獨遜

謝以先子文章經國記所稱繼志述事者於是乎
在焉既而高子讀禮闕成進士方高氏貴顯之時
門巷車馬相望朝退床上積笏不可數計高子盛
年妙才齟齬一第若檉雲縉淵之難今以棘人第
淚之餘家業中岑賓客故舊皆棄去不復顧一旦
取上第如拾芥豈科名與富貴遠與貧賤親耶然
則文端父子之所處可知也已高子頗收集所爲
文來屬子序子因憶勿齋岱輿二先生遺事惻惻
若隔世兄序如勿齋文如岱輿尚不知坊本有存
文集序

卷六

六

魏石主詩序

詩者風雅之遺詩以觀民風自漢以降無聞焉御
史大夫漢秩也其能者務爲面折廷諍拾遺補闕
自直指使行王刺問左奸豪廉訪郡國而已於十
五國風所爲貞淫正變槩未聞歸而有獻也然則
治河以及三代而爲政之路以歸魏石生先生鯁
鯁憂之其言曰古治不復本採風之使不行顧其
官今闕有間矣庶幾於直指使寄之敦孝弟課農
桑使民廉耻禮讓而吏毋敢因緣爲奸所條上勸
學限田諸疏章章然矣故直指使按部所及各能
美其土風而先生諏訪山川掇拾香草用其閒暇
德爲一家之言若蘗曠之合五音匹石之總衆材
而良樂之御六馬也記曰誦詩三百不能一獻先
生於衆體兼而有之應制南苑則天保之遺裁也
懷人贈友則蒹葭之遠思也玉泉哀流民諸什於
漢魏樂府尤能得其音節之粹所謂煥若神明復
還舊觀者耶予觀先生故世家文獻蒐討甚備而
生於鄙南壇壝蒼鬱人物瑰瑋有以發其深情

文集序

卷六

七

其壯思海內知名之士無不折節爲杯酒驩其意
將奮起一代文章凡

朝廷燕饗之樂歌與郊廟受釐陳戒之辭彙筆以待
風飄乎一出和平中正以進於元公之制作則又
非採風之家之所能及也已

文集序

卷六

八

王貽上詩集序

將爲珠玉寶象齒犀角之玩必從千金之賈烈
五都之市襲以緘藤藉以襜褕其光輝然肆映而
不止丈夫得之則爲佩具婦孺得之則爲簪珥焉
若夫盈尺之璞處於深山草木之所蒙翳蛇虎之
所盤旋日月之精蕩於其上雪霜之嚴結於其下
當國家之禎祥鬼神所貢獻屢世而一見焉其得
之也非和氏弗名其琢之也非工師弗成其登之
也非郊廟弗陳然而其初塊然無容彩色澤也田

文集序

卷六

九

夫牧豎過之而弗視也以爲瓶罍杵臼曾不如一
石之用也是故君子亦志乎遠且大者而已矣王
子起家華胄自瑯琊徙新城世爲名卿顯人年未
三十以進士甲科筮仕揚州司理處通塗要秩挾
其所爲詩文數十萬言以知名於海內可謂盛矣
今世門閥稍高或毛髮班白博一第及掇拾章句
通曉韻語號爲聞人於王子之數者有一焉其能
免於然肆映而不止者邪噫抑從事於末而求
之思

其詞之俊逸而中尺度者問於予是其意在平飲
才而就道也將無志乎遠者大者以盡去其輝然
之光乎異日者

堂之上以文章揚一代之盛必王子也子無以測
其至矣

文集序

卷六

十

玉山集序

玉山集者前禮部尚書崑山顧瑄屏先生季女所作也顧字天孫生而婉慧先生絕愛之方先生文學雄長海內翰院推爲祭酒典秩宗時名數與枚卜臺閣之勢赫然家有嬌女擅德曜道韞之目一時通家貴公子爭炫鬻其才貌或重賂噉媒氏求申一辭公輒由然謝之曰余掌中夜光乃暗投耶用是貴公子皆搔首咋舌謂崑山顧女姿禽不易然又不能無少望先生首肯者居數年冠變先生文集序卷六士卒於家崑之大宗鉅姓皆烏鵲窠天孫從保嫗出亾道中飄泊寄食計無復之矣適與予同年生董子遇董子以盛年舉於鄉偶於春官從京師歸爲王公貴人所標榜意氣自負每酒酣輒灑筆洋洋作數千言因復自搯腕謂舉世無人知我旣聞天孫所在曰是非崑山顧氏女非其人不字者耶爲賦標梅之三章以通於保嫗天孫亦喜曰是非毘陵以詩經第一人舉於鄉者耶審若爾亦吾父志也於是歸董子居之數年從董子宦宦而丁外

艱歸歸而又一年以卒董子次其平生所爲詩若干卷問序於余余歎謂遭亂以來士大夫多洪涖失節鮮自振拔天孫女子能不失所依一難也出於貴家適於名士相得驩甚唱和風雅以傳於後世二難也集中所作凄切激昂音響尤異舉數十年兵火荒涼之景室家化離之痛一一發於毫素間如扣哀弦如聞清嘯如淒風苦雨如落木寒花使烈士拊心壯夫隕涕三難也吳人徐波旣敘其詩行世且記天孫於甲午八月夢先尚書公諄諄

文集序

卷六

七

憐愛有贖歸之囑未幾遂逝嗟夫蔡中郎沒文姬顛隕北地孟德以千金贖之曰不可令中郎無後今尚書門祚似中郎天孫出處似文姬而辭章斐然奚翅箝音數拍嚮使天孫少年卜嫁得貴公子

賦青翠被綺綺極其至不過一健婦足矣太史公曰士不困阨惡能激彼女子亦有然者耶

岳陽樓記

楚多名樓敬少時獨見范文正岳陽樓記而愛之以爲敬幸與先生同里廬舍相接恨不及從先生遊親其言說志趣先生學業在史傳者世不盡知而岳陽樓記悉人人通曉信夫山水可以感情樓觀可以寓目記賦之類悠然頌詠之間觸於目而興於情是以讀其文如從先生遊又嘗眺於吾里之太湖洞庭東西兩山縹緲林屋之勝輒臨風思先生文而驚歎天下所謂兩洞庭者旣而按岳陽

文集記

卷七

七

志君山扁山浸波浪中亦復如縹緲林屋然則先生將爲記於楚乎抑里中風土梗槩意之所至忽焉發之是以敬雖恨不得從先生遊因恨不得登先生屬記之樓歲辛卯敬始奉

皇上命巡按是邦訪滕君子京古蹟蓋已庚辰火矣郡太守戴先補修而復之嗟乎南楚兵亂二十年所其間城郭之荆榛宮室之狐兔多矣茲樓歸然獨存遠山猶時空江自流非楚樓之改得名而先生之嘗在天地也時郡城已墟太守李若星等三

南朝集三百家敬復同太守比戶計口授產分田
斯樓舉手向僚屬而告之曰惟萬物不常惟德其
常樓制歲興廢而敬吳人重來楚地後之遊者其
能以敬爲文正若爲子京乎誰使千秋百歲復聞
吾語也已敬獨慷慨洗瀾而回首少年時文墨湖
山之景已寥不可識矣蓋當時恨未登先生所記
之樓不與先生遊而今日登之又恨其身之不卽
爲先生也若夫巴陵勝狀在洞庭一湖經先生形
文集記
卷六
西

文集記

卷六

西

衡州府城南門玄帝碑記

昔者聖哲有作制度乃興因民而爲之神以弭其
舊患而均其燥濕使通於中和故易曰天地定位
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皆大獨陽炎炎
獨陰濟濟其民有俱災澶涇之病其地有焚燔之
憂之憂非時必見見必害之理極而數從之弗可
關也維衡之爲郡也山之至也由回雁峰也水之
歸也由石鼓書院也脉落於離而氣納於斗水東
北逝矣南山三峰如巒如壑壓乎城焉歲月日幹
臨而融風與民氣煩熊熊然火矣敬有憂之於是
謂其副使張兆熊曰此當以神道教矣北極之神
是名玄武北極極也或曰北辰北極天之樞也北
於方爲水子位焉天一生之玄水色或曰天玄而
地黃極之初也止戈爲武止象也其髮披其足跣
其旂皂其物龜蛇皆水也旂而繪七星焉爲北斗
在外傳斗神形如豕掩之而雨又斗口雲氣不三
日雨皆水精也城門故制有樓樓向離而取歲月
日時之變且克者爲神而祀乎其中南之三峰如

文集記

卷六

五

拱如揖神當之矣火患其弭乎聖敬之為衡可亦
勞矣建之學分之田通之市又立之神為之主焉
雖然其有足恃乎先是衡民屋宇用竹茅櫛之陶
瓦四壁以土爨焉民之火食者不疏其烟烟四注
矣勸之穴其土若人之顙頂以貫之且嚴其不戒
於火者焉夫敬之致力於神也水上而火下相交
而不相射乃有烹飪變理之用而更教其民務若
此象曰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人
誠豫防則百事治矣豈惟火患後之為民上者其

文集記

卷六

七

毋黷毋廢於書以記之

洞庭雪後記

予聞長老傳說荆楚山水之勝無過湖南湖南山
水之勝無過洞庭壬辰出巡斯土初抵永道季夏
適涉瀟湘畧長沙而入湖口觀所為洞庭者時風
盛水駛瞬息之間舟行二百八十餘里計掛席以
至帶維未暇飯也所見風檣烟樹沙島與君山一
色隱隱洪濤中因歎洞庭不過濠瀕滹沱而已使
云官歸里渡揚子而滑其區所得未知孰上也
己是歲之冬予將繇鄂岳而之武陵戒舟之日雪
久日又雪三之日雪甚登岳陽樓而望之向所見
風檣烟樹沙島與雪俱沒又水霰雜作凍雲垂水
白日欲暮間有一真漁舟來往湖上從官僕夫皆
愕始以為浩浩滄波無從得路矣其黠者返署中
結筵簞以小渡期越日忽霽予大喜登舟旋乎君
山之西南日雪照耀舟檣几案間皆如玉色啓蓬
窓一視乾坤回互山之巔巖者轉而崔巍矣水之
混茫者轉而清濤矣湖山無際洲渚畢出水雪之
氣尤有助焉予雖御重裘寒侵肌髮凜乎不可以

文集記

卷六

七

由也既行六十里舟師告予以水合使戒途者
之返而曰泊乎西湖米攤雪積幾萬頃銀城
貝闕氣象不分中疑於神鸞蛟導羽葆續紛蓋
洞庭君之靈也舟師播手相戒以爲難而恐舟膠
焉坐而達曙未幾而朝光愈和旬有聲水融水
湧順流而下如筏如屋如席如輪如蓋如杯觸乎
舟舷相劇以危而莫之或止也如是者泊二日水
勢乃殺北風復興從官僕夫歌笑乎中流向之風
帆烟樹沙鳥接乎目者依然環湖之上唯多鷗
文集記 卷六 太
數羣或曝翼水上或覓食沙中殆臘盡而春回
故飛鳴游泳以相樂也嗟乎其他一隅之美一時
之事文人以相矜述豈若洞庭之景屢過愈異即
官于湖南者猶不能盡況於傳說此莊周所謂夏
蟲不可語於水者歟然予倦遊將老則今日在洞
庭其幸而復濟以觀焉又不知何時何景也夫子
嘗東指吳會中遊梁宋北適燕雲生平所歷名山
大川以幽奇險奧而失之如洞庭不少每一追憶
至於凄然而流涕者亦有不可勝道者哉

法堂四松記
國家京省官屏悉仍舊制惟大司寇在長安門之
西偏今廢不存而徙居錦衣衛舊堂之後有松四
株鬱然古茂同官游息輒於其下蓋不知何人植
也余歎謂明政之壞盡歸廢衛天下之大政事大
訟獄不決於部臣而使中官武夫斷之旁惑乎其
威福罔作而綱紀乖反也且是時國事多出中旨
閣部臣拱揖謙遜而已錦衣堂上官俱戚曉近貴
恩功寄祿至服大紅蟒衣魚鳥紗帽帶佩繡
文集記 卷六 九
春刀侍立帝側下逮賤卒猶稱校尉花冠綠衣牙
牌黃鞵自標異其初掌巡察緝捕後乃探刺士太
夫交私併間左陰事打其綱者竟卽拷訊以刻爲
能以蔓延株連爲得計或有所逮問則緹騎疾馳
以帳之盛如王侯撫按大吏郊迎流汗爭以金錢
饋遺於是居京師者領手語苟免鉤索郡縣
之官望長安垂橐而後入錦衣衛舊據撫一二事張
羅泰上上輒曰親軍能伐交盟主稱任使非他官
反也不知虛張恐喝以賄得解爲上所不知者

無算於是豪滑游閒爭功喜事之輩無不成錦
衣八子至錦衣盛而明亡矣我

清以其壞國法失人心毅然革除使刑部居之示
于孫必不復使錦衣柄用是故後之為司寇者登
其堂撫其松慨然遠想曰明季用嚴臣魏忠賢而
楊顧諸君子悉死是間吾何以保全善類俾為國
貞幹乎蓋而聽事銀鑰瑤瑤然夜而周防鼓鐸聞
里許吾何以使貫索解而囹圄空乎其在詩云景
山之松新甫之栢謂松栢之為物閱世久而取材

文集

卷六

七

壯故奚斯紀其事於闕官也詩云蔽市甘棠勿剪
勿伐召伯所茇謂召伯聽男女之訟止舍棠樹之
下故國人思其人敬其樹欲剪伐之不忍也昔明
太祖嘗悉焚錦衣非法刑具以獄囚付刑部矣後
世至不能深維祖宗之意旋停而旋復然則部臣
毋曠官毋廢典毋為宦官小人所傾動以善守
皇清之美政於萬年今日之松栢奚翅異日之甘棠
哉不然吾恐錦衣之映焉於其後也刑部左侍郎
江寧李敬記

陸舫齋記

京師多陸吳興宜舫陸無舫舫乎陸非舫也舫不
宜陸陸有舫非陸也陸舫者子友曹子顧庵實為
之曹子吳興人習於乘舫官京師久於處陸執吳
興人而語之曰爾知深宮華闕廣市通衢乎則對
曰未游也亦猶執京師人而語之曰爾知江河溪
澗操魚龍而習水嬉者乎將對曰請俟異日若是
則兩相傲遇曹子則兩相釋曹子之言曰人生世
間寄焉爾吾且安知陸之非舫耶編葦覆屋睨之

文集

卷六

七

蓬也甃石成階櫺之棧也中通數牖以代牖也外
施重簾以當幔也植竹數竿風雪動之微作簫聲
初日之光霏烟之影此身輒在波浪中也舫之左
有華嚴庵古栢十數株蒼然而平雲蔽日者寄吾
三過之堂舫之右大名相國園林在焉朝夕暇可
數游寄吾烟雨之樓舫之隣近董子次近尹子次
近汪子能詩能畫金有志趣寄吾漁翁樵叟之侶
而又奚求焉聞之張先生志穆以翰棹待詔歸隱
號烟波釣叟顏真卿欲館之謝曰願浮家泛宅往

來若雲間耳吾幸生先生之里又同爲翰林先生
浮家泛宅於若書而吾張帆數楫於長安不亦異
乎李子解之曰夫官京師者盡舫也趨於名驚於
勢若縱輕舟以試巨浪順風而駛日致千里然當
其日賊而心快也時有傾覆之患苟能守道處常
不求聞譽於時不希榮祿於世若乘舫楫適安流
其進也甚遲其覆也無患今子乃欲維舟而放之
廣漠之野推之浩衍之壑鑿廢舟之用矣曹子知
所寄而不知不寄之膏梁陸與舫不相及而相宜
文集記 卷本 圭

乎曹子笑而不答記其語以廣其齋時順治庚子

暮春二日也

四友堂記

疆肅忠介傳通淵裁廟堂之友也清辨婉約貞
安達山林之友也物豐而豐物嗇而嗇友之常也
處泰思危處順思變友之次也履難不失其故在
險彌著其操友之上也易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
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好善惡惡從其類也
自道絀利興誠伏詐起張陳蕭朱傾危狡狴於是
稽康作書朱穆著論翟公因而太息孝標廣其緒
言所以和靖梅鶴爲羣歐公晚年六一自號殯亦
文集記 卷本 圭

戒嶮巖而屏影暉幽潛而娛志者也碧螺老人築

室三盥暹栽松竹梅花取歲寒三友併老人爲四

顏曰四友堂屬其子敬記之夫老父碧螺翁之於

友也歷有年所矣少學擊劒讀陰符之書意氣馳

騁凡羽林欣飛之士椎埋屠狗之徒縱橫陰陽之

輩片語輕生傾蓋結契其交一也壯齡射策奮跡

武闈名僑雲與異表山立闢雞走馬生致王侯結

襪掃門立譚卿相皆欲杯酒爲殷勤其交二也既

歷世途中更多故或爲伍員之出走或類張儉之

無家同病相憐號爲刎頸之交也黃金橫帶而
馳乎名城巨鎮之間風節峻峭文不照耀一時攀
鱗附翼自託人倫其交四也控弦射人上馬擊賊
富貴則共功名患難則同生死其交五也五者莫
不聯縈紆之觀指婚姻之約旣而陵遷谷改雨散
雲搖而翁亦冉冉老乃始躬耕乎谷口避世乎墻
東每當霜風初嚴井木盡脫陽潛丹巖聲結東壑
則有虛其心者勁其節者疎其華者纏其葉者迎
風而嘯者逞月而姿者披雪而傲者離然而鸞鳳

東集記

卷六

七

舞者屹然而蛟虎踞者誇誇若一士之獨立者魚
魚若于兵之疾行者以松竹梅三友而翁頽然處
其間倚篠攀柯怡怡自適卽歐公六一居士之
也然以翁故勸於交而寄於物豈若翟公稽子
所爲欲以遐舉高蹈沉寔任達云爾乎詩云秋
斯于幽幽南山如竹苞矣如松茂矣言君子所
宮室將考而樂之也詩又云嚶其鳴矣求其友
出自幽谷遷於喬木言君子旣得乎朋友之功
以離乎幽潛淥與而進乎高明也皆於茲堂之

有取焉是故有友於此足以輔成其德行發揚其
聞譽宜其身以及其子孫登斯堂也揖讓論說必
無愧於三友矣有友於此將以嬉游敗其德行嗜
沓掩其聞譽不宜其身以及其子孫登斯堂也則
有林慚壑恥而三友亦爲之垂枝斂萼反而不顧
者矣禮曰與君子遊必乎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
聞其香則與之化矣然則碧螺翁之名茲堂以命
其子也於宜尼損益之意庸異乎哉

東集記

卷六

七

夢桂齋記

歲已卯秋予既不獲與賓興之典據書求策觀穫
乎北庄秋風既清宵月獨舉偃仰一室蟲吟悄然
舉首就枕倏忽假寐恍有青衣人引予之一所門
宇軒敞堦除蠲潔佳花美藥環列左右最後爲樓
居樓下諸生數十餘人皆冠烏巾着襴衫皂靴束
緜若有所伺或伸紙吮毫磨墨者良久一人從樓
上捧題紙而下衆爭攬視其人揚言曰余集生先
生以赤黃白三桂各索絕句一首予時奮袖朗吟
三絕旣奏衆喧皆寂樓上人歎賞有加予忽寤僅
記白桂句云無隱妙香來鼻觀月明露淨不知花
竟不知何祥也庚辰童子試武進張二無先生拔
予課第一入江寧縣庠二無先生與余集生先生
馮雷仙先生講學濟生菴菴故與清涼山近爲耿
天臺先生提唱道學之處引余聽講經其路則夢
中路也入其門則夢中門也登其樓則又夢中樓
也至于先輩禮容言論諸生課藝左右環侍之景
悉夢而夢桂之徵竟亦不知何祥也故因以名吾

文集記

卷六

三

齋以志前定焉嗟乎先後者時也窮達者數也人
我者緣也聚散者偶也昔者尹儒學御三年而無
得焉夜夢受秋駕於師明日往朝其師而語之曰
吾非愛道也恐子之未可與也今日將教子以秋
駕尹儒北面反走再拜曰今夕臣夢受之先爲師
言所夢固秋駕也予之夢誠思極而通者耶漢蔡
茂者夢太極殿上有三穗禾茂跳取之得其中穗
輒復失之以問主簿郭賀賀因離席慶曰大殿者
官府之形像也極而有禾人臣之上祿也取其中
穗者是台之位於字禾失爲秩也旬月而賀徵焉
予之夢得白桂其祥至而徵者耶雖然人知思之
所通而不知所通之爲思人知祥之足徵而不知
所徵之爲祥洵有前定不可強者耶苟於先後窮
達人我聚散之間得毋逐逐以喜失毋戚戚以悲
卽毋沾沾以慰離毋矯矯以跋則夢夢也醒夢也
俗眼所見夢境也開眼所見境夢也俟之若忘居
之若遺浩然故能順泊然故無悶何必天地萬物
不等之軒輊間也哉

文集記

卷六

三

退菴記

宅之東偏隙地數十步平淨爽塹舊屋頽漏春雨既過從而葺之以爲退居之所曰退菴從予號也京師中無幽巖竦峙乳泉漫流然往往能奔走名山大川之士士或以不至京師爲耻有延脰舉踵而思者語曰望長安向西笑無他嗜進不已之念爲之耳予既居京師而進無所嗜及其退也又無以爲樂是不兩失之乎今得於菴之中裒聚周秦以來書數千百卷金石刻文數十卷焚香一鑪注

文集記

卷六

三

茗一甌春足名花夏當永晝秋有風霜之秀冬宜雪月之清退處其中固無慕乎其進然亦非嗜進不已之士所及知者矣或過予曰子進人也而多退思可乎予曰子不觀大壯之上六乎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言當上之終處動之極欲進不能欲退不遂也羔羊大夫有進退之節詩云退食自公委蛇委蛇言其節儉而正直進有以効於公朝退不失容於私室也夫人節儉正直而無奢淫廢之私者庶幾進亦宜退亦宜是故居乎廊廟而

湖者有隱之心吾美之與其退也居乎江湖而廊廟者有仕之德吾美之與其進也刻茲語於壁使好退者過而覽焉

天止齋記

其而爲人用世之所謂行非人而能爲行也天
長之行焉爾矣貧賤而尚其志世之所謂止非人
而能爲止也天與之止焉爾矣世有戚戚於貧賤
逐逐於富貴者人其可以勝天乎哉世有慕富貴
未必得富貴厭貧賤反失其所以貧賤者人果可
以勝天乎哉人固不足以勝天而傲傲焉思出其
矜力以爭之祇見其迷貿顛躓而爲識者之所誚
也是故知高堂華駟之爲美而不知卑宮徒步之
爲安弗止也知饔飧甘脆之爲愉而不知布衣蔬
食之爲適弗止也知妖姬冶童使令滿前之爲給
而不知農夫田父歌吟互答之爲歡弗止也人情
行則必止則逸行則多虞止則無咎然而當止不
止者羨心國獲而關於大較也予少攻俗學長游
仕宦每懷鄙鄭之風而未能長往願解二疏之分
而委情一割豈非茹淡易捐而耽榮難出哉但予
不肖止天輒止之或時至得請或因緣事會遂能
爾謗議之間超乎是非之外斯止義之深而天

貽子厚也今易簡齋之名以天止以終吾止焉
雖然周顧旣出北山君子譏之陶弘景隱居華陽
後世稱焉之二子者予比鄰也天與人以止而不
終止者多矣然則予之止也天爲之耶抑非天爲
之耶將以進諸世之以人勝天者未必不尤予之
託辭而好息也

文集

李氏宗祠記

江寧李敬

宗祠記

先王之教之所以常存不廢而人類之所以不至漸滅於佛老者豈非恃此戚戚之恩義有以綱維而振救之哉凡人之心從其厚者激之則必動從其動者推之則易入從其動而易入者治之於是乎生則有服制之圖死則有宗廟之祭服制之圖人道也親而不尊其不及情者以意增減雖三年

文集記

卷七

一

之通喪而宰予猶悍然於短喪之議宗廟之祭神道也親親而尊尊人各思致其父母先祖惟孝子仁人有以適乎情理之中正雖當時冥頑之徒若季氏於國則立武宮於家則僭盛樂蓋不以鬼不敬非禮爲抑損也故人苟不至庸悍若宰予而冥頑若季氏者皆可以宗廟之治治之故古者自天子至於士庶皆有廟使人各盡其心以自爲治至於各盡其心以自爲治此先王之微權萬世之通義也至於流俗放失書其居室而不營宗廟厚

妻子而不厚祖先是則豺獺之不如者耳其敢無警也乎哉李氏先居洞庭後徙竹鎮尺土未基而宗祠之建濱溪公克開厥始碧螺公克舉厥中愚小子敬克成厥終經之營之且三世矣其門廡堂室之制衣冠圖籍之守簫舞邊豆之數輝庖井臼之用靡弗討論如禮後世子孫其有狹前規恣改度招致賓客延接僧道是季孫之惡也其有恇懦貧鄙棄時日而曠桑盛是宰予之咎也率常由舊有舉毋廢敬其桑梓而脩其器用揆恩義之正準

文集記

卷七

二

情理之中是國之秀民家之孝子也是故入其廟登其堂其有思乎庭燎有光百度斯敕祖考儼臨以敬有德而孝心生矣合族而祭祭畢而燕老者奉觴少者侑饌而仁心生矣宗子主婦匪勤曷承黍稷牲醴匪儉奚登而家道正矣動於其心發於其事合乎先王之教是祠也雖百世祀可也否則鐫金石靡文辭以記之其奚取焉康熙三年六月十五日通議大夫刑部左侍郎李敬薰沐謹書

義圖記

曹太淑人脫簪珥營義田若干畝以供宗廟祭時之祭扱其餘以賜族人之貧不能婚葬者既而曰天時之有旱潦也農工之有勤惰也丁糧之有徭役也司租者之有貪廉出入也儻一歲之不易春秋之事不其匱而易更田爲圖取其蔽葉萑芹以佐豆籩其值月而盈歲而羨莫予酬也已命男敬爲文以紀其事敬伏惟太淑人之思深慮微而有以啓百世之基也李宗甲於七姓自洞庭來遷爰有鄉賢濱溪公元配葉氏太淑人貽範於初繼我侍郎公暨太淑人嗣徽於再譜牒之盛奕奕然矣婦人作家氣柔性愴助夫毗子是爲賢媛其有推恩廣德上擴祖宗一體之慈中普骨肉同枝之惠下垂子孫百世之法蓋百不一二焉卽義田之舉創於吾鄉范文正公錢公輔爲之記稱其規摹垂於身後而因歎世之位都三公祿享萬鍾族之人曾不得其門而入今太淑人女子也獨能通其盈縮權其利弊更田爲圖以經理於久遠此尤惠

文集記

卷七

三

文集記

卷七

四

以行其義而智足以濟其權益百之一二未之見也敬聞文王化行南國其大夫之妻躬親祀事采將五菜以供祭品詩曰於以采蘋南澗之濱太淑人之謂乎又聞天之佑於而家昌於而後則必生治內之人以理陰教而錫祚胤詩曰釐爾女士從以孫子李宗之謂乎敬其敢不莊記而係之以詩曰
寢廟載啓庶士踰踰宗子就列主婦奉觴樂舞具備吹笙鼓簧有赫斯輝庭燎之光清酒既盈奉觴既平蘋藻維馨黍稷斯成莫敢不肅既肅且寧先祖來格信其有徵黍稷伊何宗子所司蘋蘩伊何主婦所治於彼中田命土攸宜春秋霜露以展時思中田之區主婦所理爰產自曹作配我李脫珥經營以奉祖妣積厥恒羨以惠孫子櫜桶孔昌華棟如雲松栢孔長靈彩朝霞歲事克舉少長咸欣傳之萬年式茲典文

重修六合縣學記

教化之行自上而風俗之成自下教化起於近而風俗同於遠斯可以復三代之治矣三代之所以爲治者封建也井田也學校也其泯絕而不存者封建井田是也其名僅存而實亡者學校是也古者自天子至於庶人皆有學辟雍泮宮黨庠術序皆其地也天子之世子諸侯之元子卿大夫之適子庶民之俊秀皆其人也春夏秋冬皆其時也詩書禮樂皆其教也賓祭飲射治兵斷獄之典皆其事也舉孝升廉移郊移遂之法皆其才也漢唐而降辟雍不臨州里之學不具則非其地也元子適子不嚮學或用出貲納粟則非其人也佻達者執經以嬉而學宮鞠爲茂草則非其時與地也小師末學流爲章句記誦士人進身皆憑於糊名易書則非其典與才也若是者其謂之三代之學歟其不謂之三代之學歟求人才之盛至治之蒸亦難矣洪惟我

皇上興學校崇教化敦古訓育人才漸磨涵濡十有

七年歲在庚子仲春備法駕臨學宮行釋奠禮一時師儒之盛禮樂之隆都人圍橋門而觀聽者以萬萬計莫不歎興於學矣豈非教化之行自上而起於近者歟六合濱江小邑耳邑之宰鄉之士大夫聞而踴躍起重新其學殿開門廡如制俎豆于羽如物凡輪其材用者若干鳩其工力者若干民不言勞而告成事焉可謂善應

天子化民成俗之意於數千里之外者矣豈非風俗之成自下而同於遠者歟愚見世之菲其治卑其

文集記

卷七

六

民者矣曰上作之下不率也近督責之遠不從也仁義道德之說寢微而一切出於刑名法術苟可以爲而止今觀

皇上臨雍遐馭僻壤皆以興學育才爲先務此其慕善之誠歸義之勇豈非三代之治之信可復者歟爲治者因人心之所樂慕而進之因以復其地同其人稽其時而明其敬舉與典與才而申儆告戒之豈非學校名實之相符而不同於封建井田之一往不復以重古今升降之感者歟雖然學宮

矣而其切乎爲學之要者不可不爲記曰人
始立學者必行禮於先聖先師自漢唐過魯以太
牢祀孔子後世遂以孔子爲祖矣孔子以前之先
師又何人歟先生之祭川也先河而後海言貴本
也自孔子而後配享者稍繁矣孔子卽生知肯自
誣其學爲無師之智歟愚謂祭孔子者應如禘祭
先聖先師爲孔子之所自出加於啓聖祠一等而
以孔子爲不祧之始祖此舉也或亦於聖心益安
於師道益隆歟學官之有師儒之官也非以其選

文集記

卷七

七

於舉貢名於部已也應極師道之尊記曰君
之所不臣於其臣者二當其爲師則不臣也大學
之禮雖詔於天子無北面今遇府道則拜跪遇縣
令則悚息嚴師固如是歟今宜於進士甲科舉經
明行脩之士以克此選別設一格以師禮尊之學
政有成與不稱職者吏禮部嚴加考課或者士行
可茂美而風俗可淳樸歟二者切於學切於治又
不體壁塗墍其垣牆丹雘其宮室爾也脩學者冀
觀北蒼陽和之朔州人治行循良將以臺省內轉

觀其志知重學者故以是記於碑末與當世賢士
大夫見之且備侯他日入告之資焉

文集記

卷七

八

東園記

爲園之道非山水則城郭山水取其幽吞溟滓而負青蒼方外之游也城郭取其近平疇廣野花藥翳如省舟車僕從餽糧器具之煩朝而往夕而歸焉可也故二者皆足以名園柳子厚云曠如也奧如也豈不然哉子家東園者大河徑其西刁壩之流活活東注繞羅家橋而入於河河之外如珠而伏者獨山如蛟螭蜿蜒而爭攫其珠者龍山遙山練山巴山峰巒突兀有萬里之勢者芝蔴嶺如兕

文集記

卷七

九

象之蹲如脩蛇之蟠而吞吐出沒於芝嶺者僊人山盤石山三山烏石山釜而覆者釜山圓與珠等蓋山水之鉅觀也園旣塊然處其中因河以爲池無藩籬之限故少崇臺華構以悅乎耳目而損其天真因土以爲丘有歲月之久故多茂林高樹可以駐白雲來清風所居不越闔閭西嚮則萬戶晨烟千家秋杵皆出乎眺聽之下陸植不過松竹榆柳水產不過稻梁菱芡隨時所宜皆適乎稼穡之用如是足矣李子喟然曰自予濱溪公之營茲園

也在隆慶萬曆之間距今百有餘歲矣三十年有

其土地再三十年有其草木再三十年有其廬舍

豈人力也哉李贊皇云以平泉一木一石與人者

非吾子孫也後世或病其愚贊皇之謂愧領動宇

而豈區區平泉木石之間哉其爲此語意有所云

也羊叔子登峴山語其僚屬以此山常在而前世

之士皆已湮滅於無聞卽叔子之意豈徒欲與峴

山爭壽者哉嗟夫山水有時而壅廢城郭有時而

變移而後之遊東園者知前人叔子贊皇之感慨

文集記

卷七

十

不可得而磨滅也儻獨取其奧而曠者以遊子園無異莊生所云歸而官然失之者矣

盤石山記

溫庭筠爲方山尉作盤石寺逢舊詩云梵寺上方
宿滿堂皆舊游月溪逢遠客烟樹有歸舟江館白
蘋夜水關紅葉秋西風吹暮雨汀草更堪愁予嘗
謂其詩中有畫陳季卿客游旣久喟然思歸指壁
間袁瀛圖問終南老翁江南路翁折竹葉於圖之
渭水間季卿熟視便見一舟遂登之遲明已抵其
家矣予又歎其畫中有詩及予壯歲從事四方老
而且勗思昔日過梁宋之郊遂適京師旣而歷青
文集記 卷七 十一
徐轉舒六浮大江而溯洞庭東指吳會渡錢唐陟
今諸觀所爲禹穴者然遊子思家夢寐中顧不能
忘我盤石斯時也悵然於季卿之畫今日悠閒田
里携童策杖訪二三方外之友於盤石寺中支松
窓坐白雲燒芋栗而食以咏以言漸忘寒暑斯時
也又悵然於庭筠之詩於是乎拂衣而起登山之
巔環揖羣峰帶繞江流西風動而擗葉爭鳴夕陽
閒而楓林亂色徐步洞壑烟霏月晶斯時也予惡
知其身之在詩中耶畫中耶噫嘻非終南老翁其

孰能索予於盤石之麓耶

文集記

卷七

十一

重修盤石寺記

竹鎮東南十五里爲盤石山山如盤焉故名或謂昌黎韓子送李愿歸盤谷序中有隱者盤旋之語茲山附鎮而峰巒疊秀林木鬱然隱居所便故傳會而名之半山有寺相傳大唐僖宗咸通中僧道興開建歷年既久鮮碑版之文但記溫庭筠曾在盤石寺畱別成公及和友人盤石寺逢舊二詩按庭筠大中末授方山尉已遊此寺而題焉而縣志所載咸通中建則又在大中後矣豈大中時寺而道興新之耶抑縣志第未深考耶嗟乎建寺以來幾及千年其間五季兵爭六合當南北衝要戎馬馳驅之地所爲鶯峰鹿苑如南朝四百八十寺不知銷沉幾許而歸然丈室宜其聞見錯亂無徵也子省親歸里有僧來言此地本鎮舊刹東南屏峙形家利焉棲題柱礎未就蕪沒從而修之費省惠集予聞而歎之且以寺幾興廢無足傳傳者庭筠二詩今水陸遷改寺反在荒山斷隴間名人鉅迹跡之所不至況於題詠求如庭筠與贈別成

文集記

卷七

七

文集記

卷七

七

及滿堂舊游之景皆不可得也即而修之以備獻烏可已乎寺址至礪隘僅編屋數椽其火後望荆榛如詩中所載月溪烟樹岸雪蒼蒼寥廓難逮然後知王方平言海中行復揚塵信矣而詩卓犖與山川爭壽後之遊者追溫李之芳踪唱酬之逸事誰不泣下沾襟者乎以予聞咸通中其君奉佛太過禁中設講席自唱經手錄梵策一枯莖朽骨皆降樓膜拜意其時山僻小民必有焚香割臂爭入無知之教者雖荒山斷隴亦創爲此寺至今而予幸生無事之時遭逢聖代混一區內斯民離四鎮湯火涵濡飲食十有二年以陳情終養遂其潘輿毛檝之志又於伏臘之暇諮訪故舊翔集祇園則予之所樂殆非庭筠成公輩所及知者矣是役也將成故援筆而記之

巴山記

東渡板橋望巴山如青螺髻擁雲中稍近如車蓋
羽葆及登之不甚高僅數武耳銀杏一株枝幹參
天周遭皆鸛鶴構巢層累如芝房菌含予笑謂同
遊堯民居洪水上者爲巢下爲營窟亦復爾耶鸛
聲桀桀不休或拊翼霄漢間加以竹栢茂密怪石
陰森遊人始懾然入重巖複嶂矣寺門向南二層
五級傍座古佛釋名地藏菩薩壁間記天啓辛酉
間魯下生木蓮花一莖三菱三苗作栗玉色香數
月不散時有何正位繪圖孫國敎紀事僧復爲予
言師夢堂者建此寺年八十三矣種栢數千每一
栢必三十膜拜其志行深苦如此予爲歎息久之
旣飯由巔而下拜王巴山先生墓先生名弘字叔
毅別號巴山文章節義輝赫一時具先生本傳先
生旣貴顯矣足不出山田廬不離祖墓今且爲頽
垣荒草矣意其魂魄必幅巾拄杖逍遙於林間
蜀中巴江記云閬水與白水合流曲折三回如巴
字每懷其勝意恒恨恨不能至登茲山形勝亦三

文集記

卷七

五

文集記

卷七

七

折始曉然於山之名先生之號豈非幸歟山產石
櫛高至尋丈花時竹木交映如火如錦老父碧螺
翁有詩云千年銀杏樹五丈石榴花好事者題爲
春帖後之遊者當歲月漫沒不幸而爲樵夫牧豎
所催折其能與孫何並稱實錄歟是鈞不可以無
紀紀之庶金茲山以傳也

烏石山記

有屋數百椽有田數十畝有蒼松古栢橡栗之樹數千株中蒔稻杭旁種薑芋背高臨下以樵以漁非隱居之勝槩乎是故環鎮之山多矣皆苦峻隘無所容畜惟烏石綿綿延延幾百十里包沃野導清泉及好遊者窮其巔南挹江流北枕長淮問之土人云望之非山登之屹然山也小雅云如山如阜如岡如陵而毛傳獨言高平曰陸大陸曰阜大阜曰陵考亭朱氏考據精覈因而弗變其於岡義猶有遺也予嘗以爲大曰山小曰阜平曰岡高曰陵烏石者以陵爲體以岡爲德外虛而中實貌隆而志坦其天保君子之所以降福祿而諧神人者耶張子公遠曰斯可謂善言烏石矣遂書之以爲遊記

文集記

卷七

七

練山記

衆山之中有峰崔嵬而磅礴峰之前有寺危敞而幽深寺之傍有樹古鬱而羅列樹之下有泉沸湧而渟泓泉之上有石秀異而詭特斯可以極遊山之勝槩矣或告予以練山曰冬月初晴雲霧旣歇木葉盡脫可以眺江流巴山居其左磐石居其右可以挹爽氣而迎寒暄曷往遊乎予欣然策杖而登至險不絕猿猱至平不踰牛馬凡數盤而及其巔於是坐其石聽其泉撫其樹倘佯乎寺而以攬一峰之秀蓋山之勝無不具而予之遊亦無不到也噫嘻鎮之山福小唯茲山陰雨則雲氣滃然故寺之神名起雲記曰天降時雨山川出雲其在傳曰山川有能潤乎百里者天子秩而祭之夫孰爲福民育物而足以當瘕癘之典者安能舍茲山而他屬也耶

文集記

卷七

太

破山口記

如環如帶如几如屏綿衍而列乎東南爲破山口
形家言鎮之山由乾亥而來水由辰巽而去得巽
丙丁砂法斯盡善焉山當之矣凡仕宦商旅祖輒
而之四方者其出也道茲山以至於縣其歸也道
茲山以至於家山川不殊欣戚頓異故其所經丘
詩廬舍樹木多有蕭槭而涕下者予四方之人也
毋驅車策馬而茲山未嘗一登今歸田來遊而予
亦冉冉老矣是可記也夫是尤可感也夫

文集記

卷七

九

隱仙山記

仙人山在鎮西十五里而遙間於東西二龍山木
石秀異隱仙子所名也當世非有仙人必隱者可
得仙耳茅盈隱於茅山而仙葛玄隱於句曲而仙
張果隱於六峰而仙它如焦光陶弘景或得仙不
得仙不可知然後世想像其人無不疑其仙去者
秦皇漢武據天子之尊逞海內之富作爲璇宮瓊
臺之屬以招致方士其後竟與山澤之民爭一日
之呼吸吐納而不可得富貴神仙可兼遂耶或言
張良李泌皆富貴而得仙者然二子蟬蛻軒冕卓
立塵濫之表昔人所稱山梁悅孔性黃屋非堯心
其別證上真無疑也或又言仙者人之一法耳十
洲三島之間有壽民焉如鳥之有鶴獸之有鹿魚
之有龜龍木之有松柏各能自致數百年或數千
年不係乎仙也而柳子厚乃獨以木石龜蛇皆老
而久又掘草烹石以私其筋骨以爲無當於大道
子厚非隱人道其道非深於隱仙之道也仙人山
傳雲光道人者口吐火以焚其軀土人祠之謂之

文集記

卷七

三

仙人彼掘草烹石無愈於天况於多行詭異以惑
世誣民者耶固不若隱仙之名爲正而可傳也

駒子山記

從西北駛騾而來者駒子山山去鎮至近形類砥
石登之似駒伏然周禮廋人攻駒駒馬子也大宛
有天馬在高山不可得取五色乳馬置其下與交
生駒汗血因號曰天馬子是山界乎東西二龍山
之間騰蹕天表鬣振而尾應豈命名之義或然歟
山無林木廬舍不堪登陟僅西眺芝蔴嶺翠嶂如
壘稍東爲透山益破碎庫小無足名今附於此

冷泉記

冷泉自西北來涓涓其流入於河鎮民因爲壩堰
泉注河溢舟航轉輸之利秔稻灌溉之資皆賴是
焉秋日借客決計尋所爲泉源者策杖行六七里
亂山夾峙竹樹樛轉泉脉貫穿忽出其表忽入其
表更里許硤石全湧色如積鐵山稍敞豁如開徑
广行者猿攀鳥企始達泉所得平疇數十畝中成
一塘廣池大泉聲沸小泉浸灌洞汙騰濺噴珠跳
沫者莫可名狀客睨余曰傳所云山水乳泉漫流

人集記

卷七

圭

爲上茲之謂乎於是拾松枝煮芥茶而酌之余
異哉余過江嘗中冷矣得其甘而潤矣過錫山
泉矣得其清而冽矣過杭州嘗虎跑泉矣得
而滑矣奚而清寒香美萃於此耶雖然余野
茲泉野泉也曷敢名曷敢名姑記之俟傳雅
品焉惜也地偏而遠無小亭曲甃以落之柳
園亭也不遇右軍則茂林脩竹蕪沒於空山
耶獨笑余里居數十年今日而識其地知
家舉宇宙之外至躡崑崙窮河源歲月逝

矣風沙渺然豈不增人萬里之興哉

卷七

與某論文書

昨晚奉教語次及文事顧文章之道非學之數十年未易蹀其間闕欲以杯酒之間詼諧之語指人優劣是非此曹子所譏季緒瓌瓌者也惜足下行急未得畢其愚請再陳之文章之成就有學之數十年或數年卽不幸以歲月計亦間有傳者要未有不先於立志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志定猶適燕者不之越登車者不乘舟也六經以上非所及已彼如莊列之澁漾蘇張之縱橫申韓之峭

文集

卷七

三

刻董賈之通達韓歐論事而兼有其理朱程論理而兼有其事至其所以著書立言之實無非欲明吾志而止卽千載之下讀其書者亦未嘗不欲操合古人之志也是故馳騁事功發皇道德由之者治背之者亂卽下至於佛老之書其惑世誣民可以不攻而破然其辨逾哆其志愈申所以能與吾儒之道抗衡比附而傳儒者攻之甚疾而卒未見其顛覆不復起者志不可奪故也今吳下子弟其宗虞山太倉者至矣虞山太倉之古文詩歌流傳

宇內亦多矣而足下之心折手悸自以爲不能僅筆墨之役者亦久矣雖然吾未明乎虞山太倉之志也夫弇州之多不勝震川之簡應德之浮不勝王峰之與辨之以志而已矣足下試讀虞山太倉二先生之作因事屬文者有之矣能以志屬文乎因事賦詩者有之矣能以志賦詩乎時而廟廊則補苴禮樂時而閭巷則掇拾狹斜時爲奮響則規模秦漢時爲靡調則骯骯齊梁語曰疾行不分正步淫女不治雅裝得無同乎且二先生爲文之志

文集

卷七

三

在道德耶在事功耶二先生無以自定其志卽予開卷讀之掩卷思之亦無以定其志而欲千載之後論其世知其人者有以知其不能也然則予之爲之亦過矣東漢桓譚鼓琴能爲新聲一日與宋弘同侍帝側帝命譚鼓琴譚見弘失其常度弘責之曰公爲人臣使主上雅好新聲吾之罪也况乎今日開國之始文運昌盛聲教洋溢有志之士當爲廷館閣之任創鴻文以法後世其或郊廟典章備五禮六樂之數者豈正以獻武大政事大行

載筆紀盛幾古勳言不朽之意其不宜盛氣
摩樹立偽說非毀古人文字中浸及朋黨及放廢
不得志流爲戲辭艷曲稗官小說發先朝忌諱之
宮闈秘聞之舉使後人淆亂真贗虧損盛德
故二先生之作擬於桓譚之新聲使宋弘當之
猶毅然見於顏色况吾子同爲開國之文臣有人
心世道之責者哉江左自六朝而後習於卑靡少
年鮮有骨力自振拔者往與友朋言之輒於邑竟
日夫蜺盤之山虎豹藏焉靈邃之淵蛟龍生焉通
都大邑則賢人君子出焉堂堂江左使人不徵文
考獻而唯野史傳奇焉是詢是索辱山川之靈爲
士林所貽笑其亦過矣有物於此庸夫孺子相與
咋舌而珍之人固不以爲輕重也使稍有力者視
之則洵然異矣若使奇尤異傑從而賞之如伯樂
之於馬風胡之於劍般之於器倕之於車曠之於
音則天下皆風靡波屬傾耳聽之注目視之矣吾
子因文人之奇尤異傑也苟有當世之責與南士
之慮其可不申其志於天下哉不佞江北之鄙人

文集書

卷七

七

文無所知行能無足數所以冒瀛禦騰口說昧死
面爭之者亦志在故也伏惟足下垂思省覽幸甚

文集書

卷七

七

移松書

數年前植二松園中枝幹挺然作干霄挐雲之勢
朱澹子撫而愛之題爲剔牙蓋松種之特異者其
實馬尾也迄今倚樹思澹子言輒爲之長笑不止
已而又思張湛好於齋前種松栢時人謂之屋下
陳屍園弘景性愛松風每獨遊泉石望見者以爲
僊人草木無心品藻特異且安知剔牙馬尾之孰
貴而孰賤耶松栽但取土宜再則信屈扶疎用伴
歲寒耳無爲揀擇也

文集

卷七

三

移芙蓉書

百卉至秋輒萎芙蓉爛然獨開性近痺濕江河陂
澤之間有之霜清露凝水光澄澈照影則雲鬢比
媚呈姿則濯錦同鮮蓋芙蓉宜水水最宜秋秋又
宜蓉更迭相宜兼茲數美僕常惜荷生匪時菊植
匪地足下思之其信然邪捧持佳本請賦兼葭以
申鄙意

文集

卷七

三

移桂書

淮南招隱云桂樹叢生兮山之幽頓丘古淮南也
足下體道不懈潛匿林谷與神仙游處豈卽其人
哉僕沉著世味見惡馨香味於養生遠違服食宜
八公之請我也若能投蜺蜺以蘇合俾與青莎殯
草賜之攀援庶幾望足下薰拂焉昔曹子桓遺元
常菊書古雅可誦足下不鄙固陋兼之以令辭實
與花史不朽矣

答王貽上書

東隣之女美而一目青西隣之子倚戶矚之見其
美不見其青從媒氏求焉則宛然青者也於是不
咎其不明而且重尤媒氏之罔已也足下嚮見僕
章句亦戶隙矚之耳再索全集則青者顯矣幸速
爲掩覆之毋徒使人詬足下爲媒氏也

索四夢書

此夢爲玉茗堂醒世之書案頭枕畔始不可一日而無嘗笑周人獻吉夢贈惡夢令眼所得開眼卽近獻之何物贈之何鄉不見義仍如何暗是實有可贈可獻之境昔人作睡鄉記使早納之牡丹亭中邯鄲道上其樂而忘返也久矣

送嫁書

向子平婚嫁罷畢跳身遊五嶽王羲之七見二女乃欲登汶領峨眉當不俟婚嫁畢也僕兒女數正等義之遂如蝶羸負螟蛉祝之七日聲不少息若問子平五嶽之遊自思人間豈有百歲翁耶足下年少於僕兒女之累易爲勾當唯須我於莫釐縹緲二峰勿使人懊祖生先鞭也花粉散合奉佐粧奩不具

文集

王字子傳

江寧李敬

江寧李敬

王字子者名原順天府霸州文安縣人父珣娶於張生原翦髮爲髻小字云某是時畿輔收事煩苛珣貧乏不能自給語婦遂將逃之四方若其善視吾子既去不復顧原稍長數問母父安之母告以故輒悲啼願出身求父與俱還母泣而慰之曰天下大矣而父又非世所指名接踵死異鄉何益復

文集傳

卷八

一

私念母笄無侍養者因受室段氏力請於母曰人無父何以爲人微天幸婦可代兒請畢初志卽不得父兒不歸矣慟而出至燕至趙至齊所廩糧盡則乞於市或并日不得食已渡海抵田橫島日暮颶風大作望道左土偶祠就而假寐夢遊僧舍日當午僧炊苡米爲飯推而食之一盂味殊苦和以肉汁曰甘乎曰甘復口誦偈授之如來如來真箇來好去好去還須去驚寤見一老父拄杖逍遙來前原起立而偃僂須之顧問原豎子無乃憊耶

文集傳

卷八

三

原流涕白所以且告之夢老父嘆曰鶴鳴在陰其子和之豎子生不識父在而求之足跡徧海內不亦難乎雖然夢日當午者南方也莎草者根附于也和肉汁者附子膾也先苦後甘豎子其南行乎必於僧舍中得之原稽首謝因南涉汶泗渡洛漳旦夕聞鼙鼓天長號至輝縣山寺觀其名爲夢覺又爲愍報原心自喜天庶幾愍余疇昔之夢有徵乎會大雨雪倚寺門而臥昧藥僧繒出怪而問之原齒擊而對曰賤子文安人也尋父以來曰父何狀曰生數月失父不識狀母爲我言其畧然去之三十餘年矣僧繒引而謁其師師分糜餽之珣方爲僧都養僧繒召珣來指廩示之命作鄉語珣曰而父爲誰原曰王珣珣曰爾非小字某者耶原曰是也父子相持抱大哭失聲寺僧及外人聚觀者無不泣下文勞苦原兒以我故崎厄至此路人憐之矧若翁然若翁赤食何以見鄉人不爲汝母子辱耶原噉然而哭頭搶地不能興諸人譬曉其父貧有亡之常庸何病矧若子以苦有無爲生死若

妻若子始以若子有無爲生死若不歸是以一不
必生而易三必死也况得藏骸骨故土尤幸矣珣
乃揖謝諸人而從原歸僧法林者贈原詩方於呂
子回焉珣亡時尚壯壯其返也垂老矣鄉人咸歎
其孝感孝感云後原竭力耕田供子職愉色婉容
不違親意珣八十有四而卒原年亦八十有四傳
士吳嵩董玉琳方伯紀常爲傳其事越數十年有
司上直指使者直指使者聞於朝詔旌其門原子
六人孫十有五人曾孫二十有二人應霖應期舉

文集傳

卷八

三

進士爲世聞人人言天所以報王孝子也其里其
廬其墓皆以王孝子名

退菴曰子管節敘李本寧先生所爲王孝子原傳
法然流涕感孝子遇至奇輒又疑原生未識父面
雖窮歷山海何益此夫流俗人之見自阻抑耳未
可爲孝子道也孝子跳身出不得父卽不歸其胸
中已必意生死與父俱非至性惡能格於神明懣
於夢寐哉卒享鴻名慶流子孫與君家齊覽煌隆
宜矣

王弘傳

王弘字叔教直隸廣洋衛人也居巴山因別號巴
山家世力農少貧牧牛田間讀書不輟縣令某行
鄉見而異之與之語應對條暢命屬對曰牛背親
黃卷弘應聲曰龍頭奪錦標行少間復曰送別黃
泥壩對曰相逢白玉堦令喜甚資之竟學鄉塾富
家兒坐堂內坐弘簾外弘專精講習不爲動塾
師器之曰他日堂上者簾外兒也成化庚子科舉
於鄉弘治癸丑科成進士皆以禮記第一弘夙負

文集傳

卷八

四

天才品臨古今沉潛理學以名節自砥礪定山莊
景以其女妻之初官行人考績奉勅進堦脩職郎
正德改元擢南福建道監察御史時宦官劉瑾專
恣不法弘上書論列其罪狀忤旨被逮杖發爲民
瑾仍矯詔榜姦黨於朝堂弘與焉未幾瑾逆謀露
伏誅起弘廣東僉事攝學政振拔人才衡鑒不爽
時人稱之曰一爐煉就三學士六載闔成兩會元
謂諸壻霍韜倫以訓也再陞副使上賜之勅諭曰
勅廣東按察司副使王弘廣東瓊州府所轄三州

干縣地方孤懸海外去廣城二千里控制為難且近切外國所係尤重今特命爾前往彼處提督軍衛有司操練軍士編點民壯撫安兵民防禦賊寇芟除貪暴理斷辭訟禁革奸弊本處一應錢糧及凡有益軍民保障地方等事悉聽斟酌處置如盜賊生發外寇侵犯量調官軍撫捕過絕或勢重大奏聞區處仍不許生事邀功妄殺平人每遇公出許帶官軍自隨防護府縣官員貪酷害人者照呈總督衙門究治爾宜專一在彼理事不許回司居

文集傳

卷八

五

任爾為憲巨受茲委任必須持廉秉公守法勤事與利除害思患預防務使軍威整肅黎民得所寇賊消弭地方獲安斯稱厥職如或處事乖方重貽民患罪不輕貸爾其慎之其為上所知任如此適海南洞徭作亂徭倚竹箐自固竹堅用刀截之利如簽官軍阨於險隘徭喜且躍曰非巴山王豈能施我邪弘居止姓號皆合比至其地用火攻大破之計功當獲延賞時內閣某有子殺人弘執法論抵重辟其人銜之遂挂冠歸嘉靖初京官欲援弘

出議大愷弘堅却之不附名隱於山麓竹籬草舍裁足自蔽終身游處未嘗一至縣城云莊景以詩贈之曰北山一夢可忘君不道移文更有文到處河山終與點人間富貴等浮雲王守仁詩曰衡文豈不重竹帛總成塵且脫奔馳苦歸尋故山春人生亦何極所貴全其真去去勿復道青山不誤人一時賢達咸歌詠歎美之竟卒於家後學陸察輯其遺書為巴山集

文集傳

卷八

六

退菴曰巴山詩云衣裳顛倒步趨難舊日翻思膽尚寒瘴海幾番頭半白封章連上墨初乾蒼天道長三陽泰聖王恩深萬國權慚愧小臣官退早只存風力外臺看此與杜甫一飯不忘君何以異北山一夢豈為知弘之深者歟弘性剛才毅擴其所就似不出陽明下而地有通塞時有顯晦勢有屈伸可謂不竟其用也已仲尼曰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已山集既散失併効瑾一疏亦湮沒無傳可勝惜哉

葉位思傳

葉位思字兼山徽州祁門人也失其自出崇禎末年講學於江寧一時師尊之其高業弟子若休寧范起叔上元楊淑家皆俯首受書問疑質義抑抑如也位思爲人高穎長眸鬚髯脩美獨軀幹稍短如世所畫鬼谷子形位思亦時時自命鬼谷也善譚周易其說以範天地成萬物莫過乎易於是舉曆數象緯樂律兵陣管建占識之屬盡欲以卦畫通之或圓如規或方如槩斤斤析箸搏沙作圖說

文集傳

卷八

七

以求合時人病其傳會然學淺不足闕底與忒廢然無以難也甲申歲前閣臣史可法督師淮揚聞位思名具白金文幣辟請及門位思乃發憤上書謂古今國勢強弱在兵兵勢強弱在食請專力屯田脩疆界溝渠以禦突騎積糧糗芻芟以固城守設廬舍耒耜以聚流民聯鄉里伍保以禁鈔掠盡洋洋數萬言條列漢趙克國以下數十人所爲軍屯利害甚悉史公方嚮用速效置不省畱軍門十餘日位思遂長揖謝歸歸益困會與所善友人江

文集傳

卷八

八

北公破選脫塵中全三十兩射之正復浪游資葉於揚州市居數年其學益爲所哭之曰亂離消息主難濟漢傳聞死遂共以清遠窮非厭世蔡邕是散少傳人一經學上兼擅諸職知交老又貧骨九原何處寄憑將杯酒醇情親蓋位思之晚年力學而貧賤阻廢不得志以死可悲也已初位思與敬交好謂敬曰卒宗之不亢也爾祖之未歸骨於原也予洞帶奔經未嘗古人茲盡爲汝營之旋立塋表域數年敬成進士又十年敬子之本之實等各以父貴官蔭稱遂或月浸久忘其墓向一夕位思見夢敬問之曰子所營墓壙山良向兼未丑耶抑兼申寅耶位思亞然笑曰未丑是也豈非生之精靈死而不忌以託之乎夢寐也歟位思既卒無子敬爲立主於墓北祠側每春秋上冢以酒脯祭之

退菴曰兼山方爲予營葬言動夸誕以至尅算時日指畫川原鄉里小兒莫不誹笑之既予貴顯而同之誹笑者乃欲奔走禱祠以求兼山而不可得

矣如謙山以書謁史公公儻能少捐割以盡其用
豈亦確然有所設施哉施而不效舍之未晚而史
公弗是也嗟乎賢人君子在當世則獲之而弗圖
及其與圖者死則圖之而弗獲可爲流涕也夫

張慎初傳

張慎初名某漂陽人以字行慎初少與大學士陳
公善同學爲舉子業慎初獨棄去歎曰士人白首
窮一經名字不得上京兆輒於邑放廢及富貴又
多殖生產楚人之身家以自排甚無取毋寧執一
藝攻岐黃家言食貧溥惠不亦可乎於是慎初始
去爲醫而陳公業儒如故陳公既貴居長安每物
色慎初不可得會公病醫滿堂上皆望色反走公
乃益亟手作書致府縣索慎初慎初方醉縣令刺
得之驚言動色授隸卒以大輿舁之登舟比慎初
醒則四顧其藥囊併所侍役奴子已在舟中矣慎
初來京師公病尋已先是某亦以醫名京師尤善
交游伺貴人意所嚮往人有病不切脉以甘言餌
左右得病所由貴人驚爲奇中多變易古方就之
或貴人不達藥理則曰嚮已區處如病時時爲人
居間反割所壽金故貴人悅之慎初離山中木訥
不善事貴人左右每飲慎初藥愈則曰非張子能
前醫某所爲也飲他醫藥致疾驟革則又以膏盲

骨髓之病第疾丁曰趣慎初來慎初於重不肯投
一七羣哈失之曰吾故逆張子不能藥也兩醫用
相詆訶惟陳公嚴事之不効慎初竟以所憑藉重
凡長安貴人病不病多折簡願交張子實以陰結
陳公曰張子醫善然非能盡用張子藥方也嗟乎
世人名實謬盥以其身試而趨死也可悲也夫既
而陳公得年張子亦將提囊南歸以哭陳公慟曰
莫予知也已歐血數升遂卒卒於京邸其術不傳
退菴曰余庚寅患瘧尋帶下日數十行醫百不治

文集傳

卷八

士

慎初從容謂子曰脉順無害視他方攻毒甚急慎
初徐投參朮數劑得愈慎初每以鷄鳴時來余燈
之間慎初輒不言後知爲陳公公語慎初曰吾郡
自顧尚書璚後無能文章者百年生學子若爲善
視之無忽也每旦日出輒使二僕提其衾撼之
與跨馬過余所乃復命予既流涕德慎初尤歎天
下士所遭不偶而困窮以死者豈少哉

蒜山師傳

蒜山師不知何許人初坐禪江寧清涼門破船板
人呼爲破船和尚一夕去不知所往數年結小庵
於鎮江蒜山人又呼爲蒜山師其實師無主名也
常獨露坐木梯上僅容一座一几几下爲竹簟受
糞溺日夜寒暑風雪俱不下饋之食隨多少畧盡
不食經旬亦不饑人賀而未之奇也適敬得血疾
百醫不效家大人爲鎮江偏將一老僕偵其異時
敬已死復蘇狀昇治之師見敬如舊相識輒曰太

文集傳

卷八

主

苦汝何不早來上下接治以燈燭敬指食頃疾平
欲取巖下瓜花僕人折黃者以獻師曰可惜許僅
得一黃金帶也命僕曰歸當得睡睡而溺溺即愈
遲三日送爲弟子家大人且喜且愕不敢違如期
具香燈禮拜庵佛心默念云某貪官當謫金佛體
編屋三楹上梯參師師已盡知所許云汝子可捨
此爲弟子家大人艱於嗣有難色師笑曰固哉病
是汝子愈非汝子弟子者豈髮髮衣緇之謂此子
吾相將來護持佛法耳摩頂受記取名祖魁後敬

上春宮春秋房第一果魁又云南大報恩寺殿毀於火久矣轉世願力當脩之年月日時皆壬寅起王時也敬第亦隨往師目之曰此子不壽後以痘殤師嘉靖丁未生救後火其骨得舍利四堅瑩如珠土人立塔山頂

退菴曰學佛者有言定生慧旨哉家大人謁師侍者具道蒜山臨大江每陰雨窈晦風水迴激魚龍游戲怪物跳號聞者莫不魂悸體慄髮森森豎足傾側欲蹶也而師兀然如枯木倚巖石然則其所

文集傳

卷八

三

示異皆飄光過影之爲耳嗚呼此豈易測者耶

盛氏三烈婦傳

盛梅林塾師也三子三媳閨門肅離儀於鄉黨崇頑末流賊旁剽郡縣及竹鎮盛媳牽臂出避園池賊呼之不應以槍逼之無一應者賊怒刺之伏死水中其屍互相枕籍於戲烈矣哉

退菴曰甘生如飴庸夫之苟行趨死若驚烈士之偉節然而生易死難君子致歎故比干之後尚有微箕申生之側不無聞耳若乃目遵禍危連軀共志斯尤罕矣盛氏三婦同朝畢命不汙其節貞烈

文集傳

卷八

古

萃於一門芳聲播於天壤所謂名光竹帛義符廟食者歟

前定數說

京師正陽門之西偏有星者其坐一小肆將破書三四冊推人命從歲月日時於時上分其刻數先問人父母本命曰合乎對曰合則以次推其眷屬貧富貴賤壽夭無不合者如不合則以下刻推之時老父年七十五推之驗推予命亦驗因推見子之本等命若執符求合執契求償若決九漕之水而滙於一川若經四達之衢而抵於一道也先是予少時從老父遊江寧大報恩寺松下一叟亦如

東集說

卷八

五

此術言予丁丑得子即得子庚辰補予子其即補予子員後輒迷謬不中今復測之其說如妻言但多予進士出身官御史臺耳其後之迷謬不問可知予子登丁亥榜第四名數中有鵲橋成名之語按會試期定辰戌丑未丁亥榜乃

皇上念江南後服人才未集特於丙戌後開科此異數也何奇合如此耶偵之於知者云此非前定數蠡子數云蠡子數者有唐李淳風所以教蠡子者也淳風微時受恩於鄰家賣漿老嫗後遇異人通

占驗識諱之術顧自念其學將傳無足授者忽過鄰姬見其子方織草屨儼然精專淳風喜曰是吾徒也歸而授之數數與衍蠡子不能徧識因歎曰天限之矣於是撮其要訣專為刻驗但能彰往不能察來曰苟善是足給衣食無苦也方淳風為太史令太宗以太白晝見太史占云女主昌民間又傳秘記云唐二世後女主武王代有天下於是武衛將軍李君羨小名五娘被誅帝復密問淳風欲盡殺疑似者反復開喻帝意乃解語具淳風本傳

東集說

卷八

六

中觀此則淳風不獨精於數學抑有道者也其為此書意主曉悟後人以息其奔趨覬覦之私而堅其側身修行之志故占此者知今日以前有定數今日以後亦有定數可知也知父子夫婦兄弟皆屬前定則精而測之於一飲食一器用莫不有數可知也雲谷立命說曰極善人非數所拘極不善人亦非數所拘然則顏回之天原憲之貧龍逢比干之誅夷伯奇屈平之放逐將遂不得為善人乎哉夫為善如數子而猶不得轉移予命豈更有善

焉出於歟子之上者或觀乎前定之數富且貴而壽者雖不爲惡亦將得之彼如擲者既溫林甫安石之徒皆其不悟而爲惡焉者也世且不稱其富貴而以惡名相詆厲况富貴壽考而又爲善其爲善也更加焉其貧且賤而天者雖不爲善亦無所避而去之如顏淵原憲蘧逢比干伯奇屈平鮑而爲善纔身受困阨名在天地之間非是則草木朽耳况貧賤短折而又爲惡其爲惡也更損焉由是說也君子有所戚斯益其善小人無所幸斯絕

東集覽

卷八

老

惡是得立命之精者也

聽訟說

訟有十聽一曰步觀其疾徐二曰親觀其巧拙三曰色審其容變四曰視辨其端邪五曰聲分其抑揚六曰氣察其壯曲七曰情發其真僞八曰辭考其邪正九曰案判其首尾十曰質覆其同異夫能盡心於十者然後哀矜以節之訓喻以通之斯可平天下之獄矣訟有五戒曰不聽慎其聞也飲酒不聽懼其亂也怒餘不聽戒其遷也無質不聽杜其游也節候不聽慎其刑也夫訟天道行焉

東集覽

卷八

太

法章焉人命屬焉爲人上者可不敬乎

局茂叔愛蓮說

茂叔先生愛蓮說觀物甚悉而言尤雅蘊非韓歐諸家雜說之所及者余過邵陽遊先生之愛蓮池徘徊既久復歎先生言其華而不及實何也菊與牡丹澹豔一時譬諸隱逸之清高富貴之顯盛然華而不實後無得而稱焉夫蓮則根與房可以爲食葉可以爲用莖與節良醫過之無棄材焉以備日用之器其樞機以救民之饑寒病疾且使爲之說者玩其華而忘之庶幾哉有而不居者耶是故天

文集說

卷八

左

下之陂塘池沼盆井皆得而植焉蕃然無高下清濁之限南北風土之隔實大而施溥隱晦蓮之愛

卷八

淮溪元

神陽之溪曰治溪溪上之山曰峭山山中之亭曰唐亭皆元結次山先生之所名也先生既遊湖南愛其溪山之勝爲亭而樂之遂終老焉方先生爲道州作詩兩章以見其志於罷官將家脫如也晚顧不能忘此溪山與亭以爲天下後世獨吾有之於吾而加山水廣焉所以志也夫一官先生所有而故棄之溪山於我何與焉而故取之爲夫不有天下之榮名利祿乃可有溪山亭且人之遊乎世

文集說

卷八

辛

者朝而來夕去而忘之汨汨於榮名利祿果以爲吾有而不知夫其喪有也然則溪山與亭雖先生

之其可也

宸府銘

有唐元結次山隱於祁陽之浯溪溪上有石方廣
數丈亭其上而鑿空構焉檜外平中虛可受斗
星正視如釜側視如鼎蓋當時之飲具也注酒盈
樽酌而取之次山以爲度焉然無壺觴之用吸
沆瀣而挹醴泉後世之好飲者公焉遊此者倘伴
乎盤石據檜而飲之可以指顧山川嘯吟風月嗚
呼不有次山世之知飲者鮮矣因爲之銘
銘曰虛而容餘而不逼以象厥德時維飲則

文集

卷八

三

樂府詩集

賦過庭 路傍羣兒嬉戲持木仗者人交錯不
擊歌而子倚聽良久顧從者曰是不爲人端
不爲首曰何夫子之迂也奚瑞子應之曰甚
子之習於音也子聞之明乎將儒其騎羣賊
而食之開水陸衝劇屋宇圯於蓬蒿人民餓於
豺虎之地猶畏壘也不惟人事實然聲音之道亦
有相感者焉子少時行間巷中童孺所歌有琥珀
簪山歌手邊關調哭皇天之屬稱名也險發聲也
哀聽之如笳角乎嗚哀怨併集以改早疫流行已
聖虛廢益不待識微者知之矣傳曰治世之音安
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
哀以思其民困今童子之歌適而和靡而有節足
以宣導豫悅振動筋骸其爲瑞也不亦盛矣憶子
述事

皇帝最久恭睹萬機之暇以前明所作樂章未當
聖意手鼓釐定悉皆符合凡樂器之極而洪亮而
綿長而和短而嘹曼而淫於曲而

然上比可以格天神事宗廟乎於是命太常更造
之方一鐘一磬成親加考擊指其疵竅印名工宿
臣不能辨如所指改之無不應節而舉今郊廟所
陳太師所肄者是也是故太和洋溢之深萬方臣
服風雨以正寒暑以時黍稷盈倉牛羊被野絃誦
之聲周於庠序謳吟之氣徧於山谷子無易童子
之嬉以予觀之其擊壤之遺乎昔司馬遷撰樂書
歸於歲時豐登民氣和樂其進於周禮所謂太史
所採以復成康而庶幾雅頌之作不難矣刑部左
書事
卷八
筆

侍郎江寧李敬記

書昭烈敗當陽後

初劉表卒劉琮爲嗣曹操兵至新野琮遂降時帝
屯樊聞之大驚呼部曲共議或勸帝攻琮荊州可
得帝曰劉荊州危亡託我以遺孤背信自濟吾所
不爲將其衆去過襄陽州人多歸之北到當陽衆
十餘萬人輜重數千輛自行十餘里別遣關羽乘
船數百艘使會江陵或謂帝曰宜速行保江陵帝
曰濟大事者以人爲本今人歸吾何忍棄去蓋雄
哉昭烈之才也方其屯樊與敗當陽也能棄荊州
而取天下棄妻子而取百姓大義章於諸公而劉
璋故不疑大惠布於四海而新附之蜀故不亂鼎
足之形定於此矣其先漢高聽新城三老董公遮
說爲義帝發喪擊項羽敗於彭城竟與太公相失
由是韓彭之倫氣合響應爭附於帝終成大業然
則王者之師不計勝敗計順逆而已項羽身七十
餘戰未嘗敗北一戰而亡後世王竇張陳之徒至
死不悟嗚呼天下人心得失之機可不審歟

書高士傳後

客携高士傳訪予抑園子適遭痘疾未能讀也語客曰子讀之我聽之至堯欲召許由爲九州長由不欲聞之洗耳於潁水之濱巢父牽犢欲飲之由告之巢父曰子若處高岸深谷人道不通誰能見子子故浮游求譽汙吾犢口牽犢上流飲之予曰聞堯之言至洗其耳洗由之耳至汙犢口雖天下豈能易其高哉老萊子耕於蒙山之陽楚王車及其門託國於萊子其妻曰可食以酒肉者可隨而鞭捶可擬以官祿者可隨而銑鉞遂投其畚而去萊子亦隨其妻至於江南而止曰鳥獸之毛可績而衣其遺粒足食也予曰無求於人者人不得而求之萊子之謂歟張仲蔚常居窮素所處蓬蒿没人予曰太史公稱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惜也未見吾仲蔚也陶弘景愛松風庭院皆植松每聞其響欣然自樂永元初更築三層樓弘景處其上弟子處其中賓客至其下與物遂絕予曰視樓下人物如蟻蠓塵墜若糞土寧有人而與蟻蠓糞土者

文集 書後 卷八

三

文集 書後 卷八

三

游耶孫登子讀易無一弦琴性無恙怒人或投水中欲觀其怒登既出使大笑子曰投人水以觀其怒宜可笑也林逋隱孤山以梅爲妻以鶴爲子予曰生子如仲謀娶妻如孟光無有過於林處士者也是夜痘鬼見夢曰吾窮子以寵辱子逃之於巢父萊子吾窮子以居室子逃之於仲蔚弘景吾窮子以喜怒子逃之於孫登吾窮子以妻子子逃之於林逋子逍遙而與天遊者也吾儕何足以病子予醒而喟然曰吾非新而能然也庶幾有其志焉動乎心憂彫離動乎行神靈集又豈誣哉今而後躡青雲而行赤霄飄飄然在欄廡之內矣

書列子後

列子曰孔子東遊見兩小兒辯鬪問其故一兒曰我以日始出去人近日中時遠也一兒曰我以爲日初出遠而日中時近一兒曰日初出大如車輪及其中纔如盤盂此不爲遠者小而近者大乎一兒曰日初出蒼蒼涼涼及其中如探湯此不爲近者熱而遠者涼乎孔子不能決也兩兒笑曰孰謂汝多知乎子見而歎之或曰先生何歎曰子惡夫諸子之書肆其無稽之論飾智驚愚而不知益形其迷昏淺鄙也日者太陽之光人君之象日初出人旁視之大如車輪日方中人仰視之小如盂盤曷爲遠者小而近者太乎日初出其光旁射蒼蒼涼涼日方中其光下注如探湯曷爲近者熱而遠者涼乎然則其識與下里小兒等何暇馳宰我之詞騁端本之辨而與之較是非別蒼素哉

退菴文集卷之八

文集

少保大學士高公墓表

江寧李敬



少保大學士高文端公薨大學士金公之後爲之誌銘戶部尚書戴公明說爲之狀而其伯子恒懋叔子恒豫持所爲誌狀而乞表於敬將揭於其墓之原敬受而讀之仰天而歎曰於戲公於君臣之際可謂盛哉考之往古開國之際若漢之蕭何唐之魏徵宋之趙普明之李善長皆功名已極嫌隙遂生或者不免僇辱雖其臣實甚國體亦少損也我

文集 卷九

皇清入關首重文學之臣公以前翰林院編脩授官如故尋陞秘書院侍讀學士克脩史副總裁誥勅撰文陞禮部右侍郎加都察院右都御史轉左侍郎陞吏部尚書加太子太保以覃恩晉階光祿大夫陞內翰林弘文院大學士未幾疾作以順治甲午十二月初七日薨於正寢疏聞

上震悼下所司優議卹典贈公少保謚文端賜祭十

有一壇遣官營葬公於八年之間遍歷清要迭登政府優游遭遇之盛可謂善始而善終矣論者莫不嘖嘖羨公而或爲之感歎泣下有以也公直隸靜海縣人長軀脩髯面有紫光吐音如鐘呂與人坦夷謙謹每處事必先揚人之善而後進以已說遇有謗譖且許人過者輒能以甘言止之雖毀侮相加不辯也初公在禮部值

國家新定庶事草創公援古切今如漢陸賈奏新語叔孫通定禮樂度已所能爲及人所可爲者爲之

文集

卷九

二

不務格閭繁重相厭苦也一切辨等威定民志端教化美風俗滿漢服習皆得大體時議丙戌丁亥兩舉會試以廣蒐人才公念道路梗塞貧士多後至或失布政司文引悵悵詣儀曹白事儀曹郎攢眉援功令繩切之公乃請於

上丙戌得展期十日以待丁亥得取同鄉結狀收試天下益以此多公而吏部之

命旋下矣公在吏部四年方明季禍由朋黨有東林西林之目被其籍者互相詆毀排擠爭勝負攪官

高者爲謀主而陷人深者爲能臣革後流弊隱然人人各蓄其意欲發公歎曰此吾憂也宜有以銷餘滌蕩之者其吏部乎於是會推卿貳及簡用督撫考選翰林科道一秉公誠爲之人或以事諷公公應之曰吏部爲朝廷守官非私家物而任爲愚怨避就計乎凡老成耆舊及少年新進公率手疏其名每遇事輒曰若事非人所及若才非人所及皆辨核精當中其隱微故爲公所用者奮不用者服黨羣遂渙公之力也然公勞瘁甚每旦典部吏灑掃未輟公卽叱取至日晡猶治文書不勒得癘疾月每一作具疏請告

文集

卷九

三

上弗允再請情辭甚切乃得

言謝事數日之間

上遣使存問飲食起居狀復遣御醫調治回奏

上失公每情愴不樂臨朝輒問高某何久病爲未幾

卽病中特起公爲大學士辭疏入奉

旨准調養十日卽入院辦事噫孰意公在政地

暖而疾驟革也耶天下謂

上之於公也無不盡之知而有未究之用公之報

上也有未竟之志而無不竭之心君臣之間無纖芥

齟齬泰然爲開國文臣稱首者我公一人而已蓋

公平生好學所著有孝經釋畧西銘衍義古處堂

稿數十卷嘗命其子曰有百行必求諸聖訓無一

事不可對天知其相也

上稱之曰存心醇謹行事和平其疾將革也書於枕

次云直心是大道無將迎無繫戀觀

上之稱公與公自稱之辭殆有得於道者而能然也

文集 墓表 卷九

四

於戲公於功名之際蓋不惟其盛而亦可以爲難

矣自明太祖撤丞相以防專擅及其後世入閣者

居中票擬以竊威福事事關六部喉科道爲朋黨

戎首得禍滋烈公能掃除積習奉職唯謹亦惟一

人而已豈不盛哉豈不難哉公所處之時所居之

位人或望之而不克至卽至之而不克終者屢矣

公致之而又克終非一身之榮誠邦家之光也故

表於其墓俾後世知

皇清待臣之厚與我公遇

主之隆庶幾聞風而有所興起焉公諱爾儼字中孚

岱輿其號也家世別載誌狀中其生也享年四十

有九其薨也葬於本縣之南原詔以元配一品夫

人姜氏附云

文集 墓表 卷九

五

為太安人墓表

開國侍從文學之臣輒稱金壇蔣超虎臣云
虎臣為予同年生與予友善別幾年矣一日越千
餘里持其祖母誥封太安人志狀將乞予言以表
於墓道之前謹按狀太安人出自韓氏父濶公許
字芝田蔣公潛既歸蔣而芝田公父早歿事孀姑
倪太君克盡婦道子婦五獨依太安人先是濶公
豐於財其嫁女也將之奩田一區既而為里中豪
構訟窘阨因寄帑百金於蔣尋卒人無知者時芝

文集

墓表

卷九

七

田公故食貧太安人曰藉外家財與賈人贅僭等
耳且韓貴中落賜弱子所有非仁也乘人不和而
私之非義也於是却奩田盡返其橐中金而與芝
田公躬耕於邑西之朱林力農有歲率倍穰較
所獲必為鮮衣美食以奉母嘗是時也高堂怡然
夫耕婦饁可以不貴而壽不富而裕矣未幾太安
人舉楚珍公賜玉以丁丑成進士授浙江台州府
推官奉太安人之任將行雖敝衣敗絮盤盂杯箸
竹木粗具皆以自隨誠楚珍公曰吾視台城不大

文集

墓表

卷九

七

於吾邑而道府廳縣環列其內民之供億苦矣凡
吾所以需此者誠不欲毫髮擾茲土也楚珍公謹
受命治郡有聲尋擢兵科給事中山東按察司僉
事備兵兗東益顯矣楚珍公復舉虎臣公超登順
治丁亥榜一甲三名賜進士及第授編脩科名輝
映文章事業父子師承而朱林蔣氏振於金沙于
周諸大姓矣太安人處尊愈謙處裕愈約待妯娌
子侄以恩御豪奴悍婢以法屏統綺珠玉以儉黜
巫覡觴戲以莊計其孝姑相夫訓子若孫者蓋八
十五年如一日也於戲予童時塾師為言張孝基
一事以婦翁寄產還其遺腹孤兒天墜陰德死而
為神未嘗不矯首竦息云今見血氣男子遇一錢
輒比匿笥篋中至親戚愈相爭諍不已私念安得
孝基其人以諷諭之採聽數十年乃得蔣母昔者
孟軻之母教子成大儒王珪之母識其子所與游
處者決為王佐若海內所稱開國文臣僉憲公編
脩公咸隆隆然繹繹然矣太安人一女子耳關於
蔣氏盛衰不淺豈偶哉豈偶哉表之曰

蔣氏始興東漢九侯亭歷宋文忠奇之克搗大猷後徙朱林有宅有疇於惟漪公獲茲好逮事姑克孝婦德思柔子孫貴盛永似前脩爵爵阡隧秩秩松楸安人之顯玄壤之幽

文集

卷九

八

恭人鄭氏墓誌銘

恭人出自鄭氏其先楚之潛江人遷於漢陽世有顯官至恭人之父曰生乃以恭人適今大里少卿李君來園李君初爲翰林檢討旣出守河北旋備兵浙西無不與恭人偕政聲籍甚

天子嘉其練習有日召還翰林官六員君名第五時恭人病且革兒女環聚涕泣冀少畱就醫藥恭人却之顧李君曰君命之謂何而婦病爲竟彊起治裝半道卒悲夫恭人歸李氏值中憲大中徵仕三

文集

卷九

九

世貴盛之時力脩婦道邊豆蘋蘩之事無不虔絲枲鹽醢之役無不親可謂賢矣治其家夫子稱之施於外戚黨賴之御其下僕婢嚴之可謂能矣歲在壬午李君上公車漢土爲賊所踞恭人負其姑晝伏夜行得脫於難及李君聞警棄試歸乃會於九真山茅舍中恭人全其親克代其夫趨

君命不卹其已忠孝哉女也幾於士矣李君持狀謂予曰吾固不能仕吾妻每勸之不仕然吾之跋涉於河北浙西也家之事無弗理也是以吾得盡心

從政焉今已矣無勸吾以不仕者然而吾之不能仕焉必也嗟乎自小雅白華作夫婦道喪貴家之婦率驕渙不能以義自克甚或挾持內政其賢者不過相夫子以至於大官封君足矣而恭人志行若此其可以無紀乎哉恭人卒於順治庚子年六月初九日年四十有五生子一名必果官生娶黃氏女二一適朱一許字鄭孫一名咸有聘譚氏今將以歲日月葬於某山之原銘曰

恭人而丈夫其才恭人沒而間黨爲之哀是惟恭

文集

卷九

十

人之所藏以永其將來者邪

刑部左侍郎濱溪公行狀

皇清誥贈通議大夫刑部左侍郎李公諱雲鵠字汝臯號濱溪蘇州府吳縣洞庭東山寒山頭人以孫貴稱侍郎公上爵也鄉人祠之亦稱鄉賢公上德也公父應文客於松江贅錢氏居附郭鄉之龍樹橋以醕醢爲業公五歲喪父九歲喪母與兄雲鵬失所依叔文繡文繡者應公異母弟也雲鵬從繡公之江寧公從繡公之竹鎮繡公御公嚴公謹事之貧瘠甚瀕於死矣有客遺金二十七兩於屋隅

文集

卷九

十一

公得之歎曰天生某寧以遺金富乎計識之客旋以事來公傾橐還之則宛然貧瘠孺子也一座皆驚客固讓其半公曰不利其金何以半爲於是繡公益不直公謾已且貧兒何計更覓如千金因羣呼噪之爲駭駭者吳人不慧之語也里人葉某生女有奇稟不妄許人顧獨偉公願託焉公辭塤曰吾重子德非論財也至二十五歲始克娶焉既娶而叔繡益不能容析居於外遇善相人者熟視公曰孺子面有陰騭文待交六六大知心爾繡生舉

莫比論謂叔曰善視此郎非叔輩所及也或欲贍公爲之收責公曰某雖貧義不爲人屈卻去之而圖自立計乏貨因徧告宗族人權金五錢耳居數日無應者公低徊東街之石橋遇微客某執其手曰若非還金孺子乎何憊也且若謀生幾何而足公謝曰數兩出意外矣客曰益之與子金十兩不收若息羨而償我會村姬亦以羣鵝畀之公遂賈於鎮之北街三月市之布帛米鹽則曰濱溪公良斗筭權衡則曰濱溪公平毫釐銖銖則曰濱溪公直無遠近少長悉歸之矣公既有屋百間田數頃念已少孤粹致溫飽出自

文集行狀卷九

主

天祐何故積金遺子孫於是刻意施濟鎮之人鰥者婚姻鬻者完贖餓者粥糜殮者棺斂某欠官糧二石負七歲幼女將質之矣公聞其啼立償所欠俾復聚焉蘇人張氏兄弟客死公爲之擇善地連葬其露棺如是者無算凡城郭橋梁道路之圯廢者歲必需公脩葺公卽視爲家事不倦也僧道乞丐望門投止者日數十人公哺之均平如一受者

稽首公亦稽首公常泛舟載米數百斛之六合大河病涉士民有所興建聞公至羣喜躍曰非公莫爲簿首矣持簿遮索公書公笑曰予何書則請以少米佐公等耳罄其米與之刺船而返隣人咎西村年九十餘病將卒囑其子曰汝知吾貌所以肥乎濱溪李翁月以梁肉餞輸我如此數年矣不言他人不知也子感泣叩首公前出血盈地不能去豪舉如彼隱德如此其天性然也叔緒公尋卒公經紀喪葬成禮幼子雲鴈養之承食與已同年十

文集行狀卷九

主

六爲之娶婦授產兄雲鵬亦卒姪世珍世珠爲市傭所構喉使訟公官吏案治律書不之貸也公涕泣請寬歸而要婦授產比於鴈公焉公未老謝家政委諸子計鄰里宗族負貸千金閱其券曰天之與我至矣畱此何爲乎子孫賢多財無益不肖適滋訟耳子弗忍也因聚券於庭前悉焚之自是坦然無營矣公好蒔花竹尋佳山水爲樂每歲必徧召鄉人飲絲竹兼旬常曰人生勤儉其本然錢帛有數天地神鬼實司之水火盜賊復共之毋徒徇

慈教筦庫奴也友人以子爲吏者公勸之曰生男
能讀書令之取科名不則各執一業已有子而殺
於人何無志也友不聽其子終以吏敗人以是服
公當是時也公扶危濟困解紛息爭一鄉之人無
不被公之澤四方之士無不慕公之化一日忽遺
帖於門曰施布我穿今日報恩月半上下酉時開
門知其綠林客漏言也未幾大盜踰垣以嚴備不
得入而去公遊滁州醉翁亭道旁人視公曰竹鎮
李翁也子輩衣食久矣顧何以報長者乎隨捧含

文集

行狀

卷九

五

桃一筐以獻公欣然受之非公之德及於盜賊細
人昆蟲草木之深者耶公長軀秀目鬚拂於左晚
年右鬚始勾如相者之言而子孫乃繩繩貴矣公
生於嘉靖辛亥二月二十日辰時卒於崇禎丁丑
六月十八日亥時壽八十有七葬於本鎮東北隅
之新阡子四人長世臣次在公前丙辰科武進士
官至援剿副總兵次世儒次世賢女一適金繼震
孫七人茂春長春宏謨生員敬順治丁亥科進士
刑部左侍郎素宏道標曾孫十五人謙讓倩之本

生員今官生之實生員今蔭生謙亨生員之用豫
亨之端之全之正晉亨
玄孫三廷益廷
岳廷夔先是本縣鄉紳士民合辭條上其事於督
撫提學道請入鄉賢祠春秋祀焉辛丑
皇上登極覃恩以孫敬三品贈公通議大夫刑部左
侍郎賜之

誥命蓋公於竹鎮爲始遷之祖以布衣克顯豈非天
邪善乎同里生葉譽之言曰濱溪公起於貧而能
施微時人多加已而能厚心未貫詩書而操行比

文集

行狀

卷九

五

於鄉魯足不踰閭巷而聲名騰乎郡國夫婦九十
無疾考終會葬千人疆半垂涕其在隱逸龐德公
之流也於惟先大夫之遺行誠不足古賢豪一二
伏望當世先生大人採入志傳豈徒不孝之望抑
亦太史之光謹狀

葉太淑人行狀

太淑人姓葉氏東山人葉墳之女墳無子生女二龍虎蓋愛而偉之也太淑人生有奇稟身長七尺餘黑子著於右頰掌如嘆血晚年生鬚敬堇力舉數百斤嘗左右手提米二石而走如升斗也子姪輩從燭下望之爲神人性沉毅不輕言笑而事事必請侍郎公侍郎公云何然後行不則雖顧不取行也年十九歸侍郎公時公貧甚係叔文縉郎之次日叔母曰聞新婦女時善飲今爲婦不任麴蘖

文集行狀

卷九

夫

也太淑人聞之卽嚙臂斷酒凡二十年云縉公御侍郎公甚冬月使之縣往返百里期日夜不許休著豪豬革鞢行冰雪中凍合革肉相劇徧成瘡瘡舉足示太淑人太淑人臥牛衣中撫摩終夜不能寐也一日者侍郎公指甲稍長叔見之曰若將操苦豈富家兒襁褓生活耶卽舉手摔斷其指甲堅不可斷力摔之流血淋漓公持抱太淑人慟曰吾爲孤兒天平命哉奈何苦若公慟太淑人亦慟聲徹淑所叔母皆大怒立逐之斯時也無一瓦可棲

文集行狀

卷九

七

無一庀可食去之隣媼家太淑人慰公曰大丈夫當自謀生奈何終爲人毒害耶於是罄典嫁衣得銀兩許爲質本以褶衣一質錢八市一酒一肉飲食侍郎公太淑人舉酒酹地曰天而生吾兩人者在此行其死吾兩人亦此行也五月酷暑侍郎公負擔姊龍嫁於黃是日亦至以角黍十枚餉公公至石埭澗始酌水解黍而食仰天歎曰時節莫教空過了也將白水泛菖蒲其在斯人乎或竟日不炊食云已而販藥材有息尋遇徽客某重公還金義假錮若干太淑人朝夕佐理家遂振本末具侍郎公狀中太淑人性敏侍郎公故少貲太淑人束紙紉蒲如貨物狀克溢市廛一夕屢易其處人皆驚公神助而公樸直不以賸物高值欺人遠近悉歸之矣墳公市布縷鹽醢必伺太淑人櫛沐而與侍郎公值公倍與之墳公戒其僕曰毋逢太淑人不以一毛私外家也凡貿易必白太淑人積粟於廩提金於橐卽能億其多少輕重或牙儉較價紛紜不決太淑人於屏後語曰此爲數幾無何諸人

手籌布算析券時皆一一出太淑人度內也未幾
縉公夫婦咸卒侍郎公經營喪葬撫其孤雲鴈爲
娶婦王氏授之產人或謂太淑人太淑人笑曰前
人教以正此吾所以報矣侍郎公起於微人多易
之數加侵侮一縣令受某囑心利公所有使者接
踵而至皆持械索公太淑人卽邀請治數十人具
酒食無算小輩驚喜不定坐客堂中公旋從間巷
以羶藉馬足終夜無聲未黎明而以理自直於京
兆矣後驗事得實羣小謀竟沮敗公處寒族克樹
文集行狀卷九
立太淑人之畫也太淑人家訓曰吾夫婦貧賤所
經苦狀千萬非後人意料所及子孫知書者纂成
章句列於家廟兒就學可令誦誦俾悉先世創業
毋以衣食爲易也又曰作大家婦惟以訓子孫司
筭鑰稽酒食出入程奴婢勤惰爲要務終日紡織
縫紉一績澣洗老婦耳吾終身手不拈一鍼面不
傅一脂一粉也有旨哉侍郎公太淑人偕老平生
未嘗見其疾言厲色飲食必共坐起必隨太淑人
少侍郎公七歲後公十一年卒歲時伏臘輒思其

流涕每歲五月五日兒婦奉觴慘然不樂以是日
侍郎公乏食也徽客所假錫中雜以銀簪一枝太
淑人寶之逾於珠翠侍郎公所受德故也蓋其天
性如此而於縉公報施之際人尤難哉人尤難哉
太淑人生於嘉靖戊午十月初六日卒於順治戊
子正月十六日壽九十有一歲在辛丑

皇上登極覃恩以孫敬官刑部左侍郎三品贈太淑

人始啓土合葬於侍郎公之墓侍郎公積德累行
太淑人內助居多婦從夫併入侍郎公狀子孫爵

文集行狀卷九

九

里詳焉茲不盡載懼久而或湮也述其行事伏惟
當世先生大人參酌採擇而賜之志傳不孝哀感
不朽謹狀

曹太淑人行狀

嗚呼痛哉不孝敬在母腹而家大人左官先妣
敬數日兄深學以痘瘍冷泣不自勝與老嫗韓
庭樹下歎曰若主宦游千里予三十七歲舉此了
瘠甚不能咽乳以口嘔之寧渠望其成立哉敬少
聞此語卽知其悲重荷先妣慈教積學力行冀樹
尺寸以展其志今敬生缺負米之養沒違舍歛之
事罪且百身莫贖泣思劉向列女傳所載女而士
行者士之可用是須臾忍死大懼先妣之嘉言

文集行狀卷九

手

懿行埏埴而不彰謹述如狀先妣

皇清詔封曹太淑人其先蘇州府吳縣洞庭東山白
沙灣人外祖少泉公始服賈習計然策埒素封吳
人多挾貲走四方其赤手起家者時論重之謂之
傑洞庭四傑者謂少泉曹公先祖鄉賢公及某某
也曹李尤相友善歲時婚嫁數相往來先妣生而
嚴重寡言笑食不兼味衣不純綺先祖母常撫其
頂曰此吾家德婦也於是以前禮求聘焉年十七歸
李時先祖內外整施築範肅然先妣問安視膳善

承親意中饋之事無不備舉與妯娌和待僕婢惠
先祖母每稱於人以其類已也旣而家大人登前
丙辰科武進士歷宦途十餘年所至有聲累官分
闕先妣佐佑之力多焉歲丙子流賊破鳳陽前鋒
掠竹鎮居人倉卒散家大人侍先祖先妣力挽
先祖母避之北山姑婦日夜匍匐數十里匿土窖
中先祖母目眊眊然呼婦在乎先妣輒應曰唯然
後就寐中夜數時先妣亦數應探懷中餅換上食
食不給先妣竟日不得食先祖母必問婦食乎則

文集行狀卷九

主

對曰食矣然後竟食其慈孝如此旣而姑婦俱脫
於難人以爲先妣孝感也賊去屋壁皆穿兩世積
蓄蕩然先祖母子婦四獨依先妣渡江曰婦雖驟
貧庸至如賊至上食時邪若果能奉我也僦居江
寧伏處窮巷竹茅蕭瑟每旦先妣必命僕子持錢
米易甘脆以膳先祖母鄰里皆怪之曰惜李氏之
婦狹其居櫛其食以養其親也如是十餘年不勸
世祖皇帝之四年敬始登丁亥科進士每之官先妣
必訓之曰予不意有子有子亦不意成立毋附勢

母納賄毋注刑汝以官往當以汝也汝忘母立庭樹下語邪又曰汝少而溫飽不知錢刀之數臨財吾懼其苟取也祖父愛汝不知夏楚之苦刑人吾懼其妄施也汝獨子無兄弟缺禮讓之節對僚友吾懼其傲容而驕志也敬頓首受命然後先妣色喜以子監察御史封孺人猶躬率家人操作紡績恒寄甘旨之費遺敬云非老人涓滴所助將以勵汝廉耻耳庚子先妣曰吾老矣因盡脫簪珥置祭田一區較其獲以供春秋蘋蘩餘以贍宗族之

文集行狀卷九

三

五

貧不能婚葬者蓋李氏之有祭田自先妣始也辛

皇上登極覃恩封家大人如子官先妣由孺人加封

淑人方擁

諸垂紳進耄壽一觴而養不克待矣嗚呼痛哉先妣暮年廣額豐下目如朗星每危坐一室終日不踰欄度量深厚心氣恬愉既舉敬私切憐愛未嘗一見顏色尤以里黨間晚子禽犢之狀爲戒課誦率至夜分不寐少時與伯姆汪偕後汪早寡母子繼

卒先妣出貲令敬葬其三棺愼其孤曰祖宗同氣不可遺也先祖母卒而未合葬先妣語敬云子終身憶念惟此耳未幾敬奉差事竣還里助家大人舉大殯先妣親於斬草負土之役曰子事舅姑畢可以長咲入地矣蓋葬彌四月而疾作人尤歎生死孝感先祖母所稱德婦不虛云先妣生於甲申年五月二十五日亥時卒於康熙元年二月初九日戌時享年七十有九生男一卽不孝敬刑部左侍郎女二一適葉訥江寧縣生員一適王允貞早

文集行狀卷九

三

謹狀

祭劉師母太夫人文

皇上歲乙酉敬始踰吾師之門已丑敬備官京師日侍師側始事吾師母太夫人庚寅敬出使江南還而太夫人則以疾逝敬復侍側見師之容墨哭而哽踴而踏仰天而歎曰敬乎爾門人之末班也而吾最愛之則亦先母氏之諸孫行矣其知吾母子之間有不得已者夫既而敬與蔣子超等爲祭文一章以獻其文出蔣子華而則以揚太夫人之令德紀吾師之達孝備矣雖然太夫人之名門淑媛也人知之太夫人之貴不耻勞豐不忘約以績泮鉞維先諸婦也人知之其少歸也孝其事夫子也節其教子也義其與姑嫜也和閭以內蒸蒸矣况乎吾師游天衢步玉堂範國子董庶常千人同聲惟母之將其雍奕振耀人度無不知之者若以敬聞諸師則惟奉太夫人於危難擾攘之中而太夫人盡其嬰孺提攜之愛萬里兵戈十年霜雪李密有云祖孫二人相依爲命昔猶不信今見之矣告終之日天子動容大臣傳命墳土之封奉有特

文集 祭文 卷九

五

典悲乎此固母慈之所爲不及知而子孝之所爲不能逮者也敬旣得吾師之裏言又以其職按湖南焉從郡縣後與執紼之役則師之愛敬者似有物焉司之且太夫人奉釋典而敬之官於斯也有小惠民之賴衣食居處生活教誨者數千萬人終願以此資冥福酌湘水而擷衡雲其歆之矣

文集 祭文 卷九

五

祭董年伯文 令子文驥

於惟公靈秦龍之系厥生名開孔武有偁少銜此
悲如霜隕帶族豐而繁或隆或替維藩伯兄不顧
而睨賢哉聶姊始謀設輓馬迹之陽亦同秦賢脫
耳營田從其左契尋鬻他貨以妻厥弟維雅有言
莫如當棣人薄我敦各從其儔釋耒操弧代農
藝吳撫臣戲俯首三衛廣奇唐老失足奔踈復
馬跡巢松帶蕙令子方髫文章鉅麗譬如美錦於
公學製果九厥宗唾手甲第皇華原黜色養已細
文集 祭文 卷九 主

文集

祭文

卷九

主

祭金吏部文 拱敬

嗚呼友朋之慨今古同然歲三四十而相知至五
六十而已老其間之牽臂酌酒懽欣道故者曾不
能以數年加之疾病憂患山川風雨睽離乖隔誰
不爲之感惻而纏綿憶敬與公締姻於京師也公
爲選郎敬爲御史同踐部院之班聯乃敬宦游十
載公時一再讀禮隱居環滁之巔開斟釀泉之酒
行吟醉翁之篇太丘之望彌重東山之臥彌堅迨
公之服闋而趨朝也當日後生小子半已曳貂佩
玉而公猶以銓衡舊書奉簿書以周旋夫何一蹶
更起左官問寺而遽以微疾返於重泉耕者聞之
以歎於野仕宦相值以歎於朝所惜者鄉之先達
尤惜者國之大賢凡在親朋撫棺而慟者思公之
純誠謙約德豐而報嗇才大而用不究也方疑且
駭於天道之幽玄况夫兒女之戚潸潸而連其如
敬之薰教沐化而忽與公相失又何異乎昧者之
却火而希視轍者之捨杖以求前塵陳辭以展
庶鶴駕之翩翩

文集

祭文

卷九

主

澹巖賦

順治九年勅臣敬按楚窮月涕湘抵永郡治西南十五里有巖特異聽政既暇齋而探之是日也天開和霽地拱靈丘遊觀之美無弗奕耀可謂發皇幽眇搜剔壞奇之最敬維紀其山川作爲章句允茲使臣之職乃述澹巖賦焉

昔夫元化流行閱萬授形紆朱陵之神秀萃蒼梧之脊冥開洞壑兮西南盛松篁兮永道始汗漫以逶迤忽嶙峋而窈窕有巖特起維澹命之指隱山

文集賦

卷九

天

之哲姓因賢達以爲期其層巒駢駢則天龍驤首乎雲中其危崖傑僂則幽巖弄態乎玄宮峰張今儼跳波之怒鬣石砮今類駭弩之驚鴻矧象顯弘明斯造化殫其鑑冶微穿岷蛇雖闢奧晰夫毫髮千固意其外率而中夷胡竟俯身而一豁地絕餘衍險追矜狹爰乃闢風關啟雲竇詫繚複其成塗譬虛通而勝隔乍伏乍起若翦若興狹容光而灼灼廣御颺而泠泠倘佯乎觀射之圃容與乎張樂之庭時而發舒微響則千尋畢應凌舉跬步已百

險具備凝寒折膠而潛陽鼓煦大暑流金而陰森歇體信巖穴之奇蹤俯開闔之妙理亦有龍田暎晚頽沙聚沫勢託變乎滄桑氣尚胎于磊落憂聲咳之或驚必舉火而斯入亦有仙棋永劫分道縱橫伊橘隱以遺意將爛柯而忘情僅容膝乎深巖匪拾級之可登亦有石筍倒生如椎似戟玄髓植其靈根古雨浸於奧質旣森森而欲刺復霽然其垂滴備斯勝也是以嘉花今夏茂異果今冬藏竹脩脩兮帶雪楓澹澹兮含霜春龍秋蠅今不入文

文集賦

卷九

无

禽異獸兮相將伏幽深兮似蟄搖光景兮如翔玄角今丹砂杞楠兮竹箭良金之莖成苞美玉之虹曳練茯苓千年而化珀萐莆一朝而爲扇或乍陟今斯獲或淹留今始見况乎峰連九疑麓峙湘口玃華翠華茲焉從狩帝子去兮無還美人淚兮竹斑悵孤雲於別嶺憇明月於此山迄今猶傳澹巖之秋月落清景於人間已焉哉息性棲神耽奇樂道宜昔人之姓名錫茲山而爲號山谷題詩拱辰寄眺會瞬息而俱非唯江山之自妙何難濯纓

泚稅駕靈墟讀鉅公之豐碣尋隱人之舊居玩金石之不朽歷荒榛而無餘儻有零陵樵者湘波老漁指茲巖而永嘆偕變服以長沮何必宇宙之內不信步之所如哉於是村童野客捫薜穿蘿倚杖而聽重爲之歌歌曰澹山之澹澹而靈兮澹人之澹澹維人兮使君之澹澹且寧兮嗜慾澹兮天機隨風俗澹兮太古回庶茲巖之常澹超萬古而無遼

文集賦

卷九

三

汎河賦

炎暑將歇秋風漸興蔓草多露百蟲族鳴李子泛輕舫涉汎河乘驚濤衝洄波澎澎湃溼漉漉淅淅乍往乍來如跳如立聲兼冀馬之馳勢折演鷗之翼其方張也若山崩海嘯萬夫難防其將境也若蛟纏鬪鬪垂頭弭角斂餘怒而未息於是攬青鏡悲玄髮倏北倏南曷日曷月曾浹歲以萬程何壯使之能閑安得排懣舒懣解顏導和筵後徐引延頸而歌曰歲既逝兮節欲秋寥茜茜兮凌中洲碧紛滋兮不可採忽鼓擢兮超洪流今夕何夕兮西風起揚北波兮驚吳子擁繡被兮竢青霜凝露降兮彫時芳夢魂勞兮關塞遠望征人兮何日返斯時也星漢低簾明月照席悄四顧之無隣淚淫淫而霑臆

文集賦

卷九

三

蚊賦

嗟爾族之細微實託化乎炎暑銳頭聳身六足二
羽有晴夜明晝伏宵舉集響成雷結市如雨飲食
沮如棲息草莽斯永保其天年亦克安夫壤土何
爲招朋引類騰勢蜚聲肆鉤鑲之利喙乘揮汗而
營營河濟之間則細如蠓蟻江淮之上則大若蒼
蠅矧或青而或白亦煎黝之殊名方其宵鼓動華
燈張穿金門上玉堂御纖絺而籠霧垂綃帳以舒
光莫不玲瓏善入宛轉曲暢伺隙往來隨風升降

文集賦

卷九

七

喋血疇堪惜膚難狀纔搖手以頻揮迅翺飛而他
向以致燕姬反側越童號叫或垂羅以作畢罕或
矧炸以相焚燎曾果腹之幾何哀殘軀之莫紹况
乎時序代謝日月易周白露凝兮將降金鵬鵬兮
已秋摧萬物兮如埽雖片翻兮焉求譬之李斯相
秦陸機入洛虛悲上蔡犬空想華亭鶴噫嘻白鳥
在帷帳之中當終慕江湖之樂

退菴文集卷之九

退菴集二十一卷

江蘇巡撫
孫道仁

國朝李敬撰敬字退菴江寧人順治丁亥進士官至
監察御史巡按湖南是集詩詞十二卷奏疏及雜
著九卷詩集自序謂必深知元氣流行使心口之
間律呂相合以適於喜怒哀樂之正蓋卽白沙定
山之宗旨文集自序謂按楚時審錄盡心至於甘
澍大降死因爲兵劫去自請歸獄亦未免好自譽
矣

西山集九卷

〔清〕張能鱗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西山集九

卷》提要

西山集序

張西山少叅刺文集若干卷既竣介使問叙於予予惟文者載道之器苟不足以載道則文可以無作天

馮序

下能文家多矣哀然有集而中無與乎理學經濟之故者余竊非之何也以其道不存也譬之大廈之木榑榹梁棟非不鏤丹旣白

而質已銷亡則不終日而
就傾矣雖然言之非難行
之為難聖如孔子猶曰文
莫猶人躬行則未之有得
故夫理學經濟分之若或

馮序

二

殊塗合之則為一本無如
侈談經濟者每謬於言理
而崇尚理學之士又迂濶
不切事情二者本交相用
而反相背馳所為見道安

在哉大凡士君子未仕則
立言既仕則立功功者副
乎言者也漢代大政大禮
必使諸儒以所學廷對天
子稱制決可否故兩漢之

馮序

三

世治行斐然可觀若宋人
之學與漢特殊吾意其時
驅進士為學究所云小試
之井田而小不效試之
周禮而大不效者亦槩論

其流弊耳周程張朱五大
儒非理學之宗乎其致君
澤民之道載在史冊莫不
炳然可考下至元許文正
明王文成皆赫赫相表裏

馮序

四

近見容城孫徵君作理學
宗傳一書以姚江直接周
子之統令後之欲些微言者
皆卷舌不敢吐由是知求
理學而徒語正心誠意高

自標置而於致君澤民之
道有未盡者非真理學也
少叅博學思深歷仕皆有
殊政以其暇彙西山一集
其間談理學者若而文談

馮序

五

經濟者若而文井井秩秩
若燭照而著卜嗚呼今之
為仕者其皇皇利祿者弗
論有竭蹶於官守思稱厥
職可謂賢矣烏得有其暇

傳涉經史為文章莫可傳
於永久況其所言又皆有
關聖賢學問之大者哉此
余所以掩卷太息而嘆為
不可及也予尤于集中所

馮序

六

載孔孟門人諸議而心折
之蓋從祀之議斟酌進退
于明嘉靖間程張桂三公
者是非予奪亦既不爽今
少叅更欲匡其不逮厥功

偉焉然余嘗思宋元明人
之應祀而未祀者尚有其
人不無遺憾楊月湖薛方
山王鳳洲鄭端簡諸公之
議具在余不知少叅又何

馮序

七

以損益之為定論矣是為
序

駢邑治年弟馮濤撰



西山集序

國家以制科登庸天下士故天下士無不號讀書者然而讀書豈易言哉夫讀書之所求以明道濟時為歸而士之實能讀書者則貴乎深忠而得其意叅伍

高序

今古以觀其會通斯所貴于博依也彼八股之為優孟固矣即以杜元凱之學涉淵涵司馬長卿之文藻巨麗是後世鉛槧之家掇其片羽而矜獎乘之珠者乃前賢斥之以癖卑之以俳謂

浮華喪義無足道而舉世之人乃尸祝芻狗之餘而拜禱其下俸博一第昂然自命為卿相之材竟可掉臂干丙魏房杜之林而無忝噫甚矣其不知愧也佔畢無靈簪笏日賤遂至使海內

高序

長材遠馭之膏以冠員履句為詬厲所宅下至負販狙獍者流亦可縱轡皇途揚仁負乘末流至此吾道非歟雖謂祖龍一炬興裂山澤者全功未為刻論可也亦何怪于輪扁睨咲乎糟粕

王壽焚書而舞乎以以言之書之未易云讀也明矣頃讀玉甲張先生之集而知海內之深患學道讀書而能得其意者固未嘗無人也先生之治營丘也視時之所急者而建之以訐謨申

高序

三

之以條奏播之以文告亦既達於上下溢於歌舞一時士大夫咸知爲救時之才矣而家學淵源文筆卓越時人未之測也久之偶以擬程數藝示予予讀之而心儀焉曰異哉不止非炎

時賢所能至而亦非貌爲王唐前輩者所可同蓋似以唐宋大家而兼註䟽出之者久之復得是編乃聳然曰是矣是矣向固疑之今乃知予億之不爽也蓋古文大家自秦漢濫觴以來波

高序

四

靡於六朝聲牙繼起則初救之以韓柳之雄峭再振之以歐蘇之婉暢盡矣先生不襲二者之貌而振筆所至沛然而溢油然而和骨堅情華節應桑林修詞之家無能望其肩背固已度越

時流矣至於紹先哲晰微言則
超然發濂洛之局鍵而登其堂
與兼之鑑衡所暨泳游聖涯即
時所號爲壇坫宿儒有左次者
然後知先生之所涉者深而所
造者遠則群賢之憤也而未能

高序

五

深知之固其宜也蓋先生所至
惟民應變有明效奇功矣而厚
生正德則以砥風俗之淫靡濟
飢溺之凋瘵爲歸折角理窟持
衡往哲也有卓論有特識矣而
羽翼道真則以發潛德之幽光

暢先賢之微論爲要至於訓家
一本仁孝敷教卓有淵源則崇
正學而明聖統紹真儒以弼皇
極欲使四海皆被堯舜之澤而
後已則閩西先儒之薪傳有光
百世而大行之者其在斯乎其

高序

六

在斯乎朱文公居丘之大宗而
斯文之嫡子也其董賈之筆則
見之於封事孝宗謂政事可觀
者明矣其歐蘓之文則見之於
大學一序孝宗所謂一日三復
者信矣旤而立朝四十六日其

內

召而大用之翱翔鈞樞之地矣而

高序

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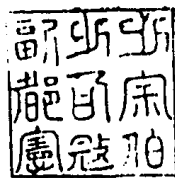
所及于天下者未足酬其所學
之十一至晚年論定諸書則又
不能不以崦嵫爲遺恨先生今
日者渤海之康濟牛刀小試耳
英聲茂實隆仁漸起將

又方富於春秋游泳聖涯未有
艾也則所以康濟九州補前賢
之所未備而爲斯道之宗盟者
豈復有量哉

昔

康熙丁巳長羸年家治弟東蒙

高珩拜撰



高序

西山羣序

西山勝槩皆膾炙人口今在京
師者猶采也森然翠蓋羣龍城
和畫每晴日翳開雪峯正望
以若五雲萬際森少長男女皆
屬矚曰西山無由名貢名公丘

房序

一

族又為之締羣而鋪筋雕簾回
棟異松栝樹金鯢綺石之勝狹
日月迄其為郊楚為郊落於是
山之名聳天下而
谷祖之嚴稱配之矣
谷祖由京師臨齊政治科條聳

動輒郡民皆會嬉嬉而寢默默

實具矣又所以以衣層疊疊嶂

而以殷敷霧藹朝炫彩氣暮希

晴霞使大嶽凌崑嶺增秀色嘗

細讀之浩渺悠然耳最臬之鐘

聲璫璫陸離聊朝易出日色歡

房序

二

臬辨踴悲歌艷發厥廟鳥獸少

木悉散勤而生色注意在瀛洛

諸大佛懷肺腑存於其苦而省

曉具心卷賈見者望而畏以變

寬而不忍釋偉觀哉何所標而

出此也夫天墜者喜全而強植

矣軍政事再杞如不杞駭全固
任其盜取羶鼎是其謂張歆肯
羶矣於時擅政於官者造此常
杞瞰而擊其肝今

公祖兼而肯之盤膳揮霍盜取
而莫之或禁非偏縱而殘覆載

易序

三

之微意無造物者杞角故肯而
不執實而不溢觀其肯序曰肯
未逮其斯伊敢斯

公祖立言出治之主見乎夫行
義出而肅王之治備理學析而
造此之旨明斯集行而衛彖之

名堅撐莧柱地巍哉固洞羅衆
象而不肯者合今筭又三山集

峯

蕭燮十六年燬吉年家春治第
八十卯歲房之麒麟峯

易序

四



西山集序

世有真材品而後有真文章真
經濟有真理學而後有真材品
古來名世大儒當其端本澄源
明體適用必極深研幾精之而
格致誠正天之所民胞物與一

鍾序

一

且貫通豁然故發為文藻則淵
源於六經見諸事業必敦本乎
王道此非聲音笑貌之可襲亦
非語言文字所能盡也我
西翁張老公祖為
橫渠先生之雲裔孔顏宗肯得

於家傳心印非私淑諸人可擬
公以南宮上第起家仁和令歲
壬辰以卓異賢良內

召時謬亦自蔡入都故獲附公蘭
譜嗣謬再補外吏倅郡瀛州時
則聞公佐

鍾序

二

大宗伯寅清典禮聲望蔚起未
幾遂奉

簡書視學江左讀公敦化源崇正
學及進孝經衍義諸疏奕奕煌
煌醇深不減江都剴切無異宣
公矣至於吾青生近聖居洙源

接武理學宗盟代有傳人而近
乃陵彛衰微也公獨破累代之
積習邈黃虞之治統慨然以一
變至道為己任所以自公下車
來澄清吏治有體消弭冠盜有
法十雨五風祈應如響衡文試

鍾序

三

執加意作人以至禁黜奇袤捐
資備賑種種善政莫不期月有
成旋至立效人皆羨公幹濟之
卓犖致治之神速而不知公之
注厝張弛固有出於勛華建監
之表者讀公之著作而後知公

之盛德大業本統淵源蓋先之
格致誠正以厚其基廣之民胞
物與以大其用故發為經濟則
所至有功德於民發為文章則
傳大昌明直吐胸臆一洗纖靡
詭僻之陋此無他真文章真經

鍾序

四

濟從真理學中邈源而往其分
量之廣狹入人之深淺固有不
容偽不容強者也諤家世耕讀
崇尚理學自先廣宗公贈太僕
公有聲於齊魯至先司空公而
大著為都諫時以直節與李獻

可諸君稱海內四大賢人及登
八座疏建講學書院倡明宗旨
時與南卓先生齊名謬生也晚
末及稟承與義嘗從格物聞道
諸說略悉其梗概今讀公集得
與家學互為參訂表章豈非厚

鍾序

五

幸獨是謏陋聞不足以贊頌
三都請舉李漢之序昌黎有云
目光玉潔周情孔思千態萬貌
卒歸於道德仁義炳如也以似
公集其有當乎

康熙歲在丁巳季春望日治年

弟鍾謬頓首撰



鍾序

六

自序

日月經天江河行地至文也而人莫與京次則經傳史乘煌煌乎巨典矣下此則子集諸家雖言人人殊未免小有出入則離道之言文固奇偉其何以為訓

自序

乎余不敏非聖之書不讀無論二氏秘典置之不閱卽詩詞歌調亦未嘗留心韻譜恐言不載道辭不入理風雲月露之句雖工猶隔膚也用是拘於見聞守其固陋不敢以翰墨競名而自

髫年以及歷仕東西南北誦讀

之餘政務之暇或因事以警心

或觸物而自治或對時志感望

古有懷其間紀事數言應酬贈

答率皆偶成體裁未必合古而

意多囿於拘泥蓋經傳之學窮

自序

二

年累歲未得其間興而縱心於筆墨猶之乎玩物喪志矣乃兒輩漸長日事鈔錄見有關於崇正闢邪乾躬訓世者陸續積有若干篇彙而成稿授梓予笑應之曰講論德業闡揚忠孝固非

作文字觀也然終日孳孳教人而迄之已身闕然有間則是集猶具文耳爾小子各敬爾身有一事一言不合於道則得罪於聖賢多矣若夫讀大易卽欲以性理諸儒全書語錄合傳註而

自序

三

觀其會通讀尚書卽欲以史記漢書通鑑文獻通考合傳註而博稽其典要讀詩卽欲以子夏子貢之序傳參以離騷李杜諸家以敷其芳潤讀春秋卽欲以四傳合訂其是非讀禮記卽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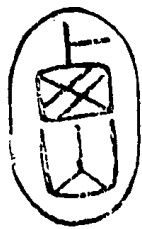
以周禮儀禮戴記滙集而今疏之讀廿一史卽欲以史漢為則而刪宋史之繁讀四子書卽欲以蒙引存疑經史彙輯為一貫是皆某有志而未逮者至謂與秦漢唐宋大家操觚以爭擅其

自序

四

長其則何敢

古燕張能鱗西山甫題



西山集目錄

卷之一

十三經注疏序

十七史序

大學衍義補刪序

孝經衍義序

文廟攷序

文章正宗序

儒宗理要序

周子序

先橫渠先生序

二程子序

朱子序

修青州府學序

劉氏族譜序

西山集

目錄

卷之二

壽光課士錄序

王悔齋詩讀序

趙積生詩序

毛山人詩序

裴眉志畧序

校吳行移序

青齊政畧序

自勉圖序

卷之三

重修邛州文廟碑

雅州諸葛武侯廟碑

嘉州高標書院記

復眉山三蘇祠記

皇史宬檢書記

塞文君井記

火井記

二銘堂記

金忠潔公傳

朱太夫人左太君傳

先大夫明菴公傳

遜之先生傳

陳章二恭人傳

遊擊將軍 贈叅將君武胡公墓誌銘

卷之四

正學論

天地之帥吾其性論

西山集

目錄

定性書論

格物論

主敬論

易論

書論

詩論

春秋論

其二

三禮論

宋史論

太公論

其二

管仲論

晏子論

朱陸異同說

三教說

洗心石說

仁和兌漕紀事	仁和平訟紀事
仁和關邪紀事	主客司紀事
卷之五	
上督師李太司馬書	與青郡鄉紳書
與少司寇高念東先生書	
與趙韞退大叅書	與高榮旃先生書
與同年王衮華書	與孫孝堪書
與魏儉菴中翰書	與馮虞臣書
西山集 目錄	三
徵青州詩文啓	徵理學姓氏引
徵三吳詩引	建袁 公祠引
祈雨文	告聖水神文
祭孫文定公文	祭周伯衡大叅文
卷之六	
躋祀先賢先儒議	有子議
宓子議	南宮子議
原子議	樂正子議

公都子議	公孫子議
萬子議	崔盧子議
陳子議	范文正公議
先吉甫公議	孝經命題議
敦本善俗議	霜災荒政議
復道標官兵議	捐賑議
穀賤傷農議	濫浴園圃祀聖議
卷之七	
西山集 目錄	四
敦本崇正疏	進孝經衍義劄子
進孝經衍義表	義眉志畧
登義眉賦	佛光解
題自適圖	
擬唐圖功臣于凌烟閣詔	院試作
五美頌	三畏箴
三戒箴	四惡箴
五不孝箴	鏡銘

硯銘

燈銘

崇儉約

卷之八

讀周子緒言

附太極歌

讀先橫渠子緒言

讀二程子緒言

讀朱子緒言

卷之九

懷冷善也孝廉

離蜀之燕

小雪過涪州

夔州

懷高幬山諸生

懷川南諸孝廉

西山集

目錄

五

懷嘉州高太守

瞿塘關

滄瀨堆

武侯廟

神女廟

禱風止過洞庭湖口時長至前一日

杜少陵祠

黃鶴樓

九日擬登雲門

穆陵關遇雪

沂山雪霽

沂水朝發

蒙陰卽事

答蒙陰李縣令

東蒙道上

蒙山茶

仙人洞

銀杏樹

蒙山歌

哭王鳳閣客死武林送樞歸燕

哭周伯衡大叅

其二

送馬行

雪中行役

答官莊王生

雲門山

其二

西山集

目錄

六

范公井亭和侍御方邵村年兄韻

其二

其三

懷古

其二

其三

蜀道難

觀海

治原

在臨朐

冶原泛舟

沂山

東鎮

鳳凰山

沂水

恭紀求賢

仲春八日瞻拜

其二

其三

其四

龍燈

其二

其三

馬燈	其二	其三
壽盛處機	其二	謝盛處機招飲
清明有感	其二	
齋頭杏發	其二	其三
其四	其五	

西山集

目錄

七

西山集 卷之一	
古燕張能鱗西山甫著	男 娟輯
十三經注疏序	崗
人之有是生也天固予之以仁義禮知之性而序其	岱
君臣父子之倫制其事物當然之則而或囿於氣質	
蔽於物欲遂至昧其天性敗倫喪則而不知返聖人	
曰是必有所以正之經也者所以正天下萬世人心	
者也或創於前或述於後此今日所謂十三經注疏	
者是已古初典籍燼於咸陽漢武帝始除挾書令詔	
舉文學諸臣古文漸出元帝集群儒於石渠閣講五	
經同異明帝好學自太子以下功臣子弟莫不授經	
章帝集諸儒於白虎觀如元帝故事下逮晉唐莫不	

傳相表章競爲箋疏之學至宋而變爲傳注聖道大章正如日月經天燦然昭著可謂盛矣而傳注與箋疏者有不合者何也予曰漢儒說經徒守章句多是推衍文義自做一篇文章非唯屋上架屋且使看者將注疏與經作兩樣工夫於本旨反不相照不知有漢之箋疏而後有宋之傳注是箋疏所以開其源而傳注所以正其歸漢儒之功又烏可泯哉予竊考之易以發天人之秘窮性命之微漢初有田何之學

西山集

卷之一

二

後得丁梁而理益章而或用以推驗或用以占候妄已書藏孔壁義絕朝野自伏生口授歐陽夏侯輩先後論定而今文古文互異豈其闕文有未備歟詩分四家漢若參鼎得匡衡以萃其通而常言於王吉毛詩顯於鄭玄子夏子貢親受業於孔子而傳序廢而不存抑別有所見耶儀禮出自孔壁是爲本一禮記皆漢儒編綴雖大小戴刪其龐雜而月令呂氏氏緇衣作於公孫是亦有異同之辨焉若

孔

子手定之書也一筆一削賞罰行焉而或以爲斷爛朝報不設於學官豈不謬哉公年文辯而裁殺梁文清而婉當與左氏俱存弟鬼然列於聖經之中殊失倫等俟之論定可也周禮一書其出最晚劉歆杜子春始辭其義而疑者半信者半王莽僭新安石復古所謂竊之而愈謬似是而實非者乎魯論一書聖賢傳心之學趙韓王以半部致太平孟子七篇稱仁講義崇正辟邪功不在禹下而荀卿非之此異端之四

西山集

卷之一

三

也爾雅所記似屬繁瑣然經聖人考訂方名異數安在其可畧耶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天經地義始於事親終於事君未有加於孝者漢時羽林虎賁皆通其旨今

天子孝治天下竊謂士子當以諸經爲本而作衍義數十卷將以進呈其於

聖學不無少裨嗟乎經學之不明久矣國家明經取士士之致身榮顯者苟通一經則亦已矣其能弘綜博

貫卓然無媿於聖人之徒者何僅僅也予不敏校士
三吳

陛辭之日草疏四事敦化養士之外其一請頒治平
之書謂天下不乏博洽之才而非聖之書必斥士大
夫欲爲一代儒宗經史諸子通鑑性理諸編不可不
讀內以治身外以淑世而遠以正萬世之人心竊有
深意焉虞山毛生好古士也以監板漫漶亥豕相承
潛心讐較用力十三年而後成其有功於後學不淺

西山集

卷之一

四

矣

十七史序

明太祖命宋濂等撰元史成合爲二十一丈刊布天
下成祖遷都北平詔重刊於是有南北板之分其後
二百餘年以時修補煌煌哉經國之書也但板藏國
雍學者苦不易得是以通經之士將舉其名而不可
得可慨已虞山毛生好古博學家有遺書十三經注
疏通鑑子史之類窮年讐校皆投聚梨復刊十七史
成問序於予予曰毛生之功深且遠矣然獨遺於宋

西山集

卷之一

五

遼金元者其力有未逮與非也間考歷代史書太史
公承焚書之後收拾散亡變編年爲紀傳勒成一家
言百世而後奉爲典刑班氏漢書叙次詳密呂東萊
比之左傳朱文公擬似尙書當與史記並傳其他自
范蔚宗以下陳承祚沈休文之徒著作日盛文氣日
衰而銓次失倫闡韋繁猥未有如宋史之甚者爲卷
六百文成百萬歐陽玄揭傒斯輩各以其意相上下
記一事而先後不同傳一人而美醜互異且不唯其

人唯其官不唯其實唯其名彼此矛盾何足傳信況乎遼金之錯雜元史之叢穢者乎毛生刊史而不及宋遼金元意以俟之論定者耳然卽十七代統論之班馬二史繁簡懸殊班密不勝馬疎誠篤論也後漢東觀大集群儒弘開史局而著述無主條章不立是以伯度議其不實公瑾以爲可焚是非顛倒始於帝魏寇蜀之文體制涵涌積於駢四麗六之習南北分裂語似侏儒頭白可期汗青無目若夫新唐書詞簡

西山集

卷之一

六

事增世稱良史而議者以爲不若舊者之繁唯歐陽公五代史筆削是非深有合於春秋之旨淹雅博貫直接龍門楊升菴曰史記所以獨絕千古非特太史公筆力最優亦由上下數千載叢集左氏國語等書及漢代司馬東方鄒枚董賈諸名人大文章以爲楨幹使文忠亦得如太史公裾撫貫穿其於史記何多讓焉今

天子銳志稽古方命儒臣纂修明史珥筆諸臣極一時

通博之選盛世鴻文連鑣班馬不知毛生能贊一辭否也予叨

簡命視學江南兢兢以起衰扶正爲己任常疏請頒治平之書首重經史旁及性理諸書蓋士君子欲爲孝子忠臣非經史無所興起欲善文章經濟非經史無所準繩且經必得史而後正其褒貶史必得經而後定其指歸二者恒相表裏予志如此故於毛生有深取焉

西山集

卷之一

七

大學衍義補刪序

大學一書如日經天千萬世不晦自無容增減一字
獨爲衍之而又補之學者讀書貴明體尤貴達用聖
經明示人以致知格物使誤解格物徒言良知後世
不流於禪寂者幾何耶朱子早見及此故於格致獨
補一傳西山先生之有衍義瓊山先生之有補亦猶
是也二先生格物功深故以明道術辨人材審治體
察民情崇敬畏戒逸欲謹言行正威儀重妃匹嚴內

西山集

卷之一

八

治定國本教成屬爲體正朝廷正百官固邦本制國
用明禮樂秩祭祀崇教化備規制慎刑憲嚴武備成
功化爲用其中條分縷析綱舉目張皆取經傳子史
之言以實之所謂君天下之律令格式誠哉是言衍
義不可無補猶之大學不可無衍義也則西山匪
獨羽翼西山抑且有功紫陽矣顧其書之刪之補無
令天下後世讀者舉起簡易之志者蓋甚
乎雖然文莊亦嘗言之曰事多重複未雅馴意重

對君非爲下學計也余賦性椎魯年讀此未嘗不

困於浩繁每閱一週載更寒暑因歎服先生之學不

可及而先生之言尤不欺用是刪者將半間出以示

同志同志竊笑曰既補矣胡用刪爲余曰對君不厭

詳明訓世無妨簡約昔真氏進衍義於端平邇英崇

政延訪從容卽丘氏呈補孝宗嘉其考據精詳肅宗

聽講之餘賦詩以紀神宗之細繹玩味見諸施行此

固從容顧問迪德諤明之盛典也余不敏興學三吳

浦山集

卷之一

九

隨疏請頒行是書以明體達用爲多士期輒荷

俞旨因認認焉慮中材苦繁貪士難購無以行久遠有

負

聖明作育之心遂不揣固陋仍出舊本校而梓之

舊帙一百六十卷約爲三十卷不敢知節畧之太簡

亦不敢如輯要之太率至於博洽通儒經史子集各

有本末源流則二書猶存乎見少又何刪之足云同

志亦相悅以解曰格物之功由博而約使高者不趨

於佛老卑者不流於申韓則大學之道在是而於西山
山瓊山兩先生爲無媿矣

西山集

卷之一

十

孝經衍義序

夫聖人之所以立德帝王之所以致治自古迄今莫
有加於孝也唐虞慎徽奏於變之化成周維則致媚
茲之風荷與休哉顧三代以前言孝者錯見五經之
中未有專經以訓世專經自夫子始夫子嘗自言矣
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乃及門固不乏人獨與曾
子閒居論定者曾子純孝也於是相與發明至德之
本闡究要道之原以及守身保身揚名顯親之義開

西山集

卷之一

十一

宗一章實挈全經之綱領因而分疏五孝自天子至
於庶人堂是以愛敬爲本而極之孝治焉約之孝行
焉凡分爲一十八章而中又有閨門一則相傳爲古
孝經者是也始皇燔書幾於燼滅大德不泯山之壁
中河間穎芝厥功茂矣鄭玄取而註之劉子玄駁焉
以爲非鄭玄註愚以爲孝經之古與今註疏之真與
偽俱不必辨獨慨然於此經之缺陷者在未得其義
而衍之耳夫大學一書格物致知修身齊家貞節而

德秀既行之于前而治國平天下丘瓊山洪又補之
于後合宋明兩大儒行之而大學之義始備况孝經
一書其中原委本末措之一身為百行之先達之四
海為大同之道以之立德德無不立以之致治治無
不致者置而不衍亦儒者之羞也是以竊比先儒鄒
伸管見總十八章分四大則一曰孝序即開宗首章
本末終始之序也一曰孝統即天子以下五章自天
子以至于庶人之統也一曰孝治即三才章孝治章

西山集

卷之一

十二

聖治章指其義而約之孝治也一曰孝行即紀孝行
以下九章統謂之孝行也於四大則每則中又比類
而分之以廣其義先其本而後末始於近以及遠有
條有理有倫有脊彙其義而盡歸之於孝先定其目
後實其詞以五經為經以二十一史為緯而附之以
子集諸書所以挈立德致治之要亦足為明倫之一
助矣夫知者千慮或有一失愚者千慮或有一得雖
學不足以適用文不足以達意偶因觸發遂成此書

然區區務本之心立愛之意庶幾愚者千慮之得倘
或火補於立德致治之萬一云

西山集

卷之一

十三

文廟攷畧序

夫子道冠百王德崇千聖爲奕世開太平爲兆民立人極自漢唐宋以來謚號疊加然終不足以盡吾夫子之道與德也是故其義無方其禮無上晉以至聖先師之號而於配哲從祀諸賢儒悉去公侯伯之名予以某子某氏斯固典禮之至確不可易者明世宗嘉靖九年從輔臣張璁議秩祀位次以定余竊攷十哲之稱起於陳蔡與難一時而非聖門弟子之定衡

西山集

卷之一

十四

所以類子升爲四配顯孫子卽繼十哲不爲躡也他如有子子有宓子子賤南宮子子容原子子思或以孝弟著論俾天下後世爲君子者知所本務或以成德稱君子或以尚德稱君子或懷獨行君子之德跡其言行大端較之宰我冉有尤爲無間寧不足躋於十哲之林耶抑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祀之尚矣孟子嗣子思傳夫子之道而大著其弟子若樂正子公都子公孫子萬子屋廬子陳子之數人者造詣雖未

盡純而辨論義理闡發微旨關於世道人心不淺何獨闕焉未祀且從祀諸儒進退不一總以正學爲歸宋陸子靜學近於禪欲以頓悟開人虛無所底良知之說王伯安踵而獎焉後有識者不能無議至如范文正公先憂後樂不負聖人之學淵源六經以開源洛關閩諸儒罔不止以事業勛名爲有宋光者而亦未及表章諸如所舉尚圖考訂以聞

嘗宁獨是江南爲人文之藪尤宜敦篤數年來所在

西山集

卷之一

十五

文廟圯傾兩廡賢儒風雨摧殘益甚余下車謁拜愴然感問學博且有不能道姓氏者矧其位文之序秩祀之詳乎因繕修舉規制稍復俎豆幸而遺裏諸傳志配哲從祀諸賢儒次序兼錄行蹟一二以誌羹牆寤寐梓領學宮俾師生以時披閱俛思以庶幾於太史公所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者若徒侈觀記備祀典而曰某某也賢某某也儒抑又未矣因序之以俟來者

文章正宗序

理學之傳自濂洛關閩而後其流漸微西山真先生崛起蒲城慨然以斯道爲己任其時僞學之禁尚嚴詆毀並作而先生能卓然以考亭爲宗講習服行寒暑不輟卒使正學復明於天下紹述之功於邵邵偉哉攷先生生平著述最鉅者莫如大學衍義其次如獻忠集星沙集甲乙稿以及清源雜志諸書虞邵菴所謂本諸聖賢之學以明帝王之道慮周乎天下而憂

西山集

卷之一

十六

及乎萬世誠哉內聖外王之學也復以餘閒論輯左國以來名公鉅篇二十一卷詩辭三卷題曰文章正宗蓋深懼乎有宋之季世運日降文氣日卑而亟思有以救之是以左編右摩條分類別而意總以明義理切世用爲本使學者博綜藝林而終不失要道之所歸是則正宗之旨也越二百年而荆川唐先生復加評釋分章析句尤使學者曉然知作者之意此又正宗所未及詳而荆川先生悉之者也更數十年

似宗俞先生復加參訂集諸名家評林間以己意發

明之於是天球蒼壁有美畢陳而窮鄉比戶無不知有文章正宗矣但歲月滋久翻本日多因而亥豕相仍殘闕失次每一披閱輒用傷焉茲幸試役告竣單心校讎訛者正之而闕者補之其有文義艱深訓釋未備者稍附益之授諸梨棗以廣其傳雖不敢自附於西山昌明教術之思但使三先生一片啓迪苦心垂諸弗替是乃區區之意耳先生復有續編二十卷

西山集

卷之一

十七

皆有宋大家之文梁弘齋親得之以授鄭圭倪澄齋定刊布而久而失真說闕尤甚余家藏有善本嗣當補梓以成全帙使先生之手澤不致湮沈亦後學之責也嗟夫今之學者誠讀其書而直窺其道之宗無奇袤之惑明體達用將於是乎在豈僅文章而已哉

儒宗理要序

天地古今一理而已天地古今之理一儒而已自大
道晦而三教之名儼然並稱孔孟衰而諸子百家雜
胥並進天下且不復知所謂理所謂儒夫理者先天
地生萬物而儒者贊化育參三才者也故天地間一
日事理則不可以爲天地而一日非儒則不可以爲
人彼世俗之號爲聰明才智者日誦習四書五經而
不知此卽身心性命之資齊治均平之道惟研求帖

南山集

卷之一

十八

括精工文辭以弋取科第尤可異者於四書五經之
外離去經常尋求恍忽或流於楊墨或墮於佛老甚
且自誣先理以爲魯師二氏甘爲之下而不惜嗚呼
人心之惑如此其奈之何夫人心不明理學之不彰
也理學不彰儒術之不著也某且深憂之今

天

子聖明聿興文治謝遣西域之使稱佛者皆設

先師本主於內庭弘德殿橫經論道崇禮師儒修罔
學繹諸經凡所以課士興賢無不歸軒親命根本性

原而奉

命來校多士顧不能承德意以宜教化豈所云恪共厥
職者乎某不敏幼讀先橫渠諸書卽探求理學期以
自淑淑人今得稍行其志意欲大集辟儒之言發明
全體之理竊謂古今先後之儒皆儒也而儒必有其
宗天地萬物之理皆理也而理必有其要若周張程
朱五子者上以續往聖不傳之緒下以開來學入德
之門則固儒之宗也舉五子則凡爲理學而稱儒者

南山集

卷之一

十九

皆可卽此該之矣又其爲書弘深浩博而其間亦不
無應酬游衍之作雖無非妙理而非其要因僭刪之
存其什一以爲理要則凡窮天下之理者又可卽此
而通之矣學者試讀通書則可以知太極陰陽表裏
洞徹讀西銘則可以知乾父坤母萬物一體其若定
性何學諸篇則心性明而學術正觀心大紀諸作則
本原徹而異學清凡天下之外吾儒以爲學者皆非
學也外吾儒之理以爲理者皆非理也而天地古今

之道一以貫之矣學者共可弗盡心乎

西山集

卷之一

二十

周子序

宋之有周子蓋孔顏之繼起程朱諸子之開先孟子之派亞與自孟子沒微言絕千五百年雖儒者間起譬猶列星麗天終不能使堯舜以來相傳之道煥然如揭日月其間若董仲舒者天人三策固煌煌大言也然窺其所造不過升堂繁露一書又啓讖緯之漸王文中倡道河汾中說頗有醇者而語多依傍學無傳人若韓昌黎原道諸篇猶文人之雄耳自秦漢以

西山集

卷之一

二十一

來聰明才智之士不入於老則入於禪天人之學莫得指歸子周子起契性命之微於大易接孔顏之學於一誠以太極人極發明天人之蘊剖析毫釐根極理要俾世若昏霧之見朝陽功斯偉矣自是而後二程朱子凡言天人悉本其說而朱子師尊尤爲於其所著太極通書字釋句疏然後天下萬世莫不曉然因周子而知千五百年以上孔顏之爲道知此而天命以昭異端以息學焉以爲是則周子之功大矣

不謂之揭日月而行乎抑嘗有慨焉孟子之所以稱
亞聖者以其能尊孔子闢異端也然去聖人之世未
遠與聖人之居甚近其私淑猶易若周子則去聖已
遠矣而其尊孔子闢異端固不殊乎孟子而獨不謂
之聖何與夫聖人豈異人任有開天明道之聖有振
起絕學之聖有窮神知化之聖有致曲而誠之聖有
生知之聖有通明之聖伏羲以一畫啓易人知其爲
開天矣若夫根本太極發揮陰陽中正仁義主靜立
西山集 卷之一 二十二
極豈非振起絕學者乎文王衍易周公設象體天地
之撰類萬物之情人知其爲窮神知化矣若夫以誠
爲學士希賢希聖希天豈非致曲而誠者乎至
如孔子之聖人盡知爲生知矣若夫不由師傳默契
道妙雖與生知有間豈非所謂通明者乎然則讀周
子之書論周子之功而以爲孟子之流竝稱亞聖夫
豈過情之論與昌黎曰孟子之功不在禹下周子之
功豈在孟子下哉全書凡六卷今去其詩文雜著止

存太極通書爲四卷蓋周子之精神本不著於詩文
而詩文亦非學者急務故併爲刪訂如左學者苟能
潛心是書則五子之學亦可一以貫之矣

先橫渠先生序

能鱗 祖貫關中來燕者八世按譜則鱗爲

先生十七世孫也以後裔譜之入書宜無容贊一辭然昔子思子何嘗不表章仲尼雖其學之遠也焉有嫌疑引達於其間先生蓋嘉其進士之志本傳獨其得道統之正不敢不少贅焉者先生自范文正公勸讀中庸遂究極六經舉比講易有奇之目是何事旁求之嘆當是之時雖有周子開其先然周子

西山集 卷之一

二十五

居道州聞問不相及又先先生卒豈有人焉爲之發明指示於其先哉昔史臣稱周子不由師得然契道妙能鱗於先生亦云雖其所著諸書與周子稍有安勉之分然讀西銘乾父坤母民胞物與善於言仁使學者曉然知萬物一體之學呂晦叔曰學有本而直其然乎讀正蒙而天地陰陽鬼神却掃皆發而之所未發朱子所謂親切嚴密是也讀經學而得其於禮樂詩書井田學校宗法義理之精而

今可舉而措之施行司馬溫公曰子厚平生用心欲

率今世可復三代洵非過矣其他若語錄文集拾遺

二字一句皆可想見當日左編右簡仰思俯讀之誠

惟易說一書全書自備但五子中既有通書易傳又

有本義理可相通非敢去取也抑更有進者呂與叔

曰苦心力索是橫渠之學則先生之爲先生其艱深

刻苦與周子不同者人皆知之矣其超然自得直造

精微與周子同者人未必知之也如性之一字自孔

西山集 卷之一

二十五

子以相近爲言孟子以無不善爲言雖大旨若一而後賢紛紛之說究不能得其旨歸惟周子以形生神發推明理氣之由而先生亦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此卽周子理氣之旨也後儒知性分理氣出於程子本於周子而不知當時有未見周子而直與周子同其悟者又有先生在焉豈非超然自得者乎孟子曰先聖後聖其揆一也又曰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其先生與周子之謂

與先生嘗有言曰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
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呂與叔之狀先生曰窮神化
一天人立大本斥異學自孟子以來未之有也麟不
敏不克紹衣祖德亦惟就前人之所表章而序之云
爾

西山集

卷之一

二十六

二程子序

宋儒自周張而至於二程當世之言學者始多家矣
蓋絕學久湮始則著著則盛盛則岐勢使然也二程
之時小者不足論論其大者王荊公以經學者蘇氏
父子以文章經術著抑偏者不足論論其正者司馬
溫公以通達治體著邵康節以明晰天人著當是時
二程與諸賢特相伯仲耳烏能辨其孰爲正傳以迥
出乎群儒而上接夫孔孟耶夫盈天地間皆道也神

西山集

卷之一

二十七

而明之存乎其人抑人所以神明乎道者亦非一格
有大賢焉有小賢焉大賢識其大小賢識其小而惟
嗣續道統者則獨識夫道之原夫所謂道之原者何
也性與天道是也以聖門七十子之多其間聞性與
天道者不過數人然則性與天道可易言耶彼王氏
蘇氏無論矣以溫公之粹而潛虛之著等於太玄邵
子之高而皇極一書尚依教學雖功業蓋天地智慮
通鬼神以言乎學術原本終有毫釐千里之分矣惟

二程子早歲已稟父命師周子及其學問既至又足
以上窺周子之微彼明道之定性書伊川所好何學
論皆聞性與天道之微者所謂定性卽周子定之以
中正仁義而主靜也頤子論惟人得其秀而最靈卽
周子太極圖說之言也惟其聞之確知之真故雖有
善惡皆天理之言不可謂不知天有惡亦不可不謂
性之論不可謂不知性彼王蘓司馬康節諸人同時
比肩不得不以正傳推二先生者夫固有說非敢阿

西山集

卷之一

二十八

私所好也顧二先生之書頗不同於周張蓋其所謂
文集經解出自先生手筆所謂遺書外言則皆門人
所述載記所傳夫門人所述載記固不能盡同
於當日卽二先生手筆如五經四子諸解亦未能盡
聖人之蘊固不得以其源本之同并其支流而合之
也能辨竊不自揣節其繁蕪定爲六卷先之以文集
經解次之以遺書外書文集經解不爲類者不可類
也遺書外書獨爲類者便觀覽也後之讀二子者固

簡以窺其深因嚴以傾其要庶幾不失刪輯者之苦
心如以是爲定本焉則吾豈敢

西山集

卷之一

二十九

朱子序

自天地開闢以來著述之盛莫過於朱子矣孔子刪述六經集大成於群聖其著作爲絕盛然上古文字稀少竹簡重大所傳固無多也自後世楮墨利與字畫輕簡人務多言筆削之繁遂至倍蓰故能鱗以爲當今之時而有聖人復起欲自附於刪述視古之爲聖人者倍難蓋卽其耳目手口之精神已不能周馳而四給矣惟吾朱子其生平著述固盡見於四子集

西山集

卷之一

三十

禮而次策又及於五經及於史鑑又以其餘力表章周程四子而憂愁感憤中又游衍及於楚辭集註韓文考異之類然則朱子一生豈猶有暇日耶而後人褒崇其應酬筆削如所謂奏記詩文之類者又一百卷語言應對門人所記錄者又百四十卷何其如天之無不覆如地之無不載如山海之無不包涵而生育耶觀此矣或者曰朱子之精神全力旣在經史成書則此特文章一論之緒餘耳何汲汲爲是不然今

西山集

卷之一

三十

夫泰岱之高其巔千仞東可以觀日出西可以觀日入固登之而小天下矣然其坡陁逶迤綿亙百里洞壑之幽奇峰巒之雄偉猶足跨龍門而襲禹穴凌雁宕而俯天台是皆泰岱之全體也而觀泰岱者以爲餘事而不之及則雖負探奇之志又豈爲真知泰岱者哉夫四子之書其所謂議論文章者固未嘗廢也而朱子之議論文章又足以包舉四子而發明其書是烏可不讀耶獨患其浩瀚博衍積時難盡讀者如入大海無指南易起望洋之嘆是用分別標擇區爲類者八十有一第爲卷者八十有五使讀朱子者旣讀其五經四子之成書而其文章是足以羽翼經書而發揮大道則所謂集註者不於此益見耶嗚呼今之學士大夫能好讀者多矣以四子集註之切於日用身心也習其讀者猶必鈎貫刪塗惟恐字句之多或累進取之捷况能於集註之外廣探文集語類之繁哉雖然此世俗見也有豪

傑之士不以淺近自期而以聖賢自任則由集註而求諸經史由經史而求諸文集語錄且以并求四子全書則是集之編豈曰無少助與

西山集

卷之一

三十一

增修青州府學序

青固古都會也山川森秀人文淳雅見諸誌乘無容溢辭惟是風俗相沿習久難化如闢難走狗六博雜迷以及師巫咀呪信如神明甚之奉邪教重異端淫祠創建碧宇糾宮巋然高聳所在皆然問其故皆曰我好善故樂施耳及問其所好何善則亦茫然莫知其解也以予觀之人苟好善是即自見其性特無教之者爲之正其趨爾

西山集

卷之一

國家設庠序崇

聖道置官師而訓迪之無非欲人知繼善成性之理尤恐徒言性善類于空虛而必祀夫聖賢諸先儒於廟以實之曰此皆前人之好善而得其正者吾輩養之祀之尊之敬之惟惧民之不歸于正也奈何

廟貌不莊嚴宮牆多殘缺而忍置之不葺乎今秋靈雨爲災凡所屬城郭公署民間田禾廬舍無不傾圮

而淹沒之余憫之未得遂所請延及

聖廟亦滲漏就壞淋及

聖像兩學博陳咸二君愀然憂之執辦求序于余而亟欲葺之余曰凡我同人讀

聖賢書號稱儒者則水源木本莫不以

孔孟爲歸而拖青紵紫上至顯官下及子衿亦誰非聖賢之子弟耶以子弟而葺

先師之廟譬猶子孫葺家廟云爾豈猶是泛稱好善

西山集

卷之一

二下四

而助瓊宮梵宇者等哉吾尤願凡稱好善之人皆反而歸諸正則師巫六博之風熄師巫六博之風熄則人文之盛將與宮牆并垂不朽矣余故爲之助而序其事云

劉氏族譜序

讀性理至西銘每低徊深思萬物一體天下一家之理如之何引爲胞與凡有疲癯殘疾憐獨鰥寡皆如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是必有以拯之濟之而後其理乃見諸施行殆歷吳越江淮巴蜀漢沔齊魯諸地其爲顛連無告者正多也必欲喚之咻之俾吾兄弟皆無失所始愜予懷奈何勉強行之數年而未效卽或饑者食之寒者衣之疾病者藥之然往往小惠

西山集

卷之一

三十五

貽譏而勢有難繼始信理之至者知之匪艱行之維艱然則萬物一體天下一家之理亦徒付之低徊想衆而已雖然余知之而未能行之安知不有大勇之君子身體而力行者乎不意于安丘止一劉年兄亦既親之矣止一儒者也早年究心理學無事不以理爲尙其於事親也以孝著其於兄弟也以友恭著其於宗族州里也以惻隱仁讓著時常不靖則捐饒樂以保鄉黨而固疆圉偶值凶歉則散財發粟以周

隣卹困而拯其饑溺此則理一分殊已見諸行事矣
晚年繼述前人而以劉氏之族譜之于書書成問序
于余余適病不能視事通之又久乃少愈急取讀之
嘆曰美哉劉氏一家之西銘也考劉氏之賜姓始于
秦龍氏其後南陽下邳代有傳人喬木故家自爲甲
族茲譜也不援遠代惟敦一本嚴昭穆尊祖敬宗牧
族之道在是矣而余獨推原止一之學術有本者則
何也蓋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勿其勿由

西山集

卷之一

二十六

是譜而廣之則親親仁民愛物本末先後之序體用
次第之方成模具在亦可謂天下一家萬物一體仁
義並行之權輿也若益之以宗法宗禮行于家廟之
內義田義塾置于祖墓之旁維其族于久大光昌後
先輝映卽以是譜作西銘觀未嘗不可

西山集

卷之二

古燕張能解西山甫著

男 輯

瀚

岡

岱

壽光課士錄序

齊魯古稱彬彬大雅之國矣乃其後稍陵遲衰微也

西山集

卷之二

距今遠不古逮與亦作之者之無其人耳夫絃歌端
由學道而經術以飾吏治司牧者寧弗聞焉余蒞青
三載蓋無日不以興起教化爲十四邑勸昨行部過
壽光見有社師帥其童子百餘人遮道迎謁輒心喜
曰卓哉令其猶行古之道也夫今世之令率自謂古
急催科苟畧是是亦足矣風之不美于吾何與焉卓
哉令何自表異也問之知爲李君芳廣稽其賦則以
時上矣累歲之逋無復滯矣咏其土且日辟矣詠其

民人服田疇而安幹止矣廼以暇而構書院立義館
取多士而講藝讀書其中可不謂行古之道哉今年
十一月復上言以敝邑之不競未肯降心以相從也
絃誦之聲間有闕焉茲幸奉令承教得以簿書之餘
而鼓舞之頗有可觀因投其課之尤登諸剞劂用章
大人作人之化志下吏之奉行敢請序以勉之余益
大喜曰卓哉令其自時嗜成效矣往余較士三吳所
拭目者率爲名公鉅魁亡論已卽分藩蜀江建高幃

西山集

卷之二

二

書院以教蜀之士士遂相繼登進不可勝數茲壽光
何幸而獲遭李君哉將學日益以進而望日益以起
也蓋余嘗讀班固書而有疑也以所傳循吏若龔黃
藉甚然次公能從夏侯受書少卿亦用明經始官而
並不一念文事獨文翁一人他無所表見唯招致下
縣弟子爲學官弟子至今吏民見而榮之咸願爲學
官弟子豈優于此者哉謂予彼與李君何以能兼收
厥績耶爲我告多士曰爾邑之前有劉文和公者矣

近則有魏司馬公者矣此皆文章彪炳出而爲碩儒
名卿爾多士尙其師之是余所以勉壽士之意也亦
余所以贊壽令之意也

西山集

卷之二

三

王悔齋詩讀序

予前讀悔齋七篇指畧語簡而意貫千百年以往予與氏立言之心雖然紙上因嘆六經四子久矣爲儒生干祿之其子弟之所習父兄之所教曰苟誦是是足爲好學矣苟曉是是足以應世矣聖賢之理僅啜其糟粕而不求其所以然聲音字句之間又爲淺而不足道故有童而習之白首而不知其音節者其於與旨又無諳也今復得悔齋絕經讀若陳金石而祭

西山集

卷之二

四

其鏗鏘若聽于喁唱和而無非天籟可謂於古人之書識其大不遺其細探其本不忘其末者哉夫詩者志也凡人喜怒哀窮愁憂悲愉佚怨恨思慕有助於中必於詩焉發之故或言之不足而長言之意有更端則韻隨之微特三百篇也卽稽古卿雲之什康衢之謠諸聲協節是皆然矣而後生小子之讀詩者僅曰依其本文記誦而止不亦惑乎顧我於悔齋之書竊有感也以悔齋之人之才仲得和其聲以鳴 國家

之盛作爲詩歌調之律呂薦之郊廟銘泰山之頌勅辟雍之石雖使古人復生當亦不多讓而乃苛情於刪定之業散懷於吟咏之間手某一篇聊以卒歲亦鬱鬱矣雖然傳已往之經逆昔人之志風蕭雨晦如見其人如聞其聲雖使悔齋得遂所願暢歌雅章於一時孰淺孰深必有能辨之者吾知悔齋自不以彼易此

西山集

卷之二

五

趙積生詩序

嘗讀三百篇而嘆風雅之業蓋未嘗不與風會相維
持也雖吾黨意頗煩期立言居後詩賦小道抑又其
次然二南之什聲教斯宣一代之間盛衰各見要以
志扶頽敝道溯源流深得乎風雅之遺以不廢夫北
興之義斯主持風會與有責焉而一切竟陵歷下可
以不問趙子積生天才倚挺髮未燥試輒冠軍余嘗
以空群目之已而從遊京師甫弱冠著作已累累

西山集

卷之二

然一燈夜雨制藝消磨詩猶未造堅壘中更數年以
年過終賈未得一對漢庭吐胸中奇氣又苦貧乏衣
食奔走故其詩自樂府以下古調新聲多得之道途
之上而於憂思懷想感物造端尤三致意焉讀其詩
可以見其人夫詩以言志而自道其性情者也必從
而指之曰某篇近古而非吾自有之古也某篇近漢
魏而非吾自有之漢魏也某篇近初盛而非吾自有
之初盛也積生氣骨品藏而性復中和故其詩亦婉

似其人峻而不削爽而不佻華而不得欬情軌獨而
不損逸思孤闢山根而不踰格律所謂道溯源流志
扶頽弊風雅之選駁駁稱備美矣然則詩以畧名者
何積生笥帙繁多剞劂難盡余為汰其靡劣今茲所
存皆憂思懷想感物之作每於白雲明月下閉然讀
之覺古來忠臣孝子義士勞人無往不與積生之詩
遇即無往不與積生之人遇性情所抒有關風會夫
豈邈焉者哉

西山集

卷之二

毛山人詩序

余以徵青郡詩文下檄于十四庠之博士蒙陰毛師
士十霄報曰以兵燹之頻仍書簡散逸過之又久僅
得二冊謾與因草故毛山人詩足之山人者于霄父
也并請余爲論定余笑曰博士異矣余所徵青郡耳
匪交是徵也旣而嘆曰孝哉毛子乎以蒙邑山川之
勝地而競競不忘其手澤思欲以表章之志可嘉矣
且今之職是官者方佗係于首肯之冷署日與其弟

西山集

卷之二

八

子員較量帖括爲進取計幸自稱盡職耳安得以孝
令者乎夫古之稱治教興養而已古之稱教孝而已
書曰作之君作之師孟氏曰謹庠序申孝弟詎非教
必本諸孝弟孝弟必本諸庠序哉毛子且以身先之
無庠厥職矣因憶余往著孝經衍義一書擬進呈而
未果校士三吳時則諗多士俾詮習而躬踐之藎稟
于古至視諸博士則優其禮貌厲其重戒累爲令三
吳人迄今誦述之凡以師嚴然後道尊欲化民成俗

此山也今何幸于蒙陰而獲觀之且毛氏自
曲草生 聖人之居其沐浴于至德要道者深矣空
其年雖遠乎孺慕之情尚繫戀而未忍置使天下司
鐸者盡如毛子又奚慮教之不易成耶山人故績學
處士齊志以沒今其詩大約直抒情性以全其真者
毛子紹衣之吟聲晨夕不輟古云是父是子宜其然
矣余重嘉其孝思與克稱厥職也爲點次而序以贈
之

西山集

卷之二

九

我眉志畧序

山之有誌猶人之有傳也人無傳則生平之行實不著而其名亦湮沒無聞故名者實之實傳者名之所以載實而傳者也我眉名山也海內無不知名似非湮沒無聞者比卽不有誌其何傷雖然人知我眉之爲名山或攜屐而登眺千里一至不過信宿卽覽勝探幽者或得其景趣而不能詳其源委是亦憾事甚至伎佛趨異者舍山川之造化忘坤德之神靈另推

西山集

卷之二

十

一番菩薩真人眩惑大衆無非溜流羽客借以幻其說耳豈山之實錄哉予因考其顛末而輯爲志畧亦因名以紀其實云耳若夫梵語禪宗奇詭怪之事予俱畧之以俟後之君子

校吳行移序

文符詰牒吏事也稍操切之卽有束濕之誚余奉天子命衡校三吳辨經攷藝其職爾曷用所謂文符詰牒而甲乙之授之剗刷不贅乎然恭讀

勅諭所載曰興育曰董率曰崇經術曰勤課程嚴督飭之條公獎拔之典俾士有實用則職之舉也良不易矧大江南北士習日靡文風再變弱者乞哀嘗聞黠者躍冶跳梁文則以軋苗爲奇創製爲古以杜撰爲

西山集

卷之二

十一

聰明振拾爲淹博欲習之純而體之正也不將戛戛乎難之且每一鎖關卷可充棟而幅員之廣北連齊魯南際兩湖方舉行數墨之不暇又何能家喻戶曉以嚴督飭乎是以於嫌怨不敢避於名教勉爲任承則培莠則翦自愛者英拔之自棄者策勵之裂檢者繩以法踰閑者束其趨誨之以修齊篤行程之以博約潛修莫不愧一日之長少有俾百年之樹惠仰答如絲如綸於萬一也知我罪我又何言

木以丹萬仞之官椅崇名碩而永千秋之俎豆又余
輩報本景哲之素非贅也

青齊政畧序

君子學道非僅吏治也而吏治亦以行道然吏治至
今日蓋難言哉保其祿何以恤吾民行吾意無以究
其責竭寢食之焦思而民未見德道未敷施吏議輒
隨之矣况監司之職權不逮乎藩臬貴則先於郡邑
凡郡邑一切錢穀刑名盜賊之事上必頒其牒於監
司而命轉督於下監司不能必郡邑之悉稟其上而
不能不中其命於下所轄之邑其道里之相隔近或

數十遠或數百其案牘之繁劇晷刻無能以自逸郡
邑之吏或賢或不盡賢即賢矣或錢穀刑名盜賊之
事一或不力為監司者雖登數邑於上理亦無以補
此一邑一事之失不恭難哉不恭難哉予自甲寅
夏奉

命分節北海北海之屬邑十有四而又分轄渤海之
三昧夷而起燭三見跋不疲手批目親口宣耳受
精竭力以冀上褒

盛治下卽吾民唯是職有攸司分難越俎不得
上而飭下兩載以來符牒之往返者列架盈箱偶檢
一二有俾於國計民生者梓之以就正有道非敢
謂勝其任也元次山曰吾將守官靜以安民待罪而
已若其道之大行躋斯民於三古以俟君子

白勉圖序

人生七尺軀日浮沈縣寓中無能稍自樹立及其老
也而重傷日月之逝愍亦既晚矣雖然賓筵抑戒之
篇俱自髫年退省則苟克艾憊又安在晚之卽盡哉
故古人往往有年譜之述匪云自誇其生平亦以是
追溯其所歷之境與所進之修藉是益自勉也今余
年五十有五矣猶憶十五歲時侍先大夫於秦泮
先大夫以儒業未振就卑官鬱鬱不得志課之甚嚴

余每夜讀漏三下不輟先母聞呬語聲趣之睡和
衣假寐少曙輒展卷日出就外傳故請益于師友者
大都得其指歸嗚呼生成教育之恩何日敢忘顧未
早達以報此不孝之所爲負憾于終身也志秦泮讀
書明季漕米至大通橋側報京師富室以運名曰車
戶會先大夫里居爲族人豪當事者促之甚亟
時余年十有八矣先兄時任之今日兄往慶爲所
余猶得以童子應余遂往以大夫臨之當事者

已動曰爾小子其未聞往役之義乎卽以命題試余
余揮毫立就乃改容曰爾小子佳士也或另舉一族
人以代可乎予曰族之不睦故有此報今復移禍於
族是相報無已時也當事亦大奇之然終不能釋乃
鬻產以畢役越歲入泮始免志車運甲申時京師大
變外城堅閉士多不能給朝夕有友數人知余貧而
猶稍可餬口因皆就食余家余解衣推食不收客也
卽妻子簪珥盡易錢授之嗚呼朋友固人倫之一也

西山集

卷之二

十六

詎可以貧賤患難漠視之乎志同患難是歲也閩李
旣敗山海關焚掠而去京師無主家自爲防守計余
憤不顧身挾弓矢登埤跨馬殲餘賊用戒城守蓋余
年二十八雖書生鄙見亦復以保亡於存非妄舉也
志喪亂圖存 始祖橫渠公自郿分派至 龍麟十五
世矣未能窺理學之真僅僅以帖括應制順治丙戌
丁亥成進士則余年已三十矣嗚呼前二年於一月
中喪考妣其明年兄歿于邊後復喪偶焚焚隻影焉

兩兒懷抱間復奚志于進取哉因友人強之入闈幾
以一字誤幸掌卷者閱出易之中三十七名授仁和
令是年取繼室志得魯武林一大都會也令茲土者
寬其難哉賦繁役重漕且數十萬士籍民胥吏胥奸
詭百出則御下難督撫諸臺洎諸監司洎郡察咸集
省會則事上難緝紳往來湖上冠蓋相望周旋殆無
虛日則難于應酬吏牒上下日繁繁千萬言耳聽目
閱手批口斷則難于簿書期會至大師雲集船艘以

西山集

卷之二

十七

數百計失役以數千計餉以數萬計嗚嗟立辦抑又
難之甚者乃復增駐防爲分疆而庾民苦播遷其急
安插而上且嚴檄築城界之斯益難之難矣顧余猶
得以稍暇聚諸生數十人講道論藝鳴琴而歌風焉
志鳴琴令仁六載則撫按諸上臺薦剡疊上矣餘司
核報居最速赴京應考遇故事命子賂問政章題同
考者八十四人余刻十四凡十三人補省中而余以
例裁臺中遂授儀部尚書郎蓋余時年四十也志奏

最余在南官授典禮之官分典屬國既遷儀制即凡五服三族五官六官莫不詳其秩序及奉

命入皇史宬檢閱玉牒因而金匱石室之藏得沉酣其

中者數月焉亦職掌之大幸也志南宮三災人文甲

天下古稱才敵衡文之役實鉅且艱余以儀曹典選

命題志於道章一首漢張功臣詔一道乃以僉事提

調之因具陳教養四議而行先後所得士率皆吳中

名宿故比年來魏科峻秩半出余門顧余所以訓士

西山集

卷之二

十八

者不僅以文務窮理以爲知忠孝以爲行乃纂有孝經衍義儒宗理要二書爲務本之學事竣適海寇犯省奉委守城寇退叙功紀錄焉志較吳士余以較士稍直多拂意遂遷蜀少叅時蜀寇郝承裔據邛雅間祇任甫二日制臺李公國英卽以監軍命余輒戎服率健兒數十人飛騎直入鐵果魁得所被掠者數百悉令其家贖歸川南始平未幾復有三省會勦之檄令自嘉州轉餉以濟余謂川江舟楫之艱作義

運米十萬費約而程速寇平敘功亦獲紀錄志平蜀寇嘉州有高幬峻雲二山余建書院其上以時課諸生彬彬如鄒魯矣諸生之第者茹彙而升指不勝屈云明年捧賀表詣

闕適有採楠之舉余稔知蜀苦兵革疲已甚疏上爲納

言所阻嗣因撫臣行查中止然民已不堪矣志入賀

余有五男子長曰嶠次曰瀚瀚爲吾兄後俱習詩次

曰瑩曰岡俱習尚書季曰岱習易男孫有馮有翼輩

西山集

卷之二

十九

亦並習詩余蜀歸年五十有二矣日杜門延師集友雖酷暑嚴寒毋少懈又時有興會舉筆屬文與師友共相切磋磨挾舞解願致足樂也志課子余惟曲禮由幼學以迄期頤凡十年而一變示境之所歷也學記由離經辨志以迄強立不反則自入學之年約九年而幾于大成言修之所進也於斯反觀而自勉則吾之得不得者庶幾日省而未晚吾子若孫視此而交勉焉則子若孫之期於必得者庶幾及時努力焉母

至老大而悔也會友人作十二圖以志余所歷余謂
所歷者可繪而所進者不可繪故復以吾言自繪之
子若孫其毋以圖視圖可也

西山集

卷之二

西山集 卷之三

古燕張能鱗西山甫曙

男 蘭輯

濤

岡

岱

重修邛州文廟碑

聖道之大無遠弗屆何獨于西南莫而棄之西南詳

西山集

卷之三

河印笮夜郎犍爲諸郡漢以前未隸中國武帝征伐
四出而諸郡始附版圖疆宇雖擴議者以爲窮兵黷
武海內虛耗文景之殷富至此蕩然夫以中國之全
盛開拓西南史臣不書美政則文翁化蜀誠不可少
按文翁修起學官于成都市中招下縣子弟以爲學
官子弟明經飭行由是大化史稱蜀地比鄒魯焉然
則至景帝時蜀猶未知有孔子也自有文翁而聖人
之道始及于蜀故邛州之廟祀孔子猶之乎鄒魯之

廟祀孔子也至于今數千百年邛之人沐教澤者咸趨踰循謹學踴躍拜而師事之是安得不新之如魯廟哉唯北邛久歷兵火廟貌殘缺殆甚余攝兵巡事按部茲土恭謁文廟而悽愴怵惕焉爰捐俸與有司約期年而殿廡森然亭閣翼然廟貌爲之一新環官墻而望者咸歎曰此西南邛犖郡也而至今蒙孔子之教化不衰何聖道之大耶學博諸生群請勒之貞珉時康熙丁未之秋首事募修者博士弟子王侖士

西山集

卷之三

等也鳩工庀材者名山令王麟印也董厥成者州牧祖澤潛也爲文以記之者少叅張能麟也

雅州諸葛武侯廟碑

守一隅以圖王輔辱主而寄命此亦似無可爲之勢矣而君子猶勤勤懇懇始終於鞠躬盡瘁而不已者此非志光日月忠貫金石烏能歷久而不變哉嗚呼僅以武諡公屈矣不足以伸公志也公之志不在管樂而以管樂比者謙辭也公之志在伊周而又不忍以伊周自爲何也莽操輩皆伊周自命專擅廢立則放梟負戾幾何不爲姦雄所竊公自南陽躬耕潛修

西山集

卷之三

三

有年其所習者必非戰陣攻取之畧如後世權謀術數之學矣蓋嘗讀出師二表忠謨篤裴惋惻動人昔人云讀此而不泣者其人必不忠誠謂其得性情之至耳至親賢人遠小人一段尤爲得孔孟之學無疑夫孔子之辨君子小人者大在公私之介細在心術之間孟子有大小丈夫之辨使非有得於孔孟何以愷切明斷若此哉後人就成迷而論以其不能輔後主成王業似非伊周其師而出來証討南北諸公

孟故武諡之嗚呼公於當年儲鳳公於千古余故
流連感慨者久之余始入蜀值寇變卽叱馭而前監
雅州軍所過皆山溪曲徑險巇偏仄軍士不得掠子
女者立斬廟前遺子女者以數百計遥望瀘江則公
深入不毛地也又有孟獲山則擒縱以服其心處歷
境至此而謂我公盡瘁之言止作文字觀者是亦書
生之見矣最上有公廟余下車瞻拜因題一聯於祠
前曰王業不偏安漢賊不兩立志在伊周澹泊以明

西山集

卷之三

四

志碑靜以致遠學貌孔孟夫以志伊周之志學孔孟
之學而僅以武諡之非知公者矣雖然公之忠貞砥
自盡其爲公非所論於諡也公志伸矣

嘉州高標書院記

蜀中佳山水莫可殫紀最勝莫如嘉州嘉城跨高標
之半肩挹峨眉而拱凌雲九龍盤旋於左鳥尤委蛇
於右襟錦江而帶雅河名勝環繞高標則郡之主山
也其巔竦峙如千旄稍次則紫紫如縵綬自翠微逶
麓廻翔曲折若大蠶之飄颻名曰高標蓋象形也而
亦會意焉予癸卯分守茲土經理搶攘安插民事稍
暇因基址數楹於其側集嘉屬諸生讀書其中一切

西山集

卷之三

五

薪水楮墨皆分俸資給月課時藝古文講明性理孝
經大約以窮理爲入道之始居敬爲立身之要至誠
無欺爲忠恕一貫之本儒者讀書須讀有體有用之
書認理既真則邪說異端始不得惑嘉人士悅之而
兵燹酷烈後苦無典籍因取家藏五經大全十三經
註疏綱目資治通鑑大學衍義及予纂輯大學衍義
補刪孝經衍義儒宗理要諸書捆載畢至誦讀之餘
論諸生尋孔顏樂處有云在單瓢疏水間者有云在

道義中者有云現前山水皆足行樂者不知各各人
心有仲尼尋到此處樂已自在何事旁求諸生惺然
曰夫子易我深矣願請誌之勿讓維時冷子然王子
廷詔陳子永祚李子果皓季子惠毛萬子中一萬子
曰庚王子保士袁子文亮帥子秉衡等皆先後成進
士舉孝廉相與期無負此高標也是爲記

西山集

卷之三

六

復眉山三蘇祠記

自眉山有三蘇天下知有眉山是三蘇鍾眉山之靈
乎抑眉山得三蘇而始名乎宋嘉祐以前猶是眉山
也草木藂茂泉源清冽固眉山之文也而天下不稱
焉迄於今數百年屢經劫火矣其人與骨俱朽矣而
三蘇猶嘖嘖人口是何也三蘇之人之文足以不朽
而眉山遂與之俱傳此固眉山之幸歟抑亦眉山之
靈與余奉

西山集

卷之三

簡書守川南甲辰過閬州治城郭傾圯荆棘蒙茸野獸
衝突莫辨道路問其祠址則已瓦燼塵土矣顧安所
得三蘇而揖之爰命有司闢荆棘剪蒙茸驅野獸除
道路步履瓦燼間扶殘碑斷碣拂拭塵土辨其字跡
乃木假山堂文余知爲蘇祠也確矣次第修舉閱明
年乙巳告成嗚呼眉山有靈鍾蘇氏而不能庇數百
年後之祠宇三蘇有文顯揚眉山而不能保數百年
後之梓里余讀三公文服其才而惜其以蜀黨分也

使欽才以歸道由濂溪而遡洙泗必爲聖門高弟又何止此哉雖然有宋名儒三賢萃於一門蓋亦不多觀矣烏得聽其湮沒而不復乃因僞將之巨坊而題其額曰三穗故里越次年丙午濬祠前舊池植芙蓉生五色者數百本亭亭秀出修姿絢爛異香悠遠余不禁流連久之嘆曰此殆三先生之文遇余而煥發者乎由此觀之廢興有數物類尚然而况於道乎因感而並記之

西山集

卷之三

八

皇史宬檢書記

皇史宬者大內藏書室也藏之所以垂奕世也曷爲乎以皇史名煌煌巨典非宬莫能宁也宬之爲制石棟石楹石門石牆間列五楹高數仞凡棟梁斗拱宏用木者皆以石爲之古稱石渠石室者此也夫經史子集書悉藏于壁准惟一代創興祖謨宗訓朝廷之嘉言善行哀爲實錄以及天潢玉牒譜系皆宁焉所謂國史秘典非恒觀也余以順治乙未承乏儀曹委

西山集

卷之三

九

檢前代玉牒因啓金匱而遍覽焉其間譜牒訓詁俱屬烏有以勝國之集不存也獨古今一大部類書世所不恒見者分宁金匱以數十計既中以黃秩什襲者數百計目錄卷帙以千萬計自天文時令地理山川風俗人物皇帝王霸德化政教兵農禮樂至草木鳥獸蟲魚無微不備每一事一物必詳考其原委而引述經史子集併前人之序贊傳記詞賦詩歌諸體具錄之名曰永樂大典因思永樂以靖難爲名其

時以革之事甫熄輒能網羅一世英俊之士致之闕
下俾集館閣各抒所長草創纂集若而人討論典實
若而人編輯修飾若而人總裁潤色若而人極天下
之名賢宿儒亦得自効於文章以贊成一代瑋製甚
矣帝王之有天下未有不崇儒右文首重典籍者余
竊幸備官獲窺茲典雖未敢如子雲相如侈美大之
詞壯炳蔚之色乃謹以所見退而自書志劉覽之異
云

西山集

卷之三

十

塞文君井記

臨邛爲卓王孫故居司馬相如以令故得與王孫交
宴會間琴挑其寡女世傳爲風流佳話余讀史未嘗
不醜其行也爲掩卷嘆息者久之及校吳興侯當事
移觀察川南叱馭入邛郡邑以舊誌謁余因得旌蘇
公之故里表鶴山之書院登我眉之巔泛嘉陵之棹
問生民疾苦風俗貞淫至邛有司供薪水曰此文君
井中泉也味甘如飴引人佳勝烹茗則有色有香與

西山集

卷之三

十一

韻騷人雅士無不珍惜爲奇余恠而斥之曰此余向
所心醜者也胡爲乎來哉夫汚名敗節喪志辱身莫
文君若則是井以人汚人與井咸蒙不潔易曰井泥
不食其斯之謂與亟命有司塞之使蜀中知文君之
不足道也雖然彼婦人也烏足責哉獨恠乎有男子
之志文藻流風取高車駟馬如拾芥者乃文不掩行
如此則世之負文名躋高位而帷薄不修貽羞後世
者可不慎與

火井記

辛丑余駐節嘉州丙午秋始兼轄臨邛邛爲古西南
藥自漢始入中國附于蜀其地山川陡峻險隘林菁
茂密去海遠國人皆穿井取澗爲鹽煮開境內舊有
火井縣久廢而名存因考其實井安得有火火又安
得從井而生也余咨之土人土人曰舊有井井有時
而火有時而熄問何故對曰以火引火而火出以水
激火而火熄然則火有源乎對曰小人愚不知源然
西山集 卷之三 十二

則掘井斯地者皆得火乎對曰否得水者十之九得
火者百無一二且井不一火有全火焉有半火焉問
全與半對曰半者火力微出井入隨其焰光明而不
能沸得中之物稍用一二薪助之若全火則不用薪
入甕則沸此地滿井所得皆手火井成之井養而不
窮也惜也邑與井皆廢余曰改邑不改井然則火亦
有與廢乎對曰然今廢于邛而興于嘉矣邛嘉相去
三百餘里問嘉州司憲清正神明火烈難犯井復燃

于榮小人愚不知何所感應也余奇其事心志之因
榮偶災下車軫念父老疾苦井上父老率其子弟數
百人僉曰異哉井中有火其興也勃焉遮道而詢其
故余曰無異也五行在二氣之中原自流通天一生
水地六成之地二生火天七成之氣在地中可以爲
水亦可以爲火卽以火論木有火金有火水中土中
豈獨無火乎山下出泉澤中有火其理一也又何異
乎又何異乎父老唯唯而退是爲記

西山集

卷之三

十三

二銘堂記

余自甲寅夏視事青州幾三載矣旦坐堂皇與吏民圖治理退而偕兒輩講學論道期進乎古人因於署西之堂稍葺而榮之顏曰二銘述先橫渠子志也夫學不予聖迺臻厥成孔孟之道越千餘年而大闢于關中功豈在禹下則其時矣復有以愚與頑目之者抑橫渠子自問亦寧復有愚之可頑之可訂而猶從雙牕間銘之勿緩蓋甚矣閑邪存誠先賢未遑一

西山集

卷之三

十四

自息也余驅馳鞅掌三十年間冀少濯磨之不暇然所至問民疾苦祛其弊而卽之安願與吏民更始亦惟是胞與之訓兢兢奉之以無墮吾家聲而小子輩方日從事呻佔未究性命之旨雖才如陳思博如茂先麗如相如艱深如子雲而愚與頑卒留於中而不可去卽幸獲階通顯膺民社治具粗張軀所謂顛連無告者與吾痛癢漠焉斯之云真愚斯之云真頑矣故余命之讀書斯堂則登斯堂也儼然如見先橫渠

子焉惕然如愚頑之未能離焉而所以存吾心養吾性出而莅席吾民者胥始基之矣堂於是乎名客有贊者曰昔伊川以砥愚訂頑是啓爭端易之以東銘西銘又以東銘未切於下學工夫乃專示人以西銘今先生合而言之何居余告之曰伊川之東西易其名不易其意也專西銘者舉深而遺其淺挈綱而畧其目也豈所以開示後生小子由漸而入者乎故二銘不可偏舉客又曰署之有堂傳舍耳今

西山集

卷之三

十五

國家重東土則先生居東一旦重南先生又將圖南或重畿甸又將入而內輔安能久居此乎而二銘之爲余曰嗚呼仕道之不苟其唯此乎哉夫君子植躬不以東西南北淪其志身之爲一卽上焉庸有久暫乎出門使民咸敬也几杖盤盂咸銘也而況于斯堂然則斯堂也吾欲躋吾民于君子之域而德賢秀之域而先以自易且以易人豈可哉

記

金忠憲公傳

金鉉字伯玉其先武進人以耕讀世其家至吳舍公以衛籍舉萬曆壬辰進士歷任戶部主事遂家于京師焉楊菴公爲吳舍公次子忠憲公父也舉鄉進士仕至汀州太守慷慨豁達志不在溫飽毋譚及天下國家大事輒義形於色敦廉耻尚節俠扶危濟傾海內賢豪長者無不稱楊菴公有古烈士風至於飭躬孝友鄉黨無間則又溫溫若處子所稱人倫砥柱其

西山集

卷之三

十六

在斯乎公生萬曆三十八年七月十九日所居崇文門相傳有異徵事涉荒忽余不置論論其生平大節公早慧六歲就外傳一日數行十歲善屬文十四補弟子員十八舉順天鄉試第一十九舉南宮第廷試三甲未弱冠而取金紫如芥蜚聲京國此人所能也長安新貴多以一第自足獨公不失儒素風俯視一切澹如也故事三甲補縣令公性耽安靜不欲親簿書疏請改教職授揚州廣文因肆力濂洛之學其訓

諸生先品行而後文章一時從游蔚然興起比於胡安定焉嘗與友人辯論經傳曰文莫尚於六經非身心是圖卽天下國家是務文以闡經經以載道不明道不可與讀經併不可與言文其辨致知格物曰見性卽是窮理窮理正以見性存養省察與學問思辨無偏用也事父事君與事天事心無二事也又辨性無善惡曰順此則吉順此性而善也逆此則凶逆此性而不善也故夫學止善中庸明善盡于道性善皆

西山集

卷之三

十七

此物也無極太極飲食之常洒掃應對上天之載總是虛靈不昧實理昭融繼之者善成之者性也語備載文集中俄遷國學博士學日進德日深沉酣周易及左國史漢孫吳兵法無不窮搜遐討謂學貴實際有體無用無益世務云此猶人所能也逾年轉水部主政時邊檄日急委修安定等四門軍器年甫二十有二拮据焦勞躬先董率雖老臣夙吏恒遜不及此猶人所能也方紹常肆情之日特疏請罷內臣建署

先後抗疏彈劾權貴皆人所不敢言者坐是落職而無愠容益究心天人之學旁及經濟諸書一室蕭然不減光風霽月公性至孝因朱夫人早世中饋無主奉養喪殮躬自絮治慚倦公病公侍疾衣不解帶驅蚊滌器皆親爲之逾年惕菴公卒於丹陽則旬奔喪祔葬蘭陵祖塋承先志也晝夜哀號不輟聞者傷心求忠於孝語不爲誣癸未秋京師大疫公和藥廣施餘活甚衆又與北海孫公輩捐貲埋瘞澤及枯骨

西山集

卷之三

又十七

此猶人所能也甲申二月補兵部主政巡視皇城二月寇陷大同三月逼宣鎮撫軍勉齋朱公死之報至京公與朱公內親與弟鏡等哭曰今與而哭勉齋不久而將哭我矣我死分也惟無以處母日不瞑耳弟鏡曰弟將覓僻地奉母以隱無傷也太夫人正色曰我家世受國恩身爲命婦義無生理井在可入將焉用隱至十八日外城陷公哭舉觴奉母涕泣且曰兒不孝承父母訓身當國難忠孝不兩全知母之憂

何太夫人曰爲臣死忠孝孰大焉我授命此井其行我所見自盡而節母以我爲念也十九日使服入朝市人爭言駕行馳數十步宮人果有逆者公驚曰信矣亟歸第易朝服哭拜母前曰兒職在皇城當與城存亡兒盡瘁於朝矣疾馳至長安右門下馬諸役相繼亡去止存劉郭二人趨至禁城西北隅臨河小憩須臾中貴奔竄無復顧主意公忿恚悲號罵賊不絕口整衣向城再拜赴水死時年三十有五上有老母

西山集

卷之三

又十七

朝廷

卹其節烈予祭予諡起諸常格以勸忠也

論曰忠孝之於人大矣哉節烈之事聖哲題之余讀漢史見彪固譏史遷排死節者正直不殺身成仁之美而扶風氏亦身陷大難由漢信長於才不謂理

學也揚雄美新馬融西第所自來矣夫理學之
義立有明養士多歲澤士未嘗不厲廉耻崇氣節甲
申之變身殉國難者比比而是金公以郎官小吏從
容赴難自其初釋褐時志發立矣非正誼明道功哉
乃至性所感母以子死妻以夫死弟以兄死闔室捐
軀與袁粲下壺比烈嗚呼偉矣

同里西山張能鱗撰

西山集

卷之三

又十七

朱太夫人左太君傳

嗚呼人固貴有令子哉以觀太夫人之鸞冠象象
服耀日三十年祿養如彼陳樂將奠禮臣恪共奉
宸章而貢總惟如此生時則榮沒且加卹可不聞極隆
哉顧大司馬之得藉以致其隆者則太夫人實重基
之矣左故燕中右族太夫人在耆時業端靜婉婉抱
惠容紉箴緝緝靡不嫻善宗鄰睹者咸詫異曰安得
闔秀若此乎是其後必大旣歸贈公時田太夫人方
在北堂太夫人下而脩舉案儀賓敬相得矜局七箸
勿敢稍造次也上而左右贈公承晨昏歡卽悅綦七
箸勿敢稍造次也故太夫人喜謂適吾體者必出吾
婦手蓋終其身服太夫人手製云

誥

移封一品太夫人武固大司馬所生母也於太夫人
爲娣姒相共甘苦者六十年無間言旁逮族戚必周
俯及蒼頭廬兒必恤所謂溫溫恭人於其堂弟本誌
天性與時時勅諸婦曰女尚德耳才非所宜易以无

西山集

卷之三

十八

遂占吉詩以無儀預期明壺政唯靜足載之吾持吾大體而已至於被

天子寵光累首一品日享大官之腴至貴侶矣壽躋大耋至頤養矣然且手不廢鍼繭爲諸婦先非賓祭不御章服布素澹然也何貞固自守乎今大司馬爲幃幄重臣天下群以又安仰望乃克勤克慎以稱殿邦中外頌元老之壯猷焉固知太夫人早訓迪之者有由矣

西山集

卷之二

十九

張能麟曰朱張故同閭里也某少時從大司馬研席遊幸登堂而拜猶想見太夫人風範又先慈每誦述太夫人內行非一節卽佞佛婦家習性也太夫人獨峻拒之壹意于詔誡詩書非閨閣而志于聖賢者乎及岡兒獲附館甥雖虛筐是承而仰止典刑猶在望矣嗚呼文伯子與之親賢母也而婦德罔聞伯宗文度之妻哲婦也而母儀靡述太夫人何以單簡之耶書曰又用三德又曰嚮用五福福之謂慶幾矣西山

由德矣唯太夫人而後徵大司馬之善養唯大司馬而後徵太夫人之善基吉祥善事集爲休徵豈不隆哉豈不隆哉

西山集

卷之三

二十

先大夫明菴公傳

先大夫明菴公諱家世業儒居于燕其先系籍秦郡爲橫渠先生裔小子六七歲隨先兄就外傳先大夫卽訓以聖賢經傳不斤斤八股業且時與塾師往復手書辨難者紫紫或面相講論咨嗟慨嘆者久之或抵掌談笑不止小子蒙未之解也時侍先大夫左右見先大夫之事先大母也晨昏問視色養備至而欣然嘗有不足意蓋先大父早卽世先大母孀居西山集卷之三 三十一

三十年未得邀一命以顯揚故恒鬱鬱于中也每庭訓督責小子輩甚嚴或撻之流血先大母勸之曰吾毫矣督子毋寧自督遂不得已以儒士應選欲以祿養逮親也不意族丁大母艱哀毀骨立水三日不入口凡附于身附于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矣合葬先大父之墳其治喪一切雖有同胞伯兄二弗克辦人之見之者皆曰孝哉張子共事親也惟力是視其竭力也不委之于其兄讀禮三年畢選期至

先例以州縣尉用筮仕得秦之泮時秦中群寇雲擾戚友相愛者曰盍以原籍郡告迴避亦可免于險且遠先大夫曰否否予祖郡伯越數世而未得躬祭焉限于遠也今得過郡入泮則予之祀先也若實成之其曷敢避且東西南北惟君所使雖泮之亂義不辭難予何敢欺吾君而忍忘吾先耶遂叱馭而往携先母及小子兄弟由燕趙豫楚至漢江光化均州挽艇而上至興安州其間舟石抵牾離淺難行之狀不可西山集卷之三 三十二

方物遂舍舟而陸寄小子于興安寓中先大夫曰噐汝以事母及嫂氏僅率先兄及一僕僕肩行李父子兼行遇堯封嶺則相與徒步以兄爲杖時不可杖則足躡而顛蹶者數數矣至履任山寇蜂聚于黑水洛去縣僅六十里適邑令王虛白汶上人以他故去委先大夫署邑事徵錢穀則以蒲鞭代桁楊判詞訟則以道理斷是非守城郭則以仁義爲甲冑于檣是時也天下騷動民苦苛征苦酷刑又苦力役民幾下

欲生惟願危旦夕至則三苦少藉誰與爲守者乃署
邑數月而民咸與効死力勿忍去不知其何以得此
于民也 不肖 觀察蜀南驅車過漢鳳雲棧間故家父
老咸揖 不肖 而言曰明菴父母治洋民保危城有姦
黎戴德弗諼久祀名宦至今尸祝不衰內有塾師張
國紀者因述當年手書往復者辨經傳疑義也 謂論
吞嗟者嘆時事之不可爲也大笑不止者喜有子可
教書香不泯絕也相與稱服先大夫之識遠而能徵

西山集

卷之三

三十三

嗚呼昔先大母恒以未得邀一命之顯揚鬱鬱於中
今 不肖 幸歷官中外數遇

覃恩累贈奉議大夫知先大夫亦必有含笑九京者矣
因技淚而爲之差次大概云

遜之先生小傳

余每誦冠喪原隰之篇蓋未嘗不撫轡而泣也同父
之人惟兄與我耳誰實使我才處而孤立者與登令
原而望九原心乎感矣乃述其梗概爲之傳

兄幼業儒性穎悟不羈讀書務得大意不斤斤句讀
雅善書能作斗大字或篆隸俱出古人繩墨外別白
爲法以見奇又工射百步之內十不失一也喜讀國
語國策武經經濟諸書時先大夫從洋署歸蕭然耳

西山集

卷之三

三十四

族有忌先大夫之方嚴者陰列名於車戶與破吾家
焉車戶者明季漕艘至通州則報京城富室備車以
運諸倉名曰車戶風雨沾濡淺出盈入稍或不當皆
于運者是問以故富者力爲營求以脫不能者多破
產受辱一大弊政也兄聞之卽挺身起曰家雖貧詎
可以服官之後累大人卽秣馬拂袖長鞭納草屨
余優爲之毅然欲往先恭人掬之而泣予適從外傳
歸訝而問之兄匆遽執筆且歎且答曰吾將往役矣

其勇任事類若此念兄已冠往恐遭辱以貽兩大人憂予方成童諒不食孺子也遂代往幸以試文爲司儲者許可竟役無辱嗣海內日多事寇且四起兄每慨然有請纓志緣兩大人在未忍行既兩大人竝捐館舍與予哀毀骨立斬焉衰經者三朞拜墓而去之邊庭適吳督師阿衡素耳兄名聘爲參軍相與籌帷幄頗當不幸卒敗績死漁陽亂軍中嗚呼以兄之氣雄才壯爲國出死力不顧卽何難樹功旂常而且血

西山集

卷之三

三五

膏邊土也不重可傷哉兄名維泰後更名振鱗字遜之生一子蚤殤余次兒瀚爲之後瀚以國子生考繕實錄今授揚州通判矣倘異時得邀一命之褒贈其庶幾足酬兄志于冥冥乎

陳章二恭人傳

始余弱冠補博士弟子員侍

兩大人膝下訢訢如也兩大人爲余取陳家女是爲陳恭人云旣成婚則往授經黃孝廉家而月歸省兩大人喜溢于色顧謂余曰兒得以壹意于學矣自新婦之來而吾七箸以加甘衿履以加適中外之事以加庀吾幾忘吾兒之離吾膝也兒可以壹意于學矣恭人聞之曰內則自雞初鳴一切事舅姑如其事

西山集

卷之三

三六

父母吾詎能代子職哉亦聊以盡吾道耳不祿兩大人謝世恭人爲飭舍斂窆窆窆儀戚備周蓋三年未嘗見齒至其居恒眇疾言遽色要本天性矣嗚呼使兩大人得享期頤使恭人得以永其天年晨夕承歡靡間也豈不甚幸顧以丙戌七月暴疾卒豈兩大人在天之靈猶冀孝婦者時時左右其間耶生子二長囁次瀚瀚方呱呱而泣也余爲之淚潸潸不忍俛視復奚問及聞中事會友人強之入旣傳而痛我

兩大人之不及見益傷恭人之早逝也明年成進士
念陳恭人至孝即再娶恐難媲美者第二孺子之無
母誰實成之將毋貽陳恭人地下悃於是納章氏是
爲章恭人恭人之婉孌肅共卽何殊于陳恭人也曰
吾不幸不獲舅姑而事之猶幸得二孺子而字之君
其無虞于趨庭矣兩隨三吳任上供贄繫下逮媵妾
無不各當于禮生一子增與前二子者俱受室又支
出者二恭人固不知若二子之爲前若二子之爲支

西山集

卷之三

三

也故余遠宦蜀中則恭人留治家家秉井井日撫羣
兒而訓導之拊育之羣兒亦遂一如其所出而奉養
承教之不敢倦年四十有四以病卒時三子之子且
十餘人無不受恭人卵翼者相與環繞而哭之極哀
卽瀚雖爲先兄後平方授判平陽痛哭不肯行曰兄
安忍以非其所出而晏然之官耶請得以治二年喪
斯固感

皇上教孝之鴻施亦可以知恭人待子之至矣嗚呼由

吾三十年以前是陳恭人代吾爲子也由三十年
以後是章恭人又代吾爲父也烏可以弗傳前後竝
以余歷官叅議得

贈恭人故傳稱二恭人云

西山集

卷之三

三八

遊擊將軍 贈參將胡公墓誌銘

今國家重錄死事之臣於是中林腹心之士無不敵乃甲冑敵乃干櫓乃鋒刃思敵王所愾以奏凱鏡之績矣余蓋念胡君之死而至今不能置予中也會其兄其僖從京師來晤予青州憲署乃手胡君狀長聽請曰惟昔蜀雅之役亡第以單騎死戰公所日擊也死而以狀

開幸邀

贈蔭公力也忠魂浩魄幸獲歸丘隴公之惠

西山集

卷之三

二十九

也有子而得顯榮其身以無隕吾先世業公之仁也今墓間片石泐之久矣非藉公言其美以慰第于九泉徵信于千萬世俾敢以不朽之事請予以胡君之死壹似有不忍言者而爲千萬世徵信于胡君也則又何能辭按胡君之先有諱徽先者明永樂初從龍渡江有勇力能日行三百里以功授金吾左衛指揮使賜永定門外五里舖止田百餘頃因名其地曰胡家村永定門外之有胡家村自徽先始也故爲胡氏

始祖歷八世爲君父心吾公公諱楠天性慈豈有長

者風襲錦衣衛實授百戶具有韜鈴幹略軍政上考

歷奉三司印務兩司理刑君武爲次子生而頭角斬

斷心吾公早識其爲異器矣諷誦詩書輒落有忠

壯大志故呻吟嗒喑時多悲歌慷慨氣乃以將家子

中順治乙酉科順天武鄉試明年丙戌成進士初任

山東登州府成山衛掌印守備兼管屯務成山偏爾

大海自君至彼爲之不揚屯無通賦矣既遷江西提

西山集

卷之三

三十

標左營中軍都司章江鯨鯢飲跡兵安伍民安市彬

彬乎祭公之投壺雅歌叔子之輕裘緩帶也隨陞四

川撫標中軍遊擊兼轄左營事署松藩副將會蜀寇

鄭承裔投誠復叛捷雅州侵掠四出時予奉

簡書分守上川南甯任二日督師大司馬李公卽檄監

軍而李公復稔君忠勇夙著微調赴邛余故喜得胡

君先聲奪人以勇敢爲士卒倡也方是時兩路進兵

一軍嚴總戎由嘉州進一軍鄭提督由新津進君率

撫標兵附提督爲左右翼會鄭編蹙兩軍未合先趨
邛雅界寇忽磨至鄭倉卒被圍君卽單騎直入手刃
數十賊賊驚駭鄭得脫寇旋舉火器攻擊中君頭額
負傷重猶奮力死戰潰圍以出遂死蓋辛丑正月二
十八日也予時在帷幄中爲之心壯寇平以事聞部
以躁進失機論嗚呼此予身歷行間所有事夫援一
大帥血陣中力敵以沒而猶不足自白耶予力爲詳
請始得

西山集

卷之三

三十一

題叙 贈叅將蔭一子其柩停成都蕭寺以子幼遠
在京師水陸萬里不能歸予于是捐俸遣家人李志
仁等輿輓於其家因其親學士蕪公亮工得歸葬大
宛之胡家村君諱其侯母呂夫人以明萬曆己未年
四月十七日生君子家距死蓋四十二歲娶劉氏生
三子長禹重卽蔭職見官金吾左衛拖沙喇哈番調
鑾儀衛以原銜管整儀尉事者妻徐氏次禹治嘗習
氏次禹新未娶並業儒次二長地太學生

適允介臣業儒嗚呼胡君其可以不朽矣乃爲之銘
銘曰

生于斯窆于斯繩厥武大厥貽於萬斯年忠魂無不
之

西山集

卷之三

三十二

西山集 卷之四

周

古燕張能鱗西山甫著

男 嘲輯

趙

岱

正學論

學術之岐始於戰國縱橫而百家興漢室中衰而佛

西山集 卷之四

老盛自是以後各道其道非吾所謂道矣賢者憂之
故唐昌黎有原道之文宋歐陽有本論之作皆以指
示來學啓迪沉迷二千年來賴茲一炬能鱗學問不
及五子文章不及二公既月昧輯書而復醇諒爲此
贅論得無重爲學者所笑乎然嘗流覽天下之士竊
觀天下之文憂之深憫之切而終不能已於言也大
言以足志文以足言故孔子曰辭達而已矣晉達云
者取其足以發渾吾心哉天下之道不至流焉者

邪遁之歸也夫自古至今操觚者多矣而秦漢以來

言詩者必推李杜謂之正派言文者必推韓歐謂之

大家蓋李杜得三百篇之道而韓歐得辭達之旨良

以文章所在皆道之所在而非徒辭句聲律之爲沾

沾也故予以爲今之學者苟欲學爲文章亦學道而

已道足於已而發爲文章則於詩必爲李杜於文必

爲韓歐卽於制義必爲王唐瞿薛而其立身制行則

又爲周張程朱昔人有言其人不雜其文不雜其言

西山集 卷之四

不雜則爲醇儒矣豈非古今來有數人物參天地關

盛衰者乎奈何今之學者不此之務而徒取青儼白

蟬聲剗竅爭一句之巧矜一字之工其或流爲隱怪

者絕去仁義中正之言務爲誕謾虛無之說昏迷墜

溺自謂高明試思四書五經中曾有一言與彼教相

近否耶又從來聖賢相傳光明正大中和平易曾有

如彼教之飾智驚愚否耶世俗不察往往墮其雲霧

而號稱賢智者又箋經釋疏樂爲前驅後生不讀聖

賢之書不聞正論而日浸潤于邪說其不去人倫滅
天理流爲異類者幾希矣故予以爲人心之不明文
章之不純皆由於學術之不正五子之輯所以使人
知學問之要而學術之不正者多由賢智者沒於
二氏之教故又以其餘意作是篇言之重辭之復其
中必有大美惡焉先儒之語豈無謂哉

天地之帥吾其性論

讀西銘之書知父天母地之義矣天子爲宗子大臣
爲家相民胞物與此天下一家之理也親九族和萬
邦非有天下者不能繫惟天子而後父天母地乎抑
特爲得位乘時者言之耳若夫性則人人具一天地
人性天地之性剛健中正純粹以精含弘光大安貞
以利乾坤之德也陰陽之道也天地分之而人備之
故未發之中其靜也專而翕既發之和其動也直而

闢天地易簡之理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則是天地之
志與氣爲帥人乃得以爲性而人既得以爲性直謂
之天地之帥可也天地無心卽人之心以爲心志動
而氣從是帥之義也於穆不已非至誠何以感通品
物流行非保合何以各正水旱剝蝕陰陽愆伏非變
理則不得其太和動靜相生剛柔摩盪非錯綜則不
能成其變化然則天位乎上地位乎下人位乎中帥
也者參之兩之仰司天地之命者也請得而譬言之

師出無律弟子與尸小人也剛中而應行險而順君子也若夫師貞丈人呼吸夫陰陽而運用乎四時天高地下不能不俯而聽其財成苟非聖人孰能當此而無憾者哉天地無心而有其理聖人因理而擴其性聖人而君臨萬國者乎則將以宗子而為師聖人而疑丞弼亮者乎則將以家相而為師聖人而匹夫者乎乾健自強三軍莫奪先天而天弗違而況於人乎而況於鬼神乎故知天地之帥吾其性足言也不

西山集

卷之四

僅為宗子家相言之也富哉言乎

定性書論

人得天地中氣以生而姓名焉性者理而已而非氣則理罔附易曰繼之者善成之者性故論性不論氣不備而竟執氣以為性則又淪于告子之偏矣孔子曰性相近也言所賦雖有清濁厚薄之殊而理則一若習則倍蓰千萬遠莫甚焉此誠萬世言性之祖也純公程子定性書謂性無內外竊得申其說而論之彼以性為空者曰性無善惡然則謂太極無陰陽可

西山集

卷之四

六

乎程子曰惡亦不可不謂之性即其所謂惡者非指夫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之錮于習者而言也不過謂陰陽剛柔燥溼之偏耳仁義禮智根于心性所同也仁過而柔義過而剛氣所殊也沉潛剛克高明柔克由殊以歸於同也孟子曰非天之降才爾殊又曰是豈人之情也哉又曰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才情且不任惡而可疑於性善乎性善則合內外而皆定于理也若必收視返聽絕慮忘言廢棄一切而後言

定則既遺其外安所爲內也故自視聽言動約于禮
久而動容周旋無不中焉靜而定動而亦定動中之
靜固定靜中之動亦定不分二時不落二定也者
卽所云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者與是故推而言之以
堯爲君文思安安定之則也萬邦協和定之也卽
洪水懷襄而亦未嘗不定以舜爲臣玄德升聞定之
通也百揆時敘定之復也卽烈風雷雨而亦未嘗不
定故曰堯舜性之也禹稷定焉而治水如是躬稼如
西山集 卷之四 七
是有天下而不與焉亦如是湯武能定慝德與養晦
同心伊周能定放桀與征東同道文王之定不必帝
孔子之定不必王顏子定而不改其樂孟子定而四
十不動心易曰殊途同歸百慮一致定而後是觀
之從古內聖外王非定不能盡其德非定不能大其
業日新富有往而不窮又何必灰心槁形抑絕其外
而固蔽其內然後爲定性也哉是故兩儀立而三
才分而定五行定而有常八卦定而有方四時定而

有節雖其間陰陽開闔莫知終始化育流行於穆不
已似不可以一定言者抑知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
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物而無情誠有如
書中所指語約而義精者哉是故聖人與天地準盡
其性而未能盡人物之性猶之乎未能盡其性修已而
未能安人安百姓猶之乎未能修已性內外無間也
彼以義爲外者既不知義以方外之旨又烏可以語
定性哉讀程子而求其旨當以是書爲要領云

西山集

卷之四

八

格物論

盈天地皆物也而無非道也是形下卽寓形上之理非僅塊然之物而已有父子必有仁有君臣必有義見蓼莪而興孝見棠棣而興弟以此思之物物各有至理天淵上下無非是物卽無非是理理外無物物外無理離理則物失其性離物則理失其形形性初不相離物理原非二義也彼以物欲爲解者是以食色爲性豈理也哉易曰窮理盡性以至于命窮理卽

西山集

卷之四

九

所以盡性盡性卽所以至命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又曰萬物皆備于我矣則是有心必有性有物必有理而又非我外之物則格物誠非外事也是故在君臣則當窮至堯舜之理乃爲至善不如堯舜卽爲窮理未至也在父子則當窮至文武之理乃爲至善不如文武卽其窮理未至也推之鳥獸草木俱有至理不可以爲我外之物而不格也然大學格物則先格乎其大者民何以新則當格其絜矩治平之恕

德何以明則當格其慎獨誠正之嚴恕以及民者格

其物之末嚴以治己者格其物之本也一物各有一本格其末未格其本不可謂之格物萬物共爲一本格其逐物之本而未得本原之本不可謂之知本末中有本本之中又有本焉得其理而會通之乃爲一貫一貫者學之得所止也格物者學之知所止也河圖洛書格龜龍而開文字之祖陳疇演易格象數而垂有道之言明農教稼格草木百穀而爲萬世生養

西山集

卷之四

十

之方由此推之典謨訓誥帝王格物之書也周禮周官姬公格之而爲相春秋禮樂孔子格之而爲師顏曾思孟格物之儒博文約禮格物之事乾惕兢業格物之心學問思辨格物之功中和位育格物之效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帝典曰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子曰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耻且格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也若僅以致良知爲聖學宗傳者恐遺格物之理矣

主敬論

道有合內外一天人徹顯微貫終始而無間者其惟敬乎敬者德之聚也不敬則慢慢則散散則不立敬者德之興也不敬則弛弛則墮墮則不行不立不行何所據而爲存省之功哉未發曰中必有所以致乎其中者中節曰和必有所以致乎其和者其所以能致夫中和者何也曰敬也是故仁中非敬動惻隱而不忍者少懈則忍之矣義中非敬動羞惡而不爲者

西山集

卷之四

十一

少忽則爲之矣辭讓固本乎禮非敬而無失上則近倣下則近憂是非固本乎智非敬以生明察則近苛曠則近畧此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夾持之功不可偏廢者然無主于中不立斯無輔于外不行內外主輔之辨又不可不審也朱子論敬獨有取于主一無適豈無意哉蓋人心敬則一不敬則二一心可以應萬事二心不可以應一事以言乎格物不敬則物何由格以言乎致知不敬則知何由致况乎心不敬

則不正意不敬則不誠至于身則又內外天人顯微

終始之樞機不可不慎也書曰慎厥身修思未慎則敬之無所不用其極求則敬之無時可輟者也推而及夫齊家風始關雎樂而不淫敬之則也父著嚴君之象子肅祗服之容兄念鞠子之哀弟念天顯之大慈孝友恭有一不敬則門內皆無政也自家而國而天下君臣之道愈導而居敬之義愈廣敬慎威儀惟民之則諸侯有焉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天子有焉靖

西山集

卷之四

十二

其爾位正直是與群臣有焉是又兼乎朋友之道矣由是郊焉而天神格廟焉而人鬼享其曷以故豈禮陳玉帛之文樂奏鼓鐘之器歟非也禮非敬則無節樂非敬則無和無節無和神其吐之矣大禮與天地同節大樂與天地同和其所以攝身心而達上下者一敬足以該之耳曲禮曰毋不敬非惟可以畢舉全體而樂亦在其中矣擴而論之無邪一言足蔽三百非敬而詩之溫厚和平不見欽之一字足冠四代非

敬而書之典謨訓誥不傳易以定天下之吉凶而爻
象多用惕厲春秋爲百王之大法而辭旨不涉浮夸
然則有得乎主敬之學者天德王道一以貫之豈非
合內外天人顯微終始而無間者乎

西山集

卷之四

十三

易論

易爲卜筮之書夫人而知之也易非僅卜筮之書也
學士大夫知之而猶未必深知之也夫易何爲而作
也天垂象聖人法之河出圖聖人則之夫法之則之
者何爲也哉凡以本天立極垂教于無窮也然則胡
爲乎以易名易者象形日月謂陰陽也陰一陽之
謂道也其曰交易變易者生生之謂易也陰陽相
生互爲其根兩生四四生八八生萬物生生無窮理
也數也總歸于道而已易之爲道也廣大無所不包
精微無所不貫是故日月往來寒暑推遷天地自然
之易也以五事配五行以五德體五常人事常然之
易也君子修之則吉小人悖之則凶此悔吝之所由
存也蓋聖人立教自天子以至庶人各虔厥德各安
厥位各隨厥時無時無地不可進修厥德德益懋則
位益隆即使有其德而無其位君子且有遜世無悶
之學若小人而乘君子之位則負乘覆餗之患至元

西山集

卷之四

十四

且有悔況其下焉者乎今人之學易也辨其內外知其陰陽識其父象觀其動變玩其辭占以爲如是而易之道畢矣不知學易非學象數之易也若以象數爲易夫子何必假年程子曰畢竟易是行物由此思之易之爲易傷之天乎傷之人乎傷之外乎傷之內乎舍夫魯子之學易曰君子思不出其位不取諸物不取諸身而獨取諸思思者作睿之官作聖之基也萬物同受天地之氣惟人得其秀而最靈者此思也

西山集

卷之四

十五

思可以與天地合德可以與日月合明可以與鬼神合吉凶然則易之爲道其在思乎其在思乎願以不出位爲思之止故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君子以無越畔之思爲時中之行止庶幾可以無過雖然重易臻此是必終日乾乾以爲入德之門而究其所以何思何慮所謂同歸殊塗一致百慮以復其存存之性則由爻卦而歸陰陽由陰陽而達太極此吾人一身之易君子由之以占驗雖謂之卜筮之書也可

書論

爲政而不本于道不可以致治讀書而無得于心不可以爲學惟道與心合而後外王內聖胥基乎此矣夫所謂道何道也堯舜以來相同之道也所謂心何心也堯舜以來不相同之心也夫千百世聖聖相承其道同矣而謂心不同者何則人心道心之分也夫道無二道執中用中建中時中皆此道也若夫心則孔子所謂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者與

西山集

卷之四

十六

故人心道心之說不可不深論也易曰繼之者善成之者性又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是言性之書也詩以道性情而孔子有取于無邪是言情之書也禮樂通乎政事春秋近于賞罰是皆言才之書也然則言心之說未有精于書者矣夫心安有二也而舜獨分爲人與道且以危與人以微與道者何居以愚論之人心非他卽道心之欲見長道心非他卽人心之知不足夫人有見長之念無論聰明才智爲善之心之累

卽孝弟力田亦未必爲吾心之益豈不甚危人有不足之慮無論升聞登庸不敢自滿卽耕稼陶漁舍益難盡豈不甚微一人之心忽危忽微正難自必而況數千百年帝王師相所用之不同乎雖然心統性情才而爲言也堯舜性與心合純乎道者也禹文心與性合不雜乎人者也湯武則由情復性之心離乎人而始歸于道也伊周則才大于性情而以小心行之不離乎人而亦未嘗下合于道也是則人心不同有

西山集

卷之四

十七

如其面而眉上于目口下于鼻又未始不同也讀典謨訓誥諸篇由人心道心之不同而得其千聖百王之所以同則三王不足四五帝不足六矣

詩論

攷古帝王功成樂作而六代之樂首稱雲門則有樂必有詩是詩也常自黃帝始矣而其辭不傳或者古樂有音無文乎抑古詩三千前此者俱刪之耶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此典樂之教卽詩歌之祖也六樂備于宗廟大韶之盛季札觀之比於天地之無不覆隣吾夫子聞之至于忘味然其文辭究不知何如也惜乎虞夏之詩不傳而商頌獨存迨乎

西山集

卷之四

十八

雅頌得所然後樂正甚矣詩之道通于樂矣而朝會宴饗清廟明堂之詩天子諸侯大夫等威以辨名分以彰詩不又通于禮乎其采風問俗不遺鳥獸草木之名文近爾雅而義則兼通夫易之取象焉且好惡矣刺不僅緇衣巷伯爲然也大抵皆通于春秋而又能感動乎忠臣孝子之思莫知其然而然矣詩通于諸經而一以無邪爲斷則善于言志卽賜之博而之序毛鄭諸家烏足以盡之迨一變而爲離騷再變而

爲樂府遞變而爲古風近體而詩亡矣非詩亡也雅
頌失其所也必也魯降爲風王升爲雅則樂正而詩
存黃唐虞夏補頌則詩全而樂亦不缺矣

西山集

卷之四

十九

春秋論

筆讀書者貴于有字之間求其無字又貴于無字之
外求其有字則千百世以下之人如見千百世以上
之心而况聖人之書如春秋者乎昔夫子刪定六經
史居其二顧尙書歷四代之史作者匪一人紀言紀
事爲多而春秋乃夫子一人之言其義獨嚴而其系
特重一字褒同于華袞一字誅深于斧鉞遂令天下
後世凜然奉之而不敢違故夫子嘗自言志在春秋

西山集

卷之四

二十

又曰其義竊取也彼游夏之徒親受業于其門且不
能贊一辭而欲執已見以傳會于聖經過矣過矣自
漢武帝時河間始獻左氏光武之世議立左氏學公
羊之徒抵之遂不果成帝時劉歆謂左氏親見夫子
而公穀在七十二弟子之後傳聞之與親見詳略不
同和帝時歆與鄭興父子奏上得立左氏學至鄭康
成箴左氏膏肓發公羊墨守起穀梁廢疾二傳遂微
左氏遂顯公羊得之子夏及漢景武時胡毋生董仲

舒肇始著于竹帛殷梁亦得之于夏亦由漢申公榮
廣蔡千秋共表章之宣帝尤好焉大行于世然康成
復云左氏善于禮公羊善于讖穀梁善于經是先儒
同遵之義也自吾論之三傳自成文字非不陸離波
詭各有可觀第以語於聖人之心豈唯傳聞者未得
其詳卽親見者寧直合其義哉若宋之康侯胡氏出
而略去三家自成一傳大抵以大居正爲一部之要
似乎近之不知春秋一書文成數萬其旨數千固未

西山集

卷之四

二十一

容以一概斷之也且胡氏有感于宋室之衰微憂阨
于外禍故卽春秋以寓其意以謹其防其間牽強扭
捏之病有所未免而經生家爲制舉業者專尙之今
遂單行吾又何敢謂胡氏遂見聖人之心耶然則夫
子作春秋之志其竟不可見與曰讀春秋四傳有法
焉工古文辭者宜取材于三傳奉制舉業者宜引申
于胡氏若乃生千百世之下而欲見千百世以上之
心則宜盡棄去四傳而曠然潛思冥悟于夫子之全

經由經之所已書者而得其所未書由經之所未書
者而得其所已書卽所謂求無字于有字之間求有
字于無字之外者也此爲凡讀書者言之而吾謂于
春秋尤不可不知也

西山集

卷之四

二十二

春秋論 其二

前聖人開天而立極後聖人繼天而明道則凡後聖人而生者皆有繼天明道之責也夫開天創作固難而紹述修明亦不易吾夫子刪述六經大抵皆紹述修明事也故嘗自言曰述而不作非不作也無可作則不必作也然有述不足以盡志而不得不作者則夫子之於春秋是矣夫春秋皆史也因魯史而筆削之在夫子自以為猶述也何作之有顧列國皆前史

西山集 卷之四

二十三

從無經筆削而即可視亂臣賊子之魄者號之自春秋始故曰作也孟子以作春秋比之抑洪水驅猛獸夫洪水猛獸之患雖烈然皆無知物類耳若亂臣賊子公然天地並生之人而乃滅絕天理弑父與君是豈非人心不正之患更烈于洪水猛獸哉人心之不正天道之不明也故春秋之作以明天道天道春生秋殺卽帝王之賞罰行焉彼陪臣僭大夫大夫僭諸侯諸侯僭天子皆逆天也易曰臣弑其君子弑其父

非一朝一夕其所由來者漸則天道不明之故也自春秋繫王于天而天下後世之名分以定人心以正卽二百四十二年之亂臣賊子不畏天子之斧鉞而懼夫子之筆削誰謂託諸空言而無實用也抑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愚謂非僅天子之事直謂之天事可耳人知六經惟易爲天道餘經皆人事也抑知春秋之爲天道不更深切著明哉後千餘年而以綱目繼春秋者其亦繼天明道之聖人乎

西山集 卷之四

二十四

三禮論

政教之不興禮不行也禮之不行禮不明也夫禮自
儷皮以還代有制度至周始大備爲經爲曲三百三
千郁郁乎茂以加矣秦灰之厄禮教蕩然漢興以來
所流傳者周官儀禮戴記三書而已考儀禮古經止
十七篇河間獻王收拾燼餘合爲五十六篇昌黎謂
儀禮難讀然文王周公之法制具在朱子語錄曰儀
禮之根本禮記乃其枝葉注有古禮經傳通解復

西山集

卷之四

二十五

修有家鄉邦國王朝禮而以喪祭二禮屬黃勉齋
夫子之於儀禮蓋三致意焉鄭注曰周禮爲本聖人
體之儀禮爲末聖人履之爲本則重者在前故宗伯
序五禮而以吉凶軍賓嘉爲次爲末則輕者在前故
儀先冠昏後喪祭晁氏曰禮書如儀禮尙完備如他
書又曰儀禮是經禮記是解如儀禮有冠禮昏禮禮
記便有冠義昏義之類是也河間獻王留心典籍開
獻書之路得周官五篇而失冬官千金募之不得取

考工以補之朱子曰周禮一書廣大精微周家法度

在東但未可令學者看後世遂以周禮非聖人書細
碎處雖可疑其大體直是非聖人做不得蕪顛演曰
周公所以治周者莫詳于周禮秦漢諸儒意爲損益
非周公之完書矣馬端臨曰周禮者三代之法也法
制瑣碎煩密者可行于封建之時而不可行于郡縣
之後此王介甫致以誤國而新經亦不可行耳夫禮
記爲二載所輯非一家言駁而不純獨大學中庸爲

西山集

卷之四

二十六

孔門正傳而程明道楊中立晁以道游定夫司馬君
實朱夫子皆有解注而章句或問詳哉其言之若合
三禮而會通則常以周禮爲綱儀禮爲目禮記爲解
分疏條貫定爲不易之章程而崔靈恩之三禮義宗
聶崇義之三禮圖陸佃之禮象陳祥道之禮書李心
傳之三禮辯皆有成書是在操三重之君相取而論
定之則禮明而政教行矣

宋史論

經以維世史以持世鑑于前而法戒于後也古天子諸侯皆有史左史記言言爲尙書右史記事事爲春秋尙書春秋史而經者也後世述史者有三體曰編年曰紀傳曰實錄編年者以事繫日月而總之于年備于左傳而本于春秋紀傳者分記君臣行事之終始詳于史記而本于尙書此二體蓋史家之祖也若實錄起于蕭梁至唐而盛大約雜取兩體而備史官

西山集

卷之四

二十七

之采擇初無制作之意未足見長則歷代之史孰優孰劣可槩見矣而余獨于宋史不能無論焉夫趙宋爲一代理正統自太祖以及高孝諸宗四百餘年實錄日曆彙纂數千百卷歷朝纂修者固非一人其間如李沆錢若水王欽若韓琦魯公亮曾布蔡京程俱汪藻洪邁濟源傅伯壽李燾等人品之賢不肖亦未可辯而一代理正史竟以脫脫之筆爲定徒成繼繼之書良可浩嘆夫有宋多賢未得操國史之筆而

之伊誰之責與迨勝國之社既屋則後此者之責也乃近代以來因仍苟且視爲前代之事與我何與其于夫子所謂立竊取之義何居乎況刪詩止存三百刪書斷自唐虞則宋史安在其不可刪哉雖然難言之矣今必全其三難得其二體而又如周張程朱其人聚于一時開局編摩需之歲月卽不能如尙書春秋而一代之正史以昭可繼漢唐書而蔚如矣

西山集

卷之四

二十八

太公望論

呂望非王佐也。跡其滅紂與周封於齊國。賜履專征。豈不赫奕天下。聲施一時哉。然德遜於周。召節不及夷齊。而其學不過權謀。誦詐。開後世以霸者之習。如六韜等書。雖有仁義道德之言。而均非其正。故曰非王佐也。說者曰。丹書有敬勝之語。孟子有見知之說。可以繼文王之道。統故文王卜龜。遇於涓濱。曰。吾先君謂當有聖人適周。周以興。子殆是耶。吾太公望子。

西山集

卷之九

三

久矣。遂載後車以歸。非相得甚歡者耶。然此時望所進言。不過曰。鈞有三權。餌豐魚。大以祿取人。以國家取天下。此豈聖人之言。殆猶戰國策士之議。雖謂以鈞要文王也可。且文王盛德已成。非望所能益。觀三分有二。以服事殷。德可以有天下。而終身守臣節。至死不變。是文之德。非望輔翼而增武之德。因望贊襄而損。故曰非王佐也。解之者曰。伊尹相湯。已然何獨咎望。然放於南巢。未聞手刃而懸之太白也。使武不

誅紂而周亦必興。望即不勸武伐紂而紂亦必滅。何居乎止貪鷹揚之功。而不顧扣馬之諫。吾知若東海之濱。與居北海之濱者。其志早已不侔。猶然鈞以求得云爾。雖然其晚年得國已九十餘矣。其爲治也尊賢而尚功。季札觀樂。猶嘆美之曰。表東海者有決決大國之風。又豈霸佐諸賢所能望其肩背者哉。

西山集

卷之四

三

太公望論 其二

釣叟而爲王者師髦年而著鷹揚績豈非創大業建
非常殊勲偉伐關一代之興廢者乎然尚以三王終
齊以五霸始其間運會升降之故雖口在人或抑蓋
有天焉不可強耶乃孟子七篇以見知之統屬之太
公此愚所大惑而不解者程子曰文王之德似堯舜
然則太公之德可似禹臯乎若謂文王聖于敬止望
亦以敬勝迪武王似可得其心法且後車之載相得

西山集 卷之四

三十一

甚歎其親炙莫此若也然見知之說不必親炙孟子
去孔子百餘年未嘗親炙其光而以見知自許猶之
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此道統相屬見知聞
知非有二也然則見文王而知者舍周公其誰乎讀
金縢多士多方無逸周官立政諸篇鳴鶴東山文王
瓜瓞生民諸什未嘗不感動興起雷連而不能自己
周禮廣大精密劉歆謂致太平之書朱子謂未嘗無
與心性若易之大象爻辭擬其形容觀其會通詩義

文洗心退藏之撰孔子所以慕其人行其道至于夢

寐而不忘愚嘗反覆于易象詩書周禮而知公之學
一文之學也公之道卽孔子之道也周家一代禮樂
皆自公始而治統之內道統具焉况文王以臣節終
而周公極其誠篤忠敬以盡臣道公之心卽文之心
也以文爲心則見知之統斷當屬周公而無疑見知
既屬周公孟子豈其有誤與曰否否存幾希數章有
周公而無太公又嘗言悅周公仲尼之道是太公平
日不入于孔子之夢而孟子亦未嘗以太公孔子連
類而並稱之以是知見知聞知之統端在此而不在
彼雖然太公望散宜生皆商之大賢也商不能用而
歸周不歸周無以展其學成其業及得國修政因其
俗簡其禮通商工之業便魚鹽之利民多歸齊號爲
大國偉哉厥功聲施後世非賢而能若是乎戰國之
習好尚戰爭謬爲機權譎詐之言而爲作霸畧之書
學者不察以太公爲知兵之祖其亦厚誣太公也夫

西山集 卷之四

三十二

至于道統之傳由君而相由相而師治統之承帝降而王王降而霸非人之所能爲也天也孟子篇終以太公屬道統猶之孔子刪書以秦誓終治統云爾復何惑

西山集

卷之四

三十三

管仲論

志道德者不及於功名志功名者不及於利祿功名利祿之繫其中則其去道德也遠矣昔者齊桓公當周室陵微之時獨起而率諸侯以尊天子天下翕然稱霸焉一匡九合唯管仲之力居多夫以桓公強侯管仲天下才曷不相助爲理登諸王道顧乃僅僅干霸耶或曰帝之降而王王之降而霸也時與勢爲之卽仲亦不得而主之也使仲必欲致桓于王則儼然

西山集

卷之四

三十四

天子之事矣其如周室何故仲唯可以霸稱也然則吾夫子欲爲東周豈遂將改玉改步歸天子之事于魯侯而以周公自在耶或曰吾夫子未嘗得志于魯而仲則已專政于齊故夫子第託諸空言而仲胡不見之行事曰仲之相桓若令下拜若辭上卿若載書之五命若張四維以立言若城衛伐內政軍令之類非不近于王而惜其志之未純則徒見其爲術而不見其爲道徒能用其才而不能修其德此所以僅

僅于霸也方其遜無知之亂特以屬在子糾不得已
與召忽同奔之魯然其心已早見桓之可與有爲從
之則功名由之以立利祿由之以全汲汲于功名戀
戀于利祿則亦遂忘子糾之爲其主也主之不可以
或背也故筮賁之殺桓既傷兄弟之倫堂阜之囚仲
復廢君臣之義如此而欲率諸侯以奉天子雖曰陳
惠迪之篇時進敬勝之說倣周官而行周禮又安能
進霸而至于王哉後之學者徒拘夫子之告由賜者

西山集

卷之四

三十五

蓋謂聖人亦重其功而畧其節不知此特夫子救時
之論固未嘗謂節之可輕于功也故君子未出而問
世務先立身立身則始辨志吾獨惜夫管仲之志之
未辨也

晏子論

古人臣事君必以其正要未有僉壬雜處其間而得
行其志者易傳曰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
道消故四凶竄而十六族登廉來章殄而十亂安虞
周之治率由此矣吾觀晏子之於齊而太常不嘆其
所遇之不幸也夫以齊之急功喜奢厭風靡敝而晏
子獨能食不兼味妻不衣帛祀先之豚肩不掩豆一
孤寡三十年不可謂非兢兢敦本崇儉君子矣至其

西山集

卷之四

三十六

公欲更其爽塏之室而以近市辭濫于刑而以踰貴
屨賤諷侈志于遊觀而以省耕省斂進豈非納約自
庸古大臣道君子正之則哉藉令景公心善其言正
身修德以幾致上理奚止一變而至魯也間嘗歷稽
後代唯魏徵之于唐太宗從容盡諫得行其志顧晏
子之臣節不遜于魏徵而景公之君德實愧于太宗
故唯據爲和有以深中其膏肓雖音味之辨不能力
回其場竈蓋以人主見賢士大夫之時少而親宦官

宮妾之日多苟非聖如舜武鳥能去其所當去而用其所常用耶景公席主也既欲用晏子復不能去梁丘則雖欲畜君而比先王其又何道之從吾故曰所遇之不幸也或且謂尼谿之沮封度不能容聖人尸股之枕哭義不能討亂賊晏子非有道之士也顧善交人敬夫子何以重稱之而史遷作傳有感于越石父之事遂云執鞭欣慕則又以知其人爲三齊所不易得者矣雖然君臣相悅矢諸樂歌可不謂盛乎而

西山集

卷之四

三七

卒之固本不立集萌不杜則豈所以引君者猶未盡于正耶唯夫子之告景公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大哉正君之言矣

朱陸異同說

人同心也心同理也苟非下愚其聰明才智豈遠遜於人者但同是聰明同是才智正用之其究必歸於正誤用之其始已墮於偏迨墮於偏而不覺其非又惑人之議其後也故寧執始學之誤爭勝是非而一時頗僻之徒復喜爲新奇便易之說轉相師習世道人心因之壘壞此非聰明才智之禍更什伯於下愚者哉如朱陸異同前人辨之已詳何容復贅但麟謬

西山集

卷之四

三十八

韓五子一書區區苦心不唯欲世之宗異端者廢然知返卽世之宗理學者本末源流尤不可以不察也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良知良能豈不足貴但此爲孩提之童未嘗學問者發耳吾儒自入學以來格物致知皆從平實地上真積力踐以至於天地位萬物育若云不假修爲合下便是孔子何以言時習言克復子思子何以言戒慎恐懼耶夫格致工夫莫先居敬居敬之

道莫先主一積累漸摩自覺煩苦間有一術焉簡而易從則相與尤而效之然天下之事物無窮其理亦難執一勢有常變法有經權譬如忠孝難以兩全必求忠不礙孝孝不礙忠自非聰明才智之人不可而苟無學術以濟之伍員王陵其得謂之善全否耶象山之學但守一心故以涵養為主翁以省察爲奴婢甚至以粗惡之性皆認爲此心妙理正如禪家者流冥心求悟不落言詮此朱子所云太段粗暴深似告

西山集

卷之四

三十九

子者也至王陽明獨提良知二字空諸所有益爲禪家立幟可與大學之道同年而語哉若朱子一生學問窮理以致知反躬以踐實其存之也靜而虛其發之也果而確其用之也應事接物而不窮其守之也歷變履險而不易其教人必以大學語孟中庸爲入道之序以爲不先大學則無以提綱挈領而盡語孟之精微不參之語孟則無以融會貫通而究中庸之旨趣不會其極於中庸則又何以建立大本經綸大

經而論天下之事垂萬世之則也哉觀其所學象山論質諸書初如旗鼓互陳終能折服其心自云力弱不能謹於幾微此本末源流之辨朱子所能上接孔孟之傳而下廣濂洛諸儒之教也雖然象山之病止任一己之私至於持守此心堅凝強固用力特勤學者不察其用力之勤而但祖其合下便是之說其流至於空虛寂滅陷入異端而不自覺其不爲象山罪人者幾希希乎佛老之害彰明較著儒者猶得以正

西山集

卷之四

四十

言距之至號爲吾儒浸淫異教如父捍敵於外而子納款於內滅人倫而絕天理豈不哀哉讀五子之書源流本末釐然具陳千古來聖聖相傳之統如日中天雖與六經並垂可也

三教說

人不知學由不知教不知教由不知道不知道者不知性也不知性者不知天也天者理而已人之學者學此教者教此乃自聖人道衰斯楊墨道興生心害政流弊窮於其道愈熾夫道一而已矣焉有所謂三教哉後世崇尚異端推尊邪說恐其不能傳於天下後世遂混聖道於佛老之中謂之儒釋道三教嗚呼聖如孔子帝王尊之爲師而僅以儒稱之是豈知道

西山集

卷之四

四十一

之言哉且孔子之道何道也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道也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之道也自古及今由其道則治不由其道則亂一本而萬殊萬殊而一本天性之理如此而已矣又何常有怪異奇邪之行乃以無父無君之佛老等而列之爲三豈不誣聖道而惑天下萬世乎世俗習而不察謂佛能了生死有果報家尸而戶祝之尤甚於老此猶曰非儒者也至學儒者之學猶不免爲釋氏所惑有取藏經而窮年累

月翻閱者有取楞嚴法華以儒者之言註解者有與空門參悟作偈子語錄以表揚者有喜其機鋒棒喝而附和其詩詞者人見儒者尙信其言從其說即安得不家尸戶祝耶程子曰學者於釋氏之說直須如淫聲美色以遠之不爾則駸駸然入於其中矣况佛經二十四卷自明帝始入中國皆西域之梵音今且敷衍其詞汗牛充棟歷考事佛惟謹者得禍甚慘其於生死果報之說究屬荒唐生心害政確乎不易之

西山集

卷之四

四十二

言矣彼世之信佛者不足論已愚願學儒者先明聖人之道知五常由於天性五常之性未盡則獲罪於天戾已成物方爲完人成物之道未盡則於人有虧是儒者之道終身學之而難滿其量乃復雜以滅絕人倫毀棄性命之佛老而其尊之爲三教豈不惑世誣民也哉孟子曰楊墨之道不熄孔子之道不著愚謂後之學者不能如孟子之言姑爲下一轉語曰孔子之道不著楊墨之道不熄

洗心石說

蜀山戕肩聳最巖峯天門爲奇蓋山以肉勝獨茲兩石對峙盡插入雲巋然峭拔此山之真面目也若雙飛橋更爲絕勝黑白二水盤繞澎湃而出翠微天一地二生耶成耶漚而爭趣於壑以峽偏不得遽遂其往中有巨石如心而水勢湍激噴漱石上洄漩不已觀此而果行育德洗心藏密之理思過半矣因改名爲洗心石斯圖繪所不能盡者故表而出之

西山集

卷之四

四十三

仁和兌漕紀事

國有三征王政不免士君子苟能留心民隱雖維正之供未嘗不可以藉積弊而申國法特任事與議事者不同局任事者惟恐法不行而誤國議事者惟恐弊不剔而病民事欲兩全則戛戛乎其難之余筮仕武林浙西計轉漕數百萬而仁邑應兌漕米十萬領兌者衛弁二員旗軍數百人駕百餘艘泊河干臨倉講兌軍民雜沓如蟻軍欲照舊例每石淋尖陽斛外

西山集

卷之四

四十四

貼運費五錢計米十萬衆糧長約貼五萬金弱者色從強者色沮與之議欲少減軍曰自浙至京水程五六千里其間水手人衆咸聚食遇開壩盤撥抵通交倉諸費悉取諸此若稍減則鳥獸散矣惟民運何如往糧長中有二三青衿爲領袖出與軍爭軍黠傲克悍少拂意則群起而閭棍如雨下捶衿將死然衿亦樂有此捶而私斂于衆糧長爲醫藥費且軍亦暗與衿通苞苴入之必如其數而後兌此舊例也余曰不

然郡邑有民職輸納也衛所有軍司轉運也輸納不足則有司是問轉運不前則衛弁是咎矧漕例每正米百有耗米四十此卽所爲運費也何得復以貼運爲議乎二弁密遣役至日講允舊例也如例當更有以報公余正色拒之時督糧使者臨倉驗米欲以米色潮潤爲名責糧長而加贈耗余急止之曰軍猶緣也性善升木今又教之其可乎因疏其事揭直指公公可其議痛懲運軍之黠者而允如流水是歲省民費五萬餘邑人爲余立生祠倉前而紀其事于貞珉余固止之不得

西山集

卷之四

四十五

仁和平訟紀事

訟有對質而平者有不對質而亦可平有聽斷而平者有不待聽斷而亦無不平有對質聽斷而稱平猶煩片言以折若不待對質聽斷而爲乎稱平抑亦平之此心此理而已晚近人情狡詐往往以小事構大訟成大獄冤枉殺人者不知凡幾每讀易至噬嗑讀書至呂刑未嘗不掩卷而嘆聽訟之難也訟起於飲食而至於墨劓刑宮大辟其間毫釐之差烏能得其平哉嘗聞人有詐稱海寇投誠虎林都統爲効用官者一日首閭客數十人爲奸細間客捆重貨各千百金督統執其詞欲以兵捕之且曰事關地方安危言于撫軍命有司同捕毋泄毋縱余進議曰此事所係極大遽以兵臨彼真則拒不真則駭遁耳恐未必盡得愚意不差兵并不差役且不出票止口傳店主問聞貨價低昂價單至卽如數許可令諸商親赴營領值則商不驚逃而真情可得矣都統曰善諸商一呼

西山集

卷之四

四十六

畢至訊以某某爾同鄉人也首爾爲奸細確乎衆商叩頭流血僉曰某某乃鄉人不齒且賊求官昨以梓里故來稱貸不應乃有此舉各出券以証都統曰此事誠虛急呼効用官對質左右曰昨聞不用兵捕斯人宵遁矣都統曰善哉張侯之明不待質對聽斷而訟平矣

西山集

卷之四

四十七

仁和閣邪紀事

邪教中人心久矣而大江以南爲甚佞佛之惑至有顛倒其妻子而不覺者蓋有邪教以易卦命名分布遠近如昆堂則所稱長生教也非僧非道聚男婦數千人入其教者去姓註法名彙集成冊初入者贊二三貫轉相引進則稍減前贊然未有無贊而得入者所入少豐建大祠祠後靜室層疊曲折各開戶牖數百椽樹異標新駭人耳目愚民有所嗣者携

西山集

卷之四

四十八

妻以贊教者曰人之無子蓋因男女多慾欲求子先戒慾戒慾先分床語云寡欲多子誠正論也某乞曰小人貧窶一夫婦同居安所得戒而分教首遂以靜室聽擇其嚴密者夫婦各一日則相見夜分宿未莽孕果生男婦曰發佛賜也教首因命名佛子育于民堂周歲夫欲得其子以歸妻難之不踰年妻死教首神其說曰佛既能賜子是佛母也用檀香鑲傀儡象冠以女冠釵飾皆金珠如艷婦裝念而焚祝之卜

吉凶如響人皆奇焉其夫亦相與野服而瞻拜之遂
喧傳遠近男婦歸教日益衆余廉得其狀上其事于
當事議曰楊墨興而仁義寒佛老熾而道德衰淫
至于邪教橫行離間夫婦顛倒人倫創建淫祠僞
其人此之不除伊于胡底韓子曰人其人火其書
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甚矣先王之道不可不
明也萬松嶺上舊有孔子書院兵燹後僅瓦礫耳請毀
艮堂以新孔廟顏曰峻極于天殿基高數丈聯左右

西山集

卷之四

四十九

曰道猶未墜階不可升當事喜其議之正而始終成
之當事者誰觀察使濮州南公生魯諱洙源也

主客司記事

壬辰秋秋仁和令張子奉

召徵卓異入應銓部考選同試者八十六人余列名十

四前余者皆授垣中後則例授御史時

新令撤巡方自余以下皆授部曹于是授春官尚書

郎司主客主客古典屬國也張子曰嘻我何幸而授

典屬國之職乎嘗讀史至蘇武傳未嘗不嘆其苦節

之貞歷久不變膺此職者能無愧且勉乎考會典掌

西山集

卷之四

五十

諸外國朝貢接待給賜之事簡其譯伴明其禁令凡
屬國賜賚生貢隸焉其東南則朝鮮日本琉球安南
真臘暹羅占城蘇門答刺西洋瓜哇彭亨百花三佛
齊泮泥凡十五國又有瓊里三十餘國皆附貢其方
物則螺鈿芋布苾布花文布兜羅棉文簾花席盛鑑
刀劍瑪瑙水晶珊瑚玳瑁琉璃金銀諸器龍腦龍涎
沉檀降速丁木薔薇露諸香孔雀鸚鵡火雞倒挂鳥
翠羽諸禽犀象豹馬白鹿鹿紅黑猿黑熊白獺六足

黑小斯諸獸皮角齒牙椒蠟異藥諸物北馬
祖最大東兀良哈即古山戎西哈密即古伊
北瓦剌方物則金剛鑽鐵刀連來蠻黑樓石礪
梧桐鹹以及駝馬獅牛海青兔鶻舍列孫貂
西域三十八國默德那即回回祖國西番古
思藏長河西朶甘思董卜律胡金川寺洮岷
番僧附于內地者俱上官皆有貢點檢表箋
內遣歸則有銅符勘合以通事序班伴送其
給賜曆

西山集

卷之四

五十一

日五經四書春秋會通大學衍義綱目列女傳等書
廟社樂器金銀鈇錠錦繡彩段紗羅疋帛冠帶衣靴
等物其正副使臣頭目各賞賚有差附貢餘物免稅
給價仍許開市或求討或賞賜俱過厚張子司此職
六越月同提督會同館滿洲郎遇朝貢者敕問相與
嘆曰朝廷柔懷之德如此其大且遠也所貢未必皆
有用之物歲費帑金不貲來薄而往厚固聖王之道
然其期或三年或五年一貢簡其人或三十或二十

入朝則節制之意行乎其間是又憂深而慮遠也

西山集

卷之四

五十一

西山集 卷之五

岡

瀚

古燕張能麟西山甫著

男 嶠輯

壇

岱

上督師李太司馬書

國家當全盛之時寇遽一隅雖有十三家之餘孽會

西山集

卷之五

師合勦掃蕩何難矧惟老先生仁心爲質智勇兼濟
兆姓久已歸心三軍罔不用命克奏膚功且晚間事
耳頃聞寇踞茅麓恃險爲巢挫我楚軍抗我秦旅又
復逆我蜀師攻圍巫山竟至匝旬仰賴老先生勝算
堅壁清野使賊磨至無可因之委積又留水師斷其
糧道不旬日而自解此以逸待勞之計得矣今復請
禁旅者將至合三省共計聚師不下十萬以衆制寡
壕塹層繞困于山谷如鳥在籠如魚在釜萬無他虞

獨是我軍計口授餐十萬之師日食千斛今奉憲制

巫山渝州之糧止供十日委某一月之內運糧三萬

自嘉轉運軍前否則以失誤軍機究論某捧讀之下

敢不戰栗是從但思至渝千餘里至巫則二千餘里

蜀江天塹不爲不險且遠乃迫于十日之限已爲急

促而更有萬難籌畫者川南爲郝孽蹂躪數年舟楫

久廢間有商賈民船又爲平藩還家前月盡行封掣

入滇浩渺江干絕無片帆隻影徘徊悵結幾不欲生

西山集

卷之五

二

既無濟川之才徒作望洋之嘆終屬無益與困于蒺
藜無寧行險微幸因思木牛流馬可行于陸竹筏木
排獨不可行于水乎於焉斬伐柯條採取篋簞層編
疊累結爲巨筏每筏用竹千竿木百株可載米百斛
初爲嘗試猶虞險越漸爲損益始得其平自謂爲期
日構五筏二招四槳用大八名十筏一官督運千斛
其間湍流險峭保無損失然失者什一存者什九庶
幾前後先至者唱籌支軍則歡聲雷動其後相繼而

至者殆無虛日一月之內三萬餘糧盡屬飛渡矣以
某不避險阻據臆上陳統惟憲鑒以恕狂愚

書至而筏亦至三軍得以飽騰卒收成功臣紀
錄

西山集

卷之五

三

與青郡鄉紳書

某待罪貴土將三載矣幸藉大君子之教得俾時和
年豐優游政退食之餘輒與小兒輩誦揚古昔詮
釋理學之原委參究史乘之異同未敢稍自暇逸也
復自念青爲東服大邦名賢踵出若田何孫虞梁丘
父子之於易轅固浮丘伯之於詩兒寬歐陽生之於
書公羊氏胡毋子都之於春秋固班班前古歷數宋
元名儒項背相望至勝國而高曾之矩矱未亡也

西山集

卷之五

又三

昭代簪纓大儒以文章經術世其家者衆矣知必有
雄論閣議可垂石璽者迨今海岱人文闕焉不彰豈
作者之危乎恐亦服官者之羞也某不自揣欲廣羅
郡邑詩古文竊比梁統勒成一書使海內見之嘆東
才之美非復稷下雕龍之技卽後之學者亦得以端
其風尚進諸典則某庶堪告無罪於服官耳幸祈簡
惠子之車發鄴侯之架廣期同志樂與贊成必不以
俗吏之言而鄙之亦不以淺儒之見而哂之也

與少司寇高念東先生書

東齊固多名公鉅卿杼經緯之業垂不朽之聲而老先生抱雄世之鴻名望重東山誠所稱前無古人後無作者海內之士獲一赫曦莫不藏弃以爲榮願某接壤咫尺間而未得時勤親炙共爲汗背何似待罪青社幾三載矣幸藉

國家之福境內得以稍寧然自分碌碌罕所建立唯

是一二簿書之具文所堪與吏民相告語以昭茲異

西山集

卷之五

四

曲者累爲政畧不自知其言之不文也謹以呈教哲匠幸賜大序以享敝帚則拜百朋之錫者逾深矣

與趙韞退大叅書

竊唯詩文一道難言之矣操觚家人各樹幟競左右袒焉遂令大雅不作良可嘆也山左自泲汶先生建旗鼓中原嗣此間或闕焉甲子青社者前則稱宗伯馮公近則稱相國孫公威彬彬清廟之器矣獨清止閣集膾炙海內者匪伊晨夕而弟緣吏事紛拏竟不獲閱其閭域寶媿且憎昨閱邑乘僅得佳咏數章一唱三嘆使我俗情渙釋顧吉光片羽耳尚未攬九苞

西山集

卷之五

五

而挹其德輝也茲將廣徵青郡詩古文以志青社之炳蔚非大集不足以揚文獻之光俾後生學士皆有所矜式且令讀之者曰趙先生之文其爲青社重也如此其爲山左重抑爲海內重也如此則弟亦與有榮焉敢祈存笥惠頒毋爾音金玉幸甚幸甚并祈徧覓郡中逸稿見示益銘樂善高懷也

與高葉旂先生書

某被服先生之教素矣竊自念今天下博學多識衷然以聖賢之徒自命而文章經濟名節事功四者輒與其議論左則以理學之不講也苟能從事理學則性明而四者舉出此矣先生承忠節家風端嚴嚴毅之氣形於文章既且贊治容臺釐定典禮視學三楚教化興行是四者已兼而有之則道學之素明而性理之早悟也伏讀朱子節要一書研窮指要辨晰精

西山集

卷之五

六

微豈特爲紫陽功臣卽濂洛關閩之學復見今日某不敏于此道未有所窺嘗於李之才所謂物理與性命之學思之蓋物理性命雖分言之而理本太極性原天地不外河圖而已河圖陰陽互根動靜相倚只此象數而生生之機蕃變之道具焉夫子於陰陽動靜之未形者言之曰太極此言理也曰六爻之動三極之道則兼天地人而言理矣於陰陽動靜之既分者言之曰乾健坤順此言性也曰易簡而天下之理

得則兼天地人而言性矣可見人具一太極人具一乾坤得一可以該萬卽萬可以見一言性而理在其中言理而性在其內第其體用攸殊合離純雜之際辨之不可不詳苟無窮理盡性之功則無人道遂無所爲乾坤無所爲太極矣故欲得其原莫若返而求之大易大易六經之祖也以大易體之一身而性明而理備矣漢魏以來董劉諸大儒言易或雜出於五行災異晉王弼輩以象外之意表之稱善談易其流

西山集

卷之五

七

矣遂啓虛無之漸易道不明則性理亦晦自濂溪著太極圖說又自無極推之直窮造化之始發庖羲未發之蘊真所謂妙合先天者矣夫人心固自有無極周子之言無極正言人心也通書四十卷所言治理吾道聖學不一大抵以易道發明人事溯其教二程以孔顏所樂何事非指人心與乾坤同體乎明道之言曰生生之謂易易畢竟是何物又論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曰此也密也是其物人能思則得之

夫易所謂此者指圓神方智易言而所謂密者指聖人隨感而應無一塵之累而言程子特爲拈之欲人知性卽是天本濼濼靜極而動動極而靜合于天之消息也其定性書云靜亦定動亦定無將迎無內外蓋卽易成性存存之旨周子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卽此義也朱橫渠初得力於范丈山中庸之訓求之六經經義有民遊著爲西銘深有見于殊途同歸百慮一致之理若考亭集諸儒之大成其學本于

西山集

卷之五

八

窮理居敬真周子以誠爲本以欲爲戒程子涵養以敬進德以致知同其言心外無理心外無物心卽是善格者格此致者致此豈非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之旨乎合諸儒之說論之則物理之學性命之學爲二爲一洞然可知矣若象山平生以及身切已遷善改過爲主陽明知行合一以戒慎恐懼爲存心之本未嘗不是工夫但二子一主于尊德性一主于致良知偏而不備無窮索之功耳蓋性理之全總是大易敬

義不孤之理學者從此用心自求之吾性之中至于中和位育以合于太極而能事畢矣所謂格致先格致此性理而已性理既明則無分于動靜寂感物我而文章事功經濟氣節舉而措之裕如也某故曰理本太極性本乾坤不外于河圖而已管窺如是幸先生有以教之

西山集

卷之五

九

與同年王袞華書

昨所賜試卷讀之不覺起舞異皎皎汗意可見其
絕塵而飛矣弟承乏三載間嘗觀十四世之風竊謂
高山可仰者于今乃得兩生此中固有人哉雖東武
山川之奇秀甲他邑鍾靈獨異然亦可以見老年翁
家學之獨優矣詎唯帖括有足多者其在詩古文辭
間後先作者概不乏人繼自子瞻超然臺後閱數百
年流風餘韻尚有存焉者乎弟將有青郡詩文之選
西山集 卷之五 十

非老年兄孝友齋大集不能爲東武生色焉此上請
并祈徧蒐前後詩文或已刻未刻統賜錄訖即可完
璧弟風景作述之富且惜情風雅爲一代宗匠故敢
潤漬兼聞有先輩丘虎方孝經衍義因弟曾妄著此
書期借以相證詢之以示幸甚

與孫孝堪書

詩文至今日稱大備矣矧泱泱表東海者乎矧東海
之上經國盛事不朽大業如先相國者乎故海內談
文章名家指必首屈龍水相公弟之耳食而神王者
非晨夕矣昨閱郡志得柳溪公傳及顏文姜靈泉廟
碑再四讀之手不忍置及見幾口道歌則又擊節嘆
曰腐史班椽僅僅續成舊典奚足道哉然以銜官屈
宋之必簡及其孫而詩學乃大成乃千古若年翁之

西山集 卷之五 十一

淵源熾昌當在許公父子間也近得清止閣集風流
輝映令人寢食俱忘謂顏神山川之靈異何緣悉萃
顧得窺趙先生之全而未獲心飫先相國暨年翁之
大帙所謂登堂入室者不內而平昔人云聞聲而相
思見客爲美瑞弟之承顏接辭詎有間焉而敢自棄
也蘇門之嘯天台之金石方幸身親見之唯勿秘枕
中慰我周餓幸甚幸甚龍水諸賢士著述及益志中
所見集目統望過搜示之

與魏儉菴中翰

向讀老年翁黔游紀畧風流蘊藉極覺勝之致洵洋
洋大觀哉夫以少司馬公制于前而復得老年翁
備美于後一家作述之盛雖談遷彪固蔑以方茲昔
頤璫並相唐庭遽直翰苑時人榮之矣足多焉茲將
有青郡詩文之選敢祈簡故府之佚編快枕中之秘
笈沃我顙餉并煩徧覓壽邑今昔篇章獲資探討倘
藏之名山未有副本者錄說卽璧不敢藏爲已有也

西山集

卷之五

十二

與馮虞臣書

承賜五先生集洗心莊誦風流爾雅不覺移人性情
眞黃初逸響也從來簪紱萃于一門者間有之矣未
有祖孫父子昆弟聯科第如君家者卽或顯榮有
之抑未有文章焜耀如君家者雖三鳳八龍詎多謾
焉矧今大師相黼黻皇猷光前裕後者乎故知大小
馮君未足誇漢代也適聞邑乘中楊提臺碑文昌隆
博太乏氣旁薄函蓋而私以未及多見爲恨蓋師相
之道德勳猷海內固靡不仰止唯是翰墨英華經史
大業雖在旁匠視爲繡餘而學者得之咸奉爲金科
玉律弟未敢造次上請專祈老世兄賜啓俯賜手錄
庶燕許大筆得式凡而讀焉亦下吏之榮也

西山集

卷之五

十三

徵青州詩文啓

蓋聞闡潛德之幽光端須來哲啓名山之大業實藉
象賢則地居近聖寧致歎於無徵而國方右文用
樂觀夫有道維青州號海岱之區奕世景人文之盛
凡冠帶之倫輒誇泱泱之大卽輜軒之使願瞻郁郁
之文顧閱殘碑恨未獲合璧連珠間蒐邨乘嫌止存
一狐半豹不佞幸及自公力崇大雅謂居是邦宜事
其賢友其仁庶幾善事利器抑生斯世唯頌其詩讀
西山集 卷之五 十四

其書乃可論世知人應有敬勝義勝之篇詎乏徵招
角招之作雖未敢司權筆削竊自欲逞志稽居爰求
數百年之著述備諮十四邑之文章由
本朝而溯勝國正學者咸登自簪紱以泊布衣異端
者弗錄或早縣國門或尚藏家塾或惠貽什襲或借
閱數句統冀檢牙籤而迅發幸勿祕架袖以遐遺倘
鑒葵誠庶開茅塞謹啓

徵聖學廷氏

道日行於宇宙而問道爲難聖各足於人心而入理
者寡豈學者有未克真抑同志之未廣也不佞幼習
家學微聞大義衡校制藝不足以窺性命之旨而正
學失緒迷惑滋深不得已而輯儒宗理要一書期以
上廣濂洛關閩之傳俾後學無支離假借之習凡平
時得心理學者皆吾道之干城也用是廣稽博采藉
重簡端其先輩賢達瞻望夙著高山仰止無俟表章

西山集

卷之五

十五

唯是鴻儒碩隱閉戶藏脩抑或膠庠止課帖括而絕
學無所見長即閱視爲迂疎而著述因以自秘耳目
所隘咨諏未週潛咨幽芳獨行遺世豈無調高寡和
末學無師之歎也哉謹告同志群引類推不限以人
不限以地南海北海心理攸同卽學有淺深識有小
大而能卓然有見守正不偏所謂聖人之徒能日學
成道立與五先生並垂不朽易著同人焉敢獻小子
能無厚望於天下哉

後三吳詩小引

蓋聞聲音之道本乎性情教化之隆即成元會是以
尚友者猶乎古攷治者驗夫今正變源流不可不審
也詩學之盛莫過乎東自後不設科目因而繁蕪日
甚風月習易識者傷之

本朝文德誼數首崇經術然而

臨軒策士不廢詩章靈臺栢梁有美畢奏謠采風之至

意寓淑世之微權者乎王侯謬典文衡碌碌無似茲

西山集 卷之五

十六

幸兩試告竣徧觀南國人文偶以餘閒探求韻府後
先選本弘備宗工但風化積久彌昌人材應運並出
一歌一味足維正始之音言孝言忠盡洗浮夸之習
宜登清廟可奏明堂王侯嫌嗾警之譏願效陳陳之職
上自先達下逮後進或行吟山澤之中或寄興馳驅
之際伏祈幾傾吉錦遠惠郵筒敬希垂察王侯分王侯類
雖品題聲律非理學所宜先而鼓吹休明諒同人有一
共志

募建東撫袁公祠引

蓋聞錫恩頌德謳歌既遍於當年追遠報勲俎豆空
光於奕世一祠未建六郡咸悲惟我 大司馬督撫
袁公蒞齊魯者二年視饑溺如一日請蠲請卹時從
天子請恩祈雨祈暘日為小民祈命士女競呼為老
佛文武僉戴為福星不意峴山遽碑墮淚迄今渤海
謀宅神靈近卜地於趵突泉前約建祠於觀瀾亭側
對澄流之映澈如見公心仰新廟之香煙香懷神德

西山集 卷之五

十七

我輩後武思繼遺徽載式彌殷瘠瘵敢新銅鉢第靜
業之維艱瞻復肯堂而肯構抑合尖之問冀安得攸
萃而飲寧 不佞因首捐薄俸已託歷城令君擇吉創
興然竹苞松茂非一木之可成櫨刻楹丹賴群賢之
協力自今鳩工不日敬啓同志諸公各抒樂善之誠
交靡渝于生死共勵愛棠之業專問關於初終不忘
前人之德啓發當路之思固見山左之淳風實為木
朝之勝事云爾

祈雨文

九霄在上呼吸可以潛通三日爲霖枯槁于焉立起故

上帝以生爲德覆物有澤物之能而下民以澤爲天望雨卽望歲之意茲者暘亢連旬上膏未洽山出雲而旋散雨微澀以卽晴稷菽無藉以勃興蒸黎何由而粒食意惟驚林曠職難辭下下之名以致天譴相加莫動高高之聽瘵尸有過黔首奚辜今特虔叩

西山集

卷之五

十八

主簿傅垂

照鑒雨師奉命飛數千里之甘霖少女楊和潤七十城之焦土謹告

告聖水神文

土穀雖各有府維神以水得名安以潤下爲職澤物爲程方今旱魃爲虐四旬不雨千里輟耕萬民顛首憂心忤忤職等竭恭請命神其甦此愚氓若甘霖其早沛庶不負乎聖水之徽稱而民亦歲祀之修明倘在五口不雨神已冥頑不靈燔神之像燬神之宅而永絕其禳職奉

勅命撫綏斯土境內祠祀皆得察其功過而定其廢興

西山集

卷之五

十九

神其有知悚惕是聽

祭孫文定公文

維靈稟扶輿之清氣挺川嶽之瑋姿學傳鄒魯理
濂洛千古斯文在茲才則起衰八代方駕西京毫端
煥發參井而掩詠背其經濟也洞古今之得失熟
治亂之經權貫通三千餘年之政事而無所不知言
坊行矩道高德茂四海皆曰鳳麟山斗而尊爲吾師
夫有非常之人必有非常之遇天固以老其才晉其
用應五百年名世而非一代之可私爰佐

西山集

卷之五

二十

聖朝用升鼎鉉赫赫相業與漢之蕭曹唐之房杜宋之
韓范異世而同歸聖主賢臣相得益彰奉養離嗒稱
休明之鼓吹論思帷幄之內議禮樂舉刑政調元贊
化果然是毗而是維暨乎化刑治洽千房功成勳矣
志遂一旦身去乎彤墀綠瑱東山絲竹投簪退
老而無日不哀我人斯 國家有大疑難事必其
而載謠得公一語舉 朝奉之如著然則公之
雖遠而乃心則瞻戀夫眾思憶予武林學宮公

常卿

命祭告南鎮始得相見於西湖之滄京華晉接公不我
鄧而時夫夫光儀今者溫竿珂里詢知潞公精神倍
爽司馬強力猶新深幸蒼生之有恃而喜元老之維
祺詎意奪天捧日遽作折棟崩榛老成似典型謝遐
甌海滢佩公之德想公之人皆切痛悼而况知已之
愛能不感極而涕洟然公生有令名沒有美諡明榮
和也

南山集

卷之五

二十一

上方嘉錫極人世之 寵綏且玉樹瑤枝無一非天上
石麒麟平津世澤正綿邈而無期則公雖身乘箕尾亦
奚戚而奚悲嗚呼靈爽不遠陟降壇壝感生平於疇
昔聊薄薦夫江離

祭周伯衡大祭文

嗚呼天下方仰東山之重瞻北斗之暉謂霖雨其旦
夕須也而何遽遊神於三湘七澤之鄉耶夫以親翁
之才雄八埏而博六嗣學富二酉而酣兩京寄情擊
鉢則俾倪開元大曆之間乘興臨池則髣弗山陰河
東之位故策仕而菁蜚水天西園之翰墨芳芬東壁
之圖書璀璨迨夫

當守重其直聲臺端嚴其亮節高青瑣以內忠飛白簡

西山集

卷之五

二十一

而指佞詎非侃侃之名臣矯矯之國士哉至乃建節
太池愛威允濟人以爲公瑾之鎮丹陽也迄今鳩茲
秋浦間猶家咏歌而戶戶祝進而分藩南瑞化益大
行則人又以爲茂叔之領南昌也政事文學碑與入
之口而生草木之光者且藏汪章貢之上矣嗚呼以
斯敦歷中外厥猷爛焉顧乃二三元老後先推轂以
爲非親翁之沉重不足以底廓清之烈遂爾單車就
道不辟險艱驅馳戎馬以志殲乎巨憝意其橫槊而

賦下馬而草露布奏凱歌號調色蕩平日可見之也
何銅柱之石未鏤而峴山之泪先墮耶嗚呼宣徽天
涯未獲時屢笑語而長兄媚器魏坦牀孫輩才非宅
相徒恃卵翼而荷洵濡今且望靈輜之至止將何以
號泣而爲情且第復以職事束邦弗克趨黎陽而痛
哭澶杼燕語用展素忱蓋西望而不知其涕之泫泫
非徒繫萃蒿之私而實以爲僞宗之頌華天下後世
仰望之深悲嗚呼向衆

西山集

卷之五

二十一

西山集 卷之六

國

瀚

古燕張能鱗西山甫著

男 嶠軒

增

岱

躋祀先賢先儒議

能鱗 質鈍學疎樸魯無似承乏三吳學政衡量文藝

西山集 卷之六

樹育人才而外首宜尊道德崇孝弟顯微闡幽補前

代所未備用昭

興朝一代之典如我夫子德侔天地道冠古今自漢唐

宋以來加封累贈至文宣王而象以冕旒爵號可謂

極矣有識者非之故尊以先師位用木主萬世相安

始得其正至及門之士悉去爵號從祀官猶自明季

兵燹後雖春秋遵豆循行故典而木主不無散遺位

次不無失序每一瞻謁輒爲心惻爰承遺書自先師

以及四配十哲東西兩廡啓聖先賢先儒悉薦厥其

姓氏位次從祀年月禮樂陳設輯成一書第諸賢中

尙有應躋十哲應入兩廡應與宋儒從祀而未經表

章者謹議其槩如先賢有子子有宓子子賤南宮子

子容原子子思或以孝弟著論或以君子成德或以

君子尚德或懷獨行君子之德自淑淑人悉爲孔門

高弟若躋之十哲之列于宰我冉有何多讓焉蓋十

哲之名偶因從遊而追思之豈限於十人之數耶是

西山集 卷之六

以顏子升爲四配而顓孫子列焉愚以爲此四賢者

亦宜躋之十哲者也若孟子高弟如樂正子公都

子屋廬子陳子七篇內書法悉以子稱亦如孔門之

有顏曾閔子諸人也至萬章公孫丑學誼雖未深造

而議論問答獨詳亦有功於後學若以孟子弟子不

宜從祀孔廟則歷代先儒豈皆親炙孔子者耶愚以

爲此六賢者亦宜從祀兩廡先賢之末者也至於宋

固多儒而范文正公先憂後樂天下已任且手授中

庸於先橫渠尤開闢閩風氣之先而義田瞻族敦祖
睦宗其爲學得聖賢之本至舉胡安定爲學博而敦
化大行迄今遺澤流風海內欽仰獨未從祀似屬闕
典若以從祀者必有著述經傳江都呂黎亦何嘗以
傳註名耶愚以爲此一儒者所宜從祀兩廡得與歐
陽諸子並列者也若乃啓聖有祠推夫水源本本之
意故周程朱子之父子因子貴亦皆配祀而橫渠之
父諱迪尙未入焉考宋史迪知涪州有清操亦宜從
祀夫前代之典禮未備必待後人之修明如從祀之
典漢猶未備而唐貞觀歷政始有從祀二十二人宋
真德秀胡安國正統間從祀楊雄等洪武間罷祀李
侗至萬曆間從祀歷代奏請不一要皆尊賢重道以
襄盛治今

皇上崇聖右文饗祀闕里正先賢先儒榮寵之時故愚
以職掌所係敢冀具

題俾賢儒各得其位則俎豆藉以生光功德合乎神

西山集

卷之六

三

人教化風于奕葉有俾世道人心非淺鮮矣

西山集

卷之六

四

有子議

聖賢學問首重爲仁堯舜之道不外孝弟顧仁爲元善之長性之德也而孝爲百行之先德之本也論性則仁爲孝弟之本論德行則孝弟又行仁之本大本既立則義禮知信隨事體察不致錯亂此有子所以又有貴和知和之辨近義近禮之言程子曰若有子可謂達禮樂之本推此則有子務本之學非徒託之空言者矣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一部

西山集

卷之六

五

孝經二語掃盡而有子本立道生正是此意甚矣有子之言似夫子也故魯論次章卽記此言已見與諸賢不同且記者著爲有子不書各不書字與曾子同稱子亦春秋褒賢之筆若疑論語爲有子曾子之弟子所著故稱子則柴也愚一章何復直書參名也俗儒苛論又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強曾子曾子不可一段爲疑不知有若固不足以當聖人豈并不可謂大賢耶若夫月畢不

雨商瞿五子瑣屑之間原不必應何足以窺有子且子夏子游子張皆服有若而欲師事之其行誼必高子三子特未至如聖人地位故曾子不可耳有子智足以知聖人與宰我子貢並稱豈宰我子貢子夏子游子張皆得升堂而有子反寄廊廡之下乎若以十哲之名相傳已久難以增減則顏子不當出十哲而入四配且去賢哲之名而稱亞聖也程子曰四科乃從夫子陳蔡者門人之賢固不止此曾子傳道而不

西山集

卷之六

六

與焉故知十哲世俗論也由程子之言觀之則賢哲不限以十人也如四配中曾子傳大學子思著中庸孟子作七篇皆得道統之傳至顏子亦未嘗有所著作遂首四配爲復聖豈有子孝弟爲仁之論不足爲德行之實據乎大抵觀聖賢言論氣象便可知其德行以務本與短喪之論相衡以行微與聚斂之事相較則有子與宰我冉有之賢豈不大相逕庭哉宰冉二子豈幸而從陳蔡有子諸賢豈不幸而未從陳蔡

耶昔人有據朽木之喻鳴鼓之攻欲降二子于兩廡
者嘗議前賢固後學所不敢然使大賢屈於下而不
得其位之所安亦士君子之責也能齟齬而誌之以
俟高明之攷訂云

西山集

卷之六

宓子議

天下境遇惟用舍兩端學者惟行藏二道舍之不藏
藏之不固是爲無本用之不行行之不效是爲無用
無本無用皆不得爲君子夫君子之人遷世無悶而
樂則術之正以行其術學也故有君國子民之責非
可槩以不仕爲高樊通以學國學稼諷而夫子以小
人目之固知隱者未盡許爲君子也子賤而以君子
稱夫子嘉其能治單父也惜不齊所治者小使所治
者大其與堯舜繼矣夫堯舜之治豈易幾哉而以子
賤爲可繼者何蓋揮絃而理道不越乎在知人在安
民此夫子所以有君子之稱也子游之治武城子路
之治蘄夫子未嘗以君子稱之則宓子應列于言仲
之上也固宜

西山集

卷之六

八

南宮子議

古人三不朽首在立德其次立言二者非有內外之分以爲吾有德于中也而微有欲見其言之心便非退藏之密識者識之矣且德者積之日至于厚而言者出之遂無復追故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言者心之符也君子不可不知謹也聖門如南宮子者身處世族未聞禮教得罪奔衛載寶以朝幾不免于刑戮及聞夫子述貧一言遂散財好施焉其

西山集

卷之六

九

從夫子遊問禮老聃老聃贈之言曰聰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譏議人者也博辯弘達而危其身者好發人之隱者也南宮子與聞之三復白圭云若人羿羿禹稷之論衷然有當于夫子之心夫子贊之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嗚呼德言二者有一于此足備四科之選南宮子殆兼之故宜躋之端水宰予之上也

原子議

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夫所謂狷者非原子其誰與歸考原子之在聖門其年最少其行最苦而其家爲甚貧少也能於學無不窺苦也能于道無不進貧也能樂天知命卓然無累于天地之間可不謂賢耶當其身居甕牖匡坐絃歌子貢以爲病而原子曰貧也非病也夫子疏水曲肱顏子簞瓢陋巷原子庶幾近之豈勉強所能致哉觀春秋之世士大

西山集

卷之六

十

夫雖身苟祿世治無可行之道世亂無能守之節溺鴟據藜藿耻道喪而原子憂之至于辭粟九百似有意乎矯世勵俗之所爲而持祿養榮者當之愧矣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爲難矣唯其難也馴致自然其于仁也廓如矣太史公曰原憲抱獨行君子之德誼不苟合當世終身空室四百餘年而弟子志之不衰可不謂賢耶而顧不得與結駟連騎者同類而並祀也將不欲以廉介風天下耶質之子貢者世排而讓

之

西山集

卷之六

十一

樂正子議

戰國之時與端蠶起蠱亂人心孟子憂之曰能言距
楊墨者聖人之徒也且其時游說之徒約也連橫立
談取卿相而樂正子立乎流俗卓然以好善聞可謂
賢矣孔子既沒孟子獨得其傳崇王黜伯當時以爲
迂濶無所用而樂正子獨深信之終身以爲依歸非
見道之真好善之誠能不爲習俗所誘哉夫聖人之
詣至於窮神極化而其始無不原于好善程子曰可

西山集

卷之六

十二

欲之爲善便與元者善之長也同理廓而克之莫可
涯量二中四下孟子望之深矣而世之論之者曰從
子敖學者不能無議饒氏曰樂正子來齊見孟子也
藉其資糧視爲無甚要事孟子責之可與言而與之
言也陳氏曰樂正子勇于受罪非好善篤而尊信深
不能有此先橫渠以知好仁比之顏子陳新安亦云
資質純粹畧似顏子而薛應旂亦云鄉邑孟子廟中
西向配享以其善信足稱也奈何漢唐宋諸儒皆得

從祀而獨遺於孟門高弟耶倘以不得親炙孔子耶
孟夫子亦私淑艾而已何況諸儒位之先儒之在可
也

公都子議

程子曰孟子有大功於世以其言性善也楊龜山曰
孟子一書只是教人存心養性性者人所得於天之
理天理卽是仁義聖人不作處士橫議告子以善惡
皆性所無而生於習楊子以善惡皆性所有而成于
修荀子謂人之性也以仁義爲偽卽韓子原性亦有
上中下三品之別而孟子獨主性善力排衆論使無
一二高第反覆辨難廣其教於天下則勢不能勝而

紛紛之說如火燎原害且莫救公都子飲湯飲水之
論亦既深切著明而復爲三等之間所謂學當盡處
指者必至於疑疑而得信則終無有惑之者矣若夫
世風不古汨沒利功大人小人幾不能辨此又公都
子之所懼也自孟子著爲大體之說而後知心爲耳
目之主立乎大而小不能奪大人之用出於此矣由
此觀之聖賢之道不外心性而其功多在辨論以明
之自心性之學不明孟子以正人心息邪說而來好

辯之譏苟非其人亦安諒其不得已之心哉韓子曰
孟子雖賢不得位空言無施然賴其言而今之學者
尙知宗孔氏崇仁義存什一于千百之中其書七篇
皆其徒表章而出之而公都子爲尤著泮宮俎豆誰
曰不宐

公孫子議

孟子躬抱王畧徧游列國鮮不以爲迂遠而濶於事
情及門高第如公孫子者亦猶嘖嘖管晏而以動心
疑之是何功利之見習而難化至此哉迨舉知言養
氣之說反覆開示便能卓然信從而曰夫子既聖上
下千古知其所以異復知其所以同公孫子之學進
矣董子有言公孫之養氣秉義非有鑒於外義者而
爲此深切著明哉跡其平居論難多兢兢於出處之

際不耕而食不見諸侯皆釐然有當於其心卑論儕
俗無能進而惑之矣且也離經辨志首尙詩書事父
事君莫先忠孝太甲伊尹之世君臣一大變也讀太
甲之書而不能不有疑於其志幽王宣白之世父子
一大變也讀小弁之詩而不能不有疑於其怨孟子
曰放也所以全其忠怨也所以成其孝而公孫子之
心有大悟矣雖其言曰道則高美不可幾及此唯信
之篤望之殷一時有難及之思而終身無不及之勢

其求道也孳孳其見道也庶幾矣彼孔子之門大賢
以下七十子之中其人多泯沒不見稱于世皆得從
祀弗替若公孫子者又何愧廬一席於其間哉

萬子議

太史公曰孟子述唐虞三代之德所如不合退而與
萬章之徒作孟子七篇韓子曰孟子之書非其自著
其徒萬章公孫丑相與記其所言云耳然則孔子之
道孟子傳之孟子之道萬章之徒相與發明之至今
學者尙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謂孟子之功
不在禹下萬子之功又烏可泯哉由今以觀大抵其
人學問充足志氣超邁參參乎高慕古人而不自安
於流俗孔門狂士庶幾近之故孟子亦以尙友告焉
至於居恒問難好舉古聖人行事錯綜參究若大舜
家庭之變大禹授受之傳伊尹百里奚君臣遇合之
奇以至孔子賓主往來之跡無不反覆推勘而得其
意之所安與義之所出以此著述自命卓然稱一家
言豈有愧哉彼漢唐宋之時拘守一經服習訓詁皆
得以名儒從祀而孟子七篇家誦戶說莫不由此以
得聖賢之傳而萬子猶未附於俎豆之間非所以尊

道統而詔來茲也故願與當事者亟講之

西山集

卷之六

十九

屋廬子議

先王制禮不敢過不敢不及大之男女飲食之故小之往來餽問之間安往不以禮哉禮者理也一斷于理之當然斯已矣世教衰微人欲日肆舉先王制禮之意哀然而非之哀然而非之則凡可以得食可以得色者無不爲之曰食色性也不知食色雖性不有禮以節之其流至於害性屋廬子深知之權衡輕重以此告任人者卽以此告天下可不謂賢乎且君子

西山集

卷之六

二十

物則在躬一舉一動莫不有禮意存於其間施之者以爲教承之者卽以爲學況乎交際一道辭受報答一斷於理之當然而無所苟非畱心禮意者一時卿相皆以幣交而或見或不見則以爲固然已耳而君子之用心隱而弗彰亦安得其禮意而明之朱子曰聖賢處事錯綜斟酌毫髮不差不肯枉尺而直尋亦未嘗膠柱而調瑟若屋廬子可謂深於考禮矣人有禮則安無禮則危固有禮則治無禮則亂不有屋廬

子之問禮教豈能明于天下哉使漢儒高堂子后子
枉子生于同時三禮當必有精一之辨

西山集

卷之六

二士

陳子議

西山集

卷之六

二士

士君子匡居環堵讀書談道若無與乎天下之大而
民吾胞也物吾與也一夫饑若已饑之一夫寒若已
寒之彼伊尹身居畎畝蠶絲自得而以堯舜之君望
其君堯舜之民望其民豈過計哉陳臻孟門高弟也
發蒙之論豈不知時不可言言不可用而姑借國人
以探孟子耶知不可言而不言智也知不可言而不
忍不言仁也余庾有紅朽之歲百姓有溝壑之慮諒
爲君子所不忍不言者矣又過計馮婦之請乎嗟乎
孟子車轍徧列國於齊亦將大行其志終以王道迂
濶不用徒煦煦奉養而以兼金之愧羈縻高賢良可
嘆悼陳子致詳於辭受是非之際其去就之義良亦
不苟矣讀孟子之書觀陳子之論大抵其人切於濟
人嚴於守已其處也已勤胞與之懷而其出也必堅
去就之節故七篇之中或書名或書子亦得與樂正
子公都子屋廬子連類而並稱焉猶夫孔門顏曾而

下又有闕子有于諸人也噫孔子之道若顏門諸人則見而知之若孟子則聞而知之孟子之道若樂正諸人則見而知之若周程張朱則聞而知之使見知者不得與于從祀則又何有于聞知者哉孟子第子皆不得遺於宮牆之外先舉其行誼之高者八人惟高明採擇焉

范文正公議

古之道統相傳如薪取火自孔子傳之孟子厥後千四百年幾於或息濂洛諸子出而道統復振理學之盛莫過於宋後人考稽祀典自歐陽永叔以至真西山一十八人皆得從祀而獨遺於范文正公何也當孟子既沒濂洛未興斯道絕續之關公以一身開一代淵源之始至今無人起而議之豈不惜哉公立朝大節載在史冊他不具論做秀才時便以天下爲已

任貧而力學於聖賢之書無不綜攬故其爲文一本仁義孝弟忠信其自命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又曰君子之道克己已加乎人窮達一也及舉高第數歷中外無不以教學爲先務晏元獻薦公于朝而公復薦胡安定爲太學師由是教化大行人知興行至授孫明復以春秋授先橫渠以中庸而二人學業有成轉相授受迄今誦濂洛之教不衰非公開之於先而孰紹之於後乎若夫置義田以昭宗

族捐宅地以興學宮此皆從古所未有事流風遺澤久而彌彰劉漫塘論本朝人物以公爲首而王世貞之議從祀謂宜退歐陽而進公今者胡安定先橫渠鬼然配列而公反闕焉不講亦獨何哉倘曰從祀者必取其著書立說羽翼六經則公集中易義開德說諸篇謂非著述不可嗟乎身當絕續之關開一代理學淵源之始而竟不得與歐陽子並列焉此亦有心世教者之責也

南山集

卷之六

三十五

先吉甫公議

聞之溯流者必於其源登枝者不忘其本傳曰子雖齊聖不先父食崇吾夫子因尊啓聖公是德以子顯亦猶爵以子貴也由是顏會思孟周程朱蔡之父皆得陪祀啓聖獨於橫渠先生未得追崇所自豈其生平沒沒無聞抑子孫表章有未盡耶粵稽世譜宗伯長卿公之孫學士敷宏公之子吉甫公諱迪仁宗朝仕殿中丞出知涪州事以疾卒於官贈禮部尙書卽

南山集

卷之六

三十六

涪州刺史娶陸氏生二子長卽橫渠公封郡伯謚明公諱載次臨渠公御史大夫諱戩其年俱幼不克歸太梁扶柩奉母僑居鳳翔郿縣之橫渠鎮因世家焉其贈官敕云卿之祖爲渠爲由卿之父爲伊爲周卿之子得聖賢之心法接孔孟之源流直諒著於朝廷慈愛浹於官守有才如此朝野惜其傾殂有子如此天地齊其悠久此數語者繩先開後大畧可稽而又何疑生平之沒沒耶若以祀典久定難以更張從來

議禮代有損益如先賢顏路曾皙孔伯魚皆于開元
咸淳間先後崇祀明嘉靖間始遷祀三賢于啓聖祠
而孟孫氏因得同配焉至程朱之父亦于嘉靖間下
廷臣議而周子之父則萬曆中年儀曹覆准楚撫所
奏並祀啓聖之側豈非一代典禮因時進退漸次修
明者乎今學者讀性理諸書每舉周張程朱與顏曾
思孟同類並稱而獨吉甫公未得陪祀啓聖此誠典
禮之闕而世世子孫不得辭其責者也不肖不克紹

西山集

卷之六

二十七

衣家學振起前徽固不敢掄揚過分然亦豈忍水源
本湮沒無傳應否與四氏共祀啓聖祠側是在修
明秩禮微顯闡幽之大人冒言而論定之不但先儒
發祥有自而啓聖諸賢之俎豆亦無畱畱之憾矣

孝經命題議

竊惟孝爲百行之源而敦孝實五倫之本十三經中
列孝經一書至德要道民用以睦天明德察神明以
彰自應與五經並垂士子專經之外友兼習孝經俾
之體認力行則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其道
備矣况士子未經出仕必有可移之孝方有可作之
忠故推而至於居官不敬非孝也戰陳無勇非孝也
其義無窮錫類甚廣自三代以至於今日千萬世莫
之能違也昔年諫垣亦曾請題表章當日部文非不
申飭但僅以爲論題則士皆以後場而忽焉某自按
吳以來首重孝行惜未能家至而日見之故議於鄉
會試第一場三書之後增孝經一題減專經一藝式
仍八股文仍七篇在士子無所苦難在頭場則不敢
忽庶幾傳習日廣而孝道大行將見卿士大夫莫不
仰贊孝治於無疆矣

西山集

卷之六

二十八

敦本善俗議

竊惟青齊大國風俗人心其合於古處者居多而未流相習染於汚下者亦自不少是在教養得其大綱而政刑齊其節目則牧民者知所以董率而觀化者亦自然向風本道蒞任青土觀民生之所輕視者而重言之地方之所難禁者而嚴治之謹條列六事刊刻成書通行頒發所屬與官紳士民共相勸勉以力挽夫頽風以乂安夫百姓以興起夫吏治然化行自

西山集

卷之六

二十九

上端本澄源而人心風俗未嘗不可從此改觀也列

議于左

其一力田養親皆孝也割股不與焉讓產急難皆悌也助惡不與焉一鄉有孝子悌弟即舉而旌其門免本家徭役有司待以禮學校記其名一邑有孝弟三五人一郡有孝弟數十人保舉薦獎郡邑均註上考有不孝不弟者法無赦有司註下考年終核其實而殿最之

其一王道養民以農桑爲本而春秋省助卽所以勸課之也追田不井授而有司尚催科莫知勸課是以惰惰之民多而荒蕪之地不少今之勸課在賢有司與紳士約凡紳衿士民有百頃以至百畝者不許荒蕪悉將各家客戶優恤之如年饑則主家恒稱貸之春借秋償是未嘗無補助之遺意也且不必取盈少爲寬假則主客兩利而蠶農并興若有地主不恤客戶及包攬族人同社之賦役俱以荒蕪欺隱之律

西山集

卷之六

三十

重究地主而申詳之此卽有司之勸課也核一邑荒蕪之多寡爲有司之賢否斷斷不爽

其一凡精明強幹之材自不爲左右所蔽倘有質本忠厚性少優柔者鮮有不爲左右乘隙而竊中之在本官一墮術中方以奸邪謂媚者爲忠心又以多事生發者爲能幹因循漸入稍一染指此官已爲此役用矣及至狼藉昭著罪歸于官而役反脫然事外嗚呼豈非信任衙役之爲害乎嗣今當不時釐剔左右

不假以顏色而責革頻加小人自不得行其志矣倘有巨膽包身煬灶爲蔽者秉憲自有破柱之法在其一齊風環詐習俗雖久善變之則禮讓之國也今之好勝者每以眦睚小忿輒架虛詞以騁一時之刀健不知訟不勝則坐誣是自訟也更有豪強闊銀名曰打仗要結多人或攔路羣毆或暗中一擊迨至人也云亡已亦填獄明有王法幽有鬼神其孰能逃之嗣後小事鄉隣處和大事印官剖斷敢有仍前鬪訟無已者健訟唆撥打仗助毆俱用六十觔大枷枷號一月滿日仍重責四十大板決不輕釋其一人以賭博爲小事不足忌也官以起手爲小賊不必嚴也抑知傾家蕩產則害已遊手遊食則病農甚至輪窮則竊起爭鬪是人命盜案皆由此始豈非百惡之端乎合行立法嚴拿各縣俱委捕官徵服於集鎮市上察安盤開賭及起手竊盜者每逢市集拿一二重責四十大板枷示衆上必待下集另拿一

西山集

卷之六

三十一

犯替之該縣於朔望日造枷過賭賊姓名報道如捕官偷縱每月解同捕役赴比重懲不貸其一盜與逃之爲害官與民皆所切齒痛心但亡羊補牢猶爲未晚是在防緝之法貴嚴耳嗣後庄村集鎮務設更夫輪流巡夜鳴更聲拆如城市然印捕不時夜巡今晚帶領馬快巡至東鄉明晚忽巡西鄉遇賊卽擒遇匪夫失巡則責如此則盜自斂跡保甲之法嚴則逃人無所容其身倘有平日因循怠玩及至盜發而種種懲罰處分非輕在各官豈不深悔然悔亦無及何如勒于夜巡嚴查保甲此印捕官之職掌否則以瀆職繩其後矣猛省勿忽

西山集

卷之六

三十二

霜災荒政議

竊惟山左爲東輔要區民生關乎國計誠重也不謂連年亢旱民不聊生茲值二麥將成之時忽降繁霜
黃竟如秋冬之狀除行府委官踏看分數仰
題請蠲恤外但災例九分十分止免三分不足
云救想乞查照去歲直隸撫院金 題請破格蠲免
五分則少徵一分即留一分之命脉此望恩于

朝廷者一也其次則連糴平糶以當賑濟乞查浙江

西山集

卷之六

三十三

撫院范會具 題請連糴于穀賤之所運至本省平
糶以救饑荒庶民得救饑之實而國無賑饑之費此
望恩於憲臺爲轉移者二也再則東省向來麥多踴
躉豆多打油今麥豆皆續命之膏何可忍一糶嚴
禁通省停止踴躉打油俟秋成以後方准踴躉日前
敢有收買堆積及販賣出境者卽以違禁論治此望
恩於憲禁者三也再則民窮必多借當東省借五穀
貸則加息七八當貨物賤則加息五六雖曰爲富維

以行仁但恐民窮徹骨富者豈能獨他必須少減其
息先安窮民徐收後利且未嘗不兩全也借與當暫
准加三俟秋收年豐聽從俗例又慮借與當者因利
少而不借不當則貧者愈困是在憲臺善諭激勸以
感動之四也更可憂者民饑則無法周禮荒政十二
內有除盜賊一欵非謂其平日不除盜賊必待荒政
而始除也蓋謂荒年之盜賊必多不可以平日之法
治之平日之竊盜搶奪猶可不死荒年之竊盜搶奪

西山集

卷之六

三十四

立刻除之倘以平日律例治之則竊搶殆無虛日行
必釀亂於不測法其能行于此日乎此懇憲示嚴檄
有竊財搶穀者許有司立刻打死街市示衆庶幾死
一二人而生千萬人此周禮救荒之法所當行於今
者五也此數端者雖屬固陋庸淺之見唯望憲臺再
加推廣而採擇焉若夫膠海原通廟灣濱海州縣少
設小艇編定字號循環去來稽其出入抽其稅課上
以裕

國下以通商使魚鹽之利得通尤爲救荒之要者但恐隔碍難行非憲臺博採輿論載考成書必使有利而無害然後

題請間一舉行以救饑荒俟稍豐卽爲停止此管窺迂論不敢必其可也

西山集

卷之六

復道標官兵議

朝廷設立官兵原爲固守封疆初何分於文武今雖復設撫標照舊管兵而道標未復汛戍兵單殊難防禦况江南隣省鳳陽所屬地方有响賊搶馬殺人如劉世恭等一案假扮差官張旗挾械突入驛遞劫搶馬匹殺死兵部差官猖獗甚矣奉有安撫咨院行道擒拿餘黨又奉總河憲行到境欽差人員甚多務要上緊防護不得怠忽疎懈致遇盜賊似此大盜橫行

西山集

卷之六

二十六

勢當分頭扞禦汛地預爲嚴防無奈守巡各道各有其名守者無兵可守巡者無兵可巡卽養健丁十數名分俸不足萬一有事何以爲臂指之使乎且東省俗多强悍又值連年旱災依山濱海之區尤爲重地正當思患豫防伏乞憲臺早爲籌畫批行兩司發會各道查通省守道總道應復標兵者不過五六處每標設兵不過二三百名所費兵餉不及當年歲入之數果否復設標兵于封疆有裨酌奪具

題則地方有先事之籌封疆無意外之慮矣

西山集

卷之六

三十七

捐賑議

青齊風號大邦較擊肩摩不下戶三男子盡人丁繁
且庶矣一自地震之後連年災旱頻仍今雖秋成小
收不足供其賦役每因聽訟而察情則盜賊多係貧
民時或出郭而問俗則問閭實多枵腹固雖天道重
賜不時兼由有司撫字無術况當隆冬之際市皆中
寒之子身鮮百結之鶻一日不再食則饑七日不食
食則死無衣無食之民安得不日流於盜賊流亡而
不能已也與其執法於事後何如議救於事前則冬
春捐賑之事不可不亟講也使捐賑止於一郡一邑
其惠小其澤不周倘各道府州縣各捐一季二季之
俸薪各設粥廠數處委令鄉約耆老各賑本處之民
則目前之凍餒可漸撫而來年之流離亦可稍免矣

西山集

卷之六

三十八

殺賊傷農議

青島連年荒旱府縣倉廩不克守令止顧眼前催科每議儲備輒曰不能不知豐歉因乎天時修備存乎人事何得因循怠玩平日不講積儲及至荒歉有何奇策乎今幸天心仁愛轉災爲福以致秋成豐稔新穀將登每石大約三百餘文數年以來無此成熟但恐穀賤病農每石兩墮入城易錢三百僅供納糧銀一錢八九分而已兩人入市納糧之外忍餓而歸其

西山集

卷之六

三十九

情可憫似應急議官糴積儲一則利目前之農一則備將來之歉一則有糴有糶則錢糧尤爲易辨而國課早輸一舉而三善備焉官民俱便伏乞准令道屬各官量隨州縣之大小各捐俸銀若干各照時值增價糶穀俾令有德鄉者司其出入來歲青黃不接聽民借貸秋成量增一二還倉以爲鼠耗此卽常平義社等倉之法也積儲之多寡不必報上奏銷免一再稽核造冊之煩府縣各自賑貸銷算行之久遠自有

耕九餘三之蓄矣

西山集

卷之六

四十

濂洛關閩配聖職

爲濂洛關閩直接道統周程張朱宜升 聖配用隆
祀典以昭

本朝崇正之大經事竊照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制前
代之典禮未備必待

昭代而損益之此

聖王之經也粵稽堯舜以來至孔子而遊集大成有

顏會思孟而道始大著自戰國以迄漢唐千有餘年

西山集 卷之六

四十一

徵者欲絕太義多垂而求其實體聖道於未陞發明

絕學于重光者惟濂洛關閩五子而已在顏會思孟

或親承聖教或私淑淵源去聖不遠則見知也易周

程張朱生于有宋去聖益遠則聞知也難乃五子關

發六經根極理要推本性天不惟四配功臣實接孔

子道統則五子之功豈在四配下哉

本朝尊崇正學河南程氏二夫子之後與朱夫子之後

皆同四氏之後蔭爲博士其周張亦必次第舉行獨

是卹後之典既行而崇祀之禮未議私謂周程張朱

五夫子亦應躋升

聖殿四配之次周子謚元程子謚純伊川謚正張子謚

明朱子謚文應否如復聖宗聖述聖亞聖加以聖號

共爲九配庶前代未行之祀典自

本朝之議證而定也爲此合照

貴道主稿會陳

衍聖公裁酌具

西山集 卷之六

四十二

題梁擇施行

一核

督學道

西山集 卷之七

圖

瀚

古燕張能麟西山甫著

男 嵎輯

堦

岱

提調江南下江學政按察司僉事臣張能麟

奏為致治貴教化源明道宜崇正學遵

西山集 卷之七

旨直陳職掌仰乞

睿鑒採擇事臣一介書生五年外吏叨蒙

簡拔考選儀曹茲復

昇以提學重任臣拜

命之日兢兢自矢惟以端士風正文體嚴絕情面秉公

較閱為念此皆臣職分當然不敢瀆陳臣正在候

領

敕書得接我

皇上求言之詔不遺外吏捧讀之餘感而欲泣我

皇上求治如此其切而天下未能即治者其受病有原

不止水旱兵荒也水旱兵荒病在一時儻得時和

年豐寇氛掃蕩則瘡痍漸起唯是教化不行則人

心已死理學不明則世道皆隳此根本大病不可

不急治也從古治天下不過教養兩端未可偏廢

如省耕補助薄賦輕徭俾民得以盡力南畝此有

司之事興教化美風俗崇正闢邪闡揚聖道此學

西山集 卷之七

二

臣之事也敢不為我

皇上詳切陳之

其一教化之源宜敦也今天下學校雖設教化不

行其病由於子衿佻達風俗囂凌止尚虛文不修

實行教官無振鐸之能學臣失提衡之職相沿成

習以至於斯今後請

敕各省學臣嚴行各學每逢朔望傳集士子於明倫堂

講明五倫敦崇三物歲舉大賓鄉飲酒禮所舉不

常提調教官律以重罪若有忠孝節義之士民以及清廉正直之名宦盛德忠厚之鄉賢果公論會同鄉評不爽者開列事實許學臣具

題旌表其有干名犯義邪教異端蕩檢踰閑敗群匪類輕則按律治罪重則特疏

題參至于教官以本學賢不肖有無多寡爲賢否伏讀

敕諭有云教官賢否惟爾專職徑行從實舉劾向來學

西山集

卷之七

三

道鮮有行者令使各省學臣皆遵

敕諭歲有舉劾則勸懲鼓舞而教化漸行矣

其一教職之官宜重也

朝廷先務莫急儲賢所以代君教養者師儒之職也宋熙寧時教官初授必就試學士院五歲俱通者然後選用所以從來理學於宋爲盛明初教職間用科目有優異者不次顯擢內轉詞林一時有外翰之目師嚴道尊人知敬學此已事之明驗也今

天下士風不振其病皆由于教官失職夫以衰髦明經模範不立訓導無方上司視爲養員生徒藐其腐朽自分途窮日暮救死不瞻安望其講學明倫表率多士耶今後間有英年甲科願就教職者許具呈吏部不拘教授學正教諭以進士著其事果有軌範端方課士有效人材輩出禮樂大興者不論科貢許學臣特疏薦舉以備異日清華之選則天下知教職之重教職亦自重其道而士風亦

西山集

卷之七

四

凜遵約束矣

其一養士之典宜優也今天下水旱頻仍饑寒之苦於士爲甚士不能自食其力勢必資食於人值此凶年吾耕無地以致出入公門包攬詞訟卑汙下賤甘爲不肖而不辭者豈盡喪心無恥之輩哉其初不過爲貧所累耳若乃文弱書生學恥自愛啼饑號寒環宮墻而泣者又不知凡幾况今空缺俸廩議裁充餉賑濟無資士更失所輟轉堪憐我

皇上方將捐帑以濟生民何難以各省原扣之應糧酌量留還以賑貧士其中有俯仰無依終年且貧者於學宮內凡有房舍卽宜修葺收養量給銀米以供誦讀歲終事竣造冊報部餘者仍行充餉庶令貧苦之士得所養贍他日造就有成朝廷亦食人材之報矣

其一治平之書宜頒也今天下不乏博洽之才而非聖之書必斥學士家自十三經以及廿一史通

西山集

卷之七

五

鑑綱目性理大全等書俱宜省覽而大學爲宗內而身心意知外而家國天下無不統貫天子庶人莫不宜學是大學爲明道之書卽治平之實事也若不取大學衍義與衍義補二書觀之是大學之註解未諳今人止知讀大學而不讀註解是猶未知大學者也夫衍義一書爲學之本爲治之序綱舉目張條分縷析博採經史以証明旁引事類以曲喻君讀此書可以爲聖君臣讀此書可以爲名

臣士讀此書可以爲大儒內聖外王之道皆備于此伏乞

皇上欽頒此書於各省學臣教職以此課士科歲鄉會俱於此書出論如果精熟通曉天人體用無不貫徹其學問經濟必有可觀許學臣薦舉禮部試用庶幾士有實學學有實用昔人云半部論語可以治天下臣愚以爲一部大學衍義治平之全書也此四教者端本澄源非浮泛之迂譚明體達用非

西山集

卷之七

六

雷同之勛說舉而措之實可施行將名教振興則真材蔚起正學大著則上治泰謂人心世道之病非此對症之藥不能醫也條陳職掌字稍溢額伏乞

皇上睿鑒採擇

敕部酌議施行順治十二年正月二十九日具題奉旨該部酌議具奏欽此欽遵吏科禮科各抄出到部送司案呈該吏禮二部各題覆前事俱奉

進孝經行義劄子

臣聞百行之原莫大乎孝故孔子之言曰我志在
春秋行在孝經蓋孝也者天地之心也生民之望
也聖學之脈也治世之準也而孝經之傳所以爲
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
太平誠六經之總會玉蘊之淵泉也表章是經者
自援神契鉤命訣元命苞諸緯以至孔氏鄭氏劉
知幾司馬光朱子邢昺之徒校讐疏註亦既明備

象范鎮進之講筵帖未障以國字亦既頒行矣然
而歷代宗授不同各遵古文今文之小異而依經
解義未有舉其綱領理其條目分類而推廣之者
臣伏讀宋真德秀大學衍義及明丘濬衍義補其
書弁以聖賢之典訓證以今古之事蹟附以諸儒
之發明大而簡細而詳有裨治道無出其右伏遵
明旨已將大學衍義式訓多士矣而孝經義類弘深未
有發明其何以敷揚

聖教上仰至治哉臣不揣愚陋僭爲採輯攸行義體分

列四則一曰孝序本末終始之序也二曰孝統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之統也三曰孝治以孝爲治廣教化也四曰孝行紀古孝子之行也此四者爲綱其中依類而廣之凡爲目六十八分四十七卷雖不足闡明天經地義之精微然而民彝物則之大亦藉援引聖賢經史之言而條列之矣芻蕘一得之見豈有裨於

西山集

卷之七

九

聖明第一片愚忠不勝負暄欲獻之志伏遇

陛下爲尊爲養

大孝比之虞舜盡倫盡制

達孝媲乎武周方將孝治天下化及四海臣敢不仰

體

聖心謹上孝經衍義以表

聖朝垂教之至意伏乞

准臣投進於

萬幾之暇俯

賜乙夜之覽固微臣之幸亦世道之幸也臣不勝懇悃

願效之至

右劄子將呈

宸覽爲納言無例尙未得進

西山集

卷之七

十

進孝經衍義表

伏以

聖人操六德之首以制治而嫺睦任恤有其統宗
王者建百行之先以宜民而忠信廉節有其餘緒
德莫尊於元善仁莫切於所生謹原立愛之惟
親廣衍推恩之攸暨敬獻愚_臣之芹曝仰贊
聖德之高深原夫行在孝經乃東魯尊倫之嬰指書
名衍義實西山闡道之弘文碩大學既有真氏

西山集

卷之七

十一

之發明而孝經尚乏後儒之講究蓋至德要道
爲化民成俗之綱猶格物致知聖治齊家之
領始以頹乏之本儒家互有異同以鄭玄之
註後人致疑真偽習焉不察知而奉行雖曰道
炳乾坤實則人同輩贖值

熙朝之崇孝際

皇上之隆恩既已致夫太平熙皞之風要皆由平明
倫與徽之化惟行原務本而道在爲仁愛親不

敢惡人昏定晨省冬溫夏清固立愛之本也而

所以博愛者無窮敬親不敢慢人問安視膳操

几授杖固立敬之本也而所以廣敬者無盡九

族無論_之或卹災或省刑一物苟戕卽于

愛親者有問厥德允修矣推之或事天或御下

一端有弊卽于敬親者有虧凡以天子之孝興

於庶人抑亦薄海之仁統於皇建原諸本末得

同條共貫之大端要厥始終約守身顯親之至

西山集

卷之七

十二

義貴賤之孝雖分五等而賤者視貴者爲宗治
行之條縱有殊名而所治根所行而出感動物
則祥麟瑞鳳神芝佳卉望氣而生降天符則景
星慶雲靈雨和風應期而至豈非天明地察卽
在一人夙夜之中凡茲海晏河清不出五位寢
門之內道固無一節之不舉化亦無一處之不
通但書不博稽恐義類之有缺且事不備考懼
法戒之未全是用緝閱乎六經於以編劇乎諸

史採百家之要不服其煩畏諸子之言寧嫌其
瑣河惟細流不擇所以成其深衆非千腋不工
所以貴乎博雖一人之見聞有限而千古之事
體多端僭倣先儒頓忘下賤庶乎愚者之一得
敢曰此書之大成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

性本元良

生而孝友學古有獲旣得齊治均平之大猷率祖

西山集

卷之七

十三

使行更兼開創守成之巨務仁孝之德孚於官
闈慈愛之聲播於函夏承天而踐祚十數載內
恩浹髓而澤淪肌仰德而歸心億萬姪人尊元
后而親父母乃

皇上孝若未孝

聖
母之徽號加而又加仁若未仁庶民之如傷故而更
赦軼有虞之尊養合萬國歡心以事其親邁成
周之永言集六宇休和以將其順郊

天社地無非善繼善述之所推崇德報功悉本止孝止

慈之所訖始於家庭終於邦國人親人長而天
下平放之南海放之北海此心此理而大同奏
臣
詩菲陋質費庸孤生少讀詩書紳勒孝思之
句長依

聖主心仰錫類之仁初以外吏起家牧民惟敦睦之
道繼以儀曹叨職典禮切訓行之思更荷

殊恩特授學政職司崇教道在明倫資於事父以

西山集

卷之七

十四

事君在臣等各宜自盡本於親親以親民惟

皇上益廣恩施恭惟孝經一十八章字字足型方訓
俗敬擬衍義四十七卷言言皆稽古蒐今顧此
忠君愛國之心不覺管見蠡測之陋竭生平之
精力始克成編恐無用之陳言終將覆瓿幸逢
大孝之主俯鑒微臣之誠倘得邀

睿照於九重用以備觀覽于乙夜什百之內或採一
二未必無補於人倫輶鋒之下不棄芻蕘亦或

少神於至治則修德以法

祖法祖以敬

天道無有岐庶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理一以貫矣

臣能鱗無任瞻

天仰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將所撰孝經衍義奉表隨進以

聞

西山集

卷之七

十五

峨眉志畧一

按禹貢梁州之山四岷嶓蔡蒙西山皆岷北皆嶓南山皆蒙峨眉之在禹貢則蒙山之首也今屬嘉定治天文志謂嘉定屬東井輿地分野而峨眉上當井絡故山頂上有井絡泉云蜀有兩戒岷爲北戒之宗峨爲南戒之宗昔人以兩戒之山連稱之曰岷峨後爲區分以別於南戒之岷故曰峨眉山益州記以爲兩山相對狀如眉張華博物志以爲牙門山或曰兩山相

西山集

卷之七

十六

對如峨眉若詩所稱嶓首峨眉者然峨與峨眉文好事者因峨眉山字音實連故將易之以峨眉乃本傳云觀此山如初月見故稱峨眉蓋峨眉山各眉山形故稱峨眉者是山有大峨中峨小峨中峨卽二峨古綏山一名覆蓬山方輿記云綏山廢縣在峨眉縣西四十里小峨卽三峨一名鐔刀山統以大峨得名者大峨高峻旣極足以兼二山也又按眉州山川志亦載峨眉山注云在州城南二百里五代時置嘉州及

唐析嘉州別置眉州宋明既因之紀志者猶以峩山屬眉州今實屬嘉定而峩眉縣以山得名亦舊名云

其二

按名山記峩眉山周匝千里石龕百一十二大洞十二小洞二十八南北有臺名勝記云前之岷江大出而尾小背之瓦屋上正而平章遠之雪山緘浮而汨沒峩山志云後有岷經瓦屋青城天竺雪山屏峙環列前即二峩三峩高減大峩之半形如覆背佛書云

西山集

卷之七

十七

山號大光明普賢大士於此示現道家謂入天中有三十六洞天茲當第七堪輿家謂山自巔發脉次出五岳直走長安大峩夏含霜冠經冬不盡消遊者夏必挾重裘登躋者至白水則騎馬用輿直上百里二日乃造極焉二峩三峩通耕作食數千人竹木菓芋豐腴蕃熟可當田疇十之五

其三

自邑城出南門即勝峯橋進五里爲聖積寺又一里

爲普庵橋二里爲瑜珈河九里爲涼風橋橋右削壁名風洞谷口自此轉折西行一里爲解脫坡再進爲

玉女橋華嚴寺即今伏虎寺左有玉女峯進爲木涼傘過純陽殿下視大壑澗中一石形如船石船之南有龍門洞飛泉注爲深潭洞之南有宋皇觀進一里爲五十三步進一里爲馬鞍山三里爲大峩石石下泉流穴出名玉液泉有歌鳳臺臺下爲中峯寺一里至龍昇岡三望坡下坡行三里過雙飛橋

西山集

卷之七

十八

一洞來分黑白若舞若赴勢不相下過橋始知久之乃清有石狀如牛心當兩水之交街名牛心石余遊此水洗往南入深谷十里有呼應臺天地峯至洪椿坪九老洞內有水名觀音出洞過十二尖峯牛心寺上十里爲白龍洞二里爲萬年寺西過爲虎渡橋又西登山山壁立路屈曲十二盤紫紆而升山有八音池又西則黑水寺上頂心坡息心所大小深坑過長老坪至鸞殿蓮花峯木皮殿上胡孫梯過梅子坡至雷洞坪

志云下有雷龍居之凡七十二洞歲早則禱雨于此峯頭雲物多出洞中行

至此禁聲謂恐雷路皆編木為之自此登八十四盤
風暴發有禁聲碑上太子坪過天門石兩石削壁如門直通中道左轉為七天橋再
上為天仙橋再上為錫瓦殿銅瓦殿再上為銅殿觀
佛臺光相寺即峯頂

西山集

卷之七

十九

登我眉賦

罕內名山四而我居一伯仲崑崙五岳莫與爭先焉
余嘗弱冠夢升其巔手弄旭日光彩澄鮮心悅悅如
有得身栩栩然欲仙將往窮夫絕勝每西顧而悵然
謬膺

簡命遠陟金天奠殘疆集哀鴻拮据茶苦沐霖雨而櫛

鬢煙巡雅旣畢便道入山邴絕壑探幽巖雲拂衣而
疑溼霞結襯而可餐豈老僧之為樹何玉液而名泉

西山集

卷之七

二十

夾澗迸激橋翼雙飛巨石為門一綫通天山路漸深
寒氣逼人携酒頻酌不撤薑辛時方盛夏冽栗侵膚
暮投方丈披裘擁爐蓋地燭金方星纏井絡山固金
氣之結聚是以雪積千年而金庭玉柱俱枯也至于
峰矗層霄去天尺五雪山朗朗照人瓦屋近而可掬
控六詔制三川屏南蠻限西域紅日入懷白雲生足
於斯時也日光射雲非空非色夢耶覺耶殆無異于
曩時之所識余願旣酬予心亦息將返而聆歌鳳之

餘音訪問道之遺跡而亦杳乎不可得矣嗚呼我爲
蒙山首不與五岳并稱而祀典亦未及焉似有厥德
而祿位莫逮其山之隱君子也夫

佛光解

覽我眉者每以佛光爲神異峰頂有光相寺前爲觀
佛崖下臨絕壑深不可測時有白霧蒸然鬱然遊者
至此或遇光如虹而小紅綠間雜而白色居多中有
黑影若人狀寺僧因神其說爲晉賢現身或又曰此
各人本來面目雖觀光者如堵而止見已身此攝身
光也顧有數日而不遇光者僧復以爲佛光靈異非
有緣者不輕遇故衆相傳遂謂眞佛光眞普賢現身

眞佛子攝身光矣嗚呼此皆爲寺僧所愚耳余於辛
丑六月登峯是日自白水寺朝發至巔則午過木初
矣僧衆急趨曰光現矣此虔誠所格請睹之余從臺
上俯視其光果如前無異而予獨回頭仰視日光正
在西移與壑對照且日旁雲氣掩映于上則其光或
大或小或有或無倏忽變幻于其下此非日光穿雲
影而射出下與霧交映安得有此光耶至密雲掩日
昏曉午前俱不得光可知矣而僧卽以不遇光爲無

緣不大可笑哉光有五彩卽虹霓相映之理若以光
中黑影爲普賢現身余今從者張蓋而影中亦張蓋
其非普賢也明甚群睹而止各見一身者此日影穿
雲非比普照故止見一人而不及衆何攝身之足異
嗟乎天下至奇者莫如日又莫如緹練人不以爲奇
者見之常耳不常見而見之遂以爲奇而卒癩于寺
僧之說則請以余解破其惑

西山集

卷之七

二十三

題自適圖

聖賢憂勞君子惕厲未聞以暇逸自命也然素位無
順心之心隨時有處中之道故安常處順靜聽自然
卽履險逢屯亦唯因事付物非可強而齊也幼讀文
正公書見其做秀才時以天下爲已任抱志雖大疑
其不素誦衛武公詩見其髦年好學不倦德雖進于
庸聖疑其不時不素不時似難言適不知身在江湖
心存魏闕匪欲適其身適其心也慎厥身修無不柔
嘉非僅適其儀適其德也人果適其心德何不素不
時之有余自昔年至今浮沉五十餘年不克遂先憂
後樂之志惟手持一卷兀兀如書生昏髦而罔得又
無左右箴規之益適耶非耶丙辰夏日題

西山集

卷之七

二十四

擬唐圖功臣於凌烟閣詔

貞觀十七年
院試作

詔曰開天創業固一人之仔肩翼運匡猷惟群工之
弼亮况承隋統非左右何以經邦更繼父勲必文武
始能繼服司徒趙國公長孫無忌等弘濟大烈迪宣
忠勤抒謀天策委質藩封或立言立功立德並建非
常或忘私忘家忘身各垂不朽也難以之式廓皇風
於是丕揚匪載丹書曷傳彝典在昔井露之佐麟閣
紀其勲建武之英雲臺標其盛弘茲令典繪乃新圖
西山集 卷之七 二十五
可並載於凌烟閣庶一時俊傑鼓舞而不衰奕世子
孫仰瞻于勿替欽哉

五美頌

立政有綱首重利民六府三事厥類維因良法美
藹然如春不費之施惠而且仁
城都築邑大役必興民力竭矣舊貫可仍公旬三日
子來弗勝一勞永逸怨將奚勝
上理無私是所難哉立達有方一念通微遂生復性
萬物咸依飲仁得仁貪誰與歸
敬以直內坦蕩居心恭也而安遇事則欽泰然自得
西山集 卷之七 二十六
智深勇沉美在不驕式玉式金
堂皇穆穆政體聿崇端拱莊沍御物康公德隅惟威
不與猛同衣冠瞻視願若時中

三畏箴

維天之命於昭在上宜界生初物與无妄令出惟行
賞罰攸當君子頌詠欽哉寅亮
大人利見兩地參天卓矣自命德位赫焉瞻望舒威
敢不省愆敬修無已君子乾乾
聖人則天垂教有經辭近旨遠語語箴銘敷揚大義
根極性靈敬聽水鐸儼若雷霆

西山集

卷之七

二十一

三戒箴

毋曰治容近則害身毋曰少艾慕則傷神古昔有訓
伐性斧斤矧伊少年血氣未盈稍一不謹虎尾春冰
戒哉戒哉好德是程
誰謂暴虎徒勇何庸誰謂馮河川壯多內無端格鬥
遑恤我生况地方劓血氣未平發不及制危親辱形
戒之戒之以禮息爭

西山集

卷之七

二十八

亦既毫止德基云頽亦既盡止德隅云摧倦飛息羽
今是昨非耽彼貨賄令名是隳象焚以齒寧莫我知
晚年志警矇眊有詩

四惡箴

不教而殺謂之虐禮禁未形道有鐸五倫三物必躬
先刑期無刑惡乎惡

不戒視成謂之暴鳩工底績須有道周禮五戒警于
前聿觀厥成無庸躁

慢令致期謂之賊異命重申互蚤務緩急先後不近
情陷阱罔民莫此極

出納之吝曰有司屯膏之施何其遲去貪去鄙存大

南山集

卷之七

二十九

體豈澤如春令務滋

五不孝箴

脩其四肢不顧父母之養一不孝也今或士不力學
農不力田游手游食者尙其箴之

博奕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二不孝也今或呼盧六
博狂飲酣酒者尙其箴之

好貨財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三不孝也今或黷貨
貪財溺愛妻子惟利是視者尙其箴之

縱耳目之欲以爲父母戮四不孝也今或聲嗜淫哇

西山集

卷之七

三十

色迷妖艷喪心無恥縱欲敗度凡有虧體辱身貽羞
名節者尙其箴之

好勇鬪狠以危父母五不孝也今或恃勢凌人武斷
鄉曲糾衆群毆斃命且父者尙其箴之

五刑之屬三千罪莫大于不孝犯此五者皆入不赦
之條讀斯箴而內省無一犯焉庶幾近于孝矣

鏡銘

鑑爾形慮爾心視人則明視已昏若能前後皆洞徹
不以冥冥改其節

硯銘

磨不磷涅不淄君子立身應如斯知其自守其黑君
子無入不自得

燈銘

質惟實心惟虛虛則生明照四知嚮晦安息隨時足

西山集

卷之七

三十一

晚來得此光盈屋短檠之識誠熒熒特慮燭人不自

燭

崇儉約

儉者德之共也詩美素絲之風禮尚節制之義由來
尚矣況當民力艱難財用匱絀官無俸薪役無工食
一舉一動尤當節儉謹約數事以舉其槩其期遵守
勿得阻撓

一晉謁拜往初見後槩用紅單書劄用寸啓代全用
古柬不爲僞也

一晏會不妨五簋若八簋則四人共爲一席飽德孰

西山集

卷之七

三十二

多

一衙役僕從俱着布衣婦女更當樸素辨上下無誨
淫也

一生展令節雖有往來未嘗不以儉樸者爲君子

一送死大事謂人子衣衾棺殮必親必慎非云備觀

且派及親友也

一聚衆呼盧修建寺廟尤爲無益之費嚴加禁戢

君

修學小人犯之三木漿頭

西山集

卷之七

西山集 卷之八

古燕張能鱗西山甫著

男 嗣軒

周 倫

讀周子緒言

或問儒者之論皆以周子繼孔孟子獨以周子繼孔

西山集 卷之八

顏得無過耶曰以周子繼孔孟此以世數言也若論

學問則周子實繼孔顏觀通書中所述自孔子外獨

三稱顏子則可知學問之所自矣非故為軒輊也

昔人謂孟子之功不在禹下謂其有闡揚墨之功也

若周子則太極人極說得最分明使二氏不能欺人

以暗尤為不動聲色功豈在

周子之學渾是一誠字故通書首章即曰誠者聖人

之本二章曰聖誠而已矣三章曰誠無為幾善惡四

章曰誠神幾曰聖人都是一誠字誠者天之道也升聖人之流亞近於生知者乎

周子通書全從易出太極圖全從繫辭出不曾造作一毫或謂得之陳搏种放穆修或謂師事鶴林寺僧壽涯此二氏無稽之言謬欲引爲己重如謂孔子爲釋伽老子之弟子也至朱子序通書亦謂莫知師傳之所自夫易與繫辭卽師傳也何必舍是而更問哉今觀其首一圖卽易有太極也次⑤卽是生兩儀也

西山集

卷之八

二

次太極卽兩儀生四象也⑥天地絪縕萬物化醇也⑦男女構精萬物化生也何嘗自出一毫私意學者不肯細心觀圖又不肯細心讀易或以爲無師傳或以爲師二氏此皆未知周子者

太極圖甚顯易人都看得恊突其實易曉中間一小圖卽易經上太極一圖傍邊兩抱一易經上兩儀二畫分黑白者白爲陽黑爲陰黑之中有白白之中有黑者陰之中有陽陽之中有陰也但伏羲在太極

上面直畫兩畫周子便把伏羲兩畫勢轉抱在太極兩傍是恐人把太極兩儀看作二物故特作此圖以明無極而太極太極本無極之旨耳

朱子謂周子太極圖當在通書之首先先生手授二程本因附書後傳者見其如此遂誤以圖爲書之卒章不復釐正愚謂周子通書本名易通山陽度氏載傳伯成未第時嘗得周子所寄姤說同人說今其書獨有乾損益家人睽復无妄蒙艮等說而無所謂姤說

西山集

卷之八

三

同人說則知易通之爲書六十四卦皆有說特散逸不全耳其間議論次序當悉依周易非自立體格別爲一書也太極圖之在後實以繫辭在六十四卦之後故耳朱子取以冠通書於義無不可然太極圖所以爲通書之卒章則實因此故特記之一篇太極圖說止說得天命之謂性一句故謂太極圖說爲繼繫辭而作可謂繼中庸而作亦無不可繫辭中庸而後未嘗有此書也

周子作太極圖發揮天地萬物之理太極二字原本
繫辭不過祖述孔子之舊至於主靜立人極人極二
字則自周子開闢出來後半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
一段都是說人極人極與太極句句相對則知人身
與天地處處相合絕非矯揉造作故人能踐形即能
盡性能盡性即能達天天與人總只是一理此是周
子獨得處太極圖說一篇主意全在人極上今人讀
太極圖說不論人極而止論太極失周子之意矣

西山集

卷之八

四

不知太極無天地不知人極無人此之謂不誠無物
天地生萬物妙處只在妙合而凝一點人心周應萬
事要處只在誠無爲幾善惡二句

周子通書云誠則無事矣此語非幾于聖者不能道
易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
天下何思何慮此正是說誠則無事

人極要處在主靜二字主靜要處在中正仁義四字
有中正仁義四字則主靜自不入于一偏自非二氏

之學所能混

仁義二字上彼着個中正二字唯中正則仁不流于
偏義不流于過故可以主靜可以立人極

程子善惡皆天理一語諸儒皆以爲疑不知此語是
從周子太極圖中出來不過是陰陽皆太極

太極圖最好觀性太極不離乎陰陽故有氣質之性
而實不雜乎陰陽故有義理之性

從來聖賢學問相傳止是一條線索子思天命之謂

西山集

卷之八

五

性是祖繫辭繼善成性孟子知其性則知天矣是祖
中庸天命之謂性周子太極人極則亦祖繼善成性
而暗合于子思孟子者也自周子以後則凡言性與
天道者無不祖之伊川顏子所好何學論全本太極
圖說朱子中庸天命句亦本太極圖說也

朱子與陸氏兄弟論太極書語極辨博然愚謂猶未
切要也周子圖說妙處全以太極發明人極天人之
間契若毫髮彼此相對葉葉相當以見吾人此心此

理全本天來俱出自自然絕非勉強所以爲妙若無下面一段議論則無極太極二語雖謂之出于莊老可也今圖說云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是何等識見乃泛執字句之微而謂之莊老陸氏兄弟固未嘗細心讀周子之書而朱子亦但就有形無形反覆辨論此其所以多議論之往復也讀書不貴讀字句而貴讀全篇大率如此

西山集

卷之八

六

周子之於孟子可相伯仲未可分差等孟子才大周子心細其爲亞聖則一也

孟子之後無傳人周子之後却得程朱接續便源源不竭非量有不同時爲之也戰國時聰明才辯之士皆爲縱橫引入勢利誰能爲此迂遠之學若周子時方是全盛而人才又莫多焉故遂得程朱其人也

太極歌

太極本一理萬物一太極有物必有則一物一太極太極本無極未始有二物無極非虛無中正是其則

理至氣以兆氣生象則曜受氣有陰陽陰陽之謂道不離須臾形上爲至妙動靜固無方根抵互爲藏此中有神理窮神化乃彰五德配五行性情有柔剛生理之謂性性動而情生情生有善惡要皆統于心心爲萬事宰衆理之所聚元者善之長義立因心制禮中智復正信爲中孚吉五德固相生其實歸於一惟誠而後明聖人殆天篤生知不恒有習遠學斯復

西山集

卷之八

七

好惡僅幾希人禽判其屬絜矩平迺心先平其所惡人情不相遠違道非忠恕忠恕克常操一貫從此悟強恕與自然雖分勉與安一間之未達擴克在四端存察兼動靜慎獨謹幾先格物一窮理主敬致知全明新止至善中和位育間萬物皆備泉達火更然赤子至大人不虧迺爲完吾儒立人極絕續繫斯篇

讀先橫渠子緒言

先生少喜談兵范文正授以中庸一卷遂成理學名儒從來聖賢未有不體用兼備者

先生與安石同時安石新法以周禮爲說先生召對亦以漸復三代爲說神宗將大用之此際若有一毫苟且必將迎合執政同行新法矣又或圭角未融必至動色相爭如程子所謂新法之禍吾黨激成矣先生獨曰朝廷將大有爲天下之士願與下風若與人生爲善則孰敢不盡如教玉人雕琢則宜有不用命者矣語和而介非學養之邃未易及此

西山集

卷之八

八

或有言先生文難讀者誠然自是人不肯讀耳昔朱子與蔡季通諸人登雲谷山半塗大雨通身皆溼到得地頭因思得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遂命季通諸人各解此二句已爲一解後來遂作西銘註又朱子嘗曰人讀易者多誤季通讀易書易如朱子季通則天下自無難書矣已不肯讀而昂

古人書難讀恐爲古人所笑也

古人虛心誠樸無一念自足無一念欺人如先生講易關中二程來過相與論易遂自徹其臆比曰吾不如也程子亦不以爲歉此是古人虛心誠樸處近代儒者各立宗旨各分門戶互相標榜互相詆排此俱蹈襲禪門惡套以視古人真愧死矣

西山集

卷之八

九

朱子言西銘有箇直劈下的道理又有箇橫截斷的道理黃勉齋謂每句直下事天事親之理皆在焉全篇中斷則上專是事天下專是事親予謂不然直劈下道理謂理一也橫截斷道理謂分殊也太極西銘二書當作一串讀若明得太極則知男女萬物皆從天地來是真乾父坤母也安得不以萬物爲一體

正蒙謂天地之感遇聚散爲風雨爲霜雪萬品之流

行山川之融結糟粕煨燼無非教也蓋天地之風雨
霜雪萬品山川猶聖人之視聽言動善觀天地者無
非教也此可與論語予欲無言及吾無隱乎爾兩章
參看

止蒙論曰有修短地有升降一則全本曆家四游儀
之舊至如置閏而謂閏餘生于朔不盡周天之氣一
語簡當說盡氣盈朔虛之要此先生之筆力所為精
深渾厚也

西山集

卷之八

十

封建井田學校三者致治之本三代而下能言井田
封建者惟先生然欲封建井田非先復古學校令學
者人人知三代之治人人知封建井田之法而又斟酌
變通于古今之間不可復也先生平生得意處第
一在復井田其論經界只看四標竿及經界不避山
河之險處皆發人所未發荆公方田法亦此意也然
行之未得其人適足以貽累故曰有治人無治法
晉人最放達然史稱謝安菴功之慘不廢絲竹是晉

人重菴功也先生理窟謂某始持期喪恐人非笑
已亦自若羞恥自後雖大功小功亦服之人不爲異
已亦安之則是宋人不重菴功矣世道愈趨愈薄於
此可見安得數先生者起而砥柱頹波爲後世則耶
理窟所言多周禮政事及宗法祭禮雖考據未必確
然存之可備查考

周子好稱顏子先生好稱孟子亦其資稟相近處

先生學問於五子中特爲艱苦其理窟中自道一篇

西山集

卷之八

十一

諸語真切學者苟能如此不患不至聖賢地位

讀二程子緒言

讀二程子書親切莫如文集文集皆二程手筆煌煌
制作生平盡見次則經解經解猶當日手筆也遺書
次經解外書又次遺書蓋遺書雜出門弟子手筆外
書則并出外人也

大程與周子後儒往往並稱然大程以天資而言則
近於周而優於朱以功用而言則開先之力固讓於
周而啓後之勞亦遜於朱也

西山集

卷之八

十二

二程之學人多推大程然大程實是天資勝其所行
自無隔礙若學問則次程儘有深入處不易及也橫
渠集中亦推次程然行處却每有隔礙

朱光庭謂明道得聖人之誠此言雖似少過然亦庶
幾近之明道生平論新法及待介甫最爲得宜只是
胸中廓然大公功不必自己出名不必自己成惟以
朝廷天下爲心故能如此他人却便不能此同
子而有化與未化之分也

明道請修學校劄子與伊川看詳學校文公貢舉私
議皆論學校然語其等第則伊川不如文公文公不
如明道蓋伊川文公不過近代之法明道則通於三
代矣

明道論十事亦近三代設施與王荊公上神宗書似
同而實不同若使見諸事業隆古之風可復惜乎舍
此而就彼亦有宋之不幸也

程子定性書在鄆時作年甚少朱子言其一篇之中

西山集

卷之八

十三

無下手處予謂即此可見明道天分高近於生知下
語自別也

明道說詩只點撥地念過便令人意解此是明道善
開發人處今讀其解詩益知親承之妙也

程子惡亦不可不謂之性此語本無可疑蓋說性離
氣質不得猶之說太極離陰陽不得也

人或以三黨之說爲伊川咎者非也人除是不講學
講學則必有徒與有徒與則人必忌之不惟小人忌

之君子亦忌之雖孔孟猶所不免但君子不黨則存
乎立心公正耳次程立心近隘不如大程自是氣質
之性世以其學術近方來蜀黨之謂者矣至於明
道接人渾是一團和氣空乎與世無尤然讀年譜李
定何正臣亦劾其學術迂闊趣向僻異士僧益多口
庸何傷

伊川監邵堯夫不恭然兩人之學過夷惠遠矣予是
以嘆三代而後人多各人以聖人之稱也

西山集

卷之八

十四

伊川頹子所好何學論全本周子太極圖說此見古
人學問淵源不苟而胡安定復能於稠人中識之針
芥之投豈欺我哉

經筵是人主莫大事從來視屬具文伊川克舉其職
上太皇太后書及經筵三劄真可爲古今作則彼以
坐講爲嫌者俗儒之見諛臣之習耳講官坐講所以
重聖人所以重道非以自夸大也輒近君臣佞倖幸
往往膜拜僧徒而不以爲恥一聞儒官坐講輒羣然

爭執爲不可雖賢者亦不能卓然有見不知何以顛
倒悖謬若斯極也

上仁宗書大槩似賈誼治安策語猶有少年氣但所
見不同便能置身三代高視叔季儒者所以不同於
縱橫也集中不載學者另讀之可耳

伊川易傳一生精力在此畢竟與他經解不同觀者
須讀全書勿以此限可也

性即理也一語朱子極稱述爲伊川所獨造予竊謂

西山集

卷之八

十五

不過祖述周子太極圖說非創語也圖說以人極配
太極理則一耳在天地萬物爲太極在人卽爲人極
人極者性也性非理而何

伊川言喜怒哀樂未發之中寂然不動者也南軒云
伊川此處小差未發之中衆人之常性寂然不動聖
人之道心予謂伊川不錯但未發時聖凡之性同而
存養之功異耳

伊川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此語說得最好朱子

以爲太深無捉摸恐亦爲初學言之耳

伊川語有近禪者如雷從起處起及東西銘恐起爭端之類大抵語近掉弄便易入禪學者不可不察讀經解見程朱議論有不同者亦不必甚異蓋古人讀書各有悟入自得處非同帖括家言如孔子讀易孟子引詩引書大槩可見讀者得之言外可也讀二程遺書如觀三代鼎彝古色淵然時有水土剝蝕不可辨識處

西山集

卷之八

十六

大抵學問從草昧中開闢最難五經四書在周程時方草昧經營漸漸開闢至朱子則木拔道通矣然朱子註說中或尙有一二未安譬猶康莊大道不無微草餘莠後人偶見芟除輒欲以倣前烈祇見其不知量也

讀朱子緒言

朱子一生精力專在集註至今家絃戶誦歷萬年而無數後世從學之士往往詆其筆力不佳此真坐井之見也朱子與人論註釋體不可自作文字自作文字則觀者愈看文字并正文之意而忘之此朱子以刻賢以上之資而能持初學小子之心故心愈小而功愈大也試讀朱子文集其筆力何如而可輕爲譏論耶

西山集

卷之八

十七

朱子一生學問守定述而不作一句當時周有通書張有西銘二程亦多文辭朱子則專以註釋蓋三代以後詩書禮樂散亡已極孔子不得不以刪定爲功漢唐宋以後經書雖有箋疏而蕪亂尤甚朱子不得不以註釋爲功此卓有定見非漫學孔子述而不作者也

讀他人文集語錄有當否有去取朱子則無一語不當無一篇可去蓋中正和平之至也

或以朱子文集語錄爲平常者此真不識朱子者也
朱子妙處正在平常中庸註曰庸平常也則知朱子
平常正是中庸之理布帛菽粟有何新奇所以萬古
不可廢者正在此處

陸象山少時讀至宇宙二字曰宇宙內事是已分內
事使見自任的意思子三歲問天之上何物便見
窮理的意思

鷺湖之會朱陸之辯遂成聚訟不必更揚其波

西山集

卷之八

十八

但讀兩家年譜所記朱子則有謙謹求益之心象山
不無務高擲斥之意此則後來所未道耳

人言朱子酷好註釋雖楚辭亦爲集註似爲得已不
知當時黨禍方興正人君子流離且逐死亡載途朱
子憂時特切因託楚辭以見意豈得已哉學者坐不
讀書不能窺見古人微意未可輕議古人也

朱子生平註釋四書五經曾無片刻之暇而又自著
文集百卷不知如何有許多精力然亦是在野時

在朝時少讀書講論之時多居官治事之日少故成
就愈久愈大耳乃知仕於外者僅九考立朝纔四十
日未可爲不幸也

道學之譏愈盛則愈甚蓋君子小人不並立也周子
之時如草木在甲知之者惟二三君子世故莫得而
譏也二程子徒與漸盛攻者漸多至朱子則更盛矣
所以劉三傑姚愈之徒至有僞黨變爲逆黨窺伺神
拳圖爲不軌之言當時方正之士稍以儒名者至無

西山集

卷之八

十九

所容其身而朱子曰與諸生講學不休或勸其謝遣
生徒笑而不答至今千載而下朱子俎豆學宮子孫
世受恩澤而所謂劉姚之徒者三尺童子聞名而唾
罵之然則爲朱子者何畏爲劉姚之徒者亦何益哉
當侂冑禁僞學時朱子從遊之士特立不顧者屏伏
丘壑依阿巽懦者更名他師甚至變易衣冠狎遊市
肆以自別其非黨嗚呼此乃所謂水落石出也附聲
逐影之徒雖多亦何爲哉

宋世有幾篇大文字皆數萬言非有才力人不能作
蘇氏父子王荆公及朱子諸封事是也東坡文字頗
爲朱子所貶荆公遭際神宗力行新法卒至顛覆而
不悟朱子封事皆切實易行而竟不得行可慨也夫
正心誠意四字上所厭聞不知有何可厭或以爲不
切于時事不知時事非正心誠意如何做得

程子在經筵先論坐講之禮正其本也朱子在經筵
循時例爲之兆也兆足以行而不行此光宗之世

西山集

卷之八

二十

不同于神宗之世也

後人爲宋儒但講道學置討賊復仇于度外以爲腐
儒無益國家此未讀朱子諸封事也不但諸封事先
後奏劄何一非討賊復仇爲國家計長久爲民生計
實用後人不讀書妄以空疎之論訾議前賢贊鼓天
下誠爲可恨

古今制民之產莫急于經界先橫渠考亭皆以此爲
要務卽荆公方田法亦此意也然經界行不得法最

易擾民推排打量終不如先橫渠標準竿之說法簡而
無弊也

明道之議貢舉主于竟行古法朱子學校貢舉私議
卽于今法中斟酌可否可謂周悉詳盡然分年試士
之法病在太繁蓋國家造士取其足以致用無貴窮
經也古人造士之法簡而易六德六行之外不過六
藝習之者易曉而施于世爲有用今人造士之法繁
而難文辭聲病爲說多端習之者難工而施于世爲

西山集

卷之八

二十一

無補此大弊也朱子立法雖勝然皓首窮經煞費心
力不如古法之簡易此予以爲尙須斟酌也

學校之法第一在擇師第二在立法朱子議中所舉
呂希哲之言乃根本至論也

井田類說蓋朱子集漢儒荀氏何休諸論及班志所
紀然而變通之精意不存也朱子論貢助繳法以爲
溝洫不同亦未免泥于漢儒之論

今人動以文風之盛衰爲人才之盛衰非定論也昔

商鞅以爲人不可多學爲士人廢了耕戰此雖無道之言然朱子取之以爲當今士人千萬不知理會甚事真所謂遊手此等人一旦得高官只是害朝廷何望其濟事噫以此觀之眞古今一轍也

無極而太極猶言無所謂太極而實有一太極朱子所謂無形而有理也玩一而字便不是太極別有無極陸氏是伸輕肆辯駁不但不肯細認而字并不肯細讀下文要之亦以周子爲近代人而忽之也非朱

西山集

卷之八

二十二

子如此表章周子之書烏能傳至今日只此便是聖人心事

朱子論天文勝于先橫渠二程然尙有未透曉處

二程論鬼神竟似陰陽朱子則乎實之亦有未至精微處

朱子論理氣無一語不透蓋深有得于太極圖也

仁字是論語中第一喫緊字程子嘗教人須緊孔孟言仁處以求夫仁之說張南軒亦極論之終不如朱

子之博而該眞而切爲得夫仁字之全體也人身配天地人之心配天地之心此處得大頭腦則仁不待論而明矣然亦自太極圖中貫徹出來

五經之中三禮尤爲用世之書此一日不可少者朱子乞修三禮剴切實可行而當時朝廷何以漫不之省今儀禮經傳集解謂非朱子手輯然大槩亦本朱子之意愚意禮以時爲大當于累代制作之後益以議論權衡乃爲確當然非聖人不能也

西山集

卷之八

二十三

蔡季通律呂書與人陣圖俱未能致用而入陣尤爲未覩肯綮觀朱子語錄所載問答亦似未爲許可

從來廟制韋元成謂周爲七廟四親廟二世室與太祖廟而七也劉歆謂周爲九廟三昭三穆二世室與太祖之廟而九也班固以歆說爲是朱子姑兩存之愚謂元成說是也中庸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太王王季以成王時言則周實止二昭二穆何山有三昭三穆

朱子明堂圖彷彿井田遺意謂是三間九架屋隨時方
位開門予謂未必然古今人情不甚相遠決不戾十
時俗豈有隆冬盛寒正北開門天子群臣向朔風而
朝群后者謂之明堂決是向明無疑隨所處而異名
也

郊社之禮以義言之必應合祭而古今之儒多主分
祭朱子語類亦謂應分祭但周禮自大合樂之外更
不言分祭則朱子亦非定以分祭爲禮也

西山集

卷之八

二十四

朱子語錄中論冠婚喪祭諸禮皆淺近切實可行所
謂禮以時爲大也伊川所論便太泥古如以尸爲必
當立影神爲必不可用皆太拘

朱子集中如大學中庸詩集傳序資治通鑑序皆極
大文字不可不讀

只皇極辨一篇便見朱子有功于書經不淺諸儒議
論以皇訓大以極訓中是何等解

道理中惟易學最深蓋窮理盡性之極也以孔子之

聖尙假年以學易況其他乎故知讀書爲學須要漸
次有得于四書有得于諸經則易理自漸漸通貫此
晚年極步工夫也今人每好談易自爲淵深高者僅
得其形似耳朱子語類曰某纔見人說看易便知他
錯了此真知易者也

朱子于五經中惟易最爲研窮詩次之書又次之禮
與春秋未嘗屬筆然儀禮經傳集解雖非全書亦見
一斑矣又語類中論禮及春秋處最通達坡正大故

西山集

卷之八

二十五

知論禮而拘論春秋而鑿者皆朱子所不取也

荀楊王韓四子之書並傳其中文中之畢竟是一賢
儒其著述多爲人所雜亂互有不同其中模彷彿論語
處多是後人增入至精當處漢唐以來諸儒皆莫能
及朱子亦謂其賢于三子然續經說以爲好名欲速
輕道求售爲稍過矣

朱子論釋氏書如讀大紀觀心說等篇莫如釋氏論
下篇更得要領先橫渠二程皆莫及也

西山集 卷之九

岡

瀚

古燕張能麟西山甫著

男 嗣輯

塏

岱

懷冷魯也孝廉

簪也天下士中懷迥不同好謙君子德學道古人風

西山集 卷之九

陋巷清貧樂高堂色養豐別來有佳句珍重付飛鴻

離蜀之燕

蕭蕭風雨簇歸船江草江花倍黯然萬疊青山遮蜀

道數行白雁送秋天南川未普旬宣化北地猶存衍

義篇

時予輯有從此抽簪思辟穀赤松黃石伴林泉

小雪過涪州

十月江行小雪中蜀山青處有丹楓霜天碧落催黃

葉煙水空濛送遠鴻此日涪州無會直當年遷客下

渝東茫茫前路知多少一任歸帆掛曉風

夔州

薄宦思歸久舟行不避艱夢驚神女廟生出鬼門關

帝德憐臣力霜風照客顏敢希高尚志聊幸暫投閒

懷高縣山諸生

從翠高標遠裏人念舊遊聖賢千古業經史一堂收

祖別江山黯帆開風雨愁何年重講論相約鳳池頭

懷川南諸孝廉

西山集 卷之九

幾眉高山錦江深回憶群賢思不禁一代人倫皆屬

望百年吾道豈浮沉病來人有歸田志別後猶懸會

友心引領公車應勉力 聖朝端不負儒林

懷嘉州高太守

嘉陽郊外別凌雲水綠山青憶使君五馬風高誇少

俊三年奏最絕塵氛可堪民力供輸盡正賴賢勞撫

字勸課績懸知君第一循猷應喜日邊聞

瞿塘關

天下山川險阻塘險更奇千波吞峽口雙峭鎖江眉
雲起多猶豫風清未坦夷同舟相贈別安矣莫忘危

滌瀨堆

霧鎖江關恨烟堆滌瀨愁三分思鼎足一柱砥中流
信是蛟龍窟還疑犀象遊夏王不鑿去畱此鎮夔州

武侯廟

忠武名高廟貌仍每思瞻拜未遑登蒞蒞八陣遺江
岸隱隱孤城識固陵割據山川終有憾飄搖風雨更

西山集 卷之九

三

難憑天時人事誰為主吊古興懷感弗勝

神女廟

相傳有神女憑窵入高唐世人恒不察狎褻於詞章
猥以兒女態陽臺作洞房誤認興雲雨誣蔑楚襄王
試讀宋玉賦意旨深且長事君不敢諫託諷以自傷
山川有鬼神當以敬意將瞻拜禮未畢風雲繞灣沓
峯頭猿啼月峽岸鬱蒼蒨層巒叠出奇森森氣壯
王命不自由馳驅入異鄉思鄉心有泪無聲亦斷腸

秉節幸稍釋歸舟足徜徉寄語經過者慎勿語郎當

禱風止過洞庭湖口時長至前一日

感發風寒日至長洞庭千頃水洗排空旅雁驚雲
陣望影孤舟掛夕陽宦海多愁人易老客途無病瘦
踰常齋心夜省渾忘險至曉波恬到武昌

杜少陵祠

少陵千載一詩人忠悃離奇莫與倫漫道拾遺無諫
草詎云工部匪詞臣參謀帥府非其志流寓夔門不

西山集 卷之九

四

厭貪此日東屯誰地主肯將祠宇再重新

黃鶴樓 長至

崔子題詩久矣去我復來遊黃鶴樓乘鶴仙踪終渺
渺臨風把酒自悠悠何妨再覽晴川樹一任徒嗟芳
草洲千古浮雲難蔽日一陽來復不須愁

九日擬登雲門

屹然相對已三秋此日宜登絕頂遊遐眺滄桑懷古
蹟環觀稼穡服先疇豐年盡道山川澤兆姓誰將高

厚酬擬載榮范期共醉白雲深處是青丘

積陰閣題雪

衝寒星出穆陵關西望迷離雪滿山數代雄封難覓
跡幾間殘屋點成斑鳥歸遠樹爭高下風入竹雲急
往還候久定知關吏望愧無紫氣慰君攀

沂山雪霽

齊境無如東鎮雄况逢雪霽色尤葱蔚將微處千山
蕭顏欲開時百谷空歷代明禪崇俎豆一方被澤仰

西山集

卷之九

五

龍提使臣馬上尋佳句阿東難成擬化工

沂水朝發

沂陽臘月走山湫冷透重裘烈飈半里寒消千日
酒數聯詩解一時愁驪馳王事難辭苦春度民瘼更
可憂指顧前村姚氏店窮簷亂砌一蓬丘

蒙陰卽事

大部頻傳羽檄書閭中捷至復躊躇軍前上駟非不
足庭內天閑正有餘使者秣芻勞遠通大夫夙夜敢

寧居星言速寄東蒙主牧馬須知魯頌如

答蒙陰學博

原韵

文章老大使人驚不惟春秋有伏生佳句苦吟皆自
得孝思難已豈緣名嗜深首肯盤中味澹却繁華世
上情靜對素書參悟後岱宗山下卽雲程

東蒙道上

霜天行役及東蒙一望冰綃翠碧空殘雪斷峯凝暮
景微農廩馬怯西風人瞻泰岱知高仰地近尼山道

西山集

卷之九

六

適中惟待驪黃千對至秉田委吏一時充

蒙山茶

人說雲山品味嘉採來石甕帶烟霞盤中甘露流金
液鼎內醞醕泛雪花每在苦時纔得趣漫于寒處更
生嗟道成雖有丹頭火知向靈根沁蕊芽

仙人洞

昔人已脫塵凡去此地空餘仙隱處峭壁懸崖慮莫
攀洞口依稀招客語語意其中可卜居石床石鼓併

石書更餘一井井露水狂飲百杯興藹如我來望仙
仙不見山洞清空飛雨散同雲白雪一時封隱然流
出桃花片

銀杏樹

望去盈千尺相傳數百年東家雖小園喬木可參天
不美靈椿壽無言盤李仙眼前真愛惜奚翅召公賢

蒙山歌

登彼蒙山兮言采其芝物產芸芸兮石生其衣雨露

西山集

卷之九

七

霜雪兮莫知其滋地不愛寶兮將以爲吾民資山藪
閉禁兮自古如斯何年入貢兮取之無遺孔孟不作
今吾道誰依山靈其有知兮因予憑吊而欷歔

哭王鳳閣客死武林送樞歸燕

於戲鳳閣何爲乎出燕都腰纏萬貫走西湖欲致奇
富學陶朱詎意西湖水土藁浮腫周身且及面鳳閣
謁予悲且嘆泣謂昔日未深交聞君意氣最賢豪嗟
今勢急病且死無人畏骨歸桑梓况復資斧二伯金

僅借一僕誰與任篋內經營未就緒一息不來皆如

棄家有老母與寒荆稚子嗷嗷應淚盈望君憐我是

同鄉身後情形聽主張言畢辭予回寓所越人視之

甚徬徨嗚呼一旦黃梁夢急走尸前爲心痛檢點篋

內論僕人一絲一線不可動衣衾殮之頗周旋主故

僕存共一船揚帆直送歸燕市毋子夫妻異生死併

交死者生前物生前筆札皆有日毋得子兮妻得夫

相與撫棺庭中哭子得父兮兼得資但痛此身不可

西山集

卷之九

八

賸哀哉吾友王鳳閣一字一淚應入骨

哭伯衡周大泰

於戲伯也號多材品貴琳瑯玉尺裁中秘有書皆讀
盡諫垣無草不焚灰那堪醉飲長江月竟絕書郵古
驛梅三老薦賢終未用一回追想一回哀

其二

朝家昇翰重當年駐節分符莫此賢敷歷南邦歌樂
土旬宣粵嶺靖蠻烟稱詩每得淵明趣走筆時同逸

少傳聞駕楚樓黃鶴去峴山淚自灑江天

送馬行

人傳上駟出金臺逐隊紛紛自北來有騮有黃有赤
白不爲老不爲駁群行先後或奔馳雨豈長塗身
附泥張子相馬如相士誰是空群千里驥中有一馬
舍長鳴檀奇額角復猗猗欣予忽似逢知已不欲乞
憐却搖尾張子從無伯樂名如何一顧便神驚豈因
凡馬多千對富國強兵皆此輩天家多秣秣任驕奢故
西山集 卷之九 九

作皮毛象玉騁願若此行入閭城不用其力用其德

雪中行役

雪行鏡裏走冰山一役頻添兩鬢斑予德未封佛骨
事如何也擁穆陵關

答官莊王生 前韻

兩袖難攜二酉書路傍問字費躊躇
資三百風詩意自餘海岱清時消霸氣孔顏樂處可
安居知君好學應無倦相對鬢眉共皓如

雲門山 弁州先生元前和邵村年兄作

海波東注岱嶽西登眺蒼茫烟樹迷洞殿有仙雲出
岫雪封無路玉爲梯三齊結構鍾靈遠八景參差入
畫低歲稔春寒嘉客至醉深暮索舊詩題

其二

不厭相看几席西三年琴鶴意俱迷崢嶸早擬雲爲
棧晶瑩新知雪作梯漸覺春暉平野濶更餘烟靄亂
峰低登高羨爾驚人句開筆慙余未敢題

西山集 卷之九 十

范公井亭和侍御方邵村年兄韻

飲井思源問水濱宋賢俎豆至今新祇知兵甲爭寒
冽未審珠璣絕漱塵饑渴頻年尊有道羨牆異地鑑
同人清泉切近朝宗處沫泗應收一輔臣

其二

清泉冽冽映河濱冠帶鬚眉久愈新祠宇松楸晉遠
蔭井欄圭壁靜纖塵當年開洛宗匠今日淵源景
哲人品業不惟尤有宋孔林應更得功臣

其三

鬱蔥佳氣潤之濱曲抱城隅景倍新喬水猶傳召伯
蔭清光應洗庾公塵一方亭子涵真派千古祠堂見
正人求志已關天下事只今誰不屬王臣

懷古

海國由來表大風封藩霸業一時雄昔年富衍魚鹽
利今日凋傷杼軸空屠伯那堪留政虎鄭公何復濟
哀鴻每懷欲訪斯民瘼猶有詩人說二東

西山集 卷之九

十一

其二 望岱

望岱神遊絕頂峰依稀想見大夫松秦碑無字垂功
德漢詔何憑紀禪封一帶魯齊瞻未盡平分霄壤仰
安從夢中直過天門上到此方關八

其三 山遠近有泉出

翠峯牛山枕大邦三齊名勝久無雙美哉賢勇難爲
守需矣溜渥未肯降十載淵泉皆似竭一朝井甕盡
如龍 聖君應得良臣輔地脉疏通衆水淙

蜀道難

山川雖險巖心境何偏仄豈不懷康莊道遠王程迫
側身敬畏途驅車乘憑軾翹首望青天浩渺終無極

觀海

大海之水何漫漫天風五月波濤寒驚流撼山山欲
動蛟螭不敢凌飛濤北控沙漠東無際千峯何能障
回瀾區區溜渥何足數曠覽此際言爲難

冶原 在臨朐

西山集 卷之九

十二

山光水色映空明綠竹濃陰鳥語輕漫覓仙踪何處
是偶乘佳興不勝情憑襟亭上千巖靜灑酒舟中萬
慮清誰鑄鍊錡三尺劍至今猶聽激泉聲

冶原泛舟

蕩漾亭泉景色明仙風吹動木蘭輕亦思霄漢乘槎
興忽遇清流擊楫情載酒客來鷗鷺起尋芳人至菱
荷清坐中更有憂民念滿耳哀鴻雜櫓聲

沂山 東鎮

地維四鎮甲方州首出東齊次泰丘萬物資生元起
震二公弘化爵通侯禮同封禪明禋重德被蒼生惠
澤逮幸際 聖朝多感應興雲致雨解民憂

鳳凰山 沂水

高岡一帶九苞形嶺頂巋冠分外明聞有聖人時獻
瑞如何長臥不飛鳴

戊午孟春

制詔中外大臣臺省各舉博學鴻詞以備顧問恭紀

西山集 卷之九

十二

盛典

聖世敷文德王言覩俊英集賢來鳳羽問夜警鸞聲
纓冠裳肅園橋泮水清戎衣襲定亂于羽近消兵
滿麒麟閣人登學士瀛薰絃娛舜日復且樂堯林不
葉賢良詔行將馮翼花磚殘永晝藜火佐深更秘
簡鑒冰雪含毫振羽翔遼才衆處士論秀懷典情洽
海施珠網刻璫禮玉璫探源窮理與換藻富咸京下
璞無愁刑終年可清懷當光四表異類莫辭名

仲春八日瞻拜

太皇太后壽誕早朝值雪

玉階獻瑞雪排空鶴立瞻天鳳闕東拜舞蓬萊添海
屋嵩呼岱嶽動坤宮瑤池欲放堯花宴銀漢先吹柳
絮風長壽筵前無限樂天人協吉萬邦豐

其二

春寒稍霽灑長空遙祝 天顏岱麓東金闕重添

玉母壽玉階同拜碧霞宮雲迷白鶴排仙仗響入葱

西山集 卷之九

十四

珩帶曉風此際瑤池浮瑞霞瓊綵遐頌萬年豐

其三

遙望天門近紫微風飄春雪更光輝宮中跪進餘醴

酒簾外行披綸翟衣鳳輦推來迷玉路雲歌舞去帶

花飛萬年觴祝無疆壽 帝子 聖孫壽萬壽

其四

南極涵光護紫微坤宮瑞色湛清輝 聖后同天

祚累代曾孫振袞衣瑞獻白麟圖 聖祖壽萬壽

雲飛外臣鵠立看卿景千里高呼腦翠閣

龍燈

金吾不禁夜鳴鉦綠作飛龍街火行天上亢星芒欲
動海邊蜃氣影同明月流玉龍來鈴閣雲繞金鱗躍
錦城太史占年先有象還知霖雨徧蒼生

其二

上元燈火放星橋五色雲龍彩烟飄領下有珠如吐
月堦前無浪欲昇霄飛來蜃變乘時變舞去鯨鯢望

西山集

卷之九

十五

影消爭看春光消息至一雷聲動震官寮

其三

蛟人冰署奏金鉦幻出神龍天半行驚載紅嵐披晚
照蛟騰紫氣趁霞明盤桓庭宇光掃樹飛躍河橋栢
遠城莫道點睛飛不去一燧膏火便風生

馬燈

蠟炬高懸夜燁煌奔騰千騎擁官裝迎風散玉驚天
駟對月長嘶舞上驥絃管聲催青鬃舞戈鉞影照赤

駟行梨園百戲娛心目出塞嬌娥有阿嬌

其二

歌饒衆騎擁紗籠一望馳驅璀璨中月下豈期皆蹕
景燈前爭似盡追風虬脂焰落金鞭紫火樹光搖錦
障紅藉令此宵逢伯樂也教相顧賞花驄

其三

太平燈火景輝煌馬上琵琶巧樣裝官錦剪來飛玉
勒絳紗籠處振雲驤烟迷旌旆前驅急電繞驕逐

西山集

卷之九

十六

隊行舞罷收韁彈一曲並無悲怨到王嬌

壽盛處機

孤星光映斗經天閱閱祥開玳瑁筵三湘入文才浩
淼九峰來鶴意翩跹璫璫奏高難和弓冶相承善
繼先當日消青餘祖澤署中編易竟忘年

其二

知君好道可延年靜裏丹爐火不煙坐石有基生白
雪冥鴻無意得霞箋語中文字非龍語悟後機關自

欲仙此際蟠桃纔結蕊漫勞風雨舞花前

謝處機招飲

樽同北海祝彭年烹茗焚香鼻鼻煙理岸醇醪堪共
醉情投風雅各輸箋術杯飛辯談驚座側弁微吟意
欲仙此日二難兼四美參差花雨舞筵前

清明有感

二銘息靜不知年轉眼春光莫漠煙荒綠喻言垂古
訓雪宮何事入詩箋堯花歷落風催雨柳絮飄颻氣
西山集 卷之九 十七

欲仙不信分陰誠可惜試看日影過庭前

其二

花過清明又一平客中堯柳火催煙文心易躍黃金
冶俚句難垂白玉箋能語流鶯驚午夢多情細雨濕
飛仙春光消受纔無幾一任紅塵到眼前

齊頭杏發

花映清齋影繁垂春萌堯李此先知風來幽折添琴
韻雨過清香落硯池疎致那從隋苑發芳神不欲漢

宮窺倚雲成處高無並誰入層霄攀一枝

其二

春風拂檻五雲垂花發青齋週主知高致欲探天祿
闕暗香遙送鳳皇池隔牕閒語疑能解對照舒顏似
笑窺敢謂上林同一色但將青眼看瓊枝

其三

絃誦齋中世業垂書香消息與花知緋衣爛熳侵彤
管鐵幹扶疎映墨池志銳吐英爭上達情深飲夢漫
西山集 卷之九 十八

邪窺將來結實方纔繁不盡東南第幾枝

其四

花近詞壇碎錦垂絃歌聲動比隣知風流不減桃源
塢文彩還標太液池活色生香雲裏現疎條淡影月
中窺由來東海養仙種故向蓬萊借一枝

其五

絳帳斜開芳影垂春風時雨雨相知吹來香意浮書
案濕透烟鬚入硯池雅操不同穠艷發微韻未許醉

往窺太平園內將開宴探得東方第幾枝

戊午夏四月嘆以省荆薄飲禱六日雨

去秋苦恒雨決旬不見暘春雪亦無多我心時傍徨
災青及青土憂患隣淮揚初夏宜長養旱魃阻商羊
炎風煽其霍仲呂乖厥祥悵結仰昊天無麥何所將
遍地催科吏迫呼震街楊嗟此箕歛頻何事師平穰
區區禁屠沽誰足格彼蒼倚宗降鑒邇寸赤與廻翔
月令出輕繫豈曰仁有方陰陽偶愆伏人事越畔疆
旬宣恐不職夏政失則荒靈雨弗及時憂旱復憂蝗
六日報霑足流泉始洋洋萬物得蕃茂斯民免廡庑
豐年不能必二麥幸無傷夜分祝北斗願言挹酒漿
海內同茲意三齊汔可康

贈李夢聖陞任

風流仙令雅工詩每聽琴歌化日遲元盛循猷成謀
最栖筠清望應昌期一時並下賢良詔千載同留名
康碑只恐謝民猶疾苦神君後歷憂思

西山集

卷之九

十九

西山集九卷

山西巡撫
採進本

國朝張能麟撰能麟有詩經傳說取裁已著錄是集

凡文八卷詩一卷能麟喜談理學其詩文多率爾

操觚體裁未盡合於古

馮氏小集三卷鈍吟集三卷

別集一卷餘集一卷遊仙

詩一卷集外詩一卷文稿

一卷

〔清〕馮班撰

天津圖書館藏清初毛氏汲古閣清康

熙陸貽典等刻鈍吟全集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馮定遠集

十一卷》提要

馮定遠詩序

古之爲詩者必有謂至之性旁出之情偏詣之學輪囷
偃蹇偃蹇排昇人不能解而巳不自喻者然後其入始
能爲詩而爲之必工是故歌美圓熟周詳謹愿榮華富
厚世俗之所歎羨也而詩人以爲笑凌厲荒忽傲僻清
狂悲憂窮寒世俗之所詢嫻也而詩人以爲美是人之
所趨詩人之所畏人之所憎詩人之所愛人譽而詩人
以爲憂人怒而詩人以爲喜故曰詩窮而後工詩之必
窮而窮之必工其理然也定遠吾友嗣宗之子也而游
於吾門其爲人悠悠忽忽不事家人生產衣不揜軒飯
不充腹銳志講誦亡失衣冠顛墜坑岸似朱公叔燎麻
誦讀昏睡髮髮似劉孝標濶略眇小蕩佚入間似其家
散通里中以爲狂生爲端愚聞之愈益自喜其爲詩沉
酣六代出入於義山牧之庭筠之間其情深其調苦樂
而亨然而思信所謂窮而能工者也成弘之間吾里有
桑悅民懌博學多奇以狂名於世其南宮對策之旨曰
胸中有長劍一日磨幾回又曰夫子去而我來主者惡
之勒置乙科李文正賦詩贈之以李卻劉叢爲比民懌
以此名滿天下定遠之才不減民懌子勝斐然未見其
止世無長沙誰知民懌世有民懌亦世患無長沙乎定
遠之名從此遠矣虞山老民錢謙益序

馮定遠詩序

定遠長余十五年折輩行與余為兄弟交益三十餘年矣定遠僕畧易直以詩書為性命貫穿百氏兼精四體論古人如坐堂上而親決其是非無少貸與長公已倉稱馮氏學定遠尤折其中余同游且久未嘗見其手持一鑑身與一戶外斯可以知定遠矣與人交多率其真或喜或怒或離或合人頗以為江以為怪則避而去之顧與余獨有終始余無矯情飾貌定遠亦忘機棄智淡然如水以相與於有成也然則於定遠奚咎哉其為詩敦厚溫柔雅麗深穩樂不淫哀不傷美刺有體比興不墜古之稱杜者謂無字無來歷此定遠之長也若其間學淵源才情意象牧翁先生序之既詳且盡試取其文而掩其姓覆其字伸紙疾讀亦斷知為吾定遠也先生序成于崇禎之歲刻之初學集迄今垂三十年天下之

陸序

讀其詞者莫不想望定遠之人與詩而其詩刻僅馮氏小集有餘首其友毛氏潛存實任梨棗之役今潛在不可作矣好事家定遠貧老日其畧無有能振之者居恒謂土生斯世窮愁潦倒人多易慢百歲以往乃始思其人而不可得余于定遠竊有深慨頃其猶子寶伯提訪余詩出錄本示余因理何所藏本五為補輯今二卷錄出原稿附錄詩向錄於後今唱于同人劇余授梓合小集通為九卷以傳于後諸君之義也亦朋友之責也然而重有感者牧翁生平慎以文章許人特于定遠有國士之目而先生岱宗之遊亦且五年于茲矣余不徒嘆定遠之窮老而于先生尤有哲人之痛且不知有學遺編何時起智井而懸秦市俾為蛇蟬之賦者視人樹而亦少哀息也定遠曰此則予有同感矣予其為我識之于是乎書戊申仲冬陸貽典

馮氏小集上

上黨馮班定遠

元日

五夜嚴威解三陽煖律迴枯林懷湛露蘇燕佇殷雷舊白從添髮新紅亦染頰正朝相賀處已自後持杯

讀遠書

天醉初醒赤帝昌從來領命係興亡蕭公自築麒麟閣却與他時畫霍光

獨飲

獨飲誰為伴杯錯笑勸酬醉鄉殊未遠憑仗到青州和錢牧齋宗伯茸城詩次韻四首

薰風長日正悠悠蘭室新成待莫愁一尺腰猶紅錦帶萬金髮更玉搔頭已障面扇移油壁好放偏鞋促玳牛爭似秣陵桃葉渡風波迎接隔江舟

采古調

殊翁彩翼綺為深下銀鈎隔異香少女和風開拂幌嬈娥曉月自過牆青囊金絡北歸路猶瑟朱弦獨上堂謝傳東山正行樂詩人休羨嫁王昌從來富貴似仙家弱水崑山路較餘今夕湖中催面艇何如嶺上駐金車行雲入幕方為雨皎日凌湖莫上霞若把千年當一夜碧桃明日合開花

七夕暗答

一朶名花色最深草堂長帶漫垂陰紅藕直下方連藕絳蠟纔燒已見心祇取鴉雛為髻樣閒調鳳語作笙音琉璃鸞瓦香泥地嬌屋重樓幾費金

贈萬尊師

圓蓋繇來道九層不知烏鵲若為升天河未抵天池閣却是人間有大鵬

口叱蠻雷救涸枯自有門人占紫氣可無龍虎守丹爐
長房未是長生客只乞先生治鬼符

羽仙于壩寄調藏仲

笑出歌樓別舊群不因聚思便從君月開秋色臨粧鏡
風度波文動綺裙一覺香溫疑直午幾有花影愛斜曛
也知仙女勝神女休羨陽臺夢裏雲

舊藏

橫紅鋪線正芳非好似文君錦在機聽得黃鸝又飛去
抵應纖刺損金衣

野岸

草花開拆拂衣香出郭遙迤九里灘數畝田園過白水
一條荒髮綠楊易漁家住久新添屋占湖無僧不著繚
最是較他官道好不將塵土賺人忙

五生病後相遇夜坐因贈

馮氏小集

莫因閒事損精神思燈下清癯欲不支擬遣畫工相面取
可憐清髮易生絲

枕

幾緣夢泣沾宵淚半長鏡妝待曉光若遣單櫺成展轉
祇應辜負兩鴛鴦

伎十五歲作

房中出妙伎堂上奏易阿開聲誤停舞因笑不成歌

雞鳴行

嗚嗚雞鳴離人帳聚驚珍重千萬意言弟自零二
鳴曉衣起送君初五更凄凄風露中忽如千里行望君
歸去路却月映林明解携又佇立夜衣不勝情回看綠
窗下銀燭光焚焚合衣正長枕又聽雞三聲

假寐

亂迴簾木月絲絲薄薄曉愁欲脫時斷續猶如竹夢

曉來已是不堪思

無題次友人韻

傾城又傾國桃葉與桃根夢冷成醉恨多煥有痕水
綠迷代雁珠中咽巴猿江鮎金盤小奈雙面采香錦屏
和扇掩玉酒熟香溫緒帖當阿閣朱扉隱洞門雪寒虛
欲舞月迴詎能奔淚激愁江滿腸迴劇海翻芳豈難托
意懷李正無言重到臨江宅深深隔粉垣

冬日書

冬至霜寒盡山故猶綠寂寂空庭中微風入簾竹人
道自脩短白日無淹速斗酒聊自斟吾生已云足

自君之出矣

自君之出矣顏色滿嗚思君如霜水恒隨夜夜深
和錢夕公調生用韵

鬱鬱高松從有尺莖絲相纏不無根由將妾久爲黃子

馮氏小集

不得遮伊煩上痕

七夕梨花和韵

織女乘秋又到家絳河橫曳似輕紗家勞隨例成佳實
一樹迎時換舊芽雙雙飛枝和月瘦紛紛玉蕊受風斜
檀心一點餘春在莫似尋常看白花

春分日有寄

池塘狼籍草紛紛日帶嫣紅露有文刻意傷春春又半
可知愁煞杜司勳

舊遊

紅塵一道逐征車遙認空虛小徑斜星石寄來留卜肆
靈梭已化別陶家鱗鴻在託書無準焦鹿難分夢日差
卓卓五更行旅發祇能迴首望朝霞

姬人席上索詩聊道四句用塞其意

買時的費明珠掌上擎將天上姝擬把芙蓉比容色

笑葉應恨太施朱

題辭

仙客壺中日月春
壺中應自更無人
如何直用天爲幘
只覆劉伶六尺身

白虹見效吳叔序

寒風送壯士
七首刺秦皇
中宵猛氣見
爽爽竟天長
金波影斜侵銀漢
誰能候雲物
非是小人祥

友人書問行止兼有鞭策之詞

辭吾低頭二十年
無人知道直如強
也知萬事都爲夢
因此新來亦怕眠
總把苦辛酬萬俗
合將癡鈍事金仙
夫君莫羨人間有
心火添膏只自煎

老將

風塵滿眼心猶在
雷電蒙頭力已衰
不笑少年無遠器
更將鈴鎖教孫兒

袁孝子請余作節母詩歌以贈之

節婦與孝子
此事不爲名
爲名請文字
當請公與卿
窮生顛顛茅屋裏
把君名紙額
生此孝子不妄言
君母應爾爾節母不求名
孝子心無已
請詩不擇人
君心端在此
我感孝子不能辭
把筆爲君爲此詩
我詩狂怪喻者少
請君爲我深藏之

夜坐贈友人
通夜與君語
潯潯下裳爲誰遣
弄閣無計且顛狂
萬事到頭盡百年
中路長窮交古來
有憑仗莫相忘

樂府體

別日花盈盆
今來玉噴噴
蒼苔滿階前
封君去時跡

扇上画石榴有扇

易植兼多子
花中有石榴
何人扇上画
特遺不宜秋

贈道者

其道涓彭遺至術
可憐鈎引任尸神
赤界黃書登合真
五嶽藥多難得力
三官鼓響不由身
枕高睡遠君須莫
莫向藥苑恐恨人

朱生齋中七月梨花

和露和煙玉一堆
夫君珍重許看來
當春應恨無顏色
故遣迎秋著意開

題家兄刀子

匣裏山君三尺劍
細看真是古干將
曾親壯士猶粘血
誤近書生便減光
形質未隨風雨去
精靈應在斗牛旁
平生意氣堪相用
世上拳輕且好藏

故人所居有感

野石傾欹澗路荒
亞桃紅拂舊牆
佳春風自是將花落
却把無情怨曉霜

楚玉梳頭戲題贈

馮氏小集上

堆疊朝來雲一又
風句無氣但如鴉
也知千萬難酬直
願作西鄰樹底花

桃

風吹露溼一枝枝
帶子垂陰是後期
已許成蹊通看路
縱饒無語是含辭
人間地薄栽難得
井上根衰蠹不持
芳蔬堪憐落堪惜
閒人不管正開時

題扇代

已作三秋弃
虛教七寶裝
誰憐傾額妾
翻羨篋中藏

題小刀

一尺清光勢似鈎
鐔邊名姓舊來營
未甘孤怯常磨看
自恨粗疎更密收
無質草煙輕欲動
有情秋水凍難流
欲飛已有堪爲伴
但斬蛟龍不見侯

十五

十五樓中可姓秦
別時羞澀見時真
今朝廣路重逢處

惆悵驪駒從別人

織婦

夜長不得眠獨向窓中織五丈為誰姝一心空自惆

戲答

烏巢西飛日日遲花花相對發繁枝宜長宜短都無定
宋王元來未得知

贈友人

八月靈槎來往路深深折有明珠濁波無底驪龍惡
為問仙郎盜得無

戲題四韻

三十六鴛鴦輝輝滿路光花衫迎日薄草帶引風長不
隔車中笑從飄過處春專城方四十年少不須狂

上所和丁丑仲夏

廿載無堪自陸沉登山酌海負高深浮名忽忽無終始

為氏小集上

太

世路悠悠漫古今豈學宋人懷鼠璞也知燕館費黃金
馮驩祗解彈長鈇不悟酬知一片心

趙靈均所居

自親叢桂怕塵寰四十無愁髮亦斑家在翠嵐潭不覺
別開斜牖看遙山

和人題楚漢戰處

陰陵無路到江東人傑紛紛屬乃公廣武山前戰場在
阮公猶道未英雄原詩云漢家難項王天

雨霽

溪水溶溶拍野橋薄雲開日露林梢不知一夜前村雨
多少春泥上燕巢

手巾有贈

裁執作手巾寄與獨眠人若有相思淚莫教沾路塵
鹿城初識時子房有憶亡友

曾作萊霞倚玉人至今連榻尚栖塵韓君手記與君語
面是張衡有後身

山寺遲友人不至雙峰

高閣架迴澗綠羅龍林鬱晏烟景依隱寂坐愁自橫

汲古閣

七

馮氏小集中

上 黨 馮 班 定 遠

為友人紀事

黃金為闕玉為山雲作仙衣霧作鬢鶴引將客易到
笙歌催出不救還瓊花爛熳憑誰勸桃核偷懷也是閒
莫恨露科不相怨謫來應得住人間

錄舊詩凄然有感

腸斷凝塵掩鈿箏寶釵當日挂冠纓蘭膏入髮盤雲膩
霜素裁書獨幽輕以火不教留玉燼鮑靈何處著冰清
堅芳損折跡來事莫同園穹訴不平

樂府體二首

桐生蜀坂上綠生吳箔中二物不相纏曲意無由通
起坐不自得無端愁相縈寒飈吹敗葉判是作風聲

甲子歲作

汲古閣

七尺形軀長漸足小來且喜得昌昌笑頑前此已裁減
淚眼從今亦酌量山畔有家非我意路傍無交似他鄉
心期回首俱違錯愧悔相兼自斷腸

月

過堂又經別逢秋如有期樓中白燭燭簾外奈絲絲半
夜獨眠覺五更人去遲無因語宋玉除此不應悲

示戴仲微賦敗軒銘

日烈風輕欲度春宋家墻下好雲巾金徽古淡難為聽
不及三絃調得人

算春開步長句

尊春初換敗絮裘偶爾開行訪舊遊自嘆塵懷何勿勿
可憐風景去悠悠殘香樹底離鶯出芳草墳邊活水流
樵斧鈎絲猶好在身須向死前休

漁父

直作漁竿曲作鉤不知何處有春舟再三為謝任公子
空坐磯邊已白頭

秋海棠

桃花丰態海棠名映石穿階到處生好是小窗殘月地
一枝寧露正三更

無題

松下西陵路高丘帝女臺一宵通夢雨連曉駐車雷徑
小微生草花深淺視若相麟應不到烏臼奈相催

傷羽仙

不見西都玉一枝殘歌猶是繞梁時窗間檀粉留餘點
倦裡香箋有恨辭半夜摧殘惟我覺一生綠葉是誰知
潘郎腸斷無言語青倚靈蓮自淚垂

無題

鼓桂風多起夜遲柔腸已到九迴時瑤窗外妬娥影

馮氏小集中

二

喘殺吳牛自不知

過中峯寺尋靈溪師不值

窮生的時是僧村每憶高人意便開滿地黃茅尋徑入
一峯殘日未啼來經箋過講還留草詩板懸多半染苔
只恐他時出名字門前車馬起塵埃

有所示

紛紛桃李難相逐拓彈班驂特少年大似名花經賞後
重來看處不如前

池畔口號

一雨初過處春風欲暖時無聊池畔立自拔髮中絲

偶見

團扇學中纖當窗更映簾回頭無限意遙識不相嫌

偶然

偶然興到愛神仙體說云興燒盡丹砂木有綠雲粉可

能妝弄玉飛餅從自降羊權奔星替婢羞靈洞繞口神
駒秣野田但得餘枕有奇酒恒須一醉一千年

有贈

端正形模似斷成年來塵道識杯錯陌頭追逐開車騎
燈下逢迎好弟兄嬌面酒勾霞豔藍素衣光動玉鐙鐙
露葵堪食誰能薦積雪輕彈莫放聲

故人久見臨閣絕句招之小飲

蓬戶原思病綿袍范叔寒不知何物事能隔故人歡
鏡角曾何道今朝白髮侵空能具錦裘未卜日卿心

忽憶亡友張子和

口煥花香春曉後月寒風爽早秋時與君行走共君臥
并到今宵作酒悲

有懷却寄仲繁弟在維揚

花下不得意布衣如旅塵銀箏與紅燭入夢太頻頻聚

馮氏小集中

三

散雲團陣年華日轉輪因思莊叟語何物是靈椿

故人話舊

西日東波去去新蕭蕭空逐陌頭塵無端却論平生事
大似同君話別人

贈履泰上人上人總角時能詩負氣邇日以失

意出家與余有舊逢于江上

無家從道一身輕把酒相看忽不平削髮也知須學道
工文都是昔時名花開水國空爲客塵滿中原正阻兵
莫把方袍盛恨淚只今隨分是前程

燕二首

巧語斜飛百草芳紅閨日煖覺春長知君最得佳人意
一任銜泥污畫樑

白簡輕身出漢宮笑伊黃雀住蒿蓬何當彈取燒鵝脯
詩興凌雲萬歲龍

送友人

不爲秋風自斂眉三年桐翼一飛進朱門何處容提李
岐路空教折柳枝佳句成時多別恨美人書裏說相思
憑君好護何郎粉待看朱衣拭面時

鏡

盤龍爲背明珠鼻曾與佳人慰別離取次莫教潘岳見
雕伊鸞怪髮邊絲

贈道士

一室香爐與酒杯獨全真氣似嬰孩居人盡道能爲客
弟子初聞解起雷絳節試過三島近金鈴曾震九開關
綠章若許諮元父爲秦人間有死灰

戲贈集之

肉映紅花底樣春真成十媚好精神高和果滿開游路
幾處喧喧看學人

馮氏小集中

四

揚州月夜憶虞山諸兄弟

沙白潮平九月中碧煙如掃月當空析嚴峻壘夜初冷
人滿香街燈自紅隋宮荒宮愁歷歷獨岡疎柳淡濛濛
江南今夜諸兄弟綺席銀箏幾個同

酬惠崇

赤波高樹白花開誰得如瓜惠下才隱語不須方朔解
祇應傳示道重來

和玉蜨梅次韻

正月盡來春次映一枝飛蜨粉離披玉紅香醉垂垂笑
記得卿卿飲罷時

重經沈氏園

昔年無賴此猖狂一飲從教一石強開曉醒時鶯燕亂
趁春終日蜨蜂忙浮雲帶樹添山影嫩蕊封條闌日光
此事可堪惆悵池山空後舊長廊

與董師望見屠者戴生

市上何喧喧衝冠不得言因君問朱亥此地似夷門

石林上人見過聊書示之

佳句雖超俗禪心恐是塵自憐多難想不得近高人

桃根

阿閣三重壓小園玉梯東畔識桃根未知薄怒深于笑
却喜橫波直似言月露有光空別夢春風無事靜消魂
此生萬事因君盡深負多情不負恩

示所知

倚伏悠悠不可陳抵憑沈醉自全神此身不及池邊柳
解得迎秋又報春

古屋

古屋如廢寺入門高樹扶羅縈山鬼帶鹿伴野人遊巧
兩迴廊斷椒泥野粉稠浮觴當日水漫漫自東流

馮氏小集中

五

醉醒

隔窗微雨入窗風醉夢齊醒眼半重滿座神仙何處去
一枝香蠟帶花紅

友人過余話舊追紀其事成二韵

美蔭池塘月已西星星風露自低迷牡丹空向殘春笑
不覺黃鸝到曉啼

有贈

蒼目無光面有塵如今方始覺錢神詩書荒盡舊愁在
半世無端爲別人

草

濃掃勻鋪綠不休最宜長路水悠悠昭君塚上千年色
每逐春風遍九州

桃花發有憶

愛冷人面似花紅自植仙根露井東素縷輕拋擲盡

紛紛賦鴈碧泉中

題汲古閣

詩言乏脩綆試向閣中看日照錦標色風吹芸氣乾
龍探亦易蚌蚌識應難自恨年華晚時來但倚欄

馮氏小集下

上黨馮班定遠

和錢文公春賴問加添四首

春賴問加添深宮勝事兼和風吹碧幌瑞日到珠簾
促宵初短妝寒曉尚尖休嫌花發晚剪綵自織纖
春賴問加添裁縫勝事兼花枝疑脫樹艸色似開簾
斗兼香熱金鍼著手尖新正宜舞處長袂放教纖
春賴問加添花閣勝事兼錦綵金谷障玳窗深宮簾
紙博成采龍刀剪出尖薰風來未得新葉莫織纖
春賴問加添遊人勝事兼聽歌如聽鳥障扇似障簾
壁容身穩蠻犂挑鉦尖宋家門巷好牆上簇穠纖
賦得團扇
蟬雀纖纖盡似真庭前幾拂艷歌塵無端作得團圓樣
遮掩姮娥不許親

吳中懷古

吳王遺跡已成灰今日登臨特地哀湖水曾將西子太
江濤猶爲伍胥來名駒白練誰能見寶劍芙蓉目不回
畫壁紛紛祠廟在不堪開與試烟煤

張兄劔

俠客開劔清光望若空蠓蠓時欲動祇恐是蛟龍

送董師望

把酒送君行爲君歌松枝松枝生高坂弱蘿來附之相
纏兩青青自謂恒不離一朝霜雪下蘿死松不知君行
何所柏君歸當何期四海雖云廣骨肉先見疑努力自
保愛勿爲行路欺

四喻詩

蓮葉東西經共戲如今相憶隔風波知君自愛西江闊
莫忘枯魚泣過河

旭日凌朝到小關豈知三月是春殘我慕不遇王孫賞
自背東風怨牡丹

一枝日算好相依草長空城不怕似可嘆桓山生四子
羽毛纔就便分飛

自失舊群來遶苑朔風初冷暗心驚稻梁不足肌膚薄
羞向池塘更善鳴

哀余貧者分餽餘金書以示之

升斗慙相活還君若莫疑欲知無荷得待我正貧時

微雪率爾成咏

連朝雲色異幾片溼枯枝浙浙聲初好仙仙影自遲孤
裘應未覺鶉服已難支莫飲餅中酒須留看積時

行經富室見樓中美人笑余敝衣

爭軸湘簾出西樓纖纖遙指敝貂裘嫣然破蕊桃花色
若要千金異日酬

馮氏小集下

初九白髮錢求赤爲余除之

絮亂霜飛滿眼前今朝忽訝到頭邊煩君爲我殷勤拔
已較安仁得十年

七夕詠牛女

爭望銀河綺席鋪天梭餘巧付蜘蛛鏡留半月微微瞞
車走驚雷隱隱粗可解有心酬白帝虛勞又是見黃姑
輕身莫愛乘鳥鵲但上靈槎渡得無

閨意

燈前斜坐瘦巉巖暗草魚腥未得紙誤拂錯刀聲著地
隔窗遙認翦春衫

三絃

腕頭勾滑轉喉輕出意偏多分外聲暗向花間彈一曲
擬教人喚是黃鶯

晚梅

姑射仙人玉作肌
自矜曾咲百花遲
豈知晚歲引佳節
正到暗春恨過時
妝處乍粘誰見好
箇中吹落又何辭
巢蜂最惜芬芳盡
千繞庭前帶葉枝

枯樹

幾載庭前樹蕭條
似海樓含蕊生白
齒發盤石藤花山
鬼和身亞寒蛟半
影斜猶餘心未死
春至尚抽芽

美人手巾

萬縷絞絲五尺烟
啼妝曾拭粉猶鮮
頻頻舒卷窗上看
應愛當心兩合蟬

贈友人

樽前幾度見清揚
珠玉輝輝發夜光
散髮學梳王儉樣
紫羅新換謝玄香
柳粉月影金條嫩
草如春袍翠帶長
誰向臨江辭楚女
好憐消渴莫登墻

憶舊

馮氏小集下

三

朱援欹斜綠草長
一天春色逐殘陽
薰爐莫更添龍腦
不是荷荷舊日香

七月梨花為某作

脫盡如帷葉芳心
一夕回不嫌扶露
冷自為月明開素
女親妝點天孫費
翦裁白面何處根
如雪亦皚皚

行笑余事道者聊書示之

季末繁寵辱倚伏
不可論學道諒難
就且得遠紛塵菊
奈何足甘上藥口
自親朱筱匪為榮
雲霞飾我身規鏡
與龍翺恍恍肅鬼
神我貴祇自貴非
以眩俗人松喬豈
不高存思與爾鄰
寄語世上子即此
是仙真

有感詠庭前枯樹

火入空心半死身
高柯猶自由風塵
不逢匠石應難識
若遇樵人定作薪
好鳥枉教鳴心定
苦花閒點碧鱗鱗
仲文莫恨無生意
病葉猶能勉強春

代荅選俗名新為并婦

璧月匆匆暗絳雲
纖臂瘦盡怯羅裙
天桃紅重風無賴
朝槿花嬌日易曛
絲絃離聲懶換曲
潮生楚唱憶同群
可憐顛顛殘顏色
猶抱香心擬待君

和夕公舟中感夢因題

青翰飄飄繡被涼
分明夢裡見容光
莫因松菊生惆悵
好記幽蘭一夜香

和人無題次韻

杯酒相看似有情
千回如夢不分明
銅盆夜半同誰語
莫被傷人認得聲

雜聲

花落蘭缸萬種情
玉柔香暖月朦朧
明鳳冠夜冷啼應嬾
恐是秦關過客聲

見老人成咏

馮氏小集下

四

猶殘筋力在黃髮
盡重肩製服乖新
樣逢人話昔年
堪前弄童稚堂壁
掛神仙獨倚純牀
坐蕭蕭曝背天

贈吳三秀

吾友六十老且狂
酒酣四顧開電光
新買寶刀七尺長
燈前拔有橫吾床
忽然破步捲飛雪
雄兒縮手不敢當
自言滅沒善走馬
勿笑山公愛葛強
可憐筋力殊未已
白頭弃置凍欲殭
君不見莫邪干將
兩龍劍不用惟于
臥土藏

畫屏風詩八首

絕世難逢定不疑
夫兒猶愛西施誰
將瓊樹成行種
正是春風有幾枝
後房深閉瑣窗驚
一一臨春弄羽翰
塘水萍多妝鏡促
不如都向畫中看
時勢妝梳色色新
吳娃偏自小習身
修蛾雲鬢能多少

枉向楊林賦洛神

藝園桃李曉芳蹊傳粉施朱太不齊試遣情人與削剖

阿誰偏合占金閨

立望嫋嫋欲步遲全拖匹帛愛欲垂穠于花影輕于露

祇似朝雲鄣日時

不注深檀不画黃粉花輕拂玉生光憑誰說與張京兆

學取新描八字長

似寐如慵出華筵春宵幾度醉神仙今來忽向屏中覓

祇恐風吹旋作烟

端相盡欲下堦行擬喚還休不得名一種穠纖萬重態

動人休更道無情

感桃花賦

若遇仲春之月天始花濕露沃其冶色和風煦其穠

葩千點萬點

今朝日十里五里烘然晚霞及夫妍麗

香寒紅公淚感散火鳳之絳翎碎雞冠之赤玉綵綬委

今池心錦障斷兮山曲擬尋偏兮未成撫紫綵兮將絲

當斯時也雖有鬱鬱凋底婆娑庭中桐蕭削而半死桂

偃蹇而欲空視此之消魂動魄羌未得而同也爾其戀

紫附兮半瞻倚芳條兮未離霄遊絲之繫羅似欲決而

猶疑俄而翩然起舞排綺戶以相辭虛憶東鄰之笑難

留南國之姿怨春烟兮澹澹愁春日兮遲遲焉子感而

歌曰桃花本輕薄佳人祇自迷開時方暖腰落處已凄

凄空有情于露井終無言兮李暎庭曰度索蟠千里西

王種幾年高枝雲自碧丹嶺火恒燃爭識華林七百樹

風號雨泣不相憐明春若遇紅英發好插鳴蟬兩鬢邊

馮氏小集下

鈍吟集上

上黨馮班定遠

立春

烏啼華屋曉雀亂曉窓明睡熟貪殘夢偏多泥宿醒看

消看瓦潤風細愛彩輕油壁西陵道芳蹊滿早英

贈徐娘二首

雙然燦燦照窓紗乍見傾城一樹花影綠綠樓邊嫩藕

粉痕紅賦透明霞留髻席上人初醉窺宋牆邊月已斜

翠帳雲屏蘇合暖可憐年紀正分瓜

意迴兩面月屏掩一邊風半夜餘醒在相看似夢中

射虎行

援臂李將軍六十未封侯來往灞亭道夜佩陰風愁南

山猛虎下擇食將軍氣貫山石弦如霹靂馬如電白

羽寒差夫寄直草中明滅見眼光五步之內逢獸王

龜一箭已飲羽下視却恐斑文傷將軍才氣誰堪比桃

李芳名滿人耳獲虎皮兮食虎肉更鑄赤銅爲虎子每

念將軍射虎時李紫庸庸何足齒

贈張孟恭

鸞鶴下成羣時義誦祕文齋中四鬼物座上起風雲五

嶽敢藏藥三官應紀勛他年道成後吳猛即師君

雞冠

露洗風吹赤玉寒當庭拘頸錦毛攢不知誰與安名字

燈花

星爆纖紅兩葉嬌一枝鮮潤發蘭膏香間有喜深深拜

旅舍無眠旋旋銷螢尾嘶光翻覺冷蠅明欲墮莫頻挑

輕煤拂落殘書卷幾向窓中伴寂寥

經廢寺

蕪沒蒼山路兵餘廢寺多鬼神應護惜塵塵欲如何
筍穿空樹頽垣綠敗蘿高人放雀處微客漫張羅

懷故人

蕭索東南王氣空歸魂應自繞江楓當時錯爲蒼生起
常抱焦桐怨土風

揚威侯廟

同宋將

殿堂嚴閣亂鳥飛日照虛廊燕麥肥寶劍霜凝瓜步氣
靈旗風掣順昌威中原父老悲陵谷南渡朝廷漫是非
莫莫椒漿尋往事塵栖古壁長垣衣

有贈

隔岸吹簫日沸天羽書惟道欲投鞭八公山色還蒼翠
虛對園基憶謝玄

金陵

中原武騎漫干群南北天教自此分豈是丁桓英略少

集上

祇看江水歎浮雲

紫媛

自北

戎衣小袖慣僂僂自得琵琶一曲歌爲說北來辛苦事
馬通燃火照縫靴

俗人怪予飲酒操襍聊答之

橫目盡同羣何言有非類遇酒但飲之君醒我自醉

陽春曲

銀鈎絲絡雙鸞圖錦痕花感機紅皺杏梁燕語莫愁眠
絲絲日影熏殘畫玉臺霍霍挂菱花添背金龍雙攫擘
水窮清眸新月曙十指如葱扶曉鴉城南陌上桑芽綠
雲影烟絲交促速長簷金犢不相迎暗上牆頭窺宋玉

題美人壁

來時堂下坐送不過門樞莫請雙明佩羅敷自有夫

猛虎行

烟霏霖雨微微依鬼啼猛虎饑山家苦竹隔茅屋遙見
煙中尼龜蠹夜聞前村失黃犢村路泥深甲虎足大胡
恩此物而俾之食肉不見太山之下婦人哭

越鳥

無聊自慙鬢邊絲日照殘春午景遲每對茅簷慚越鳥
爲伊情性戀南枝

虞山白額歌

白額何從來經月山頭住山淺松栢稀止容狐與兔虎
去山却空樵牧心猶懼去來人不知跡滿前山路

少年

角弭橫拍赭白驕路塵風起聲蘭飄頻頻回跋黃金勒
貪看簾中一尺腰

睡燕

漠漠殘花點點泥數柯無語書落低鶯魂夜月隨鳥繞

集上

穩宿春歸任鳩啼塵動歌梁應覺雲生巫峽不教迷
誰看柳陌曾飛處亂絮從風日向西

戲贈

叢叢濃蛾夢裏仙柳絲門巷酒餽邊路傍爭愛千金笑
薄怨原來最值錢

燕四首

花覆春泥着雨香雙雙弄影日初長殷勤更向窓前語
似與盧姬借杏梁

斜睨雕簷欲進難迴身却立小欄干美人笑泥韓公子
奪取金丸不許彈

解舞腰肢解語聲伯勞相背兩輕盈將軍若愛封侯相
正待金門甲第成

長養嬌雛翅未齊一園竹樹晚低迷當時若愛吳宮住
爭向茅簷得穩栖

經程起周墨蘭

華屋重來淚暗彈
桐陰滿地作秋寒
遊絲風撼啼鴉樹
積草烟生翻鴨關
誰論絕交思任助
空憐誅德有潘安
壞塢醉後曾題處
遍檢蒼苔自讀看

題壁

豺虎干戈總莫憂
山人無地不堪游
久憑忠信涸懸水
自得忘機狎海鷗
世運豈須驚斷足
眼前休羨發成樓
夢中占夢少年事
任休教一物留

有餉美醞者主人許易濁醪

連引杯中物
朱顏未覺酡
君憐腹小特
遣飲黃河

京口阻風

雲片起風色
江邊又滯留
潮疑驅白馬
山似見黃牛
瑟楓林晚紛紛
聚葉秋自非
京口酒何以慰羈愁

無題

韓公集上

四

陳王新賦漫悲傷
金枕眠時夜正長
一尺雲鬟三寸屐
不堪閒處細思量

江南曲

春風一夜吹江色
千里細烟生
亂碧草芽纖細
偏金陵
古石苔荒江令宅
年光歲歲常如此
千燒萬戰臺城圯
鷓鴣尾塵埋三閣
平張孔銷亡二周
死石頭城下水悠悠
暗數興亡得幾籌
山川不改繁華在
兩梁依然迎莫愁

答友人

乘月閑相過
涓涓露濕衣
行來興已盡
莫訝到門歸

猛虎行

山中道士如孩嬰
分環割臂受仙經
丹成兩腋生羽翼
聳身直上飛天行
地上到天四十里
剛氣漸堪勝步履
從茲步步入五雲
閑闔呀呀九關啓
當闔把鏡是何人
鈎爲爪兮鑿爲齒
旣先來往索人魂
口作人言垂虎尾

吾願上帝垂至仁
當關止川雙麒麟
更令執法戮猛虎
始應容得學仙人

吐綬鳥

臨風向日自矜看
若若胸前錦一團
試向丹山朝鳳鳥
不知階品是何官

行路難

自許直如經看君
白如雪一朝更變不似先
霧裏看花雲裏月
夢中不悟君心異
言笑依依尚相悅
五更欲曙百鳥啼
玄鬚生絲淚成血
念君舊恩君後知
物榮衰各有時
君不見黃蜂暗下收殘蕊
轉眼飛鶯過別枝

無題

粉色初成綠未芽
有時偷笑出輕紗
玉欄翠幕緣何事
却讓狂蜂不護花

留題

韓公集上

五

雪絮紛紛碧樹春
蘭房長袂正留賓
黃金自取文君酒
羅襪從霜羅女塵
青鳥殷勤通錦字
烏龍安穩卧花茵
東風也似憐張緒
一曲青青一夜新

贈別

不成歡笑又酸辛
轉燭添香已向晨
燕去漫爲朱戶客
鵲飛應識絳河人
重衾霜冷通宵夢
別袂風吹幾處塵
玉骨不堪春病在
莫教離恨着腰身

友人壁上人美人貌似桂子慨然題之

楚巷同居已幾年
只堪相憶不堪憐
客星自得靈槎便
一任風波直上天

效西昆體各賦一物得枕

山骨何人琢床頭
作六安金瘡醫莫惜
鐵網得來難香
熟雙鴛睡雲堆墮馬
寬燒金有前監莫覓寶書看

過顯仲所居

曾受春山詠雨斜幾教唐勒如微詞小樓芳接重來處
已是長埋玉樹時

梅花

長廊盡處是東牆柳絮風中見謝娘今日不堪藤外樹
一枝和粉弄殘陽

聽鶴和朱長篇

何處聽嚶嚶東風已滿城帶飛如欲斷亂轉豈無情得
意當三月鶯眠犯五更喬柯春日美應念谷中鳴

贈孫子長

曾愛珠成唾偏冷下似人廿年回首處滄海已揚塵器
貌清嚴在風流北翰新久要如未忘盛德若爲隣

酬友人次韻甲中

亂來貧賤使身難負氣回頭自嘆歎買火已燃還劇日
汲薪重積盡高官也知辛苦三分業不及疎狂七里灘

不飽吟集上

何事塵中不歸去未酬桑下一壺餐

題友人壁

一室生虛白依窓見夕陽三經無長席雙膝隱匡床泉
響茶鑪浪共寒散帙香相看久無語蕉影入簷長

贈錢參政

往事分明刻火然可堪風物換新年知君作得池塘句
又對春風哭阿連

公子家

車馬盈官道高門鼎食家綠垣圍粉月歌榭起丹霞養
鶴惟教舞科松爲種花錦堂宵晏罷列炬照栖鴉

古意

良祠高有尺生白嶧山陰鳳皇曾栖處裁爲綠綺琴冷
冷七條絲宮商變古今牙曠久不作誰當明此心寄言
繁手客意感無聲

村居雨後效四靈

積雨斷溪路交知連月疎草根通暗溜石面戲游魚乍
冷欺衰骨微陽展盡書饑來思乞食烟火隔前墟

送家兄遊閩

嶺外土風君未見每逢南客話來真野風吹霧常多雨
谷草開花不按春番船高橋臨海市粵巫蕭鼓賽蠻神

長年游裏須將息莫厭夷歌送酒頻

風人體二首

擬繡田田葉尋絲底爲荷城頭無雀網自是欠樓羅
半夜尋遺佩誰知暗裏環夾河飛白鳥爭奈兩邊陽

有感

禾黍離離天闕高空城寂寞見迴潮當時故憶姚斯道
曾對江山詠六朝

七夕有寄

不飽吟集上

佳節年年在人情事事非河梁今夜誰爲底又南飛

落花

一番風罷曉來時百舌聲銷燕掠兒盡湧繁枝應有意
偏容蔓草豈無私佳人不折剛留得錦幕雖遮亦強施

重到河陽問潘岳年才三十髮如絲

春寒花較遲押遲字

花前疑臘在迢遞失春期日淡雲晴後露清風曉時試
香初數朵欲態不盈枝粉冷難成笑朱凝未吐詞驚啼

如有待蝶舞似相思剪絲龍刀滿窓中出手遲

爲友人紀事并序

友人以潘衛之妾出入里巷偶逢麗者愛其橫波相視
未言忽聞語同行云是郎賞我美盼者戲成二韻

二寸娟娟抵萬金斜光掠處媚霞侵橫波便是秦臺鏡

豈見蕭郎不語心

過雲溪師舊居有感

前山雨脚過返照入茅欄
畫影風吹破秋來葉滿
窠蜂巢朽像腹穴廢經函
未是忘情者潛然更自慙

村居月夜

微雲不礙月木落小庭寬
老去餘殘興朋來免獨看
鵲飛愁到曉牛喘不知寒
莫問悲秋意關山行路難

偶書

少年孤露長年慵
死無成愧老農墾地
拒腸常作風升雲
燒尾未爲龍弓勢也識
天心曲弦直方知世不
容百事須愁愁不得
虛邊常淚潸潸濃

感舊

當日樓中夜未闌
隔簾紅藥露團圓
清歌山格鯨尊滿
醉袂香風蠟殘暗與
美人收墮珥狂教座客
笑遺冠重來事事陵成
各一片秋陰作晚寒

夜席有贈

清弦響處野歌新
似柳佳人踏錦茵
離足一身居客右
可能偏惹畫梁塵

次韻王娘咏春雪

梅花如玉月如銀
青鎖窗前幾樣春
比絮比鹽俱未得
知君須用洛川神

樓中憶舊五首

赤欄干下回廊前
正是嚴風咏絮天
髮髮未梳粧粉薄
舊紅衫袖擁沉烟

苦塔岐齒尚依稀
散雨輕雲是處飛
羅秋近來長幾許
可憐曾道拂臣衣

墮馬雲濃壓領巾
素衣光潔不生塵
燈前聚裏分明見
一種纖長最著人

病容微白有時黃
綠峯梳頭不畫粧
半下玉鈎簾裏坐

怕伊團扇動新涼

月爽秋空露色鮮
小屏香裏別神仙
不知嚴響歸何處
照骨雙環壓枕邊

代友人和錢太保牛城詩

文梓飛飛駕與蒼
金籠雙宿羽毛香
可憐漢清虛投佩
自笑東家漫隔簾
月照綺羅看玉樹
風和絲管合金堂
柳星只在天南畔
莫挽長條憶武昌

鴻門行步作

鴻門壯士樊舞陽
頭裹鐵冠三尺長
直將猛氣當項王
楚兵百萬如驅羊
驪山之路塵香茫
熊羆王氣擁日光
此日神龍脫刀俎
十二諸侯虛裂土
項王重瞳若無睹
座上英雄唯亞父

次韻四時同文宮詞四首

鐘簫小轉乍驚眠
內苑花開木末榮
烟爐鴨煖寒春夢
淺

九

鏡鸞呵令曉粧妍
鋪玉細梅飄粉覆
殿金條柳驛綿
珠露滴殘鏡漏斷
烏啼繞樹碧窻前

雷輕響處走和鸞
隔院歌聲語笑歡
臺樹碧雲侵殿帳
渚蓮紅露滴珠九
顏鬟綠枕水綃薄
膩粉香肌玉簫弄

開扇翠花金尾鳳
垂簾繡額錦龍盤

秋聲一雁喚清霜
點點苦錢碧砌涼
愁掩舊屏銀燭暗
恨題新字粉箋香
鈎鈎月墜梧宮夜
剪剪風寒水殿湯

流淚暗銷魂夢斷
樓空倚遍數更長
風輕觸處動簾鉤
老幹冰花浸水瓶
紅酸獸爐金冉冉
急絃響柱玉冷冷
空屏回蟻烟飄施
暗牖瓊鈎月掛梢

龍繡凝香板壁暖
重門禁院靜垂鈴

偶題

曾愛東風惹夾衣
柳塘春影碧依依
如今年老心情減
每遇良時哭始歸

純吟集上

鍾吟集中

上黨馮班定遠

丁亥元旦

曉起看日色心知歲已遷強持藍尾酒聊自賀新年芳
草此時綠白頭何日玄景光須愛惜努力及春天

答友人

蜨飛鸞嘯莫遠巡早是蕭郎恨過春月上香清簾外立
當時脉脉爲何人原詩云離外有光新月
上簾中無語與香清

贈妓是杭人

花繞開門千樹新可堪風物逐行塵吳兒莫漫誇佳麗
一个西施是越人

錢耐翁五十初度成詠不勝斐然輒繼蕪陋次
韻

相看不服酒尊香笑口頻開月幾場彭祖千年方是壽

鍾吟集中

侏儒一節湯爭長廢與閑世應難問富貴酬身不易償
蘭玉滿庭方五十好披班絲悅高堂

贈友人

阿侯居處玉爲堂誰弄朱絲奏鳳凰夜色帶煙初上鎖
月痕如畫見登牆瑣閣香斷孤蹤在錦字書頻鴈足忙
莫道鄒陽知好色一春消渴似遊梁

別維摩寺僧

花鵲似知吾欲去雙飛遠送山高松手中啄食尋常惜
向後他人恐不容

樓中憶春詞

曉風撼羅窗凝霜封碧瓦樓中淡日紅亭亭玲瓏碎玉
鳴簾馬花倚金隱古漆光口脂凍滑珊瑚香低鬟壓額
朝持蘭試向朱欄欲斷腸愁雲衆路關河春水痕合處
無青草青皇消息隔嚴東小院苔荒人自老

答故人

胭脂紅點淚分明一尺魚緘十載情若道猿啼似詩句
君詩便是第三聲東詩有發
啼之句也

古臺城

六朝形勝畫中開重疊河山勢盡迴誰躍青驄閣下
曾聞白馬壽陽來東游漫費秦王力北去空教庾信哀
此日蘭皋徒極目百年江表只蒿萊

金陵贈北客

城郭昔空在河山今已非新來建業水真作首陽微
落梅前題體

歲前偏耐雪此日不禁風易動一枝散蜂來全樹空未
應妨李白紙是遊桃紅碎月香塔上微霜碧友中笛聲
尋舊曲桂枝自深宮惆悵鶯啼處殘蟬正滿叢

自疑

鍾吟集中

蕭緜昔謠拙言詞每過交親却自疑惆悵不能營馬磨
頰中藏食哺餓兒

故陵

漢帝邯鄲道曹公銅雀臺已知身是土未信劫成灰日
薄松門閣山空石馬哀千年華表在誰見鶴飛來

送友人入蜀

萬里風波去任人不禁雙淚濕緜塵君過庾信臨江宅
莫泥東墻覓舊鄰

夜坐忽憶玉生昔年

露滴空階月影遲小庭餘冷滯花枝壁人醉解頻相喚
蘭蕙生香不睡時

甲申紀事

難將盛德滅氛妖鳳閣風塵直北迢紫氣既能克帝座
紫氣既滅長星何忍憐青霄五月朔三日也知富
時四月十五日也

貴同芻狗爭奈衣冠作土泉
將相紛紛盡苑錢
擬樹靈鰲

冬白苧歌

吳兒種苧青簇簇吳女機聲鳴
續續綠波洗山白如銀
擬進華堂充著服
豪家事事爲歡別
愛向冬天學迴雪
巧裁雲影帖姬娥
綳帶素霓前後結
低腰一轉散藍羅
簇進梨花應繁節
燭淚堆盤方夜飲
熊席象床閑不寐
舞衫纖薄抵如烟
白苧此時勝重錦

追和泰上人見贈之作

鏡裏愁看兩鬢絲
年華相背去如飛
故交別我成秋草
塵土欺人滿敝衣
酒病不眠長夜坐
春風無趣一身歸
誰憐老驥思千里
世上如今只聚肥

兵後送友人遊地

鐘酒傾未盡
征車發已遲
可憐從此去
長是憶君時
燭

鮑吟集中

火宵行怯墟烟曉望迷
詩書已無用何處覓新知

故人殞宮

總帳風吹破秋光射隙塵
朝來阿鵲嫁辭寒最酸辛

兵後借居村中

借居茅屋小八口仰孤身
盜訝非貧相僧嫌似武人折

書糊破壁乞酒慰比鄰
誰寄城中信閒看淚滿巾

張宗之新有所納戲贈

交關合匣錦屏開
月照簾花玳瑁稀
秦女扇邊開粉面

丁娘燭下解羅衣
仙家綵鳳須雙舞
池上文鴛亦並飛

聞道交梨近成長
莫將黃赤泥安妃
同師學道

立春日次錢遵王韻

梅花拂拂柳依依
半夜春來睡覺酣
曾向羅敷意下坐

最思朝日到東南

維揚客舍有別者余悲其意爲題一章

床下別郎何草草
欲起送郎畏兄嫂
江陵郎去三千一
阿儂不踏門前道

東塔寺訪源公同過錢履之幽吉堂午齋次履之韻

自識吾師二十年
塵中物外總相憐
詩章合道無過遠
餅鉢隨時便是禪
香積飯來寧有盡
威音臘古更誰前
莫輕一食爲恒事
好與他生作宿緣

重疊前韻示源公

論詩講義共年年
故紙辛勤最可憐
不是高人爲解縛
爭教外學不妨禪
總驅摩累離心地
盡放烟花著眼前
一笑何時客我醉
過溪休忘舊因緣

途次朱方舟中聞貴人琵琶

朔雪淒風陣陣來
子絃挑抹有餘哀
不知本領誰邊得
大似吾家統殿雷

鮑吟集中

江上贈郭四將軍

久向江南住
衰毛長鬢邊
納殘經戰襖
用盡買刀錢
屋

錢順仲服疾二韻問之

小深秋後霜濃病
起天相逢空撫枕
楚豫足烽烟

顧盼分明角尾長
曾將點漆比清揚
春風正作看花約

飛白何堪拂電光

一朝世事已嘔蟻
坐和親馬風空山下
悠悠長夜人霜

摧懸鉤樹風掃素車塵
鷄酒平生語今來淚滿巾

登樓有懷羽仙

樂事拋人容鬢改
高樓空在管絃無
花梨風到凝塵噴

慚愧徐娘一串珠

書情

覆盆無路得窺天
四十淹留祇自憐
世味無堪真海鳥

吟情多恨學鳴蟬追尋舊事緣貧病誤露新心會醉眠
胸次只今何所似月高樓上有孤烟

衲衣

鏡裏衰殘換舊身貂裘敝盡衲衣新襟前壞帛君知否
猶帶歌梁一片塵

團扇歌

白團扇出自吳女機中練美人映日把有時芙蓉粉光
生素面憶得邯鄲新嫁娘盡燭亭亭燒鳳皇珠盤翠壓
車中出瑱瓊顫動黃金瑞虹漏聲聲五更促猶抱團圓
掩香玉姮娥對面不分明上弦初見仙入足五侯宅裡
花沉沉蘭堂宴客良夜深斜開半掩嬌歌斷一串明珠
不可尋回撲梁塵四座笑惟有周郎知此心我看白團
愛不已蒲葵鳥羽誰堪比秦鸞烟霧盡時難莫爲秋風
捐篋裏

偶書

純吟集中

五

白髮衰殘客危時偶得安故交零落盡未契托人難

無題

鏡合鸞歸匣珠還月在澗花迷愁匝路臺迴欲中天未
省當關阻番因夾座懸日成波渺渺眉語柳娟娟醉客
欣交舄神仙戲拍肩才多量計斗笑重價盈千曲誤頻
遭顧杯深取次傳意迴蘭燭影屏咽麝香烟帶綰雙絲
合環聯兩壁圓枕兩拋玉馬釵象壓鳴蟬竊藥歸蟾窟
浮槎若斗邊何當金扼臂珍重與羊權

美人手巾

龍腦薰多入縷香輕雲一葉照人涼階前暗墮誰收得
認取宵來粉汗光

旅次

投足竟何所此中來往頻衣裝過淮海柳木隔江春店

嫗誠疲馬老鳴欺旅人又聞前路即酒淚濕緇塵

悵望

不知何處碧田田烟隔高樓月隔烟更使回風寄消息
狂吹亂送向誰邊

有憶

鏡空鸞自去月冷鵲還飛經夏紅榴發新秋白露微
分孫壽髻香上質充衣舊日當窓處今來只掩扉

感事

風景當前漫撫膺東南忍見杞天傾龍盤王氣山空在
馬渡江湖水未平誰致倒戈攻鎮寇更聞降孽掠蕪城
謝安王導惟丘墓天塹徒縈十萬兵

愁眉

雙雙桂葉聚愁態滿香臺不遇張京兆無因掃得開

送葉羽遐遊天台鴈蕩

純吟集中

六

策杖亦何求蕭蕭作越遊鴈聲千陣下仙跡幾人留
水藏深嶠飛梁架深流赤城誇舊賦金石合相侔

題顧孝柔寸灰集

年長看花不及蝶躡前常見淚紛紛分桃斷袖平生愛
擬與休文作傲文

織綺

織綺虛家女蘭窓對板橋投梭織玉軟唾袖小紅嬌城
上烏聲曙簾中月影消銀燈花自爆相望夜迢迢

戲書

細影動簾花高門白日斜路傍相借問知是冠軍家

背面

二月花枝著雨天石橋流水小門前無因得見陽城笑
背面惟看似削眉

和錢耐翁次先師韻

廿年幾度許同曾，曾為成章賞我狂。
草發陳根山自碧，鸞啼宰木梓室長。
東門有恨還無嗣，北海何人爲立鄉。
最是驚駭筋力盡，幾回曠百憶孫陽。

少年多時花草秋來繁茂

機詭誰相計，明初亦是塵。
莫嫌秋菊淡，曾比洛川神。

苦雨

水痕終日長，離外卽橫流。
漱岸煩空石，臨橋礙小舟。
鳩喧無靜樹，魚健欲欺鈎。
何日西簷日，雲閒慰我愁。

答友人

露寒風重夜悠悠，珍重姮娥到樹頭。
莫向牕中闕衛玠，綺羅輕弱不禁秋。

美人房前花草戲題

牆下依文石，堦前開綠簾。
何須問長短，只是問濃纖。
蛟亂風多暴，蜂輕露莫淹。
羅裙有幾幅，繡像更應添。

七
純吟集中

戲贈顧仲

清岳多愁無是處，誰將芳耐慰淒淒。
青禽來往春宵促，莫遣臨期醉似泥。

寒林

曲直郊原樹，風中寒色來。
枝交夸父杖，意盡仲文槐。
漏日穿斜影，封霜滑破苔。
秋前播落意，年長倍添哀。

有答

卧病維摩只一床，紛紛花雨墮衣香。
本來實相無男女，不畏天人試革囊。

夫差廟

歌舞高臺一夜傾，雨東遺恨更難平。
江濤他是無情物，解爲忠臣作怒聲。

七月梨花

粉態懷時月影斜，天然太白更難加。
河邊纖女應無恨，粉態懷時月影斜。

只是金風愛素花

舟中見

曉風催發木蘭舟，擬托微波又自休。
滿眼金闕好光景，水榭鸞鏡見梳頭。

小友輩以箕召紫姑其神附箕自書姓名云守
籙壇官孫緯多言道家事

神人知我錄中名，常衛齊壇擁吏兵。
猶向風塵求富貴，半生慚負冠先生。

毛子晉五十寄賀

淙英溪畔昔當年，臂火終宵共一編。
日月過頭君似長，雪霜生鬢我慚先。
仲雍山下侵臆草，尚父湖邊撲棹烟。
兩地景光無遠近，遙頭尊酒祝華顛。

見贈答者次其韻

自是多情易得愁，幾曾清淺隔河流。
菰薇接裏朱欄畔，

八
純吟集中

記得看人笑轉頭

閒人無事莫生愁，石自累累水自流。
何計得成莊叟變，隨風飛落玉釵頭。

壽袁重其節母次韻

首冬和氣在獻壽，及佳辰四海識賢母。
一家如古人風霜，常似舊陵各幾經。
新莫詩桑田改千年，木一春錢願仲爲余篆印作二癡字兼贈詩句次和

半世從人笑，新來自說癡。
煩君題玉笏，珍重莫相疑。

書情

上客留金絡，佳人降采幃。
幾時迷下蔡，直是息芝田。
促照催瘦菊，光風到錦筵。
杏梁塵漠漠，樺燭淚漣漣。
畫銀屏合，曉鈎紫障寒。
鳴鶯驚小杖，文鴈覩花磚。
粉墨新粧點，彩巧結纏鴛。
衣遭朴重牛口定，場先噉明添新拍繁聲應急，弦舞嫌獅子闌歌賞賂搖便，獨許淳于醉

難空阮籍眠敗谷中從好誰看帽著偏隱隱珠箔
紛隔綺錢如聞求墮耳瞥見盤金細河潤星還動雲空
月自懸盡開三里露高映九枝然半額凝嘆淺承催隱
笑妍徐言開貝齒備時轉驚咽纖指圓樣玉豐肌弱勝
綿纈裁魚子細表表鵲鵲鮮鹿爪生情看犀釵出樣纖
羅巾開不展緩帶巧相穿束得蜂腰促梳成盤尾卷怯
難持玉竿猶不現花墮鼻掩誰能如彩飄未許牽唇分
朱點破耳帖壁輪連凝唾花疑染長吁氣勝茶斜柯偏
阿那立望更還延賞眼終新柳論心詠不逆逆愁為蟬
蟬低恐化去蟬明珮初投漢羅衣漫憶燕散來衝暮雨
歸去隔非烟石闕啼難盡蘭膏火自煎劍分還有數環
合豈無緣隱語橫波意幽期却月同難離重女怒敢乞
蔡經鞭錦段憑良信瑤瑤佇報篇相應張壯武知我值
神仙

鈍吟集中

九

叙舊次韻和錢夕公四首

紛飛散雪又殘冬愁擁薰爐四體慵書囊錦箋虛鄭重
繡拋雲帙任蒙茸韓生已見魂成蝶落女徒教態似龍
長夜不眠思往事玉花雙鬢淚涔涔
溝水無情坐見凌白頭長嘆玉壺冰名花正好逢啼鵲
白壁生瑕為點蠅休弄歌聲尋笑侶低持經偈伴尼僧
渡頭桃葉重逢處試問前期定未曾
雲洞重門怕上關昨來消息到蓬山鳩媒得路休辭拙
才子成仙不道頭月上碧空還自嗔蘭當朱戶不教交
千年一夜無長短氣序誰將鳳曆頒
當年秋夜對新蟾最愛斜風側帽簷蘭生花嫌漏短
沉烟和藥喜春甜可憐霜氣交華節不覺風聲透錦簾
李主莫談龜策妙他生緣會恐難占

贈錢次陸勳先韻

芳草王孫有暗期藏鳥門巷莫須移千金價重唯須笑
一尺腰纖不為悲軒裏誰看如鑑髮城中爭效遠山眉
休嫌春景相催促萬歲花開恨較遲

和友無題

纖手掠雲髮衫輕玉釧寒梁家新髻樣轉側鏡中看

梅花四首

組袍街冷為尋花如此閒忙亦可誇屋角山牆初見處
村頭臨水是誰家北風正暴翻添思淡日偏宜不用遮
寄語灞橋驢背客好增新句詠橫斜

偏與山家物色宜不須歌板却須詩若教帶影和香實
難得無風有月時石上苔生寒已較籬邊雀闌暖來遲
簾前日影朝來早開盡南枝到北枝

素質先春迥出羣相思何處夢紛紜莫言薄婦樓中粉
只是仙人嶺上雲半樹臨風整曉色一枝如雪立斜暉

鈍吟集中

十

偏憐最有池中水纔得水開已照君

衝雪迎春有底忙不教顏色染新粧錦川最惜文君寡
銀漢虛傳織女亡自許芬芳通夢寐誰人鏡石似心腸
一枝早發君知否應為江南是故鄉

綺窓

綺窓驚瓦近中天誰起高樓闌謫仙鶴寄素書通弱水
龍耕瑤草接芝田鉢水欲看天風冷明鏡臨粧海日鮮
阿母不知何處去蕭聲一片隔非烟

壬寅冬日偶成

宛轉藥爐前蕭蕭日影遷羸形支病室哀耳沸鳴蟬貧
賤應終老辛勤又一年惟餘殘氣在把筆欲箋天

示錢遵王

咄咄書空問悠悠何所思死生雖有命富貴已非宜日
飲陶潛酒休吟阮籍詩庭槐漸憔悴誰謂更無知

和牧翁紅豆花詩八首

廿載方看白玉叢人間桃李幾回空何因結得相思子
應爲當心一綫紅

洞府春秋世不知濃香淡色發來遲莫言滄海揚塵日
只是仙人罷奔時

香粉生光月影微分明玉女瞰窓扉侍兒應待珊瑚實
擬向金籠打雪衣

方丈蕭蕭翠影遙隨緣說法住昆邪默然不語文願坐
香散天風一樹花

摘得仙花似粉姿更看綠葉似仙衣香風一陣前庭起
三素雲中玉女歸

雞犬桑麻共幾家仙村不合種凡花漁舟若向當時見
枉煞溪邊兩岸霞

遶鶴休言世事非一枝重見雪霏微無緣夢裏成蝴蝶
不鈍吟集中

長向花間冉冉飛
容易非時不肯開人間地薄偶能栽但令掛知人常在
堪向花庄醉幾迴

和顧麟士玉觀音重臨詩

樂邦與堪忍相遠真幾何我欲見此境在心不在他存
思日落處有佛阿彌陀巍巍二大士寶冠高發我觀音
寶冠上化佛如釋迦冠相觀已成全身現規模真金非
凡金光色亂交加至哉妙觀力方便莫此過執色求見
佛我聞佛所誦然彼徒涉者假筏方渡河所以震旦人
貌寫不厭謊良金入鎔範貞玉費琢磨或爲善天女憐
慘低雙蛾自在垂兩臂被髮紛倭佗大悲救苦尊示現
無恒科凡夫勤禮奉獲福無差顧公有瑞像溫溫白
玉瑳一旦被揭僮得失煩巡邏夢想不去心如彼絲在
梭大弓忽來歸喜極煩吟哦我感顧君詩爲君矢我歌

夢覺與得喪理齊即非魔十萬億佛度去君今無多

集戴介眉白醉樓次韻

莫對桑田話陸沉紛紛陵谷已難尋庭槐生意今餘幾
楊柳衰枝自不禁往事豈堪看白髮新交且喜見丹心
敢言戶小辭盈酌未盡山罇願更斟

長至日同鄧肯堂飲陳鄭僊齋中

相逢正賴酒如泉況是嚴冬近晚天楓落也知無好景
雪飛且喜待新年頻呵凍筆詩初就醉泥寒甕懶欲眠
世事所須惟一笑此中何似竹林邊

早春對酒戲贈嚴武伯

對景一樽酒勸君莫辭曉風猶拂拂午日已遲遲芳
草初滿路繁花未著枝莫言春尚早正是少年時

不鈍吟集中

主

鍾吟集下

上黨馮班定遠

柳枝詞四首

汴水東來欲下遲千條依舊是金絲蕭娘流落宣華苑
當日春風爲阿誰

牧馬無聲盡角哀亂絲如雨壁門開宿凝組練烟中立
萬乘旌旗按轡來

姊妹相隨不肯歸晚風齊換夾羅衣爭拉玉手垂楊下
捉得輕綿又放飛

烏帽羅衫稱少年柳陰門巷覓神仙馬蹄亂踏花街影
不覺長條冒玉鞭

學劍

自被儒衣束此身半生長愧飯中塵無端去學稼公術
又恨猿公敵一人

鍾吟集下

有懷

牢落悲情只獨知黃鸝雖好見春遲愁人更莫尋萱草
夢女知應化玉芝空寫素書留別恨休矜新賦有微辭
章華換愛桑中藥不見蘭房橫自私

效元微之春詞二首

一隻黃鸝萬樹花粉牆回處是東家馬蹄爭踏門前路
偏認蕭郎口鼻驕

曲池烟重碧濛濛柳拂紗塵日影紅驚起嬌鶯啼未足
帶聲飛入亂花中

飲茶

熱飲風生自覺涼碧雲香細越磁光茂陵寂寞相如病
枉抱朝醒憶蔗漿

樓中

西北高樓欲入雲飛簾垂地露花泥中酒畔藏明月

枉著青衣侍冠軍

秋夜同顧仲

杞人秋思正憂天誰遣清光到眼前滿地亂離悲此夕
一筵歌笑省當年龍蛇偶運難同昔蟾兔無情只似先
才子有心應慟哭新書好若過秦篇

一笑

一笑當時意拚教抵萬金盤龍耕罷鏡緣綺別來琴瑟
覺千回坐愁多到處吟天涯契濶恨此日更沾襟

鸛鵒

剪剪身材綠作衣簾前聲喚爲朝饑終年枉說長安樂
啄損雕籠不得飛

贈友

睡鴨烟消翠帳春等閒金齒印香塵相如沒作遊梁賦
不識山隅避溺人

鍾吟集下

答友人薔薇絕句

得人情處是薔薇絲帶鐵鈎愛惹不誰向美人簾外種
青禽來往不通飛

六月不雨至七月夜聞富家歌樂

朱絃風曉清疑玉画鼓聲乾噪似雷裂石焦金潭不管
綺筵惟要月光來

當年

歷歷當年只夢知薔薇曾得倚瓊枝朱絃調緊偏醒處
香蠟珠殘未去時自是鄒陽謾入骨枉教潘岳髮生絲

一緘幽恨分明在烏白河清是後期

薔薇

芳援長條發穠鋪一片新妝他揚柳軟如殺牡丹春縱
着朱塗頰其如刺滿身牆頭看自好料不爲東鄰

和錢求赤芍夏惜令弟願仲其飲張氏池亭次

韻

柳田花嬌草不香池塘物色正驕陽山河自是難開眼
風景無端總斷腸金聲百分休訴清瘦枝雙映玉生涼
學他周顒騰騰去一任栖鳥下女牆

錢順仲不赴張來文踏雪之期詩寄同遊諸公
因次來韻

何事無情阻共歡可憐勝處滿林樾催謝女吟風絮
鶴憶堯年拂羽翰錦袖香寒添穿所居人醉泥雕鞍
重重碧及猶如玉應待明宵月裏有

顧仲夢中作謝酒詩醒時憶次韻三語戲爲足
成之

未得三年醉恒思日解舟春風常遣渴秋病倚治愁響
滴珍珠落先生琥珀浮山樽閒自引幾度到青州

咏衰花有所況

寒露滿枝寒落香
末去看花總斷腸鶯啼聲裏損年光不愁不笑渾無緒

咏蟬和伎人陸采

一從玄露下青冥鳴時高枝鎮不平美女髻輕隣兩翅
侍中冠好稱長纓偏教絳綈能相續祇怕蟬解隱形
聞道齊王最多恨爲誰還作舊時聲

絕句

江南處處水如油日夜如雷似我愁一陣楊花無覓處
波中點點作萍流

芍藥

謝眺階前草深春一片紅藥黃金點點芭嫩纖重粧
罷愁初起欲餘睡未融畫欄人別後兩兩蝶相逢

道館烏

散似飛灰聚作團凌晨曉噤滿龍墀金九斗少閒看過

道是神鳥不敢彈

追和羽仙

虎丘明月自年年誰把歌聲送酒船應是名花容易落
非關風露不相憐

春日憶玉生

燕語舊相識花飛新別離一春懸抱任不得故人知
知已以飛訪逮詔獄有詩見及答之

手栽桃李未成陰荆棘無端却滿林倚伏莫知元化意
滄桑不及世人心孤夢忽忽空長叫千里悠悠寄遠吟
華蓋可憐當俠路木知何處要虛謀

見吳妓慨然時崇禎末年

歌舞吳宮自舊傳銷魂遺跡已銷然不愁繁盛無西子
但問從今得幾年

醉吟次陳在茲韻二首

龍吟集下

四

半生半落只吟詩浣盡窮愁酒一卮世事如鴻漸鵲巧
身名似蝶臂蛛絲丹心自苦空懸日白髮客入更幾時
倚伏到頭須自省不應天網亦留私

天幕恢恢絕四鄰陳年氣膈怨長貧一從豺虎乘時運
便有狐狸托鬼神城郭自然千歲古衣冠爭奈一番新
丹山何處容威鳳祇抱饑腸泥碧筠

存歿

黃花亂草小欄杆幾度披尋淚暗彈玉樹土中銷鑠盡
總惟清冷泣孤鸞

和友人已丑元旦

寒盡春生又一年人間萬事轉紛然五更不寐聽鷄坐
莫似劉琨候看鞭

漁錢順仲

陶令錢來常乞食袁安遇凍亦高眠哀哀羞道前人事

自爲忘憂假十千

秦淮花燭詩十首爲江右蕭孟陽作

七尺屏風到地花行行鳳蠟罩紅紗銀塘水碧芙蓉嬌
洛浦分明上曉霞

誰向盧家羨阿侯千年楚水碧悠悠玉盤仙果勝桃核
多于盈房貯石榴

雲作仙輿鵲作橋鳳簫雙奏夜迢迢恩情孤覺千年少
長向麻姑問海潮

海山香起碧氤氳彷彿天姿隔薄雲眞語傍人應不會
自携仙裏付楊君

楊柳鴉啼碧玉環珊瑚冷滑掛明光蕭郎大勝秦家婿
胡粉盈餘待曉妝

翠帳沉沉玉枕光合歡花錦覆匡牀成都簾下占星客
曾道和鳴似鳳凰

鍾吟集下

五

桐峰文梓幾千尋玉軫朱絲合作琴若問絃中情幾許
西江流水未應深

百尺高松掛兔絲分明膠漆百年期少君才格難酬對
月扇閒時合自知

亭亭紅穗熟蘭缸深下重簾閉綺窓金屋生香花滿眼
堪憐物物盡成雙

椒花猶未是能文百頃初成敵左芬五色花箋羨玉軸
須教濕麝雜香芸

雜詩七首

日暮沙風起驚馬不肯前平生舊行處黃河古岸邊戰
地添新帶荒墳露曉頻試問遼東鶴如今是幾年

人生抱志節所遇蓋偶然往往中下村逢時幸无全盛
與冠中區音明惟自煎交天討不就今爲人所憐

誦君慟哭書蘇君黍離詩悠悠寸衷事百歲當誰知臧

獲駕驚寒驟驟無所施天崩與海竭共盡亦何辭

苟生既不易罔死亦何稱生死諒微渺神理儻有憑

薪以待燃履霜未知冰多謝俗中子迷謬何相仍

濁河水欲合北風雪滿天荒村無雞犬亭起夕烟暮

商猶爲客經年在道邊誰言蘇季子惟須二頃田

讀書目力盡彎弓臂不開栖栖五十載餘生真可哀

川百戰處昔人已蒿萊於今一具骨不知何處埋

始言風嫋嫋俄見雪紛紛冬白日從垂老却離群孤

囊空敝衣一身愧長勒惟有庭中樹偏傷殷仲文

有贈
杯酒煩君勸依依尚故情燈前一笑後應便隔今生

偶作
漠漠悠悠一片塵滄桑轉眼幾迴新安得世界寬如許

寸步何曾若得人
鍾吟集下

木
葉感樽前送酒頻屋中爭愛小腰身憐君大似青鸚鵡

慣啄雕籠學罵人
書歌者便面

多情深賴使君知歌舞筵中已不宜白髮滿頭塵滿袖

慚君誦我少年詩
錢遵王齋中雨夜小集分得盞字

小池水蒲柳垂簷雨散輕埃正隔簾酒卷白波春漠漠

花生紅燭夜厭厭不辭衛玠清談倦已覺淳于飲量添

村景蕭疎亦可誇一園桑柘半籬花畏人不避能詩客
貪醉常衡舊酒家老屋低愁梅雨到遙山偏愛白雲遮
鐘聲古寺堪聞賞認得田間小徑斜

題友人聽雨舟

蓬窗偏稱掛漁簑荻葉聲中愛雨過莫笑陸居原是屋
如今平地有風波

臨桂伯墓下

馬鬣悠悠宿草新賢人閑道作明神昭君恨氣長弘血
帶露和烟又一春

雄子班

空城草頭蟲簇簇花堆班班兩相逐十步一啄食自足
雄飛決起不一丈雌來領雛呼殺殺雖不及鳳凰將九
雛猶勝鳥生八九子夜夜啼呼上入屋

題畫

龍吟集下

七

風狂雨驟浪淘天齊力號呼上水船時運不來還似此
同舟幾箇解相憐

朝歌旅舍

乞索生涯寄食身舟前波浪馬前塵無成頭白休須歎
似我白頭能幾人

東鄰

索郎經月頻疎隔燈影東鄰夜接歌單卓也知名教樂
只應無奈五更何

戲題

世間無賴是豪家處處朱門鎖好花惟有夢魂難管束
任他隨意到大涯

題畫

長日臨風凭小閣蕭蕭六月覺微寒平湖只在前山下
閒看烟梢柳釣竿

楓

逐客魂歸天上路水光楓色兩參差不知千里傷春日
何似秋風葉赤時

雪中即事

大片紛飛惹鬚毛漸看雲色似西郊暗堆牆下層層剝
旋入波中一一消盡山鈞翁漁笠重催來佳客馬嘶嘶
相逢莫厭遲宵坐火滿紅爐酒滿瓢

飲許氏園中

晚花春草盡依倚露濕關干月照衣曾省廿年前舊事
主人如故客來非

癸巳元宵集載德堂話舊

文譚當佳節相看引興長喧闐鏡鼓雜笑語酒尊香月
冷春鶯漫短紅夜未央尚殘年少意未謝昔時狂

題西爽齋

龍吟集下

八

雨後田廬淨風生樹色寒讀書遠俗好學稼避時難已
覺仙源近誰知天幕寬幾年桑海變松菊自平安

丙申人日過隱湖和確庵韻

林酒吳羹集草堂紛紛散雪帶春光庭梅芬馥揚州句
烟樹蕭疎五柳庄且喜琴書消歲月共看容鬢歷風霜
相過相聚俱堪盡草色平湖著野航

又和子晉韻奉酬

跨水依山築小堂一編當日借餘光雲添樹色春疑畫
月照松階夜引觴夢裏安心消已盡愁中白髮可勝長
故人零落遺文在好爲花溪姓板香名同子晉謝書其

丁酉重九日登雙蓮閣

極目平曠湖南山望裏餘香風吹早稻落葉露村家有
酒思元亮栽文檝而嘉明年各健在莫厭插黃花

偶成

觸景逢人總不宜，萬般繞繞只心知。貧非所病惟憂老，酒不祛愁却發悲。獸困鳥窮原有命，風來麟出也因時。不知臨上躬耕客，眼看塵寰更若爲。

自題小像

蓬萊淺去神仙老，幾度人間暑與寒。盡日窗中相對坐，羨伊猶著舊衣冠。

毛子晉六十生日并序

吳中自昔多名流，百年已來風流未沫每讀其遺編未嘗不慨然若與同時而游也。余年十六歲隱湖兄于魏氏之花溪于時沈雨若有文詠喜交游似前輩人賞噴噴口毛東美不置東美子晉未冠時字也至于今日三十載如一屈申臂世塗陵谷讀書種子存君二人爲不食之碩果皓首相見往事顯顯然猶在心目隱湖汲古

龍吟集下

之閣藏書數十萬卷富甲海內四方高人名士歸隱湖如水之于海入其門童僕知書如鄭康成子弟頭角嶄嶄如荀朗陵子憶結髮時從長者見錢功甫隱君于南宮坊直其晒書有大軸如金剛杵爲元人訓和之作倪雲林柯丹丘顧仲瑛皆真蹟妮妮言唐沈文祝往事以爲今無是人使功甫見隱湖豈復有此言耶今年春隱湖甲子一周往還多善頌之文字繼之一章
滄桑世事湯悠悠，尊酒相看兩白頭。好事也知同古昔，名人幾個與風流。繡書夜永宜無倦，種秫年豐合倍收。待得春光景好，湖頭應許泊漁舟。

行雲

滿袖啼痕酒痕百回消息暗銷魂無端一片白雲起知是瑤姬不敢言

幾月如新月

碧雲初合處，朝霞未上時。一鈎簾畔玉半面鏡中眉，影徒相似刀鐮已過期。淒涼經月恨惆悵不眠知。

賣泉二絕

透石沉沉一鏡圓，無塵惟有碧苔鮮。秋來露白山根冷，靜照中庭徑尺天。

漱齒偏宜醒醉眠，瓦瓶携得帶秋烟。不辭施與閒人汲，無奈胡姬要酒錢。

送陳確庵楚遊二首

三戶存亡湯槍情此中神理自難明，方城漢水今何似。爲我投書問屈平，上游形勝算興亡。回首金陵事已荒，雲夢不知寬幾許。與君胸次合相當。

題石林寄巢詩次勅先韻

瘦影窓前伴苦吟，小樓燈火夜深深。水禽馴養憐高韻，

龍吟集下

師少時故紙鑽研怕累心，蓮社有人偷講義。廣陵失諸絕知音，善琴繼琳畫像今存否。思向霜絲禮道林，

追和顧中庵示子詩

世換先生隱柴門，不設關鎖川堪洗耳。愚谷欲移山談笑誰爲侶，詩書老伴閒九原。添宿草猶識舊容顏，

孫孝維三十生日三首

早親菽菲事金仙，彌勒龕中絕世緣。天樂一聲迦葉舞，便應會得祖師禪。

青瑣批鱗拜杖歸，諸甥誰得似牢之。梁塵動處風流在，猶是當年顧曲時。中好與余俱陳蔡，公理難知音

贈名師

避俗初營一畝宮，春松金粉滿庭中。待看千尺龍鱗起，來聽經樓五夜風。

贈緣六開士

廿年擁袖事南能，百个琅玕一盞燈。
意氣消磨孤介在，更教人喚作吟僧。

江南雜感

千年遠計笑秦皇，枉煞東游繫破岡。
一自仲謀開創後，幾教行客嘆興亡。
掃岸波清氣不平，河山何處最傷情。
鮪魚鮮美蓴羹滑，且向江東作步兵。
席捲中原氣太，小朝終見作降俘。
不為宰相真開事，留得丹青夜史圖。
王氣紛紛三百年，也由人事也由天。
石頭形勢分明在，不遇英雄自枉然。

麗孕奇族中贈劍

旅舍相逢酒正濃，尊前笑拔芙蓉劍。
胎皮感珠紋滿，虬影寒生霧氣冲。
世事看來真不易，侯門彈得已難容。

壯心徒在身

壯心徒在身，衰老一夜無眠到曉鐘。

冬夜贈美人素雲

菊後梅前別有花，湘簾重影蠟烟斜。
寬催玉筍杯光動，細聽冰絃漏點賒。
神女不愁雲是夢，洛妃偏惜日昇霞。
香輪迴轉城邊路，高樹啼鴉認謝家。

寄許廣平

訟庭衙散草生時，宴寢香清白日遲。
李憑張娟新教舞，周郎龍笛盡能詩。
玳簪客去還懸榻，鸞鏡人歸待畫眉。
聞道潢池無佩犢，風流政事兩兼之。

火籠

半明長明一盞紅，四更禪榻落花風。
自憐頽老無燕玉，空倚虛爐舊火籠。

讀史寄陳確菴

典午當塗想是塵，一番新阮公至顧陶公吟。

當日名人盡參身

送王帆仙北遊

陵谷紛紛紀世事，遷垂簾已見陸高賢。
胸中日月經千載，懷裏蛟龍有幾篇。
李王也知羞富貴，黃葛純還解詠神仙。
他時應向成都市，埋取先生擲卦錢。

次韻贈陸勗先五十

寡聞愧獨學，塵中乏相識。
四壁慚屢空，陋巷常墨墨。
志尚與時乖，謀身患無術。
況逢滄桑變，世事一朝畢。
半生徒營營，千願不獲一。
閉門課諸兒，幾個知六七。
晝出苦疲困，夜卧多反側。
通行四方路，所如若有塞。
賣文不值錢，傭書徒費筆。
祇知貧可憂，未覺老能逸。
難辭鮑魚肆，誰是芝蘭室。
時就少年遊，萬態紛如織。
不識吳越貴，翻誇蛛網密。
長琴對琵琶，絃索和箏篴。
至音入俗耳，撫膺惟嘆息。
雪卧且自強，饑驅迷所出。
何當學冥鴻，高飛任。

南北何當為

南北何當為，雲豹不畏中林即。
古心賴我友，相看去歲歸。
攜手問何之，舉足無樂國。
但願年歲豐，田間寡螟螣。
過從莫厭頻，半菽堪具食。
時時讀我書，誦習所得味。
薄聊共歡從人笑，難助固窮君子節。
庶為後生式，桃花記秦年。
莫羨數堯日，陵谷與市朝。
惟貴脫咄咄，泛泛不繫舟。
寧能計得失，心安日自長。
彭公故無匹，把酒祝君年如此，常無極。

聞歌時病耳聾

幾為多情喚奈何，留兒日暮未覓燈。
前自惜頻頻笑，負煞千金一曲歌。

贈張以韜來鶴詩

中庭傾步自徘徊，欲舞猶遲素翼開。
羽客放時辭海島，主人收得是仙才。
數聲天外雲光墮，一片風前雪影來。
試問脂禽年幾許，祇應千歲到今回。

餘生

不養丹砂不坐禪，餘生活計滯林泉。
揮戈漫道能回日，煉石由來解補天。
得喪轉頭同破甑，興亡在眼賴殘編。
霜生兩鬢身猶健，草綠花開又一年。

錦峰春遊四首

白雲多處水潺潺，亂石縱橫翡翠環。
最憶當時黃子久，愛將綠素寫虞山。
春山新樣愛低垂，曉鏡何人與畫眉。
夢裏昨宵逢舊識，可憐粧束似平時。
粉壁新時有碧苔，十年今日却重來。
掃眉才子曾題處，認得銀鈎淚滿腮。
看展山行喜日長，落花風裏晚生涼。
叩門正值高人出，閒看藤梢盡過牆。

題畫二首

鮑吟集下

三

回雪分明洛水神，簾前一笑自相親。
紅樓多少斷腸女，無事煩君報早春。
難夫紛紛泰客來，春來兩岸盡如霞。
須知阿母千年實，只是桃源歲歲花。

學唐人雜詞四首

烏啼夢醒起來遲，枕上偎人又片時。
風裏楊花難自主，勸君無事莫相思。
絲竹銷聲夜宴餘，有花香處是仙居。
湘簾厚薄渾如紙，萬水千山却不如。
兩行紅蠟淚花春，燕子巢邊落細塵。
座有綺羅樽有酒，如君世上是何人。
羅裙露濕送伊迴，碧瑣楞中曉月來。
如畫仙山不能住，始知劉阮是知才。

鮑吟集下

落花詩自序

予爲落花詩，未竟妻兄顧云美書來云：妹亡遂輟翰而止。知落花之言爲不祥也。嗣後葉祖德來索此作，始足成三十章。付之後見祖仁，有和篇詩其奇。祖仁少年美才，思乃兄不及也。余詩爲祖德所擾，今二葉已矣，因錄拙惡，遂并記之。祖仁所作穠麗有少年意，錢牧翁太保比之宋荅公，余老矣，豈更與少年競文字哉？存此以志哀耳。祖仁之作，亦載於後。他時有暇，當爲點定傳之。

鮑吟別集

鍾吟別集

上黨馮班定遠

落花詩三十首次和石田翁韻

暖風遲日漸過春九十繁華一夜貧舉目河山思衛玠
傷心溝壑歎安仁無端滿路應同客有恨凌波枉似神
開却何因落何意芳菲常是賺遊人
無聊長日更悠悠簾外東風怯舉頭一睂過牆暈似雨
數枝臨水盡隨流草生帳跡閉金帙香在苔痕認玉鈎
蘭室杏梁人寂寂莫愁此際也應愁
香遲夢涼試更遊滿溪朱白總堪愁綠無漠漠空遮路
紅袖盈盈漫倚樓迴雪有情飛自舞綠雲無主去難留
千枝萬片埋荒草寂寞真娘在虎丘真娘墓在虎丘見李益詩
可憐吳苑結成堆廢苑高臺久已頽遠別不過三百日
相看休惜十千杯繁霜滿露俱堪恨乳燕雛鶯莫殺催

鍾吟別集

至竟飄零各先後梅花開到菊花開

連朝風雨阻春遊重到園林特地愁謝豹聲中三月暮
韓憑影裏一年休紅飛亂臘猶含笑綠長纖纖豈解憂
最是傷心盤馬地半竿殘日照青樓
看看光景又沉西歸路王孫芳草迷弱柳不勝和露泣
晚鶯猶自傍人啼愁凝亂粉飄歌席戲拾香鈿贈小媛
若是一枝還未盡莫辭殘醉更相携
驚心照眼不須史日暖風和一事無周謝便同吟罷雪
飄零空惜臉邊朱爲雲帝女成殘夢纖素佳人別故夫
莫訝峴桐曾半死只今生意已全枯
曉鶯啼過牡丹時驚殺華堂輕薄兒紅燭焰高還自樂
青山日落有何私只嫌羯鼓頻催促再整牙盤強設施
畢竟東君何處去可憐清鏡泣新絲
才得花前一解眉匆匆又到送春時惜來不掃猶堪賞

總使狂飄也入詩燕帶香泥墮粉蝶和殘片胃腸難
慙慙自展屏開畫愁看徐燕大折枝

園林初見綠盤新縱有杯觴莫再陳夢裏可堪還帶雨
牆頭無處更覓人玄都舊事空千樹杜牧流年只半春
不解和枝折來看等閒吹盡漫勞嘆
不凍園中與路中一般消息怕晨風帶殘杜宇千枝血
剩得徐妃半面紅木梗生涯都逐水閒尋蹤跡任漫空
春陽若道能回日何不教伊且向東
清溪幾曲記來真重到桃源合損神兩岸好風偏醒酒
一輪紅日自燒春莫言琪樹無殘榮便是楊花也汚塵
黃鳥亂飛青鳥去擬將芳信寄何人
深閉朱門落照橫枝頭銷減草頭輕應憐月姊同生死
曾訪封姨識姓名既實不堪隨逝水神仙何處返層城
誰人醉卧忘歸去埋沒堤邊一尺盈

鍾吟別集

開時多雨落時晴桂雨詩魔太瘦生羅袖愛將雲片惹

芒鞋常踏錦堆行杯觴潑灑還浮蟻絃管蕭條獨轉鶯
不笑不愁人自老下弦三月一鈎明
處處金魚鎖洞門可憐狼藉滿名園後庭玉樹雨遺井
青塚琵琶憶故村巧画祇能圖艷笑靈膏豈解返香魂
癡情若此何由悵擬向花間立勝旛
人情大抵恨匆匆紫蒂青梢入眼空千樹樓華千樹雨
一番晴暖一番風惜教國色雙腮淡怕剔銀燈小朵紅
艷性也知應負我何妨纖纖墜懷中
行處深痕又淺痕晚開粗得一枝存生生鶯語辭芳援
縷縷茶烟出小軒只道東君偏有妒可知少女最無恩
玉堂塔下橫塘畔勾引愁人斷殺魂
寒食才飛已滿城美人猶惜賣花聲衰當定數元非命
開是無心豈有情陌上紅塵同滾滾樓中冷袖點盈盈

金閨綠草爭堪圖一片枯來便合照
桃李雖繁不足誇人間那得似仙家空憐傳粉添顏色
爭解燒金駐歲華柳挽長條還斷續梅留疎影自橫斜
謝公休愛池塘草官地紛紛貼亂蛙
金谷西園幾度陪馬蹄踏亂紅迴生時已怕文茵滿
眠後那堪玉漏催好向御溝流恨去莫教仙洞引人來
劇憐一種關情處弄影和香到酒盃
連天瑞靄起樓臺雖到春空亦壯哉
飛騰殘陽人未散
觥嚴玉筋酒頻推不嫌樹底濃還淡可愛風中去復來
滿砌胭脂君莫掃明朝重到是蒼苔
一片飛時已不全爭堪連日更紛紛
紅點點蜂猶拾
嫩綠纖纖鳥自眠佳句未成詩有債
愁人易老病爲緣
一年從此休教醒但合將身入酒船
十日笙歌一歲春酒狂常自得人嗔
不知尤物誰爲主

金閨別集

三

唯有多情最損人行處媚娟粘最商醒時兀兀負頭巾
掃來堆積猶堪坐莫把青苔便作茵
只得開年一霎榮紛紛衰盛與誰爭
量金買斷人何在
剪綵成時國自傾冷看摧殘驚歲月細思貧賤愧平生
攀枝慟哭無人會不道癡情最有情
潘鬢初斑懶自簪枝頭嫩綠逐朝添鶯啼錦戶愁開鎖
燕踏銀鈎怕卷簾隔院亂聲疎雨過臨池殘影綠波恬
繡牀描出渾無緒幾度虛將小筆拈
梧桐枝上月如規小院無人獨立時
每憶蜂來香款款
堪憐鵲遠影遲遲常歌幾度和塵喧
學舞常教拂地垂
會與佳人分別秋此番惆悵却因誰
亭亭渡日下雕闌漸換生衣愛白團爭上蜂巢空懷擾
半粘蜘蛛網自漫漫膽瓶欲棄應偏惜酒盞難留待所歡
喚醒青樓十年夢蕪城寥落弔劉安

春歸不審到誰邊猶自依依畫檻前
今日落來偏我惜
他時開處幾人憐願爲蝴蝶通宵夢未許蜉蝣識大年
自古鍾情忘不得瞿曇應道有前緣
莫道穠纖未盡空須知不與昨宵同
金鈴枝上猶驚鳥
翠幙堂前尚怯風未識寒松千歲老何如木槿一朝紅
煙愁露泣年年事無限悲歡落箇中
秋菊春松各一時不須惆悵怨殘枝
仙桃有實應難種
穠華無言莫費詞判斷繁華誰是主
分張紅白豈容私
晚來斜日宵來雨試問深閨幾箇知
山居雜興四十首代色山人作
萬頃頗黎浸碧雲千年電洞隱真文
胥塘一舍歸來路
回首蘇臺數鹿羣
一川晴色稱閑居高樹微涼四月餘
煦陽才盡乘早日
春來嵐重濕藏書

金閨別集

四

鮮作頭巾土染衣溪藤交蔓滿柴扉
清虛莫道神仙瘦
不及山人戰勝肥
水曲雲重十里深野花沿澗影沉沉
松風石路行人少
惟有饑鳥叫墓林
爲看山根得得來浪痕過處長莓苔
重疊小洞一卷石
持與詩人作硯材
西山之麓
洗石開泉手自營一村風物有誰爭
石亭果熟把書坐
好鳥飛來不識名
耽癖深知與俗疎藥畦春雨帶經鋤
夜長霜冷無膏火
猶點松明寫道書
兩道飛泉此合流苔磯趺坐自忘愁
澗深魚樂閒垂釣
隨俗何妨用曲鈎
松筠一徑入重巒幽谷寒于黍
谷寒野客不能求
鹿醢
祇將泉水漬芳蘭
山人作

嫩綠童童晚照紅
女桑千樹正春空
桃花堤上名在
不見繁枝入眼中
無桃樹絕

地僻翻憐過客稀
不教塵土惹山衣
黃頭早把長鏡出
刷得春藤背日歸

清齋重改錄中名
傳得神仙一恁經
符字湮訛難下手
出山來問介先生

一山清溪迥絕塵
兩岸草樹不勝春
我來拾得圍碁子
應有長年對弈人

仙洞堪居不改舊
自題蒼蘚記曾遊
未知水底通何處
祇覺波濤在上頭

鳥拂松花落翅塵
白竹新滑採溪尊
午窓餐罷開吟卷
長日蕭蕭正暮春

亂山截截樹蒼蒼
鶴引風聲清唳長
縷炊烟林外見
土鍋蒸飯半松香

鍾吟別集

五

浪漱雲根乳洞深
重蒼翠抱湖心
龍頭山下玲瓏石
一朵芙蓉抵百金

碧甃空存古寺基
亂墳侵處草如絲
興來擬琢湖中石
重刻前賢捨宅碑

旋割春松旋煮羹
白雲多處自怡情
忽逢獵客門前過
贖得鹿麋教放生

午睡醒來暑氣濃
疾風忽地鼓長松
白煙如湧電如火
應是雷師欲取龍

嶺下蝸廬絕四鄰
小簷如笠斬茅新
仙人符石高僧樹
風雨時聞禮鬼神

卜宅偏憐水石清
古人居處有村名
門前苔破鹿羣過
遶澗呦呦喚子聲

蘿薜惟教山鬼鄰
中林鹿豕久相親
有時買藥過城市
認得韓康作主人

因爲無機百事懶
草衣木食謝山農
自知孤僻難請俗
兼恐高僧不見容

紅輪如血午時天
銷夏灣頭沸亂蟬
平石高松人晝睡
一羣花翠拂清蓮

月冠黃帽稱山身
投簡靈宮叩帝宸
剩傳香燈招道侶
明朝記得是庚申

羣竊參差盡至音
天然成曲亦何心
松聲水響分明處
何事孫登愛鼓琴

深買烟嵐厭近郊
高人何事又相嘲
應嫌池館非山意
別向高頭更結茅

詩友經年作遠離
塵中何事得歸遲
追吟舊句中宵坐
木葉滿山秋雨時

着屐支筇竟日遊
登山先爲下山愁
石崖斗絕無人處
猶有高峯在上頭

鍾吟別集

六

雲接飛泉注石缸
三更病酒聽淙淙
斜風細雨短檠暗
點點秋螢拂小窻

山路秋光晚景黃
水聲迴合碧溪涼
莫嫌大屋如官舍
自賞灣頭橘柚香

磴石初平見寺門
高峯影裏叩松軒
老僧瞑目觀心坐
擬問禪機不得言

秋氣清寒病骨知
亂蛩聲裏欲眠遲
月明半夜誰敲戶
應是山人得好詩

靈跡曾教水怪降
高峯絕頂見三江
巖前古寺羅衣裏
細辨銀鈎拂石幢

前林吹落海潮聲
來看尼師禮佛名
小殿風旛花影裏
三衣齊染木蘭輕

設客蕭蕭只野蔬
遠慚車馬慰山居
鼓聲湖上人烟集
分得沙頭一丈魚

花納衝寒何處僧上方相引路層層石橋共坐烹新茗
敲斷巖前瀑布冰
落日平湖百里紅亂梅如練晚霞中直饒積雪當明月
猶恨詩人語未工
山心不解握牙籌伏臘尋常也不憂純舍橋奴三十樹
教人喚作小龍洲

純吟別集

純吟別集

純吟餘集序

定遠詩潛在及余既訂而行世矣頃陳子鄴仙搜採遺
亡哀錄近作續得二卷題曰炳燭集定遠自爲之序以
謂今所有殊不稱精華已竭與夫噉然東方者矣嗟夫
人生遲暮動有餘悲交句神明衰端先覺定遠平生以
詩文自雄每有講論抵掌奮臂齒擊自張雖遇古人不
少下何其壯也及撫是編輒興三鼓既竭之嘆定遠之
衰可知矣辛亥孟冬老病臥床命令子補之輩錄成副
本余與寶伯過榻前出以示余鄭重誦誦屬加訂定而
寶伯補之復貽余廿章因僭爲評隲存之如右曰爲純
吟餘集且報定遠曰攬其朝華振其夕秀詩之精華如
故川以當魯陽之戈一揮而返三舍有餘勇也定遠顧
而頷之越二句定遠正定端坐而化斯文儼然伊人不
作此同吾黨廢斤輟絃時也撫卷爲之泫然陸貽典識

純吟餘集

純吟餘集

上黨馮班定遠

十二月樂辭幼長吉

正月

烟籠疊錦鸞鸞嬾半夜春迴知夜短軟風吹露洗枯條
東南半樹烟初暖蘭室金堂有新故開城偏愁歲華度
誰將錦帖寫銀鈎繡榻兩兩題花句

二月

桃蹊李蹊風神綽綽粧粉膩梅花落衛郎羸病怯春寒
珍珠如露琉璃薄重楊遶綠烟如掃銀鞍細犢城南道
飛香拂路晚歸時明珮金九浦芳草

三月

羲和浴日晴天紅落花露深淺滿香路復着春烟護美
人握鏡紗窓裏我我洛髻濃雲起陌頭楊果待潘郎錄

碾金車咽流水

四月

芳實墮金丸。喬柯壓頰綠。鳳花耿介南陌頭。銅牙拓彈
閒相逐。細雨空濛。濕紅錦。塘波暖。鴛鴦浴。翠疊遠山
雲簇。簇龍鱗。冷滑鋪寒玉。

五月

湘竹波勾血暈。光生綃紅影。籠虛涼。頰鬢壓梳玉。無力
僅花露笑。問鸚鵡黃。微眼玲瓏透。濃日鏡檻無塵。花落香
水精壺薄。拓漿寒。纖手金盤沃丹實。

六月

輕殺靜無波。玉宇少涼意。當空午暈紅。徘徊吐火燒塵
撲天地。阿侯衫薄。腰如束。塘上芙蓉花簇簇。紅粧待晚
未歸來。艇子雙梳繫江木。

七月

不純吟餘集

二

河影西迴玉鈎淺。露泣鮫珠星閃閃。金井沉沉素綆長
玉几水咽銀屏掩。漢帝離宮樓百尺。鵲駕迢迢雲奕奕。
蛛網懸空得巧時。綠窻風蕩蜻蛚翼。

八月

雲凝薄絮天如水。桂魄團圓夜千里。蘭葉參差閃露光
芙蓉粉淚愁香死。軋軋鳴機蟲嘖嘖。小窻燈暗拋蠅鼻。
楚客孤眠怨夜長。流光遶簾疎螢濕。

九月

淒淒水國寒來早。千里青青一朝老。山陰古道馬蹄輕
刀截山光天杳杳。高樓粧罷金鴉沒。禽花無艷空雲髮。
倚闌不寐戀殘秋。霜波著瓦琉璃滑。

十月

朝眠總錦衾。夜飲愁花漏。日影瑣意高。玉病蘭芽瘦。香
熱擬就紅鳳尾。金花透落葉。淨悟宮西施。雙綠皺。

十一月

雕新窠五鼎。豹胎椒桂香。錦障圍花玉。蠟燭華堂綠
熊紫雉交輝。光博山雲起。夜未央。門前白馬嘶。嚴霜

十二月

九河濁浪堆。頑玉馬影車聲交。獨鹿愁雲漠漠日無光
旅被蒙茸貂不足。臨邛美人山黛結。梁園賦客朱絃絕
素翎丹頂是何人。冷冷對語堯年雪。

閏月

若花濃暖義和醉。九道逶迤放烏墀。璇璣迅轉蟻行遲
却向靈臺留。閑位明堂軋軋金。門開二十八宿環。昭回
堂堂呵馬火城來。

過友人釣磯小飲

收漁釣磯魚可數。裝容自照魏兒童。雲邊喚合巫娥山
蘋末微生列子風。松檟新香金顆嫩。蟹簍肥重石榴紅。

不純吟餘集

三

與君把盞頻開口。良友相於道未窮。

飲友入小齋

主人欣設客久。話有茶瓜病骨。乘陽暖紅顏得酒加增
頭竹翠合籬。眼日光斜。欲去留詩別。秋期菊有花。

贈木上人

此道人難解。隨緣亦施緣。須知天地外。只在草鞋邊。寂
處五音足。空中妙色宣。莫嫌呼作僞。拾得是詩仙。

傷故人

此日悲君亦自傷。殘年中外盡凋亡。偏吟拙句藏香笥
許聽新聲入後堂。愛子每令教翰墨。侍兒常遣給茶湯。
平生畫跡誰收拾。狼籍琴書尚滿床。

題滄漁圖

海月澄澄片席孤。幾時起網得珊瑚。直鉤自是烟波主
地近松江且釣鱸。

陳滄漁窓前小山

閑庭無事畝覆簷一峰安疊玉雲根巧理盆水氣寒嫩
苔新翠合小檜瘦蛟盤爲問卧遊者何如畫裏看

已酉元旦示鄴仙

拂拭蒙茸軟舊塵東方曉色槐紅輪祇知曆日常如故
不覺勾芒已換新贏得衰毛偏照雪輸他草色却知春
少年努力休辭醉婪尾煩君更一巡

贈李肅公

倚伏都知不可憑百年朝局十年兵遺民相對吾差長
少小曾經見太平

閒向江頭看釣簑老來自覺一身多因君話得前朝事
紀載紛紛半已訛

西園晚眺

身如遼雀此重來始信昆明是劫灰零露不堪滋蔓草

鮑令暉集

悲風常覺滿高臺庭槐爾自無生意社樂余知甞不材
猶有舊題詩句在何人紅袖拂塵埃

題美人折桂圖二首

中秋彩霧擁金波誰撼芳枝墮子多七寶輪中雙足影
世人遙指是嫦娥
舞罷霓裳不動塵桂枝香裏迥無鄰不辭纖手殷懃折
持向人間贈郢詠

李忠毅公故居

賢人五畝宅江上蒲菰蒲來去堂前燕鷺飛屋上烏蕙
蘭常馥郁松菊未荒蕪昔日聽鸛處應須入縣圖

夏日

一畝儒宮小寥寥夏日長洗街過驟雨晒屋吐斜陽飲
水嫌溪濁炊茅帶土香移床就陰坐最喜北窓涼

懼閣

過盡垂楊一水橫依然如西曉雲輕石欄當日花開處
容得無情柳意生

夏日過中峰和肯堂韻

禪房花木好石徑蘚生紋心靜標秋月才高詠碧雲林
光添霧氣山影倒斜懸莫話禪家事無言我亦聞

贈黃叟

市隱悠悠斷世緣栽蒲殺竹爲遺編伏生九十方傳業
試問尚書有幾篇

村居即事

積雨經旬地有泥柴門過從絕輪蹄滿庭花影春猶在
一榻茶煙日未西蝸舍也容新燕長紙窗閑聽午鷄啼
閑坐可飲無錢買遙看青旗在隔溪

許廣平公署夜飲即事時余將歸

燭交紅影平午夜半春後堂容醉客小妓是門人

鮑令暉集

小妓重雙成唐詩華集 崑調歌聲脆刁家酒味醇明朝
車馬路淚濕化衣塵

臘梅

栗玉先春發梅花亦未知簾釘菱玕瑁窗鎖映琉璃郁
烈迎風動輕明淡日宜額黃誰賂得仙客正爭棋

和葉石君過馬湘蘭墓下四首

白苧清詞通教坊梁生才調冠詞場最憐巧句藏名姓
千里霜蹄九畹芳

風景山河自不堪板橋惟見草鬚髮琵琶改盡當時調

好手猶傳馬老三

麝鹿蘇臺一片塵香魂猶是太平人不知寒食青青草

何似昭君塚土春

深深艷骨此埋香莫惜春醪奠一觴迴首虎丘花草處

一盡隨得伴真娘

戲題贈主人小妓

纔入新年十二齡眉如蘭葉眼如星不須紅粉添顏色
可愛清歌有性靈鸞扇徐開花媚媚鳳簫輕轉玉冷冷
曲終歸去聲猶在不覺衣香隔錦屏

題平干寓居

莫向滄浪擬濯纓五更常自愧雞鳴天懸日月終難定
地有山川亦不平老去依劉非遠計當年幕閣已無成
窮途只是閉前路沉醉傷心阮步兵

贈馬小山

可嗟世間人雨雲如反掌寸心苟相得何必論少長衰
殘白雲翁世事無餘想未契託君子于今更無兩

贈單會傳

七絃古淡無人賞舊譜雖存浪有名今日因君聞雅操
他人一半是筆聲

龍吟餘集

蛺蝶

何年變化別青陵栩栩隨風力不勝莫向花間容易宿
等閑一夢負韓憑

詠錢

十萬腰纏亦壯哉一文羞澁實堪哀聚如好客留還去
散似亡奴喚不回身事千般無便拙市中百物有方來
人前未敢輕開口暗使金門雨是媒

感舊

方丈朱盤值萬錢花飛金谷夜開筵堂高不惜風吹燭
簾捲還嫌月有煙錦袖無端成蔓草玳簪一散半重泉
不堪舊日藏鴉樹酒有金絲習馬鞭

贈南屏和尚

幾度攢眉聽晚鐘百年元元媿陶公詩書塞坐無餘暇
止隨時且因窮學道已知身是患忘情閑看物俱空

生天成佛無先後常禮西方落日紅

和洪覺範竹尊者詩

平生剛笑嶧桐枯蜀柝茶松讓爾癯一夜便能抽百尺
可須培養費工夫青青若合稱尊宿落落真堪伴我徒
遍地兒孫頭角出不知玉版許參無

過拂水山莊

三徑荒涼草色迷一聲鄰笛日平西人間多少傷心處
縱是莊周也不齊

題時介于山房

大似柴桑處士家前山隱隱短籬遮十年已見松成樹
九日還憐菊有花土甌晨炊燒落葉荆扉晚色映餘霞
荀與尋遍南朝寺興盡歸來一徑斜

戲和吳中竹枝詞五首

塘頭紅袖正留賓千里青楓入眼春賣盡鷄豚與新酒

龍吟餘集

江邊賈客賽江神

塘水無波仙鏡清好風好日放船行百花洲上尋春去
不見花枝但有名

小婦小郎南陌頭無端相遇眼相鉤轉身不覺倚人羞
粉面生紅一晌羞

吳王在時姑蘇臺吳國亡來花自開蜂蝶紛紛採香路
紅粧村婦掃花回

七里山塘水似油入夏風涼稱夜遊貞娘墓下無蚊蚋
月中蕭瑟簇船頭

贈友

微霜點點已滿年竹屋明窓臥起便銅鉢催詩溫助教
銀鈎學字柳誠懸吳黃餉客饒堪療瘵酒澆愁醉任眠
翻覆雨雲時態薄愛君相見只如先

代贈寶嚴藥和尚

水木何如佛在時山靈先識任山期一花成果重開禁
大樹垂陰更有枝坐具神通何處見草鞋踪跡是誰知
小乘功角魔宮壞始識人問獅子兒

久寓淇上題此

往事圖經在閑尋得舊碑輪蹄行客路竹石背賢祠水
潤風生勢山靈雨應時北思驚嘯客枯阮未相知

有贈

風香二月尋花處蠟燭三更帶酒時一笑重逢俱老大
當年惟有兩心知

途次懷古

草露依微十里去車前往事漫思生靈無主隨興賦
曆教難推自短長但見千戈爭海宇何曾城郭似金湯
堪憐一片耕桑地憤與英雄作戰場

贈沈秋士

龍吟集

兒童爭笑腹便便薄命常如水上船豈有文詞堪逐鬼
漫因窮拙強箋天於陵絕食過三日顏巷容身止一廛
拆賣敝衣難換米賴君時得典書錢

戲題虞美人花

帳下當年舞纖腰尚逐風千秋恨魄在何事過江東

友人村居四首和馬小山韻

任處鄰漁舍幽情自不同留人惟桂樹極目有江楓無
事晚棋癡高眠爲酒中猶聞晒犢鼻生計未全窮

日夕山氣好時見鳥飛還朝槿不終日靈椿自大年卓
錫今得地強飯豈憂入五畝誅茅後逍遙任自然

一村多好樹歸鳥自成羣試問門前水何如嶺上雲野
情常自適人事厭相聞若看陶元亮長動未足勤

三徑頻頻掃知君一片心杯觴聊共樂杖屨每相尋籬
下狗猶在窻前草轉深朝來嵐氣散秋景愛遙岑

寄贈瞿叔猷

十年故舊訪凋殘萬里羈人行路難黃鵠縱饒天地闊
高松偏受雪霜寒別得北海思文舉張伎東山嘆謝安
近事欲言言不得寄書惟有勸加餐

感舊

擬託浮波又自休水窓鸞鏡兒梳頭玉郎偏得瑤華贈
兩漿風輕只載愁

陸儒初喪子與之飲詩以解之

莫爲北溟鵬莫作遼東鶴負天豈不高槍榆亦未惡丁
令歸來時傷心見城郭人生稟天命百年具大略俯短
亦何常哀樂苦纏綿短褐幸自溫榮期老帶索晚食幸
自飽原思只慕藿俯仰天地間但自不愧作君家有童
烏正折良可憫芳蘭盛夏枯嘉果先秋落有情則有悲
襟懷患非廓天殤異恒理衰老應爲樂村醪雖醇醺山

龍吟集

有列羹脍婆娑兩忘機晤語展戲劇咄哉喪明人毋乃
用心錯達人爲我師駐年非大藥狂言倚一杯洗尊且
再酌

寄吳不審次韻

好酒多違俗吟詩怕累禪一身幽谷底求友慰衰年鶴
巾花爲錦龍洲橘勝田照心湖外月洗耳石間泉良觀
期三益玄言論七篇禹功凌浩蕩仙洞在雲烟處世休
嗟若論交共荒然夫椒尋往跡角里仰前賢盛德聯鷗
侶清風望霍眠相望惟百里莫隔釣魚船

兵後經都齊門故人榜園有感

雀亂鴉啼燕不回曲池平後劫成灰雲離巫峽知無定
地失桃源莫再來蔓草江淹何限恨青楓宋玉有餘哀
故人泉下如相念白首全生賴不材

贈穹窿施先生

至行不違俗蕭蕭自合真四鄰惟木石一室絕埃塵
竈藏龍虎丹符役鬼神風吹片雲到鶴背是何人

高陽夫人輓詩

平生讀書處惆悵瑣意虛一室儼猶在魂今何所如雲
光凝彩鳳仙影隱蟾蜍欲定新詩品應同班婕妤

擬見體

柳絮中庭起夕陰杏梁蘭室靜情頻移玉柱調湘瑟
故絕冰絃試蔡琴鴛枕膩露烽火樹鳳釵閒整碎寒金
防風巧樣宜荷令一縷非雲透水沉

叙舊次友人韻

三重阿閣鳳凰巢茸用芳蘭籍用茅椒壁紅泥香自起
畫楣花感錦和包水紋光透珠簾冷山字歌多玉枕拋
方朔自矜來往熟碧桃花下有誰嘲

謝無虛寄茶二首

鏡峰餘集

十

半生兀兀處山任不識虞山有好茶惟有老僧能念我
信來珍重寄春芽

土竈磁瓶活火煎小窻偏愛有茶烟虎丘水惡惠山遠
爲覓西山高道泉

瞿曇谷六十

青箱藏舊業玉枕秘靈篇守道從違俗齋心已是仙
華新甲子時運變桑田家世公族貴何時更復先

題畫

怪石無心真靜者喬松多壽是仙人庭前二友常相伴
不踏紛紛市井塵

東木陳和山

衰殘已逼尚因循學道爲儒總是塵蠶解成絲徒自縛
蛾知慕火不謀身詩書有役非關已山水雖開未合真
爲問吾師成佛後多聞結集付何人

贈金孝章

世運人情一遍新惟君與我是遺民年華好處多佳日
秋氣悲時莫惜神陶令有詩惟悅酒祭期已老不嫌貧
中吳誰作名賢傳丘壑平生不負身

偶遊同治漁

村景蕭蕭六里行小橋流水漲浮萍風聲近晚春猶冷
烟色凝陰日已曛欲過茅茨驚犬吠偶逢蓑笠覺魚腥
相期莫道重陽遠嫩菊初分已放青

鏡峰餘集

十

遊仙詩敘

昔者丁丑冬余從牧翁侍郎北上水陸馳驅四旬幾達抵都而人事紛紜多足悲歎長言不足託於詩歌其以遊仙為目者居十之一嘗笑謂知音曰後世當有論吾世逆吾意者凡今之人非定遠莫我知也逾年而歸定遠出其詩五十篇亦以遊仙為題其體同其志同相去三千里合若符契嗚呼此豈強同也哉大抵詩言志志者心所之也心有所未可直陳則託為虛無惘恍之詞以寄幽憂騷屑之意昔人立義比興其凡若此自古及今未之或改故詩無比興非詩也讀詩者不知此與所存非知詩也余兄弟于此頗自謂得古人意故能以連類比物者區分美刺為微矣微矣昔者鍾氏之評景純也猶其虎豹駭異之句謂為坎壞味懷非列仙之趣夫以景純之才困於公吏坎壞正其以懷而仲偉之

遊仙詩上

淫滑若此其知景純耶其不知耶仲偉且然何有于他人定遠此詩正不必索解于王李鍾譚之徒也夫亦自知之以俟他年之逆志論世者而已壬午仲冬兄舒題于竹葉山居

上黨馮班定遠

百和烟濃繞霧鬟靈收聲動玉珊珊俗人對坐無聊極試遣蒼虬探阿環
問騎白雀把銅黃索明珠綴羽裳輕薄小仙伴不語却迴巖電看扶桑
自鑄雙龍四體輕每聞閑事便生憐曉曉飛盡塵中路萬里風雷一夜行
荷解清詞默解言窮奇六六衛朱軒仙王上計無消息盡日風吹九色帟

明瞳玉貌終桃唇每到山中似有親半夜起來持我別始知原是謫仙人

爭驅步景逐義車愛撫神鳥賞若華酒盡不嫌仰北斗餘杭阿母賣流霞

曾轉仙階又萬年紛紛位業在靈篇永和年代風流客被禁無人與上箋

為問西方太白精雲駕飛飛小鳳嬌雙蛾連髮髮垂腰三枚棗子輕拋與味似金梨向口消

不負生平得得來九天高處華堂開也知此地難常住更酌金漿與一杯

亦界黃書共幾篇張陵得道世人傳不知瓊簡落名字枉向塵中作下仙

遊仙詩上

上

看得青裙拜木公三千侍女似花紅若教誤戀人間樂早个飄零到劫終
曾駕雙虬宴碧城紅韉解處帶餘醺誰偷一隻騎將去眼有芝田不得耕
圓蓋從來不可攀森森虎豹守重關空持禁錄稱高士手把青章費往還
洵氣三山日欲曛蔽空飛散鳳皇翠修蛾不展綠何事懊惱風埃壞結裙
勅與青旄統百靈中宵禮禮對明星三三玉女常增立一一高冠握火鈴
綠葉都來有盡期人間事世更難遲嫌他鬼道有情戀目送飛輅不遺悲
彩鳳飛來錦作身紫鸞相伴永為鄰不辭彈射歸丹穴恐是卿環報我人

通宵數奏向星壇保眾深恩欲報難多謝主非朕自虎
從今不復屬三官
好士燒金亦苦辛全家雞犬盡隨身文章富貴人間事
莫向虛皇道寡人
空詠茅山父老詩陸田五月稼枯時起雷名雨非難事
學得真符又自疑
龍車軋軋九開開太乙元君朝帝回忽接鳳翅當十立
人間輪碾起風雷
愛奕能歌何處來君王真箇是仙才偶然戲語忘形迹
唾面生瘡便不回
採得瓊枝露滿衣洞宮猶自閉瑤扉真妃隔夜宿何處
宿影惟看侍女歸
對侍真王兩玉童銖衣纖薄滌天風一朝俗態難相並
暗配靈妃下碧空

遊仙詩上

王

擬捉庚辛覓本根一爐坎魄與離魂黃金若也中釘用
釘取朱扉作洞門
愁來憤憤欲幾天更保紅顏得幾年自為才高真氣薄
不如依分作頑仙
骨冷神清玉一枝真妃生得好男兒佯佯招拂紅雲立
嫌惡龍腥不肯騎
偶然聽見鳳皇鳴便向花間習小笙揭調轉聲收不得
暗來宮裏問雙成
貪看對弈不歸家誰折當門玉樹花特勅雷公往追取
半空鞭下阿香車
曾將富貴問靈真肺腑栖栖有俗塵大笑相看無別語
明君已合駕鳳輪
積得名香一日焚紫烟開處接祥雲羽衣仙女紛紛下
世上看來是雀羣

餘習猶存愛詠詩誤將真訣作言辭西鄰阿母相饒假
遣下麟洲種紫芝
滿目烟波不計程飲牛津畔遇雙靈嚴仙忽地仰頭嘆
咄咄今宵有客星
億載前頭別玉童絳河回首霧濛濛雲鵬龍惡不中使
狂煞能乘九萬風
如雷終歲見波濤方丈真成幾許高燒得金岸分水豚
共來巖下看靈樞
分掌靈山下紫宮匆匆孰別向花中上元會裏忽相見
無語背人雙頰紅
築得幽居陡絕塵愛伊名岳應星辰長蛇猛獸非時到
合是山神遣試人
夢裏來時有後期三年齋後費精思瑤姬逢着不相識
巖下分明見玉芝

遊仙詩上

四

書邀女伴看桃花三鳥同時滿地震記得明朝是丁卯
青童又合上東華
昔於姑射見神仙吸露乘風幾萬年面似桃花肌似雪
如今欲近更無緣
期會相應不得謙暫時塵觸亦無嫌平明試共窺中坐
一面瓊光啟鳳奩
養道前生共幾塵至今猶是不飛身叩頭搏頰非難事
其奈靈真不盼人
關鳳飛雷踏玉環羣真昨夜宴崑山天門電起東皇笑
却有投壺似世間
玉匣何年瘞大丹至今雲氣冠林端一川鹿迹無人處
雙竹嫵媚掃石壇
杖履相隨不計春蕭蕭已是保仙人一言不合真公意
追却丹符剩舊身

新立曹司隔絲雲瑤窓面面綠紛紜床間君簡題何事
只有茅君九錫文

偶來吳會是閒遊鳥目山中又滯留石似亂雲松似薺
大都風景似瀛洲

紅桂開時試舞腰素娥爭換白鮫綃歸來更按鈞天曲
吹裂真妃碧玉簫

洞中瑤殿滿紅霞珍重仙王賜玉瓜今日再來唯石壁
滿川秋草自開花

遊仙詩上
遊仙詩下

上黨馮班定遠

余自丁丑之歲作遊仙詩五十首家兄序之變華已來
二十餘年奔走乞索不知文字為何物矣舍姪賓伯撰
集拙惡于殘落詩稿中得向時所刻讀之惘然有如昨

遊仙詩下

五

夢因更作此五十章以呈勅先芥季知我者謂我心憂
不知我者謂我何求後世儻有傳者勿以為罪可也

馮班記
龍伯無人鈎餌開黃金雙闕白爛爛燕昭老去秦皇死
可惜蓬萊在脚間

配直長林禁散行飄飄羽帳綬珠纓偶然夢見歌謠處
却是風吹玉樹聲

往來經入一山中冷咽風烟語未通似暗似明留不得
放拖龍尾過遙空

孤宿經塵始下來可知俗態乏仙才黃金跳脫明珠珮
無趣教人却帶回

半夜高臺見日光鳳簫吹徹禮虛皇一奩白雪成胡粉
留與秦宮作曉粧

昨夜分明笑語同太平仙附一尊空慶安年少輕言語

戲同官弄洛公

自緣宿分悟神機猶為無師不得飛昨夜紫宮諸女伴
夢中分與碧霞衣

漢水凌波何處歸昌容新換紫雲衣是誰偷取芝田草
染得朝霞亂放飛

與偶桑田是劫灰窮陽已極不能回玉京山上逍遙客
過盡三灾始下來

青旄絳節百靈從法駕西來指玉峯一道飛烟當筆起
不射妖星射太陽

余月東家憐小郎摩挲寶劍倚人長笑他后羿調弓矢
回首空成一掬灰誰知白骨是仙才

何不丁仙更一來
碧桃開徹正當年誰射長鯨泛海船細核若教栽使得

遊仙詩下

本

世間風雨不相憐

塵中常見已千年未識先生是底前問道華山松下住
不曾言語不曾眠

玉杵天壇接絳霄步虛聲裏夜寥寥神君法駕排空去
落得寒星拂綵旄

竚上雲歸午日深石闌花影對仙公誰傳漢殿闌文字
一局圍碁不得終

萬頃琉璃望若虛珠宮水底是仙居玉妃下聽湘靈瑟
回却青鸞駕鯉魚

玉箱當時在易邊毛簾一失更千年嬌娥自是塵緣少
纔竊神丹便上天

草木無靈只似春往來遊陟仗鸞輪當時記得誰同醉
彈指無端已隔塵

鄉里來來如客冷風吹一身輕回頭九放皆塵土

慚愧茅家作阿兄

歷歷星辰摘紫宮就中階級不相同莫輕白首空山客
會作靈官住斗山

凡骨辛勤望碧虛湯拋聖累事山居役夫却是神仙者
冷笑先生讀道書

鳥道如絲入薜蘿林芝歸去白雲多羽衣騎虎誰相過
認得力賺是阿和

下視曾巒更幾重胎禽雙舞碧桃風石壇杉檜依佛在
記得曾來是夢中

靈文深秘莫輕論空學玄談未合真好笑少年王輔嗣
洞宮長作守門人

終日清聲攪亂松經樓新起第三重清溪千仞生雲氣
石髓如泥養病龍

大藥將成奈却迴真師已化始重來丹難如鳳不將去
遊仙詩下

猶啄常時伏火灰
真符一下別紅塵常愧當年共學人從此更無相見日
惟留龍劍噉山神

日射朝光一海紅沉沉寶閣閑朱宮青禽不肯通凡客
笑語遙聞在半空

錄形有術只心知厄運騰騰與世辭陵谷幾遷真骨在
千年始是却生時

雲埋四極玉平川貝闕珠寒憶水仙却有橋頭雙白雀
冷冷相對說堯年

一從依止向雷平自願真書事寫經丹篆湮訛鄭下手
教人常憶介先生

臺觀荒荒肯惜肥至今汾上白雲飛歲星便是騎龍客
幸負君王獨自歸

微祿縈身未得歸多才較恨學仙遲曾城昨夜因嘉禮

與取紫吟却扇詩

古樹成松坐石平齋時取食役山精忽然聽得空中語
升籍今年又改名

每道蓬萊是我家
紫雲常舞三梁花錦衣霞骨半泥沙醉中歌曲皆仙意
珠自開花玉自苗瑤窻雲影接丹霄霞橋乞得天孫樣

自理金梭織鳳毛
洞府曾來不得留仙人相念許同遊不知神境是何處
惟覺波濤在上頭

賣藥多年有主人市頭年少最相親俗情未盡非仙器
只與丹符治鬼神

鳳喘鸞慵不敢休按行辛苦過炎洲一盞冰雪遙宣賜
赤日沙中更少留

人間一住便依依謫限無多計日歸愛說紫皇歌舞院
遊仙詩下

明珠光透水晶屏
玉洞桃花又爛開等閒相望隔塵埃劉郎也似山中水
一到人間便不回

讀遍靈書事學仙黃金滿竈又成烟市頭却有還丹賣
只要真人不要錢

終夜燒香放雀飛三田真氣微微爽使君來傳語
開盡桃花始合歸

濯錦清流漢影斜遙看片片是朝霞侍兒不改閒心性
偷採新開玉蕊花

深谷遙遙到洞門千年靈藥在松根羣仙昔自曾遊地
便應從箇石上痕

鳥不水明正少年相逢後猶存非烟輕身自解乘鸞
不比麒麟要玉鞭

偶對青萍意氣粗人間萬事已全疎不言五岳幽棲客

半足英神半酒徒
兵訣原來印至言
肉身從此解飛翮
子房斷粒脩何事
餘慶猶能及子孫
昨夜山靈受事歸
驚心劫運好露衣
向平猶恨幸婚嫁
聞道公房帶宅飛

遊仙詩下

遊仙詩下

九

鈍吟老人集外詩

十二月樂辭 朔長吉

正月

勾芒驅暖上霄醉
衝雪排水作新歲
烟濕枯香冉冉苔
嚶嚶反舌驚花睡
楚山雲暮畫屏風
曉粧呵鏡胭脂紅
草芽露淺金車重
赭黃色淡秦樓東

三月

城南淺草金丸落
羽距斑衣鳴角
錦障花鮮羅扇薄
東家笑罷春愁亂
柳花拂面登牆看
斑駁踏踏陸郎來
火浣單衫承枯汗

四月

鯉魚風來涼灑灑
涼棚參差樹高下
綠帶纖鉤猩色花
錦文狼藉吹鴛尾
黛城蘭銷曲房曲
鳳紗紕軟腰如束
南塘田葉未勝果
塘邊嫩粉抽青玉

五月

越葛弱於羅白紵
輕如雪佳人蘭浴罷
嬌絲踏繁節美
陰對高堂磊落桃
初結團圓垂葉庇
芳根當花一點濃
於血

六月

曉霞暮霞光若火
繁星不動雲朵朵
簾花紅汗隱豐肌
輕殺無波便門鎖
重壁連天花百尺
玉梁歌動高雲直
酒濃玉醉日未傾
素纓金瓶弄寒色

閏月

破玉斜紅爭草草
徐娘粉薄愁花老
誰將小月補今年
剩留餘寒波浩浩
道傍青草怨香輪
窮冬欲盡春來早
先鈍吟向有十三
章雜於包山葉祖
仁墓內觀庵已
編入鈍吟集更有
後十三章竄入猷
雪菴集中未錄出
也茲適壯年之作
而未全者真吉光
片羽也已

自題

嘗傍僧家作四隣兩重麗屋著窮身賒來濁酒因留客
寓得新書怕借人漸老心情惟是懶忘機歲月不嫌貧
有時檢點閒生計笑看牀頭虱迹塵

錢夕公追咏昔遊題仲絲和余代其意重成一

章

曾向金閨駐彩舟蒹葭花冷夢悠悠紫莖氣烈香盈把
角枕雲頰綠滿頭玉骨夜寒眠未熟凝魂風曉醒難留
東波宿草生平恨憑仗疏形且減愁

再次韻戲贈顧仲

蕭娘花柳鄂君舟水滿胥江去路悠殘粉雪輕題別恨
錦花紅閣笑纏頭玉曾毀匣誰能惜蘭爲當門更不留
惟有思連知此意夜深閒說使人愁

葉羽題見過期爲洞庭之遊

集外詩

王

天地大文不可舒誰能見之山隱居丹臺秘奧既留子
石洞幽深擬結廬必就孫登開妙響懸知叔夜識靈書
扁舟他日與君去明月灣頭共釣魚

送龍

鄰人分得膠牙錫酒滿瓶罇送爾行不似陰家須富貴
下田無水便堪咈

畫眉

得似春山好春山爾許濃四方雖半額終未及城中

竹雞

受啄山中半夏香嘉名何事帶修篁莫言蓄水飛鳴鶴
解與廉家辟火祥

梅花

桃李妖嬈無品格早梅清冷是仙才何由得入羅浮夢
爲道青禽寄信來

次韻奉和弘覺國師不繫舟四首

宵來短纜繫誰家明日開船天一涯豈羨山中生桂樹
休言到處喚蓮華閒看魚樂心無累時友尊羹味莫加
到處欲行行便去草鞋休恨路途賒
千尺琉璃徹底明閑人到此得娛情世緣消盡浪空急
塵念不與波自平風轉柁迴天一片月寒人醒夜三更
昔賢湧道無踪跡船于於今有姓名
前波後浪不相同細看東流只向東載實也堪稱估客
直釣常自謝漁翁祇知簑笠宜輕雨却笑桅竿怕惡風
泛泛不嫌如水梗雲山無限入胸中
飽吃風波一葉舟蛟龍相遇也如鷗展開生具還應瀾
濕得塵纒不用謀跡有東西常任意心無來去自隨流
剪茅博士都知懶只有孤蓬好葢頭
故人來

集外詩

王

春冷欺人欲起遲經旬陋巷雨如絲可憐屋漏無乾處
著屐相看愧故知

瞿咸吉八十

一番滄海一番新又見明年曆日春祇待丁威還化鶴
也知彭祖讓靈椿休論戶外新來事且闢尊前健在身
相對怕談天寶舊與君多是太平人

偶占

抱得枯琴亦有絃一尊濁酒古籬邊不知醉漢胸中事
猶笑陶潛記歲年

憶舊

只得花前一曲歌半生踪跡恨蹉跎麻姑狡獪王君老
滿眼桑田是海波

客以靈龜相餽爲林宗所沒索之惟得一足
漆指若魚鼈無餘亦可哀主人莫相戲三足始成能

黃鶯歌

展交洗盡著微黃狂勢交加半出牆好似當時題宋玉
不施朱粉污容光

公子行

燭龍御火紅亭亭一天繁星墜廣庭沉香甲煎烟如霧
華筵橫列開銀屏朱盤方丈萬錢直中堂夜燕樓君卿
吹簫驚擊鼙鼓朱裙清歌綠珠舞銀花煜煜火樹紅七
尺珊瑚何足數瑤瑤鳳尾燒殘燭半醉留賓歡未足重
門高敞隔珠簾火浣單衣綠能褪朱樓立影月停午屋
起香街車轆轤曲頭青帘捲輕風粉面墮蓬露積玉紅
羅帶帶結同心夜闌更就胡姬宿

題畫二首

巨壑茫茫見禹功閉尋古迹獨臨風山頭遙看湖中景
七十二峰朝日紅

集外詩

四

相望高峰千丈餘嵐靄雲白昔人居誰知湖底翻無水
常有蛟龍護禹書

絕句

炎風四月起黃埃滿架薔薇一夜開好是杏梁雙海燕
幾翅飛去又飛來

送許蒼閣北行

臨歧把袂暫相同翹首京華在望中冀北應知良馬價
江南且逐布帆風山嵐豹霧文章就水擊鵬雲羽翼通
若憶菱花倦遊客新詩莫忘寄郵筒

遊仙三首

洞府千年更不開玉京人去可曾迴窮陽有數難迴救
一半桑田是劫灰
太乙追尋空玉爪轟轟猛馬驟雷家玉條嚴重須迴避
踏遍山神送與他

曾侍仙王八景興翠旗丹節過方諸湘靈不逐飛鸞散
烟水茫茫獨駕魚

霜葉

青楓變霜色搖落不勝哀洛浦朝霞起秦樓曉日開林
孤一樹迴風急半邊摧塔下休頻掃偏宜點綠苔

雪中即事

郊園凍色雪垂地散雪紛飛壓路塵一石但留佳客醉
十千休訴主人貧當軒更覺風聲苦入夜偏宜月影新
乘興明朝若相訪莫忘偃卧有高人

題顧雲美塔影圖

假得名園近梵宮相輪全碧儼池中岸光欲照還無迹
蜃氣雖奇水語同色像玲瓏迷幻有虛明淡動見真空
詩人最愛臨流處碎碎波紋淡淡風

有感

集外詩

五

處世無機是自傷每來閉處暗思量拳龍關虎猶常事
惟有人心不易防

喜友人見過

暗室生光不自知今朝真個見凝脂魏珠荆玉難親傍
休把形骸擬近伊

老病

老病多無寐披衣恨帶寬雲輕時見月露重夜生寒屈
指通波急回頭行路難殘年能有幾常自百憂損

題畫三首

闌鴨關邊秋到時中庭露冷滿蟬遲海棠熟睡花立
長短纖纖各自宜
步步生花金骨仙曾聞乞火到窓前紙石上輕絲引
草地新開碧玉蓮

仙事

和樂帶酒逐行車晚日山頭樹影斜曾為紅裝帶兩首
閒尋曲笑梅花驚曉夜雨思秋月東置朝雲為曉霞
新有詩情新下筆空頭一首咏繁華

示意

一叢香粉故人紅移住墻西宋玉東家蝶狂蜂無路近
常教開落伴春風

偶感

一林烟嵐曲徑微澗花春浪濕羅衣芳條盡破傍人折
偏自到郎門首歸

寄袁重其母

上君堂奉君觴君家老母賢如霜如君孝子古來少負
米養親不言老斑衣膝下但兒婦高堂問寢離焉早名
人滿眼盡相知謝君遠來請我詞我今年老才力盡善
須恒記南山詩

集外詩

夜燕曲

銅盤紅膩堆香淚夜醉沉沉五侯第百尺珠樓斗柄迴
雞聲酒半東風至簾前露未晞此夜不須歸美人長袂
正留客莫待明朝換舞衣桃李中園猶未發芳庭何處
承羅襪白門一樹濕春烟鴉鴉端坐高枝滑

送畫客遊燕

五色烟霞在筆頭布帆飛騎任淹留人間山水江南好
底事君偏愛北遊

中秋夜飲鄒仙南軒口占

少別嫦娥又一秋今宵還見月當頭勸君莫惜厭厭醉
只是尋常秉燭遊

曉窓

曉窓初日畫檐低七尺青絲拂地齊鏡裏細看雙鬢掠
也應休更說玄妻

甲申閏報兼祭長洲許瑛

赫赫吾聖祖盛業北殷商見典則貽子孫明明
宜辟王太平三百年見則萬重光游字日清晏四口盡
披攘戈鋌一倒載壽域但農桑豈虞大厦故靈仙潛棟
梁拉羅勢欲傾載業不可撐孤星矢偏斜不肯射天狼
太白怒煙煙白雲垂精芒東南困征求西北血湧滂楚
豫擾鋤挺黃巾志助勤崇禎聖天子抱蜀坐明堂御
服躬泥濯殿帷集書囊壞瑟屢更調用賢亦遠遑岳不
降申甫傳說星空明覆水不逐器瀉地隨圓方麒麟局
角定左右吹材狼鴟梟毛崩劣環飛噪鳳凰天地自不
仁倚伏多難詳其工折不周崩墜相填傷長人灼巨龍
仙聖失其鄉東海蟻蝨足不識帝京叩心望北闕
惟見天蒼蒼平生事紛紜素書史胸中藏豈止識仁義兼
亦飽典一治又一亂可以恒度量亮舜稱魏魏策糾

集外詩

自披猖中葉有厄會不待磨數喪或由好犬馬亦間彫
宮騎婉婉女諷盛嗟嗟夫昌有窮縱矢鎬滅德因太
康汾王威宗周哲婦恨舌長虎吻惡外戚燎火光不揚
南風吹沙一龍游渡江當殿聽得倖要君上太行誣
道恣淫後東身隨焦勞十七載此事果何當焚焚
抱孤德庸庸臣隸紀綱百度一廢墜四維弛不張自古興
廢問不問無賢良胡獨俾吾君宿夜獨偃偃書箋欲
問天血肉不飛翔悲來顧四壁冤毒心胸崩叩門誰傳
書啓讀口煩芳許瑛吳宿儒四十未知名聞難不食死
飛魂追吾皇吾聞輩轂下從逆公與卿碧血棄不收
莽服誇輝煌偷生殺若若失脚走賒賒遐遠一布衣忠
志不可諒求仁而得仁茲道已久荒許生魂歸來慎毋
下冥冥吾請從子遊飛神騎日傍九關排虎豹帝前剖
肝腸一奏吾君聖明德未可忘二言冠淫毒赤子遭

殃殃三言亂兵暴平地生瘡瘡在蒲何時滅朔方何當
城昔者大帝醉金冊賜秦與今者豈帝飲授斗酌酒漿
賊星與故樂天夢夢許生定何從吾觀已傍徨荷
能借子遊無所用巫陽屈原阿壁書冷冷酌沅湘酌水
厭茲文願子來斯享

和許貞服贈葉祖仁次韻

項索曾爲宣父師當年少更誰奇英雄惟許劉玄德
今日翻教畏獬兒

美人拜月

風動衫裾拜起迴階前如倦又如疑星星自向團圓語
除却如娥不許知

蠟梅

叢叢依淡日拂拂帶微霜檀桂輕含紫疑宮透著黃
芳僥作佩約淺稱爲裳借問深宮女何如額上粧

集外詩

落花

雨送風飄又一春幾家曾爲牡丹貧年光從古元無主
大道由來本不仁柳絮雪嬌隋苑樹芙蓉紅待雒川神
王孫莫恨穠華去屋裏如花自有入

多事

當年多事入春叢攪攪花枝旋旋風末世人情容易老
只今二十欲成翁

當時

當時雲雨夜中來怯不當風滑避苦今日細思如好夢
酌量寵欲勝陽臺

猛虎行

猛虎穴長林不向大道行一朝骨雙翅頭角起崢嶸
鹿牛羊嫌不食市門白骨從又橫玄豹養文不肯問深
卧南山霧冥冥

長至日文燕

寬列朱盤展酒場嶺梅猶自帶寒香芳醪到手盈樽綠
愛日臨窻一線光世事休言更岸谷斯文且莫感彭殤
頻千觴政非關拙欲假殘杯入醉鄉

題鄧肯堂小像

澹泊無人識隱心閒占古事亦長吟風雲一握隨舒卷
高卧休言便陸沉

示靜山曙谷

苦將山衲惹紅塵懸箔高門處處親猶賴詩山與書谷
有時披草訪閒人

春曉曲

青漆高樓朝日早羅敷夢醒銀屏小珊瑚枕滑壓額雲
樓前柳樹聞啼鳥鴛鴦濕處霜華薄猶怯殘寒掩羅幕
攬帟試起望東南北風無力雲蕭索年年含淚剪春衣

集外詩

九

當爐

莫遣春歸郎不歸馬蹄若到南城路似袍顏色還華髮
此日當爐不姓胡路傍誰是執金吾明珠可買無由得
枉却絲繩繫玉壺

燒香曲

武皇七夕降靈人高焰如山熱降真紫爐勃鬱羽衣下
雙成獨跨黃麒麟騰成星舊向東隣住爐中一笑情相親
吾聞麟洲有藥稱却死仙人短髮僊雙耳未央殿下玉
塔前四兩靈膠獻天子一丸如棗玉爐中瑞氣紛紜克
百里病滿長安一時起

贈栢巖上人

幾年持律住烟霞須髮生霜夏臘加密行祇教神鬼伏
道心不著世緣遮三衣欲破殿廊冷一食過時塔影斜
要得少根離火宅吾師特地示羊車

大和遊王無題一百韻

劍合龍醉匝珠還月在洞才多量計斗笑重價盈千油
壁烟爲慘蘭枕羽作船小屏山匠匠紋錦獸騰騰洞戶
疑探海高臺欲隔天客卑堂下坐腰細掌中憐桃實瑞
池樹靈芝雜水田書選青鳥急波瀾海禽填夕露歡來
重朝散散後解鵲歸雲奕奕燕賀羽翔翱此日金堂下
當年書閣前昔題辭辭壁遺迹沒花曉碧玉瓜初破潘
安璧正聯琴心伴不解棋陣靜爭先咏雪思偏巧懷水
意未傳待來剛隱映擬出履還延緒秋臨風薄羅帶向
曉暮目成波渺渺眉語柳娟娟不省當關阻細悲夾坐
懸轉喉真絳樹插手戲重蓮絳態宜傾國深情抵涪川
塵生憐去轍苦損認歸軒暮雨常厭池迴風自轉旋尋
芳時舊藹逐繁任狂顛小院開魚鑰名花破粉釧追遊
多勝侶行樂及時年渡口橫波急中庭半鏡全凝愁誰

集分詩

繁滯私約更輕狂酒三年醉餘醒五斗獨鳳聲驚翠
竹鴈柱軋香絃蕭軟龍鬚密簾輕玳甲編瑤盤雙玉餉
美食萬金錢柳下應回駕桑門合罷禪窺窺香勝買膏
戶玉過燕誤曲遺頻顧微詞漸滿篇連籌拋似算百罰
飲如泉鳥繞還依樹鱗來未忘筌獨眠方忽忽暗祝包
虔虔下幕吹蘭爐燈檠綺綺小聲聽展齒齒影過纖
纖柳意嬌難結荷心小尚拳現銷花閣路步欵草分阡
帶箱雙轡合環回兩玉圓手携纖若笋肩並削如驚促
坐圍綺綺幽房隔市屋圖形濡彩翰密信寄花牋啼恨
朱冠早言慚綠鳥娘飛鴻風綽約舞鶴雪隔蹊賦理粧
華薄柔姿舉止妍臂瘦拋拋玉馬釵朵重金蟬犀點當心
透鴛情入骨鑄薄歡寧遙恰消病未教痊登登錦宵眼重
輕羅曉色穿氤氳薰籠畔點點繡床邊細汗時沾被
情合珮弦沉憂孤脉脉善謔兩便便眼重寬衫變醒時

塵髻偏交歡真有數分合豈無緣醉客成交清神仙戲
拍肩有懷恒怨爾爾無事却嬌然擊石何醉碎燒金豈改
堅蟻乾終作淚絲盡未成綿制袖空憐蕭飛九湯逐燭
桂高非易斫難窮豈堪纏匣扇方捐素求珠未得玄生
離常咽切死誓笑貞貞專病熱憑誰慰傷心祇獨前迷魂
隨舞蛇淚血憶啼鵲鵲愛輕投李餘芬尚被全承莊戲
被謫小玉竟成烟虹壁偏遺點鸞刀湯汚擅年華與逝
矣風雨但凄焉山沒麓逢灼橋危柱枉鞭素心勞獨夢
新句咏孤眠真手何當識神書不易甄病懷侵玉貌愁
歎誰覺咽咽閑留檀點空房委敗瓊路窮奈客棹舟謝
越人牽絲素惟悲染青明只取燃素練良可辨啼笑更
難權獻猷猷遊江浦乘車駐嶺嶺新知携祭枕昔貌識紅
鉛銀嶺偏驚驚駕翔禽擁轂介雁孤三載恨鴿去一朝還
來往朝雲起存以夜壑還藥偷歸月宿桂過犯星羅覆

集分詩

骨輕如故疑脂色詎驚潤松常舊詩河草刷羊羊自愛
水壺瑩方知玉玦指笑歌宵難還塵土曉駢闐香重矜
苟美形侵邵仲宜酒痕炙不浣淚點定教滿樺燭燒高
焰杯觴泛細漣聚身蒙粉錦才語極朱研解轉心慚石
多瑕每愧瑣瑣暗遊羞再問戲伴錯相牽珠履充華屋金
溝關錦繡對人虛笑祭向壁幾潸潸賦格譏元亮風人
憶惠連撫髮多愧抑非是爲懷仙

先範吟爲道王所戲謂公定不耐此長篇因援筆而
書頃刻立就文不加點粉先謂未經鍾鍊第節取數
韻梓於前集然公之思如泉湧麗藻奪目豈少年輩
所能望其涯涘謹全錄焉

題鄒仙紅梅閣

東風香發口微暄小閣春生似晏園作得南朝徐庾賦
休於雪骨與冰魂

冬嶺秀孤松

嶺樹巖風裏孤松色最偏
露根寒抱石獨影晚生烟
水溜龍身折霜封翠鬣
解桂枝慚僝僽羣芳過濃
滋嵐氣悲吟和瀑泉春花
雖未茂巖畔似神仙

柳絮

吐雲飛漠漠弄雪舞僊僊
長日百花盡塘邊綠莎沾
泥應自分入水又如何
誰見舊毛下悲吟庾信歌

題青浮小照

長松蕭蕭石齒齒下有詩人
乃是丁卯橋邊子箕踞科
頭衣冠散屣桂海注蟲魚
湘江寓蘭芷斯人斯人能
如此世上綺紈皆欲死

咏史

茂陵多病憤空居誰使辛勤
更著書滌器竊妻兼賣賦
何人解道慕相如

集外詩

主

夜同武伯宿三峰禪寮

塵中春已過寺僻尚餘寒
病覺四肢倦衰同百卉殘
禪心慚我亂法味賴君餐
憂裏鐘動浮生得暫安

垂柳

垂柳蕭蕭又幾春一回風起
一回塵皆言舊屋勝新屋
不覺居人換昔人

次韻和錢求赤卧病書懷

天傾西北地東虧倚伏紛紛
不用悲怒虎不能慚好弟
麒麟應合賞佳兒可憐身
事隨年到自是清羸與病期
白髮蕭蕭吾已老欲將未
契托新知

寄鑒上人

有言言處即無言一句超凡
不易論指畫空中難覓迹
杖敲波土豈留痕也知彌
吼非常語權說羊車爲下
根末法漸衰公不憚西來
一線在兒孫

犀簪和戴仲

玲瓏八寸黃金色倒插斜纏
一握絲何處仙郎最相憶
睡濃拋向枕函時

夢願仲同飲

何處山頭夢裏逢太平仙
酌一尊空慶安年少輕言語
笑對同遊弄洛公

題畫

柳花飛盡綠陰肥雨到濃雲
濕不飛村酒正香不屋小
漁翁閒却釣魚磯

贈董雙成

且未雙全藝聰明自絕群
清醲洗馬放誕中文君玉
憂歌喉轉花開酒色醺纖
腰與長袖何處更爲雲

採蓮

薰風物色到池塘競榜輕舟
逐晚涼一朶波中紅徹底

碧琉璃內見新粧

和友人無題

依約桃源怯問津深沉魚鑰
鎖重門暗隨柳絮歸來路
點點飛鴉日又昏

偶題

官道當流水高樓見遠山
飛烟籠作紫斜日照來殷

冬杪有感

檢完曆尾見新春冰雪紛紛
尚隔旬千里江南好烟水
明年管領是何人

水仙二首

一種無塵染清芬似蕙蘭
芳心金冉冉素質玉湯湯
水雪姑山客霓裳絳闥官
移來文砌下月影滿闌干
素艷霜中發仙姿比洛神
幽蘭含不語羅襪步嫌塵
色淡同開晚香清亦避春
何如栽九畹芳草若堪隣

無題

縷縷意紗纖月華此中曾植最繁枝已憐幽弱無人忌
更得房深斷客譚細剪素羅縈拂舞羅長線學琵琶
當時不解隨情綽到得如今近亦退

早春偶題

膩粉妖香一番新庭前暎暎見精神
紅白紛張盡屬春醉露東家驚點笑倚風
王孫莫惜頻頻賞須怕吹來散作塵

憶公友張子和

與君相識未盈年蘭似芬芳金似堅
薰籠幾共一爐烟春風開處恒忘食
落魄只今非昔比何人相慰淅淅然

嚴慈明六十

卜隣年少日陵谷太忽忽酒德宜三雅
高名敵八龍素

集外詩

秋君勁草歲暮挺寒松白盡安仁髮相歡社醺濃

次韻題嘯歌閣

前賢遺宅近何如樹有巢禽水有魚
披草尚有彭澤徑
誅茅還似楚臣居一丘無恙時空改五畝常留迹未踈
極目江楓半處離驢讀盡意難舒

次韻和明節舍弟夢中得句

夢中鶴鹿自相逢似入仙家第幾峰
縱有杖藜歸去路
難尋蠟屐却遊踪眼前觸石生雲氣耳畔驚濤沸古松
役盡吟魂佳句在醒來不覺已晨鐘

無題二首

傳粉施朱盡合宜玉臺鏡見花枝若教號國夫人在
應笑當時只掃眉
玉殿寒生桂影微廣庭端稱素霓衣四更燈火門前散
道是明皇月裏歸

月桂楊妃山茶雪中盛開大明節韻

一天風雪正交加庭下雙葩忽吐芽
楊妃曾比牡丹花
莫愛溪邊桃與李東君消息到來賒

觀劇口號寄李府公

是非一變不堪論優戲臨場却是真
他日青編今日恨
前番白骨後番塵
錦嶺春遊四首

錦嶺春遊四首

殘寒欲去雨濛濛花信相催次第風
嚴嚴相祠前芳草路
隔牆偏認一枝紅
行到平湖綠水邊一行楊柳翠新烟
薄粉紅繁絲船

幾日黃鸝喚早眠朱門關鎖出神仙
香車轍盡青青色

集外詩

正是新晴柳絮天

早是同頭見晚霞君今未醉莫還家
少年努力尋春去
不見枝頭已落花

九日寄鄒仙

菊信朝來晚東籬少落英登山嫌日短
秉燭喜秋清未
說延年事猶歡九日名新詩題歲月相與愧淵明

贈戴之師

三衣不識陌頭塵日午生臺鳥雀馴
最得禪餘詩句好
有時披草訪閒人

昂公以夢中照鏡偶見示漫贈

四大都知渾是幻錯將皮肉別妍媸
夢中更覓青銅影
面目依稀似阿誰

石田翁有謝孫世節黎杖詩今春孝維以黎杖
為惠有古人風願沈先生難繼耳步韻謝之

強壯更世變俄然已扶杖古人去我久時運如反掌孝
維西川孫雅誼今無兩遂感石田詩贈黎悲我長緩步
代車馬流憩隨心往

贈許青浮移居

移家不用檣頭船一桁青林過朝川愛客儘餘書酒券
看幾餘得書又錢讀騷重過庚寅歲編卷從標甲子年
他日此中應拔宅遠遊玉斧總成仙

某禪者有歸宗之相戲之

不論酒肆與淫坊到處都爲選佛場寄語相師高著眼
如來不作轉輪王

錢觀察故宅有二石獸郡吏移之於公署有爲

石獅行者余自鼎革以來嘗遜言避事不勝

其悲勉慰子慕以一律

雀羅張處兩後貌邪許聲聲一旦移晏宅空餘隣舊在

集外詩

本

于門奈值廢典時銅駝此日猶荆棘翁仲當年合淚垂
四世五王曾納土憑君強飯莫言悲

梁溪二泉亭四首

構得新亭向水邊九龍山影澈秋烟中冷惟得江波濁
此是人間第一泉

五柳依依滿縣春銅章墨綬有高人不知香冽還宜酒
留與陶家洗葛巾

琉璃一片照心明沙石稜稜徹底清但向山間了公事
便應勝却冷泉亭

廉吏當年有隱之水清無改此心知此泉却稱爽齊飲
不美貪泉四句詩

蘭次高陽夫人韻

幽谷生佳卉無人爲發揚終須因彩鳳啣取一枝香懷
夢憐方朔同心贈謝娘如何楚臣佩猗猗大如芬芳

鵲

碧樹一聲曉文啾及曉光高冠紅玉聲采羽錦花長養
德知無敵先鳴久擅場九雛如鳳鳥飲食自相將

鳳

阿閣梧棲穩華池竹實饒搏風白丹穴蔽日下青霄振
羽迴如舞長鳴轉若簫台階如稷契雅樂佇聞韶

鶴

昂藏千里翼鳴和引胎仙玉葉霜水淨靈桃日頂鮮九
皐聞警露一舉見翀天縹緲當時事笙簧入紫烟

有贈

弓裘冠蓋有光輝才器如君一世稀綵筆題魚腹字
歌梁塵拂鳳毛衣筵中花影金尊滿陌上風香玉勒歸
養就垂天看海運他年應待九霄飛

頌邑令于公

集外詩

本

虞山高萬幾里于公哺人如赤子吏不呼門百姓喜齊
女當年望齊處四顧簇簇炊烟起黃頭孺兒白首翁熙
熙無事歌田中稻苗油油桑重重滿眼花枝春色融漢
于公今于公千秋相望仁惠同高門積慶方無窮天子
何時相循吏當令四海生春風

題書鶴圖代賀某相公

普天敷惠化九譯貢嘉祥調鼎賢臣壽披圖聖運昌蜀
鷄當祀典楚鳳變文章鶴鶴依靈圖朝飛愛玉光

和顏仲題柏木界尺

祗持密石磨貞柏不琢荆山不鑄金一尺分明何所似
擬將堅直比君心

壽某翁七十

岳降當佳日延年采落英舊交來鄭驛世業在藉經已
自成遺老何曾畏後生尊前欣健在會待泰階平

贈素雲與前作不同

梅前菊後正無花冬夜沉沉玉漏餘巫女莫言雲是夢
洛神應道日昇霞蜀琴調促朱絃怨湘瑟人歸燭影斜
一曲休嫌良會少春風常自滿天涯

賀某官六十生日有序

讀謝舉羽之書歎唐莊之事至于上帝感之行其寵嗣
錫以家室天道神明於忠臣何如哉獨惟當時文士長
歌短篇照耀編簡如我今日非無其人也何其文章之
寂寞歟如某官某公擢方張之鋒飛文上請使春陵佳
氣粉榆舊里不被戎馬蹂躪之苦視唐君所爲就難易
哉噫神理不爽則我公之福祿殆未有艾也公今年六
十將稱觴因爲歌以壽以繼舉羽之篇
嘉禾瑞光日彤彤積善餘慶百祥鍾榮榮大才蓋世翁
平生萬卷堆心胸一條壯氣盤長虹研丹破石懷赤忠

集外詩

會持箋書犯軍鋒至誠所感無不通濠酒不見戎馬蹤
歸來闔口不言功把筆著書傳無窮芝蘭玉樹羅庭中
高門車馬來憧憧昊天福善惟至公豈得無壽如喬松
翼鬚鬚雙頰紅今年甲子方一終壽筵談笑何從容
蓬萊海屋玉闕崇巨麓舞戴靈峰仙桃磊落玉酒濃
列仙之儒東海東青禽習習陵長風黃鶴送酒舞仙僮
上君萬壽福祿豐

訓友人韻

不得娉婷進步難每逢知己但長歎窮如海鳥愁過魯
冷似蝦蟆怕屬官破甕轉頭成蝶夢直釣多事守魚難
半生筆硯漸朱紫渾是朝饑待一餐

贈蘇子九

好事兼多學神襟不可量白虹占寶氣赤土發星芒處
世才方急前途日正長不嫌霜鬢客未契在文章

蠟梅

蠟透香凝朵朵新梅前菊後見精神不調傳說和羹鼎
自報周王建子春午夢未成香更烈小窗叢發影偏親
當心一點真堪惜似把濃情注絳唇

雨春

百事無聊望眼迷輕寒長日鎮安妥高樓窗鎖空垂幕
金埤塵凝尚困泥滋養荆榛克人道摧殘桃李泣芳蹊
陽烏無力扶桑冷辛苦花紅日曉啼

初冬文謙

誰許衰殘預品流彩箋佳句苦難酬山街愛日疑寒色
籬發黃花帶晚秋金谷已傳潘岳序竹林還共阮咸遊
晴窗佳興與會年來戶小非時昔欲醉相慰莫下簾

元旦

衙門乍啓景光新遙聽軟聲在四隣犯曉一尊藍尾酒
集外詩

開年五十白頭人彩牋佳句心猶在陌上狂遊事已陳
更傍芳樽負暄坐蕭蕭紅日愧長貧

代頌直指某公

良農秉耒耕除秀滋嘉穀金風野草盡亭亭獨貞木聖
朝慎熙陽光如太陽燭江漢統荆楚民輕因上沃中意
有君子皎皎霜威肅置身脂膏地冰蘗常無欲佞就屈
軼指邪同辨牙觸烏雀徒囑咐敢拒鷹鷂逐二南有古
風歌謠起方俗祝公履槐鼎愷悌膺百祿四海滿蒼黔
共蔭千間屋

柳枝詞二首

半拂高樓半拂塵千條輕露月中新斑斑飛去行人絕
腸斷空閨不睡人
草長蜂飛發暖天後園人散罷秋千絲絲池上渾無力
一隻金鷗到地懸

代贈某贊府

蟠根遊刃未為難疲俗爭歌贊政寬秋稼千箱應自樂
冬衣五袴不知寒賜音載好終民化大足生光北室安
擬詠如川祝仁壽酒涓琴水有清潤

於友人齋中見唐文粹是友人題贊慨然有作
神清衛玠若為倚曾駕牛車入市遊夢裏幾年迷玉貌
窻前今日見銀鈞都家新樣偏過與唐代遺文舊投警
末契托君若早逝平生心抱漫悠悠

次韻和夕公題體

新綠厄重學清齋蕭索空房僻悶懷已作長捐悲鳳扇
不曾雙宿愧鸞釵漢珠拋去難同月楚珮楚時不及柴
何似新年花勝上宜春還咏小金牌

永微為樓上人作所笑

齋齒休吟笑態新襟前猶是畫梁塵平原當日渾閒事

集外詩

圭

爭似和身乞與人

友人三十初度二首

驚歌鳳舞列仙家香咽雲屏夜漏賒佳句欲成人半醉
須傾北斗酌流霞

任道麻姑海似田金尊酌酒祝華顛歌筵文譏從今去
且得人間七十年

代詩錢母

繁星欽影雲葉餅金波不定玉鏡圓西河真人撼桂樹
紛紛芳實墮遙天北堂慈容似西姥丹顏金骨首確然
蘭香玉立兩庭樹彭城自昔多名賢天目山高著水遠
君家世蔭由彭蠡餘杭油囊進玉屑綵衣雙舞歡膝前
靈桃有子大椿老不知今日當何年燒金度世雖虛說
鴻範五福常無偏貞心懿德照九族豈得無壽如神仙
吾家中外有名族喬松蘿附誇姻聯捧觴此日拜眉壽

為母明誦南山篇麻姑萬歲猶稱少眼看幾度變桑田

戲補元微之和樂天代書百韻有小序

余讀長慶集愛其大韻酬答元集苦樂天代書詩惟得
廿五韻自後盡逸求之不得耶補其文頗效元語與少
年兄弟為戲近日學余為詩者頗譏余多二韻詩以為
不能大篇今此誠未得與元並驅視少年所為當庶幾
也

云云籌煩巡更數今促醉來遺急雨催狂點傾河注漏
危燭紅花燈燭月冷夜遲遲新客分車逐妖姬借馬騎
醉釵從臂掛酒秋任欹垂衡席頻頻號寶遮逃道塞岐飲
徒難隔濁茶具漫追隨每恨嚴更促常將小戶推幸無
妨士行豈解重官資
愛日狂態惜非時羽翼須鵬擊文章亦豹窺何辭長感
感祇自日孜孜拭土光埋劍開囊處露鋒前飛堪破葉

集外詩

圭

鈞直漫依抵析理摘精論批鱗尚切詞裁綸方合軌覆
寶乍成基自許三冬足何曾十上疲先鳴初被羽一戰
已舉旗冕董難偏對公孫冠等衰衰龍爭注挹鵲鸞爵
離披致命供驅策傾身受繫縶聯飛方共翼散足倏分
馳漢殿通金籍秦官立玉墀鈞陳龍匿匣班列雁參差
簪筆當螭首披旒見日姿天儀疑肅穆袞服曜葳蕤
衛森霜雪鷄人倡嚶嚶鞠躬當要職直道作男兒指佞
寧持祿推奸敢顧私祇知驅鳥雀不暇問狐狸槐棘應
無援椒蘭自見欺微才甘重謫時政欺無毗從古皆遭
此非余獨遇茲尚能矜道在未解悔言危履尾誠蒙險
騰詞莫抵噉良金燒易錄白璧剖還疑直木宜先伐孤
松冷受萎洛東歸未幾南海勢難支玄髮困愁改豐肌
受瘴瘕辛酸隨木梗憔悴泣江離魏闕魂常繞朋僚恨
久辭倚懷真去魯事意比居夷感地青雲路呵天畫筆

祠無心邀鄭珮有淚進竿碑埋沒三閭迹荒涼七澤淵
江烟昏樹木水鳥宿城墀遠望宵悽切鄉思旦湧滿果
盤皆橘柚漁戶仰鵲鳴岐首多潛穴偏蹄怕決籬蒼荷
成楚製飲露待朝炊蛙蟄差投足耐枯自曝暑上難寧
可信賦鵬湯經思慕苦應難習藻寒自欲吹濕多恒足
腫瘡苦漸腹藏海錯時調鼎官酷慣製醢招魂悲宋玉
操樂乏鍾儀撫樹才慚標窺園智謝葵食思河鯉美衣
惜洛塵細數肋非江鼈剝腸畏海龜卜居尋鄭尹愁病
竟虛歸吾道應窮矣君心豈憶斯舊恩同日岐良信杜
天涯坐卧克懷袖悲歡隔履基環奇連寶玉芬馥勝蘭
芝感昔尋歡洽傷今念別離奈商喻遠遠日月感傾虧
業被青蠅玷何勞駟馬追蘭情知木改玉色任伊梨雨
露誠非與冰霜欲似誰芳英餐菊蓋山鬼駕辛夷引分
甘低首灰心罷朵願自然遷客苦不爲長年悲籠鳥方

集卷

五

雲離縹緲自恨傷前途殊未極日暮欲何之
今所行本元氏長慶集和樂天代書百韻俱缺二十
五韻以下先鈍吟戲爲足成之後得東欄歲末刻本
已完好無遺矣然以先鈍吟之作較之元相原作真
若紀昌飛衛之不相下不忍廢置敬存錄之

牡丹賦

有唐第六帝受命御極時和政清四海昇平天子暇豫
侍女八千楊妃獨絕號爲傾城乃以暮春之月立命五
王從諸媛宴於沈香之亭于時也百卉具肥牡丹晚出
而獨擅佳名煥然秀發灑灑盈盈乃命詞臣而賦之李
翰林者太白之精也抽毫捧牘而進曰沾洗之月前芽
畢適桃蹊李蹊春已暮柳青再青分桑童童融融瑞日習
習惠風蘭鴨關兮玉列翡翠箔兮雲重連霞綺發乎
其中神女之雲美人之虹奇姿橫出變態無窮悵然若

思凝然若疑達然若笑泣然如啼橫陳兮脉脉立望兮
遲遲長短不定穠纖自宜粉融宵汗朱含曉姿昔者漢
殿七夕阿母降於武皇爵爵乎百和之烟燦燦兮九枝
之光采兮若英神女侍傍或乘麒麟或騎鳳凰神光離
合天容煌煌雙成飛瓊之倫點色殊桃視此之烘然齊
發曾不足以相方也草蘿之女教於土城既而入貢吳
庭嬌歌鳳轉詭舞鸞驚王登姑蘇之臺以見之臨玉檻
俯彫甍遽延不進明珠之珮解然作聲蒙以白苧羅縠
今如烟之輕自下望之若神仙之降於太清若擬於杜
丹則西施鄭旦枉得佳名也若夫仙掌未晡濃露如霰
紅苞乍啓胭脂呈見玉盤鮮膚官凝粉而嫩日射之根
然色變有似那夫人淡服不粧流目微眇遲迴雅步前
升廣殿尹姬愕焉失色自痛不如流涕妬美衆品雜出
灼榮華茸輕黃淡白淺碧深紅譬之文君之錦巧奪天

集卷

工千花萬葉翠間朱叢濯之爛然映江波之溶溶纖身
微倦臉際丹融天之色不得舍牡丹而言芙蓉也重
樓曲廡珠簾繡幕有情而無言當關兮綽約則如麗華
登於三閣光采盈眸立常珠箔亦有羣葩未吐一朵先
秀皎然孤山正當文苑又有明妃含情歛袖自請和戎
光勅左右惟牡丹之豔絕羣芳莫比太白含豪搗稱沈
思未已貴妃捧硯傾之而色喜俄而輕颺襲裾芬香郁
然而起翰林乃解曰燕趙之妹鄭衛之美其粉白黛綠
蓋無足紀今天人在御此花其可以相擬也乃爲牡丹
之詩詠黃翻綽案聲而歌之曰奇葩絕地絕塵天使殷芳
春蓮花何足數巧藥枉爲隣南國北方誰得似惟有當
今絕世人又曰國色承天寵名花出雒陽從今休數忘
憂草萬歲千秋樂未央
鈍吟老人集外詩

鈍吟樂府自序

余嘗侍於長者語大論及樂府見誨曰曲子以聲為主其辭不離本色場上之曲與科介相應優兒傳粉墨而歌之欲得俚童野老哭扑不禁斯為能事若三人不解則工而無所施矣套數之體當使西園公子南園佳人坐綺筵而聽之荷雜以鄙詞恐辱我象板鸞簫也小令務在調笑陶寫施於斜行小字噪唱受聲但得俊語相參收拾出眾便為佳手斯言邈然寂無知者余亦貧病無暇於此二十年前曾為贈同學貴人北詞一套為內友袁君從所賞酒次喜道其辭曰這然你離閣口暖春風貴忘盡我共被秋眠夜雨寒俄而君從玉折遣書散落余之所製亦同雲烟嗣後玉生特喜宮商之文此君一時潘翰雅善于余每有題贈輒隨事和之頗多規切不幸中於飛榜園戶之中遺余書曰掃眉才子忽為塵

集

燕故人何當坐公小樓畫棟之下唱渠繁花一雨消與公緣窓風曉使阿鳳遊魂聽之耶其情致如此鍾期已矣破琴之悲情何可極雖形氣宛存神爽都盡哀哉哀哉小年兄弟近日頗有存錄余文者錄成一編聊以遺之遂書前事以為首序投筆慟哭如何如何余馮姓名班玉生嘗拆余名呼為雙玉生今亦以自命云崇禎十六年季冬日書

集賢賓

一樹芙蓉臨晚水碧波中蕩漾紅菱繡戶佳人誰得覩向湖山盈盈斜倚影來池底似漢渚弄珠雙美間比擬笑大赤東家處子右題畫美人扇

又

秋來向晚雲縹緲碧空中誰畫眉梢一招裁痕光料峭看嫦娥羅羅輕巧人間夜杳似我恨團圓時少丹桂早

望不出玄霜誰搗右新片

玉抱肚

粉痕沾被脈香濃教人暗疑嬌多才宋玉東隣是青來與伊同睡芳心遙想透靈犀一點幽香若個知右新片

又

新詩較可愛佳人雲窩玉梭逗風流暗句包籠不圓且許人酬和陽春一曲奈君何背地風情積漸多右新片

又

感伊知重對蘭缸花溫玉鬆淺金尊欲語還休半含羞絳波偷送不堪人散畫堂中却望團圓怨曉風

又

花心輕揉似全非當時鳳倚正含思半晌驚疑自忙中一聲斷轉難禁小鹿撞心頭人去桃源不可留

又

外集

春來消瘦瑣窺人誰經暗偷偶然間一句參差被他家巧言厮逗疑看窻外不回頭斜倚胡床半日羞

山坡羊贈別

窻外月光斜照枕上驚驚雙笑無端恰是鴛兒叫偷眼照殘粧兀未消圓身再把纖腰抱細汗沾軀別樣嬌魂勞待饒人又怎饒心搖欲拋伊却怎拋

兒羅袍

恁是寒冬天道怎宵來一晌便換了明朝是歡娛容易過良宵怕來宵又是愁難曉玉容半面驚交鳳交金闥一步山遙水遙幾時得天台再放劉郎到

解三醒犯八聲甘州

一任的別多會少也曾經雁沈魚杳怎當他玉樣斜睨胸前算分手處還嬌饒未睂覩人花縹緲雲鬢蓬鬆落翠翅多嬌一般般印在心苗

玉抱肚

情懷顛倒這其間教人怎熬喜花兒搵透綉綃猛可地
腕前輕掉羞生雙臉暈紅潮伴倚薰籠整繡袍

掉角兒序犯望吾鄉

肯分的花殘玉銷幾年裏盼約明邀到而今親承這遭
美恩情儘不虛置沒福招姻嫁巧恩意饒流年是花
星耀同歡樂似漆膠再有誰知道

尾聲

寵愛深心情好此兒得空莫辭勞免得裏面似火燒

外集

表

鈍吟老人文稿

上黨馮班定遠

少時學作文受教於前輩云一句半紙不可作鄙語久
之成熟下筆便工由是與人書札必假僕使可諷誦如
是數年行之時俗屢遇呵斥或釀嘲謔遂改舊作并前
所為不復存錄近來少年更以此為務向來相呵者老
退不復在人世班已久廢文語下筆錯雜無以獻酬時
論古今其語有可留者錄之如左文不盡言也馮班白
序

古今樂府論

古詩皆樂也文士為之辭曰詩樂工協之於鍾呂為樂
自後世文士或不閑樂律言志之文乃有不可施於樂
者故詩與樂畫境文士所造樂府如陳思王陸士衡於
時謂之乖調劉彥和以為無謂伶人故事謝靈運則見

鈍吟文集

文人樂府亦有不諧鍾呂直自為詩者矣樂府題目有
可以賦咏者文士為之詞如鏡歌諸篇是矣樂府之詞
有詞體可愛文士擬之如東飛伯勞相違行青青河畔
草之類皆樂府之別支也七言創於漢代魏文帝有燕
歌行古詩有東飛伯勞至梁末而七言盛於時詩賦多
有七言或有雜五七言者唐人歌行之祖也聲成文謂
之歌曰行者字不可解見於宋書樂志所載魏晉樂府
蓋始於漢人也至唐有七言長歌不用樂題直自作七
言亦謂之歌行故文苑英華歌行與樂府又分兩類今
人歌行題曰古風不知始於何時唐人殊不然故宋人
有七言無古詩之論予按齊梁已前七言古詩有東飛
伯勞盧家少婦二篇不知其人代故題曰古詩也或以
為梁武蓋誤也如唐初盧賈諸篇有聲病者自是齊梁
體若李杜歌行不用聲病者自是古調如沈佺期盧家

少婦今人以爲律詩唐樂府亦用律詩唐人李義山有轉韻律詩自樂天杜牧之集中所載律詩多與今人不同瀛奎律譜有仄韻律詩嚴滄浪云有古律詩則古律之分今人亦不能全別矣才調集卷前題云古律雜歌詩一百首古者五言古也律者五七言律也雜者雜體也歌者歌行也此是五代時書故所題如此最得之今亦鮮知者矣大略歌行出於樂府曰行者猶仍樂府之名也杜子美作新題樂府此是樂府之變蓋漢人歌謠後樂工采以入樂府其詞多歌當時事如王留田霍家奴羅敷行之類是也子美自唐時事以俟來詩者異於古人而深得古人之理元白以後此體紛紛而作總而言之製詩以協於樂一也宋詩入樂二也古有此曲倚其聲爲詩三也自製新曲四也擬古五也詠古題六也并杜陵之新題樂府七也古樂府無出此七者矣唐

樂府文新

宋有長短句宋有詞金有北曲元有南曲今則有北人之小曲南人之吳歌皆樂府之餘也樂府本易知如李西涯鍾伯敬輩都不解請具言之李太白之歌行祖述騷雅下迄梁陳七言無所不包奇中又奇而字字有本諷刺沈切自古未有也後之擬古樂府如是焉可已近代李于鱗取晉宋齊隋樂志所載章截而句摘之生吞活剝曰擬樂府至於宗子相之樂府全不可通今松江陳子龍輩效之使人讀之笑來王司寇危言論歌行云有奇語奪人魄者直以爲歌行而不言此卽是擬古樂府夫樂府本詞多平典晉魏宋齊樂府取奏多聲牙不可通蓋樂人采詩合樂不合工商者增損其文或有聲無文聲詞混填至有不可通者皆樂工所爲非本詩如此也漢代歌謠承離騷之後故多奇語魏武文體悲涼慷慨與詩人不同然史志所稱自有平美者其體亦不

一如班婕妤團扇樂府也青青河畔草樂府也文選注引古詩多云枚乘樂府則十九首亦樂府也伯敬承于鱗之後遂謂奇詭聲牙者爲樂府平美者爲詩其詩至云某篇某句似樂府樂府某篇某句似詩謬之極矣樂府之名本於漢至三百篇用之邠人用之邦國樂之大者正以郊祀爲本伯敬乃曰樂府之有郊祀猶詩之有應制何耶又李西涯作詩三卷次第咏古自謂樂府此文既不諧於金石則非樂也又不取古題則不應附於樂府也又不咏時事如漢人歌謠及杜陵新題樂府直是有韻史論自可題曰史論或曰咏史詩則可矣不應曰樂府也詩之爲文一出一人有切言者有微言者輕重無準惟在達其志耳故孟子曰不以文害詞不以詞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西涯之詞引絕切顯議論太重文無比與非詩之體也乃其敘語譏太白用古題

樂府文新

謬矣西涯筆端高其集中詩多可觀惜哉無是可也古書叙樂府惟宋書最詳整其次則隋書及南齊書晉書樂志皆不如也郭茂倩樂府詩集爲詩而作刪諸家樂志作序甚明而無遺誤作歌行樂府者不可不讀左克明樂府只取堪作詩料者可使童蒙學詩者讀之楊鉞老作樂府其源出於二李杜陵有古題者有新題者其文字自是銖體頗傷於雅然篤而論之自是近代高手太白之後亦是一家在作者擇之今太常樂府其文用詩黃心甫作扶輪集序云今不用詩非也余尚及聞前輩有歌絕句者三十年來亦絕矣宋人長短句今亦不能歌然嘉靖中善胡琴者猶能彈宋詞至於今則元人北詞亦不知矣而詞亦漸失本調矣樂其亡乎詩之不合於古人余能正之也樂之亡如之何哉

廿一史論

仲尼之後五百歲而太史公創史記班固孟堅繼之撰得二書千載史法之祖也雖有能者無以加矣歐陽文忠作五代史上法史公筆削之旨則頗留意於春秋褒貶世論歸美以爲過於古人今但知此三史則古今得失不待深辨而明矣執事問二十一史之詳略得失敢以所見直對班史之論遷曰言秦漢詳矣至采經摭傳分散數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抵牾據孟堅之言則三代已上史記未善者正以略也其劉向揚雄其善序事理有良史之材者正謂詳於秦漢處也范蔚宗論史漢云遷文直而事覈固文賾而事詳固之敘事瞻而不穢詳而有體使讀者疑而不厭范之美班亦以其能詳也自愚論之史公抵牾疏略蓋有之矣由貫穿者博思有未周白璧之瑕也然班誠亦有未盡史公之略甚爲妙識後人皆不知也何以言之史公信書而不信事諸家

鍾學文稿

甲

雜說非無佳事似若有可信者然生於後代欲上追數千年以來之事一一定其虛實而詳之雖聖人其難諸故止據尚書左傳國語采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數書而已至孫武穰苴荷蒞之類或直取其書論之蔚宗稱其事幾有見於此已故贊五帝云百家言黃帝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傳伯夷則曰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而不信由光張騫傳則不信由本紀言崑崙太公世家既無據多叙諸說異同乃曰要之爲文武師近如鄭生之事微有不同則兩叙之又太公世家兼取今文泰誓趙世家則敘下宮之難程嬰公孫杵臼之事雖可疑者亦有不盡棄也其去取筆削用心審矣惟夏本紀不叙羿莽少康則似乎脫略然此事直見於子胥之言纔數語耳他如天問所論蓋詳之也雖孔子稱史闕文史公非偶失也然亦於吳世家詳其語不欲盡沒

矣汝曰書缺有間其軼時時見於他說非好學深思固難爲淺見寡聞道也如宋鄭漁仲蘇子由亟言太史之失且譏其不學嗚呼二君讀一史記尚不能盡詳其文審別其微旨秀言自口輕議古人不已戲乎子由之讀書如此又何以能撰古史補千世以上之缺文耶史記體例之美則盡于唐皇甫湜之論其文多不可具於此又世有其書不復詳范論班書盡矣然班於史記較爲整齊史無孝惠本紀而有呂太后本紀外戚傳又有呂娥姁其事已詳於紀別載之外戚者政權所出故爲紀不與其君天下故又爲傳若曰是太后耳其名當在外戚也漢書立孝惠紀孝惠閣弱然在位七年蕭曹佐之雖其魚唯唯不能防閑趙王被醢戚姬爲姁政不自由其可同于二僞乎班書是也班叙呂后本紀祇論國事殺諸王立諸呂以至大臣誅產祿立文帝其事皆載外

鍾學文稿

五

威傳于側最得也封建之法廢於秦人之郡縣漢興序二等至刑白馬而盟異姓盡矣父進推恩之策而同姓弱矣漢初異姓皆及身而亡同姓九國七國之亂僅有存者其亡者不過二世存者已不足言列侯百餘食租而已非有力伯連率之任禮樂征伐之權如周時也周時列國皆有史故史記本紀之外復爲世家漢書盡歸之列傳各其時也史記八書頗爲潤略漢書改爲志兼叙上代亦補馬公之缺也至沈約宋書而後周贍至歐陽公新唐書始革其製止論唐事史漢所未盡至是而定矣歐陽作五代史王介甫云何不三國五代美矣三國何易言甚哉介甫之妄也不見漢魏不知五穀之美今不見薛居正五代史其詳略之得失固無以言但觀司馬溫公之通鑑頗疑歐公傷於略也紀傳之文當其所長史漢殆無以過愚嘗讀馮瀛王一傳不抑不

抗只此一篇便應突過宋人使介甫爲之恐不勝其美朱紫陽輩爲之將不勝其刺矣然歐公文人又生於太平不知武事毋叙戰陳之際則使人思鉅鹿垓下愚每壯夾寨之戰恨不使左丘明太史公執筆也然三矢告廟之際亦極筆大昔孫可之以韓吏部順宗實錄未及班固劉向父議歐公不如太史公篇而論之未爲過抑也後漢三國六朝宋遼金元卷帙既多一一核其優劣更僕難窮執事既以爲問亦請略說後漢體例甚詳致美於論讚班史之流亞也三國略于蜀蜀不立史官欲詳不得也魏多才士其文皆虛美陳壽裁之以質文簡事核略固爲美文中文中子稱之或過然非無謂也晉史無法劉知幾識陸士衡以其叙謂漢之事抑蜀張晉士衡晉臣安得不爾太宗稱制撰史仍之何耶祇論此事休儒一節可見其短矣李延壽南北二史宋不及沈書休

鍾吟文稿

本

文才高學富諸志周詳而不冗魏晉以來政事文章若在掌中矣哉然議論未平李史裁正之是也南齊不及南史梁陳文甚裁姚思廉察之子也叙陳多詳得南史而明北史魏書極史也古人已言不必再論周齊二史文過延壽而體例未純刪叙不當李書亦稍優但南北史好言見惟左氏之失何以襲之隋書讚論鄭公之雅思正人君子言不妄發文亦優於諸史新唐書紀志歐公之作則善宋公文拙而識寡不足言也宋史冗長也非詳漏脫也非略遼史略金史詳過猶不及元史成於倉卒列傳頗有佳文然此四史若有人如歐公者必應重作此其大略也若撰一書如劉氏史通方可畢悉風簷之下固有不能惟執事擇之

海虞三義傳

徐懌字瞻洪邑人也平時爲人愿弱情愔無他兵後邑

民已難髮髯湛然如常呼婦共奕家素貧婦方屑麥爲飯不肯應強之終一局歎息而起閭戶自經題詩留儿上言已不屈二姓也

徐守質字野王父曰濟忠爲諸生讀書有一時名君嗣之能世其業短小下聲弱如不勝衣遇是非所在輒奮發無所顧兵下金陵奉母避地母年長悵悵草間不樂思歸兵至母病遂不能去謂兄基曰不可俱死斷徐氏世兄長宜行守質當侍母基曰弟賢不可從死我無益於時當侍母死生以之相讓且久兵勢益急烟火漲天起吹呼挾弓矢者馳而過其門君溫曰兄一家都在此奈何併命弟孱累幸在婦家若婦無他而母死是守質全妻而棄母也何以見天下士人基遂挾孤甥棄妻子而逃甥姓袁氏其妹婿字君從死時以兄托君兄弟噫君兄弟之義鄧伯道不過也事定基歸母與袁氏妹俱

鍾吟文稿

七

沈井中君被二創仆於地而死妻子俱免豈天留之以報善人耶
舍弟名知十字彥淵家世在譜牒此不具爲人慧黠先君愛之又行第十遂命之曰知十後更名鵬舉似相如之慕爾也崇禎末流賊起國家多事君歎曰天下可知矣始交四方奇士知星曆善言馬者座上恒滿時遇窘急或有死喪周恤之無所愛弘光元年挾策入南都久之無解者有內臣某識而奇之草疏舉君俾總兵太湖以控江浙君恥由奄寺進固謝而止之鄉兵起揚竿爲兵繼布於首衆且數萬或謂君曰此輩有成否君歎曰長江天險昔人所保北兵渡之裁如踰溝今勢已定譬如破竹一節之後無留刃矣雖百萬衆如之何哉此輩但拍手將駭而走何能爲耶諒爲義士不當苟免我居此以俟死耳兵至君出城赴之死如其志焉君有謀而

勇於義始鄉之豪有嫌於里人邀而殺之族兄輔被執事甚急君隻身將救焉余馳而止之則不及矣竟詣豪合飲言笑如無事遂挾族兄而歸聞者皆借其所用之小也

錢履之小傳

錢謙貞字履之苗自吳越武肅王歷宋元暨明今為蘇州常熟人祖順德官至憲副父世顯早卒君幼孤有文應山楊忠烈為邑令最先知之名翕然起體羸多病遂絕意場屋性介特居恒或不自得時時言曰王無功自誌其墓以為有父母無朋友若我則并無兄弟姻族也然能引分自安絕無伎求遇有拂意始則忍辱不較終必談笑置之素不喜俗人能容焉自號曰忍庵更之曰耐翁其志也初為詩好劉長卿韋莊羅隱許渾之作後更深於韓杜元白夢觀蘇子瞻陸務觀所謂愈老愈奇

錢履之小傳

適造平漢者哉兵興將自撰其文為四編錢版行之明年感疾卒於丙舍春秋五十有四丙戌歲八月四日也其易贊之時忽誦莊周參寥聞之疑始一語語其子孫保欲以論語丘之禱久矣為注言不及他可謂雅人達士矣君古文頗効白樂天遭亂散佚亂後所作別為外集宗侄龍惕叙之

贊曰余少遊於先師魏叔子之門見履之風姿挺特能度曲審音律尤善晉唐人書法私心竊向慕之久與之交知其人淡然而不嗜榮利蓋古退讓君子也為詩發自天性聞其八歲時即能吟有特立艱行路孤生易折心之句日後乃益工所居無雜寶築室養樹琴書自娛泊如也噫世豈更有是人耶

祭楊維斗先生文

月日弟子馮班敬祭於楊先生之靈曰嗚呼哀哉大盜

構逆兵交輦轂位于朝者宜死之先生而死非其貴也牧馬南下金陵土崩食祿者宜盡死之先生而死非其職也周鼎已定伯夷叔齊慨首陽四海未輯先生徘徊俟時求仁得仁易地皆然也髡髮短衣高位重名者莫敢枝梧先生選然不可羈屈望隆才重難以久全引頸就刃神意不撓先生得其所矣嗚呼昔之歲因掛端也見于先生先生見知不以文藝今先生死班不能從踞跡衙門偷生苟食生也與草木同腐仰負深知何言何言號哭陳辭言不可訖尚餐

石完贊傳

石氏子生於粵之端州居重巖之中自蔽以泥水然珠玉所在山輝川媚或者求而得之載雕載琢其質彌茂溫如也栗如也以爲宜近君子乃介之于馮生處之座右飲以清泉馮生稱之曰磨而不磷石氏子有焉京不

錢履之小傳

加寒炎不加煖雖顛沛奔走不省一日相棄馮生好風雅其文千首亦石氏子之助也石氏故多良材然喜爲僞苟求自售文身則足弗以爲恤在馮氏者獨無是名之曰完贊氏之曰無僞馮生之志也

贊曰嘗讀武王之書曰石璽相着則石氏之顯于世古也意者在皇頤之時耶端之族始有名于李唐文人多與相狎譜誌詩銘見于集錄其種多壽古之有名者或長存至今日然自貴重非貧士所得近完贊不知始生何時其剖璞自見與馮生相得則有明崇禎十又一年也其德如玉即古人所稱何以異茲他日有與完贊相得者毋劉而毀焉以傷馮生之所志則可矣

錢履之尺五集序

昔張孟陽之詩遠慚厥弟陸士龍之賦不及其兄並夢

謝輝光交於史載若夫鸞鳳齊飛慈蘭聯茂如吾履之
錢君則宗伯公之惠連也世曾清華天資和淑髮茂不
弄於綺紈華髮彌深於細素吾朝詩人自嘉隆以來國
運方泰而斯文獨否捧心逾醜學步未妍擬彼彼後之
花亭其敝餘之帶逮于萬曆之季更雜以里巷之談田
巴議於五伯墨翟毀於仲尼時未有孔叢之書魯連之
辯能析其口者也君生其末挺然不移言志之作思盈
而發辭去境會語不虛下疏導性情含寫飛動絢素交
雜官商銓勾假使仲尼分其四詩子夏論其三世君之
所製必有當矣與吾先子暨先師魏叔子相與無間忘
年莫逆於是乎在也將命闕黨拘袂鯉庭挹日月之
光草映玉山之輝耀春風秋月夏日冬宵殺核惟旅間
以繆肉若風儀清茂藝於律呂三傳必顧一試生光至
分題染翰晏然玉振足使郢曲默其凡響商竿欽其濫

鍾吟文稿

吹名章迥句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暇日集其所製凡若
千首題曰尺五蓋取韋杜之意也蜀相韋莊葭少陵所
居平生文咏集名浣花先師每稱履之似之尺五之名
不忘故人之知也至如氣貫斗牛地出英雄源流天目
家傳忠孝史傳衣錦之歌文有擁旄之集門第辭華豈
惟韋杜之云乎宗伯公自天生德惟岳降神韓吏部起
八代之衰太史公當五百之運九河殊派同出於崑丘
五曜連光並分於積氣宗人之英實惟令弟舍君其何
桐哉自餘篇帙具在前編馮班序

責善論

莊周曰孟子曰責善朋友之道也何如馮子曰異乎吾
所聞孟子曰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也以是為
賊恩矣朋友之所為又何必盡正耶不能受父之責願
能受責於朋友何其弗權也且夫身者父之委體也父

以不善殺子是自割股肱之肉耳子未可怨也贅賸責
舜舜不受不可以為大孝子之賢聖未若舜徒欲不受
父言是丹朱商均五觀之屬下愚不移者也禮有三諫
孝經有諍子論語有幾諫子猶如是父當可知語云鞭
朴不可廢於家言教子也懼於賊恩宜有消息不可任
意煩細耳朋友則異于是非有骨肉之愛也非有強弱
之恩也本是路人始不相善孔子曰無友不如己者子
夏曰不可者拒之此匪友僻為戒深至由此言之友固
無大不善小不善人所時有時有不時諫恐朋友數斯
疏矣且吹毛求疵洗垢索垢計以為直尚不可施于行
路況于素所愛重長者之道當如是耶忠告善道可告
可道亦不得云責也或言出不審以之起謗譽人之名
敗人之業未得其實亦何施顏面耶世衰道隱責善之
事藏奸匿禍深不可測凡百君子若卒聞過情之言亦

鍾吟文稿

不可徒慕受善之名容易領之似忠而非不可不察也
略舉十端以為將來之戒沫舌裂毗論人過失則以為
許而不信假托親愛輩領贊願狀若相覆不覺已露傍
人不察遂為口寔遭其面斥固難與辨必若分析則有
類於備非責善如此是巧謗也負氣少年輕狂不更事
卒聞眾毀不知孰察攘袂於稠人廣眾之中高指下劃
擗髮刮面受之則不堪不受則生鬭假或事自言訛諱
於失言曲生眉目必求伸其所論責善如此是輕詆也
父欲子美兄求弟勝訪尋諒直以為子弟過鏡奸人援
端以求納交色莊言厲自許正人先生之前歷於重故
不可與爭佳子令弟含毒抱怨於隱蔽之處者多矣責
善如此是沽直也窮交舊友恩紀深重內懷不報之志
外無可絕之隙求其所不堪深文極詆稍或不承拂衣
高引責善如此是求絕也齒貌相若同翼並足忌于先

舊設疑難以搖其志慮恐詆訶以默其文章脩偶交稱指爲同說依倚先達呼爲詔曲干變萬端托之切確責善如此是爭名也緩急有事呼號求救內不能辦外恥怯名乃有放言虛論雖不附事情且圖可聽執之皆有端緒從之實不可行俛視之間抗手告別責善如此是避事也滑從投隙規欲見國事不相涉無所施手抗於忠辭言之切切一旦誤信干將入握言利俱食責善如此是進奸也才秀地微傾心交遊希其牙齒則遺其丘山之美錄其纖縠之累日數之冀罕其頭不聽冲舉責善如此是排壓也內隱不清外爲高論遠引刻譚真入分過若與爭辯則言不可絕訥者遭之遂被其誣責善如此是飾非也參商生禍六親不和各有黨與辯口之士截尾滅頭押同合異飾爲好辭寔不可用稍或異同衆非蜂集雖是非獨悟于中而理不得伸責善如此

鍾吟文稿

主

是釀禍也是十端者皆名爲責善而寔誣善者也子路問孔子以無孝名孔子應之曰國士之力不能自舉意者取友非仁人耶則仁人之於朋友必亟稱其善矣胡事汲汲責之使人疑於見誣也與人交而絕之費也言人不善必有後患費而致後患君子戒之可也况如今之責善者棄講藝之功絕談諧之歡或數十年不聞稱人一善惟責是務亦使人何以受之哉是豈孟子之旨也使人毀名失職盡此之由如斯之人一遇責逐詭譎萬端向之逆耳何不進之耶

隱湖倡和詩序

帝庸作歌阜陶賡載少康失位五子咸怨見於唐虞之書詩人之有廢和自昔矣唐元和間元白劉角立於詩林和韻之作自茲而始雄挑強戰屢交不休亦一時之盛也夫詩家和韻必得體製相當妍媸相等如鹽梅之

共濟方堪獻酬其勝負相軋乃在毫釐間耳若以筵櫛鍾孤腋而續之以黃犬則歸其反矣止如皮陸之文視文藪之於叢書了不相近也其松陵十通則合若左右契矣漢上題襟集用事繁碎與飛卿金鑒不同蓋段少卿文體如此也柯古集雖未見觀西陽集聯句諸篇大抵似題襟已顧有說焉古人文章雖人人殊製然一時風習相染大體亦不至胡越變格相從亦不爲難未有如今日者也爲王李之學者則曰詩須學古自漢魏盛唐而下不許道隻字爲鍾譚之體者則曰詩言性情不當依傍古人篇章出手如燕荷之不可同器矣吾友毛君子晉多文而好事藏書數萬卷詩人之至虞邑者以隱湖爲歸詩筒緘寄遠屆蠻微車馬過從文酒之譙未嘗曠旬虛日座閒劈股長篇險韻四應不疲凡過日之競如水火者無不服服而去而于晉之爲子晉自如也

鍾吟文稿

主

其才可謂兼人矣余自結髮與君同研席於今四十載一言一笑一日一夕回思如在昨日良友弃我化爲異物披其隱湖酬倡之集名賢先達縑素高人往時聲氣相應者亦半已不存虞山聳翠湖水滔滔其間蹤跡豈可重尋耶所冀華伯昆季能不替先志吾形氣已不逮矣因反袂拭涕而題其首簡

祭友錢願仲文

嗚呼池魚遭災園葵逢損豈非命歟不自我先不自我後昊天無辜降此大凶乙酉之歲孟秋之月鳴鏑雨交吹聲雷沸屋瓦俱裂崇堞盡隳我與錢君奔迸草莽俄而錢君遭疾值余有天倫之戚未遑省問曾不移時奄然溘逝奔亡之餘無地哭君悠悠蒼天載我良友越三日始獲乾雞漬酒祭于君之墳前題叙君生時之意敬進一觴君其享之辭曰

斷髮之民文身之俗惟昔夫差好冠是欲金行失馭中原遘酷始為正朔之邦爰聚衣冠之族粵梁陳以迄茲方齊魯分何忍當有明之運窮高岸化而為谷惟若人之高特固恥食夫周粟完樂正之髮膚啓會參之手足諒有生之必盡匪鬼伯之相促申一慟於君前媿餘生之變服嗚呼哀哉

叙詞源

詞家名手稱秦七黃九東坡居士以蓋世之氣發為磊落慷慨之言時謂銅將軍鐵綽板當行本色或未之許近代之論如此以余言之始不然也長短句肇於唐季脂粉輕薄端人雅士蓋所不尚和魯公作相有曲于相公之言一時以為恥坡公謂秦太虛言久不相見乃學柳七作曲于秦愕然以為不至是針線備拈伴伊坐晏元憲譏之體詞非宋人所尚也坡公大筆豈曰不如秦

與高陽夫人論書札

黃平其詞體瑣碎入宋而文格始昌名人大手集中皆有宮商之語辛稼軒當宋之南抱英雄之志有席捲中原之略厄於時運勢不得展長短句口講指畫發坡公以後一人而已

與高陽夫人論書札

班肅拜侍者來得手翰紙墨妙麗文翰雙絕捧讀神飛何幸何幸前于吳門見尊札半紙許似學黃庭後又見扇上題畫又似曹娥今者全似顏法有加無已丰骨秀茂書法止有用筆及結體二者耳尊書規度殊古而用筆小偏鋒在一面未得如錐畫沙亦緣未見佳帖耶黃庭經所見二本宋榻精絕一似褚河南一本肥重而圓美似虞永興今奉聖教序二紙見尊有陰符經與停雲館本不同此二書用筆細勁筆尖在畫中也又奉上舊拓夫子廟碑宋拓永師千字文陝本吳通微碑二吳用

筆正法黃庭虞書小方穩規模猶在恨未見唐時真本永壽狀若平正而字字有八面雖小改右軍而家法源流未遠用筆豐潤中實遒勁虞書重摹頗失之鈍正可以此補其失尊若未有黃庭佳本試尋諸刻當有省也曹娥班舊藏本精絕每畫異法每字別體真絕世奇蹟不知比真跡何如耳倉卒失之無以相贈深為歎慨此書與黃庭有古今之分頗似漢人分書用筆皆三折尊多直起平煞去之遠矣試尋鍾法當有悟常見顏平原書朱巨川語及清遠道士詩摩利支天經其法正同尊似習此耶顏公用筆淳古筋骨頗與徐季海同今奉徐碑一顏小字二中書十一分窠大書二行書四粧池未工山家物耳倘能易以錦幃牙籤便可充清玩也尊作骨清而體粹轉絡少筋骨過于秀謹當稍看季海使筆在畫中力出字外古人豈遠哉

與高陽夫人論書札

鄧肯堂小遊仙詩叙

余自往歲識錢功甫為言吳中前輩唐沈文祝諸君子文字風流使人可仰可思後識文彥可為人敦厚過於功甫多道前輩故事亦娓娓可聽東礪老人名冠天下每言後生不及前人未嘗不歎息也其門人數千而稱許者曰鄧君肯堂東礪雅性慎許可作人詩文序雖貴人名士有聲譽於一時者言無假借也肯堂之文古人

玄晏先生者顧所言非妄讀者自信之吳中文學其遺種也

錦峰春遊序

虞山神山也古之仙者居之陶隱居博物乃云吳中無鳥目蓋不知爲虞山之別名也平湖繚其趾尚父所釣柳堤烟岸倒景蒼翠其顛有石壁豁若天開梁太子云其山則石城石門石城在北山石門則疑此似之矣懸泉數十尺南風東之逆飛如散雨跳珠潑玉及於山頂吳中山水號爲秀絕此則諸山所無也遠近皆以錦峰目之桃李三月風日和美則士女殷集鳴觴鼓粉白黛綠溢目載路吳中勝遊之最也往者黃子久作虞山十景句曲外史和之繼者十三人石田翁有虞山雅集圖一時諸君子所詠刻石存焉陳子鄭仙以仲春遊而感之同學諸子爲詩凡五十餘人得絕句百七十餘首

鍾吟文稿

去

彙爲一集命予序之鼠鬚繭紙有愧前詰此爲虞山第三集也群賢畢至少長咸集庶又爲他日之故事乎

迎春曲序

鄴下才人詞珍珠玉永明文格字協宮商無言不訓有感斯發陸士衡之清新相接沈東陽之輕重不渝莫不剪綵爲花巧爭韶景裁瓊作葉迴奪天工況於淑氣生和潤陰解節桃紅夾岸未尋秦客之居草綠池塘已動謝公之夢鄴仙秋士草芳滋蒞室材挺桂枝剖壁荆山景耀白虹之色探珠溟海光連明月之輝旣絲勝而緣情撫椒盤而興思郢人之倡儷白雪而調高韓市之歌過行雲而聲迴加以驂駟競路桃李臨蹊人同末至之賓詩有冠場之句華陰赤上扶龍劍以生鋏蜀國銅山應鳧鍾而發韻其學無窺豹藝乏彫蟲時爲勞者之歌叨竊愚公之號固已闕齊竿而逃轡抱燕石以知慚願

乃遠叩原憲之廬屬以士安之序陳蠅已倦詎敢自托於遺風穴蟻何知蓋亦無妨於識水輒當升首謹述蕪言理異磨鉛聊供一割事同負弩且願先驅謹序

葉祖仁江村詩序

虞故多詩人好爲脂膩鉛黛之辭識者或非之然規諷勸戒亦往往而在最下者乃綺靡可誦今一更爲屬詈式號式呼以爲有關係純綺子弟不知戶外有何事而矢口談興匹如螭蟾聒耳風雅之道盡矣友人錢遠王少年之出拔者也爲江村詩四十首震澤葉祖仁庚馬余評之以爲如廉白之相見遠王持重老成似廉將軍祖仁其武安乎貫穿唐宋氣格成就遠王爲優清思奇語泉湧雲生遠王當遜祖仁兩君皆富春秋所就已如此不肖得不退席避之耶虞邑之詩自此又一變矣

無名書記

鍾吟文稿

主

無名書凡正書六紙書文選風月雪賦行書五紙書歐陽子秋聲賦蘇子前後赤壁賦蠶紙青界行墨絕整一人書也正書規模法宣示未雖有智永之態用筆效褚河南房喬碑及聖教序三過筆處精絕行書雜用張從申李泰和時有顏筆草處似皇象急就章蓋學趙松雪而得其原本者也賈人卷以示余且曰子必能名之噫余所見名人書多矣是書也古法茂密不取格外之韻非宋人也行雖法子昂而不近二王多唐人意非元及國初也國朝自文待詔祝京兆已後書家筆墨蹊徑可以意量斯書無文祝意蓋成化以前人也其各則不可得而知也因歎之曰是書斟酌古今出入如意非有好事之家多蓄古法書逮金石刻博觀而沉研之且有師友切磋則一人之力不能至是也相其行筆無少年潤媚之態蓋老而後如此也學成而名不傳豈非天哉

書若此其平生所作必或載姓名謹印記爲傳後計者
今皆不見所見僅此使若余者數徘徊賞歎而恨不知
其名氏哀哉余姓馮名班字偉節以字行吳之常熟人
也謹識

豪傑論

或問於馮子曰豪傑之士處亂世當何如哉應之曰士
君子懷古人之道當典廢之運苟不合意則有蹈東海
而負石登西山而採薇耳杜門謝古豈井而飲之耕田
而食之咏詩書教子孫竄伏以待時清抑亦其次也行
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君子不爲古之道歟自司
馬法不用宋襄公以文王之師敗我馬之間固非士君
子行意之地矣况今之所謂豪傑無帝王之姿非將相
之器膾不辜之所取禦人之貨訪武勇于屠門詢博徒
之計畫自號干人以爲義士所謂盜有道焉耳苟不自
量汚君子以壺餐有喀喀吐而死耳譬如鴉鳴玄夜大
明噉然嘯號不已必被彈射以死矣有王者作苟不盡
除此輩亦不能太平也或者失問而退

論樂府與錢願仲

詩言志歌永言言之不足故咏歌之然後協之金石絃
管詩莫非樂也樂府之名始下漢惠至武帝立樂府之
官以李延年爲協律都尉採詩夜誦有趙代齊魏之歌
又使司馬長卿等造十九章之歌此樂府之始也迨魏
有三調歌詩多取漢代歌謠協之鍾律其辭多經樂工
增損故有本辭與所奏不同宋書樂志所載是也陳王
陸機所製時稱乖調劉彥和以爲無詔伶人事謝綏管
則疑當時樂府有不能歌者然不能明也漢時有蘇李
五言枚乘諸作然吳兢樂錄有古詩而李善注文選多
引枚乘樂府詩文皆在古詩中疑五言諸作皆可歌也

樂府文苑

元

樂府文苑

元

大略歌詩分界疑在漢魏之間伶倫所奏謂之樂府文
人所製不妨有不合樂之詩樂之所用在郊廟宴享諸
大禮或有民間私造用之宴飲者唐之五七言律長短
句以及今之南北詞皆樂也其體亦何嘗之有樂府中
又有灼然不可歌者如後人賦橫吹諸題及用古題而
自出新意或直賦題事及杜甫元白新樂府是也歌行
之名本之樂章其文句長短不同或有擬古樂府爲之
今所見如鮑明遠集中有之至唐天寶以後而大盛如
李太白其尤也太白多效三祖及鮑明遠其語尤近古
耳酷擬之風起于近代李于鱗取魏晉樂府古興難通
者句摘而字效之學者始以艱澁適壯者爲樂府而以
平典者爲詩吟聲聲然殆不可止但取樂府詩集中所
載讀之了然可見蓋晉魏樂章既由伶人協律聲有短
長損益以文就之往往合二爲一首尾都不貫文亦有
不盡可通者如錢歌聲辭混填豈可更擬耶樂工務配
其聲文士宜正其文今日作文止效三祖已爲古而難
行矣若更爲其不可解者既不入樂何取于伶人語耶
亦古人所不爲也漢詩之無疑者惟文選班姬一章亦
樂府也與深文典與蘇李諸作何異總之今日作樂府
賦古題一也自由新題二也捨此而曰某篇似樂府語
某篇似詩語皆于鱗仲默之敝法也選詩者至汲汲取
其難通以爲古妙此又伯敬友夏之謬也所知止此而
已

論詩與葉祖德

詩變爲騷騷漢書云屈原賦二十五篇則騷亦爲賦也
宋玉荀卿諸賦賦之祖也楊雄云賈誼升堂相如入室
漢賦盛于此二人矣班固曰賦者古詩之流也詩有六
義一曰賦前漢有章孟四言詩李陵蘇武詩古詩或稱

枚乘前漢藝文志載詩賦千三百十八篇詩賦分區定於前漢也然體例相近賦或似詩詩或似賦今可見者漢世多五言小賦至庾信之賦全似七言詩歌行齊高帝塞客吟沈約八詠亦似賦蓋詩賦之體本不相遠今楊升菴不知乃改梁元帝賦為詩李崧峒不知改駱賓王賦為詩王鳳洲直云王子安春思賦以為歌行則佳以為賦則拙可一笑也

跋續紀

右續紀題云陳叔齊造文亦迥麗似非近代人所能偶顧有疑焉陳隋人用韻極嚴無清濁通押者今直用吳才老韻補何耶自沈休文作四聲譜今雖未見其書其文略可得而知也於時亦應是南北交泰古今通會後人但知隱侯南人便謂韻書是南音蓋未之詳也知其然者陸法言作韻書序云與顏之推薛道衡等夜集以

鍾學文稿

手

南人失之輕浮北人淪于重濁取韻不同把筆定之唐禮部韻略是也自後增韻廣韻集韻諸書皆本法言也以此知韻書交泰南北矣漢末始有反語經典相承皆有音讀古語多用韻字書有諧聲詩騷及荀宋雜賦韻語之首也隱侯已前文字四聲亦未聞相通料揀清濁為之準式特自休文發之耳宋書謝靈運傳讀云會無先悟此直自標置之詞非篤論也然亦謂宮商五音古人容有不知非但言韻也若使古人全無此例隱侯創之雖精亦恐弗從也以此知韻書通會古今矣顏之推家訓云以帝王都邑參校方俗考覈古今為之折衷惟有洛下金陵耳按洛下天地之中宜有正音永嘉南渡雄下君子多在江南是以金陵亦有正音古人製韻豈苟為條例耶詳之其審矣唐自天寶以後古文騰湧稍厭聲病子美已還競用古韻韓柳元白人人不同吳才

老撰韻補休文所分自茲再合然才老於音聲甚詳凡所撈括古而不僻博而有序初讀此書往往不同數年以來轉識其妙取舍向背與奧入鬼神也此書既出操翰之士多取正矣迄於正德嘉靖之後沈韻浸微惟用於律詩賦誦銘誄之文殆於無韻并吳書亦不知何物今撰續紀者正以非五七言詩便謂不用沈韻殊不知陳隋之間無此體也古學浸亡可勝歎耶馮二癡敗

經典釋文跋

右經典釋文三十卷原書文淵閣秘籍也不知何自出於人間震澤葉林宗購書工影寫一部凡八百六十葉嗚呼經學盛於漢至宋而疾漢如瞽玄學盛於晉至宋而詆為異端注疏僅存謁缺淆亂今之學者至不能舉其首題其間句讀字樣賴有是書世無刻本又將漸滅矣此與注疏中所引往往不同讀者幸詳而實之也崇

鍾學文稿

手

顧十年歲次丁丑寫畢越十四年上黨馮班識其後

論歌行與葉祖德

晉宋時所奏樂府多是漢時歌謠其名有放歌行驚歌行之屬又有單題某歌某行則歌行者樂府之名也魏文帝作燕歌行以七字斷句七言歌行之濫觴也沿至千梁元帝有燕歌行集其書不傳今可見者猶有三數篇于時南北詩集盧思道有從軍行江總持有雜曲文皆純七言似唐人歌行之體矣徐庾諸賦其體亦大略相近詩賦七言自此盛也迨及唐初盧駱王楊大篇詩賦其文視陳隋有加矣迄于天寶其體漸變然王摩詰諸作或通篇麗偶猶古體也李太白偏起奄古人而有之根于離騷雅以魏三祖樂府近法鮑明遠梁陳流麗亦時時間出諷辭雲構奇文鬱起後世作者無以加矣歌行變格自此定也子美獨構新格自製題目元白章

祖述之後人遂爲新例陳隋初唐諸家漸漸滅矣今之
歌行凡有四例詠古題一也自造新題二也賦一物詠
一事三也用古題而別出新意四也太白子美二家之
外後人蔑以加矣

再生稿叙

再生稿者馮子自集其近歲之作也馮子行年四十又
二而值亂一遭其警再遇兵一遇盜瀕死者四焉故題
曰再生也如馮子之遇而不死豈非天乎雖然又有人
事焉兵興以來馮子之交遊先後物故蓋僅有存者焉
子以愚不任事故獨無恙庶幾莊生所謂不材全其天
年者耶馮子之文危苦悲哀無所不盡而不肯正言世
事每自言曰詩人之詞欲得言者無罪聞者足以戒今
善子刺時者宜有文字之禍焉少年或譏其無益教化
亦弗顧也嗚呼使萬世之下有讀馮子之文論其世而

鮑參軍集

三

知其心者馮子死且不朽矣馮二癡自敘時年四十五

陸勅先玄要齋稿序

韓吏部唐之孟子言詩稱鮑謝南北朝紅紫傾仄之體
蓋出於明遠西山真文忠公云詩不必顯言性命而後
爲義理則儒者之論詩可知也已人生而有情制禮以
節之而詩則導之使言然後歸之於禮一弛一張先王
之教然也吾友陸勅先今之端士也自髫歲而好聯絕
下語多驚人至今十年不休於書多所窺其於詩律益
深詠情欲以喻禮義則時有之或譏之曰詩人常有忠
義之氣拂拂出於十指之端此直朝花耳噫是安知詩
哉光焰萬丈李太白豈以酒色爲譁耶以屈原之文露
才揚已顯君之失良史以爲深譏忠憤之詞詩人不可
苟作也以是爲教必有臣誣其君子謫其父者溫柔敦
厚其衰矣且詩人又不當如此韓學士不爲稽淵將朱

鬼之虎須其文有香奩集視夫口言忠孝婉孌賊手者
其何如哉勅先將行其詩予爲序之如上非苟張勅先
也勅先亦不專爲艷辭後世有知詩者不以吾言爲疵
乎上黨馮班序

苦言示兩侄

我家四世單傳今一行兄弟遂有九人家門之幸也若
更憤爭不平則不如無之爲愈矣今爲盡言幸可聽之
凡事父母把是不是三字切要撇開一分執拘便是一
分忤逆一分順從便是一分孝順我更不欲聽餘言只
忍了的是好人不能忍的口中說得十分是十分吃虧
愈說得好不順父母已自顯然矣兄弟相處只要一個
讓字大家富室一萬一千我輩窮人十兩五兩於此處
放得下便是好人放不下便是小人平不平三字也要
撇開假若爭得十兩五兩不過半年六個月少不過一

鮑參軍集

三

月兩月便沒有了乾把兄弟至親壞了情分一事不相
照顧折了本不止如所爭也我說此非虛言是自己實
實做的如先人棄世我豈無可言他人不知嫂嫂應知
我至今日尚不會一語不要你兄弟絕其祖武無忝所
生只現在一個癡叔叔這一事便學不來我家世衰矣
可哀也亦有一言諫嫂嫂但凡兄弟憤爭父母說不得
一字孝順肯逆一說及此便是情有偏向自然不平了
只說今日所爭合是如何可已若有他事待過了說打
也得罵也得若能如今日我所言自然無爭兄弟如金
玉矣我言如此乃是三回不討好然可上對天日以爲
然幸也以爲不然嫂嫂嘗不得我也嘗不得如又陳說
要明白此少年不解事語只恐渾身是口說到明年年
盡頭也不了我無暇也老人言遠垂淚奉勸二位賢侄

浣風禪師詩序

情切於中形乎言詩者情之所感有美有刺聖人因之以立教若夫物外之人呂梁之懸流可蹈也中山之石可出入也其視世途之夷險人事得失固不足以于其慮又何美刺足云乎得山水則咏之仁智之趣也遇名勝則贈之贈言之道也亦其平常文矣浣風禪師得如來教外之傳於二隱和尚極隱鳥目之趾遊戲筆墨不廢文字之學拾得尊者詩云吾詩亦是詩謂其體似於偈頌不拘聲病與時人不同耳如浣公者聲律優偶長歌古體老於吟事莫之能逾也清詞迥句脫去凡近湯休碧雲之篇不足為公作役不為偈頌語未嘗非偈頌理有餘也吳子華序禪月集方於李太白寶月大師殊不謂然自以為近離騷如吾今日豈敢以俗中文字擬浣公哉使惠遠道林再生於此留心篇什當與作者議其先後耳屈子怨刺之文非禪者之意也寶月上錢王

錢王詩稿

詩

詩有一劍霜寒十三州之句錢王欲收之寶月曰詩不可改州亦不可增振衣去之石霜座下亦有此絕世高人浣公之品近之矣詩題餘事頗僕潦倒文不逮子華然頗為知浣公者序之不讓庶不失為知言耳

王翔千醫案序

夫醫之於藥如良將之於兵也讀孫吳之書有不知兵者焉學黃老之經有不知醫者焉明於紙上昧於臨事所謂以書御者不盡馬之情也古人有云醫不三世不服其藥蓋所歷者多則疾病之變治療之方知之必審矣三折肱為良醫況三世之久耶余以為不必三世要在經驗耳余邑趙玄度好藏醫書聚醫書為醫藏載之連車不盡繆仲醇先生指之曰此皆誤人之物也余時垂髫憫然徵其說先生曰古今不同五方異氣感疾之深淺稟受之厚薄診候處方得之於心不能盡於言若

執古法以臨之似膠柱而鼓瑟矣差之毫釐失以千里未有不誤人者也近代良於醫者多有醫案皆序其身所從歷雖亦有得失讀之使人心開能醒滯思勝於徒讀古方也人之多疾者往往知醫蓋有由哉我友仲堅王君儒者也通敏多所習多所通遂於農黃之學為人治病如古之洞見垣一方者孫思邈所謂大醫仲堅其近之矣自非博涉經藝通於三才之理未可以語此也仲堅自叙其所治為醫案將鏤版以為後人之法張孟恭引其首孟恭於醫為深博如余何知哉或曰古人亦有書如此者乎予曰有之太史公倉公列傳即淳于公之醫案也第多古語人或不能盡解若仲堅者後世有太史公必為佳作傳與

龔郵僧詩序

錢王詩稿

詩

朝廷政事及前輩人物磊落丈夫也後事東礪先生并讀初學集論先生志業尤許嗚呼如斯人也淪落一官不究其用乃世道之不幸非一人之病也往時虞山多名士號為兩社者且數十人皆以學行文章聞于一時去之四十年流風餘韻掃地無餘矣往歲因叔昭舍弟知義林今又識士依郵僧三世相傳學業不替何義氏之多才乎積善餘慶淵孟先生所不及施用於世者將有待於後人非直文章已也郵僧為詩師法有根帶出語清勁能自道其意中語百年來偽學俗氣筆端不染一字鳳毛麟角非俗中所常有余無似平生足迹半天下所見士君子喜言詩者不可勝屈指今晚而得郵僧簪之腰袋飛兔吾見其發足未知稅駕休休於何地也東礪先生文章蓋一代門徒數千人而絳帳之前如戴崇彭宣者寥寥無幾嘗三度遺余書其言甚苦且曰龐

士元拔十得五如今者拔百得一爲不失望矣惜不使一見鄭僧必當得其題目惟有長一已余老而不容於月旦開門教子弟猶恐其薄家數鄭僧不以爲辱時相慰問六十之年得托末契幸何如之鄭僧他日當有盛名主盟文苑無忘上東欄一板香此翁淵孟先生之友也以此爲囑今不能爲鄭僧作玄晏惟書所欲言如此鈍吟老人馮班題

馬小山停雲集序

詩以道性情今人之性情猶古人之性情也今人之詩不妨爲古人之詩不善學古者不講於古人之美刺而求之聲調氣格之閒其似也不似也則未可知假令一二似之譬如偶人髣髴徒有形象耳點者起而攻之以性情之說學不通經人品汚下其所言者皆里巷之語溫柔敦厚之教至今其亡乎虞山多詩人以讀書博聞

鈍吟文稿

三

者爲宗情動於中形於外未嘗不學古人也上通詩騷下亦不遺於近代然而甘苦疾徐得於心應於手亦不專專乎往代之糟粕也工拙深淺雖人人不同然視世之沾沾絕者爲異矣東欄老人以流風未泯作者間出吾友馬君小山吾黨之翹楚其爲人有俠骨古之人也有詩數百首古人之詩也筆端湖海之氣拂拂見於十指之間噫乘堅駕駿足騁於康莊日取千里誰謂非良樂哉小山年未及壯敏而好學不取下問起古人而問之必有爲小山擊節者暇日盡集其所作出以相示不薄鄙人屬爲首序因道吾所見者如此而小山之所遺亦在是矣此向年所聞於東欄老人者也上章閻茂夏五題

自序新刻詩

余髫髻之年僻於吟事十年學技有類於屠龍八斗無

才難同於刻鵠編苦自喜享帶多慚惟是有唐之季江外多人百年以來中吳則文宗迭起麻中自植蘭室惟馨一咏一觴時爲長者所賞日月既積紙墨遂多未有楊子雲童子之爲頗饒湯惠休里巷之語借同人數子將行於卷軸以公海內不棄拙惡命以同事東蠅欽翅仰博雲而欲飛欵段垂頭逐追風而自愧珠玉在側批撥在前逞跋步於邯鄲呈干將於吳市邪許之唱或有所當不敢默於牙曠也謹錄近製百篇付之剞劂

司馬長卿畫贊并跋

長卿慕蘭非其時也而無所用卓犖詞賦足蹈淵雲手攀屈宋竊妻受金一世供其玩弄試問何如阮嗣宗胸中不無磊塊惟不爲窮途之慟斯適人中之龍文中之鳳

東坡先生集有夢長卿求爲畫贊之詞余不平其序

鈍吟文稿

三

重爲之

陳鄴仙佛悅集序

昔卿雲稟山川之秀潘陸擅江海之才剪夢錦以裁章採春華而摘句小山承益大雅扶輪吟咏爲稱其來尚已鄴仙陳子書富五車文高八米發青萍於吳冶光映朝霞吐赤瑤於方諸影聯夜月鄒枚接座毋爲未至之賓元白當筵必有冠場之作餘霞散綺足使人驚春草生池允稱神授加以同聲相應盛德不孤桃李臨蹊豈止五步之草驂驪競路盡大九方之徑領袖風騷牢籠景物豈曰鄴人之寡和所謂齊左之善歌所著近詩一卷擇其菁英登之梨棗名曰佛悅集遠求玄晏之序近叩原憲之居衰廢餘年感嘆何已嗚呼建安七子大曆千家見鉛製之彌工喜風流之未墜輒當升首敬述燕言鈍吟老人馮班序

同人擬西崑體詩序

余自束髮受書逮及壯歲經業之暇關心聯絕於時好事多綺紈子弟會集之間必有絲竹管絃紅粧夾坐刻燭掌牋尚於綺麗以溫李為範式然猶恨不見西崑酬唱之集四十年來世運變革同人論謝僅得此書於郡中友人少室錢君舊籍也讀之不任汎濶偶與陳子郭仙論文之次戲為一篇刻錫末工雕蟲自耻諸君不以其醜猥加酬和朱研適亦遂成卷帙郭仙開板行之嗚呼自江西派盛斯文之廢久矣至於今日耳食之徒蓋言崑體然王荆公云學杜者當從李義山入陽陽文忠嘗稱楊劉之工世有一公必能鑒斯也是為序

陳鄴仙曠谷集序

徐庾為傾仄之文至唐而變景龍雲紀之際風風乎盛世之音矣溫李之於晚唐猶梁末之有徐庾而西崑諸

鍾吟文稿

五

君子則似唐之有王楊盧駱杜子美論詩有江河萬古流之言歐陽永叔論詩不言楊劉之失而服其工古之論文者其必有道也蓋徐庾溫李其文繁縟而整麗使去其傾仄加以淳厚則變而為盛世之作文章風氣其開也有漸為世道盛衰之徵君子於此有前知之道焉治世之音安以樂亂世之音怨以怒亡國之音哀以思非直音聲其文字則亦有然者盛而衰衰而盛其變如循環非老於學者不足以辨之鄴仙陳子才大而學富下筆累千百言不休吾讀而駭之虞山之談詩者喜言宋元或學沈石田其文如竹籬茅舍漁簑樵斧清詞雅致則不無之而未盡文章之觀吾輩願以鍊飾文采為事而時論殊不與今鄴仙之製如入太廟陳鼎設設于羽天子辟公端冕戢笏而有事焉噫盛矣哉虞山之文非向時之觀矣僕年近衰老更歷變亂觀茲文有望焉

謹并於卷首以告世之言文者上黨馮班序

書吳浩然逸事

吾虞本以逸民而得名也其風千古已後世迢然豈無伯鸞梅福隱於吳市者乎而少其人也一日春雨初霽借二三年遊於北門之桃源洞見有脫帽露頂眉宇高寒踞坐亂山松石間余異而問之曰吳姓字浩然余性落魄不善寒燠無多數語而別遂若忘之越期年偶過錢宗伯紅豆村適几上有七言近體詩為吳某題其韻聯云堪與西山分義字還同雒邑得頑名宗伯云此當今之高士也定遠識之乎因是浩然二字記胸臆間究不詳為何許人又越三四年訪來鶴軒主人適壁上懸前宗伯所贈詩主人曰浩然先生館於余家者也先生本新安裔出太伯明季四方騷動里中有為捍禦計者慕先生之為人欲羅而致之幕下先生拂衣起擔簦

鍾吟文稿

五

之琴川愛琴川之佳山水因居焉滄桑頓改閉門著書大約輟耕錄井中新史之流俱為友人取去僅有存者春秋折義一書而已嗚呼天津鵬啼之後饒回霧塞遺民故老竄於荒山大澤湮沒無聞者多矣如浩然之不求人知而人亦鮮知之者可勝悼耶追思往事鬚眉如在焉歸謝舉羽鄭所南一流人物也愧無東澗之筆以記之幸有東澗之詩在可藉以不朽秋夜岑寂燈殘月落偶書於梧雨軒中時壬子八月也

馮定遠集十一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國朝馮班撰班有鈍吟雜集已著錄班與其兄舒皆以詩名一時稱海虞二馮其姪馮武作所評才調集凡例稱舒之論詩講起承轉合最嚴而班之論詩則欲化去起承轉合定法微有不同然二人皆以晚唐爲宗由溫李以上溯齊梁故才調集外又有玉臺新咏評本蓋其淵源在二書也其說力排嚴羽尤不取江西宗派持論亦時有獨到然所作則不出於崑體大抵情思有餘而風格未高纖佻綺靡均所不免是集凡定遠小集二卷鈍吟集三卷別集一卷鈍吟餘集一卷集外詩一卷又樂府一卷遊仙詩一卷鈍吟文稿一卷亦附於末其中論詩之說多可取惟日記所論吳棫韻補一條推爲輿入鬼神則失之遠矣

李文襄公別錄六卷

〔清〕李之芳撰

遼寧省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文襄公別

錄六卷》提要

李文襄公別錄卷之一

行間紀畧

啓王請增募綠旗兵

啓王請給還金華被難子女

啓王衛城勢迫亟請撥兵防禦

啓王請調崇明官兵

啓王移調嘉湖官兵

啓王湖協官兵仍留嚴州防剿

啓王調兵赴處州

啓王酌留披甲馬匹草料

李文襄公別錄卷一 目錄

啓王請調蒙古閩督鎮標官兵

啓王嚴遂賊勢尙熾請留總兵鮑虎

啓王請調援剿鎮標回衢

啓王沿海賊勢緊急請調援兵

啓王請嚴禁旗營搶擄並給還難民子女

啓王提鎮兼設免造水師船隻

啓固山貝子齋犒滿洲官兵銀兩

啓王請發官兵乘勢恢剿常山

啓王請調鄰省官兵

啓王指陳進剿機宜並調鄰省官兵

啓王轉報陸路提督移駐艱難

啓王請撥在閩戰船用濟舟師

啓王耿藩投順招撫江西餘黨

啓王請論給還難民子女

啓王贖難民子女

啓王塘報江山嶺等處剿敗賊衆

啓王會剿江西賊寇

啓王撥兵延平竝陳浙省兵單

附內咨

咨戶兵二部請給投誠効用官俸

李文襄公別錄卷一

目錄

二

咨送戶部賑濟難民冊結

李文襄公別錄卷一

男 鍾麟編次

啓王請增募綠旗兵

康熙三十三年九月

謹啓

大將軍和碩康親王殿下伏惟

親王大駕臨浙職以身在行間未獲面承方畧前蒙

令諭下詢地方情形及官兵數目除會同將軍賴塔

具啓外竊惟以順討逆原操必勝之理卽以事勢校

量逆賊何難撲滅但欲早平逆賊則在厚集兵力以

期迅速進剿謹爲

李文襄公別錄卷一

啓請增兵

親王陳之閩來之賊共有三路兼溫處從叛之兵分向

衢州金華台州而其狡謀專在布散謠言潛給偽劄

煽惑人心以致各處土寇紛起然皆烏合之衆能戰

者少我兵皆久經訓練若分路齊進賊自望風而靡

此必勝之勢一也閩中錢糧原少向恃外省協濟今

耿逆搜括富戶剝削窮民人不聊生供輸不繼兵必

自變我兵糧餉飛輓相續一切軍需皆動支正項不

累民間士馬飽騰軍心踴躍此必勝之勢二也賊兵

所至淫掠婦女焚燒房屋民間資蓄寸草不留百姓

恨入骨髓我兵紀律申嚴秋毫無犯

皇上屢頒

恩諭嚴禁騷擾前包衣佐領兵馬進剿義烏得獲賊巢內

所掠民間子女皆查訪還民歡呼載道今

親王臨蒞約束倍嚴百姓永望

天兵此必勝之勢三也溫黃叛帥負恩從逆度其弁兵豈

盡良心漸滅亦有籍居內地顧戀室家

王師既至自必有幡然歸命者至於亡命奸徒嘯聚山

林其附近百姓被脅割辦使其無路自歸此乃賊之

詭計官兵所至拒敵者即行剿殺安居者即行撫戢

朝廷仁義之師本爲定亂安民不戮無辜地方易於平靖

李文襄公別錄卷一

啓請增兵

二

此必勝之勢四也有此必勝之勢而數月以來未即

蕩平總因兵少之故今衛金台郡城皆駐滿兵一可

當百自是所向必克但各處皆深山仄徑勢必兼用

步兵浙省向來沿海兵多內地兵少台寧二府見在

綠旗兵有一萬五千餘金衛二府連職標并各營調

集之兵僅六千餘屬縣地方處處緊要四面分佈愈

見單寡戰則無兵以守守則無兵以戰職前與將軍

賴塔再三商酌疏請增調綠旗兵七八千蒙發提督

段應舉之兵又已盡赴台紹且職等具疏之時嚴紹

尚未有警今此兩處並須防禦本省既難抽調鄰省

不能屢發惟有陸續召募訓練成軍庶爲一策查浙

省經制兵四萬八千六百三十九名除新設援剿三

營及太平營外尚缺額兵一萬有餘擬於職標照提

標之例添設前後二營每營設兵一千名并增中左

右三營內兵一百五十名共足五千之數以資策應

進剿其金衛嚴紹見今俱係衛疆各副將下俱應添

足二千名以守地方合算共應增綠旗兵四千八百

五十四名俟平定之日仍可酌量分撥各營汛並不

在經制額外若目前戰守足用便可合勢齊進早奏

蕩平如蒙

李文襄公別錄卷一

啓請增兵

三

親王允行伏乞准令召募并製造甲械俟

親王具

題或令職具

題統祈

諭示施行

啓王請給還金華被難子女

康熙十三年十月

爲啓請事該職看得金華所獲婦女小厮先據副都統馬哈達等塘報稱係嶺下朱地方殺賊所獲職同平南將軍賴塔具啓彼時未有兵民控告之事也不意於十月初一日有民人姜阿二等及兵丁王與各具狀稱係金華府金華縣十九二十一三十二等都二三四等崗人民在東泥塘胡楊等處居住於九月二十六日大兵自嶺下朱回轉府城經過該地方搶去衆家男婦子女共一百餘名口皆稱係納糧當差之民王與係職本標在衢州屢經出陣之兵呼天搶

李文襄公別錄卷一

金華難民

四

地哀求給還妻子職有地方責任不敢置之不問隨發隨征布政使李士楨審取口供據供離城十里內外不等久有撥兵分駐地方從未有賊等語又據金華府知府李忱報稱十里內外婦女幼男亦被搶掠等語除再行該府縣確查外竊思先蒙

親王行文副都統馬哈達等應否作伴仰見

親王定亂安民之心惟恐或有枉濫今既據兵民控告不係嶺下朱地方所獲自應查明給還相應據實啓請

親王鑒裁施行謹啓

啓王衢城勢迫亟請撥兵防禦

康熙十三年十一月

謹啓

親王殿下衢州四面賊寇逼犯前蒙遣護衛目擊情形今滿漢綠旗官兵在城外沿河拒守晝夜振甲目不交睫將及一月賊衆有增無減職標營自副將以下兵丁以上盡數發出已無一旅甯城分佈要口援連二十餘里每處官兵不過二三百前後皆係賊營職勉勵將士竭力支持但衆寡懸殊兵力疲敝實非長策若撤回守城賊勢愈加猖獗四面益難堵禦見今龍游蘭谿一帶皆有賊兵窺伺劫截糧草以此二千

李文襄公別錄卷一

衢城勢迫

五

餘兵東西不能兼顧日切憂慮況與賊相拒日久悉知我兵虛實倘或合勢齊犯前後受敵一有疎虞則衢州岌岌不保全浙形勢不可收拾矣職數月以來從無張皇告急之詞惟鼓勵人心支撐衝要祇待大兵絡繹繼進初因金衢綠旗兵少請到江南五千之兵已盡往台紹向於金衢兩府之中酌量緩急東馳西應自金華賊勢並緊就近遂無應援若論戰則不可以孤軍深入而不顧後路若論守則未有晝夜撥甲並無更番而可以持久者也且四鄉之民扶老攜幼避賊而來無居無食皆草棲露宿哀號荒野不忍

見間間有一二鄉利自相團練尚在堵禦但鄉民力量有限原藉官兵救援今官兵自守不暇安能四出救應若日久無援非為賊所殺掠即亦將化而為賊矣如此賊眾愈增而徒恃此二千餘人疲之兵以當日增之賊難保無虞職膺封疆之任非以身在衢州而獨言其急實為扼守門戶第一重地不可不計萬全如台州當溫州一路之衝台寧二府有二萬兵而尚憂不足金衢當江山常山溫處四路之衝共止五千餘兵形勢單弱較然明白職非不知省城亦無兵可發顧今綠旗兵似不能再請

李文襄公別錄卷十

衢州勢迫

六

朝廷增調而三鎮雖經設立召募尚非旦夕之事不得不就見在之兵權其緩急以濟事機伏乞

親王鈞裁將太平營兵撥赴衢州至福建總督即廷佐之兵雖召募未足然多必及千少亦數百如蒙并賜先發在衢州緊急之時增一兵得一兵之用再如金華大捷之後賊勢稍緩并容職酌量移調兩郡相距頗近如有警息仍可隨時策應若啓候示自衢至省往返數日當此賊情緊急惟恐有誤為此剴切上陳伏乞

恩鑒施行

啓王請調崇明兵

康熙十三年十一月

謹啓

親王殿下竊惟逆賊倡亂以來已及數月惟因兵少之故直前進取則後路空虛欲分兵四出則形勢單寡賊雖烏合之眾居多而依山傍險必須步兵火器數面夾攻聲勢接續深入搜剿始克有濟已蒙

親王洞鑒

題設三鎮招募兵丁但九千之兵藉備器械訓練成伍尚非旦夕之事而今各屬土寇日以蔓延處處告急無兵可發地方失業之民老弱轉於溝壑壯者化而

李文襄公別錄卷十

調崇明兵

七

為賊驅除之力愈費於內地則耿逆授首之期未可計日矣職展轉思惟若使衢金亦如台寧有二萬之兵自可戰守兼資竭力清蕩今三鎮兵數雖分行募補既不能一時猝集而浙省業已無從抽調近省江南如狼山京口松江之兵俱經調發另補似難再議惟有崇明一鎮共兵七千有餘向為專防海寇而設但海寇遠踞孤島形勢不比往時凡今海上所報即是耿逆之船虛張聲勢並無臺灣一艘且海寇內犯必乘夏秋東南風便之時今北風正勁萬里水程不能飛渡其無警急可知如蒙

親王鈞裁得將崇明兵調發三千到浙令江南另行募
補亦易足額崇明由蘇至浙道路甚近若有此三千
兵發至金衢再令福建督標鎮標兵一齊進發則兵
力充足庶可仰藉
親王方畧以紓

朝廷南顧之慮倘因官兵已經

題增恐費糧餉卽以所調之兵算作新補額數亦屬妥
便伏乞

恩鑒施行

李文襄公別錄卷十一 調崇明兵

八

啓王移調嘉湖官兵 康熙十四年二月

啓爲啓請移調官兵事竊惟衢州自逆賊屯踞近郊
依山阻水日夜窺伺侵犯官兵拒河而守已三月有
餘賴將士奮勇保固無虞但堵防各路隘口連延二
十餘里以少禦衆兵力難以再分屢欲別屯南北兩
山以絕土寇交通運糧之路至於賊寇遊騎出沒亦
應隨處追剿皆因沿河之兵不便輕撤遂令逆賊得
以相持至今職思各處無兵可調近日嚴屬投誠接
踵賊氛漸戢惟遂安尙須堵防查嚴協經制兵一千
餘名前後調集兵共二千四百名見今黃巖鎮又有

李文襄公別錄卷十一 調嘉湖兵 九

新募兵丁儘可酌量抽撥前職曾調回嘉湖營兵適
因嚴州告警奉

親王諭令停止今衢嚴兩府緩急勢殊相應將嘉湖官
兵調至衢州以資援剿伏乞
垂鑒施行

啓王湖協官兵仍留嚴州防剿

康熙十四年三月初三日奉

啓爲緊急賊情事康熙十四年三月初三日奉

諭據黃巖總兵官鮑虎啓稱本年二月二十六日據遂安縣牒呈本月二十六日已時據練總生員毛印昌報稱蔡寇汪飛隆吳明初蔣君一汪重賜等寇剽盧村詹家孫肇業程惟一等寇剽石塘鮑家余冬苟汪英毛余祝鄭文等寇剽被橋洪家其楊七保曹家葉家等處新賊峰起衝鋒係毛魯余貞初余仲孫及程姓等寇仍剽黃金林其下社橫山小泉等處老幼男婦皆已逃盡又傳言王賢孫同楊林二寇并姜九

李文襄公別錄卷一

官兵圖嚴

十

桂姜明喜江泰平豐四十江秀如等寇亦盡自入都往十都過十五都會齊揚言是馬鵬過來此係生營鄉勇撲實的音具報等情前來除通報外理合塘報等情爲照清湖閩逆糾集土寇共有萬餘窺伺遂城所隔不遠總兵現在督兵相機撲剿惟是在遂之兵除嘉湖前後二次官兵六百五十名盡調赴衢堵剿外現在遂安兵力單薄守城不能殺賊殺賊不能守城况遂邑在萬山之中閩寇在前淳壽二縣投誠復叛各逆在後東西受敵策應無兵理合星馳啓報伏乞俯鑒閩逆土寇併力侵犯不論何項官兵迅賜調

發星馳來遂以保萬全等語據此照得嘉湖之兵原

係防禦遂邑前因該督啓稱近日嚴屬投誠賊氛漸戢應將嘉湖兵調至衢州等語本親王以該督身膺重任必知地方緩急情形如果遂安平靜無庸防禦卽行調去今據鮑虎報稱逆賊汪飛隆孫肇業余冬苟各賊復來侵犯遂邑東西受敵策應無兵應作何調度使遂安無虞該督酌行可也特諭到職奉此該職看得處州新復需兵甚亟職已將自嚴調到把總李友明路宗良所領官兵星馳赴處另具啓聞外今蒙

李文襄公別錄卷一

官兵圖嚴

十一

令諭遂安告警令職酌行查全衢嚴三郡綠旗官兵數不滿萬所在皆慮兵少惟藉移緩就急以應事機查在遂安止有李友明所領兵二百五十名其路宗良兵一百名向係分防壽昌尚有調到嘉興營守備孫篤蔭所領兵二百名向係畱守府城此二處情形今已稍緩原不盡係遂安之兵况總兵官鮑虎鎮標新募已增數百名以抵所調之數儘足相當未致遽爲單寡職權衡事勢當以處州爲急所調之兵仍應赴處尙有在嚴湖協把總胡卿官兵一百名雖經移調尙未到衢職仰承

親王令諭相應將此項官兵仍留嚴州一面飛飭該鎮多方勦禦職自當相機酌量策應可也謹啓

啓王調兵赴處州 康熙十四年三月

啓爲報明發兵赴處防禦事據援剿金衢總兵官李榮溫州總兵官陳世凱報稱竊照本職等奉令統兵恢復溫處已於康熙十四年二月初四日抵處緣由及地方情形已經稟報在案但處郡居萬山之中三面與溫台衢接壤巨寇環繞惟縉雲一隅可通金華三等台吉察渾副都統馬哈達帶領滿兵駐劄於彼獨本職等一枝孤軍衝鋒冒險名雖兩鎮不上二千之衆分佈週城安設砲火堵禦要口及下河巖泉石牛諸處皆當撥一二百兵扼守兵分則勢單存城實

屬寥寥見今揆得僞都督徐尙朝復聚衆數千於雲和龍泉山內馮公輔亦聚三千餘衆紮立木城於宣平龍坑又溫州青田一帶有沙穆李王各賊首共聚衆萬餘耽耽虎視欲圖復犯以備禦嚴密未敢輕窺本職等每擬出城撲剿而城內空虛恐致顧彼失此前經屢請添發大兵未奉發至百姓看破兵單將欲入城輒復疑畏裹足倘賊寇偵知猝然突犯內乏糧草外鮮聲援刻刻所慮本職等一身有限其如封疆之重何伏乞撥發一旅迅至處州共商機宜以固疆圉等因到職該職看得處郡三面與溫台衢接壤爲

今日進兵扼要之地仰賴

親王調度得以恢復但賊寇尚多屯聚近山窺伺巨湖
必須厚集兵力聲援相接庶可戰守兼資屢據援剿
溫州二鎮呈請增兵查原調在嚴嘉興營把總李友
明官兵二百五十名湖協把總路宗良官兵一百名
前經賊啓調至衢州今衢州雖見當賊衝需兵甚亟
而處郡形勢孤懸策應更難刻緩隨將前項官兵移
調赴處尚有調防諸暨太湖營把總李虎官兵二百
名今該縣寇警寧息并令星赴處州使該鎮原標之
兵得專統轄而增此一旅亦足補助軍聲謹啓

李文襄公別錄卷一

調兵赴處

十四

啓王酌雷披甲馬匹草料

康熙十四
年四月

爲啓請酌雷披甲馬匹草料以恤旗丁以資進剿事
竊惟大兵効力疆場全藉馬匹今因各處用兵部議
裁減固是軍需浩繁宜加樽節但披甲止准馬二匹
議令放青職竊不能無請者南方溼熱馬匹最難牧
養旗下各披甲見在衢疆勒禦自必多備以便騎征
料豆先經減半今又僅支二匹正當對壘之時飼秣
不敷飽騰何賴至於浙省多屬高山峻嶺本無平原
廣澤水草叢茂之區難以放牧間有平衍處所尺寸
皆係民田竝無隙地今當殘黎甫集招徠耕種之時

李文襄公別錄卷一

馬匹草料

十五

若馬匹放青雖欲禁其不毀禾苗不可得也似宜酌
量減畱庶使兵民兩便竊謂軍興一日自有一日之
費但使官兵用命平賊迅速則

國帑自省如裁減過多則旗丁實有不敷之苦伏乞

親王上裁或仍照前支給四匹或量畱三匹

恩賜

題請庶使士馬權騰征剿有賴仰祈

鈞鑒施行

啓王請調蒙古閩督鎮標官兵

康熙十四年五月

啓爲啓請移調官兵會剿賊寇事竊惟衢州逆踞近郊處處窺伺河內賊船聚集上流意在乘機掩襲我兵晝夜防範又據探報逆賊王楊羅廖等聚集數千餘衆分割龍游南山楊雄屯剡沐塵羅廖二寇屯剡山源戴王孝同吳姓賊首剡上塘等地又處州遂昌出來賊寇數千今已合營一處內有逆賊繆國英義子同領兵自靈山一路擺撥直至石廊地方等因據此該職與平南將軍賴塔會商職等前請增兵伏蒙親王諭開衢州滿漢兵力不爲不敷今職等相機勦禦

李文襄公別錄卷一 調蒙古兵

十六

何敢再爲竢請但在衢官兵合計似爲不少分佈實不爲多職等再四熟籌必須增兵分路撲剿使其首尾不能兼顧方可大創賊氛克復疆圉有蒙古兵三百名福建總督鎮標兵丁現駐省城伏乞

親王俯鑒酌調前項官兵來衢以便合力分頭會剿庶在衢逆賊翦滅可期矣職謹會同平南將軍都統賴塔合詞具啓仰祈裁奪施行

啓王嚴逐賊勢尙熾請畱鮑鎮

康熙十四年七月

啓爲嚴屬賊勢尙熾仰祈畱鎮勦禦以全金衢糧道以固封疆事據遂安縣知縣劉從龍詳稱據紳士余國楨毛際可等連名呈稱遂邑壤接開常羣寇嘯聚在水路衢州爲八閩之門戶在陸路遂邑係兩浙之咽喉地方雖小關係甚大幸遇鮑總兵駐鎮茲土威德兼施勦撫並用兵民安堵遐邇沾恩但以餘氛尙熾寇夥猶橫近復勾引鄰寇擁衆萬餘窺伺大兵去畱出沒河沿覬覦糧米之往來人心惶惶總鎮一日之移動係遂邑萬民之安危伏乞恩詳畱鎮等情前

李文襄公別錄卷一 請畱鮑鎮

十七

來該卑職看得遂居僻壤層巒疊嶂處處皆窩盜之藪幸藉鮑總兵守鎮有年山川之形勢夙知間閭之疾苦遍悉衆兵愛民勦撫兼著殘黎稍獲安堵今者逆寇倡熾盤山屯野警報紛紜水路守禦全靠衢州陸路保障首關遂縣軍機民命所關不得不急切籲畱伏乞俯准在遂接剿以靖地方以安民心等情到職該職看得嚴屬爲金衢糧運要津遂安又爲開常接界見今閩逆僞郭總兵帶領賊寇糾集開常夥黨屯剡遂境離縣僅數十里之途所藉黃巖總兵官鮑虎率兵堵禦故賊不敢他出窺犯論糧運則爲咽喉

之地論形勢實當心腹之衝是以衛屬賊勢披猖兵力不敷亦不敢啓調該鎮赴衛蓋恃以堵截常開保護糧艘使金衢一帶可無梗阻之虞耳今奉

親王諭調該鎮整旅起行隨據遂安縣知縣劉從龍申稱該屬士民各以賊勢地方起見激切挽留前來職思嚴屬賊勢尙熾勦禦方殷今該鎮移調所存遂安防守官兵爲數無多萬一賊衆乘虛分道直入遂邑或有他虞則廣州不無可慮疆圉所寄殊切隱憂仰祈

親王俯鑒嚴屬關係最重暫留該鎮堵剿俟賊勢稍平

李文襄公別錄卷一

請雷覽錄

十八

或令赴台夾剿或令恢復開常以圖進取恭聽

裁奪施行

啓王請調援剿鎮標回甯

康熙十四年七月

啓爲請專剿禦賊守以資分路並進事據援剿金衢總兵官李榮呈稱竊照本職叨沐

題擢奉

旨金衢援剿

勦叩開載

天語煌煌欽遵領受是金衢寇盜一日不平皆本職一日之責也上年任事之始卽蒙調遣金華歷秋徂冬仰藉德威指授方畧勦撫兼施屢奏捷音漸次恢復入縣赦寧今正月奉

李文襄公別錄卷一

調兵回衛

十九

親王令諭同滿漢官兵進剿溫處二月初四日恢復處州府城現在駐劄竊思溫處地方自有坐鎮總兵官管轄前時因係新復溫鎮官兵未齊而處郡城守亦未設立是以本職統帶援兵竭力拮据芟荆榛披草萊撫綏百姓保固封疆半載於茲已成安壤迄今溫鎮大小將弁已齊三千額兵已足而處協副將熊兆乾業經任事又加城守之兵並撫標之衆堪以守禦緝雲則有劉總兵統兵防守是內外堅壁矣惟見衛州寇氛未殄不遑寢食况本標官兵尙有在衛者正好合力勦擒伏乞賜撤撤調援剿併湖協官兵速赴

軍前協力報効以靖逆氛以明職守惟候轉啓速賜施行等情到職該職看得援勦鎮總兵官李榮統轄地方金衢是其專汛

勅書開載欽遵在案前因處州未復會同各路官兵協力進剿今據該鎮呈稱溫州總兵官陳世凱現統額兵防剿兼有撫標之兵處協副將熊兆乾又已抵任足資守禦縉雲則有劉總兵駐劄內外可保無虞獨是衢境賊寇責任攸關故懇請并力合攻以明職掌况近日賊中情形叵測職節據援報河西逆賊分調往常山一路窺伺西安北鄉計圖攻圍衢城阻絕糧道

李文襄公別錄卷一 調兵回衢

二十

又賊首馬勝周立葉念楊雄等各於上路源西山牛角浮河大溝等處分道四出今在衢滿漢官兵晝夜抵敵實在分佈不敷仰祈

親王俯察危疆重地允將援勦鎮官兵并原帶湖協官兵調回衢汛以資戰守職以封疆起見不避冒瀆伏乞鈞鑒俞允施行

啓王亟請調兵應援寧台

康熙十四年七月

啓爲沿海賊勢緊急亟請援兵以固封疆事據定海總兵官朱萬化報稱據防守奉化縣千總周夢熊揆報七月二十一日賊船盡行登岸於撤開嶺西墊一帶地方俱下營盤駐劄公文客商不能前往其海口營寨盡燒奉地百姓俱逃防守馬家寨百總王元同提標左營趙把總帶兵那在方門地方堵守懇乞速發大兵星夜來寧救應等情又據該鎮報稱七月二十二日據象邑副將羅萬里揆報象定洋面賊船聯檣接尾絡繹不絕今竟直入湖頭內洋倘象邑設有

李文襄公別錄卷一

請調援兵

二十一

不測寧定危在旦夕伏乞迅發勁旅救援等情又據該鎮報稱七月二十三日據定海城守參將孔國元揆報大毛山邊大小賊船一綜約有一百六十餘隻開往舟山洋面青龍港使來雙篷賊船二十三隻象山洋面使來大小賊船一綜俱向火燒門十六門行使河頭渡大小雙篷賊船四十一隻逼近定關等情又據寧紹道副使許宏勳署寧海營參將蘇葵提督遊擊郭守金等各報同前情又准原任水師提督常進功咨開狡賊登陸剽營非風帆游移可比煩乞迅發官兵保全寧郡或不以本提督爲不武卽帶所發

官兵稟甲前驅開通台路等情各到。該職看得海
寇大膽聯釋直入內洋疊據各鎮將塘報自寧屬象
山定海台屬等海一帶有登岸剽掠斷我台路者有
停泊窺伺圖犯定關象縣者各汛孤危亟請救應職
思時已入秋正宜厲兵進剿只因兵力分佈不敷以
致逆賊苟延狡謀窺犯今寧屬在在岌岌定關尤屬
全浙門戶倘有不虞關係非小今各處現在堵禦雖
極力相持竄處兵力單薄實在別無可調查江南蘇
松京口等地方俱駐有滿漢綠旗重兵距浙甚近儘
可移緩就急以資策應仰祈

李父秉公別錄卷一

請調援兵

二十二

親王俯鑒告急情形迅賜調發星馳應援不惟目前藉
以合剿卽各路亦可計日蕩平伏乞

鈞裁定奪封疆幸甚謹啓

啓王請禁旗營槍擄并給還難民子女
啓爲亟請安撫殘黎收拾人心事據布政司布政使
李士楨詳稱大兵攻抵溫郡需用糧料協濟今處屬
雖經恢復地荒民逃米穀鮮少今應察訪民情隱痛
請啓

親王清字禁示徧爲張掛鼓舞招徠民自悅服四方景
從糧草不缺兵民兩利等因又據分巡溫處道姚啓
聖詳稱奉本部院牌開據該道呈稱見在

貝子軍前料理地方殘黎設法招撫百姓但自樂清青
田至永嘉全經槍擄日見無妻無母一二殘黎相對

李父秉公別錄卷一

請禁槍擄

二十三

痛哭等因到本部院據此爲照難民子女案准部文
不得一槩槍擄奉

旨通行在案况百姓苦爲賊陷實出於勢不得已官兵伐
罪救民自應多方綏輯該道身屬監司隨軍撫民責
任攸繫仰道卽將樂清青田溫州一帶難民子女未
經擄帶者作何啓請禁止已經擄帶者作何查給還
民遠攜販賣者作何稽察杜絕此係地方緊要事務
萬勿瞻徇推諉等因奉此正在啓請間又奉本部院
牌開據樂清縣申詳樂清民人妻女被官兵槍擄數
千贖回僅止有數或一家盡掠斬嗣經煙或遠攜販

貴以此寬利巷多啼哭之聲野遍呼號之慘等情到本部院據此爲照樂邑男婦子女多被進剿官兵掠帶遠攜本部院批閱申詳殊堪憫惻案准部文內開真正賊寇未必攜帶妻子而行營中所有難民子女許令民間認領不得一槩搶擄奉

旨欽遵在案今據前因仰道立速就近啓請

貝子查明給還一面速議杜絕遠攜販賣之法庶免難於查給等因到道奉此竊照旗營搶擄男婦子女奉本部院檄行未經擄帶者作何啓請禁止本道已經啓請

李文襄公別錄卷一

請禁搶擄

二十四

貝子自康熙十四年十月十五日以後不許擅搶一名并求

貝子印發清字告示遍行張掛禁兵拏夫強買等事間有強橫者本道當卽拏請

貝子鞭責此項亦可稍止矣又奉檄行遠攜販買者作何稽察杜絕本道通行察訪實非民人販賣俱係金華杭州滿兵來買其實以兵賣兵及至本道行查則託云是我親戚我送他等語以旗賣旗殊難稽究又奉檄行已經擄帶者作何查給還民本道自抵軍前招集殘黎盈庭哭訴慘不忍見當卽啓請

貝子尚未給還等因又據溫州知府王國泰報稱甌民久遭寇虐慘傷已極今兵馬踵至鄉民妻女被掠無存營盤左右數十餘里村落惟有瓦礫渺無人跡極目遙望炊煙幾絕案蒙頒發告示給還民間婦女不謂各兵將所掠婦女或託寄於省中或深藏於營內鄉民尋覓竟無謀面甚有遭兵荼毒者叩乞啓請

親王頒發令諭通行給還等情又據永嘉縣知縣鄭廷俊報稱永嘉自二十九都起至五十二都民人悉被搶擄逃亡殆盡間有招集一二民人又被各旗營兵廝以放馬尋菜爲名四處搶掠致百姓紛紛逃避田

李文襄公別錄卷一

請禁搶擄

二十五

稻遍野不割將來兵餉民食大是可虞等情各到職該職看得樂清青田永嘉一帶先因逆賊祖宏勳從叛官兵應援不及將百姓失陷原出於勢不得已迨大兵進剿真正逆賊竄入甌城此守土弗去之百姓卽不肯從賊之百姓正可宣布

朝廷德意招徠撫綏使其室家完聚樂業安居庶幾人皆懷我渙仁到處效順將見逆賊勢窮自相離散卽直入八閩亦不難於聞風底定今據司道府縣稟報旗營擄帶子女情形是地方雖復有土無人不但

朝廷財賦將來無從出產卽見在糧糈已乏人供運亦

有誤軍機且百姓既遭搶擄無家室繫念必致鋌而走險反得遂逆賊狡謀煽誘愚民以增賊寇關係非淺職思大兵進取固須鼓勵士氣尤須收拾人心此被賊蹂躪之百姓孰非

朝廷之赤子亦即

親王之赤子

親王急欲平賊總為亟欲安民職受

國恩謬膺重寄安敢將地方情形緘默不言有負

親王救民水火之至意用敢據地方各官來文激切敬

陳仰祈大張清字嚴諭民間認領併乞

李文襄公別錄卷一

請禁搶擄

王本

親王領示各旗營官兵嚴禁搶擄庶

王言一出萬姓歡呼非特戶口復集賦役有資兼之人

心鞏固向化接踵不難立致蕩平矣為此具啓仰祈

鈞鑒施行

啓王提鎮兼設免造水師船隻

康熙十五年三月初九日奉

啓為補授提督事康熙十五年三月初九日奉

諭內閣准兵部咨該本部覆浙江總督李之芳題前

事於康熙十五年正月十三日奉

旨該部議奏欽此該臣等議得浙督李之芳疏稱浙省當

日原設有水師提督駐劄寧波今日水師提督有應

援進勦責任其駐劄地方必須扼險可以兼顧策應

查定海為全浙門戶見在戰船俱灣泊蛟關以之駐

劄其地甚為利便若不設專統標旅非惟各汛將士

吁應不靈即配船出洋亦非素所練習如欲從新添

李文襄公別錄卷一

提鎮兼設

王本

募又未免加增糧餉今定海總兵官朱萬化業已告

病乞休請照江南崇明改鎮為提之例將定海鎮標

官兵改為水師提標等因查近經臣部將定海總兵

官朱萬化准其原品休致應將員缺補授等因具題

奉

旨這員缺着奉命大將軍康親王等於軍前効力各員內

選擇具奏欽此已經咨行在案今定海鎮標官兵改為

水師提標或定海總兵官員缺應行補授之處請

勅奉命大將軍王並該督議定具題到日再議可也等因

於康熙十五年二月初九日奉

旨依議欽此欽遵移咨到本親王查得近來寧台一帶賊寇雖經漸次掃平海逆游移海面耽耽窺伺水師提督既有應援進剿之任沿海一帶地方遇有警息該提統領官兵策應海島逆賊蟠踞出洋搜剿則定關竝無重臣彈壓時當多事定海為全浙門戶仍補總兵其提督另設經制水師凡策應搜剿提臣出師則鎮臣彈壓鎮臣出師則提臣彈壓事有攸賴矣今奉有會議之

旨該督應即具定議啓覆以便具

題可也特諭到職奉此該職看得前准部覆定海總兵

李文襄公別錄卷一 提鎮兼設

二十八

官員缺應行補授之處與改設水師提標緣由經職

啓報

親王鑒奪在案今奉有令職定議啓覆之

諭因查案准部文開載

親王原疏常進功見無職任不便管轄他人之兵令職酌議駐劄地方管轄事宜原不令另設水師營制時因定海鎮總兵官朱萬化告病乞休職議照崇明改鎮為提之例庶幾兵不另募船不另造餉不另增似屬妥便經職具

題在案今奉

今諭定海為全浙門戶仍補總兵此誠

親王宏籌遠慮實於封疆有賴職謹仰遵定議惟是提督另設經制水師勢必議造船隻但浙省木料採購艱難屢據該地方官申詳抑且工費浩繁曠日持久不能一時告竣難濟急需其水師提標不必另造船隻之處統祈

親王於疏內聲明竝候部議定奪附職銜名

題覆伏乞

鈞鑒施行

李文襄公別錄卷一 提鎮兼設

二十九

啓固山貝子齋犒滿洲官兵

康熙十五年三月

謹啓

貝子殿下職以統師衝郡遠隔

恩光馳仰之誠與時交積伏諗

大駕親總師旅露處甌郊帷幄焦勞職又不獲躬承

驅策惟增悚息正擬肅候

崇禎通接二月十七日夜我師大捷之報是皆

貝子威武丕揚致逆賊自投斧鑕此番大創賊衆膽落

蕩平自可立待元勳偉績上安

宗社下庇封疆職之踴躍歡欣豈可名狀謹東望百叩以

李文襄公別錄卷一

齋犒滿兵

三十

志欣馳特遽下役叩候

萬安惟是滿洲官兵奮勇用命建此奇功外遣齋銀

五百兩交發溫州總兵官陳世凱令其啓請

貝子分犒滿洲有功官兵少佐投醪之需統祈

垂鑒謹啓

啓王請發官兵乘勢恢剿常山

康熙十五年三月

啓爲啓請調發官兵乘勢協力恢剿事竊照開化一

邑界接徽饒路通廣信逆賊僞都督馬鵬等僞總兵

周立等與衢郡河西之寇互相聯絡肆毒地方爲害

已久職與平南將軍賴塔會議必由嚴遂進兵先取

開化則常山唇亡齒寒自不難於克復可以會合廣

信大兵惟因嚴協官兵分佈不敷隨發署瑞安營副

將事職標參將武榮平陽鎮標遊擊陳國任帶領在

衢官兵令其前赴會同嚴協副將洪起元等官兵及

調援在嚴撫標官兵協力進取現將屢次獲捷并恢

李文襄公別錄卷一

請兵恢剿

三十一

復開化情形另行啓報外惟是開化既復我兵已抄

其後再得迅發勁旅由衢直抵常山兩下夾剿賊必

首尾莫應職與平南將軍商酌在衢官兵現已分發

由嚴進取開化且衢郡河西逆賊對壘我兵防守要

汛保衛城池處處皆宜嚴密即克復常山又必屯兵

戍守方爲萬全衢汛官兵未能分佈仰祈

親王俯察機宜乘此勝勢即將福建督標或鎮標官兵

速賜調發星馳前赴協力夾剿庶軍聲大振而常山

即可底定矣職謹會同平南將軍賴塔合詞具啓伏

乞鈞鑒施行

啓王請調鄰省官兵

康熙十五年四月

啓爲逆賊負固日久亟請酌調鄰省官兵以資進剿以收蕩平事竊惟衢州界聯閩境爲全浙咽喉自耿逆叛變江常失守彼時人情震駭勢幾莫保職與平南將軍賴塔率領滿漢官兵進逼賊衝鼓勵將士收拾人心極力支持賊勢漸蹙於是分佈各營堵禦要害枕戈擐甲無間寒暑者已逾二年幸皆奮勇用命屢著捷功賊知無隙可乘始爲溪溝高壘以示持久兼自上年

安親王進剿江西恢復廣信與衢屬接壤互爲犄角使

李文襄公別錄卷一

調鄰省兵

三十二

賊不敢狂逞其時在衢境河西對壘者止僞驍騎馬九玉僞都尉朱懷德等一股之賊也今聞廣信大兵業已撤回附近數百餘里賊復嘯聚跳梁如分水關之僞將軍白四賢等排山之僞將軍郭忠孝僞總兵李廷魁等屢據報文將與馬九玉合而爲一是在前止河西一股之賊而今則益以江西各路之賊揆之事勢必須厚集兵力始可制勝萬全職與平南將軍賴塔會商兩年以來止緣浙省各路用兵戰守不敷使賊得以苟延喘息前此猶望一路掃平便可併力攻取不意各處寇氛尚未盡殄竊慮軍興浩繁錢糧

不繼圖後匪淺但浙省綠旗各營屢經抽調現存本汛者有限即新復制營召募維艱不惟緩不濟事抑且未經訓練無裨實用爲今之計惟江南省松江崇明綠旗官兵額設原多合計幾及二萬且蘇松距賊尚遠勢難窺犯又與浙省相鄰調發最易合無於松江提督標下酌量調兵三千名崇明提督標下酌量調兵二千名俱各選擇精壯遴委營將統領剋期赴浙兵力既厚足以制賊死命河西賊巢一破從此收復常山直抵仙霞自不難於次第進取矣仰祈

親王鈞鑒特賜主維或聽候

李文襄公別錄卷一

調鄰省兵

三十三

親王具

題或令職具

題統乞

諭示遵行

啓陳進剿機宜并調鄰省官兵

康熙十五年五月

啓爲逆賊負固日久恢剿萬難再遲等事康熙十五年五月十二日准兵部咨開該議政王等會覆浙江總督李之芳題前事等因康熙十五年四月二十三日題五月初一日奉

旨議政王貝勒大臣會議具奏欽此該臣等會議得浙江總督李之芳疏稱若欲亟圖滅賊松江崇明綠旗兵幾及二萬合無於二提督標下酌量調兵五六千名選擇精銳懇

勅提鎮重臣一員剋期統領赴浙等因查江南崇明松江

李文襄公別錄卷一

進剿機宜

三十四

等處乃海口要地所關甚大今當夏令正東南風起之時江南省兵不便調動且計浙省所有綠旗官兵爲數不少相應請

勅大將軍康親王總督李之芳等於浙省內審度緩急緊要不緊要酌量調遣剿滅逆賊又總督李之芳親赴衢州善能保守而浙省倚賴今作何擊破逆賊及應由何路進取福建事宜令其作速明白具題可也等因康熙十五年五月初二日題本月初四日奉

旨依議速行欽此移咨到職該職看得浙江與閩省接壤衝郡當上游首衝誠全省之咽喉入閩之門戶也職

與平南將軍都統賴塔統帥捍禦已逾二年止因本省各營兵馬屢經抽調戰守不敷議調鄰省官兵併力進剿前經具啓

親王令職具

題職卽祇遵疏請去後茲准部議以江南乃海口重地不便調動請

勅親王暨職於本省內審度緩急酌量調遣并令職作何擊破逆賊及由何路進取福建事宜作速明白具題等因職惟逆賊耿精忠背

恩叛變以來分遣賊衆一由衢州一由溫州一由處州三

李文襄公別錄卷一

進剿機宜

三十五

路入犯兼以零星賊艘游移外洋狡謀牽制而且廣佈僞劄煽惑人心以致杭紹台寧金嚴溫處等府不逞之徒所在叢起自

王駕同固山貝子及平南將軍相繼抵浙遣調官兵各路堵禦屢奏捷功職復督飭各鎮將文武等官相機剿撫內地漸次安堵今止溫州一路尚有逆賊曾養性祖宏勳等拒守未下處州一路尚有逆賊連登雲徐尙朝等負固石塘沿海一帶尚有逆賊熊進學等連踪飄忽然擊破逆賊進取福建必宜由衢州一路蓋衢州向爲入閩捷便之徑耿逆緊要賊衆畢集於

此若此路逆賊一破則諸路之賊自不難於瓦解矣
雖有逆賊馬九玉朱懷德等見在溪溝重壘死守河
西然衢州南則江西則常山皆可以截其糧道斷
其歸路使賊首尾不能兼顧便可相機剿擊但分路
前進必須重兵足以制賊死命畱守地方亦必須重
兵足以固我後路今浙省綠旗各營如杭嘉湖紹興
近內地者先已抽調殆盡其寧波定海象山寧海台
州黃巖太平大荆樂清等處悉係沿海要汛則本省
實無可調之兵職與平南將軍都統賴塔再四籌畫
必須仍請調發鄰省官兵若江南崇明松江固為海

李文襄公別錄卷一

進剿機宜

三十六

口重地然形勢與浙不同賊踪游移倚船為命斷不
敢捨舟渡入江南官兵卽有抽調來浙存剩之兵尙
足以保固無虞今浙江逆賊未平滿漢官兵枕戈擐
甲已逾四年若再曠日持久軍餉浩繁萬一錢糧不
繼關係非小職見在酌議再疏具

題仍請調發江南官兵來浙進剿但未經啓請

鈞裁不敢擅便相應備將籌畫情形啓達仰祈

親王鑒察諭示以便遵奉施行

啓王陸路提督移駐艱難

康熙十五年八月

啓為密諭事康熙十五年八月初二日准石提督咨
稱本

親王令諭內開照得沿海地方在在俱係緊要險汛今
寧定既添設水師提督茲諭到之日該提卽移駐台
州如沿海一帶倘有緊急情形居中提調以便策應
如有用滿兵之處與夸蘭大科爾大霍柱爾酌而行
毋致疎虞等因奉此自應遵照

令諭卽行移駐台州因職標官兵除左營一千現隨
貝子軍前其餘皆分發寧波所屬寧慈奉象各縣以及

李文襄公別錄卷一

提督移駐

三十七

大嵩鹽場吳家埠應家棚求村松舉等沿海一帶佈
置嚴防日報賊踪窺伺未敢一時輕撤貽誤機宜况
標兵五千經制將備千把官四十餘員又投誠効用
隨征各官一百餘員俱有家眷兵有數口官有數十
口者住寧年歲既遠各有產業家伙老幼牽累重土
難遷且自寧赴台計程四百餘里大小山嶺九重溪
渡一十餘處官兵眷屬搬移跋涉各縣人夫須用數
萬更必先行台郡查議官署兵屋俟有就緒方可次
第而行沿海地方此番舉動兵民交困非比內地萬
難輕率若將官兵各眷畱住寧波隔遠難於照顧衆

心不安更屬未便且今水師新設官兵俱必以職標
原住之屋照數查插是職標官兵挈眷既苦跋涉之
難甯眷更苦隔遠不安之累則全標移駐台州其中
情狀人心不一大有不可言者職又何敢以不可言
之難有違

令諭除仰轉行五營參遊一體遵照作何酌撤官兵
整備移駐外合先啓覆請候

親王鑒奪令示等因除啓覆

親王外頃閱邸抄爲補授提督事兵部覆

親王題前事內開水師提督應駐何處作何管轄等項

李文襄公別錄卷一 提督移駐

三八

聽該督另議具

題等因本部院必灼見妥議今

王諭一到衆情驚惶若卽遵

諭移台全標官兵既有挈眷搬家崎嶇跋涉萬萬不
能之苦更有拋眷甯隔遠難顧洵洵不安之慮且
沿途起撥人夫動輒數萬台郡查插房屋勢必七八
千間台州州城小郡十室九頽既駐協將官兵三千
有餘豈能再插提標五營本提督任在全省隨處皆
可駐劄但事關重大有患不得不言有言不得不早
如以予郡一隅水陸二提標不能並劄則移駐者不

應議及陸師已設之營伍再台郡現有協將三營彈
丸邊郡地窄民稠如爲固圉之計止可調防汛守又
不應將陸提全標官兵再議加插抑更爲定關江遊
要口必應水師提督駐劄然尚有提鎮二標提標兵
多鎮標兵寡何反專移提標緣奉

王諭前因合亟咨請查裁示奪等因到職該職看得浙
省提督向來駐劄寧波官兵眷口安居已久近因添
設水師提督茲奉

親王令諭有陸路提督移駐台州之行仰見

親王洞察時勢以提督應援全省之責居中調度保固

李文襄公別錄卷一 提督移駐

三十九

沿海便於策應恭摺

諭內原未令其營將官兵家口盡數移駐台郡也况
水師提督駐劄地方前奉

親王

題明聽職另議除候部文到日當爲確議啓明題請定
奪外今提督石調聲以標下官兵家口衆多搬移艱
難且咸疑爲竟令移駐安土重遷致有人情洵洵之
慮咨請前來事關地方相應備敘啓報伏乞
親王鈞鑒頒示曉諭官兵庶衆心驚疑可定而重地亦
有攸賴矣謹啓

啓王請撥在閩戰船用濟舟師

康熙十五年十月

啓爲浙省戰船現闕閩疆灣泊頗多職請移調到浙
節省錢糧以固海防事竊惟浙省邊海重汛當承平
之時原額設有戰船一百六十隻隨踪哨船一百二
十隻分泊溫台等區不意康熙十三年間黃巖溫州
變叛凡在黃溫船隻盡皆失陷僅存泊定戰船七十
隻久蒙

親王洞鑒在案今陸路雖經平定據報鄭錦賊踪仍不
時窺伺且台州黃巖溫屬一帶俱逼臨大海近因黃
巖鎮總兵官鮑虎病故亟資重臣居中調度職仍擬

李文襄公別錄卷一

請撥閩船

四十

將黃巖鎮標官兵改爲水師提標移駐黃巖控制溫
台一面具

題去後第水師標旅若無船隻憑何操駕以備分配出
洋之用若令浙省各地方製造當此錢糧匱絀民力
凋疲無論採運木料工費浩繁且曠日持久一時不
能告竣以濟急需今據投誠人員供稱閩地戰船頗
多既已受撫所有前此浙省溫台二區失陷戰船似
應撥還原標以資守禦仰祈

親王俯鑒將現泊閩中及溫屬地方查有堪用戰船酌
撥二百隻其在閩省者卽令彼中官兵駕至浙洋其

在溫屬者卽就近補還原額庶浙省免於勞民傷財
而舟師立可成旅有裨濟疆匪淺鮮矣伏乞
鈞鑒施行

李文襄公別錄卷一

請撥閩船

四十二

啓王請諭耿藩速令江西餘黨歸誠

康熙十五年十一月

啓爲耿藩已經投順餘黨尙多蔓延請

諭速行招撫以安地方事竊照微饒德興廣信玉山一帶與浙逼壤其岐界未平諸賊奉

旨三省會剿職卽遣發官兵恢復江西玉山縣城已經啓報在案又於龍山源白沙關等處剿賊敗潰招撫僞總兵汪文生等現在另行啓報外但今耿藩已經投順凡在該藩所屬渠逆自應卽行剃髮剋期來歸今分檄各路確揆餘孽據職標守備段斌等報稱鉛山縣石塘東源湖坊等處尙有僞副將林爾瞻許志遠

李文襄公別錄卷一

請諭耿藩

四十二

陳龍施廷宇曾傑僞參將王勝等駐劄又興安縣與十七都地方尙有僞總兵下僞遊擊李友才駐劄又弋陽縣尙有僞徐副將等駐劄又貴溪縣尙有僞教遠將軍朱統昌僞副將李元勛周大順卽七瓜郎等駐劄以上各僞員俱係僞都尉白顯忠所管又樂平德興等處地方尙有僞楊烈將軍程鳳竝賊首陳崑山陳大馬鵬張世英林踞吳正等駐劄以上各僞員係僞驍騎馬九玉僞都尉朱懷德等所管均各踞守城池尙未剃髮又據投誠僞將軍黃朝用呈報職奉親王令諭將廣信城守事務交付僞總兵桑明等職卽

起行進剿親繳僞印劄但目今傾心歸誠者固多而

抗命踞城者亦復不少如興安弋陽貴溪鉛山石塘港東源湖坊等處各逆皆梗化未服江省行途未通等情職惟各逆散布岐界現今奉

旨三省會剿豈難滅此朝食惟仰體

朝廷浩蕩洪恩

親王好生德意且軫念無辜生靈因子以自新之路令其悔禍輸誠伏乞

頒諭耿藩將江西一帶抗命踞城之輩速令及早來歸盡洗前愆早靖地方如再負固不服當卽發兵征

李文襄公別錄卷一

請諭耿藩

四十三

勅庶百姓早離湯火而根株不致蔓延矣相應啓請

伏乞

鈞鑒施行

啓王請諭給還難民子女 康熙十六年三月

啓爲良民妻子誤遭兵捉哀叩欽遵

詔旨亟賜代

題發還完聚以廣

皇仁事據浙江按察司按察使張登選呈詳到職除按察

司另冊開錄旗官兵隨

固山貝子出軍沿途一帶槍掠子女職現在嚴檄分行

各鎮營查給完聚不另送冊呈

覽至冊開滿旗槍帶人口查內有小八旗係京口綠

旗各營亦經職摘出行查給又尚有各屬難民呈

李文襄公別錄卷一

難民子女

四十四

控現在行查未經取到結狀者容俟另行啓報外該

職看得浙閩地方仰藉

親王德威俱已平定大兵所至秋毫無犯仁恩浩蕩遠

近傳聞是真

朝廷之福萬民之幸也惟是溫台處一帶遭寇殘破百姓

流離困苦正當招徠撫綏俾令復業乃當日官兵進

剿捉帶民間子女甚多前有金允升陶人麟朱四元

等赴部控告准部文行職等確查完結又據各屬難

民紛紛赴告以至杭州省城哀號載道皆係尋妻覓

子之人職等有地方之責當此殘疆初復必有人民

而後有賦稅亦必有家室而後有人民況准部文行

查不敢置之不問行據按察司現查捉去男婦共二

千二百八十八名口造冊詳報前來竊思浙省皆

親王平定之地方百姓皆

親王拯救之赤子今閩省咸蒙

恩造家室安然即變叛之徒勢窮來歸尙得保全妻

子獨浙省溫台處等各屬難民池魚受禍如仙居樂

清等縣原因官兵退駐台寧棄而不守旋爲賊踞永

嘉瑞安黃巖縉雲青田松陽等縣原因叛將內變或

因官兵救援不及相繼淪陷皆非百姓甘心從賊及

李文襄公別錄卷一

難民子女

四十五

大兵進剿其真正賊寇或據城抗拒或相率逃遁惟

此殘黎依棲故土不肯隨賊而去

朝廷用兵救民水火正救此等之民也至如金華諸暨常

山等縣難民子女皆於殺賊旋師之時隨路攜帶並

非從賊拒敵之人案准部文內開真正賊寇未必攜

帶子女而行營中所有大率非係擄掠民人子女即

係爲彼脅從嗣後如殺賊之餘賊寇所擄難民子女

許令民間認領不得一概妄行搶擄奉

旨依議速行欽遵在案是在賊營所得子女皆許民認領

兄不係賊營所得尤宜給還又伏讀康熙十四年十

二月十四日

恩詔一款國家用兵原以靖寇安民凡恢復地方甫離寇亂尤宜加意保全安插得所勿得借端擄掠重擾良民欽此是恢復地方不許搶擄况現在版圖之民尤當保全今各屬難民感戴

皇仁浩蕩又仰荷

親王恩德是以匍匐奔赴控告不休今據司府縣各官查明逐一造冊詳報是准部文確查者業已查明惟有給還便可完結但旗丁非督撫可以徑行查給隨移咨鎮浙將軍馬哈達查行去後今准咨覆祈請

本文裏公別錄卷一

難民子女

四十六

親王得有給還之諭在凡搶得者庶無藉以推諉之虞等因前來職等謹將擄掠戶口旗色住址清冊上呈親王鈞覽伏乞特頒

恩諭并發滿字告示嚴飭各旗凡有所擄難民妻媳子女如伊親屬認領迅速給還完聚併請許令地方官便宜查給庶

王言一出萬姓骨肉重逢地方得有起色矣職謹會同巡撫陳秉直合詞具啓伏乞鈞鑒迅速

諭示職等遵奉以便結案覆部施行

啓王贖難民子女

康熙十七年三月

啓爲額憐情慘俯賜代

題以全生民骨肉以足丁糧事康熙十七年三月十一日准巡撫陳秉直咨文又據布政司李士楨按察司張登選驛傳道李之粹杭嚴道王樑運司閻廷謨會詳前由到職據此該職看得自用兵以來

詔旨頻頒惟以愛民爲亟

親王仰體

皇上至意自進駐金華以及平定全閭所至之地約束嚴明百姓無不感仰惟溫台一路當時

本文裏公別錄卷一

難民子女

四十七

固山貝子有放槍之令以致難民子女被搶獨多前准兵部據百姓控告咨行職等確查報部行據按察司查明被搶男婦數目造冊啓

請查給蒙

親王行據各將軍都統啓覆並無擄掠良民子女等因以致奉

諭未允職等所請在各將軍都統以爲賊所曾到之地其子女卽係應搶之人遂覆稱並無良民但真正賊寇始則用兵負固旣則投戈乞降其妻子固安然無恙而所得者則皆賊至不能自脫賊去不肯相隨

窮苦難民之妻子也查部文殺賊之餘不許擄掠難民子女卽得自賊營亦許民間認領奉有依議速行之

旨正指賊所屯踞地方而言賊自爲賊民自爲民原有分別今未經查給則與部文未合因此未經報部近來或有地方官捐助代贖者難民自行募化取贖者間或有旗丁自心感動徑行給還者但給贖者少畱營者多今值蒙古官兵凱旋各屬難民盈千累百羣集省城呼號呈控援引詔旨咸稱不蒙具

李文襄公別錄卷一

難民子女

四六

題發還惟有跟隨赴京叩

關等語隨准巡撫移咨會

題并各司道呈詳前來職查各難民紛紛哀控已非一

日職等惟諭以

親王自必查給稍以慰安其心今日未蒙給還而蒙古又現在起行生離死別只在頃刻是以情狀迫切如此溫台等處僅存殘黎皆係飢寒失業之人旣見骨肉永無還期彼更何所瞻顧若使千百爲羣赴京登聞職等不先陳

奏何以自解見擬會疏具

題不改不先啓報如蒙

親王徑頒令諭通令給還職等仍與地方各官公同捐散酌給價值則百姓旣得完聚而旗丁亦無苦累實爲兩全則亦可以報部完結矣職謹會同巡撫陳秉直合詞具啓伏祈鈞鑒獨斷迅賜諭示施行

李文襄公別錄卷一

難民子女

四十九

啓報江山嶺等處殺賊并請會剿

康熙十七年六月二十
年七月

啓爲塘報堵禦賊衆情形事康熙十七年六月二十
九日據駐防益亭金協都司郭正明駐防楓嶺營遊
擊倪文陞駐防浦城遊擊張宏弼各塘報到職該職
看得浦城以至仙霞係浙閩大路見今江西賊寇復
肆猖獗此地控聯三省最爲緊要職先奉

令諭浦城一帶如有警息卽行策應又奉

諭浦城楓嶺仙霞各將領互相應援職已經飭行防
守仙霞叅將饒承德防守益亭木城關等處都司郭
正明等楓嶺營遊擊倪文陞浦城遊擊張宏弼馬登

李文襄公別錄卷一

啓報剿賊

五十

瀛等各嚴加堵扼聯絡聲援據各將領咸稱汎廣兵
單不敷防禦職復差員前往各路險隘相度形勢除
見有將領駐防處所外尚有念里村條爐等處太平
梅溪等關皆須重兵鎮遏果係地方遼闊歧路甚多
在在應防實慮兵少奈浙省官兵調發已多無可添
撥職又飭行都司郭正明等酌議分兵佈置務使大
路得以保固遇有賊息卽便星馳撲剿去後今據都
司郭正明等及遊擊倪文陞塘報遣發官兵同守備
薛受益於木城關外江山嶺地方殺敗賊衆遊擊張
宏弼塘報於念里村條爐等處剿敗賊衆各得獲器

械等項各官兵奮勇用命稍挫賊鋒但賊寇巢穴雖

在江西不時出沒浙閩地界蔓延可虞前江西提督
趙賴駐兵廣信席未及煖又准部文調征茶陵所帶
官兵復已撤回而閩省浦建之兵亦患單寡今蒙
諭調劉總兵赴浦統率各營此正平靖地方之機會
查江西撫建總兵許貞現在廣信若三省刻期會同
進剿庶可掃蕩餘氛雖山險崎嶇溪入攻圍原非易
事但賊勢流突不常官兵無處不備用力多而成功
少江右百姓受其荼毒不能聊生盡爲賊所驅脅日
漸加衆倘不亟靖根株將來必致大費兵力必須乘

李文襄公別錄卷一

啓報剿賊

五十一

時撲滅爲一勞永逸之計如不四面會合窮其去路
則此剿彼遁亦屬無益必奉

親王鈞諭飭行方可使三省呼吸相應職現在調度將

士整束候令伏乞

諭令兩省總兵會訂師期同時並進以靖封疆相應

啓請

鈞鑒施行

啓王會剿鄰境賊寇

康熙十七年八月

啓爲會剿賊寇事該賊着得江西賊寇出沒三省地界流毒地方經職啓請會剿以期早淨根株今奉諭前因遵將發來總兵官許貞

令諭一角立即轉發外適准江西總督董衛國咨稱親統官兵并咨會福建督撫分路進兵會剿逆賊楊一豹江機等又據福建左鎮總兵官劉顯芳檄報錢村老營賊寇出營不知向往何處又稱楊一豹着賊到崇屬隔界踏擇營盤然後率部卒踞創逆賊此番洗營而出不知意欲何爲等語職查逆賊移屯巢穴

李文襄公別錄卷一

會剿賊寇

五十一

或知三省會剿希冀逃遁或窺伺兵少之處乘間流突皆未可定職卽照會總兵官劉顯芳并行浦城遊擊張宏弼馬登瀛楓嶺營遊擊倪文陞調防盆亭金協都司郭正明等調防仙霞關職標參將饒承德各整率官兵一面揆明進兵路徑一面嚴加堵扼又飛移江西總督確訂師期俟江西官兵一到卽刻知照進剿俟有剿殺情形另行啓報外合先啓覆伏乞鈞鑒施行

啓報撥兵延平並陳浙省兵單

康熙十七年八月

啓爲海氛方熾未熄等事康熙十七年八月初一日准兵部密咨內開該議政王等會覆福建巡撫吳興祚題前事等因康熙十七年七月十一日題本月二十三日奉

旨議政王貝勒大臣會議具奏欽此該臣等會議得福撫吳興祚疏稱延建邵汀四府皆有伏莽乘隙蠢動今省城甲兵前調赴漳泉其延建等府額兵亦經先後調撥雖新任提督暨八旗大兵將次入閩到卽急赴漳泉不能駐防延平等府伏祈於浙江督標官兵三

李文襄公別錄卷一

撥兵延平

五十二

千或二千星速赴閩駐防延平彈壓等因查浙省官兵雖經屢次調遣今海寇侵犯漳泉等處事屬緊要浙省附近福建且近又令浙江督撫召募兵丁宜調浙省之兵發往彈壓福建延平等處應請

勅下浙江總督李之芳巡撫陳秉直量畱鎮守浙省設法將各營官兵抽撥或三千或二千名儘其所得卽速調遣迅發彈壓延平等處可也等因康熙十七年七月二十三日題本日奉

旨依議速行欽此等因到職該職看得浙省官兵先後調發援閩者爲數已多今因延平等處需兵准部文行

職等設法將各營官兵或三千名或二千名即速調發職等奉有依議速行之

古多方籌酌查浙省邊海遼濶逆賊刻圖窺犯將士無分寒暑晝夜操甲在在戒嚴且溫台海洋即接連福興漳泉之海洋乘風而至不待終日倘或大兵節次南下乘我單虛并力聯縣直犯浙境若無重兵何以禦敵至閩江接界山寇猖獗逼近浙閩大路現在三省會剿是浙省三面正在用兵而內地安插投誠不下數萬皆屬鷹眼未化之徒今見山海賊寇跳梁防禦尤宜周密職等四顧浙省營汛兵單已極賊氛尙熾

李文襄公別錄卷一

撥兵延平

五十四

事勢堪虞實屬無兵可以抽調案查盆亭地方原爲浦城外援前奉

親王俯念浦城係屬重地所以

諭職酌發官兵防守盆亭今浦城已有福建左鎮總兵官劉顯芳駐劄其盆亭自可兼顧且盆亭與仙霞關相隔不遠職一面並暫令防守仙霞將領就近兼顧一面再行酌發添防隨令原駐防盆亭金協都司郭正明等官兵一千一百五十名先赴延平又於浙省各營設法抽撥以足二千之數陸續前進外所有調發官兵前赴延平數目並浙省兵單情形相應啓

報職謹會同巡撫陳秉直合詞具啓伏乞鈞鑒施行

李文襄公別錄卷一

撥兵延平

五十五

春戶兵二部請給投誠効用官俸

康熙十七年六月

爲成例可稽懇乞咨

部給俸事據標下中軍副將吳三畏詳稱奉本部院批標下隨征効用副將楊彪等知府朱定遠叅將門士龍等遊擊程魁等都司王子管等呈稱竊以彪等待罪鄰封荷蒙賞文招撫彪等傾心向化奔投恐後自至衛城感荷

皇仁浩蕩

親王德澤安插給劄彪等糜身盡瘁不足仰荅高厚之恩何敢復有希冀但思碌碌庸材既受養生無極區

李文襄公別錄卷一

投誠官俸

五十六

區肝膈必圖効死有階查案中樞政考內開投誠各官有獻城池帶官兵最多而功大者於原銜外酌量優加職銜給與全俸帶官兵不多無大功者仍給原銜全俸彪等屯駐德興縣城率領全旅歸誠六萬有奇雖不能與獻城而功大者比亦可與帶官兵多者相等也規制雖出

朝廷之盛典榮枯總由本部院之持衡故彪等不得不援例陳情伏乞施恩提拔賞咨達

部換劄給俸彪等銜結圖報照盡等情奉批仰中軍官查報奉此該卑職查得楊彪等皆偽揚烈將軍下

同時投誠之官也業奉

親王各給劄付在案今稱率領全旅六萬有奇來歸與中樞政考內帶官兵最多者相等是以懇請咨

部換劄給俸但可否出自裁奪咨請

部示遵行等因到本部院據此爲照給劄副將楊彪等俱係同偽揚烈將軍王王貞帶領官兵六萬有奇除解散外實帶領官兵三萬投誠先於招撫偽將軍轄下官兵全旅歸誠等事

題准經

親王給劄在案今據呈援中樞政考帶官兵最多之例

李文襄公別錄卷一

投誠官俸

五十七

請咨

貴部投劄給俸查投誠官員各處大將軍將軍等照功之大小給與劄付遇缺可用者卽酌量補用此係見行之例固與向來定例不同但投誠日以衆多原不能一槩補用

朝廷開恩招撫期於早奏蕩平必須隨時措置無俾失所以安歸附之心鼓向化之路庶爲長策浙省投誠不下數萬安插得宜實非易事每遇一起來歸本部院無不晝夜籌畫入伍歸農漸次解散久而始得帖然卽前准

部文於入伍歸農之間准給口糧未經停止之時本部院意存節省亦不樂爲動支惟其中頭目非附從之衆可比既已授有銜劄不便令其入伍原非安於隴畝之人又不便令其歸農僅可收入各標權爲幹束非兵非民求衣食日有呼籲之詞不獨楊彪等各員也本部院雖時時量爲周給難以爲繼且亦不足以資其糊口既已錄用無期兼之飢寒不免論其帶兵效順之功則屬可憫而情急勢窮亦不可不慮本部院多方駕馭時切隱憂

貴部持衡軍

李文襄公別錄卷一

投誠官俸

五十八

國計謨遠猷自必洞鑒作何裁奪擇其帶兵多者酌行舊例給以俸糧俾此鴟音乍革之衆永戴

朝廷之恩則日前安輯者絕未形之患而望風率服者愈當接踵矣如僅責成督撫加意綏戢究屬無米之炊未能有濟倘謂各省投誠甚衆若議給俸非所以節省錢糧但今日徵兵轉餉總爲平定地方而處置投誠實關安攘大計事有費而不可省者此之謂也况貴部

題請在外給劄原因在部給劄不得補用之故今浙省已經停止

題補則投誠之人更無他望酌量舊例舉行他省亦未可比例嗣後一省事平次第做照亦不致頓費國帑而四方早得寧定其所省已不貲矣擬合咨請爲此合咨

貴部請煩查照裁奪仍祈示覆施行

李文襄公別錄卷一

投誠官俸

五十九

咨送戶部賑濟難民冊結

康熙十七年七月

為殘疆困苦已極等事據浙江布政司詳稱案於康熙十六年二月二十一日奉本部院案驗准戶部咨開浙江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戶科抄出該本部覆浙督李題前事等因康熙十五年十一月十八日題十二月十七日奉

旨該部議奏欽此欽遵於本月十八日抄出到部該臣等查得浙督李疏稱浙省衢溫處等府屬江山等縣衛所新復地方內中多人亡戶絕數載不毛之地康熙十五年以前并十六年一切錢糧並請蠲免查

李文襄公別錄卷一

賑濟冊結

六十

照墾荒之法分給牛種限三年照例陞科至垂死之民一面於捐助銀米內動支給賑等因會同總理糧餉侍郎達巡撫陳具題前來查民原無給牛種之例又給牛種多費錢糧今正值需用錢糧之際支給牛種三年後始行陞科之處俱不便准行應飭諭各官設法招徠勸勉耕種其恢復江山等各縣衛所內亦有失陷日久而恢復者亦有失陷日未久而恢復者今豈得將新舊應徵錢糧一槩蠲免其江山等各縣衛所仍應令該督撫再行確查分別具題再議至各府屬難民既稱照例於捐助銀米內動支

賑濟等語相應將支給過細數開明造冊報部查核

可也等因康熙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題本月二十六日奉

旨依議欽此欽遵案呈到部咨院行司奉此案照先為請賑難民事又為處民接踵來歸等事又為萬命懸危無生等事又為亟請

題賑以救殘黎事據各屬紛紛申詳難民待賑甚殷緣由請行賑濟等因奉督撫二院批行查議到司該本司看得閩疆初變寇盜紛起衢處各屬相繼失陷被賊殺傷擄掠沉淪幾及三載幸蒙大張捷伐殲滅賊

李文襄公別錄卷一

賑濟冊結

本十一

寇地方恢復殘黎復見天日全浙漸獲寧宇但大兵之後流離難民雖招撫歸來而田地蒿萊廬舍焚燬牛種農具全無飢寒相對嗷泣據各府詳稱紛紛哀籲蠲賑前來本司思

國以民為本然死者不可復生而生者惟仰

皇上好生之德意則議安插賑濟之當先念完糧辦課之所資則議給牛種之益不容緩也查賑濟恢復各邑難民前由全衢處四府先經恢復各縣蒙本部院具題奉文於捐助銀兩內動支賑濟在案今續經恢復地方賑濟事同一例其間衛之極苦者則有常山開化

江山西安龍游是也嚴之極苦者則有遂安是也處之極苦者則有先復之麗水宣平縉雲與新復之松陽雲和龍泉景寧遂昌慶元青田是也溫之極苦者則有永嘉平陽瑞安樂清泰順是也各邑之殘喘其死生止爭呼吸若稍濡緩必盡填於溝壑而無噍類矣但地方遼闊荒殘已極其所需蓬廠衣食牛種之資甚多今難民爲數浩繁而賑濟銀米未能限量枯槁之極豈涓滴之所能需彼惟所用之銀兩既多不得不爲申請

題明凡一應賑濟米穀安插蓬廠支給牛種等項槩於

李文襄公別錄卷一

賑濟冊結

六十二

捐助兵餉案內動支賑濟飭令地方官親自給散務使窮黎均沾實惠如有借名侵蝕察出揭參仍將給過每名每戶銀米數目彙造細冊送部核銷伏候一面

題明一面先行批示以便遵照等因於康熙十五年十

二月十五日通詳奉本部院批各屬賑濟一項業經

本部院題

請仍於捐助銀米內動支報銷難民望賑甚殷已經前詳批行矣至分給牛種等項候部覆遵照仍候撫院批行繳奉總理糧餉侍郎達 批衢嚴溫處各屬難

民爲數浩繁當此錢糧匱乏恐難通行賑濟既經該司議於捐助兵餉案內動支仰候督撫兩院批示繳奉巡撫都察院陳 批飢民望澤甚殷如詳速行

分賑仍飭該府縣務俾災黎得沾實惠毋致胥役侵漁並候督部院批示繳奉此又奉本督院牌開爲照各屬難民顛連困苦望賑甚殷自應分別速賑以延殘喘除照各地方被難情形酌量增減派發外合卽知照仰司卽將單開分賑各屬米石查明照數折銀文到卽日委官齎往各該府協同該縣印官務將真正窮苦難民照依戶口酌定數目躬親唱給不得假

李文襄公別錄卷一

賑濟冊結

六十三

手胥役致滋侵冒等因本司遵照檄行單開派賑屬西龍江常開五縣銀共八千五百五十三兩八錢內本司先發銀五千三百五十三兩八錢交發該府知府王宏仁收領轉發賑濟又找發銀二千七百兩給差官李夢鸞傳希說齎交該府知府王宏仁收領轉發各縣賑濟又找發銀五百兩給差官吳尙禮齎交該府知府王宏仁轉發開化縣賑濟又派賑嚴屬遂安縣銀共一千四兩一錢內本司先發銀五百四兩一錢又找發銀五百兩俱交發該縣知縣劉從龍收領賑濟又派賑金屬湯溪縣銀四百兩交發該府

知府張蓋收領轉發賑濟又派賑溫屬永樂瑞平泰五縣銀共四百三十兩內本司先發銀二千一百五十兩差官聶世棠齋交該府知府王國泰收領又找發銀二千一百五十兩差官蕭繼昌妻九德齋交該府知府王國泰收領轉發各縣賑濟又派賑處屬麗縉青松遂雲龍慶景宣十縣銀共一萬二百兩內本司先發銀五千一百兩交發該府知府線一信收領又找發銀五千一百兩差官蕭繼昌妻九德齋交該府知府線一信收領轉發各縣賑濟去後今據衢州等府造到各都花名細冊併具印結各到司據此該

李文襄公別錄卷一

賑濟冊結

六十四

本司看得閩疆告變寇盜橫行衢溫處各屬相繼失陷被賊占踞有家者打餉追糧死於敵扑貧窮者抽丁入伍鋒鏑殞亡沉淪遂至三載其間逃流他鄉者甚眾直至康熙十五年八月

王師入閩之後我兵乘勢攻殺各府地方蕩平恢復其久陷之民甫離湯火鵠面鳩形新招之衆屋燬田荒妻涼滿目攜妻挈子覓食無從雖據地方官自行捐助安插賑濟奈歸來者日衆而捐助力不能周又如嚴州府遂安縣之上鄉一帶衢州西安縣之下洲百靈等處龍游縣之南源一帶金華府湯溪縣之十五

六都盡是煙燐荒廢之地無不慘遭荼毒淪陷三載於十五年恢復若不給以銀米則少壯必致復逃老弱盡轉溝壑而

朝廷之版籍空虛墾荒辦課責之何人前據各屬詳稱難民哀號遍野聲徹郊原蒙本部院飢溺爲懷痾瘵在抱

題請仍於捐助銀米內動支賑濟報銷本司遵照各地方被難情形分委各官齋解給發以上通計動支司庫存貯浙省康熙十六年分捐助銀二萬四千四百五十七兩九錢通計賑過難民一十三萬一百九十

李文襄公別錄卷一

賑濟冊結

六十五

一名口今將支給銀數并據各縣冊報賑過難民名數備造簡明總冊同各縣造報花名細冊送到不致冒破縣結一併詳送覆核各部查銷施行等因到本部院據此爲照閩疆變亂浙省接壤衢台溫處之民或遭淪陷或當用兵其間死亡徙竄不知凡幾卽有寥寥孑遺雖招徠復歸故里其男婦仳離顛連困苦之狀不忍見聞是以本部院具疏題

請動支捐助銀兩分派各府賑濟案准

貴部議覆將支給過數目開明造冊報部查核隨卽轉行布政司遵照去後茲據詳稱動支司庫康熙十

六年分捐助銀二萬四千四百五十七兩九錢分發
各府通共賑過浙省被難窮民一十三萬一百九十
一名口將支給過銀數併賑過難民數目備造簡冊
清冊並同各縣造報花名冊冊及各印結一併詳送
前來擬合咨送
貴部察核爲此合咨
貴部請煩查照施行

李文襄公別錄卷一終

公別錄卷一

康濟冊結

本末

李文襄公別錄卷之二

行間紀畧

咨提督酌議通省增兵
咨江西巡撫添兵設塘
咨江南督撫提固防沿海
咨覆提督調守分水仙霞二關
咨將軍轉移副都統飛據仙霞者禦
咨副都統犒賞滿漢甲兵
咨提督會商方畧
咨提督赴省會商堵禦衢州

李文襄公別錄卷二

目錄

咨江南總督調發滿兵赴浙應援
咨京口將軍迅發滿漢官兵赴浙應援
咨巡撫撥發官兵防守埭頭
密咨福建海澄公提督
咨提督統兵赴援瑞安
咨催提督統兵赴瑞
咨催提督赴甌
咨覆提督調發官兵
咨覆巡撫酌籌大兵糧餉
咨巡撫催解草料

咨覆巡撫已發龍游防剿官兵

咨覆將軍巡撫已發援處官兵

咨江西督撫提督會剿岐界賊寇

咨覆提督援台事宜

咨商巡撫發兵援嚴

咨覆巡撫各路援兵難撤

咨覆提督滿師仍駐金華

咨督餉侍郎巡撫籌酌運糧船隻

咨巡撫留兵協防嚴屬

咨江南總督查取韓斌家屬

李文襄公別錄卷二

目錄

二

咨提督犒賞官兵

咨會福建總督發兵赴常夾剿

咨江南總督知照韓斌原籍

咨江西督撫發兵夾擊潰賊

咨督餉侍郎巡撫調兵至衢

咨江南督撫發兵分路剿賊

咨江西督撫委員整理新復地方

咨會將軍禁旗兵攜帶難民婦女

咨覆將軍再諭旗兵給還難民子女

咨覆水師提督湖頭渡哨船

終

李文襄公別錄卷二

男 鍾麟編次

咨提督酌議通省增兵

康熙十三年正月

為咨商事准

貴提督咨開浙省各營兵不敷防移商增戍等緣由到本部院准此為照浙省舊額經制兵四萬八千六百餘名分防所屬地方延袤二千餘里戍守原自單薄嗣經

議政王會議裁去三千六百名僅存四萬五千餘名而各汛分防愈不敷矣是以前部院兩敘不敷情形

李文襄公別錄卷二

酌議增兵

一

合詞請益未荷

俞允今准大咨移詢誠見計謨第查從前減兵原為節餉是就昔日蕪事而言今值滇省有事之時則浙江一省西北地接兩江東南界連八閩處處防禦宜嚴况海逆未靖蠢動堪虞若夫湖寇山魃亦恐乘機竊發建威消萌之法不得不早為籌計且查各營官兵分防各縣村鎮俱已零星派撥其存城在營者寥寥無幾遇有警息固守尚慮不足征剿愈難猝應邇來各地兵單不止象紹寧衢等處即杭協一詳言之鑿鑿可聽此後各營詳請增兵者料必接踵漸至然而今

昔時勢固已不同自當因時酌宜寧可備陳於事前
庶免貽誤於日後亟請於通省十一郡中自邊海以
至各要隘分別衝緩按地指畫極言兵不敷用情形
每營見在兵馬之外各計應添兵馬數目然後總計
通省共宜增戰守兵丁若干馬匹若干或當仍復舊
額四萬八千六百之數統祈勝算佈置周悉庶便繪
圖貼說合詞額

請相應咨商為此合咨

貴提督煩為查照確酌示覆施行

李文襄公別錄卷二

酌議增兵

二

咨江西巡撫添兵設塘

康熙十三年三月

為飛報事康熙十三年三月二十九日准提督塞
咨准平陽鎮咨呈為飛報靖藩兵變事本月三十日
又據平陽蔡總兵塘報同前事等因到本部院據此
為照閩省倡亂江右與浙屬俱為首衝本部院見在
飛調官兵馳往常山江山等處相機堵禦仰藉鄰封
互資應援貴屬廣信乃閩屬崇安大關通衢諒
貴部院宏猷碩畫早已周防但恐建協兵力未可專
恃亟應調發一鎮率領重兵駐防以固疆圉仍祈設
立塘撥使兩省聲息不時飛遞以便策應合亟咨會

李文襄公別錄卷二

添兵設塘

三

為此密咨

貴部院煩請查照迅賜裁酌示覆施行

咨江南督撫提固防沿海

康熙十三年四月

爲緊急軍務事照得閩省倡叛構連海逆冀圖侵犯前據浙屬文武各塘報隨經本部院一面密疏

題報一面調發滿漢官兵前赴溫衢二府閩浙交界處所分守險要協力堵禦及飛飭沿海各鎮將整頓嚴防并咨會

貴^{部院}提督預設重兵屯劄交界處所互相聲援犄角在案但查海洋由閩至浙自浙抵江皆可順帆直達隨處可以登犯今浙境雖設法調兵堵禦而江浙實爲唇齒誠恐賊踪飄突靡常亟宜預爲綢繆庶幾有備

李文襄公別錄卷二

固防沿海

四

蕪忠合再密咨爲此合咨

貴^{部院}提督煩爲查照希卽飛檄江省沿海各營將加意嚴防險要處所預撥勁兵扼守遇有賊踪登犯毋論江浙俱勿岐視卽飭鄰汛將領互相星飛策應共固封疆幸勿遲緩速賜示覆施行

咨覆提督調守分水仙霞二關

康熙十三年四月初五日

爲亟請援師以固封疆事康熙十三年四月初五日准

貴提督咨開耿逆兵變勾連海寇水陸交訖先經四次催請調發滿漢官兵堵禦浙閩交界各處要口在案今准黃巖鎮澈切飛請相應立賜調發保固封疆等因到本部院准此除先准

貴提督咨移俱經節次咨覆在案所據黃巖鎮咨請前由未准大咨之先卽據該鎮具詳前來隨經本部院照會該鎮內開耿逆叛變勢必結聯海寇沿邊侵

李文襄公別錄卷二

調守二關

五

掠浙省壤址相接亟當堵禦揆度形勢溫州密邇福寧衢州界聯浦城通途大道爲浙省門庭是以本部院酌調平陽鎮前往分水關一帶堵禦險要而以溫鎮應之酌調衢協往守仙霞關堵禦險要本部院見在抽調各路官兵相機策應若賊踪乘風飄突寧台溫處處可以登犯則似應處處增兵設防惟是浙省經制官兵盡佈海疆內地寥寥無幾且各處山魃土賊見在竊發無可抽調若提標勁旅見駐寧波台區有警尙可馳赴應援本部院見在飛章

題報請發大兵赴浙不日卽有

成命該鎮忠猷懋著偉畧夙聞邊疆險汛實倚長城本部
院案所欣藉惟冀益展雄才相機籌酌聯絡鄰汛倚
角聲援務保無虞仍不時飛報情形以憑本部院隨
卽調度萬勿疎誤勉旃毋忽等因照覆在案今准前
因令再備覆爲此合咨
貴提督煩爲查照施行

李文襄公別錄卷二

調守二關

本

右將軍轉移副都統飛據仙霞堵禦
爲逆藩負恩反叛難臣忍死請兵亟彰
大討速固鄰封事康熙十三年四月初七日辰時據福建
建寧府通判何源濬呈稱卑職朝

觀回聞於三月二十六日抵浦城縣民心惶惶傳說藩兵
卽至次日到回龍村口離建寧二百里三更時分忽
見署延建邵道事延平蕭知府一牌上寫爲軍務事
有王師前往浦城所過地方修整橋梁道路竟不用
我

朝年號止寫甲寅年三月二十五日自延平發及詢差役

李文襄公別錄卷二

飛據仙霞

七

口稱三月十五日各官設祭先娘娘藩王當卽殺官
四員一福州王知府一建寧喻同知一侯官知縣一
閩縣知縣總督撫院義不少屈俱拘禁王府但范總
督歷數其罪存亡未確是夜率兵擄掠南臺男婦驚
逃淹死無數二十四日有總統上將軍徐曾江三人
領兵三千抵延平二十七日抵建寧逼民投順方免
殺戮今將辦子截短袖口切平各戴氈帽等語職痛
心無地疾首呼天恨不血濺賊前無柰孤忠莫展左
右思惟既無任可到與其徒死溝壑不若赴浙請兵
庶於時事有補隨於二十九日夜奔走一百二十里

平明達浦見西門外大張告示蠲免錢糧內有平民
伐罪妄語職氣憤欲絕旋即晝夜奔過仙霞關初三
日回望賊兵前站已上楓嶺漸入浙界聲言勤王意
在直下杭州職今千里跋涉匍匐轅門請兵援剿等
因到本部院據此合亟密咨為此合咨
貴將軍煩請查照希即迅移往衢副都統立督滿漢
官兵飛據仙霞險隘堵禦賊衆萬分緊急望勿刻遲
至切至速

咨副都統稿賞滿漢甲兵

康熙十三年四月

爲軍務事照得閩逆猖狂稱兵倡叛凡在同仇義溪
討逆

貴副都統親率滿漢將士扼險禦侮會見疆土奠安
竝望

彤弓錫爵惟茲將士用命疆場雖奏功之日

朝廷自有酬庸之典而此日擐甲枕戈本部院不勝軫念
是以特發庫帑用酬勞勩甲兵今特檄行標下中軍
副將王廷梅查照兵數約計銀兩解赴

貴副都統軍前聽候頒給并祈轉行曉諭則荷高誼

不淺矣相應咨達爲此合咨

貴副都統煩爲查照示覆施行

咨提督會商方畧

康熙十三年四月

爲緊急軍務事准

貴提督咨開調發貴標等營官兵前往分防平陽分水關又調台協等營官兵前往分防龍泉各要口堵禦緣由到本部院准此爲照閩逆倡亂浙省綢繆固圍自宜兼防海道尤當視賊鋒所專向并力堵禦屢次咨覆

貴提督就見今兵勢典舊佈置已悉縷陳無庸復贅今准大咨已發貴標并酌調近處官兵一千前往溫處二屬正與本部院咨商事宜相符淡佩碩畫但前

李文襄公別錄卷二 會商方畧

十

據塘報浦城偽檄情形頗晰賊以全勢向衢已無疑義業經三次咨請

貴提督親臨省城會商方畧至於沿海一帶各鎮皆專統一方保障之任各有責成

貴提督統衝通省今當賊兵近在交界衢屬實第一要衝形勢緊急永候台旌迅發面奉指誨庶得隨機策應保固嚴疆兵貴神速萬勿濡緩爲此密咨貴提督煩爲查照星刻命駕施行

咨提督赴省會商堵禦衢州

康熙十三年四月

爲塘報事准

貴提督咨開寧台溫實兵總算可觀分計不足此後沿海之兵一人未敢輕動等因到本部院准此爲照賊警初至之時本部院即以衢屬形勢最急移會貴提督親統官兵亟防衝要

貴提督亦即秣馬厲兵前軍先發元戎繼進嗣因塘報惟恐勾連海賊水陸並宜兼顧

貴提督暫畱行旌以待瞭探確音今賊至浦城塘報情形甚晰仙霞關大路旣在萬分緊急若賊由崇安

李文襄公別錄卷二

堵禦衢州

十

出至常山坦途易達江西之廣信素無重兵不可倚恃此兩路實今日燃眉之勢也本部院暨

將軍撫院會議滿兵雖已前進後繼寥寥內地無兵可調而寧台溫各鎮皆有分防海道之責惟候

貴提督親統官兵先至省城會同商畧急應機宜移咨奉札再四正在永望捧接大咨俱未慮及衢屬兩路之危寇在門庭難以先計堂奧封疆事宜兵機呼吸不得不激切指陳仰祈台鑒爲此合咨貴提督董率將士電赴星馳庶得面商方畧共保嚴疆煩爲查照迅速命駕施行

咨江南總督調發滿兵赴浙應援

康熙十三年四月

為緊急軍務事照得聞逆叛亂本部院屢經

題請大兵赴浙援剿案奉

上諭調撥江寧滿兵前來策應當經專差馳赴

貴部院軍前請賜督催起發在案今浙省需兵甚亟

前項滿兵猶未即到不意又於本年四月二十三日

據浙江黃巖總兵官阿爾泰飛報內開康熙十三年

四月十七日平陽鎮兵變將蔡總兵圍拏等因前來

據此除卽刻密疏

題報外是浙省外寇未弭而內患旋作勢切燃眉見在

李文襄公別錄卷二 調發滿兵 十二

官兵俱有汛防堵禦之責無一可以抽調應援惟望

貴省滿兵星飛策應庶保無虞合再亟請為此合咨

貴部院煩請查照希卽立刻移催滿兵星夜兼程赴

浙永望應援軍務萬分緊急幸勿刻遲併賜示覆施

行

咨京口將軍迅發滿漢官兵赴浙應援

康熙十三年四月

為緊急軍務事照得聞逆叛亂本部院屢經

題請大兵援剿見經兵部咨調江寧大兵一千又防守

安慶副都統所領兵全來又江寧察所領四旗兵

全來又定南將軍和碩額駙所領兵五百名夸蘭大

二員赴浙應援等因前項官兵雖經調撥迄今無一

到浙不意又於本年四月二十三日據浙江黃巖鎮

總兵官阿爾泰飛報內開康熙十三年四月十七日

平陽鎮兵變將蔡總兵圍拏等因前來是浙省外寇

未弭而內患旋作勢切燃眉目今見在官兵俱有汛

李文襄公別錄卷二 咨發援兵 十三

防堵禦之責無一可以抽調應援所有部撥滿兵又

未卽到本部院再三籌畫特又密疏

題明先請

貴將軍就近酌發滿漢官兵星飛赴浙除現備小揭

應覽外第軍機呼吸若候部覆奉

旨方行起發勢必有誤合亟咨請為此合咨

貴將軍煩請查照立刻調發滿漢官兵星夜兼程赴

浙應援以固鄰封併祈先將調撥官兵數目起行日

期預行咨示以便備辦供應望勿刻遲

咨巡撫撥發官兵防守埭頭

康熙十三年五月

為撥報事據分守杭嘉湖道詳稱四月二十六日據差去快手沈錫俞禮筭稟稱錫等蒙差往歸安所屬廟喜等處地方挨聽土賊信息今挨得十八日有盜首李成龍即李振海等從廟喜進山往埭頭一帶錫等隨往埭頭鎮打聽鎮上百姓慌說離鎮二十里山內賊首李成龍楊相嘯聚三百餘人往來擾害鎮上無兵汛守恐早晚來鎮搶掠等語除密移協守羅副將防剿外該本道看得湖屬山嶺水繞向為寇盜出沒之藪今聞變震鄰汛兵抽調一切不軌之徒糾

李文襄公別錄卷二

防守埭頭

十四

結匪類紛紛蠢動見據報稱賊首李成龍等嘯聚三百餘人逼近埭頭將欲搶劫鎮民湖協一營除奉調撥外僅存兵三百餘名分防州縣城池庫獄不能分撥進剿合無上請憲臺或於憲標或於撫標暫撥標弁帶兵一百名防守埭頭安慰民心等因到本部院據此為照湖郡半屬山陬半聯水渚最易藏奸今鄰封震警而不逞之徒乘機竊發以致百姓張皇該道詳請撥發標兵駐防埭頭誠屬急務但本部院標下二營官兵先經兩次調撥赴衛防剿今本部院現在會同平南將軍統兵進剿其存營官兵勢難再為抽

調然湖郡需兵亦難緩視似應於貴標酌發官兵一百名前往埭頭防守擬合咨商為此合咨貴部院煩請裁覆施行

李文襄公別錄卷二

防守埭頭

十五

密咨福建海澄公提督

康熙十三年五月

為欽奉

上諭事准兵部密咨內開康熙十三年四月二十四日奉
上諭朕精忠反叛游澄公黃梧提督王進功隔越泉州漳
州與浙江聲息不通着行廣東王及總督巡撫江西巡
撫湖江將軍總督等由廣東江西設法差人於黃梧王
進功處確探消息若游澄公黃梧提督王進功等能各
守地方着令固守若力單不能自守廣東江西有何處
可來會合着來會合欽此合咨貴部院煩為欽遵施行
等因到本部院准此為照逆賊耿精忠背負

李文襄公別錄卷二

台海澄公

十六

國恩稱兵造亂本部院聞變之日即知

貴督 忠義憤激惟因境阻軍書無由遽達今我

皇上明見萬里特頒

上諭指授機宜此皆

貴督 丹誠昭格簡在

帝心佇見不世勳名傳榮千載今平南將軍賴 統率禁

旅十萬指日直抵福州本部院欽遵

睿謨問道馳使密咨

貴督 請煩查照欽遵

上諭事理相機酌裁迅賜示覆施行

咨提督統兵赴援瑞安

康熙十三年五月

為飛報事據溫州鎮飛報內稱康熙十三年五月初
二日午時據瑞安營副將吳三畏飛報平陽南岸叛
逆於康熙十三年五月初一日點兵帳房知至五百
餘頭其人馬俱抵中洲連夜搬運砲械馬跳版等項
喊聲不絕本職會同提標劉遊擊分撥兵馬在上下
兩處阻截初二日賊盡拔營俱向中洲周村落船辰
巳等時即已渡江而浦口南岸船隻亦已起蓬撐駕
往上意在水陸竝進但本汛節蒙木鎮撥兵添防似
此賊勢重大終虞杯水車薪本職等惟有盡命堅守

李文襄公別錄卷二

赴援瑞安

十七

倘荷發大師尾賊之後攻擊於外面城內官兵堵剿
於內自然一可當十瑞邑保全全浙均叨利賴矣仍
懇憲臺賜文通報亟請救援等情同時又據提標遊
擊劉國珍報同前情又據瑞安營副將吳三畏報稱
平陽叛兵勾引閩寇二萬有奇於初二日辰巳時渡
江已到我岸雲集蜂擁屯割橫山等處分布攻擊見
在會同提標劉遊擊分發官兵迎敵等情各到職據
此為照平陽官兵叛變勾逗逆勢緊急瑞安之危如
累卵夫瑞安為東甌離落萬一挫失勢必逼犯郡
城水陸交侵腹背受敵鎮標之兵除已先調發往瑞

應援外所在之兵有限今本職於據報開立發溫州城守副將楊春芳鎮標左營遊擊魏萬侯各帶領馬步兵二百名又檄調樂清營千總一員把總一員磐石營千總一員把總一員大荆營千總一員把總一員各帶馬步兵二百名星馳應援又檄調寧村營千總一員帶兵於該汛援瑞安一帶聯絡救應但我兵已在單弱之時又經調發郡城根本水陸重大亟請憲臺賜發救兵解此危急本職再為籌思若待援兵不免稽延時日於是專咨黃巖鎮火速先發援師拯我鄰難惟恐彼處推阻尤祈本部院星檄黃巖鎮開

李文襄公別錄卷二

赴援瑞安

十八

聲踵救全浙幸甚等因到本部院據此為照平陽叛弁勾引逆賊輒敢擁眾渡江恐有狡謀陰合今瑞安孤城吳副將悉力拒守如此一心報

國奮不顧身誠為可敬若棄置不援何以勵忠義之士且溫郡倘有他虞西犯金處東逼台寧在在可虞今溫屬萬分危急滿兵尙俟馬到前進必藉台旌迅發庶可保固封疆合亟咨會為此合咨貴提督煩為查照即日統兵進援施行

咨催提督統兵赴瑞

康熙十三年五月

為飛報事康熙十三年五月十二日據溫州鎮塘報內開康熙十三年五月初三日午時據溫州城守副將楊春芳本標左營遊擊魏萬侯報稱卑職等帶領官兵至南慈湖安營於初三日寅時發兵前進路遇鄉民攜婦女數百人北來審問賊人情形口稱賊有萬餘兩路進發一路在瑞安東山塔下營一路游上渡北來等情本日酉時又據該副將報稱卑職等領兵前往瑞安應援於初三日巳時到瑞安三都紫巖地方據援兵王有福等報稱援至三都嶺下見鄉民

李文襄公別錄卷二

咨催赴瑞

十九

紛紛逃竄嶺上俱是賊兵擺列大砲佔踞險隘不能前進等語卑職等見在鼓勵官兵征進等情到本職惟祈憲臺亟發援師共圖殲滅等因到本部院據此為照瑞安被賊攻圍勢在危急先經咨移

貴提督就近赴援諒必慮切嚴疆星馳進發今據塘報各營援兵屯紮紫巖地方尙未直抵瑞城夾擊何能立解重圍各營將領無所統轄號令參差議論不一恐其躊躇瞻顧必致有誤大事今本部院見同平南將軍統兵前往金衢一帶惟藉

貴提督台旌迅發以援危城合亟咨會煩為查照施行

咨催提督赴甌

康熙十三年五月

爲泣請援師以救危疆事據分巡溫處道飛報稱溫處爲山海僻隅值聞逆變叛防弁倡逆甌城致平陽泰順相繼湮沒瑞安受困半月郡城之外海縣聯帆游移官民露處城隈慶景已爲賊踞雲遂各邑警息不絕郡城危同累卵本道飛請援兵已十有三次今於本月十六日酉刻接憲臺劄諭以公議提督臨甌視師撥狼山官兵五百員名到瑞援剿兩郡賊勢浩大危在旦夕日間提督統帥卽至而馬牌尙未到甌吳副將竭力死守忠貫天日瑞民亦百計捍圍以待

李文襄公別錄卷二

咨催赴甌

二十

援師倘望救不至一旦瓦解是孤忠義之心而絕城守之念也伏乞憲臺迅賜檄發勁旅并催提臺早統雄師星夜前進以救孤危等因到本部院據此爲照瑞安圍困二旬賊踪直犯甌江前准大咨親統官兵赴溫援剿計今諒已抵溫但屢據該鎮道疾呼請救今復據該道殷切籲催前來合亟咨達貴提督煩爲查照如台旌業已抵溫希將到溫日期示覆以慰翹望尙未抵甌祈卽迅督官兵刻日星飛前赴以救危疆幸勿刻遲至望至切

咨覆提督調發官兵

康熙十三年五月

爲泣請援兵亟救孤危等事准

貴提督咨開賊困瑞安危急前後調發官兵六千五百有餘赴溫瑞援剿寧台兵力單薄煩請迅催江南抵浙滿漢官兵一從全處上游星赴溫州夾剿一往台州一往定海聯絡備禦緣由到本部院准此爲照瑞安被困業荷

貴提督統率官兵親赴調度計算赴援官兵前後調集六千五百餘員名兵力不爲不厚今准大咨復請滿漢官兵赴溫夾剿但會商平南將軍公議抵浙滿

李文襄公別錄卷二

調發官兵

二十一

兵馬力未齊不便零星四應溫州一路全藉貴提督策勵官兵奮勇撲剿刻期殲滅至於台寧沿海一帶本部院熟籌再四浙省官兵多在溫台寧三府今處屬數邑失守衢屬餉道幾致中梗何等危急無兵調遣是以前又備敘情形會列台衛特疏上請或發江南和碩額駙所統滿漢官兵或發江南一鎮赴浙策應在案兵部見又調撥揚威將軍處所副都統喇哈及包衣佐領下官兵赴浙策應諒可不日抵浙統俟到日會商分發策應合就咨覆煩爲查照施行

咨覆巡撫酌籌大兵糧餉

康熙十三年六月

為請留鹽課銀兩等事准

貴部院咨商部覆浙省錢糧已多題請協濟發帑俱不准行煩請酌籌示覆以便補贖會

題緣由到本部院准此為照用兵之際糧餉為先目今各省俱有大兵進發若浙省可以足用豈敢屢疏請但部議所計者以通省一年徵解之數總算作見在銀兩而督撫身在地方既不敢緩誤軍需又不敢亟竭民力其事勢實有萬難者今本省原額兵餉大兵糧餉駐防官兵加餉綠旗官兵行糧已前支給之數并

李文襄公別錄卷二 酌籌糧餉

三十一

將來月給之數皆可按籍而稽其餘備辦槽餉僱募夫船添增驛站等項種種皆需現銀至於豆草日用浩繁雖按時支放必須先期採辦非可緩待而溫處衢三郡近賊地方人民逃避見在竭力招徠寧台三郡額徵本少游寇告警人不寧居金嚴二郡就近供應衢屬且為兵馬孔道力役困苦此數處雖迫以追呼終無實濟所藉惟杭紹嘉湖四府又值二麥無收蠶桑失望且今時方六月其先解并備辦豆草等項約已盡額徵之六七惟以軍需緊急不敢為民告難若取必一時概行敲扑使人心搖動則事勢可虞此

等情形身當責任者安得不早計乎惟

貴部院與藩司熟籌將已經支給并見今實需之數約畧可以徵解接濟之數通盤打算如可竭蹶支撐且不必再疏上陳若司帑空虛萬難供應則必將各項實用數目明白簡易具詳

貴部院再加裁酌會疏入

告亦不得不然之勢耳相應咨覆煩請查照施行

李文襄公別錄卷二

酌籌糧餉

三十一

咨巡撫催解草料

康熙十三年六月

為料草催解不前馬匹枵腹難待專員再懇亟催飛運事照得在衛滿漢綠旗官兵馬匹豆草全無缺餉已踰數日睹此情形甚為憂迫是以三次咨請

貴部院迅督輓輸接濟迄今又復數日總無顆粒寸莖解至各官兵朝夕環訴而該道府無米難炊徒嗟束手軍興何等緊急豈藩司以一派解詳報之文移便可弛擔耶查該司前詳省運米豆屈指一月杳無片艘到衛各府報解多屬空文亦未見該司將遲誤各官揭報似此藐玩軍需何賴本部院統兵行間糧

李文襄公別錄卷二

催解草料

二十四

草軍需惟藉

貴部院籌畫接濟業已屢次咨催今事切燃眉不得不再專差咨請為此合咨

貴部院煩請查照立刻嚴督藩司將貯省料豆草束已起解者添差沿途催趕未起解者督令該司親赴倉棧料理上船遞差能員飛解赴衛并遴委監司一員駐劄嚴州專司催趲毋恃微員以致誤事至各府派辦豆草等項定限守催隨到隨卸陸續迅速接濟引領永候并祈先賜示覆以慰寬望至緊至切

咨發巡撫已發龍游防剿官兵

康熙十三年六月

為稟報事准

貴部院咨開偽逆馬千總突犯龍游勢甚詭悍煩請就近會酌迅發官兵進剿緣由到本部院准此為照偽逆突犯龍游本部院於途次聞報即發隨帶官兵令杭協副將陳世凱江南提標遊擊崔天福統領駐劄該縣相機防剿兼顧蘭湯二縣外今准前因合就咨覆煩請查照施行

李文襄公別錄卷二

龍游防剿

二十五

咨覆將軍巡撫已發援處官兵

康熙十三年六月

為會商機務事准

貴部院會咨內開處屬十邑大半失守賊勢猖獗逼近郡城亟請會商

平南將軍再調勁旅速發處州以除急患狼山鎮標官兵五百名速令回處餘再別處抽調一二千名分頭征進方克濟事又來省滿師將次進發原調金嚴嘉湖等處官兵亦當酌量撤回以為地方防守之計統祈酌籌指示緣山到本部院准此為照處郡報警本部院途次龍游卽已調撥遊擊于昌祐統領各標

李文襄公別錄卷二

援處官兵

二十六

營官兵會同處協副將姜騰蛟相機策應援剿嗣據塘報龍慶遂昌等縣相繼失守青田告急復又咨移提督并照會黃巖鎮調發該鎮親統官兵二千餘員名星赴處州前後夾勦俱經咨達在案及狼山鎮標官兵五百名未准大咨之前本部院業已檄令畱處策應是處州一郡除原額經制之外前後已調撥過各營官兵約計三千五百六十餘員名矣至於原調金嚴嘉湖等處官兵共計不過二千一百餘員名防守常開等邑今逆賊數萬盤踞清湖相拒咫尺現今常開各邑俱有賊衆侵犯龍游警息頻聞業發杭協

副將陳世凱統領該營官兵及江南提標官兵駐龍進剿見今又發湖協官兵二百名赴常策應惟存官兵二千有餘在郡隨本部院進剿若再撤回金嚴嘉湖調防之兵不惟本部院勢難單騎前進并常山開化龍游亦無一兵防守仰藉

貴部院垂念巖疆亟賜調兵星速赴衢分防庶便撤回前項官兵合亟咨覆煩請查照施行

李文襄公別錄卷二

援處官兵

二十七

咨江西督撫提督會剿岐界賊寇

康熙十三年六月

為鄰界寇警交証亟咨調兵策應共衛封疆事為照
浙省常山開化等處與江省接壤先經移咨

貴部院並發重兵固守廣信玉山鉛山等處已准大

咨示覆在案不意叛賊柯昇擁兵從逆玉山一帶賊

兵盤踞聲息斷絕而永豐等處賊首詹三公子等嘯

聚夥黨流突浙境常開之問土寇附合時時窺犯今

浙省雖見在發兵搜剿而兵至之時賊蹤又復寂然

總因交界叢山易於出沒非兩面夾剿此搜彼遁終

難靖盡根株

李文襄公別錄卷二

會剿賊寇

二十八

貴部院諒切同舟自當有碩畫指授亟奏蕩平今屢

據塘報緊急合亟咨會為此合咨

貴部院祈即迅發官兵搜剿仍刻期示覆以便約會

策應施行

咨覆提督援台事宜

康熙十三年六月

為亟請援兵以保封疆事康熙十三年六月二十四
日准

貴提督咨移太平失守亟請立發杭州養馬大兵盡

往台州緣由到本部院准此為照溫鎮叛變賊寇勢

必侵犯台郡先經本部院會商平南將軍將駐杭滿

兵請發赴台應援見准將軍圖咨移已調副都統

馬所帶馬兵并察哈力兵共四百一十九名又將

安南將軍華奉

旨所撥看守杭城兵五百名又將杭州兵添補八十六名

李文襄公別錄卷二

援台事宜

三十九

共合一千委副都統阿為兵主星夜赴台應援等

因又准撫部院咨移前項赴台滿兵已於十九日起

行諒月內自可到台可藉防禦惟是金華賊又逼犯

是以先將在杭在衢滿兵分路援剿今常山又陷將

見雅副都統兵馬仍撤回衢其台州今日事勢惟藉

貴提督就近兼顧以保無虞今見准兵部咨調江寧

右翼查哈喇全軍及奔佐領甲兵一名令副都統吉

爾塔布統領赴浙應援除經一面咨移江南督院迅

催前項調發滿兵星夜赴浙外今准前因合亟咨覆

煩為查照施行

咨商巡撫發兵援嚴

康熙十三年七月

為咨商亟救嚴屬以固糧餉重地事照得全浙大勢以衢溫處三郡為門戶溫處相繼變叛惟衢州尚有當衝扼要之勢賊亦以全力相抵而金華為居中要道防禦不得不亟今滿兵在衢止有一千六百餘甲在全不及一千非有餘力以四應至調集綠旗官兵共六千有餘常山一千扶傷而回開化四百尚不知下落防守龍游五百湯溪三百蘭谿五百金華一千一百存衢城者僅及二千晝夜糧甲以當數萬之賊而土寇在在竊發警報踵至本部院應接不暇今遂

李文襄公別錄卷二

發兵援嚴

三十

安賊眾攻逼嚴郡存兵數不及百岌岌可危若嚴郡有失則省城震動餉道中絕萬難緩視奈清湖賊兵連營漸進如再將此二千之兵分調赴援則衢州守禦更無可恃全省兵馬之任本部院與提督共之今台黃告急如此東路援師不可望矣思省城兵亦無多但嚴州為省城之屏蔽仰祈

貴部院於貴標發兵數百赴嚴協同鮑副將相機剿禦此亦萬不得已之著目前事勢不得不急治其標耳迫切燃眉專員馳請為此合咨

貴部院煩請查照迅賜調發并希示覆施行

咨覆巡撫各路援兵難撤

康熙十三年七月

為機務事康熙十三年七月十三日准貴部院咨移金嚴各屬告警嚴州已發標兵五百名前赴防剿金華逼近諸暨為杭紹通衢可否將原調赴衢官兵撤回緣由到本部院准此為照賊兵四面侵犯衢州連營四十餘里實有數萬之眾滿漢綠旗官兵共三千有餘於七月初七日出城奮勇衝擊而賊營外掘濠壕內設木城火器排列相繼迭發猝難攻破自龍游以至湯溪無處非賊兵分佈勢甚猖獗忽於七月初十夜拔營遁去恐有狡謀連發官兵漸

李文襄公別錄卷二

援兵難撤

三十

進哨據一面先調官兵往龍游湯溪沿河一帶進剿以通運道今俟沿河清蕩即當先復東義以固紹興之西路台屬仙居賊方攻破西門幸援兵適至遂得保全嚴屬兵單慮之已久惟因在衢之兵業已四往分防再難調發止令金協兵百餘前往今貴標兵既發稍可恃以防禦紹屬見調之兵勢不能撤回貴部院令其酌將臺寨官兵回郡此亦權宜緩急不得不然今惟有急為金屬收拾之著即所以保固紹屬專待龍湯一帶進剿回報至日酌行但衢郡兵勢實單前日情形萬分危急將軍已疏

請喇吉二副都統之兵齊赴金衢祈

貴部院與

總理部堂達

將軍圖 迅為商發庶戰守有藉耳相應咨覆煩請

查照施行

李文襄公別錄卷十一

援兵難撤

三十二

咨覆提督滿師仍駐金華

康熙十三年七月

為飛商緩急情形事准

貴提督咨開駐防金華副都統

馬雅

俱准部文回省

未識因何調回必需剖悉形勢立疏

題明挽回保固金華等因到本部院准此為照浙省形

勢自溫處叛變而後金華實為東浙藩籬水陸交衝

運糧孔道

馬雅

二副都統領兵駐守一戰勝賊即准部

文調回省城本部院隨會商平南將軍已經調發在

衢副都統吳 星赴金郡彈壓逼逆賊擁眾逼城滿

漢官兵協力蕩勦接據塘報大捷隨即具疏上

李文襄公別錄卷十一

滿師駐金

三十三

聞業有小揭移覽見今馬副都統又復至金防守自可無

庸題明照准前因擬合咨覆煩為查照施行

咨督餉侍郎巡撫籌酌運糧船隻

康熙十三年八月

為咨商立法預備運糧船隻以濟緊急軍需事竊照大兵進剿首在糧精輓運接濟必資船隻今駐衛滿漢兵馬所需糧料使給日久本部院差撥頻催陸續前來不過寥寥數艘矧今和碩

康親王總統大兵征閩將來糧料需用正殷其運糧船隻若不亟籌良法即使儲備有餘而無船載渡勢必遲誤查自省城以至嚴州江港稍寬大船可以行使驛傳項下原有額設座點等船七十餘隻見在江干於內量留十餘隻以應大差其餘俱令往來杭嚴裝

李文襄公別錄卷二

運糧船隻

辛四

運糧料并再搜尋寬大航漁等船二百隻每四十隻編為一號互相保結連泊江干遇有糧料隨到隨裝其自嚴以至衢州溪流狹小水淺灘高重大船隻難以行使前委糧道駐劄嚴州責司催督應令搜備小船四百隻亦每四十隻編為一號互相保結連泊嚴州馬頭一遇省城解到糧料隨即轉撥裝載其省城嚴州各船俱照民間僱價現給紋銀不許官役短少遲延致使船戶苦累起行運載之時除解官外俱另選或府佐或三司首領官一員多帶幹役專司管押船隻往回并沿途催備人夫以資遣往如有沿途船

隻潛避直着互結各船催追倘通同故縱任其脫逃互結船戶一體究懲押船官役分別參處至編號各船止許裝運糧料凡一應差使等項概不得擅行動用至有奸猾船戶躲藏徽州河路藉口隔省規避似應就近移明江省地方官徑行拘拏如是庶船隻不致缺少而軍需或可無誤耳除行藩司暨糧驛二道酌議外是否可行擬合咨商為此合咨貴部

堂

煩請查照會奪仍希見覆施行

李文襄公別錄卷二

運糧船隻

三十五

各巡撫留兵協防嚴屬

康熙十三年八月

爲請兵添防保固地方事據嚴協副將鮑虎詳稱照得淳遂壽三縣前因土寇糾集開常餘逆乘我兵單節次襲陷卑職於七月十五日親統官兵前往恢復七月十六日恢復壽昌二十三日恢復淳安八月初三日恢復遂安半月之間連復三城壽遂二邑雖有城郭多倒塌不堪而淳安無城俱在萬山之中卑職血戰二十餘陣跑倒坐馬二十餘匹始克底定今遂安賊寇散而復聚卑職現又督兵進剿因思新復地方必須多著官兵防守今本營之兵除留守府城并

李文襄公別錄卷二

協防嚴屬

三十七

分防桐分二縣外其餘隨帶只有四百餘人先留一百五十名防守壽昌又留一百五十名防守淳安現今卑職隨身所帶之兵寥寥無幾卽全留在遂尚不能資戰守况今淳安賊首劉萬冲復聚逃散之賊出沒於靈岐富昌窺伺分水恐一時難盡根株伏乞本部院垂鑒恢復三邑兵單難守不論何營之兵酌撥數百前來添防庶疆圉可保事干軍機至急理合詳請等因到本部院據此除詳批該營缺額并貼防太平兵數仰速行募補撫標官兵暫留協同防剿俟官兵調齊再行酌議仍候咨明

撫部院去後爲照嚴州失陷屬邑該副將力戰恢復見在分兵防守但隨帶官兵既欲隨軍征剿又欲分防守禦自是不敷既經該副將詳請增兵前來除批令該副將遵照將貴標官兵暫留協同防剿外擬合咨明爲此合咨
貴部院煩請查照施行

李文襄公別錄卷二

協防嚴屬

三十七

咨江南總督查取韓斌家屬

康熙十四年十二月

為咨提偽官家屬取信投誠以解賊黨事照得逆賊耿精忠造亂閩疆追脅官兵勾合土寇竊踞仙霞妄思狂逞本部院親行統師會同滿漢官兵在衢進剿屢加撲殺惟是逆賊依險負固冀圖苟延殘喘且附從黨羽實繁有徒所以百足未偃尚稽天討今荷

聖恩浩蕩矜憫脅從准令投誠本部院見在勦撫並用茲

據投誠人章啓元供稱係江南亳州人氏因耿逆殘忍刻薄官兵多係離心是以前來投誠又供亳州人

李文襄公別錄卷二

韓斌家屬

三六

韓斌係福建興化府城守營守備在仙霞關一路賊營帶領八百人意欲投順聞賊營傳說韓斌家已被抄所以尚不敢來若取其家人到此差發過去當即全營來投等語又據獲犯李斌稟稱寇營都司韓斌係我

清朝武進士原任興化府城守中軍守備年方三十有五被耿逆迫脅將部下官兵五百名領入衢地毒念君恩輒卽流涕一載有餘向無登陣見今衣號只掛興化城守都司韓七字詢及家眷稱在江南家有父母妻子計百餘口竄其衷腸實有歸誠之念若查取其父

子兄弟一人密到衢州潛通消息大則可以內應外合共屠叛逆小則可以招其投誠等情據此則韓斌有心向化相應取其家屬往招惟希

貴部院轉行該地方官將原福建興化府城守營守備韓斌家內選取的屬親丁一名賜文移解過院以便設法招諭俾其傾心來歸用彰

李文襄公別錄卷二

韓斌家屬

三九

咨提督犒賞官兵

康熙十五年二月

為軍務事照得逆賊負固甌城官兵攻勦用命本部院漢為軫念今接據各鎮將塘報於二月十七日大創賊氛此皆

貝子威武暨

貴提督帷籌之所致也會見疆土奠安蕩平當在指日矣雖奏捷錄功

朝廷自有酬庸之典惟茲將士血戰宣勞本部院不勝嘉

予酌備銀三百兩專員齎送祈

貴提督分給在事有功將士聊為牛酒之需相應咨

李文襄公別錄卷二

犒賞官兵

四十

達為此合咨

貴提督煩為查照施行

咨會福建總督發兵赴常夾勦

康熙十五年三月

為咨會調發官兵以資恢復事照得開化一邑界接徽饒路通廣信逆賊偽都督馬鵬偽總兵周立等與衛郡河西之寇互相聯絡本部院擬由嚴遂進兵則常山唇亡齒寒自不難於克復可以會合廣信大兵是以調發署瑞安營副將事叅將武榮平陽鎮標遊擊陳國任帶領在衛官兵赴嚴會同嚴協副將洪起元等官兵及調援在嚴撫標官兵協力進取業將開化克復抄其後路若再得勁旅由衢直抵常山兩下夾勦賊必首尾莫應惟因在衛官兵現已分發由嚴

李文襄公別錄卷二

請兵夾勦

四十一

進取開化且衢郡河西逆賊刻刻對壘我兵防守要汛保衛城池處處皆宜嚴密即克復常山又必屯兵戍守方為萬全衢郡官兵未能分佈當此賊勢披靡正可乘時進取得荷

貴部院宏籌偉畫督發貴標勁旅或鎮標官兵前赴夾勦則常山一邑不難立奏蕩平矣除經具啓

親王外擬合咨請煩請查照施行

咨江南總督知照韓斌原籍

康熙十五年四月

爲懇恩移咨知照事據標下隨征副將韓斌呈稱竊照卑職係江南鳳陽府亳州人辛丑科二甲第一名武進士於康熙十年間選授福建興化城守中軍守備康熙十三年三月十五日耿逆叛變時職在省領餉隨被細鄉禁錮逆府彼時恨不欲生無柰孤掌難鳴後逆衆出兵來衢卑職帶領親丁隨從久欲投奔前來奈賊衆疑忌防範嚴切只得苟延歲月幸蒙憲恩提取職子韓世晉僕人苑亮王爵到衢於今四月初九日遣發苑亮前赴賊營暗通信息卑職卽於

李文襄公別錄卷二 韓斌原籍

四十二

十二日帶領都司王得功施虎把總蘇起袁宗畢思臣張玉披甲隨帶什物騎坐馬驟憤不顧身飛奔渡河賊衆發兵追趕幸賴憲天遣發兵馬接應卑職得見天日隨蒙啓送

親王俱蒙賞給劄付恩同再造誓必竭力報効滅此叛逆上報

國恩下舒積憤竊思前蒙憲天提取職子韓世晉現任在衢今令回籍伏乞賞咨

江南總督部院并行原籍亳州知照淡爲恩便等情到本部院據此爲照韓斌失陷賊地久欲自拔來歸

前請

貴部院查取伊子韓世晉到衢遣僕苑亮往招而該將卽率領僞官飛騎歸誠其忠勇之槩誠可嘉尚隨經本部院啓送

親王當蒙頒給劄付發標効用并卽具疏題報除另備小揭呈覽外今該將遣子世晉回籍呈請移咨知照前來相應據以咨達爲此合咨貴部院煩請查照希卽轉行該將原籍地方官一體知照俾無內顧得令盡力疆場感佩舟說不淺矣

李文襄公別錄卷二 韓斌原籍

四十三

咨江西督撫發兵夾擊潰賊

康熙十五年八月

為移會恢剿大捷亟請夾擊共靖逆氛事照得浙閩與江右連壤自耿逆變叛以來兩省郡邑多被荼毒如偽驍騎將軍馬九玉盤踞衢郡河西竊佔江常等處今康熙十五年八月十四日

奉命大將軍和碩康親王駕臨衢郡本部院密啓情形於本月十五十六等日隨奉

諭令調遣滿漢綠旗官兵分路剿殺河西逆賊大敗鼠黨營壘盡被我兵焚燬本月十七日恢復江山十八日恢復常山賊勢披靡潰遁我兵已抵仙霞一路

李文襄公別錄卷二

夾擊潰賊

四四

直逼玉山馬逆敗殘餘衆必奔永豐等處以冀緩死若

貴部院撥發官兵乘機夾擊渠魁不難授首更祈帷籌調遣官兵竟取閩境俾逆孽首尾受制諒可立奏蕩平合亟密咨為此合咨

貴部院煩請查照並賜調度仍祈將逆敗情形併於某路進兵不時移示以便會剿施行

咨督餉侍郎巡撫調兵至衢

康熙十五年八月

為移會調發官兵事照得衢屬逆賊敗遁官兵追逐進閩今江常開化各邑新經恢復山鄉村落伏莽未靖且偽驍騎馬九玉等竄入廣信見據探報搜取民間農具打造器械而德興永豐二渡關諸處綿亘數百里尚有逆賊盤踞各隘切近衢境茲雖賊氣消沮不無隱憂况地方初復人民甫定未免時懷風鶴兼之

王師深入閩疆衢屬又為糧運咽喉思患預防更宜早計查衢州原調湖協官兵六百名之內有該協將弁

李文襄公別錄卷二

調兵至衢

四五

帶歸本營及事故等項約共缺兵二百名公檄該副將照數撥補并調太湖營官兵三百名來衢分發添方以圖善後以保萬全相應咨會為此合咨貴部院煩請查照施行

咨江南督撫發兵分路剿賊

康熙十五年八月

為咨請乘時剿撫早殄逆氛事照得

王師進剿連克開常奪關入閩兩經咨達

貴部院在案茲開化各賊亦復聞風奔遁浙省衢屬

業已廓清閩粵險要既失自必喪膽近據探報偽驍

騎馬九玉等竄入江西廣信搜取農具打造軍器玉

山係屬空城等語是此際賊眾敗跡驚魂未定即前

此四出黨羽亦必奔顧巢穴乘此督發官兵分路進

剿廣布招徠當即瓦解本部院一面咨會

江西督撫二院訂期夾擊但江西省徽州毗聯浙西江

本文奉公別錄卷二

分路剿賊

聖六

右恐逆賊勢窮奔突必期彼此堵剿庶可早靖根株

祈

貴部院再行就近會同

江西督撫二院并飭徽州一帶鄰汛將領整肅嚴防

相機夾剿合亟密咨

貴部院煩請查照亟賜示覆施行

咨江西督撫委員整理新復地方

康熙十五年十一月

為亟請整理殘疆共圖鞏固事照得江浙聯壤勢同

肩齒而廣信一郡更為切近今偽襄武將軍黃朝用

嚮化歸順已赴閩省和碩

康親王軍前投誠一郡七縣復入版圖前奉

主諭速發文武官員前往接管料理撫綏地方接汛防

禦等因本部院業即星移

貴部院在案但廣信雖復而江右餘寇尚未悉平若

不亟議綢繆恐致復生意外况該府淪陷日久甫定

殘疆亟須安集流離掃清伏莽本部院謹切同舟合

本文奉公別錄卷二

整理地方

聖七

再專員咨請除玉山縣知縣事務業經本部院委令

張偉烈前赴署理移達外其一郡各縣統乞

貴部院再賜迅撤文武各官星飛分赴接管料理平

定地方防禦要隘以期安堵即浙省開常亦藉庇鄰

輝無既矣為此合咨

貴部院煩請查照速賜示覆施行

咨會將軍禁旗兵攜帶難民婦女

康熙十六年二月

為嚴禁潛攜難婦他往特飭稽查事照得出征官兵攜帶難民婦女自應亟查完聚近因緝雲諸暨等縣難民陶人麟金允升等赴京奔控給還准有部文移咨本部院見行按察司彙詳定奪在案頃據該司具詳多有旗兵潛攜北上貴將軍統領滿漢鎮守兩浙恤兵愛民原無岐視滿旗官兵必藉貴將軍再行會飭庶幾知所凜惕擬合咨會為此合咨

李文襄公別錄卷十一

禁攜難婦

四十九

貴將軍煩請查照傳令各旗并賜示各門嚴行禁飭使窮黎骨肉得以完聚

朝廷戶口得以安全感藉舟楫非淺鮮矣仍祈示覆施行

咨覆將軍再諭旗兵給還難民子女

康熙十六年三月

為咨明事准貴將軍咨開難民被擄子女當此殘黎極窮極苦之時焉能不亟拯救今准移會張哲芬毛天德等細加捧釋不忍見聞但備價取贖一項今如僅有錢數千銀數兩而欲備贖妻女子婦技之價數懸殊本將軍欲令民照數備贖則責民無點石之金即短價勒兵俾令完聚恐他日出兵誰為効死用命要在兵民兩不交病均希貴部院酌奪等因到本部院准此為照難民妻女被擄一案准捧釋大咨以殘黎極窮極苦

李文襄公別錄卷十一

難民子女

四十九

亟宜拯救此誠

貴將軍仁慈普被為

國為民即所以為兵也本部院忝任地方之責兵以衛民原無岐視但案准部文內開真正賊寇未必攜帶妻子而行嗣後殺賊之餘賊寇所攜難民子女許令民間認領不許妄行搶擄奉有依議速行之旨欽遵在案是以本部院遵

旨移查給還且今變叛之徒勢窮來歸尚得保全妻子獨此被陷人口反致骨肉生離誠如大咨所云不忍見聞者也近准部文據難民呈詞咨移本部院確查完

結如有難以完結情由另行報部再議等語惟有仰
藉

貴將軍德威開諭旗兵仰遵

恩旨庶可完結至各難民貧窮徹骨沿途拜跪募有微貲
安能盡如所索之數且掠帶子女豈有定價似此難
結情由未便報部仍祈

貴將軍鴻慈酌裁多方拯救推廣

皇仁庶俾新復殘疆得有起色相應移覆為此合咨

貴將軍煩請查照施行

李文襄公別錄卷十一

難民子女

五十

咨覆水師提督湖頭渡哨船

康熙十六
年十一月

為遵例請修哨船以防海疆事准

貴提督咨開據寧紹道咨呈前事為照湖頭乃象山
洋面案奉部文以寧波湖頭逼近大洋駕船出關操
演不便准行奉

旨依議欽遵在案查湖頭向為賊船往來之所漿船非戰
船之具卽未奉部禁亦不便住泊於此不識當日何
所議而借名哨船致費金錢也今據該道來文補造
哨船十隻俱已交發該營捕盜收管仍泊方橋內江
取具收管見在不知該營是何標營捕盜是何名姓

李文襄公別錄卷十一

湖頭哨船

五十一

此船作何調用况不便於出剿既未預聞本提督是
可不必議及惟名曰哨船誠恐後日大部議以水師
之事則本提督亦有責成不得不將此無裨戰勦并
未有報聞情由咨明貴部院存案等因到本部院准
此為照湖頭設哨船案於康熙十年間前部院
巡歷沿海更定營制以象山與大嵩所相對其中為
湖頭渡此內有寧海奉化鄞縣汛地當日止於江岸
延袤曲折設立臺寨官兵防守其湖頭渡未經設兵
故於南岸象山北岸大嵩各設哨船十隻扼要防守
以之外禦寇警內杜誘越將以內臺寨官兵裁減為

各處改水爲陸之川久經

題准部覆奉

有欽遵在案嗣因修葺屆期是以本部院照例

題請亦經部覆時因閩省變亂海洋賊艘飄聚不時前

修船隻恐有疎虞經寧紹道議詳泊於內地本部院

因時酌宜隨經批允擬俟戰船出洋之時駕赴巡防

況當日

題設哨船經督撫提鎮會議實有裨於防勦今部議不

准出關操演原指遠出洋面而言非以舊設巡防之

哨船槩置不用也今准前因合就咨覆煩爲查照施

李文襄公別錄卷之二 湖頭哨船

五十二

行

李文襄公別錄卷二終

李文襄公別錄卷之三

軍旅紀畧

右司道府飭勵官常

行藩臬二司查取官員劣蹟

飭金衢道府廳縣拏散創逆犯

飭杭嘉湖道申嚴防範機宐

飭寧紹道府廳縣緝拏賊黨

飭溫處道府守禦地方

飭金衢道府守禦地方

飭寧台溫紹杭嘉湖各道府守禦地方

李文襄公別錄卷之三 目錄

飭金衢道確探閩逆情形

飭杭嘉湖全嚴各道府預辦糧料

飭仁和錢塘知縣嚴保甲譏奸宄

飭各道察拏奸宄

檄布政司預給兵丁糧餉

飭金衢道府備辦糧料安撫居民

飭溫處道府嚴催大荆邊海整備

獎勵寧紹道府廳縣

飭驛道整理夫船馬匹

檄布政司酌議軍需



檄查勒收事豆使費

檄布政司驛糧二道趲運軍需

飭杭州知府查解兵廝騷擾浙西鄉村

檄溫處道嚴禁掠販難民子女

飭按察司嚴肅秋闈

飭金衢溫處嚴台各道府撫集流亡

發銀行府中元薦度陣亡將士

檄委杭嚴道隨軍招撫

飭西安知縣撫輯新復地方

飭衢州知府查勘賊遺砲械

李文襄公別錄卷三 目錄

二

飭同知楊道泰赴江山縣協辦軍務

飭江山知縣招撫馬勝家屬

飭金華知府乘時招撫

飭處州知府乘時撫輯

飭龍游知縣乘時招撫

飭湯溪知縣乘時招撫

飭江山知縣查議給還婦女

飭溫處道隨軍整理處屬恢復六縣

檄委金衢道隨軍招撫

檄委台巡道撫輯溫郡餘寇

飭龍泉宣平遂昌各知縣撫綏地方

飭開化知縣齎諭招撫程鳳

飭江山縣看養廣信難婦俟領完聚

牌給生員盛鼎招撫

查澤閩省歸浙難民子女

飭禁司道府廳州縣差擾

飭司道各府嚴禁害民諸弊

飭各道查訪衙蠹

飭司道嚴查縱盜諱盜積害

飭按察司禁止酷刑

李文襄公別錄卷三 目錄

三

檄杭嘉湖道亟議靖盜安民六條

檄衢州道府縣愛養衢屬黎民

李文襄公別錄卷三

男 鍾麟編次

行司道府飭勵官常

康熙十二年十月

爲飭勵官常以肅吏治事照得安民必先察吏大法然後小廉蓋以吏治之臧否民生之休戚係焉本部院素知浙省頻年災祲民生困瘁全賴良有司撫綏愛養漸起凋疲乃其間黽勉從事克修厥職者固不乏人而簞簋不飭尸位負乘者亦比比皆是如徵收錢糧則額多火耗審理詞訟則庭有冤民或縱容衙役以生事或聽信情面以徇私甚至賄賂通行是非

李文襄公別錄卷三

飭勵官常

顛倒本部院持憲長安早知大概今磨

簡命節制是邦必期力清積弊以挽頽靡凡此董率羣僚凜持廉法惟各方面官是賴尤當秉公執法不得瞻顧因循本部院當茲叱馭伊始姑行嚴飭以觀自新爲此牌仰該司道府官吏照牌事理即便遵照嗣後務須持廉秉公恪勤乃職并轉飭所屬深已愛民奉公守法倘有政績勤敏操守無玷者本部院不靳特疏薦揚以昭激勸倘仍溺職敗檢貪黷乖張本部院惟有自簡從事斷不姑徇以貽一路之哭各宜凜遵慎無嘗試

敬行藩臬二司查取官員劣蹟

康熙十三年正月

爲查取不職官員劣蹟以肅吏治事本部院欽承

簡命總制全浙下車之後例有入境糾參浙省地處衝繁災祲之餘民生困瘁已極所望以澄清吏治捐循地方惟監司守令是賴若乃貪殘不法職業全廢置民瘼於罔聞惟苞苴之是問既已有玷官常亟宜立登白簡合行查取爲此牌仰該司照牌事理即將通省道府廳縣各官逐細查訪有懈職敗檢穢跡昭彰者備開贓款劣蹟限文到 日內密揭呈送本部院以憑覆核糾參至於察訪之法務須持廉秉公勿瞻徇

李文襄公別錄卷三

查取劣蹟

十一

情面勿畏勢市恩勿寬大吏而以卑員塞責勿貪食酷而以微疵點綴款犯必實有其人不許暗捏詭名以畱展轉之地事蹟必詳列月日不得游移朦混以開出入之端該司職任綱紀見聞必確萬毋寬縱其劣狀大著爲害地方之官本部院已經密訪重確爲記於此若不據實指揭亦卽特疏題參該司難辭徇庇之咎慎毋違錯

檄飭金衢道府廳縣密拏散割逆犯

康熙十三年三月

爲密報出首偽割事據金華府東陽縣詳報內稱逆黨單干郭美之王彥俞造割散布肆行煽惑卑職設法密接令施應驪盧魁甫編割出首一面差兵快緝拏先將出首狀詞口供并抄偽割具文密報等因到本部院據此爲照浙省地方久經寧謐何物奸徒輒敢散布偽割煽惑人心大干法紀合行密拏審究爲此牌仰該道府廳縣查照牌內事理即便密拏散割逆犯單干郭美之王彥俞到官嚴究確審雕印散割情形并起獲偽割及根究逆黨數目的確姓名住址李文襄公別錄卷三 密拏逆犯 三

一併密拏審解務盡根株毋使滋蔓一面清查保甲加謹防備毋得疎虞慎速慎速

檄飭杭嘉湖道申嚴防範機宜

康熙十三年三月

爲申嚴防範機宜以固疆圉事照得浙省爲海疆重地杭嘉湖尤爲劇郡衝繁外防海寇侵邊內慎雀符肅聚必須有備始可無患况邇來逆氛多警愚民惶惑保無飢寒不軌之徒結聯釀害則思患預防正當綢繆早計該道素具宏猷凡地方形勢如何設防山海要隘如何戍守砲火作何整頓墩臺作何修葺以及內地遊巡邊方瞭哨一應機宜皆當會商妥確合行申飭爲此牌仰該道照牌事理即查該道所屬地方如嘉郡平湖海鹽通臨海濱近閱塘報時有一二

李文襄公別錄卷三

防範機宜

四

賊艘游移則當相度情形確酌隘口何處添兵何處守禦嚴飭臺兵勤加瞭哨其餘嘉秀各縣以及杭湖二府屬或支港濠紆錯雜或地當南北衝衢如太湖巨浸夙稱盜藪近雖設兵駐守稍爲斂跡如杭郡省會根本重地雖設重兵彈壓而其間山鄉水澤奸良混雜邪正莫辨吏當嚴查保甲稽詰奸宄無使容隱滋擾三府砲位安頓處所應需火藥砲架砲蓬等項應請給者速行詳議請給應置辦者速爲設法置辦一應道路橋梁巡飭該地方官預爲修築完固毋致臨事周章并一應未盡事宜星速會同各府營將商

議安確因地制宜相度籌酌料理停當具文詳報以
憑酌度毋得玩忽

檄飭寧紹道府廳縣緝拏賊黨

康熙十三年三月

爲報聞事據紹協副將報稱蕭山縣七八都地方賊
首朱玉華朱元甫等煽誘愚民嘯聚釀亂被保正報
縣拏獲審供緣由到本部院據此爲照浙省地方久
經寧謐惟有紹屬蕭山諸暨等處旣在崇山疊嶂之
鄉復處水陸交通之地夙稱盜藪最易叢奸况近日
邊方多警民心惶惑誠恐飢寒不逞之徒鋌而走險
招誘亡命流突鄉村先經本部院申飭防範嚴行稽
詰毋許怠忽貽患節次告誡在案今據報賊首朱玉
華糾集已獲之李啓元等輒敢糾聚謀亂釀害地方

合亟嚴拏審究爲此牌仰該道府查照牌內及粘抄
事理立提已獲賊犯會同確審嚴究倡亂起事真情
賊黨的確數目姓名住址一併密拏審解一面將逃
匿未獲各賊遴差兵快廣偵密拏并預行知會鄰近
縣汛一體協力擒拏追緝務盡根株毋使滋蔓亦不
得混捉良民濫及無辜一面嚴查保甲相度險要加
謹防備毋得玩誤疎虞密速密速

飭溫處道府守禦地方

康熙十三年三月

為飛飭守禦地方事康熙十三年三月二十九日據溫州鎮塘報內稱靖藩變亂緣由到本部院據此為照浙閩接壤據報閩省兵變溫屬最為密邇隨即飛飭平陽鎮躬統官兵前往分水關一帶堵禦并檄調溫州鎮瑞安營官兵聯絡接應外合行知照防範為此牌仰該道府照牌事理即便分派守禦城垣稽察奸宄措辦糧餉接濟軍馬聽候本部院酌調官兵齊集星赴仍不時哨探情形飛報本部院以憑調度事關軍機毋得遲誤

本文裏公別錄卷三 守禦地方

七

飭金衢道府守禦地方

康熙十三年三月

為飛飭守禦地方事據溫州鎮塘報內稱靖藩變亂緣由到本部院據此為照閩省兵變衢屬最為密邇且仙霞關又係浙境險隘隨即飛檄衢協副將躬統官兵前往仙霞關小竿嶺一帶守禦外合行知照防範為此牌仰該道府照牌事理即便會商衢協一面速據險要固守關隘一面分派守禦城垣稽察奸宄措辦糧餉聽候本部院另調官兵齊集星赴仍不時哨探情形飛報本部院以憑調度事關軍機毋得遲誤

飭寧台溫紹杭嘉湖各道府守禦地方

康熙十三年三月

為飛飭守禦地方事照得閩省叛變浙境壤連水陸交衝在在自宜嚴防本部院據報隨即調發滿漢官兵前往衢州大路堵禦并行附近鎮將統兵扼守險要本部院與

提督隨即相繼進發酌量調度外但閩省既經倡亂勢必結聯海寇濱海地方務宜加意防範用保無虞合行飛飭守禦為此牌仰該道府照牌事理即便會同城守營弁固守城池稽察奸宄修葺城垣措備糧料接濟兵馬嚴飭沿邊加意巡防倘有賊踪飄突一

李文襄公別錄卷三

飛飭守禦

八

面飛報本部院軍前調度一面協力堵禦仍將情形不時飛報毋得怠忽

飭金衢道確探閩逆情形

康熙十三年三月

爲確探緊急軍情事照得閩省兵變本部院見據溫州鎮飛報隨即調發官兵分守要隘相機堵禦但衢郡與閩境接壤其閩省倡亂情形何未據該道報聞合行申飭確探爲此牌仰該道照牌事理即便遴選精細兵快密往楓嶺浦城一帶偵探的確消息星速回報隨即轉報本部院軍前以憑調度仍一面多方密探不時報聞毋得刻遲致誤事機慎速慎速

李文襄公別錄卷三 牌飭偵探

九

飭杭嘉湖金嚴各道府預辦糧料

康熙十三年三月

爲飛飭守禦地方事照得閩省叛變浙境壤聯本部院據報隨即調發漢滿官兵前往衢溫二處扼險堵禦外浙省水陸交衝在在宜嚴防合行飛飭防範爲此牌仰該道府照牌事理即便申嚴各屬固守地方稽察奸宄嚴行備禦并預行整備一應錢糧草料以俟大兵供應毋得缺少遲誤致罹咎咎各宜慎重封疆以盡職守勉之慎之

檄飭仁和錢塘二縣嚴行保甲察拏奸宄

四月朔

爲嚴飭察拏奸宄保衛地方事照得邇來軍書旁午民間訛言四起因有不軌奸徒乘機擾動煽黨結謀希圖構亂各屬屢經發覺擒拿法處嗟此愚頑自投羅網省城爲通會之區五方叢聚譏察尤宜嚴謹合亟申飭爲此牌仰該縣照牌事理即督所屬地方人民嚴行保甲一甲之內互相稽查并寺廟庵觀通加嚴飭如有來歷不明之人毋得容留其或出入詭秘蹤跡可疑者立刻報官查究倘有徇隱事發之日定行連坐治罪該縣一面分遣的役密行巡緝果能捕

李文襄公別錄卷三 嚴行保甲

十

獲真正奸細者定加重賞但不得借端生事擾動良民該縣務須實心奉行俾奸宄無可潛藏地方共保安靖如或因循玩忽虛文塞責軍情重大取咎匪輕

飭各道察拏奸宄

康熙十三年四月

爲密飭察拏奸宄保固地方事照得浙屬山陳水滌向來毒易藏奸近日不軌之徒訛言煽動勾黨散剝屢經發覺今邊圉戒嚴恐有外來奸細潛跡窺摸或本地狂徒乘機竊發必須嚴謹查察彈患未萌城池庫獄關津隘口皆當留心倍加防護各郡縣司牧之官固衛衛民責有專屬該道監統一方寔資保障合亟申飭爲此牌仰該道照牌事理即便轉行所屬遍諭城市鄉村嚴行保甲各自稽查互相聯絡并寺廟庵觀通加督飭凡有外來之人細加盤詰來歷不明

李文襄公別錄卷三

察拏奸宄

十一

者勿得容留其或出入詭秘蹤跡可疑者立刻報官查究如勾連黨羽聚謀不法者即時舉首擒解倘或徇情事發之日定行連坐治罪各該府縣仍分遣酌役密行巡察如有真正奸宄立速緝拏但不許借端生事擾動良民凡城垣頽壞即時修葺倉庫牢獄勿致疎虞該道務須實心奉行不時督飭倘有玩不遵奉者揭報

題參如或因循故事虛文塞責貽誤地方各有攸歸慎之勿違

檄布政司預給兵丁糧餉

康熙十三年四月

爲預給兵丁糧餉以恤勤勞事照得軍興旁午各標營兵丁調防駐守以衛封疆並皆勞苦本部院憫念各兵皆有父母妻子平時支給額餉止可贍給一身已難兼顧今警備邊圉行者有資裝之費居者有守望之勤推其至情均應體恤本部院一片丹誠無時不痾瘝身切今將通省兵丁不分調汛留營一體預給糧餉以資飽騰除行各鎮將遵照外合行知照爲此牌仰該司照牌事理即便一體查明給發取領存案彙冊報銷毋致遲誤

李文襄公別錄卷三

預給糧餉

十一

徵飭金甌道府備辦糧料安撫居民

康熙十三年四月

為緊要軍務事照得閩逆叛亂逼近浙壤本部院接

據羽書隨即會商

據院將軍先行調發滿漢官兵星赴衢郡險要地方相機

堵禦又經具疏請

旨撥發大兵接應去後惟是師行糧從刻難遲緩今大兵

雲集所需糧米草料合亟知照備辦為此牌仰該道

府官吏照牌事理即便動支正項錢糧多加採辦倘

本地出產不敷亦必遴差幹員分行購買總期支應

無匱一面將動支錢糧通報查考至於支給數目本

李文襄公別錄卷三

備辦糧料

十三

部院見在酌就批行藩司遵照聽候該司移會照數

給發仍須嚴剔派撥曉諭里民倘有百姓驚惶奔竄

者務須開誠招轉安置得宜勿令失所該道府夙具

裕國嘉謨兼擅匡時偉畧向日山陬底定已見一斑

今日封疆多事更徵經濟未盡事機總在隨時籌畫

以期鞏固疆圉將來報績論功本部院必當從優

題敘超遷榮擢拭目可期慎毋疎誤勉旃勉旃

徵飭溫處道府嚴催大荆邊海整備

康熙十三年四月

為報明緩視邊工屢催未竣等事准

提督塞 咨開據大荆管參將左助呈稱前事等因

到本提督據此為照閩省告變見據飛報有船數千

隻割住閩安鎮又鄭逆帶船停泊三盤而大荆逼近

三盤洋面尤為可虞該汛城垣敵樓道路橋梁與砲

架砲蓋船筏等項悉關戰守先經飭催修備至今未

見報竣相應亟請飛檄嚴催立限修辦整頓齊集庶

戰守有藉等因到本部院准此為照大荆邊海嚴疆

一應城垣敵樓道路橋梁砲架砲蓋等項皆關戰守

李文襄公別錄卷三

邊海設備

十四

急務自應火速併工催趲收拾完固庶可恃以為一

方保障且近日閩省變亂勢切震鄰而海逆游魂必

來窺犯豈可怠緩遲延設有警息官兵藉何堵禦合

行嚴飭亟催為此牌仰該道府照牌事理即將大荆

一帶詳議應修城垣敵樓道路橋梁砲架砲蓋船筏

等項立督該縣印官親身料理併力完工毋再推諉

微官致誤事機倘仍悠忽遲誤即行揭報定行

題叅不恕速速

獎勵寧紹道府廳縣

康熙十三年四月

爲特中獎勵以昭激勵事照得浙省瀕海巖疆自奉旨招撫海寇歸誠之後數年以來四境敕寧乃今閩逆鴟張逼臨浙境結聯海寇圖擾沿邊此忠臣義士誓切同仇盡忠報

國之時也有能繕治器具修葺城垣鼓舞兵民措置周備者其實心實政誠可嘉尚查該道府廳縣官捐貲購買硝磺配製火藥修葺城門城樓置辦砲車砲房以及綿簾箭簾一切守禦器具無不完備使荒殘郡邑有所恃以無恐其忠勤之効已表見一斑矣至若

李文襄公別錄卷三

獎勵道府

十五

拊循兵民籌畫戰守因時制宜真海疆之能吏應變之長才雖

王事靡盬分所宜然而壯猷碩畫地方攸賴惟冀益展謀猷同心共濟保固疆圉平成之日本部院自當特疏

題敘行將超遷榮秩報績酬庸合先獎勵爲此牌仰該道府廳縣遵照一體更加勉勵共建豐功

檄飭驛道整理夫船馬匹

康熙十三年四月

爲軍務事照得江南滿兵奉

命應援浙江已經振旅起行不日抵浙一應上江下河船隻緯夫亟當早爲備辦庶不臨期有誤合行知照爲此牌仰該道照牌事理即將下河自平望入境以抵省城又自江干以至衢郡一應緯夫船隻速爲料理聽候大兵經臨應用毋許缺少遲誤但查縣驛額設人夫有限勢必僱募充數貧民應役先期守候關閉公所若行之不善未免飢寒困苦該道更當體恤民隱務須籌酌良法措置得宜既不有誤軍

李文襄公別錄卷三

整理船馬

十六

務又不貽累小民方爲妥便再如船隻守候裝兵各有人口亦當酌給口糧其自省城以至嘉興平望各驛已經另檄撥備馬匹伺候今查原任台巡道有馬騾四匹逆藩下丁崇有馬騾三匹相應酌發緊要驛遞應差其餘各驛應添馬匹速爲購辦仍飭驛官夫頭上緊喂養膳壯毋許侵冒有誤軍機定行挨查立按軍法從事決不輕恕慎速

檄行布政司酌議軍需

康熙十三年五月

為酌議軍需以恤民力事照得大兵征剿供億浩繁一應派辦督催皆屬該司專責該司才畧優長本部院凡據申詳不復中制良因軍需緊急寧使儲備有餘但就見在兵馬之數以一萬五千匹計算每月約需豆四萬石八箇月應三十二萬石每月約需草一百萬束八箇月應八百萬束至於杭衢兩處駐牧進剿計四馬一槽一鋤一桶每處各約三千有餘鍋數減半每處約一千五百有餘今所派太多未必一時齊集徒致地方驚擾况已發銀外地買豆卽有續到

李文襄公別錄卷三 酌派軍需

十七

大兵可以支給其草束雖因就近辦運而金嚴二府出產原少省城駐牧不過暫時亦應并運衢州接濟至處州素稱瘠苦今賊氛已逼四邑人民震驚溫屬僅存三邑俱係兵衝衛屬惟有西龍二邑又當孔道此三郡派辦軍需徒有空文無裨實事不如槩行蠲免尚可撫慰民心寧台二郡既無兵馬添防又不便遠令解運派數雖少亦屬勞民本部院再四籌畫杭嘉湖紹四府豆先解十分之六草先解十分之四槽鋤桶先解十分之五鍋先解十分之三金嚴二府豆先解十分之四草先解十分之六槽鋤桶先解十分

之五鍋先解十分之三衢州量派先解草八十萬束槽鋤桶各五百副鍋三百隻溫處各量派先解穀一萬石草十萬束槽鋤桶各三百副鍋各一百隻似於見在兵馬支給已敷至於各項價值該司卽行該縣照時值申詳出示曉諭每豆穀一石准條銀若干草一束准條銀若干槽鋤鍋桶一一定價如有輪納者立時填定銀數給與串票毋得稽遲虧短惟恐照本部院約計之數其中尚有應酌者合行查議為此牌仰該司照牌事理卽將本部院酌派前項料草槽鋤等項并其中尚有應酌事宜逐一妥確議定通詳以

李文襄公別錄卷三

酌派軍需

十八

憑定奪慎速

徹查勒收豆草使費

康熙十三年六月

爲嚴查勒收豆草使費以甦民困事照得兵馬駐衛豆草爲軍中必需是以令各府動支正項錢糧買備運濟一經解到自應隨到隨收豆必照數平斛草期足斤而止夫何里民竭盡心力不憚險遠運解至衛訪聞各旗悍卒使費不到並不發檔支收致使小民坐食守候更且百般刁措草每束索使費銀二釐豆每石索使費銀五分又故嫌草束不堪每三束并爲一束甚至借名豆草已足強勒折價草每束折銀一分入釐豆每石折銀入錢稍不遂意率棍

李文襄公別錄卷三

豆草使費

十九

兇毆嗟此異鄉貧民何堪當此橫索悖違

國法擾累良民莫此爲甚合行嚴查禁革爲此牌仰該同知照牌事理即查各屬解到豆草米糧因何不官收官放乃容旗丁與里民對支以致橫索使費強勒折乾該同知身膺收支之任不爲禁阻所司何事限文到即日查明有無勒索情弊具文據實回覆以憑會同

平南將軍出示禁革嗣後遇有各屬解到豆草務須隨到隨即收明出給批收給發里民回籍各旗應需糧米料草查明清檔支放不許兵民面交尤不許借

端通勒使費敢再悖違

功令擾累解役里民本部院即時據實題參必不輕恕凜遵毋忽

李文襄公別錄卷三

豆草使費

二十

徽布政司驛糧二道趨運軍需

康熙十三年八月

爲設法趨運以濟緊急軍需事照得滿漢大兵進剿
閩逆雲集衢州日支糧料係計口按數授食之需但
地居上游惟恃省城解運源源接濟數月以來該司
報解之數似覺有餘陸續至衢之糧竟不敷用屢據
各旗營嗷嗷控領有缺至十餘日者有缺至二十餘
日者本部院差撥頻催不遺餘力惟見沿途運解寥
寥數艘盼望後運並燕片帆衢州司餉各官日事攢
眉仰屋無策該司道遠居省會漠然不理今缺乏日
甚一日則士馬飢餓堪虞矧和碩

李文襄公別錄卷三

趨運軍需

二十一

康親王總統大兵不日臨衢將來糧料更多設有遲誤
關係匪輕本部院再四圖維特立以號船趨運之法
先經飭行外合再條列申明爲此牌仰該司道照牌
事理即便查照後開各條將運糧船隻編號稽查管
押催趨各事宜悉心料理作速奉行完備具文詳報
如再推諉遲延漫不經理玩誤軍需之咎自難爲該
司道寬也凜之慎之至緊至速

一查駐衢兵馬每日需料豆一千三百餘石月該四
萬石食米日需二百石月該六千石此見在應需
之數而將來

王師需用尚不與焉即以見在計之自應隨解運
定限三次起行每次解豆一萬石米二千石不
許顆粒缺少

一衢州居浙上游溪河一帶非船莫渡如杭州以至
嚴州河寬水深大船隻可以行使應備大漁航
以及驛站等船九十隻每隻可載一百五六十石
者連泊江干分爲三運以省擁擠耽延每運分編
天地人三號上列小旗一面書衢州運糧船隻字
樣沿途不得停留片刻到嚴州交卸定限六日往
回如遲即以違誤軍需嚴加查究

李文襄公別錄卷三

趨運軍需

二十二

一自嚴至衢灘高水淺應設立江山小校等船四百
隻每隻可裝二三十石者連泊嚴州馬頭亦分爲
三運以免擁擠耽延每運分編智仁勇三號上列
小旗書衢州運糧船隻字樣沿途不得停留片刻
到衢州交卸亦定限六日往回如遲即行嚴加揆
究

一船隻往還若不設官統領帶役管押不無潛逃規
避今自杭至嚴專委杭州府通判許天榮沿途統
管自嚴至衢專委才能廳官一員沿途統管每
一運時除解官外另委雜職一員協管每五船於司

府廳縣各役內撥殷實者一名分押往回催趙如有遲誤及船隻脫逃官以玩誤軍需

題參役以軍法從事不貸仍將自嚴至衛委用廳官職名呈報查考

一船戶水手原係趁食糊口之人若不給發工價口糧必致苦累且必脫逃應公平議定照船隻大小酌給口食工價大船一隻每月約給銀六兩江山船一隻每月約給銀三兩梭船一隻每月約給銀一兩五錢此項銀兩酌議停妥俱交與該管廳官當面給發令得實受不得聽衙役埠頭指留短少

李文襄公別錄卷三

趙運軍需

二十三

至於押船人役亦應酌量給發鹽菜食米每處先發銀一千兩以備支用如有冒破侵扣等弊定行叅究

一船隻載糧既重船戶水手無多必須沿途相幫扯拽庶能過往今前項運糧船隻到各該地方該縣驛官於大船每隻立撥緯夫三名次船每隻立撥緯夫二名江山船及小船每隻立撥緯夫一名相幫輓拽遇有水淺灘高之處船隻難行各該地方官多備竹簾起剝毋得推諉遲延違者立行

題參

一設各船專供裝運糧料無論文武衙門別項差使一槩不許封拏借用或有故違即將封拏借用官職名呈報立即叅處不貸

一運載糧料若不稽查數目恐有沿途盜賣情弊關係非小着令統管通判及所委廳官於起運之時帶原斛四隻自省至嚴糧道稽查盤驗自嚴至衢州府稽查盤驗若有缺少按數呈報以憑叅拏一解運糧料各船既編天地人及智仁勇等字仍以每號起至十號止着令各船戶互相保結取具互結存案如有一號潛避責令九船賠補仍將此

李文襄公別錄卷三

趙運軍需

三十四

船應運糧料帶運至於沿途務須無分晝夜風雨星飛前進兼程馳輓經過各該地方嚴行督催毋使逗遛時刻遲延寸晷敢有延挨該地方官即刻通報查考仍於起行之日填給運官時日限單自杭至嚴報糧儲道查核自嚴至衛報金衢道衢州府查核其督押官役及船戶人等敢有延誤情弊即按軍法懲治重則叅拏不恕

一搜覓各船務期足數其在嚴江山小梭等船四百隻除行衢州府僱覓一百五十隻並委差官役其餘二百五十隻該司道及糧道星速分覓無論村

河僻港及在江南徽州地方各船嚴行搜取至於
省泊大船九十隻亦即分投搜取務期足用不得
缺少遲誤

以上事宜該司道務須實力奉行作速料理先將分
運船號官役押解姓名造冊呈報查核如再仍前漠
視遲延致誤軍需咎有攸歸至在事各官若事平糧
完勤勞有功定行特疏從優

題敘該司道通加勸勉至和碩

康親王總統大兵應需糧料前項所設船隻尚慮不敷
該司道再行酌議詳報

李文襄公別錄卷三 趙運軍需

三五

飭杭州知府查解兵廝騷擾浙西鄉村
為嚴禁兵丁損壞山花荒廢農業以重
康熙十四年三月

國本事照得浙西民俗半資耕種半藉蠶桑當此春暮
夏初正民間婦子齊力蠶繅之時又如山區沃壤所
產茶笋小民一年家計全望此際收成不惟播種有
本即辦課完糧亦於此是賴歷來蠶卵之時正供錢
糧尚且暫寬徵比以免紛擾乃訪聞旗營兵廝往往
三五成羣打柴打草遍往鄉村離城漸遠肆志橫行
或索飲食或許銀錢或踐山花或奪茶笋稍不遂意
生毆尋非無所不為甚至荒村僻徑搜括搶奪孤客

李文襄公別錄卷三

飭禁騷擾

二十六

難行商販裹足蠶繅失時民情困苦殊非法紀除咨
將軍嚴禁外合行知照為此牌仰該府官吏照牌事
理留心禁飭各宜恪遵軍紀與民相安不得騷擾鄉
村荒廢農業以及恃強搶奪致干

國典倘有仍前橫行許附近里甲居民協同扭稟該府
查明申解以憑嚴加重究

撤溫處道嚴禁掠販難民子女

康熙十四年閏五月

爲嚴拏奸棍掠販難民子女以肅法紀事照得處郡人民慘遭閩逆寇亂盡皆攜妻挈子逃竄山林潛藏僻地官兵進剿所有獲帶者本部院見在嚴飭清查給還但訪聞有一種奸棍嗜利燕良陰矚出征官兵擄回婦女可以掠販爲娼公然懷資奔聚擇人賈易名曰販捐本部院向經出示省城禁飭訪拏業已斂跡今聞猶有杭紹金蘭永康等處棍徒仍復相率潛往處郡倚仗營勢結黨成羣隨營販買人口由山徑小路先趕回家且假冒營兵乘勢搶掠殊可痛恨合行嚴飭查拏爲此牌仰該道照牌事理卽查所屬地方如有前項奸棍或充營兵或充商販設計掠販難民婦女者立即察訪嚴拏重懲枷示依律定罪詳報本部院核奪此係懲奸除害免致婦女遠離難以查給該道務在力行毋得視為虛文漠無體察致有未便

李文襄公別錄卷三

嚴禁掠販

二十七

飭按察司嚴肅秋闈

康熙十四年七月

爲申飭秋闈倍宜嚴肅以光

大典事照得

朝廷設科取士揀選真才比及三年人思脫穎翹名分授之法不爲不嚴近年部頒條敕不啻諄切當斯任者自能凜遵第今賊寇交江四方多事如秦楚江粵各省用兵之地俱議停止獨浙省當此羽檄交馳之際照例舉行良以人文宿著雖處全革不廢詩書

聖朝文教覃敷藉此作養儒修鼓舞向化是今歲鄉試校之往年爲尤重今藩司府縣正印等官切以軍需地

李文襄公別錄卷三

嚴肅秋闈

二十八

方關係重大不能分身趨事以該司練習精詳寄以監臨之任一應場務責有攸歸至於分枝各官借材鄰省江浙一水聲氣素通防微別嫌更宜嚴詰本部院雖在軍中鞭長莫及誠恐以時值軍興諸務草率弊竇叢生士論稍有不孚鉅典何以克副合亟申飭爲此牌仰該司照牌事理查照

部頒科場條例實在力行內外事務及聘至簾官務須加意防閑盡釐積弊該司身在監臨更當振作風裁肅清法紀告誡執事大小員役恪遵憲典使撤棘之後得人交慶與有榮施倘以此舉視為具文潦草

告竣致啓弊端本部院一有所聞卽當指名

題奏從重拏究勿謂本部院越俎多事也勉之慎之

飭金衢溫處嚴台各道府撫集流亡

康熙十四年十月

爲申嚴恢復郡縣及時撫集流亡以培邦本事照得
閩逆叛變以來地方不逞之徒糾集亡命乘機劫掠
擾累地方凡我良民受其荼毒流離慘苦不忍見聞
今大兵進勦漸次恢復其如兵燹之後哀鴻未集田
地拋荒非盡力撫綏何以起瘡痍而復元氣倘地方
官稍有怠惰將見有土無民今

皇恩浩蕩視切如傷凡開闢地方着令能員隨軍安撫又
復動支賑濟停徵舊逋酌寬見餉并嚴禁兵丁姦淫
搶掠

李文襄公別錄卷三

撫集流亡

三十

朝廷如此軫念臣工益當勉勵合卽嚴飭爲此牌仰該道
府照牌事理卽便轉行該縣一切民人未曾復業者
務必多方招徠安插得所賦稅不得橫徵詞訟不許
濫准勸諭開墾禁飭詐害如有兵丁不法姦淫搶掠
擾累地方立即指名申報以憑嚴拏究處未盡事宜
隨時措置加意整頓使土闢民歸本部院耳目最詳
自有鑒衡獎擢倘若罔恤民瘼怠惰偷安定行特疏
糾參斷不徇恕當茲盤根錯節正可具覲才能各宜
電勉慎勿輕視

發銀行府中元薦度陣亡將士

康熙十五年七月

為薦度陣亡將士事照得衢州自閩逆叛變以來查有各營將士兵丁用命疆場以致身殞雖經本部院隨時恤恤但為

國捐軀殊為可憫今七月中元節屆蘭盆之會擬修佛事懺度幽靈合即知照為此牌仰該府官吏照牌事理即將發去銀二十四兩酌擇清淨處所於十三日起至十五日止設立道場三晝夜延請高僧二十四眾宣誦經卷功德追薦陣亡將士以資冥福應需紙割祭品香燭等項務要鮮明整齊虔誠精潔具文呈

李文襄公別錄卷三

薦度陣亡

三十一

報以憑核奪并俟親臨拈香致奠

檄委杭嚴道隨軍招撫

康熙十五年八月

為專委隨軍招撫事照得耿逆造亂以來荼毒生靈已經三載一切被陷人等或因煽誘失節或因迫脅陷身揆厥所由情當矜憫今指日蕩平急應招撫以全生命案准

吏部咨開進剿地方委令才能官員隨往軍前專司撫民事務沿途曉諭招撫等因奉有

俞旨欽遵在案今該道才能夙著諳練機宜合即特委隨軍招撫為此牌仰該道照牌事理即便隨同大兵前進沿途宣布

李文襄公別錄卷三

隨軍招撫

三十二

朝廷德意設法招徠所到地方速諭士民人等照常迎接王駕剃髮歸誠從前罪愆槩置不問如有率眾來歸或擒渠納款者多方鼓勵一面具報以憑彙敘錄用該道招撫有方定行一併題敘以酬勞績

飭西安知縣撫輯新復地方

康熙十五年八月

為知照事照得衛城郊外賊踞三年被害殘黎困苦已極今大兵恢復地方急應設法招徠使百姓仍歸故土漸登衽席該縣職司民社合亟飭行為此牌仰該縣官吏照牌事理即便躬親踏看凡經失陷處所宣布

皇恩設法招撫曉諭士庶即速來歸從前罪愆槩不追究如有原存廬舍照舊安居或已被賊焚燬作何賑卹安插逐一措置妥當務使哀鴻漸集田土無荒此目前第一要務慎毋泄視即將奉行緣由報查毋違

李文襄公別錄卷三

撫輯地方

三十三

飭衛州知府查勘賊遺砲械

康熙十五年八月

為軍務事照得逆賊敗遁所有得獲大砲器械自應逐一查點明白擡運進城以憑驗用合行知照為此票仰衛州府官吏照票事理即便委員并撥人夫前往賊營查勘一應遺存砲位器械即速搬運進城將砲械數目另造清冊報查不得遲違

飭同知楊道泰赴江山縣協辦軍務

康熙十五年八月

為軍務事照得江山縣已經恢復人心甫定諸事未周且值

王駕新歸大兵雲集該縣雖行委署如撫輯殘黎督催夫役餉辦槽鑼船隻安頓官兵駐劄查還難民婦女盤緝奸宄巡守城池諸凡事務誠非一手一足所能辦集該同知素稱敏練合行專委為此牌仰該同知照牌事理即刻前赴江山縣凡一應軍前各項事務協力料理目今殘黎作何撫綏糧料作何輓運槽鑼軍需作何備辦人夫船隻作何應付以及地方諸事

李文襄公別錄卷三

牌委協理

三十四

俱宜悉心籌畫務使安全更有應行事宜牌內未盡開載者一面酌量舉行一面具文呈馳報奪著有功績自當破格

題敘如或怠玩違錯責有攸歸慎毋泄視

飭江山知縣招撫馬勝家屬

康熙十五年八月

為特委招撫事照得閩逆叛背乘機附和者實繁有徒

皇恩浩蕩有能悔罪來歸從前罪愆悉行寬宥仍准照依原銜錄用今查馬勝雖未投誠家屬本是無罪誠恐伊等懷疑畏避有辜撫恤合委招撫為此牌仰該縣官吏照牌事理即便執牌前赴該地方宣諭皇仁令其星速歸誠槩免前愆不得驚避失所招到馬勝仍當從優錄用該縣招撫有方一併敘擢

李文襄公別錄卷三

招撫家屬

三十五

飭金華知府乘時招撫

康熙十五年八月

為乘時招撫以靖地方事照得金郡土賊不過附和烏合先因江常各逆未除得借勢肆害今大兵進剿直搗仙霞斬關入閩勢同破竹則零星小醜求生無路逃竄山隅本部院安集念切廣行招諭合亟知照為此牌仰該府官吏照牌事理即將發去告示照式大書速遞能差曉諭偽眾從前罪愆槩不追究有傾心來歸者該府多方鼓勵安插得所仍將投誠緣由具報以憑獎賞該府悉心料理務期伏莽漸消根株盡淨招撫有方定行敘錄

飭處州知府乘時撫輯

康熙十五年九月

為亟飭乘時撫民以安地方事照得處屬久罹賊慘難民困苦異常今進剿石塘賊眾敗遁所在遺黎亟宜多方綏輯及早整頓地方始無忝民收旬日來不見該府籌畫詳報殊屬因循合亟查飭為此牌仰該府官吏照牌事理文到立將所屬地方何處賊眾已經潰散何處賊眾尚在負固目今作何剿撫四境難民作何招徠安插速據情形一日一報聽候裁奪如有緊急機宜專差請示不許發舖稽遲如再泄視一籌莫展定以溺職叅處慎之勉之

李文襄公別錄卷三

處州撫輯

三十六

飭龍游知縣乘時招撫

康熙十五年九月

為嚴飭乘時招撫安集殘黎事照得寇亂民逃地方荒廢所藉民牧實心任事如該縣南山賊寇王孝張子書等負固已久初不過倚藉下洲之賊為聲援今巨寇敗遁瓦解該縣自當乘時招撫并地方失業難民加意綏來以示軫恤旬餘不見該縣籌畫詳請殊屬玩違合行查飭為此牌仰該縣官吏照牌事理即便乘勝剿撫以靖伏莽仍將地方情形一日一報如緊急事宜專差請示不得舖遞稽遲倘泄視軍機撫綏無術定以溺職叅處慎速

飭湯溪知縣乘時招撫

康熙十五年九月

為嚴飭乘時招撫安集殘黎事照得地方初定若有實心任事之官自能整頓殘疆立致安集查該縣東源西源等處向為土寇窟穴不時出沒其初不過倚藉閭閻聲勢今各路賊眾敗遁正聞風靡落之時乘此勝勢正可設法招徠并緩輯難民令其復業該縣履任方新亟宜淬礪新剛以規實效合亟飭行為此牌仰該縣官吏照牌事理文到即將該縣地方情形土俗民情留心體訪現在餘寇作何招撫四鄉難民作何安集逐一籌畫精詳一日一報聽候裁奪毋得

李文襄公別錄卷二

湯溪招撫

三十七

虛文塞責如有緊要事機專差請示不許發鋪稽遲果能實心愛民銷弭寇盜克著成績本部院定行甄拔

題敘慎勿悠忽泄視自貽弱職之咎勉之慎之

飭江山知縣查議給還婦女

康熙十五年九月

為查議事照得江山浦城一路有賊擄婦女盡係開常西安以及江西各處之人案經本部院行令該縣查明住址親屬一面酌給養贍一面曉諭認領迄今未知領去若干見存多少但其中不無父翁年老貧病交纏不能前往識認者或有夫婿逃亡親屬離散不知其所往者亦有窮乏賸危資斧莫措力不能裹糧認回者是本部院雖懷保合之念而難民終無完聚之期合亟行查議為此牌仰該縣官吏照牌事理即查該縣賊遺婦女白冊報之後曾否有人領去若

李文襄公別錄卷二

給還婦女

三十八

于見存若干查明分晰詳報一面移文各縣其未領婦女如果親屬貧不能前可否酌給路費即令親屬赴領所需路費應作何支給至見在遺存婦女之外有無兵丁地棍仍然藏匿不行舉出者作何查還一併酌議具報以憑核奪施行

飭溫處道隨軍整理處屬恢復六縣

康熙十五年九月

爲再請嚴督恢復各縣印佐官員飛催到任事據該道詳稱雲和景寧龍泉慶元松陽遂昌等六縣印佐各員俱不在軍前今大兵已抵龍泉撫綏百姓料理軍需一日難緩伏乞差押各官星赴新任等因到本部院據此除龍泉縣令李經邦現委署江山縣事務其餘各員先經檄行藩司飛催赴任去後今據前因復又批行該司嚴催外爲照處屬土寇負固抗拒不過藉石塘逆賊以爲聲援今大兵攻破石塘直抵龍泉其餘處屬零星孽黨自是聞風披靡但該屬百姓

李文襄公別錄卷三

簡理地方

三十九

連年困苦今恢復之後亟應多方撫恤安集懷柔該道隨軍進剿所到地方雖印佐尙未到任其一切整頓事宜自應隨地料理如果實心任事旬月之間自有就緒合再申飭爲此牌仰該道照牌事理即將大兵所到縣邑凡招徠餘黨鎮撫殘黎與夫軍前一應糧草星速加意料理俟各員到日卽令任事毋得諉誤至一應軍機情形仍不時飛報本部院察奪通勿玩違

檄委金衢道隨軍招撫

康熙十五年九月

爲專委隨軍招撫事照得

王師攻取閩疆指日立見平定一切被難人民向因逆賊煽誘迫脅以致陷身揆其情由所當軫憫案准吏部咨開進剿地方委令才能官員隨往軍前專司撫民事務沿途曉諭招撫等因奉有俞旨欽遵在案今該道才能夙著諳練機宜合卽特委隨軍撫民爲此牌仰該道照牌事理卽便速赴親王軍前隨同大兵前進沿途宣布

皇恩暨

李文襄公別錄卷三

隨軍招撫

四十

親王德意所到地方速諭士民人等照常迎接剃髮歸誠從前罪愆樂不追究如有率衆來歸或擒渠納款者多方鼓勵一面具報以憑彙敘錄用該道招撫有方定行一併題敘以酬勞績勉旃毋忽

檄委台巡道撫輯溫郡餘寇

康熙十五年九月

爲特委撫輯以靖地方事照得耿逆盡眾犯我疆圍將及三載今

王師兩地進剿下洲石塘相繼掃蕩長驅入閩直抵建寧逆賊滅亡指日可計衛屬各縣悉已恢復本部院現在軍中極力整頓目今負固未下者僅有東甌叛鎮禦守孤城勢窮力詘若設法招徠必開風向化乘我勝勢及早收功則浙省全局可清溫處道隨征進剿不遑兼顧本部院統師在衢鞭長莫及該道才畧兼優保固台城紛繁四應足當一面况台溫接壤奚

李文襄公別錄卷三

撫輯餘寇

四十一

分畛域合行專委爲此牌仰該道照牌事理即便束裝前往大荆樂清一帶酌量機宜零星餘孽相機招撫流離難民加意綏輯有聞風來歸者酌動官銀鼓勵激賞地方應蠲應賑事宜區畫具詳以憑核議并卽招諭叛鎮祖動彼能悔禍革面悉宥前愆更當特疏

題請其餘附從俱復原職該道顯示此意凡有應行事宜徑行調度其緊要情形不時密報核奪該道受茲專委務實心任事功績昭著本部院當從優

題敘以膺懋賞所有招撫動用銀兩另冊報銷勿違

飭龍泉宣平遂昌各知縣撫綏地方

康熙十五年九月

爲奉飭撫綏地方事照得閩逆構亂侵犯浙疆三年之內被賊難民慘淡湯火今大兵進剿恢復城池然地方殘破哀鴻甫集必良有司全副精神傾心經理方有起色合行申飭爲此牌仰該縣官吏照牌事理卽將該縣人民加意綏輯如戶口流離作何軫恤賑濟未靖餘寇作何解散招安荒蕪田地作何力穡勸耕一應地方事宜從長籌畫應請示者迅速詳奪總期扶救瘡痍培養元氣以盡職守不得因循怠忽致干咎愆先將奉行緣由具報查考毋違

李文襄公別錄卷三

撫綏地方

四十二

飭開化知縣齎諭招撫程鳳

康熙十五年九月

爲知照事據該縣稟報開化難民饑饉情形并賊首程鳳竊踞玉山緣由到本部院據此除殘黎慘苦已經檄行衢州府酌發庫銀赴開賑濟外所有玉山賊首程鳳合行知照招撫爲此票仰該縣照票事理卽將發來招撫程鳳書一封查收遞差的當人役前往玉山相機撫戢仍將情形具報酌奪

飭江山縣看養廣信難婦候領完聚

康熙十五年九月

爲查議事據該縣申稱遵將已未領去婦女分晰造冊呈報其未領婦女業已移文西甯開各縣查令親屬赴領尙有廣信玉山縣難婦數口因彼地賊寇未平難以移關應否解赴憲臺定奪或仍權養在縣或應解衢懇賜知照等因到本部院據此查該縣冊內尙有遂安難婦人口未據聲明作何移明認領已經另檄遂安縣知照查明曉諭外至於廣信玉山難婦該地方既未快復難以移關該縣仍應看視給養俟地方平定立行移查明白合卽知照爲此牌仰該縣

李文襄公別錄卷三

看養婦女

四十三

官吏照牌事理卽便遵照將廣信玉山未領各婦女好生看養俟該地方平復之日移查親屬領回完聚毋違

牌給生員盛鼎招撫

康熙十五年九月

爲給牌招撫事照得大兵進剿閩逆聞風遠遁一應附從接踵來歸悉安插得所從前迫脅情由渠不追究本部院屢頒曉諭在案今據金衢道詳報生員盛鼎稟民生困苦願往龍游湯溪二縣南山一帶招撫松遂餘氛合行給牌爲此牌仰生員盛鼎遵照卽便前往湯龍各處山源如楊雄王孝勞雲升張子書周喬伯羅騰馬二及餘黨本生曉諭禍福令其率衆投誠定行擢用本生招徠有方一體彙敘其脅從人民已經剃髮者不得藉端滋擾有負任使

李文襄公別錄卷三

開諭招撫

四十四

查釋閩省歸浙難民子女

康熙十六年六月

爲查釋被難子女事案照閩省歸浙難民子女五百六十餘名日本部院前因各屬難後遺黎之費難以遠行且慮土音不同恐有差訛是以差官趙宗文等先後赴閩搬押來衢以便就近給發完聚嗣據衢州府議詳其中有江常開各縣人氏送至衢州復還原籍未免多此往返議令差官於各難民子女內查係江常開人氏先行冊報再添差標官赴清湖接送各縣查收傳令親屬認領隨經微行知照造冊呈報差官前赴分押在案今各子女已至清湖據稟內中董

李文襄公別錄卷三

難民子女

四十五

稚居多若就清湖分發仍恐土音各別不無錯誤相應仍令送赴軍前一併查給爲此牌仰本官照牌事理即便馳赴清湖傳知前差伴送標官趙宗文王金齋錢陳灝等將自閩搬來子女盡行押送赴衢以憑轉發細詢籍貫仍候撥給船隻遞交各縣給親完聚

通毋錯誤

飭禁司道府廳州縣差擾

康熙十八年二月

爲嚴禁差擾以肅政體以安民生事照得兩浙軍興以來民勞特甚向因用兵之際諸務孔急地方各官藉口軍需或不免于差提四出今幸底定正培養元氣之時凡有監司臨民之責者咸宜飭已奉公共襄治理然最爲擾民無如差提一事蓋司道之承舍與府縣之快役莫不以承票賞差視爲生意下府落鄉如虎傳翼或藉稱憲件恐嚇鎖拏或妄指重情恣兇撲捉以致坐坊皆有應捕各里分立鬪差上下相沿絡繹無定差錢酒食狼藉貪饕鷄犬爲之不寧男婦

李文襄公別錄卷三

飭禁差擾

四十六

望而辟易此輩揚揚自得見事風生不肖之官非惟藉爲爪牙寄爲耳目久之且倚爲心腹資爲呼吸於是線索在手提掇皆靈大則指官營私小則憑威勒詐其視承票差錢飯食常例則又末矣究竟於政事公務毫無補益徒糜百姓之脂膏以充豺虎之吞噬是何厚於衙役而薄於民生厲政養奸莫此爲甚合行通飭嚴禁爲此牌仰該司道府廳州縣官吏嗣後司道各衙門承奉事件止行牌票飭催如有司藐抗玩延據實揭報叅處不得擅差承舍守提滋擾府廳等官一體遵照不許差役下縣至州縣催呼詞訟尤

定痛革一槩不許擅差拘提如有故違或經訪聞或
被告發本官從重

題叅差役立拏究賊盡法懲治決不輕貸

飭司道各府嚴禁害民諸弊

康熙十八年十一月

爲嚴禁害民之弊以甦窮黎事照得浙省連歲災傷
今年復遭亢旱先據地方官申報俱經批行布政司
確勘去後現據詳覆內有竭力補救薄有收成被災
分數與蠲免之例未符各縣外其餘被災地方查明
分數業已據詳具

題惟是所屬殘黎自用兵以來被賊竊踞地方慘遭殘
害兵馬往來處所供應繁苦家無蓋藏室如懸磬比
比皆是即時逢大有尙苦難支乃今復又薄收困苦
何堪除另行布政司議詳外因思拯救之方首在革

除害民之事使百姓少一分額外之誅求卽畱一分
養家之餘地免一項棍蠹之索害卽安一項良善之
謀生如重加火耗私派濫徵與夫蠹胥索詐保歇叢
奸地棍株害弁兵騷擾以及濫差濫禁詞訟干連一
切厲民害政本部院俱經屢次嚴行禁飭在案誠恐
地方各官陽奉陰違仍踵前弊嗟此災黎益增困苦
合再嚴檄申禁爲此牌仰該司道府照牌事理卽便
轉行嚴飭各地方官務須軫念災民益加勉勵廉介
自持不得絲毫派累嚴束衙役不許一事擾民禁戢
兵棍嚴革保歇一應從前禁革各弊俱須實在力行

仍將作何矜恤殘黎事宜議詳查奪倘不顧民瘼前指弊端有一於此立即揭報定行從重特叅勿爲方行舉劾遂置不時糾叅之例於不問也至嚴至切

飭各道查訪衛蠹

康熙十八年十一月

爲訪拏衛蠹事照得從來厲政殃民無過於積年衙役蓋其久而成蠹鑽蝕之技既工蠱媚之術更熟昏庸者漸已入其彀中貪酷者更且資爲羽翼於是磨牙礪吻飛而擇食則軍民不勝其害矣本部院遠駐軍中向以羽檄交馳未遑痛加繩治漸致肆無畏憚叢奸恣弊不肖官吏貓鼠同眠怙惡不改已經屢行申飭嚴禁並未見該管各官發摘開報豈盡皆奉公守法一蕪千犯者乎總由各官平日通同私昵縱蠹養奸惟恐事發相連甘爲徇庇殊可痛恨况今

功令森嚴蠹害爲重徇縱發覺處分匪輕合行嚴飭查拏爲此牌仰該道照牌事理即將衙門胥役逐一釐剔并轉行所屬各官一體遵照立將現在各役內嚴查一如有積蠹奸胥壞法婪贓致爲弊害者一面嚴查一面將款蹟據實呈述申報以憑轉發究處慎勿徇庇遲延致經本部院親訪拏究定將該道一併照例題叅不貸

飭司道嚴查縱盜諱盜積害

康熙十九年十月

為嚴飭縱盜諱盜之積害以安地方以信

功令事照得浙西一帶盜賊橫行鄉村市鎮民無安枕行旅商賈莫不寒心甚至禁城之內公然肆劫闌關之中剽掠頻聞其餘身藏刀械三五成羣恣行偷竊者不勝枚舉究其釀害之由總因地方各官畏懼叅罰凡民間具報盜情必勒其改強為竊不論大劫小偷並不責捕追拏反致苛求事主且盜未獲或先拏失主家屬拷訊或重責鄰佑里甲咎其疎虞間有一二緝獲匪盜旋即營謀賄放既顧自己之功名又貪盜

李文襄公別錄卷三 嚴飭諱盜

五十一

賊之賄賂使奸徒窺破底裏尚復何所忌憚無怪乎竊盜馴為強盜小夥結成大夥其間更有身列衣冠為盜為窩因賭計窮家庭子弟糾夥行劫事敗不究似此養癰貽害目中尚有法紀乎除現在訪實從重題參外定例地方失盜固有處分然猶係限年緝獲且有擒獲過半免議之條若諱盜不報與積至大盜多人及苦累失主者皆係分別革職降級處分尤嚴功令炳著何各官不知輕重甘於執法秦盜殃民莫此為甚合行嚴飭為此牌仰該司道照牌事理即便轉飭該地方各官務宜悉心與盜加意稽防與奸仍前疎

誤遇有失劫情事許失主於三日內通赴府縣印捕官及司道各衙門據實具呈該司道立刻飛飭該管官即日嚴督兵捕限日追緝匪盜並贓務在必獲一面通報以憑勒限督緝核實

題報如有威勒事主改強為竊不緝不究及減報盜數盜賊者立行揭報即以諱盜叅處如有苛求事主妄拏家屬凌虐者以誣良縱盜糾叅如有已獲大盜而改為竊賊已得贓証而擅自輕釋者以受賄縱盜叅拏以上情弊或本部院訪查的確或被害失主赴本部院軍前具告核實官則自簡飛叅衙蠹教徠提撥

李文襄公別錄卷三

嚴飭諱盜

五十二

一併嚴拏盡法痛懲仍專責該司道密行體訪揭報倘瞻徇庇護并叅不貸

飭按察司禁止酷刑

康熙二十一年二月

爲嚴禁酷刑以恤民命事照得設立刑法用以止暴懲奸所置刑具律文名例內載有尺寸式樣然必真正違條犯罪之人而後加以決責至於夾拶二者兩踝碎骨十指連心自非十惡巨憝人命強盜以及靈役光棍情罪重大者不得濫用向經欽奉上諭嚴飭部議申明若將小事及案內干連不應夾訊之人恣意妄夾致死者照例處分

功令煌煌炳如星日孰意近來浙屬各官立心慘刻不論事之巨細曲直正犯干連一經審鞫非拶即夾任情

李文襄公別錄卷三

禁止酷刑

五十三

拷掠不顧民命有立斃於箠楚者推其意不過借嚴刑峻罰殘民以逞使人望而膽寒遂可敲脂吸髓婪賄無饜誠所謂酷以濟貪者言之不禁切齒痛恨夫身在地方皆有子民之義小過則當蒲鞭示辱得情亦宜哀矜勿喜奈何視百姓如仇讐假三尺爲刀俎忍心如此尚可一日姑容於民上乎更聞徵比錢糧輒用番青大板責至數十甚且枷拶押追稔惡殃民莫此爲甚除真正慘酷劣員現在確訪

題察率問外合行嚴示通飭爲此牌仰該司照牌事理即便遵照并行所屬嗣後各宜洗心守法痛改前非

審理刑名詞訟務宜分別情罪遵照定式施刑至比

較袋鞭尤不得濫用重板任情枷拶若非十惡大罪命盜棍蠹必不容已之事不許濫用夾棍其餘戶婚田土鬪毆細故以及因公株累情可矜原者更不許妄加酷虐敢有放達一經發覺斷不容忍心害理之酷吏流毒閭閻立即飛章從重特奏爲小民驅除豺虎決不姑貸

李文襄公別錄卷三

禁止酷刑

五十四

檄杭嘉湖道並議靖盜安民六條

康熙二十一年七月

爲亟議靖盜之法以安民生事照得嘉湖一帶乃平川大道江浙通衢商賈行人晝夜不絕兼以村莊聯絡雞犬相聞若使司土統兵各官畱心彈盜何致大盜公行是處焚劫甚至列械對敵放砲開船目中全無官兵究其分立旗號創設渾名盡係土著奸兇竝非遠來流賊何難擒剿撲滅自去冬迄今旋散旋起日恣日橫各官醉生夢死置諸隔膜若不能制其死命者本部院每閱報文不勝切齒往歲東浙叛寇蜂起淡山窮谷列寨稱戈尙且掃蕩無遺何有此區區

李文襄公別錄卷三

靖盜條款

五十五

土賊而敢大膽竄頑動輒聚成羣焚掠村墟驚擾良善況其出沒之處南至仁和交界之軍屯半山北至歸安之舍山棧市東至桐鄉之錢王村白馬塘西至德清之下塘村塘橋頭廣袤五六十里之內卽所恃爲窟穴者如大盜稽二等一夥常屯住於霞岱鰲扒東浜白田頭仰家兜鄭家兜一帶大盜章茂之等一夥常屯住於雙橋蔣巷南陽村錢王村一帶大盜沈文侯等一夥常屯住於莊頭史胡洪壽師橋王家閣一帶大盜吳五等一夥常屯住於新宅道村一帶而蔓延於隔屬仁和界中來去蹤跡歷歷分明使地

方文武同心協力勤加偵探出其不意不過發兵一哨差捕數名立可掩捕渠魁翦其黨羽孰意各官因循不振莫展一籌弁兵分汛全無防禦之設施積捕勾通反作盜賊之耳目投誠明通線索保甲徒事虛文日復一日必致釀成大患本部院遠距上游言念及此寢食幾廢故不憚細細察訪臚列數條拔本塞源務期靖絕除各村互相團甲另檄行知外合亟查議爲此牌仰該道照牌及黏單事理卽將開列各款逐一細心籌畫

功令森嚴監司責成甚重痛飭所屬共圖殄滅土賊毋累李文襄公別錄卷三

靖盜條款

五十六

功名其各款中或有未盡事宜應加斟酌損益總以有裨地方爲主不妨剴切具詳實在見諸施行若仍踵故習苟且因循貽誤民生自簡具在勿謂言之不早也至切

一督飭官兵勒限滅賊杭嘉湖爲浙西重地設立協將弁兵用以彈壓疆圉消弭盜賊邇來巡防備禦之法全不講求以致羣盜毫無畏憚分汛會剿幾同兒戲所謂建成消萌其義安在卽如去冬三府會兵若果實心任事大創示懲翦剔芟除何致復有今日前者取結阿覆明係釀盜殃民百喙奚辯今乃尙復逍遙

河上一切勦捕之法未開作何佈置轉瞬將冬復將託故回營使蟠結之盜散而再聚流毒無窮言之可恨該道移行督飭目今作何偵探擒勦向聞嘉湖交界五河澤地方形勢四達盜賊往來必經該道親詣相視作何設奇埋伏指授機宜令各官兵扼截擒勦仍一面勒限定期務盡根株具文查考逾限立即指參事關軍機與尋常盜案疎防迥異各保功名毋貽伊戚

一嚴飭廳官責成緝捕各府設有同知一員專司緝盜地方失事皆其責也土盜如麻焚劫踵告平日不能

李文襄公別錄卷三

靖盜條款

五十七

消弭竊發又不追捕

朝廷設此專官何用况捕快人等皆屬管轄若能實心督緝按法究比大盜積賊斷難漏網何致官之衙役反爲盜之腹心不能獲盜而償於縱盜溺職殃民莫此爲甚該道嚴行申飭除前微有名各盜逐一星速密拏必獲一面遴選幹捕分頭設法挨緝務期一賊不遺果能用命立有成效據實具詳官則核明獎勵捕役按名給賞如或株累平民冒功誣盜察出從重題參嚴拏究處其各縣賊衆屯聚之處確據明白開列手摺密釘星送以備查覽

一嚴察捕役通息賄縱各屬應捕人等原爲緝盜而設近來勾通線索打成一片大盜來蹤去跡捕役未有不燎然於習中者乃竟按月受賄名爲打月錢及至會兵進剿用爲嚮導盜東則引兵而西盜南則引兵而北或爲官兵圍困密令散伏民家無所窮詰是捕役之奸惡更出羣盜之上殊堪切齒該道嚴飭廳縣各官於捕役中密察平日慣通賊線及受月錢者立即密拏從重究治庶懲一儆百使盜無所憑藉伎倆立窮自不難於翦滅矣

李文襄公別錄卷三

靖盜條款

五十八

一防範投誠爲賊耳目從前積賊投首蓋以誅不勝誅特爲免罪安插其實此輩鷹眼難化皆羣盜之知交舊好也名雖投誠暗與關通事所必至故賊衆即寄耳目於此輩一遇發兵追捕躡影追蹤彼即傳遞風聲呼吸立應神鬼不覺以故難於弋獲今須嚴飭地方官從前投誠安插今應作何設法稽查防範使不得暗通聲息一有發覺立置重典庶免洩漏事機使賊透逸

一懸立賞格以示鼓勵除賊安民要在信賞而後人思用命如地方人有能殺賊或生擒解送者毋賊一名應賞銀若干兩毋盜首一名加賞若干兩或賊屯住

某村有一人來報即免闔村之罪報人賞銀若干兩
進兵擒捉不許秋毫有犯違者軍法從事

一蠟厥渠魁嘉與自新今各盜皆土著窮兇互相勾煽
其中保無迫脅誘引失身為非者若一槩置法殊非
本部院好生之意該道即便多出告示各處曉諭如
盜夥內能將渠魁擒斬來獻不但免其本罪當即給
賞收標錄用有能擒斬同夥及首報指引捕獲者俱
准投誠免死或久窩走線之人能回心首報立功者
亦准免罪縱有供扳一槩不究若賊現藏某村本村
不報或被鄰村報知致被官兵搜勘擒獲即將窩家

李文襄公別錄卷三

靖盜條款

五九

盡法重處同村容隱一併究治

檄衢州道府縣愛養衢屬黎民

東歷二十
一年七月

為中飭愛養殘黎稽察奸宄以安地方以盡職業事
照得衢屬地處上游接連閩江三省岐界最稱要衝
自遭耿逆變叛旁邑俱罹寇擾鄉村市鎮無不受其
蹂躪郡城之內官兵雲集士民星散斯時本部院聞
警疾馳統師彈壓躬擐甲冑勦撫兼施幸仗

皇威赫濯將士同心賊氛殄滅第軍興以來兵馬經臨難
後遺黎疲於奔命本部院設法招徠加意撫綏漸歸
故土重課桑麻請蠲被寇之錢糧追聚已散之家室
百般軫恤獲覩昇平則此三衢僅存之赤子皆本部

李文襄公別錄卷三

愛養黎民

本十

院奪於虎狼之吻而增於版圖之數者也為民上者
宜如何愛養以培元氣今本部院奉

旨班師離衢稍遠惟慮司土各官不恤民艱痼疾無告疎
於防範奸宄旋生除經檄行衢協約束官兵料理城
汛外但安民察奸原係地方官專責令行飭知為此
牌仰該道府縣官吏照牌事理即將所屬地方嚴加
防範用心稽察必期盜息民安奸宄斂跡凡本部院
在衢興革利弊務須實力遵行恪守罔替民間疾苦
隨時補救各與安全至該道府縣身在地方尤宜各
循廉介剔蠹懲奸嚴飭所屬不得縱擾殘黎有負本

部院軫恤奉至意各宜慎遵毋忽

李文襄公別錄卷二終

李文襄公別錄卷二

受春黎氏

本十一

李文襄公別錄卷之四

軍旅紀畧

照會四鎮防禦海疆

照會四鎮申嚴軍紀

照會四鎮查訪劣弁

飭太湖營遊擊嚴防湖港要隘

飭湖協副將嚴防長興四安一鎮要隘

照會平陽鎮并飭衛協守禦地方

照會溫州鎮并飭瑞安協守禦地方

照會四鎮濱海地方嚴加守禦

李文襄公別錄卷四

目錄

檄調溫處二協屯據泰順龍泉險隘

檄金嚴二協官兵駐江山常山聽調

飭溫州鎮協嚴防要隘

飭紹協副將撲剿土寇

檄飭察拏傳遞偽牌奸宄

檄調湖協官兵赴省紹協官兵赴衢

檄發本標中軍副將統兵赴衢

飭分防金鄉遊擊賈文學保固地方

檄中軍副將賞資在衢官兵

檄調嘉興營守備晉大忠領兵赴省



飭委統領戎旗選鋒官管轄親兵
照會四鎮各協營預給兵丁糧餉
檄中軍副將統領抽調赴衢官兵
密授衢處溫三協副將堵禦機宜
檄各鎮協副將參遊犒賞軍士
檄調平陽鎮遊擊協防分水關
檄紹協副將獎賞殺賊官兵
照會平陽鎮保固分水關
照會溫州鎮防禦海疆策應分水關
諭調金協副將協守常山

李文襄公別錄卷四 目錄

二

諭中軍副將知照金協赴衢
諭中軍副將獎賞退賊官兵
檄狼山遊擊武榮犒勞援浙官兵
給照免罪魏于文等執牌招撫
檄中軍副將賞勵臨山剿賊官兵
照會各鎮嚴禁焚燬民房
檄各營將查給諸暨難民子女
檄各鎮將頒示賞格鼓勵衝鋒
檄飭各將嚴禁搶擄妄殺
檄飭嚴協總理恢勦機宜

檄飭寧紹台三協營靖寇安民
檄飭嚴協防剿機宜
照會援剿鎮申明賞罰
檄飭衢協相地置防
檄飭嚴協會兵乘機撲剿
檄飭嚴協赴開化防禦
照會援剿鎮嚴查營兵藏匿婦女
照會溫州平陽二鎮乘機剿撫
檄參將蔣懋勛統領駐防常山官兵
檄催福督中軍官兵赴衢防剿

李文襄公別錄卷四 目錄

三

飭金協都司任九玉剿撫湯溪土賊
檄參將蔣懋勛剿王山開化賊寇
牌委標官卞佳招撫
獎勵千總趙秀
檄參將蔣懋勛招撫廣信地方
牌委標員疊更司賑浙閩過往人夫
飭金協副將乘時招撫
飭樂清營大荆營各將乘時撫剿
照會黃巖鎮撫輯鄰疆
飭原任把總胡聰啓率兵來歸

照會溫州鎮勦撫直取甌城

牌給千總葉順招撫

牌給守備尹升招撫

照會溫州鎮亟赴料理嚴疆

檄飭沿海鎮將稽察固防

諭杭州溫州二副將犒賞弁目兵丁

照會定溫平三鎮沿海嚴謹備禦

檄調處杭嚴四協調兵彈壓延平

照會定海鎮飭催撲剿海寇

差員嚴拏不法兵廝

李文襄公別錄卷四

目錄

四

飭衛處二協副將防剿竄賊

檄中軍副將會剿江西逆賊

檄金協都司郭正明等截擊敗寇

檄守備張萬成領兵協防二渡關

檄參將饒承德會兵協剿山寇

檄參將饒承德查仙霞營房窩舖

檄參將饒承德招撫江機等渠寇

李文襄公別錄卷四

男 鍾麟 編次

照會各鎮防禦海疆

康熙十二年十月

爲嚴飭防禦海疆以重汛守事照得浙省地當邊海
寧台溫郡尤屬要衝是以選將屯兵星羅棋布無事
則勤加偵探遇敵卽破浪摧鋒是必平日嚴防悉備
務使連艘潛蹤毋致奸民竊越最是風雨晦冥洋霧
連接一望茫然遠視不及甚恐賊踪飄忽近岸若官
兵懈弛偷安但以寥寥庸卒虛應故事抑或兵不在
汛無人稽察倘有警息便失剿禦疎防之罪百喙難

李文襄公別錄卷四

防禦海疆

十

辭將弁身家固當自惜所在疆土人民豈堪坐視貽

患本部院叨膺

簡命節制全浙以澄清邊海爲首務合行嚴飭爲此照會

該鎮照依事理轉行所轄督率弁兵不時隄備兵馬

戰船晝夜詳加巡瞭俱於要隘遊巡撲報如遇逆賊

揚帆上下無論接檣連踪零星窺伺一面飛報本部

院軍前暨提鎮衙門以憑飛檄調度一面聯絡鄰汛

官兵協力蕩剿若遇迫近海口卽駕所泊戰船一齊

堵截相機率擒必期滅此朝食共保無虞毋許一船

近岸劫掠毋容一人透越交通如有將弁偷安怠惰

致誤軍機大則飛章指奏小則軍法從事失哨口兵
審明梟示斷不姑徇至於沿海江港潮汐相通處所
如有船筏載貨乘風越界希圖貿易或爲賊巢奸細
要見原通某弁某兵受賄當從某口放行立速拏獲
會同有司秉公研究確詳起解以憑覆訊定擬苟有
容隱故縱情弊立按

新例正法但不得借端誣捏擾害無辜汛防各官仍會同
地方官嚴查保甲盤詰奸宄凡兵民人等或係出外
日久不歸或容畱來歷不明面生可疑之輩必須根
究明白一有故違地方保甲營伍目兵一體連坐汛

李文襄公別錄卷四 防禦海疆

上

防印捕各官特疏

題泰法在必行毋得視為尋常告誡自羅大咎追悔無
及

申嚴軍紀

康熙十二年十月

爲申嚴軍紀以綏地方事照得設兵所以衛民設將
所以統兵務宜訓練有方統御得法庶幾兵民相安
疆圉有賴乃近日驕兵悍卒往往不遵紀律騷擾民
間有攫取財物者有分防苛派者有酗酒賭錢放債
割削者有藉緝私鹽誣害良善者種種不法民何以
堪在各將弁既無捍禦之益復鮮約束之能更有勉
餉肥己虛冒兵糧耽遲偷安疎防縱盜不惟職守有
乖抑亦有悖

國典本部院叨膺

李文襄公別錄卷四

申嚴軍紀

三

簡命節制茲土必期力除夙弊務使壁壘改觀今當下車
伊始合行嚴飭爲此照會該鎮照依事理即便轉飭
所轄申明紀律約束弁兵不許蕩踰軍紀倘有仍前
徇縱擾民侵剋虛冒等項兵卽立按軍法官卽揭報
題奏本部院統屬文武兵民原無岐視倘果兵民輯睦
謀畧著聞本部院自當專加優異特疏薦揚各宜自
展壯猷毋得身干咎讟勉之慎之

照會各鎮查訪劣弁

康熙十二年十一月

爲查訪不職劣員以肅軍紀事照得

國家選將屯兵原爲保護生民奠安疆土是以民有輸將資其俸食官有超擢酬其功苦惟在專閫分戎者仰體

朝廷優異之隆時加儆惕恪盡厥職各於汛防熟酌戰守機宜所統士卒則必畱心簡練務期平日可以建威消萌有事足以衝鋒對壘而又文武和衷兵民安輯庶有裨於地方況浙省地臨邊海年來災祲頻仍內則瘡痍未起外則寇警戒嚴凡有捍禦惟各鎮將弁

李文襄公別錄卷四

查訪劣弁

四

是賴其間清操自勵紀律嚴明者固不乏人惟是有等貪殘乖張之輩不遵鎮帥約束事上剛愎恃氣馭下刻薄存私或冒馬虛兵或借端剋扣甚至賈易專利放債准折官價虧行干預民事縛制有司廢弛營伍疎防縱盜與夫諱盜誣良等類是皆難容貽誤地方且將弁律已不嚴自必縱兵生事或佔民居又勒供飯或市井行兇鄉村竊掠以及強買強賣一切擾害民間者均屬不法詎可姑容至於都司衛所各弁雖職專軍屯然皆有催徵倉運等事其剝削加派縱蠹養奸種種糜祿誤公者亦復不少今本部院奉

命督辦請我固兼欲體恤軍民首當甄別將弁賢否茲

當下車伊始凡有不職者先行糾劾合行嚴查爲此照會該鎮照依事理即將所轄大小各弁逐加體訪一有犯及前項情弊并通洋賈易等事劣狀昭彰者備開該將弁贓款實蹟的限日內密揭呈報以憑飛章奏

奏拏問究擬至於察訪之法必須持廉秉公不得因循瞻顧姑舍將領但以偏裨末弁塞責亦不得故寬貪暴重款止於點綴微疵至款中所開務求實有其事如款內蠹役并被害証佐亦必實有其人不許捕捉

李文襄公別錄卷四

查訪劣弁

五

風影暗砌詭名以畱日後辨實弄一事款內又必詳書所犯年月日期毋得游移朦混以開審勘出入之端如去任已劾之官概勿開送充數此外果有謀勇超羣廉能素著者本部院不吝特疏薦揚以示優異該衙門久任地方聞見必確萬勿徇情寬縱如不依限揭報本部院察訪有據徑自具疏糾劾如於事後補揭其徇縱之咎仍不能寬慎毋泛視致貽後悔至嚴至切

檄飭太湖營嚴防要隘

康熙十三年三月

爲申嚴防範要隘以弭盜源事照得太湖巨浸環繞江浙其間支港錯雜盜賊易聚屢經本部院申飭告誠在案備查浙汛沿湖各港雖設有官兵巡防稽詰但港多兵少何足分防如大錢夾浦蔡浦港等處皆湖濱要隘其餘各港何止數十餘處見在防兵寥寥無幾設有盜賊竊發作何剿禦合行酌議相地添防爲此牌仰該遊擊照牌事理卽查浙江沿湖各汛港口除支河小港見在釘椿豎柵禁止出入外其餘險隘港汛舟楫相通者共有幾處見在防守官兵實有

李文襄公別錄卷四

嚴防要隘

六

幾何星速查明呈覆一面作速相度形勢添兵防守早晚勤加偵察卽釘塞各港亦不時差兵巡緝毋致奸宄竄跡仍整飭營伍操練官兵倘有奸宄乘機竊發卽卽詰獲通報以憑審究毋得違誤疎虞

檄飭湖協副將嚴防長興四安鎮

康熙十三年三月

爲申嚴防守要隘以固疆圉事照得湖郡水鄉澤國支港錯雜其間萑苻易聚在在自宜嚴防而惟長興爲最要查長興形勢有四安一鎮路通江南之廣德可以直達江寧計程不過三日且皆係坦途并無關隘則是長興爲江浙藩籬而四安爲長興要隘雖駐防縣鎮設有守備千總然各統官兵爲數無幾在平常無事可備巡防若遇盜賊竊發江浙接壤孔道豈寥寥成卒足以分防合行酌議添兵守禦爲此牌仰該副將照牌事理卽查長興四安鎮地方既係通衢

李文襄公別錄卷四

嚴防四安

七

要地實在官兵防守不敷亟爲確酌情形一面量調郡城官兵前往添防一面相度形勢分扼險要稽察奸宄設有蹤跡詭秘之徒潛入境內及土賊竊發立即擒拏務保無虞毋致疎忽

照會平陽鎮并飭衛協守禦地方

康熙十三年三月

為飛飭守禦地方事康熙十三年三月二十九日據溫州鎮塘報內稱靖藩變亂緣由到本部院據此為照浙閩地方接壤據報閩省兵變合行飛調官兵堵禦為此照會該鎮照依事理即便躬統本標官兵星夜前往分水關橋墩門一帶立據關隘嚴謹固守多方偵探相機援應毋致疎虞本部院見在飛調大兵前來鎮守軍機緊急不時飛報勿得遲延怠忽慎速

李文襄公別錄卷四

守禦地方

八

照會溫州鎮并飭瑞安協守禦地方

康熙十三年三月

為飛飭守禦地方事據報靖藩變亂除照會平陽鎮躬統官兵前往分水關橋墩門一帶堵禦外溫郡與瑞安平陽相距不遠合行飛調策應為此照會該鎮照依事理即便嚴加防守城垣邊汛稽察奸宄一面酌撥官兵前往瑞安平陽一帶相機策應聯絡聲援協力堵禦務保無虞本部院另調官兵齊集星赴事關軍機毋得疎忽

照會鎮濱海地方嚴加守禦

康熙十三年三月

為飛飭守禦地方事照得閩省叛變浙境壤連水陸交衝在在自宜嚴防本部院據報隨即調發滿漢官兵前往衢州大路堵禦并行附近鎮將統兵扼守險要本部院與提督隨即相繼進發酌量調度外但閩省既經倡亂勢必結聯海寇濱海地方務宜加意防範用保無虞合行飛飭守禦為此照會該鎮查照事理即便嚴飭營弁會同守令固守城池一面躬統官兵巡防沿海邊汛倘有賊踪突犯即行協力堵禦仍飭各墩臺哨卒遠偵確探一有情形不時飛報本部院軍前以憑調度毋得遲誤慎速慎速

李文襄公別錄卷四

濱海守禦

九

徵調溫處二協屯據泰順龍泉險隘

康熙十三年三月

為飛飭守禦地方事照得閩省叛變浙境壤聯本部院據報隨即調發滿漢官兵前往衢州大路堵禦并行附近平陽溫州各鎮管統兵扼守險要本部院隨即與

提督相繼進發酌量調度查溫屬泰順各處山谷實

與閩省建寧等徑路相通可直達溫郡合行飛調防守

為此牌仰該副將照牌事理即便酌派營弁會同守

令固守城垣一面躬統官兵前往泰順與閩省交界

處所屯劄先據險隘竭力堵禦務保無虞仍遴選精

李文襄公別錄卷四

調防泰順

十

細兵快速偵確接一有情形不時飛報本部院軍前

以憑調度毋得玩忽疎虞慎速慎速

徵調金嚴二協官兵駐防江常等處

康熙十三年三月

為緊急軍務事照得閩省叛變浙江衢溫二府最屬密邇本部院據報隨即調發衛協副將李承恩統兵前往仙霞關屯劄扼險守禦一面見發滿漢官兵前往策應但查衢屬江山常山二處逼近閩疆務宜厚集兵力以備不虞合行抽調為此牌仰該副將照牌事理即便遵照文到即將標下官兵挑選勇敢勁兵四百名酌撥守備千總一員統領前往衢州駐防江山常山等處聽候本部院另行調度即具起行日期呈報查考事關軍機毋得遲違

李文襄公別錄卷四

調防江常

十一

飭溫州鎮協嚴防要隘

康熙十三年四月

為飛飭守禦地方事照得閩省變亂勢必勾通海逆分頭入犯浙境水陸交衝處處自宜嚴防溫郡尤屬濱海要地合行飛飭守禦為此牌仰該副將照依事理即便整頓兵馬器械倘有賊踪飄突即便相機堵禦仍會同文武官弁加意保固城池知會鄰近汛防倚角聲援遇警策應一面發發官兵前往泰順通關山險去處密機情形嚴防要隘不時飛報本部院軍前以憑調度軍機事重慎毋疎忽速速

檄飭紹協副將撲剿土寇

康熙十三年四月

爲稟報賊情事康熙十三年四月初三日據紹興府報稱湯浦等處因閩省變叛土賊相繼嘯聚山林者百十餘人伏乞發兵撲剿等因到本部院據此爲照浙省地方久經寧謐頃報閩省兵變浙境壤地相連誠恐山海土寇乘機竊發本部院屢次申嚴防禦在案今據紹興湯浦等處有賊聚至百十餘人騷擾村坊合行飛飭撲剿爲此牌仰該副將照牌事理文到卽便撥發官兵遴委勇敢都守一員統領會同廳縣捕快前往湯浦四都一帶地方將前項土賊盡行殲

李文襄公別錄卷四

飭剿土寇

十二

滅務盡根株毋使滋蔓仍確撲別處有無餘黨窩線密行躡緝將情形不時報聞更須申明軍紀束兵愛民不得因而擾累無辜察出取咎未便速速

檄飭察拏傳遞偽牌奸宄

康熙十三年四月

爲特嚴察拏偽牌奸宄以靖地方事照得閩逆倡亂各處山賊乘機竊發冀圖搖惑人心糾結黨羽輒敢捏造偽牌偽示公然粘貼傳遞恐嚇愚民若非奸宄潛藏暗通消息何以賊黨牌示擅行鄉鎮凡地方文武官弁叨受

李文襄公別錄卷四

察拏奸宄

十三

國恩同仇義切自當一見憤激立行焚燬并查來自何處傳自何人搜緝奸宄立正軍法方爲盡職何以任其遞送遂致民情惶惑逃匿山谷奸徒因之嘯聚殊堪髮指嗣後如有山海賊寇暗遣偽牌傳遞鄉鎮及張掛偽示冀圖煽惑人心者立將牌示卽刻焚燬并拏傳遞潛藏奸黨審實有據解送軍前立行正法務期寧靖地方毋得擾動良民均宜凜遵

檄調湖協官兵赴省紹協官兵赴衢

康熙十三年四月

為飛調官兵事照得閩逆叛亂浙省連界防禦宜周亟須調集官兵相機策應況當疆場有事之時正後傑立功之會爰資材武用震軍聲合行飛調為此牌仰該副將照牌事理文到即刻挑選該營勁勇兵丁六百名遴委勇敢能員統領各帶軍裝器械星馳前赴省城聽候調遣務須人馬強壯器械精整該副將忠愍素著為

國諒有同心轉飭營弁奮發忠勇力樹動勞報功之日本部院定當特疏

李文襄公別錄卷四 飛調官兵

十四

題敘

朝廷必酬報

國之丹心將領亦遂建功之素志勉旃毋忽

檄發本標中軍副將統兵赴衢

康熙十三年四月

為督發官兵守禦要隘事照得閩寇叛亂浙省界連防禦宜周亟須調撥官兵往守險要該副將韜畧素嫻謀猷綽裕今姦宄跳梁之日乃干城建樹之秋合行督發起行為此牌仰該副將照牌事理即行遵照統領標下中營馬步官兵各帶軍裝器械星馳前赴衢郡相度形勢扼守險要仍將情形不時飛報本部院軍前以憑調度該副將受茲委任務須一心捍衛千里清寧報捷書功本部院定當特疏

題敘

李文襄公別錄卷四 中軍赴衢

十五

忽

朝廷必有旂常之懋賞該副將亦遂孤矢之丹衷勉旃毋忽

檄飭分防金鄉遊擊保固地方

康熙十二年四月

爲申嚴保固疆圉事康熙十三年四月初三日據該遊擊塘報內開偵探靖藩兵變緣由到本部院據此爲照閩省兵變平陽密通福寧金鄉尤屬溫汛要地本部院聞報卽行調發鎮管官兵前往守險堵禦該遊擊素具長才夙據忠悃瀕海險汛實藉綢繆當此逆氛倡亂勢必侵犯鄰境務宜更加勉勵用固疆圉合行飛飭守禦爲此牌仰該遊擊照牌事理卽便整頓兵馬器械遠偵確探倘有賊踪飄突相機奮擊保障隄防再查金鄉離分水關不遠就近報聞該鎮拏

李文襄公別錄卷四 保固地方

十六

角聲援聯絡策應仍將警息不時飛報本部院軍前以憑調度倘能更展謀猷摧敗寇賊本部院自當察明功績從優

題敘萬勿玩忽疎虞勉之慎之

敕行中軍副將賞資官兵

康熙十三年四月

爲頒給賞資激勵忠貞以鼓敵愾事照得閩逆猖狂稱兵叛亂凡我將士義切同仇本部院調發滿漢官兵守險堵禦所賴將弁一心士卒用命共搃丹赤以保封疆果能樹建奇功不惟

朝廷恩榮超擢行將勦勒旂常名垂竹帛此正忠臣義士奮發有爲之時也本部院軫念各將士披堅執銳効力疆場特發帑銀犒賞以昭鼓勵合行知照爲此牌仰該副將照牌事理卽將本部院差官張一亮等押到餉銀一萬兩會同嚴州府同知金雲鳳查明在衛

李文襄公別錄卷四

賞資官兵

十七

滿漢官兵人數除滿洲漢軍各位領兵章京查照另單禮數分餽致敬外其滿漢甲兵以及撥什庫各照伊一月餉銀數目賞資彙解駐衛

副都統吳軍前聽候俵散給發其綠旗官兵自本標中營衛協以及調到各路官兵俱各查明實在官

兵數目官按一月俸銀兵按一月餉銀之數給與其兵丁按名唱給以示鼓舞若有餘剩交貯府庫聽候另行支用仍誠諭各官兵務須益加勉勵登陴歷險俱各奮勇爭先嗣後立有功績者另行隨時頒賞功績尤著者自當不時

題敘各宜勉旃毋負倚任卽將發給過數目具文報查
毋違

李文襄公別錄卷四

賞資官兵

十八

檄調嘉興營守備晉大忠領兵赴省

康熙十三年四月

爲飛調官兵事照得閩逆叛亂浙省連界防禦宜周
亟須調集官兵相機策應該營守備晉大忠素稱勇
敢前有邊海立功之請今當疆場有事爰資材武用
震軍聲合行飛調爲此牌仰該遊擊照牌事理文到
卽刻轉行晉守備統領勁兵六百名各帶軍裝星馳
赴省聽候調遣務須士馬精壯器械整齊該遊擊併
飭該守備奮發忠勇力樹勳勞本部院定當特疏
題敘以昭懋賞勉旃毋忽該營事務另委能員署理可
也

牌委統領選鋒

康熙十三年四月

爲委用統領選鋒官員事照得標下三營將士皆本
部院臂指之助而從來用兵制勝必有選鋒平時則
護衛帳前臨陣則衝堅破敵今於三營內校試弓馬
精良勇敢當先者每營百人必得能員統領以壯軍
威查中營隨征官劉澤溪左營儲將官張文福右營
隨征官王文魁久歷戎行諳練營務才藝兼優允堪
茲任合行委用爲此牌仰本官照牌事理今委爲中
左右營統領選鋒守備各管轄親兵一百名常隨本
部院帳前務須嚴明約束勤行訓練使紀律肅然軍

李文襄公別錄卷四

委統領選鋒

十九

容整暇爰成勁旅以建奇功本部院自當

題敘實授尙其勉旃

照會四鎮并行營將預給兵丁糧餉

康熙十三年四月

為預給兵丁糧餉以恤勤勞事照得軍興旁午各標營兵丁調防駐守以衛封疆並皆勞苦本部院憫念各兵皆有父母妻子平時支給額餉止可贍給一身已難兼顧今警備邊圉行者有資裝之費居者有守望之勤推其至情均應體恤本部院一片丹誠無時不病瘝身切今將通省兵丁不分調汛留營一體預給糧餉以資飽騰合行知照為此

李文襄公別錄卷四

預給糧餉

二十

爾本汛者該管將領即具冊領專差赴省齋回分發各兵務須奮勇爭先同心報國奏凱旌勤別有賞資如能特立奇功定行破格題敘各宜勉勵毋怠

檄委中軍副將統領調到官兵

康熙十三年四月

為軍務事照得閩逆倡亂衝屬首衝經制官兵不敷防守是以本部院抽調全嚴二協官兵共八百名赴衛貼防江山常山等處但各路官兵齊集合行專責統領為此牌仰該副將遵照即將全嚴二協抽調赴衢官兵各四百名并領兵守備千把總各官俱屬該副將統領約束一應支給糧料整齊甲械調遣戰守俱該副將相度形勢悉心料理酌量江山常山二處險要分兵防守務須申嚴紀律束兵安民恩威並用協力同心以副本部院委託之意至於守關據隘戰

李文襄公別錄卷四

牌委統兵

二十一

守機宜該副將仍聽駐衛副都統吳酌量調度其有續到各營官兵俱照此例毋得違誤

密授衛處溫協副將堵禦機宜

康熙十三年四月

為密授堵禦機宜以固封疆事照得閩逆變亂侵擾邊疆浙省陸路要隘如衛之仙霞處之龍泉慶元溫之分水關泰順等處皆接連閩省在在須防突犯本部院一面題

請發紮旅前來接應一面速行據險扼要嚴加固守設奇制勝相機進止查仙霞龍泉慶元泰順分水關各處皆山溪錯雜有險可據我兵扼守必擇其兩傍石壁中惟一路可通之所兩邊壘石特為門戶埋兵設伏中空一道惟用多藏砲火逆賊雖眾限於山路窄

李文襄公別錄卷四

密授機宜

三十二

狹勢必不能參擠而前俟其一至火砲齊發賊必少退乘其步驟已亂出兵奮擊不可乘勝遠追即回據原處此時火砲藥彈又可裝就如賊再至又如前法擊之賊鋒必挫自不敢侵突矣更恐賊從兩旁山頂突然而至勢不可禦必於兩邊高處多設鳥鎗礮石伏兵偵望毋分風雨晝夜一有侵犯鎗石自上而下可殺百此正據險設奇以少勝眾相機進止之要策至於臨敵隨時制宜因地變通方畧又在該將一心之運用耳擬合亟行知照為此牌仰該將照牌事理即便會商守禦諸將一體協力遵照毋違

敕行各鎮協將犒賞軍士

康熙十三年四月

為申大義以鼓將心布至誠以作士氣亟勵忠貞共圖報

國事照得閩逆猖狂稱兵叛亂凡我多士義切同仇本部院奉府重任秣馬勵師所賴將士一心士卒用命共據丹赤以保封疆諸鎮協久著邊功洵承

天寵爵榮傳世寄重登壇必能率勵三軍折衝一面若參遊都守雖分班列並託干城平時守職不過次遷今日建功即蒙超擢並宜枕戈待旦賈勇爭先干把等官初試長途咸參

李文襄公別錄卷四

犒賞軍士

三十三

命秩苟能奮其材武自可立致顯榮偏隅負固撻伐用張順逆既殊大小懸絕未戰而勝已決幾先効一朝汗馬之勳樹百世旂常之績忠臣義士可不勉旃至於馬步守兵登陴臨陣並極辛勤居送行齋殊深勞苦本部院會同

撫院酌議額餉之外仍加優給欲使投醪飲惠挾纊知溫各宜奮力前驅另自計功行賞用是開誠布告鼓勵羣心崇卑雖有殊倫忠義本無二理戴高履厚孰非

君父之恩仗義同心即是身家之福合行通諭為此牌

該鎮照依事理即便抄牌出示轉諭大小將領務須
布展方畧鞏固邊疆鼓勵隊目兵丁共抒忠憤懋建
勳勞在

朝廷特懸殊格以待奇功近如湖廣報捷齋素人員亦膺
一命之榮何況行間將士本部院論功

題敘自當巨細不遺以副酬勳

盛典日今軍書旁午優恤宜先各官兵不論隨征守汛優
給賞賚官按一月俸銀兵按一月餉銀如數給發俱
各差員赴省支領作為犒勞不在歲額之內應領月
餉仍照舊給發嗣後如立有功績者另行隨時頒賞

李文襄公別錄卷四

犒賞軍士

三十四

功績尤著者不時

請敘凡我將士共聽斯言報

國傳家正在此日矣

檄調平陽鎮遊擊協防水關

康熙十三年四月

為酌調官兵事照得閩逆攪亂平陽最為鄰近而分
水關尤屬衝衝已經鎮標官兵防守但山徑叢雜惟
恐偷越更須謀勇能員協力堵禦今查該遊擊風烟
韻畧久著謀猷拒險設奇堪當此任金鄉懸隔江海
形勢稍緩合行酌調為此牌仰該遊擊照牌事理即
便統率驍勁弁兵星赴分水關協同防守抒忠奮勇
建功樹勳本部院自當特疏

題敘其金鄉防守事宜聽平陽總兵官酌行調度該遊
擊務體本部院甄選至意勉之毋忽

李文襄公別錄卷四

調防水

三十五

檄行紹協副將獎賞殺賊官兵

康熙十三年四月

為塘報事照得土寇乘機嘯聚亟宜撲滅據報官兵
奮勇爭先斬賊奪械殊為可嘉効用官李章張西彭
輝及兵丁陳元陸貞王以良合行獎賞為此牌仰該
副將照牌事理即將發來銀牌三面紅袖三匹給賞
李章等三名又銀牌三面給賞陳元等三名仍飭勵
官兵用心搜剿務盡根株毋使漏網

照會平陽鎮保固分水關

康熙十三年四月

爲軍務事照得閩逆騷張平陽最近原宜厚集兵力拒守險要前照會該鎮統師駐守分水關自必忠義奮發率勵將士保固嚴疆然平陽通閩大道不止分水橋墩一處恐兵勢分應難周是以會商

提督撥發提標官兵五百名前來協防亦足以扼險守禦至於金鄉係屬彈丸一隅向撥該鎮左營官兵防守原以防海寇之侵突今陸路告警揆度形勢金鄉未爲衝要已經密飭該遊擊統兵前赴分水關協同堵禦其金鄉防守事宜聽該鎮自行酌量調度務

李文襄公別錄卷四

照會守關

三六

須併力守關保固無虞一面已經照會溫州鎮聯絡策應該鎮雄才偉畧夙著威名值此疆圉多警正忠君報國之時惟冀大展謀猷同心共濟奠安之日本部院自當特疏

題敘行將勦旂常名垂竹帛以昭報績酬庸之典擬合照會爲此照會該鎮查照事理一體遵照勉勵建績慎速

照會溫州鎮防禦海疆策應分水關

康熙十三年四月

爲軍務事照得閩逆叛變勢切震鄰平陽密邇福寧是以飭令平陽鎮總兵守禦分水關然逆賊狡謀勾聯海寇或致沿邊侵擾溫屬一帶逼臨海濱凡防禦事機戰守良策惟該鎮是賴至於平陽路阻飛雲尤須勤加哨探相度聲援聯絡策應并鼓勵將士奮發勇敢保固衝汛該鎮素優方畧雅擅機宜當此烽烟警急正抒忠報

國之時惟冀壯猷大展義氣宏宣奠安之日本部院自當特疏

李文襄公別錄卷四

防禦海疆

三七

題敘行將旂常著績冀鼎登名以昭報功策勳之典擬合照會爲此照會該鎮查照事理一體勉勵建績慎速

諭調金協副將協守常山 康熙十三年四月

諭金華副將前調該營官兵協防衢屬已經進發知該副將忠義奮激勇氣無前本部院可勝嘉尚特資壯畧共衛嚴疆當邊方有事正臣子報國之時豪傑展勳之日若通省將士盡如該副將則本部院倚藉成功指日可期矣諭到該副將即便帶領驍勁官兵一百名前往衢州協守常山大路先次所發官兵三百名檄行中軍副將總領今該副將既經親往仍歸統轄已另諭中軍知照一切堵禦機宜該副將隨方布置務須展抒方畧大建奇勳本部院自

李文襄公別錄卷四 調守常山 三十八

當特疏

題敘以昭報績酬庸之典勉旃特諭

諭標下中軍副將

諭中軍副將官兵此時計當抵衢一切布置情形宜不時速報金華牟副將忠勇出羣今已調令親赴衢屬協力堵禦其該營前次調到官兵仍歸牟副將統轄調度特此諭知

諭賞退賊官兵 康熙十三年四月

諭中軍王副將據報本月十五日賊兵突犯清湖攻逼江山該副將星馳赴援千總高祿陳國任薛受益渡水奮擊闖寇大敗陣獲馬匹刀鎗等件賊隨退回等因本部院漢為嘉悅本標及協標在事有功官兵該副將分別功勞等第即於前發銀一萬兩內酌量頒給諭以本部院獎勵忠勇憫念勤勞之意千總高祿等率先被賊另自紀功該副將親冒矢石首挫賊鋒今劉營城外誠為獨任賢勞然旂常之績從此而始勉之勉之茲

李文襄公別錄卷四 諭賞官兵 三十九

提督副都統已統兵前來本標官兵五百名一併進發矣本部院稍俟整頓糧草有緒即當親行該副將一應進止機宜并聽提督調度蓋軍中號令必須專一總期同心報

國勿以本標致有岐視至於安營處所必須據其形便謹防賊兵衝突後到兵五百名應於相近處別創一營以成犄角之勢尤宜熟揆路徑相機防禦凡事不能遲度該副將用心籌畫務出萬全一切糧草地方官見在作何接濟情形仍不時馳報以便預為措置故諭

敕行狼山遊擊稿勞援浙官兵

康熙十三年五月

為稿勞官兵事照得逆賊猖狂浙省用師征剿江南總督部院義切同仇調發官兵前來策應諸將士驅馳遠道以副簡書雖報

國自有素心而勤勞實堪軫念鄰封有賴稿勞宜先合行知照為此牌仰該遊擊照牌事理即將發來稿銀遊擊俸資三十二兩千總俸資十六兩把總每員俸資十二兩馬兵每名賞銀二兩步兵每名賞銀一兩聊充牛酒之需以勵三軍之氣將來建立功勳定當題敘優資報績酬庸另照

李文襄公別錄卷四 稿勞官兵

三

部頒賞格各宜勉旃

給照招撫牌

康熙十三年六月

為給牌招撫以廣皇仁事照得開誠布信乃行師之大義見幾反正即智士之良圖自逆藩倡亂人心動搖不思殺賊以取職官乃反忘軀而殉偽劄其中無知迷惑者固多豈無一二抱負奇才不甘終淪草澤或因無路自歸懷疑觀望今據魏于文葉觀徵等供稱朱石年等在九都源地方招集人眾原因逋負所迫激而走險願將家屬為質前往招撫等情本部院欽奉

上諭凡有殺賊立功即行優敘或能隻身歸命亦准收留

李文襄公別錄卷四

給照招撫

三十一

天恩浩蕩嘉與維新合行給照為此牌仰魏于文等免爾

前罪即便執牌并騰發

上諭前往九都源等處宣諭

朝廷恩信如朱石年等湊明順逆真心效順率領大眾投

誠或能擒斬閭賊自效並當論功

題敘授官頒賞其有自拔來歸悉與安插得所

繪音渙頒皎如日月轉禍為福惟在此時爾等刻期回報須至牌者

檄中軍副將賞勵臨山勦賊官兵

康熙十三年十月

爲賞勵官兵事照得本部院統師討賊既藉將領同心尤賴士卒用命各營官兵隨征半載咸能奮勇先登所至克捷且恪遵紀律不擾地方今該中軍在臨山一帶勦賊安民本部院不勝喜慰在事官兵合行犒勞爲此牌仰該副將照牌事理即將發來銀兩內各將領花紅銀副將每員十兩守備每員六兩隨征都司千總每員四兩把總每員三兩目兵犒賞銀兩賊兵每名五錢殺賊兵每名三錢隨陣兵每名二錢照數分頒其陣亡兵每名先給卹銀五兩仍查明家

李文襄公別錄卷四

賞勵官兵

三十二

屬具報另候加恩撫養該中軍宣諭將士益勵忠勇建立功勳共奏蕩平以膺超敘

照會各鎮嚴禁焚燬民房

康熙十三年十二月

爲嚴禁焚燬民房事照得大兵進勦原以滅寇安民凡賊寇盤踞經過之地焚其木城柵寨至賊寇占住民房原無燒燬之令此不足以斷賊蹤而徒傷民業合行嚴禁爲此照會該鎮查照事理即便遵照并轉飭各該將弁凡進勦賊寇兵馬所到地方止應殺賊不許焚燬房屋如有大夥賊寇盤踞巢穴造有木城柵寨之處亦止許將木城柵寨拆毀焚燒有將民房混行焚燬以致百姓失業者定將領兵將弁叅究不貸

李文襄公別錄卷四

禁毀民房

三十三

檄各營將查給諸暨難民子女

康熙十三年十二月

為賊寇倡亂負固宜誅避難子女被掠可矜等事據紹興府詳請本部院檄行進剿暨邑官兵被擄子女內有被難脅從者備細確查數目仍聽民間認領使被骨肉重聚以昭

皇上愛養洪恩以副各憲好生德意等因到本部院據此為照大兵進剿原以滅寇安民被擄脅從蒙荷

皇仁矜憫則凡出征得獲寇賊所擄難民子女俱應查給還民先經刊示通行曉諭在案今據前因除行該府確查難民子女實據詳報外合亟行查為此牌仰該

李文襄公別錄卷四

難民子女

三十四

將照牌事理即查本營及所統各營官兵於十一月內進剿諸暨得獲男婦子女詢問明白如係賊寇所擄難民子女立即移會該地方官出示曉諭民間認領仍具報查考倘有官兵隱匿不舉或被首告或經訪聞除將子女仍給還民外定將該將弁兵以搶擄不法叅鞫究處不貸

檄各鎮將頒示賞格鼓勵衝鋒

康熙十四年四月

為頒示賞格鼓勵衝鋒事照得逆賊叛亂以來官兵經年勦禦衝寒冒暑晝夜環甲備極勤勞每次進兵獲捷皆能奮勇用命本部院既深嘉獎更殷軫恤但今逆賊屯踞近郊連營窺犯惟恃山林險阻延其喘息如雨陣相當必得先鋒驍銳越眾先登後隊勇敢齊心並進始可直搗中堅斬擒渠首以成一鼓蕩平之功凡爾各標營將士為

國干城若能立時建績定當不次酬勳合行曉諭為此

照會該鎮將照依事理即便轉諭所轄官兵遵照凡有

李文襄公別錄卷四

頒示賞格

三十五

勇敢超羣矢心報効願為前鋒者即於該管主將處報名派立隊伍以候進剿衝鋒如賊眾大列陣勢對壘相持之際有能破陣深入當先立功不論百隊戰守兵丁為首之人賞銀五十兩授為守備第二賞銀四十兩授為千總第三賞銀三十兩授為把總遇缺即行先補其餘兵丁酌量給賞若係有職官弁另行越資超擢其各主將開報捷功務須秉公核實倘有將首功之人浪沒不報者許赴本部院控稟查詢明確即時補敘其主將以掩功虛報

題參至有臨陣退縮不前定行立正軍法斷不姑宥各

宜勉勵忠勇奏凱策勳本部院恩信有素匪託空言
咸宜遵悉

皇仁浩蕩

徵飭各將嚴禁搶擄妄殺
康熙十五年正月
為特行申明紀律嚴禁搶擄妄殺以肅軍令以安黎庶事照得耿逆造亂勾連海寇侵犯浙疆前此溫台一帶鎮將叛變從賊以致生靈塗炭調發官兵進剿原為滅賊安民自不容秋毫滋擾以致重困百姓況上諭屢頒加惠元元矜憫脅從嚴禁搶擄申誠妄殺在爾進剿官兵自應凜遵恪守今樂清被賊竊踞人民復遭荼毒誠恐恢勦官兵恣行不法合將禁飭緣由列款申嚴為此牌仰該將照牌事理即將後開禁諭各

款嚴飭各官兵一體遵照實力奉行敢有愍不畏法妄殺無辜冒功請賞株連良善生事害民焚燒房屋掠奪衣資搶擄婦女姦淫販賣有一於此或本部院察訪得實或地方官稟有據將弁兵丁立以軍法從事必不寬徇至嚴至切

一逆賊竊踞地方百姓如在湯火日望大兵進剿以解倒懸行軍之際除執械抗拒者嚴行勦殺外其餘被脅民人傾心歸命皆吾赤子投戈向順即屬良民務須加意安全不得槩加誅戮至於薊辯長髮地方既為賊踞實出勢不得已毋許故意苛求敢有擅殺無

辜慘戮歸誠希圖冒功請賞該管將領一經查出官
卽拏候請示兵卽軍法處死倘該將領瞻徇容隱本
部院訪查得實一併拏拏不貸

一民間婦女小子關係戶口錢糧恢復地方原期有土
有人斷不容進剿官兵橫肆淫掠卽見在賊巢者要
皆難民子女劫掠在營益真正賊寇豈有攜帶妻子
而行之理業奉

嚴旨禁飭不得一槩搶擄卽賊營所獲亦許民間認領欽

遵通行在案今官兵恢剿樂清凡民間婦女小子不
許搶擄姦淫卽有前被賊寇擄帶今被官兵得獲者

李文襄公別錄卷四

嚴禁搶擄

三十八

問明姓氏出示曉諭民間認領卽給完聚敢有貪淫
不法弁兵或擄帶隨營或掠販遠地官卽參究兵卽
法處仍治該管將領約束不嚴之罪

一民間房屋廬舍被賊焚燒拆毀僅存無幾田園地土
被賊蹂躪橫徵業已拋荒今恢復後加意培養滋植
尚慮棲身無處餬口無資若官兵進剿再加焚燬踐
食勢必哀鴻遍野露宿啼飢况賊屯住之處原係民
居賊退之後卽成村落非賊巢木寨窩棚可比該管
將領務須嚴飭官兵凡村莊市鎮所有房舍不許放
火焚燒滋植田地不許踐踏割取敢有故違卽行法

處不貸

一近日爲賊奸徒皆係飢寒匪類搶劫橫行受害地方
向之素封殷實者今已貧窮向之衣食充足者今已
困乏所有劫掠之餘幸存衣資什物賴以稍資生命
若進剿官兵再加搜奪勢必盡填溝壑且搶奪不法
軍令首嚴該管將領務須嚴行約束經過地方必期
絲毫無犯敢有不遵卽行軍法重處倘該管將領漫
無約束容縱滋擾一併參處斷不爾貸

一官兵所到之處或簞食壺漿來迎或導引接濟前進
出自士民子來之義務宜優加鼓勵進剿官兵不得

李文襄公別錄卷四

嚴禁搶擄

三十九

強捉良民扛挑甲械民間婦女不許凌辱姦淫該管
將領嚴加禁止一有違犯盡法究處慎勿姑容自干
重讐

一樂清復爲賊踞良民受害堪憐今次恢剿自應著意
安全予以休息官兵進剿止在對陣克敵擒斬賊寇
若通賊奸徒與謀爲不軌等犯應聽地方官搜查究
處以靖根株以消反側營中將弁兵丁不得攪越干
預敢有貪惡肆橫弁兵不事殺賊惟以借名查拏叛
屬生事株連索詐滋擾陷害無辜一經察出將領參
拏弁兵究處不恕

檄飭嚴協總理恢勦機宜

康熙十五年四月

爲軍務事照得開常逆賊突犯跳梁前遣調各營官兵現在駐劄遂邑相機恢勦惟是軍中號令既貴嚴明制勝機宜尤期畫一今瑞安營平陽鎮標衛協等營各有該營將領統束所部既分事權不一或互相商酌遂生推避之端或所見參差難期滅賊之效甚非所以重軍紀嚴責成也該協身在本汛地理險要皆所周知偵探寇蹤堵禦出沒諒俱洞悉所有一應恢勦事宜及各營官兵專委總理爲此牌仰該副將照牌事理嗣後軍中一應恢勦事宜該將既膺總理

李文襄公別錄卷四

總理恢勦

四十

之責務必運籌至當就近酌量調度毋得以主客岐見有誤事機各標營官弁俱令遵照指畫共奮立功倘有故違軍令各持意見致僨事機一面據實報聞以憑參究該將責成攸專更須實心籌畫以副倚任果能剋期恢勦本部院自當從優題敘如有疎誤責有攸歸勉旃毋忽

檄飭寧紹台三協營靖寇安民

康熙十五年七月

爲申嚴軍紀以靖寇氛事照得邇來地方多事山海交訌伏莽可虞邊烽未息各該將領咸有專城之寄務須時勤訓練加謹偵防如遇寇賊生發或值鄰境戒嚴自應立刻調發官兵撲勦并移會近汛協力窮追無分畛域盡絕根株使地方安寧斯稱職守近訪聞各該將領玩愒成風遇有土寇竊發疆界毗連惟事體請或以驅趕出境即可卸責更且遲疑畏縮臨敵不前以致鼠賊蔓延肆爲民害即如狡賊胡雙奇等不過連誅遺孽竄跡大嵐四明山中勾聯烏合雜

李文襄公別錄卷四

靖寇安民

四十一

時官兵各路會剿案難捕獲乃一任其乘潮下海是皆軍紀不嚴何能掃蕩寇氛勉圖實效合行嚴飭爲此牌仰該將領照牌事理嗣後一應險要地方務須嚴督官兵加謹巡察如遇土寇流突或盜賊生發一面移明該縣印官多撥捕役率同團練并知會鄰汛防兵協同搜剿根株未靖不許遽撤回汛復致蔓延倘敢仍然怠玩生悞事機推諉因循養癰貽患以致渠魁漏網遺孽復萌該將領從權官兵分協之名不能靖寇安民於地方安賴定行從重指參決不寬貸至嚴至切

檄飭嚴協防勦機宜

康熙十五年八月

為申飭軍機事照得逆賊屯踞開常屢據各將塘報
遂安情形緊急請兵添防查在遠各該協營官兵屢
次調集已成大旅不為單薄該將職專統領應將各
汛險要從長相度某處最險當設重兵某處稍緩止
須防範兼顧用某處之兵策應用某處之兵逐一妥
籌有備無患至出師進剿尤必審度時勢調遣得宜
以期有戰必勝在汛官兵務必時加操演一經分派
各有專汛不許偷安懈惰尤須和衷集事共建功勳
方無負總統之任今進剿伊遇合再一併嚴飭為此

李文襄公別錄卷四

防勦機宜

四十二

牌仰該副將照牌事理即便遵照將在遠各營官兵
籌酌妥當安置分防并將汛地情形及某營官兵見
防某處是否俱在防勦各緣由明白開報以憑核奪
方今

王師臨衢指日進剿誠恐狡賊分頭侵犯誘我兵勞該
將尤須申飭加謹固防如有任臆執拗不遵軍令偷
安自便欺蒙矯飾致誤事機即便據實報聞軍法具
在斷不姑貸倘若調遣乖張徇瞻顧稍有疎誤定
行從重叅處慎勿輕視

照會援剿鎮申明賞罰

康熙十五年八月

為軍務事照得

王駕臨衢軍威百倍弔民殄賊全在此舉故必申嚴紀
律明示賞罰使人知所激勸則用命爭先區區小醜
不難一鼓而殲該鎮身在行間更宜核實分別賞罰
以勵士氣為此照會該鎮照依事理凡遇敵爭先有
功人員依前頒定賞格官則加等陞敘兵則從優賞
擢一面核明據實開報如有退縮不前故違紀律者
即以軍法重治賞罰必行膚功克奏慎勿泄視嚴切
嚴切

李文襄公別錄卷四

申明賞罰

四十三

檄飭衛協相地置防

康熙十五年八月

為軍務事照得逆賊雖經敗遁但地方初定之時一
應險隘緊要界口自應設立撥兵加謹偵防以為善
後之策合即知照為此牌仰該副將照牌事理即將
各路地方界址星速查勘明白某處係緊要汛地今
應作何安設營官某人帶領兵丁若干名防禦偵探
保固地方如有伏莽未除潛匿蹤跡者責令晝夜稽
查搜緝務期奸宄潛消疆圉永固該將有地方專責
不得疎虞遲誤仍將安設緣由立速具報查考

檄飭嚴協會兵乘機撲剿

康熙十五年八月

爲塘報事據該副將呈稱遂安兵單不足戰守呈請添發官兵緣由又爲稟報事各等因到本部院據此爲照開化逆賊向日敢肆猖獗原恃常山各路賊營應援今下洲老巢賊渠敗遁大兵進發直抵仙霞恢復江山縣城復又分路蕩勦常山已經攻克大小逆賊咸皆喪膽遂安賊徒自必聞風驚懼已經本部院檄行該副將將遂開各賊相機一併殲除在案今據前因合再飭知爲此牌仰該副將照牌事理即便會同在遂各將弁乘賊披靡之時立即相機撲剿先聲

李文襄公別錄卷四

檄飭撲剿

四十四

所至草木皆兵無庸添發自必成功仍須設法招撫以全羣黎生命軍行之處紀律嚴明不許秋毫有犯乘時樹績以待起遷毋得藉端觀望坐失事機嚴切

檄飭嚴協赴開化防禦

康熙十五年八月

爲檄飭駐守開城相機勦捕事照得衢郡河西賊寇敗遁我兵分路進剿倏復江常攻克仙霞直抵閩境今聞開化賊衆亦經省遁新復地方急須官兵駐守合亟知照爲此牌仰該副將照牌事理即將原額各官兵會同都督謝鳳遊擊朱知微守備廖成功等即日整頓兵馬星赴開化縣駐守相度要隘嚴加防禦如伏莽未靖即行相機勦撫被難民人多方招徠早歸復業倘有兵丁不遵紀律騷擾地方者立按軍法重治并將賊寇敗遁情形不時飛報立速

李文襄公別錄卷四

駐守開化

四十五

照會獲剿鎮嚴查營兵藏匿婦女

康熙十五年八月

爲嚴查營兵藏匿婦女以肅軍紀事照得官兵進剿恢復江山原爲靖寇救民面奉

親王令諭不許擅動民間一草一木違者即以軍法從事向來逆賊擄掠開常一帶子女悉皆安頓江邑今敗副奔逃遺棄甚多倘有不法兵丁潛行藏匿大干法紀合亟嚴查爲此照會該鎮查照事理即便通查各營如有收藏者許即首明交與該縣看護俟視屬認領完聚如敢隱藏不報查出指名開報以憑按法重處該管營弁一體治罪斷不輕恕嚴切

紹興溫州平陽二鎮乘機勦撫

康熙十五年八月

為緊急軍務事照得逆賊馬九王敗遁我兵恢復江常開化三縣直搗仙霞連奪三關勢同破竹大兵進闕逆賊倒戈溫處負隅之賊膽落魂搖正宜宣布

皇仁乘時招撫立使解散一面相機撲剿先聲所至立可成功且近日情形未據該鎮具報合即飭知為此照會該鎮查照事理即將各路逆賊有應設法招撫者即速多方曉諭招撫其負固拒命者即行撲剿務必淨絕根株早使難民復業并將情形不時飛報以憑籌度

李文襄公別錄卷四

溫平勦撫

四十六

檄叅將蔣懋勛統領駐防常山官兵

康熙十五年八月

為知照統領事照得官兵駐防常山營制不一非得能將統領無以明約束而查擇禦該叅將軍紀素嚴才識通練現今駐常合行專委統領為此牌仰該叅將照牌事理即便嚴申軍紀加意鈴束凡在常各鎮官兵悉聽該叅將統領務須恤兵愛民與各將弁和衷共濟毋得推諉玩弛致負委任如有不法弁兵不遵約束立即據實具報以憑究處

檄催福督中軍官兵赴衢防剿

康熙十五年八月

為軍務事奉

親王令諭福建督標官兵本親王已經行文調赴衢州該督將爾處綠旗官兵酌發一千員名速赴江山防禦等因奉此為照衢郡逆賊雖經敗遁但西龍開常及廣信等處尚多伏莽需兵正殷今在衢官兵奉親王調取前去衢城兵單該標官兵速應赴衢防剿合亟知照為此牌仰該將照牌事理即將該標原奉令諭調赴衢州官兵立即遵照刻日統領赴衢事關軍務不得遲延

李文襄公別錄卷四

檄催官兵

四十七

飭金協都司任九玉勦撫湯溪土賊

康熙十五年八月

為飭知事照得該都司已經本部院

題補江南前營遊擊員缺頃准

福建提督段 移催着令赴任前來似應聽赴新

任但查湯溪三源各路賊氛未靖勦撫正殷且該都

司駐湯日久於地方情形寇賊出沒自所熟悉若遽

行更易一應機宜則初到彼土者猶恐未諳况江常

各逆已經掃除湯邑土賊不過附和烏合之徒乘此

大創之際勦撫並施何難立靖除移覆福建提督外

合即飭知為此牌仰本官照牌事理即將該汛地方

李文襄公別錄卷四

勦撫土賊

聖人

各土寇設法招徠開誠曉諭速令來歸緊寬既往予

以自新如有梗頑抗拒本官即督發汛兵用心搜勦

務淨根株一切事宜仍當悉心料理聽候

部文知照赴任勿因已經陞遷遂爾膜視取咎未便

嚴切

檄叅將蔣懋勦玉山開化賊寇

康熙十五年九月

為酌議勦撫機宜以靖寇氛事據署常山縣張報玉

山賊首小林兒等帶領二百餘人在三十六都山內

每日辰來午去又玉山子午口賊首顏飛隆帶領四

五百人在彼住劄又開化賊寇俱退至龍山源其賊

首吳正陳祿馬鵬張世英陳山張見可等步賊數千

查龍山源北通開化東通華埠又通常山七都球雖

為江右玉山德興岐界實與開常毗連豈容依險負

隅致貽後患合行酌議勦撫為此牌仰該叅將照牌

事理即便會同該縣并行間將弁從長確籌將玉山

李文襄公別錄卷四

開玉山勦撫

聖人

縣賊首小林兒等作何招撫其開化縣龍山源各賊

在近日機宜自應先撫後勦或即遴選能事之人前

往曉諭禍福開陳順逆利害招徠歸順如仍倚頑抗

拒乘其營壘未固器械未備之時酌發勁兵密訂師

期同日進勦并接連玉山之隘口作何防禦一併酌

議妥當星速具報以憑調度事關軍機毋得刻遲密

速

副委標官下佳招撫

康熙十五年九月

爲特委招撫以安殘黎事照得逆賊敗遁難民亟宜來歸其從前迫脅之情本部院屢經示明宥愆樂不追究乃聞各鄉猶有負嵎山谷徘徊觀望者甚失本部院矜恤至意合行委官招撫爲此牌仰本官照牌事理即便會同巡檢胡應龍投誠遊擊張三虎前往洋溪源白巖源周公源尖樓蔡口獨山周公口翁源湖山遂昌廿四都洋坑黃壇源龍鼻頭相思溪口湖南破石柴家嶺舉村嚴剝柘木十一都石門一帶四都地方等處相機招撫如有負固賊黨及無歸難民

李文襄公別錄卷四

委官招撫

五十

本官開陳利害嘉子維新設法招集具報安插其帶去練長鄉兵俱聽本官約束嚴行禁戢不許生事擾民如有違犯本官亦難辭咎至於洋溪源有無逆賊馬勝造就砲位軍器隱藏在彼本官務須確查回覆如係妄傳不得借端搜查騷擾民間自干軍法倘能實心任事靖寇安民勤勞著績本部院隨當覈拔題敘如或怠忽乖張定行按法究處不貸

獎勵千總趙秀

康熙十五年九月

爲獎勵事據標下將參將報稱原常山把總何起先叛受僞副將潛伏不赴投誠又僞遊擊祝茂華仍領兵叛踞卑職前領憲票即差千總趙秀冒險入山宣佈招撫今於初七日二人俱經出山投誠見在給賞外理合稟報等因到本部院據此爲照寇氛伏莽招撫宜先該弁獨能冒險入山開誠撫輯以致僞弁何起先等傾心向化殊爲可嘉合行獎勵爲此牌仰本官照牌事理即便益加勉勵立功報效果能再立功勤本部院自有甄拔勉旃毋忽

李文襄公別錄卷四

獎勵千總

五十一

檄參將蔣懋勛招撫廣信地方

康熙十五年九月

爲軍務事據該參將稟報選差撲得玉山縣有廣信府領兵賊首汪總兵林十二桑明王福等創營於一都楊宅地方有僞把總何起先同僞遊擊祝茂華已經投誠等情到本部院據此爲照玉山雖屬江右地鄰常邑所有遺孽正在勢窮若遣人齎諭往招必開風歸命合行知照相機招撫爲此牌仰該參將照牌事理即將發來諭帖會同金華府王同知商酌鼓勵投誠何起先齎往廣信府玉山縣等處地方開誠招諭立功之日定行敘錄俱毋違錯

牌委標員疊更司賑浙閩過往人夫

十五年止
二十年止

爲委司賑給稽察人夫事照得大兵駐閩差使交馳一應人夫伺覓長途殊爲困苦先經本部院酌計道路捐發銀兩建設廠所買備米石茶葉什物委官賑給粥食茶湯稍救饑渴兼恐過往滿漢兵丁擅捉人夫投害地方是以卽令該委官照站稽察人夫在案今已一月應行更換合行知照爲此牌仰本官照牌事理卽便前赴江山縣等處與原委官宋瑞昭等交替明白本官管理賑給事宜遇有過往人夫給與粥食務聽充飽煎備茶湯隨便接濟不得缺乏如人夫

李文襄公別錄卷四

更換司賑

五十二

落晚無處投宿者准與安歇將賑過人夫每十日一報查考仍將過往人夫逐名查問如係不法兵丁私自捉來而無牌票執據者卽行攔住放歸不許該兵帶去如敢抗拒違蕪論滿漢旗營兵廝許卽查明的確姓名一面指報以憑嚴拏究治本官務須專心董理禁察侵盜體恤窮民嚴查夫役副此委任不得怠忽瞻徇取咎

飭金協副將乘時招撫

康熙十五年九月

爲座飭乘時招撫以安地方事照得閩逆敗遁各路零星殘寇無路可逃必至倚山負固乘此勢窮磨落之際苟能分遣的當人役設法招徠自必革心向化况本部院先經給示日來近處餘黨接踵輸誠已有明效今據該副將稟稱東武義等處行本營守備朱佳麟遣差招撫西湯溪等處行千總徐九乾豐旭等遣發招撫南山一帶令千把總許國用常定邦等分投招撫俱令近山人民齎示入山等情雖云各有責成但機貴敏捷方易收功若或遲回延諉不無致誤

李文襄公別錄卷四

金局招撫

五十三

合亟申飭爲此牌仰該副將照牌事理卽查金屬各處山源賊寇一面分委各官相機招徠仍一面遴遣的當人員前往開導乘此軍威赫濯之日正宜及時平靖地方清除積患早爲收效以覩該將實心任事毋容少緩致誤事機先有來歸者卽行鼓勵賞資使餘黨感化如果抗拒不服卽便發兵相機搜剿星速用心佈置以副委任仍將剿撫情形不時具報查考均各稟遵勿違

飭樂清營大判營各將乘時撫剿

康熙十五年九月

爲亟飭乘時撫剿以靖地方事照得溫州樂清地方淪陷已久前此猶以賊勢鴟張徐圖恢復今自衢郡下洲巨逆敗遁

王師斬關入閩直抵建寧處州石塘相繼勦蕩大兵收復雲松會師進取聲靈赫濯各路餘孽望風瓦解甌城象浦卽或拒守亦皆釜底游魂其他山源小醜乘時勦撫平定地方刻不容緩該將身在疆圉亟宜料理合卽申飭爲此牌仰該將照牌事理卽將未靖逆黨酌量機宜或勦或撫凡有革心歸命者卽當予以

李文襄公別錄卷四 檄飭撫剿

五十四

自新如或率衆輸誠尤宜多方鼓勵除專委台巡道前赴綏輯外其賊踞各縣作速相機恢復若有發兵撲剿之處卽與該道合議而行毋得因循致誤事機并嚴禁兵丁借端騷擾一應情形不時飛報以憑調度該將若能實心整理克敵立功本部院自當優敘倘或怠玩泄視軍政所關毋干咎責至切

照會黃巖鎮撫輯鄰疆

康熙十五年九月

爲特委撫輯鄰疆以靖寇亂事照得閩逆構禍三載地方被其淪陷人民悉罹湯火今

王師分路進剿所向無敵旬月之間衢屬各縣悉皆恢復處州石塘相繼掃除本部院念此殘疆百計整頓今各屬投戈效順者始無虛日惟溫州叛鎮尙在逋誅但逆賊大勢已傾衆心瓦解乘此亟宜開導予以自新必盡輸誠恐後除經檄委台巡道前往大荆樂清一帶相機招撫綏輯流離并令酌動官銀鼓勵激賞以風向化外合併知照爲此照會該鎮查照事理

李文襄公別錄卷四 檄輯鄰疆

五十五

卽便會同該道無分汛守多方招撫安輯如各路餘孽有能率衆投誠者會同該道鼓勵激賞分別安插其或仍前結聚卽便遣發官兵撲剿示創以靖地方至叛鎮祖勦等若能悔禍革面自應悉宥前愆保全合境生靈仍當特疏

題請該鎮務須顯示此意俾令來歸一切應行事宜悉心區畫仍將被難人民加意撫恤凡有情形不時具報以憑調度該鎮謀勇素著故特專委料理以紓本部院東顧惟實心任事立有功績定當特疏

題敘切勿泄視

飭原任把總胡聯啓率兵來歸

康熙十五年九月

爲投誠事據該把總詞稱原防遂昌因兵寡莫支萬不獲已暫歸賊營受僞副將原非甘心從賊今幸大兵勦撫重觀天日伏乞准予投誠賞給委牌免罪執照以圖報効等情到本部院據此爲照閩逆叛變侵犯疆圉處屬地方駐守官兵或衆寡不敵因而淪陷失身自非得已本部院原諒心迹屢示招徠在案况朝廷恩綸沛渥從罔治凡有自拔來歸率衆納款者俱照原銜錄用煌煌

天語炳若日星今該把總既能自拔矢志可嘉除另給免

李文襄公別錄卷四

牌飭投誠

五十六

罪照票外合再行知爲此牌仰原任處協把總胡聯啓遵照卽將所領兵丁一併率領來歸再行設法招徠立功報効定行從優敘錄毋得遲疑

照會溫州鎮勦撫直取甌城

康熙十五年九月

爲亟飭乘時勦撫以復疆圉事照得閩逆構禍三載淪陷地方人民悉罹湯火今

王師分路進剿所向克捷衛屬各縣盡皆恢復處屬漸次蕩平僅東甌一城尙未底定頃據樂清縣申報逃出難民供稱城中賊已寥寥坊市盡開俱有倉惶失措之狀各路逆賊敗竄大勢已傾乘勝發兵長驅前進誠可不戰而克該鎮隨軍進剿是以檄行黃巖鎮就近聲援并行台巡道相機招撫在案今該鎮既已回處自應及時勦撫除移咨駐處總統莫

李文襄公別錄卷四

直取甌城

五十七

并行

署處協王參將外合行飭知爲此照會該鎮查照事理卽便會商總統莫并王參將將見在官兵滿甲及駐紮雲兵立即酌調齊備相機前進直取溫州所到地方申嚴號令撫輯殘黎務期秋毫無犯仍當設法招撫開誠曉諭若能悔禍獻城革心向化保全合境生靈准予從優擢用其投誠人等多方鼓勵一應事宜從長籌酌恢復郡城本部院特疏題敕以酬勩勞仍將發兵勦撫緣由不時具報以憑明度均勿遲違密速

牌給千總葉順招撫

康熙十五年九月

為開誠招撫以廣

皇仁事照得閩逆造亂淪陷地方一時受惑被脅之人悔悟有心自拔無路良可哀矜今賊寇敗遁正解甲歸正之時從前罪愆已經示諭樂不追究據稟有偽員勞雙隆原授都司劄付隨有多人俱在遂昌源蕩懇給免死照驗遵赴投誠合即給牌招撫為此牌給千總葉順赴該地方傳本部院開誠至意即令率眾來歸願効力者准原銜錄用願歸農者安插得所勿得遲疑該千總招撫有功一併獎勵

李文襄公別錄卷四

招撫偽員

平

牌給守備尹升招撫

康熙十五年九月

為開誠招撫以廣

皇仁事照得閩逆流毒所到附從之人率遭追脅自拔殊難誠堪矜憫本部院屢行招諭並宥前愆今查原任衛協千總王孝向化有心猶豫未決合即給牌招撫為此牌給守備尹升赴該地方傳宣曉諭從前罪過樂不追究即令率眾來歸准予原銜錄用其隨附兵丁願食糧准收入伍欲歸農即當安插勿得遲疑有負本部院開誠至意該員招撫有功一併獎勵

照會溫州鎮五赴料理嚴疆

康熙十五年十月

為亟飭赴溫料理保固嚴疆事照得溫州被陷官民已經剃髮歸誠惟是該郡淪沒已久城鄉殘破人民逃亡及今恢復務必從新整頓加意料理除嚴檄布政司速催在省府縣星馳赴任外合亟飛檄嚴飭為此照會該鎮查照事理文到立即前赴溫州彈壓地方將見今投誠原授偽職人員并有無偽劄印信者逐一通查明白星速造冊呈送以憑

題敘至尚有無知餘黨懷疑畏罪竄匿山谷及乘船潛遁海濱者該鎮即便開誠曉諭着令迅速來歸如能

李文襄公別錄卷四

溫州彈壓

平

帶有賊船兵丁效順者自當從優敘錄至於城鄉人民久罹湯火困苦倍常務必加意懷保安插得所一應官兵更須申明號令嚴行約束不許藉端搜捕騷擾如有故違即以軍法重治其瑞安平陽二縣今應作何撥靖凡有未盡事宜該鎮從長區畫悉心運籌以副倚任不得因循怠忽致干咎愆仍將奉行緣由具文報查毋違

檄飭沿海鎮將稽察固防

康熙十七年三月

爲欲靖海氛務嚴汛守再申稽察之令以固邊防事
照得海逆未靖賊踪飄突靡常汛守官兵所當刻刻
隄防晝夜瞻撲至如昏夜陰霾風潮緊急之際或逆
寇游移洋面奸民窺隙潛通尤宜加謹巡邏奮勇堵
禦以杜登犯透越本部院節次飭行不啻三令五申
矣查近據各屬塘報仍有海寇登犯劫掠民人殺傷
男婦焚燬屋宇之事皆由設防官兵疎玩懈弛虛冒
汛守奸民交通接濟甚有慙不畏死之弁知情故縱
覓利營私平時既失稽查臨事又多畏怯扶同玩忽

李文襄公別錄卷四

稽察固防

本十

大千軍紀除經分案查取疎防職名叅處外值此春
汛已屆邊烽未息合再嚴飭爲此照會該鎮照依事
理即便督飭汛防官兵凡臺寨撥派弁目不時查點
毋許影射虛伍擅離汛守責令晝夜瞭防如有賊艘
飄忽登犯立即一面堵禦一面飛報該營將親領官
兵撲剿毋使登劫沿海居民平時巡查稽察申嚴保
甲如有形蹤不軌之徒置備違禁貨物及借名捕魚
出入界外者立時協拏申解究擬慎勿徇玩故縱致
干法網總之內奸斂戢外寇自消防禦既周邊方自
固該鎮將身在地方責任所係毋視泛常凜之慎之

諭杭州溫州二副將犒賞弁目兵丁

康熙十七年六月

諭馬趙二副將知悉往日浙省用兵該將等著績驅
場身不解甲歷經三載本部院每念艱危之際賴爾
將士同心齊力得以成功地方既平正期共得休息
而該營官兵隨征入閩又經二年比之各營勞苦更
倍本部院時切懸念屢啓

親王調回爾等

親王以浙江官兵皆忠勇用命藉以護衛軍前是以未

允今復調援漳州雖將士矢心報

國樹立功名固爲素志但回浙之期尙未可定當此炎

李文襄公別錄卷四

犒賞弁兵

本十

天枕戈對壘本部院遠在隔省無由親自撫恤淡軫
於懷今特差員齎銀四百兩赴營聊充牛酒之資該
將可照單開數目分給弁目兵丁傳諭本部院慰勞
之意特諭

照會定溫平三鎮沿海嚴謹備禦

康熙十七年八月

為浙閩海洋連接亟飭謹嚴整備事照得沿海賊寇連踪窺犯奔據申報輒云尾追不及未聞大創捷音致彼來去自如日肆猖獗是各將弁於聯絡策應出奇制勝之道全未講求徒以水陸遙隔為詞不思地方一有疎虞百喙何能辭咎况今閩省海寇正在鴟張狡謀不可不備或浙洋之寇窺我官兵調發因而勾引大夥乘機突犯或閩洋之寇見大兵陸續南下因而流突浙境以圖避實擊虛皆不可定一切營伍汛守事宜務須從新整頓處處周防事事警飭必使

李文襄公別錄卷四

沿海備禦

六十二

無懈可乘庶可保固疆宇合亟申飭為此照會該鎮查照事理即便履行所轄簡練兵丁秣養馬匹整齊砲械查有老弱兵丁速行簡汰即日頂補砲位久未試用者即行洗試如或火藥不敷立即請給弓箭等項逐一驗備其要隘處所務選能員領兵防守應添撥者速即添撥哨換瞻望務令星馳傳報如遇警息本汛鄰汛以及存城官兵協力勦禦不得畝視至調缺額兵本部院現在酌議另候知照勿以籲請增兵虛文塞責文到即將各項事宜作何整頓緣由具文備覆倘悠忽從事取各匪細慎速

檄湖處杭嚴四協調兵彈壓延平

康熙十七年八月

為海氛方熾等事康熙十七年八月初一日准兵部密咨內開題覆福建撫院吳 題前事等因今福建延平等府需兵彈壓應將浙省各營官兵或三千或二千名即速調遣迅發彈壓延平等處等因奉

旨依議速行欽此移咨到本部院准此為照浙省地方山海交錯額兵原少且又屢經抽調汛防自是不敷今既奉

旨調遣自應欽遵除將浙省調援盆亭官兵發往延平外

李文襄公別錄卷四

彈壓延平

六十三

合再抽調為此牌仰該副將照牌事理即於該協營內挑選精兵八百名委守衛薛受益千總羅士英等統領星赴本部院軍前聽候遣發不得遲延短少致干軍紀需用大船移知經過地方官撥給并飭該管官約束兵丁不許沿途生事至於各處汛地仍酌量派撥加謹巡防毋得稍有疎忽先將官兵員名數目起行日期具報查考勿違

照會定海鎮飭催撲剿海寇

康熙十七年八月

為移商防守以固海疆事案據該鎮具詳象山石燕港等處海賊盤踞今戰船現在修造未便撲剿請一面嚴飭沿海汛防加謹備禦俟船隻完工督師搜剿等因本部院查先據象山營請發舟師先剿石燕港等處餘孽批行該鎮速議原非專為象山一汛現今堪用戰船尚有二十餘隻若整飭將士上船演練使時刻有出洋之勢遇可襲擊之處相機迅發雖蕩盡餘氛必俟戰船齊備如隨時零剿見在之船儘可生法前曾照會該鎮未據確覆邇來海洋賊艘日漸增

李文襄公別錄卷四

飭剿海寇

本十四

加若不設法撲剿貽誤非輕合再飭催為此照會該鎮查照事理即將近日鹿頭石燕港等處逆賊踞巢及往來游移情形速行確探并現在堪用戰船作速整頓出奇制勝立速確議具詳核奪現今寧郡所屬地方已經題奉

命旨令該鎮管轄責任綦重毋再悠忽致誤事機大有未便速速

差員嚴拏不法兵廝

康熙十七年八月

為嚴拏不法兵廝騷擾地方勒帶過站人夫事照得西安江山地方路當進關孔道過往兵馬絡繹不絕一應夫役皆取給於該縣百姓供應繁苦疲憊已極聞有不法兵廝將領到人夫勒索折價併於身畔搜取盤費甚至衣服食物罄剝一空又將水次繹夫逼勒挑運過站稍不如意百般毒楚日夜無寧以致夫役死亡接踵兵廝成羣作隊經過地方擅入村莊搶奪生畜物件捉拏民人驚嚇婦女種種橫行無惡不作屢經本部院禁戢在案合再差官查拏為此牌仰

李文襄公別錄卷四

差拏兵廝

本十五

本官照牌事理即便前赴百靈街江山縣清湖地方以及廿八都沿途禁戢兵廝不許生事滋擾凡西安繹夫送船至江山即行盡數放回不許留帶一夫過站如有前項不法兵廝捉留人夫或強勒折乾搜剝衣服食物并擅入民家恣意擾害者即行拿解軍前以憑會同

都統審實輕則按依軍法懲處重則啓請

親王察究如有夫役患病及被兵丁毆傷不能前往者即畱下發回不得仍令帶往如有違犯一併拿解究治不貸

飭衛處二協副將防剿竄賊

康熙十七年八月

為嚴飭防剿竄賊以固疆圉事照得逆賊江機楊一豹等盤踞上永錢村等處出沒擾害先經本部院啓請

親王并准

江西督院咨移會合三省剿除本部院節經檄行援防各營整備進剿在案今聞逆孽已知三省大兵合剿自揣勢窮力蹙四散奔竄多往處屬山谷隱藏雖釜底游魂不足為慮但匪類潛蹤終為地方貽害合亟密飭為此牌仰該將照牌事理即便遵照立選能

李文襄公別錄卷四

防剿實狀

本十六

員前赴仙霞關江山鳳林各處確勘通達賊營要隘處所多撥精兵扼守如有賊徒宵遁即便尾追盡行剿殺倘遇形蹤詭秘之徒必須嚴行盤詰拏究毋使一孽漏網仍差精細目兵遠偵確據凡有情形不時飛報以憑調度毋得違錯

檄中軍副將會剿江西逆賊

康熙十七年八月

為緊急軍務事康熙十七年八月十七日准

江西總督部院董 咨開照得逆賊楊一豹江揚子等盤踞中錢村洪山等處荼毒生民今本部院親統官兵已抵信郡的於本月二十以內調發官兵分路進剿相應咨請貴部院速發貴省官兵由馬路跡關而進務於十八日至錢村會剿庶逆賊不致奔逸等因到本部院准此為照逆賊江機楊一豹等盤踞江西永豐一帶錢村等處出沒擾害先經本部院啓請

李文襄公別錄卷四

檄委會剿

本十七

親王會同三省官兵合剿今又准

江西督院咨會等因前來令行專委統領為此牌仰該副將照牌事理即便遵照帶領標下并衛協官兵八百名見調常山兵二百名共成一千名一併統領大早起程由永豐前赴馬路跡關會同江西福建官兵確撲逆孽情形嚴行夾剿務靖根株毋使遺孽突貽害地方仍將進剿情形不時飛報以憑調度所過地方務須約束兵丁秋毫無犯功成之日定行特疏

題敘毋得怠忽

檄金協都司郭正明等截擊敗寇

康熙十七年八月

爲軍務事據該都司等呈稱見在盆亭兵丁四百餘名今或往延平或候會剿統候裁示等因到本部院據此爲照該都司等所領官兵先經檄行前赴延平彈壓今永饒餘逆見在會剿已經本部院調發標下中軍副將吳三畏統領官兵由馬路跡關進發盆亭等處爲控扼三省要地逼近大路總係閩省地方應暫留駐嚴加堵禦策應以防逆賊奔逸流突據報前因合亟行知爲此牌仰該都司照牌事理即便會同嚴協都司馬起龍署嘉興營守備張文福將見在官兵於緊要口子嚴加堵禦仍偵探江浙進剿情形如有敗遁逆賊流突一面截擊俟進剿稍定另檄知照前赴延平不得疎忽

本文襄公別錄卷四

截擊敗寇

本十八

檄守備張萬成領兵協防二渡關

康熙十七年八月

爲緊急軍務事照得本部院檄調該守備帶兵赴閩延平彈壓今江西上永餘逆江機楊一豹等流毒地方本部院見在調發官兵移行會剿查二渡關等處爲三省扼要界上經檄行嚴協都司馬起龍統領杭湖二協官兵五百名暫行駐守外合卽知照爲此牌仰該守備照牌事理卽將所領兵丁卽日前赴二渡關會同嚴協都司馬起龍將緊要隘口酌量分防嚴加堵禦如有敗遁逆賊流突侵犯卽奮勇截擊以清根株不得疎玩候會剿稍定另檄調遣進剿毋違

本文襄公別錄卷四

防二渡關

本十九

檄參將饒承德會兵協剿山寇

康熙十七年八月

爲稟報事據該將呈稱逆賊江機等現在三省會剿誠恐逆賊敗遁屢奉嚴飭堵禦今據報逆賊王召福帶領僞衆屯駐永豐九都之松尖山內或揆知我兵會剿假就撫之名爲賊外應亦不可知亟欲帶兵進剿必需楓嶺營撥發官兵由六石關堵截方克有濟惟因關汛重大呈請示行等因到本部院據此爲照逆賊江機等見在三省會剿自必勢窮力竭希冀奔遁先經本部院飭行該將偵探情形相機堵禦在案今據前因查楓嶺營官兵除福建左鎮調遣會剿外存兵無多不能撥發今益亭二渡關已經本部院陸續調發杭湖處協官兵七百名行令都司馬起龍統領堵禦自可就近策應合卽知照爲此牌仰該將照牌事理卽便會同嚴協都司馬起龍將前項逆賊相機剿除以杜流竄或開誠招撫以靖地方立即議妥就近酌行仍於各汛嚴加偵探防禦不得疎玩

李文襄公別錄卷四

會兵協剿

十一

檄參將饒承德查仙霞營房窩舖

康熙十七年八月

爲軍務事照得仙霞關爲浙閩險要是以調發該將帶兵駐守分佈防禦聞在關兵目多有染患疾病必係駐劄處所山嵐瘴霧寒溼侵加或營房窩舖未嘗整理以致感冒染疾殊爲懸念合卽行查爲此牌仰該將照牌事理卽將仙霞汛地見在駐劄兵丁應需營房窩舖是否足用如應添造或應修理之處立即查勘明白并應需工料匠役人夫等項若干一併估計具文冊報以憑給發銀兩檄行該府縣構造修葺以資屯劄速報毋違

李文襄公別錄卷四

檄查營房

十一

檄參將饒承德招撫江機等渠寇

康熙十七年九月

爲特飭開誠招撫以靖鄰氛事照得江西餘寇久不悔禍歸命流害地方見在三省會剿頃據塘報業已攻破巢穴江機退遁雞公山官兵會合刻期進攻本部院念此無知之徒原屬

朝廷赤子或一時失計以致自新無路亡命山林昨據該參將呈報江機等有願赴浙江歸誠等語按其情詞已有悔過遷善之心如果幡然革面自應嘉予維新除經給牌差委隨征都司鄭鳳城招撫外合併知照爲此牌仰該將照牌事理即便遴選精細嚮導并專

李文襄公別錄卷四

招撫江機

七

委人員協同本官不必由吳副將及會剿各營盤前進另覓路徑開誠招撫明示禍福宣布

皇恩如能及早歸誠從前罪愆免追究仍准分別錄用兵丁補伍歸農安插得所務令乘時向化不得疑畏觀望自失良圖該將等招撫著績一併從優題敘將遣發緣由速報查考發來免驛牌一併收付毋違

李文襄公別錄卷四續

李文襄公別錄卷之五

文告紀事

關防詐僞告示

示禁門兵需索

示禁汛防擾害

申嚴反坐禁止白呈

示禁兵棍搶奪

示禁渡夫勒詐

示禁餽遺

申嚴夜禁

李文襄公別錄卷五

目錄

示禁藉勒餉餉

示禁保欺積弊

示諭遵嚴保甲舉首奸宄

曉諭安民

曉諭立法辨認截髮良民

召募金華獵戶効用軍前告示

示禁兵廝沿江騷擾

示給船戶口糧

示禁悍兵旗廝騷擾

申嚴軍令條約

大兵經臨地方安民告示

飭行團練保甲告示

曉諭被脅良民

示禁阻撓投誠

示諭招撫脅從將士

大兵進剿檄示歸誠

宣揚大義撫納歸誠告示

嚴禁妄殺搶擄告示

招撫溫處陷賊官兵歸正告示

示禁義烏投誠擾民

李文襄公別錄卷五 日錄

示禁駐防處郡弁兵下鄉騷擾

曉諭江常開三縣陷賊士民來歸

李文襄公別錄卷五

男 鍾麟編次

關防詐偽告示

康熙十二年十月

爲關防詐偽事照得本部院通籍以來一任司李再
擢巡鹽兢兢潔已奉公外見諒於輿評內無慚於余
影今復蒙

簡畀總督全浙自念生平宦遊半在茲土山川屢識其面
大日久鑒此心矢慎矢勤益嚴益恭藉以下行所學上報
主知惟是浙省五方雜處奸宄叢生素所稔悉本部院籍
本山東青箱世授羣從子弟皆令閉戶讀書從不游

李文襄公別錄卷五 關防詐偽

學經商擅離鄉邑況孤介性成交游絕少卽興利除
弊一一潛心諮訪並不寄耳目於人今莅任方新誠
恐有等無藉棍徒不知利害或假認宗黨或冒認親
朋或謬指師友淵源或妄述譜牒世好勾引土棍廣
布聲援借徑居停潛通線索不惟詐騙小民寢至招
搖屬吏庸愚誤信其奸往往自投法網本部院冰霜
厲志鐵石爲心除一面親行訪拏仍檄各屬密緝外
合行曉諭爲此示仰所屬文武官吏軍民人等知悉
卽便恪遵禁約設法密緝如有各項奸徒指稱何等
名色潛藏何方寓所勾連某處衙齋交接何官關說

何事曾否索物受賊有無被害証佐俱許一一訪確立擒諸犯火速研審若果事屬有據卽按光棍定例擬以重罪詳解前來以憑親究明白具

題正法倘地方官奉行不力失於覺察抑或通同容隱不行捉獲申解一經本部院訪聞及被他人首告卽將徇庇誣贖劣狀指名

題奏法在必行斷無寬假務各洗心滌慮痛革非爲若待禍及身家則已噬臍無及莫謂本部院約法不早也

示禁門兵需索

康熙十二年十月

爲嚴禁門兵需索以肅法紀以便商民事照得設立門兵原令稽察奸宄兼司啓閉豈容借端生事今聞守門兵丁不遵軍紀凡遇負販食物輒敢私抽狼藉無異搶奪其有攜帶包裹行人及婦女肩輿出入往往勒索銀錢故意攔阻至於迎婚出殯吉凶大故尤爲奇貨可居刁捐苛索無所不至爾等門兵皆從營伍輪值廩給則有月糧約束則有紀律豈宜乘機攫貨恣肆爲非合行嚴加禁戒爲此示仰守門官兵等知悉嗣後務須凜遵軍律凡遇往來士民商旅人等或賈易大小貨物俱不得仍前抽取一切婚喪迎送亦不得攔截吹求如敢故違一經本部院巡拏訊確必加重處并許受害人等備將經過某門月日被搶何物被詐何財明白開列徑赴本部院轅門據實鳴告卽行按日查拏立加究治法在必行慎毋身試各宜凜遵

示禁汛防擾害

康熙十二年十一月

為嚴禁汛防弁兵擾害地方以肅軍紀事照得

朝廷設立官兵駐防該汛原為禦盜安民並不許生端滋

擾近訪台州寧海等處沿海地方向來奉遷居民近

遵

新恩復業舊有田疇廬舍久成甌脫流離甫經安集拮据

構葺備極艱難又因開墾積荒重息揭債雖胼胝是

其職分而剝肉實可矜憐乃有巡防弁兵罔恤民艱

恣行貪暴縱容悍卒勾結土棍凡遇油麻穀麥茶豆

柴炭魚蝦等物皆係民力所出藉為生計者輒敢虛

李文襄公別錄卷五

嚴飭汛防

四

稱官價公然攘其所有以致小民資身無策飲泣吞

聲而地方無賴棍徒樂為羽翼糾派月糧馬料炙詐

酒食混灑差錢刻剝民脂分填婪壘甚至強買米穀

更逼挑送或繳還官價仍索領狀又或掣放營債每

月加二盤算準人妻子拆人骨肉刀捐故券冀留葛

藤又或霸種民田強砍民樹至藉口遊巡名色則佔

民之居奪民之食種種惡狀擢髮難窮此離予遣日

遭侵害本部院節制通省一夫不獲卽有負

簡昇隆恩今蒞任之初令行出示嚴禁除已往姑不究外

自本部院申飭之後凡爾汛防弁兵等各宜洗心滌

慮恪遵紀律盡力防禦地方不許纖毫騷擾該道府

及該將領不時密訪倘有不遵仍前侵害居民者着

卽據實飛報或被害人赴本處告理卽與申詳以憑

本部院審確悉按軍法重處該將領一併

題參究治爾等弁髦成習祇緣向來雖曾飭禁未經盡

法懲創以致藐玩視為具文今本部院執法如山斷

不妨貸各宜遵守慎勿嘗試

李文襄公別錄卷五

嚴飭汛防

五

申嚴反坐禁止白呈

康熙十二年十一月

爲嚴別呈狀并申明反坐之法以杜陷害以安民生事照得浙省連遭荒禱民不聊生本部院痼瘼在心下車之初卽嚴禁官蠹弁兵不許生端擾害務使爾民安分樂業庶幾快覩雍熙至於詞訟一節原爲申理冤抑不意近來人情刁險輕聽訟師煽惑捏駕不根欺誑官府動將白呈混瀆或一呈而言累千百或一事而牽犯多人甚至案已生塵急同拯溺事如風馬慘過剝膚非稱倚勢抄屠卽指統兵劫殺論相加之暴則似人盡九頭計被詐之賊又若家藏金穴縱

李文襄公別錄卷五

申嚴反坐

六

橫筆底總是子虛問其肺肝只圖一推不思事既經官豈逃法訊反坐之律何等森嚴而乃不自三思好爭健訟小則拋荒生計大則貽禍身家苟是良民必不出此爲此示諭閭閻軍民人等知悉嗣後各宜安居守分不得聽信訟棍扛唆致干法紀果有重情奇冤萬不容已必要一字不虛言言皆實照例於每月初二日赴控亦止紳衿學校方許具呈一應民詞皆用格眼狀式具告至於反坐之律原不止論全虛譬如告人三命內二命情重自治二命以應抵之併一命若虛必加以一命反坐之條告賊百兩內九十兩

情重自治九十兩以應得之罪十兩情虛必加十兩以反坐之法一權利害何苦爲之倘敢不遵狀式仍連寫呈狀等字樣白呈混擾者除不准外定行嚴提重處決不姑貸

李文襄公別錄卷五

申嚴反坐

七

示禁兵棍搶奪

康熙十二年十一月

為禁戢兵棍曠野搶奪以安商民事照得西興關口錢江西岸乃商民賈販往來絡繹孔道其間牧馬營廝弄於沙灘曠野窺有孤客遠商負販貨物攜挈行囊艷目欺心往往結黨成羣中途邀截或搜奪行李或搶剝衣帽譁然四散既無地方救應復鮮官兵追捕遂使孤立無援鳴冤莫助杭紹通衢大道商民裹足難行殊非法紀除經差官巡拏外合行示禁為此示仰商民人等知悉嗣後往來錢塘江岸西興渡口倘遇有不法兵廝及地方奸棍恃強搶奪貨物行李

李文襄公別錄卷五

兵棍搶奪

八

衣帽者即時喊鳴該地方巡邏官兵協力追擒連人賊解赴本部院軍前以憑會審重究倘巡邏官兵坐視不救聽其搶奪通逃者許受害商民記明時日經過何處失何物件曾否喊鳴防守官兵因何不救據實赴轅門呈稟立行查出以扶同客隱一體治罪決不輕貸

示禁渡夫勒詐

康熙十二年十二月

為嚴禁渡夫勒詐以甦商民積困事照得錢江渡口原係杭紹往來通津其間客商絡繹常恐誤溝巨浪一時覆溺堪虞向因渡夫乘機勒詐立有碑禁不許多載人貨橫索銀錢特建靖浪亭房以便行人休息凡遇風波偶作鳴鐘止渡不許舟人啗利冒險誠屬便民利濟至計茲值歲暮一應手藝窮民賈易商賈以及訓館書生終歲勤勞異鄉自然各思歸里度此新年近聞渡夫仍蹈故轍任意勒詐每每將船拋泊江心遇有行人肩挑背負而來一夫攘奪行李一夫

李文襄公別錄卷五

渡夫勒詐

九

拉扯行人遂使人貨兩難伴侶疎失形同邀截及孤客登舟名為載頭延推招攬挨擠滿船猶不輕易開行常至潮頭驟到激浪排空危險異常悍然不顧淹遇霜雪之朝風雨之夕行人忍飢受凍慘不可言幸而將近江岸復停楫中流迫索重資校諸尋常不至數倍不止更窺隻身行囊沙灘遼闊四顧無人之時措留不還種種肆害殊為可恨除見在責令巡察官兵查拏解究外合行出示嚴禁為此示仰該地方民人及過往客商人等知悉嗣後如有渡口舟人不遵碑禁仍前攘奪行李多載人貨延推不開半江勒捐

銀錢等弊俱許被害於登岸時喊鳴該地方卽行捉
拏其巡察官兵協力追擒押解本部院轉門以憑重
責枷示如該地方徇縱及巡察官兵賄脫訪出一體
嚴拿重究不貸

李文襄公別錄卷五

庚夫勒詐

十

示禁餽送

康熙十二年十二月

爲嚴禁餽遺事照得各官俸薪僅備養廉原無餘貲
可供餽送况屢奉嚴

旨禁革煌煌

功令咸當凜遵爲此示仰閭閻文武官員人等知悉以後
凡奏調本部院及投遞公文一槩不許攜帶粟揭餽
獻禮物如有故違定行指名

題參其司道將領府廳等官務各洗心滌慮共禱廉隅
庶幾改絃易轍政治一新倘或因循陋習貨賄公行
一經采訪確無論與受悉以白簡從事慎之

中嚴夜禁

康熙十三年正月

爲嚴禁夜行以靖地方事照得省會重地人民稠雜
其中保無奸宄叵測正宜申嚴夜禁以防不虞乃邇
來各處雖設有柵欄每夜靜更淡仍有行人張燈
挈伴冒勢橫行守柵兵民稍加盤詰非指稱督撫司
道之衙役卽倚藉旗營豪勢以凌人究竟豈偶不分
奸良莫辨雖有燈籠實難憑信若不嚴禁何以緩寧
地方合行出示嚴禁爲此示仰督屬官吏兵民人等
知悉嗣後定更砲響之後守柵人役謹守局輪一槩
不許人行倘有指稱衙門人役緊急公幹必驗印信

李文襄公別錄卷五

申嚴夜禁

十一

牌票實據方許放行不得徒信燈籠致滋奸混如有
民間急病延醫生產接穩二項必確詢住址何處今
果何往攜帶印信一家牌驗實放行歸途仍依此徑
庶便稽查記認其餘不拘何項人員不許擅行干禁
倘有勢豪橫行闖越及孤身隻影行蹤詭秘言語支
離者守柵人役卽協同保甲鄰佑鎖拏天明押赴地
方官審明轉解本部院軍前重處不得徇情賄縱察
出一併嚴提重究法在必行決不輕貸

示禁措餉領餉

康熙十三年二月

為嚴禁領餉措餉遲延以重兵食事照得官兵荷戈戍守全資糧餉領餉各官遠者千里近者亦數百里跋涉赴省自應遵照掛發號領隨到隨卽兌給早得領運回營分散俾邊海窮弁無守候之苦而嚴疆汛守實藉操防今毒見領餉官弁經月坐省守候尚未給發軍卒嗷嗷仰望而營弁各有分防險隘久離汛守湊屬未便揆此濡滯情由皆緣胥役作奸希圖扣剋需索使費打點不到措餉遲延又或日常借端謀幹虛報冒銷皆望領餉之時取償是以一經放餉通

李文襄公別錄卷五

措餉領餉

十一

同扣除在領餉之官守法者又因缺額耽憂執法者正好乘機侵蝕及其領運到營止於十存八九種種弊竇殊干法紀合行示禁為此示仰各營領餉弁兵知悉當此春汛屆嚴各以汛守為重赴省關領餉銀制錢隨到隨給星飛領運回營務須查驗原鞘原封交訓營將明白倘有奸胥於搭放餉銀制錢之時借端勒指扣剋短少遲延時日者許據實指名赴本部院轅門呈告以憑嚴拏審究問擬追贓該弁亦不得畱戀耽延中途侵蝕察出立行軍法重處決不輕貸各宜凜遵

示禁保歇

康熙十三年三月

為嚴禁保歇永除積弊以甦民困事照得浙省賦役殷繁民力凋敝兼往歲潦災荒屢臻皇恩蠲賑僅保生全未臻康樂本部院下車以來念爾小民疾苦痛切身受興利必期永行除弊必期盡絕訪聞各屬向有保歇一項最為民害分定都司傳買項首積蠹相承竟同世業民間事涉公庭不論錢糧詞訟認定居停奉為著蔡當其周旋應付宛若親朋實則播弄風波情同鬼蜮毒年飯米節規如取租稅不時需索雜費若抽繭絲百計侵漁一手握定糧里認

李文襄公別錄卷五

示禁保歇

十三

充役務交納條銀輪解本色無不任其包攬種種折耗花銷輒曰衙門常例一遇比卯遲到完額又紬卽便扇動經承唆使差役出籤出票索詐分肥或將正額銀米吞侵入腹隱避無蹤追呼敲扑仍歸本人只得剝肉醫瘡重賠重納至於雀角小訟從中鼓浪生風愚民不諳官司倩伊打點某承行應早囑託某公差應許厚酬危言聳動某鄉紳可以依靠某遊客可以央求巧語鋪排無一事不聽其指揮無一處不供其路壑凡攢眉蹙額之經營皆吸髓吮膏之伎倆此輩惡端昭著人豈無知其如衙門情熟狐鼠成羣串

結一團呼吸相應線索在手因而甘受其把持機弄
四張不得不出其籠絡量其人之愚黠隨機打合不
廢不休計其家之豐蓄徹底誅求不盡不止嗟此小
民正供有限膏血半竭於催提成獄何時資產已空
於候讞總因衙役勢如狼虎而保歇爲衙役之鬼俵
土棍毒如蜂螫而保歇爲土棍之羽翼遂使良民汗
血微資但供魚肉與言及此髮指心傷雖從前屢經
禁革而盤踞已深窟穴甚固暫時潛跡旋復現形若
不嚴加翦除何以永息民害除密行訪拏外合示嚴
禁爲此示仰合屬官吏糧里人等知悉自示之後一

李文襄公別錄卷五

示禁保歇

十四

應保戶歇家盡行革除不許措留把持復萌舊習如
有前項奸棍仍買保歇頂首或改立名色包侵錢糧
起滅詞訟一切招搖騙詐科派婪索者許地方里鄰
並受害之人從實舉首有司官不時查訪立拏究解
以憑按法嚴刑翦此蠹賊倘地方里鄰容隱不舉一
并治罪有司奉行不力仍縱此輩害民本部院親訪
得實定行叅處法在必行斷無寬貸

示諭遵嚴保甲舉首奸宄

康熙十三年三月

爲曉諭事照得浙屬地方往時屢遭兵燹連年幸得
寧息

朝廷德澤覃敷寬省徭役軫恤民瘼惟恐一夫失所每逢
災祲上厪

宸衷破格蠲賑欽頒

上諭十六條欲使爾民漸摩教化永享太平本部院仰體
九重清問之心策勵大小文武各官共矢廉隅力圖休養
爾民各有身家遭逢

盛世豈可不知自愛近者滇黔反叛大兵進剿計吳逆釜

李文襄公別錄卷五

遵嚴保甲

十五

底遊魂不日殲滅浙省相去數千里環浙遠近如江
南江西等處皆添設重兵控扼險要重重守禦此地
風馬不及烽燧無驚凡爾小民正當各安耕鑿無奈
風俗刁頑訛言易起遂有亡命奸徒希圖嘯聚佈散
僞劄謀劫市鎮如東陽縣拏獲周叔韜單千等蕭山
縣拏獲嚴九如李啓元等諸暨縣拏獲李茂朱應顯
等亂形甫萌旋經發覺無不立時就縛誰能漏網本
部院嚴飭郡縣營汛凡山陬水濱處處隄防時時巡
察倘有奸宄效尤真是自投陷穽在首惡同夥肆由
已作正法奚辭可憐父母兄弟妻子原不知情一朝

事發禍及全門以及愚民不諳法度或因循不自或傳送居停凡有干連並罹重典且有跡涉疑似共填牢獄迨至審明省釋業已皮骨僅存亦有正犯脫逃責比親鄰牽涉經年廢時失業以彼奸徒貽殃骨肉流毒地方如此凡我良民亟當同心協力各相稽察勿將保甲視為虛文果能實意奉行奸宄自難容跡如有親族鄰里在外為非一有見聞立時舉首到官除此敗類保全眾家身命不致玉石同焚今東陽縣出首之人本部院現加獎賞以後如有首報或擒解者自必一體犒給凡彼奸徒須知地方守法者多黨

李文襄公別錄卷五

遵嚴保甲

十六

惡者少耳目難遮發覺最易與其盡命刀頭死為叛鬼何不迅息狂謀自求活路倘或怙惡不悛陰相勾結譬如禽獸不可化誨天網恢張盡殺無赦念頭一錯噬臍莫及本部院念通省老幼男女皆我赤子不惜諄切告誡冀令家喻戶曉為此示仰合屬軍民人等知悉嗣後城市鄉村各要遵守保甲加意盤查凡游手游食素行不端交結匪類出入無常以及來歷不明形蹤詭秘者務須密速稽察倘有勾黨聚謀散徇倡亂直情立刻報官拏解本家親族出首者依律免罪斷不株連即奸徒夥黨有能悔悟投首並從寬

貸如能擒獲夥犯解官與平人一體給賞但有知情容隱藏匿者事發之日並置大法爾民須將本部院示內情節仔細思量互相警戒各安本業共保身家咸宜凜遵毋貽後悔

李文襄公別錄卷五

遵嚴保甲

曉諭安民

康熙三十三年四月

為曉諭安民事照得閩逆倡亂浙省壤地相接先經調發滿漢官兵固守各路關隘交界既已有備內地自是晏然見今續調各營官兵相繼進發又有江南江西滿漢官兵分頭策應彼一隅負固蕩平有期茲聞省城百姓紛紛驚動皆由誤聽訛言致有淆惑不知通省兵馬星羅棋置處處隄防何等鞏固本部院暨

撫院隨方佈置自能保衛爾民其調集各路官兵雖不時經過並皆申明約束無敢騷擾今當孟夏蠶農

李文襄公別錄卷五

曉諭安民

十八

正亟爾民一年生計全在此時豈可自棄安居廢荒本業至於游手奸徒捏造無根之言意欲使人倉皇走避以圖乘機搶劫爾等聽信正是中彼奸謀亟當曉諭為此示仰省城內外居民人等知悉邊界悉已堵防內地安如磐石爾民務宜安堵如常專心生理不必驚疑遷避有誤農蠶時務仍須遵行保甲互相稽察使奸宄無所潛蹤則地方自然寧謐矣各宜猛省毋負本部院一片誠心特示

曉諭立法辨認截髮良民

康熙三十三年四月

為曉諭事照得閩逆倡亂浙境相聯恐有奸宄潛蹤自應稽查盤詰賊中俱係割辮則凡短髮平梢之人跡涉可疑連日守門兵丁拏獲頗眾及至審勘截髮緣由或起爭鬪或因疾病訊其居址藝業皆有實據親族鄰佑各具保結並從寬釋但軍務戒嚴議察不容稍縱本部院惟恐愚民未能通曉致干縲繫合行立法辨認為此示仰浙省官吏軍民人等知悉見在如有短髮之人除真正來歷不明身藏割票煽惑人心及歷審作奸有據者立即正法外其餘平民果係

李文襄公別錄卷五

辨認截髮

十九

居址有憑保甲有據者許協同鄰佑即赴該管縣官處據實呈報截髮緣由時日該縣官即與按日記檔仍給印照為憑設遇滿漢官兵盤詰即可驗明釋放即使拏獲到官若有縣冊可查亦准鄰佑保釋庶愚民不致罹法奸宄易於稽查當此民心驚恐之時倘有縣胥里甲乘機借端勒贖者或經告發或經本部院訪聞立即嚴拏處死決不姑貸

召募金華獵戶効用軍前告示

康熙十三年四月

爲召募事照得婺屬東義等處民風驍勁俗尚慷慨夙稱材武之鄉山中多有獵戶慣用鳥鎗並皆技藝精嫺膽力勇敢當今邊疆有事正爾等奮身之時本部院親在戎行恭行

天討幕府之下師旅如雲而收羅壯士多多益善爾等射獵爲生何如建功立業如願効用軍前者應募到日各給安家銀兩別成隊伍以作親兵支領糧餉其中有謀勇出衆者卽劄委職官爲之統率有功之日分別

李文襄公別錄卷五

召募獵戶

二十

題敘獎賞本部院昔年司理茲郡開誠布公爾士民相信有素本部院如父兄之視子弟爾等必如手足之衛頭目惟恐轉行有司或致查攝滋擾特委本地賢衿招集起送合行出示召募爲此示仰金華府屬士民人等知悉凡有技勇素優願來應募者但赴吳生員處報名驗明堪用卽查籍貫住址取具地鄰保結起送軍前本部院驗試收標各給安家銀十兩隨軍征進另給糧餉仍擇其材技有餘衆所信服者授以職官劄付統領約束一俟建立功績卽當特疏題敘臨陣之日計功行賞斷不後時爾等務須奮發忠

義聞命爭趨其士類中有奇材異能超出等倫者如能聞風樂赴定當別加優禮各宜悉遵

李文襄公別錄卷五

召募獵戶

二十

示禁兵廝沿江騷擾

康熙十三年四月

爲嚴禁兵廝沿江騷擾事照得設兵本以衛民當此軍興孔亟一應夫船芻粟無事不煩民力本部院蒿目焦思痛深切體豈容悍卒奸廝乘機騷擾今聞江干一帶多有借名搜檢掠奪貲財致使商旅小民含冤抱怨舉足驚疑殊可痛恨除見在差員巡緝外合行出示嚴禁爲此示仰軍民人等知悉自示之後倘有旗營兵廝敢犯紀律或地方藉藉假冒爲奸仍復借名搜檢搶奪銀錢行李者巡視人員立行鎖解轉門治以軍法仍許地方人等協力擒拏毋得瞻畏

示給船戶口糧

康熙十三年四月

爲酌給船戶口糧以軫困苦事照得大兵進剿指日格釋前來勢需船隻供應惟恐臨期難以猝辦不得不先行齊集念爾小民載渡資生一家口食皆藉於此今守候江干廢失恆業父母妻子舉室啼號風雨飢寒一身受忍本部院軍務倥傯之際毋一念及不勝惻然惟是封疆重事萬非得已

朝廷軫恤民艱凡大兵進發輒奉

恩旨毋致苦累百姓今爾等船戶若照例俟官兵到日支

給口糧目前伺候需時何堪枵腹已行布政司驛傳

李文襄公別錄卷五

船戶口糧

二十二

道酌議先給本部院斷不以日後開銷之難而忍視爾等困苦莫訴也合行曉諭爲此示仰船戶人等知悉務各安心守候勿得驚疑俟本部院按船給散口糧以資日食如有盡役奸埠扣剋等弊許爾等赴轅控稟即行拏究事完之日另當給賞并免差徭以昭優恤咸宜遵曉

示禁悍兵旗廝騷擾

康熙十三年五月

爲嚴戢悍兵恣擾以安地方事照得鄉居小民耕耘爲業田地魚蕩花息皆屬血汗脂膏賴以完糧餬口近聞樵採營廝不遵禁約百十成羣往來如織豆麥菜種強割煎遺蔭木桑麻砍伐殆盡攜竿提網羣取塘魚人戶穿籬分攘絲繭甚至器皿雞犬葦萊柴薪搜蕩然分馱滿載明欺鄉民稀少不敢抵當畧一阻拒卽遭攢毆更加沿途分伏阻掠行人衣帽銀錢恃強搶剝民不安生錢糧何出營廝既開奪取之端卽有無藉之徒乘機假冒真偽莫辨爲害地方大下

李文襄公別錄卷五

嚴戢悍兵

三

法紀合行嚴禁爲此示仰該地方里甲居民人等知悉嗣後倘仍有悍兵旗廝不遵法紀擾害居民強割菜麥攘竊魚絲并搶奪衣帽行李等項者爾地方里甲卽協力會同扭稟地方官查明解以憑會同將軍立按軍法重處決不姑恕各宜凜遵

申嚴軍令條約

康熙十三年五月

爲申嚴軍令事照得本部院同

平南將軍統領大兵已到衛屬地方見在調發進剿討亂安民紀律森嚴務使秋毫無犯業經再三申飭誠恐不法兵丁猶敢違令騷擾特爲條列禁約敢有違犯定以軍法從事各宜凜遵毋忽

一各官兵駐劄及中火處所俱在空閒地而不許一

人一騎擅入民房居住及拆毀民間一椽一木

一各官兵俱自帶行糧自爲炊煮不許擅借民間器

皿物件及拉百姓炊煮食物

李文襄公別錄卷五

申嚴軍令

五

一各官兵盔甲器械俱各自行隨帶不許捉拏百姓

搬駝

一各官兵馬匹自有應支豆草喂養不許擅動民間

一草一粟并踐踏田間禾苗

一各官兵在各城門處所止司防守稽察不許借端

生事民間婦女任其進出不許藉名搜檢恐嚇攔

阻其搬運家伙物件不許措留索詐

一各官兵遇行路鄉民聽其往來不許搶奪衣包搜

取財物

一遠鄉百姓被賊割解者勢山迫脅原係良民如有

里甲可查地方公保俱即赴地方官呈明存案照

舊安居樂業不許官兵捉拏及借名嚇詐

一各官兵需用食物俱照時價用紋銀公平買辦不許恃強短少

一民間牧放牛羊及雞豚狗彘之類不許擅取宰殺

以上各條滿漢綠旗官兵務須一體遵守見在差官

巡視敢有故違卽行綁拏立卽會同

平南將軍嚴究重治倘有擅離營伍姦淫婦女擄掠

財物情重罪大者立行斬首該管將領一併參拏決

不姑貸須至示者

李文襄公別錄卷五

申嚴軍令

五

大兵經臨地方安民告示

康熙十三年五月

為曉諭安民事照得逆賊聚眾侵犯所過鄉村肆行淫掠雞犬不甯嗟我良民妻孥不保衣食無資猶復迫脅搜求責供酒米割去辮髮驅逼同行欲使官兵到日玉石難分狡謀流毒我民如在湯火今本部院同

平南將軍統領大兵已到見在分途進剿其鄉城百姓漸次歸來亟宜撫綏俾各得所官兵經過駐劄地方紀律素嚴並無侵擾本部院又經三令五申敢有違犯立正軍法凡我民人早宜安集令行曉諭為此

李文襄公別錄卷五

安民告示

二十七

示仰軍民人等知悉除約束兵丁另行逐款開列出示嚴禁外見今鄉城百姓已歸故居者悉宜安心無恐其有先經逃避者作速相率歸來耕種賈易往來出入俱各照常倘有不法兵丁絲毫侵擾許徑赴本部院

平南將軍喊稟或控地方官申詳立行嚴拏究治其遠鄉居民被賊割斷者勢由驅脅原非從叛但能仍守本業槩不浚求大兵所至全為安民爾民毋得懷疑顧望四散奔逃致遭賊手受其荼毒各宜遵悉

飭行團練保甲告示

康熙十三年六月

為飭行團練保甲各衛身家以別良善以安地方事照得聞逆稱兵犯順今各路官兵俱已齊集同時進剿指日蕩平惟是浙閩江西連界地方不逞奸徒乘機煽聚屯踞鄉村民居即為賊窟雖有良善自被牽山或有無知誤被恐嚇中懷觀望大兵到日玉石難分殊堪憫惻本部院念地方人民皆我赤子為爾等早計安全惟有本鄉自相團練人人協力處處警防無事則照舊耕農有事則奮勇殺賊庶逆寇不致蹂躪官兵有所辨別誠保衛身家至計令行出示曉諭

李文襄公別錄卷五

團練保甲

二十七

為此示仰金衢嚴溫處屬人民知悉一應近賊地方鄉鎮村落凡有德望里黨推重者即就本地聯絡居民團結守禦逐戶相保其外來奸細潛行煽誘或本處狂徒陰謀通賊立刻擒拏解官請賞倘土寇突犯或偵探情形一面堵截一面飛報官兵立時進剿今所在俱有重兵屯守斷不使爾勢孤無援但有川命擒殺賊眾者本部院即時賞賚其倡率義士分別功次定行

題敘不惟身家保全抑且功名有路各宜思村遵即舉行

曉諭被脅良民

康熙十三年六月

爲大兵指日進剿開誠曉諭以安良善以醒愚頑事
照得逆藩倡亂閩省人民受其荼毒如蹈湯火時刻
永望

天兵今浙省師旅雲屯刻期進剿凡我百姓順逆禍福之
機豈待智者而後決乃有亡命奸徒乘機嘯聚勾合
賊衆突犯城邑流劫鄉村遂有被其迫脅割辭者爾
民原無拒賊之力豈有從賊之心至於大兵到日若
以無從分別一槩翦除殊堪矜憫本部院暨
平南將軍恭奉

李文襄公別錄卷五

被脅良民

三十八

天語討亂安民同惡必誅脅從罔治其本山驅逼並非附
從者務在保全或一時被誘旋復悔悟者亦從寬宥
惟有怙終不悛必殺無赦令行出示曉諭爲此示仰
將吏兵民人等知悉凡曾被賊侵犯地方或有收受
偽割或有投入賊隊或爲窺探聲息或爲齎送資糧
是皆孽由已作無可哀矜如有守分良民身在故土
被賊制辦勢非得已許同地方保甲赴官呈明立案
照舊安心生理卽有陷在賊中乘間脫歸仍務本業
並無別情亦許里甲公保槩不深求爾民務宜自顧
身家早自別白毋致玉石難分誤罹鋒鏑地方有司

連番招徠安集之職征勦將士其體

朝廷愛民之心各宜遵悉毋忽

李文襄公別錄卷五

被脅良民

三十九

示禁阻撓投誠

康熙十三年九月

為曉諭事照得闖逆侵犯近地無知愚民結黨嘯聚乘機竊發今大兵雲集見在剿除蒙

皇上天恩浩蕩矜憫無知准予投誠本部院仰體

德意不忍即加兵威是以開誠招撫查杜承順等未經歸誠之先爾士民固有被其害者今既真心向化率眾來歸

朝廷恩信昭如日月業已嘉與維新概不追究既往乃爾民未忘怨恨阻截道路不但欲報前仇惟慮或貽後患第止承順前過復為良民招撫奉有明文非

李文襄公別錄卷五

禁阻投誠

三十

爾民所宜攔阻見在軍前聽候安插亦不必過慮將來合行曉諭為此示仰該地方士民人等知悉凡係投誠人等如經革心歸命准從就撫者以前過犯悉從寬宥爾百姓毋得阻撓生事亦毋庸慮患驚疑其有各處山賊頑梗不服仍然橫恣者爾百姓照前聯絡守禦以保地方本部院或勦或撫自有鑒裁無非為爾等早計安全各宜遵悉

示諭招撫脅從將士

康熙十三年十二月

為招撫事照得賊逆背

恩負

國造亂殃民罪盈惡極罄竹難書以彼喪心樂禍自取滅亡凡在將吏兵民本非同黨何意一朝債謬相率波靡或亦瞻顧室家情非得已今

奉命大將軍康親王統步騎十萬已集浙省指日南征平寇大將軍安親王

揚威大將軍簡親王各統雄師十萬從江南江西絡繹繼進耿逆狼狽一隅安能再延喙息獨念附從稱兵

李文襄公別錄卷五

招撫脅從

三十一

者皆受

朝廷高爵厚祿上可反旗同指建立功名次則歸命投誠保全富貴何以棲焚游涉糜爛為期自非至愚豈無先覺我

皇上如天之仁含宏覆育欽頒

上諭開以自新具有良心能無感動凡爾脅從將士如能真誠效順即宜早浚良圖或獻關納款或率眾來歸本部院自當立為奏

聞悉照原領偽銜授以實職其有功績尤著者特請加恩超擢至於兵民人等誤被驅迫若能幡然歸正兵即食

餉民卽歸農原屬

國家版籍不忍棄行剪除是用開誠曉諭

上諭一道咸使聞知爾等亟湔叛亂汗名復作

天朝臣子存亡禍福在此一時各當猛省毋貽後悔

李文襄公別錄卷五

招撫存從

三十三

大兵進剿檄示歸誠

康熙十三年十二月

爲大兵刻期進剿檄示歸誠事照得自逆藩造亂以來糾連土寇蹂躪內地荼毒鄉村以致桑農廢時工兩失業甚則妻孥不保廬舍無存生民之禍亦已慘矣豈意不逞之徒走死如鴛互相招誘復以蔓延水火在身而不知陷穽交前而不悟所受者片楮偽劄有何榮名所掠者幾領敝衣有何厚利乃爾蜂屯蟻聚螳臂招狂官兵一臨立膏斧鑕計數月以來衙嚴金紹台等處大小數十戰斬獲之多或至盈萬少亦不下百千聞來之賊安得如許大都驅爾烏合以備

李文襄公別錄卷五

檄示歸誠

三十三

前禽爾輩所圖幾何以此糜爛身家泥沙性命至於朝投賊營暮攫鋒刃懸頭竿首暴骨荒原誠自取之夫何足惜但揆之順逆之理罪在當誅而本諸惻隱之心愚爲堪憫在

朝廷興師致討本爲定亂安民是以屢渙

綸音宏開

大綱而本部院再三曉諭宣布

皇仁正以導其迷途開之生路何乃予誨諄諄而聽者藐

藐夫

朝廷多方以全爾之生而爾輩自甘投死至逆賊百計以

驅爾於死而爾輩不早求生譬之雀處危枝魚游釜底當此大兵雲集號令風行凡爾亡命深山豈復苟延旦夕所幸者本部院始終矜全之說所恃者

朝廷浩蕩之恩不及此時洗心歸順更待何時為此示仰從賊民人知悉凡係脅從之輩相率來歸固猶赤子卽或倡亂諸渠一朝悔悟亦是良民總之向化投誠槩與撫綏安插願歸農者照舊服田願爲兵者登名入伍進不以鋒鏑爲憂退不有飢寒之患其會受僞割齋割來投及乘機立功率兵歸正錄川之外尚當從優

李文襄公別錄卷五

檄示歸誠

李

題敘本部院欽承

上諭信義昭明早決良圖毋貽後悔

宣揚大義撫納歸誠告示

康熙十三年十二月

爲

天討方彰

皇仁覃布宣揚大義撫納歸誠事照得耿逆背

恩倡亂鼓煽狂圖閭閻一隅咸被汙染

朝廷仁聖軫念將吏兵民皆由迫脅雖懷忠義莫能自明

特渙

綸音布昭大信

天恩浩蕩罔不聞知念各大小將領昔拜命於

天朝非受恩於私室念卒附從諒非本心奈何淪陷迷途

李文襄公別錄卷五

論撫歸誠

李

久無覺悟古來稱兵犯順誰克保全惟有智者見機

毒能轉禍爲福近日荊州

郡王大將軍岳州

貝勒大將軍已定湖南又四川

貝勒大將軍恢復全省各路進兵滇黔逆賊逃竄無路

可見

天兵所至立見蕩平今浙江

奉命大將軍和碩康親王江西

平寇大將軍和碩安親王江南

揚威大將軍和碩簡親王各統雄師十萬進闕征討三

而夾攻逆渠授首已在旦夕即如溝溪之捷聊遺偏
師斬馘盈萬又如金華積道山徐尚朝全營覆沒失
其偽救單騎而逃鑒此前車敗亡一轍既已勢窮力
屈便當憐禍革心至於兵丁百姓止因顧戀家室被
逼強從尤非得已今枵腹單衣奔命風霜之下潛行
野掠輒已執縛而來數里連營不過片時可掃若不
投戈返正徒然殞命溝渠茲蒙

大將軍和碩康親王仰體

朝廷德意不忍遽極兵威特赦繫囚開恩招撫合行給示
曉諭為此示仰從賊將吏兵民人等知悉速宜淡思

李文襄公別錄卷五 諭撫歸誠

三六

禍福早定良圖如能真心向化率眾來歸本部院即
行

奏請自當照銜錄用其有擒斬逆首獻納城池者自必
榮膺顯爵以示酬功兵即收入行伍民即仍歸版籍
撫綏安插務俾得所倘有怙終不悛甘心從逆大兵
至日掃蕩無遺後悔何及咸宜知悉

嚴禁妄殺搶擄告示 康熙十四
年二月

恩綸賊兵撫民事照得溫處地方自披賊寇蹂躪民間室
廬焚燬田畝荒蕪資蓄蕪存妻孥失散顛連困苦誠
可哀惻今大兵所至賊寇奔逃凡此被難百姓皆從
殺掠之餘僅存子遺已無生計亟宜拊循軫憫俾得
安保室家漸復故業

朝廷恢復疆土所重在於人民一應婦女孩童悉係版籍
戶口若使有土無人豈是安民靖亂案奉

欽差侍衛到浙宣傳

李文襄公別錄卷五

嚴禁妄殺

三七

上諭滿漢官兵在各地務須恪守紀律秋毫無犯如有
騷擾情由督撫即行題參若徇庇不卽題參將督撫一
并議處欽此又准

部文陷賊地方百姓原皆

朝廷赤子一時被脅割去髻髮今勤勞師旅征剿賊寇特
以爲民凡大兵所到之處如有割髻之人持械拒敵
及竊踞城池山寨不卽來降者仍行誅戮其餘割髻
之人槩予寬免不得妄行誅戮多方安輯以副

皇上好生之至意至果正賊寇未必攜帶妻子而行營中
所有大率非係擄掠民人子女卽係爲彼脅從嗣後

如殺賊之餘賊寇所擄難民子女許令民間認領不得一槩搶擄以昭

皇上愛養元元之意等因奉

旨通行在案煌煌

恩旨誰敢不遵惟恐溫處地方百姓淪陷日久未悉周知

愚民或懷疑畏驚竄潛藏致有官兵借名搜勦乘機

搶擄合行頒示曉諭為此示仰官吏兵民人等知悉

凡出征將士務須仰體

皇上格遵紀律除賊寇剽掠拒敵用兵勦殺其餘鄉村潛

避民人不得妄行殺戮搶擄各地方隨軍官員所至

李文襄公別錄卷五

嚴禁後發

三十九

宣布

德音撫綏黎庶凡已經安輯處所即知會領兵將弁毋得

縱兵騷擾百姓人等及早復歸故里料理春耕如聞

大兵到日立即相率來迎以分涇渭如有賊寇經過

屯劄務須飛報官兵追勦毋或觀望遲延致令官兵

借端殺擄無從分辨如已經來歸安輯地方敢有不

法官兵故違

恩旨或殺戮平民或擄掠子女或搶奪牛畜或搜劫貨財

有一於此不論滿漢綠旗本部院自當遵

旨題參斷無瞻顧各宜遵悉

招撫溫處陷賊官兵歸正告示

康熙十四年二月

為宣諭

皇恩招撫歸正事照得逆賊倡亂以來

朝廷遣發大兵四路追勦荷蒙

大恩浩蕩罪歸元惡矜憫脅從本部院又經特奉

上諭如耿精忠悛逆不悛或伊下官兵心存忠貞殺耿精

忠來投或率眾來投俱着從優議敘加恩即隻身來投

亦着收留恩養欽此欽遵在案凡溫處地方各標營將

領兵丁平日受脅祿之榮叨養之惠一當封疆有

事為官者有功即不時超擢為兵者出征即加給行

李文襄公別錄卷五

招撫溫處

三十九

難

朝廷之恩厚矣本部院推誠撫士甘苦必知自軍興伊始

預給資糧破格賞賚正期爾等勉圖報効共立功名

豈意一旦變生相隨淪陷勢由驅脅諒非本心即如

瑞安官兵固守全城方當論功敘擢亦復不保厥終

混棄前勦殊為可惜且爾等多有父母妻子俱在本

處遠望哀號惟恐株連幸沐

洪恩槩從寬宥有間有一二逃回並已照舊收伍投誠頭目

咸已給劄授官爾等豈不聞知何乃枵腹單衣甘為

逆賊先驅自擢鋒刃雖在至恩未有不思改計者矣

今大兵前進正爾等重見天日之時速宜乘機返正
保命全家兼可因會圖功策名受賞禍福之機決在
俄頃合行出示曉諭爲此示仰溫處原舊各官兵知
悉務須欽遵

上諭事理前雪前非勉圖後效或獻城納款或臨陣歸降
或率衆迎師或約期內應如能擒渠獲醜更是奇功
即使間道拔身亦明素志並當遵

旨奏開優加敘錄倘或執迷不悟敢逆顏行
天戈所臨盡行剿滅毋失良圖自貽後悔

示禁義烏投誠擾民

康熙十四年三月

爲嚴禁投誠擾民以肅法紀事照得各屬投誠人衆
既已悔悟前非革心歸命幸蒙

皇恩浩蕩嘉予維新自當安分守法復爲良民乃其中尚
有頑獷成習復倚投誠名色擾害地方在市鎮則交
易逞強往鄉隅則違奪肆詐陸路則拘執人夫水路
則強拉船隻至於指稱賊械扳富扳仇借端索詐不
厭不止種種不法殊堪痛恨爾等既沐再生之恩豈
復蹈自作之孽合行飭禁爲此示仰義烏縣投誠官
兵人等知悉務須恪遵法紀遷善自新充伍者各圖

報効立功歸農者並宜安分守業倘有怙非逞勢借
端擾民如前所指諸弊者許該縣不時查明申報本
部院定行提究重處

國法具在各宜凜遵

示禁駐防處郡弁兵下鄉騷擾

康熙十四年三月

爲嚴禁兵丁下鄉騷擾以安地方事照得處郡新經恢復餘氛未靖駐防官兵戰守方亟非奉令搜勦原不許擅離營汛若各處鄉村小民驚魂未定正在招徠安集乃訪問旗營兵廝結隊成羣肆行村落攘奪雞豚剽掠財物致使湯火殘黎望風逃竄有地無民軍需安出似此違禁騷擾大干法紀除現在差員察拏外合行嚴禁爲此示仰滿漢綠旗官兵人等知悉務須恪遵紀律防守地方不許擅離營伍私自下鄉卽值換軍情擺撥傳報營官必選謹慎兵日前往仍

李文襄公別錄卷五

示禁騷擾

四十三

嚴加約束不時訪查如有兵廝不遵禁約私往鄉村驚嚇愚民乘機搶擄致使招集遺黎驚惶逃竄者該管將弁即時查拏軍法懲處如有徇縱經本部院訪聞得實滿漢官兵卽啟報

親王嚴究綠旗將領定以束兵不嚴參處凜遵毋忽

曉諭江常開三縣陷賊士民來歸

康熙十四年閏五月

爲屬邑陷賊已久難民罹害堪憐亟速反正來歸以全生命事照得衛屬常江開三縣自耿逆變叛以來荼毒最慘其間富而有力者早已攜挈家口奔避遠方現在存留者非至貧極苦之小民卽老弱孤寡不能自拔之貧獨也及寇逆忽至米糧被其搶劫衣服被其搜剝田土被其蹂躪房屋被其焚燬牲畜雞犬被其烹食家資什物被其掃蕩甚至婦女被其淫汙老幼被其殺戮或有衣不蔽體茹木葉以遮形食不充腸掘草根以延命逃竄於溪山窮谷寧依豺虎爲

李文襄公別錄卷五

陷賊士民

四十三

鄰流離於絕壑幽巖尚慮刀兵普及地方既陷則割斷長髮固出於無可奈何盜賊成羣卽強棍投充亦誦於勢不得已一入巢穴便作羈囚衝鋒逐隊驅死地以何辭漢重圍求生機而無路本部院念爾三縣人民日在水火惻隱心傷茲者恭奉

天討分兵進勦原爲弔民伐罪拯救生靈況今賊勢日窮盜糧已盡逃亡相繼瘟疫流行此誠天地不容人神胥憤敗亡撲滅剋日可期况我兵進取溫州者已將石帆諸賊剿殺殆盡克復宜平松陽將入逆境江西和碩

安親王已被建昌進攻邵武南嶺東粵分道前進耿逆以方隅之地兵力糧餉能有幾何豈能常

王師之令勦誠所謂釜底游魂亡不旋踵不待智者而

後知也爾等不乘此時及早歸正更待何時既受逆

賊慘害又將性命相殉漢為可憫合亟曉諭為此示

仰陷賊地方士民人等知悉爾等陷賊經年流離艱

苦本部院俱已稔知今得雷一綫殘喘猛省回頭復

為良民依然是

朝廷赤子念其為賊迫脅已往之罪槩行寬宥有能即時

自拔挈帶家口來歸者當即特疏

李文襄公別錄卷五

陷賊士民

四十四

題請授以不次之賞其有曾受偽制偽官率眾來投者

官則照舊擢用兵則入伍歸農聽其自便併有即時

解散為民大兵一至相率迎降者一槩免死俱不追

究本部院開誠布信斷不爽言若曉示之後仍復執

迷甘心與賊同盡自作之孽誠不可活指日大兵進

剿玉石難分身受誅戮妻孥俘沒悔當何及本部院

不靳諄諄告誡者淡念爾民陷於湯火不啻拯溺救

焚開以生全之路人非木石定當感發良心慎毋自

速致負矜恤之意

李文襄公別錄卷五終

李文襄公別錄卷之六

文告紀事

示諭從逆官民亟早歸命

大兵連奪仙霞三關告示

撫輯開化縣難民告示

曉諭西江常難民認領子女完聚

再諭陷賊百姓速歸樂業

曉諭難民立候親臨賑濟

曉諭耿逆乞撫情形

曉諭懷疑閩人歸命

李文襄公別錄卷六

目錄

飭修鄰境道路統師親剿

曉諭西安江山常山開化四縣寬徵

示禁擾害來歸被脅人民

嚴飭速繳偽制告示

宣布慰問出征綠旗官兵告示

再諭陷賊官民迅速就撫

示撫江西廣信等處被陷官民

曉諭陷賊未歸人民

申飭吏治告示

釋廣信伴囚招撫地方告示

嚴禁潛攜難婦他往告示

示禁縱馬踐食禾苗

示禁踐踏粟地強採桶果

示禁橫索夫役

行十一府屬嚴飭叛逆告示

嚴拏直黨飭禁株累告示

力敦風俗儉樸告示

禁革漕弊十款告示

嚴禁奸民通游告示

中飭合屬文武告示

本文襄公別錄卷六

目錄

二

嚴禁賭博告示

嚴禁營債告示

禁革巧取火耗告示

嚴禁關稅橫徵告示

嚴禁捕役誣良告示

嚴禁於棍條陳告示

嚴禁兵捕假緝私鹽告示

李文襄公別錄卷六

男 鍾麟編次

示諭從逆官民及早歸命

康熙十五年七月

為閩省搆亂難支耿逆死亡已迫亟宜自拔歸命早沐

皇仁事照得耿精忠驕縱狂戾乘吳三桂稱戈犯順墮其狡謀忽發難端犯我浙界兩載以來百姓被其慘毒實難盡言其陷溺湯火者惟福建百姓為尤甚三丁抽一五丁抽二使父兄老幼咸戍沙場婦人輪布女子輪屨致孤寡伶仃悉供征繕誅求餉戶拷掠盡其

本文襄公別錄卷六

示諭歸命

一

脂膏擅造偽錢荼毒遍於市井種種惡蹟罄竹難書且其藉為聲援者則遠交吳逆而近結鄭錦今當上天厭亂首殛元兇吳三桂已於五月二十八日病死鄭錦棄機吞并占踞漳泉興汀等府直搗福寧耿逆膽落無路投生是福州已如朝露爾等拾父母妻子強被抽充而來者悉皆無家可歸之人嗟嗟耿逆不能自保首領而能顧惜爾等身命乎即統領爾等之頭目已據進退維谷之勢其心搖搖莫定尙能固一爾等之衆志乎常此之時捨投誠之外別無他策第聞賊營捏造訛言謂各處土賊投降者皆生惟福建人

投降必殺以故爾等持疑卽有逃出老營者皆各竄匿山谷希圖緩死被賊捉獲立時誅戮殊不知爾等不幸生於闕地遭此惡劫爲耿逆驅迫非出本心朝廷伐罪弔民救焚拯溺本部院宣布

皇仁總以好生爲德豈有畛域之殊自儿渡河來歸者不論何處人民一出逆境有生無死故特倡率捐資搭蓋篷廠使得居住分給賑米以資贍養有官職者仍復其官若能擒縛渠首率領兵馬而來必爲特疏題請加以高爵顯秩川示優異爾等更何遲疑觀望不趁此機會汲汲歸命必欲束手待斃相率同死哉最

李文襄公別錄卷六

示諭歸命

十一

可異者衛屬附近從賊之人投入賊營不過爲彼服役視同奴隸緩則供其暴汲之事急則驅於鋒鏑之間本部院屢示曉諭豈竟全無覺悟究其甘心蟻聚以待死者大約因平日附賊既經擾害地方惟恐投順之後仇家必圖鳴官報復以故畏懼觀望自今已後果能革心向化已往之事一槩不許追究俱准給照歸農合再開誠招諭爲此示仰賊營被脅諸色人等知悉務須亟乘此時大兵尙未進剿星速來歸不論閩人浙人但離賊營卽屬赤子決不使爾失所本部院全以恩信昭示遐邇諒亦周知更可轉相傳說

使其各自爲計總之不計零星大隊過河之後自必安插得宜行賞敘功毫髮不爽卽有從前過惡槩行寬宥不許仇家報復永絕費端如猶不悟是本部院必欲全爾之生而爾自甘受死兵威所至寸草不甯彼時本部院卽欲保全爾等亦不可得矣思之思之

李文襄公別錄卷六

示諭歸命

十一

大兵連奪仙霞三關告示

康熙十五年八月

為衛寇業經掃滅大兵已奪仙霞剋日蕩平事照得
閩逆負嵎已逾兩載今大兵雲集下州偽驍騎馬九
玉等大敗潰逃江山常山開化縣城俱已恢復於八
月二十一日連奪仙霞三關
王師乘勝入閩耿逆授首可期合行曉諭為此示仰督
屬官吏軍民人等知悉兵入三關賊險已失長驅掃
靖指日蕩平自此兩浙安寧永享平成之福故特曉
諭俾令通知

李文襄公別錄卷六 王師奪關 四

撫輯開化縣難民告示

康熙十五年八月

為開誠撫輯生全民命事照得閩賊肆虐凡淪陷地
方人民盡遭湯火今者
王師奮勦逆賊敗逃正爾百姓更生樂業之際合亟出
示撫輯為此示仰開化縣被難人民知悉立刻剃髮
歸誠凡係脅從即有從前罪愆槩不追究勿生疑畏
致負軫恤特示

曉諭西江常難民認領子女完聚

康熙十五年八月

為曉諭認領搶失子女急圖完聚事照得逆賊慘毒
將被陷地方良民子女向來擄掠者悉皆寄頓江山
以為三窟今大兵恢復之後通查難民子女甚多已
經本部院諭令該縣另擇空房加謹安置一面行着
親屬認領在案但內有隔縣人民路途遙遠未及周
知合行曉諭為此示仰難民人等知悉如有子女從
前被賊擄帶藏匿江山者立即前赴該縣報明對同
年歲籍貫連領回家完聚倘有官兵指勒許印指名
具呈以憑舉處或地棍冒名捏認查出一體重究

李文襄公別錄卷六 認領子女 五

再諭陷賊百姓速歸樂業

康熙十五年八月

為乘時亟宜歸撫早沐
皇仁事照得爾民先因逆賊迫陷原屬勢不得已今地方
業已平復爾等各宜盡舍田園父母妻子正當及早
復為良善何苦竄身山谷自致失所本部院屢奉
皇恩申諭凡爾等一切從前罪愆槩不追究務必保全安
輯合再曉諭為此示仰陷賊被脅一應人等知悉各
仰體本部院至意迅速歸誠復完家室重整田園即
有無依准與賑恤安插萬勿自誤若再冥頑梗化發
兵搜捕立成齋粉悔之晚矣

曉諭難民立候親臨賑濟

康熙十五年八月

為曉諭難民立候親賑以避窮困事照得衛民不幸慘遭荼毒三年已來本部院時切病瘵今賊雖敗遁爾遺黎室廬化為瓦礫田土盡沒蒿萊極目荒涼欲歸無計是欲安輯爾民必須亟施賑濟前已檄行該府查議去後若符轉報花名造冊詳請恐費時日頃見遠鄉近地鳩形鵠面男婦扶老攜幼求賑紛紛正如久病之人元氣未復亟資湯藥稍或遷延安望起色本部院既喜爾民之已出水火又痛爾民之未免飢寒拯濟之施不容刻緩今即曉諭為此示仰被難

李文襄公別錄卷六

親臨賑濟

六

士民人等知悉聽候酌定日期分設賑廠凡係同村之人各聚一處俟一面派委職官動支銀兩本部院親臨賑所點齊散給務使各沾實惠少蘇困苦再圖生計以見本部院軫恤至意特示

曉諭耿逆乞撫情形

康熙十五年九月

為曉諭閩省乞撫情形事照得浙閩毗聯致遭禍亂地方困苦之狀不堪備述今大兵分路進剿沿途望風投順直抵延平頃據建寧府塘報耿精忠已遣差員陳善道等來營乞撫併齎有陳

奏自訴從前不得已之由欲懇

大將軍親王閱過代

題業經

親王俯加慰諭限期親赴歸順准為保全隨差蝦員折

爾免千總鄭化蛟等同來員往省并諭延平偽左將

李文襄公別錄卷六

耿逆乞撫

七

軍耿繼善偽右都尉呂雲翔等俱各到營投見等語是就撫已定立見昇平浙省自可安堵今仰通行曉諭為此示仰官民諸色人等知悉念爾民被寇地方久罹兵燹稍遠府縣亦苦徵收今幸首禍革心鄰封底定行當力圖休養務各安生樂業以副本部院軫懷至意

曉諭懷疑閩人歸命

康熙十五年九月

為曉諭閩人乘時歸撫以全身命事照得賊渠敗遁各處接踵投誠經本部院安插得所聞惟閩人心懷疑懼未即輸誠殊不知浙人閩人總是

朝廷赤子本部院原無岐視合亟開誠曉諭為此示仰各處被脅福建人等知悉爾等亟宜乘時歸命有能率眾輸誠悉照原銜授職其餘願効川者酌給大糧入伍願歸農者發回原籍安插務令各得其所同樂昇平慎勿游移疑畏自失良機致貽後悔特示

李文襄公別錄卷六

曉諭閩人

人

飭修鄰境道路統師親勦

康熙十五年九月

為飭修道路以利官兵進勦事照得耿逆竊踞閩疆浙省江右盡遭流毒今大兵直取延平浙境寧謐豈容鄰封尚阻聲教本部院身任封疆滅賊安民

國事攸關奚分畛域茲親統軍旅由常山玉山往廣信一帶掃蕩餘氛誠恐道路傾圮馬匹難馳令行飭修為此牌仰經過常山玉山廣信等處地方官民人等知悉即便預為料理開路疊橋伺候本部院大兵經臨如有延誤治以軍法勒逆撫順總為地方民生起見一勞永逸各宜踴躍趨事勿勿遲違

曉諭西安江山常山開化四縣寬徵

康熙十五年九月

為曉諭初集殘黎免徵科安心復業事照得衢屬淪陷地方數年以來困苦已極田地拋荒老弱轉死甚有不忍見聞者幸今拔離湯火重見天日而瘡痍未起流亡未歸此正多方補救之時本部院見在一而設法賑濟務必培養休息以度更生使人民照常復業斷無催徵錢糧之事昨據西安士民張義升等呈籲俟該縣詳覆再行藩司確議本部院為民請命當即特疏具

題槩行蠲免以恤民困合行曉諭為此示仰新復各縣

李文襄公別錄卷六

曉諭寬徵

九

士民人等知悉各宜安心復業作速開墾耕作秋成漸畢正宜佈種春花以資贍養俟民力蘇息漸復元氣方議開徵本部院軫恤民艱無微不燭誠恐士民過慮遠赴具呈故特通知俾各安心耕種以副率奉至意

示禁擾害來歸被脅人民

康熙十五年九月

為嚴禁擾害來歸以鼓向化事照得闖逆敗遁之後凡被脅人民曾在賊營者不論是官是兵但經剃髮歸里即係平民從前罪愆槩不追究已奉有

親王令諭頒示在案雖未到官投明悉皆准復本業誠恐地方棍徒因其向經從賊未據到官藉端索詐有失撫輯至意今行嚴禁為此示仰被脅諸人及地方人等知悉但經剃髮不論會否到官悉與平民無異安分樂生照常度日如有棍徒借端詐害許被害民人指名呈稟以憑嚴拏究治不貸

李文襄公別錄卷六

示禁擾害

嚴飭速繳偽劄告示

康熙十五年九月

為嚴飭速繳偽劄以杜後患事照得被陷人民失身從賊今既悔禍來歸本部院業已宣布

皇仁赦其已往自應洗心滌慮慶幸更生所有領授偽印劄付燕異追魂奪命之符不詳孰甚亟宜繳銷以絕禍根誠恐爾等無知藏匿未繳萬一日後發覺百喙難辯合亟曉飭為此示仰一應投誠人等知悉如有從前曾受偽印偽劄者通限三日內交明地方官轉繳查銷永杜後患倘有隱匿收執即非實心向化或被旁人首發定行嚴拏從重究處不貸

宣布慰問出征綠旗官兵告示

康熙十五年九月

為欽奉

上諭事康熙十五年九月二十一日

欽差刑部郎中色 臨備宣傳

皇上面諭自逆賊叛變以來浙江綠旗官兵衝鋒對壘奮勇用命勞苦已極殊為可嘉到彼俱加慰問官兵好處嗣後更當勉勵欽此欽遵今即曉諭為此示仰各標營出征官兵知悉浙省師旅効力行間仰厯

九重軫念口宣

德音凡屬將士兵丁俱當感淚頂踵銜溪肺腑盡心竭力

李文襄公別錄卷六

宣諭告示

以報

國恩嗣後益宜倍奮忠勇一體欽遵毋違

再諭陷賊官民迅速就撫

康熙十五年九月

為乘時亟宜歸撫早被

皇仁事照得閩逆構禍侵犯疆圉無知愚民為賊煽誘迫脅投身陷穽殊可哀矜本部院念切好生開誠招撫凡屬來歸槩免從前罪愆今大兵已入福州耿精忠俯首就撫閩省已經底定爾等尚不乘時歸命更待何日今再開誠曉諭為此示仰陷賊被脅一應人等知悉務須幡然悔禍迅速來歸復為良善或願報効或願歸農悉准分別安插必不令爾失所毋得遲疑驚畏有負本部院矜恤至意

李文襄公別錄卷六

再諭就撫

十三

示撫江西廣信等處被陷官民

康熙十五年十月

為安輯鄰封招撫投誠共沐

皇仁事照得江右與浙西地方唇齒相依自閩變三年兩省人民悉遭荼毒今大兵克捷渠魁就撫浙境安寧惟廣信餘寇現今三省會剿立見蕩平但念爾民久被賊陷疆域雖分誰非赤子本部院諒難膜視特分兵進取廣信招徠務期安全復還良善今亟曉諭為此示仰江西被陷一應官吏人等知悉念爾等久遭寇虐困苦已極浙兵所到總為寧爾百姓不論是否兵是民曾否受職但悔過剃髮並准來歸本部院信賞

李文襄公別錄卷六

招撫江西

十三

直實軍紀森嚴無疑無擾爾等不得觀望自誤有負
恤鄰至意

曉諭陷賊未歸人民

康熙十五年十二月

為諄切曉諭陷賊愚民立速來歸以免誅戮事照得逆賊變叛肆毒侵軋姦淫搶擄無所不為強暴傷殘有生罕見我

皇上軫念羣黎遭其淪陷爰是調遣大兵刻期掃靖凡在

食毛踐土均當義切同仇上則奮勵忠勤共圖殲滅大則聯絡守禦保護身家無如頑冥無知聽其煽誘或供應盜糧或甘為驅使或因片紙偽劄冒稱職官委身命於不顧或自投入賊寨充當寇兵致首領之不保更有竄踞溪山招奸聚眾潛伏僻路揆息傳言

本文襄公別錄卷六

廣諭人民

十四

天戈所至非膏鋒鏑即作俘囚見今本月二十日官兵進剿擒獲張左金壽袁生繆一郎李有子李壽周春丘宗等審皆係正賊頭目無可矜疑已經正法其餘人等雖髮長過肩從賊已久論法誠無可寬緣奉有

恩旨憫念陷賊民人原皆赤子剪辮蓄髮此係愚民貪生怕死暫免須臾之恆情仍令多方安輯欽遵在案本部

院會同

平南將軍仰體

德意不忍槩加誅戮准予自新並經釋放因念陷身賊地之人實繁有徒合行諄切曉諭為此示仰陷賊地方

人等知悉爾等皆係土著良民各宜安居恆業遭賊逞兇田地被其蹂躪衣資被其搶劫室廬焚燬骨肉流離甚至父子弟兄多遭殘殺母妻兒女盡被姦淫如此慘酷安有沉迷到底不思棄逆效順者哉爾等試觀

聖朝節次恢復地方一應錢糧皆已停徵各項軍需皆發價買且賑濟頻施撫恤備至投之身陷賊中重斂苛求橫虐凌賤妻孥不保性命難全者何啻天淵爾等急當猛省相約來歸本部院加意安插各令得所已往之罪槩不深求如再遲疑觀望大兵到日玉石俱

本文襄公別錄卷六

廣諭人民

十五

焚後協撫及思之思之

申飭吏治告示

康熙十五年十二月

爲申嚴吏治共濟民生以收治平之效事照得兩浙人民自軍興以來死於盜賊兵戈轉徙四方者不可勝計卽偏僻粗安之處亦皆困於徵輸徭役骨盡皮穿苦累已極而不肖有司非惟不加軫恤反乘此用兵擾攘之際借端掊克漁利擾民執法營私無所不至如近日於潛知縣爲閭閻士民告發已經叅處此彰明較著者也府官表率全郡司道綜核庶務自應力持風紀振飭官方何以未聞有所釐剔本部院雖遠在軍中地方各官一舉一動無不洞如觀火其間

李文襄公別錄卷六

申飭吏治

十一

借事風生吸詐富戶者有之假公濟私勒詐僚屬者有之徇情鬻獄縱蠹害良者有之弊竇叢生貪風日熾嗟此才遺不死於盜賊兵火而復消磨於司牧腹制之手者又不知凡幾矣本部院痛心已久特以軍務倥傯未暇整頓今地方已平民瘼堪念若非改絃易轍何能物阜民康令行通飭爲此示仰督屬官吏人等知悉凡平日居官盡職潔已愛民者嗣後務宜益加勉勵舉起循良其居官贓職貪黷殃民者嗣後務宜洗滌肺腸改過遷善若猶殘民以逞恣所欲爲本部院訪聞的實白簡立加該司道庇縱贖徇一體

叅處乘茲告誡之初及早回心共勦治理庶兵革戢黎早復元氣以收治平之效使百姓羣相愛戴爾各官永保令名不亦善乎慎毋以本部院諄諄良言視同泛常自貽伊戚

李文襄公別錄卷六

申飭吏治

十七

釋廣信俘囚招撫地方告示

康熙十五年十二月

為特釋俘囚廣示招撫速行效順以沐

皇仁事照得閩省就撫以來遠近有名偽帥無不望風輸

款浙境悉已廓清江西密邇鄰封如雁門關偽崇義

將軍廣信府偽襄武將軍悉皆齎繳偽印反正來歸

其他總兵副參遊守呈繳劄記者更不可勝數

朝廷恩覆如天一體宥過錄川本部院駐劄衢城各路赴

軍前投誠者俱經賞賚

題敘恩禮有加惟德興一帶賊首馬鵬等跳梁出沒擾

害地方人民塗炭是以本部院題

李文襄公別錄卷六 特釋俘囚 十八

請三省會剿今大兵一至馬鵬立刻生擒解赴轅門除即

梟首示眾外復據浙江提標遊擊郭守金等於本月

初一日撲剿上饒將陣獲賊眾獻俘前來本應立正

典刑以示懲儆第本部院仰體

皇仁好生為德不殺為武嗟此頑民陷身賊境隨聲附和

誅不勝誅特行宥免據稱鉛山弋陽等處向有烏合

之眾勢窮力詘久思向化無路來歸如果出於至誠

凡從前被迫脅之人誰非叛國赤子惟因江右道路

梗塞自拔無由此情殊可矜憫合即給示招撫為此

示仰被陷一應人等知悉江浙雖屬鄰省本部院痛

念地方久罹寇虐餘氛一日不靖百姓一日不安心

切同體無分彼疆今大兵雲集上饒何難四路撲剿

盡絕根株然其威火烈於心有所不忍爾等既有志

歸誠不妨逕赴本部院軍前傾心革面自當一體具

題從優錄敘或願歸農或願効用各聽其便總令安插

得所使爾等父母桑梓之鄉早覩太平安居樂業同

游光天化日之下投之東甯西奔致被官兵擒斬者

何啻天淵各宜猛省無失事機如再執迷後悔何及

思之思之

李文襄公別錄卷六 特釋俘囚 十九

嚴禁潛攜難婦他往告示

康熙十六年二月

為嚴禁潛攜難婦他往特飭稽查事照得浙東各屬因地方推變官兵出師恢勦原為靖亂安民屢准部文嗣後殺賊之餘難民子女許令民間認領不得妄行搶擄刊刻告示曉諭百姓等因奉有

俞旨欽遵在案但滿漢旗營其中奉法者固多乘機搶帶者正復不少以致骨肉離散傷心慘目不忍見聞今難民陶人麟金允升甸甸京師仲冤控告現准部文嚴行查給除微行按察司逐一確查乘詳核奪外今不法兵丁惟恐搶帶子女有干禁例寄頓省城者故

李文襄公別錄卷六

禁攜難婦

三

為藏匿更有裝載登舟潛攜北上希圖滅跡事關部案勢必水落石出根究尋查地方各官里甲人等漫無稽查殊干法紀合行嚴禁為此示仰兵民人等知悉凡有從前搶帶難婦人口已經贖還者槩不追究現在省城各旗營未經查明者一槩不許搬移遣發如有潛攜他往裝載上船該地方官鄰佑里甲船埠即時攔阻一面稟報該管官立刻查明具報各城門關津處所一體稽察倘致通同徇隱受賄放行查出從重究提地方官不行覺察一併

題參此係報部案件毋得視同泛常自取罪戾

示禁縱馬踐食禾苗

康熙十七年六月

為額天嚴飭縱放馬匹踐食菽粟以安民生事據西安縣繆村難民繆節秀等詞稱竊身地方播種菽粟為生向遭寇亂荒蕪數載今荷昇平蒙撫歸家開墾種植不知何營官兵縱放馬匹踐食幾盡身等鄉儒愚民不敢趕逐哀叩嚴飭收回馬匹無許踐食菽粟等情到本部院據此為照營兵縱放馬匹踐食禾苗先經本部院通檄嚴飭在案據呈前情合再給示禁約為此示仰兵廝里民人等知悉嗣後馬匹止於空野郊原牧放敢有不法兵丁於民間開墾種植處所

李文襄公別錄卷六

禁踐禾苗

三

縱肆放畜以致踐食菽粟妨廢民業者許被害人等指名呈稟以憑嚴拏重究該管官縱兵擾民一併叅處不貸

示禁踐踏粟地強採桶果

康熙十七年九月

爲號天勅示嚴禁兵丁踐踏粟地強採桶果以裕

國課以安殘黎事據西安上萬里民萬元等呈稱身等

世居上萬路值通衢遭寇殘害之後僅存桶木數株

開墾荒蕪種植粟米供課資生近有兵丁成隊踐踏

粟地強採桶果日擊心悲哀阻拂怒抽刀毆打茶毒

何堪伏乞賞示禁約等情到本部院據此爲照西安

上萬兵燹之餘小民倍嘗慘苦種植桶果粟米輸課

資生公私倚賴值此收成之際豈容兵丁成羣用強

採摘踐踏傷殘甚至行兇毆打大干法紀合行嚴禁

李文襄公別錄卷六

禁強採桶

三

爲此示仰兵民里甲人等知悉嗣後敢有不法兵棍

經過地方擅採桶果踐踏粟地肆行騷擾凌虐鄉愚

者許會同鄰里協擊鳴粟以憑重處決不輕貸另聞

地方各官亦常差役收買桶果致妨民間賈易殊屬

不合一併禁止各宜凜遵特示

示禁橫索夫役

康熙十七年九月

爲嚴禁勒索夫差以甦民累事照得處屬自兵燹之

後哀鴻甫集百廢待興本部院念此遺黎力圖休息

愛養麗水青田二縣爲甌郡孔道除自牌小票例有

嚴禁不許支用人夫外凡關緊急軍務以及運送軍

火錢糧等項勢必取用應付以勤機務查自處至甌

係屬下水一帆可到原無撥給緯夫之事頃據溫處

道呈詳乃有不法弁兵或指緊急軍機或借風逆潮

汝咆哮肆橫額外勒夫甚至欺官辱吏婪私折乾種

種不法大干軍紀合行嚴禁爲此示仰官吏弁兵人

李文襄公別錄卷六

禁索夫役

三

等知悉嗣後敢有不法弁兵於牌票所開應付外橫

索下水緯夫或既坐船隻復勒陸路應付折乾肥己

藐官害民恣肆騷擾者該縣指名申報以憑嚴拏從

重究治本官縱容失察一併叅處不貸

行十一府屬中飭叛逆告示

康熙十八年十一月

爲中嚴叛逆之條曉飭愚頑各保身命事照得四民樂業耕鑿絃歌孝弟力田仰事俯蓄使父母妻子安然歡聚此人生之大幸也浙屬數年以來游經兵燹愚民乘機鼓煽死於鋒鏑者不可勝計此猶以鄰變蔓延遭此惡劫痛定思痛正宜寒心股栗各相儆戒共樂昇平不意尚有邵良楞張川益等造刻印劄謀爲不軌發覺於浦江繼則楊有忠胡君彩等結夥倡亂於縉雲分剽稱官幾同兒戲方一舉動旋即就擒今邵良楞等已經

李文襄公別錄卷六

中飭叛逆

十四

題請正法梟斬市曹其餘擒獲賊黨現在嚴審究罪此皆自作之孽

國法森嚴不容寬貸惟是村野愚民安分守己者固多而好勇疾貧爲非樂禍者正復不少不知自顧首領因未講究律條一旦身陷大法害及鄉鄰而使老幼連坐重可憫也謹按

大清律內開凡謀反及大逆但共謀者不分首從皆凌遲處死祖父父子孫兄弟及同居之人不分共姓及伯叔父兄弟之子不限籍之同異年十六以上不論篤疾廢疾皆斬其十五以下及母女妻妾姊妹若子之

妻妾給付功臣之家爲奴財產入官知情故縱隱蔽者斬又凡謀叛但共謀者不分首從皆斬妻妾子女給付功臣之家爲奴財產並入官父母祖孫兄弟不限籍之同異皆流二千里安置知情故縱隱蔽者絞憲典昭然爾民皆宜家諭戶曉何苦以七尺之軀輕干三尺之法試觀近年叛逆渠魁擁兵踞險潰敗相尋何尤狗鼠名麼稍萌異念立取屠滅本部院矜念愚氓惟恐不教而誅今再嚴示諄切曉飭爲此示仰督屬士民人等知悉務須凜遵

國典保守身家共樂昇平將謀反叛逆律例互相講解

李文襄公別錄卷六

中飭叛逆

十五

俾鄉里宗族咸知利害內有不識字義者亦須傾耳默記念此叛逆不軌誅戮之外一人作孽害及全家祖孫父子兄弟夫婦皆不能保豈不可畏如地方遇有惡不畏死之徒造逆惑眾立即首報所可以免株累但不許奸徒以無影之事誣指害人敢有不遵致干嚴禁正法悔無及矣本部院特爲曉飭各保身家毋得視爲泛常不思儆惕凜之慎之特示

嚴拏積蠹飭禁株累告示

康熙十九年十一月

為嚴拏積蠹巨惡飭禁砌款株累事照得衙蠹害人為禍甚烈此輩弄文弄法作弊幾奸蠹媚官府魚肉小民是其長技如承管錢穀則有侵蝕加耗之蠹經承刑名則有恐嚇詐財之蠹供應軍需則有私派苛斂之蠹催收糧餉則有勒贖索費之蠹鑽竄用事則有關說過付之蠹謀差籤票則有恣肆橫行之蠹遇審事則有打詐班例之蠹遇詞訟則有包攬打令之蠹收稅管鹽則有剝搜商賈病民侵課之蠹漕運驛遞則有扣剋苦累軍民夫役之蠹甚至無中生有不

本文襄公別錄卷六

嚴拏積蠹

三六

風起波磨牙礪吻飛噬殷實之家提掇改移逢長本官之惡凡此確正巨蠹上而司道下而府廳縣佐各衙門無處不有浙省吏治不清閭閻困苦半由衙蠹為害先經嚴檄飭拏痛加繩治乃不肖劣員平日通同私暱貓鼠同眠視為心腹豈肯割愛揭報或不得已而充數棄責不過么麼新役李代桃僵究竟窮兇極惡悉皆漏網更有積猾巨奸自知不免巧借無影之事故為點綴或撫他人之款假砌虛賊及至發審毋多不實此又窩訪造訪兩浙歷來之大弊以故移中就乙率皆素不謀面之人捕影捉風盡屬絕不相

干之事如近日顧朝錫一案將訓蒙之屠舍章指為孤貧頭目炭行之尖伯泓開作典當舖家憑空插入款內不但對簿情事茫然且使何甸公庭經年拖累諸如此類難以枚舉是蠹惡未懲反致無辜小民先受其害總由開報之本管官朦朧脫卸黑白混淆司道各官又不實心體察虛應故事執法殃民莫此為甚除另行確訪拏究併行司道遵照外令行出示曉飭為此示仰督屬官吏人等知悉嗣後各該管官務期嚴加鈐束不時釐剔毋得仍前容隱藉為心腹串通過付貪黷殃民自于案處確正積蠹即速開列確

本文襄公別錄卷六

嚴拏積蠹

三七

款確據實揭報聽候拏究倘仍踵銅弊徇庇大蠹縱惡養奸及撫飾微賊故捏虛款再將事外無干之人巧砌株連定將本管官及轉行揭報之官一體題參仍將窩訪造訪奸徒拏究盡法處死言出必行各宜凜遵毋貽伊戚

力敦風俗儉樸告示

康熙二十一年二月

爲力敦儉樸以厚風俗事照得兩浙軍興以來仇離滿目轉徙載道死於鋒鏑飢寒者不可勝計今幸地方寧謐民物安恬凡我官吏四民父老子弟正各痛定思痛省愆約己移風易俗之時也向聞浙俗淳厚勤苦儉約喪祭婚嫁稱其有無歲時伏臘飲食宴會各有常度至於衣飾居室均安其分未有敢於逾制肆侈者他若冶遊陸博一切耗費之事稍一濡迹人輒目爲不祥長老戒其後生父兄飭其子弟以故家給人足民安物阜不意數十年來俗尚澆靡衣服必

李文襄公別錄卷六

力敦儉樸

主九

極其綺麗器皿必極其精工食物必極其豐美屋宇必極其華飾爭相效尤無所底止梨園卜夜幾竭中人之家車馬遊春豈止杖頭之費狐裘貂帽下賤及於輿僮金縷寶釵紛靡悅其婦女甚至媚優隸卒亦竟無所分別矣更有兒女婚娶妻室生辰親朋應酬里鄰宴會不憚變產揭債剝肉醫藥最可異者行頭物色傾家產以炫新奇賽會迎神逞淫巧以驚耳目創名禮拜則旗械轟天演席花團則笙歌匝地而其破家蕩產之尤者無如賭博馬弔構營串棍設局置罔川產家貲立化烏有本部院亦既申嚴告誡近來

此風更盛殊切痛心惟是有司爲親民之官鄉紳爲閭里之望必先敦崇儉樸而後小民有所效法况當兵革災荒之後尤宜節省物力培養元氣其樂昇平川是諄切告誡令行出示曉飭爲此示仰督屬官吏士民人等知悉嗣後一應居處服食婚喪宴會慶平禮節各宜遵節自爲生計其餘奇技淫巧冶遊玩好不急之費槩行痛絕不惟惜福安分亦以返樸歸淳至於賭博馬弔蕩析身家尤爲首禁倘仍不知悔禍侈靡相高以致越禮逾制自干

功令定行拏究重懲以挽薄俗官員紳士更期澹泊儉約

李文襄公別錄卷六

力敦儉樸

主九

共砥波靡諒有同心勿以本部院此言爲迂也特示

禁革漕弊十款告示

康熙二十一年九月

為禁飭漕糧積弊痛加釐剔以甦民困事照得浙西地方連年兵馬往來供應繁苦加以旱澇頻仍收穫鮮少以入十餘萬漕船數十餘萬銀錢定限二月內盡數完納民間剝肉醫瘡已不堪命若再無藝謀求額外苛派官弁丁蠹橫行剋削嗟此子遺何以存活本部院屢經禁飭不啻三令五申今徵漕伊始除經密訪叅拏究處併檄行司道各府遵照列款嚴飭通行外為此示仰督屬官吏軍民人等知悉嗣後漕糧徵收兌運照依後開條約實力遵行如有視為故套

李文襄公別錄卷六

禁革漕弊

三

陽奉陰違仍前恣肆妄行者一經訪實告發立將官弁從重

題叅棍蠹嚴拏盡法處死決不姑容致貽民害各宜凜遵毋忽特示

一糧米進倉出兌應用斛手籬脚看廩等夫修倉諸費前院以道里遠近酌量出錢或三十二文四十五文六十文不等貼給各項使用著為成規無如法立弊生前項制錢俱被不肖官役朋比侵漁復於此外故生枝節捏名指派迫漕船到次又聽強丁悍弁橫勒私截或二百文及三四百文不等計民間完糧一石

連正截私貼加派共費銀七八錢不等以致百姓罷市鳴冤逼迫自盡地方官如同木偶竟無區處良策殊堪痛恨今除完糧正截并原議貼制錢聽從民便自行支給外如有不遵官收官兌額外勒索分釐私貼者該縣將不法旗丁立時拏解并縱容運弁據實揭報以憑細責叅革如監兌各官扶同容隱并道府查察不嚴一併

題叅不貸

一自道府廳縣以及佐貳等官督徵監兌各有職掌自應肅奸剔蠹以期弊絕風清乃令運丁聯幫橫行蠹

李文襄公別錄卷六

禁革漕弊

三

棍交相煽惑司漕各官全不悉心整飭百姓倒懸莫知顧恤總以漕糧一項向來各衙門立有陋規公行派案具文解送甚至前官已經搜盡署官復肆貪饕上下相蒙甘受線索一任刁軍惡棍百般苛詐甘心隱忍莫敢摘發敗壞法紀莫此為甚今後司漕大小各衙門務須洗滌肺腸從新振作敢有仍以漕規利斂分送者本部院察訪得實定將受賦職名特疏叅拏重處

一糧長之名久經禁革惟貪官蠹役無賴長不能藉以營私於是改易名目稱為區甲該年鄉總傳催常分

等項名色遞年更換究竟仍是糧里之人按役充當
又積年光棍盤踞倉場貪充歇家更名看夫等役串
通該縣蠹胥從預徵輕濟月糧起以及開倉收糧出
兌開行止指派之名愈出愈奇窘蹙之怨不飽不壓
浙西士民視糧長為畏途破產亡身人人飲泣嗣後
爾民凡有本年應完漕糧照額依限上納領串歸農
不必復來縣倉伺候其積年衙蠹本部院現在訪拏
該道府廳縣務將上惡惡蠹即時察拏據實揭報并
將積年倉歇盡行禁革仍將革過倉歇姓名呈報查
核如仍留倉歇縱蠹殃民以及暗有糧長名色作弊

李文襄公別錄卷六

禁革漕弊

三

逞私為掩耳盜鈴之計許爾糧里直陳控告本部院
立時拏究為爾民除害毋得隱忍含容自貽伊戚
漕糧之為害不獨衙蠹倉歇縱橫虐民而地棍劣紳
從中簸弄為禍尤烈查杭嘉湖土棍劣紳所在皆有
虎踞縣中擅作威福專橫鄉民某某股實某某恩懦
見伊該值糧現強拉包攬於中取利即前議定各夫
工食制錢官蠹既已分肥於棍必畱坐位名為討注
糧船到次旗丁必先親暱其家私相打合然後赴倉
講兌一應私貼銀錢由伊出口計貼一例派斂運丁
仗彼巧作機關於棍藉此脂中分潤名為賣水次即

官明知而不敢問稍不遂慾羣起公訂互相謗訕
見指陳地方利弊假公濟私者大約皆係此輩嗣後
如有劣紳地棍人等在縣把持魚肉小民許被害之
人指名呈告縣官即時拏解以憑盡法重處

斛面已准倉場衙門移行照依舊制祖斛自應公平
斛量出入如一乃聞各縣現製斛而不川釘鉗不加
炮記故將鬆板裝成得以高下其手且十斛三尖淋
漕滿地小民淋漕辛苦而泥沙狼戾盡飽貪腹殊堪
痛恨今歲收兌漕糧務將官斛投準縣官親川鈐記
督收其淋尖踢斛并三斛一尖等弊盡行痛革敢有

李文襄公別錄卷六

禁革漕弊

三

官役不遵示禁欺侮鄉愚仍前婪索者許被等人等
指名呈告以憑嚴拏究治
嗣差害民本部院屢經嚴行禁革無如若輩役同冤
竊官吏藉為虎張陽奉陰違成牢不可破之局輕齎
灰石行月等項亦一事必有一差道府廳縣佐貳等
官亦一行必專一役濫差之害弊難悉數除現在密
拏外嗣後催收糧米并各項錢糧照依向例刊給簡
明易知小單將旗戶下原該田地若干額徵銀米若
干逐一確核扣算明白旗戶各給一單令彼照單依
限完納其道差下府廳府廳差下州縣州縣差下鄉

都嚴行禁革如仍踵前弊混差滋擾一經訪實告發定將濫差虐民職名特疏糾參并將差役盡法處治不恕

一今歲入夏以來雨水泛溢田禾大半浸沒自六月至今異常亢旱早晚二稻俱無收穫即有稍獲些須大率米粒碎小不能豐實收糧官止須驗明米色乾燥潔淨無有糠粃糲穀仰與斛收不得借端藉勒滋擾如違許被害控告以憑驗明究治

一漕糧出兌軍民原不許見面向經各院條規每日額定米數掣籤交兌限日開行歷有成案可考近來各

李文襄公別錄卷六

禁革漕弊

三

屬官弁不遵成規派船配廠分關對兌致旗軍認定某關某廠爲我應兌之米藉口截銀裁減橫索私貼軍民交關如同鼎沸先經本部院檄飭隨據糧儲道議詳製備竹籤令監兌印運各官於臨兌之時當堂抽掣運丁領籤受兌等因批行在案嗣後印運官弁一體遵照製籤掣兌永不許軍民見而如仍派定關都廠間配船對兌致軍丁藉端勒措擾累糧民者將官弁糾參旗丁細責不饒

一領運官督丁兌運起交隨封官催價船隻回空俱應潔己奉公恪盡職掌今領運官惟利是圖平時專接

某家富厚可啖某人懦弱可欺無論軍籍民戶借倉運之名施搜取之術先以報名誘嚇私行賣放少不遂意即通串都司糧道不察來歷混行倉拏若無奈承認則又多發難端如措索見而花紅匿賣底船字號等項種種苛索不可枚舉窮丁受累家破人亡如杭州右衛千總蕭發逼死運丁喬慎可金華所千總謝天濤將民戶余士蛟混扯軍籍挾仇妄報已經審擬發落此皆明驗也至於現在運丁每年定有陋規先勒具送領狀隨於現發錢糧扣除及督船到次縱容軍丁恣肆打詐插身分潤恬不爲恥隨幫官皆係

李文襄公別錄卷六

禁革漕弊

三

無籍棍徒貪緣冒充批委到手一班狐假虎威科派滋擾以致軍丁弁髦法紀臨兌成羣夥詐開行任意逗運糧船愈致稽遲小民益淩苦累漕法弊壞皆由於此今後一應陋規挾詐等弊盡行革除如再貪黷乖張擇殷飛噬駕軍害民許被害入等據實呈控以憑嚴拏按漕法細打仍行參革不貸

一漕截銀兩原係給軍之項祇因軍需孔亟酌裁充餉餘仍給發軍丁近有借充餉之名銀色勒令足紋傾鎔成錠方准收受每兩勒加火耗一二錢不等解費四五分不等嗟此窮民何堪剝削今年收截止須驗

明紋色卽零星小塊亦准收納其火耗解費添兌等項盡行禁革至於運丁以船爲業經歷險難惟籍載銀支應海關給發截頭攪和色銀短少等頭放散負重修船行月折銀盡借使費名色看幫大之強弱定扣頭之多寡甚至四折五折六折不等運丁愈窮鄉民愈苦皆由不肖官扣剋之故嗣後給發各項錢糧該管官務須當堂親行驗給不許絲毫扣除如仍踵銅弊不加痛改本部院查訪得實參拏究處悔之晚矣

一受兌開行向來定有嚴限凡幫船到次卽時開倉立

李文襄公別錄卷六

禁革清弊

三六

督上船今監兌各官袖手旁觀衙蠹杌棍交相鼓煽名雖調停實營私窟致運丁稽延觀望漕運一日不開必有一日加增遂致軍民交訐成何法紀今漕船到省勒令卽日興工修船一完卽令赴次交兌不必候齊成羣生事如漕船到縣該糧儲道酌定交兌日期檄知印運官弁遵照如某衙所某幫某丁船於某日到次該縣卽日通報然後將某日兌給某丁船米數三日一報以憑本部院查考如有逾限不報開行卽以違禁索詐聽候拏究挽遲爲速庶於漕務有裨

嚴禁奸民通海告示

康熙二十九年九月

爲嚴禁奸民透越接濟以遵

功令以安海疆事照今沿海一帶賊艘飄忽靡常乘間登犯焚擄切掠擾害生靈現經整頓舟師刻期剿蕩惟是此等游魂寄命窮洋必藉米糧貨物苟延旦夕若無接濟何能存活本部院節次申嚴力行保甲共相稽防協力守禦以期疆圉鞏固民生安業今台寧各汛日報賊踪游移內洋屢次登犯揆厥所由蓋以時當秋盡禾稼登場希冀乘機搶奪以爲糧食除經嚴檄沿海各將領轉飭備禦加謹巡防外恐有不

李文襄公別錄卷六

嚴禁通海

三七

法奸民交通透越干禁妄爲利寇資盜俱不可定合行通飭嚴禁爲此示仰官吏兵民人等知悉務各凜遵法紀毋得妄行透越米糧紬布及一切貨物不得違禁下海交通接濟其地方保甲自爲稽查守口官兵嚴行巡緝毋得知情容隱通同故縱敢有愆不畏死之徒甘蹈重法定行嚴拏照例治罪決不輕貸凜之慎之

申飭合屬文武告示

康熙二十一年七月

爲曉飭合屬盡除夙弊砥礪官方凜遵

功令事照得浙省自值軍興本部院暫旅三衢專意辦賊兵馬絡繹機務旁午雖民生之休戚吏治之臧否戎政之勤惰俗習之奸良未嘗不時厯於懷第以遠距上游鞭長莫及地方文武不肖官弁恣肆敗檢貪黷乖張信黨行奸徇情習獄嚴刑酷拷私派橫徵干犯法紀之事無所不爲甚而聚盜誣良縱兵行劫巡防惟工騷擾守禦致疎虞占冒虛糜請張掩飾則又所在皆是馴致地棍勾旗指迷串詐營兵放債准利

李文襄公別錄卷六

申飭合屬

三十八

賣身婦民以局賭破家惡少以游閑上盜劣矜把持武斷豪右怙惡無良風俗澆漓人心敗壞總由司土各官不能視躬表率以至於斯也嗟嗟吾民游經盜賊兵燹供億艱芻兩賜疾病之餘迄有今日三空四盡室無蓋藏靡穀賈絲僅存皮骨此正加意休養冀培元氣之時豈容不肖官弁縱容兵蠹旗廝惡棍荼毒吾民本部院蒞念及此不禁痛心疾首又念人雖至愚誰不顧惜功名自愛身命今奉

旨班師重親昇平此正諸務維新之時故不靳告誡叮嚀改過遷善盡除夙弊毋干大法其真正貪官衙蠹勢

惡土豪悍兵地棍除一面確訪分別參拏從重究處實力舉行外合再曉飭爲此示仰督屬文武官員共民人等知悉自今以後務各凜遵法紀克勤職業砥礪官方敢有不肖文武劣員貪酷敗檢叢弊殃民巨蠹窮兇過賊執法強兵悍卒生事滋擾光棍營巢借端挾詐豪右劣矜把持怙惡或告發有據或訪聞得實一面拏究特疏

題案從重懲處決不姑貸慎之慎之

李文襄公別錄卷六

申飭合屬

三十九

嚴禁賭博告示 康熙二十一年七月

為糾拏賭博奸徒以靖盜源以安地方事照得呼朋聚賭多係游手無藉之徒輪極無聊則亡命犯法之事無不可為故語云賭近於盜況今世風日變呼盧不已轉為鬪葉馬弔之風浸淫遠近忘餐廢寢晝夜不絕於是奸棍乘機串同旗營豪惡開場放賭揆聽良家子弟殷懣愚民引誘入局拈頭設阱潛藏高樓密室深巷幽居婦女司門蹤跡詭秘竄則流連忘返輸亦無計脫身遂使勒票滾利傾蕩家財窮辱究感準折妻女更有一種惡棍糾合旗丁身藏賭具匿於

本文襄公別錄卷六 嚴禁賭博 四十一

冷街僻巷廟宇神祠喝采擲骰巧誘無知執籌行詐又或羣聚通衢藉名擲色遇有擔負行人蜂攢搶奪種種無良不可枚舉地方印捕等官漫無巡察總甲捕役縱庇扶同馴致奸徒肆無忌憚強劫公行率由於此本部院屢申告誡全無改悔總以軍前遙遠未經懲創賭風日熾盜患難除今當旋省加意剔釐一面密飭該管官緝拏嚴究外合再禁諭為此示仰官役兵民里甲人等知悉嗣後凡有窩藏賭博聚眾呼盧以及鬪混江打馬弔者許該坊里保總甲鄰佑執獲備具報明該縣嚴拏如係民人卽照例擬罪具詳

如係綠旗營兵解赴本部院軍前盡法懲處如係滿營旗廝卽行申解以憑帶赴公衙門會同將軍照例重治有經旁人首告審實必將該地方里甲人等連坐究擬或係本部院訪確差拏定將印捕各官照失察例參處言出必行斷不寬假衙役里甲人等亦不許借端騷擾及刁惡地棍捏情誣首加等治罪慎之毋忽

本文襄公別錄卷六 嚴禁賭博 四十二

嚴禁營債告示

康熙二十一年七月

為嚴禁營債剝民察拏奸惡絲棍以遵

功令以避民困事案准

兵部咨開會都御史張疏稱營官壓勒地方官員
攬事說情官兵占行賈易恣行放債將民間之妻子
忍拆嚴行禁止等語應將此處行文督撫等通行滿
漢營官兵丁若有擾害地方情弊者該督撫等即指
名題參若督撫等徇情不行題參或被科道題參該
督撫等一併嚴加議處等因奉有

諭旨欽遵通行禁飭又查現行則例內開旗下人既不准

李文襄公別錄卷六

嚴禁營債

四三

出境外放債與境外州縣民控告者槩不准行其境
內之人欠債能還而刁蹬年久不還者准行審理若
借債之後身死而家業實無可還之物者債主雖告
亦不准行等因頒行在案是營債剝民久有

禁令其如浙省無藉惡棍多駕營滾利違

行殃民本部院屢經禁飭悍兵惡棍全不悔禍自悛流毒
閭閻日甚一日凡遇民人借債止有七折八折票約
則勒寫足數又加毒月毒兩行利三分此外又科索
東道錢保人錢種種名色窮民借銀到手不及半
迨至取債不容少寬時日或利息過月不還又勒展

票利上加利不數月間貲產吸盡禍及妻孥始慮民
人不卽依從先肆兇威登門毒毆弔管拷打百般狼
藉命若懸絲勢不得不露妻賣子甚至毆打傷重慘
致殞身又或窮迫無聊因而自盡而狼丁惡棍方且
張牙磨吻擇人飛食里鄰親族咸遭波累本利疊算
孰敢逋欠分毫營債之害一至於此惟是推原禍始
旗營與民人原不相識乃有一種絲棍勾通引誘輒
墮牢籠今欲除違

為亟除咨會

旨剝民之大害必先除釀禍設罔之根源除暴安良惟此

李文襄公別錄卷六

嚴禁營債

四三

鎮浙將軍外合再嚴示禁飭為此示仰官吏旗民里
甲人等知悉嗣後旗營兵厮務須恪遵

功令不許重利盤剝及違例出境放債凡從前未清債負
止許照依本利清還如果有刁蹬不還止許照例呈
告審理如敢仍前怙惡肆行弔打逼勒妻孥飛害親
朋鄰里者被害之人據實呈告以憑會審治罪至如
惡絲棍亟宜痛改前非毋許交結旗營影射詐害如
再容留旗厮交結往來公然放債及巧立印子錢百
日錢等項名色代為中保圖利者兩鄰總甲報鳴該
地方官拏解本部院軍前審實立斃杖下如兩鄰總

中通同容隱告發訪聞定行一併嚴究懲處爾等百姓亦須仰體軫恤毋得甘墮術中自貽噬臍有負本部院恤民至意

禁革巧取火耗告示

康熙二十一年七月

為禁革巧取火耗以蘇民困事照得本部院視師九載雖軍旅倥偬凡於民生疾苦時刻厪念所有興利除害之事中嚴告誡不啻再三無奈銅弊叢奸牢不可破如各屬火耗一項有名為自封投櫃及至折封或稱銀色青潤或稱等頭短少既已按數追補仍復加倍科罰以為榜樣而差役需索往來使費又且倍蓰鄉民視為畏途何敢不加一加二投封於櫃以蹈不測之禍又巧立官匠名色一應錢糧俱令赴彼領銀稱足必用官匠烙記又設匠頭在櫃估驗復令印

鈐封上方准投收若無舖匠記號櫃吏決不給發收中蓋假手於匠役稍不遂意惟銀匠是問在匠役既飽現在之谿壑復畏將來之株累自不得不為官蠹預留地步勒令加一加二此外經收櫃胥每給一巾亦必勒錢一二十文且問完納房號不計完銀串票竟算房屋間數且於間數之外浮加混報指稱各衙門公費肆意瓜分各竊乘機弄完房號一間勒串錢四五十文不等亦有縣胥不收串錢弄里竟派規例或八兩十二兩每年二次徵收及至傾銷發解又按圖加派名為解費公然截票追徵上下相蒙恬不為

怪本部院雖遠駐上游民間利弊如觀火即欲槩繩以法誅之不勝其誅今當班師耳日日近各宜洗滌肺腸痛加悔改決不肯少事姑息重用吾民除一而現在察拏叅處併撤行布政司及各府遵照通行外合行嚴示禁革爲此示仰官吏士民人等知悉嗣後徵收錢糧遵照

部頒法馬聽民自封投櫃如有零星小塊止期足色紋銀而止不得勒令傾鑄成錠若果有青潤短少止許將戶名欠數開明示知該里聽其下次完補不得擅差胥役下鄉滋擾其一切加耗并設立銀匠傾估

李文襄公別錄卷六

禁取大耗

四六

鈴記科派解費及櫃吏藉勒串錢等弊盡行痛革如有陽奉陰違官蠹通同斂派巧取分肥爾百姓即據實指名呈告以憑嚴拏審實官印特疏從重題叅蠹即立時處死本部院言出必行斷不寬恕各宜猛省保全身命毋貽後悔

嚴禁關稅橫徵告示 康熙二十一年七月

功令以肅關政事照得商賈買賣貨經營設關抽稅奉有部頒則例分別條款照項徵輸然必俟商賈抵關按貨抽納從來有就地交易部則不載及貨不由關并已經過關上納稅銀之後積蠹奸書叢弊執法縱差巡攔擅遣家人內丁分踞要津借端搜奪任意苛求節節搜查常稅之外復多私稅層層疊疊信稅之銀幾作貨本印如省城水陸各門一班蠹棍輒借查稅名色不論晴零包裹半肩行李無不喝令開看倒篋翻

李文襄公別錄卷六

禁稅橫徵

四七

囊行同禦貨乘機攫奪無所不爲以致商旅視爲畏途怨聲載道前奉欽頒

恩詔內開各處關差有將不應納稅之物額外橫徵差役四出分踞津隘擾害商民者該督撫題叅若不行題叅事情發覺一併從重治罪等因欽此是責成督撫稽察關政橫徵之弊既嚴且切向因遠在軍中已經出示禁飭今本部院班師旋省商民困苦亟應懸息斷不容仍循前弊除一面密訪查拏外合再申嚴示禁爲此示仰官吏商民人等知悉嗣後貨物應行納稅者俱照定例遵行不得隱漏取咎如有仍前將不

應納稅之物盡書作弊額外橫徵巡捕差役分頭四
出盤詰津貼及各城門恣肆擾害借名搜求者或經
訪聞或被告發查審得實定卽特疏
題參盡書欄役一併嚴拏盡法究處斷不姑恕凜之慎
之

嚴禁捕役誣良告示

康熙二十一年七月

為嚴禁惡捕線盜扳窩誣良私拷以肅法紀以安民
生事照得捕役誣陷私刑立法甚嚴現行則例內開
凡番役人等捉獲強盜先送官審不許私刑取供違
者於木衙門枷號一箇月責四十板革役如得財及
誣陷無辜者從重科罪至於妄用腦箍毛竹連根大
板及竹簽烙鐵等刑致斃人命者以故殺論不准援
赦其初招既定不許續扳又拏強盜於未審之時承問官
卽驗其有無傷痕如有傷者卽將捕役詳審照例懲
治等因遵行在案

國法昭然孰敢違悖詎意奸惡捕役慙不畏死凡遇強
竊事案不將正犯上緊緝獲先矚殷懣鄉愚指窩指
盜任意私拏多在溪林僻地古廟菴觀空房冷屋之
內非刑弔拷五毒備至名為做索言之慘不忍聞當
此生死呼吸之際何求不得隨所意授矢口招承清
白無辜之人頃刻卽成正盜於是恣其勒詐傾家蕩
產賣子鬻妻無不飽其虎吻乃復公然私放又慮事
後告發故當弔拷之時理勒親供雷為左券使被害
者備受慘苦緘口難言若或詐案不遂卽以拷勒口
供為憑離點私賊嚇令到官照供直認少有更改倍

加嚴刑嗟此蚩蚩之民心膽墮地只顧目前暫緩痛楚含糊供認地方官方以獲盜爲倖以奸捕之刑拷勒供奉爲金科玉律冀圖結案誰肯細心推勘卽司府各官拘泥初招亦不暇更端平反孰知差之毫釐失之千里無辜之民憑空枉陷有案未結而拖累疲死卽間有一二昭雪而身家早已破碎及至正盜就獲則又勒囑扳窩株連妄指統兇肆捉勢若抄家劫掠姦淫無所不至橫行蔑法言念及此奸捕罪不勝誅而杭嘉湖寧紹爲尤甚除一面密訪嚴拏從重究處外合行出示嚴禁爲此示仰官役軍民人等知悉

李文襄公別錄卷六

禁役誣良

五十一

嗣後敢有前項惡捕誣良詐害妄用私刑買盜扳窩株連波累如前所指諸弊許被害人等據實指名呈告以憑嚴拏審有實據盡法處死若在溪林僻地空房古廟菴觀寺院私刑弔拷許地方鄰佑僧道密報就近有司添差協拏將惡捕嚴禁通詳從重究擬如有扶同容隱事發一體治罪該管各官嚴加申飭據實揭報敢再徇縱殃民定卽一併題參本部院法在必行斷不姑貸

嚴禁於棍條陳告示

康熙二十一年七月

爲嚴禁於棍巧借條陳公行挾詐別積害以彰法紀事照得地方大利大害公是公非自必博採輿論原不禁絕人言壅蔽耳目孰意人心狡詐習俗澆漓輒有一種無恥劣棍串通訟棍慣弄刀筆出入衙門劫則獻媚乞憐繼則求情關說橫行鄉曲飛食善良庸闇有司任其簸弄起滅詞訟包攬公事無所不爲遂其所欲結聯同類長篇累牘稱頌德政稍或拂意號召死黨搖唇鼓吻投遞條陳閱其詞若似乎義憤填胸究其實則盡皆譸張滿紙又復暗砌款蹟羅織多

李文襄公別錄卷六

嚴禁條陳

五十二

人夙怨微嫌囂言塵案無不闖入偶或簞准志得氣揚地棍從而和之凡詞內有名之人盡可供其刀俎百般嚇詐展轉誅求既饜其慾不難調停收局匿影潛形或詭覆匿名或巧行檢舉愚民畏其掩害事外懼其干連卽被指摘之官方欲匿瑕掩過曲意相徇從此把持之勢愈堅圖詐之心愈辣是此輩雌黃短長竟可操汝南月旦之評矣本部院飭吏甚嚴嫉惡尤甚如果有貪官蠹役身被婪詐慘痛剝膚何難指名呈告安用借稱利弊假公濟私况因條陳受財詐害者不一而足早已灼見肺肝地方所有大利大害

自必廣諮博訪加意興除刀筆快意顛倒是非妨政
屬民首宜痛革令行飭禁爲此示仰官吏士民人等
知悉嗣後劣衿積棍亟宜痛改各守本分肄業保身
如或故智不悛假捏條陳希圖挾詐仍前弊誼一經
察出文武劣衿卽行概革從重究擬地方積棍立斃
杖下爾等百姓倘有受害據實控告以憑嚴拏懲創
決不輕貸

嚴禁兵捕假緝私鹽告示

康熙二十一年七月

爲嚴禁兵捕假緝私鹽搶劫肅法靖盜以恤商民事
照得杭嘉湖紹一帶舟楫往來既苦於盜賊生發復
苦於巡鹽兵捕其兇惡更浮於盜有不勝其害者夫
鹽捕之設止司巡緝私販乃因不逞巨梟聚夥拒捕
而鹽捕得以揚舲列械使得禦敵防身遂致流毒無
底凡無良執法之徒擅心斃日營謀充捕腰牌入手
符可護身帆駕三櫓快船明列鎗銃器械或盤踞要
津或分截港汊凡遇商民往來船隻無論有無私鹽
邀截盤查巧立酒錢及燒紙名色船內本無顆粒鹽
斤亦必勒收常例若遇孤客行舟隻身鄉懦卽將資
囊什物肆搶一空飛棹遠颺莫可蹤跡甚至黃昏暮
夜公然行劫嗟彼商民飲泣吞聲無門控訴尤可恨
者矧有殷實鄉愚或遇重載貨物或撒鹽艙內或贖
鹽包名爲生蛋飽其獵詐卽化有事爲無少與爭
衡便可認真駕害誣稱搜獲誑首有司不肖官吏方
且欣然藉以居奇動指私鹽二字隨意鍛煉傾家蕩
產天口俱昏夫盜賊行劫尚慮鳴官曬緝此輩爲盜
反可進退自如阿問則有巡鹽之名追尋又無行劫
之迹竟可公行於光天化日之下矣卽有一二受害

告發其如該管之官平日既受其牢籠事發又慮爲失察以致大法難申民害日甚至若兵丁巡鹽尤當恪遵軍紀乃敢扞法行奸稔惡與鹽捕相等如杭協千總崔士泰縱兵朱一進等借巡鹽名色行劫監生沈廷徵等財物此卽近日明驗除按軍法網打斥逐并兵丁現在嚴審究擬今本部院班師凡此藐法害民之事亟當首除一面密訪嚴拏外令行嚴飭爲此示仰官吏兵民商賈人等知悉嗣後凡有巡鹽文武衙門務須嚴飭兵捕痛改前非如果有巨梟積販人鹽確據者仍行拏究外其商民往來船隻一概不許

李文襄公別錄卷六

嚴禁兵捕

五

借名盤查希圖索詐倘怙惡不悛仍行駕船列械搶奪商民船隻及生蛋聚詐者告發訪聞立將該管官飛疏

題參奸惡兵捕嚴拏處死決不寬貸

李文襄公別錄卷六終

文襄公別錄六卷

山東巡撫採進本

國朝李之芳撰之芳有文襄奏疏已著錄是書首行

間紀畧二卷次軍旅紀畧二卷皆討耿精忠時文

移次文告紀事二卷皆居官時告諭之文

擬故宮詞一卷

〔清〕唐宇昭撰

南京圖書館藏清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擬故宮詞

一卷》提要

擬故宮詞

丁巳秋八月望於老人閣



丁亥春月寓上燕郊過長春禪寺邂逅
一老僧乃昔御用監內侍也因後閒話
得故宮軼事四十條歸後追憶一：占
之敢云宮體效顰聊以寄銅駝荆棘之
感傳自中官餘論庶可釋禁掖深遽之
疑耳毘陵半園外史唐宇昭紀

其一

擬故宮詞

南侍爭求獻一人歲朝早見牡丹新裝成
四壁花如錦要識天家富貴春

其二

海子澄波入御溝中山一曲是源頭汲來
怪別民間味曾繞諸陵旺氣流燕京有詩
若水之別

其三

天子風流出世姿諸般雅尚及盤匱鑲金
琢玉俱嫌俗詔用宣成兩代礪

其四

神宗皇帝福無疆玉帛攸同及萬方動發
帝金妝寶石酒黃如缺不開霜

其五

綠刺觀音外國來聖心仁布懺場開龍腮
鯨角都嫌棄只用栴檀鏤作臺萬曆間外
方貢綠刺
觀音一座其高尺六寸
太后迎供在寧宮中

其六

擬故宮詞

晨暮慈寧誦供時明珠教子手中持嫌它
出蚌原腥物恰報夷方進竹珠

其七

貓睛一顆萬緣償狀橫窓極盡寶鍊便使
月昏宮燭燼晶：四壁自生光

其八

尚膳偏珍虎眼糖民間不許擅傳方每緣
太監還私第袖與宮人暫一嘗

其九

上直飛帟夜不眠屏遮燭影小窓前偶因
坐久朦朧去忽躡青莎到外邊

其十

宮掖花天倦繡多遲：日影奈春何打成
五色絲綬子閒坐金階放地羅

其十一

玉皇座後列諸神盡是兼金冶鑄成更著

擬故宮詞

銅絲簾子護深：儼在霧中行

其十二

牌子夫人與女官尊卑品級別衣冠隔屏
走過渾難認屏底簾弓綫一般

其十三

宮錦閒宵費剪裁製成如意勝千枚每逢
節下人：餉却笑能如底意來

其十四

春風不易到宮庭三月寒梅始發馨
教慈
乍聞誰摘去吹花誰惜小金鈴

其十五

旋見花廊月色過教師歸後興偏多
齊拋
弦索調簫管偷理南腔白苧歌

其十六

煖閣真成別洞天尋常珠寶不陳前
珠稱
徑寸寧奇物簾額懸珠大似拳

擬故宮詞

四

其十五

不禁春煖睡情多雲鬢蓬鬆殿角過
背後
不知誰亂罵御前供應白鸚哥

其十八

香湯百種承澄清任取金盆漸次傾
伺得
內家剛浴過一杯古水先呈

其十九

聞道君王宴月樓諸宮絡繹進珍羞
偶然

醉裏龍袍污薄潏宣頌獅子油

其二十

龍樓夜炙百餘盤錦帳依牀丈六寬
女侍
一時齊出閣至尊已進保和丸

其二十一

批紅未許內臣猜覆轍慙前場聖懷
起草
也防遺紙上旋書几面却旋揩

其二十二

擬故宮詞

五

三宮分坐御筵旁戲謔諧總不妨獨
有
儀文難假借謝恩一次一持觴

其二十三

尚衣每日數箱呈袍帶花紋按景成
天子
近來崇節儉絃句方許一番新

其二十四

南方珍果一時并宴罷來宮已四更
鼓吹
聲中燈影裏鈿車隨駕入乾清

先帝多幸
東宮夜宴

心還
乾清

其二十五

殿宇重：向華開君王夙夜視朝回珠簾
寶機朝暉透真入琉璃世界來

其二十六

携手簾前映碧窓為憐月色厭銀缸
還防立久階堦冷更進吳綾被一雙

其二十七

擬故宮詞

六

萼綠花開玉檻前後宮分餉一枝先非緣
故奴思私別榛首偏宜着翠鈿宮中稱中
宮為後宮
龍不巢足鳳不包頭掖
庭諺語也故有前二詠

其二十八

萬壽山前較獵場
鹿人簡馬侍君王要知
那匹曾封爵背上加披一幅黃

其二十九

尋常一解御前陳
動輒支消數百緡
上在

印中諧肆值只令加倍給庖人

其三十

朝罷回鑾燕豫時
受袖古史徹宵批丹鉛
每列芳規處傳勅
召主兒宮中稱太
子為主兒

其三十一

祖宗遺法自森然
正旦先朝嫂后前答拜
未完天子退曙光方始拂簾邊
必先帝正旦
朝後
后答兩拜上下參
隔
夜色朦朧各不覩面

擬故宮詞

七

其三十二

玉煉橋通西海頭
君王每歲兩來遊
端陽日裏中秋夜
一座蓬萊在御舟

其三十三

明朝郊祀勅春官
問夜懸動寢未安
列戟懸燈連十里
大明門內到天壇

其三十四

九門稅額幾千三
例給宮中脂粉錢
近日

內裝素雅半頌威姬半放蠲

其三十五

鳳頭雞子制偏穹內裏相沿代：同一緯
蓮名傳母后盡翻新樣學吳中

其三十六

經歲宮闈鼠雀消更擒蝴蝶過墻遙狸奴
饒有勤勞績勅賜黃金帶一條

其三十七

擬故宮詞

八

文章半日積成堆屢詔催呼女秀才纔近
御牀承顧問宮人傳道後宮來

其三十八

天章天矯似飛虬幾暇臨池不肯休願賜
中書人一幅崇禎建極寶當頭

其三十九

自掩長門絕世情晝聞喧雀夜聞更年：
厭殺薰風到傳到南頭鼓吹聲

其四十

聖躬幾見釋憂勤召對還宮動日曛兀坐
不知因底事攢眉無語入宵分

定故宮詞

擬故宮詞一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國朝徐宇昭撰宇昭不知何許人是集凡詩四十首
序稱順治丁亥春月寓止燕都遇長春寺僧乃明
宦者因從閒話得故宮遺事四十條其詞不甚工
註亦止寥寥數條

杞思堂文集八卷詩集不分

卷

〔清〕劉子壯撰

湖南圖書館南京圖書館藏清康熙刻

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杞思臺文

集八卷詩集一卷》提要

杞思堂文集序

同郡

黃岡劉太史稚川先生嘗

世祖章皇帝朝對策第一官侍從分校禮闈聲籍甚公

卿間會請告里居躋年而卒有門生陸進士繡聞者

梓其所爲制舉文字以行世於是寓內佩翰家人也

奉太史爲翽虞程首之侶矣太史與鍾陵熊公並起

與袁藝苑鍾陵以入家矩矱名天下而太史綱羅淳

筆文集序

吾固爛然西京也太史下世貌孤方在襁褓篋笥稍

已散佚以故制舉文字無論識與不識皆誦習之而

古文辭不少概見德嘉竊意太史撰著必與博曼行

與子雲相如比乃今讀杞思堂遺藁抑何其言之恂

也似乎虛陵南豐也蓋嘗論天之生才有所縱抑

有所制太史以治安之策上結

主知而又當繼古有文擢用儒臣之目使得銅駝石渠

虎觀珥筆十餘年其鼓吹洞邑必有可觀乃未究其

用而齋志以沒亦獨何歟往者司馬長卿既病免家
居茂陵天子使所忠往從悉取其書而長卿時已著
書人輒取去徒空居其所奏遺札僅言封禪事若此
者太史所不爲也揚雄老執戟給事黃門四十餘年
而法言太元當時鮮稱者以待後世彼有子雲而後
知之今太史書出則影趨響赴且喁也奚俟桓譚
哉德嘉同鄉晚進也於太史生平梗概既爲之傳而
更詮次其遺藁如此以俟海內爲宗工者覽焉亦以

注文集序

二

見天之縱乎太史者固在此而不在彼也

序

宜興蔣永脩慎齋父撰

國初楚文大家首推稚川劉太史而太史之鄉薦也
垂二十年而成進士自庚午以至於己丑風氣亦少
更矣然太史卓然樹立守其學不變其亦歐陽公所
謂爲於舉世不爲之口者歟不使視學三楚孜孜以
士習文體爲先務常語多士曰昔之楚文何其盛也
士大夫有真性情真學術原原本本闕中肆外而文

堂文集序

薄上

生焉夫稽古之榮莫大乎

廷對稱

上旨而珥筆承明之廬矣維楚之故多士何不聞焉居
無何士類烝烝嚮學其高者往往貫穿磅礴湛浸濃
郁而進於古夫維挽化導不候良有苦心然響應之
捷若此亦足以見楚材之代興非乏而先民之矩矱
未嘗一日不在藝林也已而念太史制舉文既古則
其所爲古文辭當更有可觀然制舉文行世久矣而

古文辭遲久未出何哉日者校士長沙得李文正公
集爲重鋟以公諸海內至江黃間輒念雅川太史不
置而會太史郎君孫茂者哀輯祀思堂遺稿以告且
請弁言不佞爲之躍然大喜然諦觀集目則又疑其
生平撰著散軼尙多又復掩卷三歎以彼其才藉令
優游館閣數十年蒐討掌故潤色太平將天涵地負
日星粲而江河流經國大業寧出西京天祿下哉而
余何竟止於此造物者旣以洩川嶽之靈濬奎昂之
堂文集序 蔣二

私而又鍛鳳翔於高岡擊駿蹄於遠道也亦獨何歟
雖然士亦爲其可傳者耳古之才人負大志而早殞
者不可一二數惟其筆墨所及耿耿不磨蓋造物者
能使其用之不究於生平而不能使其言之不傳於
後世所謂精氣光惟常自發見而不肯銷蝕於天壤
者也然則後之讀太史是集者其將有所感也夫其
亦猶有所幸也夫

紀思堂文集目錄	純
黃岡雅川劉子壯著	孫永錫全編次
卷之一	敍
詔	
擬 嘉諭琉球國詔	
表	
代鄒于度廷試謝表	
代滿狀元謝表	
堂文集 目錄	
疏	
進奏議疏	
卷之二	
論	
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論	
理數論	
策	
任人策	

振綱領策一

振綱領策二

卷之三

說議考解辨記

國教說

漕運議

制科取士之法考

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解

掌文集
目錄

孔門事道辨

春秋四傳得失辨

重脩膠州學記

卷之四

序

漢壽亭侯祠序

朱元春秋序

泃廣明經序齒錄序

代蕭縣志序

建黃州會館序

復園風鎮序

復城問答序

怡馨堂講義序

文體明辨序

歷科制義序

已丑文淵序

掌文集
目錄

考卷遵度序

陳太宰文序

方樓岡詩小序

三子合刻序

山雨樓遺稿序

郭丙奏制藝序

徐子文序

卷之五

賀序

代賀朱都諫弟鄉薦序

賀高勵昌鄉薦序

賀王君佐太僕幕序

賀川湖祖總制序

賀李給諫令弟鄉薦序

壽序

黃太師母入袞壽序

堂文集

目錄

四

代壽少司成羅篁卷序

壽韓母馬太夫人序

代胡太夫人壽序

關太夫人壽序

方我範七袞雙壽序

壽崔元復先生七十序

卷之六

書

與大司馬書

與熊次侯書

與大司馬書

與川湖羅總制書

楚事便宜與王雪樞直指書

與姜漚思書

答沈昭子書

卷之七

堂文集

目錄

五

墓誌銘

詔封承德郎朱公墓誌銘

詔封左給事中李公暨配解孺人墓誌銘

墓表

贈給事中林明元墓表

祭文

祭洪太師母文

代祭劉學士太夫人文

序文

募經序文

文昌閣死難序文並辭

傳

家譜傳畧

卷之八

雜著

立命

十堂文集

六

性善

言行

己丑十一月十五日書

十八日又書

尙儉

家塾

祭田附附舍

倉社

岷思堂文集卷之一

黃岡雅川劉子壯著

男

孫茂質廬纂輯

同郡金德嘉會公較閱

詔

擬 嘉諭琉球國詔

詔曰朕惟自古天祚敬德靖安中方凡在邊圉莫不
占風嚮義來歸職貢故中國有聖人則悔不揚波焉
所以不動遠而方物畢至也朕賴 祖宗神靈驅除

十堂文集

一

亂畧中外廓清奄有萬方受天明命率土之下咸奉
版圖爾琉球國王介在海隅以山爲岡乃能聞風知
命遣發臣人來請正朔是重譯復見於今而爾慎氏
之矢獻於太廟也其惠爾百姓以靖茲有土朕甚嘉
悅夫設都護責壤物自古有之朕毋忍爲此以勤爾
邦爾其善撫有民簡視臣人睦乃有隣慎嚴封域竭
節保邦式克欽承以昭予一人之有虔欽哉

表

代鄒子及廷試訓表 順治九年

伏以聖曆日新東井結河山之氣人文蔚起西園發
琬琰之光養民致賢不假輪滿爲召蓄道待世非徒
車馬之榮恩溢蟪蛄延輝流鴈塔臣等誠惶誠恐稽首
頓首上言竊惟卿雲烟采闕門首重於典謨鳴鳳嗣
音多士載颺於風雅恭嘿通乎上帝霖雨來自夢中
帝植本於先公龍影見諸卜兆以禮賓之天府書其

心堂文集

卷一表

二

以者爲策而問郡國上其茂才雖曰爲科有三惟制
舉以待非常之材豈望拔十得五卽一二可爲致治
之具蓋非以聲韻帖誦爲工而務期經術德行之選
進其人固將行其言也戴其寵豈敢忘其報乎恭惟
皇上戡定武功誕敷文德以天下養孝莫大於尊親爲
萬邦君民皆躋之仁壽省刑省賦每下一詔而扶杖
征觀停織停差 讀上傳者謳吟載道乃當 親政
之始恭逢試典之行公族方登爰及遠方侍子諸生

更進兼收先代遺賢岩穴相慶而來曰聖人出矣殿

陛開軒而問子大夫圖之策以唐虞三代之風責以

賈董諸篇爲法學惟稽古事進取乎韜鐸鼓鐘文以

達情義不繫乎風雲月露端生平所學惟是知人而

安民思書務之先尤在集思以廣益不揆愚昧果稱

明給禮樂集庭實三千思過冠國風十五聲傳玉闕

香飄姓字下人間安錫春官風送笙歌來碧落臣等

毋聞下士榜檠徵材荷國士之知豈敢使科名愧辱

心堂文集

卷一表

三

入官之賜庶不爲溫飽謀官錦在身應念東南梓杻
裹蹄徧及無忌民庶脂膏伏願皇仁茂著聖敬日躋
由知言之慎爲念下臣進諫之維艱以求賢之勞而
思上天生才之不易講學行禮思服徧於鎬京劍制
顯庸文物登於淳古君臣有同遊之美一代明良孫
子享冬士之麻萬年篤祚

代滿狀元謝表 順治九年

伏以聖主得賢武事兼之文事名臣奏議世業出於
世官慶祚守之同心欣上下之合德臣等誠惶誠恐
稽首頓首上言竊惟自古帝王發跡必有帷幄親臣
居既近於帝鄉情復達於肺腑是以周年八百公侯
半出岐豐漢業二京將相多出蕭沛道隆自古事盛
於今恭惟

上以仁立國惟孝克家纂黃錄而記宗功上 尊號

心堂文集

卷一 表

四

而隆孝養澤既被於山海思尤切於賢良特開策問
之科浴及親賢之旨雖名列禁地曾在禁脔而籍紀
春官仍標等第臣等休戚同國恩養累朝念祖父之
勤勞勉圖報効觀河山之加造益勵忠貞伏願德在
日新學惟時敏以光舜爲法兼殷周之年則道德同
於詩書勛勞施於孫子矣

疏

進奏議疏

內翰林國史院脩撰臣劉子壯謹題爲懇請 力行
以光 親政事 壯草茅書生荷蒙 聖恩拔置詞垣
三年以來日夜思維矢竭愚忠少贊 高厚及至今
春我

皇上親政 恩詔上傳頻頒德意及內外諸臣先後奏

疏仰見我

心堂文集

卷一 疏

五

皇上所以進賢愛民布德除弊爲開代致治億萬年久
遠者悉且脩矣率是行之雖唐虞三代可以漸臻而
聖治之心猶有待者豈言之者已詳而行之尙未能
敏而奮也臣觀數日以來所降德音諸臣所條便宜
自臨朝講學持經侍班台諫立仗以及用人理財省
刑寬飲諸大典者皆已具脩無俟臣言臣所請者惟
祈

皇上勤御便殿日召虎部大臣將向來頒行及題奏者

勅以力行其已施行者務在持久其未盡行者宜加
敏速務求至當則內外咸精心實事而天下咸被德
澤矣故不自揆冒昧謹錄 親政以來 恩詔上傳
及內外大小諸臣奏疏爲二卷進呈倘蒙賜翻譯得
登御覽將諸事件每朝臨問責以成效 臣不勝幸甚

肥思堂文集卷之二

黃岡雅川劉子壯著

男

孫茂質廬纂輯

同里周世魁丹崖較閱

論

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論

神物待聖人而後興是故伏羲起而龍馬生大禹作
而玄龜出假使世無羲禹雖使龜馬間見不過與阿
閭之鳳苑囿之麟共奏瑞祥而已書之史冊以爲美
肥思堂文集 卷二 論 一
談亦豈能以盡奇偶而列疇範使天地陰陽之所不
能言者竟能以象數呈之而經數聖人上下千萬年
而不足以窮其義哉故曰物不虛生必有所因以顯
或曰聖人師萬物凡物之生莫不有理愚者習而不
察惟神智者能見之是故鳥主孝蟻主義厲主序穀
種可以言仁老馬可以用智而古之人觀轉蓬而知
車觀鳥尾而知舟以至觀擔夫爭道公孫舞劍而可
以得草書蓋聖人之心先有此理遇之而即至自一

草木之微一禽魚之動皆可精其義以至於天命況夫龜龍者四靈之畜號稱非常者哉雖然聖人身有此理遇物而發雖不遇物而此理固在也然則聖人何不自爲之而必得夫龜龍之所負而則之也哉曰馬之上有圖焉龜之上有書焉天垂其數聖人言其義也然則孔子作春秋感獲麟而起麟之上亦有何策文乎六經在天地並立緣河圖而有易緣洛書而有疇卽以爲緣獲麟而有春秋矣書不盡之於其略

也詩與禮其又何所緣乎曰他經專主理者也而易與範特言數數者天之假物以見是以聖人則之也然則楊雄作太元司馬光作潛虛皆言數也雄固不足道司馬忠信殆幾於古之賢聖人矣然而儒者畧而弗錄何哉曰數固取乎自然也河通乎天而龍來洛居地之中而龜出龍來而圖負龜出而書具天之告聖人渙切著明矣聖人不爲妄作惟能因天之道而明之天不能言而假物以鳴聖人因物而見天凡

天之所欲言皆取諸物以發之是聖人非則圖書也則天也聖人則天雖謂聖人則圖書可也雖謂神物待聖人出可也雖謂聖人師萬物亦可也雖謂聖人自爲之而無所待於龜龍之負焉亦無不可也

聖數論

理出於數者也而不足以盡數非不足以盡數人不能以盡理斯不足以盡數也曰何也人有賢而得福者亦有不肖而得禍者斯以爲正矣其反是則理不足以盡數矣則又曰是或出於其祖先然而又不然則將如之何爲之說者曰其禍必將爲福其福也將爲禍而又有不應者曰其後人將受之而又有不應者則釋氏之說出矣所謂前身後身者矣夫將安所

配思堂文集

卷二

四

曲爲之說也

策

任人策

法制於人者也而非所以制人中庸之人可以法制而賢聖之人則不制於法何則中庸之人守法者也而賢聖則能制法是故當其事之無據也愚者懼失於格之中而巧者思遁於其外方此之時求得一故事焉循之則可以絕其奇邪之私而僥倖不得以中而所謂庸人者既不能出其識議以斟酌時宜而便

配思堂文集

卷二

五

於有所遵用以自解其無能爲其無患也苟以名其功而及其有失則舉而委之於法曰吾無敢變古人之所爲而已而不敢知其他以是求免於爲奸而上莫之我罪也若夫賢聖者其用心固未嘗有私也而人君亦不當以私待之夫苟其有私也則其人不可任而必求其人以任之如其無私也則何用以私待之而限之以一成之法且天下之法何起乎亦起於古之賢聖之人之爲耳苟得賢聖之人而用之則可

以橫斜行之而無不可以治而奈何以古人一成之跡不審其時不達其變而直欲當代之神明而就之乎夫法亦何嘗之有古者以之治而後人以之亂此入用之失而彼人用之得亦足以見事之在人而徒法之不足以行矣是故人而無私也夫人而有私則法何足以難之且天下不有緣法以爲奸者乎今任事者既不能立一代之規以爲世守而任人者望之以賢聖之功而限之以庸人之所能爲一事也不論

其大小不問其是非而惟成例之爲問而不知今之所爲例非昔之所以治乃昔之所以亂也今既承其流襲其弊得一滿浼更張之猶足以治而覺亡焉刻而盡之以求其合以是爲足以禁私而格奸夫天下之私不勝禁而其格奸者固又足以起姦也吾求得其人而理之猶恐不能盡去而況付之一定之法乎夫誠欲求法則亦邇其本矣書曰在敷求於殷先哲王又曰別求聞由古先哲王周之爲治兼四代而其

所求者先哲王而已未嘗從其舊染而以爲不可移易也一代之治其初必有爲子孫之不可易而其後稍凌夷乃底於亂故今之例非昔之所以治而昔之所以亂也欲法其所以治則亟邇其初邇其初則此例皆古之所未有而又何足以遵用乎或曰取其近時而便耳夫將以作則而惟便之圖乎乃何以不便者則又奮然不顧而去之若曰吾自爲制彼何足法又何其決也由此觀之其可以爲治者則去之不遺

力而其所以亂者則毋敢少動然則天下之至私莫大乎是天下雖有賢聖之人其所欲變通既束之以一定之法而其可守而勿失者則曰吾之所便在是而不必古之從則是治天下惟以便而已治天下惟以便則是去其所以治而就其所以亂也是又可謂之法乎嗚呼當今之世而欲求治吾願任人者寧擇人以授之而責之以治亂無徒拘之以法而任事者亦慎毋畏法而至於不能有爲也則幾矣

振綱領策一

善治天下者必先振其綱領則體立而所得以布氣達而私無所容夫綱領者何也如網之有綱取魚者網也而所以使之能得魚者則在綱綱振則網布魚之來者入其中而不能出衣之有領橫斜擊之非不小有正者然不能無偏振其領則無不得其理矣天下非無財也有財而莫知所以生之用財而不求所以計之是有網而不能取魚執衣而橫斜擊之也則

杞思堂文集

卷二 策

一

有通法則貨利中積而上下交困矣善治者知之必盡地力審人功定國制使人足以盡其地法足以均其人財之生也有源而下不窮用也有度而上不齊此所以取之甚約而用之不匱則振其綱領之故也今天下地廣而人不耕者有之矣有地而不得耕者有之矣欲耕而困於污吏暴役寧棄之者有之矣能耕而無其具而委之至於不可耕者又有之矣是有地而不生也外之征伐求廣不耕之地而內之工役不知耕作之期是求生而悞其時也地之生既少矣而入者未必盡歸於上國之用財匱矣而出者未嘗經理其數是人不力而又不知時也養無事之人以坐困有限之財又恣有事之人以暗耗不繼之財是無法而又多一人也此所謂魚之來者不得入其中而雖小有正者不能無偏則終不得其理也今欲振其綱領則將何所先哉大學以用人理財爲表裏明乎用人爲生財之本也能用其人則上可以順時下

杞思堂文集

卷二 策

九

可以墾地中可以立法財生而不乏用出而有經何則田土之有賦閭市之有稅茶鹽之有課此所未莫非生財之地也耕種之得時征輸之有漸工作之不煩此所謂莫非生財之時也能生者得盡其生之方能節者不極其用之力能守者不濫其存之數此所謂莫非生財之人也使食足以稱其事而不必拘其人使人足以治其事而無坐耗其積使積足以供其散而無雜費於其名此所謂莫非生財之法也是故

配思堂文集

卷二 策

十一

責有司以財賦矣亦常責之以力耕重農乎其不耕者宜使之勸農其不得耕者宜予之以地其困於汚暴者宜明賦額而懲培克其無具者給牛種設常平焉他如定稅制以通商寬竈戶以鼓作其考成也以是爲課則生者多而財自廣天下無不生之地矣耕作既得其時矣而無人之地不可耕之土吾可以存之而姑置之非棄之也得無人之地必求人以實之驅人以食之必轉食以供之得不可耕之地轉不可

供之食取之不能爲目前之利而量之且以寬內地之困故不如使之自服則其人漸出而自力其地自生其食以爲平之用其工役有可已者暫已之有不可已者稍清之則民不勞而用少舒天下無不生之時矣財之入者無求詳於則之外亦無獨歉於則之內而至於用則上能損浮費而主檢下能別尊卑而禁奢而內外之出入無使放不復收而牧者別實無使用小而報大託公而飽私則天下無不生之人矣

配思堂文集

卷二 策

十二

司計者總計一歲之入一歲之出使入常足以過其出如古者三年餘一九年餘三之制上下講求立爲定制使增減不得以入而冒濫無由而生則無不生財之法矣此所謂體立而用以布者也而其大本則在

皇上日與大臣召問假之顏色寬之文法使性情相習語言相知而無所中隔則天下雖欲私爲利者無所爲隙而有害於生財之義者不得而乘此又所謂氣

達而私無所容者也故曰天下之綱領在朝廷也夫
古者亦嘗當喪亂之後矣夫豈無曠土與遺利哉得
其人則貧可使富而亂可使整而不然者曰鯢鯢於
補偏救弊之術夫豈經國久長之道哉

振綱領策二

今言綱領之振所謂體立者其悉之矣而所言氣達
若猶有所未盡則請盡言之乎蓋天下又如一身然
也心爲之主首爲之尊耳目口鼻手足皆股各司其
事以爲之使者體也而氣行乎其中上下相維內外
相應靜動相得寒暑暴戾而不傷飲食節宣而不害
險阻涉閱而不墮則疾病不作而可以長年此其道
惟在於心使其氣周於體夫氣偏積則病腿偏弱則
肥思堂文集 卷二 策 十三

病痿太熱則病瘍太寒則病皸而未若中隔之患之
甚夫一體隔者不仁一官隔者不智若咽喉胞腹之
間隔則體雖存而一息不可以爲人故以謂必氣達
而後體可以立也以天下之勢言之

皇上爲元首大臣則股肱也內外臣工通達上下者耳
目也受納出入者口鼻也內而侍從分列外而羣僚
奔走者手足也靜而鎮定荷負動而節宣容畜者臂
腹也使皆能安其體平其氣以唯心首之用則謂之

達而今也有三病焉一日事與官之不均也古者士大夫貴義而輕利惜名而賤貨其上者脩身正行力爲君子而其次亦務於潔顧耻不敢於非爲而今也安然爲之而不忌公然言之而不愧語人曰某官爲最其次之某名美而鮮實寧棄此取彼某身困而情蹙是何足爲某沉滯而渾鬱欲棄之而不能若留之而不可某前推而後挽履之如登某左炙而右醪飽且欲死是一體而有腴瘠之殊也有秦越之視也目

聽乎耳之食也鼻妒乎口之實也手希乎足之勞而腹笑乎臂之背也而方將美之而方將營之而方將要之而方將矜之而方將侮之而方將畏之而方將感之而方將累之飲食歌舞苟且迫蹙希美怨望嗾沓背憎千情百貌想不能至議不能盡此其爲人夫誠以爲君乎抑以爲天下也度以自爲其身而已矣人各自爲其身而或肥如瓠或瘠如尪病如在於體而將貽於心天下之財何由而生乎故以爲其病在

乎不均也不均則情生情生則計左計左則俗靡心知其非而莫之能改以至此也今詔書旣令滿漢爲一矣又令授官以滿漢維均矣互若可以一其心志而不然者何哉上之所爲者令也而下各有意滿人曰吾所與定天下而汝坐其成漢人曰汝何知非吾固莫能爲其下者與之比而資醵焉其又下者張其勢以爲其說其名以爲奸於是滿人疑漢而漢人用滿交相意而各爲情有不便於滿者滿人曰吾能

格之使不行雖至小而可以爲大難雖明知而固以爲此權宜在我而漢人者志有所不就則太息而誰與語事有所欲行又中道而不可知兩不相能則雖有便民之策經國之方相持而不能施施之而不能左右以周盡其利是故自進賢察吏以及征伐刑獄祭祀工作莫不有容私之實其賢者不得以行其道而不肖者苟以免其不能雖欲一旦憤發痛言其利害則有所牽掣而不可以得盡國家之財損之者過

半而上下猶然相蒙也則不合之患矣以

皇上之神聖明哲天下之情偽無不洞徹每一召對其所措設輒出羣臣之表滿州諸大臣皆樸誠爲國夫豈慮有中隔然而上下之氣不可以一日不流通猶之一身之氣不可以一息不流通也古者人君之於大臣視如父子真如朋友朝夕宴坐下至侍從之臣分夕入直以備顧問論道經邦之外賜金賦詩刈麥賞花問以家事言及燕私豈徒著爲盛事已哉以爲

杞思堂文集

卷二 策

七

終日相對固得以講究國計民隱而情通道洽雖有倉卒之詐不得以投其間然以唐太宗之受諫尙有欲殺田舍翁之語漢文帝之好賢而賈誼猶爲絳灌所排何則利害之際雖賢者不免爲私而親故之間不擇言而易入也今天下之事機亦一日一變矣機甚微而甚捷大利大害或在於細 召對盛典數月而始一舉雖有重大之務不過因人自事情終不相信以 朝廷之神靈羣賢之公忠縱萬萬無此慮而

諸臣欲竭之懷不得從容而進陳四方難至之事不得面奏而報可將其所謂便民之策經國之方果能一一而行之左右曲折以周盡其利乎此三病者雖若不關於財而用之大利大害固在於是也何則財者人身之血脉也以氣使之則血脉四周而體充一有隔之者則必有所偏積故曰必氣達而後體立也

杞思堂文集

卷二

策

七

毗思堂文集卷之三

黃岡雅川劉子壯著

男

孫茂質盛纂輯

中湘王 岱山長較閱

說

圖數說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者數也其或奇或偶者陰也陽也其曰天以一生水地以六成之天地云者陰陽云也猶之陽以一生水陰以六成之也不言陰陽

毗思堂文集

卷三 說

一

而言天地者陰陽爲理天地爲形五行屬形故言形以生之也五行之生原無漸次其言以一生之以六成之者言水得天之一以生得地之六以成猶之得陽以生得陰以成也非謂一生水而後二生木又非天以一生水而後以七成火也其言天數五地數五者自一至十各半也五本天之正數而地亦五數者地之五從天生也天以一而生二地每增於天者天以奇而生偶也地得天之數以爲數故能自爲數其

實不出於天之數也五爲天生土之數而十爲地成

土之數故地爲數五而十爲五之重又土者地之成

形也二四六八十不能離一三五七九而得數地不

能離天而得形猶煩不能離夫而生也易未言五行

而解者以爲天以一生地以六成者推五行之氣與

其序而以理配之也周子之太極圖所謂五行一陰

陽也而言漸次與辯漸次之非者皆支外之支矣至

於五行之互相生此又得天地之氣爲之宜其化而

毗思堂文集

卷三 說

二

五行又自生於土者土得天之五數以生而成於地之重五之數也數終於十而以五爲之中數成於十而以五爲之生所以奪天而用地所以本天而親地也地原於天數始於一十即一也一可以生十父道也一可以君十君道也一可以序次可以求配可以得衆者兄弟夫婦朋友之交之道也故首天一也天始於一而圖以五爲中者五之中有一焉五以一爲本後得一而二前合一而三左顧一而四右瞻一而

五因而增之而六七八九十也以天地分之故曰天
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也
以數分之故曰天數五地數五也

議

漕運議

自古建國形勢立於西北貢賦供於東南故歲漕荆
揚徐豫粟四百萬有奇致之京師以給六軍萬民其
徵之民也縣令是典丞貳佐之共兌於舟也運旂爲
掌衛弁宰之而又糧道督其行巡漕稽其數倉場受
其成何道先期以具蓄洩所過設兵以衛其往回蓋
制法若斯之備也豈若取之下而無不足納之上而

無不終其事者然而數年以來民日困於徵收之無
藝而漕日虧於拖欠之漸累者何哉蓋其畧可得而
言焉方其取之民也吏以差爲市輪里而飽所欲乃
取一戶焉註之而此名一定則莫不破產鬻子甚且
捐田廬而去之他鄉及其科糧爲爭也每歲舊額石
計二斗而耗五升耳今耗乃至三斗矣是六倍於古
也而又有水腳之增常規之加以至酒餼過斛無等
各項新立名目在官止收二斗之實而民間乃費一

石也然而或有風水之失盜糶之患則又以責之縣
官縣官又以責之民謂之賠補焉此今日之漕所以
困民者也若夫兌運之患官旗所至折縣官辱里甲
以肆其需索而及其既兌有折繼而代糧者矣有此
領而彼運者矣有有籍而無人者矣而道路之盜賣
不與焉蓋自其開漕之始原未嘗有全實之數而當
事者既不能精詳本來以較勘於始廉察者又安能
煩瑣剝閱以稽查於後迨至不足而始加參覆累歲

積月而倖一 恩赦此所以拖欠漸累而倉儲日虛
也今欲蘇民而裕國則莫若定輪歲之差以甲爲次
而吏不得高下其手也立正耗之額以官代兌而民
不至重病於科也嚴賠補之禁而水濕盜賣責之主
者也開兌之初督糧公閱實其數而無有虛冒督率
其行而無有延捱也過淮之時巡視者逐幫爲稽而
多少之必詳隨至即行而後先之勿待也而其要尤
在上官長無責望於僚屬僚屬無責望於州縣則有

司不以巡督爲累官旗不以倉場爲累如此而漕猶
有負民猶有困者未之有也抑更有望者漕與屯相
表裏者也誠能興屯田開水利則西北將實而漕可
少省東南之民力於是乎亦大甦矣

考

制科取士之法考

古之有天下者必求賢聖以共之以爲非此不能安億萬之衆也且以爲非此不能居億兆之上而使之相安故有以天子而下訪匹夫之事其後道微上以功名爲懸而下有富貴之志上下交相疑而以術爲御於是法日密而治亦日不古矣堯之舉舜也內有四凶外有洪水而其所詳者乃在家人父子之間又配思堂文集

卷三 考

七

將以是試之謂夫其道不出乎此也伊尹樂堯舜之道而湯與之伐夏武王以呂尚爲軍師而所陳者敬義當其時或幣聘之車載之學焉而以爲師數千歲後惟昭烈於武侯有之此時未有制科而其所取之士如此其士固異其取之也亦不同其所以相與有成也亦自非後世之所能及至士出於取取立以法則賓師之位虛而道德之意微矣周最近古有三年賓興之典此後世制科之原也然考其制由鄉學者

知大夫掌之而用之大司徒由國學者大樂正掌之而用之大司馬然皆書其德行道藝而無所謂文字之觀禮日以賓禮禮之蓋猶有尊賢敬士之意而無一切束縛猜禁與夫徒隸役使之事及周之衰諸侯不貢士士不養於學乃各以其所學顯於列國進而爲游談退而爲著述而上以文取士士以文自見之原自此始矣至漢文帝訪賈誼武帝策董仲舒遂爲天子臨軒策士之始其所言者皆天下大務一代治亂之故惜其君徒能知其言之善而不能登之師傅以竟其學使二君者能如湯武之於伊呂其所表見必有進於古豈特如是而已哉隋唐沿之武后有洛陽殿之親問而其後盡言如劉蕡者乃不得第蓋其時士人不知有三代之學而人君又多不自親問其言既不得通於上而上亦無爲天下得人之意故其文不顯而士亦無所見宋明以來視爲故事規規乎聲偶之文字畫之整固互其無明道知治之士也此

配思堂文集

卷三 考

八

制科之在天子者也漢用仲舒言令列侯郡守擇吏
民賢者歲貢各二人而茂才孝廉於是始其後立五
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又爲限年之法儒者試
經學文吏試章奏魏立九品中正之法擇本州人爲
中正吏部憑之授官斯二者猶兼經術德行未專以
文取士也至晉舉秀異宋用策試隋置進士始專以
文取士而士皆投牒自進矣唐制有三自天子有制
第而其在學館曰生徒在州縣曰鄉貢皆升有司而
進退之其科有十二而行之久者進士明經二者而
已然其法以聲韻帖誦爲工當時所尚者詩賦而後
世論善詩者反不在其中宋承明經進士之舊而進
士爲盛又分經義詩賦爲二焉論者曰能擇師儒如
胡瑗以教國學慎至司如歐陽脩以至文柄則士得
其養而文可以正此皆爭之其末也有明專用經義
兼取論策其意兼以明道求治而士皆習錄纂組
中無實得苟取科第其他又往往出於詭道則士愈

賤而法亦欲變而無所之矣此制科之在至司者也
合而考之師焉賓焉臣焉此三代以上之法也經術
焉詩賦焉文義焉此漢唐以下之法也親策而不能
用其人不親策而不能知其人或得其人而知之而
不能深用之而不能盡焉此天子制科之異也不待
上之舉之而以名字自進不必其人之可取而以文
詞爲斷又不必其文詞而以詭道得使人謂制科可
廢焉此至司制科之異也夫古之時得一士而可以
治天下今之時取數百士而天子尙不知其人何則
古之人以爲吾之治天下惟審乎此而今之人以爲
吾之有天下不恃乎此也故畧之古之時必先知其
人而後官之今之時皆先官其人而後察之是以上
無真確之見亦無破格之舉而下亦循資守分無敢
自言其有志於天下之大吾見國家乏人至治不著
而蓄道懷治之士需時待命而無以顯於當世也不
揆疎疎輟條其考如右伏惟裁之

解

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解

讀古人之書其身不能親見而以其意遙度之斯已難矣而況開闢之初度外之事有非尋常之所能及者乎雖然有可以言者折之於聖衷之以時而歸於道之正焉斯以定衆言矣自漢以來皆以易範因圖書而作至於宋而歐陽子始非之朱子曰歐陽此說其如顧命繫辭論語何予謂此言足以折歐陽而共

配忠堂文集

卷三

十一

言未盡也夫謂顧命有河圖者是因成王之喪而陳之也周禮外史氏掌三皇五帝之書王府掌王之金玉玩好兵器今河圖與天球並列東序則未知其爲圖史與則未知其爲玩好與是可爲有河圖之據未可爲作易之據不足以服歐公也謂論語有河圖者孔子傷明王之不作而已不得行其道故云云者以比於鳳鳥之出爲聖王者瑞是可爲天因聖人生神物之據未可爲聖人因河圖而作易之據又不足以

也

配忠堂文集

卷三

解

十一

服歐公也若夫大傳之繫則固爲易言之矣而或者以圖書并言爲疑不知傳之并言者乃蒙上文天生神物而及之而其下即云易有四象云云是四象將出於圖而聖人之則所以畫卦也天下而不宗聖人之言則已天下而猶尊聖人之言則言道者莫尙於孔子孔子以是爲傳而不足信乎所謂折之於聖者此也三代而後孔子最近孔子而後孔安國劉歆爲近以其時度之則近古者爲信所謂衷之於時者此

辨

孔門事道辨

聖人能爲道不能爲時其行事或殊而揆之於道則其用心固同也孔子思以其道易天下而迄無所就則或者遂謂聖人之書爲空言矣夫欲用聖人必如堯之用舜可以取其貴族舊臣而授畀之必如湯之用伊尹可以置其君於先王之側而終其德然後其道得以行於天下以及其成蓋非徒尊之以位而厚

配思堂文集

卷三 辨

廿三

之以祿也將必有重權有重權將必有久任天下知吾之所爲必不可有苟已者也然後奉其法而服其教積之久而人之深數十世之獎惠可以從容而去而禍亂可以易而反之正不然徒有其區區之名位而其實不能行一事雖聖人將如何哉且夫聖人者豈真有以異於人乎其所謂神化吾不敢知若夫明於治亂之大勢其所當先務者幾何事雖中智之人而或知也亦顧其得行與不得行耳今有士焉學其

道欲行其志又未嘗不處其位然而心慮天下之變

身豈補救之方卒之言而莫與聽行而莫能成太息

流涕而莫之與和雖欲勉強委曲以冀少伸而朝野

之間皆以其人爲若有若無之官於其事有半疑半

信之意及見天下之患復如故也則曰以聖人處此

當不其然亦豈爲知聖人者哉行可際可公養孔子

所以求試其用者至矣然謂之試則可謂之用聖人

可乎即子思孟子可知矣即冉有子路又可知矣夫

配思堂文集

卷三 辨

廿四

使孔子用魯則魯所大患者莫如三桓而季氏爲甚然桓子方用孔子而使孔子即園之毋論非人情而亦豈可得行乎或曰弗擾佛盼孔子欲往而何傷乎陽貨曰孔子之志在東周也彼二人者豈可與言此等事哉夫子而既知之矣是以不果往也若夫陽貨徒能因季氏耳貨得志將亂魯豈有濟乎然則孟子之處王雖當與矣局不用王雖以用齊曰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

道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昔之聖賢
得其時道行於上則以義定天下以禮治之故端委
可以治異越揖讓可以却萊齊不得其時道行於下
則以禮定其身以義止之故苟以禮來即陽貨可往
拜苟以義止即王驪不必與言故曰其行事雖殊其
用心則一也孔子之於季氏試也子思之於魯養也
孟子之於齊客也冉有季路或爲之用矣然而卒能
墮成及郈則亦聖人之用心也然則君子亦惟以禮
義自持而道之行與否蓋有天焉莫之爲而爲矣嗟
乎天能生聖賢而不生用聖賢之人能予聖賢以其
道而又不予以行之一日使其心空存於千百年
之下而不可以知知之亦獨何與

春秋四傳得失辯

有高於古人之識而後可與論古讀其書甚深能出
入其中而後可以斷其論然非明於聖人之道亦未
或得其正也孔子作春秋曰我將見諸行事夫春秋
非行事也而謂之行事若曰吾之所是非不謬於古
之所謂是非也云爾然則斷四傳者亦斷之以聖人
之道而已矣斷之以道如何曰其所謂得則其近於
聖人之道而其與道遠者斯以謂之失爾已四傳其
言各有至其立之學官傳之專家各有份茲不具論
論其大者或曰左氏親受聖人之傳語曰左丘明耻
之丘亦耻之然則最近聖人而能得其意者宜莫如
左氏然吾觀其書鄭伯伐許不討其無王命滅諸侯
而稱其有禮共於周鄭交質不正君臣之不當質而
徒責其信是則於大義已乖矣故謂左氏爲經立傳
爲古良史則可謂其端木發微能得作經之指則猶
未也公穀文體相近其微異者穀梁多引故典而公

羊持論刻深其於春秋猶論贊也若夫以拒父爲尊
 祖以廢君爲行權摘其一二當於孔子之意如何也
 胡氏受列傳之委承輯諸儒發明之意舉大義推微
 旨蓋幾幾乎近於聖人之志矣而說者曰康侯意在
 變時不無過正則請得以孔子之作春秋明之夫春
 秋萬世之書非爲一時言之也而孟子曰春秋作而
 亂賊懼則若爲一時言之蓋聖人之道大矣無所之
 而不得其意斯善學聖人者也雖當其時猶不避況
 配思堂文集 卷三 辯 七
 異世乎其爲一時也者可以救其爲萬世也可以持
 若胡氏者亦豈可不謂明於聖人之道哉讀古人書
 如宰相用人進其長不苛其短所以全人也不然不
 明於道雖博學深思多所求備而其識未端亦豈足
 與論古哉

以落大似震川矣陳伯文

起伏頓挫只以道字爲主是有體裁文字劉阮仙
 文字氣足者得體得體者自不肯細推其坦然明

白故筆痕與理俱現 王補卷

百史平生識見只被震川鹿門瞞過 補卷又言

配思堂文集

卷三

辯

廿八

記

重修膠州學記

古者治出於道道本於學學也者所以養成人材而興起教化之地也三代以上天子躬神聖其大臣坐而論道所言者性命所陳者敬勤自百執事以及婦人女子皆能聞之當其時國有太學天子之冑子與民間俊秀咸齒而諸侯之學賜之郊內其在魯詩閔官有焉今之州邑猶古之諸侯也然古之治所以絕

配思堂文集

卷三 記

七

盛者何哉古者之教詳而有法漸而有序其自小學教之以灑掃應對進退之文成人之質蓋已具矣及其入學有三德六行之教六藝以輔之樂語樂舞以習之其於時則春夏干戈秋冬羽籥爲之次其於地則禮在韓宗書在上庠爲之別其於官則師氏保氏與其職大司樂掌之其敬敏任恤孝弟嫺睦則書之以告王又爲觥其不敬撻其怠慢而其至不帥者屏之遠方蓋教之之精而所爲賞罰以掖進之者如北

士於其中修先生之法以明其道凡祭祀賓客朝廷喪紀軍旅車馬之容無不操其數而知其意以入於性命之微其治於心而體於身者皆有禮以自守有義以相御明於天性而不可惑以恠隱達於人道而不可紕以非法平居師儒之所講究朋友之所論戒無有異端之術雜霸之功刑名游說之行以亂其意及其出而仕也兵農禮樂各任其職可以終身而將相之資起諸吹噉而不以爲駭何則其在士也爲有

配思堂文集

卷三 記

七

學其服官也爲有道歷之既久而制之有方是以當大任而不異遭非常之事而有其權也三代之時治致刑措享國幾千歲至於既衰而學士大夫猶有思先王之風而絃歌不輟者則士養於學教之之道得也及周之衰士不在學而散之四方孔子生其時不能行其道退而與諸弟子明之其後或起其越或處西河學益分而教益散向之所謂異端雜霸刑名游說之徒譴出而聚蠹之要皆竊聖人之說而得其似

其最可異者至以大易與老莊并列清談而周禮一書遂以禍也其患至亂數百年而民生之困於是乎極矣嗟乎豈非學之失而道之不明與

今天子御極六載與文治拓試額用策士言令滿人皆入學讀書行將開經筵幸辟雍養老行禮與天下之士辨說經傳而膠州之學最先修蓋自喪亂以來學宮焚燬與傾圮者幾遍天下而膠學之修自庚辰迄今凡十年而後就少京兆張公常博匡君兆其謀都

配思堂文集

卷三 記

主

督海公任其事予是以知道之將明且行於天下而人才之盛與教化之美庶可復見也膠在京東去聖人之居未遠其地故多賢人君子而鎮將以武畧之餘崇起文事吾思士大夫當事業少立志意已遂則無不留意於亭榭耽心於佛老共有寄情文章者蓋亦難矣況知有學而修之也哉膠州士人登斯堂念斯事相與摩厲以求所謂聖人之道而明之以達於用其他日佐理弘猷講學修禮以成人文之化豈不

在斯與不然使夫不學之人而治夫難定之民則豈獨士大夫之患也此膠學之修所以爲可志也噫有志於聖人之道者寧獨膠之學爲宜修也乎張公諱某海公諱某匡君諱某例得備書諸石使膠士不忘云

配思堂文集

卷三 記

主

岷思堂文集卷之四

黃岡稚川劉子壯著

男 孫茂質廬纂輯

同郡張希良金山較閱

序

漢壽亭侯祠序

鎮北門有精舍舊址僧明志復之以祠漢壽亭侯侯古之善讀春秋者也春秋之文今世類能言之然習其讀未知其傳侯通曉大義能以身註之方漢之末

岷思堂文集

卷四 序

一

羣雄擅兵自王其地無有知劉氏者公識昭烈於蒲織拜而事之昭烈以兄命視侯侯不敢每賓客讌坐侯與車騎左右侍立有人臣禮及徐州相失昭烈奔河北孟德購侯如龍侯曰降漢授壽亭侯印以一字爭之夫侯漢人也即何降爲原其意若曰予之爲此非曹氏人焉耳此春秋意也然當是時操秉國鈞戰勝攻取幾半天下侯未嘗有功而遂已封拜而昭烈者委瑣匪伏至不能容一身使以中下之智計之彼

流離之子百折不起復何知其爲他日之帝王復何

知其爲昔時之兄弟又何知其爲終身之君臣但一

日降曹坐而得富貴進而取功名何難獻其妻孥詭

其主而擒之以就吾事世俗之論必且曰此榮耀一

時則又曰此識勢明變而侯也微侯可辭美人可却

黃金可封斬關殺將幾殆者數而越千里以求其主

雖以如鬼之操亦未嘗不心折而痛服也假令昭烈

終不立侯遂以此終亦何必不義重千秋然而侯卒

岷思堂文集

卷四 序

二

能延漢以成大事然則勵志秉節曾何負於賢聖哉侯之祠徧天下非以此地重而僧之矢願固互里人共襄之也士君子讀書而不明義者其能進侯之庭而拜之也哉

宋元春秋序

水滸傳也曷以謂宋元春秋曰志宋之將爲元也自古國家崇賄賂而不修廉節者必有民患尙虛名而不治實業者必有國禍漢之東也天子爲市鬻爵及於三公而黃巾起承以魏晉何晏王衍黜遠王事微尙名譽以供職爲俗以放達爲高五姓因之蓋財敏於上則民窮而變起好名則實尙虛而邊方碎故古之明君必敦清方之節放華虛之人誠畏其萌也及

岷思堂文集

卷四

序

三

至宋末此二患者兼而有之王安石以財困天下童蔡相緣肥家瘠國溝壑內潰強鄰外鬻卒成有元以施胡二公之才幽辱塞漠進不得爲岳韓退不得爲晁宋託諸水滸發其孤憤其所繇來漸矣夫崔烈之子耻其銅臭良心不昧於骨肉排擠之際臨死而悔在當時未嘗不自知也獨是安石之勤蔡京之敏雖司馬歐陽猶爲所欺吾意爾時朝野讀其文章捧其翰墨皆以爲古之良士文人相與稱道爲之佐使因

之以起名譽攫富貴而二子復高自引任執持不繼

奔走強侯摧壞廉能人心凋喪國氣單羸一旦禍發無人爲理雖有一二賢者彈憂時事而小人媒孽其短位未安而旋奪之事未行而中沮之莫能少救以至於此豈非崇賄賂尙虛名之過哉施羅二公身居人國不致直言而託之往代不忍直言討童蔡四賊而託之河北江南蓋亦猶春秋之義云爾春秋之義一曰端其源一曰治其漸王蔡其源也晁宋其漸也

岷思堂文集

卷四

序

四

始以亂臣繼以亂民豈非強鄰之資乎方安石進用之時舉朝同推草野想望而辨其姦者止一文安主簿又在下位不得明言於朝要雖言亦必以爲狂而不信而後之論者以爲宋之亡不於海上盟金襄陽失守之日而於平山堂夜讀之時不可思其故與後之君子自度其才何如古人亦務潔其心志習練幹辦徒高張聲援苟濟私益而使小人因之以爲迷天子浚百姓之媒爲梁山盜賊所討此余所以謂宋元

春秋也夫

配思堂文集

卷四 序

五

湖廣明經序齒錄序

天子在位之八年寅始親政乃覃恩令天下明經以本歲薦者得爲恩貢其來歲者補正薦於是諸郡國所上士至京者千五百有奇而予楚得十之一或曰異時明經蓋歷歲數十而後得今有未十年而至者昔何其艱今何其敏也此國恩也昔之求廷試者其取州縣也有四人焉而今十人矣其爲恩者又數倍於是焉此又大臣推廣聖意而得請者也亦配思堂文集卷四序六

國恩也嗚呼此知其得之之易而未知其守之之難也國家自癸造以來輿圖日廣而士之進者日益衆上之降恩者既數見而下之得官者徧郡邑而未有紀其自明經所得選者於府有推官通判於州縣有正佐於學有訓諭而其爲正官者則又以旗貢士爲之甲科孝廉爲之以陞遷而至者又爲之其試而得之者蓋有留而不能歸歸而不能待窮年累月抱一空銜以老而或至於淹沒者不知其凡幾也若

夫爲廣文者湖之南北相去幾數千里既限於其地而又復有三月九月以遲其期歸則不能再來而留者無以爲資議者以爲間如初年之制令其暫假而吏部下憑於所司以少蘇其困然亦未見其能行焉否也夫士自童子以迄白首傾側於詩書之中而迂迴於歲月之久始之未嘗不聲譽藉藉鄉里間謂進登朝廷可以不難而卒辭以州邑終爲之亦可謂勤矣其所就實未爲盡辭其志也然而數十年之間

杞恩堂文集

卷四 序

七

變故頻仍又幸而得親見新代之盛遭逢恩例得一官而爲難如此此亦在上者所互留意也夫以思收而以例困之徒見其得之易而莫念其爲之難有志經世者豈可不少動其心哉吾聞之古明之初有以明經而在宰輔者矣即爲廣文者多以選入台省何昔者待之如是其重哉豈士有因非常而當時固無資格之循耶吾又願諸君子咸自愛且自勵而或以應朝廷非常之求也

代蕭縣志序

天子有天下之五年金湯祖君往蒞蕭邑踰年而政行民以漸輯乃集邑之諸生謀新其志又踰年而就爲圖紀一卷表二卷志五卷列傳四卷自山川城野戶口賦役人物文章灾祥風俗歷代之所沿革舊記之所說異莫不揆古準今采遺芟僞其所以就之亦可爲勤矣梓既成以其書走京師從予索序予取而讀之喟然而嘆曰嗟乎天下有政成如是之敏也乎哉

杞恩堂文集

卷四 序

八

天下有思爲其民圖治如是之久遠者哉自兵興以來天灾海至大盜彌天下繼之以兵民不得有居食天子命六師而膏澤之中原大定然而所至郡無完邑邑無完家爲有司者求其不勦民以自封無股民之生以奉上意也斯已難矣况有所謂招集流散扶勸農桑而又興學校之士興起斯文爲其邑謀久遠之利乎蕭地平衍無高山峻澤界充鄆泗礪間受南北之衝其民故多尙慷慨重然諾自古多側儻非常而

不熟之徒或時有之此其易動而難安譬若淮之歷
邑梁而東而又受大河之委也然祖君當草昧之初
城邑蕪穢民士凋傷曾不越莽而井廬歸田疇闢賦
是以平而役是以省民謂之康亦可以爲當世風矣
乃猶念斯民之不易而期之久遠哀集今往作爲此
書以貽將來嗚呼豈不賢哉金湯爲國家發跡地
士多質簡而祖君獨著文雅彬彬乎幾與古文翁侔
烈嗚呼豈不賢哉余於茲益有感焉 朝廷開中秘

此思堂文集

卷四 序

九

賢先代典實聚四海之英又纂修其中今既數年矣
雖其事甚大然典籍如此之備賢而文者如此之衆
所謂文獻不可謂不足而迄未有就豈其猶有所待
與抑不可以歲月而致也嗚呼若祖君者亦可謂勤
矣

建黃州會館序

京師之有會館所以聚鄉邑同好惡通內外也其事
始於莘渙而其義歸於從王是故省有之以合其一
省府有之以合其一府縣有之以合其一縣士之初
至者停驂三日定館舍而後去各以其類書名於版
其既登仕籍有迎送之禮貴賤有內外之辨出入有
蕭錢之文歲時有團拜之會鄉之人無有不至後先
長幼進退坐作秩秩乎其有則彬彬乎其有儀也一

此思堂文集

卷四 序

十

鄉之中有以事相干者毋敢訴有司必先自鄉之先
生長者受斷而去悍不率約者公治之尤險敗類公
去其籍不肯有公事必至而僉謀之自京以內及鄉
之有水旱盜賊慶薦屈抑之事莫不公爲屬辭以達
其鄉之鎮撫方面而其自京而往蒞與朝覲齋奏慶
賀而來者皆置酒爲禮其中以故人集而情同州邑
之疾苦上聞而四方之形勢常達也楚自江陵相國
爲全楚館於城內而諸府皆有館於其外惟黃州無

之其有者皆各縣爲之故其人不得聚而情不得同
內之人方截然若不相關而何以周於其外乎今
國家肇造英賢輩出內而朝廷外而郡邑咸有其人
會館之建固其時矣諸君重念桑梓下接戚友上瞻
君父各以其力歸資京師卜地置廬將所謂萃其煥
以從王者其在斯與其在斯與

復團風鎮序

團江古鎮當水陸之會上接湘漢下引越吳而北通
汝潁爲四方居積所奏官司資給商旅貿遷於是乎
供萬曆盛年人物之茂比古一邑焉自乙亥難作載
罹寇燹乃始渡江洲居曾不十載禍更滋烈去歲收
燼葺郭未及樹立而三亂間至里人之折於兵擠於
水踣於奔走饑困者不可戶紀其僅能自存又所至
輒摘遠不相收卹蹙蹙靡所止則其退而復我邦族
亦其時然矣方洲居時謂此一帶水者天塹不可越
耳迨蕩賊者檣帆蔽江所恃已失焚殺之慘逾於郡
縣迄今追念猶爲慟愴賊退之後繼之以兵土人援
蘊其中吞嚙不已終以焚掠彼其周遭俱水卒有急
不可脫雖具舟楫稍緩須臾已爲掩獲然則向之所
以限賊與兵者乃所以自奔也諸君子雅思舊業奮
復先廬固人之心乘時所急予固知其事之可爲而
義之相濟以成也今覽其址控山俯江兩湖夾襟中

所容不下千戶爲之畫疆列市設甲定伍樹敵臺於南樓起北壩以蓄水而中開樵汲之道以達出入規模既定功用興焉不孝父子謬當委屬無一能勞惟是貪策舉舉衆力合作聊爲次第樂受其成共所已具者重首事以合義量宅地以繕垣估市價以致川置簿署以司財察人之能以分典其事觀勢所亟以後先其功勤而行之不日之功蓋可卜也雖然作始甚易成終爲艱今當叔立之始竊欲與諸君約母始

此忠堂文集

卷四 序

十三

作而中怠母朝更而夕改母恣便而難人毋擅利以營已母以一言債大事母以小過損全人人誰無錯當面責之無爲後言事非無難當勉圖之無徒推諉以一忍全終始以一讓忘人我以一義立長久之規至於持身不廉設心不恕責有攸歸亦無敢望諸君子之恕之也吾見力以合作勢以和固樓堞既具守望有資休養之餘絃誦斯洽其他日子孫有興者將以此爲發跡之地則萬曆初年之風亦庶幾復觀矣

霞城問答序

今秋以假南歸附舟虎臣前輩後道中見示楚瑯先生語錄諸書且令之序先生之於學深矣序之者亦既具矣而又以命于且加之勸懇豈誠以爲有所知耶抑亦念斯道之久微而欲與天下共明之也乎夫古之時道行於上而流及下人皆知學而其治至數百歲自禪代征伐叔治承成君之所以命其臣臣之所以進其君父子之所以傳擇兄弟之所以告誡察

此忠堂文集

卷四 序

十四

友之所以敬勉大而命官建國進言討罪郊社曆律刑賞工作以及閭山川制職貢設學校安要荒小而進退揖讓登歌奏舞飲食之節衣裳之辨宮室田里之數精而畫圖衍疇觀象製器天地之始終陰陽之化育命性之流行賢聖之授受粗而洒掃應對射御書數鼓瑟賦詩宴息遊覽閨房歌咏草野謠頌莫非道之所在而莫不有學其時學者又未有二氏之說百家之言以亂其心知而容其遷託凡一語一言率

皆其身之所行而其儘以言見亦必端正而光明精
深而醇厚由之以推心治事顯之以明倫御物而精
之以盡性至命達天自爲童子而皆已習其數自夫
婦人女子而皆能言其義然而孔子猶惕然懼之爲
之剛定纂修存其真而芟其偽揚其醇而簡其僻而
道之以言而明者蓋自此始孔子既沒士之不得志
於時者各以所見爲學高之者渺而不宜於用而卑
者爲一切揣摩千世之言蓋皆各見其偏而不能規

此思堂文集

卷四 序

五

於中正或販而不純煩而自善而背而弛者亦有
之詳其趣歸要皆言其心之所誠然使舉而行之亦
必能見之於身而不爲妄彼皆自矜所得未嘗竊聖
人之似而亦不掩取異說以竄正故雖不必合於大
道而亦未爲得罪於聖人其書汪洋瑰詭自雄於一
時其身沒而其傳亦已焉是故聖人之經獨存微言
雖隱而大義猶不至於亂西漢以來守其師說崇尚
經術爭以氣節相尙揆其所行固無大謬於聖人而

言必有旨述不違宗求其掠似而亂真者固未之有
也至於既其滯而達其微湧戰國之雜而發西京之
固以直捷三代之意則莫如有朱然自朱陸一辨而
學道者遂分蓋所謂醇而流爲駁正而激爲頗者漸
久而以似爲真雖諸大儒未或免焉固君子之所深
懼也善乎先生之言曰陸一傳而爲慈湖至不起意
而陸入於禪矣王一傳而爲龍溪至無善無惡而王
又入於禪矣其可謂知道之正而辨之於微者乎先

此思堂文集

卷四 序

六

生居家孝於親篤於友教其子弟皆有成法自服官
致政進退有方恬然無復競志蓋言而有其行者讀
其書於所謂端正而光明精潔而醇厚者於是爲多
其學豈不亦傑矣乎夫觀古人之言者必察其行而
其言之可行者又擇其醇而無其行或有其行爲言
之不醇猶必審而慎焉爲學之重明辨也蓋之卽固實
無所知誠欲使讀斯書者有以知其慎而與天下共
著於大明而已

怡曝堂講義序

海之大蓋千萬里其內也周亘閭越燕齊而其外迢達東北諸國其望之浩瀚蒼茫惟水之接天渺莫得其涯際而朝日之出如湧潮而起其波濤之作蓋不必以風而及其颶颶所指汎舟者不俄頃而歷諸域自島以內洋以外水物之產魚鹽環錯以供服食器用不可殫紀其潮之來如山如雲而去不知其所歸其氣之所蒸變騰樓海市幻怪殊狀不可以形似人

配惠堂文集

卷四 序

十七

見其廣大深險奇變充積以爲水之大極於此矣而未知其源夫不有所本則無以爲受而積之不厚則往而易窮江以漢來而河合淮濟走千萬里而赴之晝夜而不舍終古而未嘗息故海能成其大向使無本以爲之積則海之涸也不猶滯澮之盈而潢汙行潦之流哉書之有疏也自漢以來諸儒各傳其師學一字之義一句之文不敢求多於先生之說其言近而不失其初自宋以來諸儒各出已意而推其中之

配惠堂文集

卷四 序

十六

所獨得以合乎古之所可通其言深而不遺其本惟其近也雖不能有所發明而亦無妄鑿曲說掠取異論以亂聖人之正惟其深也微者以彰約者以擴聖人之意大明而亦漸啟夫陽託而陰竄之忠而士之讀書而爲文者以是爲干世之資舍書而求之疏又舍疏而求之時藝又舍時藝而求之于史駁雜之言卑者偷取靡蔓誦誕以自爲豪而逃之者求高於前人而拮據穿鑿以文其陷溺於是四書終日在人口耳而其晦而之也亦無幾矣豈非驚於海之大而不觀其源之故與先生之講義不爲文士厄漫之談而亦無局於漢宋諸儒之說曠然自寫其中之所得以求遡乎聖人之心蓋所謂有其本而知所積者也聖人之言歷數千歲晦而明明而反至於惑求有以守之而不迷其旨則亦聖人之徒矣况乎能變通其說而復不詭於正也乎非其大而有本固何足以語此然嘗讀先生之制藝與所以授之虎臣而著之世

者其廣大深險奇變克積則皆天下之所駭而固未
有知其源如此者故爲表之亦庶乎使天下之士知
讀四書而後可以爲文也已

文體明辨序

天位乎上地位乎下而人處乎其中此天地之體也
而人又於其中上因天下任地別其類以爲尊卑辨
其材以爲賢不肖後先相代以爲古今內外相別以
爲事應異同相錯以成道理有名而不可易有條而
不可亂有義而不可犯然後人之能盡而天地之事
成體之時義大矣哉周公之作周官也曰體國內自
王畿以至列國要荒上自冢宰以至府史胥徒精至

禮樂教化以至酒鹽醢醢莫不有職以爲之守有事
以爲之官煩而不擾雜而不混行之數百年而後能
去其籍而移其制何則有所爲體者均平齊一難以
繼世守之固莫能爲之動也文之爲道亦然文之有
體也如天之不可使下地之不可使上男女之不可
使易其內外而君臣貴賤賢愚尊卑不可一日而少
例置者也置之不當則大亂於是而起而遂不可以
爲人如使文而首尾銜決倫脊頽放雖復繁言詭義

累牘積几如下堂之周服冕之唐党偽學之漢宋亦
復成何世界乎此文之不可以無體體不可以不辨
也或曰體之奇正有變何也曰此固夫時而然耳時
有古今故體有正變古之文澹以質而後世以華麗
飾之古之文直以遠而後世以駢偶輔之其氣漸降
其體漸卑歐陽子曰偶麗之文苟合於理未必爲非
故不是此而非彼也由斯以觀體之不失雖復桑麻
古人不禁譬之時之不能不爲秋冬人之不能不爲
肥思堂文集 卷四 序 五
短齋其氣使然亦安得五風十雨以爲之天天府陸
海以爲之地君盡堯舜而聖盡周孔也哉然而求志
者期乎其上而服學者兼通其變知其變反其正由
漢宋之法以求六經之理其道聖者其辭先民高之
至於重元深之入於泉淵肆之及於不論不議之外
而通之徹於千百世之前與千百世之後離奇變怪
洞心駭目而推其首末各有條貫則體之旣得也諸
葛武侯未嘗爲文人之名而後之論者以爲可與日

星併麗江河同流然則天地之大猶賴斯文以持豈
可以爲文字之細而不務明之也哉其他體已具本
文茲不具論論其大者如此

歷科制義序

制義者學者所以爲學而拜之於君以爲立身治人之本也士自成童誦法聖人求學其道以發之於文而人君試而升之蓋將緣言以信其行也緣言以信其行則制義之爲言蓋可以由易也哉在下者以其言而自明其學在上者亦以其言而信其生平而又將畢之於異日之所教使其於聖人之道取之而不深出之而不必醇乎其正則吾猶以爲未免內愧於

配思堂文集

卷四 序

三

心外欺乎君而況乎其甚遠於道而大背馳也乎而或者曰上之取言意初不止乎此也將必進而求其言後之所爲且夫能爲其言者亦未遂能有行之者也則又曰士之爲此姑以是取乎上耳初不必有所致深乎此也吾未見浮而佻騁而填者之不得也今之蒙盛名取顯位者比比皆若人而所謂能深於道而著之文者曾不一二焉吾何爲求於難而不求其易勞此心於千百者之行一而觀自遠於比比而得

盛名顯位者也嗟乎士之不可以不學夫人而知之

也學之不可以不深亦夫人而知之也天下有學者

必能明聖人之道以發之於文推之於行而爲國之

名臣天下之所倚賴使夫不學之人而亦能是則誠

可以不學而不然苟非稽古深思則終不可以致且

夫上古之世有策問焉有明經焉有詩賦策論焉皆

不可以不學而得今之士自制義而外尚猶求其所

爲以期至乎古之作者而顧於制義爲吾之所以立

配思堂文集

卷四 序

三

身治人者乃反不求有得焉則何也夫策問也明經

也詩賦策論也雖未必遠於聖人然尚未得其深者

若夫制義則專使之識聖人之書言聖人之言道莫

大於是而顧以浮氣取之支詞傳之可乎哉道莫大

乎聖人身可以立人可以治今於其所以爲言者尙

不能求深豈舍此而別有立身治人之道耶上之取

士固不專恃乎此矣然亦終不能舍此而別有取士

之法夫誠以童而習之自首而不知所止士之精神

心術蓋在乎此其爲行不止一日而遽見而其見乎
言者則皆聖人之道將異日之所爲固可得而知也
言聖人之言而不能行固誠有之然未有言之尙不
能而或能行而咸得者也古之人亦有不親詩書文
章不表於世而不失爲賢哲者此雖自其天性而要
其生平閱歷則固未嘗不得於學今夫士者則固有
先聖之言矣乃不能學而曰吾姑以是取焉未嘗不
得盛名顯位也何其自待之薄也吾方憂言之者不
必能行而又不能言焉其爲術固已疎矣况乎苟且
以應世此當爲何如人而異日之在朝廷能出其所
學以有所樹立乎浮而佻驕而填者其得盛名顯位
也求聖人之道而深之亦必無不得之也則曷不求
於其深而其自待以薄耶使天下皆爲其深而吾不
能則吾之所以取之固亦甚危使吾爲其深而天下
皆從而爲之抑又何患乎深於道以著之文者之僅
一二人耶故曰士之不可以不學學之不可以不深

也吾宗初韋先生蓋學而深於道者既聞當世之君
子振起斯文以爲明道之本乃取歷科之文錄以示
世其將率天下而歸於聖人之學也故予爲告之亦
庶使學者咸知制義之爲言所以立身治人各求無
愧於心無欺於君以自成其所學而使上之取士皆
以其言而信其行則幾矣

已丑文閣序

嘗讀尚書予欲開六律五聲入音在治忽以出納五
言然則古之治亂固皆可以言察之與唐虞未聞詔
令方岳敷奏文或不傳其出者則晦咨其納者則諸
臣所謂謨也當其時被之聲歌奏之堂廟以教胄子
以格讒頑能使神人和而鳥獸舞豈所謂聲音之道
與政通耶蓋堯舜之所言者道也其精入於性命而
其大在於知人以安民道明於上而化美於下其言

配思堂文集

卷四

序

質其文古後之言治莫能出其中而學爲文詞以明
道考必以是爲首稱孔子述堯舜者也其道不見用
而其言僅存然有天下者由之則治易之則亂春秋
一書亂賊懼焉孟軻氏以謂一治其後言仁義闢楊
墨學者亦以爲功不在禹下豈非以其拒邪說而正
人心也哉近代之有制義將以發明孔孟所謂堯舜
之道者也昔之功令必使兼通性理綱鑑經書大全
大學衍義諸書而後能爲文蓋以諸儒所言其入道

深確能達聖人之微而後代之跡或治或亂或醇或
雜無不足以見道之大能通乎此則其識定而志端
行則爲學道之人言則爲稽古之論國家所賴焉爾
是故當其盛也士爭爲通經稽古其人忠厚正直其
文醇深淡古而天下治及其衰也老莊不已而管韓
荀揚不已而晉魏其爲經傳又止剝削字句大旨蔑
聞累牘連篇義薄意褻氣或弗貫理亦終鮮度其一
切以就功名之志即其人可知矣今

配思堂文集

卷四

序

入子赫錄

考卷遵度序

又以氣行而法爲之節法以御氣而天下之至文彰焉天之高不知其幾萬里也日月一晝夜周之可謂至健矣而有常度地之大不知其幾萬里也江河赴之委折貫穿浩瀚澎湃以趨於海莫測其深且廣也而以冬夏爲之息向使日過於子而夜明月經於午而晝見江河稽天而不宿於海則豈惟天地之道失而人何以仰照而資其流哉往者文體卑靡務剝裂

此思堂文集

卷四 序

三

以爲古博而其求深者皆晦塞陵遁讀其言幾於與渺而揆之理則實無一通此其似是而非固未有能辨之者蓋由人心放失蕩而不反既不則於德義之經而廢棄典型恣肆無忌以至此極也夫時無古今人無聖愚此心之理蓋未嘗不同也存之而爲命性發之而爲德業顯之而爲文詞上懸之爲式以取士下守之爲法以立言如日月之行天江河之行地而不可易者也我國家初政首正文體而二三大臣

以是爲正人心之本凡以養士之氣在於就法則不

至馳而自絕竭而自頽而嵩若朱先生實首京師之

命其錄文也以聖賢爲歸以先民爲則試事既竣梓

以示世名曰遵度蓋將約人心於法之內而養其氣

爲不窮之用乎京師爲古燕受天地勁悍之氣昔稱

易動而難服三代之際召公有惠政於南國詩人歌

之今其封土豈無有遺風存乎先生承其流以美其

俗納人心於王路寓教化於文章推之十五國其猶

此思堂文集

卷四 序

三

二南也讀是集者亦可以觀容光而知日月觀波瀾而知江河矣

陳太宰文序

文以明道也而時藝之爲文又特以言聖人之所言
夫道至聖人之言止矣學者易取言之曰夫人能言
聖人之所言則亦聖人之徒矣言其言以明其道於
天下而舉而措之致治雖聖人復起不可易也前明
以文取士士多名公卿功業炳蔚致治幾三百歲其
最著者爲王唐歸胡諸大家皆尊註切理各能極其
學之所至其後稍衰而變爲纖麗以底頹靡而不足

配思堂文集

卷四 序

三

以言文矣清興先生起而芟除之既簡當世之爲文
以示之嚮而又懼其不知求其至也乃取昔人之已
試者自爲之以告余曰今之爲文與道遠者也吾之
所欲去也昔之爲文近於道而有未至者也亦吾之
所欲去也吾之爲此也不軌於法理至而法存乎其
中不求同於人吾言其至者而天下之理歸焉余不
敏不能仰先生之高顧自以爲讀其文能知世之言聖
人之言以明道使天下學者由是以知今人之心與

古聖賢不遠焉將自此文也由是以知爲文皆明聖
人之道而其言可推之以爲行焉將自此文也然則
國家之所以長治久安者不在乎斯也哉

配思堂文集

卷四 序

三

三子合刻序

文爲聖賢之言者也士自讀書即求學爲聖賢思之所注身之所履有非古之法則怵然懼之豈徒爲其言已哉雖然言其見者也天下有能爲聖賢之言而行之或不逮者矣未有爲其言不能而更能行者也吾非不望天下之人盡爲聖賢之行而固不可以遠見也則殆毋先於其言之近道知其心之有所知也以其心之有所知異其知之將必行也夫古之人蓋

肥思堂文集

卷四 序

五

有行之而不必以其言著者矣亦有其言卓然而所行更大刺謬者彼之行皆實行即有其言皆實言也實言即一二亦至文也若夫學術僻堅議論華肆彼其言已無實雖能貌古人之似而中實無有亦何異乎其背大道而禍生民也哉今春高子勵昌兄弟來從予學予首教之以學爲聖賢之事爲說中庸一篇及太極圖亦遂辭歸而二子之文益茂其張子君興復執其業來且言將合梓以問世予以爲三子之文

其清深奇肆篤厚廣遠各不同致而要其能爲聖賢之言則未嘗異也蓋其胸中無浮靡駢麗之氣以亂之而考法先型又不至瘠而不勝寒而不光醇乎其體之於性而深之於事若皆取其思之所注身之所履而言之予固知其心之有所知也然三子皆華胃而居處服食又皆澹定明遠不易乎儒素是將有以求至乎其行者予猶將勉之欲使天下之人讀其文不以爲徒有其言也予何能以無厚望也哉

肥思堂文集

卷四 序

五

山雨樓遺稿序

平子既沒其兄勵昌集其遺藁來告予閱之未嘗不泫然悲悼數捉筆而不能下也平子生十九年而其學將大成文亦漸進於道其爲人孝於親友於兄篤於朋友之誼澹靜深遠不以世故動其心自京師之大以迄四方之遠凡公卿大人與夫學士大夫遊諺而至者莫不知平子之爲人求得一見以爲喜讀其文莫不爭相稱許附於知者之列然而卒天以死

配思堂文集

卷四 序

三

不得終其用嗟乎豈不痛哉夫淵敏絕異之資閭世一出天苟欲生之必將有以用之天苟欲喪之何如勿生之如平子者其何爲當吾世而生之耶不可謂天之無意然而又喪之則不得其解也或謂孔子得天之情而厚顏子得天之情而薄故早夭然則平子固得其清而薄者耶柳子厚謂天之生賢聖人如木之生莖賢聖人之竊天之精猶之憲之竊木之精故天之欲去賢聖人與木之欲去莖無以異此其說其

果然耶抑有所激而云也太史公作伯夷傳謂仁者不怨若此其何能以無怨也耶積厚者流長平子之祖若父若兄其醇德在里在國無有間言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其未可盡信也乎不然天之報施善人固當如是也後顏子而夭者晉有王弼唐有王勃然雖具雋才時稱其浮薄若平子者固才全乎德矣使天假之年以究其學而達之用必有過乎二子者然而僅存其文與二子上下千百年同悲此則予之所重

配思堂文集

卷四 序

三

悼也方平子與勵昌從予學說中庸及太極圖有所語無不曉有所問未嘗至再意其通悟絕人然見其殯然不勝衣又未嘗不爲憂之豈意其不踰年而夭而竟不克終其用也勵昌爲予言卒之前數日夢至古寺有老僧召之歸豈誠再來人不久住人間世耶抑已達生死之故於所謂厭壽不二者皆已明而不復有長短之較耶嗟乎天之不數生學人以矣生之而又不使究其用焉予其如天何哉予其如予何哉

其何能不使天下謂其文而此其之也哉

肥思堂文集

卷四

序

郭丙奏制藝序

近代文章之忠其易知者二其難知者一截綴字句以爲古博摹掠淺疎謂之典型此其易知者也務爲僻譎艱澁音旨而繩之以道則晦塞不通謬於聖賢之說以爲甚深此似是而非難知者也是其忠皆起於粗疎淺蔽不能讀孔孟之書以深其理定其識而徒取料於時文擷詞稗說汲汲乎富貴是微而無有明於身心之理以故高而失真近而彌遠毋惑乎於心多暗險之情於身有詭故之習而推之於世欲以仁民而淑世寧有得乎然三者之忠似是爲大以其知者之難故溺久而惑深生心害政孟子所爲惡之也夫文無奇平而有通謬理無深淺而有僞真欲救人心必根孔孟之意使心明於道道適於用其言皆質直力大之聲其義皆明白坦夷之旨舉而行之如菽粟之可以食布帛之可以衣日月江河之常行於天地而不可易也則天下之至文於是乎在矣今春

肥思堂文集

卷四

序

較士禮聞得郭子可奏讀其文澹乎其若泉之出蒙
山而望海醇乎其若醴之入口而忘味然郭子爲人
教靜淵遠不以功名動其心其間斯文之變至久矣
出沒於三患之時而未嘗或濡其爲文豈不可以問
世乎今將之官汜水梓其文二十首以往吾見其言
而舉之行也汜水古奇險之地郭子其有以定山川
之氣與

徐子文序

徐子年十六而餼於庠十入而貢於太學又數年而
試於廷懼不得高第以爲父母懟以其文來謁予予
告之曰士之有志乎天下之大者當務明賢聖之道
求之於心而以身行之然後學成而名章於以登
闕廷贊大業繼先王之緒爲來學者宗是之不就斯
所憂耳今子不以是爲念而以一試累其心乎且子
年甚少矣其他日何可量即以其時觀之亦未爲不
遇者雖父母亦不互以此厚責於子也此子所爲欲
子志乎其大者也雖然子之志純於孝者也以小試
之故而懼無以悅親則凡不能以悅親者有所不爲
也以一試之故而必求所以悅親則凡可以悅親者
無所不用其心也以其小者之不肯苟知其大者之
必能就子之志乎天下之大其能已乎哉吾見子之
終其身求悅其親而未有懈也吾子勉乎哉

配思堂文集卷之五

黃岡稚川劉子壯著

男

同鳳岡較閱

賀序

代賀朱都諫弟鄉薦序

已丑春都諫朱君分校開牘所得士爲一時冠比

廷對又多居前而克猶劉子乃爲予所識拔於是都之

人咸稱朱君知人朱君有翁以文名于時以今秋領

配思堂文集 卷五 賀序

鄉薦於是都之人又稱朱君善教其門弟子舉筆酒

賀屬予爲言以侑予告之曰聖賢之道相喻以心而

及其授受未嘗不感之以言今之爲制藝者學聖人

之心而言其言者也學者求其心而言之人主審其

言以爲用然則制藝不已重哉往者士競浮靡世亦

浸亂

聖天子起而更化之于是天下翕然爭趨雅正而求之

不得其意者又人于淺陋荒陋不能明古者所以傳

聖賢之旨聞嘗與劉子夏之以爲文以心爲質心以

道爲則文不根心心不至道是猶雕壞朽以爲棟而

烹葛醃而飽之也夫生心害政天下之治忽受之身

當其時安得起而拯其衰哉故既取昔人之文別

之以示式而又與同人以暇作之求其深而近于道

者又陰以其意博求當世之後起以共相勉泮扶起

斯文凡予之所得與劉子之所知莫不勤相啟告亟

爲然許以謂學聖人而應 明主之選者將在乎此

配思堂文集 卷五 賀序

而劉子則固嘗稱朱君之弟中秋之後二日子問所

聞聞牘則劉子亟稱其文且言朱君朝夕摩厲其弟

身爲賢聖所爲文皆根于心而閑于道今其家門內

雍穆慈孝著聞其所由來如此予以是益信朱君之

知人善教而都之人所稱爲不誣也朱君在朝沉厚

英敏所言必中時務予性倦辭接而間過訪朱君蓋

甚敬之重之朱君以其所知者與其所教者廣之天

下則其爲一國家之所賴天下之所長養興起者豈

紙也哉

肥惠堂文集

卷五

賀序

三

賀高勵昌鄉薦序

天下皆聽于遇者也而不知道之足以至之聽于遇者其未得也閔焉悵乎其遇之不猶而弗已之求而及其得也亦忘其已之有所至而舉以德夫不可知之天若夫道之所至其得也若固有之而無所于適適然驚惻惻然疑而即其不得固自以爲其道之足信而未嘗有所求與怨于天而要亦無不得則道之所存而遇不能違也而或者曰遇者遇也道者亦遇

肥惠堂文集

卷五

賀序

四

也蓋有非其人而得之者矣亦有其人而不必得者夫有其人而不必得者誠是也若夫非其人而得其一曰之遇亦必有其一日之道焉且夫有其人而不必得又安知其不遇非其一日之道有未至者耶故夫君子之于天也順之始焉無敢于求卒焉無敢于怨而又非諉之以解免于已之不脩而其于道既勤之于夙昔又謹之于一日則遇不在人而在我也然則其遇也亦道矣高子勵昌兄弟有文名識者亟稱

之今春從予學及秋而薦于鄉都之人與四方之士
咸信其夙昔之勤而其一日之所得又足以服之以
爲道之誠然而不易也夫人之情于人有不善則信
之于人有善則疑之于寒素之善或信之于世祿之
善又無不疑之而今也信而服之如此予是以知高
子之道有所至也蓋高子澹樸真至無一切華諛以
靡其志而其爲學也匪朝伊夕敏而不怠沉而不汰
其修之于己者固有其素而又其大父封公以茂德

此思堂文集

卷五 賁序

五

教育其家諸子咸膺簪紱而太宰又清方居身公忠
體國雖家世華盛而門庭闕如固無異于寒素者
之爲夫是以都之人四方之士皆以爲其固有所無
所于適適然驚惻惻然疑而予是以知天下之遇皆
本于道而不可知之天果在乎我而天下之學者當
反求之已也

賀王君佐太僕幕序

漢高帝之有天下也曰乃公于馬上得之陸賈曰馬
上得之安能馬上治之若是乎雄武之烈固非所以
爲長治久安者耶而穆王之誥伯冏曰懋乃后德交
脩不逮又何其畧于職守而諄諄焉以繩格之事責
之僕臣乎蓋古大有爲之君當其初起以兵力雄天
下雖三代有然及其既定遂有華陽之歸意所謂華
山之陽當即牧地而有僕正如冏者以典其事特經

此思堂文集

卷五 賁序

六

傳未有其文而至穆王之世乃見之也人君修德以
建至治內有公孤外有卿貳其所以論道弘化者亦
既大脩至于太僕亦第責之以畜牧之務然而古之
人乃以弼成君德爲先雖以穆王中主猶知此義意
者得之所招之詩其在歸祗宮之後耶 本朝取天
下與漢畧近其淵塞之德固見于駉駉三千而天閑
之選掌之公族闔人至于設立太僕仍沿前代有正
卿一人少卿二人寺丞一人佐之者有主簿而大興

王君友有，新命燕京爲古漁陽朔方地多產良馬昔人所謂冀北而燕昭王築黃金臺以買千里之骨者王君生長于斯其必能別其物產辨其種類而游之以地食之以時所以佐其長而致蕃息之盛者固其優爲而予將欲進之以伯同之義

今天子親政之初固將息焉講道其于罷獵地于貧民見其端矣萬一屬車所至數及山谷王君方將從長貳後舉承弼厥辟之誼有正侍御僕從從風者則予

配思堂文集

卷五 賀序

七

之爲王君願者也不然使汙汙涇宰侈玉花拳毛之盛以是爲能其官可也以視古人則猶未也而豈王君之所望于予言者哉

賀川湖祖總制序

川湖爲地襟中原而屈南距西發岷度衡不盡巨廬江漢交其間鍾爲洞庭控滇中達粵東西錯制秦豫居上游以臨吳會其山斗絕爲棧走車騎其川狹峻多藪澤諸土司恭峙

天子有天下九年湖已盡入版圖而蜀地僻遠去年始詔平西王將兵定之當是時總督所治惟楚然而湖之南再勞王師始克安戢豈往者道遠諸孽出沒

配思堂文集

卷五 賀序

八

箐峒蠻烟中屬蜀地初平潰衆走險遁辰沅犯寶長民不能安乃大發兵將界滇爲境而命我祖公爲總督以鎮夫九年以前總督川湖者所治惟湖也九年以後總督川湖者兼川湖以爲治也川爲初定而湖復數驚豈西南之好亂而小醜敢逆我類哉亦親吾之瑕而思有以投之也楚蜀自軍興來凡十有餘年矣其土川之荒蕪人民之亡徙賦役之虧缺或百里而無烟火或千里而無城邑其望仁人之撫而育之

不啻如饑寒垂盡之孤引吭而望慈母之哺之也而我公奉命以往將見梗者以芟順者以植原隰之漸以墾闢婦子之獲以保全荒區逃里得以薄斂而寬徭出諸水火之中而還諸衽席使西南之人歌而頌之曰南人自是不復反也豈不在我公也哉公家世勛故任兼內外當親政時以少宗伯定制度辨服孔諸禮儀大典悉所贊定壬辰知貢舉與劉君得共事見公盤剝繁劇峭壁而辨固知公之于川湖可不

肥思堂文集

卷五 賀序

九

用兵而服哉而諸反側皆可折簡召之使居鈴閣爲騎衛也湖靖而川通川通而兵民安財貨來窮蹙屬蕃咸歸職貢

天子嘉公之勞紀之太常非得珥筆其側述江漢之詩曰文武吉甫萬邦爲憲公其將與名山大川爲萬億年也已

賀李給諫弟鄉薦序

觀山者觀于喬木而知其大觀水者觀于魚龍而知其深其所居然也是故牛蹄之涔鯢鱓宅之培塿之上無松栢焉其積之也不厚則其發也不弘然泰山之巔河海之廣非以一木之撐一鱗之躍而益其高深也居勢既盛則華蔭之根神靈之化于是託焉其氣有以致之矣夫人之有賢子弟則其喬木魚龍已韓城給諫澹河李先生之弟以今秋舉于鄉其門弟

肥思堂文集

卷五 賀序

十

子屬文以領李君而予因得詳其先世所以積之之本蓋李君以清慎敦篤山詞垣改省益聲罪罪禁掖中予嘗讀其奏疏斟酌固是洞達民隱竊自謂古陸宣公今當其人而至其在交遊情款醇至則又藹藹吉人也及攷其家世皆有茂德而封公蒼環先生孝友好義善史書工詩文尤喜施予嘗傾貲急人難所至豫楚吳越多交識賢豪間太母解孺人佐之以勸操井臼質簪珥以承王父母顏教諸子尚嚴謹不啻

身爲其師以相夫子所以有成後人之志以故先生
成進士其弟復爲孝廉其家之昌方未有艾而澹河
顧自傷孺人早世不克與封翁共觀厥成此豈獨其
功名之盛所由來者遠卽其忠孝之思豈無所本也
哉澹河爲國名臣以其資于親者効于君其弟又
出而左右之異時聲跡琅琅史冊著其世德及其所
以慈教之義天下聞之當不啻登太山而景仰望河
海而驚歎也然吾聞古秦中形勝擅天下自周漢以

紀思堂文集

卷五

賀序

十一

來賢聖接踵迄于今往往有先王風教而韓城又爲
龍門太史所生地予雖未獲遊覽然攷其山川察其
流厚以爲必有仁厚之俗文章之美當吾世而見由
今觀之豈非山川之氣所以見其高深者與予忝脩
史職與澹翁先後出晉江相國之門人澹河又前與
予爲同官其門弟子與予又皆同年兄弟也故得備
書其詳以佐觴

壽序

黃太師母入裘壽序

天之所重于人者福也而德則盡人而予夫德者人
道之最貴而天固不靳之人莫不得天之性以爲生
而至于福或雖賢者不必備若是乎天之甚重夫福
也然人莫不得天之所不甚靳者而卒不能全其所
有又以此爲可有無之物而未嘗少用其心而至于
其所重予而不可得者乃更奮其智力以圖之務期

紀思堂文集

卷五

壽序

十二

必得而止於是有以不應得而得者又或捐其所受
之性以徇之則遂以爲天之于福雖甚重而濫而最
貴之德天雖徧及之而未有受其命者也論者曰德
受于性而無窮而福出于世而有量故天能以德與
人而福則不可以徇且天之徧人以德者是卽其福
人者也且將使各全其所受以自享焉顧何以賢者
或不必脩而不應得者乃更得焉是亦造物者之猶
爽也吾以爲德者性而福者命福歸于德則性與命

令故知性命之一者得天人之全矣吾師黃東崖先生太夫人是已太師母生爲名進士女長爲賢大夫婦克配君子有子五人皆身致通顯各當世而吾師特以一人簡爲輔弼澤被天下出其門者徧四方諸孫曾蘭英玉立繩繩振起未有艾人以爲母之福如此然母之事翁姑也佐其廉以孝相夫子也濟其嚴以寬教子也慈而義御下也恕而仁人以爲母之德又如此而至其盛而不溢勸而好施處廢興之際皆

能知幾以善其進退則又古人之所難而太母若性成而天授吾是以知太母之福本于其德而於天人之際有得其全者也今春二月又聞太師母年八十其日增健茂亓未有量而子若孫若曾孫或爲天子師或爲多士衛或爲百姓召杜或將拔出州邑登進王庭咸執爵拜且祝太師母當復自慰而予小子幸附官牆得聞其盛書其事若將登堂而親捧一觴以佐太母之閒頽也然吾師當時之變自全所守山

水詩酒之間大節存焉知太母必以善養爲愉而其獨深言天人之故以明母之所受于天者獨能全而天之所以厚母者甚至且以爲吾師慰也

代壽少司成羅篁菴片

今上六載之春予奉 命校士以 恩增額所得多英
奇瑰偉則多出于少司成羅公之門人其冬爲公誕
辰門下士 某等請所以祝之之言予惟人之爲道有
五而師弟子不載焉師也者于朋友之中有君父之
義其相喻也以道其相示也以言是故其在下爲孔
孟自孔子而下爲曾子爲子思以及孟子其別出者
有游夏之學有公穀之學各以所業相傳閭閻秦厘漢

配思堂文集

卷五

壽片

十五

其授受在後有世次可稽迨至于宋周子變易復邇
孔子之傳以授程朱其他文章亦然其在上也以位
相先以義相取公卿薦其大夫大夫薦其士一傳而
爲辟召再傳而爲選除三傳而爲貢舉本于爲天下
得人之仁而舉子荐譽皆爲公義或進謀畧或登經
術或尙志節各以類升志曰觀人者于其所知此之
謂也然爲之下者身不行其道托之言以傳其人而
其人守其說而不變爲之上者以人而事君以言而

知人而其人各以其道相濟然而世之變與時之盛
衰亦可以知之矣

今天子肇九域闢四門而公自乙酉首校京闈所取之
士又皆先後佐予獲茲英偉則雖謂予之所選皆公
之纓績而攘納之者可也公以文章顯其學自西江
以道見于言而施于天下國家之大其爲司成所教
成者皆在登俊而所取之士又復能不違其所自以
廣夫爲國求賢之理是公之傳之以道而知之以言

配思堂文集

卷五

壽片

十六

者皆有其人也公自司成以星誤遷大行彼改光祿
或疑其道未得大施于時然予以爲公之士或從中
秘後或爲省臺佐散而主庶司州邑天下之大皆公
之士則莫非公之道也異時膺 帝簡勅予機務而
率諸子其後其予所任之人則又皆公之人焉公之
道不僅以採于下而大行于上焉予又以卜世之治
與壽之將盛也已

壽韓母馬太夫人序

己丑春澤州韓六一成進士與余同出都諫朱先生之門六一于諸同門年最少而與余爲尤善比歸索予爲母壽是時其兄孝廉某在京師六一每出入惟兄命爲率孝廉嘗過余余亦嘗往候之顧自媿僕僕風塵弗克與賢者處而又竊見六一之于兄弟睦未嘗一日不如其母太夫人前也今秋六一來京師分校闕廩所得士楊某朱某二十有一人皆當世知

此思堂文集

卷五 壽序

七

名而楊子走予所索文爲母壽以慰六一所以事母太夫人之意夫余嚮者不嘗有詩乎亦未知其有當否也而今又爲文其能當乎哉然余聞韓氏家世有顯者然皆廉及之伯父登進士官于朝而母猶親織作其後卽世三晉更亂人莫相保而母持其孤五人飲食之教誨之成能有成今六一與孝廉皆已顯其三人聲藉藉鄉遂間未可量嗟乎母誠丈夫矣哉六一在京師日念其母太夫人不得進菽水奉歡笑比

壽日又不能以卮酒從兄翁後與諸子侄十餘人

于母之前以見母之笑而掖之起而其諸弟子乃率其年兄弟奉卮酒爲之慶吾知六一必喜自慰孝廉在其家率諸弟子侄十餘人奉卮酒拜于母前母笑而掖之起必相念六一在京師不彼如向者同堂爲壽而忽見千里之外率其門弟子奉卮酒爲之慶吾知母與孝廉諸兄翁又必喜自慰而予也媿不能爲壽乃以其詩與其文以爲庶幾于登堂之一拜也

此思堂文集

卷五 壽序

八

代胡太夫人壽序

今上御極之六載余分閱尚書錄士二十有一其家有隱德爲直指所未采史官所未書並爲繪音之所未旌則有若胡生海若太夫人焉夫女德之良無大於孝於從於互家然處時之順上事舅姑內相夫子議酒食肅闕闕稍敏厲者能之是以當世雖稱古道者未之或奇若夫少失所天老而成其子閱數十年艱難繁苦風雨暑寒時移情易事窘勢危不以少

配思堂文集

卷五 壽序

十九

動其心此非有大過人之力其何能以無隕落乎士君子幸處隆盛坐致卿相生享榮名後有美謠其不居論評莫不以聖賢爲歸卒遇非常失其所守或稍有樹立而歲月彌更時事迫蹙其勢有所不得已其中必有所大不安由斯以觀太夫人之所以長存於當世者蓋不在區區百年之間也太君少寡撫二子如是數十年而海若卒能成母之志爲

望天子臣爲賢宰相弟子歸而將母捧觴而進叩念數

年前艱難繁苦風雨暑寒或爲之太息或爲之歎

愉而母心之慰蓋可知已非太君不能成海若非海

若不能顯太君若是者可以壽矣他日直指上之史

臣以告用錫旗章天子曰余一人以是風天下也若

是者可以壽矣

柳子厚曰讀其文而以爲簡者必不知文者也文

正以簡爲貴耳

陳百史

配思堂文集

卷五

壽序

三

劉太夫人壽序

已丑予與十三弟寶生同舉南宮俱出右君朱先生門又居同里予系本清江而寶生亦云其先自清江之吉州又同宗也他日語予曰吾先子暨嫡早世吾母弱嫠持家門事兩太君以教小子及在此也今歲夏五當悅辰其爲我言予惟母有古哲婦之道四母蚤有子能賢典宗祏春秋之義母以子貴是於廢有嫡道家門大賓客戚里繁母能治僕婢餽田廬閭內

此思堂文集 卷五 壽序 三

穆然外無間言是於婦有夫道兩太君早失子立戚戚寡歡而母事之有加使兩太君如其子之事之也而忘其恤是於媳有子道如是者幾二十年鞠其子以教之成卒能使其子顯此當世丈夫所難是於母有父道至於暑雨冬夜履雪茹荼則母之所以自處者又如此夫某先生之未爲者母爲之嫡夫人之所未有者母有之進而堂上豫退而後人光中外之人咸曰有婦道則母之所以順神悅性以致大年者皆

自其身爲之也余有宗義其增信弟歸以告母母必以爲然以是進觴爲壽

方我範七表雙壽序

辛卯夏 廷試諸郡國明經予偕同官分校得多士
內院錄予所取士爲冠于拔貢得蘇生宣化于歲薦
得方生學舜皆第一榜臨揭而內院以他故呈誤俟
命於是訛者指目當路乃及予所取士竟覆闕之
然卒不得易未彌月而前事亦得已予因念初闕牘
時長者親巡其次諄諄以公嚴相劇切予復慨自勅
勵與獲俊特而二生又以英資茂學有聲鄉國然猶

肥思堂文集

卷五

壽序

三

得議者深文未嘗不悄然感嘆嘆吾道之難也士君
子以聖賢爲學期于不欺其心且不所人之知之也
況欲以求亮于言者之口乎守之身而爲行發之言
而爲文作者與觀者以心相遇要歸于無所欺豈互
用是重累長者哉今二生之文具在雖未盡達于至
而溥浣靡曼力還其雅正不失古聖賢之意又豈互
以小試自限然卒不得易而向之議者亦服予又以
是欲其文之將行遠而予亦藉以自慰且自信也然

又聞方生本以試冠諸士義得思拔爲同學者所先

亦復不較遂用歲薦來都此又文之見于行者方生
其真篤行君子也北秋試內院召同鄉者肄業亟稱
方生而生謁予願不應問其故曰父母老今且七十
矣家復萬里未嘗有入都志爲成士強與得亟歸今
部銓近度得一官爲舉養無以歌鹿鳴爲慶也已而
蘇生遂捷方生之銓選又以例抑之于是知文者悲
方生之遇而予亦傷其文不得顯于世然方生固孝

肥思堂文集

卷五

壽序

三

人也以爲久而得雋而垂倚問之望母寧歸而長貧
賤此固其發于誠心不欺者使方生進而與天下士
較文當不出蘇生下然方生不以此自榮而以不得
歸奉父母爲心此其人又豈榮名利祿者乎且安知
銓者之所以抑之又非所以成方生之孝養而使其
顯于異日耶生今其歸奉觴而進以予之言告之父
母日以父母命一出而爲多士先又得當時賢者之
知退而不以科名累其心以全其所以爲子其異日

又安可量耶予知其父母賢而能教必善其子之以
善養其聞予之言當不以爲妄也

杞思堂文集

卷五

游序

五

壽崔元復先生七十序

先生今年政七十余自西東還而誕辰已過先生飲
余酒且召客共論當世事余曰昔少陵負間世才遭
唐中衰所用未殫憂國憫人之懷胥於詩發之其言
曰人生七十古來稀先生有其才而其遇過之詩殆
爲先生言與客曰先生尙未老道最奇遇亦宜最晚
余曰然五穀大夫未顯于虞去之秦考諸子與年已
七十矣其後置晉君救楚亂以其國霸天子致金鼓

杞思堂文集

卷五

壽序

五

焉太公八十始載後車事文王十餘歲又事武王十
三年始戎商武王爲天子七年又相成王東封於齊
度其年已再浹屬然則七八十者政二人之壯年耶
先生曰余母爲以國事累也余惟未有息以是爲先
子憂則若何余曰先生氣體清強飲啜無異常時日
行可百里燈前作小草書數行俱下吾知其甚壯且
健也且即以周論之我百而九十吾與而三此文王
之壽也武王九十三而成王甫七歲又生叔虞是成

王與叔虞皆八十六歲以後所生也近有嚴大亦先生者自言共祖七十餘生子璞及珣後皆登第先生即何憂先生大笑客亦皆權酌飲就醉歸而錄之即以為壽

肥思堂文集卷之六

黃岡雅川劉子壯著

男

孫茂質廬纂輯

同里樊維城念菴較閱

書

與大司馬書

前承贈衣未得拜賜深懼疎薄無以稱惠尙容面謝近聞敝鄉撫軍疏云楚省歲額餉銀十七萬有奇而楚餉止十一萬有奇州縣又止能徵十之七是歲止

得餉銀七入萬尙欠正額十萬矣江南協濟江西陝西河南荒蕪遍野是各省既無接濟而內帑又虛亦不可望發也不識司農何以覆疏也事關軍政而敝省又初定此十萬餉旦夕不給即虞有他變客有楚省來者云本省給餉每兩銀柒錢三省中錢每千值銀四錢而官仍以每千一兩給兵兵執官價強市民物而又以所發之銀并換錢以市每爭鬪至官官不能以四錢之價責兵又不能以一兩之價強民兵既

患餉不足民又患物價太折而有司終日曉曉於兵
怒民怨中共苦萬倍矣今春敝府刑廳公祖以計來
京又極言敝府屯兵之害遍懇諸紳某亦曾言於先
生蒙教云事自督撫來或微或汰皆可某以語諸長
者皆恐中有不能相諒又懼軍帥貽怨取禍以故中
止而公祖爲民苦心悵悵而返近見各省汰兵想敝
鄉承平不須留屯或微作平湖南入廣西之川或分
之或汰之止留二三百名爲守禦而共多者亦聽督

配思堂文集

卷六

書

二

撫調用別處其假名營伍者嚴令禁之以絕禍萌則
敝地百姓少蘇而餉亦可少減也昨躬請中堂言之
云近事皆屬戶兵二部非如前朝內院得以票擬便
宜且囑令求先生暨大司農故不撥冒昧又以請命
倘有可採則漢黃之間戴明德者奚啻河洛之功也
蓋此時楚餉別無措處而楚兵又驕悍可畏若不早
爲之所懼有他故某桑梓所在患爲剝膚故不避其
言之出位也臨楮悚栗伏爲鑒恕

與熊次侯書

昨座上所言夜來思之過却此特別無機會蓋撫臺
所題楚省兵餉每歲十七萬有奇而民間止供十一
萬有奇其在餉兵者分文不可減而取之民間者則
有荒熟之異地水旱之異天完欠之異人催科撫字
之異官在十一萬尙有三分之一不能全徵是楚省
之餉欠至十餘萬矣即使能完亦欠六七萬無措處
以此入告將望發帑金乎抑望各有協濟乎今內帑

配思堂文集

卷六

書

三

告匱是上無可發而江西之餉責之江南北
荒蕪遍地自支不能尙能他及乎計惟有清兵一着
汰其冗者則兵不擾而餉無煩再增也近如敝鄉民
間極苦屯兵婦孺不得寧而鷄犬無遺種其望兵之
去不啻望歲矣爲司農計上之則盡徵以爲征湖南
入廣西之川次之亦互少減老弱無用以寬朝廷
之費如謂地方纔定未宜輕議則敝府止留三五百
精卒自足以彈壓飛揚斯州有道臺亦可不設兵爲

守況前歲之亂全山斬鎮兵丁凌辱士民監食紳賢
以致激成變亂是有兵更以生亂非能靖亂也度此
時楚省之困已極新有勛脩城工之旨則民間無可
廣額藩司無處設處不知去無益之兵以損有用之
食上不至於憂乏而下不至於重用也敢祈老年兄
親詣大司農一商此事以惠困窮以拯軍國不勝幸
甚今早期於衙門言之會年兄未來又恐一二日即
司農覆奏遲不及事矣故不避倉卒草此奉聞

配思堂文集

卷六

書

四

與大司馬書

昨見陝西孟總制具疏汰兵一萬二千員名可省餉
銀三十一萬有奇者去無益之兵以息有用之財軍
實簡練戰守有資當此閩川憂乏之時上能減費下
可寬民豈非計之最得者與然吾不要夫有以去之
而憂夫無以處之也夫此一萬二千人者非召募在
籍則供之而服招之而降者也今一旦汰而罷之將
聽其自去而莫之省抑有以驅之使各歸其里耶夫
有以驅之使各歸其里吾猶方憂之若聽其自去而
莫之省恐此一萬二千人者求其晏然而自巳焉不
可得也夫此屬所習者戰鬪之業所利者掠劫爲期
方其平居坐糜國餉尙猶引類爲奸侵奪市村而今
既失其勢又乏其食豈能退而安生理謀保身之術
哉且其去鄉里既久生平睚眦有仇怨之素而鮮雅
義之分退之無川業可以資生而進之不能事商賈
之謀度其志未嘗一日忌飲酒豪呼拳勇凌厲之爲

配思堂文集

卷六

書

五

而又所與共事者尙多在營伍纏綿勾連出入往復
小足以爲地方之擾而大足以觀變異倖一日以發
其困厄無聊之心是故天下幸而無事也如其有事
則此雖孱弱皆足以長亂且夫秦晉雖定其伏在山
壑移處邊陲者未嘗絕也彼不得食於朝廷而將求
所以自養又不能勞身以事隴畝小心以急生業則
其勢必有所歸而此屬所與又豈無在山壑邊陲之
間者吾懼其困而無所往將必至於爲之軀也或曰

杞思堂文集

卷六 書

六

督府所裁蓋簡其精悍而冗靡是去固誠有以制之
而此區區者又何能爲也夫天下之人以之爲國則
無不弱以之自爲則無不強在無事之日則每患其
太多而在爲患之日則平日所不足計量之人雖一
二而足以爲難是故兵之弱者爲賊亦常強而及其
反而爲兵也則又甚弱國家誕敷之日百萬不足以
增長聲靈而倉卒有事之時一匹之夫而莫可如何
蓋晉唐之已事可觀也方其破蜀取吳天下已平州

郡之兵悉詔罷去而其卒也爲五王之川劉石之資
唐既定兩河密詔天下軍伍凡百人中逃死八人於
是悉匿山藪爲小盜及王庭奏一呼而河北遂失去
當其時亦未嘗不以爲此輩悠悠坐食無益國家及
其後也困天下之力而不能定之況如今者國威雖
已赫濯方固雖已奠安而西土尙未綏寧東人方復
逆命者哉故曰不憂夫有以去之而憂夫無以處之
也夫自古開國之初無不省約制馭方其時神武已

杞思堂文集

卷六 書

七

震莫敢或動而又民苦戰爭樂與休息然數十年之
後老成經練百戰之人漸復少盡而承平既久夙昔
意氣稍稍就倦顧如武備豈可不嚴以爲制馭之遠
圖乎誠令武備甚裕而此一萬二千人者亦必求所
以安置之方使之帖然而去其伎怨之心則固所爲
憂深而計過者耳先生筦國之樞而某謬託宗盟不
揆狂昧輒陳其愚伏惟留意幸甚幸甚

與川浙羅總制書

前書奉候想已塵覽舍弟輩書來具道老祖臺接待
勤懇垂念寒家不勝深感九月中見敝郡招撫之疏
甚喜復見乞休之疏則又甚懼其喜者喜老祖臺以
德爲威不戰而服小民免鋒鏑之慘而國家仁恩
義勇令悍逆者皆感泣而歸心也向使不事招安惟
用追勦雖天兵下降小醜不足稽誅而玉石俱焚鷄
犬衆庶能保其安堵如故耶近見山西一帶捷功日

祀思堂文集

卷六

書

入

奏然井廬灰飛道路埋塞數百里惟見鳥飛林立由
斯以觀敝郡之百萬生靈非老祖臺活之而誰也然
地方甫定驚魂尙憐所望仁人君子撫慰之綏寧之
使脫湯火之中知雨露之惠耳倘老祖臺怡情泉石
脫然高致則蜀楚數千里赤子將安所仰賴乎其所
以懼者懼斯民之如弱子失慈母焉有遑遑然靡所
止定者矣伏乞嚴賜諭示使貧困之黎少有蘇息甫
定之地長得寧居則老祖臺之德且與江永而漢廣

矣時勒之鍾鼎與召公甘棠常存焉此治世之所拜
而禱者也臨池悚仄伏惟鑒念不宣

祀思堂文集

卷六

書

九

楚事便宜與王雪樞直指書

四月治命其等恭蒙 延問首以免荒租對廿二日

洪內院而諭允行隨奉 上傳荒田招民耕種免租

六年以順治七年爲始後數日川湖總督羅有懇獨

荒田租額之疏是楚之荒田最多而受困最久矣昨

見江南直指有遵奉 明旨查明荒田一本將徽廬

安慶等府各查荒田畝數入告何其奉 旨之勤憂

民之深也而敝省每有人來皆云司文雄已下郡郡

配思堂文集

卷六 書

一

縣不惟不曾料理并亦不肯出示曉諭百姓宣揚上

德甚可駭也夫免荒以七年爲始而 上傳又自四

月度五六月已遍聞窮鄉下邑矣此半歲中有愛民

之心者不知如何急急皇皇清查荒數呈之上意以

求入告豈其緩之顧若不聞也楚自數十年來一經

張逆再經李亂三經左叛民慮焚殺流亡最久田之

耕者十已二三而黃州又於戊子之春山寇連亘入

縣桑麻俱爲烽火之地至今秋纔得招安其荒蕪當

復何如爲父母者雖無 上旨猶應汲汲爲百姓請

命而况煌煌天語洞入民隱深慮民困而漠不爲念

亦獨何與且獨荒以七年爲始今不早爲清查竊恐

遷延至久明歲始得奏報而民之納租如故上之獨

租徒虛利積於中飽而百姓重困弗感國恩豈爲人

臣子爲父母之義也伏候尊裁

本朝錢糧額數一以萬曆爲則順治二三年間民米

規則六錢八分入釐近聞七錢二分四釐不知何故

配思堂文集

卷六 書

十二

而加此五分四釐也如奉部文如由司派亦宜出示

曉諭所以加之之故不宜默默聽房科書手出單而

定數也昨見杜科長有請行易知單一疏極爲便民

但願各縣父母力行之耳而所以能使 朝廷實意

及民惟在老祖臺策勵之使令必行則奸胥無所舞

文而窮民不致重困矣伏惟尊裁

國家初定人民稀少而徭役煩重敝地團風鎮尤爲

劇矣夫以下事上供役固分所應爾而勞逸不均則

小人之所怨嘆而有誠之所憂也。昨者王師過楚陽邏巴河各包送銀免其差夫而團鎮獨出夫五百名詭云每名與錢五百米一斗而其實諸民困累奔走上下數百里長途之苦見他鎮免役之樂而又未嘗得一錢一粒且加之敲扑僵臥而死也。又船戶巧者或送銀兩以至多金而皆免其差而更搜尋辛家冲求家埠各富家至有無船之某某誣以有船且打且夾且罰而竟無船則苦樂之殊亦何至是哉。夫江上之船數千盡賣放之而更索之山間且波及無船者亦獨何也。其後王知船戶之苦盡免之而衙門仍索放船禮每船數兩又將焉用哉。大抵做鄉之患上取一船一夫則票必數倍票一至民間鎮巡檢糧鄉約先肆其凌虐而後言其意其實止用一船一夫而其票所多者則折銀以克橐耳。殘弊之餘十戶不存二三而何忍供此往來之虎狼衙役之吞噬哉。伏乞嚴示禁止定與規則其項止用船幾隻或夫幾人

立碑刊示垂為不朽則老祖壺之功德且與漢唐而江永為堂曾福祿聯聯而子孫千億載伏候尊裁。敵前歲起有土地蔓延入縣連豆腐安此輩一非明季之遺二無英雄之志何故而自蹈必死之計。為滅族之行此其意亦足哀矣。蓋緣驅之者使不得保其身家故相聚山澤苟免旦夕不為暴吏苛役所誅噬耳。故治某初至京師即言敵鄉土寇可一呼而降當時長者多不之信。昨見敵府自同知入山招撫四十餘寨盡皆歸順朝廷無一矢之費而百姓已殺擄之慘乃始知某言之不謬也。今部院撫按已特題入告矣。以此觀之前此之為寇實出於汚熬之驅而後車者當無蹈覆轍也。今聞府縣有追求往日焚擄之事或監其人或沒其貲或加之重罰以剝其產業不知一朝廷可免其叛逆之大罪而郡縣獨不可免其擄搶之小故乎。當其為寇豈能無所擄搶既已與之並生便當盡行捐棄而復行追究則人人俱在

不免之中恐富者不能保其家貧者不能保其身則
豈獨有損 國家寬大之德耶伏望嚴諭府縣毋聽
書役唆哄則窮黎幸甚天下幸甚伏候尊裁

與姜漚思書

八月出都時敝門人殊卷一帙並書一函內開載年
兄前委公事詳末以全終始之義弟爲人局疎介直
不達時宜獨好言天下事其力無所能爲其心實不
能已又好觀古人之書求其源本以辨別真似邪正
見有外於理道及託爲異說以亂真者中不能忍恐
其惑衆貽患生民而又甚見爲人外和內險者故常
不避禍患肆其妄言雖陷於罪累而不知自顧然實

無能有益於聖賢但區區之懷不欲負孔子之懼與
孟子之所以閉之而已廿年末乃爲前司空陳益吾
所識而知已則與吾兄二人而已吾兄不以弟爲狂
而每勤加誨教曲爲保全向之衆人之中實以天下
之事弟每自畏避不敢遽當誠知事大時艱力綿智
度不足以濟故屢蒙大命而屢方也庚寅七月重辱
誠懇復自感激以爲有人如此知我愛我又責望我
且復華賢畢集妄意可以集和人望爲國家將來勳

有補益又可以長養人才正明學術故遂不自揆量
肩之而不辭也三年以來敬畏恐懼常思有負知己
勉自策勵而駑駘所限終不加進所望吾兄振發風
采一除舊邊積弊特爲吾黨之光而同事諸子或質
厚有體號令素著或學問淵博蔚爲儒宗或杜門靜
深考求古人或議論英發維繫國是或任事而不辭
艱勞或篤情而彌縫缺失雖所以扶植黎氓仰佐廟
堂者未能各盡其材而善類漸長佳事相扶十年之
紀思堂文集 卷六 書 十六
內必有可觀將弟之鄙固遠離京國不聞謨言德日
以荒而業日以弛所望知者勤賜金玉之音指撝迷
暗凡有不及一一貽書盡言無隱弟雖昏昧斷不護
短倘吾兄以弟爲通問套言忽而不以爲意或言而
不盡其誠此亦君子之所不安而又豈弟之所望於
知我且愛我而責望我者哉翹望德音不勝拜辱并
致諸子各相敬勵

答沈彤子書

接來書文字甚古蓋得氣於唐人者然僕以爲凡作
文必求其近道能通聖賢之意而非徒取於聲節之
與折也不識於尊意何如前文已公之同人其所辱
教者皆古人之義而今時之所難能也在同人閱天
下之人多矣其勤勤誨教人亦久矣顧嘗以謂局於
事勢有不能爲開闢延士者之所爲又士之進者多
不能以賢聖之道自處夫是以兩相待而未有合也
紀思堂文集 卷六 書 十七
若僕之不敏居京師二年矣其學不益進其行不益
高故不能以自振雖有勤懇之心欲與當世共明古
聖之道而望徵論罕人莫之許故自退勉期求爲聖
賢之行以爲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故栗栗戰
懼救過不暇又何敢放言高論以求動世之君子而
況能振厲天下士哉以故前得佳文輒自欣爲斯道
將興雖以告於人亦未敢謂揚其聲譽也以爲吾道
有人天下與有非焉耳蓋自先朝之末士爭去實務

名而其境至不可言今之爲學當脩誠以正其志沉
靜以致其深力行以著其質則氣將自動而聲將自
求天下必有學道者至也辱愛至厚故妄進之不揆
可否伏惟裁亮得暇幸過教仍祈好音見惠爲感

配思堂文集卷之七

黃岡雅川劉子壯著

男 孫茂質盧纂輯

四明戎上德載聿較閱

墓誌銘

詔封承德即朱公墓誌銘

順治九年二月某日詔封承德即朱裕我先生以疾
卒於襄其嗣子工科都給事中某謂其門人某曰先
君子翼子兄弟以食以誨以克有立屬 皇恩海及

配思堂文集

卷七

墓誌

而大命告訖弗獲終養今葬有日矣懼弗克稱以貽
不忘子共爲我銘之以志子終身慕既拜命竊念昔
在癸未假館先生舍側里之人無不稱也則心識其
爲長者又六年來京得出於吾師之門即又首得見
先生先生日夕見其之困於旅也不啻其身受之其
爲謀所以少蘇之也又不啻以其身負之則又最先
受先生誨益辛卯之秋先生猶子之佐舉於鄉某從
諸門弟子奉一卮佐吾師所以永歆者竊意先生之

所以育之教之者咸已有成先生之志既遂而吾師
仰率家訓成其弟以悅親者又已少慰加以 綸音
頒降其春秋旦暮一家之內洩洩融融可知也而先
生則已告逝矣先生爲人以孝弟爲大其事母也務
在順親志少孤太母鞠之茹苦訓督每引先訓爲諭
未嘗不感動既長力學將就太母命之治生卽去所
業爲生事知母之甚愛諸伯諸姑姊妹也凡婚嫁無
不竭貲以悅母心諸姑早孀諸甥女未嫁及諸戚姻

配思堂文集

卷七

墓誌

二

婦而不自贍者母憂之先生卽無不爲理其家事使
之得所蓋其所以敦恩義者雖先生之性至篤厚然
無不以曲奉太母意也太母卒哀慟三年動悉如禮
歲時祭祀涕泣思慕未嘗一日不如初喪人稱先生
之孝尙不知先生之極仁愛彰感誦皆所以成其孝
也先生有弟二人次某爲吾師生父次某某皆極友
愛視之如一身娶某氏繼娶左氏皆未有子以母命
命吾師爲之子時甫彌月也其後二弟繼喪弟媳某

守志先生育之如一家任之輔既娶而喪之佐筑筑
相倚先生又不異子之及其弟兄業有成其教之也
日吾之去所業也母命也非母志也其既成也日汝
之成所業也吾志也亦卽母命也先生之所以願其
子及其侄者人知先生之能兄且能慈而不知皆先
生之孝之所至也先生爲人溫醇敦厚尙儉質簡醇
酢不喜言人過僮僕有失不妄加責知故貧者輒捐
所有以拯之見人無貴賤禮之如一有阻險必出之

配思堂文集

卷七

墓誌

三

而後快則又某所得聞於里之人而身嘗親之者先
生可謂孝而仁矣雖吾師以未能終養爲恨而三十
年來先生之志已遠吾師及其弟所以奉其志者又
遠吾知先生亦必有以自得於地下也謹按狀先生
諱某字某其先世爲福建延平之沙縣人自高祖某
來學京師遂居焉某生曾祖某某生祖某某生先生
先生生一女左氏出以弟之子某爲子中乙酉舉人
丙戌進士累陞工科都給事中某某娶劉氏生三子

長許聘原任吏科給事中林起龍第三子國樑次許
聘原任湖廣武昌府嘉魚縣知縣鄧林尹次男某三
女市敷月先生生於明萬曆庚寅某月某日卒於清
順治壬辰年二月某日以某月某日葬於某鄉某里
爲之銘曰以善養古之義不於體於其志以教學家
之耻不於身於其子生也榮沒也顯其石存其思遠

詔封左給事中李公暨配解瑯人墓誌銘

今詔封禮科左給事中蒼環先生者予友澹河李子
之尊人也澹河與予先後出故相國晉江黃公東崖
之門共在垣中以方直清厚爲時所重而交與最愜
願獨與予善予嘗從居處窺澹河意微有未足者間
察其故則以先生年高而母解孺人早世喪思得歸
養而未能也庚寅有詔西行垣中例以資序同官皆
獨推澹河予聞之既重同官之善讓而又以信澹河

之思其親能感人之深也澹河既得省親比來京又
聞其弟舉於鄉益自喜而所善諸友人及其門弟子
俱爲澹河慶所以娛先生者而先生又將告訃也春
二月澹河以其狀屬予曰孤不天不克終養以及此
也永終之日又不得親共何以慰地下吾子其銘之
嗟乎微子言子其可以不銘哉先生之行可以爲人
子可以爲人弟可以爲人父聞其風者猶將興起而
況如某者樂道人之善其可以弗銘乎哉謹按狀先

生諱某字蒼璵父某爲郡增廣生兄弟四人先生居叔而於諸兄弟最爲才既就學攻舉子業家食指益繁父母以其材欲易其志使爲諸兄弟計而難於言先生知之慨然曰學以娛親也違親而得樂其非古人之義乎且夫兄弟之成無以異於在吾也因以其意請乃父母則大喜且泣先生即日束裝走豫楚吳越間解壻人亦用夫子志親操井臼以供公貨財肩霜露涉險阻者二十餘年所至訪名公卿求誨教購

配思堂文集

卷七

墓誌

六

州學正早喪有子四人皆幼先生夙夜護植且屬其次子某其就讀日生養婚嫁父之責也教之使成將在吾子其益恩勤無遺汝叔父成也於是諸孤皆遊泮中子振麟以丙戌列賢書先生曰吾可以無媿吾弟矣其篤愛又如此先生與解壻人苦勤勞家事孺人喪或請繼先生謂其子曰吾三十年艱辛拮据惟汝母共之亦惟汝母知之予其何安其教二子也自幼即聞之以正嘗曰吾不克終所業用父母命也汝

配思堂文集

卷七

墓誌

七

大節則至於孝義嗟乎若先生者可以傳矣先生之
先自隴西曰敬賢者曰傳而生岳岳生延富任王府
官富生向春宜賓尉春生蔡蔡生先生先生謹恭著
環其號也先生娶解氏名族儒官解惟一嫡女有子
二人長爲滄河滄河名某中前列崇禎丙子順天舉
人癸未進士授翰林院庶吉士改某冊給事中累陞
禮科左給事中娶某氏女次應麟中順治辛卯陝西
舉人娶某氏先生生於明萬曆年七十有三解瑞人

配思堂文集

卷七

墓誌

八

以丁丑卒將卜某月某日之次爲之銘曰會參之孝
也順乎親以養其志太伯之讓也以成其兄弟而其
子孫享之夫人無不私其身者爲而不有有而不居
嗚呼先生其不沒也夫

墓表

贈給事中林明元墓表

今上在位之八年歲辛卯始 親大政暨秋大婚禮
成先後加上 聖母皇太后尊號詔示天下令內外
大小臣得以共官封贈祖考父母存者得省沒者歸
葬於是諸臣咸感 上孝思各以其情請而予同年
友給事中林某與同官共爲疏上得予假蓋自元年
以來天下初定在朝無敢言歸間有請者大臣亦奉
配思堂文集

卷七

墓表

九

法不聽於是懷歸者莫能言其志而京國僑寓聯集
物價踴貴仕者貧苦無聊及己丑內院大學士洪某
自招撫江南歸乃始爲之奏請則或得一人而是
年不與林雙城纔成進士又同官雙城爲內翰林國
史院庶吉士三年而改給事中奉 旨歸葬以其父
若母狀屬編脩左念源銘其墓誌而命予爲之表予
讀之喟然而嘆曰嗟乎今而後知父子之深而君臣
之大也方雙城在館中每與予述牀深坐耄若論懷

及出署先後攬轡屬鞭而語未嘗不念其父若母之
未葬而家在萬里懷歸者之不能以告而告之不能
以輒去也改官之日或傳其爲御史雙城欲求留省
內院難之蓋以省中補官少遲可得假爲歸葬計已
而果得省中不求而獲此豈非孝思之感而父子之
至情天與人有不得不爲之會者哉然以向者求歸
之難即有之亦僅在史官而今也科部皆得請矣而
雙城又將載其官與誥歸而奉之墓前乘榮列觴讀

配思堂文集

卷七

墓表

十

而焚之以慰其父母嗟乎君臣父子之際豈不盛哉
子忝同年又常同官聞其詳義得爲之表謹按狀公
諱宗煒字明元兄蚤世弟幼困棄儒就商遊江浙間
二十餘年文墨風雅有儒者度所至交遊士大夫結
駟聯騎識者重之念父日老遂收貲歸養所致管累
千金與兄弟共之無私積性坦直嘗而責人過然未
嘗留於心以是多不失好輕財喜施視人有急如已
身事雖邂逅不問姓名解衣推食爲存心以厚

爲本嘗自謂卑人負我我負人前後所用人急者
亦累千金思其田未嘗撝券責償其有德於公者雖
不能酬必書志之示不忘且戒其子曰必報其不負
人如此娶翁氏閭情庠生翁應魁女也父以疾貧躬
績以養事繼母盡道家無間言及于歸力供婦職其
事舅姑亦如其家之事父母也公嘗出遊母嘗供甘
旨無缺姑臥病奉湯藥唯謹侍床褥晝夜經旬無倦
族間稱之公性近剛不少貶直母佐之以婉居家嚴

配思堂文集

卷七

墓表

十一

母佐之以敬或家時有無母佐之以勤生子一人爲
給事中雙城雙城年少善病又以貧不能多置書母
嘗捐簪珥服飾以共憂其病又勉其學終不以姑息
爲愛臨卒囑以勤學無過哀毀爲地下戚其慈訓如
此明元公生於萬曆某年月日卒於崇禎某年月日
母生於萬曆某年月日卒於崇禎某年月日是爲表

祭文

祭洪太師母文

嗚呼莫高匪山岱宗爲大崇朝之雲而雨天下莫深
匪海河爲之源其潤千里四賁斯尊於饗太母如彼
崑崙其施及遠澤我生民少嫺內則爲名門女孝以
怡親禮以自處作配君子是願是字以事母者而事
其姑維姑在娶忘其未亾比其終也盡禮致喪乃篤
其慶乃誕吾師顧之復之誨之教之亦越少師克敦
此思堂文集 卷七 祭文 十三

母訓蚤登朝宣其令問維母克儉富而不驕維母
克勤貴而能勞督我臧獲農桑是闕宗戚有闕佐之
穀帛滔滔王旅嶺海震靡母白子季維桑伊梓耕者
不變市者不止民不知兵惟母之指母來自南迎之
江許士民觀之式歌且舞母來自北 聖皇愉悅嘉
此迎養思綸其列母曰懷歸念我亾君免喪未嘗則
莫敢寧告之不得懼傷母心不告而歸獲咎在廷我
師有憂權其輕重寧躬受過母怡母惘厥惟 聖皇

亦既鑒止汝能事親國所求爾母既過歸爰卜佳城

以妥地下母志乃成豈天不憫同穴是尋泰山其頽

梁木其傾嗚呼痛哉思綸既降云胡不待板輿方迎

云胡不再子既有子孫復有孫封以一品壽以入句

五福既具非母之志其志伊何歸葬斯遂母志既獲

師哀欲絕生未得養沒未得訣柩捲猶存手澤猶新

見而勿執痛慕難言 某等荷蒙知拔辱在門牆拜師

之誨如炙母光時維己丑公捧大斗佐師舉觴以祝

此思堂文集 卷七 祭文 十三

多壽曾幾何時遽聞訃音知與不知感悼拊心華聲

既奠几筵既共神其來歆鑒師之慟

代祭劉學士太夫人文

嗚呼古之賢人君子雖其既沒而不可以爲亡蓋有所以存之也此其義婦道亦有之若我劉太孀其所謂沒而能存者抑毋少失夫子撫幼孤持門戶夏夜冬日垂四十載此古人之所難者而母爲之如性成而天授而其居之也以爲固然而不足異夫爲而不有是無所爲而爲之者其視矜名節以求聞於當世實有所不屑此其然於天壤固不止在百年之間

此忠堂文集

卷七

祭文

十四

矣母道如地其功於所生見之爲之雲物以見其文章爲之風雨以見其性情爲之海嶽以見其功量而人皆以爲地之所爲今母之所以教吾阮翁學士者未知於古人何如然而觀學士之所爲固可以知母也學士少而文長而成進士海內傳而誦其文以爲法程其在詞林也奉 命脩史兼誥勅撰文京師翕然有燕許之論此非母之所爲見之雲物者乎學士之爲人也澹靜誠愛喜怒不形於色而接之者咸如

光風霽月見賢者無不深交以敬而食不自振者常

身負其累以殉之此非母之所爲見之風雨者乎國家初造典試江南所拔登南宮者或十之三學士於時迎母於邗江而使諸弟子酌大斗以壽暨來京受詔教習天下之賢哲皆出其門下而學士能用母之慈以教而諸生之沐其時雨也若出其懷中雖其功量固不止於此而要之母之所以見之海嶽者可以知其槩已夫以母之所以自存者如彼而其見於其

此忠堂文集

卷七

祭文

十五

子之存者如此然則母豈其沒之而亡者耶雖然母之心蓋猶有未瞑者學士年且踰壯尙未有子則以爲母之有未釋然也而吾以爲母之能有子知母之必有孫也以母之見於子者長存而不可以亡則其見於孫者將蕃衍而未有艾也何則地之道然也其等與學士其先世俱江右產也而其與學士皆以癸酉各舉於其鄉又以癸未同登南宮交好最久故能具知母爲能言母之所以沒而存者以慰母於地下又

知母之必能饗之也嗚呼

配思堂文集

卷七

祭文

末

序文

募經序文

有鬼號於中野作數種會粹於雨夜風晨輒輒昏月
在草之澗與林之杪相叫以嘯如訴如泣卒然聽之
行者路移隊者席慄慄乎此非其人之父兄即其妻
子又不則其親友僕妾也蓋自癸未四月廿八日賊
衆渡江洲人奔竄自趣水中不可數算而倖圖免脫
者又盡繫之文昌閣之側人三爲束縲刃交下終之

配思堂文集

卷七

序文

十七

以挺死者萬有七千餘人此夫抑冤叢憤悸冤幽憂
地下相謀高者難控既無子弟可以告夢雖有威故
各自愛生遊覽田廬僅遺壁址記憶恬計都就掠掠
顧雲樹之猶蒼意生前而難又悲悼痛哭念存者之
難堪感慨咨嗟悔昔日之非計或比辭吊慰留未絕
之喬或忍恨慨諧付有定之數親眷忽逢於冥道思
仇遙指於人間寒風射傷痕而痛來露草穿碎骨而
酸絕逢人呼救無形有聲哀鳴之音殆非一狀乎不

知江中之寬其有聲無也僧道亨結茆其地旦夕開
此爲人說種種幽異且自誓擊幽明鐘三歲謀梓水
懺以釋怨釁劉子曰嗟嗟伯有爲厲國僭祠之蜀地
見青沃之以酒自古然也是以王者有厲鬼之祭哀
死者之無依而露骸未瘞則仁人爲之至今洲之中
其在洲者其去洲者得無喪其父兄而未之薦歆者
手得毋喪其妻子而未之悼哀者乎得毋其親故
僕妾而未之吊賻者乎不幸而罹大變不得其身而
配思堂文集 卷七 序文 七

文昌閣死難序文并辭

戊子秋朔劉子避山兵而至文昌閣登樓而望其東
蒼然蓬蔚隱地孽虎弓者垣址窪者陸渾吾先子之
廬而宗黨婚比之聚而處也南而左疎樹杈撐閣以
遺卉鳥焚飛花竹石散藉者吾書舍而良友藏脩交
游之所至止也其前蔬圃屈江茆簷錯峙中爲小祠
僧種而啐吾家所祀之洞庭神也閣之上諸君子以
時射藝暇則飲酒而歌其樂焉此其地絕人區靜接

配思堂文集

卷七 序文

九

有時當風晨煙夕霽曉月秋疎雨在林懸雪矐地近
者眺遠者來處流瑣之時賴天子麻豈可謂不得其
止者乎未幾年而賊繼以兵向之所偃處嘯咏者露
蕪游羽從而有之矣方癸未之初予先去適京師社
中推先叔父爲長其次爲約約有副非名德者不得
入自城壁山無不請屬爲之立條章設守禦雖云固
圍亦以臨士大夫之勢也當是時賊已潰沛川襲郢
城揚旌江岸日遣謀爲招自守令奔避洲者咸避而

諸君子益堅無敢離越有與賊間者輒磔之至四月廿八日賊舟分向砲石遙渡衆稍引去而吾弟猶踞石治守其賊自洲首射數人入更出吾家之臂先叔父殞於水家之亡者十七友隣之亡者十五僕妾以百數而洲中不可算計者矣是非有土城之責其殉而之死未盡合於義而朝廷之所不得問而卹也然或者猶將笑而訾之其後大兵復省以從賊誅繫者所在蔓引而洲之人免焉猶得以殺傷之慘衆上憐

肥思堂文集

卷七 序文

三

側豈非諸君子之有造於斯洲者乎今國家喪失自河度嶺越境迎降而亡其地死其官者彼幾人使諸君子當其任雖未必不輸尺土亦豈肯陳香炬奉壺匏匍伏而丐活耶故夫諸君子以文弱之姿捍蛇豕之衆進無益於國退不能保其身家此城甚過而至於以死自守義不招步洲之人得免亂賊之目又足以媿世之貪祿寡耻者其道亦豈可得而沒乎彼笑而訾者徒幸免耳非能有智以自全者也當賊之來

牛酒者若而寨供舟楫者若而家導賊渡江而開

有會上書求試爲之臣妾者若而人此不當一言以責之而顧不怨於諸君子亦獨何與余悲而明之次其本末紀其姓氏庶有知者得以採焉其以水殉者余叔父劉文敬諱紹熙也其登舟復歸迎母不得者余弟子宣子偁元則子儼也其懼見擒於賊而率家投江者杜亮公紀也其以宗覆絕者陳儀吉鴻帥遜夫有功鄭醒喪仕俊鄭嘿人嚴於爾翼斯行也其僅

肥思堂文集

卷七 序文

三

以身亡者黃伊平衡方祥明珪也其脫而卒不免者魏男英應熊張爾爲鴻儒張爾任鴻仁也其以悲傷而終者叔父君敬諱紹伊兄克章諱子俊及先君也其他婦女不錄其身存而失家者微之此皆左右斯閭而向之所謂偃處臙豚者已盡無有豈不慟哉今山谷沸漏余復踐茲洲之市廬再茂而此土就漂風雨之夜霜星之下宿然若形吻然若響其魂氣猶未忘於此乎時迺初秋屬有家祭普及疎曠饒而慰之

爲之辭曰余聞古亂於傳則有豈其見之不日我後
死節與忠昔謂之難凡今之人云胡不然嗟我君子
爲誰而死賊投間言毋敢近耳義不繫國名不贖身
益之以家猶或哂嘆勿悔失策勿嘆失家視我天子
不有京華疇哲則苑疇昧則落生死偶然求心不作
和彼苟生其骸僅存安能苟愧乞免彼冥遺利在里
人莫知恤隱忠在王史後誰筆有而弗居先民所賢
試此卮酒旦暮百年生從何來沒從何往庶無怨怒

毗思堂文集

卷七

序文

三

息情語

傳

家譜傳畧

劉氏其先出江西清江清江於宋有三劉而大司徒
式其先世也至今紫陽墨莊一記斑斑尙存越元迄
明世次莫考明初爲大司空欽與解學士籍善普作
步雲樓讀書其上學士爲詩贈之其自情江遷黃岡
爲少亭公少亭公而上可考者惟性吾公先人相傳
家祠煨燼其籍識名於墓碑上性吾生大甲或云里

毗思堂文集

卷七

傳

三

人皆以行爲字二公又號吾一中一云則未知其爲
名也爲字也大中育子三人長自貴次自衡自重由
自貴公而上皆世以貴名於里居薄城東爲室峻厥
墻垣與城等故里中稱城墻劉氏其後去城居蛟湖
則不知其時矣自貴公娶程氏無子養生于睿是爲
竹亭公公少喪父育於叔父自衡自衡又喪乃與其
子儉育自重家家世以貴居醴淮揚行辰禮荆漢間
收水爲給漕以故竹亭公恒在淮揚爲南雍國子生

爲人長身豐頰意豁落輕財好交遊治亭於弟之西
種竹數千個匪以水題曰竹亭以自況里之人與四
方來至者識止其中所爲贈序傳賦記詩歌詞曲盈
冊壯兒時猶能誦一篇爲誦雙江豹詩詩曰亭外一
溪流水亭前幾箇簷管榼輕尊追賞清風皓月徇
猗竹亭公所得槩見於冊者如此冊自叔祖小亭遺
其子允大允大以歸子家癸未之亂火焉公有子五
人長臣綱次國光少亭其中子也次國政國定公從

肥思堂文集

卷之四

三十四

少亭公遷黃岡以壽終葬於城西北五十里慕義鄉
少亭公諱國誥母余氏生二子長國綱爲邑庠生次
即公公仁厚不欺人人皆推爲長者目不識權衡人
亦莫有欺之者少時與里人戲其人怒夜嗽其妻繼
櫬上旦日率其徒謀於家是時國法重死公不能自
故嘗從竹亭公督課澧漢遠以家趨楚始居黃州之
黃岡會事解歸廬有燬址族人請爲圖其奴鋤得器
金公知爲先世藏不問弟小亭怒召其奴詰之奴故

備強不遵世之歸而死公又以是復趨黃居國江公
既數遊禍家益落乃迎竹亭公就養而自督通於禮
卒歲餘不醉所償即有償不給乃益困歸公雖貧意
氣落落每夕必置酒自爲歡里中士人相遇輒具食
出其子文以質先叔父文敬私淑諸君以教小子壯
則皆公之遺也公老而益健諸子能治生家復饒公
無日不識會病亟執叔父手曰望子有以慰予老
子必有成願予不能見耳年七十卒葬竹亭公之

肥思堂文集

卷七

三五

東二里許有子五人長紹聖次紹賢即壯本生父次
紹祥即壯所後考赤明府君也次紹熙黃州府增廣
生次紹伊皆祖母周氏出也紹聖字正子爲人頗偉
高顙無鬚少從叔父小亭公遊則常落拓不羈性直
俗常忤人小亭死爲責諸負盡歸之終不自予歸益
新節謹嚴恐傷人意里有召請爲祭酒有侑者
必厚賞之或以爲言曰此曹以身事人求鉢錫吾何
忍之儉且我爲之長而後將若何里中人咸敬憚

之中年未有子母命之納膝笑曰猶子即子也吾兄弟爲家卽身不異身豈更異其子耶乃爲具召親族鄰黨取弟之子拜於祖考而子之晚更愛子弟子循及人乃更嚴諸弟已成人少不率卽捶之所至諄諄言人先世積累其後不克守爲戒壯少時嘗聞其言曰學則庶人之子爲公卿不學則公卿之子爲庶人又曰嘗將有日思無日莫把無時似有時又曰貧賤生勤儉勤儉生富貴富貴生驕奢驕奢生瀦慾此言

龍思堂文集

卷七 傳

三

雖僅可以垂戒嚴諭類此又性勤慎夜戶必親雖寢必起家同居親戚婢子無得通有至者輒呵之常以是取怨不顧也公卒後諸兄弟乃更異費率由他婢子往來後更數苦盜乃益信相數日長兄在當不爾卒年六十六從母葬嗣子子俊邑庠生孫孫芝邴庠生孫蕙邑庠生辛未壯以會試歸故嘗受知縣令吳公公思有以贈某屬吏以二事索書覘者張其言曰令相顧甚重亟捶其人公聞之大怒責某曰汝何用

須此錢若以作楷槓吾猶能辦汝祖父視人惟恐傷而汝幾殺人勃無得更趨城會折汝脛其所爲嚴切若此嗚呼痛哉某生九年而生母卒又七年而今則贈府君卒當是時年亦不小矣而不能詳知我府君之行也則猶憶卒之時里之人太息於閭親故知識悲泣於堂兄弟宗族哀慟於室而我王母坐則未嘗不思思則未嘗不言言則未嘗不感悼而垂涕則又憶其言曰汝父之事子也必順其心當汝祖避禍西

龍思堂文集

卷七 傳

七

出家漸貧乃獨奮起越洞庭躡天柱與爾蠻爲市益振先業每見吾有所不悅或僕妾過失欲怒必宛曲解說期子開顏然後已知子之不欲使兄弟異也所致昔累數千金與兄弟共業終其身不渝亦未嘗言其兄性饒惡視諸弟嚴小失意輒捶之必齟齬爲解曰弟雅宜子勞毋貽老母憂卽兄疾怒亦立解里中子弟學率中落季弟好學或捫掄目吾里中無作秀子者是何能成弟益勵必勉卒業所得佳統必先製

予之日渠僂宜華樣者吾事也教汝兄弟必置名師
酌必厚宗族來歸必留贍之視其才予之資爲生業
他諸戚故稱是貧不能振者輒數貸之卽不償未嘗
倦歲終率焚券不能償者里之人識與不識未嘗不
和顏色交善所需未嘗拂或爲置食不數箸強之日
君生事甚狹奈何以一飽易君數日勞乎嗣蠻猛直
喜卽歡笑傾服少相失輒持刀矢殺傷不忌往者多
止常德汝父獨踰天堦入署訓示忠信所期與時日

配思堂文集

卷七

傳

天

物數不少夾蠶中以一言爲券積三十年生爲之祠
辰俗善淫牙者多以室致客汝父知同事久旅必先
分置散金爲曲中遊期至彼毋亂聚亦相信許於是
其孝率諸弟孝弟率諸弟宗族以之存親黨以之
業困阻苦蠻視之如神今其後吾日懼予子孫弗克
率訓以和於兄弟篤於戚里是以有不思思必言有
不言言必泣也蓋非所數聞於王母者如此嗚呼蓋
皆出於質言可以爲後人則矣今天子親政上

皇太后徽號覃思得貽某官某卽故具述其畧仰
惟大君子錄其隱行賜之文俾後有所守以志不忘
云本生考諱紹賢號養吾娶崔氏生子子俊黃岡縣
庠生爲伯父後繼娶單氏生子壯後叔父家女一繼
娶鄧氏生子子偶江夏縣生員蚤卒生子寬殤

今諸勅貽贈某官某卽府君諱某字某少亭公次子
也生數月從父母遷黃岡岡江家教遷益貧少亭公
不樂府君年十四卽奮志復先賢業初自貴公蚤喪

配思堂文集

卷七

傳

天

竹亭公與弟儉育於季父自重家既長自重子入人
比析產弗平顧多與其子使其子入人與二侄等宗
族惡之竹亭公與其弟皆勿敢言其後竹亭公遊揚
州納夏氏女生子國光爲縣吏長身美鬚眉善談論
好酒色邑令時君委計事至京盡廢其貲令怒繫之
以法中諸宗族時竹亭公爲國子生在南雍子國綱
邑諸生令弗敢取取自重諸孫諸孫故昔多得分產
宗族顧笑謂天爲之而諸孫中國欽尤厚貲交戚率

貴顯顧受令管欽固稱非親屬今日汝行同求贖弗
許答之十憤而死謂其子曰乃以行爲累而不復宜
以次行於是皆散居淮楚荆常諸宗有厚貲者皆貧
府君以爲先業之喪自兄弟失睦而始於先世弗平
乃請於父母與兄弟日莫戚如兄弟財爲下今家更
貧若者商若者儒各以量其所才居食無異汝爾乃
沂漢河越洞庭涉邊踰常後蓋獨超辰溪與桐蠻市
蠻故猛厲搦弓刀出入小不逞即殺射傷人府君與

肥恩堂文集

卷七 傳

三

期日月示信實蠻皆傾服出入遊三十餘年生爲之
祠府君既歿爲致千金皆與諸弟共諸弟咸勸公義
出入多寡弗視籍亦不錙銖苟諸婦推逸分勤苦生
子更乳保如一母出不問知財用貲貨無入私室即
入無輕擅季弟爲諸生所得執穀必與之曰讀書人
立華諸弟相喜信無間言宗族來者皆與之資且視
其才使爲生計他親故來者稱是或有所貸無弗予
即償亦未嘗取以故西江多從居者初娶崔氏生

子俊邑諸生爲兄後繼單氏生壯後其弟繼鄧氏生
子子偁邑諸生死於癸未之難又明年其子寬殤未
有後子壯旣爲後於叔父後更生子未敢以歸宗告
所後父卒本宗未有主今以 國恩得諸地贈府君
爲某官某即府君生五十年而卒後七年而祖母以
入十五歲卒又一年而家析爲四

肥恩堂文集

卷七 傳

三

私務先兄弟娶邑長者林氏女生子數不育視兄諸
子如已子林氏與諸姒姆如姊妹亦視其子如已子
諸子生相抱哺臥視或忘夕即歸寧皆相從母家故
善視裕益諸子浣櫛衣履如已女出壯生母單善諸
姒尤與母善戊午生母亡乃從母久所生子輒殤乃
子某某府君所與諸兄弟而出入沅澧常更代獨行
歸即教諸子凡行止臥坐必以禮每登涉宴飲祭祀
悲喜無不訓戒或有所見引述古先得失興敗示鑒

暇即讀書諸稗史不釋詞說始末指美善可傳法勸
誨痛切雖觸人所忌未嘗退焉

肥思堂文集卷之八

黃岡雅川劉子壯著

男 孫茂質廬纂輯

蒲關張好奇知天較閱

雜著

立命

知天命之謂性則知命矣我之所以自爲皆天之所
以與我者也以爲有不可知者聽于天者也受之自
天脩之自我則命在我矣故曰能盡其性所以立命
肥思堂文集 卷八 雜著
也非人之所能爲者君子順之

付善

天命之謂性至善本乎天故性善也天之命人者何
理也天下無不善之理斯無不善之性矣
子曰性相近不言善何也孔子之言言人也性本乎
天至一其降于人堯與象未嘗遠也其自近而之遠
則非天之所能爲矣

孟子言性之善言情因發以知其存也吾言性之善

言命原本以知其受也其義一也

有生而知其不善者是觀于其氣也至惡之人死而有善言者其性復也以至不善之人行至不善之事未嘗不持理以責人斯以知無不善之性矣

一念不與天相似不可以言聖一言不從聖人出不可以言學

配思堂文集

卷八

雜著

二

言行

程子疏乾之九二日常言亦信常行亦謹劉子曰常言亦信而況于不常之言乎常行亦謹而況于非常之行乎常言人之易忽也或直而過其實述而增其意皆不信也故曰脩辭立其誠

易乾言君德上之道冒乎下也禮言士下之事通乎上也

天生衆人而富貴我以我及人也祖生宗族而我富

配思堂文集

卷八

雜著

三

貴以一及衆也知天者萬物皆我矣知祖者宗族皆一人矣是故愛及兄弟始可以言孝親恩加宗族始可以言敬祖施及民物始可以言達天

天不能盡人而愛而我能之乎凡心之所動事之所至而有以及之使各得其所而已夫君子之篤親亦如是也

齊家之道能格小人女子而後可以言至誠

乾坤而後六卦比坎有天地即有患難也聖人出難

以造功賢人遇難則脩德

君子觀于否而知聖人之愛小人也

身者父母之身也天地之身也而可不敬乎敬其身

則孝矣敬其身則仁矣

君子小人之辨義利而已矣一念之誠皆義一念之

動皆利也

用財可以觀道多取而少與之專而不可爲身也少

取而少與之盡而不可爲行也多取而多與之貪而

肥思堂文集

卷八 雜著

四

盜焉不足以自救也少取而多與之俠而奸焉不足

以明義也故得取與之當者知道矣

易本義曰咸離重手感然六爻皆互靜而不宜動可

以知感人之本矣心之感物正而固乃得其理不能

正固而累手私感則但其別類從之不能及遠可以

知感人之用矣感人以言而無其實可以知感人之

用矣

昔之衣冠甚盛也禮法而固治之今之未有能行禮

者而徒重衣冠豈不失其本與

重利者疎其所親奸名者親其所疎宜察微以辨分

則中矣

快心之語非至言也快心之事賢者不爲焚秦宮室

殺子嬰掘始皇墓是一時極快心事當時不知多少

人撫掌項羽却做漢高却不傲

不善之事不知而不爲不如知而不爲也不能而不

爲不如能之而不爲也平居而言不爲不如臨事而

肥思堂文集

卷八 雜著

五

能不爲也

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非去安飽也惡其有求之

心也食不厭精鎗不厭細聖人有心于厭則何以異

于矯也

非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服冕卑宮

室而盡力乎溝洫帝王儉已以行其禮也飯蔬食飲

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聖人樂道而忘其遇

也

已丑十一月十五日書

是日晨朝郭儀部語于曰吾子何寒也予曰子之寒自爲之也儀部曰北地固風高吾子祇需一裘耳何爲以自寒哉予曰非也昨歲之今日予方奔走風雪道中所衣者布所襲者棉然嘗忘寒何也當是時敵鄉之親知者多以非罪陷桎梏予得脫身走京師但一日至都下邸喜不自持不在其名之就也今幸被恩思出入城郭有居室之薇度其于道路曠廊病驢不前已而曉氣寒露四至而不可避者何如也所衣之衣或者與布棉較厚矣而登于殿閣又已日出非有嚴風積雪之來也然而苦寒豈非自寒之哉夫當其風雪之在道路意不在寒則風雪不能爲之寒矣今意無所在則寒得入雖無風雪殆猶甚焉豈非自寒之也哉

配思堂文集

卷八 雜著

六

十八日又書

凡人身不可使之嬌嬌者驕也而衰至矣予自初賴先人生事頗饒又蚤有名遭時之盛非與不出非肉不食侍從數人巾箠未嘗離側夏月侍者中夜未息秋冬近寒圍爐浮白置別業頗廣蒔植樹護池觀花鳥之樂然意嘗恨未爲足乙亥避亂居武昌已無書室丁丑營居江湖竹楸而已可讀書然猶足居友朋花竹數處可飲癸未之變蕩然無存茸茅爲覆風雨不蔽客至坐瓜棚下婦子屏息不能出後至乙酉奔走淋山河借寓人家不爲其地所容往親戚家求舍苟安輒爲所侮雖心甚不甘然亦安之夫當其盛也猶意甚恨不自爲足及其後每不如前而未嘗不安豈異人哉習固使之然矣安居則每求而進而遭患則苟得而就嘗能以遭患之心處泰則無不可處之時矣

配思堂文集

卷八 雜著

尙儉

凡人之欲不可因時而少肆夫欲則何盡之有以爲
不可少漸以可少者亦是緊要矣及財不能供則必
爲非道以求而廉恥之道漸失人遂不可爲矣古人
云學道須治生不知孟子原就寡欲即是治生之方
如今上下生財亦皆用此道近見道上無貴賤俱是
華服如此破費天地之物力豈能供給須是與他分
別上下章服有等禁絕一切妄服則人人皆崇節儉

配思堂文集

卷八 雜著

八

下既有餘上亦無不足矣

家塾

家塾爲室四重前爲大門種槐竹其內外左右置兩
小房居看門之人第二重爲屏門第三重爲大廳五
間題曰明道堂兩廡置古今書籍及四大部一日經
二曰史三曰子四曰集經以四書五經爲正而性理
諸經疏及諸儒論辯語錄附之其非孔子之言不得
入史自左國二十一史綱鑑諸書下至稗官小說不
爲邪僻者俱錄以廣聞見子自老莊以下雖非聖賢
之正而可以羽翼經傳者且觀之可以知其特遠于
道而不陷于繆集自古今名人文章以及近代時義
可採者附之堂之上以二至祀先聖賢儒者同學者
畢至四時以日講學其中春二月序親擇親之長而
賢者主席夏五月序賢擇有孝弟忠信者主席秋入
月序齒里之年高雖不在學而有行誼者得與焉冬
序藝士之能古今文者皆以齒爲序置塾田二百畝
以俟祭祀飲酒雜用有餘者以贈貧而文者遇穀有

配思堂文集

卷八 雜著

九

餘則贈遇當田則贈歲不爲例月會文六次至不至
隨人有文名者請之第四重爲五間左右置房左置
有德行者爲長右置有文莪者爲長兩旁各隨地作
小房以居讀書不說不說者博習其中四周爲垣

祭田開合

自曾祖以下各五十畝龍紅嘴五十畝麻陽漆五十
畝黃土崗五十畝銀金鈞五十畝家堂春秋二祭祠
堂歲終告于寢墓春一祭五年一合祀祀日合崇而
飲祠堂如古之制田穀供祭之用餘者以贈宗之不
能婚嫁者歲不爲例祠堂在居室之左治祭器另立
一門舍老而孤者錄者寡者使子其幼孤而遺棄者
歲人穀五担幼者二担置田一百畝

倉社

倉社之法每以清明後種之時每家借穀者多無過四担少無過一担亦看家口多耕田廣者多之其人少種田少者亦少之凡借字即書于印簿後還者自勾抹之其穀照時價書借數照月加息二分至七月收成後照月扣利或銀或穀還過十月而還者來年不得更借此穀一人不許重借家富者不得借斛斗月二斗五升正官斛出入俱用乾穀出不許淺收

配思堂文集

卷八

雜著

十二

不許滿看倉發穀之人不許索酒索錢及故意勒措短少首發重懲惟還穀之時每担與穀一升亦不得多求也

配思堂詩集序

同鄉後學金德嘉

配思堂詩集序

配思堂者劉雅川太史之堂也太史生九歲而後其後登賢書垂二十年而減進士大魁天下每念大孺人輒潸潸焉于泣其所以為家傳繼綿徘徊仁人孝子之言藹如也以故終其身配思名堂云太史丁勝國擾攘所奔竄山青水渙所遇黃巾銅馬所歷世艱并服殘杯冷炙中有弄瓦輒舉而筆之於詩即其

配思堂詩集序

崎嶇借計涉黃河望太行王屋渡易水以達於金臺其間英雄廣武之歎素絲窮途之悲宜其言之激也迨策名虎觀待詔金馬庶幾白麟奇木極文人之樂事朕未幾而玉樓作記矣金子讀已而嘆曰嗟夫此雅川先生之詩也夫雖朕蘇李乏丙魏之業燕許闕李郭之勲少陵三禮輒軻一第于安軼才蹉跌弱齡古今詩人軌跡差池者不可勝數要之焜耀竹素同有千秋耳後之讀配思集者於太史又何嫌哉

岷思堂詩小序

先生今文古文既售之世矣其所爲聲詩亦散佚無存而質廬續爲纂輯承金君會公張君金山之命俱梓而詩之詞林益減此孝思以見前人之志又在乎詩也夫詩自卿雲虞歌康衢擊壤明良道合志意相同其始也本乎性情皎如大樛繼而離騷漸作辭甚風雅雖曰溫觴大抵本三百篇之意明於治亂故龍門稱其志與日月爭光可也漢魏小變亦云近古六

岷思堂詩集序

序一

朝之靡曼盡熟輕婉宏麗居狀一代名家沿及四唐漫誇初盛爲清廟明堂之響好中晚者則曰骨節珊珊無煙火氣象回憶栢梁近體孝武大司馬以下君臣各言其志詞意較朕先生之詩筌實百索典型行哲野之歌朝之頌風雨晦明不無所懷感發懲創各有所寄其亦深於言志矣豈殆神超形越能解人願者乎嗟嗟先生學狀後詩中正平和之旨悉由於四始六義之文其有得於吾夫子刪之之遺意乎其有

當於金張兩孝廉好之之心乎至若評論存削之權更質之詞壇君子余何能以廬陵南豐涇峒大復先比嫩於前賢乎時康熙辛酉八月既望同里丹崖周世題拜撰

岷思堂詩集序

序二

肥思堂詩集目錄

黃岡雅川劉子壯著 弟 子龍孫純錫世曾源編次

四言古

松芝篇

礪石二首

一日

五言古

肥思堂詩集

目錄

贈淮司李帥微菴

出燕

樓居

留侯

漢壽亭侯

智護

吳門贈高六

題朱維璋像

夏夜不寐

吳門贈楊孟兼

吳中贈晉克生周宗弟二首

別尚二仲達

有生

重飲於氏宅

江行仙靈觀吳雲夫旅飲

故書

肥思堂詩集

目錄

雜詩六首

侯令丘銓部

先日望春

復閱書

得舊詩仍束詹柔尊

冬春

崑山夜泊二首

世事五首

偶成

感遇八首

偶書

憶舊

常祠海棠

報國寺

名倡

自春徂夏久旱至秋雨決旬乃霽有作

此思堂詩集

目錄

主

同諸公郎等

夏日

偶欣作

李康侯畫圖見示

錢永思來張灣

河西務食魚

閑疇

泊青野

興濟

西施詠

壽孫海門伯母

贈高勵昌

七言古

洛川歸雨

苦雨

問雨

此思堂詩集

目錄

四

寄金太翁

十二月十三日出海岱門風沙被面目不能開

因憶前歲此時行竹園中風過梅花滿衣作

憶梅花

長安秋月行二首

壽劉元公母張太夫人

壽單伯虞

五言律

燕都贈答劉濟南二首

春歎

晚集懷上人精舍

雨泊

久雨

雨花閣

袁子生祠

田家

吧思堂詩集

目錄

五

晴川樓

黃鶴樓

歷

隄

太白

少陵

閔尉

喜雨

留別

燒舊文

霧

送李先木之妻來

張氏樓

走雪二首

失路

雨衣

吧思堂詩集

目錄

六

渡河

投旅無納者

曉發

清風道中

聞尚仲達南留擬寄

應山道中二首

七夕

元夕

早起

曉日

墜馬

白髮

送王石幢西還仍赴宣城

中秋

看月

九日

毗思堂詩集

元夕春

送姜漚思直指二首

送方亦人還閩

送施尚白奉詔粵西

送徐莘叟

送范端臣兼寄舊友

送穆自章歸

送給諫林雙城歸葬

送郭元菴給諫還洛

送周世培給諫還浙東

答唐榮尊書後復爲詩寄之

偶題

曉晴

夏日

舟發楊村驛

舟中

毗思堂詩集

懷陳相國二首

出都

祭東光

故城舟中

舟赴蔣虎臣不及

送萬民部督餉大同

送臬守高微之

春氣

秋聲

寄塞二首

郎事

移松

賦得樹出蓬萊殿

五言排律

道中壽汪十二

郭中方劍于留宿次韻贈答

配思堂詩集

目錄

九

獨坐

雪夜宿直

七言律

壽汪西源直指四首

贈節鎮子入泮

春日

秋夜

赤辭

蕭王念尼學使

壽汪川卿先生七十

望小孤

得于宜弟故衣

壽汪生

壽陳邵封

贈吳少府二首

送程雪門觀回京口

配思堂詩集

目錄

十

京口守風喜唐榮尊至二首

壽劉覺岸

館中郎事八首

秋校九首

送郭裕九奉使江南

送李澹河奉使山西

出西華門往贈壽詩四首

題潞州張公入鄉賢

壽李固山

壽范世兄

壽范中堂

壽王綬五年兄伯母

壽張方納年伯母

送郝雪海巡蜀

送何玉木

送楊似公巡粵東

配思堂詩集

目錄

十一

壽青黎伯母七十

喜雨

送別熊次侯

送吳匡左南歸

壽周世埏年伯雙壽

送王篤林守荊州

寄元初上人

瑞光寺塔

吊祠海棠

憶汪治夫

館中秋暑

寄姜漚思三首

送張在茲給舍還洛

送戴紫杓計部楚遊

送黃原舍廣文

范世兄鄉薦

配思堂詩集

目錄

十二

壽黃燦雲年伯

贈錢永思

天津宿

天津

壽林母八十

賦得春雪一刻值千金

壽徐繩東年伯

女史

喜周汝發表第至

五言絕句

漂母祠二首

岐發

報國寺松二首

贈衣

乞巧詩

七言絕句

配思堂詩集

目錄

十二

晚泊姑蘇

客燕

寄書

雪堂

富池

夜泊

花剛舖

避兵者

親誕

屠蘇

美人攬鏡四首

青桃

京師元夕五首

西苑湖

壽邵國楚

曉出右掖

配思堂詩集

目錄

十四

送義聚還彭澤二首

寄畫蕭山大住

黃花

賀范中堂世兄鄉薦二首

見嵩山二首

聞情

二月十二日

七夕三首

終

肥恩堂詩集

黃岡稚川劉子非著

四言古

松芝篇

元孫昌

桂 榮昌 檇 檇 檇 仁 檇 檇 檇 仁 檇

冉冉茂幹燦燦靈草山骨垂空古藤紫抱高拳蒼蔭

仙苗蘊葆玉露零清香風飄浩西母華池東瀛元景

勁羽棲食聖嬰洒掃生歲之寒春青自好吾知其年

肥恩堂詩集

四言古

與日月老

兩石二首

天生彌石爲玉之故不珠不磨是謂自負匪怨伊嘉

我懷孔裕匪拒伊受我道孔固

其二

莫喻莫喻云誰無瑜其瑜其瑜云誰無瑜磨之彌瑩

錯刀何怖拭之彌光青蛇何怒

一曰

一日一日一年一年來者幾何苦未知焉父兄既往

世事徒成中夜以思今古懸懸引枕自懸無計熟眠

臨晨捉筆記憶不全何况措置咸使安平控天不遠

倚人懼顛一身愚怯艱累萬千愉心存切下已求賢

稍令斯文得而有傳高高者山下爲大川念彼達人

皇古

肥恩堂詩集

四言古

配思堂詩集

五言古

贈淮司李陳徵君 癸未三月

淮居四瀆中江河交委之望海百餘里羣派險在茲
國家重通計歲粟億萬奇量以於中丞司李貳其治
河漕積利害蘊積相乘務自非能清源理之如粉絲
通來省刑部歸併於一司以故典斯郡匪徒吏事爲
君子秉岐嶽高華典俗遠學道本家世微祿懸親猶

配思堂詩集

五言古

撫軍移重地簡察民心宜六月發中都雲橋接河隄
夢猶水經土夜聞人語私誰如我史公陳父與之儀
黃河西北來不濁淮水清清流達帝畿敢告天子知
出燕 癸未九月

未靖此中方哲夫復失意棄委殊何蹙終傷君父寄
踐關多履歷大概似良智據側殿署間一人仍獨拜
聯閭境又烽路問如習事提轡期懷歸怡狀媿所志

樓居 丙戌春

中心無一營此身遂已多雖少世外緣其如長日何

晨夕危樓上遙見山峯燈風雨從東來春色徧林阿
鳴禽聲不盡湖草芳南坡物理星星異會心每嘯歌
曉念靜裡遇萬有未須過

留侯

留侯未至留壽素入骨髓陳王猶隴上無從加一矢
副車雖爾誤微倖圖濟以心念五世思所欲爲之死
關中大事成身付赤松子却憶遇漢處侯封聊借此

配思堂詩集

五言古

漢壽亭侯

壽亭本漢士降漢欲何名心知魏自帝掩耳美豪燕
一字不許假阿瞞見亦驚誰通春秋義當時未見明
笑如荀文若枉死諒非情

智讓

豫讓死國士毀情事堅刻雖不漆其身其妻豈能識
烈士今非無半爲女子抑回爾君恩少宗國豈宜通
友人名姓誰毋爲勸反側

吳門贈高六

世變難家居投身託煙水望海幾尺餘聽雲忽中止
良朋一笑合與我心相以空懸樹影交好月明如此
醉裏言俱真默默中有指功名天下事草澤英雄祝
願期豁達懷臨風議所使引子坐露夕天寒曉欲起
題朱維章像

樓半高士立急欲呼之山絡見壁陰動臂後一笑失

神骨固爾活盡工絕殊筆低頭如有思只疑聲透帙

此思堂詩集

五言古

三

疎樹亦徜徉遙向牕外逸

夏夜不寐

客久夜亦長厭聞燕點急微涼涉席好夢不肯入

深牕乃更明始知天氣濕江湘遠幾何雨溼可得及

心想善纏綿非意每來集

吳門贈楊孟兼

人世有大事成我等於生吾師楊夫子先朝勸高情
至今芳草洲如聞鸚鵡鳴小子媿無似蚤歲獲知名

落拓十餘載此身未敢輕去意希遠就藉手各司能

庶今至公堂不負當時爭時淹世亦變道孤未補責

望雲指東南天懸海不平綢繆寄吳下夢想得音見

瀟灑見先師終坐心脾領知己接奕世恍慨發古情

飲酒各醒醉危輪四座驚貧賤吾自有草澤多俊英

物事非餘天歸來賦躬耕

吳中贈晉克生周宗弟二首

萬派各有源大海爲之委黃河自天下四瀆無異水

此思堂詩集

五言古

四

君家卽滄溟百川此觀止氣落五湖秋煙月俱指使

咳唾倒驚潮壁上諸侯視嗟余但漬潦含納喜吾子

聲性有微入一曲走千里遙遙江漢光海東望日起

榮折生文章巖壑成疎峙時中夕傾清光明瞻授心耳

旨哉味有合淄澠爲一體

其二

吾聞吳下勝非獨念山川及此積秋夏空看惜往年
不接高人論安知花石妍伯也深潛人古詩道大

鬼神出險難生死寄佳冶有時逸興作粉墨傳天下
仲氏自天放其中蘊深情文章本家學慷慨循友生
終生竭誠讓主人先客醒始信名勝地應自因人見
感此忘羈旅言別後三歎何時虎丘頂臥聽流雲斷
別魯一仲達 公安人時秀未秋末在京師

嘗聞古人言一飯亦風昔何况數千里復此同晨夕

曉寒踏月上菲露每假藉臥即連榻席放論無嫌迹

高文共贊許人物相許惜感時多悲傷慨朕忘在客

肥思堂詩集

五言古

五

別君且當太一言相敬責願君讀書時念我王家迥

有生

有生未能免安川惟憂老候忽形神解百年大草草

翰情趣所難古今情一好兼口頗亦薄佳名終難保

後身當是誰爲彼空榮構何如遂吾志行樂須及早

重飲於氏宅

醉後復就飲主人意念深且先候湖色臥坐探中林

田廬位次好竹樹各清陰湖草春如水未漲氣已森

江行仙靈觀吳雲夫旅飲

少焉夕煙上蒼朕暮遠岑鳴聲落寒原高木息歸禽
明月背庭下冥冥天地沈客子未言今夜涼薄露侵
出門無足跡衍步信所舉靈境引人遠却迴仍復前
夕陰倒牆光道像穆古先童子怪客至驚語破蒼煙
主人珠素識款接喜相延清磁奏徵酌慷慨出詩篇
殷殷几儲外如聞中吟泉深生忌諫諫月影直中天
肥思堂詩集 五言古 六

蒼蒼江樹際露氣一痕懸今夕且復醉明朝姓字傳

故書

亂後得故書快朕如素友慚愧流離餘後此能聚首

杯若慰勞之念共事我久契濶幾歲月遊歷阿誰干

傷心感風背骨肉且無有怪君猶朕在何以脫踐履

合散數固朕神物亮不偶慎勿更棄捐盟以長相守

雜詩六首

飲酒不在多在得酒之意飲之亦無時要外心有寄

良友趁閑來適與佳興值新月入我懷花氣風中至
移坐放庭前有時或席地爲簞何必工取足倉卒備
起視座中人名各無厭足詩書既不拈亦不關時事
持杯各自引緩急莫相伺當歌不待強屬和隨所恣
勿限多與少意盡相將出醉者暢情懷醒者獲安寐

其二

冬日則擁裘夏日則飲水自身無主張安得不爲天
地使我聞古之人其命不在天知暑亦知寒於今稱
肥恩堂詩集
五言古
七
大年謾謾閣上栢矯矯龍蛇掣贈之以霜雪對之以
澹節鳴鶴翔高林或在田中青行已濁復清遇之以
無心

其三

古之作詩人其詩自有情今之讀詩人其情乃在詩
若復學詩作我心何所著若復從詩尋詩者感我心
昔亦有何韻今人生相因况乃限其聲何以發高情
我心瀟然起天地不礙止且不知風雅何况盛衰

君子父子不同貌帝王不襲禮

其四

岱宗有高木華蓋度千里上與雲心遊隨風雨澤起
不辭塵埃到而霖亂會止立身藩以深古香自相倚
東海日光來氣色與之比

其五

馬見駘駘伏凡物有相制百禽隨鳳皇文采當其世
采駒號月昏鬼出率人袂獵兎倚狩狼深巷煙跡閉

肥恩堂詩集

五言古

八

中守窮窮徑黔驢坐擁簞沙草相嘯呼矜此毛角勢
大壑鳴栗木山水開芳巒東南聲殷殷豁朕白日麗
霜水歸春海五嶽咸臣隸

其六

獸但能食草禽但能食木穀食且不能况乃梁與肉
海魚大於木山木大於魚不遊山海者何怪矜所恩
天向管中小日爲盤所稜聰明有限止嗟彼執其迷

侯令丘銓劄

時九月廿五日廷試命目水曹

衡爲天下平六官咸得領人士繁安危方域由茲整
本朝采古猷機理悅中省家宰受其成曹司事所秉
恭逢聖皇隆宏人集瑞璫爾時策大廷都以同官請
皇曰咨女諸今望自昔景蕭蕭王吉多式之此端靜
陽江五稔春二琴卓清影曠才來西南對廷俱脫類
司空登宰揆故事先朝炳以是爲之先欽哉勉而罷
小弟援翰杪豈繁榮間并得士福王明況斯皇奎梗
范公爲察官各賢皆延頸引書告四方佇瞻中土靖
肥思堂詩集 五言古 九

先日望春

新歲多佳辰得從山水遊及茲晨氣澹往候春所由
宿寒淹空陰高霽開光流絕峯抽雲出輕煙薄林丘
細草爭潮色浸浸與風浮園梅欲逆天含花爲我留
造物惜寸景念時懷風酬日月未相借餞詞曷益愁
復閱書

往余授句讀念與此君老乃茲遯荒浦胸眼復浩浩
存身愧古人頗聞不能道負我歲月多應悔遇世早

初覽正疎瀝意理殊未討久之深省開每字觸懷抱
憶昔贊几牘毋乃傷草草往跡雖並伸佳名增煥耀
聖者固多感與時爭淪倒物趣苦鍊人微心希有造
得舊詩仍東詹承等

詩自不足存悲昔共良友矜喜春潮中風雨寄京口
崎嶇歷紙墨毋乃神物久不作水火投幸落高人手
聞之蓋獲餘展玩瀝以酒茲乃先朝遺感時成蚪蚪
還問陽江人屬和曾在不

肥思堂詩集

五言古

十

冬春

冬春宜晏起酣情享昏夢初日喚我憲破懶纔一動
人事豈能歇遲之庶有中神足自多爽天閑志亦洞
崑山夜泊二首

孤月欲中天衆星不敢明微波攬其光樹影生性情
水煙深萬戶飛梁動簷檻北風引江末清寒遙浸城
城門夜不息過屢積石聲欲達愁小語稍聞歌吹生
幽想渺無所天際與之并

其二

我夢仙人招我月明裏與坐異花草瑞露相將以
霄行無算數妙歌供心耳起舞高樹巔鸞鶴共鳴倚
問我昨來寒一舟擁煙水間日風下雪客心況如此
蒼卒主人義遜謝不可已

世事五首

世事達終始得失良偶狀烈湯與武矜獲以爲賢
吾生自何來母父居其憐豈不念明報常恐愧所全

配思堂詩集

五言古

十一

乾坤若衣履旦暮乃一遷匹夫老仲尼苟取易足傳

其二

意氣許爲友緩急通有無一朝少蹉足引手誰相扶
始知談俠者意在巧取吾小小未如意責備不遺餘
生平負樸直一介義寧拘安能匿所有同人訴竄虛
天地大仁者不顧疾聲呼男兒豈卒貧仰面喪廉隅
咄咄險詖子左辭相擲掄使人不得語謂之爲所愚

其三

越王弄夫差墮其術中久羨此螳螂捕轉盼爲楚有

救敗豈無策薦女媁乃醜氣勢快一時中心曾熱否

古之陰鷲者天道寧逆視河山苦閱人英雄空皓首

其四

聖人思世治天意不謂爾視民若園蔬刈之未云止

却憶先皇初井廬接萬里此輩多厭人風俗成黠侈

地方不能養會須付火水禍邑空墟煙大城纔數齒

兵興若猶動豈忍復下視薄言在恕之好生諒如此

配思堂詩集

五言古

十二

其五

昔來居田家士人許我真歲月通往還鷄黍共良辰

爾乃管數畝結竹以爲隣湖水就岸住輕舟即江濱

田禾免浸沒薄收聊慰春生事雖云細以貧安其身

偶成

鸛鵲淬芒刃寸鐵不可撓泰山微雲合崇朝千里傾

大哉龍眠畫人物紛倚側韓文尚簡質仍令費筆墨

得意豈在多貴少諒其宜誰謂尺幅中以此限神奇

感遇八首

春蘭芳風日菊華
麗露霜清堅各以質異時同所香
神龍遜泥中豫且
唐魚服君子固賴時大匠胡示機
榮名及一身道理乃重人丈夫感知我自古不應貧

其二

天地不生成無爲貴高廣蕩蕩光幽遐斯惟日月仰
大道宜適川孤絕非衆賞孔子中天立離之乃僻狂
取偏以爲至二氏自雄長冥冥鑒空人懷名揣影響

配思堂詩集

五言古

七

萬古神禹勞子與配之饗

其三

偶朕其斯世猶如昔古人覽彼競徇跡應知我立身
于中列畛域嘉怨倘非真計營矜一就態色擬鬼神
慨歎在先哲禍亂非無因是非意一易移及我生民

其四

治亂非天意大道以爲時如是今復古賢聖更驅馳
五百歲已踰皇虞無再期文武姚遠慮憂困當仲尼

豈不懷易世空言寄所思

其五

大漢振雄畧國家亦已弊何如三古仁不以生民累
南北相盛衰時殊人復異擾擾勢激持策力苟圖遂
下莊搏兩虎坐視漁人利詩書古之初儒者存其義

其六

湖山避五歲喜爲魚鳥容晨興理耕作暮還煙月中
故人携酒來言笑東林東指此長年世臥聽風上松

配思堂詩集

五言古

七

春水田禾青野烽巖壑空

其七

運數良由天匹夫亦有所豪俊鮮知命驅者毋乃誤
哀此膏血糜夜火濡蒼露太息別田廬隔樹一迴顧
棲寄煙沙傍草深濕蟲聚衣食仰人憐風雨江天暮

其八

靜泉清池中激之在山嶺勁弩射北風百步受鳴弦
行止非我使人身各有天既謂堯李春當秋菊自朕

露氣得嚴重時人以謂妍

偶書

有書不會讀讀者苦無書不肯一假觀甘心飽蠹魚
書汝何不幸乃落斯人手辟之積嘉穀忍饑聽紅朽
天直欲不均此輩不一人以此推物變賢者傷心神

憶舊

憶晚兵火餘山家息五年背山即草閣亭下爲薄田
田上高池立分派納雨泉以時資灌溉波及到蔬邊

配思堂詩集

五言古

五

韋祠海棠

名花古年代窮北得能春出歷離亂餘草木如有神
仰懷手植者賴茲造物仁枝幹老霜煙花葉風雨新
煥若火樹立光氣貫青旻白日中庭直微暖舒性真
交蔭相倚藉無猜自爲隣諸花別種佳因汝接車塵
採折傷其意愛苦亮相因遊賞感遲暮君應念昔人
報國寺 有廟市每朔望諸賈輻輳朝士爭往市古玩
所見無一幕豈必中心安理勢不得爾何用勉共難

情知未能免每過一廻看無妨謂我有當非几席觀

抱壁學金乞居狀傲饑寒讀書破萬卷千載名爲酸

山雲轉秋夏高爲天地寬大意能自得是即庭與軒

名倡

聲名積暮年容顏落紅色丰韻豈不佳令人念夙昔
夙昔貌若神聰明不解人分明掌上憐正笑還成嘆
嘆時公狀好情懷爲顛倒出入將願中不道終不老
丈夫各有取女子豈有言生平學得力向人貼溫寒

配思堂詩集

五言古

六

自春徂夏久旱至秋雨決旬乃霽有作

館課上二韻

久旱雨良佳佳雨晴亦好人情屬未厭天意存顛倒
東苗嗟遲暮澤國秋期早此物關國家民命依百草
側聞河槽溢况茲伏莽保噉噉京國待雲帆艱遠道
久客慚居食暑濕兼繁抱慰我庭鳥鳴如春方在曉
新涼薄露下明光振蒼顛微雲常傳日輕風亦潤豪
補時安疎賤惟用和豐禱誰者榮歲歉宜爾亦宜稼
同諸公即事

世事屬吾儕英雄無欺語把酒問心胸此中誰爾汝
時代既以朕天意良有處海嶽起者坐如見探收侶
鍾茲餘一生斯民吾之與爾書念昔人歷歷相責許
敬哉我友身茲道立今古

夏日

長夏積窮暑良雨每及時顧視雲陰流遙以慰東菑
薄田在江漢躬耕未有期深念負彼蒼蕪落敢自欺
想見荷鋤者齊飛鴈所思辛苦三春豫西成將在茲

北思堂詩集

五言古

七

偶欣作

積雪解爲雨治亂更因移臨春臂餘寒豈曰天地爲
氣理傷煙結誰當疏達之遐哉古黃虞非無風霾時
朗朗光中天河嶽劃四垂五風而十雨萬物遂所宜

李康侯畫圖見示

昔聞名園勝今向畫圖看園中猶如此即知居者安
康侯來京師深門煙雨寒寫圖置枕中以當臥遊觀
佳山不在登佳水不在派荷能得真意夢想皆歌詠

閉戶即深山終南有捷徑朝市與林壑所貴潛其性
作詩代遊賞無言亦亭池幾食於園中身心自相宜
對人當如圖對我無非詩山水共文章相看無盡時

錢承思來張薄

故人念遠別策馬來我舟舟中方飯客便坐共綢繆
竟日無一言相信亮有由但飲各盡醉臥聽燕山秋
平沙宿白鳥寒風靜河流遠樹接天色出沒雲光浮
夜定笙歌起情深旅夢休君歸當霜雪孤騎俱所投

北思堂詩集

五言古

十八

河西務食魚

昔予居江洲旦夕食江魚後與田家習池塘以代蔬
良友時至止每食不可無燕山積三載但聞肆中枯
日來臨河海乃心注老漁始知尊鱸思秋風未是虛

聞晴

夜半寒氣減鄰語報新晴恨外問窓色陰陰增曉明
庭花應更好宿鳥起先驚客居厭迂道正馬妮孤征
得從久雨後亦自慰人情

泊青縣 壬辰九月初十

懷歸類卜夜經地每詢名風俗見同異聲聞別性情
川通諸郡接河盡急流平數折岸痕曲深秋暮氣清
微風生遠樹高月峙孤城送米悲窮邑聽更嫗旅筑
昨宵未敢醉危坐敬王程

興濟

邑賦繞三里邑居未百家走往問官吏迎送禮何差
今年河口決縣令沉水涯一尉久不補廣文署坐衙

配思堂詩集

五言古

尤

有民如鳥獸何況少菽麻念此清盛時地復近京華
乃令不學人等官如泥沙哀此婦子困彼死將誰嗟
中夕念東南河患徧潦汙將毋同此邑而又萬里遐
心寬傍謾謾注目寒原花

西施詠 三韻

西施妙天下一笑傾人城至今爭難石因之得盛名
嘆思彼村內當時無知音國君多好內遺珠傷古今
窮巷掩艷色山來非一人倘無范少伯終世荒紗貧

壽孫海門伯母 七十五

海氣根星宿蓬島在其東巖壑結蒼秀周市都會中
高垂玉燦光五湖現岱嵩生材中梁棟大雅讓宗工
河山齊百二質厚多峻雄火餘繼以水原野有流鴻
百姓忘其歲而如居春風惟茲古遺愛亦越太母功
我友奉儉德魚鮮無敢通四境頌仁壽青島下公宮
所愧無清酒聊將燕喜衷

贈高勵昌

配思堂詩集

五言古

丰

斯文未墜地五百歲於茲誰以歌會筆而存孔孟思
君家兄弟好何媿魯山峙幾月春雲盡僧寮香下帷
將聞至道要動興古人朔秋風搏健翮上國觀羽儀
功名抵恒事文字亦其詞獨幸羣言清絕學寄所知
襟芥受懷清大義豁沉疑屬當天地開蒼生望者誰
名賢如距踊後覺其不迷告子自勉愛家世本風地

配思堂詩集

七言古

希川歸雨

客中無事暫亦愁
愁裏得歸歸亦樂
沙頭小舟載人滿
山半宿雲已齊脚
大岸青蒼護客遠
曲廻相向隨人轉
新漲行桡如落潮
過眼春容不得辨

苦雨

枯龍一激頓天河
挾海橫抹波
經過湖水白
曳雨岸

配思堂詩集

七言古

坡前來樹杪
度輕暖小魚無賴奔
山滿板葦避臥難
蛙螺微聞點
覆開頭花金蛇
倏忽亂飛
倦疲留復躍
攘新詞黑雲壓
天天欲頽東南崩
決泄共集須臾
澌然泛婆娑
有情者消共踏和絮
絃僕舞間悲哦
雀輝彪序迅飛
礙此屹千騎
鋒盾戈擊
鼓駢闐栗轉羅四
質驚翻如掣
梭搜楚
湧桶相追呵
別有天風初乃波
斜吹側引隔
峯拖笑謂雨意
無此背堂廬之內
愧被衰歲澤
毋乃已傷
廢天上諒後餘
幾何爾久豈得勿

倦那淹淹不省將
或叱汝不自厭其
如何刈稻被野盡
翻科委沙飄浪
及佳禾視之不食
豈在多欲隱吾
自由重羅敢曰勤
勞賜林阿幸少留
之得歲產汝之

書人所歌

問雨

不知雨意欲何以
我從問之天不理
大約未必有知耳
胡乃都不省記此
前晴一清不妄使
即今用之何太後
已分朝來刈禾始
俄而漠漠東雲起
怨尤全未

配思堂詩集

七言古

二

炳怒爾薄言訴之
庶可已或曰雨自
天半止雲則爲之
非天指山氣亦當
告竭矣大崎之帽
仍如披神龍垂尾
吸江水弱螢難升
更倚徙雨師何德
政乃弛珠璣狼籍
如糠粃河漢年久
隄防圯大傾小瀾
無停舂乘槎試探
星海裏岸燦天空
牛女喜

壽金太翁

從部金棋樓之父

誰駐人間現作仙
先生於今八十年
作詩進德忘期老
讀書到老還如少
手授數編傳其人
其人車君如

事親國初吏道多刑濁奮筆釐之見川猴遐陬僻壤
霜雪溫受者一經教子恩劉綱借老得樊姥案前龍
彩雙自舉瑞花七葉祥亭亭合節幾載弄麒麟猶龍
得道原儒者五千盡向柱下寫先生不用靈笈文自
從書卷得長生

十二月十三日出海岱門風沙蔽面目不能開
因憶前歲此時行竹園中風過梅花滿衣作
憶梅花

配思堂詩集

七言古

三

天寒雲凍曉吹風風健道潤井煙空馬蹄駭駭吹不
起草沙紛飛東城東只似梅花送香意磊磊人無
處避梅花不肯來京華塵沙謂我君誰倚

長安秋月行二首 用長安一片月爲韻

雨後天街夜氣涼疎雲淡漢派流光城高望遠天痕
小宵靜風凝客思長此月經秋几幾看長安應是舊
長安眼前今古三秋盡朝市千門增暮寒遙地迢遙
氣蕭瑟草木變衰霜露乘清輝何處異山川長征淚

濕應非一壑絕林剝深小院東生西沒行應遍砧聲
偏自照他鄉猶作練光飛片片禁地宵嚴行路絕久
客多懷魂夢越愛惜應忘靈氣滋步盡空庭學觀月

其二

月華歲歲占明光偏是秋來倍勝常况復天中三五
夜兼逢帝里漏鐘長帝里曾經煙火殘乾坤新造井
廬安河山一夕銷兵甲化作清光萬里寒禁城高時
懸內直下視蒼煙四海一雲樹蕭蕭幽局開潮落江

配思堂詩集

七言古

四

湖蛟蜃逸積雨初晴風露清仙子騎鸞過玉殿淨碾
清虛野馬沉金粟花飛香片片幾欲乘風登貝闕耿
耿星河手扶月莫言高處不勝寒中原攬盡三秋色
壽勤元公母張太夫人

浩氣生天地人心有水霜結根託歲寒日月與爭光
烈烈張太君釵寒古鳳皇笙等衆俠漁陽樂身作恒
山鎮帝鄉夏日冬夜四十載雨燈一影掉綢常男兒
空有髮眉在健婦持戶如封疆有子文承空冀北垂

櫻珮玉侍明堂和九疊是忠和愛大直如愚隱陳章
太君自得還存理萬歲千秋稱未止神仙日來歸
義却今塵地現西王

青卑伯虞

城南處士山居手自種花藉樽餘見花開月正
打撈錢沽酒愛江魚閉門不問人間管見下盤看兒
讀書心樂身閑忘日月長年如此便何如

肥思堂詩集

七言古

五

肥思堂詩集

五言律

燕都贈答劉濟甫二首 時至壬午榜

君自成名久非因邸牘傳王家方有壽天下盡稱賢
髮已江湖著風仍周召先文章夏叶運不必問蒼天

其二

十年徒解憶名姓未通聞昨歲過吳下相逢多問君
高人各自慰賈客亦論文深擬投奇字無能答子雲

肥思堂詩集

五言律

下

春歎

終日一身共出門但里餘眼看原草綠心識燕風疎
世事人爭笑中心常獨歎男兒自有性翻悔蚤知書
晚華懷上人精舍

支子藏經處一椽青水東池陰側月照樹色補山空
蔬甲新抽雨若香故倚風何當一下榻夜宿磨崖中
雨泊

夜宿疎蒲裡空漾碧一勝舟中風又雨江上水如山

別浦聞桃過歸漁載火還客心真欲滴幾點到鄉關

久雨

兵息纔聞好滌霖苦欲迷深知大澤至姑試老農疑
海已無歸處天應有竭時陰陰原上麥何以爲秋期

雨花間

小閣斷巖半古藤一徑通藏經黛跡裏煮茗雨聲中
下鳥窺高樹開牕入遠峯悠悠江上路此地諒能容

袁子生祠

祀思堂詩集

五言律

二

袁子古遺愛祠依佛地閒從知髯老後再是戒公來

巢鳥習鐘磬鳴鹿忘草萊疎疎池上柳憶得召南栽

田家

茅舍疎籬下我行三過之昔時重載酒今日始題詩

湖菓浮蘋賣園蔬雪笋熟田家與更請鄰怪入山遲

晴川樓

晴日臨高望遙遙黃鶴樓岷山經楚折漢水入江流

賦就彌衡夢詩留李白秋勝遊殊代接因見古人愁

黃鶴樓

晴川與黃鶴氣勢遙縱橫靜見水聲合空疑山意爭
三洲秋色遠萬樹午煙晴帆影中流處搖指江漢情

歷

中丞下達使新歷田西洋節候誇殊俗編年異昔王
逸民何敢抗婚友各分將目斷海天路春風日每長

歷
延陵

長隄限水勢委折赴東吳漲湧疑魚洩風寬賴樹扶

祀思堂詩集

五言律

三

虹霓飲夜月龍蜃挾晴湖暝色蒼然遠閒煙一鏡孤

太白

卓爾青蓮氏深情寄酒狂鍛前役力士幕下識汾陽

富貴元非意詩歌別有腸興言唐室事端自屬文章

少陵

文字誠非細昔人有道存誰留三百意獨許盛唐詩

感物抒真性憂時見本原傷心千古事貽恨賦花門

閔射

聞射江煙上遙連京洛雲中原方川武天下尚崇文
猿影踰風立鉦聲過雨聞自憐無努力何以答人君

春雨

人意殊懷蚤天心應及時夜中涼氣滿窓上小聲遲
野老隔牀問良苗慰渴思起看雲厚薄臨曉試新陂

留別

飲罷能無別無言意自深許多宵漢路盡足父兄心
迴顧各遲騎強顏已濕襟故園風便好莫不聽佳音

紀思堂詩集

五言律

四

燒舊文

文字真成累名山多厚顏在前殊足懸於世懼無關
梨棗千秋煨燼箱一夕陽祖龍真有意難與後人刪

暮江

曉氣垂高霧空寒一影橫真疑天地合微見水雲平
露性占晴穩江聲辨柁輕舟人怪起蚤錯足聽鷗鳴

送李先水之婁東

竟向客中別年來思若何可知能夢到要自厭情多

張氏樓

河橋幾人在孤琴惟汝和安江流不息離怨欲先過
舊跡幾何在疎疎落葉聲再來誰忍上臨去欲回情
古木遙花照流會遠望鳴榔前明月庭空翠一峯橫
走雪 未至許州

其二

紀思堂詩集

五言律

五

積雪老春候青煙一道深呼寒宇不穩眺望氣猶森
光薄林巒發冰來鬢髮侵藉藉空役爾未冷此時心
失路

雨衣 予無雨衣

正怪羣相失纔知路有岐川原渾似似雲樹試相欺
人語隔煙聽騎蹤覓草隨桃花何處問莫是避秦時
計疎先未雨誰與念無衣風昔負油壁今茲賴曉暉
見人能免美撈在亦空歸路滑兼身困罷能竭力微

渡河 往年渡延津渡徐州又渡陳橋今渡柴澤

地近投鞭盡途窮旅食苛祀何一日澤憶渡歷年多
勞覩僕夫任名完舟子訛南州一帶限不川戒風波
投旅無納者

夕煙驕逆旅喧市困孤征期左胥徒誤情纖芻殺爭
望門仍有擇露宿覩爲晴星月能來照無宜笑步兵
曉發

燈火明中市旅徒戒路難天光與月似夜氣戒春寒

配思堂詩集

五言律

六

啄雪鴉聲起跑冰驢蹄酸更爲呼日出作客每衣單

清風道中

北地雖稍近客心多苦辛風沙昏自盡行李累孤身
天放一宵雪路輕千里塵莫須愁路滑攬轡聞行人
聞高仲達南還報寄

同有懷歸志如君乃遠真文章宜命世智勇自全身
託跡能藏川忘名竟免嘆江南書息到應惜客中人

應山道中二首

山接雲停處人行石立中開顏看好鳥展策指孤桐
細草爭春長寒煙赴夕生懸甌深古寺鐘落一聲風
其二

兵行幾積苦草石亦蒼涼古寨時懸壁荒廬委曲塘
跡深驚虎過煙動擬猿翔美爾南飛鳥離思寄故鄉
七夕

旅中輕怨暮露薄下秋空此夕雙星照誰家萬里同
棲烏驚欲起斜漢轉流東何許江南遠經年未訊通

配思堂詩集

五言律

七

元夕

客路逢元夕同人各憶家山猶驚夜火春已自燈花
旅炤中天月村喧絕塞笳愁吟耐未醉何處不天涯
早起

寐自和衣假騎仍載露行光華天日接氣色市朝清
曉樹鳴禽出秋鐘宿雨聲纓綸聊倚藉塔石欲寒生

曉日

曉日東窓上明光几席流移松初得雨鳴鳥合宜秋

萬事靜中見餘生客裏浮自知情漸少草色蒲庭幽

堅馬 七月十一日

門祇勞金鈴人猶愧步安一差身似葉萬事險惟官
日給真疑牧新驚怯撓鞍澄消後此志攬轡倩誰看

白髮

生理既云息衰容方復舊聞君今古在爲我死生勞
綠鬢應難駐青絲未肯饒終憐智者一笑慰垂髫

送王石幢西還仍赴宣城

配思堂詩集

五言律

八

細雨明秋色送君西復東鄉關百戰後琴鶴萬山中
歸馬衝寒露征衣動曉風關雲相待久今古敬亭空

中秋

空蒼飛露氣客思先秋寒此夜庭中月他鄉砧上看
攤書聊代飲歌詠自爲歡移盡明河影風生未作潮

看月

月出東山時深林低盡枝稍高離瘴氣能達達清思
客久相依慣情閒每坐遲碧生幾萬里何處是雲涯

九日

頤知佳節過見慣客心安當座能無酒逢人愧有官
高山來歲約短髮昨年剗可奈花開好聊爲故園看

元夕春

時贈思詔是日招飲水欣伯仲

燈火喧元夕風光向早春客心兼夜永 聖澤與時

新明月懸官舍椒觴集故人梅花誰與折幸爲寄江
津

送姜漚思直指二首

配思堂詩集

五言律

九

夙昔心相許今茲果所期勉懷 人主詔莫負友生
知亂後民應少過方法有焉須令驍馬處雨露徧西
陲

其二

同氣能相應雅君知我真常論天下事敬責二三人
此去吾誰共爲懷難盡申願言勤啓誨莫厭手書煩
送方亦人還閩

對策金門罷懷歸已載吟非無捧檄色時切寄問心

願語天風客雲寒嶺海深勤推溫省意長日惜分陰

送施尙白奉詔粵西

視君獲三月驅車後游東君思萬里外臣分一身中
煙瘴初天地咨諏徧雨風須令反側子嚴整盡投弓

送徐華安

幾歲同官好論交到我真贈詩爲惜別臨酒定懷人
寒露漁陽曉丹楓泜水春莫愁山路寂歌舞日隨身

送范端臣兼寄舊友

紀思堂詩集

五言律

十

昔登臨北塔遙望吳江東數寺居湖勝看山在水巾
今寄良友太如興舊遊同寄問蘇門子詩題到幾峯

送楊白章歸

相知已廿年相見各傷感昔共吾儒語推君天下賢
文章千古在風節一身懸臨別何爲贈遺詩未值錢

送給諫林雙城歸葬

南越萬餘里瘴風雲氣青翠車載國龍醲酒拜先靈
驛路先梅發碑文勒石銘所生于尚引獨姚瞻天廷

送郭元菴給諫還洛

憶泉復幾載攬轡及初春驛路梅花接鄉關芳草新
君思咫尺近交義一身親余亦僊歸者長留似愛貧

送周世培給諫還浙東

給舍發長安朱轡夾道看出城諸友送入戶老親歡
憂過淮陽道春蘇風露集還朝須及晏當寧重言官

答詹采尊書後復爲詩寄之

醉君江上聞風雨聞狀春忽作十年別幾成異世人

紀思堂詩集

五言律

十一

得書如面見贈句以青申遙羨湖煙裏能于魚鳥親

餞題

肯爾真似旅爲累祇因官才盡方知拙食長慚得安
門深巢鳥偏庭靜落花竟良友能頻過相忘不着冠

曉晴

曉晴人盡起虛閣蒲天光草木春酣後山川朝氣蒼
行人慰道路飛鳥悅翔翔余亦忘幽獨舞香晨竹東

夏日

長日無餘事閉門閑此身漸看今古盡微得性情真
坐久發時起思清如有神虛窓獨自起燈茗對佳辰

舟發楊村驛

臨晨罷理棹樓鼓發河旌但見岸行速微聞水力鳴
遠雲穿樹過高鳥帶帆經舟子相觀笑民風亦定輕

舟中

初日澄江靜深秋山氣蒼放艇懷遠道倚目泝流光
楓影隨雲未放聲其路長臥遊舟子乘幽性亦翔翔

思堂詩集

五言律

十三

懷陳相國

歌吟結中夕雲氣蒼然山座上後誰在長年好是閒
不能憶風音獨自近鄉關沙馬初來至舊書何日還

其二

長安古勝地點點塞垣秋身自忘斯情思仍繫九州

君恩方賜同客夢尚關愁傷此生民困誰云天道幽

出都

懷歸自風昔去國獨關心靜念客來久翻思山不深

高風原野潤寒日水雲陰天氣將人返清秋尚可尋
發來光

空江宿雨後秋氣曉來清曲岸移風轉輕帆帶纜行
過花看鳥起舉網聽魚聲飯罷攤書坐長閑愧耦耕

故城舟中

清晝無些事舫煤炬水沉圖書自盈几暇坐總隨心
時見林巒過遙觀煙霧深長流不知遠自古有如今
舟趣將虎臣不及

思堂詩集

五言律

十三

輕帆計已遠整日數行程獨起憐風好長閑厭晝清
去舟看不盡曉發每聞更一望波煙那相期空復情

送萬民部督餉大同

時姜瓖初定移督陽和

雲中古絕塞風雪渡河津經亂移新鎮屯騎饑舊民
傲裘安冷署病馬慰勞人相送無杯酒知君念我貧

送泉守高徵之

時間中初定徵之與予同為江門人

閩地流風古王圖草昧時美君今太守計日見吾師
天子垂南顧遺民遠海涯勤宣丹詔後應念雪深期

春氣

臨曉不能起看天漸爾長風過花欲至雨定樹餘涼
開寒仍遲草江湖已潤霜悄狀虛室靜亭午減冰裳

秋聲

窓樹關何意他鄉自屬情偏逢秋半夜能作雨中聲
秋聲還加聽無聞却自驚江南千萬里眼看待天明

寄陸二首

夜隨明月起遙訪東林松寺立垂雲裏鐘來薄霧中

紀思堂詩集

五言律

五

茗園先近雨泉井過聞風有識尋山意空明道已通

其二

名亦高僧累中皆有送迎暮鐘應復奏古佛得毋驚

山定誰深處人真使盡情靜言懷擾攘不足惜平生

即事

有官常似客得友即成家食不道人厭談常到口

去來無禮法飲食有杯茶學易應時進更前編落花

移松

伏天宜樹木北地即春時自愛青松古因逢好雨移
空庭清夜氣美林入秋思看汝龍蛇勢蒼灰百尺姿
賦得樹出蓬萊殿

皇居兼海嶽佳氣占春陽雲委蒼龍起花啣白鹿傍
年時曾國古風雨近來清樹木十年計於今任棟梁

紀思堂詩集

五言律

五

卮思堂詩集

五言排律

道中寄汪十二

金桐垂露夕玉燕得秋先
人自蕊宮降家從鳳沼傳
文章存道古日月入懷懸
舊德推名氏遺經起後賢
歸年永接問雕技媿同憐
侍雪程門下今察白社前
弟兄交以世骨肉合於緣
義託艱難共憂冰出處全
笑歌連半載風雨露三千
客聚逢初度舟中開晚筵

卮思堂詩集

五言排律

一

輕帆杜若浦野簑暮雲天
酒憶家中熟情移座上妍
功名君自有仁壽道斯朕
持此百齡上更數甲辰年

鄧中方劍子畱宿次韻贈荅

汎迹江聲外輕帆但信風
偶隨芳草至適與白雲同
別久鶯花改思窮山水通
面憎驚乍識語苦愧相蒙
命厭書生薄名成豎子雄
古煙寒勝跡繁露勁香叢
未試西施險難追黃石功
歡情失酒味離怨寄詩筒
拈埤聊尋樂省身庶免攻
天應悲俗悔道未許吾窮

獨坐

高燭慰麟鳳殷憂念鴈鴻
報君愛出處聽雨曉犁中
深懷臨獨坐素願感平生
心負終難昧時成可諱爭
上書憂水火論事急春耕
門與山中似官當世外名
莽朝真畏馬省咎免逢迎

雪夜宿直

左掖垂鞭暮東簷簇榻偏
齋衣兼劍指宿帳接參壺
殿閣光虛僻梁思飄濕煙
風迴斜過雨漏定暗聞泉
松道委雲重石橋照火炊
鐘聲移永夜人氣集春天
喧語遙相答清寃未就眠

卮思堂詩集

五言排律

二

配思堂詩集

七言律

壽江西源直指四首

丹鳥銜文下禁中金湯半壁大江東錦豐舊業藉留
後傳鐵新勛受考功赤子也知聽馬避南人只爲羽
綸通二陵風雨今何處悔不當年借寇公

其二

新綸遙入古荆州明月南樓興未休幾驛紅船系陌

配思堂詩集

七言律

一

雨一簪白簡柏臺秋燭熒夾岸前籌遠穀帛窮簷間
澤流持斧活人誰最急漢家王賀合封侯

其三 原吟

舊遊憶得是寒溪信宿重寬父老思繞匝檐櫺爭識
面指看襦袴又嗟遲一紫古色陰千里片鳥清光宴
四垂江漢有詩歌召父猶題爽氣在西時

其四 六月

秀州山水名天下紫氣曾占太史文玉燕光仍先白

露繡承風自城南燕恭題六月陪良宰效祝三多協

聖君長國長民仁者壽靈椿特以大年開

贈節鎮子入泮

節使分符漢水東采芹初試鳳毛功將軍裘帶元儒
者公子詩書有父風已卜投戈登虎視何年獻賦受
賢宮貳師待勒燕然石彩筆生花自幕中

春日寓張氏山樓

春林萬折委深樓林外青山點點愁春水一江孤棹

配思堂詩集

七言律

二

遠綠茵半野亂鶯投煙垂弱柳搖絲起風冉飛花過
樹留午夢正醒聞客至小奚傳語未梳頭

秋夜

高閣虛牕徹夕閒疎林轉過月光來近秋處處山峰
見入夜家家砧杵哀別浦荷香風裏度滿湖菱唱渡
頭迴小牀纔熟茶餅雨坐覺星河暗自催

赤辟

赤辟千年古跡疑幾勞過客訪殘碑雖無一炬周郎

烈却有三秋燕子詞道士夢中猶借鶴將軍江上豈
悲他山川自爲文人重誰起泉途問是非

壽王念尼學使

玉管陽回宮線添蔬珠滿宿下箕駮天移江漢空羣
北身載燕雲與道南多士參苓隨雨化四詩風雅首
棠甘黃扉岸看登平格大歷應同天地三

壽汪用卿先生七十

纔過九九看花天次歷欣逢祝大年五穀聲名西里

杞恩堂詩集

七言律

三

下少陵風雅盛唐前好遲黃菊陪人老正作白衣載
酒還世事從知無復古長西髮鬢嶺山川

望小孤

神女得名凡幾代孤峯千古峙江頭奇功磊磊曾封
石勝跡英英欲斷流春水遠帆沿岸草暮山疎樹動
城樓東來一望風煙渺幾點輕潮徧客愁

得于宜弟故衣

怪汝殘衫正復存侍兒掌上亦聲吞舟中瀆水曾殉

難領上遺脂尚透痕疊向几筵頻觸目列於銘座可
招魂臨窓憶得危襟坐爽氣森然接弟昆

壽汪生

妙質英英弱小生松心古茂自天成與君三世兼朋
友許我忘年作弟兄蚤見童顏將老駐應知鎖骨自
身輕百齡汝九仁人壽決歷從知世澤宏

壽陳邵封

湖上鳬車韻鼓聞明朝待降蕊宮仙竟邀父子爲什

杞恩堂詩集

七言律

四

客直引山川佐舞筵紫艾家家香作供青蒲歲歲酒
當前昨來不用吳綰五自是靈椿有大年

贈吳少府二首

郡齋纔帶一琴來又載名花蒲縣裁清影入秋心是
月冷香臨曉骨爲梅幾村林木歸巢燕兩案圖書供
聽槐誰以催科兼撫字鳳雛百里豈非才

其二

吳興山水占南天海色秋聲盡此賢人物浙東七萬

戶風流江左幾千年堂宜題雪來朝爽竹可爲樓貯
晚煙京兆莫須輕五日遺民初借潁川還

送程雪門覲回京口

皇州煙樹灑飛埃手攬昇車古道開天子具知東粵
政使君猶爲潁川迴三山海色留秋待千里薰風近
日來薄暮郡樓荒遠望江城應見舊棠栽

京口守風喜詹茶專至二首

寒沙一望宿煙燈竟日看帆美別船山氣壓江渾欲

紀思堂詩集

七言律

五

側湖望望海不能還客思上國兼家夢天爲良朋
雨道小思風波今夕話星星疎聲滴懸泉

其二

山閣輕陰欲接天江聲直上引飛泉漸逢亭半出
客共說兒時舊歷年念國豈勞書卷舊懷家已隔秦
蒐舊可憐細雨掩朝夕欲傍何人著履

壽劉覺岸

露涼月白水山清玉燕恍光下石城氣自雨花臺上

結道千巢鵲署中行旂檀火定全銷性貝葉籤翻未
動聲端是函來元悟徹無生即已證長生

館中即事八首

積沙夾戶古槐通玉署天
水松門遙對玉芝宮百年文物推先輩當代詩書變
古風聖主養人將有待花磚莫擬歲時功

其二

佳日延英集鳳池上樽主爵應先師盈庭禮樂傾三

紀思堂詩集

七言律

六

院朝國策聚紹此時鼎宰舊勞宮衛使登歌近免
坊司幸陪諸子還同宴蘭藉冷增選授咨

其三

曉入宮城宿雀飛門槐繫馬看簾幃三疊雲磬傳公
會一押花名退內扉典故尚存書目在館規殊覺課
文稀至尊會御經筵講考古須嚴步履非

其四

開試年來較昔疎莫因寬政負居諸俸薪未薄仍民

力筆札頭來出尚書敢仗唐虞學稷契可安出入愧
輪輿長吟終日能何補詩賦爲官老蠹魚

其五

從來閣批先諸賢近日朝參亦偶狀禮義自由吾黨
出衙門舊在六官前直房地接顏開閣石砌人橫臥
藉藉傳語朝廷尊兩制慎毋烏扇讓先鞭

其六

本以學書當做官食貧夙昔已心安莫將金馬侏儒

肥思堂詩集

七言律

七

美試看郊犧文細難絕塞隅鍾爭矢石荒廬風雨石
饑寒堂餐請罷猶人耳一飽當知亦素餐

其七

西房旦旦呼號書我讀何書此生虛敬一亭前巢鳥
遍五雲深處舜月初何年風俗開虎觀合有中庠校
橫渠大業自朕同今古脉望前身原蠹魚

其八

烽煙百戰一身餘燕楚三千鴻鴈疎五世宗葵繞弱

雅幾家樹樹尚丘墟秋山落木驚霜露夕照長遠戒
馬與南望江鄉雲不盡閑原處處採新蔬

秋懷九首

後雨薄風下北州悄狀天地入深秋近南日氣斜城
郭向晚笳聲早戍樓久客夜來青玉簾內家馬上紫
貂裘江關千里看明月不聽空砧也着愁

其二

虛窓照日動明光清爽朝來薄試袞昨夜亭前風落

肥思堂詩集

七言律

八

木一秋花下雨餘香鶴鳴別館歌鐘靜簾捲斜暉午
碧將疲馬溯煙過玉水綾紋還指大東牆

其三

爛星初月散微凉帝里曾傳夜幾梁天上有河開鳥
道人間無鶴到江鄉戍衣自下聞砧旅食猶行乞
巧觴獨坐漏聲渾不寐誰能擁夢背燈光

其四

歲粟京營水一灣青齊十二敵函關休誇東漢帝銅

馬早策南陽掃黑山百戰聲靈今盡狎四方流徙幾
時還須知此地連淮楚莫放烽煙近洞蠻

其五

土田頒錫舊勞人千里畿疆無一民丁壯那能溝壑
盡棄梨遙望濟河新循良渤海仍書考名籍南陽漸
欲真冠上觸邪空有字圖中鴻鴈屬誰陳

其六

昆明未息長圍騎督府新馳滅寇疏斯地中原常吮

祀思堂詩集

七言律

九

香若曹解散豈樵漁輒收精銳金刀應悉罷州兵典

午疎玉石萬方須有策可容豺虎橫丘墟

其七

禁城宮館一灰飛西苑湖亭淨夕暉山上啼禽松栢
點橋邊哀鴻菱荷稀瓊莊勝事誇宮監遊舸風光委
石磯遙望粧樓同歲月千秋誰念是和非

其八

大河以北近京畿昨歲荒涼客解衣疲騎穿城白晝

靜春林巢鳥路人稀黃沙古道吹風雪蔓草寒虛閉
棘扉漢帝於今尊卜式栢梁應笑露臺非

其九

盛朝啟運由天授大德酌勞治比隣障塞九邊宜將
帥金縢間歲尚和親繭絲形力愁空扞虎吻需膏易
噬人吳楚一家撫臂語誰推高帝有深仁

送郭祿九奉使江南

闕宮左个尊文母主殿龍章錫寵榮劉媪亦緣天子

祀思堂詩集

七言律

十

貴叔孫仍載奉常旌黃花驛路和香擁秋水橈歌送

月明應念東南民力竭老羸扶杖可勝情

送李澹河奉使山西

登歌燔壁襲明堂大禮推恩降八方文母頌詩兼魯
國周公賜帝本成王綸音春起蒿萊色諫草圖迴鴻
鴈章還語三河反側子能知仁孝也悽悽

出西華門往增壽寺四首

春城攬轡玉河東靄靄雲深閣道松此地木天存故

事當年先達有流風聖人特詔臨雍禮海內初傳新政功疲馬莫教塵裏暮即防金炬侍齋宮

其二

新移三院駐南薰長日春風近聖君綬轡雍容趨右掖旒香縹緲望紅雲叨經未敢榮車馬顧問殊慙讀典墳願祝萬年長有道微從初服贊憂勤

其三

天街小雨停飛塵十里煙塵曉氣新出郭名花競載

紀思堂詩集

七言律

十一

酒沿柯古木自生春共傳禮樂尊天子可許冠裳親萬民京國自飄風教首誰歌早晚編江濱

其四

金門兩歲一歸生經國文章愧此名直欲讀書學聖契且將避世免逢迎疎鐘晝永風煙定垂柳春深更露輕敢道河汾皆府相千秋絕學共脩明

題滁州張公入泮賢

莫謂新民無直道百年溷豆尚費官猶良有傳吾宮

史淵做如斯事可風故國河山時代隔名賢歌哭古今同寄言畿內諸君子一拜先生庭下松

贈陳太宰

走馬門前却復迴澹雲斜日黯燕臺風羅迷晝非天
意霖雨爲誰應節來斯道廢興關氣數達人悲憫有
淚懷近西關塞幾千里悵望龍旌日幾回

壽李固山

聖道大開瀛海東從龍帷幄屬元戎河山漢世諸侯

紀思堂詩集

七言律

十二

表燕喜周詩六月中家本神仙指樹好系緣帝子以
軍功自依故國占喬木訪道無煩河上公

壽范世兄

海上三山近帝鄉翩翩裘馬擁仙郎功成虎旅泰維
幄家本龍圖佐廟廊閑樂逢瞻青鳥降趨庭還擬採
永香心知孝友愔張仲清酒無能伯雅章

壽范中堂

天造皇輿啟聖人三朝佐命降生申彤庭武事兼文

事慈幄親臣作世臣功勒河山同永戴光依日月共
長春臨軒正爾詢黃髮仁壽應知躋兆民

壽王綬五年兄伯母

聞道蓬萊東海東郎今西母屬王公萱庭偕老眉雙
白玉署新恩綵獨紅魚鮮無勞千里寄葛覃猶見二
南風板輿何日迎花下願附登堂一拜中

壽張方納年伯母

百二河山古帝鄉天鍾間氣降西王教成先後俱公

毗思堂詩集

七言律

三

甫名出翁姑許穆姜聖代新綸隆館閣故園燕喜
清商讀君昨日陳情表欲賦山庚續雅章

送郝雪海巡蜀

事道由來號苦辛聖皇深念一方民知君愧署兩清
譽謂此霜臺有至仁曉露平原鴻漸集秋風大柰虎
來馴西征不用裘貂賜持斧於今能活人

送何玉水

昨日聞君新上書却從邸報讀全疏自將全力爲天

下且向邊陲見緒餘開塞萬山西北近瘡痍滿目勞
來初爲言天子方親政風雨常隨御史車

送楊似公巡粵東

便殿躬承天語諄臨軒手付粵東民正逢閭閻初將
命且喜過門一拜親萬里海荒新雨露一身忠孝先
鄉鄰絲綸世業君家事館閣於今屬直臣

壽青黎伯母七十

西曹宿鵲徧庭槐春向萱花香處來清暑自無遺鮮

毗思堂詩集

七言律

十四

累歡顏一爲活人開宮中文母新恩降海上西王紫
氣迴幾歲宗盟終奕奕慚無火棗佐霞杯

喜雨

梳簾微涼欲向晨夢回初覺雨來真滄江夜靜魚龍
變禁苑春回草木新望裏雲帆過海嶽澤中曙色遍
臣民一官所望惟年歲遙指東菑慰客貧

送別熊次侯

風靜天高落木悲輕車羸馬望南馳槐深玉署曾聯

舊夕照師門憶共卮近口文章誰與語別來期許頗
相思經過倘遇真英俊莫惜音書報我知

送吳匡左南歸

華旌盡舫御河沿遙憶高堂有慈恩奉詔親迎爲借
菽到門抱子慰含飴官程艱祿明花繞水驛笙歌錦
纈移此去風光春氣接晴川樓上試新詩

壽周世按年伯雙壽

小陽春過日初長南極遙連寶婺光夫婦齊眉同上

此思堂詩集

七言律

十五

壽兒孫滿眼佐行觴雲瓊海上來仙樂青島庭前舞
素裳陸地神仙人世樂何誇騎鶴白雲鄉

送王篤休守荊州

曉雪霏霽近小春遙聞五馬指江津中原一道舟車
會蜀地重關虎豹馴萬井煙寒城郭古興朝風動草
萊新岷山北望碑猶在幸憶當年叔子仁

寄元初上人

青松數里入雲峯憶宿穹窿深翠中三月茗香初散

雨一湖春水滿帆風飯僧時見鳴禽下說偈微聞午
磬通聞道新年過海上可曾飛錫訪天童

瑞光寺塔
在蘇州

城中高塔上重雲湖水山煙動夕暉古寺佛光臨瑞
氣先朝御製有碑文權歌委折吳江路鈴響清冷歸
鳥羣人客獨登絕頂處手拈故事作新聞

常祠海棠

城東載酒趣朝暉纔過花朝半欲飛樹是年探枝獨

此思堂詩集

七言律

十六

蚤花因名重折應稀佳筵久就能無醉明月初來各
自歸門鼓數聲催過馬香塵滿路撲春衣

憶汪右夫

孤舟煙雨蕩春湖子昔吹笙我鼓竽半載各忘身是
客一江誰料越如吳去家無處先門卒笑野終朝臥
酒壺寄語山雲秋色好唱喝四海望吾徒

館中秋暑

綠槐深榻暑初輕天半流雲雨欲成直吏下傳公座

免束房纔見午餐盤微衫露頂入相對簾影若香鳥
不羣稍喜朝廷薄禮法生徒枕藉徧簾櫳

寄姜漚思三首

三年出入五雲深對榻憂天共苦吟近代文章誰補
衰斯時驛馬若爲霖歌風醉月曾相許說劍論兵已
自任閑塞半天千里寄頻將好事慰同心

其二

澄清風骨擬嵒輪攬轡而行詔命新時是開天今

紀思堂詩集

七言律

七

更始道當救世汝其人猶殘未起干戈後卻落交泰
騏驎騰自古安邊惟省事當令絕塞識皇仁

其三

寒沙露迥鴈飛秋玉勒青轡孤白裘持斧代行天子
出當關互市遠人柔豺狼膽落問封事輿從風霜速
置郵撫掌舒懷應獨笑還思西顧有深憂

送張在茲給舍還洛

冬郊風定麥苗脂古道遙遙車馬輕買酒典衣君向

臥題詩呵筆愧爲情春來河嶽流雲動路入鄉關芳
草生應念君親俱屬望違期何獨慰良朋

送戴紫杓計部楚州

棘舍一鳴空冀北分司千里樞淮東中原鱗集扁車
合軍國征需會計功廟口潮回醉愿鼓湖西春入報
花風盛朝自不求難得應念寒廬杼軸空

送黃原含廣文

欲雪欲風天未分蕭蕭裘馬趁春雲一人有道方興

紀思堂詩集

七言律

八

學四海無虞正右文西漢生徒兼作述初唐將相半
河汾宮前茂草休嫌寂堂上三鯨會報君

范世兄鄉薦

上相鴻勛勳景鐘鳳毛初試健秋風恭逢聖主修
文日首出親臣射策中四海人心觀禮樂一家世業
起岐豐龍圖父子當年盛何似三朝佐命功

壽黃樵雲年伯

聖皇初政四方同高士願年山水中自欲鳴琴懷水

古例司飲酒列贊宮詩書已付兒孫讀姓字幾于花
鳥通行見臨雍詢舊典蒲輪何日到申公

贈錢永思

深堂垂柳俯閑原幾歲春風聽鳥喧世事遂成今古
異故人纔有二三存客中相見渾如昨別後多懷未
可言且喜君來逢我憶莫辭一醉倒清尊

天津宿

白雲天漢動深秋長纓微風送遠舟海口隔煙胡夜

紀思堂詩集

七言律

九

八人家夾岸水中流江河萬里初爲客花草常隨未
解愁新月滿船燈火靜連聲鼓吹徹高樓

天津

控海臨河樹鎮城東流瀝渤擁神京魚鹽一道供南
甬杭稻千帆備禁營雨久灘添歌曉棹潮來岸溢泣
秋耕撫軍初罷弛防汎淀口于今尚宿兵

壽林母八十

德慶元從隆萬前先朝猶及太平年六新帝歷乾坤

老三易親隣姓氏傳幾處宦遊渾似古一身健在亦
成仙含饴更見孫生子共美靈椿歲八千

賦得春宵一刻值千金

駒隙百年來日短春光九十夜平分海棠深院愁
馬淡月空天怯點雲戎索漏寒綃帳靜玉笙風度竹
窓閒還思此夕當何夕夢覺關頭自在君

壽徐繩東年伯

山中有相愛吾處身載經綸侶澤漁自駕鹿車忘歲

紀思堂詩集

七言律

十

月不將魚鱗累詩書雙眉未白真偕老三釜初榮俱
燕譽孝友侯誰張仲在尊鱸稍已近秋初

女史

風流天種更疑天多與人情少與緣爲惜名花頻夢
到最傷好事半愁牽癡當絕處猶嫌淺想入窮時已
近禪誰道英雄饒勁果解從兒女覓些憐

喜周汝登表弟至

良朋聚合猶興感何況天涯得弟兄兵火十年對汝

在風煙數月滯吾行
僅將離亂燈前憶
細點詩歌別後情
好月未來當自醉
寒光歷歷倚窓生

肥思堂詩集

七言律

王

肥思堂詩集

五言絕句

漂母祠二首

淮陰未遇日
窮生釣江濱
却笑蕭丞相
先輸一婦人

其二

長日臥垂綸
爲謀不及身
可憐溝壑時
將相許多人

曉發

中年能起蚤
久客得心多
風露惜人慣
車騎指路訛

肥思堂詩集

五言絕句

報國寺松二首

行人每來往
孤松常獨閑
從來託意遠
不必在深山

其二

幾歲忘風雨
一身存古今
朝來遊賞者
誰定是知心

贈衣

廿六日朱房師見于
紗衣解齊肩相贈

京燕窮北地
十月尚輕紗
將雪人情感
小春天氣賒

乞巧詩

風俗常隨節
情懷舊信天
巢瓜聊自適
不敢向星前

祀思堂詩集

七言絕句

晚泊姑蘇

露涼風細月中天
夾岸春燈照客眠
幾處曲樓歌不徹
群聲都到枕頭邊

寒燕

正向燕中聽立秋
江天烽火可能收
復通知今夜空聞
裏明月應爲報客愁

祀思堂詩集

七言絕句

一

寄書

片觀家書萬里心
知君忠信特相尋
一杯手奉非無意
山水前途念好音

雪堂

四壁冷吟盡雪圖
到來應有古心俱
未知堂上登臨者
料似當年二客無

富池 有吳甘寧祠

初日淞江宿雨醒
亂山無數一峯青
錦帆宮館灰飛

盡幾點寒鴉送客船

夜泊

暗雨飛飛入夜降
江流活活上虛窓
小孤山下潮初到
欲送愁心過九江

花園鋪

俗傳尚書唐同所治

舊有園亭列石苗
尚書曾此樂芳春
即今花草都無在
何況當時遊賞人

避兵者

祀思堂詩集

七言絕句

二

細雨吹風亂草隈
携家荷擔自相催
分明子弟皆思治
盡道馳驅四面來

親誕

酌酒前庭歌笑聞
老親衰鬢亦歡然
座中盡羨添翁好
予意躊躇更惜年

居蘇

夜合屠蘇漬井泉
曉來斟酒值新年
杯中勸汝還須盡
昨夜歲纔過果烈天

美人攬鏡四首 爲楊湘作

初日含妝向小牕一春嬌性爲誰降兒家國士曾蒙
許不信人間竟有雙

其二

覺來語笑盡能真汝亦何人敢放卿昨夜梅花暗上
影要知香處是精神

其三

曉妝纔罷結方看後影仍持小鏡窺獨起徘徊翻自

紀思堂詩集

七言絕句

夢回那處得名如

其四

側身小立解春衫纖指拈花試長邊不是同他顰問

好總伊新處是儀如

其五

屢雨吹風花落時離離青子暗盈枝恰如十五江南

女羞臉難紅頭白垂

京師元夕五首

懸火溶溶徧酒壚春遊幾處響笙竿新來京國頗相

問得似當年歌舞無

其二

尋常秉燭展春韶歌吹煙花况此宵無賴遊兒真倚
醉分明欲認春爲朝

其三

禁城夜拆數更樓燈市沉沉月似秋疑有仙橋雲裏

度風吹玉笛落京州

紀思堂詩集

七言絕句

四

其四

携光遙照夜冷冷響屧輕聲出翠幃步步笑香橋上

去正陽樓下試捫釘

其五

年華頻歲十新春兒女心情喜信神燈燭夜深深升

了自懷明鏡聽東鄰

西苑湖

雨作西山春水生傍湖新柳嚙流鶯行人馬上過橋

去想見江南歌擢聲

壽邵國楚

古松謾謾立寒原幾載煙霜自沃根
矢與人間多日月春來還見老龍孫

曉出右掖

春風走馬掖門還十里長遶廬井
閑遙望城中雙塔寺如同煙霧在西山

送義聚還彭澤二首

祀思堂詩集

七言絕句

五

訪道何心竟欲遊自知朝市勝林泉
郎今已悟直機透事事分明俱是禪

其二

荅輟萬里溯江隨遙憶匡廬望故人
愧我尚猶廿五斗誰爲送過虎溪津

寄壽莊山大姪

燕楚三千兩載餘曾無一物佐家書
畫中寄汝江南意日向茅齋憶遠居

黃花

黃花幾點使秋新莫作西風不是春
心眼郎今清豁處雨餘山氣倍宜人

賀范中奎世兄鄉薦二首

聖代崇文始儲京宗臣對策冠羣英
實當制莠開科目正藉元功配盛名

其二

帝謂蘇環真有子父稱陳紀固難兄
洛陽年少兼才美會有新書上治平

祀思堂詩集

七言絕句

六

見嵩山二首

策馬西趨禁院還宮牆一道見嵩山
數聲啼鳥悲長日不見寒雲繞樹間

其二

山前宮殿插雲懸勝事傳聞宣德年
隔苑風吹花自落空餘高樹滿蒼煙

閨情

青窓風入篆煙飛
沉水頻灰寶鴨微
知是佳人臨鏡
曉榻前薰罷紫綃衣

二月十二日

竹窓漠漠春光半
出帳帘落花事
重要是東風貪結
子頻來芳樹舞飛紅

七夕三首

笑問銀河汝即媒
多人間別耐人懷
一年一夕幾能
此盼時啼鳥曉莫催

配思堂詩集

七言絕句

七

其二

相望相思無了日
今年今夕較如何
天孫自分終無
老歲月殷勤勝綴枝

其三

人世一年天一日
雙星何處有化離
想應一帶銀河
影只抵閨中小戶帘

配思堂文集八卷詩集一卷 湖北巡撫
探進本

國朝劉子壯撰子壯字克猷黃岡人明崇禎庚午舉
人困公車者幾二十年至順治己丑乃進士第一
人及第授翰林院修撰子壯制藝與熊伯龍齊名
雄厚排異凌轢一切其詩古文亦以氣勝然精華
果銳已銷耗於八比之中又年僅四十四而卒未
能於登第之後復殫心於古學純以天資用事往
往或失之粗豪其翼者兩其足予之角者去其
齒固亦事理之恒耳是編爲其孫永錫等所刻壽
序賀序連篇累牘而獨不載其對策恐所掇拾亦
未必子壯意也

